

中国工农红军  
第二十五军  
**战史资料选编**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



解放军出版社

## 说 明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是对《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的印证和补充，是为从事党史教学和军史研究的同志提供参考而编辑出版的。

红二十五军的历史文献、资料较多，本书只是有选择地进行了编辑。所选资料中，有相当一部分属首次公开发表。全书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为历史文献。主要选自中央档案馆保存的鄂豫皖、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历史文件，并同中央档案馆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档案馆编辑的《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刊印的原文有关部分和从中央档案馆复印的部分原件作了对照。第二部分为回忆史料。主要选自红二十五军老同志撰写的文章和一九六一年、一九八二年、一九八八年三次编写修改《红二十五军战史》时的调查、访问、座谈等资料。第三部分为参考资料。主要选自敌伪档案材料，包括军事战报、电报等。第四部分为编写资料。主要是三次编写修改《红二十五军战史》时的有关批示、信件、会议纪要、报告及几篇专题书信、意见。许多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和研究红二十五军历史的专家学者，曾撰写了多部（篇）回忆录、人物传记及专题史料、文章，这些，除少量收入本书外，一些有关的书目、文章，另附一目录索引，以备查阅。

本书辑收的资料，大体按时间顺序编排。历史文献部分各件的标题、副题，凡由编者加拟或修改的，加\*号标明；参考资料部分各件的标题，均为编者所拟。有关红二十五军长征时期的内容，编者作了重点编排。本书的编辑工作遵循尽量保持资料原貌的原则。对错别字，将正字加于其后，用[]号表示；对漏字，加字，用[]号表示；对衍字，用 号框起；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者，用×号代替；对缺损字，用 号代替。需加以说明的，尽量作了注释。由于所选资料大部距今时日较远，加之我们水平有限，在编辑、考证方面难免有错误、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 北京

#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资料选编

## 第一部分历史文献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关于反国民党四次“围剿”下的总任务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

一、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第四次包围会剿，虽用尽了残酷的手段对苏区秋收、<秋>耕、粮食、耕牛和群众物质生活进行了严重的破坏，然而这种破坏不但不能消灭苏区，并且更加激动[起]了群众的怨怨[恨]与革命的团结。由于世界帝国主义与中国国民党的不可挽救的死亡命运和工农群众的英勇斗争，世界帝国主义所组织的国民党第四次包围会剿，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中央苏区及其他各大苏区，都因为国民党集中了主力到鄂豫皖苏区，所以都得到了伟大的胜利开展。在鄂豫皖苏区两个多月以来，红军的不断的胜利与游击战争大规模开展，已经使国民党遭受严重打击，他的主力军队损失过半，而且全国的红军大胜利，全国革命运动到处开展高涨，与军阀间的互相战争的局势部开展，已经更加大大的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力量，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国民党第四次包围会剿已经走人[向]失败的地位。

二、在这种客观条件下，鄂豫皖苏区红军胜利扩大，全苏区游击战争的胜利，尤其是鄂东北苏区的游击战争，已经有了伟大成功。国民党对于苏区群众改良欺骗完全破产，被压迫扯白旗的少数群众重获逃回到赤区来和坚决向反动斗争。农村中苏维埃政权已经巩固起来，在反“包剿”的斗争中已经站在胜利中不能失败的地位。但是目前国民党的主力还未完全消灭，而苏区与红军反“包剿”的胜利，虽然暂时激起了局部的军阀战争，必然终于要促进在死亡之恐怖前面的地主资产阶级各派互相团结，所以扩大会认为目前我们的反“包剿”的斗争，依然是在紧张的关头，必须越打越有劲，经过残酷的斗争，然后才能够争取冲破第四次“包剿”的完全胜利。

三、根据这种形势，我们当前的中心政治任务就是改造共产党、青年团、苏维埃与一切群众组织，训练广大工农群众，来作长期内战争的准备，消灭国民党反动统治，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继续培[扩]大红军，扩大游击战争。从游击战争中锻炼[锻炼]出新的红军主力，开展土地革命与反帝运动，消灭内部的敌人，夺回中心城市，迅速的与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北的苏区的游击战争运动打成一片，加强对于豫东南与皖西北苏区的游击战争的领导，打破苏区内游击战争的不平衡的状态，来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同时要向外发展扩大游击区，使苏维埃革命潮流日益普遍到新的区域去，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造成战胜帝国主义的先决条件。

四、要完成当前中心任务，我们必须要做以下的工作：

（一）红军主力要在巩固苏区的策略下面与敌人作运动战，来各个击破国民党匪军主力，红军须加强内部党的建设与领导，加强政治工作去扩大土地革命与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和锻炼[炼]红军本身成为铁的红军。

（二）用全党力量去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改善红军家属生活，准备红军作战的一切军需粮食和加紧适应军事需要的各种物质。

（三）扩大与整理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等武装组织，实行完善的农村戒严制度，建立退伍红色战士协会，改善伤病及医院工作，实现武装全体工农，同时迅速形成各游击区的独立师。

（四）整理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经常工作，建立宣传工作，建立秘密工作系统，改造巡视制度，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工作要把改造支部工作为中心，

尤其要改造首先健全武装队伍中的党的领导及支部工作。

(五) 厉行全体党员军事化，施行普遍的党内军事训练，特别提高一般干部的军事知识。

(六) 加强党内的军事共产主义的教育，提高一般党员的文化政治水平，和培养大批的工作干部。

(七) 反对对青年工作的取消主义倾向，改造青年团的工作，厉行全体青年团员军事化，发展青年与儿童的文化政治军事教育，健全少先队的工作，建立青年团与青年群众的健全领导与青年团的独立工作，使青年团成为革命的国内战争中一个有力的指挥。

(八) 改造苏维埃，反对官僚主义，剔除国民党的统治方式的残余，养成苏维埃的工作干部，建立苏维埃威信，实行土地劳动及一切法令政策，改造苏维埃的各部门工作，使之适合战争的环境与需要和使苏维埃成为国内战争的领导者。

(九) 健全工会、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群众组织，建立他们的独立工作，和他们一切工作联系到反“包剿”的战争，特别要加强执行劳动保护法与改善工会工作，建立对跑反到白区和插白旗的群众的正确态度，采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去争取这些群众，建立这些群众中的组织。

(十) 加紧肃反。改造政治保卫局的工作。

(十一) 游击战争要密切联系到保障农村生产与工农切身利益。

(十二) 扩大反帝国主义宣传，健全反帝大同盟的工作，反对军阀混战，揭破国民党的卖国原因。

(十三) 加强对白色士兵的宣传工作，发展白色军队中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之下的秘密组织。

(十四) 改造特务队和界边游击队的工作，扩大游击到白区去，为自区群众切身利益与最后解放斗争，反对保甲制度，组织白区群众，造成苏区四周广大的游击区。

(十五) 建立京汉路和汉口、武昌等中心产业城市的工人运动。

(十六) 扩大赤区内互济会工作，对于跑反群众、对粮食困难区域的群众要实行互济，加强互济会工作的领导。

省委扩大会批准省委常委会通告一 一号中所有关于目前各项具体工作的决定，并号召全体党员来执行。

五、扩大会认为敌人给予苏区物质上的破坏与苏区内各方面干部缺乏，我们的困难是很大的，但是整个的政治形势和反包围会剿斗争的经验证明能够克服这些困难。我们必须用很大的教育精神来培养一般干部，提高一般党员与群众的积极性，同时必须来坚决发展两条战线上斗争来克服党内由于各种客观困难所引起的动摇。我们要集中火力反对一切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崩溃估计不足，忽视群众力量，不[相]信群众，怀疑反“包剿”的出路和一切对革命战争的畏缩妥协，对实际工作怠工消极等等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同时要严厉反对一切忽视“包剿”的“左”倾空论和借“左”倾的话去掩盖对实际工作的消极，我们必须用极大的教育说服与斗争来消灭党内国民党思想与领导方式的残余，来实现党内布尔什维克化，才能够领导群众冲破第四次包围会剿，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中共鄂豫皖省委临时紧急会议决议案\*——关于目前形势和反四次“围剿”的任务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通过)

一、最近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发展，证明了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对于整个革命运动前途和鄂豫皖苏区反“包剿”斗争前途的估计的正确。

一九三二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恐慌的继续深入与明白的暴露出这个经济恐慌的没有出路的状况，已经使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第三时期发展到接近一个转变点。普遍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财政恐慌；环绕在东三省问题的周围的帝国主义列强间一切冲突矛盾的加紧；与英日联合对美的形势的中日渐形成；战债问题与裁军问题的陷入僵局，这一切都明白的表示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危机已经迫在目前。另一方面，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伟大成功；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开始执行；苏联对波兰、对法国、对中国的互不侵犯条约的订立；南京政府与苏联外交关系的恢复，都表示无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巩固与国际地位的增进。加以今年世界失业工人运动节的伟大成功，第二国际机会主义的大规模破产、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渐渐到处形成严重的骚动，与中国苏区红军反第四次“包剿”的胜利，证明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在各个最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迅速走向成熟。同时，世界帝国主义统治的这种极端动摇和没有出路的地位，帝国主义列强间大战危机的紧迫，国际的反动的法西斯蒂运动的急进，与阶级矛盾的极端尖锐化，更无限的加强了帝国主义世界对于社会主义的苏联的仇恨。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主要的战争危险，就是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更加极端的紧张起来。

国民党南京政府的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是由于最近国际联盟的瓜分中国的企图明白暴露，与苏联的同情于中国民族解放这些事实的压迫之下，国民党所采取的一种外交政策。我们应当庆祝苏联的外交胜利。同时要指出，国民党南京政府自从十六年[1]因为广州暴动的发生与苏联“绝交”以来五年之久，现在又因为依赖国际联盟这个政策的卖国性质完全暴露，国民经济的更加破产，英日联合对美的形势日渐形成，然后才来对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并且一面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一面赶快声明“恢复邦交与联俄容共绝非一事”和“剿共行动继续进行”，是明显的表示国民党的这个外交政策绝不是对于苏联或中国的革命运动有了什么让步，恰恰相反，是美帝国主义所指示的一种阴谋策略来一方面欺骗中国民众，掩盖他自己的卖国政府的面目，在民众中散布“国民党还能够反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去挽救他垂危的生命。和另一方面企图牵引苏联到中日关系的国际纠纷中去，造成用日<本>帝国主义做先锋来开始武装进攻苏联的世界大战。鄂豫皖苏区共产党的对这个问题的任务，是向全体民众指出这种阴谋，加紧反“包剿”的斗争；加紧反对国民党的卖国与进攻苏联的企图；加紧准备和帝国主义作战；武装拥护苏联。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恐慌下面，一九三二年中国国民经济的崩溃，已经进一步采取了更严重的形势。工业中最后残留一息的纺织工业已经陷入破产地位。农村中一部分是水旱、天灾，另一部分是丰年，形成了“生产过剩”，又使农民大批破产。在统治阶级，一方面财政的完全破产，局部的军阀战争的不断爆发，与一般内部矛盾的尖锐化，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第四次“包剿”的陷入失败地位与主力军的大部丧失，和全国工农革命高潮的猛烈发展，使整个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国民党政权立即有死亡的危险。站在这种地位面

前，蒋介石的计划是更加紧的投在帝国主义的怀抱里面，向帝国主义列强大借外债，用出卖全中国为条件（美国的十万万盎斯金银借款和美麦借款）继续向其他各派军阀（主要是向北方军阀）妥协，企图造成反对工农革命的各派反动势力联合战线。加紧武装民团，强迫实行保甲制度，加强采用各种法西斯蒂式的暴行与欺骗宣传，尤其是在城市中加紧利用青红帮、流氓、工贼的破坏罢工运动与工人组织，强制实行反动的工厂法与强迫仲裁，极端加强对于工农群众的捐税剥削，和对于苏区群众的公开掠夺群众财产与破坏生产，在这一般的策略之下，他搜集残余的主力军队去对付中央苏区，他企图用这种绝望的斗争去延长中国反动统治的命运，但这种企图是不会有结果的。国际帝国主义瓜分下的中国，国民经济总崩溃过程固然绝对不容许实现任何改良主义的政策，同时，空前猛烈的大众破产与贫穷化的过程，正在异常迅速的推动着全国工农群众革命化的过程。在这种条件下，甚至革命中的局部的错误都不能阻止革命的胜利的开展。中央苏区红军的扩大了闽北苏区，同赣东北苏区打成一片和发展到安徽南部，打大城市与威逼南昌，红四方面军的行动到陕西与中国北方苏维埃运动的急速开展，上海、天津各大中心工业城市无产阶级罢工运动的猛烈开展与从反攻进到进攻，全国农村到处纷起的农<民>抗捐、抗租运动，鄂豫皖苏区游击战争的胜利开展与新主力红军的形成，已经使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疲于应付。如果蒋介石用他几乎全部的主力来进攻鄂豫皖苏区，结果还是遭受了这样的损失，那么现在在江西中央苏区红军胜利进攻之下，搜集他的残余主力去对付中央苏区，蒋介石一定不免遭受最后的惨败。反对第四次“包剿”的斗争正在从反攻转到进攻，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形势已经成熟，完全冲破第四次“包剿”，推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准备夺取全国政权，已经是当前的中心任务。同时，目前的国际形势更加证明中央所指示的“冲破第四次‘包剿’的结果，将使中国革命直接与帝国主义发生冲突”这指示的正确。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已经是目前最迫切的行动任务。

二、这种客观形势必然要造成对于鄂豫皖苏区的反“包剿”<斗>争更为有利的条件。鄂豫皖苏区的游击战争，自从红四方面军行动到西北去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了很大的胜利。主要的是鄂东北苏区方面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赤南[2]游击战争的开展，光山苏区[3]的恢复，商光路线[4]上工作的开展，游击武装的扩大，红军主力的形成，与大小许多战争与游击战争的胜利，和群众革命情绪的热烈，已经证明鄂豫皖苏区依靠现在的力量做基础，已经可以巩固起来，完成冲破第四次“包剿”的任务。现在由于蒋介石开始集中他的残余主力去对付中央苏区，收入把八十师调往赤城[5]，七<十>五、七<十>六师调往北方，对于“包剿”苏区的反动军队和力量上一定会减弱。当然，国民党统治在目前一定还不得就放松这个苏区，他们最近所决定的“驻剿”、“进剿”计划一定还要有相当的布置作残酷的斗争。然而，在我们坚决加紧反“包剿”斗争，和反动统治的地位的继续恶化，全国革命势力猛烈开展之下，我们将一天天更转到优势。所以我们现在的根本策略，应当是立即抓住这个时机转向积极的反攻。首先，立即加紧的执行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案中所指出的“使鄂东北与豫东南、皖西北苏区游击运动打成一片”的任务……，我们要迅速打退[通]商光路线和商麻路线[6]，立即集中起独立第六师来，迅速成立鄂东北的第二个独立师，加紧打击苏区内的匪军，消灭民团，肃清反动。保护群众粮食、物质[资]与冬耕，相机争回中心城镇，并扩

大游击运动的范围，深入到赤区四周的白区，抄到“包剿”苏区的匪军后面去，扩大游击，造成苏区四周广大的游击区和开展土地革命的影响到远远的白区中心去。为完成这个任务，我们必须加紧执行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中所指出的扩大红军，锻炼红军主力，武装全体工农，整理与扩大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加强党的工作，改造支部工作，改造青年团工作，加强党员军事化，提高党内共产主义的政治教育，改造苏维埃及一切群众团体的工作，加紧肃反，扩大反帝宣传与反帝群众组织，加强白色士兵工作、白区工作、边界工作与插白旗的群众工作，与扩大互济会工作等等。和严格执行省委一三号通告“关于改造党的军事工作”所指出的组织党员后备军，建立党的军事部与加强各级党部对于军事工作的领导等等工作。必须立即加紧退伍红色战士协会的组织，组织跑反群众和对于从匪军中脱险回来及受匪军胁迫欺骗份<分>子的招待与教育工作（设立招待处）。省委临时紧急会议特别指出，在执行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中，最弱的部分就是白区工作、白色士兵工作与反帝工作。在目前正要扩大游击范围与加紧准备同帝国主义作战的时候，对于这些重要工作的忽视是再不能容许的了，会议提起全党的注意，彻底转变这些工作。

三、当然，我们的斗争不是没有困难的。有些同志们看到了斗争中的许多困难，却总看不见我们可以战胜困难的一些条件。这些困难主要的有二个。首先就是匪军破坏苏区粮食、物质[资]与生产，和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所给与<予>苏区群众和队伍的物质生活上的困难。我们有充分的条件可以战胜这个困难。第一，是加紧领导苏区工农群众的斗争，坚决把游击战争同群众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起来，加紧领导群众冬耕，改善藏粮食的工作。广大发展群众的互助与确实执行苏维埃政府对于被损害群众的援助，特别是对于红军家属的援助，和实行严格的节省粮食办法。同时，苏区的物质[资]困难必须从扩大游击战争、夺取敌人物质中去求得解决。要尽量发动群众的斗争精神，多组织运输队，不断的向民团、土匪进攻，夺取白区豪绅的粮食和匪军的粮食。对于这样夺回的粮食，宁可全部分给群众，只有在群众自动拥护之下，接受一部分给队伍的给养。群众有饭吃，队伍不怕没有饭吃，这里主要是党、苏维埃对群众的关系问题，和游击战争密切联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我们一定在这里执行正确的阶级路线来解决这些困难问题。粮食、物质[资]的困难，只能引起我们更加积极、勇敢的去向敌人斗争，不是来使我们灰心失望的！第二，干部缺乏的困难。这主要的要由严格实行加强党内政治教育，正确开展党内两条战线斗争与正确执行肃反的阶级路线来解决。党必须承认苏区内这许多干部的叛变、动摇和受欺骗加入反动组织，主要的是由于过去党内政治教育的薄弱。同时，肃反没有充分对受欺骗分子加强教育，去挽救他们的生命与为保存干部，也是目前干部缺乏的一个原因。因此，党目前的干部缺乏状况，只能引起全党来加紧注意每个党员的政治学习，和不放松的对于每个党员和干部的错误的批评与不倦的教育。由于目前干部的缺乏状况，而怀抱一种对于革命前途的隐忧，深恐不能把斗争支持到底，是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一种方式。同时，由于目前干部的缺乏而发生执行党的纪律不坚决，对肃反工作不坚决，留恋党内不良分子，是更大的危险。这种迁就、留恋，结果只是替敌人保留在革命队伍中的侦探与敌人，必然要给党和革命以最大的损失。省委临时紧急会议，坚决号召全体党员起来反对这两种不正确倾向，加紧每个党员的学习来解决干部问题。



四、客观的形势是很顺利的，问题只在我们自己。只有党内的各种机会主义的动摇是最大的危险，我们必须用丝毫不妥协的斗争来克服主要的右倾危险。就是一切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崩溃估计不足，忽视群众力量，不信任群众，怀疑反“包剿”的出路，害怕困难和一切对革命战争的畏缩、妥协，对实际工作的消极怠工等等倾向。同时，要反对一切在比较顺利的客观条件下，忽视“包围”、“会剿”的“左”倾空论和借“左”倾的空谈掩盖对实际工作的消极。党要从政治上去加紧揭破改组派、第三党、AB团和取消派的反动面目，并从这种斗争中去教育一般党员和群众，团结工农干部，保持党内的布尔什维克的一致，来争取最后的胜利。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十六年，为中华民国十六年，即公元一九二七年。

[2]赤南，即赤南县。当时鄂豫皖苏区新设的一个县。位于商城县南部之麻城、商城、金寨三县边区。

[3]光山苏区，即当时鄂豫皖苏区设的光山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主要合今光山县南部和新县大部。

[4]商光路线，指商城县到光山县的行动路线。

[5]赤城，即赤城县。当时鄂豫皖苏区将商城县改称赤城县。

[6]商麻路线，指商城县到麻城县的行动路线。

## 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中央：

从四次“包剿”以来，我们就和中央失去了连[联]系，但是依照目前鄂豫皖苏区的情形，实有和中央迅速建立关系和得到中央指示的必要。现在首先将苏区情形和我们所采取的策略向中央报告一下：

(一)从去年八月间敌人开始向鄂豫皖苏区大举进攻以来，红四方面军和敌人在黄安、光山一带一共打了三次大战[仗]，第一次(八月十一日)在黄安，我红十二师及十一师之一部击溃敌第二、第十两师以上兵力，将敌人第六十团完成缴械，此外敌人伤亡共二千以上，我方伤亡约六百余人；第二次是八月十五日，在黄安县七里坪一带，我方用主力四师以上(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击溃敌人五师，打死敌人三千以上，敌人弃械在五、六千以上。这仗把敌人全部动摇，当晚敌人各师长开会议都是主张退兵。如果这次敌人一退，我军乘胜继续追击，直可将敌人主力消灭。惜敌方以卫立煌坚持不退，我方亦来[未]坚决追击，所以仅得一大的胜利，未能完全消灭敌人，这次缴敌人械二千以上，我方伤亡约千人。此后红四方面军就退出七里坪，主力北上到光山，意欲用飘忽战略去打击光山北部敌人。适敌以第三、五<十>八、八<十>三共三师人走光山、罗山交界之大山来袭击我主力后路。九月三日我方在胡[扶]山寨、内山寨(新集之西约二三十里)与敌一战，我军占领优胜地形，敌损失极重，将敌人打死三千以上，我军伤亡极少。惜地形不利，不能得取所打死敌人的枪，共缴数百支。是时，南方敌人因我方放弃新集已向北进逼，形成包围新集的形势，同时皖西北敌情紧急，我红四方面军主力共七师(第十、十一、十二、七<十>三及第九军之三师)放弃新集，向光山、商城交界之西余集、白雀团[园]沙窝集一边退却，并准备移兵到皖西北去打击皖西北之敌人。这时候，黄麻、光罗、孝感、黄陂一带，只留一些地方武装打游击，就开始了这一带的游击战争时期。红军主力在这里停顿了几数天，没有打仗，即由总指挥部决定以商城和黄安交界之汤家汇、余子店一带为我军最后阵地，即移动部队以第九军固守余子店阵地，以四军及第七十三师兼程打金家寨，并下令豫东南道委及其他各机关出商城到汤家汇。于是商城一带亦转变成为游击区域。

红军到了皖西，敌人已占领麻埠、独山、诸佛庵一带。这时候，两方兵力对比是：我方在余子店第九军之三师人，外加商城各地方武装，在皖西北有第四军、第二十五军之六师及其他各地方武装；敌人方面，有[在]商城方面有第三、八<十>三、五<十>八之三师人及民团，余部尚在光山、新集一带，皖西北方面有敌之第四师梁冠英部及第七、十二师之残部，敌之三十三旅在舒城一带。英山已为上官云相部所占。我红军主力停顿于此约十天之久，未有行动。总指挥部认为敌固守工事，且互相连[联]系，无隙可攻，且恐受敌人包围，遂决定退出汤家汇及金家寨，至英山苏区燕子河一带。这时候在燕子河停顿有七八天左右，以大军处万山之中，加以跑反群众数万及伤病号万余人(注：此万余伤病号乃自四次“包剿”以前即在各医院中累积至巨红军集中而来，其中烂脚及病者占大半，至红军在四次“包剿”中作战仅上述三次，每次大胜，伤亡至多一共不过二三千人)[1]，粮食已异常困难，红军及伤病号、群众皆在饥馑状态。当时国焘、昌浩、向前、中生[2]等同志会商的结果是夺回英山，在英山建立新的苏区根据地。但一方面粮食问题绝

对无法解决，另一方面除皖西北商城之敌以外，光山一带敌已追踪前来（敌军主力）。当时国焘、昌浩、向前等同志又有向潜、太[3]一带游击之计划，但实际当时敌人之全部计划乃在逼我军向此方向进行（事后<从>敌人报纸上亦知道敌人确有此布置），故由一般同志建议乘虚回黄麻，兼程而行。约十日，前头部队达黄安南部之八里湾一带，由总指挥部决定向河口方面进行。十月十三日在河口与敌人第八十八师及第一师一仗大胜，缴敌械两团多人、<枪>，十五日在罗山南部仙人洞一带有一局部接触，又胜，缴械千余支。我红四方面军自八月十一日至九月三日与敌人接连三次作仗[战]以来，其余时间悉在退却行军中，到此时回黄麻始又作战二次，亦获大胜，一时黄麻群众情绪更为之一振。

其[起]初决定是要以黄麻为根据地，在此击溃残余敌人，而实际上也有此充分条件。因我红四方面军自四次“包剿”以来，虽经作战五次及长次[途]行军，并无大的损失，队伍编制还是足数的，而敌人方面屡次被我军击溃，死亡甚重，加以长途行军追蹙我军之后，士兵生疮生病，逃亡掉队，到他追到黄麻的时候，其主力各师无例外的只剩三四十人[4]。损失最大的第二师每连少则二十人，多则四十人。此外，敌人士气沮丧。而我军主力重回黄麻，士气甚旺，即此兵力之对比，我已占优势，加以在苏区作战，补充甚易，秋收之后粮食丰裕，据我们所俘获的敌军官讲，谓老蒋之一切计划亦在防我红军主力回苏区，知一回苏区即不易对付。但国焘、昌浩诸同志不知何故，人苏区忽中途变计，匆匆将部队从黄麻苏区之一角通过，即入京汉路向西，我红军主力越京汉路而西，敌主力随之俱出，此后传闻红军在随枣[5]一带连给敌人二次打击，将敌之第十师、第八十师完全消灭；又闻我红军在老河口[6]一带后向西北而去，此后约有两个月不闻红军主力的消息，一直到最近打了敌人许多报纸（<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七日止，申报及其他报），才知道红四方面军在陕西一带。以上是红军与敌人作战及策略之经过情形，以下再讲到苏区的情形。

（二）鄂东北一带苏区，因群众好，故经过情形甚为良好，方[从]红军离苏区东进时，开始布置游击战争，至红军回黄麻（十月十日）时，苏区尚保留有旧有的状态，不过新集、七里坪、黄安县城、宣化店、黄陂站等重要市镇被敌人占据而已。敌人占领这些市镇，农村有游击队的保障还是苏区，敌人非一团以上不敢出发，非两团人不敢走路。农村粮食虽受敌人抢夺，亦还保存大部。至于商城方面（现分赤城、赤南两处），赤城因系新发展之苏区，基础不好，已经丧失；亦南方面尚保留有方圆百里之苏区。皖西北方面，因温玉成同志在红军退往英山时，动摇害怕，把皖西北各区游击队一齐集中出去找红军主力，于是一举而消灭游击战争。后来游击队及留在英山一团红军及英山地方武装在英山集中，由郭述申、刘士奇二同志领导，后因国焘等指示其往潜太行动，又脱离苏区，在潜太一带高山中处处遭受敌人之包围打击，末后才走英山回到赤南，故皖西北的局面甚为不好。但据最近消息，在霍邱白塔畈一带尚保留有一部分的游击战争，目前黄麻、赤南及皖西北交通完全阻隔，不能详言彼方的情形。以下先把黄麻现状、敌人策略与我方策略，比较详细来说一说。

自红军退出新集时，才建立鄂东北道委会。在黄麻一带，省委、省苏等即随红军而来。红军回黄麻，省委、省苏亦回黄麻，即留黄麻领导工作。红四方面军回黄麻时，敌人慌忙退出七里坪、桃花等地，充分表示其慌忙无备。

红军向京汉路西去后，黄麻、光罗一带由于游击战争胜利及武装群众已一共有各种游击队、独立团约万余支枪，加上红军留下在苏区的红军二十五军一团人及二十七军二团人（战斗力差些），又加新近由赤城过来二十七军三团人，实数枪二千支，共计约二万支。敌方在新集有八十九师一师人，宣化店、黄陂站有五十八师一师人，河口有八十师一师人，黄安县城有十三师一师人，麻城、宋埠一带有三十、三十一师二师人，陂孝北有第三师数团人，最近由商城开来<的>光北张金方[钊]七十六师一师人，共约七师人以上，实力不过五师之众。敌人因我方游击队之打击，对于搜索农村十分胆怯。他们采取的战略是利用我红军及游击队之不善攻坚，固守其所据之各镇市，常常会合两路，每路以三五团人出发，到一地即建作工事，将农村粮食、耕牛、猪等尽量搬取及烧毁。每处进攻搜索，则其余各处之军队即固守不出，搜索完了一处，则另搜别一处。对于敌人这种破坏手段，群众深恨，斗争情绪亦异常坚决顽强。凡敌人所到之处群众跑空，凡游击队所到之处群众在万难中供给粮食，不缺供应，且各级党及苏维埃医院等机关费用，亦皆由群众供给，党、红军与群众中间的团结至今依然是很坚固的。只是最初因苏区皆是小的游击队，往往不能给<敌>与[予]有力的打击。罗山、麻南、鄂东北、陂安南等苏区累受破坏，敌人见各区皆已受过打击，遂又进攻黄麻交界一带苏区中心之黄安三区、四区、麻城乘区及光山南区。适皖西北二十七军来鄂东北，我们即把他和二十五军之一团同二十七军之两团合编为一军人为二十五军，共两师即五团人，二十七军即宣告解散。在上月，在编制成功后，适新集八十九师两团人出发到光山南区郭家河，我方集合数团人给与[予]猛烈打击，次日因黄安县城敌人出发，欲重占领七里坪，我方即回师在七里坪东南大古岭一带与之一战，亦与[予]敌以重创。敌虽见我方集中兵力，仍不放弃其计划，遂由新集出兵四团人，黄安县城出兵四团人，麻城、宋埠出兵三旅人，共约十四团之众，来合围我中心苏区。我方因二十五军仅五团，此中心苏区不过三四十里，游击队不过千支枪有零，断难与之力抗，故改变战略，分散游击，打击敌人后方。以七十四师之三团人在麻城苏区东部之福田河及光山东部一带游击，一面抄袭敌人后路，一面打通赤南及麻城、光山之连[联]系；七十五师两团人则在七里坪后面骚动敌人及巩固红安五区、河口、陂孝北、陂安南、罗山等地苏区；中心苏区由游击队牵制敌人，以便群众得余暇退出此区域。此政策实行的结果，红军在各方面打击敌人后路，得了许多胜利，使敌人不得不退却。今则因整个形势开展了顺利的前途，已更进一步的去抓紧与赤南苏区打成一片，及扩大赤南苏区与恢复皖西北苏区的任务。省委临时紧急会议开过以后（十二月三十日开的），省委决定抽七十四、七十五师各一团配合二十五军特务营成立一师人，到赤南苏区去行动。其任务为以赤南为根据地，发展皖西北的游击战争，及尽量派游击部队去英山恢复英山苏区、苏区的游击战争；东南则向赤城及鄂东北发展，扩大苏区打通商光路线；赤南归皖西北范围属皖西北道；豫东南道暂取消；光山划归鄂东北道；鄂东北方面以七十四师（二团人）主要打通商光路线；以七十五师（二团人）巩固鄂东北苏区，同时以孝感、罗山方面之独立第六师立即集中二团人行动，并尽力补充七十四、七十五师，成为每师三团人及马上在红安方面形成有力的一团人，作为再成立一独立师之基础。鄂东北方面依然为二十五军，皖西北则目前就成立二十八军名义，以便扩大成足数一军人。至于行动方面，则一面加紧巩固苏区，保护群众切身利益，一面扩大游击范围，深入对[到]白区

去扩大游击区与解决苏区内物质困难。照目前苏区、白区群众情绪及对红军、苏维埃的好关系，深信我们这样的策略，一定可以成功。最近大约因江西中央苏区的胜利进攻及军阀战争更进一步的酝酿，敌人对包围苏区的军队正在调动中，有新的布置。八十师原驻河口现开商城，张金方[钊]之七十五、七十六师原驻商城现移到潢川，陂孝北，河口方面则为第三师、第八十三师之一部。综计在鄂东北方面经此移动，敌人军队实已减少两团人，又据最近敌人行动，则似第三师并不在苏区，而八十三师则为全师。据我们打下敌人的文件，知有“驻剿”与“进剿”之计划，惜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实，大约不外是企图搜集残余兵力以对付中央苏区的条件之下，尽可能的来继续“包剿”我们这个苏区。

敌人方面亦明知消灭黄麻苏区的不易，所以他现在所采取的策略，主要在破坏农村粮食生产。一方面借此来解决他们队伍给养问题，另一方面是增加苏区群众和游击队伍的物质困难，和到处进攻使群众疲于跑反，久而久之力竭降服。敌人在宣传方面亦注意这一点，他对于群众的改良欺骗，确已自知其没有客观基础，根本上是因为：第一，国民党自己对于他们部队给养的困难，加上运输困难，不能藉对于苏区群众劫掠的方式去维持他们队伍的给养，对于苏区边界群众动摇了白旗的场子，国民党军队一来，立即用种种方法勒索群众每家每日一升米供给队伍。百种苛捐杂税同时举行，加以领取良民证、办团防、子弹捐等等，莫非敛办的方法。第二，他不能不让过去由苏区逃亡出去的地主、富农回来，恢复他的土地所有权和向农民勒索租[课]租，凡边界已向敌人降服的群众，都被富农、地主回来勒收三年的祖租[课]。所以凡扯了白旗的场子，群众都涕泣想红军回去。遇有我们的游击队去，他们依然供给粮食，态度又怕给敌人知道，又和我们亲热，和看见敌军害怕恐惧的样子完全不同。这种情形在河口、蔡梅两区并光山北部、黄安县城四周一带扯白旗的群众中都是如此。同时凡敌军所扎的场子，原来是白区的地方，对于群众亦取同样的勒索抢劫方式，除开四次“包剿”以前边界有一部分场子，因苏区过去边界工作之恶劣，引起群众仇视的少数场子外，其余赤白界边的白区群众，都是心里比较倾向红军。这真[正]是我们大希望所在，使我们确信我们的斗争一定能够得到最后的胜利。

（三）党的工作，现在国焘、昌浩都同着红军离开苏区去了。在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委员只有沈泽民同志一个，中央分局的会已开不成功，只有省委，因为有一些主要的干部还在赤区，所以经常能够开会议，领导全盘工作。现在省委各同志都在一种集体领导之下很一致的做工作。组织状况，省委自从泽民[7]、郑位三、成仿吾诸同志回到黄麻后，依然开始工作。省委仍依全省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组织，不加更动（但因红四方面军的西北行动，有许多不在苏区），常会则以泽民、仿吾[8]加上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珊同志、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吴焕先同志等组织之，依然是泽民同志的书记，仿吾宣传部长，组织部缺了，没有方法补充，其他郑位三同志代理省苏人民委员会主席，宝珊[9]鄂东北道委书记，吴焕先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郭述申（省执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俊[敬]亭同志（省执委）为光山县委书记参加道委，王平章同志（省执委）为二十五军政委。但最近因黄安县委书记无人，不得已以仿吾同志任之，于是省委两部皆付缺如，只剩泽民一人，同时鄂东北道委亦只宝珊一人，皖西北道委方面只有述申[10]一人。至于县级则更成问题，麻城最近肃反结果，县<委>书<记>尚未想到人。光山自俊[敬]亭[11]调任七十五

师政委，光山书记亦无人了。各县委大多残缺不全。至于别的方面，省苏只位三[12]一人，鄂东北省苏未成立，省委、省苏俱不是机关，只泽民，位三二人匹马来去，随地驻扎而已。近因焕先[13]已任二十五军军长，宝珊同志吐血患病，位三同志实际上已兼了游击总司令，省苏具其名而无其实。各县苏区情形比较好，亦有半数残缺。鄂东北方面干部缺乏情形如此，皖西北更甚。我们并不是不注意提拔干部、实以此苏区过去反动活动之发展，自前年九月开始肃反以来，至今仍然不断大批发现，时时整个县委是第三党分子，以致今日干部成为一时极端严重之问题。自去年十<月>间，泽民、仿吾、位三诸同志由皖西北回黄麻以后，即开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十月中旬），彼时以四次“包剿”以来已有两月，许多中心城市被敌人占领，苏区被敌人（受敌人）蹂躏，颇有一部分同志动摇害怕，故主要估计整个政治形势及反“包剿”斗争的前途与党的中心任务及各项具体工作，指出蒋介石之四次“包剿”已站在失败的地位，我方游击战争与红军之胜利及苏维埃政权之巩固（内容请阅决议案）。时以苏<区>红军西去后消息不明，苏区内一部分同志惶惑不安，乃召集一个最高军事干部会议（二十七军来鄂东北时，十一月底），决定以目前形势，红军暂不即回苏区，即依靠苏区目前力量亦可以巩固鄂豫皖苏区，冲破四次“包剿”（未有决议）。最近则因打下敌人许多报纸、文件，乃悉一九三二年世界经济恐慌深入，及全世界全中国反动统治崩溃，与革命运动发展，中央苏区胜利之状况；同时得悉我红四方面军行动到了陕西，乃及中俄复交，乃召集省委临时紧急会议，主要内容请看决议案。对于二十七军的行动及刘士奇同志的错误，亦另有决议由邵达夫同志口头报告。此外，对于红四方面军行动，在会议上有一种深刻的讨论。一致的意见，认为红四方面军的行动是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逃跑的行为，决定一再[面]派人速去找回来，一面报告中央，请中央指示并帮助我们去找，命令他迅速来鄂豫皖苏区。目前有一种最可喜的现象，党内的一般干部和党员的动摇已经减少。最近肃反虽然仍然在不断的发现第三党、AB团的反动组织，可是这些分子是在四次“包剿”以前加入的，主要的这些人在各处进行与敌人接头，和<从>各方面破坏革命的工作。例如麻城县委书记陈志祖是一九三一年下半年加入第三党；罗山县委书记徐术风是一九三一年加入改组派，去年上半年到罗山又加入第三党的；红安县委书记高方甫，一九三一年在兵工厂加入第三党。以及陂孝北、陂安南，河口等县委书记以及各区委、区苏中许多反革命派，差不多全是一两年前加入的反动组织的老底子。在四次“包剿”起来以后，好相[象]应当更起极大的动摇，但是实际上发现却非常之少，凡一般新起的干部多半是在最近加入共产党，他们对于党的组织系统都不明白，甚至不明白，但斗争十分坚决，很少动摇的。现在这些反动<派>继续破坏，首领分子逮捕，他们手下的那些分子多半在党的号召之下自首了。以后当然不免继续有各种派的发现，但革命环境当能发生很大的影响来提高一般干部的情绪。苏区内至今发现取消派已经不少，这些分子差不多全是从外面来的，如曾郁、陈啸秋、廖仁先、朱郝、龚良炳、朱权平等都已经被捕了，金仁（高晨好，莫斯科学生）在红四方面军退出英山时失散，亦取消派分子。黎本一亦是取消派，红军退出英山时<失>散，闻被匪军所俘。方英在四次“包剿”前发现他是第三党首领分子，未了才发现他是取消派，他在中央当交通时即加入取消派，因在退出英山时归保卫队押到，已随红军去了，不知如何下落。他在皖西北当道委书记时即与第三党打通一气，后调到赤城更公开活动，凡赤

城第三党都归他指挥。他在各方面破坏军队、土地等一切工作，故意颠倒党的路线和举行有组织的怠工，种种罪恶不胜枚举。又朱光亦是取消派，最近才发现的，现在总指挥部（红四方面军）为政治部的宣传科长。黄超现为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先有人说他是第三党，未后又发现他是取消派。最近我们又发现温玉成同志亦是取消派分子，当去年中央来密信，指示中央分局要我们去考查他的问题时，国焘同志即撤销他的政治部主任的工作，调到皖西北道军区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在这个时期他与黎本一诸人接近，在作仗[战]中表现很多错误。尤其是关于干部方面，自他作少共中央代表时起直到在皖西北工作为止，凡经过他手提拔的干部，都是后来发现加入反动组织的。在那时候他就施行各方面挑拨离间的手段，首先在分[新]集挑拨中央分局与省委对立，继而在皖西北挑拨国焘、平章[14]与王建南同志等的相互关系，且有小组织活动的嫌疑，他和黄超有小组织活动的痕迹。未后在红四方面军退到燕子河的时候，他本来在赤南打游击，但是他和黄超二人忽到皖西北去把游击队一齐集中，带之追跟红四方面军。以为红军将南渡长江与中央红军相汇[会]合，鄂豫皖苏区已经无望了。这一行动使皖西北游击战争完全垮台，今仅有当时未带走的霍邱一小部分游击队仍在白塔畈一带继续出没。因此种种错误，在他回到鄂东北以后，省委批评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定他到下层去作赤卫军工作，希望他转变，不料他的思想仍然异常的右倾，认为第四次“包剿”已经完毕，现在进一步对中央苏区进行第五次“包剿”，认为鄂豫皖苏区的党没有领导等。从肃反中廖仁先、梅光荣供他是取消派与方英等同一组织，我们因前后的种种事实（加以中央对他的决议）一齐符合，已将他逮捕了，现在还未开始审讯，大约他在上海时必与罗章龙右派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种种情形，等得研究后再继续报告。此外，还有很痛心的一件事，就是康永顺同志竟加入了改组派。他在当第十师政委的时候就表现出专弄表笔等腐化行为，后撤职，指定他当红安县指挥部指挥长，他的腐化如故、且右倾消极，专信任一般哗变俘虏过来的白色军官。四次“包剿”起来；他令陂安南县委退出陂安南至红安县去，因恐桃花路线[15]被敌人割断将受包围，因其右倾将他撤销职务，又不承认错误，于是因病入医院至今。他平时与一般有问题分子很密切，有不少人供他加入改组派。因为各方面事实符合，已经逮捕了。

取消派在这一个苏区是一个很小的组织，他们已往的行动，主要是利用第三党、改组派等组织去作工作，他们自己也加入第三党或改组派，而为苏区内第三党之首领分子（当然不能轻视它的前途破坏性）。他们的理论，第三时期依然是资本主义稳定时期，反富家政策不正确，应当联合富农，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整个的错了，中国革命高涨现在没有，是国民党稳定时期等等。第三党分子戴继伦讲是方英介绍他加入第三党的，又说是第三派，说苏区内肃反尽是派别斗争云云。则莫斯科中<山>大<学>中之斗争痕迹，今尚明显暴露矣。我们在肃反工作中竭力找求取消派之下层组织，但所发现者尚极少。因为每一个取消派分子所介绍的多半是加入第三党，直接介绍加入取消派的至今发现的仅寥寥数人。再则这些分子十分之九是从中央派来，全是在上海等地加入取消派，以文化工作者为多。这个问题请中央注意。再柯庆施同志据我们所得的材料，他是改组派分子，与舒传贤、李溪石等在反三中全会，进行破坏党的阴谋。这个亦请中央严重注意。

根据一年半以来肃反的经验，苏区内加入反动派别的人，有一半是中央

分局来此以前加入的。那时因为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富农地主反动分子充满党内，欺骗了不少工农分子。还有一半是中央分局来此开始工作以后加入的。一则因为实行土地法令，大部分差不多全体地主富农分子动摇；二则因党内开始斗争，提拔工农干部、在下级执行中间带有不少反动派分子倾向，而真真在政治路线上之教育工作则处处表现进行的不够，以致肃反开始半年有余，支部中大都不明了第三党为何物，而第三党又欺骗他们说，这是第三国际下面的秘密党，比共产党要好，因此而加入者累累；三则为肃反开始，反动派别加紧活动；而最主要的原因则为党内两条战线斗争的不正确与党的教育工作的薄弱。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国焘同志的工作方式有关系。国焘同志在苏区内开始肃反有很大的功绩，然而在党内领导方式方面，他不采取集体领导的方式，不发动自我批评，不在适当范围内发展党内民主，在组织上差不多全是执行委派，以致许多上级负责同志每参加一次会议，则感觉不能充分发表意见，且开会无许多兴趣。而两条战线斗争之在下级，则恶化的为上级巡视员至下级以审判态度与处罚主义，使多数干部不安于工作，新提拔分子不愿负责，群众中积极分子不愿入党，而第三党、改组派等复利用之，益发将命令方式、处罚主义铺张扬厉，以煽动党员及干部之不满，为反动活动之机会。在肃反中所见，因此种原因而加入反动派别者，竟占所有案件中不下三分之一。此实国焘同志家长制度领导方式的残余之厉阶，由此而打击群众的积极性不能充分发挥，在红四方面军东征胜利的时候，本应当激动全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最好的积极性，而实际恰恰相反，这种领导方式的阻遏党员及群众积极性的发挥，实为主要原因之一。对于这种倾向，现在正在积极纠正中，在各种会议上自最高领导者起，首先发扬对自身充分之自我批评与竭力接受正确的意见，虽有部分正确和部分不正确的，亦必接受其正确部分而以解释态度批评不正确之一部分。对于下级处处表现不敢发言与发言不知讨论工作与相互批评之现象，则竭力反对过去那种命令与处同主义之残余，多问下级工作的困难所在，引起其讨论的兴趣，加以详细的解答，而引向正确的开会方式与工作积极性。当然，在转变之中，另一方面的危险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之发展。但我们深信在正确的执行两条战线斗争中，当然可以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现在一般党员对于四次“包剿”害怕敌人力量的恐怖，大概已经过去，现在新的危险就是在敌人破坏下的粮食经济困难与干部之极端缺乏状况，所将引起的一部分干部党员与群众的动摇。关于这些问题解决的方针，已经写在省委临时紧急会议的决议中，这里不多说。关于干部问题，自然希望中央帮助我们一部分，以便顺利的推进工作。在我们这方面，则已经采取种种方法来解决目前的困难，这主要在上级励行直接参加与检阅支部工作，并大量的采取民主方式用选举方式以多量提拔干部，并纠正过去详言[16]困难的错误，明言自己困难，号召全党为征复[服]这些困难而斗争，及反对因这些困难而消极动摇，尽量加紧队伍中军事政治教育。对于军事方面，尽量使地方党的负责同志参加队伍中党的工作，参加作战，去普遍党的军事教育，并用组织党员后备军（已有相当成绩），组织退伍红色战士协会等等方式去训练与提拔军事干部，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所造成的党内各部工作之废弛（一大原因为肃反后多数干部为加入党才数月之时，对党的工作毫无头绪），如宣传、组织部等于虚设，甚至党与苏维埃之不能分辨，皆从教育中来逐渐克服他们。

苏维埃工作，过去几乎普遍的用委派制度。上级巡视对于下级工作人员



的错误性质及其原因，不加考查，一发现错误，即以裁判官的方式，实行“改造”，因此新的干部不能养成，苏维埃的威信不能建立，工作日益颓唐。对此现象，现在在极力纠正，多用教育方式来开辟新的有威信的苏维埃工作之前途。此外工会、贫农团，依然勉强可算进行。最薄弱的工作，依然是白区的工作与反帝的运动，这两项工作至今依然是等于没有的，现在用全力来改造特务队的工作，改造边界工作，游击扩大到白区去，改造游击队的工作等等下手。现在首先再来重新布置白区的交通站。至于反帝工作，过去反帝大同盟之开始建立，立即发展了几十万会员，但实际因反帝教育之缺乏，连反帝负责同志都不了解自己的任务同反帝大同盟到底是什么，因此有时成为反动派活动的机会，以至使群众不敢加入。再有的地方误认为反帝大同盟是苏政[17]之一部，这是四次“包剿”前的大概情形；“包剿”起后。反帝同盟的工作有一部分的停顿，今又再加整顿，首先要从教育开始，但目前竟找不出一个忠实可靠的相当文化程度的人宣传这项工作。真是大为难的问题。

（四）现在关于红四方面军的行动问题，把我们意见提出来，请中央指示。

敌人初开始四次“包剿”的时候，红四方面军的一切军事策略，都由国焘同志在总指挥部与昌浩、向前等决定。从未通知后方，甚至泽民同志及省委诸同志，亦多不得预闻，有时通知都在策略决定之后，无从参加意见。等到红军退出新集，再退到商城苏区，再退到金家寨、汤家汇，再退出英山，国焘同志始终拿执行中央指示打运动仗来解释。泽民及目前省委、道委诸同志，亦都不在红四方面军一路，无从知其策略的用意，每[无]数次打电话去询问总方针之决定，亦不肯相告。直到退出金家寨退到燕子河的策略已决定，才找泽民去，则木已成舟。大军已退出金家寨到燕子河一带，彼时国焘同志召集了一个会议，他的意见是南下袭取英山，建立新的根据地，再以此来为阵地，设法恢复整个苏区。后又变计出潜太打游击，这显<然>有抛弃鄂豫皖苏区至少鄂东北根据地的用意，甚至在退出英山后一次中央分局会议上，昌浩同志发言公开的说，亦可相当的巩固苏区根据地的话。终于因为泽民、王平章、甘济时、蔡申熙等的坚决主张红军行动以巩固苏区根据地为原则，及回到黄麻，才决定了回黄麻的政策。然而因红军行动迟疑不决，逗留在燕子河一带已有十天之久，粮尽，敌人四集，始南下绕道回黄麻。那时候红军到了八里湾附近，已在赤区，泽民、位三、仿吾诸同志即往红安找鄂东北道委会，临行时国焘同志犹说，今后红军总不放弃巩固苏区根据地的任务，总在苏区及苏区四周与敌军兜圈子，那时使我们还不料到红四方面军终于脱离苏区的。但是从此一别，红军主力在河口打了一仗，即往京汉路一去不回，直到现在竟远在陕西，且更进一步的向甘肃去了。反动报纸上甚至说，红四方面军甚至提出打通国际路线的口号，要由内外蒙古大开到苏联去。这个我们认为反动报纸造谣，不去相信的，但无论如何这红四方面军的整个行动，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主要的负责人应当是国焘、昌浩二同志。追想四次“包剿”以前，省委认为国民党迁都洛阳仅成为偏师，忽视四次“包剿”，这主要是泽民同志的错误。但国焘同志对于决议的这个估计是未加以反对，一般的当时胜利的发狂倾向，乃是普遍的倾向。国焘同志在省委代表大会上报告，估计国民党主力只剩下七师人，其余的都是杂色部队，又说红军有这样力<量>，已经不论多少敌人都不怕了，因为战线甚多展开十里，再多军队也展不开等等，成为普遍的口气，因此对于四次“包剿”



关于红军的训令和中央关于运动仗的电文等文件中所指示的正确路线，而走入了逃跑右倾机会主义，与一九三三年邓中夏同志在湘鄂西所行进的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如出一辙。这种右倾机会主义之领导负责者，当为国焘与昌浩同志，而国焘同志尤其是主要负责者，因为他从南昌暴动一直到现在，以及由于他在苏区所发表的种种观点，实是一贯的倾向。我们承认往日在他的领导之下，对于他的机会主义倾向与复活，不曾加以充分的斗争，然现在则不能停止其复活，现在红四方面军离我们太远了，我们虽然想尽方法，至今还没有找到能走这条路的人材去送信给他，去阻止他的行动。请中央立即采取办法，找红四方面军回此地来，或者万不得已拖不回来时，可以留在北方一个适当地点，开展北方土地革命。

除此以外，对于中央还有几个请求：

1、和我们恢复交通关系，我们派邵达夫同志来找中央，请中央与他接洽。邵同志在这里任总医院院长之职，政治坚决，我们并给他以口头向中央报告的任务，他的身体不好，任务完了以后，请中央可以派他往苏联学习，同时请中央派几个能支持全部医务工作的人来代替他的职务。但如去不成时，我们请派邵同志回此苏区，切勿支配别区去，并请中央派可靠同志来任与中央之交通。

2、把中央的文件和对于我们详细指示的一切关于我们现在的政治路线是否正确、作布置是否适宜和国际与中国的详细情形，各苏区的情形。3、再派几个中央主要的负责同志来，形成中央分局的组织，主持工作。4、务必设法多派干部来，我们的需要当然是很大的，不过我们估量中央屯积有大批干部调到苏区来，至少请派十人左右、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能领导全盘工作的干部来苏区。除党的工作人以外，军事高级干部亦请多派几人，这是我们迫切的要求，务请中央答应我们并立即派来。知道中央干部也是困难的，不过这个苏区目前的状况实在是干部缺乏之困难到不可形容，请中央务必设法帮助我们。5、立即派巡视员来巡视我们这个苏区的工作。

省委：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王平章成仿吾戴季英高敬亭

泽民签字

一九三三年一月五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此注系原文所加。

[2] 国焘、昌浩、向前、中生，即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曾中生。

[3] 潜太，即潜山县和太湖县。均安徽省属县，位于该省西南部。

[4] 原文如此。

[5] 随枣，即湖北省的随县和枣阳县，位于该省北部。

[6] 老河口，即湖北省光化县，今老河口市，位于该省北部。

[7] 泽民，即沈泽民，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委委员、书记。

[8] 仿吾，即成仿吾，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务委员、宣传部长。

[9] 宝珊，即徐宝珊，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务委员、鄂东北道委书记。

[10] 述中，即郭述中，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皖西北道委书记。

[11] 俊亭，即高敬亭，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豫东南道委书记，光山县委书记。

[12] 位三，即郑位三、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务委员，代理鄂豫皖省苏人民委员会主席。

[13] 焕先，即吴焕先、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常务委员，鄂东北游击总司令。

[14] 平章，即王平章，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

[15] 桃花，即黄安县桃花区，也为二区。桃花路线，指从桃花区经过的行动路线。

[16] 详言，似为“不言”之误。

[17] 苏政，苏维埃政权的简称。

[18][19] 原文如此。

中共鄂豫皖省委给中央的信\*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中央：

石健民[1]同志来，已悉中央正在起草对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今特草此短信，请中央于石健民同志二到中央时，即将指示信各种文件及干部送来。

现在因阅得最近的报纸，虽属零星片断，得以窥见世界最近大势。省委因得[此]对于前次寄给中央的报告有如下的补充。

(一) 国际形势，由于英日联合的形势明显，同时美对英日似有新的妥协的协商，再由于德国法西斯蒂政府的上台，英国对苏联断绝关系等等，全世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大战，正在帝国主义列强相互矛盾的尖锐化之中加速进行。

(二) 对于瓜分中国，日英已进一步到关内来，企图占领京津。英国已实际上占领西藏，更进一步谋<划>西南各省之独立，美国态度则似尚未明白表示。蒋介石对此情形，更明白表示他不反对帝国主义，更集中力量来对付苏区和红军，“定今年为剿匪年”之宣言，足证国民党认今年为与中国工农群众革命运动作决死斗争之一年，在如此公开的卖国政策中，国民党必为全国民众所反对，而此种反对，将见之于广大的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新怒潮。

(三) 反第四次“包剿”的斗争，今已渐走到最后冲突“包剿”的时候。中央苏区对国民党是取了攻势，国民党愿移主力对付中央苏区，但为各方牵制，深感难以实现。比如对于鄂豫皖苏区，蒋虽已调八十三师赴江西，他不能再继续调动其他“包剿”这个苏区的反动军队，这种使他各方受牵制的状况，将便利于我们主力击溃蒋介石主力，迅速完全冲破第四次“包剿”。

(四) 目前蒋介石已抽了原驻河口之八十三师去了江西，估计他还有调去八十九师之计划。但因知八十九师之调去将立即造成鄂豫皖苏区大举反攻的局面，故在八十九师未调走时，以马鸿逵之一师人驻防新集，以三十师回防宋埠，同时以八十九师为中心，再去苏区大肆游击，专找我主力、我游击队作战，以求消灭我主力，及到处压迫群众扯白旗。我们对此形势，已采取了飘忽的游击战略去对付，务使敌人不能达到目的，同时在扯白旗的群众中建立了秘密组织。其他肃反、武装群众、粮食等具体问题，限于篇幅，不能作详细的报告。

此是我们对目前时局及我们策略的大概决定，请中央指示。

再对于红四方面军行动，我们认为红四方面军行动到陕西、四川，发展一大片新的新区，固然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但是这一行动，使鄂豫皖苏区遭受敌人最大的糜烂[2]（在黄安、麻城、光山一带各村房屋烧的片瓦无存，这是正月以来的事），群众生活受到难言的残酷打击，同时放松了直据国民党统治腹心要害之鄂豫皖苏区，远到不能影响大局的陕西、四川去另建新的根基，且对于中央苏区不能起很大的配合，缩小了反四次“包剿”斗争所应得的胜利。这正是机会主义所造成的罪恶。现在我们的意见，依然认<为>四方面军虽然已有四川的新苏区需要巩固，但是中央仍应坚决令其大部主力回向鄂豫皖苏区行动。目前鄂豫皖苏区四周粮食丰足，反动军队兵力薄弱，正是红四方面军之最好的活动场。如主力回来，一面可以扩大鄂豫皖苏区，一面又可以立即使鄂豫皖苏区所受之“包剿”解体，三则对中央苏区作了最大的声援。若长此蛰留四川，不过是一种躲避办法。请中央坚决打击此种抛弃苏区根据地的逃跑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来教育全党，和用大力去转变红四

方面军的行动。

中央所指示的建立交通站，我们已按前此[次]的约定去做，现再派刘良发同志前来担任交通工作，请与他接洽。刘良发同志，麻城县人，年二十二岁，一九二八年入党，贫农，曾当过特务队，忠实勇敢，但从来没有到过大的城市，请中央教育他，要带他走过三趟，才能够单独任交通工作。今后中央有交通来，我们再派人来学习交通，这些交通，都是专任鄂豫皖与中央中间的联系的。

鄂豫皖省委

沈泽民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石健民，时为鄂豫皖苏区与中央间联系的交通员。

[2]原文如此。“糜烂”拟为“蹂躏”之误。

## 中共中央关于反四次“围剿”中的错误及目前军事形势任务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

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

### 一、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时我们所犯的错误

(一) 党与军事指挥在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之初，对于敌人的力量与计划是估计不足的。他们没有看到这次“围剿”是决胜负的斗争，其目的在于最后消灭苏区。另一方面，他们对于红军最初的胜利又估计过份。这些胜利，实际上具有地方的和战略的意义，以[在]这种对于环境的不正确估计中，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指挥，完全没有充分的准备苏区，以便进行军事上的抵抗，特别没有进行广泛动员农民群众，去积极的参加作战。保护苏维埃领土，不仅是红军（常备的和游击的部队）的事情，而且是全国一切劳动群众的事情。就是说，他应当发展成为真正民众战争。只有这样抵抗，才能战胜数量上和技术上占优势的敌人的力量。

(二) 在八月十一日和十六日黄安附近胜利之后[1]，本来应去努力追击被击破的敌人部队。无论那[哪]一个袭击的进攻，就其本身而言，并不是已经消灭敌人，只有无情的追击敌人的方法，才能获的[得]胜利的，红军不去这样做，反而退却了，和给了敌人有充分的时间去整理自己的部队。

(三) 敌人的用兵计谋，主要的就在于：(1) 以三方面（西南方、北方和东北方）进行集中的进攻以包围苏区；(2) 占领一切的重要城市和交通路线，以打破通盘的苏区，使其成为许多彼此互相隔离的小苏区。

红军要企图抵抗这种计划和到处打击敌人，这便成为偶然的无计划的进行斗争，弄成在苏区周围之很大的行军。这便是纵然打破了敌人许多部队的红军[包围]，<也>不能将敌人任何一个部队完全击溃。当时最好是在一方面集中一切常备的兵力，去反对一批敌人，直至把这批敌人最后的和坚决的消灭为止。同时当用牵制、政治的分化与游击队的袭击等方法，去骚扰和削弱敌人其余部队，直至常备的红军消灭第一批敌人和能够打击第二批敌人为止。在这种战略之下，我们便能够顺利的利用占有内部交通线与战场之苏维埃结构所给与我们的优势。

(四) 最初对于敌人估计不足，以及没有充分的动员群众，弄成后来相当的慌张，这表现在对于敌人过分的估计，表现于领导干部动摇，表现于红军无根据的消极。敌人九月中旬起赢得了约三个礼拜的时间，使他们得以利用这些时间来实现自己的集中进攻，而没有遭到我们方面重大的抵抗。人们借口说，红军不能继续不断的斗争，以此来宽宥上述的消极性。这正表示出对我们武装力量之机会主义的一方不信任。反之，对于后来作战活动的先决条件，都在我们方面了，敌人几次被我们击破了。他们遭了几千死伤，失了数千支枪，他们的战斗精神降低了，我们的战斗精神提高了！这样的消极行动是丝毫没有理由的。

(五) 由于上述一切错误，在十月间在麻城与黄安老苏区中行军疲竭之后，红四方面军遂处于极困难的地位：

受白军的包围和没有充分的物资积蓄，这是红四方面军“不定战术”和兜圈子结果。但是，就算有这种情形也不能证明放弃苏维埃领土——虽然是暂时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样的决定反映了领导中的取消主义的情绪。

应当把有常备军基本苏区与游击区分别清楚。前者是我们的政治的和物

质的基础，应当尽一切可能保持起来。而且在保护这些苏区中的军事战略，应当具有进攻的性质。后者依军事上的必要，可以暂时放弃。在这个问题上，党、苏维埃政府与军事指挥之决定红四方面军无目标的西进，实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

（六）根据鄂豫皖苏区现状，党应当指出，国民党第四次包剿的目的已经部份的达到了：（1）鄂豫皖苏区被包围了；（2）他们部份的已被扰乱了，诚然敌人此刻还不能把他们恢复起来；（3）苏区的主要武力即红四方面军被排出了自己的根据地，而在今后为这个领土问作[题]的战斗中，已经不能再指望这个武力了；（4）保留着的苏区周围及其内部的一切的重要城市、交通路线，都操在国民党军队的手里。<其>他方面应当指出，在苏维埃政府统治下，及国民党军队的痛苦的教训之后，农民是大大地倾向我们方面的，游击运动正在生长造就着常备红军的新干部。在正确战略之下，我们有充分的可能去支持保留着的苏区和重新扩大与连[联]络这苏区。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准备反攻，以反对国民党的占领部队。

## 二、目前的军事形势

（七）中国的革命危机比去年更进一步加深着，在这种情形之下。国民党放弃一切真正反帝国主义的斗争，而集中自己的、莫大的武装部队去反对苏区。试简单说明各省的军事形势。

（八）四川。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东北部开始创造新苏区，而依靠着农民革命运动，南江、通江、巴中诸县操在红四方面军手里。川军两师已被我们击溃，一团投到我们方面，与川东游击队的联系已经恢复起来。敌人集中川军和陕西、湖北两省军队的大部分的力量，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得到丝毫的胜利。

红四方面军再不属于鄂豫皖省委的权限，而是由中央直接领导。

（九）湘鄂西。以汉口之西为根据地的贺龙第二军团完全被扰乱了。现在长江南北进行顺利的作战（镇坪、鹤峰、五峰）。

（十）中央苏区（江西和福建）。在十二月和正月的过程中，红军不但能够保持基本的领地，而且能够夺取礼河与信江间新区域。这样便能与赣东北红十军取得联络。我们的军事力量大大的增展[加]了。现在，在蒋介石直接领导之下又开始了国民党的新的“围剿”。蒋介石集合很大的兵力，这次的围剿是第五次“围剿”。因为他是在完全新的政治环境下，部分的在新的领土中，按照新的计划。在另一种方面，用改造过的军队而发展起来的。中央苏区以有力的反攻去回答这个第五次“围剿”。

（十一）革命的农民蜂起和较少的游击战争，存在于陕西南部、鄂西北、江西北部和山东。

（十二）关于留存着的鄂豫皖苏区的环境，必须特别指出下列各点：

1、苏区及其武装力量，现在专门建筑在华阳山（即鄂豫边界的山脉）的山地带及其南北倾斜面上。这些地理的条件给与天然的保护。因为它们使国民党军队难以深入。另一方面，缺乏适宜的道路，人烟密的地方和充足的积蓄。这便使我们的武装改组、增加和作战的活动，发生很大的困难。

2、敌人不但包围着我们的苏区，而且除此之外，他们握有战略要点和以前我们中心，如黄安、新集和商城。敌人占领麻城、黄安这道路，把商城以南苏区（赤南）和黄安以北的主要苏区隔离起来。最后，敌人占领了在苏区腹地本身中如此坚固的地点，如黄安、河口、七里坪。这种分布给敌人一种



可能逐渐侵入现存着的苏区。他方面，这种分布又是敌人力量相当的分散。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点。

3、近来国民党的军队的人数已经大大减少了。七十五师和七十六师开到河南北部去了，十师和八十三师开到江西去了。此外，国民党手里又缺少了五十八师和新编二十师，留下敌至多不过七<个>师或九<个>师。这在相当程度上或[减]轻了我们的地位[压力]。

(十三) 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的“围剿”并没有完结，仍在继续着。也绝对不是你们可估计的，他们已完全陷入失败地位。在最近数月中。他们采取了另外的方式，如不遇到充分的抵抗，必然虽然缓慢的，归结到苏区之继续缩小（消灭整个的乡村与整个的区域的收获，对于农民大批屠杀等等）。在这种环境之下，如果空喊准备与帝国主义作直接战争，而忽视目前完全冲破国民党的“围剿”的任务，那是完全错误的。摆在我们面前的革命任务，就是努力的继续与加强和国民党军队作斗争，以便保持现有的和恢复以前的苏区，并且在这个基础<上>扩大苏区。

### 三、目前的军事任务

(十四) 基本的任务就是：1、保护与巩固保存着<的>苏区，这是鄂东北的第一个责任。肃清敌人一切地方的和常备的军队；2、联一[结]这些区域而为一个统一整体；3、扩大现有区域和逐渐恢复他们过去所有的区域。

用各方面游击战争的方法，彻底解决这些任务是不可能的。只有集中力量实行进攻的战斗，在一方面反对一部分敌人<的>方法，才能解决这些任务。游击队的行动是须[必]要方面的补助形式。为执行这个任务，必须动员苏区一切居民给予各方面军事布置，武装他们，统一各种现在独立师和队伍而为一军，并且按照一定用兵计划而动作。

(十五) 为的要领导这种全部的活动，必须在党的省委之下，立即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应当参加这个委员会的有以下的同志……，此外；以前任十二师师长的同志很快要到你们那里。

(十六) 武装力量的改组应当这样进行：一切的常备的武装有组织的联合（七十四师、七十五师、第六独立师、罗山、光山、麻城、黄安和黄陂等区独立师），都归编到二十五军里去。在改组以后，二十五军应当由三个充足的师部组织而成。每师应有三个步兵团，每团至少应有一千步枪。重机关枪和过山炮（如果有的话），应当组织为特别的队伍，而并入师部或军部中。二十五军的全数至少要有一万至一万二千步枪，和现<有>的机关枪与大炮。我们便成立强固的突击的军队，用这个军队，我们可以顺利的进行必须的、进攻的军事行动。

(十七) 我们认为在河南的东南部创造新的二十八军。在从前是不适宜的。此刻有好的组织和武装的一军，胜于在几方面分散我们的力量。如果二十八军已经存在，那末无论如何不应当拿二十五军的力量去强加二十八军。

(十八) 一切其余的武装力量，赤卫军、少先队、民警，应当编成游击队。在二十五军中应有最大限度的固定武装。而在游击队中，这是不要的。如果在游击队中没有充分的固定的武装，那末必须应用一切补助的手提武器，剑、刀和一切劳动器具，都是革命农民手中很有用处的武器，甚至现代作战条件之下，拒绝这样武装是政治上的错误。

(十九) 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建立政治部。政治部的任务如下：

1、在苏区内外的劳动居民中进行政治工作，吸收群众加入红军和游击

队，以便经常扩大我们武装力量。

2、在红军士兵与指挥员和游击队中进行努力的政治工作。必须特别趋向于使红军指挥员入党，并且使他们不但在军事上、而且在政治上指挥他们自己的下层。

3、在国民党军队中组织广泛的政治工作，以分化他们。这种工作每次应当集中到敌人的那些部分中，即我们常备军的主要打击所向的部队。为进行这<一>工作，必须集合训练可靠同志们的部分的专门干部，把他们时时派到敌人部队中去，在这里，他们和士兵发生联系，利用士兵们直接需要（薪金和饮食问题，军官过分要求等），以引起他们的不满，组织秘密的支部和散布革命口号。

（二十）因为没有充分详细的报告，我们不能从此给与确切的指示。以下的指令只带有一种方针的性质。其余的地点，你们应根据目前的情形加以详细的研究。

第一次的军事行动。改组后的二十五军应当以消灭七里坪的敌人力量和夺取与巩固这个地点为第一个任务，此后应当恢复和巩固河口，在湖北的东北部。我们苏区内部的这些重要地点的敌人已消灭之后，二十五军应当坚决去打击在黄安的国民党的十三师，以夺取现在苏区的中心的这个城市，尽一切可能去巩固和保持这个城市，反对一切将来敌人的进攻。

在这第一次军事行动时游击的任务是：1、用牵制、袭击和埋伏的方法，去骚扰宣化店、新集、麻城、黄陂的敌人卫戍兵，以障碍敌人侵入苏区和障碍被我们二十五军所袭击的敌人队伍之增援。2、用重复袭击敌人的运输，破坏电话线、桥梁和其他道路设备的方法，去截断黄陂、麻城和黄安间，光山、七里坪和黄安间以及罗山和宣化店间的敌人交通路线。我们特别指出这些游击动作，不应当用了我们武装力量的大部分。我们军队基本群众应当集中起来，去解决基本的军事行动的任务。

（二十一）依这种第一次军事行动的结果适宜的进行，第二次进攻反对新集八十四师。这种第二次行动目的就是：1、夺取新集；2、夺取光山与麻城间的重要道路的中间地段；3、准备把黄安与麻城东北的苏区和商城以南的苏区（赤南）联络起来。

这种进攻应由新的二十五军的全力量去进行。地方游击队帮助这种第二次军事行动的最好方法，就是骚扰宣化店、麻城、黄陂和光山的国民党的卫戍兵，以障碍向新集的一切行军。

（二十二）二十八军（或驻在赤南的红军）在这两次军事行动时的任务，就是骚扰金家寨和商城的敌人五十八师和八十师。为的要帮助对新集的进攻，二十八军一部分应当向新集进兵，其任务去发展新集以东的游击战争。

（二十三）将来作战的行动，只有依照这两次军事行动的结果才能详细决定。在原则上说，他们应当恢复一个通盘的苏区为目的。所用的方法就是急激[积极]的扩大东方的领土和消灭商城区域中的敌人。要做到这点，必须把二十五军、二十八军统一起来，在一个军事行动领导之下，以及经常数量上增加，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完善。

在我们西及南边界上（即对宣化店、铁路、黄陂和麻城），此刻只要保持现有区域和打破敌人侵入我们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企图，就完全够了。

（二十四）关于选择时间以转为反攻，那必须注意到每天都是很宝贵的。改组二十五军不能作为推迟第一次军事行动的原因，对于我们进攻最适宜的

时机恰恰就是现在，一般的环境是有利于我们的。国民党的一切武装力量现在忙于江西之战，忙于四川之战，忙于鄂西之战，或忙于中国北部之战。国民党现在要加强河南与湖北之卫戍，是有很困难。我们完全相信，你们有很大的机会去恢复鄂豫皖的苏区和保持这些区域，在将来去反对国民党的军队，如果你们现在能够充分迅速和坚决执行我们所提议的军事行动的话。

中央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指冯寿二、七里坪两次战斗的胜利。即一九三二年八月十一日，红四方面军在黄安城西冯寿二，冯秀驿地区与国民党军第十师展开激战，给敌以沉重打击，后敌增兵，红四方面军总部下令部队转向七里坪。十五日，国民党军陈继承纵队向红军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战。十七日，国民党军卫立煌纵队第八十三、八十九师围来，红军遂向檀树岗转移。这两次战斗给敌人以重创。

**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

亲爱的同志们：

这封送给你们的信，是根据你们所送的文件及你们代表的口头报告写成的。前次送给你们的秘密的训令[1]，是关于再组织你们军事力量及你们立刻要执行的军事计划，希望你们以最大的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和积极性，把它们完全实现到实际工作中去。

一、去年九月间所开的国际执委十二次全会，对于目前国际形势及共产党的任务曾有最清晰的分析与指示，至今时愈半载，一切事变完全证明了这一分析之正确。十二次全会告诉我们：

世界资本主义危机之尖锐化，猛烈地向前进展，危机已到了新的阶段。目前世界形势中基本变动的事实便是：（一）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世界间的力量关系上，表现了非常巨大的变动。首先是苏联以惊人的速度，实行了工业化、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伟大计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完成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愈益确立了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之经济独立性。这使苏联相对的重要性大大增加。现已在实施中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上改造和向前发展全部的国民经济，消灭阶级及产生阶级的因子，建立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社会。苏联之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基础的意义，更加增大了。

（二）同时在资本主义世界里：（1）经济恐慌日趋尖锐化，工业缩小，使失业或半失业的占工人阶级一半以上。美国这次金融风潮更加深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财政恐慌，农村经济的危机与农民的赤贫化，达到空前未有的程度；（2）这一险恶的形势就不得不引起革命高潮的生长，普遍到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西班牙是在革命的漩涡中。在中国——有革命的形势存在，在很大的地域上，苏维埃革命胜利了。在德国——有阶级对立之非常尖锐化，一方面有法西斯主义的生长，他方面有革命的群众斗争之生长，革命危机的前提是在加速度的增着。有些国家或接近着革命的危机（波兰）或在国内外对立非常尖锐化的事变中，在最近将入于革命危机的情势之中[日本]。在印度和拉丁美洲诸国中，革命危机的发展是停滞着……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世界革命的力量，是在坚强的生长着。但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如美国、英国、法兰西革命运动之高涨，虽比前是有了发展，但还远远落在国际情势的高度紧张的后面”（十二次全会）。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2]对国际革命运动的情况估计实有过分之处：“……证明直接革命形势，已经在各国先进的帝国主义国家中迅速走向成熟”；（3）帝国主义国家间冲突之更进一步的尖锐化。帝国主义为争夺市场与殖民地之剧烈的斗争，日本对中国的战争，日美、英美和法意等国间的关系之尖锐化，关税战争与军备竞争如最近军缩会议之僵局，凡尔赛制度的震撼，但泽问题之紧张与德波备战及德法关系之紧张，已经引导了新的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到直接的危险的阶段；（4）反苏联的反革命战争的准备加强，这一愈见尖锐化的帝国主义内部的冲突是不能孤立去理解的。苏联之存在与其力量之迅速的增加，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想以暂时渡过他们自己间增长的对立去在进攻苏联上找求共同的计划的期望，也愈增加了。在远东，日本已将满洲和热河变为准备进攻苏联与外蒙的军事根据地，集中军队于满洲，创立白俄的武装，拒绝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最近且指使满洲国积极向苏联

挑衅，企图完全占领中东路。英、法、美都在竭力促使日本开始反苏联的冒险。同样，法国的远征军之组织，波兰、罗马尼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芬兰军队之狂热的准备，德国之法西斯蒂的专政及其对苏联的恶感。社会主义世界与资本之“和平共居”的时期，行将完结。

（三）这一切事实，完全证实了第十[3]、第十一[4]两次共产国际全会的决议对于发展形势估计之正确，指示着资本主义总危机过程中一个一定的转变，一种敌对的力量之独特的转变。这在有些地方，如暴风雨般的进行着，在有些地方，则比较缓慢地进行着。这敌对的力量，在某些非常重大的关键上，已经开始了冲突，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已经终结了。但在最重要的与决定意义的资本主义国家中，还没有直接革命的形势。目前正处在走向阶级与阶级和国家与国家间的伟大的冲突的新阶段（即革命战争的新的阶段的过渡期中）。（十二次全会之决议）

二、在中国，战争与革命已是实际的事实，这主要的表现在：

（一）苏维埃革命已经在中国广大的地域上获得了胜利，在最近一年中，江西中央苏区是大大的扩大了，红军的数量和战斗力是大大的增加了。去年一年中，江西红军在数次的胜利中夺得了十万左右的枪支，最近又给了蒋介石对江西的“围剿”[5]以严重的打击，击败白军九师的兵力，完全消灭了五十二、五十九等师，于此可见中区红军壮大之一班。围绕中区的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闽粤赣各苏区已着着向前胜利。在川陕边境开辟了新苏区，这对于整个西北革命运动将发生很大的政治兴奋与组织的作用。鄂豫皖苏区虽因领导的错误而受到暂时的部分的失败，但仍保有数百里上下的苏区，与两万以上的武装，近且由于广大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党的艰苦工作，得到许多胜利。在最近的将来，我们深信在你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之下不仅能恢复旧有的苏区，且更将扩大，以震撼敌人的要害。湘鄂西苏区虽也受相当的损失，但三军的主力依旧存在，而且正在湘鄂边胜利的进行战争。整个说来中国苏维埃与红军实已成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劲敌。在目前广大群众贫困破产及民族危机的环境中，它已成了赤化整个中国的伟大的革命因素，苏维埃政权与国民党所代表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之尖锐对立，正是中国目前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也就是中国两个发展的前途的斗争。这一斗争在目前已经进入了残酷的长期国内战争和决定胜利的战斗的阶段。正因为这样，国民党不惜出卖国家、出卖民族，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在帝国主义直接援助之下来对这所谓“心腹之患”。党在这种情势之下，只有清楚的了解和抓住此种尖锐对立的形势，才能真正动员和组织广大劳苦群众来开展胜利的革命战争与冲破敌人的“围剿”。但我们审查你们的文件，对于这一形势之认识，直至最近仍然是不正确的。如省委第一次扩大会的决议案写道：“目前国民党的主力还未完全消灭，而苏区与红军反包剿的胜利虽然暂时激起了局部的军阀战争，必然终于要促进在死亡之恐慌前面的地主资产阶级各派互相团结，所以扩大会认为目前我们的反包剿的斗争，依然是在紧张的关头”。试问这种分析与中央一切的指示有何种相同之处？从这里完全可以看出用空洞的“左”词句来模糊甚至否认两个政权尖锐的对立，因此实际上忽视了反对包剿的重大任务，正是鄂豫皖省委在这一时期所犯错误的基本来源。

（二）中国的民族危机已经到了异常严重的阶段，日本进攻中国的战争是在全力的进行着，在征服满洲和血洗上海以后，现又占领了热河与河北大部。英法除掉积极赞助日本这一行动外，也正在进行囊括西南诸省的计划，

美国为着自己帝国主义的目的、正在企图变整个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切完全说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如何在疯狂的进行着。国民党始终是帝国主义最忠实的走狗，它不仅不派一兵一卒去打日本帝国主义，而且加紧白色恐怖，镇压与屠杀一切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群众。最近热河的出卖，完全是国民党预定的计划，目前正在“抵抗”的烟幕弹下而与日本进行秘密的谈判，国民党之极无耻的投降与出卖，主要的就是要进攻中国苏维埃区域与红军，在这种情势之下，中国的广大劳苦群众反帝反国民党的斗争是在迅速的开展着（各地工人、学生之反帝斗争，东北义勇军之苦战，前线士兵英勇牺牲……），而共产党与苏维埃对于他们的领导和影响也就日益扩大，无疑的此种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高潮，只要吾党能给以正确的紧张的领导，必然能配合红军的胜利，形成大规模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

（三）全国国民经济之总崩溃，实已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大批的失业工人与灾民、难民得不到丝毫的救济，在业工人在资本家残酷的进攻之下，时时都有开除和停工的危险；农村的破产更不用说了，去年的收成虽然较好，然因物价狂跌，农民更加破产，全国劳苦群众处在水深火热，颠沛流离的下面，真是忍无可忍。城市中工人之罢工运动与失业工人的斗争汹涌激荡，乡村中抢粮、吃大户的斗争与游击战争正在猛烈的开展，苏维埃的土地革命已经在许多新的<地>区开始了。

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及其各派别的对立是在日益加深，现在它要更加依靠帝国主义与出卖民族利益，在广大民众面前暴露它的真面目。然而从这里绝不能作出统治阶级可以自然倒台之结论，相反的，国民党正在帝国主义指使之下，尽它所有的能力来挽救他们的血腥的统治。目前的革命危机是否能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那就要看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对于广大劳苦群众的夺取了。正是根据此种情势，国际十二次全会[6]就给了中国共产党目前六个任务；“（1）在反对日本及其一切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斗争，争取中国之独立与统一的口号之下去动员群众；（2）发展并联合苏维埃区域，加强红军；（3）为推翻国民党制度而斗争；（4）坚决的采取转变赤色工会成为群众组织，并夺取组织在国民党工会内的工人的路线；（5）开展游击战争，在满洲要提出并进行成立农民委员会，抗租抗税并拒绝政府的一切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走狗的财产，组织选举的民众政府的口号；（6）普遍的宣传和解释苏维埃区域的成功，宣传中国工农民众与苏联兄弟联盟的口号”（十二次全会的决议）。

三、我们仔细审察你们从四次“围剿”以来的工作，认为：

鄂豫皖苏区的党实犯了非常严重的政治错误，这一错误的实质便是“左”的空喊代替了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动员与准备，来冲突四次“围剿”。以后所表现的狼狈惊慌与掩饰自慰乃是这一错误之必然结果，一切想把军事的错误与政治的错误分开，或将后来的错误与开始的错误分开，都是不正确的。要知道这一错误之所以形成，正是因为鄂豫皖的领导同志没有真正了解和纠正四次“围剿”开始时，中央所指出的错误（即关于敌人力量错误的估计）。固然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不否认个别负责同志所犯错误有轻重之不同，便这对于整个问题并不会有什么改变。现在让我们把你们的主要错误一一加以分析和指示：

（一）轻视敌人的力量，毫无持久应战的准备。上海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国民党便又动员几十万的大兵来“围剿”苏区，对于从几方面威撼武汉的鄂豫皖、湘鄂西等苏区，尤在首先攻击之列。尚在这一“围剿”开始之先，中

央曾警惕过各苏区的党要严加准备。可是你们在初步胜利之后，便昏头昏脑起来，以为“国民党动员任何多少部队，都不堪红军的一击”，更何畏于“偏师”？故甚至准备退出七里坪的时候，消灭了敌人很多的军力，便显曰“国民党匪军的全线总退却”。一方面，你们只想到“红四军[7]是无战不胜”，但并不去积极准备，那些足以取得“无战不胜”的条件，不知红军所以能战胜在技术上、数量上占着优势的敌人，正因为他有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援助；另一方面，你们只想到国民党匪军会望风披靡，却不想到敌人也会顽强抵抗，以持久耐战来挫折你们的一般“趾高气扬”的骄气，转使你们陷于狼狈的情境。这里要了解“无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一往直进，在胜利的……真正的革命家，并不是那些在胜利的暴动时期表现自家英勇的人，而是那些在革命力胜利的进攻时既会打胜仗，同时要能在革命退守时……一样会表现自己的英勇，不垂头丧气……不要张惶无所措手足”（斯大林），列宁也说过“不仅要学会进攻，而且要学会退守”。在这次“围剿”中，你们起初只是逞一鼓之勇去冲锋，并没有作战的计划，和广大的群众的动员。迨后遇着顽强抵抗，遭受一些挫折，便“张惶无所措手足”，乱兜圈子与无目标的西逃。

这一对于敌我力量的对比之不正确估计的残酷观念，仍然在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中可以看得出来。譬如你们以为“国民党的主力军队已损失过半……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国民党第四次‘包围会剿’已经走入失败的地位”，紧急会议在这方面，只是重复这一观点。如说“以鄂豫皖为中心的第四次‘包围会剿’的陷入失败地位与主力军大部的丧失和全国工农斗争猛烈发展，使整个地主资产阶级联盟的同民党政权立即有死亡的危险”。又说“蒋介石在江西中央苏区红军胜利进攻之下，搜集他的残余主力去对付中央苏区”。另方面对自己的估计则是“农村中苏维埃已经巩固起来，在反‘包剿’的斗争中已经站在胜利中不能失败的地位”。这是明明白白抹杀鄂豫皖苏区受到了相当损失的事实。

我们号召你们要立刻纠正这些不正确的过分的估计。很明显的，国民党在与帝国主义妥协之下，动员了全国的精锐来攻打红军，有细心的准备，筑公路、建堡垒、并不能视“残余的主力”；中央苏区的红军近虽获得了空前的胜利，予敌人以重创，但还不能认为这次“围剿”已经陷于失败的地位”。这种模糊实际的观点，只会松懈我们的战斗动员，再重复你们轻敌的错误。

我们从你们的报告和决议中，可以看到在鄂豫皖苏区的同志中，因为红四军的退出，城市的失守和目前的困难，发生了一种恐惧失望的情绪。这正是狂热后的反映。征服这种情绪，固是开展今后斗争之必要的条件，但你们在决议上主要的还用空谈一般“客观的顺利条件”来安慰自己，而没有真正提出许多切实的办法来打破暂时的部分的困难去发动同志们的积极性，这同样是表示你们在客观和处决问题时，缺乏阶级的锐敏性。

（二）无计划的运动战，无目标的兜圈子。正因为你们没有持久应战的准备，对于黄麻苏区“似乎没有任何的信心”及对于苏维埃运动与工农红军发展的目前阶段，没有充分的了解，故“化整为零”，决定了在苏区周围和兜圈子的战略，追根究底，你们这一战略是从你们整个政治估计中产生出来的。

目前最大的危险——决不限于鄂豫皖苏区的党——是固执于保守的游击战争的策略，是不愿爽爽快快的依照一定的计划，配合游击战与正式战的方法，用我们集中的力量来和敌人作战。在从前的时期，为建立并巩固某一苏

区以反抗敌人，旧的游击战争是充分的，因为当时的敌人还没有很好的准备，用很大的力量向我们进攻，但只是这个策略，决不能破坏敌人强大的力量，决不能防止敌人在我们苏区的周围筑起堡垒与交通网。起初，我们的军队还缺乏强大而组织的单位，更使我们在当时难于作正式战争。但这数年之间，我们的武装力量不仅在数量上增加，而且军备和组织上也大大进步了，游击战与正式战的适当配合已为可能之事。这个配合作战，更因敌人之变更策略而成为必需。

可是，你们既没有在战争一开始即用各种武器（原始的也在内）去武装民众，发动他们的游击行动；另一方面又不曾利用有组织的集中的方法去反抗敌人，而主要的却是无计划的作战。遇到敌人时即进行所谓“运动战”。因为没有计划与合作，使战胜白军时之猛烈的追击也成为不可能了。省委员会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同志以及红四军团[8]的领导同志，对于这个错误策略，应负全部的责任，如果只把责任嫁诸红四军团的领导同志，那是错误的。你们必须从这些错误中去学习。

在接到省委二月二十一日信后，使我们不得不再着重警戒你们现在“所采取的飘忽的游击战略”。据信说“敌人正在找我们的主力作战以求消灭我主力”，而我们并没有制定一定的反攻计划，仅“用‘飘忽’的战略去对付”。这引起了我们严重的不安。我们责成省委根据中央此次之军事指令，立刻定下有计划的、有步骤的作战计划，不要重犯以往的大错！

（三）没有战到最后的可能，轻易放弃了苏区根据地。因为我们主力的领导，固执于“不定的战略”和“兜圈子”，使敌人能够深入而威胁我们的根据地，缩小我们的区域，而在苏区中作战了。在这种情势之下，党的任务只有团结群众，集中武装力量来为防御苏区作猛烈的斗争。根据你们的报告，你们先前对于敌人军队是为一种轻视的估计，而后来投向到悲观惊惶的观点，终至狼狈撤退。可是如果竟有同志为这种错误的策略企图立了“理论的”根据，认为“苏区没有什么大意义，但是武装力量必须保存”，那末，这不仅是策略的错误，而是一种绝对错误的路线，我们必须与这种危害革命的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我们不能把苏区与红军作为两个分离的实体。苏区是红军之存在、维持和壮大的政治的经济的基础。红军是苏区之武装力量，是革命政权的柱石。没有苏区，红军不是瓦解，便会溶化于游击的集团，没有红军，敌人就要粉碎苏维埃，为防御苏区，必须尽其最大的最好的力量。我们认为你们十月十一日“红军应该暂时离开苏区”的决定，是非常大的错误。这一错误的决定，就是红四军团西逃的基础。

此外，我们认为放弃苏区不仅是丢掉红军之政治的经济的基础，而且会要动摇工农群众对我们的信心，使他们置身于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前而得不到红军的保护与适当的防御手段。这样，在我们恢复原有苏区与扩大新苏区的事业中，将要受到更多的困难。加上我们个别队伍行动中的错误，如刘士奇同志所领导的队伍的打骂跑反的群众，乱抢东西，这对于群众会发生最不良的影响。

总结上述，我们承认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在鄂豫皖苏区方面已经部分的达到了目的（详见军事指令），鄂豫皖苏区，因为从前的苏区在战略上的地位讲，是有最大的重要性（控制长江，围困武汉，威胁平汉铁路）。占中国中部之中心，逼近国民党统治权力的要害处，而对于帝国主义的利害关



系有给以致命打击之可能的旧苏区，对于敌人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对于我们是一个宝贵的强大的基础。你们应用一切力量夺回原有的阵地，不要等着红四军之归来。我们不能同意你们“令其全部或大部主力回向鄂豫皖苏区行动”的请求，因为红四军已经在西北开展了革命的战斗，创造了新的壮大的苏区。我们是不应该将这块千辛万苦打来的苏区，再送给敌人；第二，四川、陕西均是统治阶级最弱的一环，在那里有强大的群众基础，红四军已成了吸引和团结当地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和发动整个西北革命运动的杠杆，这在中国革命在各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上，将要引起很大的变化；第三，红四军从四川经过陕西，打回鄂豫皖旧苏区，是一种长途的行军，很有招到巨大损失的危险；第四，你们现有根据地及武装能在广大群众拥护之下创造强有力的红军，这里需要的是艰苦的工作，你们应该动员党、苏维埃、工会和广大群众来完成这一任务。

（四）在四次“围剿”以后，苏维埃的建设，党与工会等的群众工作是大大的减弱了。巩固与扩大苏区，创造强有力的革命军队，都不能不建筑在广泛的群众工作基础之上。列宁说过“要使得革命政府努力依靠人民的下层，工农群众，——非如此，则它便不能支持下去，没有民众的革命的自发性，则革命政府等于零，或且甚焉。”又说：“革命政府应当是高‘人民’而组织其革命的积极性”（见列宁选集第二卷二一一页）。可是你们实际上存这一时期“对于苏维埃工作是很少有真正的注意的……很少分配干部担任苏维埃工作。现在省苏维埃与下级苏维埃的工作几乎仅成为一个空架子”“苏维埃的代表一般的没有向选民作报告，而代表仍然有指定的现象……群众对于苏维埃委员会很少有自动的热烈参加……”（你们代表的报告）。这样，苏维埃并不是由广大工农兵士群众所选举出来的代表的政权机关，而弄成了第二个党组织的模型，没有发展群众的德谟克拉西以启发群众参加工作的积极性，而群众的积极性在解决了土地问题取消了苛捐杂税，推翻了反动统治的苏区里，是非常伟大的，但你们并没有经过党、工会、苏维埃的群众工作去组织它。工会工作表现着严重的忽视，在省委紧急会议的决议上，仅是空而又空的写过“建立京汉路和汉口、武昌等中心产业城市的工人运动”，丝毫没有一点具体的东西，你们对于群众工作这一严重的疏忽，是大大的削弱了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而且这也使一切反革命派容易活动。把这一切皆用缺乏干部来说明，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向你们建议，立即举行苏维埃改选的运动，很勇敢的提拔工农干部到苏维埃机关工作，切实考审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的实际工作，给以很大的革新，而这一切工作之进行，要与冲破敌人“围剿”，扩大红军和苏区联系起来。

（五）对于伤病士兵的处置是绝对不可容忍。对于伤病士兵的处置，于扩大苏维埃政权的影响和工农红军是有非常严重的意义。根据你们代表的报告，你们对于病兵的处置，直[真]是不可容许的罪恶，“第一次想将病兵捆起来，将他们抛弃……第二次又将他们关在一个祠堂内，又企图抛弃他们，第三次又想将病兵的粮食夺来，另行分配。这样行动的结果，使一万多伤兵回到苏区的仅有二千多人。此外，对于随军的看护与医生亦采取同样的方法，设法丢弃他们”。这是近乎公开反革命的罪恶，而省委仅给罪魁以严重的警告。这是最腐朽的自由主义，省委完全不去了解这一罪恶的行动会在群众中发生最不良的影响与结果。现在事虽过去，但我们依旧向你们严重[肃]提议

立即逮捕罪魁，交群众革命法庭审判，依革命法庭严办，并将这一处置的结果，在广大的群众与红军战士中宣传，若长此掩盖下去，就是省委的莫大罪过！我们要求你们向全党和革命负完全的责任。

（六）没有健全党的生活，缺乏充分的阶级警惕性。根据你们代表的报告，在鄂豫皖苏区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现象，斗争方式的表现，即在最高指导机关中亦表现出极不正确的现象。领导同志如国焘与泽民之间的关系是不经常的，这不能不影响到苏区的全盘工作。在下层的斗争，则往往成为吵架。特别上层对下级并不是对错误的纠正，采取教育与解释的方法，使干部了解，一般却以撤换工作来代替两条战线的斗争，所以掉换工作，好象就是对于每人错误表现的标准一样。这也就是不能切实培养大批工作干部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却又表现出对于错误的自由主义；在引进的干部中“经常发现反动的分子”。自我批评与党的民主集中制，都没有充分得到正确的应用与发展。对于党组织的发展，严重的表现着自流的现象，党的领导不具体，省委送来的两个决议[9]，就是最好的“一般的空洞的领导”的标本。我们认为若不加强党的建设，健全党的生活，开展布尔什维克的两条战线斗争，彻底采取新的具体的领导方式，则鄂豫皖苏区的党将不能完成它的伟大使命。

关于干部问题，我们不能同意你们的解释。我们认为，鄂豫皖的干部所以如此困难，完全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你们完全不了解下层干部的情形，脱离了下层干部。列宁说过，在斗争中不知有多少天才家、组织家，即以自发罢工之层出不穷，即足证明群众领袖之丰富。试问苏区经过了伟大土地革命，难道没有千百个的群众的领袖吗？你们没有真正去认识和提拔他们，你们与下层是隔离的，试问有什么根据来说下面没有干部。第二，你们提拔干部只限于家庭式的小范围，对于广大的新的工农干部是惧怕的，你们宁愿把许多工作放起来，而不敢分配给新的积极分子去作，在这里若以“防止反动派别的活动”为理由，那正是说明你们的肃反工作恶劣之原因，试问关起门来有什么方法来开展与反动派别的斗争，固然在提拔干部错误中可以混入不良的分子，但因此就对一切新的干部惧怕起来，那当然是绝对不正确的。

四、我们指出你们这些错误，并不是为了抹杀你们在工作中许多伟大的成绩，而且要坚决反对认为鄂豫皖苏区已经完全失败，工作中没有一点成绩的悲观的情绪。我们的目的就是要集中你们的注意力来克服这错误与缺点而完成目前的中心任务。

根据目前全国的形势及鄂豫皖的具体条件，中央认为，摆在鄂豫皖苏区面前的中心任务，就是要抓住目前的顺利环境，集中我们的军事的及一切党的、群众的力量来首先恢复和巩固以黄麻为中心的鄂东北苏区，彻底消灭这一苏区的内部敌人，将这一苏区完全打成一片，夺取与巩固过去所失去的主要阵地，恢复与开展这一苏区的苏维埃以及党与群众的工作，以便进而恢复和联结豫南、皖西北的整个苏区，向前发展。为执行这一任务，就必须在广大的群众的基础上，开展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来消灭和纠正过去的错误和缺点，同时以最大的顽强性来执行以下的任务：

A、党及其他群众组织之加强，我们必须立刻改造并扩充省委委员会，要坚决的引进在数年斗争中表示坚决与精力的新的干部。就今这些干部在许多方面还未发展，我们也决不疑迟的提拔他们到党的领导职务来。在地方与县

的组织方面，也必须采取同样的路线，坚决吸引新党员来到党的领导机关。我们必须完全打破只有识字的同志能做领导工作的观念，必须发展最好的工人阶级的分子与最革命的贫农来巩固党组织的干部，对于支部工作，必有最大的注意，要知道，脱离支部，不了解支部情形，是无法转变党的一切工作。

我们必须对革命分子，大开入党之门（尤其是工人与无产阶级的红军战士），他们长年的同敌人作战，且在这艰难困苦与残酷的敌人之[面]前，表示了这样的英勇行动。我们要求你们，在目前的情形之下，不必一般的采用后补制度。对于某些分子可以采用一种试练制度，即在允许入党之前，分配他们以特别的任务与工作（这特别适用于教员，知识分子，农民等）。对于工人，我们必须采取一切方法使他成为党员，同时要为教育并训练他们作巨大的努力。当工人在党的工作上犯了错误之时，我们在任何条件之下，不许在继续形式主义的惩罚制度。我们必须学习，以教育来纠正这些错误。我们必须区别各种的错误，是忠实的革命者因为缺乏经验与学习的错误，还是阶级异己分子和反革命者的意识的活动。由这一工作，我们可在群众基础上发展党，并可以解决坚强的干部的发展问题，有能力来领导工农群众与红军及游击队的一切活动，我们也必须在引进妇女来做党的工作上特别努力。

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在有力的基础上去发展。团不许成为党的副本，应该真正引进青年工人和基础农民群众的青年群众到队伍中来，教育他们，培养他们来担负革命的任务，注意他们经济的和文化的兴趣与需要。

为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为保护并防御工人的利益，我们必须比从前引起更大的注意来形成阶级的工会。我们苏区有百分之二十二至三十的农业工人和苦力的事实，给予发展有群众基础的农业工人和苦力的强有力的工会的可能。这种工会的任务——除一般的革命的教育工作与帮助苏维埃工作——是为实现工人之某些基本要求如八小时工作日、增加工资，帮助解决粮食问题等而作精[努]力的斗争，而整个劳动法之实现，亦必须在我们目前苏区的基础上有步骤的来实现，过去的停滞状态是再也不能容忍了。

贫农团应该在真正的群众基础上来组织，它是保护基础农民的利益的独立组织，要用很大的注意去巩固工人与中农的联盟，在平等的基础上去对付中农。

在农业工人工会与贫农团之间，要建立紧密的联络，为的是对富农能表示最广大的统一战线，为的是加强无产阶级在农民运动中的领导权。

其他群众组织的问题，你们已经写在你们的报告和决议之中，我们只有再力说一句，领导机关必须由选举来形成，不可用指派与命令。

B、扩大和加强红军、游击队及少年先锋队，在军事任务的秘密指令上已经说到，这里只说到少许一般的任务。在党省委员会的领导之下，立刻组织革命军事委员会，有非常之大的需要。这一军事委员会，必须开展我们一切武装力量的领导，配合并指挥一切我们军队与游击队的军事的力量，发展他们的创造性及其他工作概说于军事指令之中。

我们必须立刻开始征收红军、游击队及少先队的广大运动。有进攻力量的真正军队的形成，必须与动员广大群众和原始的武装工作相携并进的（用剑、刀、戈、枪及武器的一切种类），这使我们有可能给敌军以军事的致命打击，并同时可以实际的阻止他们的更加前进。省委必须严格纠正过去忽视、甚至拒绝原始武装的错误。被破坏苏区的难民，必须吸入红军之中，以帮助他们恢复他们的土地。我们所俘获的普通白军士兵，不应给资遣散或使之归

“家”，应向他们作宣传，在我们监督之下，利用他们来进行群众的军事教育，同时可依照他们的态度，编入他们在我们组织的军事单位之中。

C、苏维埃政权之建立：我们必须立刻重新形成全区的苏维埃政府。在迅速而完备的准备之后，我们应召集地方及县苏维埃大会，其目的是讨论最近将来的工作与选举苏维埃政府。立刻要组织能进行工作的一切部门是不可能的，这需要时间。但苏维埃政权必须再行集中起来，为的是吸引群众来做防御的工作，分配土地、实现劳动法，解决种子、收获与粮食问题，以及其他经济与行政之基本问题。我们必须打破过去的错误，把建设国家政权作为第二等的问题，我们必须坚决的吸引成千的工农群众——不仅是党员，而且是非党的同情者——来领导地方及县苏维埃工作，同时必须最大用心的注意有没有反革命分子、富农、第三党、改组派等潜入苏维埃或我们的群众组织。政治保卫局的工作必须加强，但是，政治保卫局必须有群众为后盾，党必须吸引群众去作反对反革命派别的工作（特别案件的群众审判，群众参加处理反革命派，对于反革命的走狗与被欺骗的工人或贫农等的处理及惩罚应该有区别）。

粮食问题，目前应严重注意，只有在耕种中厉行最大的组织的努力才能克服，其他再没有出路。游击的行动，只能解决临时的困难，而常要影响——如果无区别的实行——围绕我们的白区农民对我们的敌视。

自然我们不能完全放弃这种出征的方法，但我们工作的主要路线，必须是发展乡村的经济的活动，在苏维埃领导之下的工人、农民的努力。另外，在粮食储蓄没有一定的计划，按照阶级的路线去完成，不应该一般的空叫“群众有饭吃，不怕红军没有给养”，行军作战的粮食基础是应该有准备的。

同志们：你们的任务是这样的复繁，你们在整个苏维埃运动中所处的地位是这样的重要，对统治阶级的堡垒保留着极大的威胁的作用，你们就该不顾一切艰苦，根据中央的指示，取得广大群众的积极拥护，来完成摆在你们前面的恢复和扩大鄂豫皖苏区的光荣任务。全党和全国的工农是热烈的注视着你们，兴奋的期待着鄂豫皖的战线上的佳音。中央向你们和转战经年的英勇红军战士与为苏维埃政权斗争到底的劳苦群众致极诚恳的热烈的革命敬礼。

中央

三月十五日（1933）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秘密的训令，指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关于反第四次“围剿”中的错误及目前军事形势任务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

[2] 省委紧急会议决议案，指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中共鄂豫皖省委临时紧急会议决议案。

[3]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这次会议于一九二九年七月三日至十九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了《国际状况与共产国际的目前任务》政治决议案。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全会决议的决议》。

[4]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会议于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十三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了全会决议案。同年八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一次全会总结的决议》。

[5] 指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一九三三年二月，蒋介石纠集五十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次“围剿”。红军在总司令朱德和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的指挥下，于二月二十七日在宜黄县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消灭了国民党军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后来又歼敌一部，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四次“围剿”。

[6]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次全会。会议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十五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了《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会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给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任务。

[7][8] 均指红四方面军，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七日在湖北省黄安县正式成立。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下辖红四军，红二十五军和直属教导团。

[9] 两个决议，拟指中共鄂豫皖省委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关于反国民党四次‘围剿’下的总任务”的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案和中共鄂豫皖省委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三十日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反四次‘围剿’的任务”的临时紧急会议决议案。

目前政治形势与我们的基本任务——郑位三同志在鄂豫皖省委第三次执  
委扩大会议上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九日) [1]

同志们：

在目前斗争紧张的时候，不能有很长的时间来作政治报告，我只能把现在主要的政治情形和我们基本的任务，同大家谈一谈。

一、反“包剿”斗争与革命势力发展的情形

<第>四次“包剿”<以>来，从去年到今年七八月中，国民党军阀于的是“包剿”，破坏苏区，我们干的是反“包剿”的斗争，现在我们要来把“包剿”与反“包剿”斗争的形势来估计一下，弄得很清楚，然后才能决定我们的主要策略。

在几个月中，这一斗争的形势完全是最剧烈的武装斗争，而且斗争的范围是很大的，国民党军阀在帝国主义公开的帮助和指挥下面，用它全部力量未对付红军和苏区。这一范围，在目前已扩大到很多省份，如同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安徽、福建、广东、四川、陕西、山西，甚至浙江、江苏，共计不下十二个省份。所以目前已成为全国各地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匪军大规模的战争。全国工农红军和苏区有了大大的发展。

我们全国有好几个大苏区，最大的要算中央苏区，现在中央苏区已与湘鄂赣、湘鄂西、赣东北、闽西，湘粤赣几个大苏区打成一片了。四川苏区已与湘鄂西苏区打通。就剩下鄂豫皖苏区同中央苏区和湘鄂西苏区没有打通，中央苏区已经有东征时的鄂豫皖苏区四五个那样大，我们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就在那里建立。

苏区的发展，特别是前年同去年发展的最快，比往日大了好几倍，同时工农红军也同样的随着苏区的发展而扩大了。据我们统计，在四次“包剿”前，全国工农红军只六十万[2]，那时中央苏区只有二十五六万人，红四方面军只五万人，现在中央红军有四五十万，红四方面军又扩大了四万，田颂尧的军队哗变了两师到红四方面军来了，再加上红三军、红十六军……等总计全国工农红军不下八十万[3]。这都是从反“包剿”斗争中壮大起来的。

二、阶级力量的对比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阶级力量的对比怎样。在军事方面，我们有工农红军八十万[4]，游击队、赤卫军等地方武装还不在于内。国民党军阀在南京政府名下，共有八十九师人，其中还有好多师是空的，在数目上似乎是比工农红军要多些，但在战斗力上，主力与主力的比较，红军就占优势了。仅就七里坪的战争，敌人以主力八<十>三、第三、八<十>九、第二、八十一共五师之众与我红四方面军作战，结果被四方面军缴械甚多，我们就可明白了。

再论到阶级力量，除苏区群众外，还有广大白区的工农群众同样是革命的，这笔账，就难得计算清楚了。我们先就苏区群众力量来看，如同三区群众不过三万多人，而反动军队却用十二团的兵力来包围，那时群众仅有各乡游击队，不过四百条枪。这几百条枪虽不能打硬仗，但结果国民党匪军不能把三区群众包去，无非是少数跛子、瞎子、老人被残杀了。这还是经过很好军事训练的游击队，不是我们的主力，已经能够抵抗匪军十二团的兵力。再看郭家河战争，匪军两团，我红二十五军也是两团另一营，结果把匪军全数缴械，只剩下三百多条枪，逃窜南区四五乡，又被四五乡群众完全缴下，一支枪也未逃脱。假设是我们的赤卫军两团人（不讲红军）遇着象敌人在郭

家河这样的危险，我们敢断定决不会受什么大的损失，这都是充分的证明群众力量的强大，只有反动派看不见这点，右倾机会主义者也看不见这点。

所以我们将阶级力量拿来比较的话，只是豪绅地主、资本家和流氓地痞是国民党的力量。就是在国民党名下的军队，一般白色士兵也渐渐的革命化了，大批的哗变到红军中来。

所以现在阶级力量起了大大的变化，我们的力量渐渐的超过了敌人的力量。回转去两年的时候，中央苏区不过现在鄂豫皖苏区这样大，红四军只两师人，现在大不同了。

为什么反动力量很快减少，革命的力量猛烈扩大呢？这正是阶级矛盾必然而发生的结果。国民党代表豪绅地主资本家，专门压榨群众，迫是国民党越是压迫群众，群众越是革命。国民党是要剥削群众才能过日子，不然就不能生存，但是群众越是受剥削，越是革命，所以中国共产党，不是现在，而是在过去十多年已经看见了中国革命一定是要成功的，因为有阶级矛盾。

国民党军阀为要挽救他垂死的命运，就要组织反动军队，军队越多，越是压迫群众派饷，群众越是革命，越要反对国民党。饷不发，军队又起反对，又要哗变。所以这些矛盾，国民党是完全无法解决的。

再举个例子，比如插白旗的群众是反动了么？没有，受反动压迫欺骗插白旗的群众，后来革命还要坚决些，如同光山白雀区、砖桥区一带，过去曾经插过白旗，而现在游击打的特别利[厉]害（最近游击打得最进步的要算陂安南同光山），因为插了白旗，与反动见了面，苛捐杂税、三年租、三年课、送粮、送饭、买徽章、买白旗，各种压榨都加上了，逼得他们更加痛恨，又如五区群众是插过白旗的，再过一个月来看，群众要更革命些。最近在吕庄[旺]城每天砍五六十个农友。在开始时他们是应付，受了反动的欺骗。但一到那边，尝了味，知道谈话声音也要放小点，不然就要砍头。

这也是一个好例子，是阶级矛盾必然的结果。

### 三、反“包剿”斗争的形势

现在再看四次“包剿”与我们反“包剿”斗争的形势怎样。〈第〉三次“包剿”时，中央苏区缴得五六万〈支〉枪械，夺得好多中心城市，鄂豫皖苏区在那时东征西征〈也取〉得了极伟大的胜利，国民党军队到苏区这边那边，都是成师成旅的被缴械，一般群众喜的了不得，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都吓倒了，因此帝国主义、国民党使用很大的力量来准备四次“包剿”。所以中共中央在给鄂豫皖的指示信上就告诉我们说：四次“包剿”是帝国主义组织和指挥的，国民党〈对〉这〈么〉大的军费（飞机、炸弹、军械、军饷等等）自己是出不起的，是帝国主义帮助的。同时中央又说：四次“包剿”，国民党虽用他的全力（三次“包剿”时并未用全部力量），但比三次“包剿”的力量减弱了。因三次“包剿”时他的主力被中央红军打垮了很多。革命力量却比三次“包剿”时大多了。只要党能够坚决的领导，四次“包剿”一定是可以冲破的，而且四次：“包剿”冲破的结果，必然要实现一省数省革命首先的胜利。因为国民党这次用它全力来同我们拼，我们把它打垮了，以后便是我们大大的包围和消灭国民党的时候了。同时中央又指示我们，叫我们加紧准备反“包剿”的斗争。叫我们第一，要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第二，要加紧的扩大武装。第三，要好好的优待红色战士。第四，要多开群众大会讨论加紧反“包剿”的斗争。这是中央给我们主要的方针。

说四次“包剿”有把握的可以冲破，在“包剿”时，恐有人不信，现在

是大家信了。在开始“包剿”时，国民党以六个纵队进攻鄂豫皖苏区，四个纵队攻黄麻，两个纵队攻皖西。对中央苏区是取防守形势，只企图使中央苏区不向外发展。这是打大仗的办法，是敌人开始四次“包剿”的策略。

敌人对鄂豫皖苏区是猛攻的策略。整个的来讲，阶级力量的对比，我们是超过敌人的，但国民党用他全国反动主力来对付鄂豫皖，当然要比我们这一部份力量大点，因此那时红四方面军不能完全把匪军消灭，国民党的企图是首先消灭鄂豫皖，把鄂豫皖变成白区，所以它就把大炮、飞机、自动步枪都用到鄂豫皖来，因为鄂豫皖苏区恰[恰]在国民党统治的喉管里，足以致反动统治的死命。

现在咧，虽然有些地方受反动的压迫插了白旗，我们在物质上受了损失，但是我们的武装力量却是扩大了。

整个的说来，反“包剿”的斗争从去年到今年，可以分作三个时期：第一期，为红四方面军与匪军在苏区作战时期。第二期，为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后，我们用游击战争保障苏区时期。在这时期敌人企图用“进剿”、“驻剿”的办法消灭苏区（“进剿”就是出发包围群众，勾结反动，压迫群众插白旗。“驻剿”就是修炮台、炮楼、建工事、扶持民团、压迫欺骗群众），因为红安五区领导的薄弱和反动派的破坏，以致五区受包围压迫插了白旗。但是其他苏区如同红安三区、光南区、麻城乘区、光东区和八里区等国民党“进剿”的失败，“驻剿”也不成了。因为中心苏区“进剿”的失败，其他五区、白雀区的“驻剿”也完全失败了。匪军大批的被我红军和游击队缴械。第三期，就是现在我们已经开始的大举反攻时期。

在敌人进攻的时候，我们用游击战争，能够保障苏区，虽然敌人用极大的兵力来破坏，我们终于是胜过[利]了，同时红四方面军在这时候却在外面有了极大发展，打了许多胜仗，缴得一两千自动步枪。

现在咧？我们可以集中新的主力消灭敌人了，国民党军阀的四次“包剿”已到末期，而我们反“包剿”的斗争，走到更顺利的前途，所谓“行船遇顺风”。郭家河的伟大胜利，前日红十七团在红安五区的胜利，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北和这次在亲区的胜利（把顾敬之的机关枪全数缴来了）都是大半年来反“包剿”斗争的结果。

同时在我们形成新的主力大举反攻的时候，刚刚又是中央苏区和其他苏区进攻敌人的时候，中央苏区的“老底子”力量原来也比各苏区力量还大些，在这半年当中，大大的向外发展，最近已造成包围江西省城南昌的形势。中央红军现又增加了一个第七集团军，不久前曾占领抚州东乡（离南昌不远），就是在国民党的报纸上也公开登载蒋介石告急将调大军到江西。在国民党进攻鄂豫皖的时候，蒋介石亲自出马到汉口当“剿匪总司令”。朱绍良为江西“剿匪司令”，过后因中央红军进逼南昌，朱绍良逃到九江，共产党又逼九江，朱又逃到汉口，于是江西的豪绅地主资本家接二连三的打电给蒋介石求救。这时蒋又亲自到南昌，及蒋介石到南昌，我中央红军又占领东乡，把蒋介石包围到南昌，南昌城的周围建筑三四层的炮台，日夜以团为单位放哨，蒋告急，不得不把他的残余主力调到江西，及他主力调走时，红四方面军又在四川得了极大胜利，田颂尧的部队哗变两师到红军中来，田不能屯，又逃江西求蒋，蒋只得一味敷衍，叫何成浚打电安慰他。同时在鄂豫皖苏区，蒋介石刚把八十三师、第三师、八十九师调走，接着郭家河一战，鄂豫皖又开始发展。这样一来把国民党主力扯的稀散，顾了这边，顾不到那边，完全支



配不开。现在国民党军队共八十九<个>师来对付红军。鄂豫皖红军只两万人，就牵制了匪军十好几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湖北，牵制了一二十万人，中央苏区牵制了四十<个>师以上的兵力，总共已牵制了七十<个>师的力量。此外，还有红十六军、红三军又要牵制好多师（并且这八十九师人中，在一致对付红军中其内部还是有许多矛盾），还有很多大城市国民党也要札军队，所以广大白区里完全是空的，其他很多苏区。都在猛烈发展，国民党也没办法。

此外还有广大白区里工农革命运动，特别是国民党公开卖国投降帝国主义，更激起了广大群众反帝的潮流。这些伟大的革命力量，刚刚是与苏区和红军的发展配合着，对于我们反“包剿”的斗争是更有利，是足以更快的完全冲破“包剿”。

自然在四次“包剿”中，我们群众受了大辛苦，物质上受了大的损失，这是同别的苏区不同的地方（别的苏区群众正是象我们在三次“包剿”时那种好的情况）。只要我们继续作艰苦的斗争，“包剿”很快的冲破，苏区也很快可以恢复元气。

这是目前“包剿”与反“包剿”斗争的情形。

#### 四、目前我们的策略和主要任务

在这种形势下面我们的策略怎样，有哪些主要任务咧？

第一等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扩大武装，尤其主要的要扩大主力，因为现在是大举反攻的时候，我们要一部分一部分的消灭敌人。这时与转去两月就不同了，那时我们不能集中主力对付敌人，因为敌人牵制了我们，只能用游击战争抵抗敌人。现在敌人力量削弱了，我们可以集中行动，一部分一部分的消灭敌人。

怎样才能冲破“包剿”呢？我们一定要夺回七里坪、新集、红安县城……等中心城市。这样就要集合主力，不是游击队所能够完成的。比如郭家河的战斗，十个八个游击队是可以的吗？所以目前唯一的第一等任务，就是扩大主力，扩大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只有主力扩大了，很快可以夺回中心城市，冲破“包剿”。只要全苏区男女个个都懂得这个策略，青年、成年、游击队、赤卫军都踊跃的参加红军，伤病全愈的红色战士很快归队，主力就很快的扩大起来了。红十六团的同志，对这个问题就不了解，不愿到红军中去，他们说：宣化店的敌人还未定[走]，要打击该地敌人的出发。但他们不明白主要的是要消灭敌人咧？还是只打击敌人的出发咧？今天十六团有同志在这里，这点一定要懂得，我们不只是打击敌人的出发，而是要消灭敌人。

在苏区里，男女老少都要加紧替红军家属代耕，帮助解决红军家属的日常生活问题，伤病全愈的红色战士要很快归队。在四次“包剿”中，伤病号虽然受了很多辛苦，但是过去苏维埃对于伤病号该多么的优待，盖洋房子、做新衣、花被，群众大批的拥护各种物质[资]。现在虽然由于敌人的破坏，伤病号受了辛苦，但是苏维埃，特别是红安三区和光山南区的群众对于伤病号吃的穿的各种物质[资]还是尽量的供给，甚至过年逃反都有很好的准备，这证明广大群众对于伤病号是特别的优待。但在伤病号中却有些不了解的同志，一定要等红四军[5]回来才归队。这是错误的，若果这些同志都能了解，参加红二十五军，马上就可扩大两团人。

不仅扩大主力，而且还要扩大游击武装。据现在的形势，扩大主力固然是最重要的，但是扩大游击武装，同样的丝毫不能放松，而且更要加紧。因

为红军多是从游击队锻炼出来的，要扩大主力，同样要扩大游击武装，同时游击队武装还有他特别的任务。红军只能集中力量消灭敌人之一点，不能同时消灭几部份，要打新集，就不能同时打七里坪，要打七里坪，就不能同时打宣化店。打新集时，敌人可以在他方扰乱我们，因此红军的行动，须[需]要游击队来牵制敌人。此外苏区受了打击，目前春耕春收非常的重要，我们也须[需]要用游击队战争来保障春耕，打击敌人的出发，加紧戒严，使农民好好耕作。同时我们也可组织春耕掩护队担负这种工作。此外目前粮食的困难专门靠着春耕还是不够吃的，所以我们还须[需]要打粮的队伍，出发打豪绅反动敌人的粮食。这样主要的问题是要扩大游击队，好好的组织运输队。如果破坏政治影响，简直是帮助敌人。

所以第一等主要的任务是扩大武装，我们只要有了群众，有了武装，有了共产党正确的领导，什么也不怕，什么都有了，粮食也有了，耕牛也有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

其次，就是复兴苏区的经济问题。苏区物质被土匪破坏了很多，我们要复兴起来。把群众的耕牛、锄耙、风车等类的问题解决，主要的办法是向外发展，但是根本办法，还是扩大武装，把“包剿”冲破了，恢复苏区元气，是很容易的。过去是不能做事，多半时间花去跑反，如同南区现在不跑反，就能做好多事。“包剿”冲破了，大家都不跑反，像农民说的，“有一个好年岁，百事都好了”。就是锅碗……等具，苏区巩固了，合作社建立起来，渐渐的都可以自己做。

同时，粮食、耕牛、器具、锅碗等都可采用借贷办法。不过在这里就有两种不好的现象，有东西的不愿借，保守；借东西的又不注意爱惜，所谓“抱的鬼，不怕鬼”，或有借无还。若果我们能免除这些毛病，有组织的进行借贷，什么东西都可用得开。甚至每乡每湾，都可开群众会讨论，来解决这些问题。借贷关系好，群众生活就方便多了。就作队伍打比，若果一到某处，锅碗、水桶等马上都实行有组织的借贷，对于队伍的行动也迅速多了。

此外，还须注意互助，互助做的好，也可解决很多困难。如同三区群众这几天在跑反，每天只是爬在山顶上望烟火，看敌人走了没。若果这些有组织的抽出几个人放哨，大多数去帮助当地农民耕种，可作好多事，这样两边都得<到>帮助，这就是互助，要使群众个个明白。

现在再谈到肃反与打倒白旗问题

肃反是个严重问题，国民党匪军勾结苏区反动<派>破坏苏区，所以工农牺牲很大，特别是红军家属损失更厉害。难道八十九师土匪知道么？是反动<派>报密。我们的粮食洞被发现，我们那[哪]里军事布置不周到就受打击，难道敌人知道么？是反动派报密，又如红安五区群众，难道愿意插白旗？是反动派的欺骗。反动派主要欺骗方法，就是叫群众“应付”。若是反动<派>公开向群众讲，“我们要反对苏维埃，服从国民党”，群众一定是要反对他。但反动说：“要应付下”。于是这样慢慢的“应付”下去，豪绅地主回来了，要三年租三年稞，抽捐抽税，一直到砍头，这都是“应付”的结果。五区群众过去扩大红军，拥护红军，比任何区都热烈，但因反动<派>公开同土匪接头，群众无人领导，敌情没人告诉，只有反动派造谣欺骗叫“应付”。所以群众只要有人好好的领导，是不会插白旗的，因为谁也不愿放弃土地革命利益。

所以肃反是很严重的问题。肃反首先要打破错误观念，要深入，不要等

着反动<派>去接头，接了头便要受损失了。

关于插白旗的问题，上面已讲了些，主要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反动<派>的欺骗，其余是群众认识少和我们的领导不够。所以我们要把白旗完全打倒，主要的问题是要肃反，同时还要向被欺骗的群众宣传，使他们了解，只有斗争，托[搞]起武装来才是办法。并把目前反“包剿”斗争的形势很详细的告诉他们，把他们武装起来，建立好的领导机关，把白旗扫清。要使每个工农群众都懂得插白旗后，所受痛苦更深。例如三区群众逃反是最辛苦的，但是个个有说有笑很自由的。与五区比较起来，大不相同，五区群众生活上吃的喝的与三区群众一样的苦，并且五区群众还要送租、送粮、送夫，受反动<派>的压迫，甚至连话也不敢大声说，路不敢随便走，那里还笑！哭也不敢，因为哭了被反动派知道了就说“通共”，要砍头，所以五区群众是容易被反动<派>砍头的。但三区与南区老实讲，敌人虽用十几团的兵力，也是不容易砍我们的一个头，而且现在我们要砍敌人的头了。

我们要了解插白旗的群众，并不是反动了，而是受了反动<派>的压迫和欺骗。我们要号召群众起来，托[搞]武装插红旗，保障春耕，加紧肃反。每个代表回去，对插白旗的地方，都要领导和帮助群众肃反，换插红旗。

最后来检查苏维埃的领导，所谓干部问题。这一问题是很严重的。虽然我们能够这样的同敌人斗争，多是群众的力量，少数干部起了作用，大多数是不中用的，自然反动分子不必说了。

最严重的不好现象就是淹[扯]皮、怠工，不愿脱离家庭。敌人不出发时还作点工作敷衍，敌人出发时便跑回家去担挑子，害怕困难，甚至有的还不承认自己是苏维埃的委员。这种不负责、怠工是最危险的现象。

另一部分干部虽然工作非常积极，但又无能力，工作干不了。这是我们教育的不足，是很大的缺点，这部分同志还是很好的。

我们苏维埃负责人，是群众的领导者，领导越得力，群众越是多得利益。比如领导好，告诉群众敌情，群众就可好好进行春耕。逃反时，领导好，群众就少损失多少耕牛、挑子。平常时，领导好，群众可以多做些工作，这都是很好的例子。

所以要加强苏维埃的领导，要反对消极怠工的分子，发动群众斗争，改造苏维埃的工作。

好！全盘报告，大概如此。在结束时，再很简单的说到：

##### 五、苏区群众反“包剿”斗争的经验

目前游击打得最好的，要算光山同陂安南，这两处的小队伍，可是能够起大作用，如同光山游击队，时常的打击民团，每天总要捉反动<分子>，打敌人粮食，截断敌人交通，砍敌人电线，这些小的胜利，简直登报也登不了。他们多半是夜间行动，曾经占领过白雀团沙窝集，并经常的摸到敌人附近，进逼新集泼皮河。这里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肯干，五更半夜的干，所以最近光山白区群众斗争也发动起来了，每天夜里拿锄头配合游击队行动，因为斗争好，百物质[资]也可解决，粮食衣服不成问题。

陂安南的环境不好，是很容易受敌人包围的。但是陂安南游击队却同光山一样，多在夜间行动，经常不断的获得胜利，特别是不久前，他们能够用少数便衣队<在>夜间深入敌人驻营，把匪军电话排全排人完全消灭，缴得很多电机和军用品，是更足令人惊奇的。

这是游击最进步的夜间行动，这些经验可以供给各地同志们学习。

群众经验丰富，斗争坚决，有组织的要算红安三区。比如他们逃反时，都是有组织的各归各村，若果敌人向南攻时，他们一夜可走到北方[边]去，这样的事情很多。这些证明，群众也稍了解点简单的军事常识，最厉害的，要算上次敌人用十二<个>团<的>兵力包围三区，但结果三区群众除少数跛子、残废人被匪残杀外，其余并未包去。同时三区群众政治上认识坚决，虽然敌人大烧大杀，破坏苏区，但三区群众却回答说：“娘的，你烧老子房屋，老子的土地总烧不了，再有一个好年岁，又住新房子”。于此可见群众政治认识是有基础的。

这种经验和教训同样也是很宝贵，值得大家学习的。

此外，罗山群众也有点特点，他们不怕跑反跑得远，能够很快的找职业过日子。这种经验也是不错的，是表现了他们斗争能于[够]持久。

总之，在反“包剿”斗争中，鄂豫皖苏区，广大工农<取>得了很丰富的经验，这种经验应用下去，对于反“包剿”的斗争是有很大帮助的。

同志们！我的报告完了，望同志们过细的讨论，把政治情形弄清楚，决定我们主要的任务，坚决的执行，大举反攻消灭敌人，快快的冲破“包剿”，就是大会的伟大成功！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九日出版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此日期系出版日期。

[2] [3] [4] 这里对红军的数字说的不准确。

[5] 红四军，指红四方面军。

中共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 六号\* ——反攻时期地方党的任务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

反攻时期与地方党的任务：从郭家河胜利以来开始了鄂豫的[皖]苏区反“包剿”斗争的反攻时期。反攻时的政治形势，就是从四次“包剿”开始以来，中国革命危机更加深入，蒋介石进攻鄂豫皖苏区虽然得[达]到了部份的目的，可是没有能够将这个苏区消灭，反而由于红四方面军的西征产生了一个新苏区。中央红军进逼南昌，直隶、山东、陕西的农民暴动和游击战争四面爆发，蒋介石没有办法，只得竭力整理残余部队，转变方向去集中兵力对付中央苏区，因此包围鄂豫皖的匪军主力已经开拔了一部分。拿全国的形势来看，苏维埃政权和国民党政权，工农群众和地主资产阶级的生死关头，正达到最后的激烈战争时期。在鄂豫皖苏区趁着匪军兵力减少，正是我们大举反攻来完全冲破包围会剿的时期。

反攻时期我们有四大任务：（一）完全消灭鄂豫皖苏区内部一切匪军民团。（二）夺回新集、七里坪、红安县、宣化店、商城、金家寨等一切城市。（三）收复整片苏区鄂豫皖和扩大新苏区。（四）拿鄂豫皖苏区积极反攻和反攻胜利来多牵制敌人的兵力，帮助中央苏区。蒋介石在中国反动统治最后死时挣扎时期，正忙于江西之战、四川之战、湘鄂西之战，和忙于内部纠纷，他的兵力已经分配完了，决没有兵力来增加到鄂豫皖苏区，这是我们大举反攻来完成上面四大任务的时候。但是反攻时的来到，决不是叫我们放心睡觉，却是来叫我们加紧斗争。第一，现在我红二十五军已经集中行动，并且要迅速扩大成为足数一军人。红二十八军也要迅速扩大才可以顺利的打下新集、七里坪、红安、金家寨等中心城市，完成反攻时期的中心任务。根据这些策略，各地方党必须抛去游击战争以来的许多单纯游击战争的习惯，重心[新]来扩大红军，拥护红军，作为你们的中心任务。首先讲扩大红军，现在各地散布在乡村中的，或在<医>院的伤病号，或请假归家回农村的红色战士，人数非常的多，一定要把他<们>动员到红军中来，这是扩大红军的第一个来源。再就是各农村现在到处还有许多青年壮丁没有参加过队伍的，因为没有充分的认识和觉悟，所以这些青年壮丁只看到自己一家的眼前利益，不肯脱离家庭，我们要好好的把目前形势解释<给>他们听，叫他们出来参加红军。我们的党的各支部应该全体动员，进行广大的宣传工作来扩大红军。此外，游击队、独立团中的有些战士，到现在还充满了地方观念，只知道为他自己的一区一乡，不很[肯]去参加红军，不知道要扩大二十五军，消灭了敌人，这一区一乡才得真正太平巩固。因此，今后各地方负责同志必须一面鼓动群众参加游击武装，一面尽量鼓动游击队、独立团中的战士去参加红军。再来讲拥护红军问题：红军的需要第一是粮食，第二是鞋袜，第三是衣服，第四是医药。现在苏区内里粮食虽然困难，但是有的苦，有的还是有得吃，只要能够好好的去<做>宣传鼓动工作，群众还是可以动员一部分。更主要的粮食来源，现在目前当然是向外发展到白区去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但是，各乡群众到白区去没收粮食都没有拿来拥护红军，今后党必须向群众宣传解释夺回中心城市非有粮食吃不可，要群众大会中自动答应拿一部分来拥护红军。再就是要宣传群众参加生产种荞麦、瓜菜，加紧春耕，准备将来的粮食基础，并且×快要[1]我们要加紧扩大游击战争，配合红军巩固苏区，不让敌人来破坏我们的春耕春收。第二，游击战争在反攻时期不但不应当缩小，反而要更加扩大了。因为：第一要配合红军行动。红二十五军为消灭敌人夺回中心城市来

打大仗的时候，所有各地游击武装必须加紧就地去进攻敌人，断绝敌人交通路线，牵制敌人行动和巩固边界苏区；第二就[现]在粮食天天困难，必须加紧游击向外去夺取敌人粮食；第三在反攻时期还不能×[2]苏区完全巩固，各地方必须有充分的地方武装来布置岗哨，侦探敌情，和掩护群众跑反，首先成立游击队，再扩大成警卫营、独立团，再编成独立师，造成地方武装中游击强有力的集中兵力，这原是扩大武装的自然过程。因此，各地方党部必须用全力去一面扩大游击队红军，一面扩大游击队、独立团、警卫营，应当天天设法把枪枝多把起几根来，把地方武装多发展一点，同时要时时去检查游击队的内部状况，加以切实的整理，不要让反革命分子混到里面去了。刀、矛、钺[叉]、锄头、扁担都是游击战争中很有用的武器，红军打大仗尚且要组织大刀队、刀矛队去冲锋的，在游击队更加要多把[拿]起刀矛、锄头、扁担等等武器来武装工农，去袭击敌人和对付敌人的红枪会、大刀会、民团。关于这个问题各级地方党部要切实到农村中去宣传，快去组织刀矛队来扩大游击战争。第三，反攻时期敌人因为兵力减少了，必然要多用许多侦探反动来苏区进攻[行]破坏，因此肃反工作更加重要了。今后党要领导群众到处加紧检查路票，盘问来往的人，今后白区或扯白旗的场子来的人不能随便让他往中心苏区行走，应当在界边的乡村中留住细细盘问，如果是做生意的要他在界边市集去做生意，不准他到中心苏区来做；如果是从白旗下面逃回来苏区的，应当在界边乡村留住细细考查清楚，向上级报告，得到批准后，再暂时分配他的房屋土地；如果是哗变来的士兵，或白色长官派来的和红军接头的代表，应当在界边乡苏好好招待，报告上级，得上级指示以后，照指示办理；如果有行迹可疑的人也不可照直往中心苏区送。因为界边乡苏要招待这些从白区来的人，所以界边乡苏必须在界边设立招待外，不问[论]外面来的是什么人都不告诉他苏区内面有几多<少>红军 和那[哪]里有红军 那[哪]里有什么机关，把这些事情告诉白区来的人都是泄露苏区秘密，违反苏维埃法令，要逮捕起来考查处分。苏区的人要到白区去，不论那[哪]个苏维埃不能打路票，苏区里面的人要做生意可以到界边的市集上去，但不能到白区去。只有拿到省苏维埃政府或道苏维埃政府的特别介绍信，才准到白区去，没有这种特别介绍信，乡苏维埃要一概扣留。这些事要由省苏维埃政府出布告通知各级政府和广大群众，但是各地方党的组织同志必须了解，去领导苏维埃执行。第四，反攻时要特别加紧扯白旗的场子群众的工作，现在红安五区和城[乘]区插白旗场子的群众纷纷的向赤区跑过来。他们看见道委会一张《红旗报》就象得了宝贝一样，这种情形证明我们用种种关系去和白旗下面群众接近很快的可以消灭白旗。我们要在白旗下面发展秘密工作，组织秘密党和苏维埃，凡是愿意和我们接头的，要在界边招待所好好的招待，或者在界边党内秘密机关好好招待，用他们带路，派党员到插白旗的场子去工作（要经过道委批准，和拿到道苏和省苏介绍信），要经过这些来接头的人去组织插白旗的场子游击队，去杀民团反动首领，恢复苏区。要把白区工作的标语送到白区去贴，不论到白区去游击和去做粮食工作，党员必须在白区就地召集群众大会和进行个别谈话，组织白区的秘密共产党和工会、贫农团等秘密组织。第五，要进行白色士兵工作。地方党部要坚决找适宜条件的人（不论是男子女子老少都可），只要他忠实勇敢（不问[论]题[是]党员、群众），利用种种方式，或者被敌人包去，或者是由各种社会关系过去到匪军中民团内部去进行秘密工作。第六，要好好组织运输队，不准运输队到白区去破坏

政治影响，运输队不要地主、富农加入，运输队要有苏维埃执委带领，要有党员在内部起领导作用，要完全服从红军政治部指挥。这些事情苏维埃要颁布条例，党员要按照苏维埃运输队组织条例在群众中通过。第七，党要组织跑反群众，凡是跑反群众他原是哪一县哪一区的人，就统<一>组织<在>一个某县某区的跑反群众委员会之下，同时还[凡]是跑反，不问哪里人，只要跑反到那[哪]一县，那[哪]一区，那[哪]一乡，哪一村，就要服从当地苏维埃的管理，一切动员都和当地群众在一起，这些跑反群众生活有什么问题和当地苏维埃接洽，当地苏维埃有什么问题不能答复的时候，就去找跑反群众管理委员会，跑反群众管理委员会，要领导所有跑反群众到处不要破坏政治影响，并且要把跑反群众尽可能集中在一区或一乡驻扎，以便在苏区恢复的时候可以有组织的回原地去。党要在跑反群众中取[起]领导作用，整理党的组织。第八，每个支部要经常开会，每个党员要把这个文件读得烂熟，去实际工作中执行。在反“包剿”斗争中表现出党的最大弱点，就是党的领导只在上层，支部几乎无事大吉，许多坏党员未淘汰出去，好的工农分子未吸收进来，在反攻时期须[需]要来一个切实转变；同时各支部要开政治讨论会，将来省委要继续发下政治讨论会用的材料给各支部讨论，来提高全体党员的政治认识，支书、区委、县委要领导督促各支部来这样做，并且要领导全体党员对于那些不执行这个通告所指示的一切工作的同志坚决斗争。

鄂豫皖省委（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注释[1][2] 原文如此。

**中共鄂豫皖省委给皖西北道委会的信\***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日)

皖西北道委会：

省委听了郭述申同志关于皖西北情形的详细报告以后，认为皖西北目前的形势是开展的，土匪在开跑，留存在皖西北的敌人军队是大大的减少了，同时皖西北反动地方武装（民团、义勇队）的势力是非常薄弱的。这整个的是由于崩溃中的敌人现在不得不集中兵力去对付中央苏区，和分散许多兵力去对付四川的红四方面军、湘鄂西的红三军和各方面的苏维埃运动，所以不得不来抽调鄂豫皖方面的匪军。同时局部方面，由于鄂东北苏区的顽强抵抗是敌人注意的中心，和最近反攻的胜利使匪军寒胆，所以敌人又不得不首先多抽调皖西北方面的匪军去应付其他各方面。

根据以上这整个形势，所以鄂豫皖省委决定开始大举反攻。二十五军集中行动的结果，首先在郭家河方面消灭了三十五师匪军整数两个团人；四月十五日，二十五军与二十八军之八十二师汇[会]合又在潘家河击溃了十三师全师，消灭了他一团兵力，瓦解了匪军。最近进攻中鄂东北中心苏区的整个计划，现在正在乘胜作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去反攻敌人。在你们方面最近二十八军也打了许多胜仗，击溃了七十五师全师，这都证明我们现在是在顺利的反攻时期，我们充分的机会可以来巩固现在的苏区，争回被敌人占去的城市，恢复和扩大整个鄂豫皖苏区。在完成这些任务上，我们同时将给与中央苏区以最有力的策应和帮助。现在鄂豫皖苏区整个敌人力量已经大起了变化，鄂东北方面，开走了第十师、第八十三师、第三师和第八十九师之一部分，剩下的一共只有六师多兵力。在皖西北方面梁冠英的第二十五路军已经开走，第七师已经开走一旅，还要继续开走，剩下的只有七十五师、四十五师、五十四师、十二师和有第七师一旅，宋世科旅，其战斗力更比鄂东北的匪军薄弱几倍。

省委认为在这种情形下面，我们要顺利实行反攻，必须顾及下面的几点：第一，反攻时期必须集中主力，过去成立第二十八军，将二十五军的力量去加强了二十八军，原是军事策略的一个错误。第二，反攻的中心一定要首先抓紧鄂东北苏区，因为这里有顶有群众基础的苏维埃根据地，同时占据地理上重要的地位，为敌人所注意的中心，实行反攻，首先要打击鄂东北敌人。第三，在反攻时期中，必须争取时间，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利用敌人不能顾及这个苏区的时候，给包围鄂豫皖的敌人的主力（在鄂东北）一个猛烈消灭和击溃，皖西北方面必然要跟着恢复，如果我们想同时击溃四方的敌人，结果必定一面都不能完全成功。因此省委改组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将二十八军的一部分主力编入二十五军，以便迅速完成三三制，来进攻鄂东北的敌人。而在皖西北方面以二十八军留存的一部分再加以整理与扩大来担负皖西北方面游击任务。

在这整个决定下，省委对于皖西北今后的工作，除执行省委通知一百零六号以外，特别关于皖西北本身的中心任务，有如下的指示：

（一）将二十八军二四四团留在皖西北的一营人，加上二十八军特务营、六霍游击队为基础，来成立足数一团人，为新的二四四团，仍然保留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的名义。而逐渐从游击武装中再成<立>二四六团，仍然成立以二团为基础的一师人，并以赤南为根据地，在皖西北、豫东南一带游击。在皖西北这方面扩大红军并不十分困难，你们一切工作必须以这工作为第一任



务。你们必须用力去扩大和巩固这个二十八军，以便迅速形成皖西北苏区的新主力，能够迅速完成。

(二) 你们必须用全力来扩大游击战争，皖西北目前的形势不论在六霍[1]方面或商城方面或亲区方面，以敌人匪军民团力量的薄弱，群众对国民党的痛恨和对革命的热切要求，正是最好的游击战争的条件，你们在过去在缺乏新式武装的条件之下，同时忽视了刀矛等旧式武器的作用，是很大的错误，今后必须注意使用这种武器，来广泛的武装群众。

建立健全的游击领导，各级游击师[司] 令部要每日指示各游击队的行动，不断的去骚扰匪军，打击民团，肃反和组织群众。游击队必须经常去打敌人的岗哨，截断敌人的交通和到处团结白区群众，开展白区的游击运动与扩大苏区。

(三) 就是巩固中心苏区，尽力形成二十八军新主力和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本身就是巩固中心苏区的基本条件。在军事策略上二十八军的行动必须以巩固中心苏区为第一个基本原则。依照你们目前的情形，首先就要巩固赤南二、三、四、五区等中心苏区，二十八军要在巩固这个中心苏区意义之下去游击，同时尽可能对于敌人侵犯苏区的一切企图，给与严厉的打击。同时在地方工作方面必须尽力于鼓励春耕保护春耕，加紧戒严肃反，安插流亡，保护红军家属，保护伤病号等工作，才能够使中心苏区的群众生活得到实际的改善，更加发动他们的热烈情绪来巩固中心苏区。

(四) 此外皖西北的党还有一个严重的任务：就是当二十五军主力在鄂东北打击敌人的时候，皖西北的游击武装应当切实把打通商光路线的责任切实担负起来。亲区的工作现在好做，你们就要坚决的<发展>亲区，靠近赤南的方面以赤南为阵地来建立亲区的游击队，并且要二十八军时常到亲区行动和发展亲区游击战争和建立群众政治工作与组织工作。

创造二十八军新主力，扩大游击战争，巩固中心苏区，与鄂东北取得密切的联系，这是你们眼前的四大中心任务。

你们必须提高“用二十八军来消灭皖西北敌人”、“造成二十八军新主力”、“巩固赤南中心苏区”、“扩大游击战争”等中心口号，并解释给一般同志和群众听。坚决反对等待二十五军过来恢复皖西北苏区，和在二十五军来皖西北以前埋怨二十五军不故[顾]皖西北苏区等不正确观点。要知道群众不正确观念不在一般党员和群众心里真真打破，正是反革<命>派所活动的一个重要工具。

此外，根据述申[2]同志的报告，我们发见你们的工作中几种严重的现象，在这里必须深刻的指出来，要求你们来一个迅速的转变。

第一，你们的游击“打粮”工作，常常发现侵犯了×农利益的事实，这是最严重的错误，如果继续下去，等于把白区群众驱逐到地主豪绅的方面去。这中间一方面是农民意识的表现，另一方面，毫无疑义有反革命分子在里面破坏，你们必须在内<部>发展严格的斗争，来消灭这种不好的现象。

第二，肃反工作，省委认为皖西北的肃反是还没有发动，但是在各方面工作中表现出来公开的反革命的活动是很多的，你们必须严格注意这种放松肃反工作的危险！

一方面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审问要严密深刻，好多找出材料来，找出反革命的组织，要根据可靠的材料，坚决进行肃反；另一方面对工作中表现不好的，没有得到参加反革命组织的确实证据的，要根据两条战线斗争，立即指

明他的错误，来教育干部与群众而撤消[销]或调换他的工作，不要迁延耽误。再一方面教育的精神，政治上的耐烦的解释实在是消灭反革命活动主要的力量，肃反、斗争和教育这三者是肃反的整个一套武器，绝不能偏重那一个上面的。

第三，皖西北党的支部最近日渐落后，这是非常严重的现象。你们必须加强对于全体党员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和用非常简明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口号来团结所有的党员来切实工作。同时必须在为这些实际工作的执行来广泛的发展两条战线斗争，大大的洗刷不良分子，广泛的吸收积极的工农分子入党，来进行整个改造党的工作。

用坚决奋斗的精神努力的紧张的工作，在反攻时期，坚决向敌人作战，我们一定可以迅速消灭敌人，完全冲破包围会剿、恢复和扩大整个鄂豫皖苏区。

中共鄂豫皖省委会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六霍，即六安县、霍邱县。均为安徽省属县，位于该省西部。

[2] 述申，即郭述申，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皖西北道委书记。

## 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四月) [1]

中央：

石健民、刘良发二同志来所带军事指令[2]与关于交通工作等四信及射击飞机等文件都收到了。

中央给鄂豫皖省委军事指令，我们完全同意。并且在郭家河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决定反攻策略和实行具体步骤了。不过我们在检查过去工作中，认为我们还有许多不正确的了解，因此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实际和形成几个月以来苏区继续缩小。这些错误观念，在决定反攻以后还有存留的，直到中央来了指令，我们才明白过来。

(一) 我们虽然没有抛弃了或放松了反“包剿”的斗争而来空喊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但因恐怕一般下级群众和同志的情绪低落，常偏于前途乐观的宣传，少向他们解释当前斗争的实际情形和困难，以及战胜困难的条件和方法。这样，所以形成省委文件中所说第四次“包剿”已走入失败的道路这样的文句，而未指出国民党第四次已达到部分的目的。我们认为：指出国民党“围剿”必然失败和已走入失败的道路是对的。因为现在我们的转入反攻的策略，已供给了实际的证明。不过同时必须指出这仅是一种客观的趋势，还需要我们在实际斗争中来争取这个前途。由于我们在过去不能这样来分析这个问题，所以对于群众方面动员，减少了许多效力，造成了一部分群众在那一部分苏区有相当时间来[未]受打击时，即认为“包剿”已经冲破，及受破坏的地方常有一部分群众甚至党员怀疑到革命的前途，而多发生叛变与扯白旗等事。

(二) 我们在当时成立二十八军，实在的确妨碍了集中主力的作用。当二十七军从皖西北游击过来鄂东北的时候，我们是把最好最好的几团主力都集中到二十五军里面去了(七十九团、八十团、八十一团、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七十五师特务营)。同时不成立第六、第七独立师，而直接把成立第六、第七等独立师的力量来扩大二十五军，成足数的一军人，尚经常的同[用]一师人力量到皖西北去游击。皖西北方面可以用当时二十七军带来的第三团和留在赤南的独立团即英山的为主体形成一个师部。至于鄂东北方面各师名义仍然可以存在，主要是以游击队加以班排连营团师等名义而统一其指挥。如此，我们将很早就形成有力量的一军人，在许多机会中可以打击敌人，保障苏区，减少许多损失。因为当时没有坚决实行这种策略，所以形成二十八军成立以后，二十五军的分散游击，和增加了目前苏区的粮食困难，和影响到好些苏区插白旗。

(三) 由于这两种错误造成的环境，使群众情绪低落，对于扩大红军、拥护红军的工作都停止了，党的方面亦仍就放松了这些任务的动员，更延迟了红军的主力形成。

由于这些严重的错误，所以目前的鄂东北苏区是的确处于非常困难的环境了。

1、苏区内部的粮食的困难，到处都被破坏干净，如一些地方的群众都陷于饥饿的状态。红军的粮食在苏区完全没有来源，这样大<大>的妨碍红军的集中力量。

2、各处房屋、柴草都被敌人烧尽，红军一到，房屋不够驻扎，柴草不够使用，勉强搭棚子住，而一到天雨漏水，战士健康大受妨碍。

3、在几个月敌人进攻中，红军没有受到损失，可是各被扰乱区域的游击队，或被冲散损失枪枝后部分发生叛变和拖枪回家，使好些区域的地方武装缩小。

4、苏区继续的缩小：除河口县和五区早就插白旗以外，在这几个月之中又增加×安南被土匪占领与插白旗，光山东区、八里区与麻城苏区北部的被土匪扰乱，和陂孝北最近被敌人包围，与苏区的严重的损失，陂孝北本只有十三区、一区和姚老区的一部分，在过去一个时间中陂孝北苏区曾有恢复的形势，并开展了几乡新的苏区，现在大受骚扰以后，苏区已被敌人包围占领了，只剩下一部分游击武装打游击。

5、群众的困难与日俱增，一大部分的群众因粮食的窖藏被敌人发掘去了，完全依靠“打粮”来解决生存问题。现在苏区附近的白区，豪绅地主大批的迁移上寨或到较远的区域，“打粮”的也增加。

6、这样自然要打×这一增加党与苏维埃的一部分干部和一部分党、团员与群众的动摇，增加反革命的活动，来增加党、苏维埃与红军中内部的困难。

由于党的内部干部缺乏所发生的对各方面工作的不能处处抓紧领导，下层干部缺乏上级的指示与教育而发生的工作上的错误与缺点，更形成使党的一切决定不能传达到支部与群众中去，更形成党与党的工作的严重状态：

第一，地方党和苏维埃的最高领导干部，前次的干部报告中已经说明是到了一种极困难的情形。省委中只泽民[3]一人，又经常在二十五军和地方中间两处跑。鄂东也只得宝珊[4]一人，又肺病深重不能担负繁重的工作。省苏只郑位三一人，又兼着总司令部（即游击）工作。这三个机关中只剩一个人，没有机关各部门工作当然不能成立了。省委宣传部长原为仿吾[5]同志，早调去兼红安县委书记，宣传部的工作实际上不能进行了。皖西北方面亦有郭述申同志一人，最近王平章同志（二十八军成立后任军政治委员并帮助许多地方工作）又在火线上牺牲了，而皖西北方面建立健全的领导问题遂无法解决。

县级工作除红安县以外，其余各县都是党龄极浅或能力极弱的工农同志。县苏有好些（麻城，罗山、光山、陂孝北）都没有成立，因为没有能胜任的干部。区级虽然都组织得比较完全，更加能力薄弱了。支部在停顿状况，支部中的党、团员差不多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员，实际上是比较积极的农民，极大多数甚至对党的组织系统都不明白的，文件完全不能递到下层去。由于这个原因，所以第三党的发展继续不断。经过一个时期，肃反又发现一大批，从区级甚至县级以至支部又要重换一批，现在非有大规模的教育工作不可，但是无人去执行，办训练班的人材现在只有上述的几个同志能任，但是这些同志被当前许多日常工作所堆满，绝对没有时间去办训练班。党的基础是在涣散下去。我们望到这个危机，却一时没有力量去进行一个有力的转变。

第二，红军方面，因为集中党的力量于这方面的结果，比较好点。吴焕先同志为二十五军军长，高敬亭（他是个农民）同志为七十五师政治委员，戴继英[6]同志为七十四师政治委员，徐海东同志为七十四师师长，廖荣坤为二十八军军长（实际因二十八军只八十二师一师人，他是八十二师师长）。这些同志是能够胜任他们的工作的，但是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已是一个加入第三党又继续活动承认两次错误的同志，现在在高敬亭同志有力的监视之下做工作（最近表示[现]还好）。至于团级以下的干部那就绝对成了问题。由

于继续发现第三党的阴谋原因，有好些团长、营长都逮捕了或撤销工作，这样团、营长撤换整个有几次，现在的团、营长都是从连、排、营长中提上来的，军事知识异常薄弱，政治知识亦异常低落。各级政治委<员>之情形是同样的状况。这样，所以在作战中常常发现不能了解任务、命令与执行错误的现象，而对于下级政治领导更加没有。

这样所形成红军政治工作的低落，而红军内部党与青年团的工作的危机亦不能减于地方党的情形。党团政治认识薄弱，和地方支部情形不相上下，有的部队中党团员的会议更比红色战士会议消沉<到>极点，党团<员>在军事上、政治上比非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不如些。各级党务委员会常常发现被第三党所盘据，重新选举了又是的。

第三，由于党在群众中的领导薄弱，肃反中发现第三党多是党团员，和党在群众中关于共产党及共产主义之宣传教育之薄弱，遂有群众不愿加入党的现象。这种现象，红军中有些<比>地方更甚。现在群众对于省委、道委等上级领导还是相信，对于下级党部则普遍的怀疑。他们爱听省委、道委等负责人之演讲，爱看省委、道委的文件，但对于下级党在群众中的宣传，那末，即是正确的，也要怀疑，直到看到文件才相信。这种情形，遂大大的削弱了党对群众的动员力量。

这种情形虽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早在第四次“包剿”开始以前，由于中央分局未成立以前党内非常复杂的状况，和中央分局来工作以后党的工作中缺点与错误，逐渐形成这种状况。但在第四次“包剿”中，留下在鄂豫皖苏区内的干部严重缺乏，就使我们虽然看到这种现象，却无法来进行一个迅速的转变。

由于党的工作这样的薄弱，所以同时形成青年团的衰落状况，鄂东北道青年团道委几个月以来不存在了（因为早先的道委干部都是第三党的分子），有好<些>团员不存在了，有存在的其中负责的人多半还是有加入第三党嫌疑。红安是立即改造的（也在继续改造），而且自县委以至支部多半是妇女小孩（这又是扩大红军与农村中青年稀少有关系的），他们的政治知识比较党的更为薄弱。工会许多工作不能进行了，只是组织存在。贫农团的组织也无形解体了。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是若有若无的事。反帝大同盟、互济会更是同样的状况。现在除开党、红军、苏维埃与各地游击武装，是在一种不健全状况之下工作以外，其他各种组织都是在一种衰落状态。

我们不是不知道这种状况严重，但是因为只有这几个人，我们的力量只能集中在这几<个>部门中，使他们能为[够]工作。至于对于别的部门工作，那么不是没有设法去开会检查与整理，但是因为中间经过一些间歇的时候，就整理不好。

但是整个客观的形势都是有利于我们的斗争的。

（一）敌情：在中央指令来到的时候，正是我们在郭家河胜利以后。那时经过无数的谣传报告来，说红四军[7]已经回到京汉路附近（广水车站炸石头、修炮台亦成为红四方面军回来之一报告材料，因远闻颇似大炮声）。之后，八十九师整个离了新集，在苏区内整个到处游击，终于到广水上了火车。八十三师、第三师也都先一师开走了，新集的三十五师来接了防。那时敌情是这样的：麻城三十师、三十一师，红安县城十三师，新集三十五师，宣化店五十八师，陂孝北四十四师，皖西北方面七十五师、四十五师、第七师、第十二师、梁冠英之二十五路军、宋天材[才]之一旅。我红八十二师在



敌人这个计划被我们打破以后，我们为欲进捣三十师、三十一师的后方，以牵制敌人进驻麻城赤区的敌人，使之南下，于是即进而佯攻宋埠，自然敌人立即以三十师全师南下，但敌人另有整个计划，即此反被封为重封，故同时将八十九师未上火车之三团人即调回红安县城，全十三师以击我西侧面，以全三十一师击我正面，以三十一师一部向下行动以攻我东侧，我方窥知敌人计划，即乘夜转归全军阵地到×山、光东、杨四泰[寨]至西高山一带。适二十八军之八十二师（二团另一特务营）亦游击过来即麻东福田河，三部力量结合，准备一战。不意敌次日拂晓即以八十九师之二团人及三十师之二团人攻我正面，以三十师、三十一师攻我右方，敌人兵力在十团以上，而我方运动兵力不及，且与八十二师失去联系，还不能集中兵力以消灭敌人之一面。此一战，我方虽退出几个阵地，而打死敌人七百，给敌人以严重打击，损失敌七百为八十九师。到天黑时在西高山一带宿营，因第一天退出许多重要阵地，已处于被敌人包围的形势，故当晚即脱离此阵地。二十五军西行，二十八军东行回赤南，敌追踪到赤南，同时敌之四十五师及七十五师亦东来追。我二十八军转移阵地到汤家汇前面之大小门坎山一带一战，几乎将全部击溃，因战术上之缺点而未能获得应有之胜利，缴得敌人枪支数百。不幸在这<一>战争[斗]中，二十八军政治委员王平章同志在火线上牺牲了（是在阵地作战前被敌人放枪打死的），皖西北的工作失一柱石。因此在二十八军打击敌人之后，即又转来鄂东北，与二十五军汇[会]合打击三十师，三十一师，因其阵地太好，未易进攻，遂转而西顾，欲进攻卡房之敌。在这时候，敌人亦正在谋再来一次进攻我中心苏区。八十九师行军疲惫，队伍有许多损失，故敌人以八十九师之三团人守红安县城，以十三师为“包剿”部队，分路进攻，光山南区一路，由七里坪进攻郭家河，一路由西边老君山进攻天台山、×寨、宋湾一带。同时五十八师由东边配合，三十师、三十五师由西边配合。敌人根据整个计划，十三师首先由七里坪出发到潘家河。我方首先攻占潘家河之东，河东之黄石岩。敌人以两团来增援，我方乘天下大雨山雾迷漫之际，集中兵力进攻此二团之兵力，与敌人战约一小时，几乎将此全部缴械，因地形不利，不易过河穷追，故消灭敌一团多人，只小部逃往河西。这次战争又给了顽强的、最反动的十三师以重创，对他进攻中心苏区的计划又给了一个极猛烈的打击。

现我们又过麻东来了，准备进攻六家河一带三十师、三十一师的敌人。

（三）二次大胜利给与赤区群众以极大的兴奋。潘家河一战，红军无粮，群众家家造饭挑至火线上送与红军，有许多群众因为自己没有米吃，的确受饿几顿饭，把所有的米造饭给红军吃。在开始反攻以前，群众中有一部认为二十五军不能巩固苏区，一心只望红四方面军回来。现在经过这两次战争[斗]的胜利，群众情绪大为转变，二十五军在他们心中已开始获得鄂豫皖苏区主力的地位了。

站在这种好的客观形势方面，我们的反攻敌人有什么障碍？

第一，粮食问题。红军今已无隔宿之粮，群众的热烈的拥护，由于群众的自身的粮食困难，亦难持久。

第二，干部问题。前面讲过了，由于中区级干部异常薄弱，军事方面好好的战术战略之决定，到火线上总发[爱]出岔子，在地方工作方面，许多动员群众计划无人实行。

第三，红军本身。二十五军由郭家河一战后即决定扩大，到现在二十五

军的七十四师、七十五师各有二团另一特务营，每团有战斗员约五百人，各种枪总数六、七百支，今已较日前扩大约三分之一，但与中央指令所指示的数目比较还差得太远。二十八军方面有两团另一个特务营，人数、枪支与二十五军还相持。至于游击武装，则自独立第六师之第十六团编入二十五军为二百二十五团后，事实上已不存在。其余独立七师及各地独立团、游击队等，皆在此一月余之内抽调不少人到二十五军，合计仍有武装约二千余支枪，亦不能立行编尽，而且统统编入二十五军亦不能完成一万多枪支的数目。现有的二十五军力量未实行反攻策略中之第一步还嫌不够。

以上这三个困难，是反攻时期的最大障碍，现在我们决定以下的办法：

1、将二十八军两团二四四团（有一营在皖西北）和二四二团，留下二四四团在鄂东北加以补充，成一足团人，这两团人都编入二十五军为七十三师，以后再就将特务营来扩大后重新三团人。

二十八军特务营回赤南与二十五军在赤南之一营人再加游击队编为一团人，成立新的一百二十四团[11]，派一团长去，仍保留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之名义。

这样集中兵力，我们认为目前形势中所必要的。因为中央对于二十八军已经成立以后，虽然没有重行编回来的指示，不过我们再三考虑，认为不如此编法，的确无法来集中兵力反攻敌人，我们实行的还是中央所指示的方针。至于皖西北方面，这样一编，公然削弱了，可是皖西北敌人力量大大减弱了。（见前）

2、吴焕先同志为军长，廖荣坤同志为副军长（原二十八军军长实际是八十二师师长）兼七十三师师长，戴继英同志为军政委<员>。如此情形，军事上的领导还是薄弱的。因为吴焕先是打游击的出身，未曾学习过军事，战略上及对于队伍的掌握不够，临阵尚能掌握。廖荣坤同志在红四方面军当团长，渐至为师长、军长，军事较有把握，也是全从经验中得来，没有理论的研究，他是个中农分子，政治知识比较薄弱。继英同志为知识分子，斗争中表示坚定，曾在红四方面军为师政委<员>，军事上亦未曾学习，只打过许多仗稍有点经验。这样配合，常常还是形成军事上没有中心人物的样子。泽民虽常到二十五军参加战略之决定，但军事上一点不懂，亦只有帮助。所以关于这一点要请中央派个老军事干部来，如刘伯承之类的同志才好！

3、政治部、参谋处没有建立，亦无此项人才，亦暂拟正向红色战士中去提拔，慢慢训练。在二十五军提出了七天工作计划，在军事上方面包含有班、排、连的战斗，侦探技术，做工事、守工事等。政治方面，一般的关于宣传标语的解释，读报，一般的文件讨论。政治部、宣传队的建立，与白区工作，党的支部与各级党务委员的整理，开始建立白色士兵工作。

4、粮食问题，主要的还是由打粮中来解决。红军中成立运输队，多挑粮食，同时多做米袋，每个红色战士在打粮中将米袋<装>满（约重四斤，三十合），可供红军五、六天之粮。再动员群众为红军打粮，由各级苏维埃来领导做。由于宣传鼓动之结果，群众有相当之了解，开始有相当之成绩。

打粮原是到白区去没收豪绅地主粮食，但过去没有运输队的组织，地主、富农、反动分子混杂在内面，一到白区乱拿穷人的东西，使穷人望而却走。这种情形，不但对于苏区开展前途有很大的妨碍，并且立即逼跑白区工农加入人民团来反对我们。现在已经把运输队按班、排、连组织起来，到白区去，听红军政治部和苏维埃的指挥去做没收工作，并且更进一步去组织准备进一



步建立白区群众组织工作。

现在麦子快要成熟了，为要保障麦的收成与春耕，坚决与执行中央所指示的巩固现有苏区的军事策略联系起来，二十五军要对于敌人进攻中心苏区的企图加以打击，同时加紧发展地方游击来对付民团，消灭敌人军队，巩固苏区。此外，时时警告群众继续埋藏粮食，提起群众对敌人警戒心，来防备万一敌人侵入中心苏区时的粮食的损失。关于红军粮食问题，从今后亦有计划的来实行窖藏粮食办法。我们认为，即使包围“会剿”冲破以后，我们还是要普遍执行窖藏粮食的办法，以为群众及红军保存丰富的粮食储蓄，准备未来的斗争。

此外各种问题现在异常缺乏，由苏维埃尽力设法救济，首先是对于红军家属的救济。

5、党的改造问题。现在因中、下级干部的缺乏，所以尽是采用直接巡视支部工作的办法。对于支部实行淘汰、洗刷，直到解散支部另行组织，这对于像麻城的有些支部是必要的，其中大部分或甚至全部是第三党所盘据，积极工农分子介绍进来，不是与之同化即是不能存身，所以形成党员比群众坏的现象。

编成非常通俗的党的教育文件，使一般的党员对于党和阶级等有一点初步的观念，和随时发出通俗的小册子解释目前形势与工作任务。

由于支部工作的直接巡视来考察支部中的党员，物色干部，同时来更进一步的考察支部中上级干部，提拔忠实积极的干部。在红军中尽量深入到各连中去，用同样的方法来深入下层，改造党及提拔好的工农干部。

由于党的下层动员群众力量之薄弱，多采用召集群众大会，直接向群众讲话的方式来动员群众，使党的一切决定能深入到群众中去。

6、从党的改造来逐渐建立苏维埃中的健全领导，同时来严格执行苏维埃的选举制（中央分局时代，各级苏维埃执委多是委派的，选举是形式的），选举群众所信仰的人来负责，不问[论]是党员或是非党员。这个方式亦是防止第三党等反革命分子混入党的最有效的方式，多半党与保卫局考察不到的反革命分子，群众不选举他负责。

重新逐渐建立苏维埃，所以×差不多废弛各部门工作，建立各部门工作的分工和建立道苏与省苏，在目前就物色干部。

使苏维埃积极化起来，特别抓紧目前武装斗争的中心工作，扩大红军与供给红军粮食。

7、健全青年团的组织，整理少先队，童子团。关于这个工作，我们缺乏中心干部，首先从下层的教育与整理中来下手，大致的方针和对于党的改造一样。

8、整理各种群众组织，这里不必写了。

9、在苏区逐渐巩固的时候，我们想逐渐来进行重建整个苏区的计划，修整房屋，整理卫生等。

现在讲到怎样完成中央所指示的第一步军事行动之计划。

这个报告因工作问题写了好几天，而在目前整个的敌情又有了新的大变化了。

自从潘家河一战胜利以后，二十五军又到麻城，一到即遇见敌人出发三十一师，有三团之谱。一个遭遇战，几日几乎把这三团人完全消灭。不幸第一联系不好，第二在已经包围了敌人正在开始缴械的时候，新编的二二五团

(内有反动分子破坏)增加上在火线上无故退却。这一天给了敌人很大打击。过一天,我军有一团人到福田河去找给养,敌人三十师、三十一师集合六家河方面及董家畈方面共六、七团之众来攻击我阵地。我方因见敌人不易消灭,故采取守势,敌人用极大火力来夺取万家×、李家湾阵地,激战一天,我方退下一道火线到西高山阵地。我方死伤数人,费子弹数百排,而敌方损失极大,事后据逃出之夫子(赤农人)讲,两次作战,打死一个旅长、二个团长、五个营长,死伤士兵甚众。我方侦探在六家河一线看见敌人有三百抬子,董家畈一线一定还有。两仗打过以后,敌方忽<然>完全退却,遗弃粮食甚多。今麻城所有苏区完全无敌人,群众随即起来,苏区完全恢复,民团全跑了,他们的炮楼都拆了烧了。另一方面,八十九师由七里坪全往南开,已<接>到报告是退到了县城,现有开去的消息。连日匪军各处都不动,握[据]各方消息探知,土匪似欲变更战略,大约或是分散兵力之不利,所以缩紧兵力,企图以数师人集中兵力来与红军一战。据十三师的士兵供,自潘家河十三师战败以后,蒋即电云暂以十三师、三十师、四十四师三师人苏区中心进攻,和我红军决战,并谓四十四师有二团人已内来到×子埠(余三团人在陂孝北)。另方侦探消息亦谓宋埠新到有敌军,又谓黄安县之北亦到新敌军等,皆云为二团人。依此种种,则敌之变更战略实有可能。

我方准备在此敌人调防准备期间,准备较充分之粮食。如敌果以三师人来进攻,即选一弱点与之一战,以巩固我中心苏区。战而胜即乘胜进攻七里坪或华家河以夺一军事要点(华家河为西方军事要点)。不能一战而胜,则仍与敌军周旋,以打破其包围与击溃红军之企图,再选择他的弱点来打。当然,如果这样,即不能完全保障中心苏区,但因敌我力量之悬殊,不能不作如此之准备。对于群众,号召他们加紧准备和大大动员来争取一战之必胜。

如果敌人并没有实现这种计划,而化为单纯之退守,则我即直接进一步去夺取七里坪,或首先夺取其他的军事要点(例如华家河)。

总之,这几天敌情大有变化。即使敌人采取集中进攻策略,也是为免于各个击破之不得已办法,这首先要使许多苏区恢复,同时敌如一战而败,则即好直接冲破“包剿”之胜利。如敌能与我持久,则在我方不过再把半年来的状况又继续一下。敌人以现在之兵力,决不能阻我红军之自由行动的。

我们不论首先打下七里坪或其他一点,如攻下七里坪则可致中心苏区于极大的巩固。同时敌人在仙居区驻扎之一团亦陷于孤立。如先打下五区敌人之一点。则五区立即恢复,而七里坪亦易于打下。当然还是以夺取七里坪为抢夺要点之办法。不过我们同时按具体敌情来活泼应用。

我们未得着报纸,不知外面的敌情。但盛传中央苏区红军最近得到新的伟大胜利,捉了国民党的两个军长,消灭了国民党的两军人,说是什么二十八军的,又说是十九路军也被中央红军打败了等等。因为所得消息的不确实,我们只好踏稳步走。对于目前的敌情,防备他集中兵力的战略,准备用进攻手段首先去击溃他。

我们认为目前的斗争是争取时间的问题。江西、四川、湘鄂西,和北方战争的时候,迅速来完成反攻时期的全部任务。所以现在红二十五军的兵力确只有中央所指示的半数,但还是坚决从争取内部的胜利中扩大和完成指令中所给与我们的几步。

现在关于肃反问题,最近又继续发现取消派的重要材料。自温玉成逮捕以后,因他起先不说真话,只承认他自己是罗章龙右派,由右派派来苏区活

动，准备在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夺取鄂豫皖苏区代表之大多数，来推翻中央云云。对于取消派只承认与苏区及白区一部分取消派分子认识等等，所以对于他的事久延未决。末后在皖西北把张克斌逮捕了，问出许多材料。张克斌供到温玉成是取消派的首领，并供到中央及其他苏区内一些取消派分子的活动。因此我们再审温玉成。因他太狡辩[辩]了，所以威吓他要用刑把他捆起来，他就畏刑自供是××在三中全会与四中全会的党的斗争中活动他加入取消派的。他和 [12]同志都加入取消派，在上海时与汪泽闾、马玉×都接过头。他说他加入取消派的原因，是由于四中全会将开时党内有形成分裂之象，××遂就借了团结革命势力的话去影响他，说，如果国际不承认三中全会，又不承认拥护三中全会之中央，则只有脱离国际。但有全国苏区，不×听旧中央之指挥，不久自知。再说告诉他一脱离国际以后，要和陈独秀联合才可以团结革命的势力。他并供到中央和少共中央以及江苏省委、中央苏区及红四方面军内许多重要分子。在苏区内他是取消派的首领，但他自己坚<决>不承认，说他到苏区后绝对没有活动。

他关于中央内的取消派分子都和张克斌所供的完全符合，我们认为是真。只在那材料中，还有是温玉成供的一些是张克斌所没有供到的，有张克斌所供的温玉成不知道的，我们一并拿来看，这些供词是可靠的。他关于苏区内的取消派所供绝少，这态度是不忠实的，主要的也怕是把实际活动讲多了增大了他的罪恶。如果在苏区巩固条件之下，还可以在监察之下许其自新，慢慢挽救他。但因他不能忠实的供，并因前次敌人进攻怕他逃跑致祸（他几次有逃往宋埠、新集的企图），不得已将他处决了。他在政治上许多表现，前次报告中讲到，是罪有应得的。关于他的供词另外摘要由泽民亲身[自]密写寄上。

至于取消派在赤区内之活动，据最近所得的材料，亦和以往所得的材料差不得，主要是利用第三党、改组派取得联合，而在党内夺取领导。当红四方面军退出新集时，取消派曾开一次会，欲利用许多党员之不满，推翻现有领导，由取消派来夺取领导机关。并拟以温玉成成为省委书记，任×明潜到上海去，此种阴谋在事实上被肃反工作所逐渐打破。有些跟红四方面军往<四>川去了，有些在鄂豫皖被捕了，有些私自跑逃了，至今尚有黎本益、任炳、黄金仁（都是取消派）不知下落，也许是跟红四方面军往四川去，也许是途中开跑了。取消派的组织在下层也继续发现点，但极少，上层的现在差不多肃清了。现在在下层继续发现依然是第三党的组织，有一半是四次“包剿”以前的，有一半是四次“包剿”中加入的，这多半是由于支部败坏所致。

现在我们准备在保卫局的系统下，建立侦探网和界边保卫局。

过去在四次“包剿”以前，我们对于界边工作确是异常忽视，以致形成界边党的支部中充满了第三党的组织，蔓延到中心苏区来，亦成为反动组织发展之一因。界边与白区没有界限，使人自由来往，以致侦探任意混入。我们现在规定在界边建立市集，阻小贩自由到苏区内贸易。界边来往须有省苏特别介绍信，和界边乡苏设立招待处招待哗变士兵、白区来接头等，考察清楚再许其进苏区中心来，按上级指示办法进行，界边保卫局即来助理在界边调查反动及敌人侦探，盘查来往行人等。

再白区交通工作，事实上已成为保卫局工作之一部，且与特务队有联系。以后特务队及白区交通工作，亦在保卫局系统之下作为一个部门。

上面报告我们的工作方针已经完了，下面有几个问题：

1.关于指令的。指令中说：因为有完全新的政治环境，按照新的计划，在另一种因改造过的军队而发展起来的，所以有第五次包围“会剿”。我们一点外界情形不知道，不知是怎样的内容？

2.指令中讲到中央苏区，提到五次“包剿”，讲到鄂豫皖虽国民党对于鄂豫皖的“包剿”仍在继续着，是否在鄂豫皖也是五次“包剿”抑在鄂豫皖为四次“包剿”的继续？我们想，第四次与第五次“包剿”，在各地不一致完结与开始的状况是可能的。同时把全国作一个整个具体来看，作为全国转变到第五次“包剿”也可以解释的。不过在实际的军事、政治环境上，似乎在鄂豫皖没有新的“包剿”，而仍是四次“包剿”之继续的样子。请中央解释。

3.四次“包剿”未来时，中央指示冲破“包剿”四次之结果就是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但今又来五次“包剿”，我们认为是，因红四方面军之脱离苏区及一般斗争中之缺点与错误，不能使反四次“包剿”斗争得到应有的结果，以致国民党能作第五次之军事进攻，这也是造成第五次“包剿”的一个原因。这种解释是否正确？

再关于苏区工作的：

(1)目前农村内加入反革命组织而自首或受过苏维埃处分的非常之多，我们认为经过日子已久，而行为已经转变的，可以参加武装。但缺乏很完善的法律上的规定，请中央指示。

(2)红军战士之妻，据农民一般意见不许另外嫁人，因恐红[军]战士动摇，但事实上形成对红军家属取消结婚自由权，与苏维埃的婚姻条例既有抵触，而不少红军妻子亦受婚姻不自由之痛苦。这问题在原则上究应如何规定？

(3)鉴于少数地主、豪绅强迫群众建筑围子、炮楼，尚能死守，而我苏区群众则绝无此种防御方法，对于敌人来攻唯一的方法只跑反，于是房屋、耕牛大受损失，而不能积极抵抗敌人。如果苏区也来建筑炮楼、圩子、寨子，则进退可以为红军之根据地，可以为红军贮藏粮食，可以阻敌人之行动自如，可以多吸收群众，苏区群众全体武装起来顽强抵抗敌人，真正老、弱、妇女可以参战（守寨子），刀矛等武器皆得其用。但有一部分同志认为我们的技术条件不同。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注释

[1] 原件无年、月，此系根据本文内容判定的。

[2]指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

[3] 泽民，即沈泽民。

[4] 宝珊，即徐宝珊。

[5] 仿吾，即成仿吾。

[6] 戴继英，即戴季英。

[7] 红四军，指红四方面军。

[8] 七十五 D、四十五 D、五十四 D 即七十五师、四十五师、五十四师。

[9]似为黄土岗

[10] [12] 原文如此。

[11] 似为二百四十四团。原文如此。

**中共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 七号\***  
**——关于拿下七里坪、扩大武装斗争、保护春耕春收**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各级党的干部同志并全体党的同志：

(一) 省委检查最近党的工作，自从开始大举反攻敌人以来，我们党的工作中发现了很多的缺点。首先在思想上有种种不正确的估计。一方面是右倾的估计，怀疑到自己的力量，我们拿下七里坪和各中心城市，不必到处采取都对于敌人进攻的手段，而走到了防守敌人，甚至于对于全国形势中央红军的胜利，对于鄂豫皖苏区今后的胜利巩固的前途都发生怀疑。因为有些同志这种右倾思想没有打破，所以在党内继续发生右倾。同志[时]由于政治上、思想上动摇，走到受欺骗加入反革命组织。也因为有这种右倾思想，所以在军事上发生防守倾向，不去坚决进攻敌人，和游击队的躲藏在赤区中心或在边界上托枪跑反的恶劣现象。在地方工作中也因为有这种的右倾思想未打破，所以发生一小部分同志对于工作上敷衍，不紧张，不坚决扩大武装。尤其危险的是一部分青年的消极不去参加武装，阻止我们扩大红军和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另一方面一种不正确的思想就是“左”倾的估计，事实上明明白白反攻开始胜利，只是敌人还占据着苏区的中心城市，但是好些思想不正确的同志，认为包围会剿已经完全冲破了，因此就不来积极工作加紧进攻敌人。这种“左”倾的错误的思想，对于放松武装斗争、阻止扩大红军、阻止群众动员，和右倾思想是同样有害的。现在苏区农村中，由于不少同志不曾脱离农民的坐井观天的狭小眼界，所以这种右倾、“左”倾的机会主义思想容易发生。许多同志甚至于许多负地方工作责任的同志，也不看报不读文件，对于他当地以外的事实完全不知道，因此万一敌人进攻他的那一区那一乡，于是这些思想不正确的同志中间比较积极忠实的分子，就抱着一个拼命的观念，或是做到那里是那里总去干[1]，其实因为他自己对于前途是认不清的，悲观的，所以他也不能够来纠正那些革命不坚决分子的动摇犹豫和受欺骗，因此这些忠实积极分子的坚决勇敢只是他个人的坚决勇敢，不能够去领导别人。当然一个革命同志的坚决勇敢斗争，也可以做个革命的榜样去影响别人。但是好多动摇犹豫的分子需要你去指示革命目前形势、前途和无产阶级的解放出路，才可以变成坚决勇敢，如果自己只是拼命去干，一个简单的思想就不能思想上领导别人。同样的在这种思想不正确的同志等到他[那]一区那一乡敌人反[暂]时没有进攻，就以为今后总没有事了。就像是忠实积极的，就专门去做和平建设的工作，他心里光去想那里有一个成分要划清，那里有一个锅厂要建立，不去想怎样来加紧扩大红军、成立游击队和群众武装进攻敌人的最重要工作。有那不想×[2]广大劳苦群众工作的，就格外放心了，他们是哭过了笑，于是有的人就去过各人的生活(尤其是那年青的)，就浪漫腐化不做一切实际工作，过他个人的快乐日子去了。

(二) 事实上的政治形势完全不是这样子，现在大举反攻中间敌人是被击溃了，局部的被消灭了，但是敌人并不只是一些残余，他们还占有着苏区的各中心市镇。许多的苏区是已经恢复了(麻城苏区全部、二程区河口和仙居区的一部分和皖西北、豫南的好些区域)，但是匪军包围苏区形势还是依然存在。现在红二十五军是包围着七里坪，全国革命是在高涨中，蒋介石的主力是被中央红军击溃了，他的全部军队是被全国各大苏区和农村游击区域牵制着，决不会增加兵力到我们这苏区来，因此我们能够继续顺利的进行反

攻敌人，决不象右倾的意见，认为大举反攻敌人是上级的宣传话。但是，存留着在鄂豫皖苏区的匪军还有相当的力量来和我们挣扎，和在二十五军所管理不到的地方来骚扰苏区，现在苏区里面麦子熟了，谷子正要下秧[种]，土匪正在企图再来骚扰苏区，夺取苏区的麦收，破坏苏区的春耕，和援救七里坪。二十五军包围七里坪，是把匪军的主力牵制住了，这是苏区春收春耕最大保障的，但是二十五军需要扩大，二十五军的粮食，需要不断的动员来供给，各地方的游击队要成立，扩大群众武装，要迅速组织××，来大大的开展游击战争，来攻击敌人，打击进攻苏区骚扰苏区春耕春收的一切企图，我们要从这广大的动员中，来争取迅速攻下七里坪的胜利，和准备更大的力量加倍迅速夺回一切其他中心市镇，和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的任务。我们要知道革命是不许可停止的，不进就要退，不是胜利就是失败，尤其是现在正在转变的关头。如果拿下了七里坪，那末苏区立刻大大的扩充巩固，春收春耕有了完全的保障，今年开始重[恢]复使苏区群众过快和[活]丰富的好生活，并且走上了顺利完成一省数省政权的大路。如果不拿下七里坪，和不保障苏区与春耕春收，那末鄂豫皖就要重新受到残酷的破坏，群众的粮食就完全落空，发生很大的饥荒，苏区的新的破坏，革命就要走到更困难的环境。除开这两条路线以外，没有不进亦不退的中间道路，我们在全中国革命面临这样的形势下面，决没有理由放弃这个胜利的前途，自己找到失败的道路上。

(三) 因此我们要加倍斗争积极来扩大反攻，打击敌人破坏春耕春收的一切新的进攻企图，坚决拿下七里坪，来争取新的胜利开展。但是巩固苏区、保障春耕春收和拿下七里坪，决不是简单的工作，需要在斗争中迅速的扩大几倍我们的力量，和用心学习积极工作来动员广大群众，开展更大规模的群众武装斗争，才能够完成的。省委在通告一六号中间早已提出了大举反攻敌人的许多具体任务，到现在，这些任务还没有做到一半。扩大二十五军正式成立一军人，没有做到；扩大游击队、独立团和成立群众武装没有做到。顶重要的武装工作，在各级党是被忽视的。拥护二十五军粮食，是有相当成绩的，但是大半由于群众自动的积极。党团员的领导作用还是很小，因此，二十五军战士们还是吃食[粮]不够。肃反戒严没有<很>好的进行。界边招待处没有建立起来，运输队的组织没有完善，破坏政治影响的事还在发生，藏粮食的工作放松了，医院工作异常糟，伤病号得不到好的生活，农村里面休息的伤病号的卫生，也没有大的改善，白区工作、白区士兵工作，依然没有成绩。最坏的是支部中同志多数不做工作，我们的党章上规定每个同志要做日常的党的工作才是一个党员，但是现在的支部大多数同志不做群众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好一点的党员，不过是在拥护红军、参加运输队和在各种社会中工作，比群众要积极一点。坏的党员做这些工作，还比群众落后消极，甚至包办农村中划分成份，解决婚姻，去做往日旧社会中间排头、里长的来。这样，就形成支部完全脱离群众，谈不到面向群众，这就是大举反攻中党的工作成绩不好的主要原因。今后各级党部，尤其是区委，必须加强对于支部工作的领导，绝对不准党员命令群众，要实行每个党员的分工，去做具体群众宣传工作，经常检查支部书记、组长和每个党员的工作，发展支部斗争，不做工作的淘汰出去。我们对于妇女和青年工作领导的不够，也是目前动员工作不好的主要原因，必须加强对于妇女、青年的宣传教育，来担负农村中各种动员工作。

(四) 现在省苏通令红五月以内，农村所有当过红军的战士，凡有军事

资格的，都要归队到红二十五军，并且要大大的动员新的力量去扩大二十五军。成立与扩大游击队，立即组织群众武装起来，此外要大大动员群众割麦栽秧，并要为二十五军担负割麦、运输、担架等工作。我们的工作是非常多的，农人的劳动负担是加重了。凡这些紧迫的任务，都要异常迅速的完成，因为敌人正想在春耕期间，来和我们作决定胜负的战争。最近几天以来，麻城和新集卡房的敌人，小的在苏区边界上骚动已经开始了，他们进一步的骚动苏区，一定是割麦和栽秧的时候。我们要在它进一步的来骚动以前，用最大的力量来完成这些任务，才能根本打破敌人的企图，争取反攻的新的更大的胜利，这是事实问题。农村的强健男子，在扩大红军、游击队，担负了群众武装和运输、担架、耕田、藏谷等工作以后，必然对于割麦、整米、守岗戒严和许多公家和私人的事，发生劳动力缺乏的困难，尤其是对于红军家属帮助和代耕，以及在敌人骚扰时跑反挑担子等感觉困难，这就需要我们一般党团员来加紧劳动和好好的宣传，组织一般妇女、童子团来多参加劳动，才可以解决这些困难。只有使妇女、儿童积极劳动起来代替了许多强壮男子的工作，那么，强壮的男子才能多参加武装斗争，巩固苏区，才可以不跑敌人的反，却要敌人跑我们的反。假如农村劳动没有组织好，那末，扩大红军与游击队，成立群众武装，都是一句空话。看看敌人进攻还是要等到敌人进攻了，那末，农人虽然努力生产，结果还是一场空。假如对群众没有宣传教育，他们不明白目前的形势，因此或者轻视敌人，不加紧武装多生产，或有害怕敌人进攻，一心去想跑反时候担挑子的问题，那末，武装斗争一定消极，帮助了敌人进攻的企图。同志们，怎样利用全国革命顺利的形势，发展广大群众武装斗争，来保障苏区春收春耕，坚决拿下七里坪，争取我们更大的胜利，完全靠我们的工作好好的来讨论和日夜不息的来进攻，坚决求得全部工作的转变。

鄂豫皖省委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2] 原文如此。

中共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 八号——全体群众武装动员、解决粮食困难、保障秋收

(一九三三年七月五日)

各级干部和全体同志：

现在由于大举反攻胜利的结果，中心苏区已有了相当的巩固，但是在中国工农群众与豪绅地主资产阶级决最后死战的时候，敌人是一刻也不肯放松和我们的斗争的。最近土匪八十师、第三师和八十三师、八十九师开到江西去，刘镇华的匪军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和郝梦林[龄]的匪军第五十四师、肖之楚的匪军第四十四师来接了防以后，他们的兵力虽然削弱了，可是天天在准备对苏区作新的进攻，目的是在破坏苏区的秋收。现在三十师土匪一部分开始向着苏区进逼，我们为要解决苏区的粮食困难和完全保障秋收，要实行全体群众的武装动员，在红二十五军主力的领导之下，大举向敌人反攻，来争取新的胜利。各级干部和全体同志有以下的具体任务：

(一) 每个党员要由支部分工，每人每天要负责做支部和党的宣传工作，根据这一通告向群众宣传武装保护秋收的意义，做拥护红军扩大红军的工作，在一个星期之内，每一党员要宣传一个青年去参加红军或者一个青年去参加游击队，或者五个人去参加群众武装，这是党的扩大武装运动周，从七月十号起到七月十八号为止，举行各支部的比赛。

(二) 每个党员自己(男党员)都要参加红军游击队或群众武装。

(三) 妇女党员要个个替红军做鞋，每月要做两次，交到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由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给收条，妇女党员每月要将这些收条交到支部书记，经过区委、县委把这些收条统统集中交到道委书记。

(四) 此外，妇女负责要替伤病兵洗衣，帮助医院，<动>员粮食和动员群众拥[保]护粮食，替红军家属代耕，这几项工作，每人要经常做一样。

(五) 现在党决定要在苏区内大大建筑工事，动员群众武装来把守，抵抗敌人的一切进攻，还要大大动员使用刀矛等原始武装[器]，此外，要大大动员各独立师、独立团、独立营、警卫连、游击队等，深入白区去游击，带领群众去打粮来解决苏区粮食的困难，同时要严格建立打粮的政治纪律，在白区建立好的政治影响，来组织白区群众，恢复苏区，扩大苏区，因此，每个党员要宣传这些事，要把这些事做好。

(六) 支部干事会要经常分配每个同志去做这些工作，并要区委检查每个同志这些工作的成绩，区委，县委要经常检查下级执行这些工作的成绩，坚决为执行这一通告而斗争。

(七) 各级党部必须督促各级青年团和每个青年团员来执行这一通告中所说的一切任务。

鄂豫皖省委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共鄂豫皖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决议案\* ——目前形势、保障秋收、动员武装群众、改造党与苏维埃工作  
(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

(一) 世界政治形势：

世界资本主义的暂时稳定时期现在已经终结，走入了世界革命与世界战争的过渡时期。在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方面，是生产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向前猛进，第二个五年计划的顺利进行，工农群众生活改善与红军力量的日益巩固；在资本主义方面，正是走着的[崩]溃与没落的过程，到处是贫穷衰落，各帝国主义国家疯狂的掠夺无产阶级与殖民地劳苦民众，武装占领与瓜分殖民地，准备重新瓜分殖民地的第二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和各种永远没有结果的企图缓和帝国主义列强间相互矛盾的会议（裁军会议、世界经济会议等等）。无产阶级革命高涨的潮流已经起来了。站在这死亡的恐怖前面的世界资产阶级愈加企图用进攻苏联去缓和他自身的矛盾，因此苏联与世界资本主义和平共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准备进攻苏联转变到了要实现武装进攻苏联的时期。

(二) 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华北与国民党蒋介石的公开卖国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占领东三省和更进一步的占领东北热河、察哈尔与天津、北京等中心城市，有在进攻苏联上的重要的战略的意义，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行为，是英法帝国主义和国际联盟所完全赞许的，美帝国主义也在这种意义上和日本发生了相当的妥协。蒋介石就是在世界帝国主义的这种整个策略之下，实行其公开的卖国、从口头上的堂言抵抗转变到公然和日本缔结协定，放弃东北三省和东北领空，来造成日本进攻苏联远东方面的军事根据地，换取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来镇压北方革命运动。

(三) 国民党和苏维埃的全国大战

蒋介石这种新的卖国政策，对于苏区的直接意义，就是中国国民党全国反动军队和全国红军的决死战争，国民党自从×××[1]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以来，早已调动了他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军队，来×××[2]苏区和红军，而且已被红军局部的击溃了，因此，在进一步到全国大战决不能消灭苏区和红军，恰恰相反，我们有充分的条件，可以把蒋介石这种新的进攻完全击溃，不过因为这个战争的性质，是最残酷的阶级决死战争，所以不能在一次击溃敌人中间来结束这个战争。苏维埃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全国大战将要成为长期的阶级战争。

(四) 国民党统治的必然崩溃与中国革命的走向全国暴动形势

在这个残酷的阶级战争中，国民党统治必然要崩溃有以下几种原因：

1. 蒋介石的公开卖国与完全投降日本，必然要引起全国民众反帝新的怒潮，这个新的反帝怒潮，一方面将要与反对国民党的运动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将要与土地革命联系起来。

2. 中国经济崩溃，已经侵入到中国全部工业，在这个条件之下，城市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勃兴，将要起来掌握这一革命运动的领导权。

3. 农村中灾民斗争与土地革命运动，正在新的区域中开展起来。

4. 以中央苏区反五次“围剿”大胜利为主的全国红军与苏区反攻胜利，已经更进一步的削弱了国民党统治的军事力量，在我们的这种胜利影响与国民党公开卖国的重大刺激之下，一般白区士兵，迅速革命化起来，更加促进了国民党军队的瓦解。

5. 近年来新疆、甘肃的回民暴动，云南、贵州的苗民暴动等事实所证明的中国内部民族革命运动的勃兴，又是一个新的势力，要来打击国民党的统治。

反帝运动，工人斗争、灾民斗争、民族运动和红军的胜利，这五种力量的汇合，将要使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完全崩溃，中国革命走向全国暴动形势，我们目前的最中心任务就是要夺[争]取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实现全国暴动形势。

(五) 中央红军反对第五次“围剿”的伟大胜利与国民党的新的进攻布置

蒋介石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第四次“围剿”，在鄂豫皖与湘鄂西苏区虽然是（由于党和苏维埃、红军领导上的各种错误）得到了部分的成功，可是在全国的范围之内，都是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因为红四方面军行动到四川创造了新的广大苏区，中央红军大举进攻，发展了新的苏区，蒋介石的主力大部分被击溃了，他的军事力量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因为只是红四方面军在胜利了以后反而脱离苏区根据地，所以不能在四次“围剿”中就完全瓦解国民党的主力，使蒋介石能再整理他的部队，进行了以中央苏区为目标的第五次“围剿”。可是阶级矛盾这样尖锐，所以即使革命中的局部的错误，也不能够阻止革命胜利的开展。蒋介石第五次对付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的新的进攻，遭受了严重的失败，蒋介石的主力军队被击溃了七师以上；其他方面，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击溃了田頌尧的全部匪军，夺取了十多县的地方，红三军一部分回到湘鄂西，向原有苏区反攻，已得到了许多胜利，相当的巩固和局部的恢复了原有的苏区。在蒋介石公开投降日本以后，来进行对全国红军的全国大战中间，他的新布置是完全削弱了，对于其他各个苏区的包围的兵力，而其中最大兵力，来对付中央苏区。这种布置是暴露出蒋介石力量削弱的状况，给予我们从各方面策应中央苏区与各个击破蒋介石的计划的计划的机会。

(六) 鄂豫皖苏区的目前形势

在这种情形之下，鄂豫皖苏区所处的是非常顺利的客观形势。鄂东北方面蒋介石的主力第三师、第八十师、第八十九师都开到江西去了，调来的刘镇华的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和肖之楚的四十四师接防，包围鄂东北方面的匪军在数量上虽然有减少，在质量上是已经削弱。在皖西北方面匪军，在数量上也有大的削弱，第七师早已调到江西去了，五十四师调到麻城来了，二十五路军调到京汉路去了，只剩下第十二师和戴民权的第四十五师、宋天才的七十五师和宋士科第四十旅。皖西北苏区有了大的恢复，并且占有汤家汇中心市镇，这种形势给予了我们鄂豫皖原有苏区与顺利冲破包围“会剿”的绝好机会。

(七) 敌人新的进攻企图和我们保障秋收的任务

但是敌人对于鄂豫皖苏区，虽然被迫削弱了相当的兵力，可是由于阶级斗争的严重形势，对于进攻破坏苏区，还是抓得很紧，不肯轻易放松的。现在刘镇华来了以后，正在尽力设法布置新的进攻，这种新的进攻，企图<以>破坏苏区秋收为主要目的。此外他们尽力进行经济封锁，武装民团，建筑炮楼工事，来增加他们的防御力量，预备和我们作持久的战争。敌人这种计划，是因为知道我们的粮食困难，和红军军事上的技术缺点，来增加我们的困难。但是我们要知道敌人方面亦有更大于我们的困难和弱点，主要的就是敌人内

部的不统一，白军士兵的思想革命化与赤白区域的群众对他们的怨恨。我们要利用敌人这些弱点来分化敌人内部，争取白区士兵的同情与哗变到苏区来，和广泛的发动游击战争，组织白区群众，同时用全力来扩大红军主力，武装动员全体工农，用进攻的策略去一面解决苏区的粮食困难，一面进攻敌人，消灭土匪民团，瓦解敌人进攻计划，来完成保障秋收。保障秋收是鄂豫皖党和苏维埃与红军唯一的任务，忽视了这个任务就是等于放弃了巩固中心苏区与整个恢复鄂豫皖苏区全部的任务。

#### （八）为保障秋收来实行全苏区的武装动员

1. 每个党员必须把这个工作当做他每日最严重的任务，首先自己来积极的做好群众的模范，同时要领导全体群众来达到全苏区工农群众武装动员的目的。党并且必须领导整个青年团，整个苏维埃和各群众组织来一致的配合的工作。

甲、每个党员有军事资格的必须适合的参加一种武装组织，没有军事资格的必须参加几种军事上的后方工作（做鞋、打草鞋、替伤病号洗衣、看护、慰劳、运输等等）。

乙、每个党员必须从宣传鼓动中去动员一个或几个青年壮丁去参加红军游击队或群众武装。

丙、每个党团员必须用牺牲的精神为红军解决粮食，动员做群众的模范和领导群众来做。

2. 我们在苏区边界来建立强固工作，由游击队和群众武装来巩固这些工事，来保障秋收和苏区。我们要广泛运用刀、矛、叉等等原始武装[器]，来扩大我们的军事力量，我们要健全群众武装组织与加强它的战斗力，使它在游击队的配合之下，来巩固苏区边境。我们同时要加强对游击队的领导，使他们成为深入白区群众，组织白区群众开展与扩大苏区，捣乱敌人后方的真正有力部队。我们要在前方后方这样军事动员之下，运用红军主力击溃敌人的弱点，打破敌人新的进攻，凡这一切工作，都要党团员多负责来完成。

#### （九）为实行全苏区的武装动员，来改造党与苏维埃工作

1. 为动员每个党团员来做这个武装动员斗争的工作，支部必须改变他过去光做苏维埃工作不正确的方式，而要来进行真正的支部工作，由支书与支部干事会每日具体分配每个党员来做这些工作，并且按期检查每个党员工作。区委以上必须拿支部生活做主要任务，经常指示督促与检查下级对于领导这种支部工作的执行程度，此外，支部要执行一切经常党的教育与组织工作。

2. 在省委扩大会以后，要立即进行各级苏维埃工作的检查，改造苏维埃，实行恢复与健全各部门工作，并且加强苏维埃军事动员的能力与建立各种适合于紧急动员的工作方式。

3. 耐心教育与指示具体工作方式培养与提拔干部。

4. 彻底纠正过去肃反中间的各种不正确的方式，逐渐取消刑讯，用阶级的同情态度来挽救一般被欺骗分子，改善监牢、改善生产队与训练的工作，同时加紧肃反与党内斗争和党内教育的联系运用，使保卫局成为真正受欺骗的工农分子的教育机关。

5. 与过去打粮的恶劣现象斗争，到白区没收反动豪绅粮食的时候。要实行分粮斗争，来建立白区群众工作，要严格整顿运输队的政治纪律，对于党团员自己在白区破坏政治影响的时候，尤其要严格处分。

6.我们要实行中央政府的宣言，来和愿意反帝国主义的武装队伍订立协定，准备和帝国主义作战，同时要彻底改变对俘虏与哗变士兵的关门政策，大批吸收他们来参加革命工作和瓦解国民党的军队。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2] 原文如此。

邵达夫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七月)

中央：

五月二十四号，到了河南工作委员会，会见了李亚英同志，就在河南工作约一月余。一般的说，河南工作是有了相当的开展与成绩，渐次的恢复了各地方的大部工作。正因为是恢复工作，所以大部工作还是停留在找旧关系寻线索上，而还未能从创造中开展河南的工作。铁路、矿山、纱厂内组织还是很微弱的。在客观的形势上是很好的条件给河南工作以有利的帮助（例如焦作福公司罢工，铁路工人对扣爱国捐之不满的情绪；各地农村中分粮抢粮的斗争等）。可是河南的成绩还未达到应有的成绩。干部缺乏固然是一种原因，另外，既有的干部对于领导斗争没有自信及决心也是一个主要原因。豫北焦作福公司大罢工，曾专门派一巡视员去，给他的任务是尽力去领导以及设法深入下去，可是因为自觉无办法而放弃了这一主要任务，只到农村中几个支部去跑了一趟。豫南农村常有自发分粮抢粮的斗争，大部是受了鄂豫皖苏区的影响而起来的，确山、驻马店以东的地方有十几村，差不多是全在党领导之下，群众斗争情绪非常好，召集起积极分子会来可以到三四十人，游击队的队员也有二十余。有一次会议中群众提出动员几十（约五六十人）去破坏铁路来拥护红军，那时正是国民党匪军向南开，每天兵车塞路，这斗争如果行动起来则有很大的意义的，可是当时却被省委派去领导工作的一个张同志取消，说是破坏铁路，起码要二百群众以上才可以。麦收之后，大部贫雇农还是饿饭，群众迫切要求抢地主的麦，召集会议时群众斗争情绪很好，可是领导的张同志他本人被斗争骇住了，他不去抓住群众的积极情绪而发挥之，反而阻碍了群众的积极性。正因该地群众屡起斗争，豪绅地主反动的统治者当然更加压迫，增加了我们工作上的困难，这<样>，只有更要加紧领导群众斗争，圆更小心严密起党的组织，决不能因为斗争起来之后怕敌人就要来压迫，就不敢去领导斗争。张同志就是如此，他怕斗争起来时，民团来抓人怎么办呢？所以他的意见是目前不要领导该区的斗争，到其他别区去领导斗争，等各区皆斗争起来之后，这区才可以斗争。而不相<信>群众斗争起来，民团抓人时群众可以夺下来，并且还有游击队七八支枪，可以配合着群众缴民团的枪（该区民团不到二十人，分两地扎）。因此张同志他不积极去领导抢麦分麦的斗争，而只想先消灭四周的民团之后再领导斗争，实际上是空喊，取消斗争。几次同张同志斗争，只是当面接受，而实际执行他的意见。当六月底我向着苏区出发时，遇着了，又同他斗争数小时之久，他仍是犹疑的接受了，这当然是不敢信任的。我曾与李同志谈及张同志不能参加省级及任何主要领导，可是李同志对他仍有用为省组织部或技术工作之意。张是富农，我以为是要撤消[销]他的工作，派到最下层去创造工作去，不知中央同意否？如果同意，请即去信河南。以上是我在河南工作经过及所见。

七月一日到了苏区，会见沈泽民同志及省委诸同志。当日适开鄂东北道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道苏政府，二日下午即开省委会，到<会的有>泽民、宝珊、位三、戴继英[1]、吴焕先、郭述申、邵达夫以及红军中师级干部。首<先>由达夫[2]报告中央对鄂豫皖的指示信以及来时政治形势、国内外事变。当时虽然未能详细讨论（有一部分同志因有军事行动），可是对于中央所指出的过去省委所犯“左”倾轻敌以及其他各种错误及缺点，皆接

受了中央的指示（详见省委报告）。我进了苏区之后，对于交通站工作，因为工作上的关系，只能附带着作，未能专门去作，实际上也有困难的地方，比方陂孝北苏区与这黄麻苏区相隔近百里，不易通行，现正在进行建立其他更好的路线，不过这一路线也可以相当的保障人及文件的进来，最好以后给鄂豫皖的文件交到河南省收存，则时间上更为迅速了。

现在有两件事需要中央来信特别说明的：

（一）红军中的“红色战士会”取消与否的问题，我记得中央很多人皆说过红军中不能有战士会，因为红军中除了党团的组织外，不能有其他的组织。又记得大鼻子在教我们军事学的那天说过，我们为要瓦解敌人的军队，所以在敌人的军队中成立士兵会，红军则不需要这个组织。在上海时我只是认为这是一个红军中的组织问题，既然中央说取消则取消，因此就疏忽了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现在我与省委诸同志谈及这事，他们都不主张取消，理由是红色战士会与白色士兵会不同，红色战士会有互相督促教育团结及补足上级对于下层干部观察之不足，并可发扬战士的积极性，故无取消之必要，更加中央指示信上并未提及这点。

（二）关于俘虏工作，除了一般的接受中央原则的指示外，也有些不能执行的地方。第一点，不放他们回家，留着他们当群众武装的教练，可是这类工作那[哪]里容得下这许多俘虏者。第二点，留着他们当红军吧，他们大多数皆是要求回家，强迫留下也不见好。第三点，目前粮食困难万分，留下半天即没有一顿吃的，所以现在仍是一次放走，半天也不留。可以说虽然原则的接受，实际上并未能执行，这也是有以上困难的关系。同时省委诸同志认为，以前俘虏工作虽未能作得很好，可是也动摇了国民党军队，削弱了敌人战斗力不少。再者，当大鼻子教我们的军事时，我曾问他：“被俘的士兵与我作战时非常顽强，这类士兵又不能留到后方支[分]配教练工作，粮食又困难，如何办理呢？”他答是：“可以把他们秘密杀了，因为不然放回去还是归了原队拖着枪来杀我们。你看是杀了好，还是放了好呢？”（大少爷在旁，可以问他就知）。对于这一点，省委是不同意的，因为敌人正是在欺骗士兵，说被红军捉去即杀死来恐吓士兵，动摇士兵哗变的决心，如果我们真作起来，那只是[会]脱离这些士兵群众，加强敌人的战斗力。虽然这点在指示信上未具体指出，还需要同大鼻子讨论一番。

以上的两件，请专门来信指示为要。

还有，就是关于我（达夫）的组织介绍信，请补寄来，并说明中央有叫我参加省委常委的意见。虽然我口头上说了，而实际上也是在参加省常<委>会，但在组织上应当由中央在介绍信中提及，以便省委好形成一个决议，在上海时说是由袁来时向省委提及，现在老袁不来，最好请在信上提及之，以后介绍人来总以给介绍信为是，不然的话要用我同<志>已本约定的口号、记号等等，不然不好分配工作，损失甚大。

老董（交通）给了我一个长期地点，并未约定如何用法，只是说两年内可用，随便写什么名字都可收到。你们需要更详细的规定好，秘密写来，电码密码是同×××的要应用。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1] 泽民、宝珊、位三、戴继英，即沈泽民、徐宝珊、郑位三、戴季英。[2] 达夫，即邵达夫。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派往中央的交通员。

**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

鄂豫皖省委：

自从你们派来邵达夫同志向中央报告以后，中央对你们的工作曾有较详细的讨论，结果写了一个政治指示与一个军事指示。满想从此以后即可与你们发生亲密的关系，以加强鄂豫皖苏区的领导与帮助，不料交通关系始终未能妥善解决，而决定派去之陈赓又以不守纪律致遭被捕，因此除军事指示早已送去外，政治指示搁了半年未能送去。我们每天从报上看到你们胜利的消息及艰苦的情形，感觉若再长此下去，对于工作实有很大的妨碍，想你们对此亦有同样的意见。现幸邵达夫同志已由河南乘机进入苏区，未知现已到达目的地否。不过，他这次的路程也并不是安全和稳固的。我们认为，现在必须利用这一关系，多方设法建立永久的交通。你们应该选择几个可靠的同志来专门担任这一任务，我们从外面自然也要想尽方法来推动这一工作。此外，你们必须想一切方法，从敌人手中取得无线电机，建立与中央灵活的关系。你们应该牢记着，与外面隔绝，与中央隔绝，对于你们战胜敌人是一个很大的妨害，你们应该用一切力量克服这一个困难。

这次送去的指示，原为今年三月间写的，至今时愈数月，自然不能包括今天的情势。同时，由于完全不知道你们那里的近况，也无法将这一指示加以补充和修改。但我们想，在原则上几个基本问题对于目前自然是完全有效的，因此望你们接这一指示后，立即加以讨论并写详细的报告送交中央，以便再给你们新的指示。

为着帮助你们了解外面的情形，我们想在这一封信中介绍一点比较重要的事实，供给你们参考。

最近在国际上比较重要的事实是：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已经获得了伟大的成绩，在联共领导之下，开展了伟大的社会主义的进攻，破获了英国威克电气公司在苏联的破坏者，在六月中又举行了全党的总清洗，苏联国际地位日益增高，和平政策获得空前未有的胜利。西欧许多国家都与苏联订下了不侵犯条约，即欧洲之宪兵——法国，亦不得不与苏联订立不侵犯条约。最近，西班牙已正式承认苏联，美国亦在高叫承认苏联，苏联代表在军缩会议上对于侵略国家之定义得到许多国家的拥护，凡此种种，更证明苏联之强大与在世界革命运动中之伟大作用。另一方面，各资本主义国家之危机已达异常尖锐之程度，各国都投入疯狂的货币、关税、债务以及种种的经济战争，自纽约会议以后，接着便是伦敦的世界经济会议，到了六十余国，会议许多日子，结果完全破产，各帝国主义都知这些经济战争正是飞机、毒瓦斯战争之信号，与这一过程并进的便是疯狂的军备竞争。美、日已宣布了三年造舰计划，英、法正在积极巩固和寻找军事根据地，各国外交家都玩其纵横捭阖的手段。德国自法西斯蒂希特勒主阁以后，对内厉行恐怖政策，屠杀和逮捕革命工人与共产党<员>在六万人以上，对外积极企图推翻凡尔赛制度，向苏联大施挑衅。在东方，日本自塘沽、大连协定后，仍然积极努力，想将整个华北都为他所独有。在这一形势之下，各帝国主义更加努力挑起反苏联的战争，现在，反苏联的四强公约（即英、法、意、德）亦已签字，英国更借威克公司技师案宣布禁止苏联货物入口。日本与满洲傀儡国大加破坏中东路，企图借此挑起反苏联的战争。苏联为揭破帝国主义的阴谋与彻底执行和平政策，提议出售中东路，而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即借此大向苏

联狂吠，认为苏联破坏中俄条约，想从此再与苏联绝交，最近，德国法西斯蒂的代表在伦敦的经济会议上，公然宣言苏联某些领土为德国的殖民地，凡此种种，都足见进攻苏联的危险异常紧张。在这一时期各国的革命运动更加发展，如欧洲广大的反法西斯蒂的运动正在开展，巴黎已经开过反法西斯蒂的代表大会，其他各国之工人运动亦在汹涌澎湃的发展着。

最近，在中国比较重要的事实是：日本长驱直入河北，国民党无耻的签了塘沽协定与大连协定，不仅将满洲出卖，并将热河、河北、多伦等一律出卖。在河北成立了以黄郛[ 1]、何应钦[ 2]为首的华北政正会，实际上即是变相的华北傀儡国。现在北方士兵及义勇军们与日军作战，冯玉祥[ 3]等地方军阀即借此利用以反蒋，蒋为消灭华北革命运动并对付反对他的军阀，亦派一些军队与冯军相持。现在，察哈尔的局面异常紧张，日本正在利用冯等以为进一步之军事行动。河北党在之一形势下已在前方开展了很大的工作，争取了不少的武装力量，在党的领导之下正在努力于北方苏维埃的创造。最近，各地反帝运动亦有不少的进展，国际反帝非战大同盟将派各国代表于八月中来华，预备九月在上海开全世界反帝大会，你们亦应发动广大群众响应这一大会。可能时，能派一二代表出来参加更妙。白区各大产业区域的罢工运动，自从四月全国纱厂减工以后，达到了最高的记录。上海烟厂的大罢工以后，继着就是海员、丝厂的大罢工，其他各产业无一不在激荡的罢工中。此外，今年的水灾又造成了广大灾民农民斗争的基础。

中国苏维埃运动现在更获得了伟大的胜利，中央苏区最近连占了五个城市，当占领丰城时，南昌大为震动。现在，在福建又打了许多胜仗。中央苏区的党自从粉碎了罗明的机会主义路线[ 4]以后，开展了胜利的进攻，提出了创造一百万红军的口号，近来于扩大红军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同时正在努力于苏区内部的经济建设和工农生活的改善。红四方面军在恢复了通江、南江、巴中[ 5]以后，更乘胜占领了阆中、苍溪、广元、昭化[ 6]，苏维埃的领土直达嘉陵江与渠江的两岸，红军的力量大大的增加了。四川军阀田頌尧、刘存厚等都已差不多完全消灭。红二军团已在鹤峰、桑植、巴东[ 7]一带开辟了广襄数百里的苏区，洪湖苏区所遗下许多力量，近在广大群众拥护之下，亦甚活跃。鄂豫皖区域虽然尚未得到你们的报告，但据报载，亦可见你们发展之一般。正因为这一形势，国民党拼命向帝国主义投降，除将华北满洲出卖与日本以外，更将西康送给英国，云贵送给法国。近更派宋子文[ 8]拜访美、英、法、意、德各帝国主义，大借其款，现已向美国借得两万万，向英国借得一万万，向各国订购大批飞机、军火，同时哀求国际共管，努力于所谓“技术合作”以便大举进攻苏区。现在蒋介石、汪精卫等卖国贼又在庐山开会，积极扩充军队，在江西北部集中了二十万以上的兵力，构筑工事，从事改编，扼守抚河干江区域的各要点，同时派遣大军“围剿”赣东北苏区，目前，蒋敌是在积极准备与我主力作战。南方粤敌近亦积极向我进攻，大施焚烧封锁政策，现仍在激战中。四川刘湘已被南京委为金[ 四]川“剿匪”总司令，惟因川内军阀混战，立即实现大规模之进攻尚有困难。同时，敌人对鄂豫皖苏区仍然非常重视，现据我们所得的情报，现在“围剿”鄂豫皖的在边区剿匪司令刘镇华直辖之下的有十二<个>师一<个>骑<兵>旅，人约十二万，枪约六七万，共计划分为“进剿”、“清剿”、防堵三种，现送上一图供你们参考。因为对你们的情形不清楚，还不能有什么具体意见，不过在原则上集中我之精锐，消灭敌人弱点，广泛的配合地方武装与群众的作



战，以消磨敌人的力量是应该牢牢记着的。

我们准备马上派一高级军事干部及一党的工作人员给你们，只要交通上不发生变故，大约立刻即可送去。

中央苏维埃政府已决定于广暴纪念日即十二月十一日，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要求你们立即在苏区开始这一苏<代>大会的运动，检查和整顿苏维埃的工作，正式选举代表参加大会，代表至迟须在十月半到达中央，代表中必须有一个是党的负责人，能代表省委作全苏整个工作报告的，至要主要！（以下略）

中央

31/7（1933）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黄郛，时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驻北平政务管理委员会委员长。

[2] 何应钦，时为蒋介石行营主任，后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

[3] 冯玉祥，时为抗日同盟军总司令。

[4] 罗明，原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一九三三年一月，因写了《对工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杭永情况给闽粤省委报告》，与当时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要求最大限度地扩大和巩固主力红军、强调“进攻路线”的方针不一致，被苏区中央局撤销了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并作出决定，认为福建省委少部分同志形成了以罗明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根据地开展了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5][6] 通江、南江、巴中、阆中、苍溪、广元，昭化，均为四川省属县，位于该省东北部。

[7] 鹤峰、桑植、巴东，鹤峰与巴东为湖北省属县，位于该省西南部。鹤峰，现改为鹤峰土家族自治县。桑植，湖南省属县，位于该省西北部，邻接湖北省。

[8] 宋子文，时任国民党政府外文部长。

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前方的同志给后方的同志及鄂东北道委的信\*

(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

宝珊、仿吾、位三、达夫[ 1]诸同志并转鄂东北道委：

因为到摩家楼打粮的道路被匪五十四师截断，而红二十五军转到福田河至路口一带来了，以后粮食仍然很少。我们的目的本来是打到十天左右的粮食时即回苏区一战，可是打得之粮食只够红军吃得两天的，所以现在全军只得驻扎路口以西的纯阳山、齐头山一带继续打粮，一面可以与苏区互通消息，看敌情决定今后的行动。关于全部经过情形和目前红军具体行动，有另信述及，这里不多说。自从二十五军行动到了这一带来了以后，没有得到你们关于外面消息的材料，但是依我们一路亲自看见的情形，顾敬之[ 2]的民团行动，集中在福田河、路口两地，亲区只新店有少数民团，异常空虚，足见这次敌人进攻鄂东北苏区，实在是移东补西，他们的布置非常薄弱的。敌人这次的进攻，完全是利用鄂东北苏区粮食困难，企图逼走二十五军，在黄麻中心苏区树立白旗，然后再进一步去包围皖西北和进攻红军。敌人这种企图是不会实现的，因为在目前全中国革命形势正在向上生长的条件之下，敌人既不能增加兵力来对付鄂豫皖苏区，同时三区、南区等中心苏区的群众斗争坚定与决心不比其他区域，再过许多天，谷子熟了，我们的粮食困难到处可以得到解决，在这种条件下，只要鄂东北党与苏政府[3]能够坚决领导群众艰苦斗争，渡过现在这个难关，就逐渐转到比较优越的条件，可以来重复争取中心苏区的巩固。根据这样形势，我们决定二十五军行动的总方针，认为在这个时期之内，到皖西××不相宜的，到皖西北去行动，可以得到军事上的胜利，和解决红军给养，但政治上将使敌人能够从容布置鄂东北苏区树立白旗，和转移兵力来阻止二十五军西归。但是因为鄂东北苏区的粮食困难，又使二十五军不能在苏区内行动。所以我们决定：为着一方面相当的解决二十五军给养，以准备粮食，准备随时可以到中心苏区一战以打击敌人；另一方面，袭击敌人进攻苏区中心部队的后路，直接牵制敌人破坏中心苏区的行动。我红二十五军的活动可以靠近鄂东北苏区边境的贯东河一带。更进一步的计划，如果前面阻止了我们打摩家楼打粮的道路的五十四师匪军已经开到料棚一带去了，到摩家楼打粮没有阻碍，或者光山东八区敌人空虚，如前次党委的报告，白雀园、八里畈无匪，那么我们可以到白雀园或摩家楼去解决粮食，同时给敌人后路以相当的威胁。不过关于这些行动，需要根据你们详细的敌情报告来决定，请火速来信关于红军整个行动方针和目前敌情。

鄂东北苏区地方党和苏维埃的工作，当然要按鄂东北具体的军事政治环境来决定的。我们认为前次在太平寨周家祠堂的省委会议[ 4]之决定的一般方针还是正确的，现在不过就几个主要问题再加以补充的意见：

(一)在目前的时候，对于一般干部和全体党团员以及全体群众作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解释，打击一切右倾动摇观念，比一切其他工作更为重要。道委、道苏[5]对于这个工作须要印发简单文件和组织宣传队及开各种会议(自党的会议起以至群众大会)，将关于政治形势的解释，和武装保护鄂东北苏区的实际斗争的号召与组织起来。

(二)游击方针要联系到包围进驻苏区中心的匪军，解决群众粮食与组织跑反群众等实际的任务，为解决群众粮食，我们必须在敌人布置薄弱的地方，坪西南五区、陂孝北、麻城中区等处，向白区开展游击，尤其是要注意

到南方[6]去割谷。群众跑反方面，亦须与此打粮方面相当的配合，以便解决跑反的粮食和团结他们。为这个目的，必须分一部分的游击武装来作的时候，那末在包围进驻苏区敌人方面，在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或军事上比较次要的地方，可以大部分发动群众武装配合，以少数游击队来应付，而扼要的方面如光裕山、木城寨、紫云寨一带，还是要有力的游击武装来布置，尽量把所有的枪支叫群众武装拖起来。游击总司令部和道委、道苏须将这成为一种运动，利用各种机会来做。

（三）坚决的反对扯白旗，斗争到底，坚决排斥党员中任何放任扯白旗或应付的主张，这种主张绝对不是党的立场，而是投降敌人与取消主义，并且在鄂东北苏区一定不得发生扯白旗的现象的。因此，鄂东北道委要绝对严格防止，因省委所提出的对于“应付”的群众，要采取正确的策略，而曲解为放任白旗或党来主张应付。同时，在对于白旗问题，必须严格执行前次省委会议决定的而对群众的策略上的转变。我们绝对不可用恐怖手段去对付扯白旗的群众，或虽代表群众出面而并非压迫群众扯白旗的分子。反对白旗的主要工作，在政治上的解释和思想上的斗争，跑反群众物质生活困难上的解决，跑反群众的武装团结。党要在这样工作上开展大的斗争，但在党的一切工作不能阻止白旗的实现，群众情绪低落，以至向敌人妥协，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党要立刻转变化对于这个发生白旗区域的策略：

- 1、一部分已经公开的党团员和群众积极分子、苏维埃工作人<员>，须退出这个区域，免作无益的牺牲，他们可以领导该区域还在跑反的群众，或支[分]配其他工作。

- 2、色彩较淡的分子要留在该地工作。

- 3、把当地有留下的党、苏维埃及各种团体，立刻秘密起来，继续留存其组织。

- 4、由于这些秘密组织的作用来争取群众，在这种条件之下可以利用一切事实来揭破应付的口号。并上[且]设法打入国民党所强迫组织的一切反动的群众组织与武装组织中，夺取其领导权，利用这些地位来实行对反动统治的总工破坏，及帮助革命的工作。作这些工作的人，必须是最坚决可靠的分子，受道委的严密领导。

- 5、肃清一切真正反动首领分子及对于我们秘密组织有害的分子。

- 6、道委要经常的与这些秘密组织发生密切的联系。

（四）道委要建立在最不易受敌人骚扰和易于与二十五军发生经常关系的地带，由光山独立团为基础加上其他武装来源，组织起一个独立团来在亲区至光山一带行动，一面解决粮食物质，一面与二十五军取得联系，直接受游击总司令部或道委指示。

（五）二二五团在一般的战略上，须受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的指挥，但须与希远[7]同志取协商的方式，主要任务在领导游击武装，或包围袭击敌人驻在地与交通线或解决军区粮食。该团所到地方当地游击与群众武装须听他的指挥，道委须经常把目前政治形势与一般工作方式，密切指示希远同志。

（六）休息所伤病号，要尽力照顾，节省一切机关粮食来救治伤病号，特别要注意保护伤病号中的红军干部，请特别派一人去清理和招扶[照顾]他们。

以上是我们根据一般条件所贡献的意见，当然道委应按照具体的政治军事环境来决定具体的工作的。除此以外，我们还有一个更迫切的需要就是你

们快把目前苏区情形和详细的敌情报告到这里来。我们的粮食，今天已完了，明天又要去打粮食，但送信尽可送到现在的军部驻在地，这里我们已将这个阵地巩固起来了。此致布礼。

沈泽民继英

高敬亭焕先

“八一”国际赤色日

(一九三三)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宝珊、仿吾、位三、达夫，即徐宝珊、成仿吾、郑位三、邵达夫。

[2] 顾敬之，河南省商城县反动民团头子。

[3] 苏政府，即苏维埃政府。

[4] 省委会议，指中其鄂豫皖省委一九三三年七月九日关于目前形势、保障秋收、动员武装群众、改造党与苏维埃工作的第二次扩大会议。

[5] 道苏，即道苏维埃政府简称，同省苏、区苏、乡苏简称一样。

[6] 南方，即苏区的南部。

[7] 希远，即周希远，时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师长，后因图谋率部投敌，被处决。

## 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日)

中央：

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1]和几个关于交通工作的信[2]全部收到了。直到最近，邵达夫[3]同志来，口述中央对于鄂豫皖全部工作的指示信，得知大概，再得邵同志带来的国际十二次全会关于远东战争的决议，中央五一宣传大纲及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对于日帝国主义进攻华北事件的宣言，都使我们在工作中得到了许多帮助。在邵同志未到以前，我们根据中央的军事指令及当时苏区状况，已有过一个很长的报告给中央，这个报告因中央原接头处已经更改，不能送到，由石健民[4]同志仍然带回来了。现在这个报告已失时效，仍然寄上，只有参考的价值。同时省委另写这一报告，将最近情形报告中央。关于省委对于一般政治形势的估计和鄂豫皖苏区的工作方针，我们寄上省委的“第二次省委扩大会议决议案”、“省委关于武装保卫秋收的通告”、“鄂东北道委、道苏关于武装保障秋收的行动大纲的草案”及最近省委道委的几封信。这些材料的内容，一定能给中央以更丰富的材料来了解我们工作中的错误缺点，使我们能更多得许多宝贵的指示。现在把接到中央军事指令以后苏区的一切情况和作战经过与我们的工作状况向中央陈述一下。

叙述这种经过，应从包围七里坪的时候起，包围七里坪以前所有的战争，已经详于前一报告中，那个报告的时候，七里坪之围正要开始。七里坪之围，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力量之下开始的。由于潘家河的一战，击破了敌人以十三师为进剿部队的进攻计划，接着敌人就在麻城方面也退出了苏区，于是麻城苏区全部恢复，红安三、四区、光山南区、东八区等中心苏区都得到一时的巩固，罗山四区相当的稳定了，陂孝北苏区也有了相当的恢复。但是红安五区及由宣化店沿五区向南直到红安县城附近的一条大山岭子，依然在敌人的掌握中，陂孝北苏区是与我们隔着，河口苏区与陂安南苏区因此也不能恢复起来。要开辟一个恢复整个鄂东北苏区的新形势，自然要依照中央的指示首先夺回七里坪，不过我们主观的力量上确是不够完成这个任务的。

第一，在红军的力量方面，我们虽然已经把二十八A[5]的两团人编到二十五A[6]来了，成立了第七十三师，然而二十五A三师人一共只六团人和一个特务营（原先的二二五R[7]是由独立第六师的十六团改编的，后改为七十五D[8]特务营，原有七十四D[9]特务营，后因在潘家河之役以后，又到麻城几战中，七十四D伤病缺额过多，把特务营编入二二二和二二二团中去补充了）。全军战斗兵只三千人左右，与中央所指示的二十五A应有之战斗力相较相差甚远。鄂东北之地方武装游击队等亦有相当的削弱，他们中间有一大部分是编到二十五A中来了，但并不是扩大了二十五A，只是补充了二十五A，结果，地方武装虽有独立第六、七两师之名义，实际第七师枪支不过一千，第六师只一团名义，枪支不过三、四百，其余尚有两个独立团和警卫营、游击队等，再不能从他们中间抽出什么兵力来扩大二十五A了。

第二，粮食困难状况，在那时已经十分严重，农村中虽尚未有饿死人之事，可是群众已经在吃木[树]叶子和糠粃。大麦、小麦正在围七里坪时接上，虽然是一个接济，但数量是少，不能有大的解决，因此使红军的粮食供给发生很大的困难。

有这两种原因，所以七里坪之围一开始，就不能断绝敌人的粮道，实际仅形成一种威逼。这里联系到战略上的问题。中央的军事指令中讲到改编二十五 A 是成为一个突击的部队，关于这“突击”两个字的意义虽然没有解释，总是指示我们不能用久围的方法的（的确我们先前郭家河一战之后，因未用这突击的方式致失了很好的机会。因那时七里坪敌人的防务未曾巩固，坪中敌人见郭家河匪完全覆没，曾连夜弃城逃走，而且我们当时亦曾想连夜移兵进攻七里坪，卒因红军中各指挥同志认为战士疲劳，不应战，以致坐失时机）。但在那时候七里坪防御工事建筑得异常坚固，拿二十五 A 的武器与兵力去硬攻，必然要遭受许多无益的损失，这样就形成包围无结果的原因。

在包围时，粮食的困难实在是到了军事上不可能的状态。群众对于这个行动是异常热烈的，他们忍饥挨饿每天送稀饭给二十五 A 吃，但在数量上绝对不够的。二十五 A 战士虽终日不得一饱，但苦守七里坪及龙王山一带阵地已一月之久，虽无怨言，而体格日渐瘦弱，作战能力也大大减弱了。不过当时正是栽秧之时，敌人已有计划以八十九师为主力（十三师自击溃后，士兵大开小差，战斗力已异常削弱，不堪再战了），来破坏春耕（我们后来打得敌人文件，证明这件事）。七里坪之围，虽不能攻下七里坪，却可以制止敌人的这个计划。所以七里坪之围又成骑虎难下。直到栽秧之后，二十五 A 才得脱离这个阵地，全军病号增加到一千以上，其余一般战士身体亦异常瘦弱，二十五 A 对枪支更形减少，对于整个红军的损失异常之大。在群众方面，七里坪之围中，二十五 A 吃了群众很多粮食，更增加了群众粮食的缺乏。群众对于围七里坪，始热烈，终失望，情绪降[低]落，更增加了各种动员之困难，因此扩大红军更加消沉。二十五 A 战士生活之苦及其他工作之缺点（详后），使一部分落后青年病后归家后，不愿归队。扩大地方武装，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怕提到红军去了，不热烈参加，加之粮食困难中，群众家有一、二壮丁者，非赖以生产，及“打粮”活其全家性命，不愿参加武装等等。直到六月底放弃了对七里坪的包围时，红军就再不能依赖苏区内部的粮食供给来作战，或在苏区内部驻扎了。这种环境，当然是愈过愈困难，这是目前在敌人新的进攻破坏秋收中，我们不能完全击破敌人企图之主要原因。

我们在主观力量相差太远的条件之下来勉强包围七里坪，是机械的执行了中央军事指令，同时由于没有执行中央突击行动的指示而用包围策略等错误之结果。发生这种错误的一个主要关键，由于我们最初由邵达夫同志带报告到中央去，以及后来中央的指令到苏区的这中间，苏区的情形已有了大的不同了。由于未得到中央指示以前，不曾早早集中二十五 A 主力行动。在去年冬天起直到郭家河之战为止，中间红军分散游击，这种藏在政治形势之“左”倾的估计下的实际行动之右倾的策略结果，丧<失>了五区与陂安南苏区，缩小了陂孝北苏区与整个苏区被扰乱，结果苏区面积、人口、粮食储备、群众积极性都大受损失。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起了很大的相差，我们这些严重错误，使革命受到严重的损失，确实是由于没有彻底了解四次“包剿”以前省委的“左”倾错误所形成的。

放弃了对七里坪包围之后，根据了当时的情形，我们就决定了红军在苏区边境行动，就地在白区打粮，并且决定了红军贮藏粮食的办法。首先一步，就是去袭击沙窝集，因为对于沙窝集的地形和工事侦察得不够，拂晓去攻，到天明时才看见沙窝集的工事，到处有几道鹿柴障碍，内又有一道毛竹状的篱垣，内再有一个方土城，且各个工事相互配置交叉射击，非常严密，因此

停止攻击，已死伤战士数十人，下级干部亦稍有损坏[失]。攻沙窝不克，折而在[再]到沙窝与亲区之间去打粮，战士至此得开始饱食，对于他们的身体有相当的健全的恢复。数天以后，又决定到南区以北之南向店一带去打粮，因接情报，八十九师开跑，七里坪西南敌人异常空虚，一部分同志坚决主张到西南行动，于是红军又折回到坪西之香炉山和阳真山一带。结果八十九师未走，闻红军南下，立即开两团人扼守佛塔山险要，红军不能前进，而各地又无粮食，红军所带之粮至此亦已食尽，又只得到福田河以东一带又去打粮。这时郭杰甫同志[10]带二十八A一团人由皖西北过来，就召集省委常委会。同时乘机开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及第一次道苏代表会，成立道苏[11]。

在省委常委会议上，鉴于实行积蓄粮食计划之未坚决实行，将影响到二十五A不能打破敌人新的进攻，决定无论如何准备一月之粮，且规定了各方面动员群众之计划。

这时适邵达夫同志来苏区，听了邵同志报告中央指示之大概内容以后，省委更加了解自己已往的错误，决定立即召集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及道苏代表大会来做广大[泛]的动员。

省委扩大会议与道苏代表大会上的精神是很好的，二十五A打粮的所获是丰富的，并在福田河击溃了五十四师全师人，给敌人以重大重创，但是结果却不能如我们的计划。

第一，讲到二十五A的打粮，群众运输队大批的动员去了，原是为二十五A运输，群众得三分之一，结果运输队组织得不好，一到白区，变成群众自己打粮，打足以后，群众自挪回家，有极少数替红军运输的，还把红军的粮食挑跑了一半。因此打粮结果，二十五A只准备了半个月的粮食，这一方面固然是下层组织工作薄弱的原故，另一方面，群众粮食太困难（每乡饿死许多人），又是主要原因。并且在打粮以后，又因转移阵地等等迁延时日。到太平寨开始作战时，只剩下了七天粮食。

第二，在地方工作方面，省委早在春耕以前接得中央指令，就决定武装全体群众，使用旧式刀矛等武装，当时甚至连省委中同志都忽视异常，绝不实行。在围七里坪一半时候，又严重督促，方开始工作，而并不切实。形式上成立了群众武装，而组织完全涣散，领导不健全。到省委常委会和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再严格讨论这个工作，并决定到界边建筑工事等等，已经太迟了。群众武装不能动员，这时主要粮食困难，群众武装召集不易，一天天拖延下去，而结果收效甚微。这样前后拖延约十天以上，三十师之匪开始由谢店进一步到了三区南边团化河一带。同时梁冠英的二十五路军之一部进到南区的涉沙河、油榨河一带，差不多到了南区中心。次日新集之六十五D[12]匪又伸到了双山门一带，省委星夜调二十五A要他去占领太平寨和看敌情占领暮云山一带阵地。不幸红二十五A迟到了一天，暮云山已被<敌>所占，匪二十五路军与六十五师匪取得了联系。这一军事上的失足，更造成了敌人巩固其阵地的条件。

红二十五A一到太平寨，过一天拂晓即开始进攻暮云山附近匪六十五D阵地，将六十五D之一旅完全击溃，打得血流成河，将匪在这天三路（三十、六<十>五、二十五路）汇[会]合计划打破了，但未能给敌人以全被[部]击溃，仍未能改变整个局势。而同日三十师匪进到三区中心长冲一带，我收[部]队下来当天晚了，且战士疲劳不能与以迎头痛击，当夜移阵地到光裕山一带。延至此日晨，三十师之匪自长冲渡河向檀木[树]岗，意欲与二十

五路之匪会合，我即出击，敌全部回师到长冲一带，天时异常酷热，敌我均暂不动，互持到下午。我方地形本占优势，据有光裕山一带高山，敌在低山又背水，但恃工事，且未做得完成。我方本定四点钟向敌总攻，后改五时，因集结队伍延到六时以后，天已快黑了，我方才进攻，而加以攻击时其他错误缺点，于是打了一阵毫无结果。这一下不能扑灭十三师，更造成了大错，使敌人在我中心苏区巩固起来了。我粮又已尽，群众送饭又毫无成绩，于是不得已而决定退出太平寨及光裕山一带阵地。当晚还决定退据紫云寨阵地以断绝三十师之粮道，同时到中馆驿附近的摩家楼去打粮，企图再与敌人一战。于是乘夜移军麻城乘马岗以北之董家畈一带，次日傍晚移军向摩家楼，而敌五十四 D[ 13] 全部在王复店一带阻断我军通路。我军绝对无根[ 粮] ，不得已移到光麻苏区界外白区打粮。至今日已快一星期了。

这次作战中间，充分暴露出我红军与地方工作干部的薄弱、犹疑，以至在最紧急的时候不能够消灭敌人，而让敌人在苏区中心巩固起来。目前敌人主要的尚在光山南区、红安三区一带，麻城、光山东八区和红安四区敌人还只是小的骚扰。我们的计划是要迅速筹得一部分粮，以这些苏区为后方再去打击敌人。

附注：现在三十师之匪已全部到麻城张店×河一带，六十五师移到光山的东区一带，二十五路之匪移到王家湾、双山门一带（前六十五师所占地），七里坪出一团人到南区和尚头，二十五路之独立旅补到南区暮云山、土城寨一带，五十四师已到顺河集一带。依此看来，三区无匪了，南区非常空虚，大部之匪已到光山、麻城一带，现在红军已过到二区来占据了紫云寨，向宋埠一带去打粮去了。

我们认为二十五军目前中心的任务是为争取黄麻中心苏区之巩固存在而斗争，所以二十五 A 再不能在黄麻苏区境内存在的时候（因无粮食），亦不应到皖西北去[ 14] 。现在我们在麻城苏区以东边境白区打粮，而这一带粮食空虚，再去勉强搜括就要发生许多损害白区工农利益的事，并且已在发生。但我们认为这只能在整顿红军内部工作上来解决，不能因此脱离鄂东北苏区。只要到谷子黄了，我们在苏区内行动自然有办法些。关于到秋收前我们怎样的具体计划，和目前红军与地方情形，请看这次附带寄上的信可以知道。

我们认为在中央指出省委过去的“左”倾错误的情形之下，我们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自然应当十分戒惧，不要再陷于同样错误。但是从报纸上，从敌人对于鄂豫皖苏区具体布置上，我们还是认为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力量是在削弱下去。蒋介石对江西的第五次“包剿”的初步进攻，三月间得到惨败以后，对日本停战而用全力来对付苏区与红军，仍然处处暴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力量之衰弱。如报纸上所云对于苏区总攻击。自从二月间起布置到七月二十号（我们所得最后报纸）还在布置。而鄂豫皖的第八十九师、第三师、第八十师、第八十三师早已调去有个把月了，足见蒋介石还认为他的兵力不够，不能轻于开始。而在破坏鄂豫皖苏区中，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东北苏区，国民党是先用了调走皖西北方面的大部分兵力（五十四师、梁冠英部二十五路军）来进行的。而这个对鄂东北的新进攻，也是力量低弱，假如不是二十五 A 因为没有粮食，也是容易被我们所击破的。我们应当承认在目前二十五军要完全驱逐现在进占了三区、南区各中心的敌人，是一件难事，需要有坚[ 艰] 苦的斗争，深入群众的工作和巧妙的战术。但是我们确认为在目前这种全国革命形势之下，我们一定能够和敌人作长期的战争。我们的



主要困难就是干部缺乏、粮食问题，现在因春耕中栽秧充分和天时的好的，只要看我们的斗争来决定。我们在阵地和群众基础上是比以前要弱些，但是到秋收的时候，我们在鄂东北有相当的基础，可以和敌人斗争。我们所耽心的就只怕自己在政治上、军事上、实际工作上再犯了严重错误，那就可以误大事。请中央特别注意给我们详细的指示和干部的帮助。特别是军事上的主持人。泽民完全不懂军事，是中央所晓得的，但是我们军长和军政委和师长都是游击出身的人，没有受一点军事上专门教育。下层一大个师长姚家芳同志是黄埔第四期学生，但只是一个书面的军事技术人材，而且曾两次加入第三党，被党督促他自首的。我们从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到现在，每次战争有严重错误和缺点，每次行动表现笨拙迟缓，而且因此下级干部的可怕的军事政治如一般常识上的薄弱、甚至连很好一点的战略战术都明知尚不敢用。比如我们现在作战很少实行包抄了，因为下级干部薄弱，掌握不住队伍。因为二十五 A 很少轰轰烈烈的胜利，每个胜利都不痛快，所以也影响到群众情绪的低落。再加上地方干部的更比红军中干部薄弱，一切党的策略路线，都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群众动员不动。固然我们知道中央准备得有很多干部要来，只因为我们自己的交通工作没有做好，又不能来。但是我们的交通工作做不好，也是因为一般的苏区的内部干部薄弱的原故，连一个能主持这个工作专门负责的人都找不到。比如邵达夫同志，现在我们又不能派他专门做交通工作了，他已经当了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副司令了。所以这趟交通来，请中央无论如何首先派来一工人来，阿木林可立刻来，他可以帮助建立交通。如认为目前交通路线已经可以用的话，立即多派些同志来。

邵达夫同志来，述及中央对于我们过去工作错误很多，下[上]面详细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我们决定很快的把省委的组织扩大起来，彻底转变对下层的领导方式，使之更具体、更适合于当地情形，到处深刻的检查下级工作，实行支部中每个党员的具体的分工，改造支部中工作和组织，扩大党的组织，和大胆提拔工农干部，耐烦[心]的教育工农干部。我们过去工作有几个大的毛病：第一是对下层工作情形考察的不深入，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方式恶化，在下级发生同志间抑×报复，在上级对下级形成为找下级毛病，不教育，不指示具体办法，乱骂乱处罚。此外，就是过去肃反工作的方式不正确，少挽救许多工农分子和干部，和使下级干部不安心工作。这种工作中的毛病，我们在省委第二次扩大会议上和其他会议上都指出来了，实行普遍的自我批评和开始在实际工作中去转变。中央所指示的不可容忍的对工会工作的忽视，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的恢复了，开过好些会。下层工会工作都在整理，下次另外寄上工会工作的报告来。

此外关于召集省苏大会，本已着手进行了，这次敌人的进攻，给了这个大会的准备不少的妨碍。我们决定用适宜于目前斗争环境的方式去进行。关于军事委员会，现在还没有成立起来，因为现在事实上抽不出一个专门的同志来负这个全部责任，即使成立起来也不形成一个军事会议。还是继续往日的办法：即关于整个军事策略战略，由省委与红军中主要负责同志共同讨论，决定日常的军事行动由泽民在二十五 A 军部参加共同决定。在游击战争方面也是这样，总的策略方针有省委决定，日常的由游击总司令部决定。我们知道这个方式不好，要很快来个转变，不过顶好由军部派来一个如刘百成同志[15]一样的同志来当军委会主席，才可以使军委会真正建立起来，免得只形成一个会议的形式。

最后的严重的现象是到白区破坏政治影响的问题。我们对寄上的这封信，说得比较详细，这里不再多说了，我们决定用全力来克服这种严重的现象。

皖西北苏区方面，在目前这种环境之下，依然是在每天开展恢复之中，现在汤家汇的土匪开跑了，汤家汇复归苏区的版图。我们的西北苏区西至龙王庙，北至×瑜山瓦屋基，东面南溪中心市镇在我们掌握中，南面直到吴家畈、×[牛]食畈一带四次“包剿”以前的老苏区界边。游击战争经常在霍邱县的白坟畈、赤城县的苏仙石以至固始商城交界的一带和西边在亲区一带发展。二十八军编了一团又二营人到二十五军来了以后（成立七十三师，现在七十三师这两团人又编入七十四和七十五为二二一团、二二五团，七十二[三]师师部取消，因无人当师长、政委），要令其原二十八军特务营及二四四团留下在皖西北之一营人为基础，其他游击武装亦在扩大。皖西北方面因粮食出产很丰富，物质方面比鄂东北好些。现又比较放松些，而且农村中原气比较厚些，青年壮丁多些，所以斗争还在开展。新编的二十八军二四四团前次过来时，在福田河与二十五军一路，与五十四师打过一仗，证明他比二十五军各团战斗力还要强一些。最大的缺点就是省委至今还没有人去巡视一趟工作，每次是郭述申同志同二十八军过来鄂东北报告工作和接受省委指示。因此我们也不能拿对于鄂东北一样详细了解的状况来向中央报告，只能将大概情形一说：

皖西北道委、道苏都已成立，党、苏维埃和红军中干部缺乏的情形与鄂东北不相上下，群众情绪比鄂东北较为浮动，只有赤南×区是最老的苏区亦与红安三区群众同样的坚定，群众对于扩大红军亦不大积极，多半愿意参加游击队，拥护红军与鄂东北情形差不多，支部中党员不起作用，亦与鄂东北情形相似。所以我们对皖西北的指示，亦通用省委对鄂东北一般的指示。只有关于肃反方面皖西北比较放松，而肃反中过“左”的毛病亦比鄂东北好些，这一点省委亦已指示了皖西北道委了。前次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同新二四四团到鄂东北来的时候，省委根据将[新]形势，认定敌人是在移动皖西北的兵力来对付鄂东北苏区，所以皖西北在这时候，应天天开展游击战争来恢复苏区。给了他一部分枪支带过去了，扩大游击武装和立即成立二四六团，并要成立一个亲区独立团才[来]发展亲区工作，要二十八军在秋收时候时时向亲区方向来行动，以便牵制敌人在鄂东北的行动。自从二十八军前次转去以后，我们还没有和皖西北道委接过头，因此亦不知道皖西北最近的情形，但是听农民转[传]说，当二十八军转回去的时候，又与敌人打了一仗，敌人运了四竹排的伤兵下河去了，可见新二四四团又得了个不小的胜利。

省委书记沈泽民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日

信后的补充：

对于苏维埃的工作，在四次“包剿”以前，在领导上就不强，“包剿”开始以后至红四方面军离开此地以至今日，省苏无专人主持，亦无工作之机关，形如取消，虽有郑位三同志一人，名义上是省苏人民委员会主席，可是他一人兼数职务，实际上并未能专作省苏工作。直到今年七月一日才举行全道苏维埃大会，成立道苏维埃。在“围剿”初到来时，根据国焘同志之指示，各县组织战时工作委员会指挥一切，取消了县苏，只红安一个县苏没有取消。红四方面军离开苏区时，即感觉取消县苏之不对，又决定重新成立各县县苏。

到现在，光山虽有一片苏区，尚无县苏之组织，只红安、麻城两县苏有一、二同志做经常工作，其余各县都是空架子。这些县苏之成立改造，都是经过所谓扩大会、各区联席会产生的，区苏、乡苏在反“围剿”中有少数时而弄散了，没有组织，大多数始终只二、三人做工作，多半是经过扩大会选举的，选举的人大多数总是不来做工作，圈在家里不出来，遇着跑反时，区苏与乡苏委大多数即自动回家去招扶[呼]家眷去了。村苏经常做的工作较多，但是到乡苏区苏同样爱回家不到。整个苏委中成分都是好的，但以年老者××者多。苏维埃机关中粮食经济都是困难的。我们认为区乡苏委不到和爱回家的原因是：（一）过去肃反的坏影响；（二）工作人的家庭生产真困难，他们顾家观念较深；（三）工作上畏困难。在肃反工作之转变中曾注意到这一问题，同时已宣布区苏乡苏可以多选些委员，规定例假，相当顾及到工作人之家庭生活，这样开始转变以后，是有相当成效的。苏维埃的干部，一般说来都是很弱的，都是屡次肃反后所提拔的。但苏委的成分以及政治上的坚定性是大有进步的。这次敌人新的进攻到来，南区群众有大部分回家插了白旗，其原因，领导太弱，地方武装太弱，反革命的活动，而其最大的原因就是粮食困难，群众跑反没有饭吃，但未饿死人。红安三区的群众到底是最有基础，这次跑反十几天，好多群众把耕牛杀得吃了。天天饿死有人，一区之内饿死者约在四、五百人，饿得举动无力的大半皆然，但未发生插白旗之事，只是有两乡向区跑了几千家。红安四区这次虽然增加几村插白旗的，但当敌人出发，向苏区跑的群众比往日要多，各乡苏维埃仍在领导少数群众，比以前斗争进步些。红安一、二、五区和罗山此刻尚无若[任]何变化。罗山虽受二十五路军之包围，但前日跑出来之群众仍然大部分跑出来了。麻城乘顺区的地方武装，较之前数月进步扩大了，群众认识进步了，渐知去冬妥协的办法的痛苦。光山东八区，敌人这两天才进攻，群众的表现此刻还未有什么变化。陂孝北的工作仍然是日益恢复的样子，前几月插了白旗的地方如陂安南、河口五区等地方，在这次敌人新的进攻当中，群众认识都要进步多了，这表现在他们秘密优待伤病号、拥护红军以至组织秘密的小游击、肃反上可以看得出来。地方武装在“包剿”七里坪之后，即前后，已经比过去要弱些。一方面是继续扩大的不够，只是形成了补充。一方面是因为粮食困难，地方武装形成了时常打粮。一方[面]是领导薄弱，总司令部的领导力量很弱，工作人也很少，同时各县游击司令部有一个时候都无人负责，各游击队伍中政治军事的领导和教育，都是非常薄弱的。有些队伍中没有形成党的组织，军事训练更是差得很，同时因为病的原故，队伍也受了很大的影响，但还是有少数的游击队伍比以前更进步。此次敌人新的进攻正值我们青黄不接之时，粮食更为困难，有百分之几的队伍完全没有粮食而解体，队伍粮食不为难的作战有很大的进步。在此本来可以扩大一些队伍，但因粮食困难而未实现，武装群众只是南区、三区成立了，南区收得一些作战成绩，三区成绩很小，这还是领导上抓得不紧。拐子枪正在重新发展，刀矛还是用得绝少。最近曾有计划，苏区所有附地都做保卫工事，已实现了一小部分。整个地方武装中多半没有政治委员和指导员，军事干部也是很弱的。现在对于地方武装的计划详见文件中，秋收的斗争已经到来，地方武装是一种日益发展的形势。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指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军事指令。

[2] 指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七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信。

[3] 邵达夫，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派往中央的交通员。

[4] 石健民，时为鄂豫皖省委交通员。

[5] 二十八A，即二十八军。

[6] 二十五A，即二十五军。

[7] 二二五R，即二二五团。

[8] 七十五D，即七十五师。

[9] 七十四D，即七十四师。

[10] 郭杰甫同志，似为郭述申同志之误。

[11] 道苏，系道苏维埃政权的简称，其他如省苏、乡苏、区苏均同。

[12] 六十五D，即六十五师。

[13] 五十四D，即五十四师。

[14] 原文如此。

[15] 刘百成同志，即刘伯承。

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在前方的同志给后方同志的信\*

(一九三三年八月四日)

宝珊、仿吾、位三、达夫诸同志：

二十五军打粮成绩不算丰富。因现在二十五军驻在地点和光麻界边以东一带一般的是粮食空虚，搜括之下破坏政治影响。日益严重。我们已开过几次全师干部会议和其他各种会议，来整顿政治纪律、卫生运动与解释第二十五军的行动方针，但未能立刻就深入下去，不能立刻来一个转变。

焕先已病三天了，每天还能起坐行走，但未全愈。昨夜继英同志又病了，一样是烧热头痛。是一种流行病的样子。真讨厌。他二人在病中勉强工作，而又怕他们的病不能速好，对军事上真是目前莫大损失。我们在这里打不到粮，现在又想另找地点，主要的是等你们回信。我们的对象最好依然是麻南摩角楼或黄土岗黄家堰头一带，如麻城增加下[敌]人则此计划难以实行了。否则，对于我们实行原定的战略，当有重大的损失。目前最重要的是在详细侦探敌情，及粮食对象，才可以寻得一月或半月之粮。象这几天，二十五军在光山界边和新区地带之行动，只算红军敷衍数日不仅于我们的计划无补，且破坏与白区群众关系，有很大的害处，所以做事不当空谈任务，而在实际工作，请注意为我们详细报告打粮地点与敌情。

宝珊来信，关于地方情形与对二十五军之行动意见，收到。对泽民的批评，泽民诚恳接受，已有信给道委，详细述我们的意见了，请放心。现在再关于后方工作有几点为我们上次未说和说而未尽的意见：

一、后方对于医院休息所工作忽视，成为一贯现象。此事，中央对二十七军之批评，应引为对自己之批评。现在，各医院休息所等粮食之绝端[断]没有以外，内部工作人员更发生许多不好的现象。邵达夫同志还是要负责整理医院休息所工作，一面整理其内部，一面找[召]集其当地党、苏维埃和群众，讨论拥护医院工作，给医院的粮食一个切实转变。

二、不用苏×现象，再不能放任了。现在有好些事实证明，这中间主要是有好些反革命破坏，此事要××民同志立刻到农村去调查，找出反革命破坏苏×分子，将他的阴谋事实（受国民党指使等）向群众宣布，由群众将他处决，这是一个国家法律问题，决不能用宣传教育来解决。同时，对于一般群众，还要好好做宣传鼓动工作，务必要苏维埃委员和党的领导人来深刻的做。

三、盐的问题，现在万分严重。报载蒋介石又有食盐公卖的命令，来封锁赤区食盐。我们要加紧的买食盐和做将来对付食盐封锁之准备。七十四师二二四团，已经有十多天未吃盐了，请总司令部将陂孝北送来之六百元，至少送三百元来给红军买盐。总司令部要到光山、麻城、红安边境四处找小贩的路子去买，尤其要派人或写信到陂孝北，令其收买大批食盐以应急需。此外要组织小贩到白区大批私运食盐和特别设置机关，配备武装，保护去接盐进赤区，这个问题须要你们详细计划。

四、冬衣问题，提出已久，至今未见到委、道苏部<署>一个什么计划来做，也不曾做一个什么准备，你们同样应当大规模准备和进行，在赤区到处收买，在界边收买布及棉花。

五、秋收快熟了，总司令部、道苏、省苏应建立秘密工作系统，来作大批藏粮食的准备。无论是红军公田的、赤色买的、白区没收和割豪绅地主的，更[应]有系统的收藏。这是几百担粮食的问题，关系到全军的作战。

以上五事是目前最紧急严重问题中之几个问题，希注意！

关于武装保障秋收行动纲领草案，我[们]的意见是太长太琐屑，特别是第×条武装总动员的具体布置，是行动日期，另订[定]一语，我们认为，武装总动员的日期不应另定，就是现在了。另定日期，更加延缓和削弱这个斗争，并且使这个斗争成为五分钟热度的或暂时兴奋下的性质，而不能成为持久的战斗。我们在武装总动员中，不能规定一个一律开始时期。只有军事上的总攻击或武装暴动上才有规定时日的必要，想是你们把两种观念混淆了。我们现在就你们的草案基础另草一个寄上，如同意，即付印。余不及赘，此致布礼。

焕先继英泽民

一九三三年八月四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沈泽民关于自己“左”倾错误问题给中央的信\*  
(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

中央：

因为交通关系，所以到现在才能答复中央去年关于指示省委决议错误的指示信。这些错误主要的是应当由我来负责的。在我起草的省委决议中，对于世界帝国主义大战与进攻苏联的估计，走入市侩式的偶然论。这种错误经中央指出来以后，使我在以后对世界大战问题和国内战争问题以及一般的分析到多种问题时，都得到一种比较正确的分析与了解。省委对于国民党政府改都洛阳认为是成了进攻赤区的偏师，幸而经中央指示，得以及时纠正。然而这一严重的错误，已经大大的削弱赤区党及群众对四次“包剿”的做戒心和反四次“包剿”的积极准备。虽然幸而由中央及早指示，虽然得以不致继续成为路线问题，然而就这些错误所引起的<对>革命的不可补偿的损失来看，已经是知道我所应负责任之严重了。我犯这些错误的重要原因：第一是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幼稚病(这在后来助长了东征胜利中骄漫[慢]一切的胜利发狂情绪)。第二是理×[1]上的许多×××[2]和机会×××××××[3]。第三所得客观事实材料的不充分和缺少研究讨论机会，这最后的一项也是实际情形。我×××××[4]为掩盖我错误，而是为要请中央多给这里的工作以种种帮助。至于四次“包剿”的情形大致已为省委报告中所述。还有关于我的一些详细的经过情形，及我对于交战中各种意见与错误，不能再作详细的报告，因为技术条件所限制的缘故。大致我的立场是×[5]省委报告及决议中所表现的，请中央给以指示和批评。我们在这里因为要维持红军在群众中的信仰，所以在群众和党的下层不作批评领导行动的讨论。在这里，只有一件事要报告中央，就是当敌人未到赤城时，曾由飞机丢下一封刘峙给国焘的信，内容大致说国焘派去的人已经会到，说国焘×那样办法真是中国民族前途之幸，请趁早下手云云。当时我自然付之一笑，显然是敌人挑拨我内部自相怀疑的一种把戏，所以我看后立即交给国焘了。不过在目前红四方面军发生这种严重错误的时候，回想起这件事来，不能不报告中央，使中央知道。目前反“包剿”的形势必然是顺利的，但干部的缺少的确是一种严重的情况。目前鄂东北[6]皖西北不论哪一方面，假定再能少一、二个干部，即会使工作发生严重损失。我在过去常犯错误，经验理论两者都是薄弱，现在虽然用×××××[7]团结干部和教育与提拔工农干部，但工作上的困难确是实际情形，这一点请中央务必与以有力的帮助。

沈泽民

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2][3][4][5][6][7] 原文如此。

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

中央：

自从正月间邵达夫及二月间石健民同志带上报告以后，鄂豫皖苏区的情形已经经过了许多变迁。这些情形已详此次交通带上的几个旧的报告。现在再把秋收中间的经过情形和苏区现状，再向中央作补充的报告

蒋介石派刘镇华来当鄂豫皖剿匪总司令，并带来匪军六<十>四、六<十>五两师，遂开始布置他们在秋收时进攻苏区的计划，他们是集中兵力来对付鄂东北的。从皖西北调来之梁冠英二十五路军（第三十二师及一补充旅）和郝梦龄的第五十四师（对于皖西北调出了这些匪军以后，并没有补加兵力）。此外就是红安、七里坪一带之五十三师，麻、宋[1]一带之第三十师、三十一师，罗山至红安五区一带之五十八师，陂孝北之第四十四师，刘振[镇]华之第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则驻泼皮河、新集一带。原在鄂东北之匪军第三师，八十九师，八十师，八十三师都开走了，八十三师开走得更早。

我们（在这时候恰恰邵麻子[2]来传达中央指示信的内容）亦决定了以保障秋收为我们的中心任务。但是二十五军仍在困于粮食，当时就决定了到福田河一带打粮，准备一月之粮，以便二十五军能在苏区作战，保障秋收。这次打粮食地点，粮食是很丰富的，所获亦不少，但因群众饥饿太甚，皆只跟红军去为自己打粮，不肯为红军运输。因此，打粮约十天只获半月之粮。而更主要的原因就是红军和地方领导同志都还没有抓紧这个问题。因此，等到敌人进攻真正开始，我们与敌人作战，仅将有七天之粮，这是我们在秋收斗争中失败的第一个关键。在福田河打粮时，恰遇二十八军第二二四团[3]南来，在福田河附近与匪军五十四师<打了一仗>，击溃其一旅人（所谓钢三团、铁四团，乃其精锐）。但在此一战中，二<十>八军之一团独建奇功，而二十五军之各团则表现战斗力衰败，斩获亦甚少。如此可见二十五军战斗力之削弱。自忍饿围七里坪，二十五军一般战士身体都饿得黄瘦衰弱以来，至此时身体未能恢复，以至冲锋陷阵大不如前，这是我们秋收斗争失败的第二个原因。

在我二十五军计有半月之粮的时候，二十五军又停止行动，整理及改编队伍有几天。敌人的进攻开始了，首先是二十五路军的第三十二师乘我南区之空虚，占我油榨河、白沙关至郭家河一带之苏区的险要。宋埠之三十师亦开至谢店一带，刘振[镇]华则以其六十五师出新集附近之双山门至王家湾一带，那时我们的二十五军已将到了光山与麻城交界的董家畈一带，闻生[声]即移至太平寨，对三十师之匪则以游击武装牵制之阻其前进。我们就以太平寨为阵地与刘振[镇]华的第六十五师一战，将他击溃。此一战给刘振[镇]华的第六十五师一重大打击，但未能消灭他，也未能驱逐他出这个阵地。然同日三十师已深入到三区中心之长冲一带，我地方游击武装竟丝毫不能抵抗，像他所经过的紫云寨、鸡公寨一带险要，竟无一个游击队占领抵抗，以至任其长驱直入。我军与之抵抗一天，第二天敌动，欲渡河至檀木[树]岗与三十二师取联系，我军进击亦未得手，其原因在我方一追击，敌即回头占领长冲一带原有阵地与我抵抗，我方占光裕山一带优越地形，敌人占低地又背水，本可给予重大打击，而我方以七十五师长姚家芳之反革命阴谋托词欲调二二五团来加强攻敌主力，故攻敌时间由下午五点延至下午八点，天黑时，又以少数攻敌之坚强工事不克，徒招失败。如此一天过去，敌之阵地丝毫未有动摇，



而我军粮尽，不得已又退至董家畷一带。次日进至王福店，欲往×开楼打粮，而敌以五十四师进至王复[福]店、福田河阻我军打粮之路。敌之地形不宜攻击，打粮之企图又失败，战士无食，杀牛为粮及靠群众送饭，勉强敷衍一天，即决定次日至福田河、路口一带打粮，然此地屡经红军打粮，加以顾敬之民团之搜括，粮食空虚（此时实宜到黄土岗以下陶家畷一带去打，该地粮食异常丰富，顾[估]计不出此，实为失策），以至战士忍饿夜行，爬大山而去大、小公石山一带及王家山，约五、六天又由路口以南之纯阳山、齐头山一带西归。该地粮食更少，自遂在打粮中口陷于饥饿。纯阳山、齐头山为大山，上下须一日之劳，二十五军在此扎约四、五天，以不得食，每日派各团下山打粮运回山上，且须与敌作战始能得芨芨之粮。山上气候寒冷，磨、碓等物异常缺乏，战士吃整大麦不能消化，加以宿营无地，多半露宿，结果病者日多，未病者亦更身体衰弱，军长、军政委亦病。然已逼处此境，无法挽回，故此次打粮完全失败，而乘夜空回苏区。至则刘振[镇]华之六十五师已调走，六十四师正在出发以破坏光山之东区、八里区苏区，我军适与之遭遇，然以指挥人病，战士疲劳，未与之一战（此实在一大好机会），即连日将队伍运回至光裕山一带阵地，即日转至杨真山、紫云寨、鸡公寨一带阵地。不幸天又大雨，战士更受雨淋，至此即开始二十五军之最困难时期，战士无粮，干部害病，至[罩]于几乎不能作战之地步。

此时敌人之布置已少有变动，大河以西檀木[树]岗之后山，和尚头至陈维献一带为十三师之一旅人所占，南区由二十五路军之独立旅及易本应之民团等所占，靠西由宣化店、卡房一带之五十八师以一部分伸至老叶家湾一带，与南区之敌取得联系。此等处敌皆占据深沟高垒，不易攻击。匪三十二师已易[移]至双山门、王家湾一带，新集由六十四师以一部占领，其余仍据光山第八区一带险要，且逐渐向我军屡用为阵地之西高山、杨泗寨一带伸展，亦以少数兵力配合民团占领险要深沟高垒。三十师已移至北风嘴一带，五十四师则随进至北风嘴以南之顺河集一带附近之云雾山一带，与三十师之匪取得紧密之联系。此时苏区粮食未熟，敌人尽欲藉此包围形势以困我二十五军。

赤区群众受此打击，加以粮食困难最坚决之三区群众虽无降敌之事，然以大批饿死，又忍饥跑反，情绪亦低落。扩大红军动员不动不必说了，各乡各区游击队亦已无食，大批解体，粮食亦难动员。此时党与苏维埃开始进行与群众订契约，以群众之一部分田归红军割之，运动亦只有少数地方有相当成绩，且数是极少，不足给红军所需。红军在紫云寨、杨真山一带亦只能依靠每日各团到桃花区以南宋埠附近去打粮、割谷以为生，战士不战而疲劳万状，至所打粮食仍只敷每日一顿之粮，仍不能免于饿饭。

此时光裕山、太平寨无敌，红军为企图占此阵地以完全保障三区，遂移阵地于光裕山至杨真山一带，而已离南方割谷地更远，粮食更感困难，且队伍扎山上，棚子漏雨，更影响战士身体，不得已而仍至紫云寨、杨真山、鸡公寨一带。此种形势，实为红军围守三区这一带阵地毫无开展之可能。此时干部病者更多，军长吴焕先同志、军政委戴继英同志之病固未愈，而七十四师师长、政委又病，团长兼七十四师副师长黄绪南同志，在王家湾时与六十五师一战带彩未愈，营长病者多人，七十五师三团团、团政委病者占半数，各级干部病者亦多人。七十五师在打粮中且发现一营长叛逃至敌人方面去了。一般战士×天每打粮一次，沿途分队到明天集合始能收队，每次病及失散者每团多至一、二十人，队伍锐利的缩小，实走向瓦解前途。如此情形，

当然不能作战，而地方武装亦在同样状况，自难作有力的牵制敌人行动，而形成红军之孤军独战。在我转移阵地时，三十师之匪即进据光裕山，且进一步攻我杨真山阵地。杨真山离紫云寨七、八里，且地形不连接，难守，而我方指挥无人，战士疲劳之状况亦难与一战。因此杨真山遂不得已而退出，紫云寨、鸡公寨一带（徒有寨子凭险可守）之阵地更孤，我二十五军逐渐移阵地至靠西一带山地之大小坳口一带，夜间行动，到达该阵地以后，因该阵地不久[好]，非久占之所，即决乘夜转至太平寨。至天色晚时行动后，军部复以路远不能一夜到达，即改至与七里坪、北龙王山一带附近之大小佛山一带。第二日遇第十三师在和尚头之二团人全部南下，与之遭遇一战，因我方指挥之无人及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之反革命阴谋，竟遭大败，为自有红军以来未有之可耻的战局。

十三师之匪初本至大小坳口方向，大约已知我军在大小坳口，欲去加以封锁。我七十五师在大佛山，七十四师在小佛山。敌沿河而下，七十四师大小行李显露目标，敌以我之阵地妨害彼之行动，遂中止前进，加以攻击。我军在河边之哨不备，沿河之一高岭为敌所占，敌即进攻我七十四师之阵地。敌之攻击目标为与河边岭子联之一岭子。其他有七十四师之一营及七十五[师]之二二三团一团人，当敌向该岭冲锋时，七十四师即令增加一营反攻以消灭此敌，不料二二三团团团长李和生竟率全团队伍退却，以至终于敌人占领该岭，迫我七十四师退至小佛山寨上。至下午我方令七十四师二十二团[4]移至大小佛山之间一带岭上，令七十四师之二十团[5]继续守小佛山阵地，而敌来攻，加以自打古岭来之敌之声援。我二十团[6]政委不知军事，擅以所带之二营人退却，致敌占小佛山。但以小佛山之间，尚有我军一团人，敌难继续进攻。此时姚家芳见有机可乘，即令守大佛山一面之二二四团一营人退却。寨内尚有二二四团第三营尚不知此事，敌人入寨，始亦仓忙退却。此一退却，令全军大小行李失去掩护，全部仓忙退至龙王山。若敌人再胆大些加以追击，则我全军大小行李及作战部队将受严重损失。此时龙王山阵地虽已有红二二五团占领，只能免敌人攻我后，绝不能掩护大小行李，幸敌人胆怯，未敢穷追，然我方已狼狈万状。这一天，敌人十三师是二十五军所击溃过的部队，本被我们打个落花流水，然而结果卒被这二团人把全军撵得飞跑，事后把姚家芳及二二三团团团长李和生逮捕起来审问，才知道姚家芳与二二三团团团长李和生部在继续第三党的活动。姚家芳且以黄浦[埔]生的关系，在今年阴历四月间，向蒋介石投降并接过头。当我军在紫云寨时，姚家芳并向十三师去信告过密，说及二十五军无粮及干部害病指挥无人状况，谓欲进击二十五军即在此时，故十三师有此大胆。在环境困难之时内部有此叛徒之阴谋，当然更增加二十五军之困难（姚家芳、李和生及其他反动首领人均已公审处决）。是日天齐[霁]时，我军即移至太平寨，而接防和尚头及占领鼓岗之二十五路军匪部复向我大小行李射击，致一部未能归队。至太平寨一天绝对无粮食，且敌暂围逼，不得已星夜移至麻城之罗城寨、五星寨一带，队伍已饿一天。

这时候，我们已和总司令部及道委、道苏失去联系了几天，我们转移阵地到那里去，为的是杨泗寨一带敌情未明。据报告说是没有敌人，觉得阵地宽展一些，向东去到杨泗寨一带是苏区边界，向南去到邱家畈一带是接近麻城苏区边界，都可以割谷解决粮食问题。但是一到那里以后，始看清杨泗寨到西高山一带都有敌人，我阵地与敌人仅隔一大畈，红军行动完全受其监视，且三十师之匪在我们离太平寨后一天夜晚去占领太平寨，且继续向我阵地进

逼。匪五十四师仍然威胁我在南方之任何行动，我方战士之饿，干部之病，作战绝无把握。当时想集中行动，阵地狭小，摆动渐不可能。且每天所需粮食数目浩大，在此敌人包围中绝难供给，与其被迫而至白区打粮，不如暂时分开游击一个时期，既可掩护群众割谷，又可较易解决红军粮食问题。但主要干部都病了，分兵游击更无人带领，若在麻城这个阵地再停顿几天，不但红军粮食绝无办法，且匪军联系好了四面围逼，一定没有出路。二十五军此时实力已大大衰弱，虽有两师，然实数比前次报告时少很多，且战士长期挨饿，又经此环境，病号吊[掉]队更多，日益在坍的形势，不得已遂向亲区行动，割谷打粮，休养士卒及干部，而图再举。我们留在鄂东北苏区的有全部游击武装及七十五师一特务营二二二团一营人。

在亲区打粮一直到皖西北边界，粮食依然是不够的，所经过的场子，谷子大半没有黄。又因与皖西北道委接头之后，知道皖西北双河、南溪一带谷子大半成熟了，红军去不愁粮食，而敌人正谋破坏皖西北秋收，遂决定红二十五军暂时到皖西北苏区行动。

皖西北对于二十五军的去，是异常热烈欢迎的，双河、南溪一带群众闻二十五军之来，送饭者云集，使二十五军连吃饱饭，绝对不愁粮食。这里群众对二十五军欢迎之情形，迥异于黄麻群众对二十五军之态度。是时敌人进攻亦渐已开展，四十七师由南方吴家店一带向苏区准备进攻。七十五师之匪已全部集中来余子店、灰旗山一带，准备复占汤家汇。戴民权以一旅人准备进占双河。五十四师之匪已跟踪二十五军之后来银山畈一带，为敌人进攻之主力。十二师亦集中兵力于金家寨，准备在各路齐动时即进占南溪。

在二十五军未到以前，二十八军有一团（二四四团）而且一营人（二四六团第一营），此数虽较小而枪支实数不少。二四四团有战斗员……二四六团之一营亦有枪……屡次击溃金家寨之第十二师，截断得其粮食四十二挑，使白匪动摇万状。这个队伍粮食不缺，衣服完全，作战精神皆胜于二十五军之任何一团。二十五军到后，为对付敌人进攻之行动，遂与二十八军汇[会]合行动。

戴匪民权之四十五师一旅人，由戴匪亲自率领，首先进攻至双河腹地，二十五军与之一战，将其全部击溃，缴得盒子四、五十支。次日因匪七十五师已进至汤家汇附近之瓦屋基、四道河一带，遂与二十八军汇[会]合与之一战。敌人来袭我阵地，我方与之作遭遇战，二十八军之二四四团，给敌之第三旅以猛烈攻击，遂将第三旅全部击溃，获枪几百支。而二十五军仍表现其疲弱之状况（不仅在战士方面，尤其在干部方面），七十四师二二二团不协同攻击，胜利仅止于将敌人击退。七十五师阵地方面有敌约一团余人来犯我阵地，我七十五师虽将其击退过河，亦未有大的斩获。因此，敌虽挫而损失不大，依然占原有阵地，未尝解决汤家汇之危。

这时候，我们对于敌情未侦探清楚，在汤家汇按兵不动三、四日之久。然敌人之五十四师及七十五师之一部，都已经银山畈抄到小门坎山，将占我大门坎山之阵地，大小门坎山直接就是汤家汇的×山。及我二十五军得皖西北道委之信，星夜前往，敌已占有小门坎山及人门坎山附近之土门坳。我军仅存之大门坎山之孤山，三面受敌，两面皆大凹地，地形绝对不利，相持一天，不得已而退，汤家汇入敌人之手。

然敌犹迟疑三天始敢入汤家汇，其动摇害怕可知。

到了这时候，皖西北群众对二十五军遂亦开始渐露失望之态，他们见二

十五军对于匪军七十五师这样没有战斗力的队伍都不能打个好胜仗，汤家汇不能保障，又因七十五师之纪律不佳到处与群众关系不密切，因此二十五军初到时群众那么热烈欢迎，而几仗一打之后，群众渐对二十五军淡漠起来了。

这时候，敌已在西边占领关王庙，准备进攻赤南三、四区，且谣传敌已进至三、四区中心之大埠口，这时候，我们商量，汤家汇既不能保障，双河、南溪亦无法保障，若敌再进至大埠口，我军将受四面包围，遂决至大埠口与敌一战。至则大埠口曾受少数敌人搜索。敌尚未占大埠口时，泽民[7]到皖西北就病了，到这时候未愈。接二十五军信，欲即高大埠口到吴家畈去围攻匪四<十>七师之驻地。这天晚上在二十五军开了省委会议，讨论行动，结果立即回鄂东北。是日拂晓时，队伍即行动至大埠口以西之胭脂一带，然这一天，敌却进到了大埠口，我方因已定回鄂东北，且地形已不利于与敌作战，于是立即仍然西进回鄂东北。这天详审了姚家芳，发现他所有的阴谋，公审处决。这次到皖西北，二十五军、省委各同志因忙于作战，泽民同志一到皖西北就病了，病到二十五军转来时尚未好，不能出去处理工作，故对于皖西北的情形仍未能有详细之考察，以所见大概情形，皖西北以敌人集中力量进攻鄂东北。故得处于比较顺利的环境。粮食及群众情绪，在敌人进攻以前，皆较鄂东北为优，然缺乏斗争之锻炼，一到敌人进攻，群众之恐慌动摇特甚，不若黄麻群众之坚忍不拔。皖西北工作，肃反之流弊不若鄂东北之盛，然有放松现象，群众阶级斗争亦不如鄂东北之坚决。党及苏维埃在组织上，皆较鄂东北形成得完备，是其优点。然干部之坚[艰]苦工作与斗争则逊于黄麻。凡此皆皖西北道委工作中优点与缺点之反映。此外皖西北道委没有抓紧赤南三、四区之中心根据地，在其工作中无重心，以至此三、四区老苏区在地位虽似黄安之三、四区，然在敌人进攻时之表现远不及黄安之三、四区。皖西北敌人尚在关王庙一带，而赤南三、四区一带群众距敌人十数里完全了[渺]无人烟，谷子黄了没有人割，这种严重现象，我们在开会时部向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指出了，他亦接受去纠正。临行时决定叫道委坚决带领二十八军在皖西北游击，并因二十五军有一营人在门坎山一带未得退还，且先决定调二四一团之一营来补充二十五军，亦隔住不能来，遂由二十五军部与二十八军商决调二二四团之第三营来补充二十五军。此一营来了，然临行时二十五军二二五团有一营人未能按时归队，亦留在皖西北了。加以二十五军到了皖西北以后，所继续发生的伤病号五百余人，还有好些干部，都留在皖西北了。皖西北的二十八军实数约枪八百余支，地方武装亦约八百余支枪，得二十五军所遗留部之补充，大致增加一些，可是二十五军更削弱了。

二十五军在到皖西北以后，几次作战及病号的结果，后以给养稍优的结果，战士体力颇见恢复，病号亦减。然因回鄂东北时，所有的伤病号都留在皖西北苏区，又不得补充，故数目更少。二十五军在回鄂东北中，二十五军全军行一日夜即到鄂东北边境，不料敌人已有准备，三十师、三十一师在黄土岗到路口一带布满了，无隙可过（六十四师，六十五师在二十五军向皖西北去时，即布置在沙窝集至商城及余子店一带，刘振[镇]华自己在沙窝集），乃休息一天，次日改向黄土岗以南运动，连日夜跋涉大山，加以大雨淋漓，而战士行军比往日进步，疲劳之状大减，一到黄土岗以南，正是夜间，敌已有备，约团余匪军分占两个工事，我军不明敌情，夜间开入其工事前面，于黎明时在敌人两边工事夹击中冲过河来了，而七十四师大部分及全军大小行李不能过来。

苏区状况，在二十五军回时，敌人布置已有变动，新集由二十五路军驻扎。光山自泼皮河以下包含东八区、南区及三区北部如长冲、和尚头等处，皆归经扶县，由二十五路军派队伍分守工事、各要塞，太平寨、光裕山、杨真山、鸡公山等处皆有匪营把入驻守。和尚头有匪约一团人（又据报告不足一营人），南区郭家河有一团人，五乡土门一团，白沙关到×沙河一团匪军（一团不足夹些民团）。王家湾到胡子石一营人，双山门、牯牛寨一营夹民团，新集一团（二十五军来后由泼皮河运动下来的，本来没有），皆为二十五路之匪。泼皮河皆为民团，东八区等处皆为民团，杨泗寨到旧范店（即光、麻交界之一隅）为二十五路之一独立旅，名为一旅，实数不足一团。如此可见经扶县确已归二十五路军匪驻守，而刘振[镇]华之匪军则移到了潢川到商城属去驻扎去了。十三师之范围仍为黄安县，惟范围缩小，自其驻扎状况，七里坪一团，县城大约一团人，桃花路一营人，打古岭、古凤岭各一营人之谱，袁英河一团，冷子岗团把人，郑家湾（城东南）不足一团人，五区及陂孝北全为四十四师之范围。吕旺城、黄陂站一团，四顾[姑]墩、×店、夏店一团，河口一团，×家河二连，由吕旺城分米，毛家集营把人及县保安队，小河、花园、广水等处及扩路军队约一旅人，三十师在顺河集附近之林店河有一团人，谢店一团分一营在永家河，其余为阻二十五军东归，皆在路口到福田河一带。三十一师在黄土岗一带，前日报告向南走了两团人，大约到麻城中[光]一宋埠驻，所谓二十六路军，实则孙连仲之直属部队而已。五十八师已开走，麻城方面以三十师、三十一师尚在对付苏区边境（今或在击我七十四师）。过几天转来，必定要分布到麻城各地，而我无足够的武装来对付他，所以现在麻城虽然没有土匪，苏区比较平安无事，前途中很快有受三十师、三十一师之匪转来蹂躏之危险，这实在是我们顾虑的大问题。

二十五军之归鄂东北，给了敌人一个震惊，和尚头一带反动皆逃回七里坪、光裕山、杨真山一带，少数匪军在前数日皆曾开跑过。三区八、九乡本为袁英河之一匪军及民团过来占据蹂躏，闻讯亦皆退至袁英河，今尚如此驻扎。故以今日之苏区论，则麻城、旧范店、王家楼、排楼河一带以南，直至四次“包剿”前之麻城苏区边境，三区八、九乡、郑必高一带，二区本无匪为群众为匪所胁走，今少数民团为损，再则四区潘家河到高山岗南区南部之土城寨至天台山之黄英寨。罗山四区今整个无匪，宣化店亦只民团（据报告）。此等区域皆为我游击战争的活动场。再则七里坪以西南之二程区无匪亦只民团。河口之四区大部无匪。陂孝北苏区前在二十一团调来编七十三师后，敌曾集中六团进攻，陂孝北县委带十八团不知在当地好好打游击而跑到道委来了。今加强二十一团并重令陂孝北县委过去，总可以有相当的恢复。光山东八区因光山县委之右倾，曾长时躲避在麻城南一带，今撤换书记，令之重回东八区，以彼处仅民团布防，本易于存身。

至于群众情绪方面，现在比较又好些了，主要是粮食困难稍稍好些，再则土匪对苏区农民异常残酷，尤其是对三区、南区等中心苏区的群众，即使扯了白旗以后，还是把全部青年壮丁掳去详细拷问，再令做苦工，不过数日磨折而死。中心苏区的群众逃到土匪之下去，也遭同样的虐待。因为他对于这些坚[艰]苦斗争如此之久，到现在屈服了的群众是因为共产党，<匪>决定消灭这些地方的群众。所以他们甚至把中心苏区的小孩都放在塘内溺死，竟是一种灭种的手段。事实上，这些场子即使插了白旗，的确全是不得已的屈服。群众对于土匪的一切欺骗政策不受丝毫影响，例如三区有送柴草、菜蔬

去给土匪的人，都是自动替赤区侦探，他们转来以后，把一切听见情形去报告苏维埃。因此，敌人的改良欺骗政策完全不能实行，不得不转而用最残酷的手段，群众亦不再同他“虚与委蛇”了，坚决跑他的反。在土匪方面即使不因政治方面，光因为运输粮食困难一点，亦往往自己破坏他们的政策。对于苏区（并非中心场子）逃到白区去的群众，亦强迫他运输或做其他的苦工，磨折这些群众大批逃回苏区来。

尤以红军之脱离苏区以至到皖西北，群众的损失很大，在许多地点整湾今年秋收没有保障好，以后在长期内的困难固然是粮食，然而当前最迫切困难的问题要算冬衣。现在阴历已到了十月十二三日，天气寒冷，再不立刻得到大批冬衣，削弱了战士的身体，一定发生大批病号，其结果可以影响到二十五军的继续缩小，这前途异常危险。再就是今年苏区群众亦丧失大批衣服，不光难靠群众拥护，并且解决群众自己的冬衣，要答复群众的这个要求亦成为党的严重任务。此外一切后方机关尤其是医院伤病号，以至于游击队、地方武装等的冬衣问题，今年亦没有来源，所以今年的冬衣问题主要要从积极斗争中向敌人手中去夺取。其次再是买，及群众中动员。最近十六团游击到罗山已将冬衣问题解决了。十九团行动到桃花以下，亦解决了冬衣问题。这个路子皆是有大的希望的。

红军的补充问题，过去因群众自动参加红军，在四次“包剿”中差不多没有了。所以红军的补充，总是编游击队的方法。然这样的结果，使农民不敢参加游击队、独立团，甚至不敢参加赤卫军，都怕被编去了。这里我们政治上放弃了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走入群众落后意识的尾巴后面去。因群众不参加红军，而我们自己也不做扩大红军的群众政治动员，这严重错误所造成的恶果。所以今后决定：（一）在赤区群众中做广泛的参加红军的宣传、鼓动工作及动员中的组织工作。（二）加紧党、青年团及苏维埃等在群众中这一政治动员的任务，和在群众团体中进行这个动员。（三）在游击队中也把宣传及动员游击队员参加红军，当做经常的政治工作之一，并令各游击队政治指导员在最近每队动员一人来参加红军。（四）过去犯过政治错误和纪律而做苦工的，考查其思想工作转变者可以介绍参加红军。（五）伤病全愈了的红色战士，今有一部分脱离农村，赶早吸收他们来归队。（六）跑反群众吸收参加红军。（七）白区及插白旗的群众来参加红军。

游击武装现有五个独立团，每团一百五十以[至]百八十条枪左右，没有特种武器。游击队二十至四十条枪的有八个，十条至二十<条>枪的游击队在鄂东北方面有二十个，三人至四、五人之便衣队共十四、五个。六个战斗连，每个四十支左右。特务营四个，共百四、五十架盒子。其他侦探队、交通队、掩护队及各机关工作人随身所带枪支数目皆不在内。

游击队及地方武装等，都是按照游击总司令部整个的行动计划及指示去进行的。至于现在最有发展希望及最重要的运动，就是便衣队的运动。这个运动本来是从群众中自己发生起来的革命的农民，三人、五人自己成立一队，用短枪、短刀、刀矛等武装，在夜间去杀反动或袭击敌人。因为他的队形小且便装及在当地行动中，不易为敌人所觉察，行动便捷，所以是赤区或敌人占领区域中都极为适宜的一种游击武装的方式，并且容易广泛发动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我们现在决定用党、苏维埃、红军及游击队的全部力量，去发展这种武装形式。

关于党的组织问题，我们遵守中央的指示，已经另调同志担负红安县委

书记。仿吾[8]同志回省委为宣传部长，省委的组织是这样的形成：书记泽民，宣传仿吾，组织宝珊[9]，再找最好的两个工农同志参加常委。但在最大问题发生时，经常找省执委其他各负重要工作的同志来参加讨论和决定。仿吾同志兼鄂东北道委宣传部长，宝珊同志继续为鄂东北道委书记。十月十六日开了第三次省委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央的指示信，选举补充了省委执行委员十余人。会场[议]中专门讨论了二十五军到皖西北行动的错误，通过了决议案，即散会。扩大会本准备通过政治决议案和苏维埃、党、红军与群众工作等五个决议案，以[因]泽民、仿吾皆病，余人忙碌不堪，未能起草完成。扩大会是在敌人已开始向麻城及红安三区实行大举包围时开的，故异常仓忙，不过一天半即了。道委扩大会本决定在省委扩大会开了即行，然次日敌情即异常紧张，此后是作战与行动中，无整日时间足以开会和写文章。泽民、仿吾亦困于疾病，亦无人写决议，故至今付诸缺如。今将扩大会议后军事情形报告于下：

扩大会完后，麻城之三十师二团人，新集三十二师之三团人，黄安十三师之两团人即联合向我二十五军及各重要机关之驻扎地点（三区南部之紫云寨一带）进行包围。我方因七十四师被敌人隔在皖西北未能过来，二十五军力量单薄，不能占领广大阵地与敌支持。这次二十五军还有几部到别处去负有任务，留在此只有二营人左右，加以地方独立团之助，本月十九日[10]对付敌人七团，恶战一天，卒将阵地守住，使所有跑反群众与机关得以乘夜走空子跑出包围的圈子。红军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以[因]寡不敌众、粮食困难，即退出阵地。敌人把骡马挑子都不带，每人带两天干粮，完全轻装追击我红军，两天找不到我军的踪迹，而我都[却]在苏区四处敌人占领场子内打民团、杀土豪、没收粮食，大闹一场。前日（十一月四日）占领黄陂站。

今敌人又在麻城大烧谷堆子和房屋，观察敌人企图，显然是一种坚壁清野的策略。现在敌赶紧烧苏区谷子、房屋，包围群众，使苏区中心真成为一片荒土，现在罗山四区、光山南区三乡、红安四区之一部及三区一小部分已被敌人造成荒土，罗山四区春耕被破坏、田野尽长荒草。今冬各处冬耕概未进行，到明春也这样状况。同时加紧建筑炮楼工事，以便在苏区内绝无房屋、粮食时，敌即一面严守四面迫[边]境，绝我到白区打粮之路，一面派兵入山轻装追击。

在郭家河、潘家河之战，轰轰烈烈的胜利后，到现在弄得如此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所造成的。读到中央指示信后，更加痛自追悔，我们真成了工农的罪人，但我们并不认为前途没有出路，生死存亡只在一个问题上来决断，即是对群众的关系。过去有四次“包剿”前之大苏区，而零×至今日之状况，乃党的路线一贯脱离群众所造成。今后工作，如转变到真正面向群众，团结群众，敌人再很[狠]些，“坚壁清野”计划亦包不住我们（只要我们对赤白区群众有密切联系和取得其同情与拥护）。即中央此次来的指示信，千语万言，中心亦只在这点。现述我们决定的工作方针于[如]下：

红军既事实上不能担负巩固一方苏区的任务，只能及时采取游击方式来牵制敌人、消灭敌人，以恢复和巩固苏区。目前还是一面游击，一面解决粮食、冬衣。

各游击队联合红军深入到敌人占领区域去活动，夺取物质，杀反动，骚扰敌人，同时宣传与组织群众和建立秘密工作。

我们认为只有根据敌人占领区域的群众的同情与援助，和这些区域内党

与群众秘密组织，才能够在敌人的“坚壁清野”的政策下，红军和游击队依然保持其积极活动。

这个问题实是目前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党的长久的在脱离群众路线之下，事变来后，敌人占领区域的党、闭员的自首、叛变使这些区域的党的组织消灭和上层领导之实际工作的机会主义，即在去年冬天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时来决定党在敌人占领区域内转入秘密组织与在苏区之作此准备。而实际各级的党的领导机关都没有进行，以致党[敌]人占领到那里党即随之消灭在那里。

而其他党员即领导人亦往往偏于军事观点，忽于[视]群众工作与秘密工作，他们多半对于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群众一切基本知识茫然无知。因此，上级对于他们的指示之原则上的都茫然不解，结果不能执行，若要具体领导，往往须[需]要每天给以当面的指示，并每天帮助他听下级报告与检查下级工作，少不得形成代替形式，否则他们就只能同游击队在一路乱打一阵，无丝毫群众工作与秘密工作可言，这是我们的区、县委。

但是我们已从上层起用最大力量来转变，各区域开始以省委常委分担领导，在南区及罗山四区一带，开始在这个方向进行。

依照我们已有的经验，要建立白旗下的群众工作与秘密组织工作，首先最有效的还是发展便衣队的组织。便衣队目前主要的是深夜深入到这些农村中去杀反动，没收他们的东西，对于他们的这些活动，群众是不反对而且同情的。我们现在是集中与吸收跑反群众参加便衣队工作。便衣队因他的社会关系，多少可以建立秘密工作和组织，与领导这些组织的公开与秘密的活动。此外，红军与地方上的独立团军事行动，因为庞大些，性质不同，要进行很好的群众工作比较困难，然亦可以在他行动中可以找些线索介绍地方党来继续进行。

在敌人占领区域的线索建立有相当头绪时，我们即易于到这些区域内部去成立便衣队，发展党与团的秘密的组织和建立交通、侦探等网的组织。我们认为如果远在四次“包剿”以前的党的脱离群众，而白区与白色士兵工作绝无办法进行，那么今后如果切实转变，到能够把这些工作发展起来。

此外，我们决定在插白旗的旧苏区内建立的普遍的（一开始是严格的，秘密的）群众组织，就是“恢复苏区斗争团”，以吸收一般革命工农分子。一开始是三人至五人的小秘密团体为下层基础，按照秘密工作的原则组织起来，为革命作暗中的物质上、精神上的援助，与革命的力量发生密切的、组织上的联系。在敌人力量薄弱的场子，这个斗争团亦可半公开起来活动，到夺回政权时此斗争团亦可转变为革命委员会性质之武装领导团体，恢复了苏区时即取消此组织而成立苏维埃。不过这个组织虽早已决定了原则，至今未见开展。

总之，我们自从接到中央的指示信以后，企图洗心革面，从新做起。五十八师被调到江西，被中央红军消灭了大半，俘虏转来，我们已经看到了；八十九师土匪在江西被中央红军完全缴械，我们也已得到消息了。其他各红军和苏区消息也有一些，不过单言只语的传闻。总之，证明各苏区都在胜利开展，只算[有]我们鄂豫皖苏区顶糟。这完全由于我们自己的路线差误与实际工作中的拙劣，逐渐削弱到如此情形，今后惟有万死的决心来转变。

不过还有几个主要的失败原因，也是不能不得向中央特别提出的。我们军事上太没有中心人物，二十五军军长，军政委（吴焕先、戴季英）实在是



政治上薄弱、不坚定，军事上无知识的人。其余的更无军事上的经验而且身体孱弱，不堪军事。我们的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实在还是一个书生，在政治知识上是一个杂货店，但不够好好的领导实际工作，并且身体太弱，也不能领导积极工作。

这些情形，请中央注意派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主持人来，并给我们的具体指示。这并非我们害怕斗争，实是干部的情况是这样，若再不加以大力的人来领导，怕这苏区愈弄愈糟。

此外有几件事报告中央，中央既发现××之可疑行为，我们在中央来信以前，亦已发现邵达夫实为取消派，且与匪军三十师发生了关系。他并将二十五军内部状况报告到二十师师氏彭振山。此后中央指示信来之医生亦为一邱[丘]之貉。且他们之与三十师匪发生关系，多经河南省委之军事线索，可见河南省委内容[部]的复杂与工作之糟。请中央严密注意内部奸细并顾及鄂豫皖前途之千钧一发，派人来时，务必格外郑重。

省委沈泽民签字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

再者，关于刘士奇反革命，他的罪恶，虽然省委未照中央指示来审判他，实是严重错误，此种恶影响，以后在工作上常留痕迹。至于他本人已在今年上半年由其他许多反革命罪恶之暴露而逮捕处决，已有报告到中央。

中央文件，务必多送，我们现在完全成了井底之蛙[蛙]，工作上也难以领导得好了。

又及

附：郑位三同志的补充报告

（一九三三年旧历十月二十二日）补充：

上面的报告，是泽民同志起草，常委会通过的。泽民同志把这一报告草起后，没有几天就病死了。泽民同志死后，对于代理书记问题，虽未讨论过，但实际上以省委组织部长兼道委书记保三[11]同志负责为多。

泽民同志在病中起草的报告是不大详细，我们各同志因为当前的形势紧张，也没有办法写很详细的报告，我们已是感觉交通关系没有建立好，与中央关系不密切，实是我们工作上的大损失，也是我们的错误。

现在需要干部的要求更加迫切了，特别是希望中央火速派一省委书记和高级军事干部来。

在敌人最近数月之进攻，我们已经是暂时失败了。最主要的苏区红安三区已被敌人占领了。这是由于我们的错误没有转变的缘故。

现在这里情形也有点变化，第一，就是因为我们江西、四川的胜利，匪军十三师由黄安开走了，四十四师以一旅人来接黄安之防。这里当然表示敌人的力量相当减弱。同时敌人正在各处加修炮楼、城墙，积极成立义勇队。第二，群众的对革命的认识更有进步。我们在白旗里面的群众工作和小游击队的工作也有一些进步。我们正在设法集中我们的武装力量（七十四师在皖西北无信来），连红二十八军我们也想暂时集在一起。这里我们必须报告在最近数月来我们的武装已是减多了，我们计划动员劳苦群众起来扩充我们的武装力量，准备反攻敌人。

苏区里面的现状，请询之石同志[12]。

鄂豫皖常委郑位三签

旧历十月二十二日[13]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麻、宋，即麻城县、宋埠镇。麻城县为湖北省属县，位于该省东北部；宋埠镇为麻城县属镇，当时均为敌人重要据点。

[2] 邵麻子，即邵达夫。

[3] 似为二四四团。

[4] 应为二二二团。

[5][6] 应为二 团。

[7] 泽民，即沈泽民。

[8] 仿吾，即成仿吾。

[9] [11]宝珊，保三，均指徐宝珊。

[10] 本月十九日，应为十月十九日。

[12] 石同志，即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

[13] 旧历十月二十二日，即农历十月二十二，换算成公历为十二月九日。

中共鄂豫皖省委通告第一一 号\* ——积极组织反攻力量，坚决冲破四次“围剿”[1]。恢复和巩固鄂豫皖苏区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日)

各级党部：

一、目前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猛烈开展之尖锐化，现已更加深了，帝国主义为争夺市场与殖民地的冲突，日、美造舰竞争，日、德的退出国联，德、意的联盟，日本进占龙关企图独占华北，新的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引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在这情势之下，他们（帝国主义）更加进行反苏联战争的准备，因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以来，破获了英国工程师破坏苏联的阴谋，取得和平政策的空前的胜利；欧洲许多重要国家（美、意）与苏联订立了不侵犯条约；苏联的国际地位日益增高与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越使帝国主义对苏联的仇恨。四强公约的签字，日本进逼外蒙，德国法西斯蒂的代表在世界经济会议上公然挑衅，足见进攻苏联的危险，目前是非常紧张的时候。

二、因此，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崩溃也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宋子文到美，到英大借款，美棉、美麦的大批输入，更使中国工业停闭，农业破产，城市的罢工运动，失业工人斗争与农村分粮、抢盐吃大户的斗争与新的游击战争，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都有很大的发展。由于国民党一贯的对帝国主义投降，更激动[发]了各地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尤其是北方的反帝运动有不少的为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义勇军（当然有些不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热烈发展的反帝斗争将与各地土地革命汇合成为亦化整个中国的强大原素。尤其是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开辟三千多里的新苏区，扩大到三十倍以上的武装。中国红军最近消灭国民党军队十四<个>师以上的兵力，中国苏维埃运动越发接近了争取数省政权的胜利。正因<为>这样，国民党不惜出卖民族，在帝国主义帮助与指挥之下，扩充军队来继续“围剿”苏区与红军，尤其是对付江西，可是国民党军队在四川、湖南、福建、广东、皖南都受了红军的严重打击。东南军阀认为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还不够镇压中国革命，在帝国主义新的指使之下，建立所谓“人民政府”，拿一块换汤不换药的新招牌来欺骗群众，企图对中国苏区红军作比蒋介石更巧妙，更毒辣的进攻。另一方面因为军阀各自的野心，使他们的内部越发复杂，北方的军阀冲破[突]来[未]了，福建、浙江的军阀战争又开火，山东问题，新疆事变，以及西南的联防会议，都“狗咬狗”闹起来了。这样事实上，他们已相当的削弱了对付苏区与红军的力量，更是加快的崩溃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

三、鄂豫皖苏区在敌人年来的包围会剿中，因为领导上的错误，致受了暂时的失败。可是由于苏区群众的坚决与几次“围剿”的经验教训，国民党历年“围剿”的布置（派捐、抽丁、拉夫、修路……），增加白区白旗下群众痛苦，豪绅地主反动残酷的压迫剥削，深刻的引起了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拥护与夺回政权的决心。现在各地白旗下面已有很多跑小反的，有的从白旗里向红旗下面跑的。豫东南白区广大灾民的骚动，陂孝北群众在我们游击战争配合之下拼命的抢米、抢盐、抢衣服，党、苏维埃、红军工作的逐渐改善（现在当然还不够得很），把打粮转变到分粮。对肃反工作执行阶级路线；与白区群众关系逐渐变好；对白区白旗下的群众工作、秘密工作开始转变；各地便衣队正在发展，尤其是红二十五军的相当的加强。另方面国民党军队在江西、四川受了红军的严重打击，对鄂豫皖的兵力削弱（十二师、十三师等）及编走民团，在目前广大群众贫困破产，民族危机加深的环境中，鄂豫皖苏

区的恢复和巩固实有很顺利的条件。

可是“空谈客观顺利条件”，是我们苏区在这次“围剿”中失败的最大原因之一。事实上敌人每削弱他的兵力和他在经济、粮食、交通的许多困难，许多事不易做到，但鄂豫皖苏区对敌人的要塞上是很重要的地方，敌人是不会放松的，不但在要塞上敌人要进攻，越在革命势力高度发展之下，敌人始终和缓内部冲突来一致进攻革命，并且现在有计划的附隔我们的交通，加紧封锁经济、粮食，加修炮楼、发展义勇队，编练民团，有布置的进行烧山搜集，企图把革命破坏净尽。因我们过去领导上的错误，鄂豫皖苏区遭受暂时失败，革命的人力、财力上又增加许多困难。目前我们同国民党军阀、豪绅地主的斗争，“已经进入了残酷的、长期的国内战争与决定胜负的战争的阶段”（一九三三年三月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

四、摆在我们面前非常严重的紧急任务，是彻底改正我们过去的错误，切实执行中央给予我们的正确指示，为恢复和巩固鄂豫皖苏区而斗争。

为要实现这一严重的紧急任务，必须坚[艰]苦的加紧白区白旗下群众工作，发展便衣队、袭击队的游击武装，到处分粮、杀反动，扩大与加强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动员白旗下广大群众与游击战争来配合红军行动，夺回土地，恢复和发展苏维埃。因此我们必须执行如下的工作：

- 1、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要有计划的打击与消灭在鄂豫皖苏区的反动武装，到处领导分粮、分盐、抗捐税的斗争，解除反动武装来武装群众，组织群众，吸收白旗下群众参加红军。切实整理红军本身的政治工作与党的工作，把[用]过去肃反中的错误与现在的转变<来>普遍教育战士，加紧军事训练，正确的发<开>展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斗争，来培养大批的军事、政治工农干部。

- 2、党、团、苏维埃，要在地方武装中经常的动员扩大红军，特别要设法吸收白旗下群众来入红军。苏维埃与武装要有计划的每天帮助医院粮食，把散漫的伤病号集合起来，解决他们的粮食问题与动员归家。

- 3、便衣队、袭击队、教导队、独立团，要经常到敌人后方、侧方突击、夜击敌人，骚匪军，打民团，宣传士兵义勇队、砍电线、掘汽车路，断绝敌人交通与粮道，到处发动当地群众起来分粮（罗山教导大队十六团有时做得很好），抗捐税、组织群众与建立秘密工作，同时吸收白旗下群众参加武装及带刀锚[矛]。

- 4、要无情的反对“专靠武装”及以为白区白旗下群众不可靠的右倾观念。除便衣队等武装建立群众关系外，从社会关系、社会职业中派人[人]及建立接头处，来组织群众。“恢复苏区斗争团”，是目前号召广大群众为恢复苏区而斗争的群众组织，同时可按群众的个别志愿用工会、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来组织他们也可以。方式在目前须用秘密的办法，至于直接的公开的组织可以用“分粮委员会”来号召广大的群众斗争，同时要密切的联系到灾民运动，对跑反到外面的群众，在怎样使他了解敌人的阴谋、危害及自己的正确出路与我们过去许多错误与现在我们转变的事实，他们必多回来，纵然暂时不回，只要能在外面做秘密工作，也是可以的。总之，强迫他们回来是不成功的。群众中有许多等待红军的落后观念，这是很危险的，应设法指出并告以加紧目前斗争来配合红军才是正确的办法。

- 5、统治阶级目前的经济、政治空前的恐慌的情形之下，民团、义勇队的生活非常困难（陂孝北、罗山、光山有些民团自行解散）。加以国民党军队

大批被红军打垮，设法重编民团，内面许多是受压迫的（首领除外），有些倾向革命而又对我们的肃反怀疑的。我们要用武装坚决的消灭民团，一面要用各种关系去宣传、组织内面被压迫的分子，叫他们托[拖]枪过来或在里面做秘密工作。各武装在火线上不要漫骂，要进行口头宣传鼓动。对白色士兵要同样进行。

关于过去在革命方面托[拖]枪，后又到民团、匪军、义勇队去了的主要是追究其领导人（叛徒）。被编[骗]、被诱的分子可以准他接头自新。对于保甲长也不是个个反动，如系被迫做事而无反动行为的可以准其回头。对哗变或俘虏过来的士兵、民团或义勇队，要切实的招待与宣传。

6、要肃清过去在肃反中的农民意识，切实执行阶级路线，把反革命的阴谋与工作的错误分别清楚。正确的发展两条路线的斗争与教育，向广大群众揭破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AB团、取消派、社会民主党的一切阴谋，号召群众讨论我们过去在肃反中的错误与现在转变的事实。正确运用对保甲长的策略，与挽救被逼迫、被欺骗到白旗方面做事的工农分子。但是对叛徒及侦探应一律严肃处理。

7、普遍宣布国民党在这次“围剿”中奸护[掳]烧杀及拉夫、护[掳]人、苛捐杂税的罪恶。宣传过去苏维埃的生活、报告全国红军胜利的消息（不要形成等红军）。号召他们自动起来分粮（对未反动的富农的粮食，目前只是征发不是没收）、分盐、抗捐、抗税及不上寨，不修炮楼、汽车路等斗争，至少要做到迟缓些。年关到了，压迫、剥削的关系更厉害，我们要具体的加紧领导年关斗争（另制年关斗争的口号）。

8、苏维埃的工作要设法解决群众粮食问题、生产问题（种荞麦，青菜子，打木梓等）、农具问题。应多用旧式武装来武装群众。至于跑反群众可用队伍的组织方式把他们编制起来，动员他们参加武装或事务工作及与当地群众建立密切关系。

9、一般同志不注意秘密工作，如南区、五区的便衣队因此破坏了许多工作，这是非常严重的。在党的会议及个别谈话中要加紧秘密工作的技术与秘密工作纪律的教育。无论在苏区或白旗下都要加紧一切工作。

10、转变过去家长制度及手工业方式，大胆提拔培养工农干部，把惩办制度与腐败的和平倾向转变到正确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与教育。坚决的深入下层，大大启发一般同志的创造性、积极性与独立工作性，同时对固执不变的消极怠工分子坚决的改造。

11、工作不能无计划，如果只是空洞的计划也是造成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在正确的原则上要加紧实际工作中的具体布置与直接检查。日常的工作中要有中心、有联系、有步骤，精神要紧张，方式要灵活。

12、执行上列的严重任务，要加紧的发展组织（特别是白区白旗下党的组织），健全党的生活是最根本的问题。首先是整理支部、审查党员，凡是介绍手续、经过情形不明的党员不得发生组织关系，因特别原因（交通关系等），其过程中仍积极工作而有负责同志或党员两人以上证明的，经过上级的批准的，得恢复其组织。凡向敌人自首的一律开除党籍。积极工作中介绍斗争坚决的工农成份的分子入党。地方和红军中应把党的工作系统建立起来，不肯坚[艰]苦工作只是“空谈客观的顺利条件”，是企图重复我们过去严重错误，是不能完成我们目前的伟大使命的。但是怀疑目前客观顺利条件，夸大敌人力量，对白区白旗下群众工作消极，对鄂豫皖苏区损失的过份的估

量与害怕中所产生的畏难，都是最危险中的具体的现象，对革命是更大的危害，我们要坚决的反对的。

鄂豫皖苏区在这次“围剿”的失败中人力、财力实在受很大的损失。但是这些损失中的血点中已暗藏着他顽强的、新的暴力。在目前全国革命形式[势]逐渐成熟的条件之下，只要我们切实执行中央给我们的指示，坚决组织反攻来消灭敌人，任何的困难是能够解决的，能够完成复兴鄂豫皖苏区，壮大鄂豫皖苏区的光荣任务！

中共鄂豫皖省委会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原文如此。当时中共鄂豫皖省委认为鄂豫皖苏区尚在敌人第四次“围剿”中间，实际上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了。参见《鄂豫皖省委关于粉碎五次“围剿”中鄂豫皖苏区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第二次常委会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通过）。

## 中共上海中央局对鄂豫皖苏区工作的指示\*

(一九三四年二月四日)

(一) 照十一月十日鄂豫皖苏区最近报告[1]，虽然敌人活动暂时松懈，我军开始发展游击战争，结果于十月间恢复黄陂站，但形势继续十分严重，此后那里实际情形我们不知一点，我们如这样说是不错的。就是那边还不会有较好的最后转变。

(二) 下面事实本身说明这点：

甲、我七十五师连一切地方武装约有二千八百武装战士，强壮敌军在老苏区内周围追击我军，现我占二十里长、十里宽一小山脉，他在罗山四区与黄安五区之间。

乙、秋季剧烈战争使我七十四师、八十二师无联系，在此状况下千余战士在皖边积极对付敌军，情况恶劣非常，苏区周围久大受限制。

丙、进攻我两处红军的有三十师，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三十四师、四十四师、四十五师、四十七师、八十四师、八十五师、四十及四十三两独立团，这些敌军已从各方面深入整个苏区，我军被削弱到半数。在全区间大烧房屋，屠杀大部分居民，小部分虽强迫离开苏区，收获被毁灭，冬天不能撒种，大部分苏区和边区居民无饭吃。敌在苏区组织民团，每团有一百至四百人。

(三) 在此情况下，我们认为，照以往办法不能继续斗争抵住，现见苏区不能克服饥饿。

(四) 因此，我们提议，不要在这无希望斗争中牺牲干部，拿一部分红军分开在边区游击，主要部分，一千五百战士完全离开苏区，如有可能，向西经过铁路，到鄂豫皖边西新枣[2]、桐柏山[3]和应山[4]地带。我们提议，在军事行动上退却而不牺牲干部，设法要收以下活力行动，联系现在游击队和群众的活力，同时老苏区选择的地带，党秘密工作要联系，以便开始恢复和复兴失地。

中央局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指中共鄂豫皖省委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日关于“秋收经过及苏区现状”向中央的报告。

[2] 新枣，指河南省新野县和湖北省枣阳县，两县位于两省边界地区。

[3] 桐柏山，横垮河南省与湖北省的一条山脉。

[4] 应山，湖北省属县，位于该省北部，靠近京汉铁路。

## 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

鄂豫皖省委：

亲爱的同志们！

中央听了成仿吾[1]同志的报告后，对鄂豫皖苏区这一时期斗争的总结与你们今后的任务，有如下之指示：

自前年四方面军西去后，省委再组织了我们的武装力量，创造了红军二十五军和二十八军，并领导着这些军队与广大工农劳苦群众，为保卫鄂豫皖苏区，与敌人作了最艰苦的斗争。正由于这种坚持[贞]不屈的英勇奋斗，才使国民党军阀对鄂豫皖苏区凶恶残酷的进攻和摧残，遭受了极大的阻碍和困难，苏区得以支持了一个较长的时期，并没有象阶级敌人所预计的那样容易和顺利来“荡平”这个区域，在这个区域中来恢复他们的反动统治。但我们若冷静的来估计斗争的形势，则我们不能不说经过了去年一年的困苦奋斗，最后鄂豫皖苏区是受到了暂时的失败。

在四次“围剿”前一时期，鄂豫皖苏区和四方面军领导上的错误，中央在去年三月十五日的指示信上已详细指出。四方面军西去后，省委在困难的环境中坚定不移的领导是完全必要，而且值得赞扬的，但指出这一点并不能丝毫减轻我们对于省委领导上的错误的批评。四方面军西去时，当时敌人对于鄂豫皖苏区的进攻虽已部分的达到了他的目的，但基本苏区大部分仍保存着。正如中央指示信（去年三月十五日的）上所指出的：省委当时的基本战斗任务在“集中我们军事的及一切党的群众的力量，来首先恢复和巩固以黄麻为中心的鄂东北苏区”。然而，省委并没有了解和执行这一任务。省委由于反对四方面军的西逃，而走到了另一极端：“死守”、“与土地共存亡”的倾向。这样自然不能恢复与巩固苏区，而且正是在这种倾向底下轻视敌人的进攻。在刘镇华进行五次“围剿”的积极进攻面前，还空谈些“一般的客观顺利条件”来代替实际的战争动员和组织工作，没有去积极领导群众的斗争，没有坚决执行一切为着战争、为着前线上的胜利的列宁的路线，没有以最大力量以一切可能去强固红军。红军中的政治工作薄弱万分，尤其是不能活泼的运用正确的战略和战术，集中主力去击破敌人的弱点，而仍然袭用“兜圈子”的战略，分散红军的力量，认为“反对退却逃跑”便应死守不动，一些正确的关于红军转移地区的意见，都被指为“退却逃跑”而反对，结果是陷红军于敌人重围中困守硬碰，苏区既固守不住，红军亦日见削弱。

跟着这种错误，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极端的缺乏。即在省委方面，虽然常常在某些问题上有着不同的意见，但我们的同志没有能坚决站在党的路线上开展布尔什维克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党内和平”的空气弥漫着，地方党部的组织极不健全，支部生活的呆板没有生趣更是难以容忍，新的活泼的具体领导完全缺乏，官僚主义的现象严重的存在着。这一切都使党的生活和工作陷于不经常的状态，特别是由于不相信群众，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夸大反革命的力量，走到了肃反中心论的错误，甚至以肃反代替了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在党内及群众中部分的造成了恐慌现象，大大的妨碍了革命战争和一切工作的顺利进行。而同时反革命却正利用着我们这种错误，施行种种的阴谋和破坏。这一错误给我们的损害和恶果明显的摆在面前。

由于上述的错误，使得鄂豫皖苏区受到了暂时的失败。认为暂时失败的原因，是由于群众不好。或是由于敌人力量过分强大，或是由于鄂豫皖苏区



的地位逼近京汉路与武汉，必然引起敌人以最大的力量来进攻，终是难以巩固等等。一切这些观点，都与党的路线是不相同的，都是庸俗的机会主义观点。不肃清这种机会主义观点，是无法来体会和了解中国苏维埃运动历史上这一痛苦的血的教训的。

清醒的估计了目前的形势与过去这一时期的教训，可以明白的看到：再固执着“死守”的方针，是只有牺牲我们的干部，牺牲我们的活力，必至完全葬送我们的事业。没有问题的，这不是革命对于我们的要求，而这恰恰是阶级敌人的希望。在新的形势面前，需要新的改变。省委当前的任务，在于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去创造新的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和强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大力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这是在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毋须乎再解释，这不是退却逃跑，一切认为这是退却逃跑的人，实际上是曲解党的路线，要把我们现存的力量完全淹没于敌人的血手之下。

关于新的地区的选择，原则上应注意下列的条件：（一）敌人力量比较薄弱；（二）群众中革命的影响较大，或者群众比较容易为我们争取者；（三）地形有利于我们防御和作战，粮食和一般物质条件较丰优的。应根据这一原则及中革军委的军事指示，以及根据当时当地的具体形势，去作适当的决定和行动。

在执行创造新的根据地这一任务上，应在迅速彻底解决新区土地问题，深入阶级斗争，严厉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的基础上，提高和组织群众的积极性与觉悟程度，动员他们最积极的参加革命战争，一切为着战争的胜利。在战争的胜利中，去深入赤化工作，巩固苏维埃政权，造成可靠的根据地。这里，必须执行明确的阶级路线，坚决与一切非阶级的路线与脱离群众的现象斗争，特别在肃反斗争上，须彻底纠正你们过去的错误。对于工人经济斗争，保护工人利益与工会工作之忽视、消极，不能容许一分钟的继续。必须把这一工作列在党的议事日程的前面，从激进的改善工人阶级的生活上，去动员工人最积极的参加革命战争及红军和苏维埃的建设，强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党须加强对青年团及各种群众组织的领导，使这些组织成为党与广大群众联系的桥梁，经过他们，把党的每一个口号在群众中实现起来。借口战争紧张而把一切组织取消，成立唯一的领导机关（战时工作委员会），这是立三路线[2]的复活，这是荒谬绝伦的错误，须坚决反对。

为着创造新的根据地，省委首先应集中一切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二十五军、二十八军一年来的斗争，的确表现了他们的英勇，但他们还没有成为有坚强战斗力的正规的红军。第一等的任务，在于加强红军中党与工人的骨干，确立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其中的政治工作，纠正“民主化”的现象，提高军事技术，充分的补充和扩大。从这些具体的工作上，将现有的二十五军、二十八军组织和锻炼成为坚强的无敌的红军。在领导战争上，须清楚的估计到中国国内战争的特点和几年来血战的经验，活泼的运用新的战略和战术，彻底肃清过去“兜圈子”的战略和一切坏的遗留，为着集中和统一指挥，应在省委领导之下，设立军事委员会。同时，在原有苏区，应划分几个作战分区，指挥地方武装游击队，发展游击战争，各个分区受军事委员会指挥，但在隔绝、难于联络的情况下，各分区应能独立作战。

为着执行这些首要的紧迫的任务，必须进行关于党的路线之广大的解释工作，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目前正是鄂豫皖苏区受了暂时的失

败，正是巨大的转变的关头，新的任务和新的困难同时摆在面前，党内不坚定的一些分子必然要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失败面前垂头丧气，对困难投降屈服，而走到悲观失望、消极退却，必须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时，那些“死守”拼命的情绪，已经给了我们的事业以极大危害，亦须同样的坚决的反对。开展这一斗争，深入下层，深入支部，向全党同志深切指出这些机会主义观点的实质，指出党的路线之唯一正确性，深切指出当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定每个党员的意志和胜利信心，为着党的路线坚决斗争。并在这一基础上，广泛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揭发与肃清过去的错误。任何“党内和平”与压制自我批评的观点，是极端有害于党的，而一切不负责任的“自杀批评”，以及嘴怨的现象，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是完全相反的，同样是党和革命的危害，都须坚决的防止和肃清。只有在真正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的条件下，党才能坚固的团结一致，为着当前的光荣的事业和任务而斗争。

中央认为，为了保证领导的彻底转变，必须改造省委的组织。中央决定，新省委由（原件缺字）等同志组织之。中央责成新省委立即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改变各地党的领导组织和成份，保证各地工作的必要的转变。

目前国际和国内的形势，正是有利于中国的革命。在党的正确领导之下，红军和广大劳苦群众的英勇战斗，已经获得了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第一步胜利。现在正集中一切力量，进行彻底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残酷决战，更伟大更光荣的胜利就在前面。在这种形势之下，中央完全相信在新省委的领导之下，鄂豫皖的党必能给我们的要求和指示以布尔什维克回答。我们等候着这种光辉的回答。最后，并向我们艰苦奋斗着的同志们致布尔什维克的敬礼！

中共中央

二月十二日（1934）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成仿吾，时任中共鄂豫皖省委委员，宣传部长，一九三三年十月受省委委派向中央汇报工作，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到达江西瑞金。

[2] 三路线，指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九月间，中共中央领导工作中发生的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

中共鄂豫皖省委吴焕先、高敬亭代表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一日)

中央：

石同志[1]于月之十九[2]到苏区来了，文件收到，但对我们目前的指示信没有，只见去年中央在刘振[镇]华指挥进攻鄂豫皖苏区时的指示信，这封信去年九月间收到了。这次我[3]带红七十五师一团人到三里城来游击，恰遇河南省委转来中央军委写的一个信——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与今后对作战的建议。[此]刻因我军事行动枪[仓]忙不及等待，又因与中央联系困难，特就个人名义将我区近<况>作一简单报告，详细报告由石同志带来。

一、敌情：敌人留在鄂东北苏区只有四十四 D、三十 D、三十一 D、三十二 D[4]四师人。四十四 D 重兵分布在红安县七里坪、华家河、吕王城、黄陂站、宣化店，对中心苏区时常有计划的进攻，河口、夏店、四姑墩、礼山县、二龙店、广水、花园很少留守的队伍。三十 D 重兵在红安三区南部、二区东部张店、白风咀等处，专为镇压群众的布置。三十一 D 重兵移到光山之白雀园、沙窝集，西界岭、路口、福田河、黄土岗一线，一为防堵皖西红二十八军西来，红七十五师东去，另为镇压光东地方武装的活动<与>群众分粮、抗捐的斗争。三十二 D 士兵驻光山南区、三区北部——双山门、王家湾和南头郭家河、白沙关、陡沙河、宴家河，与四十四 D 东西搜索天台山、老君山（我游击根据地），一部住麻北余家河，光东×化店、新集、虎×、泼陂河、八里畈与三十 D、三十一 D 时常来击麻城三路、光山九路游击队，六十四师已转潢川东北了。最近敌人在我游击战争中受了很多牵制打击，有防不胜防的样子，所以他由驻防剿进到堵击、追击的办法，三十一 D 在白雀园到黄土岗一线，三十二 D 在宴家河到三区一线，四十四 D 在西宣化店到河口、红安县一线，这样围我红军的行动范围。另在每师中抽一团至一旅精锐队伍轻装挺进，到处找红军，可是在我军最近飘忽行动之下，敌人处处受我打击牵制。

皖西汤家汇、南溪、牛食畈无敌，金家寨只是老穴（八）团的民团，四道河、飞枫山、驻马店、商城是七十五师宋天才的，城东北为戴民权驻地，霍山为三十 D 之独立五旅之一部，余不详，赤南为四十五师郝梦龄部。敌在皖无大动作，政治手段亦较差。

二、红二十五军在皖西归来后，在分散游击不正确策略之下，受了很大的损伤。七十五师过鄂东北来的两团人现只剩二百二十四团及新成立的手枪团（一千人）。战士生活好，体力强，军事技术差，政治工作差。不过这些战士、干部都是千征百战出来的坚决分子，现在行动是飘忽的，完全是游击动作，最近打了敌人很多碉楼、寨城，消减[灭]十来多个民团，缴了三十二 D 两连人的械，杀了大批反动，发动各地分粮斗争，东以光山东八区，西以天台山、罗山为游击根据地，六十四师[5]在皖西隔绝，被皖西道委改为八十四师，与八十二师合为红二十八军，共两团人，约一千二百条枪，有些分到地方去游击。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同志（二十五军副军长）、军政委郭述申同志，近来二十八军在该两同志保存红军实力（述申同志说）不正确领导下，专在赤区驻守不动，日以打粮为生活，敌人来攻打一打，不攻就不动，也不与省委同鄂东北苏区发生关系，谁要提议到鄂东北来会合七十五师，则以局部观念、地方观念打击他。省委现也有指令他，要他们立即带二十八军全部过来会合二十五军之七十五师集中行动。

地方武装皖西有十六团（三连人），光东有独立团（三连人），陂孝北、

红安三区、城区二程区、河口五区、光山东八区、河砖区仗[便]衣队的活动，麻城有游击大队，人数不多，最近这些队伍的活动已牵制得敌人到处不安，群众到处帮仗[便]衣队打民团、杀反动、分粮吃。

三、省委书记沈泽民同志去年冬月间病死，宝山[6]同志代，该同志又病得要死（肺病），只有常委位三[7]同志一人在领导群众工作。继英[8]同志在游击总部工作，我们又在红军中游击，郭述申同志在皖西，目前党和群众工作的领导已成破碎分割的样子，没有集体的领导，更无具体工作计划，特别是没有得中央的指示，找不到工作的出路，外间消息更不易得，现在在建立交通关系。望中央速派一党的工作人及[员]及军事干部来我区。

队伍开差不便多写。

此致布礼

鄂豫皖区省委焕先敬亭代

于三王城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石同志，即鄂豫皖苏区交通员石健民同志。

[2] 原文如此。即三月十九日。

[3] 我，系指吴焕先。

[4] 四十四 D、三十 D、三十一 D、三十二 D，即四十四师、三十师、三十一师、三十二师，下同。

[5] 六十四师，应为七十四师。属笔误。

[6] 宝山，即徐宝珊。

[7] 位三，即郑位三。

[8] 继英，即戴季英。

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

中央：

我处的石同志[1]已于三月初四回来了。文件收到，所带之指示信是去年三月之指示信[2]，是我们去年八月收到过的指示信，这不是发行弄错的吧？没有满足我们的渴望！

石同志前次带给你们的报告是去年十月以前的。那时的情形，想成同志[3]当面报告的更详细一点。现在要报告的是去年十月以后之情形，也是接到你们去年三月之指示和去年七月三十号之简单信[4]以后的情形。

红二十五军自从去年十月初军部和七十五师大部分由皖西北来鄂东北，七十四师隔在皖西北，直到现在七十四师、七十五师没有会合。在去年九月底，军部在皖西北时，在鄂东北曾将二十五军之特<务>营及独立之七师大部分合编为七十三师之两团。军部由皖西北初来鄂东北时，省委即决定了分兵游击的计划，以二一九团游<于>陂孝北，以二一七团游于红安中部，七十五师也分团游击（当时游击地在子[紫]云区、麻北与红安老君山一带）。在去年十月间正是敌人以十二师之两团，三十师、二十师[5]各三团在子[紫]云区与麻区积极用包围堵击办法向我们进攻之时，当时七十五师曾到子[紫]云区、乘[程]区游击三次。二一七团专在乘、子[6]游击，结果二一七团损失，只剩下数十人，七十五师也受很大损失，七十五师师长周希远即在此时叛变的（××下×战士和干部队伍等损失已详前报）。二一九团游击陂孝北无损失也无成绩。十月底，省委即感觉分兵游击多招敌人各个击破，是错误的，立即将二一九团及二一七团剩下一部及七十五师各部统统集中在军部一路，同时决定七十四师、二十八军到鄂东北来行动，当时已去信皖西北了，去年十一月，七十五师曾游击到陂孝北、罗山四区、红安四区、光山东八区、麻城乘区等地一次，两度夺回黄陂站（当时只民团，无匪军），打宣化店未下就是这个时候。（游击陂孝北），消灭了些小民团，占领过三里城、大兴店等市镇，领导了广大群众分粮、分盐的斗争，解决了红军之冬衣问题，提高了战士之战斗情绪。游击罗、光、红、麻[7]界边时，解决了些小民团，形成了天台山、老君山一带游击根据地，和东区、八区、西高山一带游击根据地。天台山、老君山这块游击根据地是红、罗、光三县边界，西高山这块游击根据地是光、麻界边。自十二月以后，红七十五师就在边境根据地附近轮流式的游击，不过在天台山方面之日多，在西高山方面之日少。在这许久的游击当中，曾一度打开定远店、周堂[党]畷、两三次打开南向家店、晏家河，一度包围砖桥，一度打下帛湾等市镇。这些地方当时都是扎民团之地，打开时都给了民团打击，缴了民团一些枪，好几次民团都是开跑了，所到之处都大大小小的发动了群众分粮、分盐的斗争。久为民团盘踞阻碍苏区发展的山寨凌云寺，在此游击中已逐渐变为赤区的样子。凌云寺以北一带大小数十山寨向为光罗苏区大障碍，近数月我们想把这块山寨地方开展成为新苏区，它能相当的调剂老苏区之粮食和物质。除了七十五师在这块山寨周围游击多次外，近则地方武装十六团曾单独在这块山寨游击多日。每山寨现只数支步枪，当地群众受砮[寨]主的压迫和剥削深，渐接近我们。惟因我们发动群众工作差，过去赤白对立之错误深，这块山寨经此数月，未成赤区。在此数月游击中，红七十五师毫无损失，伤病号减少，游击战术逐渐加强了些，战士精神尚有相当之好。近半个月红七十五师曾消灭三十二师匪两连人，得步枪数十

支，捉连长、士兵数十人，先后给予宣传放走了，此后三十二师与我们作战，士兵战斗力就因之减弱了。

在这五个月的游击当中，曾经去了五次信到皖西北道委和二十八军同志，要二十八军来和七十五师集中运动，至今没有得到他们的回信和报告。前半个月二十八军下层工作同志困[由]皖西北过来两人，他们是二十八军管理处负责同志派过来的，向省委和二十五军部做报告的。报告的同志是不满意于皖西北道委和二十八军部的实际策略而来报告的。他们说，去年九月七十四师隔在皖西北以后，郭述申同志即将七十四师编为二十八军之八十四师，以徐海东同志为军长，述申[8]同志为军政委，名义有八十二及八十四两师。赤南尚有巩固点一块苏区，数月来二十八军久盘居在这一块苏区，除了打粮以外，专门在苏区扎着，有时训练队伍，没有积极向敌人进攻，完全保守消极的样子。皖西北敌人力量薄弱多了，二十八军实力又有七十五师三倍之谱（据现在算）。皖西北的游击战争尚有相当开展，省委去五次信，述申同志等都接到了，他们认为现在不是集中时期，否认集中行动的作用，否认鄂东北目前可以行动的条件，不愿把二十八军运到鄂东北来。听说中央有两次交通到达皖西北，郭述申同志也未设法将中交[9]的事传到省委来。来的同志只能作如此简单报告，对于皖西北的情形，省委认为海东[10]、述申同志这是很大的错误，省委近又去指示，要二十八军过来集中，并指定吴保才同志暂代皖西北道<委>书<记>及领导皖西游击战争，要述申同志随二十八军过来一次，省委要检查他们错误的实质。

敌人情形。自从去年十一月十三师之匪调到江西以后，在宣化店、礼山县、夏店、蔡店、河口、黄安县、七里坪、黄陂站，这一片地方为匪四十四师及其独立旅之驻地。郭家河、陡山河、箭厂河、张店、范店、新集、浍陂河为三十二师及其独立旅之驻地。团化河、林店、北风咀（即顺河集附近），谢店、宋埠为三十师之防地，福田河、路口、麻城县，这一片为三十一师之阵地。白雀园、沙窝集至潢川一线，为六十四师一旅人之防地。匪军兵力经常布置，重要市镇为一团，乡村军事要点多为一营，少数地方只有一连。敌人重点的兵力都布置在我们两个游击根据地周围，其企图在切断我们的交通和联系，阻碍我们的分粮，封锁我们的物质。最近四个月来，四十四师、三十二师曾两次集中兵力四团（从各处驻军抽的）包围我二十五军和烧山、搜山，每次时间两三星期的样子。这次敌人搜山是搜得很过细的，我们妇女老弱略有损失，我们一切队伍还无损失。在三十二师所扎的地方，不仅是做得很多碉楼，并且修了不少的城，四十四师和三十师所驻的地方都是修碉楼，在我们苏区中心点的地方，碉楼与碉楼相隔不过十里或数里而已，有些碉楼城墙是匪军、民团协同防守，有些碉楼和城墙完全是铲共义勇队防守。民团、铲共义勇队大则八十条枪为一单位，小则十支或数十支枪为一单位。敌人把所有的群众都赶到城内和碉楼附近去了，粮食都集中在城内和碉楼附近。在我们经常所游击到的地方，群众在家者甚少（非苏区不是如此），敌人是尽量隔离我们和群众的关系。敌人压迫群众，除了如此之军事布置外，还有所谓保甲制度，大批保长以上的多为地主、富农担负，甲长大多数是政治上两面应付之农民。匪三十二师很惯用说民团、土劣[豪]压迫群众，他们要取消民团、压制土劣[豪]的话，以欺骗群众。有些落后之农民相当受了他们的影响。敌人在次要的苏区中，是尽量进行其苛捐杂税的剥削，在主要的苏区内，是把群众的粮食、衣物抢完毁完，在我们最主要的子[紫]云区内有三个乡（一

万人居地)的地方,共计只剩老小百余人而已,其余在村庄者即为海[匪]军民团,在山上者即为我们之便衣队,此外无物无人。群众因为受了极残酷的屠杀,民团豪绅地主的极端剥削,匪军民团的抢夺,无粮、无衣、无屋、无耕具之农民,在鄂东北及豫东南一部分,约计总在十万左右。至于少粮、少衣、少耕具之农民,只要是前苏区之农民几乎莫不皆然,因冻饿而死者为数很大,未死之群众也完全是经常劳于兵差,修城、修路、修碉楼。群众要求来打土匪、民团,恢复苏区,那简直是普遍的呼声。只是我们过去错误很大,与群众关系不好,至今有些群众还是与我们有些隔膜样子。有大部分群众现在已与我们的便衣队、游击队、秘密工作人员时相往来,向我们报告些敌情和反动的情形,接受我们之宣传,但有具体组织的群众很少,参加分粮斗争的群众也是少数,公开来参加武装数月来不及二十人,大多数群众还是和我们秘密的相往来。群众同便衣队一路做些工作也是秘密<的>,群众与我们最密切、认识最深的要算子[紫]云区为第一。在鄂东北现有两个游击根据地,一即东八区西高山,一即老君山、天台山,这两块游击根据地内各有一个地方武装独立团,陂孝北具有便衣队一大队,河口县有便衣队一大队,南区有游击一大队,罗山有游击一大队,红安有便衣四个大队。除子[紫]云区便衣大队[下]属有四分队外,其余多是三两分队为一大队。光山共有七队,麻城共有四队。这些游击队和便<衣>队有百分之六十的短枪、百分之三十的步枪,百分之十还弱的刀矛。独立团大部工作是分粮,其次为打民团。最近独立团打开两个山寨。游队便<衣>队工作为宣传群众、分粮、肃反,组织群众打民团。最近便<衣>队也临时集合着消灭了两个四五十支<枪>的民团。游队便<衣>队都是白天隐藏在白旗下之地方,多是夜间进行工作,与群众关系很密切,区委、县委工作人多半都参加便衣队内面。便衣队的活动为我们几月来主要的游击活动。红军而外,便衣队的组织多系过去地方武装中之负责人和战士以及区、乡工作人员,成分都好,有好多是过去坐过保卫局,现在在斗争中表现转变而许其参加的。党的生活至今差的很。县委鄂东北只有两县有县委书记,县委委员会议,区委的组织大多数是有的,但会议生活都少,各区工作之决定,多半是区委、区苏、便衣大队之联席会议解决的。各游击便<衣>队中一半以上的无指导员,支部工作之指示都是面谈而已,连指示信都用得少,大多数党员多半不了解党的政策,支部会议多是讨论些日常生活问题以及游击战术中之个别问题。

我们在去年九月才接到中央去年二月[11]的指示信,当时曾举行省常委会及扩大会一次,认为中央所指示是正确的,同时检查了我们过去严重的错误,我们认为这些错误的确是苏区遭受暂时的失败的重要原因。当时我们自己曾讨论了一些具体转变的问题。这些情形,我们去年十月的报告曾简单提到,大约省委成同志去年来中央时当有更详细的口头报告。现在特别要说明成同志离开苏区以后省委的情形。我们现在检查我们的工作,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转变过来,我们总感到我们对于斗争形势之分析和估计总有些蒙胡[模糊],对于党的生活和干部等问题还是没有转变。因此,我们要求中央要更详细的指示我们。我们在去年十一月间,我们认为在江西、四川红军的伟大胜利的情形之下,在福建敌人内部战斗情形之下,在敌人把十三师调开鄂豫皖的情形之下(减略敌人兵力),在苏区群众受过极端的白色恐怖、压迫,思念恢复苏区情形之下,我们认为敌人是不会放松我们,还是要用他现有的力量,用更毒辣的手段向我们进攻的。同时敌人也难增加他在鄂豫皖之兵力。

我们应大大发动白旗之下群众斗争，集合二十八军、二十五军之力量配合着群众斗争，组织反攻敌人，恢复苏区。首先恢复鄂东北苏区。可是数月来。因为我[们]对群众的斗争领导不够，二十八军没有集中，又使我们这一种计划没有实现。现在，我们更要准备敌人对于我们的进攻将要更毒辣些。我们过去有大错误，在苏区插了白旗的地方，群众<和>我们一点关系没有，一点秘密工作没有，专门以军事行动和肃反办法来打倒白旗，对保甲长完全是格杀勿论的样子。自从去年十月以后，我们发现这是大错，于是用一切方法在白旗下面进行群众中的秘密工作，对于出身农民脚踏两只船的保甲长不杀，而是相当利用之，对工农出身的保甲长，观其没有做什么反动工作的，尽量争取他们转变到革命阵线来，对于不是自动缴枪到敌人的穷苦的战士，现在也是准许其自新，不杀他。这一转变，现在收效很大。我们过去对于肃反不能执行阶级路线，的确是很大的错误。我们去年七月省委第二次扩大会已经开始了转变。最近数月来，群众对于过去肃反问题的确有严重的批评，敌人也抓着这点大造舆论。现在我们对于受欺骗加入第三党、改组派、AB团之工农，尽量设法挽救他。对于过去坐过保卫局，做过苦工的工农分子，现在确有转变的，准许他们参加武装，并有些在游击队中当队长。不过尚有这样现象：一是以为过去肃反错误，现在放松肃反，一是过去肃反的错误。现在没有彻底的转变。这是现未克服了的错误。我们现在对于干部问题，还有几种很坏的现象：一是现在很小的工作范围尚缺干部；一是伟[扩]大的旧[老]苏区经过此长期斗争没有形成新干部；一是下层干部对于省委、道委的关系还不能亲切。现在省委中述申、海东在皖西北和二十八军，焕先、敬亭[12]在二十五军，宝山[13]代省书，常在地方也常是病，现肺病很重，继英、位三[14]在鄂东北地方工作中，一人兼顾数事。急望中央派几个军事干部（最迫切）。尤其是省委书记派一人来，成同志要求仍派转来，并紧盼给以详细指示来。

我们<的>粮食、物质，红军多是用游击办法取之于白区，地方多是取之于苏区反动之手，侵犯农民很严重，近方减少。粮食无保存，近在设法保存两月之粮。粮食、物质的困难是不待说的，我们近日发动群众是以分粮斗争为最主要。红军、游<击>队都是如此的做。

游击环境中，我们只能写如此报告，我们尚有哪些错误与缺点，请中央详加指示。苏区眼面之事，请多询问来人。

中共鄂豫皖省委

徐宝珊

戴继英

郑位三签字

吴焕先

高俊廷[15]

这一简单报告做起后，又按着中央从河南省委转来之建议，一方面现在情形，等再补如后。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石同志，即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

[2] 指中共中央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给鄂豫皖省委的信。

[3] 成同志，即成仿吾。



[4] 指中共中央一九三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给鄂豫皖省委的信。[5] 二十师，应为三十一师。

[6] 乘、子，指乘马岗区和紫云区。乘马岗区为麻城县北部的一个区、紫云区为红安的一个区。

[7] 罗、光、红、麻，指河南省的罗山、光山县，湖北省的红安、麻城县。

[8] 述申，即郭述申。

[9] 中交，即中央派来的交通员。

[10] 海东，即徐海东。

[11] 似为三月。原文如此。

[12] 焕先、敬亭，即吴焕先，高敬亭。

[13] 宝山，即徐宝珊。

[14] 继英、位三，即戴季英，郑位三。

[15] 高俊廷，即高敬亭。

## 剑同志关于鄂豫皖苏区情形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中央：

我与苏交[1]见过几次面，询问了他来往及苏区里的真实情形，兹将其报告摘述如下：

(一)在今年二月间，寿县中心县委恢复了安[2]洛河的组部[织]，建立了与苏区来往的交通站，并有两个交通与苏区经常来往。因为白匪“围剿”的失败，故对来往行人特别注意，他们去苏区的时候，都是打岗条或是作生意打行单才能过得去，但不感受何等的困难。就是出来的时候比较麻烦，必须等到游击师出来打粮的时候才能随着游击师出来，故苏交的来往没有确定的时间。

(二)苏区有红二十八军及三路游击师，还有保卫苏维埃政府的赤卫队，共有枪万余枝，子弹亦甚充足。但自红四军[3]退出苏区后，苏区里的房子和群众都遭受了国民党白匪的烧杀，直到现在苏区内及苏区附近的房屋没有完整的，苏区内的群众更是寥寥无几，就是红军的家属也都搬到苏区的附近去了。

(三)因为苏区内没有群众的缘故，红军每次胜利夺取来的枪枝拣选好的埋在地里，把坏的都消灭[毁坏]了，因此都把白匪虎[4]坏了——白色士兵说：红军都把我们的枪枝毁坏了，谁晓得他们使得是什么样的武器！现在红军的枪枝多得很，就是没人拿，以致红色战士每人都是三两枝枪。

(四)苏区现在仍然没有巩固的地盘，还是游击的方式，拉锯式的作战，红二十八军保护赤区，并不经常行动。一、二、三三路游击师经常进攻白匪，到白区打粮，每次出去打粮的时候，都是跑一百多里地，除军委一人外，其他都得抗[扛]回粮食一切用品去。在打粮的时候，每每都是红军先走，劳苦群众(十分之八是白区的)随后，常常受着敌人的屠杀，致[至]使劳苦群众常出怨言(红军是好的，就是打粮的时候他们先走了，不管我们，看着白狗子杀我们，那个还敢跟着去分粮呢)，不愿意跟红军去分粮，……等等。

(五)红军里头有阶级的差别：红四军在鄂豫皖时，官长同士兵都是平等，都是吃一样的饭。无论是从白区得来的东西，或是劳苦群众赠送红军的慰劳品，都是分给红色士兵……。现在呢，官长和士兵吃饭菜都不是一样的，伙夫做的饭生熟都没人过问，并有打骂士兵的情形。因为赤白交界的地方人烟甚稀，卖东西自然很少，司务常常买不到要买的东西，回去就得吃气，吃眼皮汤……。苏交问士兵，士兵没有一个敢讲话的，敢[怕]叫官长查出来说是反动派，受着无情的处罚。

(六)因为注意反动派的缘故，每次俘虏过去的白色士兵，都不教[让]他们充当白[红]色士兵，就是请求充当红色士兵的，也不教[让]他拿枪，不是教[让]他当伙夫就是当马夫，至使白色士兵说是红军不要我们，不过白色士兵回去的时候，红军是按着路程的远近发路费给他们。

(七)在欢迎白区劳苦群众去充当红色战士上，就有界限的分别。例如一路游击师拿的路费，就必须到一路游击师去，到其他部分里去就不行，其他部分拿的路费到别的部分里去也是不允许。这些情形不是群众有界限的观念，而是红军各部分都有这种各人扩充各人的观念，而且各部分夺取来的东西是归各部处理。例如这部分夺东西来换了新衣服，就耻笑那部分夺不了来仍然穿着旧衣服的。关于银钱的处理我不清楚——报告人。

(八) 因为寿县中心县委过去送了许多改组派去，现在红军对皖北组织不信任，放不相信寿县中心县委。寿县派去的交通在过去红军就不相信，以后送了中央的文件去才相信了。但是对待交通仍然不好，交通去一次回来都冻病了——因为苏区里没人管他，也不给他被子盖，故两个交通常有不愿意当苏交的表现——这是我看出来的，他们并未说出口来。

(九) 刘世杰[5]去苏区传达冲破五次“围剿”的决议，因为他说是中央派去的，而他的介绍信是寿县县委写的，怕他有别的作用，故不教[让]刘世杰回来，教[让]他在苏区帮助工作（并无正式工作），等中央去人才教[让]他回来。其实是扣起他来了，这是负责人对交通谈过的。

(十) 苏区内本来就缺乏干部，也可以说缺乏到极点，现在军委书记还病了，而且很厉害。

(十一) 苏区不固定，药材缺乏，最怕有伤兵，因为有了伤兵，就得从这山到那山的抬着跑。

(十二) 苏区里缺乏干部，尤其是政治人才，请你们早日派去。

(十三) 宣传工作、教育工作都是异常差，洛河县委因为苏区里没有群众，就是赤白交界的地方群众也是少了又少，所以洛河县委现在跟着游击师跑，事实上已成了游击师的组织了。

(十四) 赤白交界的组织，都晓得苏区的枪枝甚多，他们特别派人去——并有持有中心县委介绍信——和苏区接头，要求苏区里帮助他们枪枝。他们在赤白交界的地方发动游击，夺取经济，消灭反动派，扰乱敌人的后方，而苏区的组织却不理他们，故无结果而回来了。

中央派去的人和苏交最近也就要来了，关于其他事情等他们来了再报告吧。

我这个报告是根据苏交的谈话，至于对否，我是不负责的。

剑 上[6]

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苏交，苏区交通员简称。下同。

[2] 安，原件缺字，似为六安县。安徽省属县，今为六安市。

[3] 红四军，指红四方面军。

[4] 虎坏了，方言，意为吓坏了。

[5] 刘士杰，时为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的巡视员。

[6] 剑，即剑同志，确切为谁尚不清楚。

## 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补充报告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三日)

张学良部于二月底，已从京汉线来鄂东北区接三十师、三十一师的防地，三十师、三十一师开调江西。据报载，鄂豫原驻军均调走，为张来整个填防（数为两军一师，实数不详）。四十四师说已走了一部，三十二师在积极拉夫。驻赤城之七十五师已有别部接防。如此则成[城]区的敌人是有如此的新变动。张部初来不多时，接防事尚未完就，其新的进攻我们之企图动作尚未具体的表现出来。我们估计他在军事、政治内容上定不如蒋直辖之部，而在蒋逆积极动员对我之下，张来我区接防后，定有与我作阶级的决斗，这一危险是必然的。

我们于三月初，接到中央从河南转来之一篇很长的关于鄂豫皖工作之建议。这一建议时的我区情形与现在有些不同。我们觉得，关于我们过去工作和红军行动之战略战术的错误，是说得非常的正确，使我们更深的了解过去的一切错误，与客观上种种原因，致遭苏区红军的损失。关于红军二十八、二十五两军，在力量<上>与仿吾[1]同志来中央时有不同，那时有七十三、七十五师共四团（其数不足）的单位，而现在只能编成一团和手枪团，皖西二十八<军>约两团。创新区域在鄂东北，单凭二十五军出皖是有很大困难。故我们讨论之后，不论是在中央建议所指出地域为新区域目标，或在别地较更适宜的区域，首先有集合鄂豫皖全体红军主力之必要。至于新区域地带，我们觉得桐柏、厉山、随县等地在京汉路之西，过去较困难，同时离我们原区域较远隔，我们认为以接近鄂东北区找地点较好，其次是接近皖西北找地点。我们讨论之后，觉得在鄂东北附近是光、罗[2]北部以及×息县，这地群众好，而息、罗[3]据我们知道原有党及群众组织，不知现在如何，没有同我们发生关系。只要在环境之下可能在该地带为红军行动区域，就决为此。粮食上在该地也还有本地出产之来源。如敌情环境不容许我来鄂东北区域附近之光、罗、息地带找新区域，则在皖西北之东北方固始、霍山、霍邱、六安、英山一带，我们现在大计如此分别布置着。一面二十五军马上过皖去会合二十八军，会合后即来鄂，那时如可能，即照我们在鄂方所找地点，如不容许我们在此创造新区域，即到皖西北方所说地带。我们尚不知这种大计是否适当？请中央详示！

我们过去之游击战争，不能整个的统一行动是大缺点。今后要完全照中央指示之建立游击总司令部的统一游击战争之各县、各地方之指挥，统一战略意志，而筹划游击战争，开展新的游击区域与新的局面，组织新的游击队，派遣在鄂东北全区域各适宜地点创造游击，与向鄂东北的外面地点创造游击，发展群众斗争。

党和群众工作，坚决的照中央所指示的去执行，坚决采取破坏白军、民团的办法，建立白军民团工作，我们过去无这类工作，的确损失巨大。

群众情形无论是赤区、白区的，日益表现革命斗争情绪尖锐。由于国民党的压迫、摧残、剥削、屠杀种种，由于群众广大的数目是已经在饥饿、春荒和匪军民团的骚扰、抢劫逼人，由于共产党分粮的领导以及其他许多影响扩大，这种种之下，使群众日益认识与激起斗争。群众斗争是开展的形势，惟党的领导弱。我们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坚决改造便衣队的活动方式，变成深入领导群众斗争，发展党和群众之组织，运用中央所指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策略与游击战争、红军行动联系着。

皖西北道委在领导上，我们认为犯了极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他们对红军所谓保存实力的实际执行上是完全保守不动的策略。把二十八军数月放在熊家河住着，以打粮为事，不在可能之下发展皖西北内地或其外面的游击战争与群众斗争及建立便衣队等工作，也不有新区的计划。为此，我们认为消极的保守观点，是取消对红军的以新的发展来扩大巩固保障红军实力。对省委的几次指示不执行，也丝毫不作一次回答与报告皖西北及他们一切工作的实际情况。他们所谓保存红军实力与中央所指示的策略是完全不同的。省委讨论之下，对红军二十五及二十八两旧部完全编为二十五军。在皖地方武装中，抽选组织一团为继续二十八军的名义，另在皖游击特别是向清区（皖向鄂方）行动之一力量，并详细指示了皖西北游击战争发展及党和群众工作之具体布置。二十五军在可能之下编成两师单位，并决定以原二十八军长刘德利同志任二十五军长，原二十五军长吴焕先同志任军政委，皖西北道委郭述申同志任军政治部主任，暂定为，等中央派军事干部来再决定之。

省委组织去[年]十一月已决定以原鄂东北道委书记徐宝山[4]同志任省委代理书记。

中央所指示扩大省委组织，我们等红军过来举行扩大会议定之。

鄂东北道委书记暂以郑位三同志担任，以戴继英[5]（前二十五军政委）、卢荣珠、郭启高、方玉明等同志形成常委会。皖西北道委书记吴保才同志兼任皖西北游击总司令。鄂东北以戴继英同志任总司令。少共省委、道委无人形成，要求中央仍派仿吾同志来鄂豫皖省委工作，及派省委书记，并设法派军事上的高明的干部来领导军事。

中央以后派人送信来我区或从河南、从皖西北、从京汉路。关于交通线至今我们还无好的布置，的确损失甚大。我们今后要设法进行这一工作，惟此类人才甚感缺乏。

中共鄂豫皖省委

宝珊继英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仿吾，即成仿吾。

[2] 光、罗，指河南省的光山县、罗山县。

[3] 息、罗，指河南省的息县、罗山县。

[4] 徐宝山，即徐宝珊。

[5] 戴继英，即戴季英。

郭述申、吴焕先关于皖西北苏区和红二十八军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四月十六日)

中央：

一、上次一月间，我们报告胜利情形，是从寿县转交的，收到否？

二、现在皖西北情形，共有六个区，有两个县，赤南县、赤城县。赤南县有四个区是苏区，赤城县有两个区是苏区。六安一区同霍邱一区这两区是游击区，没有根据地。苏区的范围这六个区，每区只有几乡没有住匪，但是没有住匪的乡经常还有匪来骚扰。苏区的群众大半都是被匪压迫和欺骗跑到匪方面去了，现在我们正在想办法争取这些群众回苏区来。

三、现在皖西北的匪情，赤南一区、汤家汇住有七十五师两团人，一区石奶奶住有民团两队人与汤家汇之匪取联系，一区瓦屋基、四道河、飞祺山一带住有七十五师匪两营多人，一区木砍山住有七十五师匪两营人。赤南二区、南溪住有四十七师匪两团人，二区麻河住有四十七师匪一团人，二区丁家埠住有四十七师匪两团多。赤南三区吴家店住有五十四师匪两团人，佛坚[堂]拗住有五十四师匪一团人。赤南四区白沙河、胭脂一带住有五十四师匪一团人，四区光王庙住有顾敬之团匪两营多人与土匪取联系。这是赤南这四区的匪情。赤城的匪情：赤城一区双河住有四十五师匪两营多人，一区桃术[树]岭住有刘镇华之匪六十五师两营多人，赤城三区大小鹿角岭住有刘镇华之匪六十四师两团人，三区叶家院墙住有六十五师一团多人，这是皖西北六个区里面住的土匪。这些土匪在苏区内都是做工事抵抗，大半都是死守工事。六安六区金家寨住有刘镇华之匪两团多人，霍邱一区叶集住有四十旅之匪一团人。关于皖西北匪的情形是这样。

我红二十八军最近得的胜利报告如下：

三月十号，二十八军之两团人经六安六区之古碑冲，去发动群众分粮斗争，当有二十五路军之匪独立第五旅之一团从金家寨出来进攻我阵地，我八十二师之二四四团、八十四团之二百五十团给匪以猛攻，将该匪打得溃退，我们得长枪六十八支，机关枪两架，迫击炮一尊、盒子三架，大刀四十九把，刺刀两把，得步枪子弹三千余排，机关枪<子弹>十六箱子，迫击炮弹十六个，炸弹一百多个，俘虏白色士兵六十二名，打死敌人五十多人，打伤匪很多，土匪的旅长和立煌县县长都受重伤。

三月十二号，我们从古碑冲分粮转回苏区来，从南溪附近经过，同五十四师之一六一旅之匪接火数小时，完全溃他一六一旅全部，活捉代理五十四师师长兼一六一旅旅长刘树春一名，得长枪一百五十三支，并有当地农友空手得长枪十一支，盒子四架，手枪两架，得炸弹一百七十一一个，迫击炮弹三十多个，得长枪子弹一万余排，盒子子弹三十多条子，俘虏士兵一百三十一名，捉敌人机关枪连长二名，打死打伤敌人甚多，残匪溃退逃跑。

<另>外，这次在葛藤山同敌人作战的情形报告如下：

三月二十四号，七十五、四十七师之匪集中有六团兵力分两路来进攻我们，我们两团人同敌人战争[斗]一天，将敌人击退，我们得长枪二十多支，俘虏士兵十多名，七十五师、四十七师土匪伤亡有四百多名，匪伤亡官长甚多。

这几次行动后，皖西敌人就深沟高垒，死守工事，不轻出发。红军曾抄到七十五师的右侧之商城余子店一带分了一次粮，汤家汇之敌宿夜急行军到商城增防，恐红军攻打商城，我军仍回汤家汇附近威逼敌人，赤南、赤城群

众斗争情绪提高。

本月十号省委决定二十五军负责同志带七十五师之二百二十四团来皖西北与二十八军会合，传达中央及省委的意见，在争取恢复鄂豫皖苏区及反五次“围剿”的胜利，为目前巩固红军的实力，加强红军主力，以二十八军之八十四师（原来七十四师）之五十团改为七十五师之二百二十三团，八十二师之四<十>四团改为                    团，另以皖西三路游击师之武装编为二十八军八十二师四<十>四团之基础，从游击战争中、土地革命斗争中扩大新的二十八军。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军政委吴焕先，军政治部主任郭术勋[ 1] 同志兼任（省委），八十二师师长兼皖西游击总司令江求顺同志，皖西 北道委书记吴宝才同志暂代。改编了的二十五军马上向湖<北>行动一次，举行省委扩大会，布置整个的工作，如湖北苏区环境不容许红军主力行动时，仍以皖鄂边为根据地，有计划的行作，加紧布置苏区内秘密工作、游击工作、便衣队、白军民团等工作。

现在奉军[2]已接了三十 D、三十一 D、四十四 D[ 3] 的防卫，四十四 D、三十一 D、三十 D 开到江西去了，皖西七十五师及湖北的三十二 D[ 4] 亦有开走之说，我们已去进行奉军士兵运动及宣传鼓动工作。

这是最近的简单的情况，另有详细报告来，因军事行动仓卒不克[ 可] 多写。

鄂东北的便衣队的活动很大，民团义勇队的分队打破保甲制度的策略，白旗下面的群众工作，白区分粮斗争，游击工作等，都有新的进步。

皖西对白旗下的群众等工作不够，游击战争打粮较好。

述申

焕先代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郭术勋，即郭述申。

[2] 奉军，即东北军。

[3] 三十 D，三十一 D，四十四 D，即三十师，三十一师，四十四师。

[4] 三十二 D，即三十二师。

## 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红五月工作大纲\*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 (一) 今年红五月的政治形势

一、资本主义的危机日益深刻化，苏联的第二次五年计划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得到伟大的胜利，目前正大踏步的向前发展。

二、帝国主义国家内的无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斗争日益发展（如帝国纽约最近的罢工和骚动），殖民地的革命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的统治，特别是殖民地占第一位置的中国，苏维埃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三、因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所形成帝国主义的冲突日益尖锐化，但是帝国主义为要挽救自己的死亡，企图从进攻苏联和瓜分中国寻找出路。因此，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是目前主要危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在英法帝国主义的强盗国际联盟帮助之下进行的，这是准备武装进攻苏联有力的步骤）。

四、从国民党无耻的与日帝国主义<签定>华北停战协定，更暴露了中国反动地主、资本家、国民党统治的卖国投降、对工农群众残酷的剥削以及财政经济的破产，更加促进了革命的斗争。

五、中国苏维埃红军英勇的冲破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土地革命更广大的动员了群众，苏维埃运动扩大了新的区域（川陕甘和东三省等）。

六、城市的产业无产阶级正在从日常生活经济的斗争中，在锻炼自己的队伍。最近经济的以及联系到政治罢工日益发展（上海以及北方产业工人的斗争，号召了广大的工人群众），共产党的影响日益扩大。

七、因为国民党的公开投降，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农贫民的反帝斗争普遍发展，影响士兵群众日益倾向革命。

八、我们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是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殖发地的道路和苏维埃中国的道路），因为中国共产党正确的领导，广大工农、兵士、群众的革命和红军英勇战斗，中国工农、贫民、兵士有把握的粉碎五次“围剿”。

### (二) 今年红五月鄂豫皖的政治形势

一、国民党反动统治现在仍然布置对鄂豫皖作新的进攻（张学良匪军调来）。

二、因为从四次“围剿”以来，我们取得了许多大的胜利，给了国民党很大的打击，牵制了十多师的匪军不能到江西，配合了中央苏区的红军行动。

三、特别是在白旗下的群众，因为地主、富农抬头的反攻，反动统治剥削压迫（苛捐杂税、拉夫、抽丁），使群众生活痛苦到万分，群众热烈要求恢复苏维埃政权。白旗下许多地方的群众配合着便衣队打民团、杀反动，跟红军一路开仓分粮（尤其是鄂东北），今年五月正当农村贫民、农民没有饭吃，斗争的条件非常之多的时候。

四、从是这短时期内的斗争经练[验]中，国民党压迫、剥削、烧杀政策激起了群众的痛恨，武断宣传和欺骗口号逐渐揭破。

五、不但在白旗下，就是白区因生活日益贫困，同时国民党历年的“围剿”的无效，并更加<重>他们的担负，共产党与红军影响日大，许多地方已配合我们武装行动。

六、鄂豫皖苏区的共产党揭发了过去工作中的错误，执行布尔什维克的转变，开始了争取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



七、中国阶级斗争的尖锐已进到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殖民地化的或苏维埃的）决定胜负的时候，张学良与整个帝国主义、国民党布置之下，对鄂豫皖新的进攻是毫无二心的残酷毒辣的。但是最近不断的召集华北将领等动作，同时酝酿了国民党内部的复杂。

### （三）今年红五月中党的中心政治任务

一、从发展群众的日常经济斗争中联系到反对国民党张学良、刘镇华等刽子手对鄂豫皖苏区及白旗下群众的血腥的屠杀和残酷的压迫（如破坏春耕、春收等），苏区的党及白旗下的地下党的任务，要用坚[艰]苦的精神动员群众起来斗争，并配合着红军行动，粉碎国民党新的进攻。

二、广泛的扩大反帝国主义的宣传鼓动，从群众的日常生活的斗争联系到反帝国主义的问题，特别向群众提出国民党的卖国投降。在苏区内和白旗下的群众以及敌人的士兵中，要加紧的进行反帝的运动，扩大民族的革命战争。

三、广泛的向党<员>及群众解释下层统一战线的意义。在一切实际工作<中>用统一战线的策略动员群众。对于被压迫参加铲共义勇队、民团等组织<的>群众，以及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群众，党要积极争取他们到革命方面来。对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的下层群众（如贫苦的学生、小商人、自由职业者等），党应该在群众中组织我们的影响。

四、有计划的发展游击战争，积极的动员群众来参加武装的斗争，特别在白旗下面建立秘密的党和群众的组织，领导白旗下的群众进行分粮、肃反等斗争。

五、扩大红军和有计划的进行政治教育和训练，锻炼成为有纪律的政治坚定的铁的红军，从红军行动中发展群众的斗争，吸收革命的工农来参加红军。红军在游击战争和群众斗争配合之下，坚决消灭进攻苏区的国民党匪军，为恢复苏区、巩固苏区、发展新苏区而斗争，坚决的打击和消灭敌人，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

六、改进和创造党的组织，坚决的发展两条战线和斗争，反对对长期残酷战争的形势估计不够、无长期斗争的准备与决心，更反对怀疑长期残酷斗争中必然胜利的前途、夸大鄂豫皖苏区的损失、不相信目前鄂豫皖群众斗争的情绪与力量、执行保守退缩的右倾机会主义及腐朽自由主义的一切有害于布尔什维克的倾向。

### （四）今年红五月中的具体工作

#### 甲、各纪念日的特殊工作意义：

一、在“五一”劳动节，全党在苏区内的白旗下，要组织农村中的无产阶级（雇农以及手工<业>等工人），依照斗争环境组织公开的、半公开的或秘密的工会，对党员群众和游击队、红军中的战斗员解释“五一”劳动节的意义和工人阶级斗争的经验。

二、在“五三”济南事变的纪念，我们具体工作是积极布置士兵工作，每个地方支部，要有计划的至少派一个同志到白军中去工作。

三、“五四”纪念要进行反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反动的学校以及麻醉青年的教育。

四、“五·五”马克思生日，党在这纪念中要进行党的教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训练，使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

五、“五七”、“五九”的纪念，要扩大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的宣传，

联系最近国民党的卖国投降和日本帝国主义更进<一步>的侵略，以及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积极准备，和广泛宣传与苏联联盟的口号。

六、“五卅”纪念要指出民族革命的斗争，特别要进行反帝的群众工作。

乙、一般的具体工作：

一、发展苏区内和白旗下的群众分粮斗争，领导白旗下群众不交麦棵[课]和抗捐税的斗争，反对强迫群众修寨子。特别在红五月中要求发展几个新的游击区域，特别加紧中心区域的游击（由各县决定），同时要在这些地方建立党和群众组织。

二、地方党每一支部，派一个同志到白军中去工作，并且动员群众，有计划的教育群众的工作方法，使之打入白军中及民团、义勇队。

三、有计划的对张学良的军队进行教育宣传工作，利用俘虏传达我们的影响，并组织他们在火线上对匪军的宣传。在全区内各县委、区委要有计划的工作，在张军的驻扎地点散发宣言、传单，对于个别俘虏并给以好的影响。各支部要对于张学良军队的工作每十天作一次报告。

四、被反动<派>压迫离开苏区的群众，党要有计划的动员工人、农民，告诉他们实际工作方法打入白军和民团。

五、在白旗下的群众进行坚[艰]苦的工作（特别是皖西北），组织便衣队和发展秘密的工作。对于有便衣队的地方，要针对着错误和缺点进行改造。

六、在红五月中要坚决消灭苏区内和苏区周围的民团武装，但是必须同时进行民团内部的破坏工作，用内部的破坏工作，配合着游击队的进攻。

七、要进行对游击队改造，整理总司令部，要从不断的进攻中进行肃反与改造。

八、在红五月中，在苏区要组织农民互助团和农民自卫团或恢复工会、贫农团，从这些组织中发展农民群众斗争的积极性（组织问题另详）。

九、从各种斗争以及群众组织工作，进行肃反和对群众的肃反教育。

十、党及地下党要坚决在红五月中建立苏区内的和白旗下的工会工作，每一支部领导之下，至少要建立和发展一个工会组织。

十一、利用各种名义（如救国会、反日会、反帝大同盟），建立在白旗下的反帝组织，吸收群众参加。如白旗下的环境不许可时，在白旗下我们所领导的农民互助团，也可以成立反帝的小组，或者在白旗下秘密的恢复反帝大同盟。

十二、举行红五月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特别是动员白旗下的群众参加红军，各道委自己决定扩大红军突击运动中所应完成的数目。

十三、扩大党的组织，有计划的改造和创造党的组织，特别在苏区建立秘密的党的组织，每个党员要发展一个同志或找一个对象。

中共鄂豫皖省委会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粉碎五次“围剿”中鄂豫皖苏区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第二次常委会通过)

一、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与严重，广大工农群众贫困破产、苏维埃与红军的惊人发展、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大<大>动摇了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统治，使决定中国革命形势增长的三个主要支流（一、帝国主义瓜分共管中国的野蛮行为所激起的反帝运动；二、国民经济总崩溃所产生的工农斗争，示威暴动与游击战争；三、四次“围剿”中红军进步与扩大，苏区巩固与发展——川、陕……）是更扩大与尖锐了。鄂豫皖苏区因在四次“围剿”中暂时的失败，广大群众遭受匪军、豪绅地主、富农、反攻[动]的压迫，对国民党卖国行为的痛恨，对苛捐杂税、屠杀、暗杀、拷打、罚款……的仇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的加强与积极，更提高与加深鄂豫皖苏区广大群众斗争的情绪。

二、中央估计的“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中，中国苏维埃运动不但巩固着自己的原有阵地，<而>且开创了大块的新苏区（川、满、陕、甘、晋）。红军主力非但没有遭到损失，相反的，在与敌人残酷的战争中，增加了自己，锻炼了自己……这种伟大胜利是在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开展的基础上获得的”（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党的任务决议案）我们认为是完全正确的。有的看到全国胜利的总形势，而抹杀[煞]了鄂豫皖苏区的暂时的局部的失败，蛮把敌人的主力当作残余，匪军的移动也当作开跑，甚至前年冬敌人正在计划加紧对苏区“驻剿”、“进剿”的时候（匪军十二团以上包围红军三区），省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就估计敌人那时的四次“围剿”已陷入失败地位，另一方面有些同志不了解鄂豫皖苏区的失败是暂时的、局部的，反夸大这次损失，怀疑或缩小我们在粉碎四次“围剿”中的伟大胜利，都是错误的。后者的错误为更严重，<并>且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时候，就是中央红军在东陂、黄陂胜利战争，红二十五军的郭家河胜利的时候。那时，不但全国的苏区红军大获胜利，鄂豫皖苏区的斗争也进到反攻的地点[位]。

为什么我们在粉碎四次“围剿”胜利中不但没有恢复整个苏区，反继续缩小了呢？这一方面是由于敌方形势的险恶，一方面由于鄂豫皖领导和工作上许多严重错误造成的。错误的重要地方：

（一）上海停战协定以后，同国民党动员几十万大兵，进行以鄂豫皖为中心的四次“围剿”，可由[是]我们打下苏家埠、韩摆渡，便抱[把]只是地方的意义的胜利夸大了，昏头昏脑的以为“国民党任何军队，都不值红军一打”。这样的轻视敌人，自然放下了对于反对四次“围剿”的广大动员。

（二）因此，不但没有根据中央指示把敌人四次“围剿”的阴谋与我们的任务向广大的群众解释，并没有将中央关于四次“围剿”给鄂豫皖省委指示，在党内积极动员。

（三）对黄麻苏区无任何信心，并有的一种非常错误的想法，就是以为“苏区无大关系，红军必须保存”，把红军与苏区分作两样，不认为是一个东西，以致无长期作战的准备，红四方面军在作战上无计划的运动战，无目的的<的>兜圈子，逃跑到川陕，脱离苏区。

（四）在红四方面<军>开始退出七里坪的时候，才成立鄂东北道委，对各县成立卫作委员会来混合的代替党、苏维埃及群众组织，忽视群众的积极

性与战斗力，不积极经过苏维埃和群众组织来领导广大群众保卫苏区。

（五）把成千成万的枪枝埋在地下，怕群众靠不住，不来扩大武装，发展四周的游击战争。

（六）没有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的认识与决心，苏区边界都未建立秘密工作，尤其无白色区域的工作。

（七）忽视医院工作与伤病号的安置，尤其是红二十七军在东方行动的时候，取消派刘士奇捆绑与抛弃伤病号。这种罪不容杀[赦]的反革命，当时红二十七军的领导不加以丝毫的制止，党也没有号召群众很快速的逮捕与裁判（以后好久逮捕的），影响到一般同志现在还对伤号的忽视，是很严重的现象。

（八）红军中政治、军事工作的软弱与无计划，两条战线斗争不发展，没有健全的党的生活与核心作用，政治委员制度的减弱，肃反中被农民意识的包围，削弱了战士与干部的积极性，无计划、无布置的行动失掉了可能先发制人的机会。尾巴主义与战术的机械，这是鄂豫皖苏区暂时失败重要原因之一。

（九）青年团的领导薄弱，大大失掉对广大劳苦青年反“围剿”的动员。

（十）党的生活不健全，两条战线斗争的腐化与恶化。有的和平客气，非常腐化的自由主义；有的把布尔什维克的斗争，当作吵咀与报复；家长制度与极端民主化同样的在党内混行着，特别上级对下层错误缺乏解释的耐心，多成惩办主义。

这些错误和缺点，造成了我们在粉碎四次“围剿”中不能恢复整个苏区，当然更不能配合全国斗争，争取一省数首先胜利。

三、红二十五军取得郭家河胜利的时候，以及接到中央红军东渡、黄陂胜利的捷报的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时就结束了四次“围剿”。不久，中央指示上，敌人又在积极组织对苏区红军新的五次“同剿”。省委仍认为鄂豫皖苏区尚在敌人四次“围剿”中间，五次“围剿”是对中央苏区的。另一种右倾的想法，怕党员与群众以为一次、二次“围剿”，以至三次、四次，四次又五次，次数多了发生恐慌，不想法积极的解释教育，而秘不宣布。到八月间刘匪镇华到鄂豫皖的时候，还说是敌人在四次“围剿”中的新进攻，不认为是五次“围剿”对鄂豫皖的实际开始，更放松了粉碎五次“围剿”紧急的动员。这种错误的根源，由于不懂得中国革命形势尖锐化已进到在目前历史时期中，××“解决中国民族危机与经济恐慌中完全相反的两个出路”的严重问题（被帝国主义瓜分共管，完全殖民地化，或是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并且解决这些问题的时间是很短促的。帝国主义企图挽救他的经济危机，只有积极的进行瓜分与共管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占据华北，英法侵占西康、西藏、云南、贵州，美则积极利用他的经济政治势力造成共管。国民党为要维持他的绝望的统治，情愿替帝国主义当忠实的走狗，在美的棉麦借款，在英国的军械借款，德国军政干部的派遣，蒋介石调遣大兵到江西与拉拢反革命的各派军阀，一致的进攻苏区与红军（最近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匪副司令……）。反对敌人新的进攻，另有决议。对白旗下的苛捐杂税、拉夫抽丁、屠杀、暗杀、拷打、罚款，对白区是同样的压迫与剥削。我们恢复与巩固苏区与粉碎五次“围剿”，是非常残酷的阶级决战。

四、我们有没有把握粉碎这残酷的五次“围剿”呢？有的，一定有的。因为“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利于工农，有

利于工农红军”（一九三一年共产国际杂志第×期）。“四次‘围剿’的粉碎……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有利于我们的新的变化”（中央对五次“围剿”与我党任务的决议，一九三三年七月）。自从蒋介石的棉麦借款到最近的白银协定，更加深了国民经济的破产恐慌。工农兵民要工做，要饭吃，广泛的斗争与暴动，国民党卖国政策所引起的普遍的反帝运动，士兵倾向红军，与国民党军官怕与红军作战，处处证明国际与中央对于中国政治形势变化的估计之正确。鄂豫皖在全国形势总的开展下更具体的表现着以下的特点：

（一）鄂豫皖苏区几百万工农在七、八年来土地革命的血战上[中]尤其是从四次“围剿”以来，所受国民党豪绅地主、富农反攻的教训（苛捐杂税、抢粮、要柴、拉夫、抽丁、屠杀、暗杀、拷打、罚款……），比四次“围剿”以前对国民党仇恨、对苏维埃相信要更深刻。目前无饭吃、无房住、无农具用的群众，在白旗下已十几万，饿死、吊死的，各处都在，更引起了白旗下便衣队的活动积极发展（皖西北较为落后）与游击战争的扩大。

（二）因此，农村的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化，许多民国十六年的老反动被坚决的群众与便衣队活捉杀掉了，老民团有的因国民党无力招兵而编去，有的因生活困难及害怕革命而自行解散（各县各[都]有），国民党的农村势力大大受打击与瓦解。

（三）不但苏区与白旗下是这样，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群众，看到国民党屡次“围剿”的失败与更加重他们的负担，共产党与红军的政治影响日益改善与扩大，打破了几年来赤白对立。白区群众多由分粮斗争大批起来配合行动，息县、固始一带的广大灾民更为开展鄂豫皖苏维埃运动的有力支流。

（四）对鄂豫皖新进攻中，以张学良为副司令，鄂豫皖苏区内，匪军内部将更不一致。张部士兵生活更苦，不懂山战，尤其是士兵尽是东北失地的工农，他们<的反帝>情绪很高，是其很大的弱点。

（五）红二十五军及二十八军，经过年来残酷“围剿”的锻炼，政治的加深[强]与战斗力大大提高了。

（六）共产党的领导，已发展两条战线斗争，揭发过去的错误，执行布尔什维克的转变。

鄂豫皖苏区这些特点，汇合全国及国际总的开展形势，<在>五次“围剿”中有把握的取得比以前冲破敌人“围剿”更伟大的胜利。这次胜利将根本打破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计划，将完全可能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

五、但是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计划，绝对不会自己取消。国民党不会自己死亡。恢复苏区粉碎五次“围剿”的胜利，绝不会从天宫落到我们手里，因此，布尔什维克必须决心的、艰苦的、紧张的执行如下的紧急任务。

（一）向广大群众解释敌人五次“围剿”的残酷阴谋与形势，及我们有把握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条件与任务。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恢复与扩大苏维埃政权”、“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胜利”等口号，团结广大群众起来为恢复苏维埃与发展新的苏区而斗争。

（二）在跑反群众中与地方武装中要经常进行扩大红军的动员，尤其是<纠正>红军与地方党部对白旗下群众情绪估计不够，对他们扩大红军的关门主义，从秘密工作线索中，军事行动中大批吸收白区白旗下群众及灾民扩大红军。各道委经常的计划扩大红军，加紧整理医院，安置伤病号（尤其是皖西北，鄂东北的光、麻）。游击司令部要有计划的解决粮食与药料问题。红军本身，要整理政治工作和纪律，提高军事训练，健全政治委员制度，加强政

治部工作，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发扬红色战士与干部的积极性，很快锻炼成为铁的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成为恢复巩固与发展新的苏区的主力，成为中央红军的有力配合部队。

（三）要用很大力量发展界边与白旗下及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发展新的游击区域。这些区域里不容许只有单纯的武装行动，必须要秘密工作、群众工作，多多布置便衣队（三人以上就可以，武装[器]可参用旧式的）及改造了的特务队。在“赤白区群众联合起来”的总策略下，普遍反[发]动白旗白区当地穷人一同分粮的斗争，严格禁止侵犯穷人的一针一线，反对侵犯中农利益，未参加反动的富农，对他有许多的粮食，只能征发，不能没收，在分粮中经常进行训练与行动中的纪律，各道游击总司令部，要在整个计划之下布置战争，以保证各路互相策应与配合。

（四）反对忽视秘密工作及不安心做秘密工作的倾向。这都是对于长期残酷战争的形势估计不够和没有决心，是危险的。一定要艰苦的在苏区白旗下，尤其是在白区要加紧秘密工作的布置，红军、地方党、地方武装特务队都要讨论秘密工作的任务与方法（接头的、交通的、会议的各种技术和纪律）。

（五）白旗下的群众，过去都是享受过土地革命利益的，经过豪绅地主的反攻，对于恢复苏维埃的要求为更迫切。因为我们工作的不够，有的地方还表现着失败的情绪。我们要由便衣队、游击队、独立团，用打民团、肃反、分粮、反捐税斗争，普遍的发动他们的斗争。派干部及群众到白旗下去组织群众，组织的形式，用农民互助团、自卫团、恢复苏区委员会，及用恢复工会、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办法，随群众的意见来秘密、公开或半公开（人数到三人可成立小组，到六人则分为两组）。党与团的组织绝对秘密，新发展的可与原先组织划开。

（六）白区工作，尤其是城市与交通区域党须派人去活动，用工会、互济会或其他各种的名义（兄弟会……），加紧组织工人、贫农、农村贫苦农民、灾民、难民、穷苦学生，用反苛捐杂税、拉夫、抽丁等斗争来发动他们，揭露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和激动他们公开或秘密的建立反帝大同盟，或在其他群众组织内建立反帝小组，以致组织他们的游击行动来配合红军。

（七）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大批派人到民团义勇队里去做破坏工作（不只是马上拖枪出来）。目前新进攻鄂豫皖的为奉军，更好揭破张学良卖国罪恶，扩大在文字上的火线上的宣传，来有计划的运动里面的士

（八）要纠正肃反中的农民意识及阻碍阶级路线的工作方式，要无情的消灭反革命的首领。对被反革命欺骗的工农，用阶级同情的态度来感动，尽量<避>免刑审，多用公审与群众会议讨论的方式，造成肃反为广大的群众斗争，才能根本肃清反革命的活动。

（九）党必须全体动员来帮助团的工作，帮助发展组织。无组织的地方，建立支部或小组，参加会议与告诉其工作。党的各县委要在很短时期，帮助建立青年团的县委（首先成立常委会都可以）。

（十）加强党的领导，是完成上列一切严重任务的前提。在粉碎五次“围剿”的重要时间，我们必须审查党员经过，大胆吸收雇农、贫农、及积极中农入党，建立支部生活（……会议方式都须改造），发展布尔什维克的两条战线斗争，反对忽视五次“围剿”的残酷形势、无长期战争的准备的“左”倾观点，更反对不相信长期残酷斗争中必然胜利的前途、发生保守畏缩及疲劳的动摇的情绪，把固执这些倾向的分子坚决淘汰出党。无情的铲除党内官

僚主义腐化的自由主义及坐在机关里空讲的国民党的工作方式。大大发扬工农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独立性，提拔起来担负领导工作，完成这次的光荣任务。

同志们！只要我们每个同志坚[艰]苦的、不怕困难的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的确有把握的不但能够恢复巩固发展新苏区，粉碎五次“围剿”<而>且能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中共鄂豫皖省委会 继英[1]代签

说明：远隔中央的鄂豫皖的党，政治消息极不灵通，去年七月的“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党的任务的决议案”，今年三月才到鄂豫皖，加以省委各同志人各一地，对这样严重的政治任务，讨论的这样迟缓，在政治上是很大的损失！

省委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注释

[ 1 ] 继英，即戴季英。

## 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粉碎五次“围剿”中敌人新的进攻与我党任务的决议案\*

(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第三次常委会议通过)

一、国民党以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共”副司令，是国民党刘镇华在去秋已开始对鄂豫皖五次“围剿”之后来作新的进攻。这次新的进攻，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中国及鄂豫皖苏区红军整个五次“围剿”中的一部分。

二、张学良在国民党整个意志之下，完全投降日帝国主义，出卖华北之后，周游欧美，学习国际的反动经验，尤其是社会法西斯帝，张学良来鄂豫皖新的进攻，一面是表现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化中国的计划之下，加紧经过国民党对中国工农群众的白色恐怖法西斯帝化；一面暴露了国民党蒋介石对五次“围剿”不但仍然没有“肃清匪共”（？）[1]且全国苏区红军又得到初步的伟大胜利。蒋介石对这形势新的威胁与动摇，不得不用一切收买与利诱的方法，团结中国各派反革命军阀来一致的进攻苏区与红军，情愿把重要的武汉三镇及鄂豫皖交给张学良，换取在鄂豫皖原先清剿战用力较强的几部匪军（三十师、三十一师、十三师等）去加强的打江西红军。

三、同时，帝国主义、国民党以鄂豫皖苏区是处在他们的重要地方，四次“围剿”以前对他们的威胁，就是四次“围剿”以来，鄂豫皖苏区暂时的失败，但仍经常牵制国民党十几师人不能调走，尤其是近年来广大群众经过对反动统治的反攻，斗争更加尖锐，共产党红军的影响\* 更加扩大。蒋介石在鄂豫皖很慎重，抽调队伍中又布置张学良来作新的进攻，是表现帝国主义、国民党在加紧以江西为中心的五次“围剿”中不肯放松鄂豫皖的。

四、张学良因为打冲锋——卖国的结果，从“九一八”事变到榆关失守，加以军阀内部矛盾、久[已]为国民党一只失地的英雄。现在到鄂豫皖新的进攻，要在他们整个的阶级意志与团结上，更加比刘镇华毒辣的来清剿鄂豫皖，来屠杀工农，与蒋介石竞赛的做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尖兵，但是不能因此肃清了国民党军阀的内部矛盾。最近张学良几次的召集东北将领会议等动作，是更加[深]军阀内部的矛盾，将不可免的发生新的冲突，加以奉军士兵粮食困难，生活特别困苦，不惯山战，尤其是家乡的奴隶生活更引起士兵与下级官长对国民党的怨恨，更削弱了敌人进攻的力量。

五、我们绝不能离开阶级斗争来单纯的军事观点，只估计奉军的军事落后（如不惯山战……）与夸大敌人的弱点，忘掉张学良来鄂豫皖是要加紧对鄂豫皖及中国的白色恐怖与法西斯帝化的。这次新的进攻是殖民地化政策，更直接在鄂豫皖的执行者，是整个五次“围剿”的残酷阶级决战中的一部分，我们坚[艰]苦的粉碎新的进攻，是粉碎五次“围剿”的必要步骤。因为决定中国革命形势加速发展的三大原因（反帝潮流，工农斗争与暴动，苏区与红军的发展）的扩大与尖锐、鄂豫皖苏区斗争形势的开展，只要我们每个党员坚决的执行中央与省委对于粉碎五次“围剿”的决议，及这次粉碎新的进攻的决议，恢复、巩固、扩大鄂豫皖苏区，粉碎新的进攻与五次“围剿”是有把握的。

六、因此鄂豫皖的全党同志在这次敌人新进攻中，我们除切实执行中央、省委对于粉碎五次“围剿”决议外，必须更迅速更具体的进行下列的重要任务：

1、必须向广大群众指出敌人新的进攻的阴谋，张匪学良比刘镇华更毒辣更加白色恐怖，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恢复、巩固与发展新的苏区，粉碎敌人新



的进攻，粉碎五次“围剿”，同时要解释敌人的新进攻是五次“围剿”中总的布置中的一部分。

2、敌人新的进攻正当麦苗将黄，犁田下秧、春收春耕的时候，敌人一面结合苏区内及跑到外面的反动派，配合民团义勇队在苏区抢夺麦豆，掘坏秧苗。一面在白旗下的用另一方式，就是加紧经过保甲长制度的苛捐杂税、拉夫抽丁、修路筑城的办法来破坏春耕春收（甚至许多因缴了捐税无种子的）。党要具体指出新进攻中敌人杀死、饿死苏区群众的阴谋，一面用“武装保障春耕春收”等口号，号召群众加紧生产，扩大红军，组织春耕掩护队来保障春耕春收，一面在白旗白区下揭破国民党经过苛捐杂税、罚款修路、派差等方式来破坏春耕春收的毒辣手段。我们在这里要用“反对国民党用杀人不见血的办法来破坏春耕春收的阴谋”的口号，号召群众发展便衣队，杀反动民团，骚动匪军，断绝敌人交通，扩大红军来为保障春收春耕，为恢复和发展苏维埃新区域而斗争。

3、奉军的士兵与下级官长，都因他们的家乡已成为日帝国主义的奴隶，反帝与痛恨国民党的卖国，尤其是对张学良卖国的先锋队的怀恨，加以离开东三省及华北，粮食特别困难，生活困苦。党要有布置、有计划的在宣传上（口头的、文字的）指出张学良与整个国民党的卖国罪恶，如为帝国主义奴隶的痛苦，“只有红军才是唯一反帝国主义的军队”，“只有苏维埃能救中国”；在组织上设法派人进去，或经过民团义勇队的活动与俘虏工作，去建立里面的破坏工作。特别是对奉军哗变过来的安置，地方武装与红军在火线上的鼓励[动]与经常对敌岗哨的骚动。这里并不是说只做奉军的士兵运动，对其他部队是同样的要进行这一重要工作。

4、党要指出张学良是卖国的老手，他在国民党整个的意志下，首先拍卖东三省继以华北，现在他又来鄂豫皖，是国民党计算首先把鄂豫皖的工农群众继续华北来做帝国主义的奴隶。号召群众起来为打倒卖国老手张学良，打倒卖国统治国民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英法美意一切帝国主义而斗争。在苏区恢复加强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和工作，在白区下进行公开或秘密或半公开的反帝大同盟的组织，或在其他群众组织内建立反帝同盟的小组。

5、因为阶级战争的日益残酷，敌人加快的走向采用国际最反动的方法——法西斯蒂来对付革命，×××张学良最近周游欧美，把国际的反动方法带到鄂豫皖来，对苏区的烧杀劫掠、移民搜山、封锁经济、断绝交通，对白旗下的监视、牢狱、罚款、拷打、明杀暗杀，已经是绝无道理的白色恐怖，是法西斯蒂主义的具体执行。党要在苏区中、白区白旗下进行宣布法西斯蒂的阴谋及扩大反法西斯蒂的宣传鼓动与建立反法西斯蒂的组织，如反法西斯蒂大同盟等（组织法可与反帝大同盟同），这一广泛群众运动必须与反国民党、反帝国主义斗争联系起来。

七、在进行上列任务，必须加紧扩大红军与地方武装（游击队、便衣队……），白区白旗下工作，民团义勇队的破坏运动，党与团的改造和发展，走向赤白区群众大联合的形势。

同志们：新的胜利是不远的，只要我们同志们的努力去迅速的争取，坚决执行中央、省委关于反五次“围剿”的决议，可以担保完成粉碎新的进攻与五次“围剿”的光荣任务！！！！

中国共产党鄂豫皖省委会

[注]要参看中央、省委关于粉碎五次“围剿”的决议案。[2]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 1][2] 原文如此。

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印发的《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决议案》讨论大纲\*

(一九三四年五月一日)

各级政委转政治部、政治处：

这个讨论大纲是非常重要的，要求你们有计划的拿到支部中、战委会[1]中、普遍的、深刻的讨论，讨论的方法要活泼，要使每个党、团员及每个红色战士彻底了解，多多发表意见，讨论的结果要报告前来。

## 军政治部四月三十日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们党的任务决议案讨论大纲。

### 一

- 一、中国革命形势的增长是哪三大原因推动的？
- 二、帝国主义为什么要进行瓜分中国？
- 三、日、英、法、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掠[略]情形怎样？
- 四、国民党的无耻的出卖与投降，能不能解决民族危机与阻止帝国主义侵掠[略]的野心？
- 五、我们在反帝斗争中工作错误与弱点在哪里？
- 六、中国反帝斗争的高涨到什么程度？
- 七、哪些事实表现是国民经济的总崩溃？
- 八、国民经济崩溃的结果爆发些什么革命的斗争？
- 九、<第>四次“围剿”是些什么力量来粉碎的？
- 十、在粉碎<第>四次“围剿”中我们苏区与红军扩大好多？

### 二

- 一、<第>四次“围剿”是几时开始的，几时冲破的？
- 二、用哪些事实来证实<第>四次“围剿”冲破了？
- 三、<第>四次“围剿”的冲破给全中国民众的影响和认识怎样？
- 四、在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中我们工作有哪些重大的弱点呢？
- 五、为什么<第>四次“围剿”冲破了，没有<实现>夺取中心城市及一省数省首先胜利？
- 六、在<第>四次“围剿”中鄂豫皖苏区是失败了是胜利了呢？
- 七、我们对估计冲破<第>四次“围剿”的胜利是指全国范围说是指鄂豫皖苏区说？

### 三

- 一、怎样叫做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的前途究竟走到哪一条道路？
- 二、帝国主义为什么要经过国民党来实现他瓜分中国，将中国变成殖民地的计划？
- 三、国民党为什么要卖国投降？
- 四、帝国主义国民党为什么要组织新的<第>五次“围剿”？
- 五、用哪些事实来证明阶级敌人新的<第>五次“围剿”是在疯狂般的准备着？
- 六、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在目前是在准备着还是已在积极进行中间？
- 七、<第>五次“围剿”为什么说帝国主义作用加强了？没有帝国主义的帮助与组织，国民党能不能布置<第>五次“围剿”？
- 八、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斗争形势是不是与以前几次“围剿”一样？
- 九、粉碎了<第>五次“围剿”要直接同谁个作战？
- 十、张学良来鄂豫皖换防是个什么动作？

### 四

- 一、怎样叫做阶级力量对比？
- 二、用哪些事实证明统治阶级力量的削弱？
- 三、在阶级敌人团结一致进攻红军与苏维埃之下国民党内部各派军阀混战能不能避免？
- 四、我们有哪些把握粉碎<第>五次“围剿”？
- 五、<第>四次

“围剿”冲破了，为什么又有<第>五次“围剿”？六、为什么说<第>五次“围剿”比<第>四次“围剿”更加残酷剧烈些？

## 五

一、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战斗任务是什么？在苏区与国民党统治区域党的工作是什么？

二、谁是完成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战斗任务的唯一的领导者？

红二十五军军政治部

“五·一”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战委会，即战士委员会。红军中的一种群众组织，也叫士兵委员会。

鄂豫皖苏区交通员刘士杰向中央的报告（一）\*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央：

兹将我这次从鄂豫皖苏区建立交通关系，因组织上不清楚，被留在苏区住了几月所见到他们红军里面及苏维埃里面的错误写于下面：

在整个的鄂豫皖苏区方面说来是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在去年十一、十二月间，苏区里面到处住的都是国民党匪军，红军在苏区内行动很是困难。苏区内房屋，自国民党四回实行五次“围剿”大进攻以后，全苏区内的房屋完全被匪烧个干净，群众大半被匪掳到白区里去了，剩下的最多不过三分之一，耕牛差不多快被匪拉完了，群众的粮食完全被匪抢去，甚至于群众埋在地下谷完全都被匪挖去了，群众很早就没有粮食吃了、完全靠跟着游击队打粮回来吃饭，现在群众完全吃野菜及树头叶子，群众现在已经发现有饿死的现象。但是今年的春耕及去年的秋耕都不到万分之一，现在的苏维埃各机关及红军完全都是靠打粮吃饭，所以，有几次红军比较容易消灭匪的势力，因为没有粮食，所以就放弃了这个机会，去打粮食了。

在这里我们首先说到党的领导问题。党在皖西北苏区及红二十八军，可说失掉领导作用及失掉对群众的威信而非常脱离群众的。如红二十八军里及地方支部若介绍某群众入党或团时，群众都说：我们不要入党团，我入党也革命，不入党也是革命，你们加入党的同志还不能比我们工作积极，打仗还没有我们群众勇敢，你看加入共产党的完全是第三党，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完全是 AB 团。因为肃反所杀了的大半是党团员，多是第三党、AB 团用各种方法来欺骗群众，破坏我们党团的组织，他们也来介绍群众入党团，使群众弄不清楚，有时一入党就是第三党，一加入团就是 AB 团，所以使群众不敢入党团。如去年七、八月间，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党团完全解散等。因党团内的第三党、AB 团太多了。使自己都分不清楚自己是什么。他们却不利用阶级路线正确的方法去肃反，而把整个的七十五师党团解散，使许多真正的共产党及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失了组织关系。

尤其是党团的领导方面更为马虎了。去年二十八军八十四师三、四个月各支部没开过一次会议，八十二师比较还开了几次支部会，各地方的支部也不照常开支部会议。对于群众会议更然[言]谈不到了，红军里的战士委员会可说完全没进行过一次。各级苏维埃的群众会议也可以说一次没有开过，一天到晚只忙得去跑反上大山去了。现在红军里的党团，领导方面比较加强了一点，支部会也进行了，群众会议也进行了，但是还是不够的，党团的组织上仍然没有发展，整个的二十八军党员也不过五、六百名，现在已编到二十五军里去了。

红二十八军在<编>前行动上犯的许多错误问题，非常严重极了。如匪来进攻赤南县的苏区，二十八军就连夜拉到赤城县来，如匪来进攻赤城县苏区时，他们就连夜把二十八军拉赤南县去，不坚决同匪抵抗，给匪以严重打击，使匪不敢进攻苏区，结果，匪得到了这一顺利的条件，每一天都有几处匪来进攻苏区。后来苏区房屋完全烧完了，把群众掳去、把群众粮食抢去、耕牛拉去，那个时候，无论红军、苏维埃各机关及群众，都是早上一点或两点钟吃饭完毕，上大山布置阵地，准备作战。那时我批评他们右倾，不同匪坚决的打仗，给匪一个严重的打击。他们说你不懂军事，现在为顾及战士的伤亡及阵地不好，队伍布置不开，不好打仗。不过那时的匪确实很多，白色士兵

打仗确实非常坚决，白色士兵打仗来，大半都是听我们的枪响，他们都是一枪不打，一只手拿两个炸弹，一只手拿一把大刀，背着枪向我们面前跑。为什么白色士兵这样坚决呢？这完全都是我们自己造成的。对于白色士兵的政治工作一点都没有作到，如每次捉的白色士兵就杀而又不秘密，使匪随便的地方都能看见杀的白色士兵，尤其是各地方游击队杀白色士兵的最多。如有一次赤城县一区第二战斗营捉住十几个白色士兵，完全在桃树岭附近公开的杀了，使国民党十二师的匪看见了，他们利用这几件事情搭了一个台子，把士兵的死尸抬到台上，去召集了大批的队伍集合，向士兵说：你们看“共匪”万恶不万恶，残酷不残酷，杀不杀人？士兵都同声说杀人。他们的官长说“共匪”杀人这样残酷，你们以后上火线打不打？一般士兵同志说我们打，我们坚决的打。最后他们又摄个影做为纪念，由此看来，白军士兵打仗的坚决，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了。那时，正是我初进到苏区里的时候，我见了他们这样情形，不问<论>他们对我怎样的怀疑，坚决的同他们作斗争。我说，你们杀白色士兵完全是反革命的事，请你们看中央苏区杀了一个白色士兵没有，红四方面军杀了一个白色士兵没有。后来，他们完全接受我这个批评，马上就转变，下一个通知，坚决不准杀白色士兵，如有杀的以军事纪律制裁。只这一通知下去，就没有杀白色士兵的了。接着，二十八军连打了几个胜仗，每次捉的几十白色士兵，向他们演说，发路费，集合几十根号、旗帜队欢送。后来火线上，白色士兵就不象那样坚决，也有哗变的了，并且捉到的白色士兵都说：“你们过去作错误了，杀白色士兵是不对的，所以使我们都不敢过来了，知道这样，我们老早就过来了”。现在火线上的白色士兵的枪打得非常之高，有时就自动站住缴械了。

在那时候，他们不但对于国民党士兵作的不够，然而<且>每次红军及游击队出发到白区打粮食时，只知自己的粮打足算了，不知发动该地群众斗争，甚至有时还侵犯中贫农的利益，富农都完全没收，困富农只能征发不能没收的，有些反革命还故意打红军家属的粮食，你看这是多么错误的事情。红军到某一镇市上，一般战士都是乱七八糟打各人的东西去了，没有一点纪律，不过一般战士在十二月非常冷的天气，他们都穿着一、二件单衣，有棉衣的很少。经过一个相当转变，现在比较好得多，到白区如过去那样破坏政治影响的事没有了，但是，到白区的各种政治工作作的还是不够。白区的秘密工作，完全没有建立，尤其白色区士兵的工作谈不到。至于苏维埃的工作更加错误到极点了，苏维埃在每次匪来进攻，只知自己跑反，不去问群众的事情，所以结果群众大半都被匪掳去了。群众被匪掳去了，他们有时还认<为>群众是反革命，甚至把群众家内剩下的粮食也没收了。曾经有一次，赤南县某有一个年老的群众向皖西北道保卫局局长王少祥同志说，你们现在对于苏维埃的工作作的非常错误。王少祥问什么原因。群众说，你们同中央苏区及四川苏区完全不同了，那些地方的苏维埃完全代表工农的利益，保障工农的，现在我们这地方的苏维埃不但不能保障工农利益，而且还侵犯了我们工农的利益，真错误极了。王少祥同志不但不向群众承认错误，而且说：你说的不对，我们不都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之下吗，为什么不同呢。苏维埃的工作大半都弄到打粮跑反上面去了，也不督促群众耕种，也不召集群众开会。对于红军，不但没有物质上的拥护，而且对于红军都不很负多大责任，也不帮助红军侦探敌情，特别是对于红军的伤病号完全不负责。如赤城县县苏的休息处，简直如同厕所一样，使伤病号不能快好去归队以增加战斗力，伤

病号想喝一口茶水都很困难，伤病号死了，他们不很快的把他埋起来，最坏的莫过赤城三区，苏维埃内吃干饭，叫伤病号吃稀饭，每天给伤病号一点粮食及一口锅，叫伤病号自己烧着吃。至于赤南县苏区不能好<说>了，如今年二、三月内，匪进赤南县，县苏负责人完全跑了，丢掉伤病号一百五六十名，完全被匪惨杀及掳去了。还有许多他们领导上的错误，因我在旅馆内住，环境不大好，我也不能详细的去写，如有不明了的可以再问我，比较我知道他们情形很详细。至于二十五军围七里坪的详细的错误及一般战士被饿、病死详细情形，我亦知道一部分。二十五军在围七里坪以前，足有九团人，每连上百，每团都有十来架重机关枪，每连自动步枪一架在外。现在二十五军只两团人而数目也不足了，还有二十七军东路打游击详细情形我也知道一点，如不许二十多万[1]群众同红军一路，反对群众，抢群众的饭吃，打彩号等。因这些事我未亲见，所以未写，可以说鄂豫皖苏区自红四军[2]走了之后，他们的错误简直通天。再得，我来时，他们叫我传达两个问题：（一）中央叫他们开辟黄梅、广济新根据地的问题，他们说路途很远，同时中间住的匪很多，不大好走，他们准备以英、霍山、潜山、太湖为新的根据地，请你们很快的给他们答复。（二）请中央派几个军政干部去，如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和一个军长、政治主任等等的干部。他们军政干部非常缺乏，在军事上，现在连一个当团教练的都找不出来。有人走路，游击队（？）来接，非常好走，没有什么危险。

士杰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下午（又及一段文字，与五月二十三日报告相同，这里略去——编者）（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注释[1]此数字不准。应为二万多。[2]红四军，指红四方面军。



鄂豫皖苏区交通员刘士杰向中央的报告（二）\*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中央：

去年十月间，决定我经鄂豫皖苏区去建立交通关系及传达五次“围剿”决议案，我接到这次决定后，马上就离此前往。经过寿县党派老陈送我往鄂豫皖，为什么到现在我才回来，这有几点原因写在下面：

1、中央没有给我往鄂豫皖的直接介绍信，只有寿县转写的介绍信。

2、寿县派送我去的老陈，是苏区过去开除党籍的同志。老陈过去在苏区内表现是非常坏的，四方面军退出后，他跑到寿县，党马马虎虎同他发生了关系。

3、因为寿县党的马虎，同时寿县过去派往苏区去作工作的同志完全都加入了改组派、第三党。

因为这几方面的原因，所以他对于我非常怀疑起来了，不敢马马虎虎的叫我走出苏区。

因为这几方面原因，所以我没有很快的完成我的任务转回中央，你们看到皖西北道委会给我写的声明信也就可以了解我的情形了。

皖西北道委会把我留到苏区以后，就尽量地分配我的工作。一方<面>监视着我的行动，一方面考查我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分子或侦探。起初，他们分配<我>到二十八军政治部去帮助军政治部的工作，他们看我行动语言工作毫无反革命之意，后来他们经常同我说，你的组织关系怎样的不清楚，不过我们感觉你一定不是反革命分子，确实是非常革命的，但等中央有人来时，我们很快就可以叫你转中央，暂时你还是帮助二十八军政治部的工作。

最近中央派张其远往鄂豫皖，由他的正式介绍信的证明及叫我迅速转中央的信，他们方肯叫我回来的。

在这里，我对中央还有一个批评，为什么不给我直接往鄂豫皖省委介绍信呢，只给我一个寿县中心县委转鄂豫皖省委介绍信呢。

再著，寿县中心县委，我已经当面批评过了他们。他们把我转到鄂豫皖省委介绍信时，他们把我的介绍信加上巡视员三个字，使皖西北道委会认为我是中央巡视员，其实我没有去巡视他们的工作，他们只叫我帮助他们的工作。

关于交通方面，现在可以说是很有把握了。再过去，我一去那时是非常难的，在苏区内到处都是匪，苏区没正式的根据地，红军又不知<到>一什么地方行动。我见到红军时，是夜里偷过赤白交界的河，到那边硬碰见的。现在，苏区内匪的势力减少得多了，剩下的叫红军打的不敢出工事一步，白区的匪更减少得多了，保甲制度也没有过去那样厉害了。因为在麻埠、独山左右一带的保长、反动首领自过年以来，叫第三路游击师捉住杀了的差不多二三百，使那些地方的反动派都不敢当保长了，铲共义勇队、民团都受到最严重的打击，有的被完全消灭了，现在还存在的都受到游击师很严重的打击，不象过去各路日上都有民团、壮丁站岗检查行人了，还有，比较也少些了。在那一带，无论环境怎样，就是红军走那<哪>个地方经过也好，只要有国民党的路证，作生意的人，都是可以走的。同时，那个地方担担子作生意的人比任何地方都多，最容易的。我同第三路游击师及皖西北道委会规定的，叫他们每一月到龙门冲一带接我们两次交通，龙门冲离现在苏区已有一百多里，是过去六安三区的地方。现在，把三区区委会也建立起来了，有群众五

六百名，并有秘密的三区游击队，到六安三区，他们也很快的可以把交通转到皖西北道委会去。依我个人意见，在六安以南再建立一个或二个交通站，那末，交通关系更加有十二万分的把握及坚固了。不经过寿县党的关系，由个别同志去负责，最好开个小饭店，一个饭店差不多要五六十元之谱。

在苏区周围的地方，即过去老苏区，农村经济破产比任何地方都要厉害得多，米、粮、油、盐价钱非常之高，农民没吃的，形成一般的现象，尤其是苏区内的群众，因为去年收的粮食完全被匪抢个干净，房屋完全被烧完了。白区内国民党统治阶级拼命向工农残酷的剥削，各种苛捐杂税增加，尤其国民党匪军拉夫、抽丁更为厉害，如不服者即加个“通匪”名字。剥削农民最厉害的就是民团，凡有一亩田地的人家都要按月缴纳二升粮食给民团和柴火多少斤，不给即办罪，工农生活的痛苦简直是一言难尽。因国民党、豪绅、地主残酷的镇压工农革命，拼命的剥削工农的血汗，更加引起工农对革命的认识。所以，红军每次到白区时，群众看红军的简直拥挤满路旁，送茶送水，我们的战士不肯喝时，他们就说，知道你们恐怕我们来毒你，你们看我来先喝一碗，使我们的战士不得不去喝一碗了。尤其是一般妇女，有的说，同志们，我的儿子这次回来了吧；有的说，我家丈夫这次回来了吧。一般群众见了红军时，完全都说，同志们，你们现在好了。自你们走了之后，我们简直被豪绅地主压迫死了，我们过去分的土地，完全被地主们没收回去了，我们如不好，民团狗子们就把我们捉去了。轻者就打，重者说我们是“赤匪”，就要杀我们的头，现在我们这地方被民团杀的不知多少，他们并且还组织的有摸瓜队（即暗杀团），夜里去偷杀过去在苏维埃里负责的和当红军的。我们现在危险极了，你们这次来不走了吧，一定不要走了，就在我们这地方住下吧，建立苏维埃，把豪绅、地主、民团、土匪（即白军）完全肃清，我们就好了。又说，同志们，我们这地方现在虽<是>白区，你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反革命了，我们暂时是没有办法，只好服从他们。同志们，你们现在辛苦吧，千万不要对革命灰心，我们现在完全都还是革命的，就等你们红军来了。我们的一般战士也回答他们说，同志们，你们现在不要着急，我们很快就来恢复这地方的苏区了。住下时，群众带着去没收豪绅、地主、反动派的东西，我们战士手里如拿的有东西，一般群众故意的来问我们的战士抢，处处表现非常亲近红军。群众情绪最好的就是六安的莲花山、大小马店子、独山、麻埠附近及龙门冲一带，尤其这些地方的红军家属最多，固始、黎集、张老埠的群众亦很好，六霍的苏区恢复很有可能性，因为群众非常好，红军走那些地方经过时，群众依然如常一样的耕种，简直如同苏区。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三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鄂豫皖苏区交通员刘士杰向中央的报告（三）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日）

中央：

前二次的报告只说到皖西北道区苏维埃及红军领导的错误和一般问题，对于他们工作好的方面，说得很不充分，兹再增加在下面：

自鄂豫皖苏区同中央的关系建立起来以后，他们接到中央几次文件，他们确实处处感觉到他们领导的错误。皖西北道委会及道苏维埃几次宣言布告，面向群众公开的承认出他们领导的错误，下十二分的决心来转变他们的错误。

最近的许多事实，完全表现出他们接受了中央的正确的指示。如在各种群众会议当中，只要讲到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华北及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实际情形，一般群众完全都自动的高呼打倒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特别是红军里的一般战斗员，坚决要去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至于谈到中央苏区红军胜利及红四方面军的胜利的问题，一般群众及红色战士们，完全部高呼着我们坚决要同中央苏区红军及红四方面军比赛。群众听到中央苏区及四川苏区的发展和胜利的情形，完全部喜得双足直跳。

国民党虽然利用他最后的、残酷的、向着鄂豫皖苏区的广大工农群众烧杀奸淫及各种宣传和欺骗政策，但是鄂豫皖苏区的广大工农是不会受他的恐吓和欺骗的。过去苏区内的群众，被匪掳到白区去的，现在不断的夜间又偷跑到苏区内来，这完全揭破了国民党的武断宣传说红军压迫群众，瞎说的事实完全证明了国民党法西斯蒂是残酷的屠杀工农、压迫工农的，只有苏维埃红军才是真正代表工农利益及打倒帝国主义的。

最近，苏区的各种物质虽然被国民党法西斯蒂烧个一空，但是，各级苏维埃还动员了拥护红军的工作，不断的、还有很多的草鞋袜底拿来拥护红军。只要在苏区内住下时，苏维埃就动员了许多妇女群众来给红军洗衣、补衣，来问红色战士在前方的战斗情形。如红军同敌人作战时，苏维埃就动员了大批的担架队来给红军抬彩号、送菜等，红军行动时就给红军找响号，最好的是赤城二区主席某同志。他自己去背伤兵[病]号，去给红军当响导，自己吃稀饭，给伤病号于饭吃。这许多事实，完全表现出群众的革命热情，亲爱红军，接近红军。赤三区最近不断的有许多十四、五岁的小青年自动来参加红军，因为他们的身体很小，我们说，小朋友，你们到前方来恐怕跑不动吧，请你们回去到苏维埃里去作工作好了。他却把脸一变说：我恐怕你在前方跑不动吧，你不去好了。曾经有一个十二、三岁的青年，他不给他父母知道，自己偷到红军中来。这天他父亲找来了，他父亲叫他回去，他简直哭起来了。他父亲后来没有办法说，你来参加红军是可以的，你今天同我一道回去，我家里还有一点钱，买一点果子和肉给你吃吃，明天你再来参加红军好了。这小朋友却说，我不要吃果子和肉，吃了果子和肉，难道能消灭国民党么，能恢复苏区么，能使我们家里不受土匪烧杀么，我就不要来参加红军了，我就回家吃果子吃肉好了。最后，他父亲没法，只好独自哭着回去了。

在红军里一般红色战士，特别表现对战斗坚决的，就是每次上火线，红军战士们都抢着要上火线。在火线都是师同师比赛，团同团比赛。每次从火线上下来，这一师问那一师你们得多少枪，如他那一师得的枪多些，他这感觉得非常不好意思似的。每次上火线，他们总都是比赛着得枪、打胜仗的。对于红军里负责同志，特别比红色战士还要吃苦得多，每次打粮回来时，看

见托最大米袋子的就是连长、指导员、营长、营政委。从前二十八军八十四师二五 团一营长，每次打粮回来，他都托着六斗四、五升米。在红军的上下级干部都是比红军战士还要吃苦得多的，打仗总是上前冲锋的。红军里的青年战士病了，不能跟队伍的叫他们到后方去休息，他们总是哭着不愿意下去，不知道要有多少人向他们说，他们才肯下去。

整个的苏维埃及红军里的肃反，都不是马马虎虎的，完全都是根据阶级路线及该人的工作事实来肃反的，无论那[ 哪] 个大小反革命首领及作破坏工作多的，都交到群众大会上公开审判，由大多数群众来给该人处罚的。如果是个红色战士，阶级成分非常好的，没有在[ 干] 什么多少破坏工作，受反革命分子欺骗的同志，党是可以允许他自首的，自首以后再分配他工作。不是象反革命造谣说苏区内肃反不论什么阶级成分及工作如何，只要有说他是反革命捉住就杀的。在后方苏维埃及前方红军建立的都有保卫党的机关政治保卫局。

士杰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八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中共鄂豫皖省委给皖西北道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五月)

省委听了述申同志关于皖西北的工作报告，经过详细讨论以后，特给你们以下的指示：

(一) 目前因为全世界资本主义发生了极大的恐慌，他们想从恐慌和危机的中间找出路。因此，资本主义国家就积极进行瓜分中国和准备进攻苏联。资本主义的国家对于瓜分中国和共管中国的计划，正在积极进行。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中国北部四省有×，英法积极的进行占领西藏、西康、云南和贵州，美国积极扩大他的势力，加之国民党军阀无耻的出卖和投降，更加使得帝国主义贪心无厌。因为民族的危机非常严重，促进了广大的群众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民族资本的商业和工农群众的经济破产，因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苛捐杂税使得全国国民经济一天天的更加破产(工业的倒闭和减工，农业的衰[衰]败，工人的失业，和农民的赤贫化)。工农为了工作和要吃饭的斗争到处发展，加之苏区和红军在最近几年来有伟大的胜利，苏维埃的影响日益扩大起来。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主要条件，就是民族危机的加紧，国民经济的破产，苏维埃和红军胜利的发展，特别是苏维埃、红军粉碎了四次“围剿”以后，更加使中国革命形势紧张和尖锐起来。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为要挽救他的生命，拼命的找他们的出路，所以在他们的四次“围剿”遇到惨败以后，就疯狂的准备和进行第五次“围剿”，帝国主义拿着国民党做了工具，想把中国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帝国主义、国民党所组织的五次“围剿”是帝国主义想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最主要的步骤。中国工农和劳苦群众及工农红军粉碎五次“围剿”，是阻止帝国主义找出路的斗争，也是争取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的胜利。

目前的中国正是殖民道路和苏维埃道路的生死斗争，我们面前摆着很负责任的和光荣的历史任务、就是新的“围剿”中，我们党要动员一切力量，动员广大群众来粉碎五次“围剿”，争取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的胜利。

(二) 省委检查你们最近的工作，认为你们能够积极领导红二十八军，于最近时期中给了皖西北方面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动摇了皖西北敌人的统治，激动了苏区和白旗下及白区中群众对于革命的热心，这是党和红色战士以及劳苦群众英勇斗争的成绩，游击战争有相当的发展，能够积极的行动，给民团、反动派以不少的打击，和党对于干部的培养有相当的注意。虽然你们的工作有上述的成绩，然而在工作中仍然有很多重大的错误：

第一、你们不相信群众，完全抛弃了群众工作。去年在敌人破坏秋收的进攻中，党没有坚[艰]苦领导群众、组织群众，没有发展群众斗争的积极性来配合红军的行动。

第二，甚至于党和苏维埃机关，当着紧急的战斗环境中抛弃群众，自己偷着把武装拉去，不掩护群众，使得群众受敌人包围(赤南)。

第三，你们没有在敌人进攻以前，就向群众解释敌人进攻的形势和我们胜利的前途，动员群众起来参加斗争，你们总是在群众面前隐瞒政治上的真实形势，总说敌人没有力量，实际上是对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斗争的怠工。

第四，你们不了解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甚至于有些以为白旗下和白区内的群众靠不住，不革命。因为这种错误观念和对于党的策略不了解，所以你们完全没有进行白旗下和白区内的群众工作，没有积极的争取白旗下和白

区内的群众。

第五，因为不了解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没有进行对民团及义勇队的破坏工作，没有用分化的策略，孤立民团及义勇队的首领，组织和争取他们内面的下层群众到革命方面来。

第六，没有加强苏维埃的工作，皖西北苏维埃在革命战争中没有积极动员群众来参加革命战争。党到处表现包办了苏维埃工作，使群众不深刻认识苏维埃（群众不信苏维埃的话，解决问题要找党委），苏维埃没有发展群众民主精神，没有积极提高群众对苏维埃政权的认识和在苏维埃工作的积极性。

第七，没有积极发展严格的肃反斗争，党、团和苏维埃、游击队内面暗藏的反革命经常不断破坏，因肃反的不严格和不深入，所以在敌人从外面进攻你们的时候，就发现你们里面许多反革命分子的叛变和投降敌人（特别是赤南四区）。同时，一直到现在，你们没有在党、团、苏维埃及游击队当中，从现在紧张斗争的当中进行严格的肃反工作，有的地方还和在以前没有对肃反工作转变的时候一样，看了名字就逮捕（赤南三区）。此外，你们不了解发展群众的斗争来肃清反革命（很少举行公审反革命的群众会议），同时你们又没有从政治上揭破反革命的阴谋欺骗。

第八，对于白军的士兵运动，你们没有进行，甚至于一般的宣传工作，也是没有计划的。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有许多地方对俘虏兵的态度，有许多农民意识和错误的处置。

第九，对于伤病号的医治和安置的不负责任的态度，党和苏维埃没有把医院工作当作我们最重要的战斗任务。

第十，党的支部生活的非常活动和不能在群众中起领导作用，党的指导机关没有集体的领导，普遍的形成个人包办，对于工农干部的教育和提拔不够，党内和平倾向没有斗争，因此在实际工作中不能转变，特别是在最近半年中不和省委发生关系，没有得到省委的指示，在政治上组织上有了很大的损失。

（三）省委认为在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任务之下，皖西北的党要积极转变过去的错误，特别是对肃反的不深入，没有发动群众的肃反斗争，对白旗下白区内群众关门主义与放弃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毫不进行兵士、民团、义勇队的运动，这些严重现象，绝不容许其继续，要坚决把这些情形铲除，要切实执行以下的工作：

第一，你们应该深入到群众中去，详细解释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我们粉碎五次“围剿”的任务，只有使群众深刻了解我们现在实际的政治形势，才能够使广大群众对于政治前途有坚定的信心，才能动员他们起来参加斗争。你们过去一贯的夸大军事的胜利，不真实的在政治上教育群众，这是使得过去工作中最严重的错误。道委会要具体的指示各县、区以及支部，向群众坚决进行宣传教育工作，用各种方法去接近群众，和群众谈话，举行群众会议，向群众解释政治形势。

第二，要在苏区群众和白旗下的群众中，进行坚[艰]苦的工作，从一切斗争中，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要根据群众意见，在苏区内组织农民互助或农民自卫团。在白旗下的群众中，依[一]样的要依照群众的意见，公开的或半公开的或秘密的组织农民互助团、农民自卫团，或者成立恢复苏区委员会，在苏区及白旗下的群众组织中，党要坚[艰]苦的去领导，要去

掉过去一切忽视、抛弃群众工作的严重现象。

第三，你们要把白旗下的群众工作，放在第一等地位。坚决反对认为白旗下的群众不革命，或者是反动的错误观念。你们要马上开始布置白旗下的群众工作，除便衣等武装建立群众关系外，可利用社会关系，或者派苏区内群众到白旗下去建立接头处，来组织群众互助团，和恢复苏区委员会，〈它〉是号召为恢复苏区而斗争的群众组织。同时，按照群众的个别心愿，用工会、贫民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名义的组织，也是可以的。在白旗下进行反对国民党一切压迫虐行和屠杀的斗争，或者把被压迫跑到白旗下的没有吃的群众组织起来，向国民党和区公所要饭吃的斗争。对于被压迫跑走的群众，要指出国民党的罪恶和他们自己的出路，说明我们过去工作的错误，与现在转变的事实，号召群众回来，倘若他们不回来，就在白旗下做秘密工作也可以。对于群众等待红军的观念要设法打破，要他们在白旗下去做秘密工作，配合红军行动，坐着等待红军，不是革命斗争的观点。

第四，在皖西北方面，有非常顺利开展白区群众斗争的客观条件，你们要积极的布置白区工作，利用苏区内群众有白区社会关系的，或者有生产手艺的，可以派到白区内去进行秘密工作。在白区中用农民委员会及分粮斗争委员会的名义，发展开仓分粮吃大户，反对苛捐杂税等斗争。拿地主、民团、国民党军阀的一切压迫剥削的事情来发展白区群众斗争，从一切日常生活中，发展到更高的程度，以至于武装斗争和地方暴动。

第五，要积极的在白旗下面发展群众的便衣队的组织，从跑反的群众中选举积极忠实的群众参加便衣队，要深入到白区内面去进行肃反和组织群众工作。从便衣队和秘密组织所领导的开仓分粮斗争中，大胆的吸收英勇斗争的群众参加便衣队，便衣队要坚决进行肃反工作，对于反动首领及叛徒要坚决肃清。同时，要配合游击队行动，打土豪、杀反动，从这些斗争中去更加加紧群众的组织工作和发展群众的斗争。

第六，对于民团、义勇队的内部破坏工作，要万分加紧。你们要坚决转变过去对于民团、义勇队内部被压迫的群众的错误观念，以为凡是参加民团的都是反动派，同时这一错误观念，阻碍了争取民团内部被压迫分子的工作。现在你们马上应该开始在民团、义勇队中的宣传组织工作，叫他们拖抢过来，或者在内面做秘密工作。对于过去在革命方面拖枪后又到民团、义勇队匪军去了的，主要的是追究其首领（叛徒），被逼、被诱的分子，可以准他来接头自新。对于保、甲长，不一定个个是反动，倘若没有反动行动的，可以准他来接头。

第七、要加紧整理地方武装，特别地方武装在白区行动时破坏政治影响的反革命行动，要严加制裁和执行革命纪律。你们今后要从坚决消灭民团反动等斗争，以及在行动中加紧群众工作。对于暗藏在游击队和地方武装中的反革命破坏，要坚决肃清。党要用各种方法保障游击队里面坚强的军事政治领导，派可靠的党员到游击队及战斗营内去工作，经常的有计划的进行政治教育工作，游击总司令〈部〉要有计划的指挥各路游击部队的行动。

第八，要加紧扩大红军的工作，特别要从加紧白旗下的工作和动员白旗下的群众来参加红军。你们要严格注意医院工作，切实的整理各分院、各休息所的工作，用各种方法集中物质来改善医院伤病号的生活，同时要加紧好了的伤病号归队〈工作〉。

第九，严格进行肃反工作。对于暗藏在苏维埃及游击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要坚决的肃清，坚决的执行阶级路线，深刻向群众解释肃反阶级路线，把反革命的活动和工作的错误分别清楚，发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和教育，揭破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及一切反革命派别的阴谋活动。对于保甲制度，我们要动用正确的策略，但是对于叛徒侦探、坐探、应严格的执行革命制裁。区乡暂不得审讯和长押案子，如有重要案犯，要即送上级去。若因环境关系，虽交群众处理，仍要报告上级。

第十，坚决改造苏维埃的工作，发展广大的民主主义，对于过去及最近区乡苏维埃把群众的粮食吃<了>，甚至强迫没收群众粮食的反革命行为要严加制裁，借了群众的粮食，要切实负责归还。党及苏维埃要向群众承认自己工作上的错误，而后要从实际上指出转变的事实，苏维埃要从各方面动员起来，进行生产，有计划的为群众解决耕牛、种子、农具等问题。

第十一，上列的一切工作都是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的紧急任务，特别是肃清反动，扩大红军与整理武装，白区白旗下的群众工作及民团、士兵，义勇队里面运动，为双管齐下的两方面更中心的工作，皖西北的全体同志的一切工作，尤其是上列的中心工作。

第十二，完成上列紧急任务的先决问题，必须严格进行党的改造，从斗争中清洗一切消极怠工、怀疑畏缩的分子、积极的吸收勇敢、坚决、积极的工农到党内来，发展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和自我批评、改造工作的作用，深入到群众中去，学习领导群众斗争的艺术。党要运用集体的领导，加紧教育和培养干部。你们要用很大的力量去领导士兵工作，发展青年群众的斗争，特别是党及团内要严格训练秘密工作的技术和对秘密工作的纪律的教育。你们要下决心去建立白区白旗下的党的组织，要在苏区内要建立党的秘密工作的基础。皖西北的同志要用布尔什维克的精神，接受省委的指示，执行工作上的彻底转变，以争取在五次“围剿”中的伟大胜利，完成我们的历史光荣任务。

中共鄂豫皖省委会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八一”的工作决定[1]

(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第十一次常委会通过)

一、八月一日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起来反对战争的一天，所以叫做国际赤色日。为什么特别要这一天反对战争呢？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战争）是发生于这一天，发生于二十年前（一九一四）的八月一日。

二、目前世界形势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的总危机的发展，已使全民办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瓦解。今年的“八一”是处在新的世界大战的前夜。

因为资本主义危机进到新的阶段，各国都牵人疯狂的货币、关税、债务的经济战争。最近的美英限制日棉的入口，德国军备平等的要求，尤其是日本对中国独占的行动，已经引导了新的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到随时随地一触即发的地步。同时，因苏联社会主义力量的迅速的增加，世界革命日益发展，整个帝国主义越发企图解脱资本主义制度瓦解的内部冲突。以苏联为战争的目标，最近日美订立不侵犯条约，英日恢复同盟，德国宣布禁止卖俄报，英法美都在极力促使日本反苏联的冒险。日本正在加紧进行侵入蒙古共和国，无日不与苏联挑衅。无疑的，今年的“八一”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尤其是反对干涉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的任务，更加严重与紧迫。

三、在中国，最近李宗仁到安南，日本对天津的骚动，厦门设立警察，台湾的对岸会议，西南的游历团，都是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具体步骤，同时是国民党拼命卖国的结果。因此，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反帝的怒潮，黄河、长江一带的大水灾与各地旱灾兵祸，国民经济更加浩劫。地主资本家 < 家 > 的进攻，与广大工农的革命斗争，尤其是胜利发展的苏区与红军，又给帝国主义、国民党拼命的五次“围剿”以第一步的打击。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加紧进行对中国苏区红军新的压迫，使中国完全变成帝国主义的奴隶。今年的“八一”要更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粉碎五次“围剿”，打破帝国主义国民党奴隶[役]中国的计划，争取独立、自由、领土完整的苏维埃中国。

四、同时鄂豫皖苏区正当着敌人新进攻已开始失败，继续进攻还在加紧布置中，正当着广大群众经过几年残酷“围剿”，欢喜红军新胜利，斗争情绪增加的情形之下，党要战斗的动员广大劳苦群众，在执行国际赤色日反帝国主义战争、武装拥护苏联、保护中国革命的三大任务之下，更要为恢复与打通零块苏区，逐渐巩固和扩大原有苏区，发展新的游击根据地而斗争。为要实现这一严重任务：

五、必须具体的进行以下的中心工作：

1、组织宣传队，组织群众会议，说明帝国主义疯狂的准备战争，尤其是反苏联战争的险恶形势，要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使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遭受比第一次大战更残酷、更毒辣、更不可估计的痛苦。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武装保护苏联。鄂东北、皖西北要从小组起恢复反帝大同盟的组织和工作，罗、陂、孝[2]及京汉路，要建立反帝大同盟或反日会，或工作反日会等组织。

2、要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叛徒们的欺骗罪恶。他们拿“保护祖国”的口号，送了三千多万的工农到帝国主义火线上，挡[当]了炮灰，出卖了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苦群众的利益，阻碍了世界阶级斗争的尖锐过程，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成功了一个苏维埃联邦共和国（苏联）。其余各国工人及广大劳苦工农群众，现在仍在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统治之下

过奴隶生活。目前，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取消派、AB团，尤其是法西斯蒂天天制造战争，天天扩大民族主义的宣传，这都是与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同样的是战争的发起人，都是广大工农的罪人。我们必须加紧反对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及一切反革命派，尤其是法西斯蒂。

3、在“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之下，动员群众，扩大唯一的反帝武装——红军。皖西北要很快扩大红军一团人。鄂东北道委要立即规定扩大红军的数目。加强医院、招待委员会工作，改善东方医院生活，及多组织分粮队配合红军行动。

4、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在（1）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及广大群众分粮、分田及武装斗争。（2）收复原有苏区，逐渐巩固和扩大苏区，发展游击根据地。（3）最高度的牵制敌人，打得敌人不敢向别地调动，来配合中央苏区的伟大的行动的这些基本任务之下，加强红军中党的工作（特别是发展组织与改善支部生活）、政治工作（特别是组织群众）与军事训练，改变空洞的、太长的工作计划，切实的、有中心的、深入的进行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检查工作。在群众工作中，要把慈喜[善]式解决生活，只能当作是辅助方式，主要的从群众生活上来引起群众参加斗争。我们站在帮助发动及领导的地位，打破对土地不正确的观念（怕群众不要土地，怕一回分不就绪及要有条有理的分配）。到一地很快的进行群众大会分配土地，组织赤卫军、少先队、便衣队，尤其是扩大红军，打破在扩大红军工作中不平衡现象（红二十五军这几天七十五师比七十四师做得差些），同时随地要建立秘密组织，与公开分别清楚。

5、因红军最近几次胜利的影响，更加顺利了兵运的条件，“不打红军，要去打帝国主义”的口号，奉军士兵大部分的更加默念着，现在各部都有开小差的，不容许丝毫的忽视。把“哗变士兵招待委员会”各乡各村组织起来（公开的或秘密的），进行对哗变士兵的优待条例（另制）作广大的解释。同样理由要进行民团、义勇队、保安队的破坏工作，但只是组织里面被压迫的穷人，反对勾结其领袖。

6、各道各县有计划的发展与整理地方武装，尤其是吸收白旗下白区群众参加武装。在皖西北对改造地方武装更迫切，鄂东北要坚决打断游击队、便衣队、特务队老大腐化，不做群众工作，专弄经济的民国十六年的趋向。游击战争的目前基本任务，要以首先肃清苏区内部反动及反动武装，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斗争为基本任务。同时要一部向外发展，扩大游击。

7、改变浮浅的只是关系的群众工作，切实的组织群众，尤其是工会的组织和工作，在鄂东北和皖西北从小组起恢复工会的各级组织和工作，罗、陂、孝、京汉路要建立工会的工作与组织，号召工人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来斗争。

8、目前一切斗争要联系到为保障秋收。帝国主义国民党将在苏区、白区进行各种不同的形式来破坏秋收。如在苏区的出发打掳烧杀搜索，在白区抽丁、拉夫、派捐、逼债——都是破坏秋收的普通的厉害的办法。必须有计划的准备秋收斗争与暴动的动员的组织和工作。

名道、委县委及红军中党委立即根据这一决定具体订立工作计划与动员，“八一”后三天必须按这决定切实把工作执行情形报告省委。同时不要等省委回示，即布置到“九一”的工作计划。

中国共产党鄂豫皖省委会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此文是中共鄂豫皖省委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第十一次常委会通过的。文末附有纪念国际赤色日“八一”的口号。口号的印发时间是七月九日。这里略去。

[2] 罗、陂、孝，指河南省罗山县与湖北省黄陂、孝感县。

鄂豫皖苏区交通员石健民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

中央：

我自月前带了中央给鄂豫皖苏区的文件多种，经过河南由平汉路一直回到鄂豫皖苏区之鄂东北道（即罗山、光山、红安三县中间天台山地带是一个游击根据地），省委常委兼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在此地。当时把各种文件交给他了，省委的各种问题及红军的问题，他个人不能作报告，因为有些情况不熟悉。此时红军及省委将由皖西北过来，在东北之东八区，接近游击总司令部。总司令是戴继英[1]同志，他参加省委常委，因此位三同志叫我到东边会省委，带最近的鄂豫皖省委的情形报告中央。由西边至东边中间隔红安都是插了白旗，要经过敌人的碉楼多处，有百数十里，交通送信完全要夜间走。我由西边到东边去时，红军和省委负责同志刚从皖西北过来，由新集以北游击到西边去了，未会着，即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光山东八区）住了几天。当时戴继英同志与我商量，红军一时会不着，而且中央限我回去的时间也快到了，恐延迟久了又怕失掉关系，故此戴继英同志就布置我从潢川与光山县之中间用少数武装送出来，到潢川与信阳之汽车路。在这个短促期间，又未得到省委负责同志见面，所以此次没有带报告，只是带了省委最近的工作决议案和红五月的工作大纲各一份，中央可以能了解鄂豫皖省党的工作情形的大概，要是会着了省委负责同志，当然不是这样简单，或者有很多问题报告中央。因为失了时间与机会的关系，戴继英同志就给了我致中央的介绍信，他及时将鄂豫皖省的最近的情形，即前次送来的报告以后的一般的形势，当面同我谈了几点主要问题，嘱我来中央用口头传达和这次中央要派去的工作人去的时间和进苏区在路上险要地方如何保障，使得案全进去的决定办法。用口头传达的几点是：（1）苏区的敌情；（2）红军的行动；（3）党的领导；（4）地方武装与游击战争活动；（5）群众工作与苏维埃的恢复；（6）粮食问题。

一、苏区的敌情：皖西北方面，匪军有五十四师，师长郝梦龄，师部驻罗田县，大部分驻赤南之汤家汇、南溪、丁家埠等处。刘镇华匪之六十五师驻金家寨、蔡集、英山、麻埠、独山等处。戴匪民权之全部驻固始至霍邱一带，民团反动武装在外。鄂东北苏区方面有三十二师，匪首梁冠英，兵力有六团。匪师部驻新集、陡沙河、白沙官、郭家河、王家湾、和尚头、檀木[树]岗、旧花店、八里畈、泼皮河、沛湾等处，有一营的一连的一团的不等。压迫民众修炮楼坚守工事，此匪非常狡滑，在群众中宣传欺骗，利用民团，经常用一团或数营出外游击。红安三区之箭厂河等处，是光山最反动之民团首领易本应（活动的地方，他）长[常]在这一带屠杀革命群众，虏红军家属及革命的青年妇女变卖，群众恨入骨髓。陂孝北之毛家集，罗山之宣化店，红安五区蔡家河，黄陂站，河口市、红安三区南部八九乡即袁英河、紫云寨等处，都是肖之楚匪师四十四师驻扎，死守炮楼工事，修城墙寨子。宋埠、黄陂县、麻城县、黄土岗、福田河、路口、张店、顺河集、料棚、白凤背、林店河等处，是张匪学良之部下何柱国全军，每处不知住[驻]扎多少数目的单位。商城（红安县、桃花）、潢川、白雀园、西余集、沙河集等处是扎的王以哲全军。此外，京汉路自驻马店以南至汉口沿线，是奉匪刘多荃一师，师部驻孝感县城，有一旅在武汉保护张学良。此外各驻扎匪军之附近，多半有民团，其数有三二十枝枪，有的地方最大的民团不过百枝枪，死守碉楼。在

东北军阀到鄂豫皖苏区来后，无大动作，重修工事，利用民团，加紧侦探，严行封锁苏区物质[资]。现在，苏区内面被匪军占住的地方，屠杀、压迫、剥削是说不尽的残酷毒辣。敌人对于我们策略，专找我主力军红二十五军，或用几团匪兵力量跟我红二十军尾子，利用民团力量在险要的地<方>修碉堡，阻碍我地方武装的游击活动。皖西北敌人的行动我不熟悉。在整个鄂豫皖苏区的敌情是这样，地方豪绅的反动武装民团数目比较多过我们，但是他没有什么战斗力。

二、红军的行动：前次带来的报告中，正是我红二十五军之在鄂东北一部分过皖西北会合。红二十五军去岁秋收时，隔在皖西北之七十四师全部及红二十八军现已会合了，并将二十八军编足二十五军，健全我红军数量与主力。当时将皖西北的游击部队抽编一团为二十八军，并且以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同志任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同志任军政委，七十五师师长丁少青[卿]同志任，师政委高敬亭同志任，七十四师师长是二十八军军长任，其姓名我不知道，将二十五军编好了后，皖西北的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随二十五军一同过鄂东北来。我二十军经过亲区，给了反动顾敬之以严重打击，领导了亲区的穷苦的群众起来分地主豪绅的粮食，群众对红军有很好的表示。一<次>到沙河集西之高山寨宿营时，次日拂晓，敌人即奉军王以哲军不知哪一师以二团兵力进攻红军，与我红军激战数小时，将敌人两团打败。在火线上缴敌人的枪枝团余，并缴得新式自动步枪二十多枝，各种军用品甚多，俘虏之下级军官及士兵很多，当时给了路费放了，给以宣传。因为是我红军行路，战士都疲劳了，<不然>那就要将他两团完全消灭。从此以后，奉军所驻扎苏区之匪，始终不敢出来，敌人的军心极其动摇害怕。后红军即日就开东八里区一带，与游击总司令部接着头，相隔只十余里地。代理书记徐宝三[2]同志，此时在游击总司令部养病。红二十五军内面参加省委同志多人，和郭述申同志一同到游击总司令部。及时召集了省委第一次常委会。郑位三同志是鄂东北道委书记，在西边未过来，即未到会，也有信来省委并贡献一些意见。此次的常委会对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建议，反五次“围剿”的决议，目前中国的政治形势，鄂豫皖的形势及党的任务，红军行动，粉碎五次“围剿”的计划，敌人对于鄂豫皖的布置，有极清晰的分析和估计，详细的讨论一切问题，这次送来的鄂豫皖省委文件便知道大概。将会开罢后，决定红军过皖西北一次，同时送郭述申同志回皖西北仍担任道委书记。并在省委常委会上，一些同志检查了皖西北的工作，向他斗争，说他犯右倾机会主义，不执行中央的指示及皖西的领导工作的错误，他自己诚恳的接受。红军此次到皖西北去，有代理省委书记徐宝三同志一路去的，再来过细检查更有许多的错误，比鄂东北的群众组织及各部门工作更弱，可以说没有了。单用武装简单去打粮，也不去打击敌人匪军，消灭民团，只有xx，如组织便衣队，发展白旗下面的群众工作都没有，发展新<游>击区域这些工作。省委在皖西北都指出了皖西北道的工作缺点，并委托了皖西北道委今后要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决议，在短期内也<要>有相当的建立和转变。又决定红军在皖西北苏区内行动，打罗田县、英山县、红军将罗田县城打下占领了，其战略上的街道战的经验，我红色战士非常的差池。当攻下时，没有去坚决消灭敌人的兵力，罗田县四周的炮楼没有去占住，战士都去在街道上去没收吃的东西、找衣服布匹，连军长也在街上去找东西吃，不具体指挥军事。时间是夜晚攻下的，是红军的先头少数的兵力，大部在外很远。罗田是郝梦龄五十四师，

郝梦龄由汉口回来不多天在此地养病，因为没有调查工作，仅此郝逆跑了。有大批的军饷未发，其数在十几万，我们只没收了七千多元，另有两架无线电，军用品极多，子弹只拿几十箱，其原因没有统一的没收，战士与上级工作人〈员〉各拿各的，如鞋袜、香烟、食品。经知道时，敌人反攻占住四周的碉楼，用火力压迫快放〔攻〕，他们在街上才慌张，几乎无法退出，枪弹如雨点，我方的战士简直不能抬头。幸得是夜晚，慌张的退出，结果牺牲带彩有十几。后面的大部没有赶上，侯〔后〕赶上时已经迟了。内有前二十八军某一团的团长带一团人，他下命令了，这一团战士停在离罗田不远处休息不前进，后面的军部以为他进城了。一般战士听得前面的枪声都想冲去，但这一团长阻挡，后调查此还是反革命的阴谋破坏，不久就由军部将他逮捕了。攻下罗田的胜利，动摇了整个皖西北的敌人匪军，敌人将南溪一带开了六团匪兵援助罗田。我红军本来决定即时进攻英山县城，因为敌情变动，故此未攻英山，仍回转到南溪扎了两天，第三日就回鄂东北。省委同红军一路行动，一到鄂东北之东八区，接近游击总司令部，省委又召集了第二次常委会，在二十五军军部开的，讨论了中央的五中全会，并决定红军在鄂东北的行动方向和战略，判断鄂东北的敌情。本来一到鄂东北就去消灭黄麻中心苏区的敌人，恢复苏区中心地，再向外发展。因这里面粮食完全没有，群众又在饿死，群众盼望红军极其迫切。望长了颈子。如果照这样行动，非要到潢川以东去打足粮食不可，不然作战就无饭吃，起码重五天才能打得足，那末不如由新集以北行动到罗山北部、光山之西部去开辟和恢复苏区。现在已到西边去了，敌人对我红军的策略追尾子的办法，以民团兵力跟红军的尾子，它也不敢进攻红军。现红军采取不定战，袭击突击敌人，乘敌人的弱点。敌我力量对比，如弱我军的力量以消灭其敌，坚决消灭民团反动寨〔分〕子。在鄂豫皖苏区敌人与我们的力量对比，敌人占优势，自敌人去年秋收时新的进攻以来，与敌作战，没有地方武装配合，没有群众动员的配合，没有群众的物质的拥护，战士作战罢后，自己抬彩病号，自己办粮食，孤军独战，至今还是这种状况，打来的粮食还要供给彩病号。红军内面的政治军事干部缺乏，党的领导薄弱，战士的战斗力很强，精神上好得很，特别是表现能吃苦，阶级的认识很强。红军的补充成问题，现在决定在白旗下面去号召劳苦群众、工人、雇农、贫农来扩大红军，此一决定是初开始。抽编地方武装，加紧的改善医院伤病号的生活，使他快好参加红军归队。前次在鄂东北补充了二百人，即是医治好了伤病号归队，到皖西北去行动，带彩病号有病不能行动的统计有二百人之谱，但在皖西北苏区及医院休息，仍然好象没有补充一样。在地方武装内面来扩大红军，譬如红军到鄂东北来，有许多地方武装的战士自动向红军跑，但皖西北的地方武装见了红军，他拖〔跑〕到远远的不见面。

三、鄂豫皖苏区中共省委会，自从红四军〔3〕离开苏区后，省委的部门工作没有完善的建立，连常委会未开过，只开过几次扩大会，到最近才开第一次常委会。自泽民同志〔4〕病亡后，省委会在政治上分析越发没有把握的样子。现以省委的组织部长徐宝三同志代理省委书记，现在的干部只有他强些，但他又染肺病到了第三期，精神上非常差，其他的几个同志都负有重要责任。有报告来中央未见答复及批准。最好是另派一省〈委〉书记去，这是鄂豫皖省党〔委〕的迫切要求。省委至今还没有单独建立机关，省委组织下有两个道委，一鄂东北道委，郑位三同志〈任〉书记；二皖西北道委，郭述申同志任书记。这里下层组织不知道。关于鄂东北道组织系统，下有红安县委，书

记是新提拔的工人分子，县委下有红安三区、四区、二区、一区、五区，都有区委书记及区的组织。麻城只有一县委书记并兼三路司令。光山有县委书记，县下有八里区、东区、砖桥区、南区，都有区〈委〉书〈记〉。罗山县只有工作委员会，没有县委组织的形成，陂孝北县只有一县委书记，河口县没有县委组织的形成，陂安南县同样没有。总共说来要算红安完整些，支部的普遍与健全否尚不清楚。地方武装与游击武装内面的支部统在游击总司令部系统之下。红军内面党的系统由省委组织部发生关系，党员群众多半不识字，共产主义的认识薄弱，数量不及以前，在质量成分，积极性都比以前坚强。没有团的省委，青年完全失了团的单独领导。再者，在过去是党团员或群众中间加入了反革命的组织或逮捕了由政治保卫局放出来支配了他们的工作，在这次反“围剿”中工作仍然表现积极，斗争尖锐，成分又好，社会关系也好，这样的分子没有经过讨论恢复了很多的党团籍。有许多武装里面的战士，斗争积极，工作又勇敢，表现又好，他不愿意加入党团的组织。〈问〉其原因，他说：“加入党的党员向敌人妥协反动，我们是群众，还在斗争，不加入党也是革命。这种现象特别是发生红安三区。”

四、地方武装情形：鄂东北苏区所有的地方武装，统由游击总司令部直接指挥行动，有统一计划，其情形同前次报告相差不远。那里是开展〈始〉，现在不但广泛的向外发展，并且是很深入。便衣队队员能做群众工作，以前不懂得做群众工作，现在有自发的精神，积极性大大提高了，与群众的关系密切，将来能造成新工农干部。最进步的算红安三区，一切的武装队伍，不是防守的，是进攻敌人的。在东边游击根据地，戴继英同志指挥的精干的武装，组织了豫皖游击师，经常在潢川、固始、商城与皖西北之毗连地行动，组织群众，领导分粮斗争，消灭民团。西边游击根据地由郑位三同志指挥，组织了西路军，经常行动到信阳东南、罗山西发展游击战争，威胁京汉路。陂安南已有我们的便衣队活动。现在的游击战争的策略是执行中央的建议，最近我西南军攻下了信阳东之五里店。

五、苏维埃：鄂东北道苏存在，其他各县、各区大半只有主席与执委，群众都在白旗下面。各苏维埃的负责人与他本地苏维埃的群众经常有联系，有些苏维埃工作人员去参加便衣队或游击队了。现在的群众工作是由便衣队活动，工会工作没有，妇女改善委员、反帝大同盟、互济会都没恢复。

六、粮食问题：以游击武装到白旗下面去没收地主的豪绅反动的粮食，当时分给一部分于当地群众。各机关经常组织有分粮队，医院也靠自己的分粮队一路同游击队到前方去运。再有白旗下面的群众替代我们卖。最困难的问题就是三区八、九、六、七、一、二等乡的群众，去年秋收时，粮食都被敌人烧毁了，到现在把米无存。去冬因无耕牛、农具、种子，未种麦子，到东西两处去同武装一路到白区去分粮，因隔大山路远不便利，人〈无能〉力的孤老残废幼小无办法，目前吃野菜树皮，买粮食手中无钱。我们也用了许多办法借贷，并且我们在经济困难下也用八百多元去救济，终于解决不了这一困难，每天有饿死的革命群众，见了我们与工作人员放声大哭，到这样他们对敌人不屈服，真是阶级斗争者多光荣。

其次，关于鄂豫皖省向中央要派得力的负主要政治责任的干部极迫切。接到中央的建议和各种文件，对于目前政治形势有一般的了解，就是鄂豫皖几次送来中央的报告，未得到根据这几种报告给以答复关于鄂豫皖的情形和过去领导错误的指示。

以上是省委负责同志嘱我口头传达中央，因我写得不清楚，有的重复，有的遗漏。

健民[5]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戴继英，即戴季英，下同。

[2]宝三，即徐宝珊，下同。

[3]红四军，指红四方面军。

[4]泽民，即沈泽民。

[5]健民，即石健民。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

急，绝对秘密：

甲、因为我们所得材料不很充分，又恐训令送达误时，故训令只属于一般的性质。鄂豫皖省委及军事首长，应根据这一训令原则，自动的进行工作。

乙、鄂豫皖苏区工作最近几个月中是有了进步，如游击战争的开展，尤其是红军的整顿和胜利。但为要灵活而坚决执行这一训令，必须克服在报告[2]中所表现出来的许多弱点。

一、过去错误已经解决，不应重复不休的永远拿来责备自己。目前你们的任务是要勇敢的前进，迅速克服过去错误的残留。

二、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军事行动上的错误，不要简单加上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名词，如对二十八军领导的批评，而应多给具体指示，并从战斗中锻炼领导。

三、一切游击行动应发动群众参加，便衣队的组织和行动若不建立在群众基础上，虽可求得小胜利，但不能达到战斗中政治任务。

四、要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积极军事动作，不应将我部队的动作几个月来仅限在分粮、打粮上来，这是不对的。并要认识军事上的具体任务，一定要密切联系着政治任务。

五、如只限于占领几个小寨，则妨碍我们的号召和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武装斗争，并且会继续过去赤区的严重瓦解。只有积极的向外发展，才能打破目前封锁局面。

六、党的下层生活必须建立。党的各级组织要健全起来，尤其是要加强红军及游击队中党的领导，才能保持我们的胜利。

丙、目前帝国主义强盗在彻底瓜分中国，日本已进行内蒙、华北的独占。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指挥下，正集中全国七八十个师围攻中央苏区，生死决战摆在中区红军的面前。中央及军委认为，在这一形势下，鄂豫皖近来情况是有了利于我们局部变动，这表现在：

一、张学良军队接替原在鄂豫皖进攻的白军，其战斗力及政治情绪均较原有的为坏，这给我们在原来苏区继续作战和争取胜利的可能。

二、我们红军已经过整顿，仍可得许多次战术上的胜利。

三、物质上特别是粮食上的渐得解决，同时在另一方面，因为张学良军队是依靠于铁路运输，其沿途工事及护路队必已加强。故先将红军主力过平汉路西的计划现已发生困难。因此，目前我们原则上同意省委提议，红军主力仍留在原来苏区继续行动。

丁、目前鄂豫皖党及红军的基本任务是：

一、在老苏区及边区苏区，最高度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吸收广大群众参加为基础。

二、保持现有苏区中心及根据地，逐步巩固和向外扩大，并创造新的行动中心及根据地。

三、最高度的钳制和吸引敌人兵力于鄂豫皖方面，使敌人无力再调军队来赣，以协助中区和在主要方向作战。但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必须严格注意保持和扩大我兵力及搜集物质资材。

戊、为执行上述任务，你们的行动部署及根据地大致规定如下：

一、在豫东南之息县及光、罗[3]以北，应为你们新苏区的主要根据地及

领导中心，省委及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在内，应在这一区域内行动。这一地域可解决粮食问题，并便于与各方联络，最主要的是具有向河南发展的前途，一时可能用来集中我们兵力，除南面外，可向任何方向转移行动。

二、皖西北以固始直至英山地域为我们第二根据地。此地域山脉较大，且距张学良所依靠的平汉路线较远，对你们甚有利。但此地距长江及津浦路较近，敌人易于集中兵力实施围攻，对我们发展前途较小，但二十八军仍应依据这一地域活动。

三、鄂东北及鄂豫两省交界处，你们应建筑一广大游击地域，并分成两区，每区应有一独立团，一个区应依据于麻城西北之新云寨地域行动，一个区据红安以北之天台山、老君山地域行动。在这些地域，敌人破坏得较烈，驻扎较稳，然其靠近平汉路及长江流域，且为我老苏区中心，对我们甚有意义，应在此广泛发展游击战争。

四、在红军及游击队的加强和巩固中间，你们应创造一个较强的独立团到平汉路西桐柏、随县地域去活动。在该地域已有游击运动的初步发展，如能继续将游击斗争掀动起来，则必能使敌人抽调军队西去，这将更有助于主要根据地的活动。〈行〉使这一计划，是将相当的分散兵力。但这种分散，第一不是零星分割，象去年十月中的行动；第二不是平分兵力，最大的兵力仍应集中在主要根据地。同时，你们应了解在鄂豫皖目前阶段上作战的主要方式是游击战争，游击战术主要方式是袭击、急袭和伏击及破坏敌人后方面，暂时应避免大的战斗及进攻围[固]守碉楼、城堡中的敌人。在此种任务下，依照上述的兵力分配最为有利，但这决不是说二十五军及二十八军永不可会合一起协同动作。相反的，这两个军应从各方面求得协同动作，以便于在有利时机集中，以消灭某一方向敌人，而不是加以前各不相关，不相协助。且这种分散兵力的部署，更有以下有利原因：

1、在敌人兵力占优势条件下，使敌人不得不分散来对付我们，使敌人更难于包围我们，而我们更可灵动的寻求敌人在分散中的某一弱点，协同消灭敌人。

2、粮食问题亦较易解决。

3、更易于吸引和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游击战争。如果此训令到时，二十五、二十八两军已集中一起，自不应机械分开，而应看当时情况决定集中或分开使用。但当你们下决心时，必须估计到此信中所述的原则。

庚[4]红军具体的战斗任务应如下：

一、我二十五、二十八两军应消灭敌人在我们根据地之间及深入或[我]苏区附近的单个部队。

二、开展并领导原来苏区的游击战争。

三、游击战争应伸张到边区、白区中去，特别应向河南及京汉路上活动，除消灭敌人交通运输，破坏道路狭窄处的桥梁、电线等，应破坏没有敌人及敌人很弱的堡垒，同时，民团在武装及训练上都较差，应是我们更容易消灭的对象。为避免被敌人袭击、你们应使干部了解经常变更驻扎地的意义，不要走重复的路，最好走小路，并进行各方面的侦察警戒，经过当地群众布置自己的侦探网，并须捉拿和消灭敌人的暗探，这样保证我们行动的周密，以便能突然袭击敌人。

辛、我们部队及指导机关的组织，要严格估计到我们的干部条件。

一、省委应负军事行动总的领导之责，并利用二十五军司令部为全省最

高司令部来计划和实现作战的决定。关于部队的行动及游击动作，则责成各军首长及独立团首长负独立团领导之责。

二、二十五、二十八两军应逐渐充实到三个团的师，每团应最少五百到六百枪。如果不够时，应以短枪、梭标及大刀配置在内。

三、独立团至少应充实到三个整连、二百条枪，或有相等武器的。

四、一切官僚式的机关，复杂的组织及一人兼数职的现象，都应力求避免，以免贻误斗争。

壬、中央苏区准〈备〉派军事干部来帮助你们工作[5]

中 共 中 央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本文原件现收集到三种文本，文字略有差异，其中一种文本发文时间为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四日。此件以文字较完整的一种文本为基础，参照其它文本作了校订，该原件标题是：“中央及军委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另对文内序号作了统一。

[2]报告，似指中共鄂豫皖省委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四日“我军与敌军情况、党务问题”向中共中央的报告，及四月十三日关于“创造新苏区、军事、群众工作、党务问题”的补充报告。

[3]光、罗，指河南省东南部的光山县、罗山县。[4]原件无已项。[5]此项另一种文体全文为：“中央准备派军事干部来帮助你们的工作。”

## 中共鄂豫皖省委给鄂东北道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六日)

鄂东北道委会：

看了你们最近三个月来的工作报告以后，同意你们的结论：“鄂东北党数月以来，在省委领导之下是有了进步和成绩。”省委必须具本的指出，你们在最近几月的工作进步和成绩主要的在那[哪]些地方。

(一)在执行面向群众的基本策略上，大大提高与扩大党的政治影响，改善了党与群众的关系，这一具体的步骤主要在把打粮转变到分粮。党在这一斗争的领导中，固然还有许多不够和缺点，但是这一斗争是普遍的发展了，抓着[住]了目前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加以肃反工作的转变，不但解脱了苏维埃与群众对这一问题的隔膜，不但打破了几年来的赤白对立的恶劣现象，  
<而>且一步一步的与群众的关系正确和密切了，顶有成绩的要算罗山。

(二)便衣队进[做]到了部分的吸收了白旗下劳苦群众，这是表现了便衣队活动的逐渐深入(麻城)，特别是红安三区便衣队实质已成了乡村苏维埃的代表。

(三)游击战争逐渐脱离了过去呆板、拘滞的习气，除陂安南以外，凡是过去苏维埃活动过的地方，都经过了或大或小游击行动，并且行动到新的许多地方去，扩大了政治影响，一块一块的发动了群众斗争，开始组织群众，部分的建立了秘密工作，经济、粮食上大大解决了后方的一些困难。

(四)在运用下层统一战线中，开展了群众工作的条件，大批消沉了民团、义勇队的活动，小部分的建立了里面破坏工作，是大大的打击了统治阶级下层的统治。

(五)肃反工作的相当的转变，提高了党与群众的积极性，对保甲长的策略，相当破裂了国民党的基础，恢复坐过保卫局及受过革命中其他处罚有转变的工农分子武装权利，局部的补充了工农队伍战斗力，审讯方式的转变，挽救了不少受欺骗的工农，发动了工农群众肃反的斗争，加强了工农群众对肃反的认识，特别是红安。

(六)由于两条战线的斗争与肃反的关系相当的辨别，及其执行相当改善，党与群众×[1]造性积极性提高了。

(七)党的生活虽说仍是简单，但在主要阵地上(如红安、麻城、罗陂孝)的县区的领导组织是初步的建立了起来。

这是我们的主要成绩，因之工作上有些新的收获。

但是这些成绩离客观形势的要求还远得很，因为在实现这些成绩的工作过程中，速度太疲迟，不锐利与不深入，更谈不上来巩固的进行，并且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现象：

一、省委在四月(公历)底曾指出鄂东北目前两个基本方针：“鄂东北目前要建立南方游击根据地，扩大东西两游击根据地，并且经过北方的活动，打通东西两根据地的联系。”

二、建立光罗工作向西发展，把苏家河南北向店一带工作建立起来。

这是战略提出，当然不是一月或短时期能完成的，但用一切的步骤和办法，是可以逼近或缩短我们完成这任务的时间，其成绩无论如何不只在现在样子，事实上除对南方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做到外，由西向××区的游击，秘密工作的进行，是太没有设法了，由东向河区X[2]清区的活动，除特务队几次游击外，群众工作也没有什么。

对苏家河南向店一带，除分了几次粮以外，也没有什么工作，道委对这两个基本的方针的抓紧与具体的进行是太不够了。

二、还有几个实际任务执行中的一般表现：

1、群众工作多停滞于简单关系，少实际的组织生活严重。

2、对保甲长的策略，由分化利用而多走向依靠的右倾行为。

3、游击队、便衣队缺乏整理，多民主化，偏重解决经济，放松肃反的斗争，尤其放松组织群众及生活上渐走向民国十六年代特务队的样子（特别是河口特务营，陂孝的便衣队……），里面党的组织太弱，有的还无党的生活，党的领导太差，有的还是坐过保卫局转变不久的担任了实际的领导工作，这是很严重的现象。

4、对团的领导和帮助太不够，各级团的组织没有帮助建立一个起来。

5、兵运条件的开展与重大指出，但也没有设法开始。6、党的领导组织在几个主要阵地上是初步建立了，但其领导的工作内容未建立起来，尤其是党的组织的发展太慢，有些地方还停顿着。

以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来克服这些严重现象，是确定今后的工作任务与计划，争取新的工作进步与建立布尔维克领导的最主要的前提。

五中全会关于苏区党的任务指示出：“更须将川陕苏区与鄂豫皖苏区及红二军团的部队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任务与中央苏区的伟大任务配合起来。”鄂豫皖苏区根据地——鄂东北党（同时亦是全党的）目前的任务毫无疑问<问>的在这正确指示之下，是很严重[肃]有意义的，应该在“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上的胜利”的列宁号召下，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的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红军、巩固红军（五中全会决议）、配合红军行动，恢复与打通零块苏区，首先巩固光罗、光麻两块苏区，联系东西两块阵地，扩大游击区域，为恢复整个苏区，完全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与五次“围剿”而斗争。

这一战略任务的执行须拿“保障秋收”、“争取秋收胜利”的口号来做群众动员的轮子，并立即具体进行以下的中心工作。

一、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鄂豫皖苏区新进攻的初步计划，已被我英勇的红二十五军在广大群众拥护之下把他打垮了。匪军四十四师赴鄂北去防堵红四方面军向东发展，遗防由奉军填补，这一面暴露了敌人新进攻力量在新<失>败之下继续削弱，一面表现川陕苏区和红二集团军与鄂豫皖苏区一致动作，配合中央苏区行动任务的紧张及全国红军积极行动，是更开展了恢复整个鄂豫皖苏区的顺利条件，但决不能糊[胡]想，新的进攻已结束了，五次“围剿”已冲破了，敌人正在继续五次“围剿”整个布置中加紧继续向我们的进攻，尤其是企图进攻到残酷的破坏秋收，必须把这一形势及中央、省委关于粉碎五次“围剿”敌人新的进攻的决议与告群众书，向广大群众说明白，战斗的动员，争取秋收的胜利，为实现上列任务而斗争。

二、鄂东北的广大群众在红二十五军最近几次胜利战争后，斗争的情绪是大大的提高了，可是党没有把这些情绪巩固起来，并因党的领导不够，使群众的情绪发展得不平衡。组织群众是巩固和发展群众的斗争情绪主要武器，是改善不平衡现象的。“尖锐的革命形势的存在，要求党千百倍加强自己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力量经过广大的下层统一战线之运用，去夺取群众，组织群众……”（五中全会决议），这是何等迫切的问题，党必须在会议中，在文字上，设一切有效的办法加强群众组织工作（编制[写]怎样组织

群众、怎样开会小册子），特别是加强地方武装，尤其是便衣队，组织群众秘密工作的训练及其生活转变到群众化（生活及服装），与轻浮腐化的现象，与不愿做群众工作及不愿〈做〉秘密工作，作无情的斗争，你们说有时用实际无名义的方式去组织群众，在革命落后的地方暂时过渡的办法。是可以的，必须尽量从他们生活斗争中切实组织起来。

三、在“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上的胜利”的口号之下，加紧扩大红军，道委要立即决定扩大红军的具体数目及计划，加强伤病号招待委员会的工作，整理送医院，特别是改善东[后]方医院的生活，由地方武装有计划的供给粮食、医药，绝对纠正地方扣留红军归队战士的错误，准备冬衣及在东西两阵地已组织红军的留守处和吸收各种技术人材，东西南路军在一月内，要从群众工作内增加新的战斗员至少到一倍，加紧改造和发展便衣队，目前鄂东北游击战争的中心策略要着重苏区内部和周围的活动，同时各路要把一部向外发展，纠正死守苏区与放弃在苏区活动两种极端的错误，这种动员要与本身及群众工作、民团、兵运联系好，到处要救济红军家属和被[受]难灾民，发展互济工作。

四、红二十五军在灵音寺[3]的战争[斗]中，三十二师的失败的士兵，在火线上情愿丢掉一切不肯过来，这一面表现匪军反动官长欺骗与法西斯恐怖，一面是暴露了我们士兵工作太不够。目前特别是奉军士兵反帝的情绪的增长，生活的困苦，加以红军胜利的影响，自动开小差日多（在红安三区一回就跑了很多人），你们必须抓紧这一开展的形势，立即布置对三十二师及奉军的士兵工作，用“哗变士兵招待委员会”或招待处的组织形式，各乡镇及白旗广泛的建立，成为一很大的群众运动，按个别的特点制定对三十二师及奉军的传单及哗变士兵招待的条例（对徒手的、带枪的……）在群众会议上讨论通过。道委必须计划首先建立那几个地方的兵运，妇女工作也要加紧这一动员。

五、党的领导加强，同意你们很快召集道委扩大会议改选道委组织，从积极的工农干部中充实道委组织，把久未成立的巡视员〈制度〉建立起来，扩大会除讨论上列任务外，要讨论发展党的组织的办法与计划，各队伍中尤其是便衣队中，不但要有党的组织，要改进其生活，由布尔什维克的领导来很快改变受过苏维埃法律严重处罚（取消公民权……）的分子的实际领导，在培养干部中要注意找白旗白区的积极分子个别的来做工作。

要完成这此中心工作，道委必须立[制]定到“八一”的工作计划，拿“国际赤色日”做目前工作速[效]率的标志，在八月一日以前应做到：

1、红安要充实各区委组织和作，三区要发展的三个支部，各区至少发展一个支部以上，而且恢复苏维埃（秘密或公开）。

2、陂、孝、罗必须以三、五区、十三区为根据地，建立到二个区域以上，各乡村的群众工作与党的工作，在三、五区以铁铺一带要做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

3、河口与五区起[取]联系，以二程区为阵地向西发展，河区、蔡梅区、如磨区都要建立到三个乡范围的群众工作、党的组织。

4、陂安南以商区为阵地把群众工作、党的组织恢复到八永区、塔区。

5、麻城以乘，顺西效为阵地，恢复黄河西区工作，到全乡村三个以上的群众组织与党的组织。

6、光山以东为根据地，以西北为发展主要的方向，建立×河[4]的群众

组织与党的组织，同时要设法恢复 X[5]雀双 X 一带群众工作。

7、南区要做到每乡有群众小组，党的小组。

8、光西以六、七乡为阵地，向东北为发展主要方向，建立千 X 工作，每区至少有三个以上的群众组织、党的组织单位。

连着这些布置的几个问题：

一、加紧组织群众中各部必要的领导，组织要建立起来（如总工会、反帝总会、互济总会……），党经过党团来推动工作。

二、纠正肃反中局部放任现象，反对肃反主观的毛病，在白区肃反要尽量宣布罪状，凡离开阶级斗争立场，受落后农民意识包围（说群众愿保）及偏重经济放掉了反动，必须严格的与他斗争。各县审判了重案的口供必须录报道委、省委，加紧反叛徒的斗争，要当作加紧组织肃反中一部分。

三、救济工作要着重发动和深入阶级斗争的没收来源，来解决目前苏维埃经济，要着重红军需要，为此，牵制红军经济是不妥的。在救济的实际活动中应趁此恢复革命互济会的组织和工作，这是开展群众运动的得力方式。

四、抓紧“八一”国际赤色日的意义与任务的宣传鼓动，明白指出目前帝国主义大战、反苏联大战的险恶形势，来恢复与建立反帝国[团]小组和工作，在“八一”纪念大会各县要把反帝国[团]的领导机关建立起来。

五、不但要为你们计划恢复苏区合作社，在白区与白旗下用合作社或其他名义建立合作式的组织，流通赤白区经济活动。

6、动员各级党部建立青年团的工作，首先建立小组到支部，在团的区县党委未成立以前，各级党委要决定一委员专做团的工作，党的县、区委要加紧其巡视与指示，党的道委要立即把团的临时道委组织建立起来。

这是你们到“八一”工作计划的大致方针，也就是七月份工作检查的尺度。

上面一切实际任务、具本工作计划与布置都是有机的联系的，道委要在这一方针之下具体〈行动〉起来，有中心、有联系、有步骤的进行，特别要抓紧扩大加强红军，组织群众、改造发展便衣队、加强与扩大党的组织。这次工作的任务执行的成功，即是粉碎敌人新进攻与五次“围剿”伟大而主要的步骤。

为要保证这些任务的实现，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建立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纪律，肃清沉滞 X 浅[6]的一切现象。为每一工作实现的速度而斗争，加紧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家长制度、个人路线及一切国民党的方式，这是非常严重须要的。

中共鄂豫皖省委会

密训[7]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2][4][5][6]原文如此。

[3] 灵音寺，应为凌云寺。

[7] 似为宝珊。原文如此。

## 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

中央：

交通××同志带的中央对鄂豫皖指示信(二月二十日)、中央军委训令(六月十六日)和《斗争》七十三期一份与苏大会结论讨论提纲一份、中组局巩固白区工厂支部指示信一份、现代侦探学一份、《斗争》[1]七十期一份，统于七月一号收到了。

六月由位三[2]签名之省委对中央的报告，因为时间急促，对已讨论决定了的目前党和军事的基本任务，都没有报告中央，只是说目前红军仍在老苏区行动。现在又一月多了，要报告最近来的情形，不能不把一月以前的几个问题略补或重复一下。

一、阳历四月初，原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只有一团)与二十八军(实一团，长枪三百，短<枪>及特种武装未计)在赤南会合整理，仍为红二十五军。皖西以后由地方武装集选二百长枪为红二十八军一团，仍树红二十八军的名义，为皖之主力。二十五军于四月十八<日>转到鄂东北，次日即与将接光山、白鹤[雀]园、沙窝集防务的奉军打了仗，得了长枪百支，轻机关十架，俘虏五十二人，打死百余人，已志[详]前报告。

省委原拟召集比前次扩大会人数较多的扩大会，讨论中央介绍来的军委某同志对鄂豫皖今后之军事建议，因当时的交通关系与红军行动的关系，到会的人数只是原常委会的三分之一，及红军中从师级以上的干部(党员)，讨论了三个问题：

甲、检查皖西北道委及二十八军：检查了他们的工作经过，其实质与前次经过管理处派人来报告之情形有些不同。二十八军自今年一月以后，得了几次的胜利，前后共得长短枪七百以上、俘虏五、六百名，活捉过五十四师一六一旅(旅)长一名，部分的发动了群众(白区)的分粮斗争，及几次由战士带种子给苏区内群众，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是相当改善了。一、二、三路的游击武装也很积极，不断的几乎每天都在截断敌人交通，夺得敌人粮食等小胜利。最大的缺点是对地方武装及二十八A[3]没有整理，破坏政治影响与极端民主化很严重(例如红八十二师政治部，有一天比一般队伍多吃一顿饭，战士会处罚政治部主任挑水)，对白区与白旗下完全的关门，没有运用统一下层战线，建立民团士兵工作。对医院工作仍然忽视(有时苏维埃吃两顿，医院买野菜都买不着)扩大会议进行了严格自我批评，尤其是郭述申同志(皖西北道委书记，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未合编前的二十八军政治委员)，对省委六次对皖西北工作及红军行动的指示(接到了两次)，不积极的执行与不答复，扩大会议认为是很严重的错误，与他在四次“围剿”时领导二十七军时有一贯的地方，除口头警告外，最后决定述申同志对省委作书面的申明(他在会议上已诚实的承认他的错误)。

乙、省委的组织问题，详六月初位三同志签名之省委报告。

丙、新区域工作的准备：在(1)群众对革命影响很深；(2)物质未大破坏；(3)地势适于游击；(4)敌人力量较弱；(5)与老苏区易取联系的这些条件之下，扩大会决定了罗田、英山为新区之对象。此地过去曾建立苏区，名为五星县，但是四次“围剿”以来，原来工作基础全被破坏了，因此，党决定了进行的步骤，由皖西北道委首先布置该地的秘密工作(当时只找着五人)；2、[4]便衣队活动，秘密工作人插在里面。3、游击战争首先由第三



路经过相当整理后，即到该区域去行动。当时扩大会在讨论新区域准备时，特别着重军委某同志建议中，再三指出的执行的活泼、慎重、，不要机械。同时正当张学良部来鄂豫皖易防原有匪军，认为他与原有匪军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差些。故一面准备新区工作，加紧老苏区秘密工作与游击布置；一面布置争取胜利前进的战斗。故认为该区是在极严重时，红军最后的行动地区。目前红军任务应在原有中心苏区的周围行动，具体的说是光、罗北部为行动中心。

二、二十五军到皖西北及突击罗田已过一<个>月了，红五月底，二十五军又转到鄂东北。六月一日省委第八次常委会，目前党及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在五中全会对苏区党的任务指出的：“更须要将川陕苏区、红二军团与鄂豫皖苏区的部队的政治上、军事上的任务，与中央苏区的伟大任务配合起来”的总任务下，要恢复与打通与逐渐的巩固霉块的苏区，开辟发展游击根据地。具体的口号是首先发展光、罗苏区，加紧在光、罗北部最高度的红军行动。但是这里要严重记着的，就是没有牵制敌人，打得敌人无法增兵江西为我们基本任务之下，并在打下[听]匪军四十四 D[5]调赴鄂北防堵红四方面军的消息，深虑他调走延迟。

七月一日接到了二月十二日的中央指示、六月十六日中央及军委的军事训令，才知道我们对基本任务估定不够。第十次常委会初步的讨论了指示和训令，认为都是完全确切的，毫无疑<虑>地切实执行。

组织一团人到铁路两<旁>及桐柏一带行动，在分散敌人兵力与开展平汉路两旁游击的意义与作用很大，但是目前在我们实际的力量上还做不到。

从二十五军五月三十日在林英寺[6]及在罗山彭兴店、杨家店几次战胜后（另抄捷报来），赤区、白区群众斗争情绪更提高了，特别是肃反与便衣队活动更加推动。

目前鄂豫皖敌人布置只知道大概，麻城三十师、三十一师的驻地，黄安及河口、罗山四十四师的驻地，商城七十五师的驻地，由奉军接了防的。在皖西除奉军在商城外，还有刘镇华的六十五、六十四师，上官云相四十七师，郝梦龄的五十四师及戴民权师。鄂东北除四十四师将调走（还说有未走完的约两团人），三十二师（二十五路）在光、麻界边（旧饭店）到新集到光山城这一线。敌人目前对我们的战略，在四十四师未走时，是四十四师、三十师、奉军各抽一旅到两旅配合几面的围攻（林英夺胜利后）。我们用退出他们的围外侧击他们的弱点的战略，取得了彭兴店、杨葛[家]店的胜利。四十四师大部开走，遗防由奉军填补后，从六月二十日即开始布置对红军的围攻，现在十多天还没有就绪的样子，更证明中央及军委估计“鄂豫皖近来情况有利于我们的局部发动”，“给予我们在原来苏区继续作战和胜利可能”的完全正确。

最近几月来，鄂东北的工作是有了转变和进步，当然还有些不够和缺点，详情请看抄来省委最近给鄂东北指示信，并望中央审查这一指示。落后的是皖西北。

红军从会合整理后，二十八军的一部分第三党主要分子逮捕了（前八十二师的副师长卢兴明及二二X团长及二十二团各营级以上干部都是的，在下层的也有一部分），下层受欺骗分子大部分是自首了。现在党的政治的工作是有进步，但很迟缓与不深入。战士及中层干部对群众工作的策略与方式不懂是大问题，目前还在行动中学习与开始组织群众、武装群众与分配土地工

作。行动地方（白区）每天有少数参加红军的（二、三人，六、七人，此刻数目尚少）。这一面由于政治工作的不深入，一面由于干部太少，从军到师团没有一个政治主任。

最后我们的要求：

1、省委目前只是组成常委，其他常委都兼其他工作，只是宝珊同志因代理书记没有兼其他工作，又经常是肺病的，又是在红军中，所以省委必须派一总的负责人来。

2、现在红二十五军中主要干部，都是游击出身，要使二十五军很快成有力的正规红军，军事上须派一个来及政治部主任和编辑人才来。

3、请令河南省委将豫南及京汉路南段秘密工作适当的与我们发生关系，及大批动员失业工人、灾民来参加红军。

4、团要派一主要干部来。

代理书记 徐宝珊

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

昨接鄂东北道委探报：匪二十五路三十二师已集中新集，有开往信阳之说，又四十四师是仍不调走的样子。

又及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创刊，在江西瑞金出版。

[2] 位三，即郑位三，下同。

[3] 二十八A，即二十八军。

[4] 原文如此，缺序号1。

[5] 四十四D，即四十四师。

[6] 英林寺，似为凌云寺之误。

**中共鄂豫皖省委给河南省委的信\***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河南省委：

我们得到中央最近的指示，在许多工作上认为有与兄处联系的必要。

苏区在红军几次行动之下，敌情已有了部分的变化，匪二十五路军自红军击溃其三团两营人后，大大动摇，到处有防务，前日又把留在皖西之独立第五旅两团，调到鄂东北来增援其防线，近来大部兵力摆在光山之泼皮河、宴家河一线，企图防堵红军之东行。匪四十四师被我红军打垮两旅人后，狼狈逃回宣化店集中兵力与红军抵些时，现大部分已抵鄂北之光化，老河口(敌人的密令是堵防红四方面军东行……)，又说有一旅人配合奉军一八师企图尾追红军。此刻在所有四十四师匪军之防线由奉军接防，因奉军人情地形生疏，士兵不惯山战，下层动摇，特别是反帝情绪好，近来虽有匪二十五路军及四十四师部分的配合，终是迟迟不愿前进的样子。

红军此次西来，企图是抄袭敌人的后方，威逼京汉路，发动光罗及京汉路两旁的游击战争，创造以光罗为根据地的新苏区，策应川陕红军、湘鄂西红二军团的行动，配合中央苏区红军目前同敌决战的胜利。

我们最近一星期内，部分的<在>光、罗、孝一带的分盐、分粮、打土豪、杀反动的阶级斗争，现已开始分土地，成立便衣队，游击队，建立了初步的群众组织，号召些工农参加红军。当然在红军还有很大的、很多的缺点，在两星期西方行动的时间，还没有发展广泛的群众斗争，京汉路工作运动及铁道的破坏简直没有做到，因为红军西方的行动，对敌人的威逼动摇很大，各方的敌人正在布置阻碍红军行动及向红军作第二步进攻。东北军百八师部分的已进到宣化店北方杨葛[家]店，罗山县、信阳、<广>水、柳林之增兵，可见一斑。

现在对兄处有以下的要求：(1)请把豫南及京汉线的敌情经常告诉我们，或用小贩、行商来告敌情送报纸，以便根据敌情的变化，规定红军临时的动作。(2)四旺山、桐柏、正阳、息县、罗山、确山党的组织如何？特别是信阳、息阳[县]、正阳等处的组织，有适当与省委及红军党发生关系之必要。这些地方是红军目前行动的目标，请在这些地方进行广泛的拥红扩红运动，声援红军。(3)请多多介绍北方灾民、难民，特别是失业的工作及自愿参加红军的青年工农来参加红军。来的办法，或装逃荒或是被难的等等的送来，个别的来也可。我们派队迎接到铁路附近，临时按环境来布置，至要。(4)红军的各种技术人材[才]缺乏，请兄处帮助些为荷。如绘图画报、编辑报纸、秘书、军事参谋、善演新剧等人，不是同志也可，只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就有了。秘书人材[才]就只能文字的也可。

中共鄂豫皖省委会

一九三四年七月六日

现又接报告：四十四师不走，匪二十五路三十二师有开往信阳之说。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鄂豫皖苏区捷报（节选）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八日于罗山）

粉碎敌人新进攻中又一伟大胜利！

红二十五军在罗山长岗打垮匪奉军一百十五师全部。

本月十七日在罗山万<sup>佳</sup>，我军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与七十三师三团之各一部，遇匪奉军一百十五师（匪之第四游[追]击队）于长岗，我军在一小时内，一个猛烈的冲锋，将敌全部打垮，消灭敌人五营，缴得长短枪八百余支，轻机关枪六十余架，子弹炸弹及军用品无算，打毁无线电台一架，活捉匪六百四十四团团副代理团长邱<sup>佳</sup>博，六百四十三团一营营长贾凤东，二营营长张希龄，伪师长姚东藩负伤失踪，参谋长姜德宝身负重伤，不是山林丛集，差点活捉来了。伪师部中校参谋周鸿负伤自杀。打死六四三团团团长张仕觉，六四四团一营营长安玉麟。共死伤敌官兵三百以上，这一下打得满山满地都是的，正在清查中。我红西路军和罗山游击队各缴长短枪、轻机关枪很多，当进农民空手也缴得敌人的枪支。这一仗，打得敌人弃甲丢盔，全部复没，因天晚了，敌残部由山林中偷跑一营多人，到倒去了。

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十五军军政治部

七月十九日印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各级党部：

中央局曾于四月间写给你们一封反日统一战线的秘密指示信及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要求你们立刻根据信中的指示，具体计划实际工作，拿这个反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深入广大群众中去开展签名运动和民族武装自卫运动，把具体的名单交给中央，以便汇集全国的成绩，在上海正式发表，公开成立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号召全国不愿做亡国奴的民众，起来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回答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粉碎国民党法西斯蒂的出卖投降，配合英勇的中国工农红军冲破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这是白区党目前最迫切的一个任务。但自那封信发出以来，迄今已将三个月，各地党部除上海、广州外，还没有把这一运动之具体的进展情况和获得了的成绩与名单具体的向中央局报告，这完全是不可容忍的缓慢。

在这三个月中，中国民族的危机是愈益严重而深刻了。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实质上夺取了华北，而且更伸展其血腥的爪牙。一方面在积极的向察绥、内外蒙古进行着军事的进攻准备，他方面正在台湾召集五日领会议，准备向华南积极进攻。平沈的通车通邮既已实行，长城设关亦已成为事实。在“经济提携”的名义之下，日本已经向南京取得了降低税率，变中国为日货倾销的最大市场的权利，华北三大铁路敷设权之攫取，更使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可任意践踏华北的民众。同时殷同等卖国贼之参加大连会议与有吉对南京之直接谈判，显然的告诉我们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并吞中国与国民党法西斯蒂完全出卖中国的阴谋与事实。而一切帝国主义更在日本刽子手这一先驱之下争先恐后的向中国侵略，中国民族之危机，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阶段，现在是再明显没有的展开在我们的眼前，如果不立刻起来动员并组织千千万万的劳动群众，以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前进与粉碎国民党法西斯蒂的卖国投降的政权，那么中国民族是无法避免被瓜分、被共管之命运的！

但是，全国广大的工农及一切劳动群众，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的侵略与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无耻的出卖投降，是极其愤怒与仇视的！全国到处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与国民党投降出卖的斗争，是在酝酿着、爆发着！群众以自动的投弹来回答国民党的平沈通车，华北战区的广大群众，以武装的斗争，向日本帝国主义反攻，尤其对于党所提出的中国民众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更是以最大的热情起来拥护。在上海，当我们纲领提到群众中去讨论之时，真是引起了最大的兴奋与热烈的拥护，全党的同志的积极性亦同时飞速的提高了。成千成万的工农和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民众，真是如潮水一般的涌进到这一武装自卫的旗帜之下，在东北义勇军与有些白军士兵之中，同样引起了最热烈的拥护。过去在上海二个多月的工作，完全证明了党提出这一纲领之正确与及时，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成绩。这些成绩的最主要的方面，首先是使广大的反日、反国民党的劳动群众组织在有计划有目的的民族武装自卫的旗帜之中，开始了这一运动成为群众的运动之第一步。第二、在群众的签名的运动当中，大大的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广大的群众对党在民族危机最严重关头所提出的正确的主张，给予他们以最清楚的道路与前途，引起了最大的信仰与拥护，提高了党的威信。第三、在组织上得到了很多的收获

与成绩，成万的群众纷纷加入签名，举行了群众会议，发动了群众斗争，开辟了许多新的阵地，使这一运动日益深入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之中。第四、在开展这一运动中，大大的暴露了国民党法西斯蒂的卖国、叛国的面目，及时的揭穿了国民党法西斯蒂的各种卖国阴谋，推动了广大群众对法西斯蒂之更大的愤怒与仇恨。最后，这一运动具体的实现着反帝统一战线的策略，吸引了各界群众的参加，不仅广大的工农群众，而且学生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商人和东北义勇军的首领等亦热烈的参加，在武装自卫的组织之下，具体而（细）微的表示出全国民众总动员之模型！

但是，过去二个多月的运动，不是什么都顺利的。由于工作进行中发现了许多弱点与错误，由于个别同志对统一战线纲领之不了解与曲解（参看《斗争》[1]七十二、三、四各期），使这一运动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还没有成为广泛的群众的反日运动，这些弱点最主要的是：

一、没有把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之每个纲领具体化起来，想出各种实现每个纲领之具体的计划与办法，使每个拥护者深切了解对日作战的具体办法，而只将纲领本身简单宣传一下，因此不能在签名运动当中展开各方面的具体工作，实现对日作战的基本的步骤。使运动只得到签名的成果，不曾达到各方面更具体的成绩。

二、在开展签名运动之中，还不能抓住新鲜活跃的事实，利用日本帝国主义每一进攻与国民党每个出卖事实，向广大的群众解释只有对日作战是唯一的出路，说明国民党法西斯蒂政权是怎样要把中国民众的生命完全断送……这样来鼓动群众之更大的愤怒与仇恨，把他们组织在各种各样的反日会之中，立刻提出抗议，举行示威等等的斗争，以扩大武装自卫的运动。过去二个多月的经验，完全暴露了我们在这方面的弱点，许许多多的新的进攻与国民党的投降，我们是不曾予以最有力的回答与反击！

三、在签名运动当中，我们没有很好的与广大群众的日常的政治经济的斗争联系起来，在斗争中去开展武装自卫的运动，反把斗争与运动隔离开了，用纲领去发动各种的斗争固然是很少，而向斗争中的工农和一切群众中去开展签名的工作，也是做的非常之不够。这是我们的运动还没有获得应有成绩之最主要的原因，事实证明，只有与斗争的联系之下，运动才能广大的开展起来。便如在海员斗争中，我们的作战纲领是获得了最普遍的拥护，海员们都自动的签名加入并自动的向各方征求签名；在法西斯蒂的大本营××大学中，我们利用了敌人内部的冲突，发动反法西斯斗争，而在这一斗争中，我们的纲领又获得了学生群众的热烈的拥护，把我们本来消沉的支部同志非常积极起来了，同时，就在这一斗争中，削弱并冲破了法西斯蒂在这一学校中的大本营。这一切都证明：要扩大这一运动，争取更多的群众，最主要的是与斗争密切的联系。

四、签名运动的范围还是秘密而狭小的，我们的同志还不能充分的了解并运用争取公开活动的路线，我们还不能很好的利用这个反日的统一战线的纲领，拿到广大群众中去公开宣传扩大运动，抓住群众反日的情绪与对国民党卖国投降的仇恨，在群众的拥护与掩护之中来进行广大范围的公开的活动，打破秘密狭小的范围，粉碎国民党法西斯蒂的白色恐怖，把运动提高最广泛的程度，举行各种群众的集会与群众的抗议示威及抗日的种种具体行动，在这种活动中来奠下我们运动的广大群众的基础，这一弱点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很多的损失。

五、在签名运动之中，对于巩固已签名者的组织和启发他们的活动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薄弱。我们没有很好的把成万的纲领拥护者严密的组织起来，分配他们进行种种工作，启发他们的积极性，利用他们的活动力来扩大这一民族武装自卫的运动，有许多地方只是签名的时候有些关系，签了名以后，就没有给予任何的工作，把这个力量放在一边，这是运动不曾得到应有成绩之另一原因，由于这种组织工作之薄弱，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很好的巩固党的领导权，他方面不能提拔群众的积极干部，发展他们的创造力积极性，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必须立刻纠正过来。

六、在工作方法上我们的弱点也是非常显著的。上级党部中虽然详细的讨论了这一纲领之意义及其进行的计划，但没有充分的拿到下级特别是支部中去讨论，因此愈到下级了解的程度愈不充分，到我们的同志拿这纲领去征求签名时，有的支部只能说一句“抗日签名”，甚至只能说“签名”二个字，使群众莫明其妙，很明显的没有详细的解释工作，群众是不会明白纲领的意义，因而不能为每个纲领的实现而斗争的。因此，充分的政治动员与详细的解释工作，愈是在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支部中，就是愈有必要。因为不经过这个最主要的桥梁，党的一切决定是没有法子传达到群众中去执行的。

上海方面的工作虽然有这些缺点与错误，但是，如前面所指出的，民族武装自卫运动显然已经开始成为群众的运动，已经有了近万的群众的拥护，而且成千成万的群众还在不断的涌进到这一旗帜之下来。同时客观的情势需要我们把这一运动公开出来，进行全国范围的广大的反日运动，来扩大中国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局决定就以上海的现有成绩为基础，于“八一”纪念日正式宣布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的成立，同时将纲领、名单和宣言一并公开发表，号召全国广大的工农与一切劳动群众，积极起来拥护并参加这一运动，于“九一八”三周年纪念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抗日作战的领导机关，为全部实现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而斗争。因此，我们必须向你们敲起警钟，要求你们立刻纠正这种不可容忍的工作速度与忽视态度，拿出布尔什维克的战斗精神与工作速度，根据中央局××的信×这次指示，立刻布置响应的工作与实际扩大这一运动，并把你们已有的成绩与名单马上交到中央局，以便陆续发表。

但是，为扩大和加深这一民族武装自卫运动，真正实行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央局认为必须指出你们今后的工作方向，依照这些方向，以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与坚持性来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根据上海二个多月来的工作经验，这些方向应当是：第一、把武装自卫的运动从目前狭隘和秘密的状态变成公开的广大的群众运动，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真正的把反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深入到每个劳动群众中去，不仅要使每个群众知道有这一运动，而且要使每个群众为实现这一纲领而斗争。要知道只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与广大的群众斗争，才能使这一运动对抗同国民党法西斯蒂的镇压而争取得公开的活动与征[争]取更广大的群众到武装自卫的旗帜之下来。第二，全国<性>的到处开展武装自卫的运动，组织一切劳动群众到武装自卫委员会之中，依据各地的情形来具体的计划并进行实际的工作，真正保证这一运动成为全国范围的伟大的反日反帝运动，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反日作战中取得最后的胜利。第三、保证这一运动真正深入到广大的工农劳动群众中去，深入到工厂、农村、兵营、学校中去，以造成这一运动的群众基础。为得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这一运动真正与广大的工农兵以及一切劳动群众的

日常的政治经济的要求与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首先与反对资本进攻的罢工斗争联系起来。办有这样，我们才能组织并动员工农群众的最大多数到这一运动之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在这一运动中的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第四、抓住目前日本新进攻与国民党的出卖的具体事实，来进行纲领宣言之签名运动与一切拥护这一运动的工作，固然应当继续加紧进行，但是运动的中要方向，应该转变到群众斗争方面去，用实际的行动来充实纲领的内容，使每个纲领具体化，并保证它的实现。

根据这些方向，应当规定最近期间你们的具体任务与工作尺度，这些尺度就是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之具体化与实际化。在这里，我们指示具体化的主要方法，希望你们按照各自地区的实际情形，更具体的、切实的来规定各自的工作，经常的按照工作日程来督促并检查实际工作的执行。

一、关于全国海陆空军总动员——在海陆空军的基本部队里（尤其以曾经抗日与“围剿”的部队为中心），尽量的扩大宣传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在他们当中进行签名的工作，组织各种士兵反日会、武装自卫的分会等，同时应与这些部队进行具体的抗日谈判，依照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去年所发表的对日作战协定的三个条件，实际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发动他们起来抗日。在东北军、华北的其他军队以及满洲伪国的军队中，必须立刻打进去进行这一工作，扩大抗日宣传与作战办法，领导士兵哗变起来，同当地的工农群众一起来进行反日的游击战争。但在我们已有相当基础的部队之中，必须加强我们的工作。在作战纲领的普遍的宣传与组织中，争取整个部队在武装自卫运动的领导之下来对于曾经抗日的部队中[2]，各级党必须选派坚强的干部打入进去，在广泛的宣传对日作战，不参加残杀同胞的战争等之中，争取他们到抗日方面来。

二、关于全国人民总动员——作战纲领上已经指出了很多的办法，但在这些办法之中，有些是属于战时的，有些心须在现时立刻进行（如宣传、募捐、抵制日货等等），而且由于中国地域之广大，人口之众多，要全国民众真正总动员起来，须有莫大的组织工作。为保证真正能够把全国人民全体动员起来参加对日作战，中央局认为，必须把全国划分为几个军区来进行动员参战的工作，事实上对日作战不仅限于北方，随时随地我们有动员群众来作战的必要与可能。因此依照地域的条件与我们工作的基础，把全国划分为如下的几个军区，是非常必要的。这些军区大约可规定为：

（一）东北军区，包括满洲、热河等省，而以人民革命军、义勇军游击队为骨干；（二）北方军区，包括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而以天津为中心；（三）东南军区，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浙江、江苏、与安徽等省；（四）西南军区，包括福建、两广，而以厦门为中心；（五）长江军区，以武汉为中心，包括两湖与江西等省；（六）西北军区，包括四川、陕西、甘肃等省。在每个军区之内，更具体的来规定动员的工作与步骤，而最主要的迫切任务，就是把各该军区的广大群众组织在各种反日会、各种委员会、募捐队、宣传队等等，同时不遗余力来开展政治上、思想上的启蒙与斗争，并切实规定具体的行动。

三、关于全体人民总武装——这里的工作应该分为武装队伍之编成与武装军械之取得两方面。前者即武装队伍之编成，应该以上海、天津、武汉等大城市为中心，在企业中组织工作武装自卫队、工作义勇军以及各种民众的义勇军、别动队、敢死队等等，在每个军区中成立具体的武装组织而对于现



有的抗日部队、游击队及人民革命军中，保证并加——了飞飞——，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转变为最可依靠的抗日的武装力量。后者即取得武器军械方面，除要求当地的政府机关发给军火等等，如不发给，领导群众从军械库、兵工厂中去夺取外，应当在通商口岸如上海、天津、厦门、广州等处，以革命的赤色工会为中心，动员海员、码头工人等组织警备委员会来夺取从外国购入的一切武器弹药，在一切交通要道上来扣留国民党的武器飞机等等，交给各该军区的武装民众。对于兵工厂、修械处等军器之制造和修理的场所，必须建立我们的堡垒，加强其中的工作。

四、关于抗日作战的经费——对日作战基金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经费之筹划，必须在这一工作之下切实的规定出来，首先应保证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工作费用之取得。因此广泛的进行募捐运动，向所谓“爱国志士”、华侨等等的募捐、认捐、印发募捐册子，进行实际援助东北义勇军的募捐。在这些募捐运动中，不但能解决抗日的经费问题，而且能扩大我们在义勇军中政治上的影响，同时应根据纲领所指示的进行没收日货，停止偿付对日债务的一切本利，组织不付日债委员会，要求把一切的经费移作抗日之用，而对于一切卖国贼蒋介石、汪精卫、黄郛、殷同、李择一、王揖唐以及其他日本走狗、军阀、官僚的财产，必须动员群众来实行没收，将这些卖国贼的财产完全交给武装自卫委员会去管理。

五、关于联合日本的一切敌人——首先必须与朝鲜、台湾的劳动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在满洲国中进行中韩民族的共同反日，反满的战争，在蒙古民族、台湾以及一切日本的殖民地民族中，必须广泛的伸出共同斗争的手去联合他们，在菲律宾、印度、南洋群岛的各民族，亦必须利用一切线索，组织抗日的名流，到各地去宣传，与他们取得亲密的联络，来共同反抗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其分会，应该发表通电，宣言或特别派遣代表向日本的工农群众，朝鲜、台湾以及世界反帝大同盟，世界革命互济会，世界左翼作家联盟等要求实际的援助。以达到中国民众在真正的武装抗日战争中取得日本的一切敌人之援助与拥护的目的。

六、关于武装抗日的领导机关——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已经决定在“九一八”三周年纪念日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抗日作战的领导机关。现在距离会期已不很远，各地党必须立刻根据上面所指示的工作，根据上海的经验并配合当地的情形，具体的来规定一切工作，准备选举代表的工作，一切代表都必须在广大群众中选举出来，保证各地代表有具体的意见与抗日作战的办法之提出，同时对于各地所获得的工作成绩与经验，必须作成报告，以供献今后的工作，在选举代表的运动，必须进行最善的政治工作，保证代表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之巩固。各地应举行代表会议或大会，成立各地分会及其领导机关。

要真正实现这些任务，而不是在纸上说说，那就必须造成必要的条件，最主要的是：（一）在广大的群众基础。（二）健全的、有独立工作能力的领导机关。（三）上层组织与下层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与切实的工作活动。（四）在一切有群众的组织中，不问其任何的党派关系，必须加强工作，真正实行统一战线，争取他们的下层群众在武装自卫的旗帜之下。（五）提拔群众的干部人才，培养与训练大批在群众中积极活动与获得群众信仰的干部。（六）严厉的打击“左”右倾的机会主义的动摇，保证武装自卫委员会及其分会中的党的正确的领导，没有这一切的条件，我们是不能完成上面所指示的工作。

中央局要求各级党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毫不犹豫的具体执行前后两次指示信中的工作，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力量与积极性来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

最后，各级党部必须把过去的工作情形与既有成绩，立刻报告中央局，同时，必须保证各省各市的分会与上海总会取得密切的联络。我们相信，你们一定能够迅速执行中央局的指示的！

此致

布礼！

中共中央局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创刊，在江西瑞金出版。

[2]原文如此。

## 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各级党部：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与福建的进攻，为了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与开展革命的民族战争，为了揭破“红军捣乱后方”、“中国无力抗日”等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决定派遣部分队伍组织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各级党部必须把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在当地开展广大群众的反日、反帝、反国民党卖国与拥护红军北上抗日的运动。中央除了关于开展反日、反帝运动和组织民族革命战争的策略问题已有四月二十日的秘密指示信以外，对于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各级党部的工作尚有下列的指示：

一、各级党的组织应该经过各种文字与口头的宣传，在群众中最广大的解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的政治意义，证明中国工农红军与苏维埃是中国唯一的、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者，解释苏维埃与红军一贯的彻底抗日的政策，不管国民党以几十万大军的“围剿”来回答苏维埃红军号召一切武装部队联合抗日的提议——一九三三年一月的三个条件下订立反日作战协定的提议——不管红军为着保卫苏维埃领土，不让帝国主义清道夫的侵入而正与几个优势兵力的敌人作战，但是，苏维埃红军不让国民党能够自由拍卖中国，不能坐视中国沦亡于日本，所以派遣一部分自己的队伍为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同时，必须利用这个事实，最无情的揭露国民党的无耻宣传“红军捣乱抗日后方”、“中国无力抗日”的胡说，只是掩盖它的无耻卖国，在群众中煽动极大的反日、反国民党以及拥护和援助红军北上抗日的运动，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国民党“围剿”红军，阻止国民党无耻进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

二、党应该根据上述宣传鼓动的方针与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的具体的宣传，组织拥护红军北上抗日的广大的群众运动，组织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组织抗日会等一切群众的抗日团体与抗日义勇军等一切群众的抗日武装，来推动与开展群众的抗日行动。党不机械的立刻组织红军北上抗日后援会等色彩已红的组织，而是应该抓住适于当时当地群众情绪与群众已经了解和痛恨的国民党通车通邮、就地直接交涉等事件，去组织包含极广大的各种不同的阶层的行动，一切这些群众的反日运动、反国民党运动的开展，都是帮助红军与红军北上抗日的行动。目前形势是在于首先去开展这种群众运动，在这些群众运动中解释红军已经北上抗日，发动群众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内战与停止“围剿”红军，这样去领导群众运动围绕于党的领导的周围。

三、党必须迅速的到一切国民党与各反革命派所领导的有群众的抗日会、抗日义勇军、各黄色工会内，有群众的、反日的和爱国的组织或锄奸团等，在群众的组织中加紧活动，发动群众的各种反日行动，如恢复与建立抗日义勇军，组织宣传募捐队与检查日货队等等。

根据目前民族危机与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可以胜利，去解释一切反日而政治信仰不同的中国人必须联合起来抗日，推动这些在反革命派影响之下的群众组织，在下层群众的要求与威胁之下，来公开召集各团体、各工会的联席会议与代表会，我们在这些组织中的党员与一切我们所领导的群众组织，应该在这些群众中、会议中去活动。有准备的、很通俗的、能够适合群众情

绪的解释我们的观点，以同样的态度经常的在群众面前证明我们主张的正确。我们应该大胆的与各种反动派别所领导的群众组织与一切狭隘的爱国主义的团体结成反日的民族的统一战线，以开展群众的反日运动，同时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经常有方法的使我们的主张与反革命派的主张清楚的在群众中对立，争取运动中党的领导权。当着这些反革命派在群众革命情绪威胁之下而采取“左”的手腕时，我们不能仅仅空口反对他们，而要善于利用他们一切“左”的词句去发动真正群众的伟大行动来开展运动与在运动中证明它是妥协和半途而废。

四、应该极大的加强在白军士兵中的工作，这首先是剿共队伍和华北、福建等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直接威胁部分的白军士兵中，党要动员群众与一切反日的组织去宣传士兵，经过与士兵有关系的群众，去鼓动士兵及中下级官长坚持的不从前方撤退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组织在苏区四周的白军士兵，不愿围攻北上抗日的红军与要求北上抗日的运动，广大的在士兵中进行一致对外，不打任何抗日部队的活动，秘密的进行白军士兵中的组织工作，领导白军士兵不听国民党命令，自动抗日，组织革命的兵变，配合红军北上抗日。各地党部必须把瓦解白军工作摆在党的工作的第一位。每个地方党部应该建立兵委或者有专门工作的同志。在招兵区域与许多特种兵的学校及下级军官学校，我们必须参加进去进行民族的反日煽动，争取觉悟分子，建立党的和反日的组织。

五、各省的游击区域中，应该更加集中力量起来，更加广泛的在抗日的旗帜之下，去武装民众、团结群众在自己的周围。但这并不降低党的地位、革命的政纲，应该发动群众不交一文捐税，不交一粒谷子给汉奸、国民党、豪绅、地主作进攻中国工农，阻止工农抗日的经费，没收阻碍抗日的汉奸、豪绅，地主的房子、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与移作抗日的经费。党应该派遣最好的干部，把一些在城市中被敌人追逐之下的干部到游击区域去工作，极大的加强在游击区域政治上、军事上的领导。

中央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反对敌人进攻的军事、政治行动方针给鄂豫皖省委  
的补充训令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鄂豫皖省委：

(一) 依我们得到张学良的进攻计划[1]，可作如下的结论：

甲、张之主力集结在第一和第二“驻剿”区，即是鄂皖边界的区域，而在鄂豫边的兵力则比较薄弱。

乙、他进攻的动作，主要的将是由东向西，向平汉路前进，以及由南向北，即由鄂向豫边前进。

丙、进攻的部队比较的不大，主力是用在守备及“清剿”已占领的区域。

丁、敌人的进击部队似乎是想进行运动战来对付我们的主力。按其计划，则其动作的方法是要进行传递的侦察进攻、袭击和追击。

(二) 东北军由于在东三省及华北之损失，由于长官之投降出卖的政策，战斗力是减弱了。且士兵多北方及东三省人，日本之占领满洲、华北引起他们极大的反日情绪，反对张及国民党投降出卖政策之仇恨，政治上是极不稳固的。且因其非本地人，对地形及居民当更多隔阂与生疏。(三) 张敌部队质量及他的预言的行动计划，使我们可以继续在基本苏区作战，并有取得局部胜利的机会。因此，中央与军委前次的训令[2] 仍然是有效的，而应该当做你们一切工作及军事行动的根据。这个补充训令，只是根据张学良的新计划而给你们一些补充的指示，为着你们能够更好与更灵活的动作。

(四) 目前我们军事动作的主要方式，应该是游击战争的方式，要坚决的避免与敌人大的兵力进行决战，应该使独立团及游击队最积极的行动与活跃起来。他们应该进行伏击、袭击敌人的小部联络部队落伍兵、民团及辎重。这种游击动作应该是有组织的活动的，不停滞在一个地方过久。这样，我们可以迷惑敌人、疲惫敌人、避免损失，并征集和争取一些我们必须的物质资材。我们提议组织几个精干的别动队进行破坏敌人后方的动作，特别要破坏敌人运输的汽车路及道路，及袭击、夺取和破坏张敌计划中的粮食仓库。

(五) 二十五军及二十八两军最好仍暂时分开行动。二十八军应注意到敌人较大的力量正集结在他行动的地区鄂皖边，如必要时二十八军可稍退至安徽地域，以便在敌人的后方开展积极的游击活动，不断的攻打敌人。在有利条件下，应企图取得消灭敌人一团及一团以下的兵力的胜利，如无法在鄂皖边立足时，可北移至豫皖边地区活动。第二十五军的基本区域，其任务仍如上次训令所指示出的不变。在情况严重不能继续在指定地区活动时，则二十五军及二十八军主力可深入河南，而独立团及游击队则无论如何应留在原处行动，继续发展游击战争，而在有利的条件下，两军应该各从其行动的区域向某个敌人部队协同动作，特别是向敌人的第一“驻剿”区。

(六) 如敌人确实企图进行运动战反对我们时，则敌之一部分队伍必然要脱离其堡垒，我们应该很灵活的利用这种机会进行突然的袭击，以消灭其一部。为着这个目的，除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外，必须经过地方群众及我们在被占领区域中良好的秘密工作来组织我们的谍报。

(七) 在党的及一般的政治工作方面，我们认为二月十二日的指示依然是有效的，二月二十五日军委某同志在文章中关于这方面的建议[3]是不完全适用的。在这方面目前最主要的是：

甲、最大的加强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及战斗力。为

着这个目的，必须在政治委员的领导之下建立有工作能力的政治部。政治部应该依靠在共产党的支部，这在部队中应该公开存在的，及共产党员身上进行有系统的政治工作。同样应加强在游击队中党的支部的工作，在较多的游击队中应有政治委员。

乙、最广大的地方红军行动的区域中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及土地革命的斗争，应该使我们的部队及每个战斗员成为反帝国主义的、土地革命的宣传者、组织者。要最广大的宣传在本月二十日党中央宣言中所提出的反日作战的行动纲领，到处发动群众的分粮、抗捐、焚烧田契、没收及分配地主的土地及建立农民中的革命政权。应该坚[艰]苦的进行组织群众的革命组织农民委员会，反日会等等，并且吸收积极的革命的贫苦农民及雇农入党。在那些我们不预备久住的地域中，地方党的组织应该是秘密的。

丙、加强与创立我们在白区及敌人占领区域中的秘密工作。用一切方法加强瓦解敌人部队及民团的工作，除派遣可靠的分子到这种队伍中去工作外，火线上的宣传，给俘虏以短期的鼓动而释放之，以及利用居民群众去影响士兵，都是重要的方法。对于东北军，将号召他们不打红军，要求北上抗日的口号应该放在第一位。

（八）省委在执行前一训令及本补充训令时，应该依照情况机断的行事，定下决心，因为我们的训令只能够给你们行动的一个总的方针。

中央书记处

七月廿九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张学良，一九三四年二月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于六月下旬制定了一个七月至十月对鄂豫皖苏区的三四月“围剿”计划。

[2] 前次的训令，指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于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三日《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

[3] 建议，指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中革军委一同志《关于鄂豫皖苏区战争经验的研究及今后作战的建议》。

中共鄂豫皖省委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九日)

中央：

红二十五军在阳历七月十七日消灭敌人第四追击队奉军一百一十五师两团（奉军这一师只两团）的战争[斗]中（另附捷报），已打下[破]蒋张[1]对鄂豫皖进攻的全部军事密计（即中央六月二十一日抄来的蒋张秘计），从七月一日起到十月十日的全部计划只是简单的讨论过。

今天（七月二十九日）接到中央六月二十七日抄的蒋张对鄂豫皖新进攻的密计，与我们打下敌人秘计后，对付敌人大致方针，首先报告来。

第一、消灭奉军一百一十五师两团后，目前所知道的敌情变化。奉军一百一十七师（即第三追击队）在红军消灭一百一十五师时还在铁铺，此刻移到铁铺南云山前边，五十四师的[己]（第二追击队）到罗山万家店西十余里路之龙池（红军前与一百一十五师打仗的地方），前十天得后方报告匪六十四师（大概也只三团）已到光山北部，此刻还不知已来到何地。因为我们游击战的不够，敌人由宣化向北到万家店的交通网已构成。

宣化店为一团。黄陂站、吕旺城、华家河、华家湾共两团，系一八师的。凤家店为一营，姚家贩为两营，是一五师。九里关、铁铺、三里城此刻仍无匪。

敌军目前顶大的困难：

一、粮食的运输难于拉夫，沿路群众跑反，交通不灵通。

二、炎热难于行军，奉军从麻城徒步，未带马匹，开来罗北行动十八天，病号和开小差各部都去了一半。

三、因为沿路群众跑他的反，难于找得我军行动的正确消息。

四、红军政治部好好招待一百一十五师的四百多俘虏，除参加红军以外，都给路费回去。这样更使奉军士兵相信红军。

第二、已两次的讨论了中央及军委六月的军事训令（后一次对考了蒋张对鄂豫皖新进攻密计），讨论的经过和决定是：

1、完全同意中央及军委对奉军调防到鄂豫皖“有利于我们局部的变化”、“鄂豫皖苏区红军有继续胜利的可能”的正确估计。当然党的正确领导与艰苦工作，为争取这一形势胜利开展的前提。

2、根据中央及军委对党与军事基本力量的指示，红<军>主力仍在罗山行动。

3、为要实行中央及军委指示的战术：

（1）在避实击虚的原则下设法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并决定每个挑选组织会打游击一连人[2]，布置在红<军>主力或前或后的行动，迷惑敌人。

（2）除以一般的零碎游击区域外，在鄂东北已划三个游击根据地。甲、天台老君山脉到光罗北。乙、西高山脉（光山东南、麻北）到光演边。丙、黄麻边界的北岭。在皖西北的游击根据地是：甲、赤南；乙、商固边（赤城）；丙、关罗边。皖西北前天才去信，未知能送到否。

（3）地方游击部队是以大部在过去的苏区行动，破坏和消灭内部的反动武装，以一小部向外发展，解决粮食物质（布置三人到五人的便衣队，在各地做群众工作）。游击的方式是打交通，拦粮食，捕路杀反动。各游击区域的行动要点与发展方向，在阳历六月二十九日已有指示到鄂东北道委。

但是皖西北的关系不通是大缺点。

第三、根据过去的教训××××××××××进行分粮分土地×××××与贫农小组×反抗捐税××××拥护红军及医院，尤其是组织秋收斗争与暴动，配合红军行动××××××鄂东北道委在×六月初举行之扩大会议已××布置×大红军[3]（此节原文写重复了，看不明白——抄者）。[4]第四、立即准备冬衣，在鄂东北的每个游击根据地组织灵活的红军留守处，收[组]成红军的物质发付处及收容技术人员与红军伤病号的休息，组织较大的×队，专解决红军的物质。红军本身要在游击的要点设法储藏粮食（从每次打粮中抽储），但这一点还未开始。

同时讨论中央及军委的军事训令，对另组一团兵力到铁路西，认为在战略上是需要的，但在红军目前的数目上（详七月初省委报告）难于做到。

第五、现在鄂豫皖的大概情况：

一、敌人的大致是如蒋张密计所布置的，好像是因为四十四师调走老河口，把一八师调来宣化店、黄陂站填防的样子。

二、红二十五军从光山林英寺[5]到最近罗山、长岗的战争[斗]，得了四次的胜利，群众斗争的情绪是大大提高了，尤其是白旗下（苏区失败的地方）群众，普遍喊[感]到“共产党秋收恢复苏区”，游击战争渐积极，但队伍数目的发展太慢，同时受医院及机关及本身的粮食牵制。皖西北的游击武装数目较多，但领导的政治影响坏，与群众关系不好。

三、白旗下群众工作较活跃，逐渐建立有组织（工会、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并有些秘密的基本便衣队。

四、民团兵运已部分建立有组织（在苏区失败地方）。

五、红二十五军与前二十八军合编后（经过情形报告两次），政治委员制度相当建立，政治工作目前是着重分土地，组织与武装群众（罗山、朱堂店附近很有成绩，建立有秘密便衣队及赤卫军、少先队几百人），参加红军有五十多人，军事训令目前是着重防御射击的演习与战术战略的研究。

1、党的生活仍不健全，尤其是支部生活少，政治内容多日常的零碎事务，两条战线斗争仍不深入和开展。

2、战术仍未充分运用，游击战术受过呆板的影响。

3、红军及后方医院及机关的粮食还是靠打粮去，牵制行动不少，我们目前除对粮食仍未改出好法子外，对党内生活、游击战术力争迅速克服这些现象。

最后对中央的要求：

1、息县为我们红军行动的方向，但我们目前对息县情形太不知道，望中央指示河南省委派息县、罗山、正阳等县的工作同志，能多来几个更好，来红军面谈与布置，以便作为红军行动的响导与通讯。

2、省委专门工作只宝珊同志（肺病）一人，又长在红军中，对整个工作布置和检查及各部门工作的建立实做不来。望即派一党的主要负责同志来主持全盘工作。

3、训令说到中央苏区派军事干部，望早到苏区，不然环境变更，不好过来。

4、政治部工作人及秘书、编辑、图画的工作人也请派些来。

5、皖西北道委与我们的关系总未建立起来，中央可以多从皖西寄些文件给他们，顶好还指示他们的工作。

6、因交通的关系迫促，只能来此简单的报告，望中央快给他们以指示！



鄂豫皖省委会           （代书徐宝珊）

七月二十九日

中央：

一、此次报告是秘书代抄的（当然是我自己起草，经过省委其他负责同志看了的），如在抄中有错[误]或漏字[字]的地方，可来示，再补去。

二、前次用裤来的秘件是省委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及省委关于粉碎敌人五次“围剿”中新进攻与党的任务的决议两份。现来示说未收写出，设法另写送来。

宝珊

二十九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蒋、张，指蒋介石、张学良。

[2][3] 原文如此。

[4] 此系原件所注。

[5] 林英寺似为凌云寺之误。

## 中共鄂豫皖省委为武装保护秋收告劳苦群众\*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日)

——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破坏秋收！

——武装保护秋收！

——组织秋收斗争暴动，首先恢复一县或数县原有苏区，开辟几块新的苏区与游击根据地。

——完全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与五次“围剿”！

工作们、农民们、贫民士兵及一切受压迫的劳苦群众：

劳扒苦做的谷子快黄了！活生保命的秋收快到了！豪绅地主又在打算怎样的加租、加税、逼债、逼款把穷人的谷子逼到炮楼或寨子里去；办公处、民团、警察、保安队又在打算来要米、收米，要黄谷捐；国民党匪军又在打算向农民摊派军米；狡猾的将又像三十二师在光山南区，把穷人的谷子都集中到豪绅地主、民团的手里，吃留极小部分在好多时发一升穷人家里，反说是他救济穷人。蒋介石、张学良这次进攻鄂豫皖苏区的计划，把河口、黄陂站、宣化店、万家店、道子湾、彭兴店、七里坪、中途店、八里贩、三河口、骑龙寺、沙窝、新店、孙店，汤家汇、南溪、下楼坊、吴家店、金家寨都设有他们的粮食站，准备到谷子黄的时候，到处抢农民的谷子，充他们的军米，吃工农的谷子，打工农的红军，把光山易本应、戴安伯，商城顾敬芝等各地老民团编成屯田军、割谷队，调到各地割穷人的谷子。

匪军、民团并不等谷子黄就割农民的青苗喂牲口。派差、拉夫、强迫修路、做寨，耽搁种田的工夫，周[用]苛捐杂税的办法剥掉农民耕种的本钱。因为国民党要农民替他跑差，好多田地受了干荒；因为国民党把修堤费拿去打仗，好多田地被大水淹了；今年的春耕、夏耕已受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很大的破坏。

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苏区红军的五次“围剿”及对鄂豫皖的新进攻，又与从前一样的开始了他们的失败。山东、安徽、江苏几省大旱灾、虫灾，襄河、长江上面、黄河以北大水灾；帝国主义国民党继续他绝望的五次“围剿”；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国民经济大步破产的情形之下，一方面广大工农劳苦群众将普遍的饥饿、死亡与革命；一方面国民党为要忠顺的做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尖兵，同时为扫除他们搜抢群众的秋收的障碍，来加紧进攻苏区红军。在这个进攻中间，将比从前任何时候要毒辣的抢谷子、烧谷堆，破坏农民一切收入，想一下子把穷苦群众饿死。派遣大批侦探，增加大批绳子与牢狱，造成空前的压迫与屠杀。

群众们！劳苦的群众们！“应付”吗？“妥协”吗？“投降”吗？过去每次斗争的事实已证明：无论你怎样的应付，怎样的妥协，国民党匪军、民团还是要你的谷子，还是要你的捐税，还是要奸你的女人，派你的夫，你有一点做慢了，就说你“通共”，还是要你的人以至杀你的头。前次匪军到罗山、长岗、段家湾，在家的农民向匪军说许多好话，还是把他湾的一个三十二岁的妇女奸病了，十七岁的女子奸死了。黑沟的农民被匪军捉完了，替匪军送饭未送到，农友们的满身都打乱[烂]了。何家冲、白安山一带农民的青苗、菜园，匪军都割去喂了牲口，猪、牛、鸡子都被匪军杀得吃了。但是里面的士兵还是挨饿。

群众们！劳苦的群众们！“应付”、“妥协”是更便利于国民党压迫你，“投降”更是自己害自己。

只有斗争，只有坚决同敌作斗争，才是唯一的出路。秋收成熟的时候，正是我们劳苦群众的生死关头。

不要应付，不要妥协，不要听信反革命的造谣！起来！一致的起来！为保护秋收而斗争！

中国共产党站在秋收战斗的头道火线上，号召你们并同你们一块进行如下的任务：

一、工人们！割谷要增加工钱，秋收时所有工资至少要增加百分之三十，夜工加倍，秋收时除工资给外，热衣、手巾、防疫药品归雇主发给。秋收不得辞退工人，工作有病归雇主调治，害病期内工资照给，向富农、地主、资本家举行特别捐，救济失业工人。组织自己的赤色工会，反对国民党黄色工会的欺骗。

二、农民、灾民们！一粒谷子、一寸土地不让敌人来破坏，公开或秘密的组织便衣队、游击队、秋收保护队来保护秋收。不出一切租税，捕杀一切收租、收稞的人，消灭抢谷、收米、破坏青苗的民团、匪军，组织穷人或灾民割谷队割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谷子，组织救济委员会领导穷人向豪绅地主反动<派>及国民党办公处要饭吃，以至分配豪绅地主的土地和财产，造成秋收暴动。

三、贫农和独立劳动者们！反对奸商提高物价，反对匪军、民团买了东西不把钱，反对强迫买卖。不用卖国的国民党纸洋，拿着国民党纸洋向国民党兑现洋。应该自由的买卖食盐，不准备食盐公卖，把国民党各机关堆的食盐抢来<给>穷人吃。撤销对苏区的经济封锁，流通赤白区经济来源。

四、国民党军队中士兵与下级官长们！民团、义勇队的弟兄们！反对长官破坏工农弟兄青苗与谷子，坚决不打红军，要去打帝国主义，恢复失地，救国家乡父老，同奉军一百一十五师的弟兄们一样，来红军中工作或领路费。

五、劳动妇女们！反对强奸，反对抽丁、拉夫，组织妇女生活委员会（不要地户、富农的妇女加入），招扶红军伤病号，为分配土地、参加政权、享受经济政治文化上一律平等而斗争！

六、青年、小朋友们！反对蒙哄青年的国民党学校，扯乱[烂]孙中山的卖国大纲，烧掉杀民的三民主义，读与工农有益的书籍，组织自己的学生会，改善课本与教育方法。

七、红军便衣队、特务队、游击队、游击师一切红色战士们！鼓起动[劲]来为保护秋收而战，为消灭破坏秋收的民团、匪军而战，为夺回土地、收回红军公田而战，为恢复与巩固原有苏区，发展新的苏区，发展游击根据地而战。加紧政治、军事学习，储存经济、粮食，领导组织秋收斗争与暴动，断绝敌人交通与夺取敌人粮食，消灭破坏秋收的民团、匪军！

八、做过革命工作以后，在敌人进攻时被逼迫在国民党统治下做事的人们！只要你做保护秋收的各种革命工作（领导群众不出租税，不给谷米民团、匪军吃，及当革命方面的侦探、响[向]导，招扶红军伤病号等），或在当地发生革命时，发生误会跑在外面未做反动事情的，可以与苏维埃、红军、游击队接头。就是叛变革命的分子，如果现在杀反动首领，把反动机关的武装或经济带过来，苏维埃和红军可以按实际情形免除他的死罪。一切劳苦的人，一切受压迫的人们！赤白区群众联合起来，工农兵团结起来，抗尽一切捐税与高利贷，不替国民党修路、做城、当夫，不替国民党挡[当]炮灰，参加便衣队，尤其要很勇[踊]跃的、成群结队的参加红军扩大游击战争，加紧肃反、

戒严、消减[灭]敌人武装，保护秋收与争取秋耕冬耕胜利。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与五次“围剿”，恢复鄂豫皖整个苏区，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完成工农兵政权的中国！

一致的高呼：

从斗争中救自己！秋收斗争与暴动胜利万岁！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与五次“围剿”！鄂豫皖苏区恢复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  
(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八日)

鄂豫皖省委：

甲、党中央及军委同意你们七月五日的报告[1]，认为你们最近行动是合乎中央两次训令的要旨。

乙、现时英山、潢川、商城，新集[2]这一地区，是敌力最薄弱的地域，而奉军[3]亦最薄弱易打。我二十八军如仍在这一地域行动，可协同二十五军选择敌之薄弱部夹击敌人，于运动战中而消灭之，以扩大自己。

丙、二十五军现在光，罗[4]以北行动，不仅现在有着活动的良好条件，并且在河南有发展的前途。罗田、英山发展游击战争成为新苏区是对的，现在应即派出游击队，准备成为将来的根据地。但加以为极严重时，红军最后的行动区域则不要，因我们极不利条件下而被敌人以重兵包围，则红军主力应在光、罗以北更向河南发展，而不应转至英山、罗田地，及易陷敌人重围而无发展前途。

丁、肃反要严防重复过去扩大与发生恐慌的错误，但对反革命分子要坚决肃清，对自首分子不应留在部队，不应轻易相信他们，因他们是见着首要分子被捕而自首的。

戊、红军在行动中，应到处发动群众，武装群众，迅速的分配土地。同时，在白区行动中，除了大批的吸收工农加入红军外，应把愿意“加入红军的积极分子，留几个在当地群众中，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党与红军应加强在奉军抗日宣传，瓦解白军。

己、军事干部，军委已派去一个。党的干部，中央将派一人去参加省委。

中央、军委

八月十八日(1934)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报告指中共鄂豫皖省委代理书记徐宝珊于一九三四年七月五日向党中央的报告。

[2] 英山，湖北省属县，位于该省东部、鄂皖两省边境地区；潢川、商城，均河南省属县，位于该省东南部、豫鄂皖三省边境地区；新集，原鄂豫皖苏区首府、河南省经扶县址，一九四七年该县改名新县，位于河南省东南部，邻接湖北省。

[3] 奉军，即东北军，系由原奉系军阀军队改编的国民党军队。

[4] 光、罗，指河南省光山县、罗山县。

## 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秋收秋荒问题的决议\*

(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二日)

武装保护秋收，武装救灾！

推翻纵灾殃民的国民党统治，来消灭灾荒！

开展苏维埃运动，来改善工农生活！

一、目前，广大农民顶迫切的问题是秋收怎样到手。因为平日受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租棵捐税的剥削与各种方式的抢劫，一年四季忍饥挨饿，指望劳扒苦做的秋收到来活生保命！但是，经济恐慌的豪绅地主、国民党更狠心的打算在秋收时加租加棵加捐税及用民团、匪军强迫给养，集中谷子到寨围子去，并组织割谷队割穷人的谷子，饿死穷人。

秋收到来，是统治阶级更残酷剥削压迫穷人的时候，劳苦群众的紧急关头，是农村阶级斗争更激烈的期间。

二、由于国民党平日拉夫、抽丁、逼租、要债，秋收已经难得落到农民的手里了。由于国民党平日拉夫、抽丁、逼租、要债，已经破坏了不少农民的耕种，尤其是国民党把堤费、导淮费、救济公款拿去打工农和私吞，造成了今年普遍全国的水旱灾荒，国民党零星的报载，“江苏已干了四十多县，荒田在二万万石以上”，“赣江两岸禾苗、房屋尽被水淹”“冀北玉田一带已成汪洋”，“安徽有三十多县在四十多天没有下过雨”，“鄂西已继鄂北之后发生水灾”，“蒲圻、黄梅等县发生大旱”，“浙江苦旱”，“长安已发生抢米潮，形势严重”，“陕南山洪暴发，田禾、房屋多冲淹，但西安仍酷热，热死数起”。现在有些地方还继续的天干水涨，这种灾荒必然引起许多地方无种子、无农具，影响到秋耕、冬耕及春收无着！这种空前的灾荒，将使堆山塞海的穷人，因饥饿与疾病流亡转死于道路沟壑，打击着在业工人的生活工资，资本家将借此大批开除工人，加深失业的恐慌，豪绅、地主、奸商将要加紧对灾民的投机，封锁粮食与提高粮食与公债与纸币，进行种种新的剥削，同时拿“救灾”的口号来欺骗群众，国民党将要借口“救灾”来大借外债，更进一步的卖国，更进一步的拿着外债来进攻苏区红军。这一现象的前进，将使更广大贫困的奴隶逐渐看破统治阶级礼义廉耻的圈套与无人道的法律，从斗争中跳出贫困的道路。

三、“决定中国革命形势增长的三个主要的因素与柱石（一、民族危机；二、国民经济总崩溃；三、苏维埃与红军的胜利）是更扩大与尖锐了”（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五次“围剿”与我党任务的决议），一年来事变，完全证实了中央这一估计的正确，摆在面前的秋收与灾荒问题必然更加深广大的农民破产，工人失业，国民经济大踏步崩溃，无数“忍不住饿”的人们将要造成广大范围内的要饭吃，吃大户，分粮开仓打围子，分土地，扩大游击与暴动，会合着目前帝国主义企图占领整个中国所引起的激烈反帝斗争及争得了反五次“围剿”初步胜利的苏维埃红军力量，把中国革命形势开展到新的、更尖锐的局面，缩短五次“围剿”中两条道路决斗的时间，和增加完全战胜敌人的优越条件。

四、冷静的估计这一变化所引起阶级力量的对比，有利于工农，有利于工农红军的实质，空谈客观的顺利条件是极有害与[于]实际斗争的，在这将要大规模开展的群众中，要打算到群众所受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法西斯蒂的镇压，与一切反动派别武断说教的影响，及被历史加压在他们的意识上的落后性所束缚，阻碍着他们难于马上站在党与苏维埃旗帜下配合英勇的红军行

动，党在这一伟大的斗争中，必须有深入的坚[艰]苦的具体的领导与布尔什维克[维]克的群众工作，是争取这一开展斗争中实际效果的前提。

五、鄂豫皖苏区从四次“围剿”以来遭受了敌人残酷的破坏，生活已一般的痛苦极了，已不断的大批饿死（尤其是红安三区与赤南……）。最近蒋张进攻鄂豫皖的秘密计划，布置了追剿、堵截、搜剿、游击，加修寨围，编练民团，种种进攻红军破坏苏区的阴谋，并且到处割农民的青苗喂牲口，设立粮站，搜刮给养，组织屯田军、割谷队，抢群众的谷子，领导地主、富农私运粮食，压迫群众，集中粮食到寨围子，破坏秋收的手段毒辣极了！加以与各省一样的大告干荒，鄂东北已无半收，豫东南、皖西北一样的大部分十分之七、八甚至全荒，兴州已困大干被抢，河口也发生抢案（鄂东北道委报告），鄂东北一般的群众说：“荒了加入共产党来暴动”。秋收、秋荒将要使鄂豫皖的群众斗争比别地还要更激烈与更尖锐，有由零星地方暴动，首先恢复一县或数县苏区的可能，但是党的工作不健全，下层领导太薄弱，由于敌人历年的破坏，粮食恐慌所给予我们工作中新的困难（前进中的困难），使这一伟大的斗争将开展得不平衡。党要打破这一现象，全体动员起来，组织秋收秋荒的斗争与暴动，配合红军，成为广泛的恢复苏区发展苏区的运动，争取在秋间首先恢复一县或数县原有苏区与开辟几块游击根据地，为完全粉碎敌人新的进攻与五次“围剿”而斗争。

因此，具体的任务：

一、把敌人破坏秋收的种种阴谋与事实，把历来斗争的经验明白的告诉群众，“妥协”、“应付”、“投降”还是逃不脱敌人苛捐杂税与一切破坏的，妥协、投降是自己害自己，只有坚决斗争才是正确的出路，抗尽一切捐税与给养，捕杀收租的豪绅、地主，发展便衣队、秋收保护队或组织保护秋收委员会，组织割谷队，割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谷子，发动并领导群众秋收斗争与暴动。

二、明白的向群众指出：灾荒不是“天祸”，不是“命运”，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的结果，只有豪绅、地主、国民党才拿“天祸”、“命运”来遮盖他自己纵灾殃民的罪恶。灾荒与一切混乱，都是国民党提款与私吞造成的，不要空望国民党的救济×××××，只有打倒纵灾殃民的国民党才能消灭一切灾荒，只有苏维埃才能改善工农生活，并把鄂豫皖苏区在四次“围剿”前解决粮食困难的成绩，及中央苏区去年还有二百万石粮食出口与苏联的工农解放情形告诉群众，发动灾民起来向豪绅、地主、国民党衙门要饭吃，向富农、富商、资本家募捐、办平崇，到处开灾民大会，组织救济委员会，组织灾民自卫队，派遣干部与赤区跑反群众领导分粮，开仓，打围子，撤炮楼，杀反动，打民团，鄂东北、皖西北各道委应划区的个别布置秋收与灾荒的斗争与暴动，夺回土地，恢复与建立苏维埃。

三、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各道游击师、独立团、游击队、便衣队及一切武装，在“武装保护秋收”、“武装救灾”的迫切任务之下，到处发动并领导秋收与灾荒的斗争和暴动，扩大游击，有计划的消灭匪军、民团，严格从军事、政治纪律中惩办破坏政治影响的分子（尤其是皖西北的武装），组织群众，扩大群众斗争到扩大红军，配合红军行动，使红军胜利的配合中央、川陕苏区的红军行动。

四、反对国民党借口“救灾”来增加新的捐税、来新的剥削；反对国民党利用“救灾”来欺骗群众，反对国民党借口“维持秩序”来压迫、屠杀灾

民，反对国民党利用“救灾”来借债卖国、进攻苏区红军，反对豪绅、地主、奸商乘灾荒投机，提高粮食及一切物价。反对他们偷运粮食。同时我们不能只是慈善式的救灾，主要是拿我们的秋收与灾荒斗争纲领（另制）深入群众中宣传鼓动，拿着“救灾”及“武装救灾”的口号公开的号召和组织他们，在这些公开斗争中，建立党的秘密工作，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联系好，这是非常严重的工作。

五、党、团苏维埃要在这次秋收灾荒的广泛斗争中加紧吸收白旗下白区及灾民来参加红军，除有组织的进行以外，各级要派专人做扩大红军工作，各道委要计划在秋间扩大红军具本数目。向灾民说明：凡是灾民加入红军的一年或半年之后，可按灾民个别志愿的退伍，但在参加红军的期间，地方苏维埃及革命团体和武装要设法救济其家属。

六，在秋收与灾荒的骚动中，民团、匪军里士兵的生活更加痛苦，农民、灾民的斗争更影响到十兵革命化，鄂东北要有布置的建立三十二师及奉军的工作，皖西北要建立十一路五十四师、四十七师及奉军的运动，红军及各武装要在骚动中、火线上加紧的鼓动士兵与下级官长及民团的哗变，皖西北道委一样要颁布优待哗变士兵的条例，广泛的宣传鼓动，俘虏来的要好为招待。

七、在这次空前的灾荒中，尤其是红军家属，失业工人，革命被难群众，穷苦的孤老残废，普遍渴望着救济，党、团、苏维埃和各革命武装在这迫切要求之下，除直接设法救济外，要开展革命互济会的工作。在赤区除恢复与改造互济会的组织外，白旗下白区要在这一运动中按当地群众的意见，公开或秘密建立互济会的组织（救灾委员会也可能）。

八、这次灾荒的浩劫中，敌人加紧的封锁中，粮食、物质将给我们一些困难。苏维埃与地方武装要在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的口号之下，动员为红军和医院收集物质经济，各道<委>要多建立红军的灵活后方（简单的留守处、工厂……），反对浪费，加紧物质的节省，尤其是粮食、食盐，布匹要过细的发给与收藏。与长期残酷作战中的一切困难奋斗。

九、在原有苏区中，在恢复的苏区中，在发展的新苏区中，要设法加紧生产，多种萝卜、菜类，找葛根蕨粉补充粮食。多动员妇女、小孩进行生产的竞赛。整理各机关，要人少而精，把不需要的人员按其个别的作用，支〔分〕配到武装中去，白旗下白区领导灾民斗争。

十、只有机会主义者才对这次灾荒于革命危机加深的估计不够，只有机会主义者才对革命发展中的困难发生动摇，也只有机会主义者才空谈客观的顺利条件及表现“幸灾乐祸”的样子来脱离群众，要把这一决议深入到支部小组中去讨论执行，发展两条战线斗争，淘汰在这次斗争各种形式支援怠工分子。大胆吸收穷苦积极分子入党，大胆提拔群众的党与团的积极工农干部，有计划的派遣这些干部到工厂去、到白旗下去，到白色士兵中去，领导这一斗争，按期的直接检查在这次斗争的实际工作。

同志们：只要我们全体切实执行这一决议，定能完成中央给予我们在粉碎新进攻与五次“围剿”中的光荣任务！

中共鄂豫皖省委会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郑位三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九日)

中央：

由中央苏区来的程同志[1]于八月二十八日已到苏区了。所带来之七月二十九日补充训令及七月×日中央秘密通知[2]（关于组织抗日完遣队）、七月一日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文件[3]共计三件都收到了。二月十二日的指示信是七月收到的，六月十四日军事训令前后共收到了三份，蒋、张[4]三个月的进攻计划共收到了两份，省委于七月尾曾有一次报告到中央，八月九日省委即同二十五军过皖西北去了。程同志之来及这个报告之起草，完全由我们（位三[5]等）负责。因此，这个报告只是一部分的，不能代表省委的全部意见和红军、苏区全部情形。

七月初敌人进攻的布置，完全是照着敌人三个月进攻计划布置的。到了七月中，我二十五军在罗山铁铺附近消灭了匪一一五师[6]以后，敌人即从鄂北把独立三十四旅调来我苏区。八月初，敌人之五十四师三团、六十四师三团、一一七师三团、二十五路军两团，都围逼在我二十五军附近。当时二十五军尚在原黄安及罗山交界之桥店一带，敌人独立三十四旅将到广水。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二十五军即于八月九日离罗山，经光山、潢川路面到皖西北去了。我二十五军东去以后，敌人五十四师、六十四师之六团即随着东去了。敌人一一七师之二团及二十五路之两团，留在罗山杨家店、万家店、鼓[彭]新店、铁铺一带，独立三十四旅即到黄安、吕旺[王]城一带。此刻敌人之布置是：三里城一营，大新店一营，九里关一营，五里店一团，是一一五师；万店一团，杨店一团，鼓[彭]新店一团，是一一七师；龙兴镇一团，铁铺附近一团，是二十五路军。这是敌人对付我铁铺一带新苏区之“驻剿”布置。定远店与杨家桥共一营，宣化店两营，姚家畈一营，黄陂站两营，华家河一营，四姑墩一营，吕王城一营，这是一一五师；独立三十四旅旅部尚在吕王城，队伍在吕王城附近十五里地一带，靠近老君山脚下；河口两营是一一五师；郭家河与白沙关连着三营人，陡沙河一营，王家湾、胡子寺共一营，新集一团，泼皮河一营，白雀园一团，八里畈、砖桥、熊家河共一团，这都是二十五路军；七城坪两营，古风岭一营，打古岭一营，得胜山一营，来家河一营，莲花背一营，黄安县两营，这是一一师的；麻城林店两营，张店一营，余家河一营，北风嘴一营，谢店一营，福田河、黄土岗数目不详，这是一二师；麻城县、宋埠敌情不明，何柱国[7]军部在宋埠；黄陂县敌情不明，但知东北军许多笨重东西都在黄陂县，再说到保安司令和民团，八城湾，黄陂县以北、黄安县以南，这一大块区域即我们之陂安南县，只有保安司令三连人分扎三个地方，另外只有一百多人的民团分成二十支枪一处扎；毛家集（礼山县）有一营匪军，从毛家集、小河、蔡店、夏店这方面尽是民团，多是三十支、二十支枪一处；河口东北一块，原为我们之工程区，共有四百支枪民团，分守二十个碉楼；七里坪周围原为我红安之第四区，这一区民团共有四百支枪（连保安司令在内），碉楼有一四个，有的六支枪守一个碉楼；黄安县城以北，原为我们之红安第一区，共有民团四百支枪，分守二十几个碉楼；紫云区（红安三区）约有民团四百支枪，分守二十个碉楼；桃花区（即红安二区）共有民团三百支枪，分守十几个碉楼；仙居区（及[即]红安五区），民团有枪二百支，分守十几个碉楼；麻城北部之乘区、顺区、民团有枪约千支，分守数十碉楼（数不详）；罗山县以南我们整个活动的地方（五个区），

共有民团四百多支枪。现在民团力量最弱是罗山。光山南区民团约有枪二百支，分守十三个碉楼；光山东区、八里区、白雀区、砖桥区、河区、夏区、千区、殷区约有民团枪支二千之谱，有四个地方各集有一百四十支枪，其余都是十支至二十支，分散在各山寨上。大抵湖北地方民团多守碉楼，河南地方民团多守山寨。敌人匪军民团之布置，是在光山、罗山县以南，河口、黄安县城以北。光山县、罗山县以北，敌人是空虚的，黄安县以南，宋埠以南，河口以南，敌人也是空虚的。敌人之运输，南北有三条主要汽车路，即黄陂县从河口、宣化店到罗山为一条；宋埠经张店、新集到光山为一条；宋埠经麻城县福天口[河]、路口到潢川为一条主要的汽车路，敌人的一切运输多靠这四[三]条汽车路。敌人之粮食经常大部分是在光、罗两县弄的，少数是由汉口方而运来的。敌人之军用品多是经汉口、信阳两处运进来的。敌人之战斗力，以刘正化[8]之两师最强，五十四师次之，二十五路又次之，最差的为东北军。动作迅速、滑头以二十五路之梁部[9]为强，情形地形也以梁部为熟，梁部对群众很多欺骗办法，所驻之地群众很受其影响。东北军及其他部纪律很差，东北军最易接受宣传，尤其是反日宣传。白色士兵开小差的，各部匪军中都是天天都有的事，以东北军为最多。哗变到我们方面来的前后共计数十人，都是东北军。有一次一五师一排人打死排长找我们未遇。我们的影响以东北军中为最大，以在二十五路军中最差。

七月间红军在罗山这方面，整个鄂东北之“驻剿”队伍的民团很少动作。八月到现在，到处民团都是修寨修碉楼，压迫群众送谷子到他们的工事以内去。最近数天，一一七师，三十二师，独立三十四旅，或以营为单位，或以团为单位，从两三个方向，对于我们几块苏区进攻。敌人这样进攻，已经把他的兵力抽得再不能多抽的样子。民团多守在碉楼寨子内，能抽出来游动的占非常之少数。所有匪军现在都组织有便衣队，在我们群众工作做得好的地方，敌人的便衣队是无效的，在我们工作差的地方，敌人的便衣队就起了些作用。

红二十五军“五卅”那天从皖西北到罗山，八月九日又离罗山到皖。这中间七十天，红军完全在罗山地方行动。中间只有几大到黄陂北部及孝感北部、黄安边界去了两次。在林<凌>云寺一战，击溃了三十二师三团，在彭新店一战、击溃四十四师两团，在铁铺、长岗一战，消灭一一五师两团。在铁铺和朱堂贩前后住了一月之谱，建立了当地一个区苏[10]、几个乡苏，分配了土地，扩大了红军八十人（当地人），成立了当地三十支枪的游击队，成立了两百多赤卫军。红军中之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在这个时候也要加紧了些，把高敬亭同志调为军政治部主任，政治部工作有初步的建立，只是营级十部因带彩之故，缺几人来补齐。这些情形，想前次（七月尾）省委报告已说到了。

红二十五军八月九日离罗赴皖之原因是：（1）敌人之四个追击队已齐到罗山方面，都有联络，也不便找着单个部队打，在此停留又形成了兜圈子的战术，不能扩大红军和发动群众。（2）前本拟北上到息县和光山北部，因那里都是平地，队伍尚无平地战之准备。（3）皖西北游击队较多，红军病号也有数百，可以快点扩大红军，加之皖之地方工作差，省委拟去整理一次，并具体传达中央二月之指示，及六月之军事训令。省委和二十五军是根据这几[个]条件到皖西的。临走时，省委给我们的信说：光、罗、息[11]是我们主要行动地方（上级指示），发展前途很大，影响老苏区又大，到皖后定以

快转到豫方来为宜，大约一月后即可转来的。现在红军过去四十天，尚未得着转来的信，只是群众传来消息，说红军又打下了罗田县，消灭了匪军三团，余无所闻。我们派去之交通走了十多天未见转来，大约红军还是转来得快。红军经过集中整理后，战斗力是加强了，我们在这里的经验，觉得比红四方面军主力团还要强，在战术上兜圈子之毛病，近数月是纠正了，但总不免是正面硬冲击的办法，加之侦探工作差，只是对于民团得了些袭击的胜利，对于匪军总未得到一次袭击和埋伏战法的胜利。打三十二师，打四十四师，以及消灭一一五师，都是与敌人相遇的一个突击冲锋而取胜的。红色战士的情绪自经集中整理以后，加之粮食困难打破，战争上取得了几次胜利，情绪是提高了，民主化的现象在纠正中，但政治工作仍然是薄弱的。红军这几月扩大之数以及红军游击队现有之实数，另一办法报告。

老苏区扩大红军之条件，皖西北比鄂东北要强，因为皖西之壮丁比鄂东北稍多，现有之游击队也稍多。鄂东北之壮丁因敌人之屠杀是较少，中心区内被敌人破坏太很，扩大一个战士就要设法养活他一家人。我们目前的粮食经济条件还不能相当的回答这一问题。鄂东北之原有新苏区边区之地壮丁也较多，但这些地方我们的工作又太差。皖西北扩大红军之条件虽较好，但那里我们的工作更要差些，动员游击队到红军中成为很困难之工作。前次红军到皖，各游击队避了都不与红军见面，地方党道委、县委起<初>对于扩大红军工作是注意得不够的，加之上述的原因，所以连游击队新的战士也非常之少。在罗山朱堂店以北及光、罗两县往北，去扩大红军的条件是很好，因是老白区壮丁较多，群众生活苦，一直往北去有很远<都>有这样的条件。红军本身也在注意扩大红军工作，前在朱堂店时，三天扩大了五十个新战士，东北军前后吸收数十人在红军中。

对新苏区问题，中央军委以前指示过平汉路西，省委当时一致觉得离老苏区太远了。在六月以前未接到中央训令，省委在皖西北时决定的新苏区地方是罗、英、霍[12]这三县交界的一块地方。当时的计划是要皖西北道委立即把罗、英、霍这一方之游[击]战和秘密工作作一布置，红军不到必要时（严重），仍然还是在鄂东北之边境光、罗地方游击，真正大严重的情形之下，再到罗、英、霍那方去。

自从七月接到了中央六月十四日之训令以后，省委才一致觉得建立新苏区应在光、罗以北为主要。但在六月时，虽未接到中央指示，省委在实际工作上也感觉到罗山北部比罗、英、霍方面更容易发动群众和得到粮食，以及更容易扩大红军。省委现在的了解，仍然是以光、罗以北为主要的根据地，皖西北为第二根据地，如中央所指示，并未重决定以罗田方面为新苏区。此次或许到罗田行动，这个目的是为皖西方面部分的情形，不是省委已经重决定把创造罗田新苏区为主要任务。我们在去年七月时，除了住在几个大山以外，在敌人插了白旗的地方，我们一个党员也没有，一点组织和群众联系都没有。十一月以后才步步发展便衣队的活动，县委、区委都编人在便衣队内，渐渐与群众接头，建立起关系，所以“接头”成为我们这里便衣队的一个主要工作，到了今年五月时，群众才与我们发生关系的才多起来了，才有一些农民小组、贫农小组、工会小组的群众组织，才有很少的党团的小组，这样才得到群众的帮助，游击队才能在敌人战领区域内作小的活动，打反动分粮，袭击小民团。因此，我们的干部和群众都觉得这一便衣队的工作方式是最好的办法。许多干部都说，假使四次“围剿”以来，逢插了白旗的地方都用便

衣队的工作方法，那苏区的工作比现在要好多了。便衣队以三四人之组织为最多，七八个人的便衣队很少，成份多是党和苏维埃的干部，当地的熟人。我们至今一切秘密工作、群众工作、侦探工作，党的大部分工作，都在这便衣队的组织当中。工作最好之区，每两乡有一便衣队，其次每区有一便衣队，只有陂安南县、河口县、陂孝北县[13]，是一县一个便衣队。到了今年七月，道委扩大会才决定要提拔秘密工作干部（白旗下面的人），建立秘密工作的领导，不能专靠便衣队之活动。因为便衣队事实上无很多干部来组织，活动地点一定小。可是提拔在白旗下做秘密工作之干部，至今所得的成绩很少。如红安三区，群众便把便衣队当做苏维埃一样，遇事来找便衣队指示。工作好点的区域，便衣队组织群众，发展党，带群众一路分粮，帮群众一路杀反动，很有些成绩。工作差的区域，便衣队只是探敌情、接头而已，便衣队中党员数目太少，有的便衣队只有一个党员，区委大部分在便衣队中，有些区委在游击队中当指导员。群众工作最好之地，便衣队白天可以与群众一路耕种，匪军不能发觉，只有当地反动的民团出发才能发觉。工作差的便衣队大部时间藏在山上。在今年三月以前，只有便衣队在群众中活动，游击队住大山上，得到便衣队报告，两天三大出发一次去打粮吃，除了打粮以外，无有游击动作，队伍生活还是苦。这时候党才大提出游击战争要“下山去”，以及要“创造新游击根据地”的口号，游击队才有三分之一伸展到孝感北、罗山西，五分之一伸展到光山中部，实际是新集的东北，这样才解决了一些困难，和造成了游击战争的活跃。但我们始终总留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点的游击队在老苏区中心地。行动困难物质苦，这由于我们总有点中心地，总要点游击队的观念，这是主要和队伍中之家庭观念的结果。不过向外游击队只能分粮分东西给群众，没有组织宣传工作和分土地至今还做得很少，更没有发展游击队的工作。游击<队>中的队长有三分之一是坐过保卫局[14]有转变的，队长[员]有五分之一是坐过保卫局转变，而且军事经验上和作战勇敢上，以这些坐过保卫局转变的队长为最强，便衣队中也有些坐过保卫局转变过来的。不过这些坐过保卫局（加入第三党）转变了的干部成份都是工农，他们在五次“围剿”中与国民党豪绅地主斗争是坚决的，不正确的思想还是有些时常表露出来，有少数还是表[现]不安。怎样领导这些坐过保卫局转变的队长和队员，是我们这里大问题。要求中央给以指示。

游击队中支部工作和政治工作都是弱到万分，党团员在队伍中只有百分之十几，有的队伍一月开一次会，民主化的现象非常严重，战士委员会的权力高于一切，战士委员会决定处分队长这是常事。游击队的勇敢大致都是很好的，在作战上阴谋秘密的技术完全没有。游击队所恃的完全是勇敢肯吃苦，路熟会藏山。游击队破坏敌人的交通工作太少，在内面之游击队以杀反动为多，在外面之游击以捉经济案子为多。以前由游击队中抽些人到便衣队去了，十几、二十几支枪的游击队单位太多，游击队的力量太分散了一点，不过事实上几部分配合着行动是常[有]的。

省委改造以后同时也就是红军集中以后，省委完全随红军行动。省委在实际上也只有常委八人，四人兼红军工作，二人兼地方工作，只有徐保三[15]同志一人专作省委工作。因而省委的部门分工没有建立起来，省委也没有巡视员，也没有专门之秘书，省委对红军是直接领导，省委对于鄂东北，皖西北两道委策好是书面的来往。保三同志又是经常病夫，述申[16]同志兼皖<西北>道委，领导二十八军和皖方之一切工作，继英[17]同志兼鄂东北游击总

司令，连参谋、好一点的秘书都没有，一个简单的信条子都是他自己写。位三同志兼鄂东北道委，同样没有部门的设立，在军事上并且指挥鄂东北一半的游击队。苏维埃只是纸上的名，没有主要干部进行实际工作。因此，省委、军部、道委、游击总司令部都是忙于事务主义，少共在省委中一人没有，在道委中只有一个同志也不能单在一方独立工作。地方县委中多是政治水平、文化水平很低，全苏区没有写得一个文句清楚的秘书，有的游击队和区委无一人识字，有的游击队中连写账的人都没有，县委干部中没有一个能用口头传达意见和工作清楚的。四次“围剿”以来，我们又没办过训练班，游击队到那里分土地，没有把土地法令解释清，只是把苏区过去分土地的办法零碎的宣传群众。有能力点的干部多是当游击队长，他们多半是坐过保卫局转变过来的。只有省委中七个是老干部，一个师政治委[员]是前三月提的，县委书记只有一个过去当团政治委[员]的，其余区委、县委都是这一年来提的。五次“围剿”以前遗留下来之干部差不多很少。我们现在更多了解是我们教育干部、培养干部不够，工作方式是事务主义、官僚主义的。近两月有些小转变，这表现在对干部之指示比较具体一点，分工问题到别个问题是执行了一些。现在工作的确是很开展的，但各处的工作都是表现干部指导不来。例如和道委交通隔住了的县委，多半不能分析敌情和当地群众的情绪而定以策略或报告上级，开群众大会连县委干部都不能作一个清楚的报告。除了我们要执行新的领导方式（今年六月看见《斗争》[18]上的一篇文章），教育培养干部（还要求指示些办法）以外，我们还要求一个省委干部、政治工作干部、少共干部、工会干部，一个好医生以及无线电人才，好点的秘书，派来苏区才好。程同志之来，的确使我们多了解一些问题。四次“围剿”以后，我们只得到中央很少的文件，党的许多进步我们在这里许多不知道。所以这也影响到我们一些错误。例如红军战术的进步和新的工作方式，我们从程同志来才了解一点。请中央把所要求之干部设法派几个人来。中央的二月十二<日>指示信及六月十四日的训令，我们接到以后，只觉得处处都是对的，但还是不能深刻的了解，程同志来后，才帮助我们多了解一些。我且把程同志来后所<讨>论的几个问题报告一

第一、是关于新苏区的问题。我们觉得从光、罗交界这一块地方起，一直到息县，这作为我们主要发展之地方，有时深入河南向更北一点。二十八军也向固始、霍丘以北发展。光、罗、息这些地方群众生活苦，容易扩大红军，粮食足，别的物品少，敌人力量薄弱到万分。现在当地民团也少，红枪会也没有几[多]大作用（过去这块红学厉害，但未抵抗红军，现在红学很少），土匪军队现在是少极了。只是这块都是平地，红军向这一块行动，一定要在战术上有些平地的训练，特别是很快的成立当地游击队配合红军。光、罗、息这些平地方红军过去游击到过，群众表现非常之好。因为毗连苏区，受土地革命影响也很大，我们的战士中光、罗人都有些在那里熟悉的，扩大红军和发展前途大，以及粮食足，无一起比得上这一块地域，只是平地一样是一弱点。

第二，是如果这次红军在皖得些胜利，红军扩大了，即以此方游击队再扩大些红军。在这些条件之下，消灭敌人一个两<个>团追击队，争取以较大的力量得到一个时间很顺利的向北发展。

第三，我们游击队占的枪与主力比较多了一点，应把游击队补充到红军中，游击队多是二十支枪的，应集中编一下，编为三十支以上和百支以上

的，免得把力量分散了。

第四，游击战争向外发展，我们以前了解不够。现在已将留在敌人布置严密、生活苦的地方（中心地）游击队调向外游击，即是向敌人之后方和边界老白区地方游击。

第五，是取消些空机关。如独立团中没有三级的数目就不用三级的机关，红军中也是如此。取消些机关，游击队中也在如此做。

第六，是关于健全领导机关和分工教育干部等。这一问题有一小部分已在实行，有些还要多[交]干部讨论，但不机械的等省委。我们已在开始办训练班，宁可目前工作放松一些小事。道委现在才有四个同志巡视工作，许多干部俟经过训练后再重分工作。

我们在鄂东北方面现有三块苏区：一块是天台山，老君山以北到林[凌]云寺为止，五十里路长，四十里宽，道委在此；一块是光山八、东两区，新集以东，东西有八十里，南北有四十里，总司令部在此；一块是罗山铁铺附近，长有六七十里，宽有四十里，有罗陂孝[19]特委和独立团（西路军）在那里。另外有一块地方即紫云区，只有十几里路内没有敌人，因为群众好的缘故，经常有些游击队在那里为根据地，红安县委也在紫云区（鄂豫皖最好的一区），不过当地破坏得很，粮食一年到头困难。上面所说三块苏区，都是山大人口少，甚至只有两三百人口。只有铁铺一块是新开辟的，因为工作差，群众也常走了一些，其余两处都是敌人破坏太很的结果。

在原来的苏区现在被敌人占着的地方，这里叫做白旗下。白旗下的群众与我们有联系的，现在要分三种：第一是整区的群众与我们有联系（有工作关系）的只有紫云区一区。第二是整村群众与我们有联系，而其中有十分之一二村与我们没有联系，这种地方以罗山为多，各区都如此。光山东部也有这样两区，其余如南区，天台山之东，红安五区，老君山之西，四区、一区（天台山之南，七里坪周围），这些区域各有一乡或两乡之地方如此。第三是每村之中有少数群众与我们有联系，这样地方以麻城为多，[其]他如红安四区大部如此，五区、南区大部如此。只是河口县之工程区（河口东）以及红安二区（紫云寨以南），这两区原来是斗争很久的地方，群众只有少数每村中个别的与我们有联系。因为这两区工作之差，所以影响到枝安南县的工作，至今只有游击队去了一次，便衣队去了一次，成为我们工作最弱的地方。其实陂安南县群众还是很好的，枝孝北县原来的地方只有北部毛家集以北有些经常的群众工作，其他如夏店周围数十里，小河溪东北一大块区域，我们在那里还没有群众工作，更谈不上党的组织。

现在鄂东北工作未到之地方，主要是原来之陂安南县及原来之陂孝北之数区，其余各区都有工作。这未到之原因：第一过去游击队未[不]大，第二交通不便，第三当地地方工作干部少甚至没有。现在大多数干部是黄安人，其次光山干部也较多。罗山、麻城两县都是久斗争之县，但当地战士并不少，干部少到没有的样子。这两县过去都是反革命活动很[狠]，我们肃反的错误在这两县也是表现得最多，前年之干部多半加入了第三党改组派。现在罗山、麻城县委多是光山、黄安同志，最近数月在这两县做工作，群众犹问肃反转变了没有，说以前保卫局乱杀人。这几月关于肃反的转变已经取得了群众一些认识。白旗下的群众工作都是秘密状态，群众喜欢看见我们的便衣队，但又怕露了秘密，民团知道了就杀头。紫云区今年又饿死了二百人，其余原有的苏区中心区都是敌人破坏最很[狠]的地方，虽然没有饿死人，但生活苦到

难以形容，见了我们便衣队就要吃，尤其是红军家属，我们便衣队空的衣服常被群众要去了。全部便衣队的生活是完全要靠津贴的，群众有些想出[来]当游击队，但总因家的生活无办法。我们现在只解决了队伍的困难，也没有物质力量帮助群众，当然还是帮助了一部分。在中心几区内，反动<派>的衣物粮食都在碉楼内，群众又不容易得到。原来的边界苏区，敌人的破坏要轻点，群众生活稍胜一点。在鄂东北苏区说来，物质经济来源就要[靠]陂安南、陂孝北两县，粮食来源就要[靠]光、罗两县。群众斗争经验的多就是黄安的北部，特别是紫云区。就原来苏区说，光、罗两县的群众是坚决斗争，陂孝北县、河口县西部群众见受打击就易妥协。这一段有报告不清的地方请问来人。

民团中只有一部分分化工作，内中有一部分进行了组织工作，有一次组织暴动未成，结果被敌人发觉，带枪跑出六人，牺牲三人。瓦解“铲共”义勇队的工作也得了些成绩，有一半之民团现在实有些消沉。经过我们之工作，白色士兵工作很差，只有一部分宣传工作，没有组织工作，更没有打入其内部。这些工作领导中都无有专人分工进行。关于工会工作，中央曾几次批评和指示，我们至今还没有很好的转变，工会还没有有系统的组织起来，有些区只有一个工会委员长，在便衣队内一路建立了些工会小组。我们接到中央指示以后，曾经开会讨论了两次工会工作，但结果，因为省委、道委无专门指导工作之人负责，下级同志都说做不到工会工作，分配作工会工作的同志都是时常来问办法。我们因为各种工作缠在几个人身上，经常也没有很好的讨论和解释工会工作，加之鄂豫皖所有同志对于工会工作是少经验的，因为一贯的忽视，现在到新区去做工会工作的同志也时<常>来信说不知工会工作如何做。白区的秘密工作也是等于零，同志们到白区去游击是愿意，派到白区去秘密工作，男女同志都不愿意去做。

少共工作只有一个少共道委委员，各县都没有少共县委，少共区委全盘只有十人，所以青年的工作特别差。省委曾决定没少共的地方，党委把人做少共工作，但也没有成绩。

妇女工作也是薄弱到万分，便衣队下乡多半不做妇女工作，为的避免衣人说是闹恋爱。妇女同志能下乡的很少，现在所剩下的妇女干部，只道委一个妇女部长，各县只有区级当中共有五六个妇女干部。地方党不健全以及生活之差，诚如中央二月所指出，现在虽然开始了小转变，但仍然是有这种现象存在着。

在去年十月时，苏区受到暂时的失败，除红军以外，鄂东北苏区只剩下二百几十个党员，除省委、道委负责同志以外，全盘县委只剩下四人，区委八人，被敌占领之区域，一点秘密组织没有。现在全盘党员约计有五百人之谱，所有现在三个县委会、三个特区委（临时县委）、十一个区委，这都是这一年之中重新组织起来的。现在白旗下约有一百数十个党员，是最近四个月组织起来的。如麻城县、罗山县、原来都是斗争久的县，到去年失败后，除参加队伍的以外，地方县委、区委、支部、苏维埃负责人连一个党员都没有剩下来。这几百党员中；成份大多数是贫农，工人约占十分之一，富农完全没有，有少数是坐过保卫局现在又入党的，因其有转变。这几百党员中文化政治水平特别低，比如讨论文件，如果道委不详细告知县委，连县委都不知如何讨论。支部只是报告讨论一些某同志不卫生，某同志放哨不注意，某同志不听班长分配工作等问题。县委、区委开会如果没有道委参加，常常为

一事务问题弄到彼此不同意，弄得大大批评起来。如游击战争之保守主义，不注意组织群众，这些问题到[倒]没有同志批评。这当然是我们对于教育工作没有注意。现在情形略为好点，但这一点成绩，想不到什么具体事实来表明。同志们除上级去参加以外，宁愿去打仗去拖粮食，不愿开会。现在有好几区没有区委，白旗下的党员负责的区委现在只有一个。

我们现在注意的两点：一是把干部经过七天的训练班教育一下，一是在新区、在白旗下的党员也多提些干部。现在我们感觉急需的即是关于铁铺这块新苏区无一能单独工作的干部领导。红安县委离道委较远也不需单独工作。这是关于县委干部的急需，这只有从培养中解决问题。现在所提之干部，都是去年十月以后在斗争中表现了他们的坚决。省委、道委的领导方式事务主义的现象还很严重的。

现在这十几天，敌人正在各方增加碉楼，土匪以一营为单位的从三四方出发进攻，阻碍我们工作的开展和抢群众粮食到碉楼内去。我们动员群众自己把粮食藏起来，捕杀收租的，游击队有少数进行此工作，便衣队完全在进行这些工作。群众因为反对收租，更多的团结在党的周围。原有苏区收成为五成、六成、八成不等，向北去的收成（白区）约有八成，陂安南方面也有些灾民，已动员游击队去领导那些灾民。

这个报告只是鄂东北的情形，因为省委、红军现在皖西北，因而这个报告只是部分的，并且是由个人负责写成的。有些问题。我们和来的同志面谈了，请中央根据这个报告再间明送报告米的同志一些情形、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望来一指示，当然我们是知道二月十二日的指示，在现在还是适用的，这里要求的指示，是关于报告中之个别问题。

抗日斗争纲领我们没有收到，四次“围剿”以后《斗争》报上关于工作的文章，请补发些我们。如新的领导方式，中区扩大红军工作的文章，请发些我们。

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

郑位三签字

一九三四年九月十九日

收到白耳五两、表一只，约计三百元的。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程同志，指程子华。

[2]中央秘密通知，指中共中央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六日关于红军北上抗日的《秘密通知》。

[3]中央局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文件，应为中共上海中央局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关于开展武装自卫运动的指示信》。

[4]蒋、张，指蒋介石、张学良。

[5]位三，指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

[6]铁铺附近消灭了匪一一五师，指长岭岗战斗。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在河南省罗县长岭岗地区，对“围剿”之敌东北军第一一五师师部及所率二个团实施反击。歼敌五个营，缴轻机枪六十余挺、长短枪八百余支。[7]何柱国，时任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该军辖第一八、第一九、第一一一、第一一五、第一二师。

[8]刘正化，即刘镇华，一九三三年五月起任国民党政府“鄂豫皖三省



边区剿匪总司令”，其直属部队为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师。

[9] 梁，指梁冠英，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五路军总指挥兼第三十二师师长，该路军辖第三十二师及独立第五旅。下同。

[10] 区苏，系区级苏维埃政权的简称，其他如乡苏、县苏均类同。

[11] 光、罗、息，指河南省的光山、罗山、息县三县。

[12] 罗、英、霍，指湖北省罗田、英山和安徽省霍山三县。

[13] 此处县名，均鄂豫皖苏区原设之县名。

[14] 坐过保卫局，指在肃反扩大化时，受到错误审查的一些干部。

[15] 徐保三，即徐宝珊，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代理书记

[16] 述申，即郭述中，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兼皖西北道委书记。

[17] 继英，即戴季英，时为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

[18] 《斗争》，是中国共产党苏区中央局机关报，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创刊，在江西瑞金出版。

[19] 罗陂孝，指河南省罗山县与湖北省黄陂、孝感县。

## 中共鄂豫皖省委为完全粉碎第五次“围剿”而斗争的决议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第五次常委扩大会议通过)

一、帝国主义、国民党拼命的，绝望的五次“围剿”的初步计划，在一九三二年底宣告失败后，国民党进一步的投降帝国主义，尤其是与日本帝国主义具体的成就“通车”、“通邮”的卖国谈判，动员东北军南下，集中全国百分之八十以上（七、八十师人）的兵力对全国苏区红军作新的进攻。张学良为鄂豫皖“剿匪”（？）[1]副司令，号称两军一师的调×鄂豫皖，把鄂豫皖原来匪军三十师、三十一师、十三师、七十五师增加到江西去加紧对中央苏区进攻。在英帝国主义实际帮助之下（蓝浦生到川），以刘湘为总司令，组织川陕各派军阀对川陕苏区的进攻。

二、中央在当时告诉我们说：“在这一形势下，鄂豫皖近来情况有利于我们局部的变动”，省委当时“关于粉碎五次‘围剿’中新的进攻与我党的任务决议”中已经指出：“……这次新的进攻是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中国及鄂豫皖苏区整个五次‘围剿’中的一部分……”，“新的胜利是不远的，要我们同志们努力去争取……”。

大半年来的事变，证明了这些估计的完全正确。目前，全国英勇的工农红军，在中央正确领导及广大工农群众的拥护之下，又开始第二步的胜利了！中央红军除在巩固苏维埃根据地上消灭一些敌人外，行动开展到江浙边及福建省城（福州）附近六十里的地方，红四方面军在前月完全消灭第四、第五两路军，占领了物质、粮食最丰富的县城万源一带。国民党《申报》[2]不能不自供：“以后进剿将更难矣！”（消息不灵，只得到反动报载的一部分）

蒋、张进攻鄂豫皖，秘密的三个月计划（七月一日到十月十日）不但同样宣告了失效，并且我们在这三个月来的战斗中争取了如下的胜利：

（一）打垮了奉军一百一十五师全部（两团）七月十七<日>在长岗。

（二）打击了十一路匪军独立旅，八月二十五日在独山都[郝]集。

（三）打下了太湖县城，九月四日。

（四）大大摧毁了光、黄、商、固[3]一带的堡垒政策（民团围子）及打击了奉军一百零七师。

（五）推进了鄂东北群众情绪与工作，开展了新的游击根据地。

（六）揭破了皖西北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破获了二十八军皖西北中反革命的重要分子，整理地方武装，开展了皖西北的游击战争，改造并开始局部的转变了皖西北工作，与逐渐改善与群众的关系，大大提高了苏区及白区群众的斗争情绪。打下太湖县城后，更发动了许多地方群众自动的、普遍的抗粮（霍山）、抗债（太湖）、抗捐（罗田黄石河一带），爬粮暴动（合肥屯溪），有些地方是有党的领导。

不但没有象国民党蒋（介石）、张（学良）所计划的“……从速消灭伪（？）[4]二十五军、二十八军残匪（？）[5]永除赤患……”（蒋、张三月计划第一项），并且在三个月的斗争中，红军中的政治、军事还相当的进步了，冲破敌人的封锁线，冬衣，西药等重要物质相当的解决了。这些中央苏区、四川、鄂豫皖重要胜利的事实，就是打破敌人新进攻总胜利的事实。

三、打破这次新的进攻不是偶然的，是由于中央布尔什维克的领导，红色战士、干部的英勇，广大群众的拥护与帮助，全国红军行动的配合，东北义勇军的抗日行动，各中心城市罢工运动，各省农民秋收、灾荒骚动的策应。决定中国革命形势开展的三大因素（民族危机、经济崩溃、苏区红军的发展）

扩大与尖锐（中央粉碎五次“围剿”的决议），使中国苏维埃运动总的开展开始了反五次“围剿”的第二步胜利，完全打破敌人五次“围剿”初步失败后的新进攻。

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之一部合编以来的战略及在新进攻初步胜利后（打击三十二师、四十四师、消灭奉军一百一十五师），在鄂东北转移地区到皖西北来的行动，都是由于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指示（今年二月及六月的），都是打垮蒋、张三个月计划，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主要因素。

四、在粉碎敌人新进攻中，有许多地方仍象五中全会指出的“……严重的弱点……特别是边区、新区的薄弱，游击战争开展异常不够，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国民党统治区域工作的薄弱”，“……首先是鄂豫皖……工会工作之不可容忍的薄弱等……”，妨害了我们打破新进攻中对于五次“围剿”的完全粉碎。

鄂豫皖苏区由于党的生活尤其是下层生活不健全，扩大红军成绩太坏，群众工作的空浮与离开群众实际生活，秋收、秋荒斗争未广泛的发动，官僚主义的工作方式，不深入与元中心，尤其没有“最高度的钳制和吸引兵力于鄂豫皖方面，使敌人无力调军队到江西，以协助中区[6]在主要方面作战……”（中央军委六月给鄂豫皖省委训令“对目前鄂豫皖党与军事的基本任务”的第三项）以致国民党四十四师、四十五师调到江西及鄂北去，这在配合中央与川陕苏区红军行动上是很大的缺点，加以上面的那些现象，自然不能充分动员广大群众积极斗争，参加武装，扩大游击，配合红军行动。所以，虽胜利的粉碎了敌人新进攻，<但>还没有彻底的粉碎五次“围剿”。

五、没有在打破敌人新的进攻中完全粉碎五次“围剿”，打垮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的全部计划，实现苏维埃中国。国民党必然在这次新的恐慌之下，更进一步的投降帝国主义。同时“为着实现完全瓜分与奴隶中国的计划，各个帝国主义列强一致的组织反对苏维埃中国的反革命战争，供给国民党以金钱、枪炮、飞机与军事专家，企图将中国苏维埃几千万苏区劳苦群众沉没在血海之中”（五中全会决议），更绝望的，残酷的继续进攻苏区红军（尤其是对中央苏区），作五次“围剿”最后的决斗是在面前。

目前，国民党更无耻的出卖华南，日本飞机、兵舰已自由行动到三都澳、厦门一带，英、美、法也在国民党同意之下，加紧侵占长江与西南，慰挽刘湘及一千万元的剿共费，大吹大擂对江西南路、东路军的总攻击，都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继续进攻的凶恶标志。

无疑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作五次“围剿”最后的拼命挣扎的总布置中，利用过去几次失败的教训，一样[定]要比从前周密的残酷的继续进攻鄂豫皖。

我们目前正处在五次“围剿”最后拼命决斗新的严重时期。

六、“资本主义总危机进到新的阶段，世界革命危机正在成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共产国际××）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民经济不可救药的崩溃，尤其是工商业倒闭、停滞与农村普遍的灾荒，以致国民党财政的严重恐慌、政治紊乱、失业与灾荒的斗争，各地尤其是东北的反帝运动与全国红军胜利的配合，使帝国主义、国民党在继续进攻中增加许多困难，敌人的力量比以前更加减弱，而我们的力量大大加强了。

七、我们并不能因此丝毫忽视的是：固然客观条件这样的顺利，因为敌人在鄂豫皖几年来的破坏，我们恢复苏区的太不够，敌人制造的灾荒与封锁，

影响到物质、粮食的缺乏，加之党的下层生活太不健全与领导太弱，给予我们完全粉碎五次“围剿”中的一些困难。固然这些困难是有办法可以解决的，如果没有正确的路线，坚苦[定]的决心与深入的工作，首先与障碍前进的这些困难决斗，是仍然阻碍我们完全粉碎五次“围剿”的光荣任务，仍然是粉碎五次“围剿”中说空话的！是阶级决战中犯罪的行为。

八、“……将川陕苏区与鄂皖苏区及红二军团的部队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任务与中央苏区的伟大任务配合起来……”（在五中全会决议）。目前，<在>争取完全粉碎五次“围剿”决斗中，更加重了鄂豫皖党的斗争任务，更要迫切完成中央指示的鄂豫皖“党与军事基本任务”：

（一）在老苏区及边区苏区，最高度的发展游击战争，以吸收广大群众参加为基础。

（二）保持现在苏区及根据地，逐渐巩固和向外扩大，并创造新的行动中心及根据地。

（三）“最高度的钳制和吸引兵力于鄂豫皖方面，使敌人无力来调军队到江西，以协助中区在主要方面作战。执行这一任务时，必须严格注意保持和扩大我兵力及搜集物质资料”（一九三四年六月中央军委训令）。

拿这些基本任务的执行来争取迅速的首先恢复和逐渐巩固一县或数县原有苏区与发展几块游击根据地，打通鄂东北与皖西北的联系，恢复鄂皖苏区，完全粉碎五次“围剿”，实现苏维埃的中国。

为实现这一严重任务，必须坚[艰]苦深入的做到下列的工作：

一、反对“保守”、“怕难”的一切机会主义的观点，切实力“一切为着前线上胜利”而斗争，从群众工作中，地方武装中，加紧扩大红军的动员。皖西北道委在最近一个月中，要完成他扩大红二十五军应有的数目（鄂东北另定）。鄂东北、皖西北都要深入医院的整理、肃反，解决冬衣、粮食问题，多吸收红军家属参加医院管理、卫生工作，多建立红军灵活的后方留守处。红军本身要切实拿“工作到连里去”的口号，肃清官僚主义的机关方式，深入军事、政治训练的具体检查。在创造新区的群众工作中，要抓紧抗租、抗捐、抗债的斗争，分粮、分东西、拆炮楼、打民团、肃反的斗争，纠正反富农的“左”倾错误与没收中部分的无政府状态，正确运用下层统一战线及对文化、教育机关的策略。到处组织灾荒斗争与暴动，迅速解决土地问题，武装群众与建立苏维埃（当然地方武装一样要执行这些任务）。

二、同样的要拿上面这些任务去整理地方武装与肃反、清算经济，严格执行军事、政治的纪律，纠正民化与腐化无政府状态，积极的打敌人交通、粮道，民团围子，牵制敌人，来争取最高度的配合红军行动。各道游击总司令部，除规定各路行动中心与发展方向和联系外，各部武装只能小部担任医院及后方粮食、经济、交通的任务，大部分要向外发展，发动群众工作，组织灾荒斗争与暴动。

三、群众工作，在白区白旗下主要的组织灾荒斗争与暴动（按省委关于秋收、秋荒问题的决议），特别抓紧目前抗租、抗捐、抗债的口号来发动他们，皖西北道委要很快首先建立英、罗[7]县的工作。各道便衣队的活动，特别要大大小小的发展到秋荒厉害的地方。鄂东北要抓紧光、罗[8]新区的灾荒暴动，争取与息县一带的灾荒暴动取得配合，有力的骚动京汉路。

四、加紧失业工人的救济与工作，到处建立与恢复工会的组织。各道除由下而上的整理工会外，皖西北要设法建立六安、商、潢[9]汽车道工会工作，

扩大工人纠察队，鄂东北要设法建立京汉路、信、潢[10]路的工会组织与工作。

五、对于任何形式、任何内容的反革命组织，我们同样要把里面的首领与群众分开，不能把里面的分子当做都是“八两”对“半斤”，毫无轻重的一个硬东西。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动组织”之说来动摇我们肃反的无产阶级路线，就是“铲共十人团”、“棍子队”，一样是要消灭他们的首领，里面的受蒙哄、受压迫加入的分子仍可准备其自新。

正确的发动受欺骗分子的自首，纠正把不肯自首被逮捕放出的也混叫自首。以后要说明，受欺骗的不待别人指破，就自动向负责人或革命团体报告自己受反革命欺骗的经过，才算自首。被逮捕以后说清楚的，只能说是承认错误，不算自首。同时，要纠正把不是政治犯了<错误>的，只是言论、行动上小的错误，也编到生产队一起的错误（生产队是被逮捕放出劳动的组织）。对于行动上小错误的分子，多只能编入训练队，限期的训练转变后再支配其工作。审讯要尽量用阶级同情的感动来代替肉刑（废除肉刑），多用公审罪伏的方式号召广大群众起来参加肃反运动。

六、切实执行下层统一战线，建立民团、义勇队、壮丁队、保安队里<的工作，尤其是对十一路、二十五路、第九军（四十七师、五十四师）及奉军的士兵工作（鄂东北、皖西北仍须按以前指示的具体进行）。

七、实行面向群众，发展自我批评，由下而上的改造苏维埃，坚决驱逐异己分子，大胆吸进积极工农到苏维埃担负领导工作，机关工作人<员>要人少而精。过军事生活，加紧从行动中、购买中多弄小菜、萝卜种，加紧秋耕、冬耕，日常生活中加紧节省，“一切为着前线的胜利”，拥护红军与医院及红军家属。

八、把帝国主义在五次“围剿”中、在目前继续进攻的一切作用与罪恶向广大群众指出，更要指出，五次“围剿”的完全粉碎，不可避免的要与帝国主义发生武装冲突。利用帝同主义每一侵略的事实揭破其阴谋，并联系到群众的痛苦。在苏区、在白旗下，白区切实的建立反帝、拥苏大同盟的组织和工作（公开与秘密按当地斗争情况），掀起广大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夺取华北与国民党新出卖的斗争，开展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帝同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

最后，完成上列一切负责任的主要前提，就是党的领导与工作的加强。目前，拿党的几个基本原则，如党员任务、党员与党的联系，组长、干事、支书各自的责任与工作。介绍同志的手续，支部会议的方式来改变支部生活与发展组织。对于把这次粉碎新的进攻当做粉碎了五次“围剿”的“左”倾，尤其是对于五次“同剿”长期残酷战争的估计不够，认为这次粉碎新进攻还没有结束五次“围剿”，表现不耐烦与动摇、怕难、敷衍、消极，各种各样的危害我们完全粉碎五次“围剿”动员的机会主义，<要做>无情的斗争。同时，反对“说空话”、“困机关”的一切官僚主义的方式，改变家长制度、事务主义、手工业式领导生活，开展自我批评与两条战线斗争，提高布尔什维克的教育与纪律，发扬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不说空话的、大胆吸收积极的工农到党内来，到指导工作中来。同志们！布尔什维克的动员起来，迅速争取完全粉碎五次“围剿”的光荣胜利！

中共鄂豫皖省委

一九三四年十月九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原文如此。

[2] 《申报》一八七二年四月三十日在上海创刊，几经停夏。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日到一九三四年五月九日，该报常登一些民主自由言论。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接收。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终刊。

[3] 光、黄、商、固、指河南省的光山、潢川、商城、固始四县。

[4][5] 原文如此。

[6] 中区，即对中央苏区的简称。

[7] 英、罗、指湖北省的英山、罗田两县。

[8] 光、罗，指河南省的光山、罗山两县。

[9] 六安，指安徽省的六安县，今为六安市；商、潢，指河南省的商城、潢川两县。

[10] 信、潢，指河南省的信阳、潢川两县。

## 中共鄂豫皖省委为完全粉碎第五次“围剿”告劳苦群众书\*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

工人们、农民们、国民党士兵及下级官长、团丁、壮丁、穷苦妇女、青年及一切受压迫的劳苦群众们：

帝国主义、国民党拼命绝望的五次“围剿”的初步计划，在去年冬底失败以后，国民党又大大卖掉华北，与日本及英、法、美帝国主义进行“通车”、“通邮”等等卖国谈判，压迫东北军南下，集中全国八十万大兵，对全国苏区红军作新的进攻。

新的进攻大半年来，被我英勇的广大群众帮助的全中国工农红军把他完全打垮了！

中央苏区红军，除在巩固苏区根据地消灭一些敌人外，行动到了福建省城六十里附近的地方。江、浙[1]安全的后方已经<非>常的恐慌起来了。红四方面军前一月多，完全消灭川陕进攻的第五、第四两路军，占领了物质、粮食最充足的县城万源一带。蒋介石、张学良进攻鄂豫皖的三个月计划（七月一日到十月十日），不但同样的失败，并且我们因红军二十五军，二十八军行动的积极，痛击了匪军三十二师、四十四师、一百零七师、一百零九师（在光山、罗山）；打垮了奉军一百一十五师全部（在罗山长岗）；打击了匪军刘镇华的独立旅（在独山郝集）；打下了太湖县城并大大摧毁了皖西北、鄂东北一部分的堡垒政策（打毁了好多寨子、围子、民团等）。

在上面的许多胜利中间，好多地方的群众，看穿了豪绅、地主、国民党的蒙哄，看出了自己唯一的正确出路——斗争。打破了自己害自己的犹疑畏缩的心理，勇敢的热烈的起来斗争。河口、兴国的群众自动的抢土豪劣绅的东西；蕲水检谷的穷人打“照田老”太湖、霍山有许多地方群众，抗尽了租税和高利贷；罗田，×石河一带自动抗捐；潜山、宿松一带很多杀反动、打游击的；合肥屯溪发生了很大的爬粮暴动，上面地方有些穷人自动来参加红军。

这些斗争的继续猛烈开展，将要与上海、唐山、开滦、武汉、广州各大城市的伟大罢工，潮水一般的反帝，尤其是东北义勇军行动，农民游击、灾民暴动，特别是与全国红军行动的配合起来，彻底消灭国民党，赶走帝国主义，把千百万劳苦群众挽救到苏维埃政权下来！

亲爱的群众们！敌人的手段毒辣得很的！不完全消灭他是对我们不放松的！因为我们反帝同主义运动与罢工的不普遍（尤其是农村的反帝国主义的认知万分薄弱），参加红军的太少，游击战争发展得不够，广大灾民好多还没有起来斗争、起来暴动，因此，白旗下白区群众没有很大胆的、普遍的配合红军行动，以致现在只是打垮了敌人新的进攻，还没有完全打垮五次“围剿”，使国民党还霸占着许多大中乙城市、[2]交通要道、军事要点，来继续拼命的进攻我们（尤其是对江西方面）。

敌人怎样来继续进攻我们呢？

一、更进一步的投降帝国主义，用什么“直接交涉”、“非正式谈话”各种样子的卖国外交进行新的出卖，假籍“匪灾”、“修提”名义大借外债，拿“复兴(?) [3]民族”的假口号大买军人，利用“欢迎某国游历团”、“欢送某某考查商务”的招牌，与帝国主义进行进攻苏区红军的具体阴谋。同时，帝国主义为要完全奴隶[役]中国与进攻苏联，也正需要秘密帮助国民党与公开侵略来干涉中国革命，首先要做到这一点，才能够布置继续的进攻。

二、加紧榨取中国劳苦群众的血汗，减少工人工资，增加工作时间，大批开除工人及无故关门，加紧监视士兵、团丁的行动，克扣粮饷，抽丁、拉兵蛮编民团，压迫士兵、团丁上火线，加紧扯谎造谣（说红军乱杀、共产、共妻等）。加紧新的苛捐杂税与逼老稞、追陈债，假救灾与“流通经济”的名义，大出不兑现的纸券、小票及发展国民党的“农村合作社”，来实行新高利贷的盘剥，到外修路、拉夫、搜米、搜菜、杀牛、打鸡，充他的给养，逼修炮楼、围子、办保甲来配合他们屠杀工农，“围剿”红军的军事行动。

三、帝国主义、国民党法西斯蒂的大屠杀中，同时设法用威逼（说敌人多恨？[4]）、蒙哄（说敌人多好？[5]）各种无耻的武断宣传，造谣（分明是红军二十五军在罗山长岗消灭了奉军一百一十五师，国民党的报上反说是姚东藩、吴克仁部打垮了（？）[6]了二十五军。又红军二十五军在独山郝集打垮了刘镇华的独立旅，他们报纸反说独立旅缴了（？）[7]二十五军两百多枪和打死好多赤匪（？）[8]等等谎话，可笑又可耻），与残酷的封锁经济、破坏物质来动摇勾引革命方面不坚决、怕困难的分子，怠工、妥协、捣乱、叛变动摇革命战线，夹攻苏区红军与工农劳苦群众。

从上面种种无耻的新出卖与狠心的新压榨中，动员一切反动的社会力量，来继续进攻苏区红军，屠杀劳苦群众作最后的拼命挣扎。在追剿、堵截、搜索、抢劫中，到处强奸（近两月来团山、董家河、东西界岭、黄栗抄、漫水河，英、罗、霍、六[9]一带，只要是匪军走过、乱[扎]过的地方，就有许多老老小小的妇女<被>奸死或奸病的），乱打穷人，随便捉拿与枪毙。已经是几年的破坏与干荒，到处挨冻受饿不自由，又加以惨无人道的国民党军队的明砍暗杀，工农群众不饿死将会逼死，不奸死的就会押死。目前，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五次“围剿”的重新失败的严重恐慌之下，继续布置对苏区红军的进攻，是全体工农劳苦群众的紧急的生死关头！

受压迫的群众们！亲爱的劳苦群众们！如果还不醒悟，还是犹疑、应付，不勇敢的起来斗争，武装起来斗争，不根本打倒豪绅、地主、国民党统治，不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总是受反动监视、受压迫的，只有老做奴隶，只有送死，总是不能翻身的！

亲爱的工农劳苦群众们！与全世界、全中国先觉悟的分子一样的、无顾忌、不犹疑的起来，团结起来，武装起来，罢工示威，打土豪杀反动，分粮，分盐、分衣服、分土地财产，解除反动武装，捣乱炮楼、围寨，到处组织灾民暴动、地方暴动，扩大游击，参加红军，打撤<掉>国民党各种“公所”、“衙门”、“办公处”！建立工农兵自己的政权——苏维埃。乘着五次“围剿”中几次的大胜利，把快要燃烧全国的烈火上加起煤油，来完全恢复鄂豫皖整个苏区，完全粉碎五次“围剿”，驱逐日本及一切帝同主义，实现苏维埃新中国。

一致的高呼着：

只有坚决斗争，才是我们劳苦群众唯一的正确出路！

只有完全打倒国民党统治，驱逐帝国主义，才能彻底解除群众痛苦！

只有参加红军，才是打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顶好办法！

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才能改善工农劳苦群众的生活！

只有完全粉碎五次“围剿”，才能实现苏维埃中国！

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拥护中国共产党！！

苏联是无产阶级的祖国，是世界革命的大本营！武装拥护苏联！！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江、浙，指我国的江苏、浙江两省。

[2] 此处原件空缺约十余字。

[3][4][5][6][7][8]原文如此。

[9] 团山、董家河、东西界岭、黄粟杪、漫水河、英、罗、霍、六，前几处是鄂豫皖苏区的地名，位于皖西北境内。英、罗、霍、六，指湖北省的英山、罗田两县和安徽省的霍山、六安两县。

## 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纪念的工作决议\*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日)

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出头的开山炮——“十月革命”现在已有十七年“十月革命”’的最大的意义，“首先就在于我们组织苏维埃政府，这是我们自己的政权机关，没有资产阶级的任何参加，被压迫的群众自己创造政权，一切旧的国家机关，都要彻底铲除，我们建立苏维埃的组织来作管理国家的新工具”，“从今以后；在俄国历史上展开了一个新时代……一定能得到社会主义的胜利”（列宁）。

“十月革命”到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到处是一天厉害一天的穷困、破产、饥饿，法西斯蒂的残酷战争危险及激烈的阶级冲突，这些危机使得帝国主义急急的准备大战，尤其是反苏联的大战，来作挽救。另一方面，苏联第二个五年社会主义建设，已经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建立了最坚固的、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破坏的堡垒。兴奋着革命斗争中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尤其是推动着“中国苏维埃革命，已经成了世界革命很大的因素”（国际十三次会决议）。

十七年以来，一切革命事变的发展，充分表现了十月革命在世界革命运动上的指导意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上伟大。

“目前的世界已经迫近的走到革命战争的新周期”，在中国是目前阶级力量的对抗最紧张的地方，“是战争，干涉与革命”（国际十三次全会决议）。

目前，全国英勇的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广大群众积极拥护之下，粉碎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进攻。但是五次“围剿”并未完结，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布置继续的进攻我们，作五次“围剿”最后的残酷的决战。目前，假借“大借款，杨子公司五十万的英款协定，蒋介石、张学良、何应钦最近的汉口会议等等，事情很明显的<是>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团结西南军阀，继续进攻苏区红军的具体标志。尤其是在全世界无产阶级与广大劳苦群众的伟大十月革命的纪念运动快来[要]到来的时候，将是完全粉碎五次“围剿”中激烈战争的一幕。

纪念今年（十七周年）的“十月革命”，摆在我们面前的极紧迫极负责的任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夜，动员广大群众武装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拥护苏联。特别从抓紧灾荒斗争与暴动中开展广泛的反帝拥苏运动，唤起每个群众、每个战士学习并实验[践]“十月革命”的教训，加紧群众工作与斗争，配合全国红军行动，恢复鄂豫皖整个苏区，完全粉碎五次“围剿”，争取中国的“十月革命”实现苏维埃新中国。

因此，我们纪念十七周年的“十月革命”的实际工作：

一、把“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及目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联战争的险恶形势，用文字的（宣传大、专刊，如《红旗》及《红色战十》……）、口头的（会议、化装演讲……），详细的告诉广大群众，把战争的罪恶联系到群众的日常痛苦，使每个群众、每个战士热烈的拥护“十月革命”，积极的成为反帝拥苏的战斗员。

二、瓜分中国、压迫中国革命，是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尤其是反苏联大战的主要步骤。我们在“十月革命”的经验中，一定要号召苏区、白区广大群众联合起来，武装暴动起来，首先推翻帝国主义走狗国民党的统治，完全粉碎五次“围剿”。

三、因此，到外抓住群众灾荒的痛苦，苛捐杂税的压迫，普遍的鼓励群众不交租税，不还高利贷，分粮、分衣服、分土地，扩大红军、打反动、参加武装，到处组织灾荒暴动，与伟大的“十月革命”纪念运动配合起来。

四、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及各地方武装，在纪念“十月革命”的光荣任务中，要有计划的加紧突山、袭击敌人，消灭匪军民团，粉碎炮楼、围山寨，领导各地的灾民暴动，扩大红军，开展成为推翻当地反动统治、建立工农政权的地方暴动，这是武装反帝、武装拥苏的实际工作。

五、在“十月革命”纪念中，要彻底揭破托洛斯基派、取消派、改组派、第三党、AB团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对中国苏维埃发展的造谣。把苏联、把中央、川陕各大苏区工农生活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黑暗世界对比，得[使]群众看“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斯大林），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

六、在纪念十七周年的“十月革命”中，要细心学习十月革命中的经验教训，详细讨论列宁同志在一九一七年九月到十月中间的几个主要指示和文件（革命的任务，恐惶[惶]成熟了！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及莫斯科委员会，局外人的建议），把列宁的几个主要指示，教育广大群众与战士，只有每个党员、战士都会运用夺取政权的实际的教训，才更能胜利的的实现中国的“十月革命”。

决定十一月一日到十一月七日为反帝拥苏运动周。在这一运动周中：

（一）地方以区或几乡合并的武装中，以每个战士会为单位，讨论“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纪念的各种文件。

（二）不拘人少，以化装为好的组织宣传队，发出宣传纪念“十月革命”的意义与任务与散发各种宣传品。

（三）红军与各游击司令部，立即具体计划与执行纪念“十月革命”的军事行动。

（四）运动周的最后一天，即“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纪念日（十一月七日），地方以区或几乡，红军与各武装中以团或师的举行“十月革命”十七周年纪念大会，游行示威。

各级党委接此决议后，立即具体计划这一伟大的动员。“十月革命”纪念节后三天，即将这运动的总结报告前[送]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群众们！

本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奉了我中央苏维埃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出发抗日。现当出发之时，特向全中国群众发表这个宣言。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东北四省[1]已经几年了，今年日本帝国主义更大伸张强盗的血手，进占我整个华北和内蒙，并从南方进攻我福建。卖国的国民党，不但没有出一个兵花一文钱去抗日，并且法西斯蒂蒋介石所领导的南京政府，已经与“满洲国”通了邮，通了车，减低了日货的进口税，使整个中国成为日本的市场，把北方几个主要铁路的权利交给日本去了。另一方面，国民党蒋介石、张学良把北方军队统统调到南方来进攻真正抗日的红军和群众，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清除道路。

中国工农红军虽处在反对五次“围剿”保卫苏区的严重任务之下，但不能坐视国民党将中国出卖给日本，特调动一部分队伍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领导并组织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

我红军北上抗日第一先遣队前几月由福建出发北上，日本帝国走狗蒋介石随即调动他的军队阻拦红军抗日第一先遣队北上。本军现在开始出发，卖国的国民党一定要调动他的队伍阻拦我们的，本军当然要沿途扫除国民党的阻拦。

我们号召一切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来进行如下之反日工作：

一、欢迎广大的群众武装起来，或者参加本军，或者组织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二、国民党任何部队执行三个条件——停止进攻苏区和红军，武装群众抗日，群众言论结社之自由——欢迎与我们订立抗日作战的协定，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

三、动员一切海陆空军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不许一兵一卒一个飞机留在后方屠杀压迫本国群众和进攻苏区。

四、以兵工厂和军器库的一切武器，以及正在制造和从外国买来之武器，来武装全体群众去打日本帝国主义。

五、解决抗日战争军费的具体办法：（1）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财产和商品（2）停付日债一切本息，（3）没收一切卖国贼的财产，（4）实行财产累进所得税，（5）在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以及一切同情中国劳苦群众民族解放斗争的人们中，进行广大的募捐运动。六、动员广大群众组织抗日会，组织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进行一切反日反帝的工作。反对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广大群众武装起来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收回华北失地！打倒卖国的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张学良！拥护中国苏维埃政府！拥护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号[2]（原件存中央档案馆）注释[1]东北四省，时指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2]十月十号，系指农历，换算公历应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我们是工人农人的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一，受苏维埃政府的指挥。我们的宗旨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我们作战是要打帝国主义，打国民党军队，打豪绅地主的民团。

我们眼见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四省以后，今年更实际的占领了整个华北，想把我们中国人都变成亡国奴。国民党蒋介石投降日本，帮助帝国主义把我们中华人变成亡国奴。我们眼见陕西的工人农人，以及一切穷苦人受冻受饿，受国民党民团豪绅地主层层捐税的剥削，受豪绅地主、富农重租重利的剥削，受国民党匪军的骚扰抢夺。因此，我们调动队伍北上，一方面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一方面来帮助陕西的工农穷苦群众弄吃的，弄穿的，解除一切痛苦。

我们所到之处，欢迎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欢迎一切军队和围寨和我们打立抗日协定，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扫除阻碍我们的反动武装。

我们队伍所到之处，希望一切人都各做各的职业，莫惊莫走，特别欢迎穷人、工人、农人和我们见面谈话开会。我们马上去开豪绅地主的仓分粮食给穷人，没收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财产、衣服、家具分配给穷人，马上不把[1]一切捐税，马上不交一切租税，红军帮助穷人打收捐税、收租税的人。

红军帮助保障工人立刻增加工资，红军政治部负责处分虐待工人的雇主，红军帮助工人组织工会。

红军帮助群众没收豪绅地主、军阀官僚的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不交租税，焚烧豪绅地主的契约债据。红军帮助群众解除压迫剥削农民的反动武装。

红军保证商业的自由，凡是没有做反革命事业的大小商店和行走商人，红军保证他们仍然各做生意。反革命的商店，红军就要没收。破坏物价的奸商，红军就要处分他。红军帮助白色士兵组织士兵委员会，为士兵的利益而斗争。哗变到红军来的士兵，允许他当红军或给路费回家。士兵有分得土地的权利。欢迎各处的穷人来当红军，穷人当红军当给安家费并优待其家属。红军对于民团中的穷苦团丁，当作穷苦的白色士兵一样优待。造谣言辱骂红军，压迫群众跑反的豪绅反动，我们捉拿枪决。欢迎穷人来报告豪绅地主的罪恶，红军帮助群众严办。我们队伍有什么错误，欢迎当地人来报告，立即纠正。红军此来，是要帮助陕西穷人进行上面的事业，帮助穷人武装起来，推翻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陕西的苏维埃政府。

司 令程子华

副司令徐海东

政治委员吴焕先

政治部主任戴继英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不把，方言，不给、不交之意。

## 中共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1]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日常委会通过)

省委十一月十一日在光山花山寨第十四次常委会通过，决定集中大部分地方武装和一部分干部随同省委、红二十五军暂离开原有苏区，过平汉路，为创造新苏区新根据地而斗争。留红二十八军及一部份地方武装和一部份干部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省委这一决定，完全是根据中央二月指示信和六月、七月军事训令所指示之方针和原则，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

鄂豫皖自从去年党因为反对逃跑，又在策略上犯了“死守”的错误，以致原有苏区遭到暂时失败，红军遭到削弱以后，原有苏区的群众遭了敌人大的屠杀，物质粮食受了极残酷的破坏，敌人的堡垒布置得很周密，以我们所存留的力量来空喊恢复原苏区的任务，继续死守的策略，必将更使我们的革命事业遭受完全的失败。“省委当前的任务是在保全我们的活力，保全我们的队伍创造新苏区新的根据地，整理、锻炼、巩固我们的力量，创造新的主力红军。同时扩大开展游击战争，为恢复原有苏区而斗争。这是在目前形势下唯一正确的路线，毋须乎再解释，这不是退却逃跑，一切认为这是退却逃跑的人，实际上是曲解党的路线，要把我们存在的力量完全淹没于敌人血手之下。”[2]（中央二月给鄂豫皖<省>委指示）经过去年十月到现在一年来的艰苦奋斗，我们的红军的确是加强了，曾经取得了几次胜利（消灭一百一十五师，打下太湖……），游击战争在老苏区和边区都得到很多的成绩和胜利，老苏区和边区的群众工作是有了相当普遍的建立。但我们的队伍并未得到扩大，创造新苏区的工作只有一时的初步成绩，未及两三月，这些成绩又遇到困难和损失（如罗、陂、孝、英、太[3]的工作），老苏区的恢复也仅是几块山寨附近的很小区域。这完全是由于我们对于创造新苏区、新主力的任务了解和执行得不够，以及选择新地区的不适当，大大缩减了我们一年来艰苦奋斗的成绩。指出上述一些条件，并不是说老苏区之群众不好，我们向前的发展很困难。恰恰想反，老苏区的群众斗争是有很坚强的基础，具备着开展游击战争的坚实基础，以致在今年的形势变动（特别是主力出境，敌人将减弱）之下，逐渐恢复我们的老苏区。我们出境的队伍和干部都是长期艰苦奋斗锻炼出来的，此次长途行军的艰苦精神，三要司的胜利[4]，表示了我们红军的相当健全。在民族危机严重和全国经济浩劫，苏维埃制度和红军有了全国群众拥护之下，创造大块新苏区和新的红军主力是有极大可能的条件存在着。但这个新任务在目前阶级决战形势之下，仍然是艰苦的战斗任务，特别是敌人一定要对我们实行追击、堵击以及地原来工作的薄弱，大大需要我们党的领导的加强，红二十五军的加强，革命群众工作的加强。

关于新地区的选择，我们应依照中央二月所指示的原则，以及根据我们罗陂孝行动、太湖行动的实际经验来具体选择。鄂豫陕边一带地域，在敌人薄弱的条件上，群众生活苦容易发动斗争的条件上，在川陕苏维埃运动与红军配合上，在<地>势的条件上，无论如何是适应我们创造新苏区的革命根据地的。

摆在党当前的紧急任务，是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加强争取群众的工作，首先打破敌人的追击和堵击计划，迅速创造新苏区。具体任务应该是：

一、首先就要加强红二十五军，建立政治工作系统，切实建立政治部的工作。加强连指导员的工作，用大力量训练军事干部，照中央苏区的模样，来建立军事上各部门的工作。坚决执行中央所指示，要使工人和共产党员成

为红军中的骨干，加强每个战士的群众工作能力。迅速的解决冬衣。特别是要改造和加强党的支部工作，与忽视党的工作观点作无情的斗争。坚决转变官僚主义手工业的领导方式，与和平的秩序的工作生活，实行新的活的领导方式与战斗的日常工作<作>风。

二、猛烈的扩大红军。每个党团员以致（至）每个战士，要以扩大红军为首要的任务。各部当采用竞赛的方法来进行和检查扩大红军的工作，须发优待红军家属的证书，充分的优待红军家属，反对说白区不能扩大红军的右倾观念，充分注意对新战士的训练和优待。扩大红军是创造新苏区的最首要最根本的任务。这个工作的成绩是决定我们革命事业发展的尺度。

三、党要集中大力量来进行革命的群众工作。我们必须迅速取得群众的帮助，来打破敌人的追击、堵击。在省委领导之下，立即组织群众工作委员会。党要每个党员团员、以至动员每个战士进行群众工作，在我们准备长期工作的地方，一到就进行群众大会和没收分配工作。分土地，增加工资，肃反，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成立赤卫军、少先队），解除民团的武装，消灭境内的国民党匪军，建立苏维埃政府（或者首先成立革命委员会）等工作，一齐加紧进行。组织红军后方，在红军游击的地方，特别要加紧宣传工作和没收分配工作，建立党的群众的秘密组织。

四、彻底执行苏维埃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经济政策（一、二次全苏大会[5]的决议），坚决与忽视工作利益的倾向凡[及]与没收富农，资本家的过早办法作无情的斗争，要在彻底执行苏维埃政纲，改善群众生活的工作当中，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

五、立即建立鄂豫陕省委，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要求中央将鄂豫陕边区各县党的组织划归省委指挥，动员当地的力量配合红二十五军行动，为创造鄂豫陕苏区而斗争。准备三省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六、为着执行这些首要的紧迫的任务，必须进行关于党的路线之广大的解释工作，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目前正是鄂豫皖苏区受了暂时的失败，正是巨大转变的关头，新的任务和新的困难同时摆在面前，党内不坚定<的>一些分子，必然要发生机会主义的动摇，在失败面前垂头丧气，对困难投降屈服而走到悲观失望，消极退却，必须集中火力反对这种右倾机会主义。同时，那些“死守”拼命的情绪，已经给了我们的事业以极大危害，亦须同样的坚决反对。开展这一斗争，深入下层，深入支部，向全党同志深切指出当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坚定每个党员的意志和胜利信心，为着党的路线坚决斗争。并且在这一基础上，广泛开展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彻底揭发与肃清过去的错误。任何“党内和平”与压制自我批评的观点，是极端有害于党的，而一切不负责任的“自杀批评”以及嘲怨的现象，与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是完全相反的，同样是党和革命的危害，都须坚决的防止和肃清。只有在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的条件之下，党才能坚固的团结一致，为着当前的光荣的事业和任务而斗争。（中央二月给鄂豫皖省委指示）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本文原件标题是：“鄂豫皖省委关于创造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原件上无日期。据查：中共鄂豫皖省委曾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在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召开了第十八次常

委员会，通过此决议草案。

[2] 此段引文，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对照，个别文字、标点有差异，为保持原貌未作改动。

[3] 罗、陂、孝、英、太，指河南罗山、湖北省黄陂、孝感、英山和安徽省太湖等县。

[4] 三要司的胜利，指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在陕西省雒南县三要司地区，打退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的堵截，全歼其一个营的战斗胜利。

[5] 一、二次全苏大会，指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在江西省瑞金县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月一日在瑞金县举行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 什么是红军[1]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是苏维埃政府指挥的军队，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人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驱逐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

红军里面的人，都是工人农人贫民士兵的出身。因为他们能代表穷人的利益。红军里面不要豪绅地主资本家当兵。因为他们是剥削压迫穷人的。红军里面的待遇是平等的，指挥员（军长、师长等）与士兵的关系绝对没有像国民党军队的官长那样辱打士兵，克扣军饷的事情。总而言之，红军是代表穷人利益的，国民党军队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利益的。不过，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也是穷人的出身，所以红军欢迎国民党军队的士兵到红军中来。

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红军所到之地，欢迎群众谈话，欢迎群众开联席会。红军一到那地就没收土豪的粮食东西分配给穷人，帮助穷人免除一切捐税，不交租，不还高利贷。

中国有红军已经八年了，现在中国的红军总有八九十万[2]，行动在十几省的地方，大部的红军是在江西和四川。全国红军的总司令是朱德同志。

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3]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原件存陕西商洛地区党史办)

注释

[1] 本文系郧西县庙川乡虎头岩村老游击队员李玉才珍藏。

[2] 八九十万，这个数字不准确。

[3] 即“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政治部”。

##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为占领镇安县告群众书[1]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

镇安县的工人农民劳动的群众们：

赶快团结起来啊！

红军已占领了镇安县城，把压迫剥削咱们穷人的国民党镇安县政府打倒了，把屠杀摧残咱们的豪绅地主的大本营推翻了！过去大人老爷们把穷人当马牛的世界现在快完了，目前已经是咱们穷老子们走上了光明大路，大家赶快起来，创造我们穷人的世界啊！

第一、不要听土豪劣绅的谣言！

第二、赶快回来生产乐业！红军公买公卖。

第三、赶快到红军中来报告土豪劣绅反动首领！

第四、立刻带红军去活捉压迫穷人的党幼楷、赞锦明[2]！

第五、马上叫穷人都回来分土豪劣绅的田地种！

第六、立刻组织穷人自己的政府革命委员会！

第七、建立穷人自卫的武装——抗捐军！

我们非常热烈的欢迎你们<赶>快回来同我们建立穷人自己的政府造成工农贫民自己的镇安县！

穷人解放万岁！

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

注释

[1]此件是镇安县饮食服务公司职工陈炳生一九八三年翻修房屋时在墙缝中发现的。

[2]党幼楷，时为镇安县“保安大队”队长；“赞锦明”系“湛锦明”之误，红帮大爷，时为镇安县民团团总。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布告——穷人不替国民党当侦探——  
——捕杀坚决替国民党当侦探的重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日)

本军近日发见[现]了很多国民党侦探，来探红军情形，有的是国民党军队派的，有的是区长、团总派的，有的是士兵和下级军官，有的是地方穷人，样子很复杂。本军对于这些侦探，完全念系穷人关系，以宽大为怀，经过宣传释放了，并没有执行红军对于敌人侦探的法律。

现在本军很诚恳的告知各白色士兵、下级官兵以及地方穷苦兄弟，你们都是受国民党、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红军是你们自己的军队，要为红军做事，不要替国民党当侦探。如果是国民党压迫要你们当侦探，你们见了红军就把实情告知红军，那也是为红军做事，红军应该重赏。自此布告之后，再发现忠实为国民党军队、区长、团总当侦探的，红军还是按照阶级纪律严办。倘若是地主、富农分子替国民党当侦探，定处死刑，决不姑宽。特此布告。

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关于商业政策——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

红军是苏维埃政府的军队，红军以执行苏维埃政纲为自己的任务。苏维埃商业政策的原则，是保证贸易自由，反对奸商，取消一切苛捐杂税、厘金、关卡，实行统一的累进税。本军遵照这种原则以及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具体法令，参照当时当地特殊情形，特颁布如下之暂时条例：

一、凡军阀、官僚、卖国贼汉奸、民团首领以及一切反革命所开之商店，一律没收。

二、凡没有参加反革命（即令是地主）的商店，如能遵守苏维埃的法律，仍保证其继续营业。

三、凡没有参加反革命的行商，在红军行动境内，准其运输行走。

四、资本在三百元以上的商店、行商，必须交纳商业累进税。资本在三百元以下者免税。

五、红军在反日、反国民党的作战中，为战费之需要，得向资本在三百元以上并雇用劳动之商人酌量捐款。

六、红军没收反革命商店之物产，当即以一部份分给当地穷人。

七、一切奸商（破坏物价的，造假货的），由红军政治部依照苏维埃法律惩办。

本军是坚决实行这个条例，务望各商户各安其业，莫信谣言。国民党豪绅反动污[诬]骂红军为匪，命令商户逃避我们，以致我们所过之地，往往商户成为十室九空。这样使商业停滞，商人吃亏，群众卖柴买盐都不便，这完全是国民党的罪恶。本军特号召大家起来反对破坏商业的国民党。

军 长 程子华

政治委员 吴焕先

副军长 徐海东

政治主任 郑位三

一九三五年二月五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中共鄂豫陕省委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九日第二十次常委会通过)

省委去年十二月雒南第十八次常委会，根据省委十一[四]次常委会议(十一月十一日在光山)总决定下，具体确定了创造鄂豫陕边新苏区的方案以来，到现在两个月的中间，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

(一)热烈的发动了陕东南、鄂西北几个县份的分粮分东西的斗争，更普遍的加深了广大群众的抗捐税的斗争。

(二)局部的组织了一些群众和在群众情绪热烈的地方，武装了一些群众。

(三)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大大武装了抗捐军，游击战争是相当的发展了。

(四)红军在三要司、余[庾]家河、蔡玉窑、葛牌镇几次胜利的战斗[1]，击破了敌人六个团，完全消灭了一团零三个营。尤其在白色士兵中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动摇了国民党的统治，有力的牵制了国民党对川陕苏区北路的进攻(蒋介石去冬北上动员鄂、豫、川、陕十五万兵力做进<攻>川陕红军的北路，现在已经被我们打击和扯散了一部分)。

(五)由于红军领导方式的有些转变，政治部的工作相当建立，工作系统相当的建立，军事上取消了些不收实效的训练，党的政治的、军事的都有相当的进步。因此，战士干部过去枯燥死板的现象逐渐转向活跃。冬衣与经济的一部分(财政)已得到解决。

(六)红军扩大了四分之一。

(七)由于红军政治影响的扩大，对白色士兵宣传工作相当进步的结果，开始了国民党杨虎臣[城]警备一旅一连人的哗变。这些成绩的事实充分证明了中共中央<给>省委的指示信的正确，证实了英勇战士、群众斗争的力量。明白的暴动[露]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忽视敌人内部的矛盾，各种各样逃跑与犹疑的右倾机会主义。

同时，我们要冷静的计算到余[庾]家河胜利后一个多月，没有遇着任何敌人的抵触[抗]，群众的情绪到处的提高，共产党红军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的深入这样顺利形势。但只有那样的成绩，离着新苏区实际的造成，相差得如何的远。最大的错误就是土地没有切实分配，健全党的生活工作没有实际的努力，反帝抗日的斗争没有在广大群众斗争中开展起来。其次的缺点错误就是宣传群众的不深入与不通俗，组织更是毫无基础。当地党的组织没开始武装群众，到外落在群众要求之后，红军中党与政治军事工作不深入下层与无中心，官僚主义与清谈(清谈是官僚的形式之一)，过去残余错误的重复的存在，干部仍然是最大缺乏，培养干部的耐心与决心非常不够，都是减低我们成绩和胜利，反扰乱我们任务的现象。

全国的红军在新创了上百县游击战争，开始了这些新区域土地革命之后，正在进行着红军主力的打成一片，伟大的、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创造，积极争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扩大苏维埃胜利到全国去。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危险更严于去年(如最近日本又加兵察东[2])，国民经济的浩劫破产更甚于去年(如白报[3]载全国经济一九三四年的统计更衰落于一九三三年)，群众斗争如烈热的爆发，已经存在着的直接革命形势，今年更是推进。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五次“围剿”失败之后，正在补残添调，增加帝国主义

的作用，重新布置对中央及川陕红军作绝望的残酷进攻。国民党西北军阀在最近几次严重打击之后，他们内部的矛盾更加复杂与深刻，政治上、财政上更加困难，进攻我们的力量更加减弱。但正因这样，也就更加重他们对最近几次失败的教训的运用，将更要抽调他其余一部分不容易调动的力量，和缓他内部矛盾，来拼命的进攻我们。况且、在帝国主义、国民党总布置下，进攻红<二>十五军与川陕苏区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尤其是春荒快到，更是敌人决斗的重要时期。

春荒在经济、政治混乱得比全国都厉害的陕西，国民党、豪绅地主、富农、奸商、资本家更残酷向工农劳苦群众进攻，如辞退工作，减少、<工人>的工资，农民加租、加粮、加捐税，投机的封锁粮食，提高物价，囤贱卖贵，他们还要利用救荒名义，增加新的捐税，滥发公债纸票，借口“冬防”与“维持秩序”来压迫群众的言论行动，特别是借口借 救荒来<解决>进攻苏区红军的军费，国民党提倡种烟[4]来增加捐款，减少群众粮食。匪团兵团所过之区，粮食都被抢夺，把广大群众逼得饿死病死，东跑西散，无法生存。另一方面，群众在这种痛苦之下以及红军帮助之下，有充分的可能发展广大群众的斗争。

因此，我们党与红军面前的基本任务应该是：

（一）大大的发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一面大量的扩大红军，加强红军的工作，消灭进攻的匪军和民团。

（二）立刻解决土地问题，肃清反动，组织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零 赤区，建立至少三个县城的初步根据地。

（三）高度的剥夺敌人，使敌人无力再加兵力从此路进攻川陕苏区，配合川陕红军行动，保卫川陕苏区。同时严格注意保持和扩大兵力及搜集物质资料。

（四）广泛的发展抗捐、分粮、春荒的斗争，把这些斗争提高到武装斗争，大胆的武装群众，提出打到富足地方去的口号，扩大斗争的地域，解决群众的春荒，同时注意到武装保护春耕。为要实现上面的基本任务，必须坚决进行如下的实际工作：

1、最中心、最重要的工作任务，就是创造新的红军（即是要扩大和加强红军）。扩大新的红军，较主要有：红军的工作更为紧要，我们必须发动群众斗争，进一步的优待红军家属，加强扩大红军的宣传，这样来吸收广大的工农来参加红军。同时要注意土地的彻底分配，苏区的创设，来保证红军的扩大。加强红军的工作，最主要的是：提高军事技术，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建立阶级自觉的纪律，发扬战士干部的创造性、积极性，创造二三倍的军事、政治干部，加强新战士的特别训练，提高新战士的战斗力。大量武装群众，发展抗捐军的领导，提高抗捐军的觉悟，组织广泛的游击战争，来配合红军主力消灭敌人进攻。

2、要明白的向广大群众解释鼓动，春荒不是“天灾”，不是“命运”，是豪绅地主压迫剥削的结果。他们存在一天，灾荒“只有厉害一大”的，“妥协”、“投降”也总是跑不掉苛捐杂税的。只有觉悟的勇敢的起来，向豪绅地主、国民党各机关要饭吃，要衣穿，吃大户，向富农、富商、资本家募捐，办平<菜>，到处开灾民会议，组织灾民救济会抗捐委员会，把灾民武装起来，捕杀收租逼债的地主豪绅，分粮食，分田地，分物件，杀反动，打恶棍，消灭民团，组织地方武装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3、在春荒中固然要一面的公开号召群众斗争，但这方式在武装行动上是有时间性限制的，主要<靠>游击队活动和我们的秘密工作，用大的力量（派部到群众中去）秘密的组织群众（救灾会、抗捐委员会有时也须秘密）。组织单位从三人起的小组，在秘密条件之下，组与组不得发生横的关系，建立党与团的组织更要秘密，坚决纠正红军中干部公开生活过惯而不耐心秘密工作的错误。

在群众运动中，对枪会、刀会[5]方面运用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上，要以阶级路线做基础。主要是拿土地革命的口号，把里面的劳苦工农从思想上、组织上、实际动作上脱离地主豪绅的领导，到革命方面来。有时在其上层（不是豪绅地主的首领），可以利用来掩护里面的秘密工作的时候，我们站在有利于革命方面暂时的利用他。在不可利用的，完全从秘密的技术上进行里面的革命工作。如果因掩护作用（不主要的作用）由利用走上了依靠、勾结、投降，而不建立自己阶级的群众工作，这是最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4、除加紧进行上面几项外，特别是红军要在行动上中，特别是在重复行动的地方，不空话的解决土地问题。游击队同样要注意到分配土地的工作，统一并灵便对各路游击队、抗捐军的指挥，有计划的消灭反动武装，推翻当地反动统治，造成赤区，建立地方党的领导，建立革命委员会或苏维埃。在春荒斗争中，要完成三个相当县城的行动根据<地>，主力要即向富足地方行动，为红军发展上充足红军的物质资材，并调剂革命群众的春荒。

5、今年春荒中，统治阶级残酷的进攻，将激起广大的顽强的战斗，群众斗争情绪更大增加，并能走到局部的零<星>的武装配合红军行动。同时要打算到这些区域群众的教育程度一般的落后，党的基础缺乏，现在布置的地方工作（组织工作与游击）干部能力又薄弱，该时豪绅地主、匪军、民团又压迫屠杀，国民党法西斯的破坏。如果我们没有深入的组织工作和领导，能有时阻碍他们马上在共产党口号之下行动的。在春荒斗争中，要扩大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反法西斯的宣传与鼓动，及详细对苏维埃生活与土地革命利益的解释，提高群众教育与斗争。

6、今春的灾荒，使革命危机的客观形势更加加速成熟。但是，灾荒所影响到的物质经济，使我们工作开展中发生困难。这些前进中生长出来的困难，是有办法的，主要是克服自己怕苦畏难的落后的情绪，看清必然胜利的前途。一面扩大行动范围，正确执行苏维埃经济政策；一面纠正目前各连队无政府的没收与开支的残余现象（红军现在清算账目还只是上层的不彻底），整理日常收支，加紧节省，准备在春荒斗争中扩大红军二千人的物质需要。

7、由于中国境内少数民族斗争的高涨，土地革命扩大与深入，最近回回民族中很多劳苦群众自动来当红军。可是这一运动，不但没有扩大，反现缩小，完全揭破我们同志对少数民族中工作的不了解与忽视的不可容忍的严重。党与红军政治部，不但要从日常实际生活上、政治上抓紧这一工作，训练班要设法多收这些来参加革命分子，及日常具体培养到相当程度，派出首先建立回回民族中工作。

最近，日本加兵察、绥[6]，横行东南，英、法、美伸手川、云及长江一带，帝国主义直接瓜分中国的形势是空前的严重。我们没有拿这些事实号召广大民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红军中干部战士对民族问题的了解得非常薄弱（自然对土地革命也是没有彻底了解），表现了党与红军中政治工作对于这一迫切任务实际工作的消极。

现在省委与红军政治部有计划的按中央指示与文件，加强红军中反帝国主义的教育，及更通俗的宣传民众起来组织人民抗日会、反帝大同盟，战斗的动员战上、民众积极的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与准备向帝国主义作战。

8、红军中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官僚主义、手工业、零乱无中心，以及分工不集[具]体，一切重复又重复的残余错误，要在这次伟大斗争的实际工作中坚决的纠正。整理支部首先整理小组会议和工作，健全群众工作委员会，充实政治机关各部工作系统和紧日常工作生活，实现工作人员军事化，扩大训练班，举行列宁室的讲演竞赛，要有计划的训练军事。

在这次春荒中的日常工作，要检查自己与每个同志对目前敌人与我们力量对比的估量怎样，对春荒斗争中革命发展与革命发展中新的困难表示怎样？一切估计过分或不够，及对新的困难害怕与动摇，官僚空谈，都是机会主义的具体形势[式]，必须从毫不调和与曲解的两条战线斗争中铲除干净。大批介绍积极的劳苦分子，尤其是工人入党，入团，改正民主化与惩办制度，切实运用民主集中制与布尔什维克的纪律和教育，大量培养党与群众的军事干部，有计划的帮助地方工作与加强其领导。

全党象一个人一样底起来执行这一决议，完全打破敌人的进攻，争取春荒斗争中的彻底胜利，实现新的苏维埃区域。

鄂豫陕省委

二月十九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几次胜利的战斗：三要司战斗，见第 291 页注[4]。庾家河战斗，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红二十五军在陕西省雒南县庾家河地区，击退国民党军第六十师的突然袭击，毙敌三百余名，红军亦伤亡百余人，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蔡玉窑、葛牌镇战斗，指红二十五军主力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在陕西省柞水县蔡玉窑，击溃尾追之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旅，歼其一个营；接着，又在兰田县葛牌镇附近之文公岭。再歼其两个多营，迫使该旅停止追击。

[2]察东，指原察哈尔省东部，约为今河北省北部。

[3]白报，指国民党政府统治地区的报纸。

[4]种烟，指栽种能提取毒品大烟（亦称鸦片）的植物罂粟。

[5]枪会、刀会，似指红枪会、大刀会，系旧时华中和华北地区农村中自发性的武装组织。其下层多为农民，以长矛、大刀等为主要武器，通常带有封建迷信色彩并为豪绅地主把持利用。

[6]察、绥，指察哈尔、绥远两省。分别于一九五二、一九五四年撤销。



**告国民党士兵书**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

亲爱的士兵兄弟们！

你们不都是穷人的出身吗？不是因为受了地主资本家的剥削，无地种、无工作做才出来当兵吗？国民党蒋介石压迫你们到前线上挡[当]炮灰，欺骗你们说是为国为民（？）。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北四省之后，今年又实际的占领了整个华北。国民党蒋介石不但丝毫不抵抗，反而集中全国兵力，调动东北军南下，进攻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工农红军，屠杀工农群众，这是为国为民吗？这不是卖国殃民吗？

亲爱的士兵兄弟们！国民党蒋介石欺骗压迫你们到前线挡[当]炮灰，官长打骂你们，你们得到什么好处呢？你们有衣穿、有饭吃吗？有钱带回家去养活老小吗？你们值得吗？亲爱的士兵兄弟们？你们难道不想找自己的出路吗？

红军是工人、农民、苏维埃政府的军队，红军是真正反帝国主义、保障中国统一独立自由的军队，红军是为农民得土地、工人增加工资而战的军队。红军里面官长、士兵的待遇是平等的，红军战士可以分得好土地，享受代餐。红军家属得受廉价买货。免费医病，免费读书等种种优待，苏区内面红军家属的生活，比较白区士兵的家属的生活，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这些事实，在全中国苏区地方都实行过几年，你们大约见过或者听说过。

红军里面特别欢迎白军士兵来当红军，哗变来当红军的特别受优待。就是火线上缴枪过来的，愿回家的发给路费，愿当红军的随即分配工作。现在红军各部当中都有很多白军士兵和下级官长做工作，都是很受优待的，这是全国人所共见共闻的事实。国民党造谣说，红军如何如何的杀白军士兵，早已不攻自破了。最近我们在雒南三要司，柞水蔡玉窑，蓝田葛牌镇三次战斗，缴械到我们<处>的共计一千多士兵，我们都是给线回家和分配工作。

亲爱的士兵兄弟们，你们都是中国人，你们当然不愿意做亡国奴，请你们赶快起来和我们一路去打日本帝国主义。你们都是工人、农民的出身，请你们来当红军，为得土地，为增加工资，为得自由，为得到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这就是你们光明出路。

亲爱的士兵和下级官长兄弟们！赶快组织起来，枪决压迫士兵的上级官长，哗变到红军中来，我们十二万分的欢迎你们！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政治部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日印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 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完全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而斗争的决议\*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九日第一次执委会通过）

### （一）

自从中央红军西征伟大胜利之后，已经把川陕与甘陕绥苏区的发展，红军的胜利打成一致的联系，在东北反帝的游击战争与苏维埃运动配合之下，已经把中国苏维埃运动更进一步的在西北方面伟大的开展起来。这与中国东南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整个的联系起来，大大的使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西北方面，在整个中国，受着莫大的威胁、动摇、将使中国苏维埃运动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形势更逼近了我们。因此，国民党、帝国主义在五次“围剿”遭受惨败后，国民党更进一步的公开投降与出卖中国整个民族利益，各帝国主义加强对国民党的直接领导，集中一切反动力量，向着中国苏维埃与红军一个总的作绝望的进攻与最后的争挣扎。最近，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指示“开发西北”的口号掩护之下，集中一切力量，积极进行西北苏维埃运动，企图消灭西北革命运动，替帝国主义做瓜分中国的清道夫，在西北打扫进攻苏联的阵线和战场。

正当着帝国主义、国民党疯狂的进攻川陕与甘陕苏区和红军的紧急时候，红二十五军西征入陕的伟大胜利，大大底牵制了敌人进攻的兵力，支援了敌人进攻的后方，配合了南北红军的胜利。因此，敌人在睡梦中也不忘记的也不放松对红二十五军的进攻，来完成他个整个进攻的计划。现在敌人进攻川陕与甘陕苏区的布置，与进攻红二十五军是一致的，是整个布置里不能分开的。

摆在面前的敌情，是新由老苏区调来之东北军六十七军三师人入陕（王以哲部百十师、百零七师、百十九师[1]），前头部队到雒南[2]、商城、鄂西；四十四师增防于荆子关[3]、山阳；陕军（张）飞生部[4]及特务团在镇、凤皇 [5]、蓝田一带；庞炳勋[6]部增防汉江沿岸及镇安；南路即九十五师唐俊德之入陕，豫陕边界各县民团，集中防堵商雒、蓝田、长安，镇柞 [7]的民团整理训练、建筑碉堡计划，湖北郧西的民团，团团成立，与进攻敌人对物质、消息的封锁。近来敌人侦探、奸细的破获，反动造谣，种种事实证明了对敌人二次进攻[8]的严重情势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逼近我们前哨了。敌人这次进攻兵力是加大了，布置是周密了。敌人这次进攻不但是“追击堵剿”红军，而是企图最后消灭红军的，同样要来摧残我们初将开创新苏区与新起的群众斗争。因此，二次战争比一次战争是残酷些，长久些。二次战争就是决定开创新苏区根据地的任务能否完成的决斗，不完全消灭二次进攻的敌人，即不能开创新苏区伟大的政治任务，而红军成了无根据地的游击集团，这是每个同志要认识清楚的。因此，集中一切革命力量（动员党的力量、群众的力量、红军游击战争等），完全消灭敌人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而斗争，是当前红二十五军最迫切的战斗任务，也是我们每个革命同志当前最负责的光荣任务。同时要顺利的粉碎敌人二次进攻，是靠全党同志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与下战斗的最后决心。

### （二）

正确的估计我们对粉碎敌人新的进攻的任务、工作如何，葛牌镇省委扩大会[9]已经通过并正确的指出，敌人二次进攻的严重与党对粉碎敌人二次进攻的重要。同志们因当时以必胜利头脑，以为边区敌情总是会薄弱的，敌人

再抽不出多的兵力来。这种非阶级观点的估计，是放松了对粉碎敌人二次进攻的准备工作。如鄂陕特委从红军葛牌镇胜利之后到现在，四十多天的长久时间，绝对没有想出这个严重的中心任务，所以对扩大五百新红军的决定不执行，游击战争不执行，向外发展，分土地的斗争不执行，党的组织不大胆的发展，粮食不准备，特区兵、工、农代表大会不举行，游击战争的主力独立团没有形成起来，这种错误足以证明特委对敌人二次进攻的严重任务不了解，正是小资产阶级的乐观主义。红军虽是在省委直接领导下，虽是不同地方党的错误严重，但对敌人进攻严重性的忽视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如以为杨虎城是残部乱队伍，东北军是送马步枪、轻机关枪的送[运]输队，四十四师是打败过的败将，民团炮楼一机关<枪>、一大炮就打了。象这种轻视敌人的观点，定不注意自己力量的充分准备，结果是放松扩大红军，组织动员群众，加强队伍的训练等工作。表面上是左倾的乐观，实际上遇到敌人进攻，马上就恐慌、动摇起来。同时，我们要坚决反对右倾危险，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忽视红军的胜利与扩大，看不清新起的广大群众斗争的阶级力量，重视敌人的力量，由赫伯、动摇形成悲观消极。这两种不同样的左倾与右倾，实际上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是最危险不过的，都是无形帮助了敌人，妨害我们粉碎敌人进攻的斗争。我们只有开展党的两条战线的斗争，集中火力，首先粉碎这些不正确的倾向与动摇，才能保障<粉碎敌人>二次进攻彻底胜利。同时，我们相信在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下，有七八年艰苦奋斗的红军，有了新起的广大群众斗争与游击战争的配合，有了胜利的信心与决心的阶级战士，运用一次胜利[10]的经验，乘着敌人许多弱点与矛盾，猛烈的进攻敌人，新的伟大胜利<是>有把握的，是属于我们的。

### (三)

主要完成粉碎敌人二次进攻，必须执行下面的中心工作：

一、集中一切力量来扩大红军主力，使红军成为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中的主要力量。红军中的党要运用三次扩大红军竞赛的经验，以党为核心的领导，务要做到在五月中每一个革命同志要扩大一个新的红军的决定，严格纠正地方党的同志对扩大红军不负责及一切阻碍扩大红军不正确的观点，实现红五月中做到成立一团新红军单位来扩大红军，特别是优等红军家属，实行红军公开[田]与代耕，要切实执行到处供给红军的物质，提高红军政治地位，普遍深入扩大红军的宣传工作，实行革命竞赛与有督促、有计划的扩大红军，建立日常检查工作。一切对扩大红军不负责的表现。就是对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不负责，是革命的罪人，并严格处罚阻止扩大红军与破坏红军的分子。

二、广泛的组织群众参加革命，配合红军作战，这是解决二次战争主要一个策略。明显的看到敌人二次进攻的兵力在数量上比一次加强些，不组织群众的革命战争，有力配合红军，是不能很快解决二次战争的。党应抓紧当前的天灾无收获的灾荒，提出群众迫切的要求，由发动群众日常斗争发展到武装暴动，游击消灭民团，杀反动，捉财东，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到红军中来。口号如荒年不出捐款，荒年不交租税，武装暴动起来，到富豪家去分粮食吃，荒年到红军中找出路。特别是向群众进行广泛的宣传解释工作，指出敌人进攻的罪恶，杀人、放火、拉夫、派饷、强奸妇女。告诉群众藏粮食、掩东西，实行清野的办法，使敌人到每个地方无人无东西图之。动员群众起来实行武装反抗敌人的进攻，广泛的发动成为游击战争，最高度配合红军作战。同时，运用正确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争取在敌人欺骗压迫下的群

众参加革命斗争，也是重要的工作。

三、加紧红军中的政治、军事训练，提高红军在二次战争中的战斗力与战斗技术，特别是新兵教育工作要具体切实起来。红军中的党的组织发展、识字运动、干部的培养，同样是战争动员的工作。

四、成立新的游击师。在游击总司令指挥之下，游击战坚决向外发展，特别是打成各路游击战争的一片的联系，切断敌人交通运输，抄袭敌人后方，夺取敌人的给养，最高度的配合红军主力消灭敌人，纠正无目标的乱跑及保守于一块。

广泛深入土地革命的斗争，马上实行 运动，以土地革命实际落到贫苦农民手中。动员农民将保 土地参加革命战争，特别是红军公田，红军家属优待与代耕，才能巩[固]革命新兵战斗的决心。从深入土地革命斗争中进行改造苏维埃，成立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领导群众参加二次战争的领导机关。五、粮食的储蓄是决定二次战争的重要条件。在敌施行封锁的时候，准备粮食更为重要。各路游击队、苏维埃应有计划没收、征发大批粮食储起来，作为红军作战的需要，与彻底进行向外面输入粮食进来的策略。

六、敌人这次的进攻不简单是军事力量，他要动员豪绅地主、富农及保甲制度，编练民团，造谣破坏，打入苏区和红军游击队中进行反革命的活动。因此，加紧肃反工作是粉碎敌人二次进攻的重要工作。上面一切工作，是执行粉碎敌人二次进攻的具本任务。这是全靠党的同志努力执行党的正确的路线，同时在一切斗争中，大胆的吸收贫苦分子、积极分子入党、入团。在红五月中，地方应有发展四倍以上新的党、团员，红军在红五月中实现每个党、团员介绍一个新的党、团员的决定。以此积极扩大党的组织，才能实现新活力，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只有在两条战线斗争中来保障新的伟大胜利的到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百十九师，应为第一二九师。

[2] 雒南，陕西省属县，一九六四年改名洛南县，位于该省东南部。

[3] 荆子关，应为荆紫关，属河南省淅川县，位于河南、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

[4] 陕军张飞生部，即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

[5] 镇 、凤皇 ，似为镇安，凤凰咀，属陕西省。

[6] 庞炳勋，国民党军第四十军军长。

[7] 镇柞，指镇安、柞水，均陕西省属县，位于该省东南部。

[8] 二次进攻，指蒋介石于一九三五年四月，令原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东北军王以哲部三十师、驻郑州的唐俊德第九十五师入陕，会同第四十军庞炳勋部、第四十四师萧之楚部和第十七路军一部，共三十多个团的兵力，在杨虎城的统一指挥下，向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

[9] 葛牌镇省委扩大会，指一九三五年四月中旬，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陕西省蓝田县葛牌镇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肯定了红二十五军入陕四个月来的成绩，提出了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和加紧根据地建设的任务。会议还改选了省委，徐宝珊任书记，吴焕先任副书记。

[10] 一次胜利，指红二十五军战胜国民党军对鄂豫陕边区的第一次“围剿”。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蒋介石下令以十一个团兵力发动“围剿”，红

二十五军先后在蔡玉窑、文公岭、洋县石塔寺和蓝田县九间房等战斗中取得胜利，攻占了柞水、宁陕、佛坪等县城，至四月上旬，完全打破了这次“围剿”。

中共鄂豫陕省委给红四方面军并转川陕省委的信\*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日)

国焘、昌浩、向前[1]同志转川陕省委：

我们于去年西[旧]历十二月底[2]派了一个非同志[3]送报告给你们，至今未见回来，也未见你们派人来，其时因为敌人的戒严，我们社会关系的变×致几决定继续送信的人不敢去，现在为了关系的重要，特派川籍一个同情革命的群众来送信，又恐此信不能达到，只有简单的报告你们。

我们在鄂豫皖苏区粉碎了蒋介石、张学良三个月进攻计划之后，根据中央去年二月指示及六、七月两次军事训令的原则及鄂豫皖当时的情况，遂决定留小部分干部领导红二十八军同地方武装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省委同红二十五军大部于十月十六日[4]过平汉路西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主力。

中央军委某同志曾于建议上指新区域的目标如桐柏、唐河、随枣[5]（鄂豫边）等地，我们经过时认为当时群众斗争及物质条件、地形都不适宜，遂确定创造鄂豫陕三省边界新苏区，于十二月底就达到了陕东南之商雒[6]区。沿铁路入陕中间，虽经过许多围寨民团的阻碍和驻南阳匪庞炳勋部及六十师、四十二师的堵击，上官云相四十七师及刘镇华六十四师敌人的追击，我们并没有大的损失。我们入陕整有五个月了，因苦无当地党的帮助，为苏区根据地之选择，耽误创造新苏区的实际工作。二月初[7]，我们西征配合你们突击陕南的行动而取得了洋县、华阳[8]之胜利即向汉中行进，企图会合你们，中途因报你们退甘边，又遇四十九师伍诚仁匪军的阻碍，遂建立华阳游击队，以便今后好与你们成为联系的桥梁，在此以后，即东回执行本身任务。检查我们这一时期的行动，以入陕后五个战争[斗]的胜利[9]，完全粉碎了敌人三个支队（八团兵力）进攻计划。敌人第一步进攻计划完全失败了，前后打垮了六十师全部及陕军四十二师、柳旅[10]三团、警二旅两团，消灭陕军铁军独立第二旅全部，共打垮敌人九个团，消灭两个团六个营。打伤伪警二旅旅长张飞生（打死又活跑了的）、活捉伪独二旅旅长张汉民[11]（法西斯蒂分子）、参谋长魏书林（叛徒）、警二旅六团长鲁秦侠等多名，俘虏一千四百多名，得无线电台一架（少件）。消灭民团反动武装甚多，打了许多砦围洞子，铲除大批豪绅反动，先后打开镇安、柞水、宁陕、佛坪、雒南，继续包围山阳。武装了鄂陕、鄂豫边区的（鄂西、蓝田、镇安、山阳、商雒……）群众，组织抗捐军、游击队，成立了七路游击司令部[12]。现在游击战发展到长安县境及汉江附近（蜀河洵阳之北）和豫西之芦[卢]氏[13]但新起的农民斗争领导甚弱，现已由分配土地斗争中进行了苏维埃政权的初期组织，党的工作全是红军硬创造的，所以组织力量非常薄弱。红军本身有三分之一的扩大，现正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改造中，最困难的就是没有当地党的组织的帮助，又没有得到中央指示，不知道我们行动是否是对？只估量到我们在此行动对保卫川陕苏区，配合红二<十>六军的行动是对的。发展前途还可以与南北两个区域的苏区打成一片，向东可以开展中国中部的苏维埃运动及恢复鄂西、鄂豫边苏区与鄂豫皖老苏区相联系，特别是在目前敌人集中兵力进攻川陕苏区的紧急决斗时，我们对敌人的牵制和动摇敌人的内部及后防，配合红四方面军作战更为重要。现已牵制了湖北均州、郧阳一带四十四师和新到兴安准备进川北的庞炳勋三十九师和陕军三个旅三个团及九十五师等不敢向川而来，及我们前警一旅哗变一连来红军以及各个进攻我们的军队莫不

在红军影响之下而动摇。

敌人在第一次进攻失败之后，现在又进行第二次的进攻，四十四师三团人到山阳，九十五师唐俊德三团到雒南，庞部三十九师之一部到镇安南部，东北军六十七军三个师到商雒一带，陕军除残部柳颜彪、张飞生收容补充为仍作对我们之力量外，另增警一旅唐嗣桐三团人，并到处组织民团保甲，修筑碉楼炮台来进攻我们新嫩的苏区和红军。我们也正在扩大红军，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一切斗争的动员来粉碎敌人第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与保卫川陕苏区而决生死的战斗。

要求你们接得此报告后：

一、把我们行动转报中央并速给我们以指示。

二、在你们未报告中央以前即直接给我们工作和红军行动以指示方针。

三、设法很快建立与我们的交通关<系>，因为你们的办法多些，我们也在设法。

四、特别通信器无线电（收发音机就可）及通信员设法弄来。

五、这里党和红军的干部欠缺（除牺牲、留老苏区），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肺病重，于本月“五七”[14]逝世，党的日常工作缺人主持，请拔两个负责的领导干部来工作，一方面设法给几个军事干部，如师、团长来一、二人甚迫。

六、中央及川陕省委的文件和最近国际国内的政治情形寄给我们，甚迫望。

七、请转陕南特委及红二十六军同我们建立经常的关系，特别是汉江一带的组织，介绍我们发生直接关系。

我们因为消息不灵通，特将所得零碎消息报告于下：

去冬蒋介石北上时，计划以十五师兵力做进攻川陕苏区的北路军，以陇海路为运输干线，以汉水为封锁线，庞炳勋调防于安康<地>区正在修汉白公路以及建筑碉堡、封锁船只，陇西铁道、西汉汽车路都忙于修筑，蒋介石在陕南告急时，即组织甘陕剿匪军第三路，以朱绍良为总指挥，杨虎诚副之，在三路下又分第三纵队，以孙蔚如十七师、庞炳勋三十九师、伍诚仁四十九师、王耀武旅、肖之楚四十四师在陕之部队编之，杨虎诚为司令官。第二纵队，胡宗南一师、杨步飞六十一师、陈沛六十师、黄述第二师，司令胡宗南。后来还有阎锡山、商震各一师入陕，参加进攻川陕苏区，四十七师、五十师早已到重庆。

进攻红二十六军失败之高桂滋、井岳秀在陕北，近又增加山西军队两旅到陕北，进攻陇东苏区，有马步芳三十五师及新一师鲁大昌等余不详。

[附] 张汉民本人系二十二年加入法西斯蒂，在汉中宋夫还介绍加入的，胡宗南第一师及他本人对川布置有许多秘密工作，他云老蒋对红四军团[15]的企图消息非常灵通（胡宗南云，胡抱一与他谈话说的，<胡>抱一是胡宗南驻南郑代表），张汉民本人经手后派有人到川陕红军，是利用共产党的关系进入的，敌人时按红军之行动作有计划的布置，这事情严加检查注意。

中共鄂豫陕区省委代书记签名吴焕先

五月三十号发于郿西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国焘、昌浩、向前，即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

[2] 旧历十二月底，系指农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换算公历应为“一九三五年二月初”。时红二十五军刚取得蔡玉窑、文公岭等战斗的胜利。

[3] 指不是共产党员或红军战士的普通群众。

[4] 十月十六日，应为十一月十六日。

[5] 桐柏、唐河，均河南省属县；随枣，指随县、枣阳县，属湖北省。该四县位于河南、湖北两省交界地区。

[6] 商雒，指陕西省商县、雒南县地区。

[7] 月初，系指农历二月初，换算公历应为一九三五年三月初。

[8] 洋县，属于陕西省，位于该省南邓。华阳，为洋县的一个乡。

[9] 五个战斗的胜利，指红二十五军入陕后取得的庾家河、蔡玉窑、文公岭、石塔寺、九间房战斗的胜利。

[10] 柳旅，指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旅，该旅旅长柳彦彪。

[11] 独二旅长张汉民，应为警备第三旅旅长张汉民。

[12] 七路游击司令部，指鄂陕游击总司令部领导的三、四、五、六、七、九共六路游击师和豫陕游击师。

[13] 芦[卢]氏，河南省属县，位于该省西部，邻陕西省。

[14] “五七”，即五月七日。应为五月九日徐宝珊病逝。

[15] 红四军团，指红四方面军。



中共鄂豫陕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

中央：

红军正在威逼西安的时候，十五号晚突然接石先生[2]送来四月二十七号的指示及文件四份，甲组的密码呼号，乙组的密码、呼号，二十六军的呼号，无密码，甲组与无直接关系，无法送去，二十六军尚可设法，但少密码，希清查。

我们去年冬月过河南时，曾有书面报告给鄂豫边特书张同志转中央，因该同志迁眷山西，今年才转回，以致延误。六月间该特委来过两次，以及河南特委、西安特委姜旭同志派人来发生关系，都托其转报中央请示！<我们>本身现在因社会关系简单，敌人的戒严，无适当人来直接发生关系。

我们去年在鄂豫皖苏区粉碎了蒋、张[3]三个月进攻计划之后，敌人又以上官云相[4]为首举行二次进攻的计划。我们根据中央去年二月的指示及六月、七月军事训令及补充军事训令的原则，及鄂豫皖当时的情况，遂决定留一部分干部领导红二十八军（一团人）同地方武装（两千多），在老苏区进行游击战争和秘密工作，省委同二十五军（三团）于十<一>月十六日过平汉路西创造新苏区和新红军主力。[在未行动前，党内及红军战士都有一期间的动员解释工作。][5]中央军委某同志曾建议新区域的目标桐柏、唐河、随、枣（即鄂豫边）等地。经过红军行动一周。详细考查之后，<认为>该地逼近平汉路、襄樊，敌人颇易运动兵力压迫，同时认为当时群众斗争及地理物质条件都不适宜，遂决定创造鄂豫陕三省边区新苏区。公开号召进攻枣阳，向襄樊行动，吸引敌人于西南方面，迅速突围东北，通过方城、叶县平地汽车路，沿伏牛山脉而西。敌人六十师堵于卢氏、内乡一线前面，十一路追击于后，我军佯攻卢氏，突过了敌人的堵击线，于西[旧]历十二月底就达到了陕东南之商雒区域，略为休息整理，从平汉路入陕中间，虽经过许多反动围剿民团的阻碍，四十军庞炳勋部骑兵、陈沛六十师、陕军四十二师的堵击，十一路和四十七师的追击（八团），我们还没有大的损失，而且沿途消灭了许多反动武装，打败很多豪绅反动，到处取得群众的拥护。入陕的那一天，在雒南三要司完全消灭了四十二师第二团一营人。次日六十师全部（十九路军的余部）赶来，在[庾家河][6]给我军以猛烈的扑击[往返二十余次][7]，冲锋血拼整天。结果将敌人全部击退，因天昏无缴获，死伤敌三百以上。我军因持久战，伤亡在百余，程、徐[8]两同志受伤，下级干部亦有少数受伤。当时因顾及干部的指挥能力[及其他关系][9]，遂改编为两团。[在庾家河时入陕后的第二天，][10]省委决定[创造鄂豫陕苏区][11]以商雒为行动中心，开始此地群众工作，争取队伍的休息整理，搜集物质资材，健康红军与扩大红军，避免同敌人打硬仗，到处扑灭民团与肃反，广泛发动抗捐、分粮、分东西的斗争。在这个行动中，到处考查地势、物质、群众情况。根据这个决定，行动了四十天的时间，攻下镇安，柞水县城，发动了鄂陕边区六县群众的斗争，就群众过去抗捐的原有组织——大刀会多是穷苦群众领导的，武装起来了鄂陕四县的抗捐军，争取大批工农来参加红军（四百多）。这时候，我们的战士康健了，冬衣解决了。过去动摇之入川与不入川之情绪，经过党内斗争与解释，思想上稳定了。敌人这时对我们，是乘红军远道奔波，跟踪追击而歼灭之。后因川陕苏区红军的胜利，匪十一路回鄂豫皖苏区，四

十七师及五十四师入川，杨虎城以八个团的追击队，分做三个支队来进攻我们（三个月计划），战术上是分进合击。此时，敌人都估计红军是入川的，我们亦作迷惑敌人的行动，牵制敌人重兵于汉江沿岸，实行各个击破的策略。柞水蔡玉窑之役，以埋伏方法击败敌人四十二师第六团，打垮两营，消灭一营，蓝田葛牌镇之役，是以遭遇战打垮敌人四十二师劲旅柳彦彪[12]三团，消灭两营，这一仗已经打垮了敌第一个主力支队。我们把这些胜利品完全武装了蓝田、柞水边界之抗捐军成为第三路[游击师][13]，遂向湖北郧西行动，企图诱敌于南方，再消灭其二支队（张汉民领带之两团[14]）。不久，敌人又调一团兵力补充其第一支队，依然与张飞生、张汉民为三个支队。在这种形势威胁下，张汉民以叛徒来冒充党的关系[15]名义，同我们订立互不相侵犯的协定，企图保存他的实力，但想<乘>我之不备而袭击之。我们提出三个条件，伊一一承认，并献军用地图，允许购买无线电台，以献媚我方。我们始终无产阶级的警惕性防御他的阴谋。当时正值春荒，我们行动的地<方>物质也不大丰富，地域不大，又没有得到当地党的领导帮助，将来易受敌人大的兵力来的困难。同时在行动的地域，群众虽好，在发展的前途上甚小，有少数上级同志因此动摇，主张入川找红四方面军，以为二十五军单独创造新苏区是困难的。省委是坚持不动摇的领导了全体同志打击了这些动摇倾向，确定在鄂豫陕边区创造新的区域与新的革命根据地。[在鄂豫陕边创造新区任务不动摇，并以党的斗争打击了这种动摇观念的，仍再三的以新的任务的正确性向党解释讨论，更加确定新区地带根据地的建立，照前省委在庾家河之决定不变。][16]同时根据当时实际情况作一决议，领导春荒斗争，粉碎敌人的进攻。红军向外发展，开展游击区域与新区。同时从搜得到敌人密件，得知红四军团[17]突击陕南[过汉水时攻褒城、南郑取得宁羌、沔县][18]的胜利，省委布置了东方的地方工作，成立了鄂陕特委及游击总部，统一地方工作及游<击>战的领导，加紧分地并建立苏维埃。二月，省委同红军西征，企图与红四军团发生直接关系，[并配合深入陕境行动][19]请求行动，接受川陕苏区统一的指挥。西征时，沿途打下宁陕、佛坪两县城，消灭了几支民团的全部。在洋县分县之华阳、打垮了追击之警二旅四、六两团，消灭一团，活捉伪六团长鲁秦侠[后潜逃了]及下级官佐士兵四百名，伤亡敌二百以上，伪旅长张飞生[受重伤，暗藏死尸中][20]是从夜里潜逃的。战后拟定在此地造成第二个区域与东方打成一片，在该地武装了上百的游击队，分配了土地。三天后向汉中方面进逼，中途遇敌四十九师（伍诚仁[21]）向汉中增防，又探知红四军团还退甘省之碧口、阳平关[22]，复回华阳举行省委会，仔细（考查）汉中区域的物质、地形远不及商雒、豫西、鄂西区域。该地崇山峻岭、悬崖削壁，人烟稀薄，物质粮食更感困难，只宜少数部队之游击战争，红军还是宜以商雒为中心区域，向豫西、湖北地区发展。虽然在此区域的行动，没有汉中区行动配合红四军团保卫川陕苏区有力，但是根据中央去年六月军事训令上“最高度的钳制和吸引敌人兵力于——方面，使敌无力再调军队来——以协助——和在主要方向作战。但在执行这一任务上时，必须严格的注意保持和扩大我主力及搜集物质资材”的原则。我们在这个区域的行动，对保卫川陕苏区，配合红四军团与红二十六军同样有力的。在发展的前途上，可以打通南北两个苏区的一片。向东可以[深入河南][23]开展中国中部苏维埃运动，向东南可以恢复鄂西及鄂豫边的苏区，以与鄂豫皖老苏区取得联系，特别是在现时敌人集中力量进攻川陕苏区，我们对敌人的牵制，

对红军的配合，更为重要迫切。东回商雒时，敌之第一支队及新调警备一旅接近我后侧，庞炳勋部之三十九师在商雒开安康，张汉民部在柞水、镇安堵击，我们中途动员准备消灭张汉民（此时他已是警备旅二旅长[24]，辖三团），争取开展东方的斗争局面。此时三个支队的敌旅，主要以张汉民一部为主脑，因他狡猾异常，红军采取急退远走的办法，诱该敌急进至蓝田之九间房，红军由葛牌镇回头四十里埋伏着，将敌全部打垮，消灭了四个营，活捉张汉民及叛徒参谋长魏书林，连级以上官佐在逃者数人，战场上死伤狼籍，俘虏一千多名。这个战役已经完全粉碎敌人三个支队进攻的计划。省委在葛牌镇召集地方与红军中积极分子，举行省委扩大会议，检查了省委过去一个时期的领导工作错误和优点（从前年省委二次扩大会议起），以及入陕后四个月的工作总估计。大会中发动了两条战线的斗争。特别是打击入川的动摇的右倾机会主义及调和派，指出敌人在一次进攻失败后的新进攻的布置，并定出准备粉碎敌人二次进攻的紧急工作，为开创新苏区而斗争的任务。并改选省委。[原来省委常委人是徐××任书记，郑××、吴焕先、戴××、徐海东及去年七月中央派来之程××为省委常委组织，随军出鄂豫皖的省委负责人只此。这个老省委的组织，是四次“围剿”时期到现在的。这次扩大会议即仍决定][25]书记徐宝珊同志，副书记吴焕先同志，×××同志、×××同志退出常委[为省执委][26]，×××同志坚持入川，反对党的路线，撤消省执委，并责斥他承认错误彻底转变。[即决定以徐宝珊、吴焕先][27]海东、隆贵（政治主任）、凌波、明先（团政委）、希财[28]等同志为常委，省执委十一人[增加了一半新的工农干部][29]。这一会议后，确定了全党同志创造新区的决心。在军事上[取得葛牌镇胜利后]即打下雒南县城，之后即布置商雒区域的群众工作与游击战争。红军短期分途消灭民团后，即集中作军事训练、政治教育与执行扩大红军革命竞赛。这一时期红军与地方工作方式的转变，工作收了很大的成绩，三十天内红军本身扩了六百多个新的红军（地方不算），红军中的军事训练、政治工作同时获得大的进步。在商雒、豫边成立豫陕边特委，设游击总部，统一地方党和游战的领导。我们是决定在很短期内发起地方工作，创造广泛的游击战以及扩大红军，加强红军战斗力，来迎接敌人新的进攻。我们在商州龙驹寨时，敌东北军三师人抵河南卢氏及陕西雒南，九十五师到雒南，四才四师到荆子关，杨虎城两个警备旅、两个特务团在蓝田、镇安一线，开始了二次进攻，形成了包围红军的阵势，我们即南下包围山阳县，企图拿下后打成东西游击区域的一片，以该区作为消灭敌人首来的单个部队之敌人。因鉴于攻坚不利，即南下郧西、洵阳[30]一带，开展汉江北岸的游战与斗争。同时举行了省委执委会，检查粉碎敌人二次进攻的准备工作如何，并布置鄂陕边区的工作[与豫陕边的工作][31]，重新武装几路的抗捐军。这时，鄂陕与豫陕两个边区已武装了九路的抗捐军（缺二、八两路），一律选择改造成立九路游击司令部的战斗营、游击队，[每路统率一个至九个游击队，][32]普遍的深入分配土地，建立苏维埃，实行优待红军家属（另发有红军优待证）与红军公田制，建立了后方流动医院，慰问红军，拥护红军（优待伤病号），[代耕制在群众中][33]亦开始了。地方干部流通训练班开办几次，是收了些成效。[当然是异常不够的，与大缺干部的严重现象未解决，事实上还没有造成地方当地群众的领袖。][34]因为斗争期短，还没有产生一批很伟大的群众领袖，有一些首领多含流氓意识，不是真正贫苦的农民，[如抗捐军的当地领袖多是流氓及较上

层的份子，不是贫苦坚决的工农，已进行了这抗捐军的领导的改造。][35] 这是地方工作很大的缺点。群众的革命热情非常好，对土地问题已有根深刻的认识，[群众在土地革命斗争中表现好，对新起斗争又无当地党的工作，对群众领导斗争教育工作仍差，][36]对苏维埃政权的认识是薄弱的。这是领导苏维埃工作很大缺点。因为在南方地带行动时期，是敌人企图消灭红军于南方，我们的战略是首先消灭东北军一部，疲劳四十四师而消灭之。因此，突出敌人包围线外，到商雒给了东北军一一师一个打击，后在龙驹寨给了百七师、百廿九师各个打击。因布置不周密，没有消灭他好多的兵，共缴了他三部份四挺机关枪，一连人的步枪，死伤敌二百之谱，打死团长一，活捉团副一。敌人正面不进，改用两面迂回的战术，作分进合击，无配合不进。线路不明、红军退走、情况不明不贸然单进和追击。我们采取了由正面退却，由敌侧面小路抄袭敌人后路一翼的单个部队。此时得到敌人团副供称，此次对红二十五军的进攻，是武汉行营的三个月秘密计划（五、六、七月），他的兵力布署及战略，是分追击、堵击两种，以四十四师四团为长期追击，企图使红军无法休息，并使之疲乏；另以九十五师堵之于豫西；东北军九团人，以四团为追击的第四纵队，以五团人堵击于商雒、山阳；庞炳勋以两团为追击，三团为防堵于汉江沿岸及郧西、安康区；杨虎城之十七师赵寿山旅及补充团共四团为第一追击纵队，一面堵击于镇柞[37]，警一旅唐嗣桐率警二旅共四团为追击第二纵队，另以特团两团堵于北方蓝田一线，用四面围堵、中央穷追之办法来消灭红军，或迫出境外而追击之。主要指挥杨虎城（三省“剿匪”副总指挥，朱绍良正总指挥）。我们又企图吸引敌力于东南方面，然后突回西方镇柞苏区，消灭他先来之单个部队。因此包围商南县城，打下商南之富水关，以一部游<击>队向豫西扰乱。敌以我向豫西与红二十八军汇合（红二十八军由平汉到桐柏，鄂豫边特委报告）。我们当吸引了东北军一二九师、四十四师，警一旅于商南之夜，即突出了敌围线，消灭了四十四师之前兵连，即南下打下三省边界重镇荆子（紫）关，消灭了河南保安队一营，夺取了四十四师后方的军需，解决了夏衣供应。据俘虏供称：四十四师从出发起到现在日不饱、夜不眠的跑，每连已逃跑病号和死人至二十多了，每连只四十战斗兵，多则五六十人。我们回湖北郧阳[38]、郧西境内，在天气炎热之下，每日行百二十里之急行军，以迅速的手段扑灭了沿途的民团，活捉大批豪绅反动首领，并战退了庞炳勋及十七师赵寿山之堵击队伍，转入赤区边区整理，动员了队伍；配合了各路游击队准备消灭敌人。七月 日，在山阳小河口赤区中心，诱警一旅深入内心，我军从蓝田之红岩子[寺]回头七十余里突击敌人，在二十分钟内消灭了敌一团，继续又消灭了第二团，打死了伪一团<长>王俊，活捉伪旅长兼二纵队长唐嗣桐，及伪二团长毋含章，俘虏千四百余，敌伤亡三百以上，缴经机枪二十八架，重机枪十二挺，长短枪一千六百余，子弹炸弹甚多，得全部无线电台 1（十五瓦特），我方伤亡百十人。这次消灭敌人第二纵队，<是>争取粉碎敌人二次进攻的第一步胜利。我们本来准备连续消灭进攻敌人，这个胜利之后，我们又佯逼商州。敌人本来防我西“窜”，又恐东“窜”，各路敌人不敢动作。敌人以三十六个团的兵力企图围逼红军于一隅集而歼之。我们虽是胜利，还不便于一隅的行动以困难红军，因此执行向外发展，扩大新区域，扩大红军本身。月之十三日由蓝田县近郊进逼西安省城二十里之韦曲、杜曲，西<安>省<城>大起恐慌，戒严起来，同时发动了尹家卫[引驾回][39]、子午镇、秦渡镇、鄠县及盩厔县[40]的群众分粮、

分盐，分衣服的斗争，号召很多穷人来参加红军。这一行动不但是牵出赤区内部的敌人，对西安的威逼，配合红二十六军在陕北的胜利意义巨大，牵制于学忠的五十一军在两安不敢即刻西去进攻红军主力。我们是计划西方游击战争开展新区，特别是扩大红军主力，好继续<消灭>敌人，完成完全粉碎敌人的进攻的任务。上面是在行军中对红军行动与党的个别策略的写实，另带来省委关于创造鄂豫陕新苏区与革命根据地的决议案，春荒斗争决议案，省委为完全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创造新苏区而斗争的决议案，郑位三同志申明书，四种文件请审查。

检查我们的进步的地方：（一）省委有集体领导与工作计划，到处发动群众分粮、分东西、抗款、分土地的斗争以及组织群众。（二）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三）大胆的武装群众，[当然要指出还在实际工作中运用的不够][41]。（四）党内两条战线的开展，特别是反官僚的斗争[和时时注意为艰苦执行党的正确路线而斗争][42]。（五）工作方式的转变（手工业方式、包办惩办、官僚主义、文牍主义——的减弱）。[不具体工作方式转变有成绩，当然还有残余的现象。须继续的彻底转变。][43]（六）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党的工作改善，与战略战术的进步，侦探工作进步。（七）地方工作的分土地与肃反的进步。

我们的缺点是：（一）省委无日常工作（尽是兼的），与党内和平倾向存留。（二）没有上级指示及各方兄弟党的关系和当地党的帮助。（三）对干部培养不够积极，特别是当地干部的培养缺乏。（四）地方工作不是从深刻的阶级斗争建立起来的，[特别是无当地地下党的领导发动的，][44]而是红军政治影响、胜利的影响，公开号召起来的。有些抗捐军还是在封建式的领导下，没有完全转变到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来。土地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苏维埃政府还没有成为群众自己直接管理的政权，当地干部没有培养起来，贫农团、雇工会没有组织，秘密工作没基础，地方党的组织到处形成关门主义，游击战争没有统一指挥与联系，[发动群众与无统一的指挥和计划，及牵制敌人不够得很，所以][45]群众斗争还不能高度的配合红军。（五）红军没有大量的扩大（只扩大三分之一）。[三千新红军计划未完全实现。][46]党的支部工作不健全，新的军事干部没有培养出来，红军军<事>技术还差得很。[政治水平还低落，因正值紧张斗争，行军行动中的忙，此次不能有时间作详细报告，下次再续。]（47）关于地方工作、红军中工作，下次详细报告。因行动枪[仓]忙，不便多赘[叙]。

自离开老苏区到现在，没有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当地党的帮助，不知我们的行动是否错误，我们的建议：

（一）在目前我们行动区域的群众工作、党的组织十分的薄弱，红军本身还<没有>扩大到有力的迅速的消灭整批敌人，创造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在我们行动的区域，目前说来还挟[狭]小的，物质还不足充[分供]给大批红军的需要。新的区域创造很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是有些问题。[创造、巩固一个很好的新革命根据地是有些困难，这主要是因我本身力量不能迅速的完成的关系。][48]是否可以同二十六军、二十八军（已去信二十八军，暂时不要冒险[西来][49]，在边区行动些时再设法来会合）会合起来，集中一个大的力量，有力的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这个意见是否正确希指示。（我们只知中区红军与四方面军的会合，但不知党对全国红军之对付敌人国内战争，现在

时期的战争策略如何？想一定有新的计划对付敌人。我们二十五军如何行动，现在是否须新的改变我们的任务，我们现在正有这样的感觉。一面有些意见，）[50]并请指示我们以具体行动区域和策略。

（二）前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因肺病重、药断，于“五九”纪念日逝世了。宝珊的逝世是与党有很大的损失。省委书记无人，临时由焕先同志代理。因红军工作中的复杂，其余执委没有一个不兼职工作，所以省委日常工作无人领导，（日常工作不能建立专门专一的。中央定远知我们干部缺乏的实际情况，事实上使省委日常工作缺乏而无法解决这个问题，特别是在我们的几个干部政治上分析估计简单，）[51]希派一任书记工作的同志来。

（三）红军中政治主任无人，团政委又弱，特别是军事干部异常缺乏，大批留在老苏区（病伤的），入陕后在屡次战争中损失些。目前团长、师长、参谋长、政委、[主任][52]一些类的干部十分感受困难，[人才缺乏，更觉得不够发展的需要。][53]希派得力的团长、师长、政委、政治主任，地方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同时请派些来。

（四）红军中的军事技术特别差，上层军事干部或参谋长，或军事政治学校的校长派一二人来。

（五）交通关系我们设法建立[请在上海找一可靠的女同志安置永久可靠的关系][54]。

（六）陕西党的阶级路线的蒙糊，他们上层负责同志与法西斯蒂的分子时常是经常的关系。如张汉民自认是民国二十二年加入法<西斯>党[前在共党担任上层工作的宋天寰介绍的，此人在十七师，后脱离党去做甘肃县长，后加入法西斯党。张汉民]并布置有他的组织，利用党的关系，打入我党施行其反革命的阴谋破坏（陕西党的，红四军团及红二十六军都有他的布置）。陕西党的领头机关在此种分子家中。同时，前次与我们发生关系的，都是张汉民的口口路线、部下。[我们来陕后，即派人来企图打入到红二十五军中，已被我们审查出来的崔正山，在张汉民部当传令士兵，而他假装不是，来当红军，其口供承认系法西斯党及法西斯党首领张汉民所派。以及如张汉民所派来同我们接头的马正元、张明源，都是此类分子，行为事实与供认张汉民都相同（他们说中央军委派到张部作兵运的）。张汉民之警卫团干部都是法西斯分子。我们根据片面的考查观察，]我们不神筋[经]过敏，诬蔑怀疑陕西的组织，确实觉得无产阶级的基础薄弱，大多是小资产阶级学生……不深入、不刻苦下层劳动群众的工作，尽是上层阶级的活动。请中央审查他们的工作，并设法改造其组织，并防其奸细作用。[当然我们不是说西安党无真正党员。]

（七）[55][四月七日解决张汉民部于葛镇之夜，突由敌人便衣队中来一个自称中央军委特派员，名王烈君[56]，使命是中央派来找陕西党的线索及张汉民部；据张汉民供，他是去年派到中央军委去发生关系。此人又无介绍信及证明，此人究属何种人？请求悉。]

（八）我们无线电台是全副不缺，可靠的学生是十分困难，请帮两个同志来。[我们现监用一个所俘的电生，只用呼叫中央台名两次，未见回答，未能发报，不知为何。请确定以后永久保持来往的方法。][57]

鄂豫陕省委 17/7 夜于鄂县南乡

焕先代[吴××签，七月十七夜下三点半][58]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本文现收集到原件的两种文本抄件，内容大致相同，文字有些差异。第一种文本，似为此报告起草本，字迹潦草模糊；第二种文本，似为修改补充后的誊抄本，字迹较清晰、语句较通顺。本文据第一种文本作了校订，对后一种文本中与其文字、内容重要的异同之处，校订中用[]内文字加以表示并注明，以供读者研究。本文原件无标题，所据原件的档案标题是：“鄂豫陕省委代书记吴焕先关于建立鄂豫陕苏区工作情况和问题给中央的报告”，现标题为编者所拟；文内标点编者有改动；文献年份是档案上注明的。

[2] 石先生，指石健民，原系中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

[3] 蒋、张，指蒋介石、张学良。

[4] 上官云相，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军军长兼第四十七师师长，该军辖第四十七、第五十四师。

[5][6][7][9][10][11][13][16][18][19][20][23][25][26][27][29][31][32][33][34][35][36][39][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7][58]，以上各注处[]内文字，均据第二种原件文本在相关处所作内容补充。

[8] 程、徐，指程子华、徐海东。

[12] 柳彦彪，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旅旅长。

[14] 张汉民领带之两团，应为张飞生带领之两团。张飞生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二旅旅长。

[15] 张汉民，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七路军（又称西北军）中从事秘密工作，时任该路军警备第三旅旅长。一九三五年四月，张汉民在九间房战斗中为红二十五军俘捕，不久被错杀。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在《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曾明确指出：“在陕南错误的处理张翰（汉）民”的问题；一九四五年四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已将张汉民同志列入《死难烈士英名录》，并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追认为革命烈士，本报告中，对张汉民及与其共同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一些同志的记叙，为保存历史文件原貌，编者未加改动。

[17] 红四军团，指红四方面军，下同。

[21] 伍诚仁，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

[22] 碧口，属甘肃省文县，位于甘、川两省边界处，为两省交通要冲；阳平关，应属陕西省宁羌（今宁强）县，西邻甘肃，南邻四川，为三省边境重镇。

[24] 警备旅二旅长，此句在第二种原件文本中称：“升为独立旅旅长”。据查：应为警备第三旅旅长。

[28] 海东、隆贵、凌波、明先、希财，指徐海东、李隆贵、赵凌波、张明先、张希财。

[30] 洵阳，陕西省属县，一九六四年已改名旬阳，位于该省东南部，邻接湖北省。

[37] 镇柞，指镇安、柞水，下同。

[38] 郧阳，指湖北省郧县，位于该省西北部，邻接河南、陕西省。

[40] 鄠县及盩厔县，均属陕西省，位于该省中部，一九六四年已分别改为户县及周至县。

[55] （七）项内容，第一种原件文本曾写有：“我们的组织是否正确，

希指示”数字，后又画二横线，表示删去；现该项内容系据第二种原件文本补注。

[56] 王烈君，即汪锋，时为中共上海中央局交通员。汪锋后随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在与中共中央会合后，证实其身分。







方的行动，因为红军在西方，敌人定要西调，这是便利于你们的工作的开展，你们运用现有的东西两个区域的优势为行动中心，开展□□打通□战一片的联系。

2、你们的战术同样是采取突击、急袭、伏击、截击等游击动作，特别是多运用远探急袭、日探夜击、遭遇截击的办法，主力一团经常要领导游<击>队与群众作<有>意义的战斗，消灭主要的反动民团及突击力弱的敌人，绝对避免同力量大的敌人作正面的硬拼，要争取日常小的胜利，提高本身战斗力，一切□□□。

3、主力一团的周围又要建立各路的游击队小主力，为当地群斗的核心，做主力一团的辅助。在各要地和群众斗争有基础的地方。多多成立群众的便衣队（二人五人——做游<击>队的辅助，主要的肃反、分东西——）这是很重要的。

4、创造一个突击队，专门经常的向潼关一带行动，破坏陇海铁道，这在目前将来都是很重要的任务。

五、红二十八[11]可指示他很快的设法到东区来行动□□执行这个区域的任务，因为这个区域不论在□□□□□□红军行动上都占有很重要地位。

六、深入已经发动斗争了的区域土地革命的斗争，并扩大□来严格的要使土地的利益落实在贫苦农民身上。苏维埃要改造成为工农自己管理的政权的机关，尽可能的发展民主精神，注重群众切身利益而争取广大群众拥护。

刻不容缓的组织工会、贫农团的工作，这是党的基本群众工作，女工农青年的工作同样是重要的。抓紧肃反工作，执行严格的阶级路线。

发展党的组织，建立地方秘密工作，各游击队、苏政[12]革命机关的领导，是你们最严重的战斗任务，不执行这一工作，一切工作是没基础。

七、关于位三同志个人观点，省委认为在一切工作还没布尔什维克的彻底转变，深刻存留着封建的根性，把革命工作当作慈善事业一样，不认识革命工作是残酷的阶级决斗，所以他对肃反的不坚定，为着前线上的胜利，列空口号的忽视不能对付每一个慌然的事变的到来，有些个别问题的解决是偏于一方面的着想，特别是说服同志的错误不勇气，教育与纪律没有联系起来，日常工作上多半形成和泥。因为位三同志在东方已经成了主要领导同志，而且是个老的同志，如果这个错误不彻底转变的话，实有防[妨]害于新的任务的执行，影响其他新干部，省委深望位三同志用自我批评精神转变这些错误。华阳游<击>队大开展，给敌打击不少，因与神团首领勾结，不建立自己做的工作，行动又无计划，工作又无策略，受了打击，首领已被密解归大队，四路已整理了，将补红军，请在这些□□□中坚决改造那些游<击>队中的封建神团首领，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四路老□日党羽已枪决。据供：独立旅魏书林叫他组织商雒工委民团□□□□从简，都没法与我通讯，西安党与□王□并带些红军老战士，不从则杀，还与山阳县民团有关，水[色]河铺是民团利用抢的（有三人是团丁），请考虑从斗争中解去其羽翼！

省委焕[13]代

夜于西江口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留坝，陕西省属县，位于该省西南部。

- [2] 鄠县属陕西省，位于该省中部，一九六四年改为户县。
- [3] 盩厔县，属陕西省，位于该省中部，一九六四年改为周至县。
- [4] 石先生，指石健民。
- [5] 隆贵，指李隆贵，下同。
- [6] 位三、先瑞，指郑位三，陈先瑞。求权，为何人尚不清楚。
- [7] 郧、阳，湖北省属郧西县，陕西省属山阳县。
- [8] 山、镇，指陕西省山阳、镇安两县。
- [9] 八连，即二二五团八连。一九三五年四月红二十五军攻克洛南县城后，派下去的部队，后改为豫陕游击师第一游击大队。
- [10] 苏光壁，时为镇安县县长。
- [11] 红二十八，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后，由留在皖西地区的革命武装重新组建的红军第二十八军。
- [12] 苏政，系对苏维埃政权的简称。
- [13] 指吴焕先。

中共鄂豫陕省委给郑位三及边区特委的指示信[1]  
(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

位三同志转边区特委：

我们自从刘家庙转回北行，至现在半月多了。至刘家庙时吸引追队敌人四十四师回商、山[2]间，其企图以为我们乃东去。我们以突破敌人围攻的策略以及引诱一支而单个消灭的策略配合运用，根据向西行动开展区域之决定遂北进。北面山外敌人空虚，急行军三天光景即出山了，完全到了平地，占领焦岱、尹家街、子午镇、祖元镇各接近西安之要地。游击部队伸展到距西安二十多里，声东击西，出敌不意，进攻敌人真正后方，威逼了西安中心城市，配合红二十六军的行动，解决了我们本身许多需要，发动广大近郊的群众斗争，分粮、分盐、分衣服，打杀了一批豪绅反动，全部消灭焦岱、尹家街之民团。在军事上虽没有灭到敌人一团一旅，而政治上是有很大意义的，是一个很大进攻敌人之行动。出山四日时，敌以原在葛<牌>镇之特二团、蓝田之特一团即西安之骑兵团来与我们战。我们因地势方面关系未下决心灭此敌，战两次，仍表现虽是平地而队伍仍沉着从容，打死伤敌不少，我们伤亡很少。我们因执行自己计划，不能困山外丰富久留，一方面因战争条件不便我们，遂决定仍转入山中西行，昨日已到了江口，为留坝县属地。西方敌人又较空弱，是很大便利开展游击战争。

我们检查在与敌人三个月计划[3]作斗争中，以东南方的行动胜利，西方区域袁家沟口的胜利，威逼西安，及到西方已到江口这一行动的胜利，完全是一贯的在与敌三个月计划作反攻。因我们这些胜利的结果，敌人现在以原有的兵力与布置是不成功的。三个月中，敌人受到很大创伤，三个月中，敌人追击堵击，政治阴谋，经济封锁，企图歼灭红军为目的，企图消灭我们新起之苏区与游战[4]，压下群众斗争，都成失败了，省委检查在执行粉碎敌人三个月进攻计划的战斗任务已实现，并更进一步的转到了主动地位，更占着进攻的优势，同时指出敌人的进攻、破坏中，使新起的苏区与游<击>队和红军增加经济、物质、粮食的困难。苏区还没有组织得很完备。因为群众工作不够，组织群众与普遍的武装苏区群众，以群众的力量和配合红军的胜利，争取苏区完全的巩固，还没有做到彻底实现。游击战争还没达到充分的向外发展，能以行动处处配合红军作战，争取战争更多胜利。特别是扩大红军工作，还是没有实现三千人的计划，新的师、团未实现。一方面指出二次战争的胜利与使红军主力很自如的执行西北行动的计划，表现在红军主力坚定执行战斗任务、艰苦转战的下面，游击队的力量，群众斗争及新苏区之一切革命力量，是有相当的帮助完成胜利的作用与意义。同时，游战、群众斗争、分配土地在二次战争中，党领导着相当的深入，虽有许<多>未实现出来深入的成绩，而整个边区地方，如游战、群工、分土地等，是转变到了深入工作的开始的初期。这种工作形势，是地方党领导工作发展的好现象，必须要估计到的。再一方面，要注意到在地方党的组织基础弱，政权建立不整个，群众的散漫现象与少革命教育，基本群众、贫农、雇工没大多数团结到党的周围，游战没打成一片，向外进攻不力，当地干部没造成几多，扩大红军特别不深入动员，都是工作中严重的弱点，急需转变的。

省委自从在山外接得石同志[5]送来中央文件与简单指示口，“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经过讨论，省委各个同志均认为中央关于现在国际间及中国形势变化的分析是正确的（中央文件是四月间，而我们根据中央的指示与

这几个月所得到的国际国内之事变消息)。现在帝国主义的对中国瓜分更加紧,日本完全进占了华北、河北、绥、察、鲁、晋,国民党将这区域领土和一切权利都卖交了,取消在政治上一切团体,撤退中国军队,十七、五<十>一、三十军,二十五师、第二师,均撤退南边来,日本公开以军事侵犯苏联,国民党在帝国主义指示下,先将华北给日本,作帝国主义准备进攻苏联的阵地。帝国主义的军备扩充,如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预演等等,都足证明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及帝国主义的大战紧张。苏联社会主义发展以及日益崩溃的世界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革命危机,如美国失业工人上百万地增加,中国民族危机,经济浩劫的破产,各种灾荒,如国民党报纸所登载的灾荒奇重消息,一触即发的帝国主义间的大战与爆发世界阶级战争,进到了新的尖锐形势阶段,中国苏区发展。红军新胜利,主力会合在西方的胜利与将要形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法西斯蒂的极端反动,群众贫困已极所兴起的斗争,反帝的暴动(河北群众),这都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形势特点。

省委根据中央指示的原则与照现在的情形,以及估计我们在斗争的前途发展上,与敌人作更残酷的战争上,有以下的策略决定:

一、为了集中力量突破五次“围剿”(中央文件说),为要组织广大群众的反帝运动,为要迅速扩大我们的力量,树立中国西北方较大的红军主力成为西北革命运动之柱石与援助苏联,配合红四军[6]、中央红军之行动,与积极准备与帝国主义作战,争取西北革命数省首完胜利,遂决定二十五军西行陕甘,取得会合二十六军,联系宁、沔、略阳[7]一带红四军所组织的一支红军[8](川陕甘边区红军)。

二、在这一新策略下,要更进一步的开创鄂陕豫边苏区和游击战争。鄂豫陕边区的区域,更显出了他在中国革命发展前途和西北方的发展基础上,成为个重要有政治意义的区域。迅速宜组织新的红军基础,把现有游击部队武装组织一个较强大的独立团,争取进攻胜利,发展成一个师的单位红军,并马上决定二十八军[9]来鄂豫陕边区会合。

三、鄂豫陕边区的游击战争应向外发展,北方陇海线、秦岭山脉的北斜面,为你们突击的方向(经常有突击)。现时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处在边区地形上的西南,注意开创陕南的行动斗争区域,在你们自身配合迂[牵]制敌人上,向豫的游击与领导群众斗争是很有关系的。洵阳、镇柞[10]西是为你们发展的区域。游击战术上多注意突击、袭击、伏击,消灭较弱小的敌人,得到完满胜利与到处灭民团。建立独立团政治处来进行地方群众工作,很要紧的。各小游击队应有一个地域为根基及其发展方向,多作敌人后方破坏,阻敌,饿敌,疲劳敌人,乘机消灭敌人。

四、省委决定划鄂陕豫为一特区,组织一个特委。划像陕边为一县区,上津[11]为一县区,山、镇[12]为一县区,建立起县委的专门工作。大胆用新的工农分子为干部,如以为没有干部能担任县委,那将来又那[哪]里有?省委各同志认为东贵[13]同志在路线执行是坚决的,领导斗争比××同志强,以东贵为特委书记,位三、先瑞[14]同志为常委,并仍以先瑞同志为总司令,东贵同志为政委。

五、你们区域的中心,在群众条件上以鄂陕边为好,尽力求得这个中心的首先巩固,注意三、四路方面的区域与武装,是中心区的很大很直接的辅助。一方面吸收三、四路的物资对中心区的一些帮助,豫陕区域孤单,迅速以四路的武装向山、商发展,取得联系。

六、特委的[在]目前根据总的政治任务所应有完成的任务，是巩固与开创边区的苏区，组织新的红军与直接加强并领导二十八军，抚养一支红军，开展陕南的苏维埃运动，最高度的迁[牵]制敌人，为创造苏区和红军而斗争，为配命西北革命而斗争。

我们在大体上面不外以上的指示，详细实际执行是由你们去配合实际情形去做，其他几点是：[1]特委组织的上级，将来或归西北较高党的机关、军事机关指挥，将来由中央具体决定。你们现可与豫鄂边特<委>、西安持<委>发生密切关系，并可报告中央。[2]党的工作，群众工作，土地问题，反帝工作，整理武装，深入肃反工作等，照以前和现在工作中的缺点转变去进行。(3)“八一”快到，即或过期，亦要注意反世界大战的宣传与斗争。[4]特别注意发展党的斗争与讨论。[5]××同志右倾观点，特委各同志要时加检讨与彻底克服，才使你们有一致的领导思想与布尔什维克化，完成任务。[6]注意敌人的阴谋破坏，坚决同奸细分子作斗争，巩固党的、政权的、武装的组织。(7)青年、妇女工作，工会、贫农团的卫生，都要把这四种群众组织专门的发展起来，因为边区没有这类群众工作，但要工会工作□□新的任务。(8)以便军队去到处进行群众工作，以及到处布置秘密[密]工作。这几点是对你们工作中的一部分提纲，为了使你们注意。

你们接到后讨论执行，如有不同意见可提来。除此信外，还有个今日所发的相同的指示信，这个信比那个简单些，意思差不多，因想一个不妥，故写两个，以求总有一个送到的。

省委

七三十晚七点于江口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本文原件无标题，档案标题是：“(鄂豫陕)省委给特委的工作指示”、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年份是档案上注明的；文内标点，编者略有改动。

[2] 商、山，指陕西省的商县、山阳县。

[3] 三个月计划指国民党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及红二十五军的第二次“围剿”计划。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一日，蒋介石令调原在鄂豫皖边区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入陕南，协同第四十军和第四十四、第九十五师及陕西警备旅“围剿”红二十五军，企图在五、六、七三个月内消灭该地红军。[4] 游击战，游击战或游击战争的简称。

[5] 石同志，指石健民。

[6] 红四军，指红四方面军。

[7] 宁、沔、略阳，指宁羌县、沔县及略阳县，均属陕西省，位于该省西南部，陕、甘、川三省边境地区。宁羌，一九四二年改称宁强；沔县，一九六四年改为勉县。

[8] 指一九三五年四月，红军第四方面军撤离川陕革命根据地时，留下坚持斗争的部队。这支部队由刘子才、赵明恩率领，始称红军独立师，游击活动于陕西南郑、宁羌和四川广元、南江之间地区。

[9] 二十八军，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后，由留在皖西北地区坚持斗争的革命武装重新组建的红军第二十八军。一九三五年二月于安徽省太湖县境建立，约一千人，由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兼任军政治委员(未设军长)，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军民，在大别山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

[10]镇、柞，指镇安、柞水。

[11]上津，属湖北省郧西县，位于该省西北部，邻接陕西省。

[12]山、镇，指陕西省山阳、镇安县。

[13]东贵，指李隆贵。

[14]位三、先瑞，指郑位三、陈先瑞。



## 为欢迎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1]

(一九三五年九月 日)

各级党部负责同志们：

目前中国革命的发展，使西北在整个中国苏维埃运动中占一最重要的地位。刚才接到陕甘苏区的快信说：我红二十五军在中央的指示下，由商雒[2]出发，经过鄠县，整屋、[3]凤县，占领两当，包围天水，继续北上攻克秦安、隆德[4]两县，消灭新编十一旅一营，又威逼平凉，击溃三十五师一旅，消灭一团，并活捉敌团长马开基[5]一只[名]，从合水、庆阳现在已直抵我们陕甘边苏区，九口到永宁山。这一胜利的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汇合，是争取陕甘、川陕的联系及联系全国各苏区，在苏维埃中央政府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下的一致行动。为苏维埃在整个西北及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的这个伟大胜利消息，使我们西北劳苦群众听见了，没有一个不手舞足蹈、鼓掌欢迎与庆祝的。我们党应该抓住这一千载一刻的机会，动员全体党员及全苏区的每个劳苦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上陕甘<同>红军的汇合，庆祝红二十五军北上的伟大胜利。举行各种形式的欢迎会与庆祝会，一方面以鼓动红色战士的革命的积极性，他[一]方向提高劳苦群众的革命情绪，趁着庆<祝>大<会>和兴高采烈、精神兴奋的时机，猛烈的扩大红军，以冲破摆在我们面前的三次“围剿”[6]。接到这个紧急通知后，应该刻不容缓的执行下列的任务：

一、各级党部应立刻召集会议，讨论这个伟大胜利的意义与我们的战斗任务，要计<划>有准备的举行各群[种]广[大]群众的会议，如欢迎会、庆祝会，散发传单，广贴标语，以各种群众团体的名义，发快邮代电，欢迎红二十五军。把全体群众战斗的动员起来，□□提高群众的最高度情绪与高度的革命斗争空气。

二、发动群众自动的捐助各种食品与鞋袜，派遣代表慰劳我劳苦远征的红二十五军。[缺字]地方可派代表把各种慰劳品送给当地苏维埃转送，同时要带上各团体的□□的信件，并动员妇女给红二十五军缝鞋缝袜；派代表去慰劳他们。如经过你们□□员洗衣队、缝衣队给红军洗衣、补衣，各级青年团更动员童子团派代表去慰□。在执行这工作中，要防止强迫命令的捐助，如过去的所谓“欢迎捐”，更要防备与□□反革<命>派别在这运动中的捣乱。

□力抓紧这宝贵的时机，趁着群众革命情绪高涨，精神格外兴奋的当儿，广□宣传红二十五军所得到的伟大胜利，猛烈的□大红军，以克服无人背枪的现□。在各个主要的战线上的党——尤其是吴绥[7]的党，应千百倍的努力加强一切[缺字]坚苦[艰]苦的去布置城市中碉堡内的工作，准备配合红军，游击队的地方暴动，[缺字]敌人的二次“围剿”，决不应在敌人新的进攻前面逃跑退却，悲观失望。□这个□要的战织[线]上的三军红军胜利的汇合，共同争取西北革命的首先胜利的□□□党要特别加强白区工作。组字通告第二号，向各县征调山西、绥远、甘肃、宁夏□□□众的指示，应加速执行。

□□□□在目前革命形势一日千里的飞跃的发展下，我们每个同志要千百倍的□□□□□克的速度推动我们的工作。在这群众革命积极性高涨的基础上，[缺字]坚决的去执行最近的一切决议，彻底转变我们的工作，以冲破帝国主义、国[缺字]二十五军及主力红军配合争取苏维埃新中国的胜利。

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组织部

( 绥德党县委会翻印 )

古八月二十五日[8]

注释

[1]本件据中共绥德县委会之翻印件(已破损)校订,标题是原有的,文内标点多为编者所加,该件现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通知”发文日期不详,判断在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及十五日之间。红二十五军系同年九月十六日到达陕北苏区的永坪镇,同陕甘红军会师。

[2] 商雒,指商县、雒南县一带地区。

[3]鄠县、盩厔、凤县均陕西省属县。鄠县,一九六四年改名户县;盩厔,一九六四年改名周至,

[4] 秦安、降德,均甘肃省属县,位于该省东部。隆德县,一九五八年已划属宁夏回族自治区。

[5] 马开基,系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 四旅第二 八团团长,在甘肃省泾州县境内被红二十五军击毙。

[6] 三次“围剿”,指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红军的第三次“围剿”,从一九三五年七月开始,先后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参谋团和西北“剿总”指挥。参加“围剿”的军队有:东北军第五十七、六十七军,晋绥军第一 一师等共六个旅,及第八十四、八十六师等部。此次“围剿”,直到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会合红十五军团,于同年十一月取得直罗镇战役胜利后才打破。

[7] 吴绥,指吴堡县、绥德县,位于陕西省东北部。

[8] 古八月二十五日,换算公历为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 原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

[1]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

中央：

我们七月间在长安附近之辛口子，接到石健民同志从中央回来并带来文件：目前政治形势与任务的提纲[2]，苏维埃运动新的形势与新的策略[3]。以及给我们和给转四方面军的两个电报号码，并给我们一个很简单指示信。我们正在行动中做了一个报告，交健民同志送中央。健民稍停几天即起程由西安赴中央了。同时，附上省委三个决议，不知已否达到？

自健民同志来传达些简单政治消息，及我们讨论中央政治任务提纲，我们对政治上的了解，认为五次战役进到更残酷的阶段战斗新局面，是长期的国内战争。认为帝国主义对苏联的进攻与对瓜分中国是更进一步了，日本占领华北，并准备在太原、潼关设驻领事馆与驻军队。企图首先殖民地化西北，将西北整个造成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各个帝国主义明的暗的不管在任何方面是向中国伸展了，这都表现是帝国主义者企图殖民地化中国进一步的有力步骤，中国民族危机已发展到帝国主义瓜分的新阶段，在这种形势里，加重了我们武装保护苏联，准备与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任务。国民党更加彻底卖国投降，与在帝国主义指示下帮助下，力用其法西斯蒂化的政策来进攻红军、苏区，与到处严厉的白色恐怖在迫广大劳苦群众的日益革命化的革命运动，企图延长其反动统治，然更反映了苏维埃运动的发展，群众斗争的尖锐化。

认为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对革命极残酷毒辣的手段下，工农红军仍保持着胜利的发展与巩固的扩大，苏区土地革命不可摧毁的巩固存在与深入，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人农民斗争表示了顽强的反抗白色恐怖的压迫。这表现了苏维埃胜利的新形势，与国民党五次“围剿”计划遭到第一步的失败。主力红军的离开中区[4]，这一新的战略下获得新的伟大胜利，开展了苏维埃新阶段上的新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区红军最近与四方面军的伟大胜利的会合，更大的集中了力量，向敌人新进攻与开创西北革命新根据地，将更有力的掀动了苏维埃运动的突飞猛进和红军新的壮大，更有伟大意义的直接保卫苏联。

我们根据对形势认识的结论，觉得为争取持久战的胜利条件，为组织并壮大红军力量，采取一致新进攻的策略，有力的直接的配合红军主力粉碎五次“围剿”，站在两个前途的斗争——（殖民地化与苏维埃道路）争取苏维埃道路的胜利。为争取中国西北方的数省革命新根据地的创立，有力的保卫苏联与保护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的进攻中国，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我们在鄂豫陕边区半年以上之久，虽创造了七八县苏区和游击区域的范围，扩大了一千以上的红军与组织两千多地方武装，然而形势发展的需要上，红军主力发展的确太漫[慢]。另一方面，在不断转战中老的战斗干部不可避免的减低，新创立的党的工作固不可忽视其成绩（原来无丝毫党的影子），但仍是异常的不够。群众斗争因是很优良的条件，同样的是不够的。这种弱点与缺点的在主观方面，当然要反映到争取与敌人残酷继续持久战争的胜利伟大发展，但在该个区域继续的斗争胜利是有把握的完全可能，然而在革命发展的全国形势需要上则不够。当时，我们倚[依]据最近政治形势变化与发展，新的形势与新的任务为前提，争得红军迅速的壮大而完成中

国革命的历史使命，立即担任这个光荣的任务，省委遂下决心决定了二十五军到陕甘苏区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苏区的巩固，集中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消灭敌人，直接有力的配合红军主力，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与准备直接与帝国主义作战的阵地。在这种新的策略广告之下，具[决]定了二十五军的西征北上的行动。

当我们执行这种新的策略任务时，正是在陕南粉碎了敌人以三十个团的主力进攻的二次计划，正确的估计鄂豫陕边区的革命斗争进到更残酷的阶段，整个方面与边区方面的形势发展上，更开展了边区革命战争胜利的基础。同时在边区的革命斗争，对全国尤其是对甘陕川陕区的帮助配合是有很大意义的，并具有苏区的联系与他发展的伟大意义的前途。在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这个区域时，省委并着重对边区的新布置，指示了两个特委改组为一个特委，担任原来省委在边区的任务。省委常委、执委共三人留在边区，即组织了边区特委的最高领导（李东贵、郑位三、陈先瑞三同志），并以李东贵同志为书记，陈先瑞同志为鄂豫陕边军区总司令，建立了相当健全的领导团体，并指示了党的新的策略路线，指示了军事行动的具体方针，指示其发展方向。主要方向是该个区域的西南面和北面，为他经尝[常]的突击方向（陇海线及长安），东方面较深入河南境地开展游击战争为他迁[牵]制方向。武装力量方面，红军主力留下一连，地方游击队约一千五百支枪以上，有数千有组织的抗捐军的群众武装（旧式武器），红军还留下一部分干部与约百多个老战斗员，同时指示在总司令部直接领导下，即成立一个充实的独立团，为巩固苏区与开展游击的主力。另一方面，省委决定并指示红二十八军到这个区域来行动，因六月间豫鄂边特委派人来报告，红二十八军已越平汉路到豫西之桐柏。我们在决定二十八军来此区域时，认为桐柏、豫西的行动有很好意义，但其所居之地势不易扼守与敌人作持久的战斗，故一面站在鄂豫陕边区的发展前途上而决定了二十八军的任务。至于鄂豫陕区的指挥，经过与中央代表同志的讨论，认为还是由中央直接领导他，在中央未来正式通知前，由代表团负完全责任领导。

我们以五十多天的西征北上的长途行动，计三千余里的经过，沿途跋涉与作战十多次，先后打下两当、秦安、隆德县城，并包围天水与崇信，威胁静宁、平凉、泾州等重要城市，大大动摇在天水的第一师、六十师、六十一师的真正后方，截获六十一师送往前线的冬衣与西药甚多。西兰公路被我们断绝了十多天，捣毁敌人汽车数辆，夺获许多辎重。在隆德消灭敌人新十一旅之一营，在平凉州附近之白水，击溃三十五师马鸿宾之百八团[5]，灭一营，在泾州附近消灭其百七团[6]全部，打死伪团长马开基。同时，吸动了第六师一旅回应（第六师原去兰州对付红军主力），并与（予）第六师之追击，我们先后两次给他以打击。我们在行动的沿途上，到处号召广大群众的分粮斗争，组织部分的回民斗争工作，沿途打杀大批反动派与消灭民团，充实了红军物质的需要，整个的震动了陇东反动统治。当我们这一行动中，正是红军主力占领洮州[7]以后，是很直接了[地]帮助了主力的西征。在此长途行动中，干部战士始终坚定与艰苦的为新任务奋斗的一致，粉碎了敌人追击堵击计划，安全达到了苏区，惟在泾州战胜敌人一役中，军政委吴焕先同志牺牲是一很大损失。在焕先同志牺牲后，省委随红军同志有子华（军长）、海东（副军长）、树申（政治主任）、继英（参谋长）、林波（团政委）、明先（团政委）、守尧（营政委）、启才[8]（供给部政委）诸同志，当即决

定以子华代省委书记。

我们在决定这一行动之际，同时估计到这一行动有各种客观主观条件基础，是有把握的能完成会合的任务，并不是盲动的冒险决定。我们这一行动决定到底是否正确，还须在此一面提交代表团讨论，一面请中央给我们以指示。我们已到陕甘苏区会合二十六、七军半月，直接受中央代表团至陕甘省委[9]的指导了。正式开始接受指导之日，即取消鄂豫陕省委的组织，现正在执行集中了力量以新的进攻策略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的三次进攻的任务，其中会合后的一切，当有中央代表团负责去报告中央。

原鄂豫陕省委

九月二十七号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本件档案标题是：“原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原件无标题，现标题为编者所拟；年份系编者判定；文内标点，编者略有改动。

[2] 目前政治形势与任务的提纲 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

[3] 苏维埃运动新的形势与新的策略，指一九三五年一月王明所写的《苏维埃中国新的情势与新的策略》文章。

[4] 中区，系中央苏区的简称，下同。

[5] 百八团、疑误，据查应为第三十五师第一五旅之一部，该旅辖第二九、第二一团。

[6] 百七团，疑误，据查应为第三十五师第一四旅第二八团。

[7] 洮州，即甘肃省临潭县，位于该省西南部。据查，此时尚无红军主力占领该地。

[8] 子华、海东、树申、继英、林波、明先、守尧、启才，依次指程子华、徐海东、郭述申、戴李英、赵凌波、张明先、田守尧、张希才。

[9] 陕甘省委，应为中共陕甘晋省委。

陕南红军陈先瑞、郑位三关于七十四师成立经过的报告[1]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少青同志：

某同志来，带来简信一件，中央宣言一件，政治局决议一件，中苏宣言一件，都收到了。所示转送文件、建立交通等工作，我们此时尚不能实现，只能说到坚决设法去做。

二十五军离开时给我们的信，被三路[2]失了。我们未得见，口后就没接到各兄什么东西。

二十五军走后二十天的时候，我们就它离开的估计，即开始进行两特委的会合，和合编一个小主力红军。中秋前三天[3]，两特委即会合了，经过会议的讨论，成立了一个陕南特委，以卫劳[4]同志为书记。重阳[5]时，即将豫陕全部队伍鄂陕的三个部分队伍，合编为红七十四师之基础，以先瑞[6]同志为师长，隆贵[7]同志为政委。当时各块苏区已经损失了，我们所采取的策略是向外发展，扩大游击范围，重新整理、组织各路游击队。事实上，经过了三个月时间，才得把其余的三部分游击队先后会合了一次，经过整理与干部队伍的调换，重新成立了两个小的陕南独立团。在这中间三个月，没有会合的三部分队伍，因为受到敌人各个击破的打击，以及反革命的限（陷）害，队伍是削弱了大半。去年冬天，我们在新行动区域又补充了两三百新战士，作战也很取得了些胜利。这些胜利已请某同志口头报告。

我们现在行动的区域，已经有二十县的宽广。我们队伍全部数量，比过去二二五团为略多，但战斗力相多甚远。现在，我们觉得在工作布置上，还要急于多创造两游击队。

我们真是渴望中央的指示！我们要求上级还继续多送文件给我们，并请中央给我们以专门的指示！这是首先的问题。我们的困难是有的，这次尚觉不便详细报告，二十五军工作的同志，大概可以估计到一些问题。

曾魁[8]同志所领导的独立团，交通是容易找到的，请下次注意由他转交特委可也。

详细报告我们做，放着下次再带。

医生，无线电及人材，地图，交通请注意。

陕南红军报告志清[9]卫劳亲笔写

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四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本文档案标题是：“陕南红军志清、卫劳关于七十四师成立经过的报告”；文内标点，编者略有改动。文内所说中央文件系原红二十五军手枪团程福才同志送来，此报告亦由该同志带回中央；收信人“少青同志”确指何人，未详。

[2]三路，指鄂陕游击司令部所属第三路游击师。

[3]中秋前三天，即农历乙亥年八月十二日，换算公历为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4]卫劳，即郑位三代名。

[5]重阳，民间习俗以农历九月九日为重阳节。该年重阳，公历为一九三五年十月六日。

[6]先瑞，指陈先瑞。

[7]隆贵，指李隆贵。

[8]曾魁，指曾焜。红七十四师成立时为政治部主任，时为宁陕地区独立团政委。

[9]志清，即陈先瑞代名。

## 陕南红军政委李隆贵关于红二十五军撤离鄂豫陕边区后的斗争情况向中央的报告\*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六日)

中央：

我把陕南自从二十五军离开以后的工作简单报告于下，因我自陕南动身时，军政委会[1]主席郑位三同志给我向中央报告的任务。

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只留下主力一个连和一批下层的干部（除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三人外）以及医院伤病兵约两百人，再在陕南地方所新成<立>的地方武装，总计约一千以上人。二十五军在陕南创造有三小块苏区，山阳一处、湖北郧西一处、商南至雒南[2]一处，在二十五军还没有离开时，敌人就进行以三十个团的兵力作第二次的新进攻，此时二十五军曾与周旋行动作战约一月之久，未能取得消灭敌人一方面，当这个时候，二十五军就把地方工作一整理，派李隆贵同志到豫陕边区担任特委书记，郑位三同志到鄂陕边区任特委书记，在这个时候，二十五军并没有谈脱离陕南的问题，两特委不知二十五军离开陕南行动，到陕北去，此时只知二十五军可能向敌包围之外行动。

当二十五军离苏区二十多天后，敌人就以重兵（十多个团）严格的进攻，破坏苏区，两特委还不知二十五军行动方向，二十五军和省委（因省委随二十五军在一路）给我们两封指示信未收到，在这时候，我们就认为小队伍保持不住苏区，两特委均各自决定集中了一些游击队采取向苏区外行动，鄂陕区的武装还大部被敌人阻隔住了不能全部集中，只是出来一小部分，豫陕区的武装差不多全部集合了，组织一个战斗团向鄂陕方面去，恰恰会合了郑位三、陈先瑞同志所率的一部武装，这样就实行整个会合了（两特委会合）。此时，从敌人方面得到二十五军确实离开了陕南，已到甘省平凉，我们就估定了二十五军一定到陕北去，两特委就决定合并为一特委，把陕南队伍集中编为七十四师，仍是用二十五军的番号。此时决定向外发展，在队伍本身除已集中齐了的以外，其余的都损失。我们就向西行动到宁陕、佛坪一带，曾将佛坪县打开，而后来回苏区。而敌人仍在苏区与[并]破坏得很重，敌人又来一个计划进攻红七十四师，共敌兵六团，庞炳勋作追击队，杨虎诚作堵击队，敌人要完全消灭我们。我们与敌转战三月之久，艰苦异常，不断的打仗与行动，结果将庞敌消灭一整营[3]，轻机枪得四架，长短枪共一百八十多支，敌人对红七十四师的第一次进攻被我们打破了。过两星期后，敌人又计划作第二次进攻，增加了兵力，肖之楚三个团、四十九师三个团，杨虎诚四个团，肖，杨七个团担任清剿，第七、第四十九师共六个团担任追击。我们看到敌人兵力太重，我就决定向河南[4]行动，一方面牵制敌人，一方面向外打游击创造新地区，敌人因自己交通粮食困难，这一计划他又失败。我们又回到陕南工作。敌人又重新计划第三次进攻我们，即有中央军第七师、四十九师、第一师的独立旅和肖之楚四十四师共十六个团以上的兵力。我们又计划将七十四师化整为零，分开行动，郑、陈、李各带一营，敌人又没达到包围消灭我们的计划。此时，敌人即加强保甲切断我们的联络，随即以各个击破的办法来对付我们。正当这时候，二、四方面军北上，敌人被大红军牵制去了，我们将原来分开的队伍即集合，便振我们的队伍，比较以前环境较好点。

二十五军离开后，合并的特委，即以郑位三同志为书记，以陈先瑞为师长，李隆贵同志为政治委员，成为领导团体，日夜望中央、望二十五军给我



们指示，望派人去加强我们的工作。当二十五军主力走后，下层干部有少数动摇，共前后开小差叛变的约十五人。此时，特委即提出单独制造性与政治发展胜利的前途开展教育，并加紧培养工农干部，尽可能的改善队伍的生活（当时已是苦得要命）。这样一来，干部情绪渐好了，现在部队中，连级以上干部都是鄂豫皖的人，即二十五军遗留的。

现合七十四师有三个团，每团三个连，每连约八十人，队伍成份绝大多数是贫苦出身，现共有一千三百多人，质量一般的说都很好。除七十四师外，没有很好苏区及地方党的组织。我们接到十二月决议[5]后，即遵照执行，由于各方面的干部太少，对于工作开展异常不够。

自二十五军走后至现在，所缴获敌人武装轻机枪共十架，盒子手枪百架、长枪千余支。

我临在陕南起身时，郑位三同志除叫我负责向中央作以上的报告外，还有以下的具体问题提出：

关于陕南的工作上的问题：（1）陕南没有苏区；（2）陕南是单独的，没有同各方面党的取得联系；（3）陕南当地也没有党的组织的帮助，无地方党的机关；[4]与中央电台也没有联络好；（5）从陕南到中央交通太远，很困难；[6]陕南和七十四师无一个医生。

关于郑位三同志的个人的问题：叫我向上级要求把他调到后方来工作，因他的身体太差，又肺病又吐血，单独工作有妨碍，他因身体的关系，十二分要求上级调他并请派戴季英同志去领导工作，郭述申同志也可。

再者：我们在陕南曾接到鄂豫皖来一个报告，内容是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后，鄂东北地方工作受到一部分损失，皖西北工作较好，他们扩大了红军，在英山、潜山、太湖新苏区，皖南的党特委也与他们接头发生关系，并介绍些新战士到二十八军。二十五军走后，他们打了几次大恶仗，获得很多武装。二十八军主力团有两个大团，还有五个路的游击师（七、八、三、四、五），便衣队，特务队很多，他要求派人去指示他们与派大批干部去，他们主力曾走到河南，想到陕南，因敌人堵他，又折回去，鄂豫皖四年天干，荒灾很大。

这是他们去岁正月的报告。

我除了书面向中央报告与转达位三同志意见外，还可以在有时间时向中央面谈，我已到军政大学。

陕南红军政治委员李隆贵

二月十六日

（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注释

[1] 军政委会 指红七十四师根据李涛同志传达的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于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四日成立了鄂豫陕边军政委员会，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统一指挥鄂豫陕边的武装斗争。

[2] 雒南，陕西省属县，一九六四年改名洛南县，位于该省东南部。

[3] 指红七十四师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初在陕西省镇安县青铜关进行的一次战斗。

[4] 指河南省与陕西省交界一带。

[5] 十二月决议，指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上海中央局《关于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提纲》。

## 第二部分回忆史料回忆红军第二十五军的长征

徐海东

一九三四年四月，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在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和湖北的陂、罗、孝创建根据地，成立皖西、鄂东两道委，领导开展根据地工作。红二十五军就在上述两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和打击敌人。

同年农历九月初，在太湖、潜山之间的陶家河，与敌上官云相部的四十七师激战两天一夜，我军伤亡较大。红二十五军转移到六安、霍山之间，接到郑位三同志派陈锦秀同志化装送来的信“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们按信后，火速率领红二十五军到鄂东来找我们”。当时接信后，我们立即布置了皖西的工作，又组织了红二十五军留守处，当日率领二十五军西进。从出发地到鄂东必须通过敌人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商城到麻城，我们进至汤池与敌一 九师激战，将敌四个连全部歼灭，通过了第一道封锁线。同日又继续通过敌人在商城到经扶（新集）的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与敌一 七师激战，消灭敌二个团全部，缴获很多。在此休息了两小时，准备急行军。接着，通过西余集进至光山、汪桥附近，休息半日，准备干粮，以便连夜通过一百三十华里敌人的第三、第四道封锁线。下午五时，由该地出发，十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经扶的第三道封锁线。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我军与敌人接触，突破敌人的封锁，急行二十五里到了斛山寨（属光山县），休息不足两小时，敌人集中四个师的兵力（刘镇华六十四、六十五师，东北军一一七、一二 师），并有飞机配合，包围我军。我军与敌激战，由上午十一时战至黄昏，将敌四个师全部打垮，缴获很多，俘敌近四千余人。为急于西进去鄂东，当场将俘虏全部释放。此战斗我军伤亡较大，七十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及二二四团政委均在战斗中牺牲，七十四师师长负伤。当晚将伤员全部处理后，立即出发西进，进至罗山、宣化店北殷家湾与郑位三三同志会合，当日看了中央派程子华同志送来的指示。指示的内容大意是：经过敌人四、五次“围剿”，鄂豫皖根据地受到暂时的失败，人力、物力、粮食已空，红二十五军应离开老根据地，另找地区发展新根据地。老根据地应留独立团、游击队、便衣队坚持。红二十五军在哪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中央不做决定（因中央不了解实际情况），由鄂豫皖负责同志根据以下三个条件自行选择：第一、地形好，第二、敌人力量薄弱，第三、群众条件好。看了指示后，省委立即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会议决定留一小部分干部和地方武装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省委与红二十五军一同长征。我军在何家冲休整两天，即由该地出发，突破敌人在三里城到五里店的封锁线，进至朱堂店，与堵击我军的东北军一二九师激战，将敌全部击溃。在该地，我军作了越过平汉路的准备，随后即由东双河附近横越平汉路，向湖北随、枣前进。在枣阳七里冲与堵击我军的四十四师萧之楚激战后，我军转进桐柏、唐河之间的平氏，向泌阳、方城前进。我军在方城北独树镇与庞炳勋部激战九小时之久（上午十一时打到下午八时），当晚突破敌人封锁线，进入伏牛山区。敌人亦分两路，沿平行道路追击我军。我军在拐河与敌人激战数小时，冲破敌人阻击，向南召、卢氏之间前进。经栾川、卢氏、黑裕、官坡、兰草，由铁锁关进入陕西，当日打下三要司（黄家村），消灭守军杨虎城四个连全部，活捉营长及四个连长。当我军继续前进到庚家河时，敌人第六十、六十一师（蔡廷锴旧部）由河南朱阳关追来，在

庚家河展开激烈的战斗。从上午九时战至黄昏，我军将该敌全部打垮，敌人损失惨重，我军伤亡也很大，徐海东、程子华同志均负伤，这样经过数次战斗后，我军给追击的敌人以严重的打击，敌人堵击我军的计划完全破产，不得不全部退河南。我军继续前进，经竹林关到湖北郧西的一、二、三天门，又转入陕西庚家河、兰草一带，转向西进，经杨家斜、红岩子、凤凰嘴，打下镇安，在镇安休息数日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抗捐、抗税、扩大我军政治影响，由镇安出发到黑山街，经米粮川又转至凤凰嘴。敌四十二师柳彦彪旅所辖三个团，追击我军。我军在蔡玉窑与敌激战，歼敌一个营，随即向曹家坪前进。敌人仍尾追我军，我军在葛牌镇又消灭柳彦彪旅五个营，残敌即逃。

我军在葛牌镇休整一星期，过旧历年。休整后，我军西进，又经大新川、青花匾毛坪（敌人一排投降）前进，打下宁陕，在此发动群众。

这时杨虎城警备二旅旅长张飞生所辖三个团赶来，追击我军，我军继续西进，打下佛坪（袁家庄）。敌人继续追击，我军进至华阳，准备消灭该敌。在华阳与敌激战，消灭该旅二个团，旅长张飞生负重伤，第四团团团长被俘。华阳群众条件较好，故在此停留九天，发动群众，组织了华阳游击队，派魏文建同志留在华阳，任华阳游击队长（此时是在一九三五年三月间）。

二十五军转向东进，经老佛坪翻越天谷山，进入柴家关，在此地发动群众斗争。后我军又继续东进，打下柞水。这时杨虎城的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所辖二个团追击我军，在蔡玉窑与我军激战，我军又经曹家坪，向葛牌镇前进，在九间房消灭张汉民旅五个营，活捉旅长张汉民。（张汉民是中共地下党员。被误杀。——编者）在葛牌镇停留八天，于农历一九三五年三月间，省委在此召开扩大会议，正式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原省委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程子华等组成；改选后由徐宝珊[书记]、吴焕先[副书记]、徐海东、赵凌波、田守尧、李隆贵、张明先组成）。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会后我军即根据会议决定继续东进，打下雒南，占领柏峪寺，发动群众组织了雒南游击队。我军转进龙驹寨，在此停留一星期，进行整训及发动群众，后进至店垭子、大小新川一带，停留半月之久，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组织游击队。共组织三个游击队，同时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领导该区工作，派郭述申同志任工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同志任游击司令（此时在一九三五年农历四月底）。

五月初，敌人正式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围剿”。敌人进攻的兵力包括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团）、萧之楚一个师（六个团）、杨虎城四个旅（十一个团），共计四十一个团的兵力。我军转进九棵树休息五日，省委开会决定对敌人的战略是“先疲后打”。

敌人由四路分进合击、接近我军时，我军为了疲劳敌人，于当晚急行军，经漫川关附近，再经七里狭进峦庄，又经青油河到商南与东北军一一七、一二师激战。当时我军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改善部队物质生活，决定一部牵制敌人，一部急行军，打下河南荆紫关，打垮守军别廷芳一个营，活捉萧之楚的军需长，缴获大量物资，补充了我军，提高了我军战斗情绪。当晚由此出发，经四天急行军，共走了五百六十里，进入陕南的黑山街，将追击我军的敌人，远远摆脱在后面。我军在此等待迎击敌人，提出了“哪个敌人先接近，就消灭哪个敌人”的口号。三天后唐嗣桐与我军接触，我军即采

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敌杨虎城部警备一旅由旅长唐嗣桐所辖二个团诱入袁家沟口（因为小河口，袁家沟口是我军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该地区有农民领袖阮英臣所组成的独立营，阮任营长，我们派夏云亭同志任政委），将其全部歼灭，活捉旅长唐嗣桐。经过了这一战役，我军最后粉碎了敌人对鄂豫陕根据地第二次“围剿”。我军在长期行军作战当中，缺乏物资。鉴于山外人口集密，物资丰富，省委决定出终南山（秦岭），扩大新兵，解决物资困难及扩大我军政治影响。七月中旬，我军从杨家斜出发，经石嘴子出山，占领后更子，引驾回。在后更子、引驾回、子午镇一带进行扩军，补充物资，威逼西安，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占领引驾回后，看到了从敌人缴获来的《大公报》，始知我一、四方面军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的消息。当时西安的敌人——于学忠部的一个军，经凤翔、宝鸡西调，毛炳文的部队，也经西兰公路西调。当时我们估计：我一、四方面军一定会合北上。因此，红二十五军在子午镇西二十里处，停留一天，省委在此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了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会议决定：“为配合主力，牵制敌人，使主力顺利完成北上任务，红二十五军应即离开陕南西征，陕南留郑位三、陈先瑞等同志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即由该地出发，经周至、户县、新口子（骆峪口），佛坪、西江口、留坝西进。在双石铺与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我军将该敌全部歼灭。活捉胡宗南高级少将参议（姓何，名字忘记），获得很多情报材料。根据俘获的少将参议的口供及其他情报证实：我一、四方面军确实已在川西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西调，堵击我军主力北上，敌人后方留驻天水。得到这个可靠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决定立即西出甘肃，牵制胡宗南的主力，打破敌人堵击我主力北上的计划。此时正是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我军在从石铺停留一天，纪念八一建军节和补充干粮，准备继续西进。八月二日即从该地出发，打下两当（于学忠光头部队后退九十里），急向大水挺进，打下大水北关。天水敌人告急，当夜由甘谷急调一个旅增援天水。我军即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继向通渭前进，威逼静宁，牵制毛炳文。

我军在兴隆镇休整三天，主要是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回族）的力量。由于执行了少数民族政策及我军良好纪律的影响，少数民族对我们帮助很大（报告消息、当向导等）。整休以后，继续进军，打下隆德，当日黄昏与毛炳文从兰州调来的增援部队激战，红二十五军即转进六盘山，经瓦亭、三关口，威逼平凉，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消灭该部一个营左右）。继向泾川挺进，在泾川消灭马开基全团（团长马开基当场击毙），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在此战役中牺牲。红二十五军又向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兰公路牵制敌人十七天之久。敌人毛炳文、马鸿宾一部尾追我军。因当时不知我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的准确消息，我军决定进陕北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即经平凉东四十里铺，强渡泾水，经镇原、西峰镇、合水进入陕北根据地，在永坪镇与刘志丹等同志会合，改编为十五军团。当时正是敌人向陕北根据地进行三次“围剿”，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榆林桥战役的胜利，直接迎接中央的到来，胜利地与中央会合。

（原载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二十五军长征纪实》一书）

## 为党掌握武装而斗争——回忆在周总理教诲下走过的胜利历程

程子华

欣逢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八一南昌起义纪念日，我们深为怀念协助毛主席开创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我军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南昌起义的卓越领导人——敬爱的周恩来同志，不禁思绪万千，起伏心头。周恩来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为人民树立了永垂千秋的革命功勋。他的英雄业绩和崇高形象，永远和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同在、同辉，使我们永志不忘，无限崇敬。

长久铭刻在我记忆中的一大幸事，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这年五月，红军进攻瑞昌县城，我在战斗中负伤，转至上海治疗。当我快要康复时，中央派吴德峰同志通知我，到党的一个机关开会。那天到会的有六、七个人，一位称为伍豪同志的，看来平易、沉着。他在讲话时讲到一件事：闵行驻有国民党军队，有我们的同志在里边做秘密工作。现在，党组织已被敌人发觉，有被破坏的危险。有两个办法：一是组织兵暴；一是如果兵暴不适宜，就要把我们的同志赶快撤出来，说到这里，他转向我说：你不是指挥过大冶兵暴的吗？如闵行兵暴，你去指挥。我心里想，这个同志怎么对大冶兵暴和我这么熟悉，他是谁呢？我返回旅馆，吴德峰便问：你今天见到周恩来了吗？我说：没有。怎么没有见到！——吴同志说。我感到诧异。老吴提醒了我：今天在会上讲话的伍豪，就是周恩来！我的心弦被深深触动了，真是惊喜交加，激情涌怀，只可惜我不曾在这可贵的一刻时光，更多更多地注目于伍豪！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南昌起义的伟大领导者周恩来同志，早已是我们心目中的一座丰碑。他也是大冶兵暴胜利的决定者，在敌军工作战线上引导我们的带路人。谁不向往爱慕，切望见到他？但我没有想到，当面指点我的，会是伟大的周恩来同志。当我得悉周恩来同志真的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便倾倒在那一段犹在眼前的情景里，回味着他的教诲，回忆着已往的经历。他对闵行的同志的关切，费心策划巨细，对于我们不也是同样的吗？闵行的同志想必已经撤了出来，因为我很快就离开了上海。使我萦回于怀的是，周恩来同志的情怀和我们是多么紧密交融，他对我们是多么亲切而贴心啊！

## 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的胜利

一九三四年六月，我在瑞金又一次亲聆周恩来同志关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和红军行动问题的教诲。那时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当时，鄂豫皖省委派成仿吾同志来中央汇报工作，要求派军事干部到他们那里去。周副主席决定我离开中央苏区，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

周副主席说：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我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驻剿”和“追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也变小了。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他指出：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是什么呢？他说：中央决定了，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根据地的敌军减少了，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够保存老根据地。

红军主力去建立新根据地，应选择什么地区呢？周副主席谈到这个问题时，是从毛主席关于建立根据地的基本条件的规定出发的。他说：根据地要选择在敌人力量较为薄弱的地方；我党在群众中有较大的革命影响，或者是那里的群众容易争取；要具备便于我军作战、防御的地形和较丰足的粮食及其他物质条件。

周副主席的恳切谈话，吸引了我的全部心灵。他考察形势和前途，是这样清晰，了如指掌。他对鄂豫皖根据地人民和红军的深切关心，他对党和革命极端负责的精神，成为催我就道的一股巨大的力量。我在斗争的实践中学习、体会，逐渐认识了周副主席指示的深刻含义。在他对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战略指导下，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并取得了胜利，这是周副主席领导我们反对消极、被动、单纯防御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光辉范例。周副主席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毛主席对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正确方针是完全一致的。当时毛主席提出，红军主力应该实行战略进攻，转向我之外线、敌之内线作战，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广大地区，威胁敌人的根本重地，迫使敌人回援，我军则在野战中歼敌，这样就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左”倾机会主义者反对毛主席的正确主张，造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我于六月离开瑞金，由交通员带着我路经广东汕东到上海。又由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带领，经武汉北行，于柳林车站下了火车。在一个同志家里停了几天，石同志又带我步行出发。走了十几里，进了武装部队埋伏圈，“俘虏”了我们俩。原是来接我们的便衣队。我们于九月到达鄂东北道委郑位三同志处，等待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北回来，省委研究了中央文件和周副主席指示，表示一致拥护。省委认为，不这样做，当前的形势难以根本改变。但我们将到哪里建立新根据地？把选择的地区和整个革命形势联系起来看，东、南、北三个方向，都不合适，只应向西——鄂豫陕边区发展。那里是三个省的边远地带和结合部，是蒋介石和杨虎城分别割据的地方，我可利用其矛盾；那里又都是山区。于是，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向鄂豫陕进军，把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省委书记仍为徐宝珊同志。省委决定程子华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为副军长，吴焕先为政治委员。省委实际上兼军党委，率领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鄂豫陕边区建立根据地。留

下红二十八军坚持鄂豫皖根据地。十一月十六日，我军发布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全军两千九百余人，开始千里长征。我军出发后，就同党中央联系不上了。省委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进军，就是按照周副主席规定的前进方针，使红军的活动适合于这一行动路线的要求。

我军向西挺进，蒋介石急忙调动了三十多个团的优势兵力对我军堵击和追击，妄图在长征途中歼灭我军，敌军先后在三个地区布置了歼灭我军的圈套，第一个是桐柏地区，第二个是独树镇地区，第三个是卢氏城以南入陕必经隘口。我军首先在罗山县朱堂店击退“追剿队”的进攻，从信阳城南越过京汉铁路，进抵桐柏山区。

我军为荫蔽北上伏牛山的意图，并调动敌人，在越过京汉铁路后，向西挺进。当我军越过桐柏，抵达湖阳镇以东三十里宿营后，当晚发现敌人调集南阳、泌阳、方城、叶县等地四十军、鄂西老河口四十四师于湖阳镇地区堵击，“追剿队”五个支队和东北军一一五旅尾随追击，企图前后夹击我军。我们从袖珍地图上看到驻马店西北有一块山地，即于夜半转移，回头向东北方向急行军，跳出了敌人前后夹击圈，迅速经过平氏镇、泌阳城以东进了山地，这样便把敌军甩在后头。

下一步，我军要进入伏牛山，就得越过许（昌）南（阳）公路。敌发现我军北去，便即北返部署。等我军进到独树镇附近，敌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先行到达，封锁了公路，对我猛攻，阻击我军越过公路。这天，正遇寒潮，部队在风雪中连续急行军，忍受饥寒，已很疲劳，仍然坚持战斗。同志们都冻僵了手指，拉不开枪栓，吴焕先政委举起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带领部队对敌白刃格斗，英勇杀敌，反复冲击，徐海东副军长带一个团迅速赶到，投入激烈的战斗，压倒敌人，稳住了阵地。但在此刻，我们不能停留过久，以免尾追敌人赶到，陷入前后夹击的危险。当晚，我们在大雨中绕道保安镇以北，越过公路，于次日晨走上伏牛山，又把敌军甩掉。红军能有这样强大的战斗力和英雄气概，是因为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懂得长征的重要意义，懂得红军作战是为了实现党的政治目标，为着全国人民和全民族的解放。独树镇战斗，我军在地形平坦、气候很坏的不利条件下，以不足三千人的兵力挫败敌数万步骑兵的猛烈合击，转危为安，这是红二十五军能否保存自己，能否完成转移任务的关键性的一仗。所以，部队越过了河南大平原，一上伏牛山，情绪特别昂扬。

但是伏牛山区反动组织严密，地主围寨众多，群众被圈在围寨里边，不能接近，不宜我军立足。省委决定向陕南前进，敌十九路军六十师已进至卢氏城以南，坚守朱阳关、五里川隘口，封锁了我军入陕必经进口。我军却乘卢氏城内敌人空虚，于夜晚绕道卢氏城南、洛河以北的狭窄通道入陕，敌人拦阻我军去路的企图便落空了。

敌当即由潼关、华阳调陕军四十二师两个团在三要司阻击我军，被我军歼灭一个营。我又在洛南庾家河与敌六十师激战，毙伤敌八百余人，我也伤亡二百余。在此役中，徐海东同志和我也负重伤。这两个战斗的胜利，把敌军的追击、阻击完全粉碎了。

我军从出发以来，到十二月十日止，打垮了大于我二十多倍敌军的围攻和猛攻，达到了战略转移的目标，胜利完成了这段长征。红军的胜利，主要的就是反“围剿”的胜利。

## 又一个红色区域和新的进军

省委选择了在鄂豫陕结合部立足，估计到蒋介石、杨虎城短期内不能部署好对付我军，可以利用陕军和蒋军的矛盾，抓紧时机，迅速创建根据地，执行周副主席交给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当地居民热烈欢迎红军，他们有反抗封建剥削、压迫的斗争，当时仍存在这种反抗。一九三二年冬，红四方面军、红三军路经陕南进入四川，曾在这里战斗，播下革命种子。一年前，红二十六军也在这里战斗过。这个地区大山多，公路稀少，适合开展游击战争。

周副主席在瑞金的指示，针对实际情况，全面地阐发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为我们指明革命武装力量、土地革命和根据地这三者不可分割的关系，指明红军担负的重大任务。我们把毛主席指出的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达到全国革命的胜利。继续付诸实践。为要建立根据地，首先必须用红军力量摧毁国民党军阀统治在农村的基础，扫除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于是，我全军从洛南长途南下郧西，扩大党和红军的影响，广泛发动群众。经过这个步骤和调查研究，省委决定先把根据地建立在陕南山阳、镇安、郧西、旬阳四县边区。以武装斗争为先导，开始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这样就造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我们又要依靠红军战斗的胜利，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建立革命政权。如果没有各种斗争形式配合武装斗争，支持革命战争，也不能把根据地建立起来。我军在进行战斗的同时，全军上下都执行发动群众的任务，并派出部分部队和干部，分散去做地方工作。正确实施党的政策，打垮反动民团；镇压土豪恶霸，没收地主土地和财物，分配给贫苦农民，扩大红军，建立游击队、抗捐军等群众组织和人民政权，群众革命运动就深入广大农村。有了人民群众拥护的革命政权，就具备了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形成红色区域的条件。等到一九三五年一月国民党军队进攻时，我们已开始打下了创建根据地的基础，红军的抗敌作战也有可靠的依托了。

敌人总是要“围剿”红军。红军战斗的胜利，主要取决于粉碎敌军的进攻。但是，发动群众和打破“围剿”，是保卫和发展根据地的同一个过程。

一月下旬，蒋介石命令河南四十军一一五旅两个团进入陕南，自湖北均县调四十四师一三旅进到上津、白河，统归杨虎城指挥，配合陕军一二六旅、警二旅、警卫团对我军“围剿”。红军以运动战结合群众游击战争，先在镇安歼火一二六旅三个多营，然后在我边区北部开辟了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边境的工作、继又南下攻克宁陕、佛坪，粉碎警二旅的尾追，打垮五个多营，毙伤敌二百余名，俘团长以下四百余名，开辟了洋县华阳镇地区。我军东返葛牌镇，全歼陕军警三旅，敌“围剿”即被彻底打垮，几块游击根据地就连成一片。红军乘胜攻克洛南，进至商县以东，掀起了豫陕边的革命斗争。为了加强部队建设，我军利用战争空隙，在商县龙驹寨集中进行了战备整训，提高军事技术，开展了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和反“围剿”的动员。

蒋介石于四月间，调动鄂豫皖边东北军六十七军三个师及郑州九十五师进到陕南，会同四十军、四十四师、陕军一部，共计三十二个至三十四个团，以大于我十五倍以上的兵力，对我第二次“围剿”，并限令于三个月内全歼我军。五月上旬，敌六十七军九个团和九十五师三个团从洛南县向南，四十四师四个团从郧西县上津向北，同时进攻。四十军五个团，陕军三十八军四



个团、警二旅二个团、特一旅二个团，从南到北部署在安康、镇安、柞水、蓝田一条长线，在西面对我军进行阻击。

我们在战役前，将毛主席在中央根据地胜利粉碎敌军第三次“围剿”的指导方针，在干部、战士中进行了教育。我军应用这一方针，对敌先拖后打；打乱敌人进攻部署，疲劳敌人；空舍清野，困饿敌人；以运动战和游击战相结合，各个击破敌人。开始，我军突然由南向北进入商县、洛南，毙伤敌二百余名，缴枪一百余支，敌军便改变了南下进犯的部署。但我军又大踏步转向东南，打下富水关，占领青山街，俘敌官兵一百七十余人，把敌军拖到外线。我军出敌不意，远途袭取了荆紫关，并歼守敌一个多连。这就完全打乱了敌军部署，拖疲了敌人。我军再快速转向商南县，诱敌深入到根据地中部，在游击师的配合下，打了袁家沟口一战，全歼敌警一旅，毙伤敌三百余名，俘敌旅长唐嗣桐及官兵一千四百余名，缴枪千余支。这次战役中，各地党政机关动员组织群众、游击队，空舍清野，开展游击战争，积极参军参战，有力地援助了红军。这一胜利，使蒋介石歼灭我军的狂妄企图彻底破产。当我军胜利地粉碎敌军“围剿”时，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病逝于龙驹寨，由吴焕先同志继任省委书记。为完成宝珊同志的遗志和未竟的革命事业，我们掩埋了他的遗体，继续战斗。

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入陕五个月后，一个初具规模的游击根据地在斗争中诞生了，红军也发展壮大。这时已有了党的鄂陕、豫陕特委和五个县的工委，有了数十个乡的革命政权和两个县级政权。游击队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有了鄂陕六个游击师，豫陕四个游击大队，华阳地区两个游击队。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猛烈高涨。“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这就是革命战争的真理。这也就是说，红军打仗的意义，就是改造社会。我们的战斗，是为了改造整个中国。

周恩来同志的指示英明地预见红二十五军的斗争进程和结果。他萦注于蓬勃开展的人民革命和红军运动的新胜利。红二十五军以它的胜利，准备了执行新时期的战略任务：光荣地参加保卫全国的革命中心，走上即将到来的伟大抗日战争前线。在七月中旬，为把敌军调出根据地，寻机予以消灭，同时扩大群众斗争地域，补充红军的人员和物质，我军率一个游击师，出击终南山以北，前锋到达西安以南二十余里，大大震动了西安敌巢。省委和红军未能同毛主席、党中央取得联系，毛主席、党中央也在系念我们。我军在子午镇时，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勇敢地闯进部队来，为我们送来了《大公报》。我们全军欣闻震动中外的大讯息：毛主席统率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了，向青、甘边北上了！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石同志是为我军适时地采取新的进军计划而果断行动的。他后来遭国民党逮捕，光荣牺牲，使人怀念不已。这时，红二十五军的方针，就是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牵制敌人，破坏敌人后方，同陕北红军会合，以新的胜利迎接毛主席和党中央。省委正确地决定：留下部分红军坚持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大部向陕北继续长征，迎着新形势进军。我军西进甘肃南部，北越西兰公路，再转甘肃东部，经过多次激战，攻占敌据点、城镇，打退和歼灭了阻击、尾追的敌军。泾川一战，歼敌一千余名，我方也付出了伤亡，全军敬爱的政委吴焕先同志英勇牺牲了。他的牺牲是有重大意义的，因为这个战略行动，首先破坏敌人后方，调动敌军分兵同我作战，有力的配合主力红军北上。接着，我军完成了由陕南到陕北的长征。我军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八日到达延

长县永平镇，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了。会合后，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任军团长，刘志丹同志任副军团长，我为政委。我军团随即投入打破卖国贼蒋介石“围剿”陕甘边区的战斗，在延安以南劳山歼灭东北军一一一师两个团和师直全部，击毙敌师长何立中，在甘泉以南歼灭榆林桥守敌一一七师四个营，生俘敌团长高福源。我军团以这一捷报迎接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周副主席到达吴起镇。

十月下旬，中央红军进抵甘泉下寺湾一带，同十五军团会师了。在毛主席、周副主席亲临前线、直接指挥下，中央红军和红十五军团并肩战斗，进行了直罗镇战役。临战前，毛主席再三指示：要的就是歼灭战！当我军把敌军一一九师大部歼灭后，中央红军向黑水寺追歼逃敌，敌师长及其残部仍固守土寨子。周副主席在黄昏前来到我们战地，亲自带领我们查看了土寨子的地形，指示我们：敌人是要逃跑的，要在运动中把它消灭。我军即于当晚发起进攻。残敌突围逃跑，被我军在追击中全部歼灭。这一战役，歼灭了敌一一九师全师和一一六师一个团，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区的第三次围攻。直罗镇战役，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从此，中国革命就进入伟大的新时期。人民欢天喜地，前途无限光明。

在陕北高原见到周副主席，禁不住激起滚滚情怀。我们热忱地等待着周副主席检视这支红军。但我们对他的敬重，不单是这么一部分心思。谁都深知，在一个东方大国，他协助毛主席领导、策划和开拓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以杰出的胆略和领导才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革命烈火中，他激励我们的，还有他的坚强的毅力，崇高的品德，忘我的辛劳，对干部、对战士满腔热诚，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的一片丹心……周副主席热情地对我说，一年前的夏天，派我到鄂豫皖去，也因为大冶兵暴部分部队和鄂东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渡江到鄂豫皖区，成为鄂豫皖红军的一部分，他们曾是同我一道战斗过来的。他对干部就是如此体贴入微，肝胆相照！事隔四十余年，至今仍然感人肺腑！

在陕北高原见到周副主席，禁不住激起滚滚情怀。我们热忱地等待着周副主席检视这支红军。但我们对他的敬重，不单是这么一部分心思。谁都深知，在一个东方大国，他协助毛主席领导、策划和开拓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以杰出的胆略和领导才能，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在革命烈火中，他激励我们的，还有他的坚强的毅力，崇高的品德，忘我的辛劳，对干部、对战士满腔热诚，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的一片丹心……周副主席热情地对我说，一年前的夏天，派我到鄂豫皖去，也因为大冶兵暴部分部队和鄂东南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渡江到鄂豫皖区，成为鄂豫皖红军的一部分，他们曾是同我一道战斗过来的。他对干部就是如此体贴入微，肝胆相照！事隔四十余年，至今仍然感人肺腑！

红二十五军从出发时的两千九百八十余人，已扩大到四千余人，增强了军政素质和战斗力。留在鄂豫陕游击根据地的一个营和负伤的干部、战士编为红七十四师，在郑位三和陈先瑞同志领导下，坚持了根据地和游击战争。至一九三六年底，它先后歼敌二千多名，发展为一千七百余。红二十八军在高敬亭同志领导下，在异常困难的环境中，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了鄂豫皖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红二十八军成为新四军的一个支队。这几支红军沿着正确道路，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开辟和建设革命根据地，在英勇地斗争中发展壮大，胜利地走向新的民族革命高潮。这都是周副主席根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在一九三四年为鄂豫皖根据地规定的十分明确的战略方针，经过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英勇奋斗而结出的丰硕成果。这个成果是对王明错误路线的有力批判，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大胜利。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周恩来同志教诲的力量，不惜牺牲、英勇奋战的红军，都是坚不可摧的！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和红军的光荣战史，在我的思想深处永远交织在一起。周总理无限忠诚于党，忠诚于毛主席，忠诚于人民，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八年第八期，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节选）

## 回忆战斗在皖西北的红二十七军

郭述申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在皖西北成立和战斗的时间不长，起的作用却是很大的。我虽已是耄耋之年，但回忆整理这段历史是责无旁贷的。

## 红二十七军的成立

一九三二年九月，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斗争进入十分艰苦的阶段。由于蒋介石集中三十万兵力，以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术对鄂豫皖苏区进行残酷“围剿”，加之张国焘盲目轻敌，没有进行反“围剿”的准备，我主力红军经过几次恶战，未能改变被动局面，开始向皖西北地区转移。

当时，我任皖西北道委书记。皖西北根据地的形势也很严重，敌人步步向根据地中心区进逼。按照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鄂豫皖省委的部署，我们撤出道委所在地麻埠，向西南转移，在古碑冲附近与分局相遇。因敌追兵逼近，情况很紧急，分局率红军主力南下，我带着道委机关和部分地方武装随后转移。当我们行到西界岭时，与率领第七十九团掩护主力转移的东路游击司令员刘士奇和红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会合。恰在这时，接到张国焘派人送来的一封信。他以分局名义，要我负责组织鄂皖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鄂皖边区的斗争。

十月一日，我和刘士奇、徐海东等带领部队和道委机关到达英山县金家铺地区。那里聚集着两万多名地方干部、“跑反”群众和红军伤病员，他们是跟随红四方面军向鄂东北转移时被敌人堵截下来的。当时，我们正处在敌四面包围之中，形势异常危急。当天，我和刘士奇、徐海东等在英山县土门潭开会，分析形势。我们认为：敌人必然要派重兵到鄂东北“追剿”红四方面军主力，因此，我们要向皖西地区活动，以牵制敌人，并掩护两万多名地方干部、群众和伤病员安全转移。为此，亟须统一组织，统一领导，加强武装斗争。会议根据分局指示，成立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我任书记，委员有刘士奇、徐海东、吴保才、王建南等同志，将聚集在金家铺一带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统一编成红二十七军（又称东路军）。会议还确定了部队的行动方针：从内线转向外线，向东行动，避开敌人锋芒，寻机打击薄弱之敌。这次会议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斗争方针，为坚持皖西北地区的斗争奠定了基础。

十月二日，在金家铺的河滩地召开红二十七军成立大会。皖西北道委机关和道区军事指挥机关改为红二十七军军机关，军长刘士奇，我任政委，副军长吴保才，政治部主任江求顺。下辖第七十九、第八十一师。第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政委王建南，辖第一、第三团。一团由红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改称，团长张四季、政委杜本莲；三团由六安、霍丘两个独立营和皖西北道区军事指挥部战斗模范营及英山、霍山、六安三个保卫连合编而成，团长程启波、政委詹大列。第八十一师由军部兼师部，辖第二、第五团。二团由英山独立十三团改称，后蕲春县游击队编入该团，团长熊海清、政委曾照瑞；五团由霍山独立团（两个营）和五星县（今霍山县西部燕子河地区）独立团等合编，团长陈光辉、政委洪善维。道区军事指挥部直属部队改为军直属分队。全军四千五百余人。

红二十七军是在斗争形势十分危急的关头成立的。它把皖西分散的武装统一起来，继续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对于团结和鼓舞群众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的革命斗争，对于箝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反“围剿”起了重要作用。

## 转战外线

当时围追红二十七军的敌人有梁冠英第二十五路军（辖第三十二师和独立第五旅）、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郝梦龄第五十四师、曾万钟第十二师、陈调元第四十六师、宋天才第七十五师及地方武装顾敬之部等。我们决定跳出敌人的合围圈，向太湖、宿松方向前进。十月九日，我军到达宿松县趾风

河以东的栗树嘴、苗家垄，遭敌第四十六师两个团堵击。我和刘士奇、徐海东等研究后认为，敌第四十六师战斗力较弱，我军指战员求战心切，趾风河一带是丘陵地区，地形有利，于是决心集中全军力量，歼灭该敌。确定由徐海东率领第七十九师第一团迂回至敌人侧后，其他各团从正面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徐海东带领部队很快攻占小石门制高点，切断敌人的退路，予敌以重大杀伤。敌军陷入混乱。其他各团乘势向敌人发动猛攻。激战至下午四时多，毙伤俘敌约一个团，俘敌副团长一人，缴获迫击炮两门、机枪八挺、步枪五百多支、子弹四万余发。随后，我军撤至趾风河南北一线，控制叫雨尖、白崖寨等制高点，防敌反扑。

十日，敌第三十二师及宿松县反动武装陈金旺“猎虎队”从陈汉沟方向追来，占领了趾风河西南的云天岭等制高点，并向我叫雨尖等一线阵地发起攻击。敌第四十六师的两个团也纠集残部，从趾风河以东向我军进攻。我军腹背受敌，形势很不利。我们决定先顶住敌人，天黑后再转移。激战至黄昏，我军主动撤出战斗，乘夜暗向太湖县弥陀寺方向前进。趾风河战斗，虽然没有打破敌人的围堵，但狠煞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一个星期内，敌人未敢轻举妄动，为我军转战赢得了时间。

十月中旬，我军转向东北，经店前河、河图铺，行至潜山县衙前（现岳西县城）以东的一条山沟里，遭敌第五十四师堵击。后面随行的群众和伤病员也都拥到沟里，人多沟窄，行走不动。如敌人从两侧压下来，我军将有覆灭危险。军长刘士奇当机立断，命令部队迅速抢占衙前东侧几个山头，抗击敌人的进攻。同时，立即组织群众火速转移。我军与数倍之敌激战三个多小时，反复冲杀十多次，终于打退敌人，我军亦伤亡三百多人。其中一团损失最大，牺牲营连干部十多人。战后，随行的伤病员纷纷要求归队。我们决定把三百多归队的伤病员都补充到一团，使一团的战斗力得到恢复。

在这半个多月中，我们最感棘手的是随军“跑反”的群众。他们人多，又无组织。部队行动时，他们漫山遍野跟着走；遇到敌人时，又到处乱跑，有时把部队都插乱了。我们几次试图把这些群众组织起来，但由于敌情紧急，同时，这些人从各地聚到一起，互不相识，而且老的老，小的小，组织几次都未奏效。部队只好边作战，边掩护群众，艰难地前进着。

我军越过衙前，拟北渡淠河，返回皖西北根据地。行至头坨，遭敌第三十二师截击。因前卫三团战斗失利，全军折向东，继续在外线转战。十月二十四日到达官庄地区。全歼敌三十二师一个营。此时，敌人三十二师分头对我追堵，我军星夜向桐城县土岭方向转移。行至土岭，先我到达的敌三十二师已布好阵势，追敌也紧跟而来。我军只能进不能退。全体指战员一鼓作气，冲破敌人的堵截，直插桐城县大沙河边。过河后，一团占领河东岸有利地形，架起机枪，隔河与追敌展开激战。敌人数次企图抢渡大沙河，都被打退。下午四时，敌人停止攻击，我军遂撤出战斗。这一仗，一团又伤亡二百多人。战后，又有二百多名归队的伤病员补充到一团，有些人伤口还化着脓。

大沙河战斗后，我军经舒城县晓天镇、六安县毛坦厂附近，于十一月初到达霍山县三里店。在这里召开鄂皖工委会议，对一个多月来在东线游击的情况进行总结。会议认为，我军远离根据地，缺衣少粮，部队天天行军作战，兵员补充和伤病员安置都有困难。于是，决定渡过淠河，返回皖西北根据地。

十一月六日晨，我军到达磨子潭附近淠河东岸。敌第三十二师九十四旅已经占据河两岸的大小山头，控制了黑虎山制高点，堵住我军的去路。尾追

之敌第四十七师也跟踪而至，占领我军来路上的两侧山头，切断我军退路。我军被压在河川峡谷里，情况异常紧急，军长刘士奇决定立即突围，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七十九师一团。在徐海东带领下，一团冒着敌人的密集火力，强渡澧河，向黑虎山发起冲击，用刺刀和手榴弹杀出一条血路。然而，突破口很快又被敌人封锁。徐海东带领突击队再次进攻。同时，我们命第三团团团长程启波率领突击队从敌侧翼设防薄弱的几丈高的陡壁攀登上去，向敌发起突袭。我们率后续部队乘势冲入敌阵。霎时，敌人大乱，纷纷溃逃。我军胜利突出重围。这次战斗，歼敌数百人，我军也付出很大代价，许多随军参战的群众也牺牲了，我和七十九师政委王建南、一团政委杜本莲都负了伤。磨子潭突围，显示了红二十七军是一支经得起考验的打不散、拖不垮的部队。

突围后，我军经大化坪、漫水河到达西界岭进行休整。由于作战减员，我们决定将五团分别编入一、二、三团。十一月十四日，我军到达根据地边缘吴家店地区，决心在此阻击敌第三十二师和第四十七师，不让敌人进入根据地危害群众。敌人出动飞机三十多架次，对我阵地狂轰滥炸，并连续发起冲锋，都被我打垮。一团阵地是整个战场最激烈的焦点，团长张四季在带领部队反击中壮烈牺牲。听到张四季牺牲的消息，我的心情很沉痛。张四季是很能打仗的，有勇有谋，是海东同志的得力助手。他带领的一团在东线转战中立了大功，在全军上下有很大影响。军长和我商量，决定立即由黄绪南接任一团团长职务，坚决顶住敌人。经过三昼夜激战，我军打退数倍于我之敌的多次凶猛冲击，毙伤敌近千名，胜利进入赤南根据地。

#### 开赴鄂东北

皖西北根据地遭敌“清剿”损失很大。庐舍成墟，田园荒芜，一些地方成了无人区，根据地只剩下赤城县（今商城县南区）的一部分，六安县六区（金家寨）和三区（龙门冲）的一部分。十一月十八日，我们到达大埠口，与坚持这一地区斗争的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会合。该团是九月底在东西界岭间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鄂东北地区转移后留下来的。我们向二二四团领导询问主力红军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大家心里都很着急。

根据当时形势，我们决定在大埠口进行短暂休整。鄂皖工委在此召开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应迅速找到省委，弄清分局和主力红军的行动，确定根据地的斗争方针。会议对恢复皖西北根据地的工作做了部署，将随军转移的干部有组织地分到各地开展工作，动员随军群众回家乡，安置伤病员，并由副军长吴保才、政治部主任江求顺率领第二团留下来恢复和坚持皖西北根据地的斗争，军长刘士奇和我率领第一、三团及二二四团赴鄂东北找省委。

我军在赴鄂东北途中，于商城县新店子夜袭顾敬之反动民团，毙伤团匪二百多名。这一仗很鼓舞士气。这是军长刘士奇指挥得好。我和士奇同志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原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方面军转移时，留下任东路游击司令员。他既能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挥打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后来在“肃反”中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

我军继续向鄂东北前进，到达光山县的沙窝村，准备筹集些粮秣。这时，敌七十五师一个旅从商城县西余集追来。我军很快占领沙窝附近有利地形，以突然猛烈的火力，歼敌一个多营，余敌溃退而去。我军从容进入鄂东北根据地。十一月二十四日，我们在七里坪附近找到鄂豫皖省委。省委九名委员，除我一人在皖西外，其他同志都在鄂东北。这时我们才知道，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已经西去。省委曾于十一月十二日在红安县长冲召开第

一次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反国民党四次“围剿”下的总任务》的决议，对根据地反“围剿”斗争作了部署。在省委领导下，鄂东北根据地军民一直坚持斗争。

红二十七军与鄂豫皖省委会合后，省委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决定将红二十七军一团恢复为红二十七师第七十九团，第三团归红二十七师指挥，第二二四团归还第七十五师。同时决定恢复皖西北道委，仍由我任道委书记。从此，鄂皖工委和红二十七军番号撤销。

红二十七军成立的时间不长，但经历了大小战斗数十次，歼敌近四千人，转战十多个县，行程三千余里，有效地打击了敌人，配合了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保存了数千人的武装力量，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群众的斗争信心。

（姜为民郭奉滨整理）

（原载于《军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八期）

## 红二十八军在皖西

郭述申

鄂豫皖根据地，曾三次成立红二十八军。第一次，于一九三三年一月在麻城大畈组成，同年四月编入红二十五军；第二次，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在金寨县（当时为立煌县）南溪成立，次年四月编入红二十五军；第三次，一九三五年二月在太湖县凉亭坳组成，一九三七年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这里记述的是第二次成立的红二十八军在皖西的斗争情况。

一九三三年十月，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失败，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川陕边。十一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接连取得了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等战斗的胜利，初步扭转了斗争形势，部队发展到万余人。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和省委推行错误的肃反政策，使刚刚好转的斗争形势转入低潮。红二十五军也损失过半，于九月五日移至皖西北。敌“围剿”重点也转向皖西北，调集五个师又六个旅合围我军。

鄂豫皖省委继续采取内线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分兵御敌，未能阻敌进攻，根据地中心区保卫战失败。省委率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由皖西北道委领导红八十二师坚持斗争。我当时任道委书记。

红二十五军返鄂东北途中，于十月二日过潢麻公路时遭敌阻击，省委书记沈泽民和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戴季英率大部夺路而走，副军长徐海东带领的后续部队被截于路东，后折回皖西北。我们商量再组建一支部队，坚持斗争。

十月十二日，皖西北道委在南溪召开扩大会议，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徐海东任军长，我兼政治委员。徐海东带来的部队编为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政委周化贤；皖西的八十二师不变，师长刘德利，政委詹大列。每师辖三个营，全军共二千三百余人。根据徐海东的建议，会议还研究制定了部队的作战方针，即：不拼消耗，积极向外线开展游击，寻机歼敌，夺取敌人物资补充自己。并决定两个师先分后合，八十二师在赤南，八十四师北上熊家河一带，互相配合，集中歼敌。

会后，徐海东与我率八十四师奔熊家河。敌第十二师、第七十五师、独立第四十旅各一部来围。我们甩开敌人，远去罗田县僧塔寺。十月底重返熊家河。十一月初，在石门口与敌独立第四十旅遭遇，在二路游击师配合下，歼敌一个团，俘一千余人，缴长短枪八百多支、迫击炮三门、大衣七百多件。

十一月下旬，两师集中熊家河地区。鉴于固始县南部物资丰富，敌兵力薄弱，我们依托熊家河地区，向固始县发展。我因重病，在担架上随部队行动。十二月十四、十五两日，徐海东率部队接连袭击吴桥、段集，再攻黎家集，歼民团五百余人，缴棉布六百多匹、棉花二千斤，解决了全军的冬装。我军在张广庙、钱集、段集、岗窑等地发动群众，打击民团，捕杀反动分子，袭扰敌人交通，展开广泛的游击战，敌交通时被阻断。一九三四年一月十日，我们在苏仙石、皂靴河间截获敌大批物资，并击溃敌两个团的进攻。我军再度深入固始县境，袭击樟柏岭、王家岭、顺河店、陈集、黎家集等地，均获胜。使敌叶家集与潢川、固始间的交通受到严重威胁。月底，我军南下六安大小马店，歼敌保安团四个连，俘三百余名，缴大米百余石。二月初，返赤南葛藤山地区。

二月六日，我军在火包岭南阴阳山一带与敌激战，八十二师师长刘德利



牺牲。我们离葛藤山地区，到大小马店以南和固始县南部活动。

三月初，我军在熊家河一带，突破敌四路合围，移至金寨东南古碑冲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分地分粮。三月十日，溃敌独立第五旅一个团和立煌县民团，尔后西入葛藤山。南溪之敌在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掩护下，猛攻我葛藤山东南阵地。八十四师一营顽强阻击。八十二师（欠三营）向西南佯动，在簸石沟留一个排，以火力吸引敌人，主力隐蔽撤回葛藤山。敌中计，以其主力猛攻簸石沟。徐海东即率领两师主力及军部机枪连、特务连，迂回敌后奇袭，敌大乱。歼敌一千余人，俘敌旅长刘书春，缴获颇丰。

葛藤山战斗后，我军北上金钢台、余子店一带。后转南溪以北地区。三月二十四日，敌集中三个师来犯。我军士气旺盛，弹药充足，在杨山一带毙伤敌四百余人。敌溃败。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牺牲。

中共鄂豫皖省委四月十日在鄂东北开会，研究红二十五军行动方案。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乘东北军布防尚未就绪之机，先去皖西北会合红二十八军。

四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会师于商城县东南部的豹迹岩。根据省委决定，次日，红二十八军编入红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我任政治部主任。八十二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师长梁从学，政委姚志修；八十四师和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合编为新七十五师，师长丁少卿，政委高敬亭。全军共三千余人。另以红二十八军特务营和八十四师一个营及六（安）霍（山）第三路游击师，改编为新八十二师，师长江求顺（后为林维先、政委江求顺），约一千余人，坚持皖西北斗争。

红二十八军组建后，采取比较切合实际的行动方针，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运动战，胜利地坚持了皖西北地区的反“围剿”斗争。

由于敌人的分割“围剿”，皖西北道委与省委失去联系。道委虽接到几次省委来信，但没能及时向省委写信汇报，致使省委很难了解皖西北地区和红二十八军的实际情况。曾批评皖西北道委和红二十八军“犯了极严重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以打粮为事”，不发展“游击战争与群众斗争”，不扩大红军等等，并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三日书面报党中央。两军会合后，省委在五月发给皖西北道委的指示信中，肯定了皖西北军民英勇斗争的成绩，认为皖西北道委“能积极领导红二十八军，于最近时期给皖西北方面的敌人以有力打击”。七月五日又将实际情况报告中央，并就红二十八军和地方部队的几次战斗胜利，作了补充说明。

（姜为民郭奉滨整理）

（原载于《军史资料》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 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先期到达陕北

韩先楚刘震

### 省委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

“六月十三，红军出山。”这是当年流传在长安县引驾回等地的一句民谣。

乙亥年六月十三，正是公元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三日。这天，我们红二十五军以极其突然之行动，经由商县杨家斜、蓝田县石嘴子等地，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出山后，全歼蓝田县焦岱、长安县引驾回等地民团，前锋直抵西安城南二十余里之韦曲、杜曲等地。与此同时，还在引驾回、子午镇一带开展了群众工作，发动贫苦群众分粮、分盐、分衣物，动员青壮年参加红军。这一出其不意的行动，使敌人在西北地区进攻红军的总后方——西安城内，极为震动。当时正准备由西安开往天水之东北军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被迫停止了行动。城内也一片混乱，一些大地主大资本家，纷纷准备逃往外地。另一方面，这一行动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鼓舞了西安近郊的广大群众，部队本身则得到了物资补充，并扩大新兵三百多名。

红二十五军自从撤离鄂豫皖苏区之后，即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对于当时全国的斗争形势不甚了解。只是在威逼西安的行动中，从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当时，蒋介石正在调集几十万大军向川、陕、甘边境集结，妄图将我主力红军围堵消灭于川西地区。对红二十五军来说，此时又面临着一次新的战略行动的抉择。恰在这关键时刻，七月十五日，即威逼西安的第三天，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从上海经由西安到达军部驻地子午镇，沿途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敌人的重重关卡，及时送来了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也带来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动向的可靠消息。当天晚上，中共鄂豫陕省委立即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会议在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主持下，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报纸消息和敌情动态，认真分析了当时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国民党的出卖，使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党和红军必须动员千百万人民一致奋起，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反共政策，积极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同时认为“主力（红军）会合在西方的胜利，与将要形成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都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的形势特点”[1]，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是当前最为紧迫的战斗任务。省委同时也考虑到陕南的实际情况，认为袁家沟口战斗的胜利，“只是粉碎了敌人三个月的进攻计划，而没有争取到最后的全部胜利”[2]；加之敌人实行“围剿”的兵力有增无减，形势仍很严重。为了谋求新的战略出路，原来就曾有北上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的行动意图。吴焕先同志当时就曾讲过，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西北方胜利会师，我们南北两支红军也可以携起手来，集中行动作战。省委沣峪口会议当机立断地提出：红二十五军“目前首先要执行新的任务，采取新的策略，在一切行动中极力去与陕北红军集成一个力量”，以“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3]。于是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省委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通观全局、独立自主作出这一战略决策，完全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率

领主力红军抗日北上的战略意图，同时也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与主力红军会师的热切愿望。

与此同时，会议还确定合并鄂陕、豫陕两个特委，组成新的中共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各路游击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边的革命斗争。

跨上新的征途，配合主力红军行动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即在鄂豫陕省委率领下西征北上，开始了新的长征历程。

我军从洋峪口出发，经由户县、周至县境，沿秦岭北麓向西挺进。于七月十七日、二十一日，先后在周至县店子头和马召镇，两次打退陕军两个团的尾追。这时，驻西安之东北军五十一军一一三师李振堂部紧追而来，先头已到达周至，距我仅三十余里，情势相当紧迫。军领导为隐蔽行动意图，摆脱尾追之敌，遂于二十二日晨，由辛口子向南折入秦岭山中。继经青岗砭、宽台子、厚畛子、二郎坝等地，佯作威逼汉中的姿态，借以迷惑和摆脱敌人。

七月二十七日，我军到达留坝县之江口镇，并击溃该地民团。北出终南山之后，连续十多天的行军作战，加之天气炎热，部队也十分疲劳，省委决定在江口镇休整两天，进行西征北上的思想动员和物资准备。部队也抓紧进行了整编。将随同主力部队行动的第四路游击师（地方部队）二百八十余人，分别编入各团。原来就在这一带坚持斗争的华阳游击队，这时也在江口镇赶上部队，以及沿途所收容的一些游击队伤病员，都补入连队。这时，军仍辖二二三团、二二五团和手枪团，包括军部直属队，全军近四千人。

之后，我军即从江口镇出发，经由庙台子、留凤关等地，转向西北挺进。七月三十一日，我军以二二三团第一营为前卫，轻装奔袭二十余里，占领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歼敌一部；该营三连设在双石铺东北三里处的警戒排哨，恰在当天傍晚截得一顶由凤县而来的滑竿，俘敌少将参议一名，缴获文件和报纸甚多。军领导综合敌少将之口供和文件及报纸所提供的情报，证实我主力红军正在北上，而敌胡宗南部、新编十四师鲁大昌部、第三军王均部、新编第一军邓宝珊部及三十五师马鸿宾部，均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防堵我主力红军北上。据此，军领导决定部队立即进入甘肃境内，以威胁敌人后方，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八月三日，我军以手枪团化装潜入甘肃两当县城，配合先头部队攻占该城，俘敌保安队官兵数十名。随后便由两当以北的利桥镇转向西北，直逼天水城下。九日晚，一举攻占大水县城北关，歼敌一部，缴获一批军用物资。我军直捣敌人后方，各处敌军四下告急，慌忙调第三军十二师一部，从武山、甘谷掉头回援。这时，我军于十一日从新阳镇渡过渭河，进占了秦安县城。

我军进占秦安县城后，决心大胆向敌人纵深挺进，以截断西兰公路，进一步牵制敌人，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八月十二日，我军由秦安县城北进。十四日，威逼静宁县城，毙伤敌数十名。守敌新一军十一旅惊慌异常，急电向兰州求援。至此，横贯陕甘两省的交通大动脉西兰公路，即被我军切断。

红二十五军神速西进，敌人极为震惊。当时，就连发自成都“行辕”的

一道又一道“委座”电令，也是变化无常，对我军无可奈何。蒋介石早在六月六日就曾发出这样的电令：“查徐（指徐海东——编者注）匪数月以来，猖獗流窜，实属可虑，希速派队追剿，……”对于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之后的行动，蒋介石不只是“实属可虑”，而且是极为可恼，遂于七月二十一日向西安绥靖公署发出电令严加痛斥：“区区之匪，至今尚不能歼灭，可知进剿不力、奉命不诚。兹再限期八月十五日以前肃清，如届时再不能遵令肃清，则唯该主管长官纵匪论罪！希即一体知照，令遵勿违。”八月十日，蒋介石又一次在电报中声称：“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毛。”电令薛岳、王均、于学忠、杨虎城等部，各抽调一部分兵力，“统归朱绍良负责统一指挥”，集中对付红二十五军。我军这一战略行动，有力地吸引和牵制了川、陕、甘边界的敌人，迫使敌人在一定时期内减轻了对我主力红军的压力，起到了重要的配合作用。

#### 激战四坡村，吴焕先壮烈牺牲

我军威逼静宁后，于十五日进入静宁县城以北五十里的兴隆镇，作短暂休整。十七日，一举攻克隆德县城，歼守敌第十一旅二团一营大部，活捉了伪县长和保安团长，并以缴获的部分衣物被服，救济贫苦百姓。当日黄昏，我军连夜翻越六盘山，继续沿西兰公路向东挺进。十八日，进至瓦亭附近时，与由固原赶来堵截之敌三十五师一部遭遇，经过激战，终将敌人击退，毙伤敌数十名，缴获战马数十匹，并相继占领瓦亭，三关口、蒿店等地。十九日，乘胜逼近平凉县城。

这时，坐镇平凉城的敌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一面令一五旅一部增援平凉，一面令师属骑兵团及一四旅二八团，分由庆阳西峰镇、宁县早胜镇，向泾川县城集中。敌人妄将我军逐出陇东地区。我军为了继续牵制敌人，于二十日由泾河北岸绕过平凉县城，随后又从平凉以东之四十里铺南渡泾河，沿公路进至白水镇。这时，敌一五旅三个步兵营尾追而来，敌师长马鸿宾乘一辆“万国牌”大汽车，亲自随军督战。傍晚时分，我军回头阻击敌人，冒雨抢占打虎沟高地，将敌人全部打垮，歼其一个多营。亲至马莲铺督战的马鸿宾险些被我军生擒。

战后，我军连夜又赶到白水镇，稍事休整。八月二十一日拂晓，继续冒雨东进。沿着泾河南岸的泥泞公路，急行军四十余里，到达泾川县城以西三十余里的王村。这时，得悉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和一四旅二八团已经到达泾川县城，对我军进行堵击。前有堵敌，后有追兵，情况十分严重。接连下了两天大雨，公路以北的泾河水涨势很猛，部队再要北渡泾河已很困难；而在公路南面，则又被一道数十里宽的高塬所阻，几乎毫无回旋余地。在此危急时刻，军领导果断决定暂时离开公路，翻过南面的王母宫源，南渡泾河支流汭河，摆出一副佯攻灵台的态势，给敌造成急于“夺路入陕”的错觉，实则西去威逼崇信县城，仍然扭住西兰公路不放，并积极探听主力红军的行动消息。

于是，部队由王村爬上王母宫塬，这是一座地势突兀的黄土高塬，位于泾河与汭河之间，由西向东蜿蜒而来。南面的崖壁底下，便是奔流不息的汭河水，据说汭河水平时流动缓慢，深不过膝，可以徒涉而过。眼下，因为大雨滂沱，平静的河面上卷起浑浊的浪涛，给部队渡河造成很大困

难。

军政委吴焕先亲自在岸边指挥部队渡河。他浑身衣服全都被雨水湿透，紧紧贴在身上，满脸都滚着水珠，面孔变得铁青。他指挥手枪团和二二五团抢先渡过河去，占领南岸高地，并向泾川方向实行警戒，防止敌人突袭。等到军供给部和军医院过河时，山洪突然暴发，有几个战士不幸被洪峰卷走。吴焕先一看情况严重，马上命令停止渡河，抢救落水的战士。这时，全军的骡马担架、行李挑担、医疗药品、军械修理器材，以及随同医院行动的伤病员，全都拥挤在汭河北岸，……这是多么紧迫而又艰难的时刻啊！

正在这时，王母宫塬上忽然响起了枪声。敌一四旅二八团一千余人，在一连骑兵的配合下，由泾川县城沿着王母宫塬，乘机向我突袭而来。在塬上四城村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二三团第三营，首先与敌人接触，当即凭借房屋、土墙和窑洞，跟敌人展开激战。这时，我先头部队已经渡过汭河，难以回援，担任后卫掩护任务的二二三团，完全处于背水作战。如不坚决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军领导立刻命令二二三团第一、二营，全部投入战斗，坚决阻击敌人的进攻。在此危急关头，吴焕先政委带领军部交通队和学兵连一百五六十人，从右翼截击敌人。他们抄着一件隐蔽小路，一鼓作气地从河边奔上塬顶，恰好插入敌人的尾部，切断了敌人的后路。战士们不顾泥泞路滑，迅速占领几座高地，从侧后向敌人发起攻击，吴焕先政委向战士们大声疾呼：“同志们，压住敌人就是胜利，决不能让敌人逼近河边！一定要坚决地打，狠狠地打！”与此同时，我二二三团三个营，在几挺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趁机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只顾向四坡村发动围攻的敌人，没想到忽然从背后杀出一支奇兵，在我前后夹击之下，敌人顿时乱作一团，纷纷夺路逃窜，……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亲临前线指挥作战的军政委吴焕先，身上负了重伤。指战员听到军政委负伤的消息，更加激起对敌人的无比仇恨，一个个悲痛至极，怒火万丈，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与敌人拚刺刀肉搏。最后，终将敌人压到一条烂泥沟里，全部予以歼灭，毙敌团长马开基。王母宫塬上的一场恶战，就这样胜利结束了。但是，指战员并没有感到胜利后的喜悦，而是处于万分悲痛之中，无不捶胸顿足，热泪盈眶。因为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刻，年仅二十八岁的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就停止了呼吸……巍巍耸立的王母宫塬上，阴云低垂，风雨声咽。被烈士鲜血染过的几簇小草，滚动着一滴滴泪珠，仿佛也在为烈士垂泪致哀，……

军之魂——令人难以忘却的怀念

吴焕先同志，一九二七年生于湖北省黄安县四角曹门（今属河南省新县）。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领导著名的黄麻起义，坚持鄂豫边武装斗争。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创始人之一。一九三二年后，历任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鄂豫皖特委委员、鄂豫皖省委委员、红四军十二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时，焕先同志留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他根据省委决定主持重建红二十五军，先后担任军长、军政治委员。在面对数十万敌军四次、五次的残酷“围剿”中，极其艰难困苦的蹉跎岁月，他领导红二十五军和地方军民坚持鄂豫

皖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一九三四年冬，红二十五军奉党中央指示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在创建鄂豫陕根据地初期，省委书记徐宝珊身患重病，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在庾家河战斗中均负重伤，焕先同志主持全面工作，独挑革命重担，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创建、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壮大，以及粉碎敌人两次重兵“围剿”，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战略行动，他更以远见卓识、胸怀全局的革命胆略，坚决果断、及时正确地作出行动决策。他具有高尚的革命品质、坚强的斗争意志、卓越的战略远见和领导才能，他是全军一致公认的杰出领导者。他的牺牲，是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一个重大损失。全体指战员悲痛万分，决心为实现他的遗志而英勇奋战！

焕先同志作战英勇，身先士卒，临危不惧，指挥若定，在几次生死存亡的恶战中屡建奇功，使部队摆脱困境，转败为胜。他能够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密切联系群众，与战士同甘共苦，深为全体指战员所爱戴和敬佩，在部队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他善于独立思考，注重斗争实践，对党和革命事业怀有一颗忠贞不渝之心！

西征北上途中，焕先同志十分关切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行动的消息，以及川、陕、甘边的战事动向。自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之后，他随时都期望跟党中央建立联系。部队到达陕南时，他曾几次给红四方面军和川陕省委写信，试图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但都没有成功。他多次讲过，消灭敌人一个团不如缴获一部电台，有了电台就可以设法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及时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为了向党中央报告情况，从津峪口出发的第二天，他连夜写了一份《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个别策略及省委工作情况的报告》，长达八千多字，末尾注有“七月十七日夜，下三点半”。报告写成之后，他连同省委关于创建鄂豫陕新区的决议文件，都一并交由石健民呈报中央，请求中央予以审查。因为没有电台联络，打下双石铺以后，也只是根据敌少将参议的口供和《大公报》上的几则片断消息，认真加以分析研究，及时作出策应主力红军北上的行动决策。据此，他向部队提出“迎接党中央”和“迎接主力红军”的战斗口号，进一步激发了全体指战员的斗志。全军上下拧成一股劲儿，决心以实际行动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到来！

从终南山下到陇东高原，焕先同志一路上的所作所为，都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人终生难忘。部队每经过一地，他都深入调查研究，根据不同地区的民情风俗，适时地提出一些新的政策、纪律规定，教育指战员严格遵守，切实做到，秋毫无犯。牲口吃了农民的庄稼，他也要当面赔情道歉，按价补偿损失。记得路过留坝县庙台子时，部队就住宿在张良庙内，烧火做饭，弄得到处都是柴草烟灰，纪律也不太好。他当下就把有关单位领导召集起来，进行批评教育，要求整理好庙内卫生。当时，他听说军供给部把庙内的一对铜鹤收藏了起来，准备带走留作供给经费之用，他立即找到供给部领导，让其把一对铜鹤送回原处。他语重心长地说：“这一对铜鹤是很值钱，但它是庙内的文物古董，值钱再多，我们也不能拿走，更不能变卖！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我们从此路过一回，拿走了留侯祠的文物古董，将会落下个千古骂名。我们红军队伍再穷再苦，都不能做出这种遭人唾骂的事，落下个盗卖文物的罪名！”

他还讲了西汉名士张良的故事，介绍了几块明清两代名人的留题碑刻，要求部队爱护名胜古迹，对庙内的一切陈列物品，都不得随便挪动。指战员都很敬佩军政委的做法，临走时，把庙内收拾得干干净净，一片清新，僧俗游人们无不交口称赞。

在进入回民聚居的兴隆镇之前，焕先同志就找贫苦群众、地方乡绅、小学教员、货郎小贩促膝相谈，深入了解回民地区的社会情况，结合当地回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及时为部队制定了“三大禁令、四项注意”，对部队进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严格要求部队贯彻执行，不得违犯。到了兴隆镇以后，焕先同志又邀请几位颇有名望的人士和清真寺的阿訇，到军部作客，他向这些人士讲道：“我军进驻兴隆镇，一不向你们派捐款，二不向你们催粮草，三不拉你们的民夫壮丁。大家尽管放心，红军决不骚扰老百姓。我们也不在此地停留，稍作休整之后，很快就走！”随后又讲了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红军的政策纪律。第二天，他还跟其他几位领导同志一起，在军号、锣鼓、鞭炮声中，拜访了清真寺，并赠送了匾额和礼品。当时，马青年等六七个回族子弟，自动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红军好”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遍了陇东高原，……

多么令人难忘的怀念啊！吴焕先与红二十五军，就象一缕贯穿始终的红丝线，抽不完也扯不断。焕先同志牺牲以后，当时就葬于汭河南岸的郑家沟，坟墓随后也遭敌人毁坏。壮志未酬身先死。而今许多健在的老同志，仍把他看作红二十五军的领导核心，卓越的决策人。吴焕先同志的英名将与日月同辉，永垂青史！

打退敌人追堵，胜利进入陕北

为了继续牵制和迷惑敌人，我军直逼灵台方向，佯作“夺路入陕”之状。敌人原以为这支“疲惫之师”，在到达泾河两岸时，必然要夺路进入陕北，没想到却掉头南下，进入灵台县境。我军的这一行动，敌人曾错误地认为：拢乱之师，飘忽不定；北去不成，而又“被迫流窜入陕”。于是，西安绥靖公署八月三十日义发出电令：“严堵该匪窜陕”。尾追到达陇县的东北军五十一军一一三师，这时也摆出一副防堵红二十五军入陕的架势。

其实，红二十五军除以少数部队在灵台附近虚张声势之外，主力则在灵台、崇信、陇县之间的三角地带，积极探听主力红军的行动。部队所到之地，军领导都派手枪团四出搜集报纸，访问客商，打探消息，极力寻觅有关主力红军的北上动向。由于当时条件所限，又没有电台通讯，对主力红军正在过草地的行动消息，一无所悉。就在这时，敌情起了重大变化：狼集于陕甘边界陇县、清水、马鹿镇等地之敌一一三师，时刻都在窥测着我军的行迹，伺机而动；敌第三军十二师也从武山、甘谷一带移动而来；由兰州乘汽车驰援之敌第六师十七旅，已经到达泾川县城；

敌三十五师仍继续向泾川方向集结调动，该师骑兵团一直跟追到什字镇，象条尾巴似的难以甩脱。军领导考虑到一时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确实消息，各路敌军日益集中逼近，对我形成合围夹击之势，我军连日在大雨和泥泞中行军作战已很疲劳，伤病员也难以安置，继续作无后方依托的行动十分不利，遂决定立即奔赴陕北苏区，与陕北红军会师。

八月三十日，部队经华亭县安口窑转而北上。三十一日晚，由平凉县城以东的四十里铺渡过泾河，继经镇原、庆阳县境，翻沟跨源，兼程前进。

这时，敌三十五师骑兵团和步兵二一 团，一路上跟踪穷追。我军在经过西峰镇和翻越赤城塬时，曾两次打退敌人骑兵的尾追。九月四日晨，部队从板桥镇出发时，担任后卫的二二五团三营遭敌骑兵团突然袭击。在此时刻，徐海东指挥二营投入战斗，掩护三营突围。但因敌众我寡，当时也陷入敌人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恰在这时，我们二二五团第一营，迅速抢占一座山头，以猛烈的火力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掩护徐海东同志飞马突出重围。这次战斗，我们二二五团三营损失二百余人，团长方炳仁同志壮烈牺牲。

之后，我们就沿着陕甘边界的崇山峻岭，继续向北前进。这一路人烟稀少，沿途无粮可筹，部队饥疲不堪，行进困难。全军都处在严重的饥饿威胁之中。不少营以上领导，都把自己的乘马宰了，为战士果腹充饥。正在十分困难之时，恰遇一个赶羊商贩，军供给部如数买下了四五百只羊，这才解除了严重的饥饿威胁，得以继续前进。

九月七日，到达陕甘交界的豹子川。省委在此开会，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军政委，戴季英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这时，全军总共三千四百余人。军领导对部队作了进入陕北苏区、同陕北红军会师的政治动员，要求部队整顿好军容，讲究礼节，遵守纪律，注意团结，虚心向兄弟的陕北红军学习。全体指战员都感到无比兴奋，信心倍增。

九月九日，部队进至永宁山，和陕甘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习仲勋、刘景范同志得悉这个消息后，立即报告了中共西北工委。中共西北工委组织部还印刷了《为迎接红二十五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红二十五军在永宁山稍作休整后，经过四天行军，于九月十五日到达延川县永坪镇。至此，红二十五军经过两个月的艰苦转战，行程四千余里，沿途攻克三座县城，进行大小战斗十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追堵，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战略意图，成为红军长征先期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胜利完成长征。

（卢振国整理）

注释

[1][3] 鄂豫陕省委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三十日写给郑位三等同志的指示信。

[2] 吴焕先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



## 忆鄂东北地区两年游击战争

刘华清

鄂东北地区，是指黄安、麻城、黄冈、黄陂、孝感等县。有时也包括河南省的罗山、光山县南部，又称鄂豫边区。这些县都位于大别山西端南麓，北面是大山，中间是丘陵，南部是水网地带，交通很不发达。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就在这个地区广泛地发动过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我党又相继组织了各地的农民起义，开展了创建红军、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黄安、麻城两县起义的农民自卫军和数千农民一起攻克了黄安县城。但由于缺乏斗争经验，在国民党军队的围攻下，工农革命军遭受了很大损失，只剩下七十二人，转入隐蔽的游击战争。各地党组织、农会虽然也遭到敌人残酷的镇压和摧残，但还是保存了革命种子，并继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坚持斗争，创建了革命根据地。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一年，四年左右的时间里，鄂东北地区红军和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红四方面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攻克黄安县城，全歼守敌第六十九师，取得了黄安战役的胜利。是役历时四十三天，总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其中生俘敌六十九师师长赵冠英以下万余人，缴获了大量枪炮弹药及其他战利品。

红军攻克黄安县城之后，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将陂安南县党、政、军机关与黄安县党、政、军机关合并，改黄安为红安，组建红安中心县党、政、军领导机构。当时，我在陂安南县军区指挥部担任少共团委书记，组建红安县后，又担任红安县军区指挥部少共团委书记。红安中心县管辖红安、黄冈、陂安南三县，并将原黄安、陂安南两个独立团扩编为独立第一师，另建两县独立团，同时进一步扩大了赤卫军。此时，以红安县为中心，南距长江北岸、西沿京汉铁路、北近淮河边，东邻皖西根据地，除部分大的城镇为敌人占领外，其余广大乡村形成了一大块比较巩固的鄂豫皖红色根据地，拥有人口三百五十万，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约六万人，赤卫军二十余万人，二十六个县的革命政又。

红安县党、政、军领导机关，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二年八月初，八个多月的时间里，主要工作是组织人民群众进行农业生产，筹集粮食、衣被、鞋袜以及其他物资支援前线红军；动员组织青年参加红军、游击队，整顿发展赤卫军，以及整顿党、团组织，健全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在此期间，红四方面军主力在豫南、皖西接连打了几个大胜仗，根据地和红军进一步扩大，形势发展很好。这时，蒋介石制定的以鄂豫皖苏区为重点的第四次“围剿”计划已经部署完毕。八月初，敌人开始大举进攻，从东、西、北三线向根据地中心区迫近。在此严重情况下，张国焘不顾红军连续作战已很疲劳，坚持实施不停顿的进攻，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迎战，与敌人拼消耗。在敌我力量悬殊下，经过三次残酷激烈的大战，红军伤亡很大，不得不将主力向大西北转移，使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遭受巨大损失。

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根据地党、政、军、民没有作任何反“围剿”的准备，在敌人的突然进攻下，思想上、组织上都很混乱。敌人多次派飞机对红安县城进行轰炸，并散发反动传单。群众得知蒋介石的军队已经占领了黄陂的夏店、长轩岭并正向河口前进，都说，前几天还喊口号、贴标语“打到武汉去过中秋节”，“首先夺取一省或数省的胜利”，怎么现在敌人又进攻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十一日晚上八九点钟时，红十二师部队从东向西跑

步穿过红安县城。我们站在街上观看，感到部队行动如此突然，形势肯定十分紧张。到了下半夜，我们接到通知，紧急集合，人员要轻装，只带能随身携带的东西，其余的一律不带。红安县党、政、军领导机关及所属单位，在这种情况下，于十二日早晨仓促撤离县城，转移到红安县紫云区潭涣河一带。党政机关、红军的后勤单位和县城的群众一起跑反，全挤到山区农村。山村里没有多少粮食，吃饭很困难，干部、群众思想十分混乱，都希望县委、省委很快拿出办法来对付敌人。九月初，省委才下指示，布置反“围剿”斗争，并以红安县部分机构和人员组成中共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徐宝珊任道委书记、吴焕先任游击总司令。不过月余，宝珊同志调省委主持工作，焕先同志负责重建红二十五军，改由郑位三任道委书记兼游击总司令。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名义上是两个单位，实际上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和机构，党政军的事情都在一起办。编制很简单，司令部只有一个参谋主任（先后由未赫、石建民同志担任）、一个参谋处长，几个秘书兼参谋，我是秘书科长。政治部和道委机构在一起，只有十余人搞组织、宣传工作，负责起草文件，写宣传品、编小报。经理处是搞后勤工作的，人员多一些，因为它要搞粮食，管吃饭穿衣、武器军械、救护伤病员。直属单位只有一个特务营、一个特务大队、一个交通队，总共五六百人。特务大队远离总司令部，在根据地外围地区活动。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成立后，军队指挥员和地方干部群众感到领导指挥加强了，反“围剿”斗争有组织地进行了，增强了信心。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鄂豫皖根据地面临着极其严重的困难。蒋介石以部分兵力尾追红四方面军，而留驻鄂豫皖地区的兵力还有二十万人，加上数万民团、保安队等反动武装，力量很大。他们提出“民尽匪尽”，对苏区人民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政策，到处反攻倒算，屠杀大批干部、党员、群众，并逼迫群众插“白旗”、“反水”、当顺民。各地党政组织、游击队、赤卫军受到了严重摧残。面对着这种情况，鄂东北道委和游击总司令部在郑位三领导下，首先向各县、区发出指示信，同时派出干部去动员教育各级党政组织率领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组织游击队，袭拢敌人，打击还乡的地主豪绅、民团，争取打些小胜仗，提高群众的斗争信心。另外，还组织群众积极配合红军作战，如：侦察敌情、带路送信、运送粮食、收养掩护伤员等。这些工作在当时稳定了群众的情绪，稳定了形势。第二是抓紧建立地方武装。除各区、乡建立游击队、游击小组外，在黄安、麻城、河口、陂安南（包括黄冈）、陂孝北（黄陂孝感的北部）、罗山、光山等县，以原来各县独立团、营为基础，吸收红四方面军留下的伤病员，扩大编为六个游击师（有的称独立师）。这样，各县基本都有了武装骨干力量，敌人再不敢分散用小股兵力（连营）进行清乡“扫荡”，只能集中兵力驻在较大据点或城镇，使我们有了较大的回旋地域。第三是根据省委决定，将分散在各地的红军及一部分地方武装集中起来，重建红二十五军，准备相对集中兵力，采取游击运动战的形式，在有利的时机，打几个歼灭战，以振奋人心、鼓舞士气。

在组建红二十五军的过程中，道委和位三同志要求各县要积极支持红军，要人给人，要枪给枪，调哪个部队就给哪个部队，一定服从大局，本地区有天大的困难也要自己承担，想尽办法减少主力红军的困难，主动支援红军作战。红二十五军组建后，连续在郭家河、潘家河、杨泗寨取得三次大捷，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士气，鼓舞了根据地的人民，使敌人“清剿”计划完全破产了。此时，鄂东北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包括红安县的七里、紫云、桃花、

仙居、二程等区大部，麻城县的乘区、顺区，光山县的东、南、西三区以及罗山县的宣化区，还逐步恢复了陂安南、河口、陂孝北地区小块根据地。这个时期，敌人对鄂东北地区进行过多次“扫荡清剿”，我游击总司令部及所属各县武装在位三同志领导下，不仅没有受到大的损失，反而得到了发展。如红安独立第七师、麻城游击师、陂孝北的游击部队都得到了充实加强。

鄂东北地区军民经过八个多月的斗争，红二十五军、各县独立（游击）师、团和游击队，在地方党组织、广大群众的协同配合下，积极作战，不仅稳住了斗争形势，保持住了红、麻、光三县九至十一个区相互连在一起的鄂豫边区，以及陂安南、河口、陂孝北等根据地，并有了一定数量的地方武装。红二十五军主力发展到一万三千余人（编成三个大师），在取得几个大的胜利后，士气高昂，有了一定的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此外，豫皖边还有一块根据地，并有主力部队红二十八军（约一个师的兵力）和游击队，可以策应鄂东北地区的斗争。对这种有利形势，如能因势利导，发挥其优势，主观上不再犯错误，按照过去八个月取得成功的斗争方法，将会使局面发展得更为有利，进而夺取新的胜利。但是，王明“左”倾路线统治的党中央，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初指示鄂豫皖省委和红军，要集中力量肃清敌人一切“地方的和常备的军队”，“夺取七里坪、河口、红安等中心城镇”。当时，“进剿”鄂豫皖根据地的敌人在数量上超过红军几十倍，并且装备优良，后方供应充足，而红军装备很差，后勤供应无保证，根据地人力、物力已枯竭，不具备强攻敌人设有重防的城镇。省委领导由于受“左”倾路线的影响，不顾这一客观条件，贸然决定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对这一决定，当时红军主要领导人是反对的。位三同志亦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红军没有攻打七里坪的条件，如不能迅速打下来，造成久攻不下的局面，鄂东北根据地无力支援红军作战。而且当时根据地内有红四方面军留下的大批伤员、病号，治疗、生活供应都很困难，再进行大战，如再有大量伤员，更无法抢救治疗，所以他积极反对进行这次战役。但省委没有采纳位三和其他同志的意见，仍然决定攻打七里坪。

五月二日，红军开始行动。敌十三师师部率三个团（六千余人）驻守七里坪，构筑了坚固的工事，七里坪西南面的红安、河口、华家河三个城镇分别驻着敌十三师的另外三个团和敌八十九师的四个团，随时可增援七里坪之敌。红军只三面包围了七里坪，敌人仍来去自由地从西南面调动部队、补给军需。战役的第一周，红军两个师连续三次强攻，除夺得个别山头阵地而又失掉外，没有取得大的进展，以后又进行多次强攻，均未奏效，战局打成胶着状态。本来这时见机撤兵，还可争取主动寻机歼敌，可是，省委仍旧命令红军继续围攻，结果陷入被动。在战役进行过程中，鄂东北地区党政组织和游击总司令部在位三同志主持下，顾全大局，以高度的党性和严格的组织纪律性领导全区党政军民全力以赴地支援红军。他们积极调动各县独立师（团）、游击队配合红军作战，动员广大农民将自己仅有的一点口粮，一碗、一升、半斗地拿给红军吃，宁愿自己饿肚子、吃野菜；还动员妇女为红军做衣服、鞋子，动员儿童救护伤员，动员群众给红军送柴草，有的人把自家的门板、铺板、桌椅都拿出来供红军做饭用。后来，实在弄不到粮食了，总司令部就组织群众打粮队，在地方部队掩护下远到宋埠、黄冈、陂安南等地打粮，为此，地方部队和群众牺牲了很多人，损失不小但收获不大。就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情况下，经过红军指战员和广大群众英勇作战，虽然给敌人一

些打击，但是由于敌强我弱，在攻打四十三天后，部队已疲惫不堪，不得不于六月十三日被迫撤出战斗。这次战役的失败，使红军面临更大的困难。红军主力转移到光、麻、商边界地区，一面筹粮，一面休整。但是，敌人并不让红军有喘息的机会，紧接着进行尾追堵截。红二十五军连打了几个消耗仗，部队受到新的损失，只好缩编，全军减员过半，只剩五千余人。此时，省委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继续搞肃反扩大化，把当时红军干部中一些对围攻七里坪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大批大批的撤职（包括中、高级干部），有些甚至被当作反革命加以处决，并一度解散了七十三、七十五师的党、团组织。红军没有被敌人消灭，反而被自己所摧残破坏，真是令人痛心万分。当时许多同志对红军的肃反提出了不同意见，位三同志认为红军指战员中决没有那么多的反革命，要是有，我们的游击总司令部、省委、红二十五军早就被消灭了。由于位三同志反对肃反扩大化，反对围攻七里坪，有些领导人便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事实上，位三同志是正确的，他代表了多数党员、干部的意见。然而他的正确意见一个时期在省委内被否定了。

一九三三年七月初，敌人向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省委认为敌人是想破坏秋收，于是命令红二十五军坚持在内线采用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打“正式战”，“保卫中心区”、“与土地共存亡”。从七月十一日起到八月下旬，连续十几次与敌人拼死作战，但是仍不能打退敌人的进攻，仅红二十五军就伤亡一千五百余人，被迫向皖西转移，同红二十八军会合。在皖西也依旧采取内线单纯防御作战，连续数战也没粉碎敌人的进攻，又决定回鄂东北。在过潢（川）、麻（城）公路时，部队遭到敌人截击。省委和军长吴焕先只率两个师的各一部两千人进入红安紫云寨地区，另一部由副军长徐海东率领折回皖西。敌人见红军主力被分割为两部，便进一步集中更大的兵力向紫云寨猛烈进攻。经过连续恶战，红二十五军只剩八百余人。游击总司令部的直属队及所属红安独立团等部在连日来的战斗中伤亡损失很大，所剩人员随同红二十五军军部突围到天台山、老君山地区。鄂东北根据地各县党政组织全被摧垮，县区委干部只剩十余人，各地党员只有二百余人，大批群众遭到屠杀，紫云区原有万余人的三个乡只剩老少百余人。群众无衣、无食、无房，财力、物力消耗殆尽，形势万分危机。直到这时，省委看到红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损失，根据地大部被敌人破坏、占领，在严峻事实面前，才被迫回头，总结经验教训，承认“这种局面完全是过去错误造成的”，下决心改变了斗争方针，形势才慢慢有了好转，扭转了被动局面。

天台山、老君山位于红安、光山西部和罗山交界处，是大别山西端较大的山区，也是最老的中心根据地之一。靠近它周围的县、区还有一些党政组织、游击队在活动。位三同志率领游击总司令部几百人突围到达该地区后，鉴于该地地形、敌情，部队不便于集中行动，吃饭也难以解决的情况，便将总司令部及直属单位人员分散到各县、区去，剩下的战斗人员都编入罗山地方武装，改称西路军。随位三同志一起行动的干部只有程坦同志和我，还有十来个交通警卫员，最多时不到二十个人。警卫连的队伍分散在附近地区的外围活动，掩护我们。敌人在十二月间尾追红军，对天台山、老君山进行了几次大的“清剿”。我们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对付敌人的“扫荡”，有几次，我们藏在悬崖绝壁上的山洞里，利用森林的遮盖，安全躲过了敌人的搜剿。在山洞里，我们能看见远处敌人的行动，听到近处敌人的说话、叫喊，而敌人看不见我们。我们在山洞口上将所有的枪口对准敌人来的方向，一旦敌人

发现进攻我们，我们就与他们血战到底。可是，每次我们都从敌人鼻子底下躲了过去。因游击队、后方机关高度分散隐蔽，敌人常常扑空、一无所获，加上缺粮，疲劳，不得不退走了。

一九三四年二月以后，情况逐渐好转。省委随红二十五军军部行动（此时又将原在陂孝北地区活动的二一九团编入红二十五军，全军共千余人），采取内外线机动作战的方针，在山区周围不断打击国民党军队、民团，破坏敌人交通线，取得了大小十几次歼敌的胜利。部队的粮食、冬衣和弹药都解决了一部分。同时，也牵制了敌人，保护了我们自己。这时，道委、游击总司令部实际只有位三同志一人，程坦和我都是一般干部。位三同志领导我们胜利地坚持着斗争，领导大家做了几件重要的工作：一是将附近的地方部队进行整顿，整编为三个独立团（含西路军）、两个游击大队和若干游击队，以便配合红二十五军作战，坚持这个地区的斗争。二是在罗山卡房举办便衣队训练班，总结经验，训练骨干，从而使各地便衣队发展起来。便衣队发展到七个大队，多以县、区、乡干部为核心。我们组织便衣队，处处打击民团，破坏敌人交通，恢复党的组织，做群众工作，筹款、筹粮、筹备物资、安置伤病员。三是开展瓦解争取敌人工作，主要是争取保、甲长，使其暗地给我们送情报、筹集物资，掩护部队行动，掩护伤病员等。这些工作对当时坚持斗争起了很好的作用。一九三四年八月，党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工作。当时部队在皖西，他便在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当时在罗山卡房）住了近两个月。他向位三同志传达了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红军要实行战略转移的指示精神，并对实行战略转移作了具体指示，红二十五军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向平汉路西转移，准备创造新的根据地。子华同志还介绍了中央红军作战训练和部队建设工作的经验，对加强红二十五军和游击队的建设起了重大作用。

总之，坚持鄂东北地区游击战争的两年，斗争是非常复杂的、激烈的、残酷的。但是，由于鄂豫皖苏区的党组织是经过大革命斗争、土地革命斗争考验的，党员、干部、群众和军队具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强的革命意志，他们在困难、挫折和失败面前没有屈服，而是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不断夺取新的胜利。这种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将是我们永远学习的。

（本文原载于战士出版社出版的《星火燎原》季刊一九八二年第二期，收入本书时作者在文字上作了修改。）

## 烽火陕甘宁，忆昔话西征

刘华清夏云飞

一九三六年五月，陕北高原脱去了残冬的冰雪和尘土，披上了绿装，山丹丹、红枣树在春风的吹拂下，摆动着青翠欲滴的枝叶。就在这个时候，我红一方面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行动，一支浩浩荡荡的红军铁流向甘肃、宁夏挺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红军西征。

这支西征部队，是由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以及陕北红军一部分组成的，称为西方野战军。这次红军西征的战略目的概括起来有三点：即打破蒋介石军队对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围攻，消灭扰乱抗日根据地的宁夏马鸿逵、马鸿宾之顽敌，扩大苏区，巩固和开辟抗日根据地，援绥抗日；争取团结东北军及西北地区的一切抗日力量，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迎接二、四方面军北上，使红一方面军与红二、四方面军主力大会师，加强红军力量。西征的战略目的和决策，是我党“在发展中求巩固”方针的继续，也是党中央把陕甘地区建设成为抗日根据地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它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出师西征，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

西征的红军，经过严密的部署，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十八日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西征命令：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鹤亭任副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西征红军由三路组成。左路军由红一军团组成，左权代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下辖第一、二、三三个师，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共约八千人。右路军由红十五军团组成，军团长为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王首道，下辖第七十三、七十五、七十八师，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炮兵连、一个工兵连，总共约七千人，中路军指挥聂鹤亭兼，下辖第二十八、二十九军，八十一师和一个骑兵团，共约二千一百人。

西征前，部队进行了政治动员，教育部队要做好少数民族地区群众工作，对敌军既要斗争又要团结争取，给他们讲清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当时，我们二人都在红十五军团，记得我们西征到甘肃、宁夏新区，绝大部分人民群众是回民，陕甘军阀部队也是回民。在国民党反动军阀的统治下，对全体回族人民进行反共宣传，诬蔑共产党共产共妻，红军是青面獠牙的土匪等等。广大回民同胞不明真相，中毒很深。同时，回民群众有浓厚的回教风俗和严格的回教教规，因此，开辟新区的群众工作一定要做好，遵守好回民风俗习惯极为重要，这项工作做好就会发挥预料不到的作用。当时，程子华政委还讲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是在长征途中，我们红二十五军在路过隆德县兴隆镇回民居住区时，开始回民兄弟对我们不了解，产生害怕心理。我们就在部队规定了“三不一拜”政策。规定：不在回民区吃猪肉，不准随便进清真寺，不打回民土豪。军政委吴焕先亲自送匾额，拜访回民上层头面人物。结果，红二十五军与回民兄弟的关系搞的很融洽。程政委要求广大红军指战员，对这些行之有效的少数民族政策要在西征中发扬光大。为此，政治部把一些规定，印发部队进行教育，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都把这次西征的政治意义和搞好群众工作的重要性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与此同时，各军都在西征前抓紧时间开展练兵活动。当时针对甘肃、宁夏的地理环境和面对敌人骑兵的特点，首先装备了自己的骑兵团。马匹、人员都进行严格的挑选，真正做到“兵

强马壮”。另外，在加强攻城部队的训练中采用了快速进攻、远程奔袭、夜间偷袭或围攻疲惫的敌人，并网开一路，在敌人逃跑时则猛追歼敌。经过长征锻炼的红军战士，加上建立骁勇善战的骑兵，所以，西征红军被誉为思想觉悟高、军事素质好的红色劲旅。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五月十九日西征红军分左右两路西进。左路军从延川境内出发，在西征途中首战告捷。六月二、三日的连续战斗中，攻占了环县城，歼敌三百多人，活捉了敌三十五师一五旅旅长冶成章。接着在马岭、阜城地区歼敌三十五师另一部，俘敌官兵一千一百余人。在左路军取得连战皆捷的同时，右路军也从延川境内出发，向陕北的三边挺进，五月二十七日，我七十三师首战绥远边境的宁条梁，守敌弃城逃跑，我不战而取。军团首长命令：七十三师二一七团加军团部炮兵连，进攻外国神父控制的小桥畔围寨。围寨有二丈多高的砖墙，寨墙四周修有碉堡，寨外地区开阔，因此，首次攻打不克，二一七团团团长艾大林中弹牺牲。但寨里的神父慑红军的威力，加上教徒和守寨武装异常惊恐，在我大军兵临城下的强大攻势威胁下，寨内敌人害怕动摇，不愿顽抗，希望谈判。我军抓住此机会，争取从政治上解决，军团首长即派敌工科长刘华清在围寨下同对方先对话，商定谈判的方式和地点。军团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唐天际和刘华清进寨正式谈判。谈判的条件是不缴他们的武器，不没收他们的财物，相反还要加以保护。神父看红军不愧为仁义之师，与国民党反动军队的确不一样，谈判取得成功。他们打开寨门，迎接红军进寨，并送来一批大米和布匹。这一行动受到彭德怀司令员的表扬。

我右路军之七十五师于六月九日包围了豫旺城后，立即进行坑道作业，步步逼近战壕。六月二十六日夜，主攻部队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一举登上城墙突入城内，全歼守城之敌，俘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五十支，缴获战马一百五十匹。与此同时，七十三师二一八团配属七十五师进占红水城，监视韦州之敌。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政委陈漫远率两个团继续西进，于六月十二日克同心城，十四日占领王家团庄，民团的武装全部被我消灭，缴获敌步枪数十支、马百余匹，活捉区长一人、马鸿逵部下副官一名、土豪数十人。二十一日进驻七营，包括杨柳朗镇，威逼固原城。

我右路军之七十八师在师长韩先楚、政委崔田民亲自指挥下于六月十五日进攻定边，激战不到两个小时，即破定边城，歼敌四百多人，缴枪三百多支、战马一百八十多匹。六月二十一日凌晨三时，七十八师又袭占了盐池（花马池），歼马鸿逵部一个骑兵营和县政府民团及定边逃敌全部，俘敌五百余人，缴获枪支四百余支、战马三百余匹、五十瓦电台一架。

红十五军团一往无前的战斗气概，威慑了陕甘边区之敌，马鸿逵大为惊慌，急忙调整部署，改变作战方针：各县城寨由民团担任守备，所属部队按建制集中，准备与我决一死战。

但是，久经锻炼、具有高度思想觉悟的红军战士是所向无敌的。预旺城为我攻占后，我军即围攻韦州城。该城地理位置很重要，是敌人的重要据点，守住了韦州城就能控制一大片地方。六月二十八日，七十五师和七十三师的二一八团分别包围了韦州城和双城水。被围之敌凭坚固的城

寨，顽抗待援。七十五师连续三天对韦州发起几次攻击未能取胜。他们总结攻城失利教训后，采取近迫战术，逼进城壕，火力掩护。攻城部队于六月三十日，夜攻破北门城楼，战斗向纵深发展，守城之敌成了“瓮中之鳖”。此时，马鸿逵集中七个骑兵营，由敌骑二团团团长马光宗统一指挥驰援韦州，从侧背对我攻城的七十五师发起猛烈攻击。城中守敌见援兵到达又猖狂反击，敌我双方激战一天。在这腹背受敌夹击的危急关头，七十五师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果断地将部队主动撤回，向红城水二一八团靠拢。几天的鏖战，被围之敌伤亡惨重，我又重创敌援骑兵，使敌向北溃逃。此次战斗中，我七十五师虽然伤亡有百余人，但对我军控制预旺堡、韦州、同心城这一地区，建立起新的根据地并为以后的对敌斗争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红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陕甘宁茫茫大地，他们为革命所作出的无私贡献是永垂不朽的。

仗越打越精，兵越战越勇。在西征与敌经过一番较量之后，西征红军得出一条可贵的经验，就是“以骑制骑”，即以我军的骑兵攻打敌骑兵。于是，就在这年的六月底，我们红十五军团将各次战斗中缴获的战马，集中于军团部，正式成立骑兵团。骑兵战士由军部的手枪团和原骑兵连合并扩编而成，会骑马的战士教手枪团的练马术，枪法准的手枪团战士教骑兵练习射击。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编制有近五百头马匹的骑兵团，驰骋在西北战场上，立刻显示出巨大的战斗力。他们勇敢善战，能骑马，枪法准，打起仗来如虎添翼，不仅提高侦察敌情的速度，而且在配合步兵作战、断敌后路、远程奔袭敌人中起到了重要的战斗作用。

当时中央在陕北编印的《红色中华》报，刊登了一篇红军西征以来至七月初止所取得战果的报道：

人民抗日红军自西征以来，屡获胜利，所向无敌。在这一个月的短短时间中计：

- 一、消灭马鸿逵之主力三个团，严重的（地）打击了马鸿逵之部队。
- 二、缴获长枪一千五百余支、俘敌二千余人。
- 三、活捉旅长一只（人），缴无线电台二架。
- 四、扩大抗日红军八百余人。
- 五、筹得抗日基金四万五千余元。
- 六、扩大了新的抗日根据地纵横七百余里。
- 七、占领了定边、盐池、环县曲子镇、宁条梁、豫旺、同心城、七营等重要城市（镇）。

从这张《红色中华》报的历史记载，充分说明我们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的指战员们，以民族利益为重，披荆斩棘，勇斗顽敌，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使其发展到北至长城，西到予（旺）海（原），南临淳（化）耀（县），东抵黄河广大地区。在新的苏区搞好政权建设，进行土地改革，扩大红军，贯彻党的民族政策。

西征红军，促进与发展了民族统一战线

西征红军进入甘肃、宁夏地区，经过一番休整之后，一面进行政权建设，一面做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八月三十日，彭德怀司令员发布了“西征中统战工作”的指示，指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是我们西征中战斗任务之一，是和我们消灭敌人的战斗任务一样的重要”。

他要求西征红军“要以最大的力量将这一工作做好”。



当时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不愿做亡国奴。我党为了顾全大局，把主要矛头转向民族敌人。红军西征支援了绥远抗战，部队遵照党中央指示和彭德怀同志的讲话精神，首先争取东北军。一九三五年，蒋介石调张学良统率东北军到陕甘地区“围剿”红军，可是经过几个月的较量，东北军损失将近三个师的兵力，二名师长、七名团长被击毙或被俘虏。再加上东北军广大官兵深受民族压迫之苦，一直渴望打回老家去，他们对蒋介石搞的“中国人打中国人”那一套强烈不满。为此，西征红军加强了争取东北军的工作，提出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争取东北军与红军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当时，在西征部队中上自司令员，下至每个战士都在为争取东北军，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努力。这里我们还回忆起一段小插曲：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一九三六年的七月下旬，乘张学良去南京开会未回之机，执行蒋介石命令，集中三个师，即骑六师、骑十师及马鸿宾部，分左右两翼沿清水河北进，并配合胡宗南、毛炳文、王均部，妄图夹击我西征红军。我军对这样顽固不化的敌人当然要给予还击，以扩大政治影响。红一军团主力和十五军团的七十三师及军团骑兵团隐蔽在七营、豫旺城之间的张家嘴，互相配合，一举歼灭敌骑六师一个团，缴获该师战马六百多匹。当时毛主席指示，为了统一战线，对俘获的人、马、枪一律归还。对所俘官兵进行宣传教育，归还武器，全部释放，彭德怀司令员亲自给何柱国军长写信，说明抗日救国的道理。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还前往固原与何柱国谈判，并与骑六师达成停战协议。部队给东北军官兵写信，交战时喊话。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枪口对外，一致抗日”“联合起来打日本”“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打回东北老家去！”在西征红军政策感召下，西北战场出现了一种特殊奇观。名义上是敌对的双方，实际上已成为要求共同抗日朋友，白天碉堡林立，两军对垒，晚上彼此共唱救亡歌曲。有的互赠礼品，互通情报。为了增进友谊，有的部队之间还召开了战地联欢会。当时，一贴“庆祝红军西征的大胜利”布告中有这样一段话：加紧争取白军工作。革命没有士兵参加是不易成功的，现在倾向革命的白军部队一天天多，就是蒋介石直系部队也都动摇得很。我们应用一切办法去影响他们，争取他们到抗日战线上来。

以红军的影响去争取“二马”部队和团结全区的回民群众。甘、宁地区是马鸿宾、马鸿逵的老巢，西北绝大部分地区为“二马”部队所盘踞。由于国民党的欺骗宣传，“二马”视红军为敌，对我们红军西征拚命阻挡，所以，成为我们主要打击对象。但我们分析，“二马”部队是地方军阀的杂牌军，又被蒋介石嫡系部队排挤。蒋介石只能是利用他们，不会重用他们。所以，“二马”又是我们的团结争取对象。西征第一阶段，马鸿宾三十五师主力被我歼灭一部，为争取教育“马家军”，我们对其被俘的官兵以礼相待，生活上给予关怀照顾，并通过集中训练和个别谈话给他们讲抗日救国道理，使其觉悟后再送他们回家。马鸿宾的忠实悍将三十五师一五旅旅长冶成章被俘后，我们把他送到解放区医院疗养。伤愈后，又由红军将他夫妻二人护送回去。这样，被俘官兵深受感动，他们实际上成了我党关于抗日政策的义务宣传员。争取“二马”部队走上抗日道路，西征红军各级领导都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我们军团首长曾给马鸿宾的骑兵团长马培清写信，解释我党的民族政策，宣

传抗日，提出停战议和条件。马培清复信表示赞同红军的主张，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我们的团结争取“二马”部队的政策，在回民地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们自告奋勇的帮助红军向全体回民群众进行宣传，把我们印刷的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回汉是一家的宣传小册子送到各个回民手中，起到了一定宣传作用，促进和发展了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争取有影响的当地实力派，是当时红军西征中取得的又一成果。在西北这块土地上躬耕陇亩的农民较少，大部分是牧民。由于这块地区有一定特殊性，要在这里扎下根，除了团结依靠回民兄弟之外，还要争取地方帮会实力派。哥老会、青红帮等西北地区具有封建色彩的组织，对控制该地有一定的影响。我们红十五军团攻下盐池、定边、豫旺城、会宁、打拉池等地之后，每到一处都派出政治工作干部，一面做基本群众的工作，同时又做争取地方实力派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红军的政策，讲解毛泽东主席发表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哥老会的宣言》内容，争取他们与红军在共同抗日救国的前提下联合起来，结成亲密的兄弟、共抱义气，共赴国难。我们军团及各师的领导同志与哥老会的上层人物互相拜访、座谈，把他们请到苏区参观，请他们吃饭。记得有一次哥老会的龙头大爷回请我们，仿以回民“整小羊羔”招待。请客人吃“整羊”是当地最文明的礼仪和最高的规格。经我们各方面做了工作，各地哥老会的上层人物与红军的关系越来越融洽，他们积极拥护红军抗日主张，参加抗日工作、帮助红军送情报、当向导，打仗时送弹药，组织担架队运送伤员，汇合成一股共同抗日的滚滚洪流。正如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红色中华》报道所说：哥老会兄弟与红军联合起来，进行民族抗日战争，为巩固陕甘宁新苏区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 红旗直插会宁城，迎接二、四方面军

西征红军高举抗日旗帜，团结和争取了一切抗日力量，巩固扩大了革命根据地，在这方面我们已取得巨大成绩。我们进入甘、宁后的第三个重要任务，就是迎接二、四方面军，实现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这是当时党中央作出的英明决策。

我们西征红军在陕甘宁地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脚跟纵横七百里的新开辟的苏区站稳了，红色政权建立了。红二、四方面军，冲破了蒋介石数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集结于西康的甘孜地区。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党中央于一九三六年七月间连续指示二、四方面军要“北出草地后，应迅速攻占岷州”。并指示：迅速出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到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阻扰之敌，取得三个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的伟大局面。

会师的计划、部署相继成熟。九月十日，中央军委电示西征红军：二、四方面军已向陕北开来，准备在静、会地区会师，要做好迎接的一切准备工作。消息传来，我们这些红军老战士，心情特别激动：三大主力会师意味着我们斗争的新胜利！经过千辛万苦的长征，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的我们又走到一块来了，分别的战友又该重逢了。

我们的军团长徐海东，在团以上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央军委的指示后，接着部署了迎接计划：红一、十五两个军团同时向西南进军。攻克会宁城和郭城驿的任务由十五军团执行，攻克后控制这一线。接着，徐海东根据向西南方向进军的任务，分析了情况，确定了各师部队行动的具体方

案。他说，会宁县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很重要，是红二、四方面军同我一方面军会师的必经之地。据准确的情报，该城驻有敌甘肃省保安团一个营和县保安中队，守敌共四百多人。会宁城座落在祖厉河畔，西门和北门外是一片开阔地，东门和南门外是山地，坚固的城墙有两丈多高，要拿下它，并非容易的事。为了攻克会宁城，军团首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军团骑兵团，命令他们昼伏夜行，命令指出若骑兵团偷袭未成，由七十三师负责攻克会宁城。同时还命令七十五师控制靖远县城以北地区，七十八师随军团机关进驻打拉池集结机动待命。最后，军团政委程子华指示说：“为了迎接二、四方面军，我们的任务是非常光荣和艰巨的。同志们回去以后，要向部队做好战斗动员，要仔细研究敌情，袭击会宁县城的作战方案要具体，措施要得力。奔袭成功与否，关键要在于隐蔽好，并封锁好通往敌方的道路，不要让敌人发觉我军的作战意图，更不要被敌机发现，这里关系到能否顺利迎接二、四方面军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教育部队要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当地回民的风俗习惯。”二位首长的讲话，给我们极大的鼓舞。

中央的指示下达不久，一军团从豫旺堡、固原等地出发，经隆德直插静会地区，控制西兰大道。与此同时，西征红军总指挥部和十五军团，从同心城出发，经海原进驻靖远县的打拉池。骑兵团在团长韦杰、政委夏云飞的率领下，直奔会宁方向，以两个夜间急行军三百里的速度直逼会宁。

十月二日早晨，骑兵团到达会宁城北门外三里处，随即分两路从北门、西门突袭。当敌人发现我军时，企图关闭城门，我即以机枪猛烈扫射，枪声一响，城内敌人乱作一团。骑兵战士催马扬刀，一刹那，冲进城内，吓得敌人四外奔跑。驻西城边小学校一带的敌保安团，突然受到袭击，更是惊恐万状，还未来得及招架有的就成了刀下鬼。我由两路冲进城的部队，将敌人死死卡在学校附近的街巷内，敌人被人打得抱头乱窜，弃械求饶。也有部分敌人妄图利用巷内房舍顽抗。经过十多分钟的激战，干净利索地全歼保安团一个营和县保安中队的一部分，俘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多支。攻占会宁城战斗胜利结束。

军团部接到骑兵团已夺占会宁城电息，一面上报总部，一面通报各师，说明会宁为红十五军团骑兵团攻克。

在我骑兵团直取会宁城的同时，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进到海源县境红堡子，与拦阻之敌一个团遭遇。七十三师迅速抢占有利高地，对敌进行强烈的火力袭击。先遣团立即集结兵力向敌人发起冲锋，与敌人展开一场激烈的战斗，迅速冲破了敌人防守阵地，敌人招架不住，四处乱窜，向后溃退。师指挥员随即命令两个团对溃乱之敌进行猛打穷追，歼灭该团大部，战斗很快结束。七十三师原地休息半日后，二一九团继续向郭城驿目的地开进，师部率两个团按原计划向会宁城前进。途中得悉会宁城已被我骑兵团攻占，七十三师于十月三日抵达会宁城。此时，军团部和七十五师、七十八师也先后到达会宁、靖远和打拉池地区。

紧接着，我们红十五军团首长把供给部长找来，研究筹措粮、草、衣服及集中各种物资支援二、四方面军的问题，我们都深深懂得和亲身体会到，二、四方面军的首长和同志们北上与阻击之敌作战几个月来，部队自然很疲劳，体力消耗大，现已进入北方又临近冬天，要有棉衣御寒。

我们要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决定将西征以来缴获的大批布匹、银元等物资，尽快送到兄弟部队手里，以便解决他们的物资困难。

十月八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清江驿、界石铺等地分别与红十五军团之七十三师、红一军团之一师会师。十月九日，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和四方面军总司令部进驻会宁城。十月十日，在会宁县城召开了隆重庆祝红军会师联欢大会。朱德总司令、徐向前总指挥、陈昌浩政委、陈赓师长都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大会宣读了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军委发来庆祝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的贺电，演出了联欢节目，气氛十分热烈。不久，红军总司令部机关、红军大学、四方面军一部分部队北移到打拉池一带。在打拉池十五军团也召开了两军部队会师联欢大会，徐海东同志致欢迎词，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司令员等给部队讲了话。会师期间，分别的战友、老乡重逢在新的战地上，倍感亲切，欢声笑语阔谈别后往事，憧憬着美好的将来。

在会师的日子里，我们红十五军团上到军团长、师长，下至每一个战士心情都十分激动。因为我们红十五军团的红二十五军本来就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在鄂豫皖苏区共同度过艰苦难忘的战斗岁月。一九三二年春季，鄂豫皖红军胜利粉碎了蒋介石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大大地鼓舞苏区军民的斗志。但是，由于张国焘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在蒋介石发动第四次“围剿”时，使我军仓促应战，虽然经过两个月的英勇苦战，终未扭转战局，遭到反“围剿”斗争的失败。中共鄂豫皖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中旬撤离鄂豫皖苏区，留下红二十五军的七十五师、红九军的二十七师共五个团，后来发展成三个师一万三千余人，坚持鄂豫皖苏区两年斗争。一九三四年，我们红二十五军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向西挺进。特别是我们军团干部战士中，有的人的叔叔、哥哥都在红四方面军工作，对四方面军有着更亲切的感情。分别四年多了，我们该有多少话要说啊！当时，还有这样的故事。我们军团有位指导员叫吴华夺，他和他的叔叔原在红四方面军，后来分开了。我们攻占会宁城后，主力红军会师，吴华夺同志又和他的叔叔重逢了。他们叔侄见面的那一天，有说不完的心里话。是的，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我们的老战友、老同乡有幸重逢，这是毛主席正确的革命路线指引的结果，它宣告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聚歼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给中华民族走向光明带来了新的希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乘我二、四方面军疲困之机，调动胡宗南的第一军、王均的第三军、毛炳文的三十七军、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何柱国骑兵军以及西北“二马”部队，分四路猖狂向我追击，企图聚歼红军。我军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采取“逐次转移，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彭德怀司令员的统一指挥下，红十五军团担任一个主攻方向，协同红一军团、红四军、红三十一军等，向进入环县以北山城堡南北我军设伏地区的敌人发动了猛烈的攻击。经过昼夜的激烈战斗，将敌胡宗南部七十八师二三二旅全部、二三四旅两个团歼灭，这就是有名的山城堡战役。

红十五军团西征以来连续打了几个胜仗，部队士气更加旺盛。在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的指挥下，终于成长为一支势不可挡的钢铁洪流。

一九八七年五月于北京

## 革命大本营的奠基礼——红二十五军长征与陕甘红军会师

王诚汉

长征迄今已整五十周年了。红军长征的革命精神和光辉业绩，将永远载入史册，流芳千古，启迪后人。红二十五军同其他红军一样，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它的长征也是极其艰苦和曲折的。这支队伍，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撤离鄂豫皖根据地起，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转战，历尽艰难险阻，打破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围追堵截，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先期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一道，同心协力，团结战斗，形成了一股坚强的革命力量，为迎接一、二、四方面军北上，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作出了重大贡献。

### 新的战略起点

战斗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原是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越平汉路，向川陕边转移后，红二十五军留下一部兵力，坚持鄂豫皖的斗争。不久，以这部兵力为主，重建为新的红二十五军。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经艰苦奋斗，粉碎敌人的划区“清剿”，扭转了鄂豫皖根据地的严重斗争局面，发展壮大了自己。至一九三三年春，总兵力发展到一万余人，成为坚持鄂豫皖根据地斗争的有力支柱。

这时，鄂豫皖根据地遭受敌第四次“围剿”和“清乡”的严重摧残，亟待恢复元气；红军经过连续作战，疲乏不堪，亦迫切需要休整。但是，省委领导人受王明路线的影响，不顾实际情况，强令红军“趁热打铁”，大举反攻，“夺回七里坪、新集、红安县城等中心城市”。红二十五军围攻七里坪四十余天，打攻坚战、阵地战、消耗战，兵力损失近半，被迫撤围。接着，敌人的第五次“围剿”就开始了。

敌人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共出动兵力八十二个团十万余人。红二十五军艰苦鏖战一年零三个多月，虽取得葛滕山、长岭岗、太湖、斛山寨（又为扶山寨）等战斗的胜利，但自身损失也很大。鄂豫皖根据地所面临的形势是：第一，敌以数十倍于红军的兵力，用碉堡和封锁线压缩根据地，用“驻剿”与“追剿”对红军交替进攻，红军这时不足二千兵力，处境艰险，有耗无补，难以反击。第二，根据地日益缩小，一部分苏区已变为无人区，粮食奇缺，人口锐减，人力、物力、财力枯竭。第三，在老区难以恢复和再开辟根据地。虽然红军指战员进行了极其艰苦的斗争，但根据地的严重局面，无法扭转，打破敌人“围剿”已不可能。一九三四年八月，党中央、中革军委派程子华到根据地，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红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去建立新根据地，这样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人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以利于留下的部分武装长期坚持斗争。十一月十一日，鄂豫皖省委在花山寨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向京汉线西转移；以保存有生力量，求得更大发展；留下部分武装（后建为红二十八军）牵制敌人，坚持根据地的斗争。红二十五军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改任副军长。十六日，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离开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

敌人围追堵截，红军英勇战斗。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进至方城县独树镇附近，突然遭到先期到达的敌第四十军——五旅和骑兵团的猛烈

攻击。因气候不良，红军发现敌人较迟，一时陷入被动。指战员经过一番恶战，终于打退敌人进攻，并于当夜突出重围。二十八日，敌第四十军骑兵第五师和一一五旅、骑兵团分别追来，从南北两面夹击红军。红二十五军前卫第二二三团立即抢过灃河，第二二五团也迅速抢占上马村高地，击溃敌骑兵团和一一五旅的进攻，掩护军直属队和二二四团顺利过河。十二月十日，敌第六十师对刚进至雒南县庚家河（今属丹凤县）不久的红二十五军发动突然袭击。正在开会的军领导立即登上山头，指挥部队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战斗异常艰苦激烈，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反复冲杀二十余次，终于打退敌人的进攻。这次战斗共杀伤敌数百人，红军伤亡也很大。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均负重伤。红二十五军经过二十六天的艰苦转战，初进桐柏山，继入伏牛山，直到商洛山中，沿途经过大小战斗十余次，粉碎了数倍于己之敌的围追堵截，长驱一千八百里，胜利地完成了第一次战略转移。

在转移中，红二十五军不仅保存了有主力量，而且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领导身先士卒，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作战，表现了高度的政治觉悟，精湛的作战艺术，果断的指挥才能。特别是独树镇和庚家河两次战斗，徐海东亲自率领部队冲向阵地，以巧妙指挥为后续部队打开了通道。实践证明，红二十五军在党领导下从长期的战争实践中锻炼出来的战斗作风是过得硬的。这是红二十五军能压倒一切敌人和困难而不被敌人和困难所屈服的重要原因之一。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在强敌压境，红军无力粉碎敌人“围剿”的形势下，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如不顾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客观实际，死死困守根据地，消耗自己的有生力量，那就只有被敌人不断削弱，甚至被消灭。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战争的流动性和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性，是土地革命战争的重要特点之一，也是弱小的红军赖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一种有效战略手段。红二十五军胜利突破敌人的包围，跳到外线转战，待机破敌，寻找新的落脚点，既保存和发展了自己，又调动了敌人，从而为红二十八军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说，红二十五军是其走向新的胜利的战略起点。

#### 开创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如何选择敌人统治的薄弱环节，开创新的革命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自己，这是摆在转战中的红二十五军面前的一个根本问题。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省委在陕西雒南县庚家河开会，研究在鄂豫陕边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问题。会议认为：鄂豫陕三省边界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有较好的群众基础，适合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会议还强调指出：红军打垮敌人的追击，有了立脚的可能。当前的根本任务，就是要深入发动群众，做好宣传工作，把群众组织起来，迅速扩大红军队伍，以打破敌人的进攻，创建新的苏区，使我军立住脚根。

为贯彻省委决议，部队整编后，以一部兵力，就地发动群众，以主力主动出击，开辟了鄂豫陕边区、陕东南五个县和华阳等几块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一月，敌向红军发动第一次“围剿”。红二十五军经蔡玉窑、文公岭两战，予敌一二六旅以重创，乘胜在蓝田、商县、山阳、镇安、柞水五县开辟根据地，建立游击武装。接着连克宁陕、佛坪两县城，于三

月上旬，进抵洋县华阳镇，在华阳东南的石塔寺附近，打垮敌警备二旅五个营，毙伤敌人二百余人，俘敌团以下官兵四百余人。战斗结束后，乘胜开辟了华阳地区，建立了华阳、石塔寺等七个乡政权，组织了华阳、茅坪两支游击队和几百人的抗捐军。与此同时，红军还先后在蓝田县葛牌镇、柞水县曹家坪、山阳县小河口、袁家沟口、牛耳川、社家沟等地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和华阳地区的苏维埃政权。敌第一次“围剿”至此被粉碎。葛牌镇会议后，红军乘胜东进。四月十八日晚，徐海东指挥部队攻占雒南县城。当晚部队进城后，遵照军部命令，对群众秋毫无犯，部队均露宿在街道两旁。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开仓分粮救济贫民。进至雒南、商县以东，深入发动群众，开辟了豫陕边根据地。到五月初，红二十五军主力发展到三千七百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二千多人，成立了中共鄂陕、豫陕两个特委五个县工委，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二个县十三个区、四十多个乡三百多个村的苏维埃政权，初步建立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五月上旬，敌人集中四十一个团的兵力，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郧西开会研究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和计划。六月初，红军自郧西向北，直插商县地区，尔后经商南，奔袭敌荆紫关兵站，歼敌一个营，缴获了大批弹药物资。接着，连续四天急行军，行程五百六十里，转移到根据地中心区袁家沟口一带，隐蔽待机歼敌。等到第四天，敌警备一旅赶来，吴焕先、徐海东指挥红军发起猛烈进攻，经过八小时的激战，毙伤俘敌一千七百余，缴枪一千余支，其他敌军不敢再追，敌“围剿”又被打破。

为了补充自己和调动敌人，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战斗后，又经杨家斜、石嘴子、后更子等地，北出终南山，前锋直抵西安南面十余公里的韦田、杜曲。并在引驾回、子午镇进行扩军，补充物资，作群众工作，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红二十五军自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对全国革命斗争形势不甚了解，只是在进逼西安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鄂豫陕省委于七月十八日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一致认为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是当前的重要任务，决定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在当时复杂多变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领导能通观全局，果断地作出西征北上的战略决策，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在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期间，红二十五军有机地把军事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重大决策经省委讨论决定，党组织是团结部队的核心，省委和军部先后派出了五名军、团领导干部带领两个主力连到地方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党建政，配合红军主力，打破了敌人两次大规模的“围剿”，创造了四块根据地，人口逾五十万。这一胜利充分显示了各级党组织的坚强领导，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并且发展，……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军事上的正确指导，也是红二十五军取得以上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尤其是徐海东、吴焕先智勇兼备，在红二十五军指战员中有极高的威望，是团结全军，指挥全军，克敌制胜，化险为夷的核心。在陕南的两次反



“围剿”斗争中，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先调动、分散、拖垮敌人，打乱敌方部署，进而捕捉战机、集中兵力打击敌人。这种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大胆迂回，诱敌深入，先疲后打的战略战术，在战斗实践中运用自如。红二十五军在很短的时间里，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能顺利开创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与军事上的连战皆捷密不可分。

#### 辗转北上陕北

一九三五年七月中旬，红二十五军从岷州地区出发，西征北上，向甘肃挺进。

这时，军仍直辖二二三团、二二五团，连同直属队、手枪团，全军共约四千人。红二十五军经户县、周至、江口镇等地，于三十一日占领陕甘交界的双石铺，歼敌一部，截俘敌少将参议一名，获得一些文件和报纸。其中《大公报》七月二十二日报导：红军“朱、毛部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朗山，向北进行，……似有窥甘青交界之洮洲、岷县、西固等处”。综合敌人的口供、文件、报纸所提供的情报，证实中央红军正在北上，而敌胡宗南部、新编第十四师鲁大昌部、第三军王均部、新编第一军邓宝珊部及三十五师马鸿宾等部，则部署于川西北和甘南边境及渭河沿线和西兰公路上，企图阻止我主力红军北上。据此，红二十五军领导当机立断，决定乘敌后方空虚，立即进入甘肃境内，并袭击天水县城，威胁敌人后方，打乱各路敌人的堵击部署，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八月三日，红二十五军攻占两当县城，然后，翻越麦积山，直扑天水城下。九日攻下天水县城北关，歼敌一部。随即，放弃攻占天水的计划，于十一日从新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县城，接着经魏店北进，截断西兰公路的交通，威逼静宁县城，十五日进抵静宁县城以北的兴隆镇，在此休整三天。红二十五军迅速西进，出敌意外，引起敌一片慌乱，蒋介石从七月二十六日起由成都“行辕”发出五道电令，调兵遣将，始则防止红二十五军入甘，继则围追堵截，再则抽调其“围剿”我主力红军的部队，企图“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红二十五军，然后全力回击正在北上的主力红军。八月十七日，红二十五军沿西兰公路东进，一举攻克隆德县城，歼敌一个营大部，连夜越过六盘山，击破敌第三十五师一五旅一部的截击，逼近平凉县城。二十日，在平凉的白水镇和马莲铺以东的打虎山，打垮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一五旅，歼敌一个多营；二十一日在泾川县城西南的四坡村，冒雨消灭敌前来突袭的敌第三十五师、一四旅二八团一千多人，击毙敌团长马开基。在战斗中，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代理鄂豫陕省委书记吴焕先不幸牺牲，这是红二十五军的重大损失。随后，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进，威逼崇信县城，并在崇信县与灵台县之间积极活动，每天都派人搜集报纸，访问客商，极力打听红一、四方面军的确切消息。这时，敌毛炳文部又配合马鸿宾部从背后追来，红军处境十分不利。于是，红二十五军决定按原定的北上方针，立即北上陕甘苏区，与陕甘红军会师。

九月初，红二十五军强渡泾水，经镇原、庆阳、合水县境，沿陕甘边界的山区北进，七日到合水县东北的豹子川（今属华池县）。中共鄂豫陕省委在此召开会议，鉴于吴焕先政委在泾川战斗中牺牲，会议决定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委。九日，部队进抵保安（志丹）县永宁山，和陕甘党组织取得联系。陕甘政府和红军代表习仲勋、刘景范等领导同

志赶来热烈欢迎。尔后，我军三千四百余人经四天行军，到达陕北延川县与刘志丹领导的陕甘红军胜利会师。

红二十五军在两个月的时间内，西进甘肃南部，北越西兰公路，经过多次激战，攻占敌据点、城镇，打退和歼灭了尾追之敌，纵横陕甘宁三省，行程四千二百余里。成为红军长征中最先到达陕北的第一支队伍。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取得巨大胜利，主要在于战略决策的正确，全军继续发挥机动灵活的战术和英勇顽强的作风，从而为红军长征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 革命大本营的奠基礼

团结是力量的源泉，是胜利的保证。红二十五军同陕甘红军会师后，紧密团结奋斗，形成了一股坚强的革命力量，为迎接党中央和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将革命大本营奠基西北，开创抗日新局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是陕甘和陕北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创建的。当陕甘边特委和西北工委得知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宁山的消息后，极为振奋。西北工委立即发了《为迎接红二十万军北上给各级党部的紧急通知》，要求各极党组织立即动员起来，发动群众开欢迎会、庆祝会，送慰问品，欢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从永宁山出发，沿途群众送水送饭，送粮送柴，送鞋送袜，到处都可以看到欢迎红二十五军的标语、传单。陕北人民无微不至的关怀，使广大指战员深受感动。徐海东、程子华要求全军整顿军容风纪，切实执行群众纪律，和群众打成一片，搞好军民关系，虚心向陕甘红军学习，团结协作，并肩战斗。

九月十八日，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在永坪镇召开盛大的联欢会。会后，在中共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将陕甘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任命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下辖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共七千余人。

红二十五军和陕甘红军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大会师的前奏。这两支红军的会师和组建成红十五军团，对于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迎接党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推动革命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红十五军团成立后，为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军团首长决定，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以一部兵力围攻甘泉，调动延安敌人来援，军团主力则在劳山地区设伏，打敌援兵。九月下旬，部队经三天急行军，到达甘泉以西的王家坪一带集结。徐海东和刘志丹带着团以上干部到劳山现地查看地形，在劳山公路两侧埋下伏兵。十月一日，敌第一一师师长何立中，率领几千人马分四路齐头并进，钻进了红军的伏击圈，红军立即发起猛攻，经过五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敌一一师全部被歼，三千多名敌军当了俘虏。为扩大战果，红十五军团于二十五日乘胜强攻榆林桥，消灭敌一七师四个营，俘虏了敌团长高福源。就在红十五军团进行劳山战役时，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当时为陕甘支队）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确定立脚陕甘边，开创新局面。十一月初，毛泽东、彭德怀等来到军团司令部，接见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徐海东向毛泽东汇报了当前的敌情，并坚决表示敌人的第三

次“围剿”完全可以粉碎。临走时毛泽东交给他一部电台，要他带到前方使用。

十一月三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布命令：任命徐海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决定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

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的胜利会师，使敌人大为恐慌，急忙调整部署，发起新的进攻。方面军决定，集中兵力在直罗镇一带给敌人以迎头痛击。红十五军团按照方面军领导的指示，进入战前的准备工作。二十日，敌第五十七军先头第一九师在飞机掩护下进入直罗镇。二十一日拂晓，在方面军统一号令下，红一方面军由北向南，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向敌人发起猛攻。敌人慌作一团，无力抵抗红军的强大攻势，只得纷纷缴枪投降。这次战役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总计八千三百余人，彻底打乱了敌人进攻陕北的部署，迫使敌第五十七军退回甘肃境内，敌第一一七师退回富县，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十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东村教堂里召开庆祝会师和直罗镇战役胜利的大会上，对直罗镇战役作了精辟的总结。他指出：“我们胜利的原因：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二、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分；四、群众与我们的一致。”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也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壮丽的史诗。它以奇迹般的转战同陕甘红军胜利会师，并同陕甘红军一起组建了红十五军团，取得了劳山战役的胜利，参加了直罗镇战役。所有这些，都为迎接万里转战的党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开创西北革命的伟大新局面作出了贡献。一九四六年九月周恩来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到，“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了一个师。于是东北军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发生”。

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即战略转移），乃是在敌我力量强弱悬殊的条件下，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手段。正如斯大林曾经说过的：“这种战略的目的是要赢得时间，瓦解敌人，养精蓄锐，以便后来转为进攻。”实践证明，在被动中争取主动，它摆脱了敌人的“围剿”、堵截，保存了有生力量，为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起到了奠基礼的作用。

（本文是作者一九八六年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交流的论文，收入选编时作者作了修改）

## 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

陈先瑞

鄂豫陕边的游击战争，过去很少有人写过。它的来龙去脉，发展经过及其重要事件，如今知道的人也不多了。现凭我的回忆，并参阅有关历史资料，如实地把这段斗争历史整理出来，呈献史林，告慰先烈。

发动和武装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

配合主力部队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千里转战，进入陕西省东南地区，胜利地实现了战略转移。十二月十日，省委在洛南县庾家河召开会议，决定以鄂豫陕边区为立足之地，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十二月底，我在镇安县九甲湾（今属山阳县）接受了省委和军领导的命令，要我带二二三团七连到郧西、旬阳、山阳、镇安、柞水地区打游击，于鄂陕边开辟根据地。我当时担任二二三团政治处主任，长征过卢氏县城时负了伤，尚未痊愈，部队又初到陕南，人生地不熟，怕担任不了这个重任。但想到领导信任，革命的需要，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时，军政委吴焕先对我说，你先带一个连下去，就地开展地方工作，部队名称为鄂陕游击师，你担任师长。下去后，要熟悉这一地区的地形、民情，广泛发动群众，宣传我党我军主张，以“五抗”（抗捐、抗税、抗粮、抗丁、抗债）为斗争口号，消灭地方反动势力，组织群众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并将你们的活动情况和敌情动向及时向军部报告，等等。同时，还让我们和商洛特委建立联系。

原来在我们下去前，省委曾派手枪团政委宋兴国和军部少年先锋队队长程启文等三十多名同志下到商洛地区开展工作，并成立了中共商洛特委，因一次战斗失利，特委书记自杀，特委不复存在，剩下的人组成了洛南游击队。我们下去后，一直没和他们联系上。按照省委和军领导的指示，我们积极宣传“五抗”，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镇压豪绅恶霸，铲除“地头蛇”，摧毁保甲组织，消灭反动民团武装，建立抗捐军、游击队和苏维埃政权，团结改造“刀会”武装。经过斗争，很快打开了局面。

一九三五年二月，省委先后在柞水县红岩寺组建三路游击师，山阳县小河口组建四路游击师，郧西县二天门组建六路游击师。与此同时，鄂陕游击师在镇安县大小米粮川建立五路游击师，郧西县大小新川建立七路游击师，山阳县唐家河建立九路游击师。并在上述地区建立了区乡苏维埃政权。为统一领导鄂陕地区的工作和指挥各路游击师的斗争，省委决定建立鄂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特委书记为郭述申[1]，我为游击总司令。七连扩大为总部战斗营，随总部一起行动。当时的鄂陕特委和游击总司令部组织很简单，除特委书记、司令员外，只有几个参谋、几个政工干部。各路游击师的具体情况是：

三路游击师，师长汪世才，政委李志英，约二百人。主要活动在商县、

柞水县的牛槽、红岩寺、九间房、曹家坪、蔡玉窑、凤凰嘴等地。

四路游击师，师长阮英臣（本地人），政委夏云亭，五百余人。主要活动在山阳、商县的袁家沟口、小河口、马家山、黑山、药王坪等地。

五路游击师，师长马易彬（红枪会首领），后为孙守山（孙光），政委白明俊（本地人），约二百人。主要活动在镇安、旬阳县的店垭子、米粮川、两河、小河等地。

六路游击师，师长叶忠让，后为萧大喜，约一百人。主要活动在郧西、旬阳县的庙川、一、二、三天门，潘家河，佛爷庙等地。

七路游击师，师长余心德，政委张祖祥，约一百人。主要活动在郧西、旬阳县的大小新川、西河等地。

九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红枪会首领），政委李洪章，号称千余人，其实没有那么多。主要活动在山阳县的唐家河等地。

鄂陕特委和游击总司令部，根据斗争形势，采取个别交待或召开游击师领导会议等，来指导各路游击师活动和地方工作。各路游击师按照特委和总部的部署开展活动，多数时间是单独活动，有时也几路同时行动，并经常派人和总部联系，互通情报。

三月上旬，红二十五军西进抵洋县华阳镇，在古塔寺打垮了陕军警二旅两个团。尔后，省委又派魏文建等几十名骨干下去，分别组建了华阳、茅坪两支游击队和数百人的抗捐军，并决定归鄂陕特委和游击总司令部领导。由于我们在鄂陕边，他们活动在华阳镇的石塔寺、商家坝、瓦子沟等地，相距较远，实际上彼此没有联系。

四月中旬，红二十五军攻克洛南县城。为了开辟洛南、商县、商南、卢氏等四县边区，省委和军领导决定派方升普等带二二五团八连到地方上开展群众工作。他们先后在孙家山、北宽坪、桃坪、峦庄、庾家河、留仙坪、灰池子、刘家花屋、梨园贫、腰庄等地，发动群众，分地分粮，建立了一批区乡苏维埃政权，成立了地方游击队，扩大了根据地。五月初，省委为巩固和发展豫陕边根据地，决定建立豫陕特委和豫陕游击师。特委书记郑位三[2]，师长方升普、政委曾焜，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工作。豫陕游击师辖：

二二五团八连（后改为第一游击大队），连长张海波，指导员袁崇安；  
第二游击大队，队长刘传根，政委李传彬；  
第三游击大队，队长李震远，政委张培真；  
第四游击大队，队长李思明，政委胡从真。

全师近五百人。主要活动在豫陕边区。

在鄂陕、豫陕特委和鄂陕游击总司令部、豫陕游击师的领导指挥下，各游击武装，积极开展活动，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斗争，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革命斗争形势和游击战争蓬勃发展。三路游击师歼灭了曹家坪保安队。四路游击师先后消灭山阳县的二道沟税警队和牛耳川、金进河民团。五路游击师摧毁旬阳县的潘家河乡公所，没收十二家恶霸地主的财产，分给二千多户贫苦农民。潘家河人民翻身唱道：

山高遮不住太阳，黑夜过去天要亮；

洪水滚滚掀波浪，潘家河来了共产党。

共产党象太阳，它的恩情赛爹娘。

潘家河水哗啦啦响，要翻身得靠共产党。

鄂陕游击总部战斗营和六路游击师，袭击关防铺等据点，捣毁了“郧西铲共义勇军”在三天门的老巢。豫陕游击师，在我军主力包围商南县城、奇袭荆紫关时，占领梨园贫与腰庄间的有利地形，顽强阻击尾追主力部

队的敌人六、七个小时，毙伤敌一百五十余人。他们还全歼景村联保队，奔袭五里川民团，消灭武关镇保安队，为主力部队大踏步进退创造了条件。同时，各游击部队还组织人民群众为主力部队送情报、当向导，积极运送粮食，转移伤病员；派出小股游击队割电线、断交通，侦察敌情；动员农协会、儿童团、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站岗、放哨、做军鞋、备干粮，救护伤病员，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主力部队的行动。

一九三五年七月，红二十五军在袁家沟口取得歼灭陕军警一旅的战斗胜利，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这时，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丰峪口召开紧急会议。根据中央文件精神 and 敌情动态，全面分析了当时形势，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到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合红二十六军，首先争取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巩固，配合主力红军，迎接党中央，创造新的伟大红军，争取中国西北方的数省革命根据地的创立。[3]会议还确定合并鄂陕、豫陕两特委，组成新的鄂豫陕特委，领导游击武装力量继续坚持鄂豫陕根据地的革命斗争。

这次会议的决定，省委没来得及向两个特委进行传达，就率领红二十五军踏上了继续长征的道路。从此，我们开始了独立坚持鄂豫陕边的斗争。

#### 危急关头，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成立

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十分严重。国民党陕西省绥靖公署于七月十七日发布命令，除以部分兵力尾追红二十五军外，还集中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四十军庞炳勋部、九十五师唐俊德部、四十四师萧之楚部、陕军警二旅和特务团等二十多个团的兵力，实施“划区清剿”，命令“清剿部队应用百般方法极力搜剿”，妄图以“分害包剿”、“各个击破”的手段，消灭我鄂豫陕边区的游击武装，彻底摧毁我根据地。

敌人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镇安县东起店垭子西到米粮川的一条三十里长的川道，房屋大部被焚，群众财物被抢劫一空。敌人在许多村镇扎上了据点，一些土豪劣绅、恶霸地主，纷纷组织反动民团武装，实行反攻倒算，叫嚣要把陕南山区的共产党和红军灭尽杀绝。根据地中心袁家沟口，被敌人视为“红军窝子”，声言要“掘地三尺”，彻底予以摧毁。红军家属大多逃亡他乡。区苏维埃主席程家盛为掩护群众被敌人抓住，当即遭到杀害。同时被杀害的还有五、六个苏维埃政府成员和游击队员。红岩寺区苏维埃的干部和群众，为掩护伤病员转移和坚壁物资，有三百多人被敌人抓住，当场杀害一百多人，二百多人被关押，受尽酷刑，有的壮烈牺牲。豫陕边根据地黎园赤卫队长一家被敌人捉住，两个孩子被丢进水潭淹死，其余被杀。一、二、三天门，大小新川、店垭子等地被敌杀害的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队员家属一百多人。鄂豫陕边区这块刚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很快被敌人侵占，人民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后来我们才知道，鄂豫陕省委在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途中，于七月三十日分别给鄂陕、豫陕两特委发出内容基本相同的指示信，说明当时形势和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的任务，指出继续坚持鄂豫陕边斗争的重要意义，指示“马上把鄂陕、豫陕两个边特合并为一个鄂豫陕特委”，“立即集中八连及各路之一部游击队与总部战斗营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游击主力”[4]，并就行动方针、发动群众等问题作了具体指示。省委的

这两封指示信，由便衣队交给了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让他转交我们。李志英带领游击师的特务队在找特委和总部的途中，特务队长赵久海叛变，枪杀了李志英和几名老战士，带着省委的信和少数人投敌了。我们没有收到省委的信，而敌人却知道红二十五军北上，便更加疯狂地“围剿”我各路游击部队。

当时留在鄂豫陕边区的游击武装有：鄂陕游击总司令部的战斗营、山阳西区大队、三、四、五、六、七、九路游击师，豫陕游击师八连和三个游击大队，以及红二十五军的一些伤病员。

由于我们没有接到省委的指示，一时不明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去向，仍按原计划坚持斗争。各游击武装没有思想准备，在敌人重兵分割围攻下，受到很大损失。两个特委也没有取得联系，面临的形势是十分危急的。但是，敌人的残酷镇压和重兵“围剿”，是吓不倒红军战士和革命人民的。在强敌面前，各游击部队各自为战，能打就打，该躲就躲，想方设法阻止敌人的进攻，掩护人民群众和伤病员转移；面对敌人的“围剿”，许多游击战士和人民群众产生了畏敌情绪，一些红军老战士发挥了种子作用，用他们在鄂豫皖时期的经历教育群众，组织人民群众走、躲、斗，哪里最危险，哪里最困难，哪里就有他们；各级区苏维埃干部和游击部队紧密配合，转移伤病员，坚壁物资，领导人民转入“地下”斗争。袁家沟口苏维埃主席程家盛，将苏维埃政府的一颗铜质印章和一包文件，交其妻倪世莲，让她妥为保管。他牺牲后，倪世莲冒着生命危险，三次转移印章和文件，遭敌人严刑拷打，百般折磨，她都没有暴露秘密，直到解放后才将印章和文件交给了人民政府。在五、六路游击师活动的镇安、山阳、旬阳、郧西县交界一带还流传着“红军老祖”的故事。那是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后不久，六路游击师来到了郧西县的郭家沟，正在吃早饭时，敌人“清剿”部队一个连和郧西县民团武装三百多人攻来，敌众我寡，六路游击师和部分群众迅速撤退。退到旬阳县九龙山佛爷庙时，敌人紧紧追来。游击师领导决定，留下特务队高指导员带一个班阻击敌人，掩护部队和群众转移。战斗中，高指导员和一名班长壮烈牺牲。当地群众带着悲痛心情，把他们埋葬在碾子沟口，并在墓前立了一块“红军老祖”的石碑，借以纪念。敌人曾多次破坏“红军老祖”之墓，但是人民群众是压不服，禁不住的。在潘家河、火石沟、白河等地先后都出现了“红军老祖庙”，庙内塑有头戴八角帽、身穿灰军装、脚蹬麻草鞋的红军战士座像。以此寄托对红军的怀念。

主力红军走了，鄂陕特委和游击总司令部，针对敌强我弱，各路游击师分散的情况，决定迅速集中部队，保存有生力量，待机破敌，并千方百计查明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去向。八月底，我们在宁陕县两河口获得一份《西京日报》，看到敌人在陇东地区作战消息的报导，得知吴焕先政委在泾川战斗中牺牲。从此我们才认定红二十五军已经西去，可能要进入陕北。于是，带领总部战斗营会合六路游击师和山阳西区大队，寻找三、四、五、七、九路游击师，并东进会合豫陕特委，共商斗争大计。当时豫陕特委在龙驹寨以北地区活动，为了不被敌人各个击破，已将八连编为第一游击大队，连同原来三个大队，全部集中起来。他们也从报纸上看到红二十五军到了甘肃天水一带，遂由桃坪出发，往鄂陕边来找我们。

九月初，我们和豫陕特委在商南县一个叫梁家坟的村庄会合了。当时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互相交流情况后，初步商定：各自返回原来老区，布置根据地的工作，收容伤病员，寻找三、五、七路游击师（这时已知道四路游击师跟随主力走了，九路游击师叛变），然后再会合研究下步行动。同时商定，豫陕特委书记李隆贵跟随鄂陕特委行动，便于实行统一领导。

我们和豫陕特委分手后，走到雪窝附近突然遭到敌四十四师萧之楚部的袭击。部队边打边退，伤亡数十人。血的教训使我们认识到，在敌人重兵“围剿”下，分散活动易被各个击破。当即返往豫陕边，在梁家坟附近，找到了豫陕特委。原来他们在返回豫陕边时，走到富山坪也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差点被打散，回过头来又找我们。

九月九日，两特委在梁家举行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郑位三、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等。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斗争形势，认为在敌人重兵“围剿”的严重形势下，斗争将是残酷的，困难是很多的。但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要领导游击部队和人民群众开展斗争，继续在鄂豫陕边区举起红旗。会上个别同志感到我们部队新、枪支弹药少，思想也比较混乱，情绪较低，对继续坚持斗争缺乏信心。为此，会议又分析了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进一步认识到，鄂豫陕边区地形有利，群众基础好，两特委又有半年多开展游击战争的经验，对社情、民情、地形已有所了解；还有近三百名老战士做骨干，只要团结一致，紧紧依靠群众，采取灵活的战略战术和正确的斗争策略，是能够生存和发展的。会议统一了认识，克服了部分同志中的悲观情绪，坚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信心。接着，讨论了合并两特委、合编部队和今后的斗争策略及行动方针问题，决定：（1）树立独立坚持斗争的思想，以陕南为中心，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首先跳出敌人包围圈，在宁陕、佛坪地区开辟新根据地。吸引敌人西去，争取恢复原根据地。（2）将鄂陕、豫陕特委合并为鄂豫陕特委。（3）合编各游击武装部队，组成红七十四师。将豫陕游击司令部四个大队编为一营，鄂陕游击总司令部的各路游击师编为二营，鄂陕游击总部战斗营一部和豫陕游击师便衣队编为手枪团，还编有师机关、直属警卫连、通信排、看护排等。（4）作战的方针是游击战，应灵活机动，扬长避短，同敌人“兜大圈子”，以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同时，继续收拢各路游击武装部队和伤病员。会议在讨论谁当特委书记时，有些同志提出让郑位三当书记，得到了大多数同志的支持。郑位三有较高的思想水平和组织能力，他遇事沉着冷静，深思熟虑，密切联系群众，善于从实际出发，把党的方针政策具体化。他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始人之一，担任鄂东北道委书记期间，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到红二十五军工作不久，就被大家亲切地称为“位老”，其实他比我们大不了几岁，也不过三十出头。他到鄂豫陕边区开辟新根据地以来，一直担负地方的党政建设工作，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我们要独立坚持斗争，只有他才能担负起特委书记这副重担。经过一番争论，统一了思想。新组成的特委成员是：书记郑位三，常委和委员有陈先瑞、李隆贵、方升普、曾焜、李书全、袁崇安、张波、郑连顺等九人。

两特委梁家坟会议，是在与省委联系中断、留下的红军和根据地处于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召开的。会议做出的决定，符合鄂豫陕省委指示的精



神。会议统一了根据地党和武装的组织，团结了原来分属于两个特委领导的广大党员、干部和战士，形成了以郑位三为主的新的领导核心，确定了独立坚持鄂豫陕边区斗争的方针，规定了切合实际的斗争策略和游击战术，对在鄂豫陕边区长期坚持革命游击战争，打破敌人的“划区清剿”，扭转当时的困难局势，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有决定性的意义。十月六日，红七十四师在商南县碾子坪正式成立。碾子坪在离梁家坟不远的一条山沟，当地群众传说，这里开始只有一户人家，象碾盘那样大的一块平地。后来人家逐渐多起来，分为上坪、中坪、下坪。红七十四师成立大会是在中坪召开的。由特委书记郑位三宣布了特委决定：师长陈先瑞，政委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政治部主任曾焜；一营营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二营营长萧大喜，政委郑连顺；手枪团团团长吴济云（后改名为吴林焕），政委张培真（后改名为张波）；全师近七百人。郑位三号召全体同志振奋精神，团结一致，坚决贯彻特委会议精神，坚持斗争，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跳出敌人包围圈，避实击虚，打破敌人第一次围攻

红七十四师成立不久，就成了各路敌军围攻的主要目标。分布在商县、洛南、山阳、镇安，作水地区之敌，同时向我们围攻而来。

一支新成立的部队，武器装备和战斗素质比较差，能否在强敌面前经得起考验，能否长期坚持下去，在部分同志中有反映，我也有所考虑。特委书记郑位三积极找同志们谈话，做思想工作，并经常和我一起研究。我们真想打上几个胜仗，振振军威，鼓鼓士气。但当时在敌强我弱，部队刚组建，思想不稳定的情况下，首要的是避免和强敌硬拚，防止敌人袭击，利用一切条件，把部队锻炼成有较强的战斗力，严格的纪律性和顽强的作风。因此，我们决定避实击虚，让过敌人正规军，专打地方保安团队，同时到处宣传群众，说明红军未走，红军永远不走，以稳定军心民心。

为了打破敌人的围攻，我军由碾子坪出发，巧妙避开敌人主力，沿鄂陕交界的崇山峻岭西进。在山阳、镇安、柞水、宁陕之间与敌周旋。所到之处，向人民群众宣传红军又回来了，并且不走了，号召群众用各种方式配合我军行动。警告反动土豪劣绅，不准做坏事，谁要是欺压群众，就要谁的命。同时镇压少数反动分子。这样大大鼓舞和稳定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十一月初，我军经旬阳以北返回鄂陕边区，途中会合了五、七路游击师。五路游击师，曾发展到二百多人，同我们会合时却只有五十余人。原来他们在红二十五军走后不久，被敌人重兵围在南羊山上四、五天。师长孙光，背有点驼，群众都叫他“孙驼子”。这个同志打仗很勇敢，是二二五团三营七连一名排长提起来的。组织领导经验还不丰富，在敌人的围攻下有些急躁。当时二二五团三营营长李学先因负伤留下随五路游击师行动，在李学先的帮助下，孙光才组织部队乘夜晚突出重围，伤亡比较大，有些战士走散了，最后把剩下的人组织起来打游击。七路游击师也遭到了敌人围攻，损失很大。会合后，大家都很高兴。十一月中旬，敌四十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向鄂陕边区攻来。我军当即由鄂西二天门一带西去宁陕、佛坪地区，摆脱了敌人的围攻。

镇安县城东南四十五公里处，有座青铜关。此关东临乾佑河，紧靠万家梁，西抵崇家山，南依李家山，山峰陡峻，谷峡路隘，地势险要，易守

难攻。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称，是兵家必争之地。我军西去宁陕、佛坪地区，也必须从此经过。十二月初，我军进至青铜关以东月西沟时得知，敌四十军一一五旅二三团第一营先到达青铜关，堵我西进，二三二团第三营在后尾追。敌四十军战斗详报是这样记载的：“赤匪陈先瑞股伪称七十四师，自上月由宁陕境东窜，复联合镇安、旬阳等县之土共孙驼子及其他小股，统计千余，枪械齐全，内有轻机枪数挺，声势浩大，到处滋扰”，“本月五日已窜至青铜关方向，图乘隙向西方逃窜”，“令第二三团第一营营长史祝三率所部是日下午三时到达青铜关附近”，“即行截击之”，“第二三二团第三营（孙秉焜营）尾追”。面对此敌情，特委作了认真分析，决定乘追敌尚远，守敌还不知我军到来之机，利用月西沟有利地形，以小股兵力诱敌，打一个伏击战。我和几名营以上干部，详细研究了作战计划，由一营萧大喜部派人扮小股游击武装前去诱敌。敌果误以为游击队，由其营长带两个连以密集队形顺沟内向我攻来。我一营在左，二营在右，手枪团以两个班断敌退路，以勇猛动作直插下去。敌顽强抵抗，我进攻受阻。看到这种情况，我命令袁崇安带原来八连的老战士，带头冲锋。全体指战员奋勇争先，一举将敌打垮，毙伤敌营长以下一百余人，缴获长短枪七十余支、轻机枪五挺。青铜关战斗，是红七十四师给敌正规部队的首次打击，检验了我军的战斗力，军心大振，战后，我军转而北上，摆脱追敌，在菩萨店会合了三路游击师。三路游击师损失比较大，由于赵久海的叛变，师政委的牺牲，战士的情绪比较低落。在师长汪世才的带领下，终于找到了我们。当时汪世才拉着郑位三和我的手，流下了热泪。这时，游击队全部集中，全师八百余人，部队在东江口进行了整顿。至此，敌人第一次围攻失败，根据地局面趋于好转。

十二月中旬，我们来到宁陕县四亩地。这是一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庄。它三面同佛坪县接壤，是比较宽广、富裕的地方。由于地处两县交界，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很便于我军活动。特委在四亩地召开会议，讨论了郑位三提出的关于开辟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会议决定在宁陕、佛坪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作为我军活动立足点。同时，会议对军事行动也作了研究，确定在游击作战中，要不失时机地攻打敌军防守薄弱的县城，以造声势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下旬的一天，手枪团报告宁陕县城只有几百保安队，防备也比较松懈。我们立即决定拿下宁陕城，率部队先虚张声势，往东江口北去，尔后突然回头，以远程奔袭战术，日夜兼程疾进二百余里，于二十七日凌晨进至宁陕县城北门外。我们把事先准备好的三个梯子连接起来，搭到城墙上，手枪团先登上去，解决了城门楼上的哨兵，拂晓时一举占领全城，全歼保安队四百多人，并缴获敌人一个武器库，解决了部队的装备问题。当时，听说敌县长居文召没捉到，于是命令部队严加搜查，并张贴告示，悬赏缉拿，群众报信或捉到者赏大洋三百块。不多会儿，二营报告发现了敌县长，营政委在捉敌县长时牺牲。原来敌县长听到我军攻城，慌忙中躲到一座小楼上，我军上楼搜查时，他用冷枪打死我们两个同志，其中就有二营政委郑连顺。郑连顺原二二三团七连指导员，工作任劳任怨，带头实干，是一个优秀的政工干部。看到郑连顺牺牲了，战士们都异常悲愤，放火烧了小楼。在浓烟烈火中，敌县长跑了出来，当场被我军活捉，击毙了。

打下宁陕县城后，同志们都问我住不住。我说住，什么时候敌大队人马来了，再走。郑位三说，住上十天，最少八天。按郑位三的意见，部队住在县城、关口镇（今陕县城）、贾家营、梁家庄等地，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当时，有个沿街卖唱的盲艺人，编了一支歌谣，唱道：

“ 腊月梅花开，宁陕来红军，  
缴枪几百支，县长毙南门；  
打土豪、救贫民，

穷苦百姓把腰伸。”这支歌很快也在广大群众中唱了起来，无形中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对当地群众鼓舞很大。当时，师机关还奖给艺人几块银元。八天以后，我们才离开宁陕县城。果然不出郑位三所料，第二天，敌人的新县长才带着军队到任。当时，同志们都说郑位三是红七十四师的“诸葛亮”，能“料敌如神”。其实他并不会“神机妙算”，这是和他分析判断情况，注重调查研究分不开的。郑位三平时每到一地，总是各处奔走，收集敌人的报纸、刊物，找当地老百姓，包括地方乡绅、教书先生、小商贩等，和他们促膝谈心，了解情况。他不仅对陕南的地名、山名、风土民情比较了解，而且对敌人的动向、反动地方武装的情况也都掌握。因此，他分析问题透彻，判断情况准确。他的身体不好，有一次敌人追得很紧，他又咳得吐血，战士们用担架抬着他跑。他硬让战士放下担架，看了看周围的山川，指挥部队巧妙地摆脱了敌人。干部战士都十分信赖他。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我军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先西进至洋县金水河地区，顺汉水漂放宣传标语，然后突然掉头东进，直趋豫陕边，沿途歼荆紫关、西坪、峦庄、庾家河、三要司、兰草、官坡等地民团五百余人，缴获长枪四百余支，还收容了红二十五军留下的几十名伤病员。这一大踏步的游击行动，打击了地方反动武装的嚣张气焰，扩大了红军影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自身也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敌人急忙调兵来追，我军遂又回师西返。

寒冬时节，战士们不畏严寒，在山林中进行。尽管山路崎岖，但我军久行山道，战士们早练出了两条“飞毛腿”。很快部队就进入了佛坪县境。佛坪县城（袁家庄），是个不大的山中集镇。由于接近春节，城内十分热闹。我军用奇袭的办法，占领了县城。战士们背着缴获的许多年货，高高兴兴地到了东江口，正准备在此过春节时，敌陕军警备旅进山“围剿”。听到这个消息后，战士们都十分气愤，有的说“敌人不让我们过好年，我们也不让他们太平”，有的提出“要狠狠地教训敌人一顿”。特委根据当时情况，决定甩开敌人，跳到山外去，和敌人来个“换防”。二十三日（旧历除夕），我军北出秦岭，在距西安七十余里的户县和周至县境内，横扫敌保安队，发动群众，打土豪、分浮财，许多豪绅过年的用品，都被我们分给了穷人，部队也过了一个丰盛的春节。西安、宝鸡之敌做梦也没想到红军会在大年除夕闹得他们不安宁，急忙派几个团赶来合围。我军闻讯后，又进入山内，第二次打开佛坪县城，消灭了刚组建的敌保安队。

宁陕、佛坪地处秦岭山中，山深林密，群众基础好，敌人统治薄弱，便于小股部队活动。我军在东进同时，就根据特委四亩地会议决定，派罗

明义、张绍安等带一个连下到宁陕、佛坪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我们两次打开佛坪县城，对人民群众鼓舞很大，使根据地建设出现了新局面。不久，特委决定建立宁佛工委，工委书记罗明义，同时成立了宁陕土地委员会。为了巩固发展这一地区，加强领导，特委又派方升普、曾焜到宁佛地区工作，并以先去的那个连队为基础，扩大为一个独立团，团长为方升普、政委为曾焜。他们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建立了区乡政权和许多贫农小组及秘密“接头处”。群众斗争有了进一步发展。很快便在四亩地、东江口、旬阳坝一带建立了三小块游击根据地，为坚持斗争创造了条件。

以大回旋的行动，忽东忽西，打破敌人第二次围攻

一九三六年二月，敌人又调集驻汉中的四十九师、安康的四十军、四十四师、胡宗南部混成旅、宝鸡的陕军警一旅、三原的陕军警二旅和特务团，以及地方保安团队，共十几个团的兵力，以严密封锁结合跟踪的手段，对我军发动第二围攻。敌除以一部分兵力驻各县城、主要村镇外，其余全力向宁陕、佛坪“围剿”，妄图消灭我军于宁佛地区。我军发觉敌人的企图后，决定避开强敌的进攻，争取主动，先西去陕甘边的双石铺（今凤县县城），迷惑调动敌军，尔后东返豫陕边区，以大回旋的游击战法，打破敌人的围攻。

二月中旬，我军由佛坪西去。一路上，歼民团，扫保安队，直抵双石铺。双石铺地处陕甘交界，是通往汉中、四川的交通要道，在军事地理上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传说三国时诸葛亮失街亭、斩马谡就在这里。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时曾在此作过战，歼敌一部，俘一名少将参议，搞得敌人惊慌万分。我们一到这里，首先歼灭了双石铺、黄牛铺等据点的保安团三百余人，缴长短枪二百余支，接着在百余里的公路线上，挖路基、烧桥梁、割电线，并截获敌人五辆军用汽车，得大批面粉和弹药，使敌人交通中断半个月。我军这一行动，惊动了西安之敌，慌忙派出飞机侦察。二月二十八日，敌四十九师追来，我军已撤到眉县南嘴头镇（今太白县城）、七里川休整。

敌得悉我军行踪，以四十军、警二旅等部五个团的兵力，封锁了宁陕、佛坪一线及其以西地区；另调一个团扼守嘴头镇以东和北通山外的要道；以四十九师两个团专事追击，由南向北直扑而来。当时，我军东归道路全被切断，处境十分不利。特委冷静地分析了敌情，遂决定采取“盘旋式打圈子”战术，绕过敌之封锁，出其不意地攀越秦岭东去。

三月的秦岭顶峰，积雪覆盖，严寒逼人。我们上秦岭后，敌人便沿山“围剿”，由日追夜宿改为日夜追击，妄图把我军围困消灭在秦岭之巅。我军攀陡壁、坐“雪滑梯”，忍饥挨饿，昼夜行进，刚甩开追敌，又遇上堵击，连续四天四夜在秦岭上下翻越几次，在敌人的追逼下，被迫爬上了太白山。

太白山是秦岭山脉的主峰之一，海拔三千七百多米。山高气冷，终年积雪，故有“太白积雪六月天”之说。我军连续作战，七天七夜没有休息，疲劳已极，部分同志产生了同敌人硬拚的急躁情绪。特委书记郑位三拄着一根棍子，边走边做动员工作，让大家沉住气儿，一定会摆脱险境。一次，他不小心滑进一米多深的雪坑，被一个大个子机枪兵把他救了上来。战士们用担架抬他，他说什么也不肯，硬是拄根棍子和部队一起行

进。在他的带动下，战士们渴了吞口雪，饿了啃块干粮，都毫无怨言。山上有几座庙，特委决定在庙内作短暂休息，再下山冲出包围。在休息时，党员骨干抓紧时机做思想工作，帮助战士们认清坚持斗争、保存力量的重要，克服蛮打硬拚的思想，树立与敌人和风雪严寒作斗争的决心。十五日夜，我军摸下了山，在厚畛子附近，俘敌四十九师便衣队十余人，缴获短枪十余支。接着撤至岭下沙梁子。这时，敌四十九师一部牵着十几条猎犬，一路上狂吠乱叫的，打着手电筒，象耍龙灯一样追来。我军急忙撤退。由于敌人来势很猛，部队又极度疲劳，撤退中五连把一挺轻机枪丢掉了。当时，我们的机枪很少，子弹也不多，其它枪支的弹药也剩不多了。我们规定，敌人追来时，轻易不得还击，要珍惜每一颗子弹，所以敌人追我们时肆无忌惮，并嚎叫着“只要赤匪放一枪，就等于被打死一个人”。战士们都把保存武器弹药当作生命一样。我听说五连把机枪丢了，很生气，当即把连长孙光叫来，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孙光平时说话口吃，这时急得脸红脖子粗，一下说不上话来。我让他一定把机枪找回来，他说：“我……我找！找、找不回来……就、就夺！”

为了争取主动摆脱敌人，我们根据俘虏的口供，决定利用敌人结合部，趁拂晓夜暗，突出重围。敌人万万没想到我们会来这一手。在我军的突然打击下，敌人乱作一团。我们边打边走，夺路而出。说来也巧，五连在这次突围中真夺得了一挺轻机枪。我军越出敌人的包围圈后，在东江口安置了伤病员，部队稍作休整。至此，敌人第二次围攻亦被冲破，红七十四师经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

就在东江口的一天晚上，手枪团的同志领来一个“老百姓”，此人名叫程福才，原在红二十五军手枪团当战士。听说他是从陕北来，我们也顾不得让他吃饭、休息，急忙打听有关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情况。程福才带来了《八一宣言》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还有一封简信。当时，我们的心情别提多高兴，连夜看起文件来了。第二天，因敌情严重，特委只简单作了传达。二十四日，由郑位三以陕南红军志清（我的化名）、卫劳（他的化名。因同志们喊他“位老”，他则谦称“卫劳”）两个名义，起草了《关于七十四师成立经过的报告》，交程福才带往陕北。我们在与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失去联系的日子里，对全国形势很不了解，只能从缴获敌人的报纸、信件中进行分析，掌握情况。我军曾多次截获邮件，每次都发给邮差“收条”，说明我军“保护学校、邮政、商店”，但对“反动衙门和反动军官的信件”则“一律没收”。这次有了中央文件，使我们在后来的行动中有了依据，斗争策略和领导艺术有了新的提高。

豫陕边的栾庄、官坡、兰草和鄂豫边的西坪、富水关、荆紫关等地，也记不清来往攻打过多少次了，每次都消灭部分敌保安团、队。太白山突围后，我军于四月上、中旬，先后又打开这些地方。经过东西千余里游击，使沿途地方政府和反动民团极为惊慌，急忙向上呈报。敌“快邮代电”接连惊呼：“陈先瑞股匪忽又窜至商县黑山街、关防一带，商县至山阳电讯亦不能通”，“经商县民团往剿，非惟未获胜利，反被该匪等冲散”，“近忽窜至柿坪一带，又窜至寨东南九十里之竹林关”，“窃查匪徒流窜，东西无方，去来无定，昨于彼而今忽此，令人防不胜防”。陕西省政府也给各县发出“快邮代电”：“密查陈先瑞、孙驼子各股土

匪迭向各县窜扰，亟应迅速剿灭，现在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已督令各部队分途堵剿，所有各县团队自应概归就近军队高级长官指挥，以期动作，以致各匪得以限期肃清。”而我军则趁敌人“围剿”部队没到来之前，撤至商南县梁家坟一带休整。

特委在梁家坟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文件，对红七十四师成立后的行动作了总结，并研究今后行动方针。会议认为，中央文件正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是我军的行动纲领。红七十四师成立以来的行动，基本上是符合中央文件精神的，军事上取得了不少胜利，部队战斗力有了很大提高，打击了敌人，宣传了群众，扩大了五百多名新兵，坚持了鄂豫陕边区的游击战争。我军的胜利，必然引起敌人的加紧围攻。因此会议决定，红七十四师返回宁佛地区，在敌人发动新围攻之前，抓紧训练部队，进一步开展群众工作，贯彻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粉碎敌人的再次围攻做好准备。

四月下旬，我军西进到达漫川关。漫川关，是鄂陕边界上的一个险隘。一九三二年十一月，红四方面军经由这里北上时，曾与敌五个多师的兵力浴血奋战，总指挥徐向前沉着冷静，择敌弱点，指挥部队突出重围，使全军脱离了险境。我们来到这里时，漫川关驻有民团，据险顽抗。为利于部队往来游击作战，我们决定拔掉这颗钉子。这时，我们的战斗力比较强，不要说民团，就是敌人正规部队也不敢以营、连和我们较量，每次都是几个团同时“围剿”。我军很快攻占了漫川关，守敌大部被歼。战斗中，我二营营长萧大喜壮烈牺牲，遗职由李学先继任。萧大喜同志随我来时，是二二三团七连连长，作战勇敢，以身作则，对部队要求严，是一个优秀的军事指挥员。

漫川关战斗后，我军继续西进，行至柞水县曹家坪，遇到了宋登贤率领的“神团”组织二百余人。宋登贤“神团”是由当地群众组织的抗捐、抗税和反对土匪的自发性农民武装，在长安、柞水、宁陕一带远近闻名。宋登贤在兄弟中排行第四，群众又叫他“宋老四”。红二十五军在这一带活动时，宋登贤就听说了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这次和我们相遇后，郑位三对他积极做宣传工作，讲解我军抗日文张，宣传统一战线政策，提倡联合起来共同对敌，使他进一步了解了红军，主动要求编入红军。我们送给他部分武器弹药，派出干部，加强领导，部队改名为“抗日抗捐军”，归红七十四师指挥，令其仍在宁陕、柞水、长安交界地区活动，后来编入红七十四师。

在宁陕、佛坪、安康一带活动的还有一九三五年九月于长安县引驾回起义的陕军警二旅四团九连，这支队伍的领导人是何振亚。为了争取团结这支武装，我们曾于二月中旬，给何振亚部写过联系信。这次西进中，在旬阳坝碰到了何部派来联系的人。对此，特委很重视，由郑位三和我一起会见来人，介绍我军情况，宣传党中央关于团结抗日的精神，并送给该部两万元和有关抗日救国的宣传品。

我军进至东江口后，特委决定在此进行休整，这时何振亚又派人来，要求我们领导去讲话；同时，提出让我们派干部去。经过特委研究，决定由我前往商谈两军相互联系的具体办法。当时，我根据特委决定，宣布何部为“陕南抗日第一军”，何振亚为军长，归红七十四师统一指挥。并同何振亚对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详细商定，该部干部由其自己任命，划

分了活动地域，规定部队要严格按党的政策行事，彼此要互相配合行动，不定期互通情报，还送给他一批枪支弹药，从此建立了正式关系。六月份，由沈启贤率领的原陕军警二旅四团四连起义的部分队伍同何部会合，沈任该部参谋长。不久，因宋登贤部误杀何部的联络员，两部之间闹了矛盾，经郑位三和我去作调解工作，使他们消除了误会，增强了团结。何部于一九三七年一月，红十五军团南下商县时，调归红十五军团领导。这支约七百人的队伍，后来在甘肃驿马关地区编为红十五军团警卫团。

#### 化整为零出奇兵，打破敌人第三次围攻

一九三六年五月中旬，我们缴获敌人“快邮代电”一份，得知敌人又调动约二十个团的兵力，对我军发动第三次围攻。这次围攻，除第二次围攻的兵力外，还增加了第三军王均部的三个团和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敌人在军事上，采取正规军与地方保安队相结合，“追、堵、驻剿”相结合；在政治上、经济上加强反动措施，组织联保联防，严密控制行人和物资流通，计划在三个月内围歼我军。

我们及时分析敌人此次围攻的特点，根据第二次反围攻经验、山区地形条件及根据地人力、物力等情况，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深入敌后。这样，既可避开敌人主力，免被集中围歼，又能发挥我军惯于山地行动、善于游击等长处，进一步锻炼和提高我军干部独立作战的能力，变被动为主动，灵活机动地牵着敌人走，相机消灭敌人。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将部队编为一、五、六三个团。一团由郑位三率领，活动在镇安、柞水、兰田一带；五团由李隆贵率领，活动在汉水北岸的汉阴、旬阳地区；六团由我率领，先向宝鸡方向引敌西进，尔后东返，活动于山阳、商县、商南、郧西等地。

六、七、八三个月期间，三个团分别深入敌后，四处打击敌人，破敌交通，打乱了敌人围攻部署。一团经牧护关东去，在张家坪附近的西（安）荆（紫关）公路上，发现了一辆装饰漂亮的马车，当即由李书全、张海波带领部队围了上去，车里坐着的是由西安赴商洛上任的行政区督察专员汤有光。这个家伙很顽固，当战士们用枪逼他下车时，他还直问你们是哪部分的，根本没有料到红军会出现在他的面前。在郑位三的审问下，他不得不低头认罪。我军处决了汤有光后，把一张布告放在他的身上，对当地一些反动官吏震动很大，莫不惊恐万状。接着，一团又奔袭两岔河，回兵大龙庙（今属兰田县），在华县以南、卢氏以西、洛南以北和兰田东部、南部兜了一个大圈，打击民团、保安队，共歼敌二百余人，缴获各种枪一百五十余支，大大扩大了红军的影响。五团在汉水北岸歼桃园、林达庙等地民团一百余人，缴枪八十支及大批财物。我带六团于六月二十二日再次翻越太白山西去，直逼宝鸡。敌以七八个团的兵力合围截击。我们趁敌人还未合拢，择其弱处，打了一个反击，跳出合围圈，翻山越岭向鄂陕边疾进。经竹林关时，歼敌保安队八十多人，尔后，部队来到梁家坟。这里群众反映，赵川民团头子赵平甫（绰号赵六娃），在这一带作恶多端，群众恨之入骨。我们听到这个情况后，决定为民除害。根据群众反映和侦察人员了解的情况，我军利用雨夜袭击了赵川民团，击毙了赵平甫，缴长短枪二百余支。当地群众无不拍手称快，高兴地唱起了新歌：

一阵雨、一阵风，  
云消雾散太阳红；  
家家户户迎红军，  
红军来了救百姓。

九月，经四川北上的红二方面军东出陕甘边，发动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陕南敌人大部西调，跟踪我军的敌四十九师也全部调走，我军趁机于九月底在宁陕县的猴子坪将三个团集中进行休整。

至此，敌人妄图在三个月内消灭我军的第三次围攻破产了。

为了策应红二方面军行动，我们派手枪团政委张培真带一个分队，尾追敌人西去，侦察情况，主力部队积极转战于镇安、柞水、商南、洛南等地。十月下旬，我们来到商内县的小栗园附近，此地有几家大财主，听说红军来了，全都吓跑了。手枪团当时抓了个叫石老八的财主，石老八跟我们走了一路，郑位三常给他讲我们对待豪绅、保甲长、团总、侦探、军官等政策，除罪大恶极者外，其余只要与我们合作，我们就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通过教育和交待政策，以及他一路上看到我军的所作所为，石老八深受感动，主动提出要回去，为我军筹集物资。我们当下就放了他。不久，他就派了六个人挑着棉花、布匹、药品、钢笔、小本子等东西，送到了我们，同时还带来了一架留声机。我们给每个挑夫发了两块银元，并让他们把留声机带了回去。这事在当地影响很大，许多豪绅都自愿为我军捐款筹粮，买药品、物资，我军不没收他们的财产，还利用一些财主豪绅家掩护伤病员。商县、商南和山阳一带有许多反动武装控制的山寨和岩洞，易守难攻，在我军政策的影响下，也同我们建立了联系。我们经过那里时，都事先写信，约定通过时间，互不侵犯。这样，分化了敌人，团结了中间力量，打击了反革命势力，对我军坚持游击战争起了重要作用。

十一月下旬，我军进至商南县罗家湾，准备袭击河南省边界的西坪镇保安队。这时，驻商县之敌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和商南县保安团一千余人，在公秉藩的指挥下，从富水关沿公路向我攻来。开始我军以为只是民团，当即以一营二连警戒西坪，五、六连抢占公路北侧山头，三连由公路梁上迂回。六连在抢占山头时，攻了几次没打下来。我用望远镜一看，发现敌人兵力不少，就立刻命令四连投入战斗，抢占山头后，发现敌人是公秉藩别动队，不仅武器装备精良，而且是校尉军官组成，训练有素，有股敢死队的劲头。现在双方交战，只能进，不能退。两军相逢勇者胜。我们当即以全部兵力投入战斗，利用公路两侧山地，集中火力向敌人发起攻击。激战近一小时，敌被击溃，一部分抢上汽车，逃进富水关。此战伤敌近百人，俘敌中校军官一名，缴获二十响驳壳枪五十支、步枪数十支、机枪七挺。这一胜利显示了红七十四师的战斗力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鼓舞了部队的斗志和群众的斗争情绪。

战后，我军北去。当行至官坡时，遇上卢氏县保安团一个加强连。这个连火力较强，都是“俄国造”的步枪，弹药也多。敌人先占据了一个山头。我军当即由营长李学先带前卫九连正面攻击，手枪团迂回敌后，一鼓作气，拿下山头，歼敌一百七十余人，缴获步枪一百三十余支、轻机枪两挺。这一仗，九连全部换上了“俄国造”。接着，我军转入洛南，歼灵峪口、石家坡民团，来到了华山脚下。



华山，是我国五大名山之一。我军在华山脚下转了三个大圈，并派少数部队登上华山，张贴标语，大造声势。红军闹华山的消息不胫而走，搅得敌人四处告急。后来，毛泽东同志曾问过我们这一段情况，并说：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听到你们消息的。中央红军西征出动，你们就在南面闹华山，配合得好啊！

十二月中旬，我们进至兰田县大龙庙，正准备进一步开展斗争时，西安事变爆发。不久，便接到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信，要部队暂不行动，等待中央派李涛来传达有关指示精神。接到这封信后，我们十分高兴。第四天，李涛穿着一身国民党军官服，带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来了。我们先问他一些有关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的情况，他都一一作了回答。李涛传达了中央指示和西安事变情况。我们听了李涛讲了停止内战，不再打土豪分田地，要联蒋抗日等新的主张，思想上真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感到很惊奇，也有些不大相信。后经李涛反复解释，大家思想才通了。按照中央指示，部队进行了整编，成立了军委会，主席郑位三，副主席李涛；红七十四师改编为南路抗日军（对内仍称七十四师），军长陈先瑞，辖四团、五团、独立团、补充团，全军共一千七百余人。至此，我们这支独立坚持鄂豫陕边区游击战争的队伍，在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直接指挥下，投入了新的战斗。

#### 商县会师、驻防镇柞、开赴三原改编

一九三七年一月，我们根据周副主席的指示，东进灵宝、潼关之间，阻止国民党亲口派部队入陕。不久，又接到周副主席电令，回师商县与红十五军团会合。

红十五军团是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与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的。一月十日在三原接到党中央和周副主席的指示，日夜兼程，开往商县城，以遏止和威胁西进国民党部队的行动。

商县是陕西省东南地区的行政中心，设有行政专署，辖洛南、商县、商南、山阳、镇安、柞水等县，历史上也称为商州。就军事地理而言，为历代兵家所重视，清代研究军事地理学的学者顾祖禹曾评论它是“州扼秦楚之交，一举足而轻重分焉”。因红二十五军在张学良、杨虎城部队中影响较大，红七十四师又在陕南地区活动，加之商县城位置重要，党中央才电令红十五军团和我们赶到这里会合。

一月二十二日下午，我们和红十五军团在商县胜利会师。军团领导徐海东、程子华、王首道等热情地欢迎了我们，并对我们坚持鄂豫陕边区的斗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两支红军队伍，在商洛山中胜利会合，指战员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我们长期在深山中游击作战，部队的军政训练较差，在编制和日常生活制度等方面也不够健全。会师之时，军团派来了干部，加强了领导，并调整了部队编制，建立和健全了各种规章制度，整顿了纪律作风，加强了生活管理，部队面貌有了很大改变。

一月下旬，“两安事变”和谈达成协议，中央军委电令十五军团开回三原，我们仍留在陕南，驻防镇安、柞水、宁陕三县。这时红七十四的领导作了调整，编制也健全了。我仍任师长，政委张明先，参谋长杨焕民，政治部主任吴东升，供给部长范铁民，卫生部政委李震远。帅辖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卫生部和四、五、六三个团。四团团团长王挥友

（后为高兰桥），政委吴济云；五团团长沙光，政委罗明义（后为丁国钰）；六团团长沙世才，政委张培真（后为李书全）；原政委李隆贵，副师长兼参谋长方升普，主任刘键挺，调延安抗大学习。师部带五团驻柞水县石嘴子，四团驻镇安县城，六团驻凤凰嘴。在此期间，部队主要任务是整训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一切物资供应均由陕西省政府供给。师成立了教导队，对连排干部进行短期轮训。同时，深入宣传我党抗日主张，进一步发动群众，开展统战工作，取得了国民党柞水县县长贾志璞的合作。我们刚到柞水县时，许多绅士一听红军来了，吓得要跑，贾志璞做了不少工作。我们部队到后，还开了联欢会，师参谋长杨焕民和贾志璞分别在会上讲了话。没几天，我们请贾志璞和部分代表吃了顿饭，以密切相互关系，稳定人心。由战争转为和平环境，开始非常不习惯，原来是冤家对头，现在是朋友，要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喝酒，总觉得别扭。但为了执行统战政策，我们还是抓紧一切机会开展宣传工作，争取群众。师政治部还组织各界人士成立“抗日救国联合会”，推动了抗日工作，有四百多名青年参加了我军。后来，贾志璞还为我们作了不少工作。我们驻防长安县时，我还给他写过信。

四月，因粮秣供应困难，我们奉命开到长安县大峪口整训。师部驻胡刘村，四团驻南寨、白道峪，五团驻大峪口、庵上，六团驻葫芦村。这时，全师共二千一百余人。整训中，部队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学习时事政策，按政治课本讲社会发展史，进行阶级教育等。军事训练主要是队列、投弹、射击、刺杀、爆破等基础科目。生活管理按规章制度逐步走上正规，军政素质有明显提高。同时，积极宣传贯彻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凡拥护我党政策，为抗日作出贡献的地主豪绅，我们就以礼相待，表示欢迎。对那些打家劫舍的土匪和继续欺压人民的地主豪绅，则坚决打击镇压。师政治部还派出宣传队做群众工作，培养地方积极分子参加抗日救国联合会。部队也帮助群众耕地、除草、晒粮，军民关系搞得很融洽。六月，我们奉中央军委命令，开赴三原改编。我军从大峪口出发，路经咸阳大桥时，成千上万的人在桥头两边观看，十分热闹。后来我才知道，敌四十九师师长李文当时化装成群众，混在围观的人群中看我们。他要亲眼看看活跃在商洛山中的红七十四师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为什么经过多次的围、追、堵、截都没有消灭，反而越打越多，越战越强。

他无可奈何地发出这样的感叹：“怪！真是一支神奇的部队！”

我们开到三原时，受到彭德怀同志的热情接待。他说：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你们单独坚持陕南斗争，很艰苦，并取得很大的胜利。你们在陕南牵制了不少敌人，直接配合了主力行动，所起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彭德怀同志给了我们很大鼓励，并向我们介绍了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势。遵照中央军委关于“第一军团、十五军团及七十四师合编为陆军第一一五师”的改编命令，红七十四师编为第一一五师留守处，部队连的建制不变，改为炮、辎两营，驻三原、耀县、洛川一线，担任第十八集团军由延安到前线的输送任务。十月，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主要担任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光荣任务。

我们在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下，从一九三五年七月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独立坚持了鄂豫陕边区的游击战争。在与上级领导失去联系、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同敌人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转战于鄂豫陕三省

边区的二十四个县，经历大小战斗上百次，打破了敌人三次围攻，歼灭敌人正规部队与地方反动武装约四千人，缴获各种枪枝三千余支，取得鄂豫陕边区游击战争的胜利。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到八月，我们又在党中央指挥下，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加强部队的整训，提高军政素质，由一支善于进行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发展成为一支比较正规的红军部队。

（姜为民整理）

（原载于人民出版社出版《革命回忆录》第十六期）

注释

[1]一个月后，郭述申调回军部，改为戴季英。六月由郑位三接替戴季英。

[2]郑位三不久调任鄂豫陕特委书记，由李隆贵接任。

[3]参看鄂豫陕省委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

[4]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省委吴焕先给位三、隆贵、先瑞的指示》。

## 从红二十五军到红十五军团

张池明

### 红二十五军

一九三二年六月间，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共三十余万人，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红军第四方面军从八月初开始，进行了两个月的英勇苦战，虽然歼灭了敌军万余人，但未能扭转战局、终于一九三二年十月撤出鄂豫皖苏区，向川陕地区实行战略转移。留在苏区的有中共鄂豫皖省委部分同志，有分散各地掩护红四方面军转移的部队，共五个团及一个特务营，约七千五百余人。加上苏区各县独立师、团、营，共约一万余人。他们在一时失去统一领导和指挥的情况下，各自为战，独立自主地坚持苏区反“围剿”的游击战争。

面对国民党军二十多万兵力（除以十多万兵力追击红四方面军外）大举“围剿”的严重局势，如何粉碎敌人的“围剿”，保卫苏区，挽救危局，亟待省委作出回答。中共鄂豫皖省委和鄂东北道委、豫东南道委、皖西北道委的决策是：尽快集中分散在各地有战斗力的部队，重新组建鄂豫皖的主力红军。

鄂东北（包括豫东南部分地区），以吴焕先为首的游击总司令部为指挥中心，集中原红七十五师一个团，原红二十七师两个团及地方武装，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下，坚持了鄂东北、豫东南苏区的斗争。

皖西北（包括豫东南部分地区），以刘士奇为首的东路军为指挥中心，在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其前身为皖西北道委）领导下，集中原红二十七师一个团及几个县的独立团、营，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在皖西北英山县金家铺，组建了共四个团的红二十七军（又称东路军）。刘士奇为军长，郭述申为政治委员（兼），吴保才为副军长，江求顺为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七十九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王建南），帅辖第一团、第三团；第八十一师（未成立师部），军部直辖第二团、第五团，全军共四千五百余人。红二十七军掩护两万多地方干部、群众和伤病员，突破敌人包围，转战外线游击，牵制了敌七个师的兵力在东线。经英山、罗田、蕲春、宿松、太湖、潜山、衙前（今岳西县）、桐城、舒城、霍山、六安等县，进行了数十次大小战斗，歼敌四千余人，打破敌围追堵截。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转回恢复和保卫以金家寨（今金寨县）、商城县为中心的皖西北苏区。不久，又从金寨、商城、光山等县转战鄂东北，在黄安县七里坪、檀树岗地区，找到了省委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省委在檀树岗举行会议，认为红四方面军不会返回苏区，要依靠现有力量粉碎敌人“围剿”，保卫苏区。因此，决定红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及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合编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王平章。下辖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第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政治委员高敬亭），全军七千余人。撤销中共鄂皖工委，恢复中共皖西北道委会。并决定撤销中共豫东南道委会，将这一地区分别划归鄂东北道委和皖西北道委领导。

为恢复和保卫皖西北苏区，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根据省委决定，以两个团及军部特务营为基础，在鄂东北麻城县大畈组建红二十八军，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平章（兼）。下辖第二四四团、第二四六团及特务营。全军共三千余人。红二十八军组建后，从鄂东北转战到皖西北苏区。

独立坚持鄂豫皖苏区根据地斗争的红军，在敌十五个师又三个旅及民团、保安团重点“围剿”的严重形势下，经过艰苦奋斗，先后进行了新集（今新县）以南郭家河、黄安东北九龙岭、新集以南杨泗寨、商城东北门坎山等中心苏区保卫战，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歼灭了敌军一部，扩大了红军主力部队。

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一再要求鄂豫皖苏区的党和红军死守苏区，不失一寸土地。命令红军首先夺回七里坪、河口、黄安县；第二步夺回新集和光（山）麻（城）交通线的中心地带，把整个失去的苏区连成一片。因此，省委于一九三三年四月间，不顾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盲目执行“左”倾路线，贸然决定围攻敌人重兵设防的七里坪。

为执行夺回苏区失去的城镇的任务，省委决定集中红军主力作战，即撤销红二十八军，充实红二十五军。编成第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等三个师，共约一万三千人。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戴委英，副军长廖荣坤、徐海东，政治部主任高敬亭。全军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日夜，开始进入七里坪外围阵地，构筑工事，同敌人对峙。经一个半月苦战，虽给敌人很大打击，但既未围死敌人，又屡攻不下，由于伤亡、饥饿和疾病，加之“肃反”错误，使部队减员近半。六月十三日省委决定撤围。此后，红二十五军再次整编，撤销第七十三师，缩编为两个师，全军共约六千余人。

这时，敌人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刘镇华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敌大肆向我苏区增兵，实行“三光”政策，血洗大别山，企图彻底消灭红军，摧毁苏区。在“左”倾路线影响下，红军失去主动，不敢离开苏区一步，忽东忽西，被动应战。但仍提出要誓死保卫中心苏区。经过麻城的福田河、黄土岗，新集的双山门、王家湾、光裕山、太平寨，黄安的长冲、老君山、天台山，金家寨的汤家汇、南溪、双河、瓦屋基等大小十几次战斗，都未能给敌人歼灭性打击。一九三三年十月，敌集中兵力向皖西北我军合围。我向鄂东北转移时，在通过潢（川）麻（城）公路封锁线时，遭敌拦击，后卫部队及后方机关一千多人被敌切断。在徐海东（因病重坐担架在后）指挥下，返回皖西北，在南溪附近与道委会合，决定与皖西北的红八十二师合并，重建红二十八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下辖第八十二师、第八十四师。全军共二千三百余人，继续坚持皖西北的斗争。

省委于一九三三年十月，曾向党中央报告鄂豫皖的斗争形势及困难处境。党中央于当年底回信，指示保存红军力量，准备实行战略退却，可向平汉路西桐柏山区转移，建立新的根据地。省委于一九三四年三月收到上述指示，经过讨论，考虑对苏区外边情况不了解，认为我军力量弱小，脱离苏区即失去依托，担心损失了红军，又丢掉了苏区。因此一面请示中央，暂不转移，一面试图到苏区的边沿地区，恢复老区同时开辟新区。

一九三四年初，蒋介石调东北军到鄂豫皖进行新的“围剿”。四月，红二十五军乘敌调动之机，转移到皖西北，在商城县豹子岩与红二十八军会师。进行第三次整编，撤销红二十八军，合并到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下辖第七十四师、第七十五师。全军共三千余人。为贯彻中央建立新苏区的指示，红二十五军先后在河南罗山县朱堂店和安徽英山县陶家河等地区，开辟了几小块新区。由于强敌进攻，都未站住脚。此后，我军乘东北军布防之机，先后在光山县高山寨，罗山县长岭岗，

六安县郝集，商城汤泉池、大柳树，光山县胡山寨等地，打了几个歼灭战，使我军枪支弹药得到大量补充，士气大振。

一九三四年六月，省委又收到党中央二月指示和六月复信后，继续讨论红二十五军战略转移问题。十月底，因敌人进攻，部队撤出陶家河，准备从皖西北进到鄂东北视情况再做决定，省委准备率部队转回鄂东北，决定留下高敬亭和八十二师一个多团，坚持皖西北斗争，十一月四日，部队正从皖西北向鄂东北转移的途中，接郑位三来信，说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工作，请省委率红二十五军速来鄂东北。省委率领部队不顾一切疲劳和减员，连续冲破敌四道封锁线，昼夜兼程，且战且走，到达鄂东北。

十一月十一日，省委领导在河南光山县花山寨，会见了郑位三、程子华。并举行省委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过去的文件指示和程子华要郑位三向省委常委会议转达周恩来副主席的口头指示，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进行战略转移，对外称“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部队进行第四次整编，由两个师缩编为三个步兵团和一个手枪团，全军二千九百余人，机关和干部进行部分调整，由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仍为政治委员，徐海东由军长改为副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先为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为军政治部主任（先为省委秘书长），郭述申为军政治部副主任（由于“左”倾路线的错误政策，曾一度调为团政治处主任）。原师职干部均改为团职干部；高敬亭留在皖西北道委工作，未参加会议，由省委去信，留他在鄂豫皖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工作（后为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继续坚持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部队进行政治动员，为隐蔽我军行动意图，只说要准备“打远游击”；安置伤病员，减轻行李装备，布置鄂东北工作。省委（实际兼军党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二千九百余人，开始长征。

十一月六日，全军从花山寨出发，经殷家湾，进到罗山县何家冲，打垮敌第五“追剿队”。这是我军撤出苏区的最后一仗。当夜，迅速越过平汉铁路，按预定计划向桐柏山挺进。当我军进入桐柏山地区时，敌以重兵合围，企图在这个地区消灭我军。因此我们在桐柏地区难以立脚。省委毅然决定，迅速通过豫西大平原，继续向伏牛山地区前进。二十二日，派小部队佯攻枣阳，并扬言西进以迷惑敌人。我主力却突然折向东北，击退敌第五、第三“围剿队”的拦阻和追击，绕道泌阳，向东跳出敌人包围圈，北上象河镇，再转向西北，日夜兼程前进。

二十六日，途经许（昌）南（阳）公路时，敌第四十军早已严密封锁公路，并形成对我包围，“追剿队”也在后边尾迫而来。时值风雪交加，能见度很低。在我军前卫团接近方城县独树镇附近公路时，敌突然向我行军纵队发动猛烈攻击，我先头部队被迫后退，全军面临着覆没的危险。这时，军政治委员吴焕先不顾个人安危，手持大刀，跑上前去命令部队坚决顶住敌人，不许后退。徐海东副军长带领后卫掩护团，跑步赶到，经浴血奋战，打退敌人进攻。坚持到黑夜，我乘隙偷过敌人封锁线，转危为安。

我军进入伏牛山边缘地区后，敌依然紧追不舍，且前进道路上围寨林立，对我军行动十分不利。由于我执行正确统战政策，沿途采取先送信安民，提出不打土豪，不进围寨，借路通过，北上抗日，因而倍受欢迎，使我军顺利进入伏牛山区。经过行军的沿途调查和亲眼所见，这里并不是开辟根据地的理想地区，各方面条件均不利于我军活动。省委又果断决定继续向陕南前进。陕西南部山区，跨三省边界，敌人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人民群众热切盼望红

军。但我刚进到栾川以西，即得知敌第六十师早已从开封车运灵宝，进到卢氏以南朱阳关一线设防，堵截我军西进。我即改变路线，派手枪团对朱阳关佯动，主力择小路绕过朱阳关，乘黑夜沿着卢氏县城脚下神速通过，直奔豫陕边界。十二月八日，翻过中锥山的铁锁关，歼灭守关的陕军部队，于陕西洛南县的三要司再歼陕军一个营，胜利进入陕南。

十日，进抵陕南洛南县庾家河（今属丹凤县）。省委常委开会讨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问题时，又遭敌第六十师突然袭击。敌人已占领庾家河东山高地，我军再次处于险境。我东山坳口一排哨兵坚守抵抗。军部即令三个团投入战斗，打垮敌人一个师的进攻，歼敌八百余人，挽救了危局。程子华、徐海东均负重伤。十一日，部队在洛南县蔡家川进行第五次整编。因庾家河战斗，干部、战士伤亡二百余人，且开辟鄂豫陕苏区须抽调干部和部队到地方工作，故部队再次缩编，撤销第二二四团，分补第二二三团和第二二五团。中共鄂豫皖省委改为鄂豫陕省委。部队在吴焕先等率领下，连续转战鄂豫陕三省边区，先后在三要司、庾家河、蔡玉窑、文公岭、镇安县、郧西县等地，打了几个胜仗，站住了脚。并派干部和部队到地方开展群众工作，建立了中共鄂陕特委和游击司令部。不久，又建立了豫陕特委和游击师。部队连续在洋县华阳、蓝田县九间房歼灭陕军警二旅和警三旅大部，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接着，在镇安县袁家沟口又全歼陕军警一旅，粉碎了敌人第二次“围剿”。至此，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已经初步形成。

一九三五年六月，为打乱敌人部署，将敌引出苏区，并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力量和政治影响，省委决定，部队北出终南山，相机歼敌，威逼西安。出山后，进到引驾回、子午镇一带开展群众工作，前锋直抵西安城郊的韦曲、杜曲一带。这时，从国民党报纸上，得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有北上的动向。省委交通员石健民同志这时也从上海经西安找到部队，证实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已经长征。七月十五日，省委当机立断，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西进，配合主力红军北上，迎接党中央。十六日，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主力近四千人，从长安县丰峪口出发，继续长征。

当时，省委来不及召集鄂陕、豫陕两特委领导人安排工作。部队出发后，由吴焕先写信给郑位三、陈先瑞等，决定他们留在陕南，继续领导鄂豫陕苏区工作和坚持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为隐蔽我军意图，迷惑敌人，部队先向户县、周至西进，然后突然向南，折到厚轸子、佛坪，并杨言进攻汉中。在留坝县江口稍作休整，即继续前进。经庙台子，进占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今凤县）。夺取两当县城后，翻秦岭，袭天水、渡渭河，占秦安，逼宁静，北进兴隆镇。这里为回民聚居地区，我军执行党的少数民族政策，尊重回民风俗，并提出“三大禁令”，同时，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受到回族人民欢迎。在此休息两天，继续东进。打下隆德县城，翻越六盘山，切断西（安）兰（州）公路，牵制南线敌人，阻敌西调堵截中央红军北上。在西兰公路中段，活动于平凉、华亭、崇信、灵台、泾川等地，与敌周旋十八天。经多方打听，未得到党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消息。这时，蒋介石集中兵力首先对付我军。于是省委决定北进陕甘苏区。

当时，连日大雨，山洪暴发，泾川汭河河水猛涨。八月十七日，我军徒涉渡河。徐海东率前卫团渡河，吴焕先正在河边指挥军部机关抢渡，敌第三十五师马开基团突然袭击。在塬上四坡村（属泾川县）的后卫团与敌打响。吴焕先带交通队赶去指挥。经激战，全歼敌一个整团。战斗中，吴焕先不幸

中弹牺牲。部队渡河后，当夜掩埋吴焕先烈士遗体。次日，全军怀着沉痛的心情继续行军，经镇源、庆阳，进至合水板桥镇后。敌第三十五师骑兵追来，徐海东带伤赶回后卫部队指挥反击，韩先楚指挥一个营打退敌人，掩护了全军行动。板桥战斗是红二十五军长征的最后一仗。全军三千四百余人，胜利进入陕北苏区。

吴焕先牺牲，郑位三留在鄂豫陕特委工作。九月七日，部队进到甘肃省华池县豹子川，稍作停留，并调整了干部。由徐海东任军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戴季英仍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同时教育部队，谦虚谨慎，遵守纪律，搞好团结，向陕甘党政军民学习，做好工作，迎接会师。

### 红十五军团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苏区延川县永平镇，胜利结束了历时十个月，途经五个省的伟大长征。

九月十六日，刘志丹总指挥率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部队从东线赶到永平镇附近，与红二十五军胜利会师。

十七日，中央派驻陕北苏区代表团，召集中共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为统一指挥，集中力量作战，同时决定将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为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为政治部副主任。军团辖三个师，红二十五军编为第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红二十六军编为第七十八师（二三二团、二三四团、骑兵团），红二十七军编为第八十一师（二四一团、二四三团、补充团）。全军团共七千五百多人。

十八日，永坪镇举行党政军民万人联欢大会，庆祝会师，并动员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会后，红十五军团即发起劳山战役。全军团迅速进到洛河川的下寺湾、王家坪一带集结。二十八日，红八十一师包围甘泉。军团领导亲到劳山察看地形并部署任务。月底，部队按围城打援的作战部署，进入伏击地区。十月一日，在大小劳山全歼东北军第一一零师师部及第六二八团、六二九团全部。十月二十五日进行榆林桥战斗，又全歼东北军第一一七师六一九团及六二二团一个营。

为扩大苏区，创造战场，红七十八师于十一月十二日前后，围攻富县的张村驿，东村（东林寨）、羊泉源、套通子等敌据点。这时，毛主席、党中央已率领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十一月二日进到洛河川的下寺湾地区。五日，毛主席、彭德怀司令员等中央领导来到道佐铺军团部，接见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并听取了徐海东战斗情况的汇报。毛主席高兴地说，扫掉富县地区的几个敌人据点很必要。指示要准备打好下一仗，彻底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并给军团带来一部电台，以保持军团和党中央及军委的联系。

同时，红十五军团与红一军团在富县地区胜利会师。会师后，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序列。中央军委先后调大批干部到红十五军团工作，使红十五军团的军事、政治、后勤等各方面工作都得到进一步加强。

为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十一月二十一日，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周副主席直接指挥下，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直罗镇战役。此役全歼东北军第一九师和第一六师的六一七团，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



举行了奠基礼。

十二月，党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红军的战略方针，提出红一方面军的任务，是打通抗日路线，巩固扩大苏区。因此，部队经短期休整和准备，由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在毛主席（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司令员亲自指挥下，于一九三六年二月二日东渡黄河，进行东征战役。红一军团为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从沟口与河口两处渡河进入山西。渡河后，红一军团在中阳县的关上歼敌一个团。红十五军团直捣义牒镇，围攻石楼城，在隰县的蓬门歼敌一个营又两个连。阎锡山集中十多个团在孝义县的阳泉曲阻击我军东进。我两个军团三月七日于大麦郊会合后，在方面军直接指挥下，对敌发动攻击。双方伤亡甚大，我主动撤出战斗。然后，以红一军团改为右路军，南下洪洞、临汾、襄陵，向侯马南进；红十五军团改为左路军，从灵石县双池镇（今属交口县）出发，北上文水、交城，袭击晋祠，威逼太原，挺进晋西北。由于蒋介石急调中央军七个师、十余万兵力进攻，使我军在山西的预定任务，不能不有所改变。经过两个半月的东征作战，歼灭大量敌人，扩大了红军，宣传了党和红军抗日救国主张，扩大了政治影响。四月中旬，红十五军团在孝义县大麦郊进行整编，由两个师（红八十一师东征时，已调出红十五军团，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编为三个师（小团制）。五月初，根据中央发表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红军西渡黄河，回师陕北苏区。

为了发展陕甘苏区，援助绥远抗战，扩大红军抗日力量，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上。红一方面军组成中国人民红军西方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红一方面军出师西征。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日，部队先后出动，红一军团为左路军，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一军团西出陇东，挺进西（安）兰（州）公路线上。十五军团经安塞、靖边，越过长城，占领宁条梁、小桥畔，一路攻克定边、盐池，另一路攻安边，进红城水，占顶旺县城、会宁县城、同心城和靖远的打拉池。纵横驰骋陕甘宁绥广大地区，直捣马家军的河东防线。十月间，红一军团在静宁县、红十五军团在会宁县，先后与红二、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十月十日，红军三个方面军集中在会宁县城，举行了庆祝红军胜利会师大会。红二十五军长征以来，先后参加了与陕甘红军、中央红军和红二、四方面军的大会师。

十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五个军的兵力向我军进攻。中央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给胡宗南部以歼灭性打击，钳制王均、毛炳文两部，相机给以打击，对东北军则进行争取工作。十月底，红十五军团逐次向预旺县、同心城地区转移。在海原县何家堡配合红一军团歼敌两个团后，奉命迅速向山城堡地区集中。此时，胡宗南部已分三路北进。十一月二十一日，红十五军团配合兄弟部队对山城堡之敌七十八师实施猛烈攻击，经一昼夜激战，全歼敌一个整旅另两个团，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山城堡战役，是我军在十年内战中的最后一仗。

战后，红十五军团集结在庆阳、甜水堡地区进行暂时休整。这时，西安事变发生，红十五军团奉命南调，经咸阳、西安以南，迅速开进陕西商县、洛南地区，协同友军，防备国民党军进攻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红十五军团奉命开进甘肃省庆阳县驿马关地区，进行整训，准备出师，东进抗日。

（节选自《军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从红二十五军到八路军一一

五师三四四旅》。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修改、订正)

## 红八十二师战斗在皖西北地区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

林维先

一九三四年二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四月中旬，东北军六十七军（辖一七、一一、一一七师），五十七军（辖一八、一九、一一一、一一五、一二师）及一五师，共九个师，陆续开抵鄂豫皖地区，继续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总兵力达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共八十多个团，二十余万人。另外，还有各地的保安团、队及地主武装，共约两万人。

为了集中红军主力反敌“围剿”，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红二十八军于四月十六日在商城县东南之豹子岩和红二十五军会师。次日，红二十八军全部编入红二十五军；八十二师改编为七十四师，八十四师及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分编为二二三、二二四团，成为新的七十五师。全军辖两个师，共三千余人。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同时，将六（安）霍（山）第三路游击师改编为新的八十二师，辖三个营和一个手枪队（特务队）、一个交通队，共千余人。我任师长，六安中心县委书记、原三路游击师师长江求顺任政委，张震东任参谋主任（不久即调离）。新改编的八十二师，由皖西北道委会领导，在皖西北地区坚持武装斗争。

第三路游击师，是一九三二年底或一九三三年初由原红二十七军第三团（两个营）改编的。一九三三年九月，我任红七十四师二二二团政委时，带领三营和团重机枪连，并指挥银沙畈区战斗营，在门坎山阻击敌十一路军由银沙畈向汤家汇进攻，掩护红军主力在瓦屋基地区歼灭郝梦龄师一部后，与师部失去联系，我即带领三营和重机枪连列火炮岭与皖西北道委会合，郭述申书记令我带领三营（重机枪连解散，重机枪埋掉了，人员补入三营）也编入了第三路游击师，为其第一营，当时未明确我的职务，仍随该营活动。这个部队都是由主力红军改编的，基础很好，战斗作风勇猛，战术动作灵活，善于远程奔袭，武器装备较好，弹药比较充足。

当时，皖西北地区的敌人兵力部署是：三十二师一个团驻立煌县至吴家店一线（担负运输任务）；十一路军一个旅驻立煌县城，另二个师及一个旅驻霍山、六安、麻埠、流波疃一带；戴民权一个师驻霍邱；东北军二个师分驻固始、商城县。此外，还有商城顾敬之，麻城郑其玉、罗田柯寿恒、霍山黄英等反动民团及一些区、乡地主反动武装数千人。

我皖西北苏区比较巩固。赤城县有三个区，赤南县有四个区的大部，六安县有三区、六区，县、区、乡党政组织都还比较健全，苏区人口近二十万（不含游击区）。赤南县委领导的第一路游击师（二百余人，师长吴国桢，政委林承祥）活动于尚城亲区、余子店、枫香树和麻城的三河口、本子店、罗田的僧塔寺，有时也到霍山、六安地区活动。赤城县委领导的第二路游击师（近三百人，师长杜昌甫，副师长徐德先）活动于霍邱、固始、商城以北敌占区；由六安六区的战斗营和三区战斗连大部改编的第三路游击师（三四百人，由六霍县委书记高克文兼任师长）活动于六安、霍山、霍邱地区。各路游击师的主要任务是：在敌据点之间，打击反动民团及地主武装，镇压土豪劣绅，筹粮筹款。此外，赤南银沙畈区还有一个战斗营（一百余人），其它区（乡）都还有十余人到数十人的武装，也经常有游击师的带领下，到敌占区活动。各区（乡）还有赤卫队、少先队等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担任

站岗放哨，有时也配合游击师，战斗营（连）守口子或到敌占区筹粮筹款。

红八十二师成立后，一直战斗在皖西北地区，在地方党组织、地方部队、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持下，浴血奋战，打击敌人，为配合主力红军反敌“围剿”，保卫和恢复苏区，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首战长竹园，掩护红军主力转战鄂东北

豹子岩部队整编后，省委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地区，令八十二师到商城县周围地区活动，牵制敌人，掩护红二十五军通过潢麻公路封锁线。四月十七日，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率领我师从豹子岩出发，经火炮岭，次日到达葛藤山、余富山地区。述申、求顺同志找亦南县委开会部署工作，我去皖西总医院看望伤病员，召开院领导会议，分析形势，提出新的任务，并帮助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师政治部对部队进行了政治动员，讲我师成立的重大意义及今后任务，要求全体指战员保持和发扬红军的光荣传统，团结战斗，为保卫和恢复苏区贡献力量。广大指战员精神振奋，斗志高昂，纷纷表示决心，保证完成领导交给的各项战斗任务。

为了有效地牵制敌人，掩护红二十五军顺利转移到鄂东北地区，述申同志和师领导研究决定，首先攻打商城新区长竹园。这里驻有顾敬之反动民团二百余人的一个大队。十九日拂晓，部队从葛藤山、余富山地区出发，经大埠口、银山冲，当天黄昏进至银沙畈西南的祝家湾隐蔽、休息，并派手枪队去进一步侦察长竹园敌人兵力部署情况。手枪队当晚出发，走到四十八节半山腰的几户群众家里进行宣传，了解情况。当地群众深受反动民团之欺压，对其恨之入骨。他们见到红军来了，无不欢欣鼓舞，争先恐后地诉说顾敬之反动民团的种种罪行，主动为我们提供情况，并表示：如果红军攻打，他们愿意带路。当即就有四、五名贫苦农民随手枪队来到师部。我们连夜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述申、求顺同志和我都讲了话，指出：顾敬之是靠反共起家的，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罪行累累，群众怨声载道。这次攻打长竹园之敌，是我师成立后的第一仗，既是为民除害，也是配合红军主力行动，要求全体指战员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精神，首战必胜，全歼该敌。接着作了具体战斗部署：二营直插

长竹园小河西侧与顾敬之老窝——四方洼之间的小山包，断敌西退之路；三营占领镇南小山，断敌南逃麻城之路；一营从正面（东面）进攻；师部和直属队随一营后跟进。会后，各营干部回营动员和准备。部队经过战前简短动员，士气高昂，充满必胜的信心。

十九日夜，部队即从驻地出发。二十日拂晓前各营到达预定位置。天刚破晓，一营首先发起进攻，接着二、三营也一齐合围。守敌突遭我袭击，乱作一团，但仍负隅顽抗。经一个多小时的激战，终将反动民团一个大队歼灭，缴获长短枪二百余支。

首战胜利，不仅沉重地打击了顾敬之反动势力，有效地掩护红军主力通过封锁线，向鄂东北地区的转移，而且大大鼓舞了士气，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人心大快。战士们押着俘虏，抬着战利品，高兴地说：“顾敬之这个狡猾的狐狸，过去一打就散，这回可没逃脱我红军之手。”

战斗结束后，部队在离长竹园四、五里的一个大村庄集中，吃早饭，对抓获的俘虏，除罪大恶极的几个头头枪决外，其余经教育后，发给路费释放。然后，返回银沙畈稍事休整，总结经验，表彰英雄模范人物；师

宣传队上街书写标语、口号，宣传战斗胜利，开展群众工作。挥师北上，袭击四顾墩、叶家墩之敌长竹园战斗后，述申同志和师领导考虑：驻汤池、余集等地的顾敬之反动民团已预有准备，攻打不易奏效，且红二十五军已胜利地转移到鄂东北地区。为了更有效地牵制敌人，歼灭地方反动武装，于是决定率师北上。

四月二十一日晚，部队从银沙畈出发，经四道河、焦园，到达铁瓦寺宿营。师领导找地方党组织负责同志了解情况时得知：四顾墩住有王于甫反动民团一个中队，约七八十人。镇的周围筑有土围墙和土地堡，附近土豪劣绅还有几个叛徒都住在里边。这股敌人人数虽不多，工事也不坚固，但自第四次反“围剿”后，我们还没有打过它，其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经常对我苏区进行骚扰，残杀革命群众和革命家属，危害很大。于是，师领导研究，述申同志同意，决心拔掉这颗钉子。但考虑到：四顾墩东约二十里之苏仙石驻有东北军一个团，西之商城县城驻有敌师部，东北之固始县的方集、段集一带驻有东北军一八师，离敌主力部队都较近，对其必须采取速战速决。并根据东北军不能夜战的弱点，遂决定夜袭。具体战斗部署是：二营从东面主攻；三营从南迂回至四顾墩两侧之小山包，监视和阻击商城来援之敌；一营为预备队，并以一个连占领四顾墩东北侧小山包，阻击苏仙石来援之敌，师部随一营跟进。二十二日黄昏，部队从铁瓦寺出发，经华陀庙朱裴店，进至四顾墩附近东边的山林里隐蔽休息。各营午夜进入预定地点。二十三日拂晓前发起攻击，战约时许，全歼该敌，打死十多人，其余全部生俘，缴获枪五六十支，还抓获一些反动地主及叛徒。由于战斗突然、速决，未见附近敌人前来援救。

战斗结束后，部队就地严密警戒，做早饭吃，并将缴获的粮食，衣物分给附近群众；枪决了几个罪大恶极的反动地主和叛徒，其余俘虏均教育后释放。此战，为民除了害，革命群众和革命家属，人人称快，部队士气倍增。

四月二十三日晨，部队早饭后从四顾墩出发东进，通过苏仙石与二道河之间的大道，准备到赤城县委所在地——熊家河地区休整。二营为前卫，师部率三营为本队，我带一营为后卫。当天雾很大，二十米外什么也看不清楚，二营一下走到苏仙石北边的叶家墩一个地主大围寨跟前。围寨里的地主武装开枪向我射击，企图阻止我军前进。师政委当即命令二、三营向围寨发起攻击，我率一营向苏仙石方向警戒，阻击敌援兵，掩护主力攻围寨。因围寨前地形开阔，敌又有两门土炮，部队第一次没攻进去。述申、求顺同志即提出用“土坦克”进攻。于是，部队就在附近群众家里借了三四张方桌和一些棉被，将棉被用水浸湿后钉在方桌上，然后三四人顶一张桌子向前推进。不到半小时，即攻进围寨，打死反动地主，守敌二十余人缴械投降，缴获枪二十余支、土炮两门（已毁）。此时，驻苏仙石的敌人（东北军一个团）闻枪声，出动一个营的兵力前来援救，我带一连在围寨南侧的小山包阻击。因敌不知我虚实，在其先头部队逼我较大杀伤后，溃逃苏仙石。战斗中，我左臂负伤。

战斗结束后，部队归还借用群众的桌子、棉被，并折价倍了款，将缴获的粮食、财物分给了群众，释放了俘虏，然后进至杨山休息。次日进入熊家河休整数日，总结了我师成立以来三战三捷的经验。大家一致认为，

我师之所以取得连续作战的胜利，主要是由于：领导对敌情清楚，决心果断，部署得当；部队行动迅速，作战英勇；地方党组织、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接着召开了庆功大会，表彰英雄模范人物，动员部队继续保持和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和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精神，准备再战。赤城县委还组织群众对部队进行了慰问。

#### 南下霍山，奔袭西界岭

部队在熊家河休整后，已是五月初。这时，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又转战到皖西北地区，在罗田、霍山一带活动。为了配合红军主力开展恢复苏区的斗争，述申同志召集营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决定南下霍山、英山，远程奔袭驻西界岭的黄英“老小八团”两个中队，首先歼灭该敌，然后进入英山县境活动。

一天上午，部队从熊家河出发，当天进至洪家大山我六安六区区委所在地——白果树湾宿营。次日，部队经界岭、水坪，到土门岭吃午饭。下午经燕子河，于傍晚到达西界岭附近，部队即迅速展开：二营直插西界岭西侧，断敌向土地岭方向逃跑之路；三营迂回至西界岭南侧，断敌逃往英山之路；师部率一营从北面进攻。经约一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一个多中队，一百余人，缴枪近百支，只少数残敌逃跑到罗田去了。当晚，部队驻西界岭。

次日，述申同志和师领导考虑，英山县内的敌人可能有准备了，于是决定不去英山活动，部队折返燕子河驻了两天。在这里召开了群众大会，晚上还给群众演了戏。然后，部队到方家坪休整。述申同志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讲了当前形势、任务和民族革命问题，讲了日寇侵占我东北三省，蒋介石卖国、屠杀革命人民等罪行，要求全体指战员认清形势，明确任务，发扬革命光荣传统，继续坚持斗争。晚上，部队演戏，述申、求顺等领导同志都上台作了精彩的表演，使部队指战员、人民群众受到了一次生动的爱国家、爱人民和革命光荣传统的教育。

#### 两天连克四镇，逼近英山县城

部队在方家坪休整后，转移到霍山县的团山（今属金寨县）。这里有我们党组织领导的武装在这一带活动。部队在团山驻了两天，帮助地方部队进行整训，并给他们补充了一部分武器弹药。这时已是五月中旬，英（山）霍（山）地区的敌主力部队尾追红二十五军而去，在此地区的只有一些保安团、队及地主反动武装。据此，述申同志和师领导遂研究决定：按原计划行动，挥师向英山县境挺进，消灭反动民团，恢复苏区。一天下午，部队从团山出发，在燕子河吃晚饭后，经西界岭直奔英山县的张八咀。这里驻有保安队一个中队。二营担任主攻，并以一个连切断敌逃往石头咀的退路；三营随二营后面跟进，以一个连断敌向霍山逃窜退路；一营随师部后面跟进。当晚八、九点钟，部队到达张八咀，并发起攻击，战斗不到一小时，歼敌大部，俘二十余人，缴枪十余支。当夜，接着急行军，途中由三营攻打驻石头咀的敌一个中队，歼敌五十余人。师部率一、二营直插金家铺，次日拂晓，歼驻金家铺敌两个中队大部，共百余人，缴枪几十支。战斗结束后，部队在金家铺休息，并在附近村庄开展群众工作。当日下午，述申同志决定攻打英山县城东北之杨柳湾。当日半夜，部队又从金家铺出发。次日拂晓前到达杨柳湾，一营主攻，二营插至杨柳湾南侧，断敌逃往英山县城的退路，阻击敌援兵；三营为

预备队。约战时许，歼守敌一个中队，缴枪二十余支。英山县城只驻有敌一个保安团，固守城池，未来援救。

我师在两天之内，连克四镇，逼近英山县城，使敌人大为恐慌，鸡鸣河、瓦寺前等地的反动民团和地主武装，纷纷逃至英山县城。

战斗结束后，部队在杨柳湾停留一天，召开了群众大会，述申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向群众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和卖国的罪行，扩大了我党我军的影响。

攻打黄栗杪、诸佛庵，火烧两河口敌据险顽抗的戏楼

杨柳湾战斗后，次日（约是六月初）部队出发，计划返回六安县龙门冲根据地休整。部队进至陶家河休息一天，述申同志和师领导研究决定攻打霍山县的黄栗杪。这里驻有民团一个中队，约七八十人。具体部署是：二营迂回至黄栗杪北侧，切断敌逃往霍山县城之路；三营直插黄栗杪西侧，防敌窜逃团山；一营正面进攻。次日黄昏，部队从陶家河出发，经中界岭，拂晓前到达黄栗杪，并发起攻击，约战时许，歼敌大部，缴枪几十支。部队在黄栗杪驻了一天，发动群众斗争土豪劣绅，分粮分物。次日，部队从黄栗杪进至团山宿营。地方同志告知：诸佛庵驻有伪区公所和区中队，约六七十人，经常出来对我苏区骚扰，要求歼灭这股敌人。第三天，部队吃午饭后，从团山出发，下午五时许到达诸佛庵附近，并迅速展开：二营插至诸佛庵西侧，切断敌逃往流波疃之路；三营占领东侧，防敌向霍山县城逃窜；师部率一营从南面进攻。约战时许，歼敌五六十人，缴枪几十支。只反动区长和少数残敌逃窜了。部队在诸佛庵驻了一夜，第二天进至龙门冲休整。这里是我六安三区区委所在地，有区政权，区委领导的还有一个七八十人的战斗连。

部队在龙门冲休整数日后，得知敌人要对龙门冲地区“清剿”，敌人一个中队（内有几个叛徒）共百余人，进驻两河口的一个大庙里，并将庙里戏台用沙土袋构成工事，准备在此坚守，将龙门冲进出道路堵死，监视我地方人员的行动。这是敌人安的一个钉子，对我地方人员开展工作极为不利。在区委的要求下，述申同志令我师坚决拔掉这颗钉子，粉碎敌人的“清剿”计划。战斗部署是：三营占领两河口镇东侧河口，断敌退路；求顺同志率二营从南面沿街攻庙的西南侧；我率一营从西面进攻，区战斗连也参加战斗；述申同志率道委特务队在两河口西南侧的江店指挥。战斗打响后，庙里的敌人全部缩进戏楼，据险顽抗。戏楼前面是开阔地，很难通过。于是，部队就用干柴将戏楼围起来，烧上煤油，点着火，推到墙根燃烧起来，将敌一百人全部烧死在里面了。此战打乱了敌人对龙门冲地区的“清剿”部署，推迟了敌人的“清剿”计划，鼓舞了群众，人心大快，对根据地的巩固和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晚连克三镇，歼敌百余

两河口战斗后（约是七月初），述申同志率道委特务队去赤南、赤城了。我师去独山。驻独山的伪区公所和区中队，得知我们打开了两河口，又将庙里的敌人烧死了，在我们到达之前就逃跑了。这时，地方同志告知：六安县城西面的徐集、江店子、南岳庙各驻有敌保安队一个中队，共百余人。遂即令二营攻打徐集，三营攻打江店子，师部率一营攻打南岳庙。部队在两河口吃晚饭后，分三路直奔三镇，于当晚先后攻下三镇，全歼守敌，缴枪百余支。

当晚，师部率一营驻南岳庙，次日部队在江店子集中后，准备下午攻打驻杨店子的民团（二三十人）。当我部队到达杨店子时，敌人已逃跑了。部队在此毁掉敌碉堡后，进至东西莲花山休息一天。次日，经胡店子进至金家院子休整。

此时，鄂豫皖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转移到皖西北地区，并继续进行错误的“肃反”，毫无根据地说皖西北游击总司令吴保才同志是“改组派”、“反革命”，将他逮捕了。并指责郭述申同志一不搞“肃反”，袒护“反革命”，是“右倾机会主义者”；二不该把主力部队编到地方部队（指一九三三年冬由我带领的二二二团三营和团重机连编入了第三路游击师）等，错误地撤销了郭述申同志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把他放到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当宣传科长了。历史证明：郭述申在“肃反”问题上，是坚持了实事求是原则的，是对的；在领导皖西北党政军民的艰苦斗争中，所采取的政策、策略都是正确的，为革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郭述申的指责，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了黑白。

袭击流波疃，活动于六（安）霍（山）之间

撤销郭述申皖西北道委书记后，由高敬亭任皖西北道委书记，率领我师行动。

约在八月间，我师经东西莲花山，准备攻打驻流波疃的敌一个保安大队。当时研究决定夜歼该敌，报告高敬亭，他也同意了。一天黄昏后，部队将流波疃包围，随即发起攻击，并攻下敌前哨据点，歼敌一个排，正继续向镇内敌人攻击时，高敬亭又不同意打了，说“如果打下了流波疃，声势大了，会把敌人引来，影响我们尔后行动。他要部队马上撤走。我立即派人送信给江求顺政委，把部队撤下来了。本来是完全可以把这股敌人歼灭的，但未坚持，真可惜，干部、战士很有意见。

尔后，部队经抱儿山，进至燕子河与红二十五军会合，高敬亭进一步扩大“肃反”了，说江求顺同志和师政治部主任是“改组派”，把他们抓起来了。江求顺交给了红二十五军。师政治部主任由师交通队带着。一天，部队从燕子河出发，经霍山县的大花坪，进至龙门冲休息一天，然后进独山。独山的敌人闻讯逃跑了。接着部队连夜继续前进。当晚，天下着雨，路滑难走。当行至韩摆渡对岸时，师政治部主任跳河跑了。当夜，部队进至雾聚山缩营，第二天清早，经龚店子，攻打了杨店子反动民团，歼敌十余人。然后，部队进至东西莲花山，又回到赤城、赤南苏区活动。

部队在苏区活动一段时间后，又到燕子河的方家坪与红二十五军会合。我师驻团山。这时已是十月间。高敬亭说我是“第三党”，省委派徐海东来将我逮捕，师长职务给撤了，党籍也开除了，把我带到英山县陶家河。公审我时，有几名战士和两名排长冒着生命危险站起来发言，说：“师长整天和我们一起打仗，很坚决，很勇敢，不是反革命。”战士们也都不举手表态。这样才没有杀我，把我放到红二十五军经理处做苦工、抬担架。“苦工队”共有九十余人，都是“肃反”下来的干部，还有些师团干部。不久，敌人进攻英山县陶家河，我方伤数十人，“苦工队”奉命送伤员到土门河地区安置。返回时，省委率红二十五军已离开陶家河。这样，“苦工队”掉下来了，后来编入到红二一八团。

在我被捕之前，吴保才、江求顺都已先后被错杀了。吴保才出身工人，



江求顺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他俩都是在六（安）霍（山）暴动之前参加党、参加革命的，参加了六霍暴动，对党无限忠诚，革命坚决，作战勇敢，对皖西根据地和红军的建设，是有贡献的。这样的好同志也被杀了，真是可惜！错误的“肃反”，杀害了很多好同志，给革命造成了极为痛心的严重损失。这是当时“左”倾路线带来的恶果，是我们应该永远记取的教训。

我的师长职务被撤后，由七十四师副师长周世觉接任八十二师师长，率部队到霍山、潜山、舒城地区开展游击活动，打了一些胜仗，攻克了潜山县的衙前镇（今属岳西县），歼敌一个保安中队，还攻克了舒城县和晓天镇。十二月初，部队返回到霍山县长山冲石垵墙（今属金寨县）附近时，遭敌六十五师一九四旅三八七团和霍山县黄英“老小八团”的追堵，师长周世觉在突围战斗中牺牲，部队受到较大损失。十二月下旬，以突围出来的部队为基础，在立煌县（今金寨县）熊家河、沙河店改编为红二一八团，成为后来重建的红二十八军八十二师的主力部队，继续坚持鄂豫皖边区斗争。

红八十二师成立以后，在我担任领导工作期间，虽处于敌重兵“围剿”，但仍能够纵横驰骋于商城、固始、霍邱、立煌、霍山及英山、罗田等县的广大地区，辗转游击，打击敌人。这是因为：

一、从当时总体上看，敌是“围剿”，我是反“围剿”，敌是进攻，我是防御。但敌正规军及保安团主要力量用于追、堵红二十五军，“驻剿”部队只驻守城镇和重要交通运输线，有时也出来骚扰，但不敢远离其据点。因而，我师在广大地区游击，主动打击敌人，几乎没有遇到敌正规部队的追堵。

二、皖西北地区的苏区比较巩固，游击区也比较稳定，我师则可以苏区为依托，纵横驰骋，往返穿插，而无后顾之忧。

三、有地方武装的密切配合。游击师，区、乡武装，利用深山密林和地形熟悉的有利条件，经常活动于敌据点之间，摧毁伪区、乡公所和保甲组织，镇压返乡反动地主，反动保、甲长及叛徒，筹粮筹款。当敌正规军及保安团向苏区进犯时，他们有计划地组织节节抵抗，给敌杀伤，掩护群众转移；尔后，用区、乡武装和赤卫队监视和牵制敌人，游击师则乘隙插入敌后方，消灭敌后据点，毁坏粮站，破坏交通，迫敌不得不班师回救。而游击师，则又转移他区或苏区，使敌手忙脚乱，疲于应付。这就为我师集中兵力歼灭伪县、区、乡武装及反动民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四、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这个条件，对红军是最重要的条件。我师部队保持和发扬了红军的光荣传统，除打仗以外，坚持做群众工作。部队每到一地，就利用一切机会，访贫问苦，搞社会调查，宣传发动群众；经常召开群众大会，道委书记、师领导都在大会上讲话，向群众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卖国、打内战，残杀人民的罪行，提高群众的觉悟，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将缴获的粮食、财物分给贫苦群众，解决群众疾苦；部队纪律严明，自觉维护群众利益，做到秋毫无犯。广大群众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军队，主动送情报、带路、抬担架、抢救伤员等，时时处处给我们以大力帮助和支持，使我立于不败之地。

五、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和优良的战斗作风。毛泽东同志指出：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我师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伪县、区、乡武装和反动民团，无论是兵力还是战斗力，我都占绝对优势。因此，每战都是以压倒的优势对敌形成四面包围，陷敌于孤军作战的困境，达到速决、全歼。在战术上，一是远程奔袭，夜间歼敌。过去攻打顾敬之、黄英等“土地蛇”，往往一打即散，效果不大。我们采取隐蔽企图，远距离奔袭，夜半（或凌晨）围之，拂晓攻击，使敌不易逃脱我包围圈，一举歼灭。如长竹园、四顾墩、西界岭等战斗均是采用此种战术，而收到“不打则已、打则必歼”之效。二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为麻痹敌人，我在行动上出没无常，时东时西，忽南忽北，使敌摸不清我之意图，难知我行踪。敌有防备时，我弃之不打，警备疏忽时，我则突然攻之，打敌措手不及，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如我攻打长竹园后，估计附近之敌已有防备，我即挥师北上，攻打四顾墩。西界岭战斗后，我不去英山县境，而折回燕子河、方家坪、团山等地。活动数日后，又突然直奔英山县境，一夜连克三镇，歼敌近二百，我无一伤亡。

我军广大指战员，都是来自工农，革命坚决，自觉性高，且经过多次战斗的锻炼，继承和发扬了我军的优良战斗作风，能吃大苦，耐大劳，不怕任何艰难险阻，行动神速持久，作战英勇顽强，敢于近战、夜战，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这是一种无形的巨大力量，凭着这种力量，结合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歼灭了敌人，打出了军威。

附：林维先给《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的信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  
关于红八十二师的材料，我又回忆整理了一下，现寄去，供参考。

致以敬礼

林维先

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七日

## 徐海东关于红二十五军 若干史实问题的谈话纪要

一九六二年十月五日至七日，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陈先瑞、张天云、刘健挺、傅文杰等同志访问了徐海东同志。现将徐海东关于红二十五军若干史实问题的谈话纪要如下：

### 一、红四方面军走时留下多少部队问题

四次“围剿”以前是两个军（四军和二十五军），四次“围剿”后到飞旗山时是三个军，四军二个师（十一、十二师），九军二个师（二十五、二十七师），二十五军二个师（七十三、七十五师）。独四师就是在飞旗山改的二十七师。后以二十五师为前卫，二十七师为后卫，我们一路打掩护，到西界岭前后权、僧塔寺一带时，接总部命令，要我带一个团（七十九团）在原地牵制敌人，命戴季英政委、姚家芳副师长带八十、八十一团去河口、四姑墩一带打掩护。第二天敌四个师攻上来，我带的一个团边打边退到了土门潭。我到金家铺去找蔡申熙，半路上遇到郭述申，见到了总部要我们组织东路游击司令部和行动委员会的指示，次日我们就走了。当时分工我整理部队，郭述申整理道委机关，刘士奇组织伤病员。在双柳湾与敌四十四师打了一仗。

戴季英、姚家芳带的八十、八十一团在河口一带基本上打垮了，架子还留下，二十七军东路游击回来以伤病员补充了八十团、八十一团、在光山南补充的。那时八十一团战斗员只五百余人，加上伙夫、马夫共六百余人。

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在河口作战牺牲，二二三团只留二个营，二二四团在皖西。二十七军在肖家畈战斗后在大埠口迂到二二四团，那时这个团归张殿三指挥。当时白沙河、关王庙一带没有敌人，我们带二二四团过来，留英山独立团归张殿三指挥，在沙窝打一仗，在白石庵遇到戴季英、姚家芳。刘士奇带三团到莲花庵找省委去了，二十七军取消，我们还是二十七师。

当时留下来的部队有七十五师二个团，二十七师三个团，古风岭的独立一师二团，地方武装很多，有罗山独立团、河口独立团、麻城独立团、陂孝北独立团、光山、黄安各二个营、桃花一个游击师（七个连）。

重组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委王平章，七十四师，七十五师都是三个团一个特务营，七十四师只改了个番号，七十五师的二二五团是罗山独立团改编的，军部是原来的军部基础。当时七十四师五千二百人，七十五师五千八百人。后来将八十团由王平章带去皖西组成二十八军，只有一个八十二师，由八十团，军部的特务营，英山独立团组成。阴历正月初四，我还到大畈去讲了话。这样二十五军只剩了五个团，二十八军二个团。

九军二十五师给方面军带走了，二十五师就是原来四军的十师改的，老二二五团就是少共国际团，也随四方面军走了。

### 二、肃反问题

肃反不是围攻七里坪引起的。还在围攻七里坪以前，敌四个师向我进攻，在响堂一带，他们就怀疑廖荣坤有问题，取消了二十八军，改编为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另由郭述申带了军部特务营到皖西去成立了一个团的小师（八十二师），由原八十团的团长刘麻子当师长，没有军部，直辖三个营。打郭家河后，吴焕先对我说廖荣坤有问题，王平章牺牲他有责任，就这样逮捕了廖荣坤。到郭家河又连续抓了程启波（七十三师主任）何英荣、王正进。省委下令戴季英当军政委，我为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周希远为七十三师师长。军部令我为前敌总指挥去南向店打粮，去了八、九天，回来省委开会，吴焕

先作报告，讲到整个形势很好，要反攻，夺取中心城市，首先要夺取七里坪。吴报告后，我接着发言，说到对整个形势我不了解，局部形势却对我不利，敌人六个团，我七个团，兵力相等，但敌人装备比我强，敌八十九师驻黄安县，随时还会增援，我方粮食供应又有困难，而且围城要打援，敌八十九师来增援，我们打不了，围城又困不死敌人。吴焕先说，围七里坪不是消灭敌人，逼走敌人就是胜利。现在主要问题是二十五军内部反革命分子猖狂，要肃反。同时他还亲自作了布置，要我指挥部队，做工事。围攻七里坪期间要团以上干部填表，戴季英还要我填表，对我有怀疑，幸而徐宝珊作了证明，才消除了他的怀疑。那时部队没有饭吃，曾开了一次五个人的骨干会议（有沈泽民、吴焕先、郑位三、高敬亭及我参加），会上我说困不死敌人，反困死自己。吴焕先听后来了火，说我是政治上的罪人。

肃反问题吴焕先要负主要责任。当时吴负责七十三师肃反，七十四师戴季英，七十五师是高敬亭，他们三个人分工的。我看肃反有宗派，而且扩大化。

### 三、红二十五军长征第一阶段

红二十五军打了长岭岗以后到皖西，打下太湖县城，回到陶家河发展新苏区，我去湖北蕲春，吴焕先到陶家河搞群众工作。敌四十四师进攻，我们转移到南溪，遇到陈锦秀，他带来一信，是位三、季英签名的，内说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有指示来，请你们带二十五军火速来鄂东。

我们到宣化店西北，和郑位三、程子华、戴季英同志会合。他们看中央指示，叫我去看阵地，布置警戒，搞粮食，我没有看到中央指示。省委开会，吴焕先拿出一张小纸条念给我听，大意是：鄂豫皖苏区经过四次“围剿”，人力物力皆空，应该另找地区重整旗鼓（“重整旗鼓”这四个字我问了徐宝珊同志，他专给我解释了一下，所以记得很牢），至于什么地方，中央不作决定，因为不熟悉具体情况，由鄂豫皖同志自行选择。念完就讨论，大家一致认为中央指示是正确的，陂孝北等地区不是长久之地，群众失败情绪厉害，部队不易扩大，长征是正确的。往那一方向去？向北，是平原，又有黄河，不行；向东，有津浦路；向南，有长江，也不行。只有向西，豫西党的工作比较强，四望山还暴动一次，四望山不成就到伏牛山，没有谈到陕南。当时看的是大地图。还提到钻边界好，国民党的特点是这省不管那省。中央指示上还说，苏区应留独立团、便衣队，地方武装活动。留谁呢？当时高敬亭未来得及到鄂东，就决定留他下来。

郭述申那时已不是省委委员，程子华顶他的省委委员缺。我问程子华，中央命令你到鄂豫皖做什么工作。他笑笑说做军事工作。我问他在中央苏区做什么工作。他说当过师长。我说那你当军长，我当副军长。大家意见也要程子华当军长。

省委会后到何家冲整训两天。徐宝珊病得说不出话来。吴焕先写给高敬亭的信，叫高敬亭组织八十二师的主力，坚持鄂豫皖苏区斗争；我分工搞部队。出发时，程子华军长，吴焕先政委，我副军长，戴季英主任，郑位三没有确定具体工作。

你们说省委会议在花山寨开的，我不记得有这个地方，何家冲后面有个何家砦。

轻装出发。通过三里城到五里店的封锁线。到朱堂店西南十五、六里的地方宿营，吃中饭时，朱堂店的敌一二九师二路来攻，并以主力攻我左翼。

我向军长、政委说，应该赶快占领左边高山。他们同意。程说海东你指挥。把敌人打退，我们伤亡十三人。何家冲出发时是三千人差十三个，这样就差二十六个。当时没有传达转移，因为部队都是农民出身，只说是打远游击，过了铁路就回来。二二四团团（麻子，警卫员是魏文建）动摇，拿了二千块银洋想逃跑，被尹昌尧等捉了杀掉，所以过平汉路时是三千差二十七人。

在东双河附近过平汉路，向西南走，用意是沿湖北边境前进，以避开两省的敌人。在七里冲是和肖之楚的四十四师打，它是从老河口调来的。经平氏后沿泌阳城墙走，过方城公路前遇到敌人，向导说是“刘军长”（刘镇华）的人，当天下午就到了，要我们送粮送草，他们来到才不送的。我们拂晓前从小路走掉。将过方城公路，我估计敌人一定会在公路上拦阻，而后面追兵已迫近，我想应该有回旋余地，不能被夹攻，就叫吴焕先、程子华带二二四、二二五团先行，我带二二三团在后，相隔五十里路。他们同意，刚要走，敌人已追上来了，我叫他们先走，我在后面抵抗。抵抗了五小时，到中午十一时左右，估计他们已走出五、六十里路，我才撤退。我一到方城公路，发现情况不好，吴焕先手拿大刀，说二二四团垮下来了。我说，我带二二三团反攻，你组织二二四、二二五团。庞炳勋部队善守不善攻。我带二二三团进到一个庄子抵住，部队搞饭吃。五点钟，天快黑了，我对吴焕先说，今夜不跳出圈子，明天就完了，你去搞向导路线，我抵住敌人，约定八点钟撤出战斗。八点钟前，我叫二营先撤。八点，吴焕先的传令兵来叫我撤。

独树镇这一仗，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在独树镇战斗过程中，他们讨论要杀郭述申。戴季英说：“郭述申不是我们一号的人。”徐宝珊问是那一号的人。戴说：“他是老三，是李前香等供的，郭述申是皖西第三党的首领。”（那时有人说郭述申和我的关系很好，杀郭要经过我同意，而对我，是因为长征当中要我打仗）徐宝珊问我郭述申是不是老三。我说：“要说郭述申是老三，大家都是老三。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搞这个。”徐宝珊连忙说：“海东，你不要发脾气，我们谁也没有同意杀，要信×××的话已经把郭述申杀了。”

从独树镇撤出战斗，天明到伏牛山，敌人离我们十二里路。入山时，我和吴焕先开个玩笑说：“这下好了，来了三个团的援兵。”他急忙问我：“在那里？”我指着前面三座大山说：“那不是援兵，一个团、二个团、三个团，进了山我们就有办法了。”吴焕先听了笑起来。

#### 四、关于在陕南时省委内部的斗争

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打了庾家河战斗后，在省委内部就开始了两个斗争，一个是对戴季英的生活腐化，工作不负责；另一个是对另两名同志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戴季英从鄂豫皖出发当政治部主任，但工作愿意干的就干，不愿干的不干，在生活上没收委员会对他有意见，他用得着的东西就拿，用不着的东西就丢。庾家河战斗打的很苦，团以上干部除了吴焕先、张绍东两个外全都负了伤，战斗打的这样残酷，戴季英还和老婆睡大觉。吴焕先派人找他没来，吴焕先发了脾气。以后就斗争戴季英，戴季英不承认，辩解说在鄂豫皖七十四师给我当过政委要我给他证明，我就举了例子说他是这种（指生活腐化工作不负责）现象。这样斗了他一个月。

第二个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中央对创建新区有三个原则，省委是决心在陕南创造根据地，所以派陈先瑞带七连下去当游击司令，叫郭述申去当书

记开展地方工作。在袁家沟口搞了一个独立营（指四路游击师阮英臣部）。但是有的同志不同意单独在鄂豫陕创造根据地，他们说红二十五军只三千人，力量小，要创造根据地需有党的、行政的干部，我们缺干部创不起来，即便是创建起来了也不易坚持。省委反驳他们说：中央指示是单独创造根据地，并没叫我们入川。陕南的敌情、地形、群众条件都正适合创造根据地。在陕南树红旗可牵制杨虎城，东面对鄂豫皖老区，西南面对川陕苏区，北面与陕甘刘志丹部配合作用大，入川的作用小。而他们却说，如果在陕南立不住被敌人消灭了，反而政治影响不好，陕南山大，人口稀少，粮食缺乏，红军发展了也不易巩固。这样和入川主张争了两个多月，省委还坚持创造根据地的工作，除派陈先瑞和郭述申下去外，又派交通队的二排长去二天门，派夏云亭去袁家沟口工作。

后来我们直向西行想看看那里情形，在华阳打垮张飞生旅，消灭他两个团，把张飞生也打伤了。当时看到华阳地形很好。省委在这里开了会。提出在华阳创建根据地，打算也和鄂豫皖一样，东一块，西一块。在这里也搞个游击根据地。

后来军部（吴焕先、我、戴季英，这时他是参谋长）在一起讨论，考虑人人都说城固洋县好，好比鄂豫皖的霍丘，是个出粮食的地方，准备到那里去。从华阳去洋县有条大道，吴焕先调查走二郎坝到马坝经小河口去城固有条小道，比较险要，我们决定走这条路。到小河口，碰到敌四十九师，就转了回来，往东走翻过天谷山到柴家关，在此准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改组省委。最初预计开五天，后来一算起码得开九天，这样粮食就有了问题。正研究中，手枪团回来报告说，张汉民部来了。我们向东行动，在柞水与张汉民碰上了。张占了柞水，我们去蔡玉窑再转去曹家坪，张汉民也到了蔡玉窑。他派一个姓张的人来与我们联系。吴焕先、戴季英审问这个姓张的，他招供说张汉民从前加入过共产党，四方面军来时他在子午镇俘了四方面军六百多人，缴四百多支枪，被杨虎城提了一级当警卫团长，派到汉中对付共产党等情况，所以就认为张汉民是个叛徒。等张汉民来了，枪响我们就走，经过九间房看好了阵地，到葛牌镇又转回九间房打的埋伏。

九间房战斗后周围没有敌情，仅在宁陕有“韩扒皮”的一个团，情况缓和，决定在葛牌镇开省委扩大会议。

葛牌镇的粮食也困难。二月上旬打完柳彦彪后曾在这里过阴历年，粮食差不多吃空了。于是我和吴焕先分了工，我负责布置阵地，派侦察和搞粮食，吴焕先负责会议准备工作。

开会后，吴焕先作了一天报告，讨论了内三天（程子华因负伤未参加，派人跟他谈），郑位三检讨半天多，省委选举，共开了五天半。这中间，我因派人出去搞粮食，都是到百里以外，一天去，一天回，所以没完全参加上。这次会议上正式改为鄂豫陕省委。改选省委，是徐宝珊、吴焕先和我共同研究的，赵灵波、张明先、李隆贵、田守尧是吴提出的。（傅主任提问材料上写有陈×是谁）陈×只有陈先瑞了，他是执委。结果徐宝珊当书记，吴焕先当副书记，我、赵灵波、张明先、田守尧为常委，又添四个执委。因我出去搞粮食，具体的不清楚了。原来常委少了三个人，高敬亭留在鄂豫皖了，戴季英被改选掉，程、郑也被改选掉。

##### 五、红二十五军长征第二阶段

一九三五年六月中旬打罢唐嗣桐后，敌人停止进攻，部队出红岩于，到

杨家斜。省委开会讨论，认为根据地经过“围剿”，物资特别是布匹困难，同时又听说终南山外好，物资丰富，敌人也空虚，研究是不是到山外去，搞些东西，扩大影响，再回来。结果大家都说好，一致同意出山活动。

决定出山以后，还在杨家斜住了三天，原因是等阮英臣的那一营人赶来，好一块带一带他们，也准备让他们驮东西。

出山就打下引驾回，捉到一个伪区长。我们要他打长途电话给西安，想把敌人调出来，打个埋伏消灭他一股。吴焕先在旁边说一句，那个家伙说一句，说是“共匪有出山模样，现在已到石嘴子，请派兵来”。西安敌人回话说，毛炳文军长的部队已顺西兰公路西去，于学忠军也经凤翔西去，现无一兵可派。你们要注意。

我们还在那个伪区长的桌子上拿到一张《大公报》，上面说：红一、四方面军在毛儿盖会合，先头已越过松潘。我和吴焕先看到这个消息，高兴得都要跳起来。程子华同志坐在担架上，我们拿着报纸给他看，问他是否可能，他说有可能。

我们原准备在引驾回杀唐嗣桐，因为他进山时就是在那里开的誓师大会，说是要在三个月内把红二十五军消灭掉。根据从《大公报》上了解的新的情况，省委认为不宜停留。当晚部队就离开引驾回向西走了，一气走了六十多里路，到达一个村庄，在子午镇西二十多里的地方（子午镇离引驾回有四十里路）。省委在这里开了会，同时派政务科长朱仰兴带人把唐嗣桐押到子午镇杀了，把脑袋挂在城门上示众。

省委开会认为应当配合中央北上。大家的决心是，我们这三千人牺牲完了也要牵制敌人，使一、四方面军顺利北上，这对全国革命也是有意义的。在这里，吴焕先写了两封信给特委，派六个人，鄂豫皖的和陕南的各三个，去送信。当时，焕先说叫李隆贵当书记。我说，按能力还是位三当吧。吴焕先不同意。当时讨论，叫李隆贵、郑位三、陈先瑞三个人负责。

写信给特委，说是我们就不再进山了。当时我们准备笔直西进，准备经鄂县、郿县直去甘南，走到店子头，杨虎城的一千多骑兵老跟在后面。骑兵很讨厌，你打，他停下；你走，他又拢来。看到情况不利，我就找吴焕先说，要改变计划，还是走山里好。这才临时决定进山。

从辛口子进山，经老佛坪二郎坝，到西江口。在西江口休息了三天。

从西江口出发，经张良庙，去打双石铺。在双石铺消灭胡宗南别动队四个连，一个也没跑掉。四个连，大部是黄埔学生，兵都是中士，排长是中上尉，连长是少校，营长是个中校。他们在押着民夫修西汉公路，消灭了他们，也就解放了一大批民夫。更可喜的是还捉了一个姓何的少将参议，从他的皮包里弄出不少文件，又问了些口供。情报证实一、四方面军确已会台北上，胡宗南的主力全部在堵击一、四方面军北上，后方留驻天水，所以便决心北上打天水。

打开双石铺第二天，开“八一”纪念大会。当时要每个人准备两双草鞋、三天干粮。

从双石铺出发，先打下两当，然后北上天水。主力是顺天水南边那条河往西去的，我带了一营人去佯攻天水北关。天水共有五个城门，要打下来有困难。打下北关，烧掉了他们的造币厂。

天明，我们撤离天水，在城西北二十五里的地方吃饭。天水敌人告急，从甘谷调来一个旅增援。我们捉了他十七个掉队的，弄到十多条枪。接着，

我们继续向西北走，到沿河镇宿营，在沿河镇，我看地形，准备过渭河，吴焕先做群众工作。记得在那里曾遇到一个老头，说当地就是天水关诸葛亮收姜维的地方。我看过地形，便派一连人先过去，把对面山上的一座小庙占到，掩护部队过河。过河是在河这岸楔上木桩，河对岸利用一棵大树，扯上由教堂弄来的粗绳子，人沿着绳子溜过去。当时只有一只小船，坐船过去的只有军的几个干部和几个女看护。

过了渭河，在河北岸二十五里的地方宿营，我就考虑下一步行动的问题。晚上吃饭，我给吴焕先说：“政委，我们能接到中央就好，如果接不到，这条水可是个大害，往回走准带尾巴，就是背水作战。这次过河要是有敌人堵上，过来就不会这么容易。现在如果要转回去，孤军一支，可不会那么太平了，搞不好甚至有全军复没的危险。石达开的教训就是这样，他人多，可是大渡河上被敌人全部消灭掉了。”他说：“我对渭水也考虑，假如是遇上敌人，怎么好过啊？不打死些，也要淹死些人。”两人就酝酿下一步怎么行动的问题。

第二天打下秦安，几百敌人来骚扰，我带二二三团在城外占领阵地警戒了一天。下午，日头二丈多高时，通信员来了，说政委请我回去，黄昏要宿营。我就叫张绍东、赵凌波带着部队，跟通信员一起到了政委那里。吃饭吃到一半时，吴焕先就说：“你昨天说了那几句话，我夜间一夜没有睡着。也无需开省委会了，现在就是我们二人下决心的问题。现在要动动脑子，假如接不到中央怎么办？”他要我发表意见，我要他讲，他说他最后再讲。我就说：“能接到中央更好，接不到中央就进陕北，去和刘志丹同志会合，到哪里都是革命。我们现在和陕南隔开，是敌人封锁加上渭水隔断的；回陕南，是下策，肯定有尾巴，再过渭水，可能会损失很大，不回陕南不是不要陕南，从古至今，天上的牛郎织女也不愿意隔开的。真接不到中央，为保存革命力量，到陕北和刘志丹同志会合。”吴焕先说：“我同意你的看法。这渭水很讨厌，往下游水会更大，根本不能徒涉。我们继续西进，接到中央更好，接不到中央我们再渡河去陕北。”我还好象玩笑一样地说：“红一、四方面军是大会合，我们和刘志丹也来个会合。”当日从秦安出发，经通渭，在魏店宿营。

然后北上威逼静宁。部队从静宁西八里铺过西兰公路，在八里铺休息，做饭吃。同时派一连人到城下打枪骚扰。饭后继续西进。

第二大到兴隆镇。这里全部是回民。经过讨论，认为少数民族工作要搞好。从前当小孩的时候就知回民很强悍，后来又知道冯玉祥打回民吃了亏，所以我说绝不能打，要争取。吴焕光同志也说：“对，我们要团结一切民族起来搞革命，我们不是大汉族主义。”以后，部队就集合起来，由吴焕先讲话，规定要照回民风俗习惯办事，部队都把猪油罐子封起来。我们还吹打着洋鼓洋号，给阿訇送去了四个小银子、一块匾。阿訇和当地群众都很受感动，阿訇还用头顶着一些点心送到军部来。在兴隆镇的工作，影响很大，以后在回民地区走，根本不要我们自己找向导，一站倒一站都是他们接送。他们当向导好像有暗语，到地方“嘤嘤、嘤嘤”一叫，另一个向导就出来接上了。在这里还有几个参军的，马青年（现在的甘肃省副省长）、李天明（后来牺牲了）就是在这里参加的。

在兴隆镇，省委开会，决定我们再在西兰公路上箝制敌人半个月，真接不到中央，就上陕北。



然后就出发打开隆德。毛炳文的部队赶来增援，坐着七十二辆汽车，天快黑时到的，可是不敢近前来，天黑后就乱打信号弹。当时很多同志还是第一次见信号弹。

天黑后，连晚翻六盘山。下山到瓦亭做饭吃。马鸿宾的骑兵一个团来进攻，把它打退了，缴了他十七匹马。二二五团的外号叫“工人团长”的那个团长，就是在这负重伤，抬到三关口才牺牲的。他死以后，方本仁去接任二二五团团长的。

到三关口，敌人的汽车从后面赶来，留一排人在后边打掩护，被敌人插断，后半夜才又跟上来。

经过平凉，由吴焕先同志带一个营去北关扰敌。部队宿营到平凉东面大塬上。

在到平凉以前，吴焕先调查了去陕北的路线，一条是经庆阳去环县，一条就是在镇原、西峰镇以北到板桥、合水，进入陕北。部队从平凉北的塬上出发，过泾水，经四十里铺到白水镇。马鸿宾带一个旅赶来，被我们打垮，消灭他一个多营。第二天到泾川，原来调查说城里没有多少敌人，不知里面有马开基的一个团一千七百多人。我们从泾川东北过河，前卫二二五团和军直都过去了，二二三团在后面，突然下来了山洪。因这一天下大雨，河水陡涨。当时我说：“千万不能打背水战，二二三团绝不能下沟。”二二三团在塬上宿营。这还是因为自己学过点军事，才懂得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宿营后，向泾川派出了警戒。我和吴焕先带着交通队和教导队进了村。刚进屋不久，勤务员还没有把水烧开，就听到外面枪响。我和吴焕先就抢着往后面山上跑，我因右腿负过四次伤跑不赢吴焕先，他还说：“咱俩比赛。”一直往前跑过去。等我一上去，吴焕先已经死在那里了。那天是二二三团三营在最前边警戒，八连连长带的一个排哨，全部被敌人打掉了。等我们上去，二二三团已经把敌人抵住，正准备反攻。后来大家听说政委牺牲了，都打红了眼，把敌人一个团全部消灭了，跑回去的只有七十多人。那天打的很厉害，捉到三四百俘虏，也全叫张绍东给弄到河里淹死了。团长马开基叫我们给打死了，他的私章子都叫我们拿到了。

吴焕先同志牺牲，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全军没有一个不痛哭的。我当时骑在骡子上，带着交通队、教导队，把他的尸体送过河，亲自给他洗了澡，穿上他最心爱的呢大氅，把他埋葬。马开基是马鸿宾的亲侄子，打死马开基，马鸿宾很痛心。以后他把吴焕先的墓撬开了，还照了相，登在报上。开始他们说是我给打死了，后来他们叫白水镇战斗我们留下的彩号认，才知道是吴焕先。我后来拿着敌人的报纸看，那个相片就是他，心里非常难过。

在河边上休息了三天，因为河不能过，讲话也听不到。开始张绍东、赵凌波到河边来，我只能招手叫他们回去。水消以后，他们过来开了省委会议。在会上，提到谁当军政委，田守尧、张明先、赵灵波都认为：反正总还是你（按：指徐海东同志），政委、省委书记你都兼到，等以后有机会开省委扩大会议再选。

部队会合后，便威逼崇信。当时的想法是，不是真打，能威逼开更好，逼不开算了，要顾及到我们的伤亡，现在是无后方，孤军作战，打掉一个少一个。没有逼开，部队便又回来，住到一个塬上，敌马鸿宾、毛炳文二路赶来，在那里又打了一仗。

我叫戴季英带二二五团同程子华（他躺在担架上）先走，我带二二三团

在后边掩护，等前面走出三十五里地以后就驻下，等我。同时，戴季英调查到华亭和到陕北的两条路线。戴季英他们带着二二五团先走出三十五里地就宿营了，我们一直打到黄昏后撤出战斗。到宿营地，先见了程子华同志，问他戴季英调查路线没有，他说不清楚，叫下到沟里找戴季英。我问他调查好路线没有，他说他没管，叫去问军长。程子华也很生气，把戴季英喊来。戴季英来了，才说“路线问好了”。一条是到华亭去的路，一条是经四十里铺过泾河上陕北。子华把戴季英训斥了一顿。我回来躺下睡，就想起吴焕先来，想到过去他在时，我打仗，他搞路线，现在他刚死，戴季英就这样捣蛋，想到这里，眼泪都流出来了。我想，现在的情况下只有赶快进陕北，不然会把部队拖垮。

第二天出发，手枪团先走了。我出来一问，说是向华亭方向走了，我就叫骑兵通信员赶紧去撵回来。我说：“要走四十里铺过泾河上陕北。”戴季英说：“四十里铺有敌人。”我说：“有敌人，我带着部队打。”这样，才从四十里铺过了泾河。这是第二次在四十里铺过河。头次过来，这次又过去。

过了河，头天还没过镇原就宿了营，敌人有十多匹马来，被我们赶跑。晚上要出发，过镇原往东北走，我说要早走，半夜十二点吃饭，一点钟出发，戴季英嫌走的早。到时候两个团集合齐了，司令部还没有集合，戴季英说他不下命令，司令部就不能集合。戴季英一直到下两点还没有起来，我真气火了，说：“你不走我走！”结果，司令部的人都来了。

第二天，过赤镇，敌人骑兵赶来，我第二二三团在后面掩护，敌人一直未敢接近。

当天我们在板桥宿营，敌人骑兵在离板桥八里的地方宿营。我对戴季英说，明天我带二二三团走前卫，去包围合水、让军直、二二五团走过后，我再带二二三团变成后卫。过合水天亮，我下命令是夜里十二点吃饭，一点钟出发。戴季英却把命令给改成四点钟吃饭，五点钟出发。我带着队伍先走了。后来听到后面枪响，越打越密，我急忙转回来。这时候，戴季英又带着二二五团的主力第一营先走了，留下二、三营打掩护。三营的老七、八两连在留陕南，多半是新兵，是四路游击师改编的，战斗经验不多。我转回来，钱信忠他们也跟我下来了。我回来一看，便赶紧叫警卫员王文铎去喊二二三团停止前进，二二五团一营转回来。我爬上塬子一看，全是平地，二二五团、二、三营已经垮下来，二营营长陈彦启说团长已牺牲，叫我赶紧走。我就带三挺重机枪和一些警卫人员在那里抵着打。骑兵不好打，你打他跑，你走他又跟来，没办法，我就叫三营何教导员去把边上的一个小圈子守上，吸引敌人。可是敌人不去攻圈子，硬是跟着我来。正在危急的时候，我那个叫“猴子”的马夫，把马牵到我身后，喊着：“军长，赶快上马！”我上去，他在后面狠狠几鞭子，马就飞跑起来，张明先也骑着骡子，他的骡子跟马，紧跟着我的马跑出来了。敌人都喊着“捉活的”，才没有开枪。留下的人，大部分被俘。钱信忠是躲起来的。詹大南是敌人的一个士兵收了他带的十多块银元，放他走的。后来，钱信忠收容带回了几十个人。他们晚上走路，看不到，就摸脚印，摸草被踏倒的方向，才跟了上来。三营教导员也带回来了几十个人。

当天没进山，二二三团占领阵地，抵住了敌人。就在这里，戴季英打了二二五团副团长张震东耳光，把他捆起来，说是张震东把部队弄垮了，还说要处分刘震。我说，你改我的命令，战斗失利全怨你，要处分先处分你。这才算了。

以后我们就从华山（当地人叫绍山）进山。快进苏区时，没粮食吃了，恰巧遇到几个人赶着三百多只羊。开始他们以为我们是国民党军，拿出国民党的护照，说是做买卖的生意人。我们就没收他们的羊，他们一看情况不对，才问我们是什么部队。我们说是红军，他们便又从怀里拿出苏维埃政府的证明，说是边区的羊。准备赶到白区卖掉买布的。那时我们没有粮食吃，部队饿得很，还是不得不吃。三百多只羊，他们准备卖四百二十块钱，我们给了他们五百块银元，他们高兴的不得了，我们也就解决了吃的问题。

以后就进到豹子川，把二二五团整编了一下，二、三营合编为一个营，军部教导队也解散分编到部队里。

就在这里开了省委会议，郭述申、田守尧、张明先、赵凌波都参加了。省委同意由我任军长，子华改任政委。

到陕北以后的情况就不谈了。以上就是长征中的情况，下面我还要谈两个问题：

（一）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南以及又从陕南到陕北，省委是正确的，红二十五军没有被敌人消灭，还发展了个七十四师，进陕北时全军是三千四百人，比长征初还多了四百人。证明省委是正确的。

在山外开紧急会议决定北上迎接中央，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看都是正确的。共产党人就是要维护中央。知道中央北上，不惜一切牺牲迎接中央，精神是好的，不是扔下陕南不管。如果不是为了迎接中央，我们可以直去陕北而不用走平凉北再转平凉南才转过去了，吴焕先也不会牺牲。

我们先中央两个月到陕北，起了很大作用。开了纪念“九一八”大会后，二十二日出发打王以哲东北军、劳山、榆林桥两仗胜利后又打张村驿。这时毛主席同意我的计划，叫我“辛苦一下”把张村驿打下来。当晚我回去打下张村驿，打电报向毛主席报告，主席回电又叫打下东村，我们又打下东村。以后便和一军团一起打了直罗镇。

二十五军在保卫党中央上是起了作用的，是光荣的，写战史时，对于这一点应该既不夸大也不缩小地区映出来。

（二）中央保存有很多原始文件，写史要以文字为凭，但红二十五军有所不同，文字报告里有些是反面的东西。在鄂豫皖，省委是犯机会主义的，如打七里坪就是一例。当时省委掩饰自己的错误，反说人家不正确。你们是非要分清。吴焕先根据假情况报告皖西二十八军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我病中掉队，带一部分人在皖西打了胜仗，保卫了苏区，古皮冲我们消灭敌人几百，他报告说只消灭十三人；打刘树春我们消灭它五个营俘虏一千多，他说只消灭一百几十。这种文字是否对？徐宝珊曾纠正过吴焕先的报告，但他也报少了，说我们只消灭五六百人。这种事可要澄清，文字材料有的并不准确。

（记录整理：王时春、石青野、孟敏中、李际均）

## 第三十九军司令部访问徐海东大将的记录稿

(一九五七年四月)

### 第一部分红二十五军的成立及其前身

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西征后，鄂豫皖省委为坚持苏区的斗争，统一武装力量和集中指挥，继续粉碎敌人四次“围剿”，于红安三区檀树岗、杨林岗地区重建红二十五军。

军长：吴焕先 政委：王平章

以九军二十七师改为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委戴季英。下辖：

二二团——原二十七师七十九团。

二二一团——原二十七师八十团并以河口县独立团抽一个营补入。

二二二团——原二十七师八十一团，并以红安县独立一师二团五个连补入。

以原二十五军（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已同四方面军入川）七十五师仍为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下辖：

二二三团——原为三十军建成之潢川、商城独立团。

二二四团——原为六安县独立团。

二二五团——以罗山独立团扩编组成。

特务营——以红安县独立一师二团团部及四个连编成。

全军共一万二千余人。

第七十四师的前身：

一九三二年四月，鄂东一师、皖西三师、豫南二师，合编成一军后，这时皖西鄂东间交通频繁，我军来往人员很多，而商城南亲区，土顽顾敬之有千余人，专门破坏交通，捕杀我方来往人员。为了保护交通顺畅，上级决定将光山八里区、东区两个游击队和鄂东一师之一个连组成独立营。至同年九月，该独立营扩大到六个连，即改编成商城光山边独立团，其任务掩护光山至沙窝集到商城、汤池，余子店到汤家汇之交通，并开辟苏区，扩大武装，打击顾敬之匪部。

一九三一年春，商光边独立团扩大到整团。秋季，邱江甫同志任团长，下辖三个营，专任肃清顾敬之土顽。经大小战斗数十次，终于一九三二年春，在新家店子、长竹园地区，将顾敬之部大部歼灭，只剩下八九十人，逃到湖北麻城、罗田间大山里。

扩编成独立第四师：

一九三二年四月，地方武装力量日益扩大，为开辟新苏区，统一指挥和领导地方武装，决定商光边、固始、商城三个独立团，扩编为独立第四师，师长徐海东，政委徐长顺，副师长邱江甫兼十团团长。下辖：

十团——原商光边独立团。

十一团——原固始独立团。

十二团——原商城独立团。

各团均约一千三百人，全师共约六千余人。

同时归独立四师指挥的有：

光山独立四团、潢川独立五团、豫东南少共模范团。编成后师主力向潢川、固始地区发展活动，其任务扩大和发展苏区打击蒋匪。留下一个团在亲区，继续肃清顾敬之的残余。

一九三二年夏，国民党集中了强大的兵力，以鄂豫皖苏区为重点进行四

次“围剿”。其目的为摧毁我苏区，消灭红军。我为了集中力量反围剿，打击进追犯之敌人，保卫苏区，独立四师全部集中于北亚港、潘店子，仁和集地区箝制敌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即在潢川到商城间公路上，阻击敌人七十五、七十六、五十八、四十五等四个师，及独立三十三旅之进犯。此时敌五十八师，绕道经光山县，进犯泼皮河。总部命令独立四师留下一部分兵力，仍守原阵地，阻击敌人，师的主力星夜赶到泼皮河与敌激战数小时歼灭敌五十八师一个团。残敌溃退，我即跟踪追击三十五华里，到宴家河，又歼敌一部。“围剿”之敌虽经我四方面军及全苏区武装部队几次严重打击，但由于敌众我寡，总指挥卫立煌指挥三十三个师仍继续向我苏区中心进攻。我红军主力，为求得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即向皖西地区转移。八月初独立四师担任掩护全军转移后，进到余子店、风树坳地区，准备与敌作战。

改编为九军二十七师：

一九三二年八月，独立四师于余子店、风树坳，奉军委命令，改编为第九军二十七师，师长徐海东，副师长姚家芳，政委戴季英。下辖：

七十九团——原独立四师十团。

八十团——原独立四师十一团。

八十一团——原独立四师十二团。

将豫东南少共模范团及独立四团，编散分别补入三个团之内。

将原潢川独立五团编入九军二十五师。抽十团第二营由邱江浦同志率领，组成豫东南游击司令部，担任掩护道委道苏的任务。编成后，奉总部命令，仍掩护红军主力转移，全师迅速到英山的西界岭至前畈、后畈一线、占领阵地，构筑工事，配合红军主力，与敌卫立煌部决战。当晚又接总部令姚家芳、戴季英两同志率领二十七师主力，星夜尾师前进至西界岭。由徐海东同志率七十九团，坚守原阵地，继续箝制敌人。由姚家芳、戴季英带领八十、八十一团尾二十五师进至河口、四姑墩地区，掩护红四方面军通过平汉路。因敌兵力过大（约二十余个师），任务艰巨，我伤亡过半。遂即转移至红安三区（八十一团）麻城乘区（八十团）

进行休整补充，各团曾达到一千三百人。

由徐海东同志带领之七十九团于翌日十时许，遭敌一路两个师，由湖北罗田县之僧塔寺，向前畈后畈进攻。我军顽强阻击，激战至下午三时，遂主动撤出战斗向南转移，越过大山，星夜赶至西界岭二十五里处。拂晓又与敌接触，我军且战且走至英山土门潭。部队经连续昼夜行军作战，又未吃上饭，亦未得休息，甚为疲惫，徐师长即亲去全家铺找二十五军军长蔡申熙同志联系，了解师主力情况，途中与郭述申同志相遇，一道同去游击司令部（司令刘士奇看到总部的命令：“主力速返鄂东地区准备与敌作战，你们迅速组成东路游击总司令部，主要任务是配合主力作战，大量箝制敌人，由刘士奇同志任司令，徐海东同志为副司令”）。同时组织了行动委员会，以郭述申同志为书记，刘士奇、徐海东、吴保才、王建南等同志为委员。

以二十九团为骨干及英山独立十三团和其他地方武装，组成一个师（即一师），徐海东兼师长，王建南任政委。下辖：

一团——原二十七师七十九团，团长张四季，政委杜本莲。

二团——原英山独立十三团，团长熊海清，政委曾绍瑞。

三团——以六安、霍山两个独立营及英山、六安、霍山三个保卫连组成一个营。团长陈启波，政委詹大列。

五团——由原游击司令部两个营组成，直接由司令部指挥。

经两天后，便组织部队边钳制敌人，敌四十七、五十四两师，向我进攻。我为争取主动打击敌人，遂主动向东转移，由土门潭经回龙湾、弥陀寺近至詹家塆时，敌陈调元部一个团，由太湖进至指风河一线堵击。我军为了粉碎敌人的堵击，遂即向该敌进攻，经数小时的激战，将其全部歼灭。我二团长熊海清同志光荣牺牲，我伤亡百余人。为了扩大我军声势，决定将游击总司令部改为二十七军，刘士奇同志为军长，郭述申同志为政委，吴保才同志任副军长，将原一师改为七十九师（干部和团均没动）

后继续前进至潜山、衙前地区，与敌四十四师激战约五小时。

我一团一二营伤亡约三百人，一营政委及三个连长、两个指导员及二营营长、政委均牺牲。当时红四军十二师在红十二（地名）、胡山寨两次战斗中，留下的近六百多名痊愈伤员补充了一团，从而使团战斗力更加强了。部队继续东进到官庄地区，又与敌梁冠英部三十二师激战，歼其一个营。我军星夜向官庄南土地岭前进，又遭到敌四十七、五十四师的堵击，与敌激战后，为了不与敌人决战，我军遂转向东进，敌尾追四十余里。我军首先渡过一条大河，占领彼岸有利地形。追敌数次强渡大河的企图，均被我粉碎，敌因损失惨重，而放弃追击。我军继续向舒城霍山间前进，于毛坦厂又遇敌梁冠英部独立五旅的阻击，我军即绕过不战，在苏区边界，昔家渡、磨子潭、龙井冲、大花坪一带，遇敌三十二、四十七师最后的一次堵击。我军则猛烈向敌进攻，经数小时的激烈战斗后，我突破敌封锁线，进入苏区。敌继尾追我军。经漫水河黄栗抄镇、架沟铺、西界岭、前畈、后畈进至肖家畈一带展开阻击敌人进攻，经激战两昼夜，敌因损失过大，伤亡二千余人，而被迫停止进攻，我军也伤亡数百人，一团团长张四季同志光荣牺牲。我军继续向苏区中心前进，经丁家埠、南溪，进至双河山地区，休整五天。为了与豫东南道苏主席张展山同志会合，遂向赤南（商城的南部）四区大埠口前进，到达后同时与二二四团会合。经讨论，为集中主力，打击敌人，决定二十七军主力与二二四团仍去鄂东与主力会合，二团留豫东南，归张展三同志指挥，坚持皖西苏区的斗争。二十七军主力及二二四团，由大埠口出发，经关玉庙、白沙河、牛头山、亲区进至光山的沙窝集。沿途与敌顾敬之之老八团、小八团战斗数十次。此时敌宋天才即七十五师由商城县余家集，调来向我进攻，被我击溃，并追击二十余里，歼其一个营。我即进至鄂东苏区光山八里区，东区在白石庵，与二十七师主力会合。遂决定各部队归还原建制。

刘士奇、郭述申同志即率二二四团到红安二区檀树岗归还七十五师建制，二十七军番号撤销，仍为二十七师，其一团仍改为七十九团，三团归二十七师指挥。

一九三二年十月初，郭家河有敌汤恩伯八十九师之一个旅，我以二十七师全部七十五师之二二三、二二四团，向该敌进攻，由于指挥不统一，又是从敌人正面进攻，地形不利，而伤亡甚大，未达到歼敌的目的，我即撤出战斗。进至檀树岗地区，编为红二十五军。

第二部分红二十五军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斗争

红二十五军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于红安（黄安）县檀树岗编成后，即以麻城、光山（七十四师）、商城、罗山（七十五师）分散活动，其任务是巩固苏区的斗争和休整补充。当时情况稍为缓和，我军经两个月休整补充后，士气很高。一九三三年一月初，王平章同志率军部及特务营组成二十八军，东进皖西后，红廿五军主力为巩固和发展苏区，继续粉碎敌四次“围剿”及解决粮食困难，军长率领七十五师，在光、罗山一带活动，七十四师在麻城、光山、商城地区活动。

二月初，敌马鸿逵师之马腾蛟旅，由新集向苏区进犯，占郭家河后，进行残酷的破坏与烧杀，并有驻守该地企图。我为保卫苏区，决心歼灭该敌，七十四师奉军部命令，次日拂晓由麻城大畈出发，冒着狂风严寒，经一昼夜行军，到达光山野鸡楼集结，作好对郭家河敌人的攻击准备。当夜全师展开进攻，拂晓乘敌疏忽，分三路向郭家河猛攻、以二二二团一个营从正面进攻（南），该团主力山西向东，以二二二团全部由郭家河东北角，实施向心主攻。经数十分钟激战，敌全旅（两个团）被歼灭，无一个脱网，仅生俘敌即四千余人，我仅亡七人，伤三十余人，首创一比一进攻战获胜的范例。由于休整后兵员补足士气高，全体指战员英勇善战，动作迅速，使敌束手无策。在指挥上抓住敌人弱点，集中主力，从敌侧后攻击，又采用多路攻击，达到了分割歼敌的目的。

二月中旬，红安县（国民党万耀煌）十三师向我苏区鸳鸯河进犯，其先头一个团，进占九龙缠顶，我为保卫苏区，歼灭进犯之敌，则集中红二十五军主力与敌决战。军长率领七十五师，由光山到达野鸡楼会合了七十四师后，向敌开进，经一昼夜行军，拂晓抵达九龙缠顶周围，作攻击准备，以七十五师主攻，七十四师到达九龙缠顶东南，担任阻击敌师主力增援和断敌后路。

部署就绪，七十五师立即向九龙缠顶之敌发起攻击，战斗到中午十一时，由上面攻击两次，均未奏效，我伤亡达五百余人。为歼灭该敌，军长命令徐海东同志率领七十四师二二二团及特务营继续向敌攻击，以迷惑钳制敌人，他亲率二二二团，全部绕到九龙缠顶西南角，向敌侧翼发动猛攻，经一个半小时激战，将敌个团歼灭，仅俘敌即达一千六百余人。担任堵击之二二二团与敌十三师主力在九龙缠顶东南相峙激战，敌数次攻击均被击退。敌见其先头团被歼火，即窜回红安，我全军遂进抵鸳鸯河一带进行两天休整。为恢复麻城、光山苏区工作，继由现地出发到麻城之王家楼、牌家楼地区活动，寻机歼敌。

二月下旬，敌三十师，由福田河、黄土岗，三十一师由顺河集、宋埠，八十九师、十三师由黄安分三路向我杨泗寨进犯。我军为保卫苏区粉碎敌进犯，即占领杨泗寨一带阵地，阻击进犯之敌。我集中主力先打击敌三十、三十一师两路，激战终日，将敌三十、三十一师击退，向原地溃去。敌八十九、十三师，见机不妙，为避我歼灭，亦趁黄昏退回黄安。是役设计毙伤敌两千余人，我亦伤七百余。当夜即转移到光山、响堂、何家冲、易家田铺一带休息整顿。

三月初，于此地和红二十八军会合。

皖西成立二十八军。

一九三三年一月初，省委于麻城、光山间之大畈召开会议，为了恢复皖西工作，决定组织皖西道委，以郭述申同志为书记，同时成立二十八军，

军长廖荣坤，政委王平章，率二十五军直属队特务营。下辖：

八十二师——无师部。

二二四团——原七十四师二二一团。

二四六团——原二十七军第二团（留皖西活动）。

同时将二十七军第三团改编为皖西三路游击师，师长江求顺，政委詹大列。

二十八军组成后，即奉令开往皖西，恢复苏区，开展斗争，并将皖西道委机关，及大批群众有五万人，带回皖西，由大畈出发，经亲区到达赤南县之间沙河、关玉庙与豫东南道苏主席张展三同志会合。

首战小南京，打垮梁冠英独立旅，继战大屈山，歼敌刘镇华六十四师一个团。二月中旬，门坎山战斗，政委王平章同志牺牲。经过这几次战斗，基本上恢复了皖西苏区。为将红军主力集中，三月初郭述申、廖荣坤同志带二十八军又到鄂东光山、响堂、何家冲地方与二十五军会合，并向省委汇报了工作情况。

一九三三年三月初，省委何家冲会议，决定由郭述申同志率领二十八军特务营仍回皖西坚持苏区斗争。

为统一军队指挥，加强二十五军领导和充实战斗力，更有力地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恢复苏区工作，坚持斗争，决定整编红二十五军。军长

吴焕先，政委戴季英，副军长徐海东。下辖：

七十三师——原二十八军改编，师长廖荣坤。辖：

二一七团——原二十八军二四四团。

二一九团——原二十八军二四六团。

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政委高敬亭。辖：

二二三团

二二四团

二二五团。

整编后，全军集中行动，由光山响堂地区出发，经光山八里区到打油尖一带，恢复苏区工作和筹备给养，即转移到光山郭家河一带活动，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

三月初，黄安敌十三师进占七里坪，三月底继向我苏区进犯，当进占潘家河、红石崖一带。我全军由郭家河向该敌正面出击。敌见我来势凶猛，不战而逃。七十二师于红石崖歼敌一个营，由于未派出迂回部队，断敌退路，而未能全歼敌人。战斗后全军向北转移，恢复与扩大苏区，筹备部队给养，由郭家河经白石庵，涉沙河到罗山、南乡店一带活动两周，遂携带十天粮食，返回苏区。

四月初，省委会议根据红四方面军西征后，敌由鄂豫皖调走了一些部队，认为敌第四次“围剿”基本结束，我们已处于反攻阶段，要向侵占苏区城市的敌人进攻，须首先夺取七里坪（苏区一中心），遂决定围攻七里坪。

当时七里坪为敌精锐部队十三师驻守。

我围攻部署以七十三师全部在七里坪东及东北之大小屋脊山，七十四师二二二团及特务营，在其西之香炉山、老爷岭，七十五师二二五团一个营在其北龙王山，并以七十四师之二二二团及七十五师主力作机动部队，以便打击援敌。



在四十八天的围攻中，黄安敌八十九师，先后三次来援，均被我七十四师于古风岭（二次）、红自山（一次）将敌击退。守敌十三师，向我七十三师大小屋脊山出击，亦为我击退。这四次战斗及围攻过程中，我伤亡八百余人。由于此时苏区已经受敌人近一年的残酷破坏，又值春季，加之我准备不足，大部队集中，作战无后方供应，粮尽草绝，部队以野草树皮充饥，而失去战斗力。同时在战术上未完全包围敌人，七里坪至黄安敌之运输未能断绝，我既不能困死敌人，亦无力攻取，后只得撤出战斗。是役掩护了群众春耕和麦收，但未歼灭敌人，而我损失甚大。在围攻七里坪期间，省委决定二十五军内部进行肃反，由于政策上“左”的错误，全军肃掉千余人，直接给部队战斗力以损失，因此影响指战员战斗积极性，也妨碍了部队的团结。

五月下旬，我军被迫撤出，向东转移，进至麻城、光山间福田河、黄土岗一带，保卫苏区和整训部队，并解决粮食问题。

此时，决定缩编二十五军，取消七十三师番号，将二一七团拨给七十五师改为二二五团；将二一九团拨给七十四师，改为二二一团；将七十五师之原二二五团编散，分别补入该师三个团内。由于粮食困难，部队休整一周后，即向西行动，经光山县西河、八里区，罗山县一区的老爷湾至乘马岗、黄土岗地区，以解决粮食方面的困难。

六月底，敌为了向我苏区发动新的进攻，便将刘镇华部之六十四、六十五两师由潢川县，调至新集集结（新集原有敌五十八师）。七月初敌即向我王家湾进犯，我军于光山南区、徐家畈地区集结。为了歼灭进犯之敌，七十四师奉令首先歼灭进占临牌石之麻团，七十五师作预备队。临牌石因翼侧不便进攻，七十四师以两个团连续由正面冲击，四次未下，副军长徐海东同志亲临前线，重新组织力量，率领特务营、交通队和二二一团第一营，组织第五次攻击，始将敌麻团全歼，团长被击毙，俘敌副团长以下近千人，我亦伤亡五百余人。敌见其六十四师主力麻团被歼，不敢与我再战，即龟缩新集。

我军继转移至莲花沿（七十四师），李家湾（七十五师）一带进行休整和补充。以黄陂、孝感独立团一个营，光山独立团一个营，桃花游击司令部四个连补入七十五师。

以河口独立团两个营，麻城独立团一个营补入七十四师。此时全军达九千六百余人。我军经补充后，于七月底，去皖西，由莲花沿出发，经福田河、长竹园、中头山、西河，八月初进至皖西碾湾、白沙河、关玉庙地区。为了与皖西道委会合，休息三天后，由关玉庙经门坎山、南溪进至吕家大院一带，与皖西道委书记郭述申同志、道苏主席姚志修同志会合。此时敌情较缓和，加之我军疲惫，决定暂时休整。当时皖西之敌，布于吴家庙、牛石畈地区，为五十七师，李家集至丁家埠一线是五十四师，金家寨为敌梁冠英三十二师及独立五旅，叶家集为宋世科独立三十四旅，双河山为敌戴民权的四十五师及一个旅。

敌人为了向我皖西苏区大举进攻，遂将六安县麻埠独山一线，集结之七、十二两个师，商城的七十五师，刘镇华的六十四、六十五师，调至皖西调整就绪后，于八月中旬，分路向我进攻。

我军为粉碎敌人的围攻，决定首先痛击进占四道河之敌六十四、六十五师。我七十四、七十五师当即发起猛攻，激战终日，歼敌一个团，俘敌

两千余，余敌被迫退回原地，我伤亡数百人，二二一同团长邓金荣同志是役牺牲。

为继续粉碎敌人的进攻，八月底，决定乘胜再歼双河山之敌戴民权的四十五师，与敌战约六小时，歼其一个营，生俘敌五百余人，迫敌全师溃退固始城里。

四月初，敌三十二师（三个旅）及独立旅，继续向我进犯。我为巩固苏区，七十四师在桃树岭金家店一线占领阵地，抗击敌人。七十五师为预备队，在十三大顽强的防御战斗中，曾数次击退数倍于我的敌人的进攻。后来敌为了与我决战又调七、十二师参战。因敌我力量悬殊，我为不消耗战，主动向南溪、葛藤山地区转移。休息两天后，又进至亦南三区，老家湾，陈树麇地区活动。斯时敌七、十二、六十四、六十五师尾追过来，因敌情严重，形势紧张，苏区大为缩小，加之部队屡战疲惫，伤亡较大和粮食甚感困难，特决定军队缩编：

七十五师——撤销二二三团，将其人员分别补入二二四、二二五团内。  
七十四师——缩编成一个团，二二 团改为一营，二二一团改为第二营，二二二团改为第三营，由师直接指挥。

并将皖西八十二师一个团的第三营（原为皖西三路游击师）调改为军特务营。

我军为了不与敌决战，摆脱敌人的追剿，决定返鄂东。九月底，我军由驻地出发，继向沙河、西河、云头山，进至潢（川）麻（城）间，部队星夜于黄土岭通过敌三十、三十一师封锁线潢麻公路。当我七十五师、军部及七十四师第二营和第三营七、九连通过后天已大明，后尾七十四师第一营和三营八连，及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作掩护之两个连，被敌截断，在副军长徐海东同志的率领下，返至商城之猴子山地区，敌十三师一个旅，即向我进攻，激战五小时，我军撤出战斗，转回牛头上，翌日又移至西河。因连日降雨，河水猛涨，将追击之敌隔绝，我亦趁机休息整顿。为了坚持斗争，便于作战，将现有部队，重新组成了二二 团，第一营不动，二二四团之两个连和勤杂人员编成的一个连为第二营，以第八连为基础和勤杂人员编成的一个连（七连）编为第三营（欠一个连）。团仍控制有特务连和交通队。我军由西河撤出后，该地即为敌占。当晚我军继皖西区、大麻河，进至六安县、六区、王家大湾。翌日又进到丁家埠、东红旗与郭述申同志率领之八十二师（三个营）会合。

皖西第二次组成二十八军：

一九三三年十月初，为了统一指挥皖西武装，保卫苏区对敌斗争，于吕家大湾决定成立二十八军。

军长徐海东，政委郭述申。下辖：

八十二师（实际一个团）直辖二个营。师长刘得利，政委詹大列。

一营——原二十八军特务营。

二营——抽调一、二路游击师改编。

三营——原皖西三路游击师。

八十四师，以二十五军在皖西的二二 团扩编，仍为三个营，并以二十五军归队之伤病员，组成了三营九连。

师长黄绪南，政委周化贤。

二十八军编成后，主要行动任务是：坚持与保卫皖西苏区的斗争，巩固

与扩大部队。行动方针是：积极行动于外线，找敌弱点，主动打击敌人，以解决部队供应。保证吃饱穿暖，械弹充足。

十月底，敌宋世科独立三十四旅，于商城凭门堵击我军。我八十四师仓卒与敌遭迂，立即向敌发起猛攻，敌未及应战，即被我歼灭一个团，敌则全旅溃散，弃械逃遁。是战，我俘敌千余，缴获械弹及军需品甚多，解决了部队的装备和部分冬装，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创造了胜利条件。战斗结束后，我撤回熊家河、前井一带休整。

十一月中旬，我军为有计划地打击向我进犯之敌，即集中行动，活动于丁家埠、红旗山一带，寻机作战。八十二师进至狗鸡岭公路东测，伏击由固始向我进犯之四十五师。以八十四师去截击敌由固始至双河山之交通，诱敌进入我伏击区而聚歼之。是日，固始敌一个团送粮去双河山，中途与我八十四师接触。我且战且退，将敌诱至狗鸡岭，进入我八十二师预伏地区。此时我八十四师正在铁路冲集结，准备向敌侧后出击，突然遭到敌四十五师一个团于铁路冲山上预伏，敌居高临下，向我冲击。在这紧急情况下，八十四师在军长徐海东同志亲自率领下，立即向敌发起猛烈的反击，将敌全团歼灭，俘敌近两千人，缴获甚多。同时我八十二师给由固始来犯之敌迎头痛击，歼其先头一个连，敌残部逃去，我军经追击后，撤出战斗，进到苏区休整。

这两次战斗的胜利，我八十四师装备加强，弹药充足，部队士气旺盛，给皖西的苏区人民极大鼓舞，同时也震动了敌人，遂集中了七、十二、六十四、六十五等四个师（八个旅）由东北两路来“围剿”我二十八军。十一月底我为主动打击敌人，即经莲花山，八道河、黄家畈转移到红旗山以西地区，敌尾踪追来。我为避敌主力，寻找敌人弱点，则与敌周旋，以疲惫敌人。由于我们行动神速、秘密，敌屡次扑空，士气颓丧，加之苏区群众坚壁清野，给敌人重重困难，则不战而退回巢穴。

我长期坚持作战，开辟苏区，解决部队的冬装与给养。十二月初向西行动，由红旗山出发，经熊家河、前进，奔袭叶家集，经短时间的战斗，将叶家集之民团大队约五百余人，全部消灭，于该地没收了大批的布匹和棉花，解决了部队的冬装。我又返回红旗山、熊家河一带休整。

十二月中旬，敌继对我“围剿”什有六十四、六十五师及独立三十四旅，共七个旅的兵力向我熊家河进犯。我即占领前后塘、天桥预设阵地阻击进犯之敌。激战终日，我于黄昏主动转移，由金家寨南五里处渡河了史河，进至金家寨南之古皮冲未及休息，金家寨敌之独立五旅和该县长率之民团继向我进攻，我即展开应战，以两个营在正面阻击，军主力向敌侧后施以猛攻，将敌全部击溃，敌县长被击毙，旅长遭重伤，并生俘八百余，缴迫击炮三门、重机枪四挺、步枪七百余支。

战后我即携大量粮食和数十名伤员，向葛藤山转移，中途通过金家寨至南溪敌封锁线时，于马头山歼敌四十五师一个连，进抵葛藤山南岗警戒汤家汇与南溪之敌，掩护军主力休息。当即敌刘树青五十四师三旅两个团向我进攻，我即以声东击西的手段诱敌分散以一个团沿山岭向另方向运动，只留下少数部队坚守，主力撤回，使敌误认为是我军主阵地。敌即向该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我则集中主力于敌侧翼出击，将敌打垮，除一个营逃去外，余均歼灭。敌代师长兼旅长刘树青以下一千六百余人均遭生擒，我伤亡近三百人。

敌闻悉其旅长刘树青被俘后，则恼羞成怒，企图报复，集中了四十七师、五十四师的一个旅和七十五师的一个旅共十个团，向我军杨山进犯。当时我八十二、八十四师士气高涨，弹药充足，在两师歼敌比赛的口号下，激战终日，打垮敌人五、六次的冲击，终于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是战我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同志牺牲。由于连续的几个胜仗，大大的震惊了敌人，迫敌放弃了南溪、牛石畈等重要城镇，而龟缩于丁家埠、小南京、李家集、汤家汇等地区，不敢再向我进犯，我活动自如，向外发展苏区。当年终蔡廷锴在福建组织政府，举行反蒋运动，国民党即由皖西抽走其嫡军主力王均之七、十二师部队，从此敌兵力大为减少，所留之多为杂牌军队，由于情况变化剧烈，当时二十八军确定主要任务是“转入外线作战”扩大苏区，充实战斗力和筹粮工作。

在后来的两个月里，部队继续活动于固始县东南，吴桥段集东至商城北至罗田僧塔寺和赤南交界地区内，并与顽匪战斗数次，于四月初，在豹子崖与吴焕先等同志率领之二十五军部队会合。

二十五军主力由皖西进入鄂东后，为了统一指挥，便于对敌进行斗争遂在黄安三区，部队进行了整编，把七十四师的第二营和三营七、九两个连分别补入二二四团和二二五团，同时以鄂东桃花游击司令部为基础，和其他地方武装组成了二十五军之七十三师，师长丁少卿，政委李世煌。

下辖：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三个团，两师共约七千人。

二十五军进入鄂东后，正是敌人集中其主力五十八师、四十四师、三十一师、八十九师和独三十三旅，对我鄂东中心苏区“进剿”之际。军事上采用碉堡政策步步为营，苏区大部失守，而二十五军为保卫苏区，粉碎敌人的“进剿”，便提出保卫中心苏区的口号，部队仅活动于红安三区、麻城乘区，在狭小的地区内与敌曾反复冲杀，后来由于敌人兵力过大，地区狭小，不能周旋，部队经过五个月残酷的战斗，没有一个人投降敌人，有很多部队战斗到最后，损失很大。同时苏区遭敌人四、五次“围剿”，三光政策的严重破坏。加之经济封锁，部队无有食粮，兵力无有补充，则难以坚持。在军长吴焕先同志率领下，跳出这一危险处境，于一九三四年二月间由鄂东出发，经商城亲区，进至皖西商城豹子崖，与皖西二十八军会合。二十八军与二十五军会合后，重新进行了整编。

改为红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

二十八军八十二师改为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下辖三个团，师长梁从学，政委詹大列。

二十八军八十四师改为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之二二三团。

由鄂东返回之二十五军部队编为七十五师之二二四团二个营，师长丁少卿，政委高敬亭。

二十五军重新组成后，为了找省委研究与汇报工作，复向鄂东行动，皖西地区仍有郭述申同志率领一、二、三路游击师（千余人）坚持斗争。二十五军经汤池、西余集到沙窝南高家寨时，沙窝集之敌一九师一个团，向我出击、被我击溃，歼其两个营，缴轻机枪六十余挺。战后即于沙窝集附近与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会合。省委会议决定，在安徽的宿松、太湖、潜山、桐城、舒城五县创造新的根据地，同时在鄂东黄陂、罗田、孝感地区创造游击区域，并成立皖西，陂、罗、孝两个道委，二十五军在这两个地区机动打击敌人。

调光山、八里区独立营改编为二二四团之第三营（二百八十余人）。省委会议后，二十五军即遵照会议决定，担负扩展与恢复苏区的任务。首先活动于皖西，查明宿松、太湖、舒城、桐城、潜山地区敌情及群众条件，当即由现地出发、经洪店子、通城店、银畈、大埠口、僧塔寺奔袭罗田敌郝梦麟之四十五师，我一举攻入，进行激烈巷战，除东北角碉堡未下外，全城被我占领。敌该师主力即来援，我撤出战斗，转移到僧塔寺后，继在新苏区潜山、桐城、舒城边进行活动，一月有余，沿途除调查情况外，并宣传教育群众，还留下小股武装，组成十三个游击队，坚持与开展新苏区的斗争。军主力则返回鄂东，恢复陂、罗、孝苏区。四月初，经南溪、银山畈、汤池，进至罗山县灵隐寺。敌三十二师追击赶到，我为争取主动，即向敌猛攻，将其击溃，毙伤敌团长、旅长以下千余人，敌则溃回新集停止追击。是战我伤亡七百余人。

战后继续进到毛草岭、杨亭区一带，徐军长率二二四团一个营，到毛草岭看地形，恰与敌四十四师企图抢占毛草岭阻击我军之一个团遭遇，我居高临下，先敌开火，随即发起猛攻，歼敌先头两个连，敌全部溃去，徐军长腿部负伤，并伤七十余人。

我继进到光山朱堂店一带，组织群众，打土豪，分土地，并扩大武装（二百余人），在此活动二十余天，取得了很大成绩。敌即以四十四、三十二、一二等三个师三路围攻。为争取主动，找敌弱点，以行动打击敌人，我立即转移到彭店，将敌四十四师击溃，歼其一部，敌退回仙花庵，另两路敌人则不敢再进，畏缩于现地。我即继向陂、罗、孝西南转移，去恢复苏区。

六月初，到达杨平口东观音庵，敌一二九师，由杨平口向我进犯。我全军英勇抗击到黄昏，为不与敌打消耗战，主动撤出战斗，向东辛店转移，到达该地，继组织群众斗争，恢复苏区工作。

六月底，敌集中一一七、四十四、六十四、一七等四个师，分四路向我进攻，我军占领白亚山设阵地，与敌三个师激战（敌四十四师未到）至黄昏。我以二二三团占白亚山北之隘路口，阻击敌人，军主力转移到殷家冲，随以二二五团一营先占领何家冲，军主力继向该地转移，行进到长岭岗，又遇敌东北军一七师，正在岗上分团集合休息，我即以二二四团分两路向敌攻击。由于敌警备疏忽，一冲即溃，乘敌混乱，吴政委继以二二五团两个营插入敌群，在我五个营猛击下，将敌全师歼灭，除其师长率百余人逃脱外，旅团长以下悉数被我毙伤和生擒，缴获机枪即达二百余挺，装备了我军。当时我每连有六挺机枪。是战不仅加强了我军战斗力，也给陂、罗、孝苏区群众极大鼓舞，更给东北军部队迎头痛击。我将俘虏放回，使其对我军政策也有实际了解。

战后我转移到殷家冲休息一周后，我军西进皖西。陂、罗、孝苏区继由郑位三同志率西路军游击师（师长郭起高）坚持武装斗争。

七月上旬，二十五军向皖西行动，由该地出发，沿苏区边界，绕商城县北半周，行动于白区，插过固始、光山县境内，到达叶家集，继经孤子店，由独山东过河，到合集子，遇敌独立五旅由独山向我进攻，被我击溃。我休息一天，继经六安县庵门冲、祖福庵奔袭英山县城。守敌一个团依凭城垣抵抗，且碉堡林立，地形又不利我攻击，而我当时又无攻坚器材和战斗经验，而未克，即撤到英山北杨里湾一带，休息数天。为打

开苏区新局面，打击敌人，鼓舞群众斗争情绪，决定袭击太湖县城，由现地出发到回龙湾，作奔袭的准备。当日下午四点出发，奔袭一百三十华里，中途阻止我军前进的太湖民团两个营被击溃。我即跟踪追击，在距城三十余里处，复遭该民团一个营阻击，又被我击溃。我即分两路一举进入城内，将民团残部全歼，没收了大批物资补给部队，并将敌粮食钱财分给群众。

八月中旬，我军经点秋河，回到苏区赤南，与郭述申同志会合，交了货物，并讨论开展皖西新苏区的工作方针。根据陶家河位于安徽省的宿松、潜山、太湖、英山四县交界，地形及群众的条件均便于我活动，故决定以此为中心，开辟新苏区，我军即进到陶家河地区活动。

吴焕先政委率七十五师在陶家河周围组织群众打土豪，分土地，建立苏维埃政府。

徐海东军长率七十四师活动于外线弥陀寺、张家坝掩护和发展新苏区。九月初，敌上官云相四十四师，继向我进犯。我为保卫新苏区，给群众良好影响，决心打好这一仗，与敌激战两昼夜，我伤达三百余人。敌五十四师由霍山来援，我为从运动中打击敌人，即星夜转移，以七十四师第三营掩护转移伤员，以一个手枪团、一个分队去筹粮，未跟上军主力。二十五军转移到霍山六安间，接到郑位三同志给陈锦秀同志送来之信：“宝珊海东焕先同志，中央派人送来重要指示，已到我处，请你接信后，火速率领二十五军到鄂东来找我们。”

阅信后，即研究布置了皖西工作，并组织了二十五军留守处，以吴先原同志为主任，负责处理后方伤员，及指挥七十四师三营及手枪团一分队，尔后率领来鄂东。当时率领二十五军西进鄂东。我军进至汤池，歼敌一九师九个连，通过了敌由商城到麻城第一道封锁线，继续西进，当日又通过了敌人在商城到新集（经扶）第二道封锁线，在大柳树歼敌一九师两个团全部，缴获甚多。在此休息两小时，即继登程，经西余集，进至光山汪桥附近，休息半天，准备干粮，以便连夜急行军，通过一百三十华里的敌人第三、第四道封锁线。下午五点出发，十时左右通过了敌人在双柳树至经扶之第三道封锁线。我到敌第四道封锁线时，天已拂晓，与敌接触，我且战且走，相互掩护，突破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急行二十五华里。

在胡山寨休息不足两小时，敌便集中六十四、六十五、一七，一二师等四个师兵力，在空军配合下，包围我军。我即与敌激战，至黄昏将敌四个师全部打垮，俘敌四千人，缴获甚多。我七十五师政委姚志修同志及二二四团政委在战斗中光荣牺牲，七十四师师长负伤，我伤亡数百人。当时将伤员全部安置，将俘虏释放，星夜出发，继续西进，于罗山宣化店北殷家湾与郑位三、程子华同志会合。

### 第三部分红二十五军长征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在殷家湾会进程子华同志，由他带来的中央指示，内容大意是：经过敌人一、二、三、四、五次“围剿”后的鄂豫皖根据地人力、物力已空，红二十五军应离开老根据地，另找地区发展新根据地，老根据地留独立团游击队坚持。红二十五军在何处开辟新根据地。中央因不了解实际情况，不作决定，由鄂豫皖负责同志根据以下三个条件去自行选择，第一……

省委在何家冲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指示，一致同意决定留下一小部工作干部和地方武装，坚持鄂豫皖根据地。省委率二十五军长征，并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初步预计到河南信阳之四望山地区或其他地区创立新根据地。

为加强二十五军的领导，充实战斗力量，在殷家湾进行整编。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参谋长戴季英，政治部主任郑位三。

军直有：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交通队、手枪团等单位。下辖：二二三团——原七十四师改编，并以原郑位三同志率领之鄂东游击师改编为第三营。二二四、二二五团——原七十五师之两个团未动。将七十四、七十五两师番号撤销，师直人员补入各团，并将各部队之老弱残幼进行精简，留在皖西之七十四师三营及手枪团一个分队，归皖西道委指挥，坚持斗争（后编成二十八军）。整编后，全军近三千人，以二二三团战斗力较强。

在何家冲休息两天，作行动准备，筹集粮秣做干粮，减轻行装，同时对部队进行思想动员，说明为什么要离开老苏区到另一地区打游击和建立新苏区的重要意义（未明确说明中央指示和省委意图），并提出沿途严格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各地风俗习惯等。

九月十二日我军由罗山何家冲出发，当夜突破敌人在三里城到理店封锁线，进至朱堂店，遇敌一二九师堵击，我展开激战，将敌击溃。我军即于该地作通过平汉路的准备工作，当晚由东双河附近越过平汉路。据调查，四望山虽过去党的力量较强，曾组织过暴动，但后被敌破坏了，但地形平坦，多为孤山，不便于我开展游击战争，而距平汉路较近，我大部队活动不利。因之省委讨论继续西征，初步拟定到陕西终南山脉，沿途边走边根据中央指示条件来选择，哪里合适就在哪里建立新根据地。二十五军继续西进，此时完全行动于敌区。当时无地图，地形生疏，则边走边调查、边前进，群众给予极大援助。敌发觉我红二十五军西征，即组织庞炳勋、汤恩伯的各地驻军和民团分头堵击，同时集中东北军及刘镇华、肖之楚等部十余个师尾追。我军在前有堵击，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日夜兼程，向湖北随县、襄阳前进。

十月初，我军继冒雪踏冰前进。此时天寒地冻，战士仍着单衣、草履，行动异常困难。某日晚徐副军长率二二五团三营警戒追兵，刚拟前进，突然遭敌袭击，从火力判断，敌非民团，调查居民，方知道敌刘镇华部两个师，黄昏到此周围堵击我军。喜则时夜，我即请群众带路，沿小道突破敌围。翌日于方城北之独树镇，又遇敌庞炳勋部之步兵一个师及骑兵一个连的阻击，我前卫二二四团向敌连攻数次，因敌据有工事，且火力猛烈，我伤亡较大。敌乘机向我连续攻击，我军阵势呈现混乱。吴政委亲临前线，组织抵抗，并鼓动全军，镇定情绪，坚守阵地，决不能退。这时适逢徐副军长率担任掩护任务的二二三团（主力团）赶到，立即投入战斗，从而增强了部队胜利信心。敌我数度反复冲击，直到天黑，我即绕道前进，撇开敌人。当晚又通过敌人封锁线，进入伏牛山区。这里山高且陡，无路通过，川内人烟稠密，封建势力雄厚，居民多枪，驻守碉堡围寨，对我戒备。又北进陇河，敌人调动兵力“围剿”。南有“内乡王”别廷芳，极为反动。是时敌继分两路平行追击，我军必须迅速离

开这地区，忍受极度的疲劳，继续日夜兼程，向陕南挺进。由于我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获得广大群众拥护，致顺利通过了伏牛山区。

十月底，我军于拐河冲破敌人之阻击，继经栾川、芦氏、黑裕乍铺、兰草等地，于十月初由鸡头关进入陕西。

省委见此地区地形条件和群众条件均较适合要求，即认为目的已到，即在鄂豫陕边境，创立根据地的思想准备。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决定二十五军向陕南行动。

当即打下三要司（黄家村），消灭守军杨虎城部四个连全部，活捉营长及四个连长。我军继续前进到余家河，敌六十、六十一两师（蔡廷锴旧部）由河南朱阳关追来，在余家河与敌激战到黄昏将该敌全部打垮。敌损失惨重，我伤亡很大，军长、副军长都负伤。经过这几次战斗，给追击之敌以严重打击，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堵追计划。经过这几次战斗，给追击之敌以严重打击，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堵追计划，敌不得不退回河南。

余家河战斗后，我军由于连续作战，伤亡较大，为充实我主力团战斗力，决定将二二四团编散，分别补入二二三团、二二五团。

整编后，即经竹林关，到湖北郧西的一、二、三、四天门。了解了该地情况，继转入陕西之全家河、兰草一带，复转向西进，经杨家斜、红岩子、凤凰咀，于此敌四十二师刘彦枚旅追来，我军进到蔡玉窑与敌激战。歼其一个营，我即向曹家坪前进，到葛牌镇。敌刘彦枚旅（三个团）由九间房追来，占领葛牌镇附近高地，分两路向我二二三、二二五团攻击。我两团就地抵抗。连续打退敌数次攻击。敌继增来一个团参战。时方中午，形势非常紧张，退则自灭。此时在伤休中的徐副军长，来到二二三团，亲自组织了机枪火力，压制敌人，遂率二二三团，吴政委率二二五团同时分两路向敌反击，一举攻占敌阵地，将敌二二五团全部二二六团两个营全歼，残敌仓皇溃窜。

我军于葛牌镇休息一周，过了阴历年后，继续西进，经至大泾川、青花廬、毛坪前进，打下宁陕城后，在此发动群众。

这时杨虎城警备二旅旅长张飞生率领三个团追来。我为疲惫敌人，寻机歼灭该敌，即继续西进克佛坪，占华阳，星夜返回到华阳东南十五里处。占有利地形，伏击向我追击之张飞生旅。翌日激战数小时，歼灭该旅两个团，击伤张飞生，俘敌团长以下千余人。

华阳群众条件较好，停留了九天，发动群众，组织了游击队，魏文建同志去任队长。

为全面了解陕南情况，便于广泛开展斗争，二十五军继向东进，经老佛坪，翻越天谷，进入柴家关，继续东进，打下柞水，沿途到各地均发动群众开展斗争。三月初，敌杨虎城独立二旅（两个团）追击我军，于蔡玉窑与我激战，我军主动经曹家坪向葛牌镇转移，拟在葛牌镇伏击敌人。追击我之张汉民旅，在九间房集结，我乘机全军出击，歼灭该旅五个营，活捉了旅长张汉民。

此战后，大大扩大了我军政治影响，打开了陕南局面，给在陕南创建根据地准备了条件，打下了基础。

#### 第四部分红二十五军创造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一九三五年三月间，于葛牌镇省委召开扩大会议，经研究认为陕南基本



上有利于创造根据地。因为，第一、陕南位于鄂、豫、陕、川四省交界之处，有秦岭山脉作依托，既无中心城市，交通也不便利，同时又处于封建势力为主，而国民党反动统治势力比较薄弱且不统一。

第二、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苛捐杂税负担繁重，穷人有所谓讨饭、帮工、苦力、编草鞋四多。

第三、人民受革命的影响很深，虽距陕北苏区较远，但渭华暴动对其影响很大。同时红四方面军长征过境留下影响很深，群众热烈欢迎红军。上述情况，基本上合乎中央指示精神，因此决定，正式改组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会议并决定红二十五军今后的任务是：“创造鄂豫陕根据地。”二十五军根据决定即继续东进，打下雒南，占领柏峪寺，发动群众，组织了雒南游击队。

四月上旬，我军转进龙驹寨，停留一周进行整训和发动群众。四月中旬，部队进到典雅子、大小泾川一带。停留半个月之久，发动群众，并组成了三个游击队，同时成立了鄂陕工委和游击司令部，领导该区的地方工作。郭述申任工委书记兼游击司令部政委，陈先瑞为游击司令。

我军入陕后，每战皆捷，屡次给敌人以严重打击，加之纪律严明，全军勤勤恳恳地进行政治宣传，号召群众，组织武装和游击队，扩大两千余名，军民打成一片，给陕南人民极大影响，因而群众个个情绪如火如荼，苏区蓬勃发展发展到十七个县。五月初，敌向我鄂豫陕游击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敌进攻的兵力包括东北军八个师（二十四团）、肖之楚的一个师（六个团）、杨虎城之四个旅（十一个团），共四十九个团的兵力，由四路分进，合击我军。

我军转进九棵树休息五日，省委开会决定对敌的战略是“先疲后打”。当敌人接近我军时，为了疲惫敌人，部队当晚采取急行军，经漫川关附近，再经七里峡进栾庄，又经青油河到商南，与敌东北军一一七师、一二师激战。当时我军为了提高部队的战斗情绪，改善部队的物质生活，以一部兵力牵制敌人，主力再急行军，攻克河南的荆紫关，打垮守军别廷芳一个营，活捉肖之楚的军需部长，缴获大量物质，补充了部队。当晚由此出发，又经四天的急行军，共走了五百六十里，进入陕南之黑山街，将追击我军之敌，远远摆脱在后边。我军在此等待追击敌人，提出了“哪个敌人先接近，就消灭哪股敌人”的口号。

三天后，敌唐嗣桐部与我接触，我军即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敌杨虎城部警备一个旅，由旅长唐嗣桐所辖的两个团，诱人袁家沟口（因该地是我军群众基础较好的地方，该地区有农民领袖袁英臣所组成一个独立营），将其全部歼灭，敌旅长被活捉，从而粉碎了敌对我鄂豫陕根据地第一次“围剿”。

鉴于山外人口密集，物资丰富，省委决定出终南山外区（秦岭）去扩大新兵，解决物资困难和扩大我军政治影响。

六月底，我军从杨家斜出发，经石咀子出山，占领后更子、引驾回子午镇一带，进行扩军，补充物质，威逼西安，扩大我军政治影响。在引驾回得到敌《大公报》，始知我一、四方面军已在川北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消息。当时西安之敌，西出甘肃，阻止红军北上，于学忠部一个军经凤翔、宝鸡西调。毛炳文部，也经西兰公路西调，阻击我一、四方面军北上。

我军于子午镇西二十里处，省委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二十五军的行动。会议决定，为了配合主力红军行动，大量箝制敌人，使红一、四方面军胜利完成北上任务，二十五军即由该地出发，经佛坪、西江口、留坝西进。在双石铺与敌胡宗南的别动队四个连遭遇，被我全部歼灭。俘胡宗南的少将高级参议，获得很多情报材料。据其口供证实，我一、四方面军确实会合，先头部队已越过松潘北上。胡宗南主力西调，堵击我一、四方面军北上，敌人后方留住天水。

我军决定立即西出甘肃，箝制胡宗南主力西调，打破敌堵击我主力北上的企图。在双石铺纪念“八一”建军节时进行了动员，补充了干粮。八月二日即出发，打下天水北关。敌人告急，当夜由甘肃急调一个旅增援天水，我军即转向凤凰山、沿河镇，强渡渭水，打下秦安，继向通渭前进，威逼静宁，牵制敌毛炳文主力。

为了争取少数民族（回族）的力量，我军在兴隆镇休息三天，进行了民族政策教育和整顿群众纪律，给少数民族良好影响。从而热情帮助我军，报告消息，当向导等。休整后，继续进军，打下隆德。当日黄昏与毛炳文由兰州调来的增援部队激战，我军即转移，入六盘山，经五亭三官口，威逼平凉，在白水镇打垮马鸿宾一个旅，歼其一个营，继向泾川挺进，在泾川消灭敌一个团（团长马开基被击毙）。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同志是在战中牺牲。我军继续西进威逼崇信，在西兰公路上，箝制敌人主力达十七天之久。

#### 第五部分红二十五军北上会合陕北红军

红二十五军趁敌后方空虚，进出在西兰公路上的行动及沿途攻敌、打城，名震西北，威及西安，敌则调回毛炳文、马鸿宾等部追歼我军。此时我见西调阻击红军之敌已箝制过来，则目的已达，如继在北通临泾水南迄公路的平原地区活动，对我不利。当时亦不知我一、四方面军行动方向确实消息，我军即决定北进陕北和刘志丹等同志会合，共同保卫陕北苏区。随即派人通信，给留在鄂豫陕边特委和游击师（后编为七十四师），指示他们仍在陕南坚持。

二十五军即经平凉东四十里铺，强渡泾水。时秋雨连绵，河水猛涨，渡河中冲走了些人和枪。当夜宿营泾水北岸，次日再渡洪河黑水，至镇原、西峰镇北十五里处敌千余骑兵追来被我击退。我继续前进，又遇敌由西峰镇追来，亦被我击退，我继续进抵合水板桥（距合水三十里）。为胜利地进入陕北，徐副军长率二二三团包围合水，掩护军主力北进，令戴季英率二二五团迅速前进。由于戴季英在板桥出发时，延误了时间，遇敌骑兵赶到，我未及抵抗，敌已冲进街内。我二二三团团长方炳仁同志亲率第三营抵抗，主力转移，终因敌众我寡，全体指战员英勇奋战，遭到重大损失，阵亡、负伤、被俘共二百余名，方炳仁同志牺牲，营长陈彦宾同志被俘。

九月初，继续前进，通过北草地，进入苏区边界。到豹子川休息一天。后继经保安、下石湾与关东地委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会面。了解了陕北及红军情况后，九月中旬至高桥、安寨、蟠童，进到延川永坪镇，沿途备受群众欢迎。在此与刘志丹同志率领的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胜利会师，“九一八”永坪驻军，机关、学校、群众开纪念大会举行联欢。

#### 第六部分永坪会编红十五军团

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后，陕北特委为统一指挥，  
决定成立红十五军团。

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刘志丹，政治部副主任  
郭述申。下辖：

七十五师——由二十五军组成。仍辖二二三、二二五团（大小团各一），  
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

七十八师——由二十六军组成。辖二三二、二三四团（大小团各一），  
师长杨森。

八十一师——由二十七军组成。辖二四一、二四三团（大小团各一），  
师长贺晋年，政委张达志。

军团部直辖有司、政、卫、交通队、骑兵连和手枪团，共达七千余人，  
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对陕北第三次“围剿”。由于两军会师，声势巨大，  
和苏区逐渐扩大，震动了敌人，遂集中了东北军七个师和高桂滋、  
井岳秀各一个师，马鸿逵的一个旅和董英斌的四个师，分四路对陕北苏  
区进行三次“围剿”的新进攻。

我军为了粉碎敌人的“围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一路，决定先以八十一  
师二四三团围甘泉，军团主力干劳山地区伏击，准备歼灭由延安可能  
来援之敌之一部（判断可能来援五个团）。我军部署是徐军团长率八十一  
师二四一团于劳山北八华里地区，正面堵击由延安来援之敌，七十五  
师埋伏在劳山以西，七十八师埋伏在劳山与甘泉间。延安敌一一师两个  
团出援，十二时进入我伏击地区。我全军在军团长统一号令下，发起  
冲击，战至黄昏，敌两个团被我全部歼灭，无一漏网，敌师长及参谋长  
当场被击毙。缴获的装备补充了部队。战后以军团之骑兵连（原二十六  
军）为基础，和手枪团改编为军团骑兵团。下辖一、二、三、四连（马  
匹亦是此战缴获）。

敌两个团被我全歼后，不敢再冒进，遂在战术上采用对老苏区“围剿”  
方法：所谓碉堡政策，步步为营。对苏区严密的进行封锁，求得逐步缩  
小我苏区，最后达到消灭我军的目的。

我军为了粉碎敌人碉堡政策，打破敌人的封锁，于十月初，决定首先打  
掉榆林桥，将敌尚未完全构筑好之碉堡工事等彻底予以破坏。遂以军团  
全部对敌展开进攻，以七十五师为主攻，由东向西，并以一个营配于榆  
林桥通往洛川公路上警戒。以七十八师首先攻克河西敌一个营的警戒阵  
地后，渡过河向榆林桥攻击。以八十一师配在榆林桥通稻草铺之公路上，  
向北向南于夜间展开猛攻，乃为我军团首次对敌坚固设防地带突破的攻  
坚战斗。激战到下午，将敌一七师四个营全部歼灭，俘敌团长高福元  
以下一千一百余人。我伤亡二百余人，二二五团团长期献民同志牺牲。  
战后我军以两师特务连为骨干和陕北一个新兵营及大批留队俘虏重新组  
成了二二四团，调韩先楚任团长，王竭诚任政委。

此时敌董英斌部四个师，继续向我苏区进犯，进占合水，继续东进。我  
军为了迎击进犯之敌，若不首先打下杨家园、张村驿、东村、套间等地，  
肃清匪顽，解决部队的物质与生活供应问题，对我军长期作战实为不利。  
在未行动前，于稻草铺与毛主席会面，毛主席同意我之作战方案。红十  
五军团星夜出发，翌日打下张村驿，第三天打下了东村等地，解决了我  
两军团粮食问题。中央决定一、十五两军团，均由方面军统一指挥。

十一月上旬，敌董英斌部四个师，继续向我进犯，其先头一九师进占直罗镇，其主力正在继续前进中。方面军决定一、十五军团统一行动，首先歼灭进占直罗镇之敌。遂以一军团由北向南，十五军团由南向北夹击该敌，激战一昼夜，将一九师全歼。我二二五团追至黑水寺，歼敌一六师一个团。是役严重地打击了东北军，从而彻底粉碎了敌人的第三次“围剿”。

我军进至杨家园附近地区，开祝捷大会，迎接中央红军，庆祝胜利。休息数日后，继移至洛川、东北旧县一带进行休整过年。当时中央为了加强十五军团的领导，派一部分干部来工作，周士第任军团参谋长，张纯清任保卫局长，宋时轮任作战科长，毕士第任七十五师参谋长，周碧泉任七十五师主任，姚喆任七十八师参谋长，及其他数百名干部。此时军团骑兵团除二连外均调军委使用。

### 东 征

鉴于山西富饶，为了扩大苏区，中央决定东渡黄河，继续北上抗日，即于延川开高于会议，并对部队进行了大检阅，作渡河准备工作。

二月初，我军由辛关渡，以三只小船渡过黄河，于滩头歼敌阎锡山守河部队一个连，又在隰县、蓬门歼敌一个营，即奉方面军令回伐北进孝义县关上村增援一军团。我追到水头镇时，敌已退去。

两军团会合后，决定向孝义县兑九峪守敌一个旅进攻，以扩大我军声势和影响。遂即以一军团由北向南，十五军团（七十五、七十八师）由南向北，八十一师由西向东，向敌展开猛攻。激战一日，敌陆续由孝义县增来四个师兵力，因敌兵力过大，我军即撤出战斗，歼敌约一个营。我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第同志牺牲（由伍修权继任）。战后我转移到双池镇休整。

方面军决定两军团分路而进，一军团南进洪洞、赵城地区，十五军团前出孝义、文水、交城地区活动，寻机歼灭敌人，占娄烦镇，军团骑兵团进至晋祠镇，直接威胁到太原。我军团继打凤县，因协调不一致，而未攻下。后于临县以南圪洞镇与敌金德龙遭遇，被我军击溃，并歼其两个整营。部队继进至临县白文镇，与敌王继贵部两个师遭遇，展开激战，被我军全部击溃，歼其一个团（四个营），团长郭德英被我生擒，我二二五团团长江和德同志牺牲。

此时获知敌有“围剿”山西企图。二月中旬即奉令与方面军会合，集中力量打击进犯之敌。我军团即南进至大麦郊（孝义县）与方面军会合，即在蓬门地区进行整编。

二二三团改为七十三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辖：

二一七团、二一八团、二一九团。

二二五团改为七十五师：师长陈锦秀，政委常玉清。辖：

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每团各四个连）。

七十八师——[原]七十八师：师长田守尧，政委崔田民。辖：

二三二团、二三三团、二三四团（每团各四个连）。

二二四团建制拆散，以一个营补入七十三师，一个营补入七十五师，一个营补入七十八师。

八十一师拨给方面军指挥，脱离本军团的建制。

三月底蒋介石派商震率十个师，由河北石家庄增援山西。同时阎锡山调

集了全部力量倾巢来犯，企图将我军消灭于山西。我军团于蓬门与关麟征二十五师打响，歼其一个营。

中央根据我已圆满的完成东征任务，为了不与敌决战，决定返回陕北。

我军团奉命掩护方面军由关渡西渡黄河。

我军入陕后，经延川进至王家坪一带休息。总结了东征经验，并做了西征的准备工作、同时中央为了培养干部，由我军团调走一部去红大学习。军团有周士第、郭述申、张顺清。七十三师有赵凌波、刘震和田守尧及一部团的干部。

此时新任干部有十五军团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王首道；七十三师政委陈漫远，政治部主任王竭诚，参谋长韦杰；七十五师参谋长刘绍武，政治部主任谭辅仁；七十八师参谋长吴烈、政治部主任钟伟；军团作战科长覃健（原科长宋时轮调二十八军任军长）

## 西 征

为了扩大苏区打击敌人，奉命会同一方面军兴师西征。

五月初，我军团经过充分的思想、组织、物质准备，由延川王家坪出发，经陕西之安塞、靖边，越过万里长城，到绥远边境小桥畷围寨，有反动武装和外国教堂。在我军事威胁和政治争取下，敌与我议和，并送粮秣与我军。此后我军团分路西进。七十八师攻克定边，歼敌马鸿逵骑兵连队及保安团全部。是战是七十八师（红二十六军）建军以来的第一次攻坚战。彻底干净地歼灭敌人，受到了总司令电报表扬，连克宁夏盐池，歼马鸿逵骑兵营及地方武装。此时，我七十五师袭安边未克，（交陕北二十八军）同七十三师继续西进。

六月底我七十五师攻克豫旺县城，歼敌马鸿逵骑兵旅一个营及地方民团一部。这几战我缴获敌战马六百余匹，即将军团骑兵连扩大为骑兵团（四个连），夏云亭同志为政委。

七十三师主力西进同心城，七十五师主力西进会安地区活动。该两师各以一个团围攻韦洲，守敌二千余众，据寨抵抗。是时敌马鸿逵骑兵旅来援，我七十五师主力即返回参战，将敌击退。

七月初，我七十三、七十五师会合。西进到同心城，继转到海原东、灵武南、镇原北、金鸡一带活动，开辟新苏区打击敌人，此时转战于盐池地区之七十八师，进抵红城水、豫旺，发动群众巩固新苏区。

八月初，为迎接二、四方面军到来，军团集中行动，给堵击与追击我二、四方面军之敌，以严重打击随即西进。七十三师先行，七十五、七十八师尾进。七十三师一个团到会宁西南，与四方面军之三十军会合。

追击我二、四方面军之敌胡宗南之七十八、六十四等八个师，及一个骑兵旅赶来。我军奉命掩护一、二、四方面军东进陕北苏区，与敌对战，三个师全部参加，阻击敌二十多个团的进攻。我节节抗击，三天中转战十五里，胜利完成任务，即转移到同心城、王家团寨一带，一面休息一面准备迎击敌人。敌发觉我企图，正面以两个师吸引我军，主力分两路，向我侧后迂回，当我发觉，敌已对我形成包围形势。我军已完成掩护任务，即转移到豫旺堡地区发动群众斗争。

十一月底，为打击胡宗南主力，壮大我军声势，十五军团奉令配合一军团会攻山城堡敌七十八师之丁德龙旅。我军团由东北向西南，一军团由东南向西北，两路合击。我三个师同时参战，一举突入，将敌该旅全歼，

仅我军团即俘敌三千余人，丁德龙于战斗中被击毙。战后，我军团在此地一面休息一面发动群众。

“双十二”事变后，何应钦企图派大批飞机轰炸西安，同时以卫立煌统率十二个主力师进入陕南进攻西安。

我军为了争取国内和平，一致对外抗日，曾与东北军张学良部、西北军杨虎城部三军结为一体，进行密切合作。

一九三七年一月上旬，三军为了粉碎迂回西安之敌，遂令徐海东同志任总指挥，率十五军团和新归建的红七十四师（一九三五年，由我军于陕南组织的数路游击师发展而成）和抗日第一军（是一个团，原系杨虎城部一个连暴动而来，在我七十四师党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军两个师。我军团由三三门地区出发，经过曲子镇、庆阳府、西峰镇、泾川、长武、监军镇、乾县、醴泉进咸阳地区。休息两日后，渡过渭水，经蓝田、黑龙口主力进至西安东南商县地区，并派七十五师进至板桥集，警戒雒南、准备与敌决战。十三日后谈判成功，决定国共第二次合作，一致对外，遂划分区域集结，各自撤兵。我军为了避免引起摩擦，奉命三日内渡过渭水，进到西曹县吃乾镇。

三月上旬。移至西峰镇、驿马关地区，在该地将抗日第一军编为十五军团的警卫团，团长何振亚，政委李雪三，参谋长沈启贤。

我军在此地第一次进行大整训，进行较正规的训练，干部学习了战术指挥，战士进行了射击、战斗动作及条令和体育方面的训练，并进行了互相竞赛和三个师的大检阅，我军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一步，给对日作战奠定了基础。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后，我军于八月上旬由驻地出发，进至三原之桥底镇地区。八月十九日部队进行整编，改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参谋长陈漫远。下辖：

六八七团：团长张绍东，副团长田守尧，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原七十三师）。

六八八团：团长陈锦秀，副团长韩先楚，政治部主任刘震（原七十五师），参谋长卢耀武。

七十八师之二三二团缩为一个营，改为六八七团之第二营，二三三团缩编为一个营，改编入六八八团第二营。二三四团建制解散，补入以上两个营内。

军团警卫团改为旅部警卫营，营长何振亚，政委李雪三。

军团骑兵团调拨给一二九师建制。

军团直属队与一军团直属队合并为一一五师直属队。军团教导营六百余名干部上调一一五师。七十四师调后方脱离我建制。

八月二十四日部队于芝川镇渡过黄河，北上抗日。注：本文系谈话记录稿，差错和遗漏之处均未作改动。

## 程子华介绍红二十五军革命斗争史的情况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一日)

关于红二十五军的革命斗争历史，我主要讲讲我到红二十五军以后的情况。分以下三个问题介绍：

一、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周副主席对鄂豫皖根据地形势的分析和确定的行动方针

首先从鄂豫皖省委派成仿吾同志到中央汇报工作讲起。成仿吾同志当时是鄂豫皖省委的宣传部长，那时中央在哪里他也找不到。其时中央已到江西中央苏区，上海是个中央局了，可到上海怎么去找也没有地址。他一到上海就跑到了内山书店。这是日本人内山完造开的，他同中国进步人士有关系，卖些进步书籍。成仿吾跑到内山书店，老板和他认识，问他来作什么。成就问老板，你知道鲁迅在什么地方。成仿吾这时候估计鲁迅是党员，所以找他。内山经理说我给你约，约好了通知你。一天内山完造通知成仿吾到外滩的咖啡馆里去，说鲁迅在那里等着。他到咖啡馆，鲁迅和茅盾两个人在那喝咖啡。他就把情况向鲁迅讲了一下，问鲁迅同中央有联系没有。鲁迅答应帮他联系。这样成仿吾找到了上海中央局，汇报了鄂豫皖省委让他来向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上海中央局就给中央发了电报。中央回电，让他赶去中央苏区。成仿吾到了瑞金后，向中央汇报了鄂豫皖的整个工作情况，并提出省委要求中央派军事干部到鄂豫皖工作。这样，中央决定我到鄂豫皖来了。以后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周副主席才和我讲：为什么那时候决定你到鄂豫皖去呢？因为你是一九二九年在湖北大冶、阳新搞了兵暴，兵暴以后，部队主力编成三军团八军一部，另外一部分和鄂东南阳新、大冶等部队编成红十五军。红十五军两个团，到了鄂豫皖，当时鄂豫皖也有两个团，就合编成为第一军。周副主席讲：鄂豫皖的部队，有你原来大冶兵暴的人，所以派你去，那里也会有些熟人。当时我正在红大学习，调出来后，周副主席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和我谈了话，分析了鄂豫皖形势，他说那里同中央根据地一样，敌人实行碉堡政策，几公里修碉堡，然后修交通线，连起来，再这样下去，用这样的碉堡政策来缩小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里边还建了一些封锁线，把根据地分割起来，敌人还追击堵截，使我军无休整时间，根据地也越来越小，人力物力财力得不到补充，部队不断削弱，最后被敌人消灭，根据地也不存在。那么怎么办？红军主力要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去创建新的根据地，红军就可得到人力、物力、财力补充，可以扩大。红军主力一走，就会把敌人主力带走，鄂豫皖根据地敌人就少了，这样鄂豫皖根据地留一小部分红军，就可以坚持这块根据地了。我带着周副主席的指示，从中央苏区到了上海中央局，由鄂豫皖交通员石建民同志带着我，从上海坐船到武汉，从武汉坐火车到河南柳林车站下车，住在一个同志家里，约一个星期去苏区，走了十几里路时，遭到红军部队的埋伏，把我们两个“俘虏”了。在卡房，见到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当时有刘华清、程坦等同志在。这时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到皖西北去了，我就在那里等着。我同郑位三同志谈了中央和周副主席的指示，郑位三同志讲过去中央也有指示，让二十五军建立新根据地，但建立几次都建不起来，主要是在老根据地外边去建，敌人是碉堡政策，封锁比较严，建不起来。我们研究，因为敌人强大，又是碉堡政策，在老根据地外边建立根据地不可能，必须走远一点，可是到哪里去呢？当时中央也没明确究竟到哪里去建立新的根据地。我说是否到豫西伏牛山去，因为土匪樊钟秀过去在伏牛山建立过根据

地，机会好时他就跑出去，外边不行了他就跑回根据地。一个土匪在伏牛山会建立了根据地，我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总比他强吧，我们也可以到伏牛山建立根据地嘛。我们俩谈了以后，郑位三就写信给省委，讲了我已到，带来了中央指示。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就回来了。回来后，省委就开会，因为我不是省委成员，没有参加。会后，郑位三同志向我传达了会议内容，他说省委同意中央的意见，决定红二十五军长征到伏牛山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同时决定你当军长，焕先当政委，海东同志作副军长。我就跟他讲，我从中央来时间过周副主席我到那里作什么，周副主席讲你当参谋长。我就让郑位三告诉省委，我做参谋长，不要当军长。郑位三和省委谈了以后，回来告诉我，省委已经决定了，就不改变了。

## 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建立新的根据地

决定长征后，部队就准备过平汉路，过路向西前进。一个晚上军部宿营在距离湖阳镇三十里一个村庄，一个群众讲，湖阳镇那天下午到了国民党军队。这使我们感到，前面有敌人堵，后面有敌人追；部队要继续前进，敌人前后夹击就危险了。怎么办呢？当时尚有一份袖珍地图（三十年代以前印的），从袖珍地图上看，驻马店西北边有一块山，省委决定部队向东北转移，脱离敌人的前后夹击。当晚部队开动员大会，我讲了话。部队经平石和泌阳城南到了驻马店西北山里宿营。敌人来了，部队边打边向北转移，当时西北风很大，又是下雨又是下雪，部队急行军到了独树镇，敌人骑兵在独树镇已经部署好了，我军既冻饿又很疲劳，激战到晚上，冲不破敌人防线，我军撤到保安镇，这里没有敌人，才过了公路，上了伏牛山。把敌人骑兵、步兵都甩在身后边，部队就高兴了。这时敌人区寿年六十师从开封坐火车调来，在卢氏县南五里川、朱阳关布防，堵住我军去陕西必经之路。这两处地势险要、很难通过。当时我们了解到卢氏城内没有敌人正规军，决定部队利用夜里从城南和洛河之间一里路宽插过去，躲开敌人布防堵击。我军由铁锁关入陕，在三要司消灭杨虎城一个营，尔后到了庾家河宿营。吃过早饭，省委同志讲，出来一个月了，还没开个会，今天开个会吧。一看地图，庾家河在三要司以东，敌人可能追上，还是再行军几天侍把敌人甩远一点再开会。可是大家谈着谈着就把会开起来了。我说要开会赶快派部队增加警戒兵力，即叫手枪团出去。手枪团走出十几里路，就碰到了敌人，一边打一边派人回来报告。听到枪响，排哨处只有一个排，就赶快给排哨增加队伍。海东带队伍先上去了，我后边跟着去了。他负伤下来了，我在那，接着我也负伤了，这时把敌人打得攻不上来了，焕先在左边指挥部队将敌人打下去了，敌人伤亡很大。这一仗很危险，如果敌人占领山头，把我们压到山沟里，部队就易被消灭。那天部队打得很苦，伤亡也大，二二三团团长牺牲了，二二四团团长腿打断了，其他干部和战士也伤亡不少。伏牛山的村庄，地主修了土围寨子，将群众圈到里面，隔断群众同我们的联系，就不能在这里建立根据地，省委便决定到陕南建立根据地。部队在陕南到处走，宣传群众，了解地形、道路，经过了商、山、镇、柞等县，感到在陕南能够建立根据地。就做开辟根据地工作，并改鄂豫皖省委为鄂豫陕省委，还派部队干部和部队下到地方去宣传、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分配地主土地给农民，建立新政权。在陕南建立根据地，没有作战的胜利不可能建立。开始是打张飞生，以后是唐嗣桐、张汉民，这些作战的胜利，使群众相信了我军，另外我军纪律也好，群众从来没看到这么好的部队，就纷纷参军，洛南煤矿工人也有一部分参加了红军，部队逐渐



扩大了。消灭唐嗣桐旅以后，部队就出山了。关中地区人多又富，可以得到人力、物资的补充。到了子午镇。当时，省委交通石健民来了，带来了《大公报》，得知中央红军由草地向北前进。决定先出甘南扰乱敌人后方，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再去陕北，会合那里的红军。红二十五军路经张良庙、双石铺，接着打开两当县城，佯攻天水，转到静宁，在兴隆镇做了三天回民工作，尔后沿西兰公路东进。在泾川县附近过河时，马家骑兵追来了，在这次战斗中焕先同志牺牲了。军的几个同志开了会，由我当政委，海东同志当军长，开会的具体地点记不清了。接着北上，在合水县的板桥同敌人战斗后，到了陕北永坪镇，和陕北红军会合。

三、为了统一作战，几支红军编为十五军团

编为十五军团后，这时的主要作战对象有东北军和阎锡山、高桂滋等部队。先打谁？经过分析，决定围甘泉，调动延安敌人增援，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部队出发后，我就留后方作手术治伤。果然，延安敌人一百一十师来援甘泉，在劳山中了我军伏击，消灭了全师敌人。缴获了敌人文件，得知红军一方面军主力到了甘肃武山县的西南。这时部队都撤到下寺湾，决定南下到关中、旬邑、淳化迎接中央红军。敌人文件送到后方，朱理治拿给我看。我说敌人这个文件现在已过了一个多月，中央红军要到关中的旬邑、淳化早已来了，我们用不着全军去接，中央红军没有来关中，那中央红军就去别处了，不到这里来，我们主力到关中去不就扑个空吗。主力红军去来回要一个多月，这样离开陕北，敌人把永坪一占，根据地就更困难了。因此，我说部队不能向关中去，还是继续向洛川方向打，调动西安敌人向北面增援，既配合中央红军行动，又保卫了陕北。我给朱理治讲了这个意见后，他说我们考虑一下。过了两天，他说，把我的意见告诉戴季英，戴同意，我也赞成。朱理治说你到前方去，和前方同志一块开个会，讲讲后方同志的意见，商量一下。我说好。当时我的伤还没好，就坐担架到前方去了。到前方同刘志丹、海东、聂洪均、高岗、述申等一块开了会，我讲了后方同志的意见，前方同志同意了，就不到关中去。这时，东北军高福源团长（就是甘肃话剧团演的“西安事变”剧里的那个团长）正带着一个加强团共四个营占了榆林桥，构筑工事，榆林桥离甘泉几十里路。我军决定，在敌人站脚未稳时，马上去消灭它，这样把高部队消灭了，高福源也俘虏过来了。我同高福源谈了话。我问他怎样想的，他说，第一是你把我杀了。我说，我们不杀你。第二呢？他说，第二你把我放了。我说我也不放你。第二呢？他说你不杀也不放，我还有什么第三个？我说，我们后方有个军事学校，你给我们去当军事教员好不好？他说，我是东北讲武堂毕业的，保证能教好。我说好。这样把他送到后方去当军事教员。

榆林桥战斗后，就接到洛河川特委书记送来陕甘支队布告，知道中央红军到了吴起镇。地方上即发动群众欢迎和慰劳中央红军。我军写了报告。毛主席、周副主席、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到了下寺湾，指挥一军团和十五军团打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敌人对陕北第三次“围剿”。尔后，毛主席、周副主席就回到后方，开了瓦窑堡会议。接着中央决定东征到山西去。关于东征情况，我去年在华北党史会议上有个发言，有材料，就不讲了。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走了以后，留下了不到一营兵力配合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根据地，搞了两年游击战争，发展为一千七百余人的七十四师。离开鄂豫皖时，留一部分红军继续坚持鄂豫皖根据地，就是二十八军，也坚持了三年

游击战争。抗日战争开始后，成为新四军的一个支队。这两支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坚持了根据地，要写一下。

红二十五军、二十八军的实践证明，周副主席当时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形势分析、行动方针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

（战史办公室整理）

## 郑位三关于红二十五军及红七十四师在陕南斗争历史的谈话纪要

关于红二十五军和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情况，我知道的要多一些。当时我是红二十五军的政治部主任，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我又是陕南特委书记，红七十四师就是我领导的。徐海东、程子华都是红二十五军的主要负责人。军长程子华当时挂了花，长期坐担架。海东主要作军事指挥，对地方工作管的不多。政委吴焕先了解情况多些，后来在长征途中不幸牺牲了。鄂豫陕的省委书记徐主珊也在陕南牺牲了。陈先瑞是红七十四师师长，也了解一些当时的情况。

陕南党和鄂豫陕省委有过联系的是汪锋，他在红二十五军住过一个时期，他对陕南党的情况了解多一些。

汉中地方党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多一些，红二十五军和陕南党的联系是要少一些。……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的斗争情况，徐海东写的一篇《会师陕北》的文章（载于《红旗飘飘》第三期），已经说明了二十五军的进陕南、离开陕南的时间和整个战斗的经过。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苏区的时间，只比中央红军长征的时间迟十天，到陕南是阳历年前（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离开的时间是一九三五年七月，前后历时九个月。在陕南坚持斗争时间最长的还是红七十四师。红二十五军走后，留下一些游击师，后来成立了红七十四师，由我负责领导，在陕南坚持了两年零一个月，到一九三七年八月才离开，连同红二十五军的九个月，共是两年零十个月。坚持这样长的时期的游击战争是很不容易的。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打了四个大仗，打下五个城，有镇安、柞水、宁陕、佛坪、洛南等，消灭×××的警备旅，唐嗣桐的三个团。这两仗打的最漂亮，缴获的武器很多。当时敌人很强大，我们不可能迅速地发动群众，和地方党也没有联系上，有枪没有人背，埋掉几千支枪。在此期间，红二十五军还派出二支游击队，一支是雒南游击队，一支是华阳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是鄂豫皖的老战士，很有作战能力，也善于发动群众，派出去一个时期，收回来进行整训。党在陕南依靠红二十五军主力和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做了一些发动群众的工作，在群众中扩大了党的影响。

红七十四师是红二十五军走后建立的，留下的鄂豫皖老战士只有三百多人，其余大多数是抗捐军。所谓各路游击队，主要是抗捐军。老干部和老战士派往各部作领导。红七十四师离开陕南时有两千多人，本身有一千一百人，何振亚部的八百多人。

何振亚是一九三五年从杨虎城部队以兵变的形式拖出来搞游击的，一出来我们在地方上访问，说是当了土匪，他不敢靠拢我们，怕我们不相信，经常对我们的侦察说他也在打游击。那时我们和一个大刀会的首领——宋登贤有关系，他在大峪口一带活动，有一些武装。一次他把西安救国会派往何部的人杀了几个。后来宋登贤谈了这个情况。我们分析何振亚有好的政治目标，不是当土匪，不久我们就主动靠拢，以后我们相差只有三十多里路。一次西安的一个干部，说他是党员，是由陕西党派来的，但没有拿关系，请我和陈先瑞同志到何振亚部队去讲话。我是打算去的，同志们不敢让我去，怕出问题。我留这个同志住下，给他讲了中央十二月会议的决议精神。我们还送他们些枪、子弹和几万元敌人的邮票等三样礼物。以后我当他的友军，有了正式的来往信件。和何振亚部的正式合编是在西安事变后，周总理到西安派李

涛来红七十四师，周总理还在杨虎城处要来一架电台。李涛传达中央指示，说何部是党领导。周总理同意我们合编为抗日联军，何部是第一军，七十四师是第二军。我们成立了指挥部，总的隶属杨虎城指挥。后来红十五军团去商州，何部和十五军团上了陕北。我们整训几个月，“七七”事变后才离开陕南到云阳镇。何振亚部我们当时派去了很多干部，他那里也培养了不少陕南干部。

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活动有三件大事，是很有意义的。

第一件是打开了宁陕、佛坪两座县城。打佛坪纯系军事行动，也比较容易。打开宁陕县城，我们消灭了保安团，杀了伪县长，缴获了长短枪三百多支，搜出了敌人的县印。同志们问我住不住。我说住十天到十二天，最少住几天。我给敌人算个帐，敌人得到消息，从西安派来一个新县长和军队，最快得十二天到半个月。我们在宁陕住下休整，派干部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扩大宣传，向群众表示革命一定能够胜利。到第八天，同志们一再催促，我们才离开宁陕。果然不出所料，十二天，敌人的新县长带着军队才到任。

第二件是一九三六年阴历年夜袭户县，在那里扰了一下，西撤一直到凤县，直接在公路上走了五天，到离凤县只有二百里。我们也给敌人算帐，从汉中和西安要派兵都得好几天。我们为了扩大影响，在公路两旁打土豪，过年吃的是地主的年糕。敌人不几天从西安派飞机来侦察。这一次政治影响很大。

第三件是活动到华山脚下，直逼西安，在华山兜了三个大圈子。那时党中央毛主席和红军刚出陕西，我们就在东边闹华山，有力地牵制了敌人，配合中央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毛主席表扬我们说：你们搞的很好，红军一出陕西，你们就闹华山，配合得很好，配合得不坏。

红七十四师在党的领导下，军事上继承了红军的优良传统，对地方上追来的抗捐军采取信任的态度，对他们待之如宾，给枪，派干部，进行帮助。有一次我带了一部分鄂豫皖苏区的老战士，只有七十多支枪和上千抗捐军，他们带枪八百多支。一天一个干部向我汇报说，明天怕要出事，许多人打算回家过年，不让回就会出问题。我听了后就采取信任的态度，召集他们的领导人开会商量。我给他们讲：你们要回家过年可以，也可以分批回，什么时候回，什么时候来，你们自己决定。我给他们拿出仅有的白洋和大烟土，让他们做盘费。这一下大家很感动，都说老主任（对郑位三同志的称呼——编者）对他们太好了，非常感动，说军队还要用钱，只要了一部分。这样一来，回家的人马上减少，大多数后来归队。如果不是一贯采取对他们信任的态度，就会出事，况且这次我们人少枪少，会有危险。

正由于如此，我们发动起来的抗捐军，除山阳的袁开科杀了我们的干部带枪投敌外，多数都表现的很好。红七十四师在陕南政策上有了很大的转变，重视了统战工作，很少杀人，对土豪除罪恶极大者外，一般都不杀，有的采取罚款的方法，打击面较小。

我们在陕南期间，交通工具都是原始的，除我们派出部队侦察外，就是紧密地依靠了群众，给我们送情报。我们很重视搞邮差，从他那里发现些东西，从敌人的报纸和来往信件中知道不少东西。邮差也知道我们要什么，主动给送过来。我们报以高价。

我们能在陕南活动两年多时间，在敌人的“围剿”下能存在和壮大，除

本身的政策正确外，就是陕南的群众条件很好。那里的群众非常好发动。有这样一个故事就足以说明陕南的群众很好。有一次我带了二百多支枪，经过青油河（商南境内），商南敌县长带枪八百多支，我们来了一个突然袭击，就把敌人赶跑了。我到敌县长的住处搞敌人的文件（这是我经常注意的事），找到敌县长的箱子，拨出了一张土豪告农民的状态子，告的全是贫苦农民。我就到那个村子里开了个会，把状子念了一遍，就发动起群众成立一个游击队。

红二十五军在陕南，和陕南地方党有过联系，第一次是汪锋同志去。我们收到的中央十二月会议的文件和“八一”宣言，就是陕南地下党搞来的。二十五军在陕南也有一些教训，那时对地下党的除有中央介绍者外，对地下党的帮助差一些，有时只是谈一下，应付一下。……有两件事是搞错了，一件是张汉民被杀掉，这是个错误。当时我没在军队，后来听到这个事件的发生经过。张汉民的警备旅和我们接近时，张是共产党员，部队里也有很多党员，我们对不太信任，有怀疑，这是处于警惕，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就给他出难题，如向他要机（枪）另件、文件、情报、作战地图，并要求保持一定的距离。但要东西是次要的，这样就更加怀疑，再加上我们指挥他的军事行动没做到，逼我们紧了一些，这样我们就在九间房下决心打，因为他采取了使我们为难的态度。张汉民还是徐海东捉住的。战斗结束，张碰见了徐海东，说：你是徐海东同志？我是张汉民。这样被捉住的。后汪锋同志一再解释，我们对他也怀疑。后来一直把他带到陕北，才搞清楚。另一次是西安救国会派到何振亚部的一个同志，被宋登贤误杀。这是一次误会。这两件事是搞错了……

（见原中共中央西北局党校档案室党史资料案卷 1187 号）

## 郑位三谈红二十五军战史（送审稿）的审修工作（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五日上午，战史编委会韩先楚、陈先瑞、李金德、刘健挺四同志到三位同志处汇报了有关红二十五军战史送审稿的审修工作情况，三位同志作了如下谈话。

你们审修会议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好。“具体审修”这个提法很好。

你们虽然写一个不大的部队，只两三年的历史，但比写其他部队的历史确是个难事。这两三年历史，我们把它描写为两个“独”字。一个是独特的斗争情况，一个是独立的领导，只和中央通了几次秘密信。这两个“独”字产生不少困难。主力长征以后，留一个小主力坚持，这小主力又单独长征。三年独特的环境，独特的任务。我这些年常和别的红军同志谈话，他们马上就感到第一个独特。因为独特，不好和别的红军比。两个“独”给我们写史带来困难。第二，我又概括为两个“少”字，也是难处。一是当时的领导人活的少，假如焕先、宝珊当中有一个活着，问题就容易多了，不要说话到今天，只要和党中央见面后再死，也就容易得多。海东同志是最重要的主角，但他文化低，又病，这造成莫大的困难。再一个是存在的文件少。就写历史说，红二十五军的文件少得可怜。从中央档案馆抄来的文件无非是那几本，其余是靠记忆。好事是海东记忆强，这是幸而幸，否则更难。但他多年病，文化低，全党对别的许多红军的总结，他等于没有听一样。这两“独”两“少”造成莫大的困难。还要加一个两“低”。当时我们这些人不仅政治水平低，马列书没读几本，毛泽东思想没有见面，而且文化也低，只有我们几个人算知识分子，但各方面的知识少得可怜。所有的知识分子，除我刚满三十岁外，没有一个到三十岁，没有经验，是在学习、改造过程中。加上大家没笔记留下来，主要靠脑子记。两“独”、两“少”、两“低”造成写史莫大困难。

我把五月、八月寄来的本子看了，还没看完。鄂豫皖的一段大部分看了，陕南的略为翻了一下。陕南和第二次长征的一部分，估计没多大问题，修改甚小，问题大的还是鄂豫皖的两年。你们的努力取得很大的成绩，我初步看了感到有两个突出的成绩。第一，总结的第一条“既要敢于斗争，又要善于斗争”。这一点是个突出的成绩。不要说两三年前，就是两三个月以前，我也估计不到你们把这一点突破了。如你们用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精神，就无论如何达不到。你们有许多同志没有参加过，但这一点突破了，是个大成绩，有大价值，是个创造性的收获。虽然文字上尚有要修改之处。马列主义上有两句话，就是革命热情与马列主义科学相结合。革命就是两个东西，一是革命精神，一是马列主义，中国是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具体化。再就客观条件说，在鄂豫皖两年，没有那一点不困难，但何以取得很多胜利，主要是主观能动性很强。把许多精神概括为这一条，很好，主观能动性克服了重重困难。你们只要把这一条写好了，充实起来，等于写好了一半。红二十五军千千万万成绩，这一条写好了，就突出了。这一条描写，文字还有缺点，但实质有了，写好了，对红二十五军剩下的干部是个莫大的鼓舞。第二个重要成绩，是材料搜集整理得好。当然，解放后大家热情高，所有做历史工作的材料工作都做得好。红二十五军有两“少”困难，文件少，活人少，部队天天行动，靠记忆，这材料可难摸。你们年轻同志，我谈了几次，你们摸得很熟，费心写，同志们为党的事情努力了。

谈谈缺点。

一、对省委评价有大缺点。个人看，这一条如不大修改，就拿不出。总的说，你们几乎好几个地方，不是一切地方，把省委实行的路线和三“左”路线几乎可以相等，使人看了似乎一样，这是个莫大缺点。优点说得不够，缺点说得太大，这是总的印象。省委和三“左”有共同点，但说得太大了；两者也有很大的不同点。三“左”中央的领导，到反五次“围剿”时，已经失去了几个满大的苏区，但还不能转变，反五次“围剿”还继续犯错误。而鄂豫皖省委虽然犯错误，但如你们所写的，一年以后就有大转变，而且是自动地大转变了。三“左”中央转变是在遵义会议，那时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根据地损失几乎百分之百，而且会议中还经过斗争，才转变。这不同点多！鄂豫皖、湘鄂西先失掉，中央还稳坐钓鱼台，省委告张国焘一状，中央只是骂一顿，三“左”中央未感到它的路线有何影响。省委的转变是个思想发展问题。七里坪下来，没有一个省委委员不说搞错了。焕先到皖西北会师，给部队讲话说我吴焕先错了，使革命受了损失，现在活着的同志当时就是级别再低，总有人记得。这两个东西怎么比得？就领导人分析，是革命改造的知识分子，我也在内。我虽不懂军事，打七里坪是坚决拥护的。我们这些人年轻幼稚，单凭热情干事，思想上夹杂。革命知识分子，四十岁以前思想不夹杂的很少。所说夹杂，就是有主观主义，马列主义有一点。这在任何环境下会犯些错误。就最后的结果说，和这样的论点不相符，人家不信服。前面乱七八糟是吴焕先、徐海东，长征后节节胜利也是吴焕先、徐海东，逻辑上统一不起来。原因是前头优点不足，错误写大了。所以有这个缺点，是我们这些老人未作报告。举两个事实作例子。七里坪战役是路线、方针、政策错误，不成问题。但我曾初步研究，认为政治还是主要的，军事也错，战略不对，但不起主要作用。你们也写了一点，肃反大大助长了战役的失败，火线上杀干部，动摇军心到什么程度？整个饿饭，这不单是军事，而且是政治。后来派部队去打粮，意味着饿垮了。在中心区转是跑反，而不是什么保卫苏区。这些重要情节，由于没有老人报告，你们无法办，研究不出什么东西，我也没研究成熟，略为说一点你们着重考虑。与三“左”不同点，就是革命精神好。你们总结出来，我双手赞成，有这种精神，对革命负责，所以七里坪错误后马上承认。思想问题没解决，但马上承认错误。当时三“左”中央没有这种精神，损失了几个苏区他不负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省委领导不是脱离实际的，跟三“左”中央不同。特别是吴焕先重视实际的精神强得很，不是靠书本过日子。他有好多优点限制了“左”倾路线，所以“左”倾路线不是完整的。一面有“左”，一面有好多优点限制“左”。这一点我们老人没有讲透，这是一个大缺点，要改要花很大努力，但时至今日不能不说。为了负责任，毕竟不能不说。

第二，是总结中的战略问题。布局摆法对，但是打个比喻，衣服做得太大了，十几岁的战士发件大衣服，不合身。毛主席说的是战略理论，我们要具体化，不要用理论去套。主席到抗日战争时，提出以游击战为主，这就是不套。华北这么大的根据地不能套，小小的红二十五军怎么能套呢？总要量体裁衣嘛。制定战略方针要三个条件，一是全国形势，二是本地形势，三是毛泽东军事学说。前面两条是物质基础，是实际，后一条是理论，然后再造成一个实际的战略方针。这种做法，现在我们都学了一些。有两个问题应该考虑，一是肯定以游击战为主不放弃有利的运动战，仅仅说游击战运动战都要，是不够的。二是战争要群众、地区、物质条件。少不了白区苏区，就是

你们写的内线外线，应该改为白区苏区。内线外线在军事意义上是对的，但是还要加上一个政治意义。三年多靠打粮过日子。这两个战略特点，要放在首要地位来考虑，从这里写，衣服才切合实际，否则不合身。

（当陈先瑞同志问到红四方面军走的时候没有交代时，位三同志谈了以下一段话。）

这一点，我算是知道得最清楚的一个。红四方面打七里坪时，张国焘一见沈泽民，就说：“打出个好大的敌人啊！”他害怕了，马上叫从七里坪撤退。因为沈泽民不懂军事，他用了一套手段骗沈泽民。张国焘命令独立师坚守斛山寨，主力准备在紫云区一战。事实上是假的，他并未打算打，是骗沈泽民和主战人的。独立二师政委戴季英告急，说不能守，张国焘就说退到汤家汇。我赶到余子店，到王宏坤、甘济时师住两天，下午到汤家汇，张国焘在前面三四十里路处。晚饭后，周纯全接到张国焘的电话，张国焘要沈泽民快到前面去开会，并告前面研究后认为在汤家汇作战不适宜。沈泽民对张国焘有斗争性，听了生气地说：“这么大的红军就走了？根据地不要了？革命不是张国焘一个人的事！”说了动身去开会。后来，我和仿吾一路去分局。一进门，就看见沈泽民在发牢骚，他为了保持对张国焘的礼貌，是面对着陈昌浩说的：“同志，保卫苏区是国际路线，红军不能跑啊！”张国焘也保持礼貌，一句话不插。我要求先走，和仿吾一路到燕子河，在王树声师耽了两天。张国焘到浠水，我、仿吾、泽民住一所大房子。泽民对我说：“这事情要反的。你们没看到这架子？张主席要走，怕了啊！”我们说：“要打，不二要反对。”泽民得到我们的初步同意，马上写了一封千把字的信，反对走，要打，并要大家签字。沈泽民第一个签，我第二，仿吾、老郭有没有签字不记得，司令部至少有一二个签名。签完名，要七十三师派好马送。第二天早晨，张国焘回了一个条子，请沈泽民到前方去开会。后来听说这次会议吵得很激烈。当然，沈吵不过张。这样就过团陂。到关公坛，遇到张国焘。在包谷地里开会，泽民、焕先、我、仿吾四人参加。张国焘说：中央军情电报你们看到了，我们准备第一步转移到潢川、息县，途中碰到三个师以下敌人就打，四个师以上不打，有问题再开会。沈泽民说，来信开会我必到。张国焘向焕先和我交代说：地方工作靠你们，好好组织一下，我意见黄麻地区革命潜力很大，你们注意发挥这些潜力。部队随后就走了。我们四人到七里坪。焕先、宝珊是张国焘指定的道委委员，宝珊是书记，我是否委员未定。总后方我负责，省委机关、泽民和我一路。焕先是游击总司令。各县党政军民合并为行动委员会，青年团取消。到七里坪一两天，五区干部送了张国焘的最后一封信给我，信上完全是留下物资的单子，我问来人部队哪里去了，他说向西朝黄柴畈去了。沈泽民估计部队过路西了。又过一天，王平章、廖荣坤带部队回来，带回一架电台。张国焘对王、廖说，部队可能走得远一些，作战在路西，时间可能长一些。张国焘显然又骗了他俩一下，这个团显然是准备留下的。再过几天，更怀疑他们走了（当时电台联系不好），沈泽民估计张国焘还没有这样大胆，丢掉这么大的根据地。再过两天，看到伪报纸说红四方面军已过枣阳以西。沈泽民一看，说：“我老婆丢了。”这就肯定走了。又看报，知道到了陕西。我们开会，沈泽民说：张国焘这家伙我怀疑，商城飞机丢下给他的信，是刘峙写的。张国焘跟国民党有什么交情吗？以上是实实在在的经过。补充一点，七里坪失守后，张国焘就交代吴焕先当游击总司令。因此，说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衔接，我谈的是强有力的一段。



再谈正文。补充独特环境问题。五次“围剿”后全国渐入革命低潮。在此情况下，恢复苏区任务是句空话，是临时局部恢复一下，长期的不可能，没有外边的力量来恢复不了。事实上南方苏区也没恢复一个。根据地这样的历史条件和力量对比，客观上红二十五军只能做到两件事。一是把游击战争发展到大、强，后来新四军所以是红二十八军的力量最强，歼敌一个营不费事，是由于红二十五军的扶植，其他南方的游击队做不到。二是搞一块新的根据地，第一好的是潜山、太湖，第二好的是铁路以西四望山地区。第一所以好，因为安徽地主爱做生意，不爱弄枪杆子。搞新区虽然有好对象，但是迟了，顶好是红四方面军走了就搞，这样可以改变后来的历史。岳西等地区一直坚持到解放，何耀榜等同志一直坚持在巢湖边上，这里条件好。走远了再去单独创造地区，没有地方党好联系，红二十五军政治、军事力量不可能。陕南的地形、群众是好条件，但无地方党配合。红二十五军不走，再坚持陕南一年，这根据地存在不了，现在要研究分析，第一步到陕南是大胜利，有了发展机会；第二次走，是极好极坏的分界线，红二十五军恰恰走了极好的一步。因为红军到了西北，蒋介石在西安设行营，这“围剿”你就吃不了。蒋介石到西安，把陕南的好条件抵消了，无非是打游击。陕南容易封锁，几个口子一堵，什么东西都进不去，半年都坚持不了，你还有什么本事到陕北？二次长征是红二十五军的光荣，再留陕南半年，就没有什么长征，没有什么新苏区。两次长征都妙，意义都大。所以，红二十五军虽然受不少损失，遭到一些失败，犯了一些错误，但是这两个历史任务一是奠定鄂豫皖苏区广大的游击战争，二是搞一个新的，并且跟中央搞在一堆，光辉灿烂。再留在鄂豫皖一年半，红二十五军就代替了红二十八军的地位。第二步长征，有后来的光荣，再留半年一年，也是个大游击队，没有这光荣。长征这着，一是子华起了作用，二是省委酝酿得好。第二次长征，我不在场，决定是在秦岭北下的。中央只提四望山、潢川、息县之间，这酝酿正确，但没考虑到更远，没有脱离鄂豫皖的思想。考虑四望山、息县等地，虽然酝酿很久，但没下决心，因为都是土包子，不敢走远。子华一到，中央未肯定，是省委自己酝酿得好，子华再谈了一下陕南的情况，蒋杨如何矛盾，地形如何如何好。他初到，不敢急于主张这样做。我和他同住四十多天，认为他说得好，于是一路找戴季英，写信给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五军一见面，在花山寨一夜就决定。可见焕先、宝珊他们已酝酿成熟。这几个关节问题很重要。如不考虑到，写得不明确，是个缺点。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作战，顶的是主力任务，人力物力困难的任务。到陕南还是靠打粮过日子，无后方的作战。独特性非常大，拿军事说，不能完全用正规军的战术思想解决问题，也不能完全是游击队。这样，军事上锻炼也好，比大部队说，它缺少人力物力，比游击队说，不容易隐蔽，所以顶着打很多硬仗，所以全军在过潢麻公路时被敌人切割半年，政委来了军长不能来。

附带谈一下领导机关人物。焕先未死以前，就是不是省委书记，实际上起主要作用。军事上长期是海东强。省委另一个强的徐宝珊，政治上比焕先强，更比沈泽民强。沈实在是个书生，担负不了这大任务。这三人是得力的人。但就这三要角说，马列水平还是低得很，各种知识也不多，就是革命精神好，还有些干才。沈泽民文化高些，但用不上，他经济、文化知识有一些。仿吾文化也高，但也没用上。到陕南、陕北，以海东为首，军事水平高，不是战略高也不是系统的军事理论高，是实战指挥高。子华到陕南时说，海东

几次战斗指挥确实好，几次讨论我们决心是一个样的。红二十五军领导机关，就是军事指挥是长处，革命精神高，饿几天，挺到，挂彩，挺到，打死就打死了，大家受得住熬煎。政治工作这一段总结得好。

红二十五军的独特环境，别的苏区行不行，别人没做过。中央红军长征后，别的红军也这样，不行，因为敌情严重。红二十五军留下，早二年，敌人这时要集中兵力不行。二是民众情绪不同，连民团团团长都估计红四方面军要回去，胜利不巩固。这是时机早。再比红二方面军，时间较早，但地形不好，鄂豫皖有大别山，洪湖的水可不行，当时没条件。如没有这些条件，鄂豫皖游击队会小得多。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兵源问题，二万伤病员至多归队五千。事情办得好，再回五千是可能的。全国形势未变坏，鄂豫皖一下丢掉，群众重新参加红军，这和中央红军走后不同。肃反也影响归队。这肃反是红四方面军开始的，但红二十五军转变太迟，否则兵员多得多。伤兵未全归队，青年未都参加。

原稿中省委的责任写重了，军部的责任写轻了，这显然不符合实际。刘健挺同志刚才解释省委即军党委，这个解释好，没这个不行。我知道你们这样煞费苦心的，是不突出个人，但要设法补救，否则后人不好看。实际上是吴焕先。王少卿叛变供词中说实权在吴焕先手，这一点有道理，是实在的。焕光开始不愿当军长，这是红二十五军迟迟重建的原因。沈泽民、徐宝珊都认为这不是懂不懂军事的问题，是谁掌握大权问题，如中央不来人，从本地干部中挑，非焕先不行，如大权落在不可靠的人手里不行。他俩劝了焕先，又劝我当总司令。我革命以来未放过一枪，他们说可以派两个顾问。焕先当军长时才二十四岁，全国都找不到二十四岁就带领几千人的。我后来就在七里坪做统战工作，那些反动的知识分子都佩服焕先。焕先当军长后，逐渐对沈泽民不大尊重。海东同我说过，沈为此流过泪。宝珊不同，焕先对他尊重。焕先不管有什么错误，他在红二十五军的斗争精神是好的。地方上也尊重宝珊，对沈泽民差一些。现在研究问题，人的对立面提不出来，提优点，出在吴焕先、徐海东身上，提缺点，大部在焕先身上。正确的人也犯了错误。海东当了军长才有实权。戴季英硬是欺他，红四方面军走后，地方工作有好有坏，我首先要负责。宝珊有病，成立便衣队等我是先斩后奏。老郭虽然负同样责任，但地方工作我负责任要多些。这些都是内部实情。

你们材料搞得好，对我有很大帮助。没有这本材料，我也很难想得很系统。我们佩服你们搞材料的功夫。再重复一遍，第一条总结得好，把红二十五军的优点突出了，第一关突破不容易。以文字为根据得太多了。文字有大毛病，给中央报告也好，通告也好。首先是我提醒湖北的同志到中央档案馆去找材料，他们去找比红四方面军和你们早。后来就发现找得多了，向前同志早就对我说要告诉他们，那时写的文件观点害人哪。文件中全国形势一部分，先是沈泽民包的，他死后是宝珊包的。那尽有吹牛，逼得人家同意，不要说现在不记得，当时都没注意。文件中只有实际行动那一些，那是焕先出的主意。你们写：有些文件形势写得很多，实际工作谈得并不多。这是看破了这一点。文字要重新审查一下，不能多引用。

（记录整理：石青野）

## 郭述申谈红二十七军的几个问题

(一九八九年三月四日)

红二十五军战史在第二稿基础上再作修改，将公开出版。战史办公室的同志为了使这部战史能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历程，成为一部信史，他们又查阅了大量史料，其中对红二十七军部分也作了进一步查阅核实，并从有关资料中提出了关于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安置随军群众和过长江的计划等问题，请我谈一下。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很重要。作为当时红二十七军的政治委员，我有责任对这几个问题加以说明。关于红二十七军的情况，我过去曾谈过几次。红二十五军战史第二稿也有记述，《军史资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刊登了我写的《回忆战斗在皖西北的红二十七军》一文，这些比较全面地反映了红二十七军从成立到撤销的经过，因此，我在这里就不细谈了。我只就办公室同志提出的问题，根据自己的回忆和查阅的有关资料谈一谈。

首先我想谈一下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问题。对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如何看，在有关资料中反映出一些同志的看法不尽一致，有的甚至认为红二十七军可以向外线转战，但道委机关不应到外线去。我不知道这些同志的看法依据是什么，我只想谈谈当时的实际情况。红二十七军的成立是由刚刚成立的中共鄂皖工作委员会决定的，从内线转向外线的行动方针也是经工委讨论决定的。之所以决定向外线转战，我记得有三点考虑：一是为箝制敌人兵力，配合主力红军向西转移。红四方面军主力从鄂东北到皖西北来时，敌人重兵也尾随压了过来，方面军转而又向西去，敌人必然派重兵“追剿”。因此我们决定打出红二十七军旗帜，向东转向外线，吸引部分敌人，以减轻对主力红军的压力。当时对转战方向我们也作了具体分析，敌人从北面压来，方面军西去，向南活动范围狭小，只有向东。实践证明，红二十七军向东线转战的行动是对的，起到了箝制敌人，配合方面军行动的作用。二是皖西北根据地已完全被敌人占领，在敌人突如其来的打击下，各级领导和群众都没有思想准备，严峻的客观斗争形势，迫使我们必须转移。当时时间相当紧迫，形势十分危急，根本来不及作工作部署，一切都是在行动中仓促进行的。分局和省委从鄂东北慌慌而来，又匆匆而去，没有对我们的转移作任何指示，我们对整个形势又缺乏了解，只能解决眼前急迫问题，就连张国焘给我的信也是在路上走时写的，很简单。三是这样可以避开敌人锋芒，挫其锐气，在外线转战中寻机歼敌，待形势和缓后再转回根据地。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由于采取了外线转战的行动，才得以保存红军力量，为后来坚持根据地的斗争奠定了基础。事后看皖西北道委的撤离，似乎应留下部分机关干部，领导群众坚持斗争。如果条件允许，这当然是对的，是好的，但当时的情况和条件已不可能。皖西北与鄂东北的情况不同，鄂东北苏区建立较早，地方工作有较好的基础。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后，虽然分局和省委领导由于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产生盲目乐观情绪，对敌人发动第四次“围剿”缺乏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准备，但还是在鄂东北同敌人打了几仗，作了一些对敌斗争的准备，结果因敌人兵力多，攻势猛而未能扭转战局，这才急急忙忙的向皖西撤离。而皖西北则不同，皖西北大部分地区是刚扩建不久的根据地，时间短，群众基础不如鄂东北，在严重的敌情下，党政干部自觉集中转移了，留下的也只是少数的，回顾红二十七军的外线转战，我觉得方针是对头的，路线是正确的，后果是好的。

其次谈一谈随军“跑反”群众的问题。红二十七军从成立时起到回到皖西北根据地，始终有大批群众随军行动，主要是“跑反”群众，也叫“避难团”。这些群众有一部分是省委机关人员从新集撤退过来的，有一部分是跟红四方面军“跑反”到燕子河时被敌人截堵下来，其中有些部队伤员，还有一部分是皖西北的道委机关干部家属和基本群众，共二万人左右。这些群众数量大，临时从各地聚集到一起没有组织领导，行动起来像一盘散沙。部队行动，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跟着走，部队住下，他们也漫山遍野地住下，有时还燃起火来，使部队目标大，行动困难。遇到敌人时，他们又到处乱跑，有时把部队都给插乱了，严重地影响了部队的行军作战。当时，鄂皖工委和军领导曾几次研究，想摆脱这种被动局面，也试图把群众组织起来，但由于敌情紧急，情况复杂，几次都没组织起来。我们也设想分出部分部队，把“跑反”群众带回根据地，但因兵力不足，无法实现。因此，只好边作战边掩护群众，处境十分艰难。在行动过程中，部队和群众之间也发生过一些矛盾，特别是在后面担任掩护任务的部队，有时群众行动慢了，对群众耍过态度。在作战紧张，敌情严重时，有的群众被敌人冲散或自己跑散，有的被敌人炮火击中，也有的主动离去的。但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鄂皖工委和军领导从来没有抛开群众的想法，更没有作过什么决定。相反，我们强调要掩护群众，负责到底，一直把剩下的大部分群众带回了皖西北根据地。群众在随军行动中，对部队的行军作战是有影响的，但也有帮助。记得在磨子潭突围时，为了压制敌人火力，全军几挺水压机关枪缺水，就是群众用脸盆、饭盒从山下端水送往山上的，保证了机枪火力的发挥。同时，随队的伤病员和部分群众还多次补充部队，参加战斗。红二十七军在当时那种异常艰苦紧张的战斗环境中，对掩护群众转移是尽了最大力最的，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符合实际的。

最后谈一下红二十七军的行动计划问题。红二十七军始终是在中共鄂皖工委和军部的领导下行动的，一切行动计划都是工委和军领导共同研究决定的，就是在紧张的战场上，也是由军领导碰头研究的。即使是临战的当机立断，军长刘士奇都和我商量，有时来不及也在战后说一下。当时，虽然各项工作有分工，但领导同志间很注意征求意见，相互尊重，因而大家思想比较统一，关系比较密切。特别是刘士奇和我，我们两个主要领导人从没有发生过分歧意见，没有互不通气的时候，相互间想到什么，认为应该怎么做都是毫无保留地谈出来，对其他领导同志也如此。红二十七军在一个多月的行动中，能箝制敌人大量兵力，取得数十次大小战斗的胜利，歼敌四千余人，转战十多个县，行程三千余里，保存了有生力量，是与鄂皖工委和军领导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在我的记忆中，红二十七军研究行动计划时从没有考虑过要过长江的问题，更没有要过长江的计划。在当时要过长江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红二十七军行动过程中离长江最近的距离也有几十公里，不仅听不到长江的浪涛声，而且连看都看不到，更不会象有些资料中写的那样，什么准备渡江船只呀，军领导对过江的意见不一致呀，等等。我作为鄂皖工委书记，红二十七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来没有考虑过，更没有讨论过过长江的计划，也没有听过其他的同志向工委和军部提出要求过长江的意见，至于讲到准备船只过江的说法量毫无根据的。

记得我们转到宿松县境时，站在高山顶向南远眺，曾看到一片湖水，远远望去，天水相连。当时，我与徐海东、刘士奇在一起。刘士奇一边指着远方的湖水一边和我们说：那一片水是不是长江？长江南岸有我们的红军，还

有我们的根据地呢。由于形势紧张，我们未及久停，边说着边走了。有人说刘士奇同志提出过过江的计划，如果是刘士奇这次闲谈江南情况时引起的问题，那纯属误解、误传。后来刘士奇在肃反中被错杀，其原因可能与误传过长江的问题有关。这可真是大白之冤。我和刘士奇同志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但他留给我的印象很深。他原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后担任东路游击司令员、红二十七军军长。他既能做政治工作，又能指挥打仗，是我党我军的优秀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他曾多次对我讲过，红军是无产阶级进行斗争的锋芒，无论战争环境怎么险恶，我们都应当保存好这支队伍。他在领导红二十七军的转战中，是有功劳有贡献的，应给刘士奇同志以公正评价。

在这里我还要谈及一点，就是红二十七军结束东线转战后，省委开会研究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七军合并问题时，我和徐海东同志参加了会议，刘士奇因不是省委委员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没有专门谈红二十七军的转战经过，也没有提到红二十七军有否过长江的计划问题。此后，我再没有参加过省委关于红二十七军行动情况的汇报。至于其他同志向省委反映过这方面情况没有，我就知道了。

我在这里谈的都是历史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应该很好总结一下。我将自己回忆的情况提供给战史办公室的同志，仅作为资料，供修改战史时参考。

（姜为民赵太乙整理）

## 韩先楚关于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谈话纪要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五年四月，韩先楚同志在主持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第二稿）期间，曾对《战史》的编写工作做过多次谈话。现将谈话要点整理如下：

### 关于战史的指导思想和内容问题

《红二十五军战史》在初稿的基础上，要很好地进行修改、编写。因为，红二十五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是占有一定位置的。她独立坚持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单独一路实行长征，长征中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在四路长征红军中，红二十五军又是最先到达陕北的一路。由此，红二十五军在国内外、党内外，军内外，都是比较有影响的，有威望的，可以说是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英雄部队。

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要从省委的角度，要站在全局来写。红二十五军始终是在中共鄂豫皖省委，后来是鄂豫陕省委领导下行动的。红二十五军和省委是一个整体。在坚持鄂豫皖斗争时期，红二十五军尽管中间曾遭受敌人阻截，被分开过一段时间，一部在鄂东北，一部在皖西北，但是，不管鄂东北也好，皖西北也好，分开也好，会合也好，都要紧紧围绕红二十五军这个主题来写，因为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一盘棋。不要一会儿写鄂东，一会儿写皖西，这个地区怎么搞的，那个地区怎么搞的，要从红二十五军整体来写，这样才能反映出红二十五军的全貌。当然，从整体写，从全局写，有一个怎么表述的问题，这个问题还可以研究，只有站在全局去看，去写，才能突出重点，突出红二十五军。比如，就当时情况来看，鄂东北红军兵力少，但敌人“围剿”兵力多，是敌人“围剿”的重点，因为省委、红二十五军主力都在鄂东北，影响大，敌人就投入重兵“围剿”，鄂东北损失就大，形势就严峻。皖西相对形势好些，因为敌人投入兵力少些。但鄂东、皖西都是红二十五军活动地区，要从整体出发去写，不能给人一种鄂东、皖西是分开的，不是一个省委领导下的印象。

写史要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为什么《红二十五军战史》要作第二次编写，就是因为第一次写的时候，由于受当时历史条件所限，受时代影响，对红二十五军历史反映得不够全面，有的不够准确，有的有遗漏，有的甚至不符合史实。这次在全党都在征集整理党史军史资料的形势下，进一步把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写好，实事求是地反映红二十五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的历史全过程，为全党、全军写史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实事求是地写史，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是与谁，是写党、写集体、写群众，还是写个人？我看在这个问题上实事求是地处理较好。我们要坚定地写党、写集体、写群众，不能突出个人。对个人的历史作用要正确评价，要因史写人，但决不能过分地夸大个人作用。写史必然涉及到人，不管什么人都要实事求是去写，写活着的人要实事求是，死了的人也要实事求是，活人不要与死人争功。对死人也要功过适当，不能过于苛求，也不能迁就照顾。有些问题的表述，我的意见是笼统地写一下，这样比具体地点名字要好些。谁是怎么说，谁是怎么介绍的，不一定具体去写。主要写红二十五军自己是怎么打的，在斗争实践中是如何创造的。要突出群众的智慧、集体的智慧，涉及到哪个具体人不去写他，以集体名义出现比出现个人名字好。

对于吴焕先，我想应该突出一下。他是红二十五军公认的核心，他在红二十五军的威望最高，不管是指挥作战，还是做政治思想工作，都是非常出色的。在几次大的战斗中，特别是在独树镇这场恶战中，吴焕先表现更为突出。在写战史第一稿时，我就主张突出写吴焕先，为此我曾和有的同志争论过。我们这次编写战史，要注意这个问题。战史稿中对牺牲的、病逝的省、军级领导人都有一段评价，要注意实事求是，写得恰如其分，写过了，对谁都不好。

#### 关于调查研究和征求意见问题

在编写动笔前，办公室作了大量准备工作，查阅了有关资料，召开了各种座谈会，并分组外出去进一步搞调查研究，这些都是必要的。外出调查后，各组作了汇报，我听了几个组的汇报，没全听。我感到，调查研究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有针对性地抓住重点，在红二十五军历史的主要问题上下功夫。有些历史问题就是要抓住不放，一追到底，这样才能搞个水落石出，下笔的时候才有根有据，才能如实地把这一段历史反映清楚。比如，有的组对张汉民问题的调查，从打仗地点开始，一路上查下去，一直搞清了张汉民是在哪杀的，这样，这个问题就搞清楚了，将来写时，不管如何落笔，作为红二十五军历史上的问题有了结果了。还比如吴焕先牺牲后的处理，在哪埋葬的，后来怎么样，这些细节查得都比较细，比较深，在写的时候感到充实了。有的组对问题查得肤浅些，没抓住重点。这里有一个调查研究的方法问题，能力、水平问题，说到底是个调查研究的基本功。当然这里还有许多条件，也不能强求一律。我这里讲，主要是让大家重视抓问题，抓资料。比如，调查时，对红二十五军长征究竟走了多少里路，就要算一算，算准确些，红二十五军长征的里程就可以写上。

各组将设想情况汇报后，还要分别把问题理理，分分类，进一步分析研究，熟悉情况，对调查的资料如何选材，怎么编用，还缺少什么，还需要查阅什么资料，作哪些工作。准备工作做好了，便于动手编写。

战史稿出来后，办公室要组织人到外地去广泛征求原红二十五军老同志的意见，回来向编委领导汇报，然后，根据各地提出的意见，再进一些修改。我想这样做，会使这次编写的战史更准确、更全面一些，写得更好一些。

战史稿送给我后，我看了一下，看得不仔细、不全，因为办公室征求意见，我也谈谈。有两点感觉，一个是现在稿子有些地方口气还不统一，要进一步修改，整个口径要一致，不能一个人一个口径。当然，这可能与分别执笔有关，要在征求意见后，统一修改时注意。另一个感觉就是在强调省委集体领导上、突出红二十五军的主力作用上，份量还要加强一些。史稿把红二十七军写在前头了，这样写法究竟怎样。红二十七军是成立在红二十五军重建之前，但在写法上要考虑，红二十五军是主力，这是全国都知道的，况且写的是红二十五军战史，应该紧紧围绕、突出红二十五军这条主线。红二十七、二十八军都是地方临时组织起来的，要服从于红二十五军、在表述上怎么恰当一些好。当然，我不是讲不写红二十七、二十八军，总有个主次嘛。

#### 关于几个具体问题

关于围攻七里坪问题。七里坪战役使红二十五军受到重大损失，力量削

弱了一半，这是值得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一次战役。围攻七里坪是有背景的，要与红二十五军以前的历史发展、鄂豫皖苏区恢复经过联系起来看，从省委的思想发展经过看，有一个必然的规律。对于围攻七里坪，中央是有指示的，省委是有思想根源的，是集体讨论决定的，这不是哪个人说了算，也不是谁同意不同意的，是集体决定的。当时，谁反对围攻七里坪了？在那种形势下，不可能有人站出来反对，不要写谁谁不同意，谁谁反对了，根据不足嘛。至于战役中间，发现问题，提出意见，这是可能的。围攻七里坪是使红军受到了损失，但对七里坪战役到底写成什么样的战役，算不算失败？我看值得研究。我是个军人，不爱听失败，我个人看不要写失败，可以写作失利嘛。

关于九间房战斗问题。这个问题在战史中怎么写好？我看编委会要慎重研究。目前社会上有些反映，办公室的同志也作了调查，大家也听了一些情况。许多同志也谈了看法，众说不一。我认为九间房战斗打是对的。这是一场战斗，而且是一场红军与国民党军的战斗，战斗是激烈的，双方都集中火力射击，因此也都有伤亡。我们许多同志在这次战斗中负伤了。正因为这样、大家才有股气，一鼓作气，取得了胜利。当时，我们很不了解情况，有历史的局限性。现在听说某某是共产党员，国民党部队里有共产党员等等。你说你是共产党员，为什么对红军紧迫不放，为什么把我们往山外逼？使我们实在没有出路了，不打不行了嘛。说国民党部队中有共产党员，这是可能的。说是共产党的部队，这是胡说，那国民党让你吗？还能让你去“围剿”红军？有的人有意见，他们有他们的看法。汪锋同志米是有关系，因此红二十五军没有杀他，把他带到了陕北，说明红二十五军还是区别对待的。红二十五军还是听从中央的。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在战史中可以从简写。但对这次战斗要肯定。关于九间房战斗和错杀张汉民问题，我的意见是要写个材料，根据调查情况，趁我们这些同志还健在，形成个文字东西，向中央军委报一下，主要是作为资料，备个案，表明我们的态度，不是争谁对、谁错、谁高、谁低。对历史问题，还是要本着宜粗不宜细的原则，要从团结出发，从大局出发，注重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关于陕北肃反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不清楚。当时，我们在前方打仗，是后边有人搞的。抓刘志丹也好，抓多少人也好，这与红二十五军没关系。红二十五军当时都在前方打仗，后方只是个别人，代表不了红二十五军。

有的讲在下寺湾杀了多少人，说什么红二十六军营以上干部都抓起来了。可以调查嘛。我怎么不知道？当时我当团长，黄罗斌当政委，我们那个团就是红二十六军的部队，抓营长能不让我团长知道嘛！黄罗斌也不知道嘛，可以找他调查去。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我们还是按中央的精神办，与红二十五军战史无关的，可以不写，写也写不清楚。这是历史问题，研究历史要考虑当时的历史背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不能用现在的观点，去无根据地分析、推断，更不能带有个人偏见和感情色彩，这是很严肃的历史问题，要实事求是。我不是研究历史的，但我懂得历史是骗不了人的，不管谁怎么说，这个问题总有它的客观存在的，留给

历史学家和后人去研究吧。

（姜为民、陶景春整理）



## 刘震介绍红二十五军斗争史情况

刘震为具体帮助指导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写工作，于一九八二年十月中旬至月底同办公室的同志住在一起，收集核实材料，经过充分准备，用三个半天的时间给全体同志做了情况介绍。现将主要内容整理如下：

关于红二十五军战士的写法问题，根据同陈先瑞、李金德、徐兴华等几位同志商量，现在谈点具体意见，供你们参考。

### 一、编写战史的指导思想是什么？

我们认为，总的指导思想应当是党中央关于土地革命战争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建军方针，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的战略和战略战术。这是根本的指导思想。我们党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了关于农民运动的决定，提出要普遍地组织农民协会，建立农民自卫军。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彻底清算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发动秋收起义，实行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在土地革命政策上也很明确，当时提出打倒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富农多余土地分配给农民。这是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心政策，没有这样的正确的政策，要发动广大农民参加革命是不可能的。此外，还有财经政策、税收政策、优待红军家属政策、工商政策、优待俘虏政策等，各根据地都实行了这些政策，取得了不断地发展和胜利。我们写战史，就要以这些路线方针政策为指导，才能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貌。

### 二、必须广泛收集和占有资料。

要编写好战史，不全面系统地占有资料是不行的。我们不是单纯地写军史、战史，而是革命斗争史，以武装斗争为主是对的，但必须写党、政、军、民、财、宣传，文教等各个方面，才能反映当时革命斗争的全貌，符合斗争史的要求。我们要按党史要求写。写出的材料一是供中央写党史参考，二是经批准出书后，做为对后代进行传统教育材料。因此，要求要高，要用上述指导思想贯穿斗争史全过程。做到经纬线交织，以党中央、毛主席思想路线为经线，以党、政、军、财之各方面材料为纬线，这样有经有纬，才能织出好“布”。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历史本来面貌，总结经验教训，并尽可能上升到理论上去，这样才能起到介绍经验、教育后代的作用。

三、要做好整理资料、梳辫子的工作。在资料收集到百分之七十左右就可以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可以按党、政、群、财、文教、宣传进行分类整理，梳好辫子。还要考虑划分阶段问题，各阶段情况不同，各有特点。党中央、毛主席总的路线方针和军事思想都有了，落实到各地区，又有不同特点。所以，可以考虑分阶段分问题写。

四、在资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后，就要写出大事记。写法一般可分三步走。第一走在充分收集材料基础上写出大事记，第二步在大事记基础上写出大纲，第三步在大事记和大纲的基础上写正文。大事记要写得有骨头有肉，有观点有内容，有分析有结论。大事记写好了，正文就容易写了。

下面介绍红二十五军斗争史情况。有些情况不一定准确，你们还要核实。分几个问题讲：

### 一、鄂豫皖苏区党和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情况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董必武、陈潭秋等同志

以武汉为中心，在湖北地区积极开展宣传马列主义和建立党组织的活动。同年十一月，鄂东黄冈县成立了党小组。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二四年，黄陂和黄梅两县党组织相继成立。一九二五年，黄安、麻城两县中共特别支部成立。豫东南和皖西北地区，同期也相继建立了党的组织。一九二五年十月，湖北省农民协会成立，黄陂、黄安、浠水等县都建立了秘密农民协会。到一九二六年，农民运动猛烈发展，北伐军打到武汉时，我的家乡湖北孝感也成立了农民协会。那年我十一岁，参加了童子军，当童子军中队长。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共产党人实行大屠杀。接着，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叛变革命，鄂豫皖边区革命运动受到严重摧残，大批共产党人被杀害，仅黄梅一地被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就有三百余人。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决定以湖南、广东等省为中心，发动秋收起义，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九月十六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配合广大农民开始行动，打土豪分田地，但由于领导缺乏经验和敌人的进攻，一度使运动处于停滞状态。同年十一月再次起义成功，农民自卫军占领黄安县城。十一月十八日，黄安农民政府正式成立。尔后，一九二九年五月六日的商南起义和一九三一年初的六霍起义，使豫南和皖西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迅速发展，先后建立了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和三十三师。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八日，根据中央指示，将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集中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

一九三一年一月，红一军与蔡申熙同志领导的红十五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师，合编为红四军。

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红二十五军于麻埠成立。邝继勋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以红四军第十二师为基础改编为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这天，红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宣告成立。下辖四军和二十五军。

## 二、鄂豫皖苏区反四次“围剿”斗争情况

一九三二年六月，敌第四次“围剿”开始。蒋介石亲自出马，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集中二十六个师另五个旅约三十万兵力，分数路向鄂豫皖苏区进犯。鄂豫皖苏区面临的敌情是严重的，广大军民进行了无比英勇的斗争，付出了很大代价，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情况更加严重了。当时留下的主力部队仅有五个团五千余人，有七十五师两个团，二十七师三个团。还有红安、罗山、麻城、陂孝北等独立团，六安、霍山独立营等，还有大批伤病员，总数二万人左右。此时敌人还有二十万，有十五个建制师和两个旅，继续向我苏区大举“围剿”。

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四方面军主力向外线转移后，敌一方面以一部分兵力追击，另一方面留下的主力和大批还乡团继续进行“围剿”，对苏区进行分区“清剿”，到处安据点，深沟高垒，搞了好多封锁线。边区内部有三道封锁线，敌人企图切断鄂东北与皖西的联系。在边沿赤白交界处也设立了许多道封锁线，封锁白区物资如粮食、油盐、药品等进苏区，防止我军向白区活动和小部队到赤白交界处活动。苏区中心区还有一些小的封锁线，把苏区一块块分割，对红军主力和游击队活动妨碍很大。最反动的地主

武装顾敬之，方圆百里的人民被他欺骗和控制，他也采用游击战术，也搞坚壁清野，连水井都埋了。国民党主力纠集还乡团，到处屠杀，抢劫、奸污、放火，无恶不做，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五次“围剿”到来时，敌之三光政策更加变本加厉，使中心区遭到十分重大的破坏。有些中心区几乎变成无人区，房屋被毁，田园荒芜，饿殍遍地，尸骨无人收，令人目不忍睹。就是在这样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苏区广大军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克服重重困难，誓死同国民党斗争到底。

下面我讲一段小故事，也是我亲身经历，不是讲我自己，主要是反映苏区军民对敌斗争的顽强性。那是一九三二年十月四方面军西进后的事。一九三二年九月，我在鄂东北特务四大队当战士，陈先瑞同志是我们的班长，后任分队长。当时国民党撒了毒药，碰哪儿哪儿烂。我的脚烂了，左脚内侧髌骨都露出来了。同志们见我走路困难，劝我住医院。他们说：你的脚烂成这样，遇到紧急情况跑不动，万一被敌人抓去怎么办？还是留下住院吧！同志们这种感情，我是感激的，可是我不愿留下，不能离开同志们，要和他们一起坚持斗争。这样，我实在走不动，战友们就抬着我走，一直抬了四天四夜。后来我看实在不行，不忍让同志们抬着我走，便住进了医院。这个医院座落在李山东北的劳山，住着八百多名伤病员，一部分是作战负伤的，一部分是烂脚的。那时的医院哪有什么病房啊！哪像现在这样的病房医疗条件啊！当时连马厩、牛栏都住上了伤病员。我是住在油房碾花生的石碾子上。那时，四方面军向西转移，敌人分几路追。医院的安全也成了问题。一得知敌人来了，地方党和人民群众千方百计帮助我们转移。敌人追的很紧，一路走，一路烧，一路奸淫妇女，无恶不做。在那样情况下，医院每转移到一个地方，就由地方党，各级贫农，妇女会、赤卫队、儿童团、少先队，齐心协力保护安全。他们自动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敌人来了，了望哨的木杆一倒，老乡抬起伤病员就走，抬到深山野岭，都是事先选好的地形。有的把分散埋伏在山村的伤病员临时背上山林隐蔽，想方设法把我们安置好。他们说：“红军战士就是我们的亲人，只要有我们在，就有你们在。”这是一种多么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啊！后来，这个医院终于被敌人发现了，敌人上山追剿，我们接连五、六个昼夜转移，都是由地方党，县、乡苏维埃政府贫农会、赤卫队、妇女会一手承担，保护医院的安全。敌人来了，赤卫队拼死阻击，掩护伤病员转移，宁愿自己牺牲，也不要伤病员受损失。我们无论转移到哪里，妇女们都自动组织起来，护理伤病员和做饭。十几岁的小姑娘也跟着妈妈、嫂子、奶奶来做护理工作。他们端茶送饭，洗血衣，端屎倒尿，无微不至。有的妇女看伤病员痛苦，一边护理一边流泪。那种情景至今想起来还受感动。那种情况下，使我深深认识到党的伟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受教育极深。我们医院就这样在地方党和群众的保护下、前前后后与敌人斗争了两个多月，八百多伤病员除极个别因伤势过重缺乏药品牺牲外，多数未受损失，全部恢复战斗力，陆续返回部队。我因伤未愈，没有归队。当时医院党委研究成立一个警卫排，让我当排长。这真是“拿个黄牛当马骑”。我进医院还是个小战士，让我当排长，我问为什么让我当。医院领导说：“你是特务队出来的，能干，不怕死，脑瓜灵。”这个排长一当上，感到担了重了，要好好干，敌人来了要打掩护，保护医院的安全。有一天碰上我们四大队来了，经医院同意，我又回到特务队。后来我们这个四大队在围攻七里坪时改编为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了。我讲的这个故事，说明在那残酷、严重的斗争中，我们的党和人民，

我们的军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们的党是好党，我们的人民是好人民，我们的各级干部，是忠心耿耿、一心闹革命的好干部。他们把红军战士当成亲骨肉，体现了广大军民生死与共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回忆这段历史，我又想起钱信忠同志当时给我们治病的情景。当时国民党撒的毒药，碰上就烂，没有药可治，是钱信忠同志用盐水配制的一种什么药给大批中毒的伤员治好了伤，恢复了这批人员的战斗力。钱信忠同志当时是从国民党部队自动过来参加革命的。一九三二年，他所在的国民党部队从黄陂开进来，到河口中了我们的埋伏，慌忙后退。在敌后退时，他不退。藏在稻田里。我们队伍上来，便自动要求参加到革命队伍里来了。当时我们的战士发现他从稻田里站出来，穿得整整齐齐的，黄斜纹布军衣，穿着皮鞋，全副武装，胖胖的身材，很有个大军官的派头，便这个一拳，那个一脚，把他捆了起来。他连忙说：“你们不要捆我，我是医官，我没有往回逃跑，是有意留下来参加红军的。”战士们不信，还要捆。他说，请你们把我送到你们上级司令部去，我是自动留下来的，要跑我早跑了。这个人真是不简单，在那样条件下过来参加革命，不容易呀！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在上海宝隆医院当过医生，以后给国民党一个师长当保健医生。后来我们熟了，我问他为什么过来。他说，在宝隆医院读了几本马列的书，对国民党看不惯，就想参加革命。他过来就分到红二十五军医院工作。那时我们正是困难时期，敌人天天迫，我们天天打仗，无饭吃，无衣穿，吃野菜，吃树皮，吃糠，吃了拉不出来，战士们大便时哇哇叫。他就是在那样情况下经受了极端艰苦的考验。过去穿皮鞋，来了穿草鞋，他不会打草鞋，打赤脚也要革命！我们医院在转移时碰上他了。不管在哪里，他碰上伤病员就不离开了。给我们精心治疗，把烂脚治好了。好多伤员，只要能抢救，有一线希望。他总是千方百计想办法抢救，决不让战士遭受不应有的牺牲。我有一次受伤很危险，是他抢救过来的。他那种高尚的医务道德，那种舍己为人、救死扶伤的精神是非常难得的。在战争年代，他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在医药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抢救和医治好大批指战员的伤病，对党对人民作出了贡献。就是在今天，我们的广大医务人员也应当向钱信忠同志很好地学习，学习他那种兢兢业业，把心全部放在伤病员身上，忠心耿耿为党工作的医务道德。后来，长征到陕北的路上，一次敌人追上来，担任后卫阻击掩护任务的一个营被敌骑兵冲垮了，海东同志那次差点遇难，被我们掩护过来了。那个营伤亡二百来人。钱信忠同志当时是军医院院长，带十几个人在那个营抢救伤员。部队被敌冲垮了，他对十几个医务人员号召说：同志们，部队已经退走了，我们也很难归队了，伤员又这么多，我们要接过牺牲战友手中的枪，十五个人，一人一支枪，准备打游击，赶红二十五军去！后来他真的带着十五个同志找回了部队。当这十五个同志和我们见面时，都流泪了。他们的哭，不是为了个人的安危，而是想到英勇作战受伤、牺牲的指战员因战斗危急没有全部抢救下来，心里难过，为烈士们流下热泪。可是“文革”时却把钱信忠打成叛徒、特务、坐了好多年班房！当时我也被陷害关起来。“造反派”来找我，我一五一十实事求是地介绍了钱信忠同志的真实情况。我说：这个人革命的、革命很坚决，应该保护他！“造反派”还无理指责我为反革命辩护，还是把他关起来了。钱信忠同志是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一个很好的典型。他的这些可歌可泣的光荣事迹我们应当写。

在四次反“围剿”以及后来的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是怎样解决粮食问题的。我讲讲当时打粮的情况。红二十五军打七里坪以后，吃饭问题

越来越困难了。苏区没有粮食，只有到白区去打，主要是打土围子，没收地主的粮食，作我们的军粮，也分给当地穷人。每次打粮都要与国民党地主武装打仗，得到一点粮食要付出很大代价。有一次在信阳以东朱堂店打粮，当地反动地主，深沟高垒，有百多支枪，很顽固。开始二二三团打，牺牲很多战士没打下来。后来军长命令我们手枪团上，我们付出不少牺牲，终于打开了。那个地主真反动，在远处，他打枪，近了爬上城墙，他用大刀、长矛，上去就给杀下来。他对围子里的佃户竭尽欺骗之能事。还发粮食给佃户，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为他效命，同红军拼杀。他让全村人烧开水，我们爬上去，他们用开水浇，用大粪水浇，用石头砸。有的攻击点。我们的同志就因遭到烫伤、石块砸伤致死。我们一个分队，陈先瑞同志是分队长，我和韩先楚是战士。当我们攻的时候，二二三团全部火器一起掩护。我们过了城壕，敌人手榴弹、石块、粪桶一齐下。我挨了一石块，一桶大粪从头浇到脚。当时谁还顾得臭不臭呢！打开后，气得我用手枪一口气打死好几个戴礼帽的地主和狗腿子！当时名义是打粮，实际是打仗、拼命。那时打粮真不容易啊！打一次粮，每人背上百把斤，吃十天八天完了又要去打。有时老百姓也跟着队伍去打粮。一些边缘地区还有点粮，中心区人民根本无粮，吃草根树皮。根据地人民异口同声发誓：饿死也不向敌人低头，只要一口气就同红军一起反“围剿”。这种军民生死与共的革命精神确实是可敬可佩。

这个时期，根据地人民头争十分困难。我们的作战方针是：实行游击战和小规模的运动战。每战务求速决，找敌弱点，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绝不能轻易损失自己的有生力量。敌人采取分区“围剿”，你剿甲区，斗争情况严重暂时无法坚持，我跳到乙区，你到乙区，我又回甲区坚持斗争，或者到丙区和敌人兜圈子，在运动中寻求战机消灭敌人。有时我们主动到外线、到白区去，这样可以调动敌人，歼灭敌人，也可减轻苏区压力，有利于苏区党和人民坚持斗争。红二十五军一般都是采用这种办法对付敌人的。

### 三、介绍反五次“围剿”斗争情况

反五次“围剿”斗争这方面材料很多，我只简要介绍一点情况。

一九三三年六月，国民党投入总兵力十四个师，六个独立旅，共八十二个团十万余人，由河南军阀刘镇华任总司令，向我苏区大举进攻。开始，由于我们斗争方针有错误，集中兵力，死守中心区，搞得十分被动。半年后，也就是年底，从失败中找到了教训，逐步扭转了被动局面。这是第一阶段。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檀树岗最高军事会议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红二十五军重建后，接连打了一些重要的胜仗。如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郭家河战斗，全歼敌三十五师一四旅。四月十五日的潘家河战斗，歼敌十三师万耀煌一个多团，使敌进攻光山计划破产。接着四月十八日又在杨泗寨给敌三十一师以沉重打击。经过以上战斗，敌退据麻城、宋埠一线，我麻城乘马区、顺河区大部恢复，敌纷纷溃逃，炮楼被群众捣毁，光山、麻城、皖西北等根据地部分恢复，根据地暂时相对得到稳定，四方面军走后的混乱局面开始好转。

恰恰在这时，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攻打七里坪（与时是“左”倾路线统治下的中央的指示，是错误的）。从五月二日到六月十三日共打了四十三天，未打下来，红军损失很大。开始围攻时我们是差十个人不到一万人，撤下来时只剩五千人，红二十五军损失一半。七里坪这一仗，不管中央有什么指示，根据当时的情况是不应该打的。从力量对比看，我们没有力量打，特

别是围攻七里坪是攻坚战，同敌人是决战性质的作战，加之敌人已开始五次“围剿”，还有错误的肃反也是一个原因。七里坪减员那么大，有三种情况：一种是战场上伤亡，二是饿死的，三是错误肃反乱杀自己人的。还有敌人放毒药糜烂伤亡的。当时根据地人民几乎饿死一半，村子里没有一处完整的房子，尸骨无人收。我们到一个村子里，老百姓屋里床上的尸体还在。部队就更困难了，无吃、无住、无盐、无药、无衣，五无。在那样极端残酷的条件下，广大军民团结一致，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坚持了斗争。

一九三四年夏，情况稍好转。我们部队转移到六安，我那时当指导员，宿营到一个村子，帮助老百姓割麦子。群众热情很高，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到部队给我们洗衣服，和我们一起干活，把仅有的一点粮食省下来给部队吃。边区人民特别热爱子弟兵，我们住一个礼拜就有一大批青年参军。部队帮助老乡采茶，那些姑娘们又说又笑，活跃得很，喊红军大哥，无拘无束，十分亲切，反映了苏区人民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感人至深。记得我那时还闹了笑话。那年八月，我们从皖西出发，冬天快到了，准备过冬衣服。当时主要靠打土豪解决。打来衣服首先都让战士们分了，我当指导员也不能和战士们抢啊！怎么办？天气一天天冷了。一次打土豪，好多衣服都让大家分光了，就剩下一件地主家新娘子穿的大红缎子花棉袄，大红的花，太鲜艳了，男同志怎么穿啊！战士们谁也不要。我管它三七二十一，拿过来穿上冻不死就行！我虽收起来了，但还是无法穿。后来我从别人手里要来一件长衫，还是旁边开口的。我把长衫下边撕掉扔了，留上边半截把花棉袄一罩就穿起来了。穿着还不错，挺缓和，一直过平汉路，长征到陕南，一路穿着，一路战士开我的玩笑。我在前边走，后边一个调皮的小战士偷偷地把罩衣一掀，露出大花袄，逗得大家轰地大笑。就是这件大花袄伴我走了一路，宝贝似的舍不得丢掉。到了陕南，有一天我往袄里一摸，有虱子！脱下来一看，衣缝里虱子一片片的，一碰直往地上掉。去他妈的，你咬我，烧你个狗日的！点一把火把这件大花袄烧了！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这也反映了当时那种艰苦斗争的具体情况。

#### 四、红二十五军奉党中央指示西进北上长征的情况

一九三四年八、九月份，党中央派程子华同志来到鄂豫皖苏区，传达中央指示，留在鄂豫皖工作。程子华同志先到鄂东北找到了郑位三同志。这时红二十五军正东进皖西，经过远程奔袭罗田县、长岭岗大捷、攻克太湖等一系列战斗，恢复了陶家河根据地。部队在这一地还进行了短暂的休整。时逢群众割麦、采茶季节，我们二二五团参加了劳动。我是打了罗田以后从手枪团调到二二五团来的。手枪团打罗田时，支部书记受伤离队，当时我是支部组织委员，上级让我代理支部书记。部队回到大埠口时，徐海东同志来手枪团指导我们总结打罗田经验，在这里，海东同志才认识我。后来调我到二二五团一连任指导员。没几天，位老派人从鄂东北来皖西，带来了党中央的指示，军首长立即率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在商城南的汤池，遇到了东北军一九师工兵营，将其歼灭后，过了商城至麻城的封锁线。当日又在商城西南大榔树击溃东北军一七师两个团的堵击，通过了敌人从商城到新集的封锁线。八日拂晓，到了光山县西南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会合。省委在花山寨开了会，决定执行中央指示，向西实行战略转移。当时听说要打到白区去，指战员都很高兴。红二十五军从罗山县何家冲出发，于十七日晚，在信阳南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了平汉路封锁线。从此，节节向鄂西北豫西的

桐柏山、伏牛山和陕西前进。此间经历的主要战斗有：

独树镇战斗。十一月二十六日，我军在河南方城独树镇遇到了庞炳勋的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堵击，后边敌鄂豫皖追剿部队的五个支队，大约五个旅跟了上来。独树镇战斗很关键，打不好，不但不能进伏牛山入陕，而且全军有覆灭的危险。当时我在二二五团一营一连任指导员，营长姓于，是六安人。我们走前卫，首先同敌人展开了战斗。全营主要守三个山包。这时天下大雨，部队趴在泥巴里抗击敌人。经过六、七次反复冲杀，敌人没有打上来。那时我们火力较强，长岭岗战斗时缴了东北军不少机枪，子弹也充足。战斗一直打到天黑，敌人才停火。这时听说后边敌人上来了，二二三团正在堵击追敌。部队打了一天，又冷又饿，不一会军部来了命令，我们移交了阵地，全营撤到山下。吃了饭后，立即出发。全军黑夜突破庞炳勋的堵击，摆脱追敌，进入了伏牛山区。一进山，战士们就高兴了，红军有山地战经验，敌人来多少也不怕了。

三要司战斗。十二月八日，陕军四十二师二四八团第三营，在三要司迎面堵击我们。这次战斗，我营是第一梯队。经过激战，敌人的一个营全部被歼灭了。战斗中，我们营政委牺牲了（他姓江，是六安人）。就在战场上，军部命令我做营政治委员。这一仗是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的第一仗，自此，突破了陕军的防线。

庾家河战斗。十二月十日，敌广东六十师由火车运到灵宝后，经卢氏来袭我军。战斗打得很激烈，敌攻我守，双方伤亡很大，子华和海东同志都负了伤。把敌人的进攻打退了。

我军进入陕南的几次主要战斗。我们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上旬入陕到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先后发动了镇安、山阳、洵阳、郧西等四个县的群众，初步建立了游击根据地，为后来建立陕南根据地创造了条件。敌人从一九三五年一月下旬开始“围剿”，总兵力是四个旅另一个团。二月一日，我军在蔡玉窑歼灭了一二六旅一个多营。二月五日，在文公岭又歼灭两个多营。这两仗后，敌人一时不敢进攻。我军乘胜展开了北部的蓝田、山阳、商县、镇安、柞水五县群众工作。三月十日，在华阳东南石塔寺伏击了警二旅。四月七日，九间房设伏，全歼警三旅。五月上旬，我军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围剿”。接着南下郧西地区。省委在郧西开了一次会，决定各游击队就地坚持游击战争，主力趁东北军新到，争取歼灭其一部。六月初，由郧西出发，向北直插商县。东北军这时正向东、向南寻找我主力决战。四、五两日，我军先后和东北军遭遇于商县夜村和商洛镇附近。这时，我军见敌人密集调头南下。十三日包围商南县城，十四日打下富水关，十五日下午远程奔袭打下荆紫关。荆紫关是国民党四十四师的留守处，打下后缴获了许多弹药、物资、军饷。这一仗是二二三团打的，成为第二次反“围剿”的第一个胜仗。

六月二十九日，警一旅进至黑山街。我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先退至小河口，因地域开阔，又退到袁家沟口。这里是山地，便于伏击。头一天探得敌离我四五十里宿营，估计第二天还前进，我军就预先设下伏击圈。第二天，敌人沿沟里浩浩荡荡地开来，不警戒，不搜山，直进到我们的正面堵击的防线。攻击命令打响了，将敌切成几段，乱作一团，没遇到多少抵抗，一个旅全部歼灭。旅长唐嗣桐带着手枪连往山里跑，被迎面冲下来的二二五团部队抓住。这次参加作战的还有当地的游击队，缴获的枪支弹药都给了他们。敌人第二次“围剿”被粉碎了。红二十五军胜利地粉碎敌人两次“围剿”，

给了敌人严重的打击，鼓舞了陕南广大人民的斗志，使我军占住了脚，为继续创造陕南根据地开创了有利条件。此后，军首长决定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我军从蓝田终南山出去，离西安只有二十多公里，陕军一个旅来堵击，在子午镇被我们打回去了。在这里，军部得到一份《大公报》，发现报上登有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不久，省委在沔峪口开了次会，讨论了红二十五军北上问题。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挺进陕北，以牵制国民党部队，减轻中央红军的压力，配合党中央和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会议并决定合并鄂陕、像陕特委，改为鄂豫陕特委，领导红七十四师，坚持陕南游击战争。

红二十五军一九三五年七月北出终南山，歼焦岱、引驾回民团后，从沔峪口出发，越过秦岭支脉，打开两当县城，向北挺进。过了渭河后，即在西兰公路沿线行动，主要是为牵制国民党军队，配合中央红军北上。

泾川战斗。八月二十一日，我军在泾川全歼敌三十五师二八团，在这次战斗中，吴焕先政委不幸被敌人一颗子弹打在胸部，壮烈牺牲。这是一个重大损失，全军指战员都流下了热泪。

板桥镇战斗。我军过泾河后，追敌紧跟而来。当时军部命令二二三团去包围合水，掩护部队通过。二二五团走后卫，我们营尾军部跟进。部队在板桥稍作休息，拂晓四时准备出发，这时后面追敌快上来了，海东同志带二二五团三营占领了后面山梁，准备抗击敌追兵。我们和军部全体在沟里集合了，戴季英开始讲话，一直讲了两三个小时，天已明了，这时后边传来枪声，越打越紧，也越来越近，子华同志就催戴季英快出发。部队刚开步走，海东同志派通信员从后面上来了，传令一营赶快上左面山头，掩护三营撤退。我当时走在全营后头，一面派人到前面去告诉营长韩先楚，一面带一连奔往左面山头。刚上去，三营就退下来了。我用望远镜一看，见海东同志拿着手枪在梁上骑着匹白马跑，追敌离他约有四五十米，边追边喊活捉徐海东。我急忙命令一连把机枪全部摆开，让过前面白马，对准后面敌骑兵一齐开火，这样，把军长救过来了。我说，敌人被封在梁上隘口那面了，军长前面走吧。可他走不走，我讲，我们营有打骑兵的经验，你放心走吧，他才勉强离去。以后，韩先楚同志带两个连在我们后边山上占领了阵地，我们打退了敌人，掩护了部队脱险。这一带是国民党区，部队打仗，群众都跑了，我军找不到粮食吃，可是离陕北苏区还有两三天路程，这段路又处在红白区交界，其中有一段路程是无人区，部队只好饿着肚子行军。当时营以上干部都有马，通信排长有马，就杀马吃。我和韩先楚同志的马都杀了，全营吃两顿，虽然没油、没盐，但肚子饿了，吃得还满香。部队忍饥前进，这时，碰到陕北过来一个商人，赶了几百只羊，被我们买下来了。就这样，红二十五军历经艰险、频繁而又紧张英勇的战斗历程，最后胜利地进入了陕北苏区。

（陶景春整理）



## 陈先瑞介绍红七十四师在陕南的斗争情况[1]

(一九八二年十月十九日)

今天凭我的记忆，向同志们提供红七十四师的产生发展和坚持陕南斗争活动的基本情况。

一、一九三四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五年七月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底，我在唐家河九甲湾接受吴焕先、徐海东、徐宝珊、戴季英命令，要我带二二三团七连（六十余人）下米，在山阳、郧西、镇安、柞水地区打游击，开辟根据地。当时对我讲：你们部队的名称为鄂陕游击师。你任师长（政委、参谋长、主任都没有）。下去之后，1、先熟悉这一带的地形、社会情况、人民生活 and 遭受压迫情况及地方反动势力情况；2、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红军主张，组织动员群众抗捐、抗税、抗粮、抗丁、抗债（简称“五抗”）；3、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搞你们，要千方百计消灭地方反动势力，提高部队和群众斗争情绪；4、你们活动情况和敌人主要行动、动向、要常向军部报告。

我们下去之后，按省委和军首长指示活动。先熟悉地形、社情，每到一地召开小型座谈会，了解情况；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军主张，说明红军不走了，要同你们一起干革命，一起实行“五抗”，建立苏维埃政权，人民要自己当家作主；积极消灭地方反动团队，打击反动气焰，打土豪，分浮财，组织贫协小组，提高群众和我军的斗争士气，扩大了红军。个把月。我们把一些乡、镇保甲的反动武装几乎都扫光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成立鄂陕特委，书记是郭述申。一个月之后，郭述申调回，改为戴季英。六月，郑位三接戴季英的书记。同时，部队改为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当时组织很简单，除司令、特委书记外，身边只有两个参谋、两个政工干部。七连扩建为总部特务营。我们同营部在一起吃饭。鄂陕特委和游击总司令部领导各路游击师，开辟根据地，发动群众，扩大红军和游击队，配合主力作战，负责掩护红二十五军伤病员。总部的的主要工作，是到各路游击师了解情况和帮助工作，配合当地游击队打开局面，输送干部，加强各路游击师。

这一时期各路游击师发展情况：

三路游击师：师长汪世才，政委李志英，约二百余人，由工农群众组成。活动地区为红岩寺、牛槽、曹家坪、蔡玉窑、九间房、凤凰嘴。

四路游击师：师长阮英臣（大刀会首领），政委夏云亭[2]，号称六百至一千人。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时，将四路游击师带走，留下吴振挺带的百余人的游击队。他们活动地区为袁家沟口、小河口，黑山、药王坪、马家山等地。五路游击师：师长最初是毛易彬[3]（红枪会首领），后为孙守山（孙光），政委白文进[4]，是红枪会自发组织起来的，约一百五十余人。活动地区为店垭子、米粮川、两河等地。

六路游击师：师长叶忠让，叶牺牲后为肖大喜，约百余人，是由工农群众组织起来的。活动地区为湖北郧西一、二、三天门。

七路游击师：师长余德心，政委张祖祥，约百余人。活动地区为大小心川、西河。

九路游击师：师长阮开科（红枪会首领），号称一千多人，我们只派几个干部去。活动地区为唐家河。

华阳游击队，当时主力派下去多少人，后来发展多少人，队长、指导员

是谁，活动地区和活动多长时间，我不清楚，因他们和总部无联系。

这些游击师的组成，有的是军部直接组建的，如三、四、六路游击师；有的是我们负责组建的，如五、七、九路游击师。其中有大刀会、红枪会改的，我们只下个委任令，派少数干部去改造。有的是以工农群众为基础组成的。各路游击师，成份新、复杂，战斗骨干少，每一路只有几名干部，枪支弹药少，又未经战争环境考验，经不起风吹草动。但他们成立以后，除九路游击师外，三、四、五、六、七路游击师活动比较积极，消灭了一些地方反动团队，在配合主力作战、担任侦察警戒、组织动员群众参军参战、安置和掩护伤病员等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在像陕方面：一九三五年三月，由方升普、李隆贵带二二五团八连组成豫陕游击师（八连后来军部又收回去了），师长方升普，政委曾焜，特委书记李隆贵。下辖：

第一游击大队：队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

第二游击大队：队长刘传根，政委李传彬。

第三游击大队：队长李振远，政委张培真。

第四游击大队：队长李思明，政委胡从真。

四个大队约四五百人，是由工农群众组成，逐渐发展起来的。他们主要活动地区为峦庄、庾家河、留仙坪、杨村、古城、三要司、高耀等地。

他们成立之后，主要是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消灭地方反动武装，为开辟根据地打开局面。

红二十五军进入鄂豫陕地区半年多时间，粉碎了敌人几次“围剿”，消灭敌人几个旅，为建立鄂豫陕根据地打下了基础，先后成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游击总司令部，组建发展了一些地方武装，建立了一些区、乡政权和党的组织，初步形成了根据地的发展规模和对敌斗争的新局面。

二、一九三五年七月至一九三六年十二月

一九三五年七月，省委在泮峪口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迎接主力红军北上。省委这个决定，没有向两个特委打招呼，事先我们不知道。后来在北京听徐海东讲，当时他们决定北上，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他们离开后，要我们留在陕南继续坚持斗争，两个特委合并，成立鄂豫陕特委，两个游击师合并组成主力团等。可惜这封信我们未收到。此信是交给三路游击师政委李志英带回交我们，而三路游击师内部出了叛徒赵九海，把师政委打死，带着信和部队叛变了。由于我们不知道军主力离开陕南到陕北，一切工作安排和各路游击师的活动仍按军主力在时那样活动。敌获悉我军主力北上，便调集大批兵力对我各路游击师进行分割包围，企图各个歼灭。在敌重兵“围剿”下，我年轻的各路游击师在没有充分思想准备之下，受到很大损失。有的叛变了，如九路，把我们派去的几个人杀了，他们投敌了。有的受到很大损失，如三路、六路、五路、七路。

在这种情况下，鄂豫陕特委决定，要千方百计很快查明军主力行动动向，以便决定我们的行动方针。九月，我们游击总司令部行至大小米粮川以西两河口时，截获一份《西京日报》。从敌人报上看到军主力已到甘肃两当、泾川，并得知政委吴焕先已牺牲。据此我们分析，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去了。当时特委开会决定：1、很快将各路游击师集中行动，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2、集中之后向东行动，找豫陕特委，商讨今后行动方针，商讨集中领导和部队整编问题。特委这几条决定是正确的，合乎当

时的斗争情况，事后知道和省委的指示精神是一致的。如果不果断地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各路游击师有被敌人全部吃掉的危险。我们根据特委的决定，游击总司令部由西到东，到店埡子、二天门找到六路游击师，五、七路游击师未找到。然后向北，到红岩寺找三路游击师，他们跑到西边去了，也未能会合。然后再向东南，到袁家沟口，找到西区游击大队约四十人。我们会合这些部队以后，即向东，在山阳、郧西交界的碾子坪同豫陕游击师会合了。他们在敌重兵“清剿”下，也得知军主力离开陕南北上，主动将各路游击大队集中起来，向西找我们。这样，两个特委和部队于十月十九日胜利会合了。

会合之后，两个特委即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军主力走后我们怎么办，一致同意要讨论今后部队集中统一行动的方针、两个特委和部队合并问题。这个会议从总的方面来说开得好。首先分析了红二十五军走后的不利形势和坚持斗争的有利条件。大家认为，主力北上后，敌我力量悬殊，敌人一定会组织全部力量对我留下的部队进行大规模连续不断的“清剿”，斗争将是残酷的，困难是很多的，加之部队新，枪支弹药少，军主力离开陕南，我们能否继续坚持斗争，部分同志缺乏信心，部队思想混乱，情绪较低。但陕南群众条件好，地形对我们有利，地方反动势力弱，三省交界有矛盾可利用，有几白老同志作骨干，又有半年多坚持陕南斗争的经验，对地形、社会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坚定信心，团结一致，共同奋斗，不但可以生存，而且会得到发展。随后，讨论了两特委和部队合并问题，一致同意两个特委合并为陕南特委，部队合编为红七十四师。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当时特委讨论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和行动方针，决定：1、继续会合三、五、七路游击师，并收容失散人员；2、采取同敌人兜大圈子的方法，摆脱敌人重围，离开老区，到镇安、柞水、佛坪一带活动，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3、不同强敌正面接触，避免打硬仗，集中兵力，打击分散、弱小、孤立之敌和反动团队，补充枪支弹药，提高部队和广大群众的斗争士气；4、紧紧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扩大红军；5、要求军队内部上下团结一致，下定决心，坚持斗争，大家死在一起，活在一块。在讨论谁当特委书记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李隆贵提出自己当书记，理由是：一是职务高，是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二是工农出身，会打仗，并说位三一贯右倾，老犯错误，在鄂豫陕是个右倾机会主义，职务比他低，是省委候补委员、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副主任，知识分子出身，不能指挥打仗。位三同志很谦虚，说自己身体不好，犯过错误，同意让李隆贵当书记。我和其他同志坚决不同意李隆贵当书记，认为他虽然是工农出身，但没有文化，没有社会知识，没有地方工作经验。缺乏组织全面工作能力，简单粗暴，动不动就打人骂人，军阀主义，严重脱离群众，团结不了同志，不论在哪方面都不如位三同志。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大家一致同意郑位三为特委书记[6]，我任师长，李隆贵任政委，方升普为参谋长[7]，曾焜为政治部主任。部队组成一、二营和手枪团、特务连、警卫排，共约七百人。当时一营营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二营营长肖大喜、政委刘建挺。

红七十四师的成立，是红二十五军北上后取得有重要意义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妄图将我各个击破的阴谋，挽救了危局，保存了力量，使陕南革命斗争的烈火不熄，红旗不倒，从思想、政治、组织上保证了陕南革命斗争继续和发展。实践证明。碾子坪会议所确定的政治、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如果让李隆贵当特委书记，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红七十四师成立后，按特委的既定方针，西进到镇安、柞水、佛坪、宁陕地区活动。部队进至店垭子、大小米粮川、曹家坪，找到三、五、七路游击师，他们有的只剩几十人。至此，我们各路游击师全部会合了。我军进至青铜关时，敌四十四师一个营出来阻击我们西进。当时我居高临下，待敌接近，一个猛烈反击，打得敌人抱头回窜，毙敌营长以下百余人，缴获长短枪四十余支、机枪四挺。红七十四师成立后首战告捷，军心大振。接着西进到营盘街、东江口，消灭两个地方保安团。经过几天休整，以奇袭占领佛坪县城，消灭县保安团。为了熟悉地形，继续西进到西江口，到城固、洋县附近。此次行动，先后击溃敌一个营，消灭一个县保安团、五个地方保安队，共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和一批弹药物资。熟悉了地形，扩大了声势，提高了士气，补充了弹药枪支。使广大群众知道了陕南红军并未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我军所到之处，打土豪，开仓济贫，宣传我军主张，扩大红军。

十二月又回到佛坪四亩地。特委开会研究认为，此地群众条件和地形条件都好，可以开辟新根据地，决定派刘建挺、汪世才带一个连下去，组建宁佛工委，发动群众，扩大游击队，建立小型的游击根据地，作为师主力行动的立足点，同时还决定，为了进一步扩大我军影响，收容失散人员和伤员，师主力向东返回老区。我们先到大小米粮川，店垭子，一、二、三天门，红岩寺，袁家沟口，收容了一些失散人员和伤病员。所到之处，向人民群众宣传红军又回来了，并且不走了，号召群众用各种方式配合我军行动。并警告地方反动派不准做坏事，谁要是欺压群众，一定要谁的狗命。同时，镇压了极少数反动分子。这样大大鼓舞和稳定了人民群众的斗争情绪。我们行至山阳沙窝时，遭到敌人两个团的突然袭击，激战两个小时，我即撤出战斗。此仗我牺牲营长以下四十余人。此仗之后，我们急行军向东南，打开漫川关、东赵川、荆紫关、河南西坪，先后歼灭三个地方保安团，缴获长短枪百余支。然后由东向西，到庾家河、峦庄、三要司、兰草、官坡，消灭当地保安团。此时发现敌人调动兵力“围剿”我们。特委决定，东进任务已经完成，部队再西进，摆脱敌人“围剿”。

一九三六年一月，我们山东向西回到东江口，部队正准备过春节时，杨虎城独立旅进山“围剿”。我们甩开敌人，一个夜晚插到山外周至、户县过了一个好节。然后背靠秦岭，向宝鸡挺进。等宝鸡敌人派两个团出来迎击我们时，我又以急行军翻过秦岭，利用天下大雪，拂晓时突然打开宁陕县城[10]，全歼守敌保安团三百余人，活捉敌县长，斩首示众。我们发动群众，开仓分粮，分浮财，扩大红军。这次行动给敌人特别是地方保安团队很大的打击和震动，进一步扩大了我军的影响，解决了我军全部服装。敌人开始调动六、七个团兵力，向宁陕地区“围剿”我们。一九三六年二月，我们为了摆脱敌人的“围剿”，从宁陕出发，再一次向西打开佛坪县城，消灭了刚组建的保安团。然后西进到凤县双石铺[11]，消灭当地保安团，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破坏公路桥梁几十处，使公路中断停车达半月之久。这一行动，打得敌人很痛，敌人调集驻汉中之四十九师，安康之四十四师，关中杨虎城之独立一、二旅，以及地方保安团队共十余团兵力，采取追堵合围的手段，妄图消灭我们于太白山以西地区。战斗一开始，正面敌人日夜不停地穷追，弄得我们吃不上饭，睡不了觉。我们后退无路可走，只好爬上了三千公尺的太白山山顶。但我们刚一下山到厚畛子，又遇敌人迫击，打了一天一夜才摆脱了敌人。这次“围剿”，我们处境相当困难，敌人以绝对优势轮番追击。敌

人的口号是，只要我们放一枪，就等于打死我们一个人，因为我们的弹药几乎打光了。加之我们思想准备不足，估计敌人要来“围剿”，但没有想到敌人用这么多兵力来搞我们。部队由于连续作战，疲惫不堪，七天多未很好吃东西，没有休息，伤病员又没有地方安置，部队中产生了急躁情绪，要同敌人拼掉算了。

我们摆脱敌人穷追后，到四亩地安置了一下伤员，一直东进到河南伏牛山、兰草、官坡、庙台、双槐树地区，消灭当地保安团。然后进至河南卢氏县城附近，消灭卢氏县保安团二百余人。回头打开西坪、富水关，消灭地方保安队百余人，再打荆紫关、漫川关，消灭保安团二百余人。这几次小仗，进一步解决了部队服装，补充了弹药和枪支（先后共缴获长短枪三百余支），稳定了部队情绪。到梁家坟休整几天，特委开会，分析了前一段情况，认为红七十四师成立后，军事行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部队战斗力大有提高，这一时期，部队先后扩充新兵五百多名。我们的胜利引起了敌人极大注意，估计今后敌人会重新组织重兵对我“围剿”，我们要抓紧时间训练部队，发动群众，创建游击根据地。从陕南整个情况看，宁、佛地区还是敌人薄弱之点，那里的地形、群众条件对我们有利，应利用敌大“清剿”之前，回到宁、佛地区做好群众工作，继续扩大红军。五月我们又回到东江口休整，部队除抓紧时间训练外，主要分散做群众工作，组织贫协小组，打土豪，分浮财，扩大红军。五月中旬，我们从敌邮电获悉，敌四十四师、四十九师，杨虎城部计划在三个月内用驻、堵、追等手段围歼我们。我们根据第二次反“围剿”的经验，再集中行动，不易解决吃、住问题，也利敌集中兵力穷追。因而特委决定，化整为零，分散行动，这样可以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自己行动也方便，又可以解决部队行动、吃、住问题。陕南地形条件，经前一段集中行动，大家都熟悉，部队经过了锻炼，分散行动的条件已具备，分散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存力量，消灭敌人，待敌“围剿”过后，再集中活动。根据特委的决定，部队分为一、五、六三个小团，方升普、位老带一团，以太白山为中心；李隆贵带五团，向东在商州地区活动；我带六团，向西汉中活动。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不仅保存了自己，而且还打了些胜仗，消灭了不少地方反动武装。六团消灭了漫川关特别是西照川地方民团。西照川是郿西县民团团总赵六娃常驻之地，我们打死了赵六娃，真是人心大快，缴获长短枪两百余支。一团在秦岭附近活捉刚要上任的商州国民党专员汤有光。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斗，使敌人妄图围歼我们的计划彻底破产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我们在东江口地区集中，先到南汉江边，消灭镇安云盖寺保安团，再回到东江口地区，改编了杨虎城部哗变的何振亚带的一个连。由东江口进到曹家坪，收编了宋登贤大刀会（号称三百人）。再东进河南，打西坪，因西坪敌人有了准备，未打开。回到富水关附近休息时，公秉藩别动队一个大队（相当团）和商州、商县保安团近两千人来犯。我们开始并不知道公秉藩是国民党嫡系特务队，以为是杂牌军。他们的火力强，其部队是由国民党校尉级军官组成的。待敌接近，我们集中力量一个反击，将敌击溃，打死打伤敌人几十人，缴获二十响盒子枪和步枪四十余支、机枪四挺，俘虏敌校官二人。此后我们进至蓝田县，正值“双十二”事变。“双十二”事变的真实情况，开始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只听传说。有的说是张、杨军阀混战，有的说是张、杨把蒋介石扣起来了。当时我们不管是军阀混战还是张、杨扣蒋，预计先打蓝田县，然后乘机打山阳、镇安、柞水等县，先捞他一把，占

些地方再说。第三天我们接到毛主席、周副主席一封信，要我部原地不动，由李涛传达中央的指示和部队今后的任务，并要我们派部队到蓝田接李涛。我们接到这封信是半信半疑的，不信吧，是毛主席、周恩来同志来的信；信吧，又感到很突然。因我们和中央从无联系，同红二十五军也无联系，外面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特委决定，既执行，又要提高警惕，防止上敌人的当。第四天，李涛带一部电台和机要人员来我部。开始我们先问李涛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情况，有点盘问性质。当我们解除疑问后，李涛向我们传达了中央关于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联蒋抗日，一致对外，停止打土豪分田地；部队改为南路军，成立军委会，郑位三为军委主席、李涛为副主席；部队要进至灵宝之间阻止国民党亲日派军队向潼关进攻，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我们听了李涛这些传达，在思想上是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感到很突然，也很新颖，开始有些怀疑，后经李涛反复解释才相信了。部队迅速动员和整编，经四天的准备，主力向东开进执行新任务。由方升普、曾焜带一个小团向西，找何振亚、宋登贤、宁佛工委传达党的政策和主张，开辟宁佛地区工作。师主力进至灵宝附近，接周副主席电令，说“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命我部开回商州，同十五军团会合。我们回到商州，受到军团首长和部队热烈欢迎，军团营长给予我们很高的评价，说我们坚持陕南斗争，取得了很大胜利，牵制了敌人，配合了主力红军作战。军团首长还说：我们在陕北打了几个胜仗，也有你们一份。你们这几年不但没有被敌人搞掉，而且消灭了不少敌人，自己越来越壮大了，这是了不起的胜利。我们也特别高兴，象久别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一样，全体指战员都沉浸在无比欢乐之中。

### 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八月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十五军团开回三原，我们继续留在陕南，开往镇、柞两县驻防，待命行动。师部带四团驻柞水县石嘴子，五团驻镇安，六团驻镇、柞之间的石坪。这一时期一切供应均由杨虎城陕西地方政府供给，部队主要任务是整训和做统战工作。由战争转为和平环境，开始非常不习惯，原来是冤家对头，现在是朋友，要坐在一个桌上吃饭、喝酒，总觉得别扭。但不管怎么样，我们主要是做好群众工作，宣传我党的统战政策和主张，我党我军为穷人谋利益，红军还是老百姓的军队，这一点是不会变的。经过三个多月驻防，我们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关系搞得非常好，群众纷纷要求参军。我们在这一地区接收三百多人参加了部队。后来地方国民党政府把我们扩军反映到西安，西安办事处来电要我们停止扩军。此后，我们又偷偷摸摸地扩大一百多人参加部队。

四月、西安办事处来电说，供应运输困难，命我部开往长安县以南大峪口地区驻防。部队进驻这一地区，主要是整训。政委李隆贵已调延安抗大学习，张明先调来当政委，吴东升当政治部主任。四团团团长王挥友，政委吴林焕；五团团团长孙光，政委丁国钰；六团团团长汪世才，政委李书全。李涛同志调回延安，位老六月也调延安。部队正规训练，我未搞过。一切都是从头学。经过三个月基本训练，部队生活作风逐步走向正规化，克服了游击习气，军事素质有些提高。八月份，奉中央军委命令，要我们开往三原整编。

我们从大峪口出发，路过咸阳大铁桥时，成千上万的人在铁桥两边看我们。敌四十×帅师长李文曾化装便衣，也在人群中看我们到底是支什么样的部队，他不理解为什么派那么多部队围、迫、堵都没有把我们消灭，反而越

战越强，越打越多。他们称我们是一支奇怪的部队。

部队开到三原时，受到彭总的热情接待。他说：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你们单独坚持陕南斗争，很辛苦。由于你们在陕南牵制了不少敌人，直接配合了主力行动，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现在由于国民党卡我们，部队对外暂改一一五师留守处，部队连的建制不动，改为炮、辎两营，驻东潼关、三原、耀县、北同官、洛川一线，担任十八集团军由延安到前线的输送任务。一九三七年十月，部队改为西北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团部驻洛川，主要任务是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四团又担任机动任务，哪里出事往哪里去。瓦窑堡紧张调瓦窑堡，绥德紧张调绥德，延长紧张调到山西大宁县，富县紧张又调回富县。在西北这几年，四团曾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叶剑英、贺龙、滕代远等领导同志的接见和教诲，得到很大的鼓励。

再讲一点红七十四师能够坚持陕南斗争的基本原因

红七十四师能够坚持陕南斗争，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观上来说，主要是：

1、采取了较灵活的战略战术。在主力北上，各路游击师在敌重兵“围剿”，遭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及时收拢兵力，集零为整，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同敌人兜大圈子，在运动中寻找战机，集中力量突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吃掉好打之敌，开辟新区，建立新的立足之地。当敌人察觉我们在宁陕、佛坪开辟新区，用重兵采取迫、堵、驻剿的方法对付我们集团行动时，我们则及时化整为零，分散行动，遍地开花，到处袭击、扰乱敌人，打击敌人。平时敌人用一两个团追击。“清剿”时，我们采取大踏步前进，在广大区域内与敌周旋，东到河南伏牛山，西到汉中，北到山外，南至汉江。我们走的快，来的也快，声东击西，出没无常，使敌人忙于拼命追我们，老挨打，还摸不到我们。

2、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壮大自己，削弱敌人。我们对何振亚、宋登贤部采取联合抗捐，互相配合，逐步改造的方针，最后改编为红军。我们对开明绅士，如商南县的石老八、宁陕两河口区区长宋承义，采取争取利用的方法，不动他们的财产，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利用他们给我们买表、布匹和报纸，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对有些地富家不没收财产，利用他们掩护我们的伤病员。对山寨、石洞一时打不开的不打，订互不侵犯条约，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保护城镇工商业，我军所到城镇，不没收小资本家的财产，不干涉商人经商，店铺照常营业，稳定中场，安定民心。不杀俘虏，对所俘敌士兵和罪总不大的下级军官进行教育后发路费放回家。不搞硬性的打土豪分田地，只是分地主富农的俘财，救济贫苦老百姓。实行了这些政策，团结了可以团结的人，使我们顺利地克服了许多困难，减少了许多对立面，分化瓦解了敌人。当然，这些政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了。开始也是“左”的要命。不仅杀了地主老财、反动团总，而已有时连他们的家属也杀了。红二十五军走后，我们根据实际斗争需要，改变了过去“左”的做法，收效甚大。

3、军民关系搞得很好。我军纪律严明，不侵犯和损害群众利益。每到一地都打富济贫，分给群众的粮、财。他们白天不敢要，晚上送上门去。积极为群众做好事，解决困难。给群众担水，扫院子，看病，有时帮助群众收割。群众给我们送信、带路，都给很高的报酬。这样，群众把红军看成是自己的军队，真心实意地帮助我们。在当时无固定后方的情况下，伤病员多是放在群众家里休养。我们到处建立秘密农协小组（两三人不等），负责宣传群众，

组织群众，收集情报。我军每到一地，在一两个小时内就可把周围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敌情大体搞清楚。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我们如鱼在水，自由东西。

4、军内上下团结一致，齐心协力，共同对敌。那时干部、战士吃、穿、住、行都是一样。干部以身作则，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宿营带班、查铺、查哨，规定发生紧急情况的集合地点和前进道路。干部要保证部队吃饱饭，睡好觉，照顾好伤病员。特别是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郑位三，对红七十四师能够坚持陕南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他每到一地，都找各方面人士开座谈会，了解敌情、社情。他善于利用国民党报纸分析敌人动态，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政策，确定我们的行动，克敌制胜，大家称他是“诸葛亮”。他善于团结干部。李隆贵反对他，但他并不计较，主动同李搞好团结。他平易近人，常找同志们谈心，大家有话也愿意和他讲。他在病中不能走，每天由几个人轮流抬着，但抬他的人毫无怨言。这充分说明大家敬佩他，爱戴他，在人们的心目中具有很高的威望。战士尊重干部，干部爱护战士，情同手足，亲如一家，不管战斗多么残酷，条件多么艰苦，全军上下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具有敌人难以置信的战斗力的战斗力。

总之，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后，红七十四师独立坚持陕南斗争近两年，在艰苦战争环境的考验下，红旗未倒，坚持到最后胜利。先后消灭敌人三千余人，缴获长短枪千余支。牵制敌人除地方保安团外，有敌四十四师，四十九师，杨虎城警一、二、三旅，胡宗南一个师，国民党别动纵队等。我们还开创游击根据地，打富济贫，实行“五抗”，为劳苦大众谋利益求解放的主张和政策深入人心。我军同广大群众心连心，在人民群众中播下了革命的种子，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注释

[1] 原题为《红七十四师陕南斗争大事记》。

[2] 即夏云飞同志。

[3] 即毛仪彬同志。

[4] 即白明峻同志。有的同志回忆，白明峻是“五路主任，[五路]好象没政委”，“[白]打了一段游击，就掉队了”。

[5] 陈先瑞同志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七日至八日的一个座谈会上说：“会合是二次。第一次是梁家坟，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为什么分开呢？各自要回去安排一下，收容失散人员，地方工作要交待、因为比较仓促，我们只有六路西区游击队，三、五、七、九路部没找到，全部会合再集中”。“后又在碾子坪集中，时间是十月十九日”。

[6] 陈先瑞同志在上述座谈会上说：“特委刚组成时委员有：郑位三、陈先瑞、方升普、李隆贵、李学先[后增加的]、李书全、袁崇安、曾焜；常委有郑位三、陈先瑞、方升普、李隆贵、曾焜（以后是李学先）；书记郑位三。”

[7] 李书全同志在上述座谈会上说：“七十四师成立时方升普不是参谋长，是副帅长，好象兼参谋长（范铁民插话：没有参谋长）。”待查。

[8] 四亩地系村名，属于陕县籍。

[9] 李书全同志在上述座谈会上说：“宁佛工委书记先是罗明义，以后是方升普、刘建挺。”



[10] 据当地老年群众回忆，红七十四师是一九三六年春节前打开宁陕县城的。

[11] 据郑位三同志回忆，奔袭凤县双石铺是紧接夜袭户县的事。

### 成仿吾谈他到鄂豫皖苏区和去上海、瑞金找党中央的情况

郭述申于一九八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八四年一月八日两次同成仿吾交谈了鄂豫皖苏区的情况。成仿吾回忆了他一九三一年到鄂豫皖苏区和一九三三年去上海、瑞金找党中央的情况。现整理如下：

一九三一年秋，中央决定派我和宋侃夫、徐以新等五人到鄂豫皖苏区工作。我们是从上海乘火车到达信旧的。又从信阳出发，由一名党的交通员带领。进入罗山。十一月七日“十月革命节”这天到达新集。我是一九三一年下半年从国外回到上海的。中央派我到鄂豫皖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我到了以后，张国焘要我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的宣传部长，我没有同意，我还是在省委当宣传部长。后又兼任了大约一年的中共红安县委书记。

我离开鄂豫皖苏区是一九三三年十月间。行前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郑位三等和我开了一个会，决定由我去中央汇报工作，要军事干部。我是从天台山高山岗出发的，走得很仓促。我由陈先瑞、韩先楚、刘震等参加的一支四十支盒子枪的便衣队护送，在陂孝北铁路边打了一个月游击，然后在信阳以北的广水站上车到武汉。我到上海后，一个多月找不到组织，中央给鄂豫皖在上海的联络点不敢用，已经过时了。后来找到郑伯奇，看到报上骂鲁迅，就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茅盾也在场。鲁迅说来得正好，瞿秋白马上就要离开上海。当时中央已不在上海了。这样就接上了关系。后来派了高文华找我，要我搬出法租界，说那里危险。我就住在一个印刷工人家里。这时由河南来了张、王二同志找中央，他们是五中全会代表，我们就一同由上海到了汕头，再到大浦、汀州，然后到了瑞金。我们到汕头正是过年，比较容易通过了关卡。我当时行动很困难，害痢疾八个月，坐担架由女同志抬着走，到汀州骑上了牲口。中央要求五中全会代表一月十日到，我们十一日到。邓大姐是五中全会秘书长，她来接我们。到了会上，周恩来宣布鄂豫皖的代表来了（当时我不是代表，因正赶上开会）。博古的爱人指我，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张闻天说鄂豫皖的问题以后再说。五中全会毛主席没有参加，博古、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在台上，刘少奇走来走去，会开得很乱。会议以后，接着又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毛主席主持的。

程子华那时正在学习。他是一个师长，他与我谈了话，没马上走，等机会。中央要他到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当参谋长。

（郭奉滨整理）

## 戴季英关于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的谈话纪要

陈先瑞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两次走访了戴季英同志，就红二十五军战史有关问题作了交谈。现将戴季英同志谈话内容综合整理如下：

### 一、对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稿的看法

我是昨天晚上才见到你们这个稿子，大概翻了一下，根据你们的经历和水平，能够写到这个程度，也是很不错的。“结束语”总结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但缺乏一条总的挂帅的内容。毛主席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是十月革命的继续。鄂豫皖苏区的创建经过，完全是按照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执行的，这就是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坚持武装斗争，实行武装割据，以乡村包围城市。这是总的路线、方针、原则。毛主席从理论上对这个问题讲得十分透彻，应当总挂一下。鄂豫皖苏区，坚决执行贯彻了这个总的原则，方向是正确的，如果加上这一条内容，加以总结，就有了挂帅的了。

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是：（一）瞿秋白的盲动主义，因为敌人的残酷屠杀，主张实行报复行动，叫攻打车站、破坏建筑，这对我们影响不大。（二）李立三路线主要是攻打中心城市，如提出“打到武汉过中秋”。这个对我们有影响，曾在黄安南部，动员群众攻打武汉，群众不肯接受，说“哪打得下武汉？”虽说时间短，但有影响。（三）王明的“左”倾路线，中央曾有指示，不让敌人占领苏区一寸土地。这对我们影响大些，首先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发生了错误。七里坪战役的失败，就很说明问题。

红二十五军的历史，要抓住几个重点阶段写，即四方面军走后，坚持了两年斗争；程子华来后，决定战略转移，开辟了陕南根据地；省委主要领导同志坚决反对入川；以及后来的西征北上，到达陕北等。

名称问题，还是叫战史、军史为好。文字上不好写的地方，可以从略。

### 二、红二十五军的成立经过

四方面军临走时，在黄柴畈召集的领导人会议，王平章参加了。其他省委成员均未参加。之后，省委在长冲召开会议，由王平章口头传达了黄柴畈会议内容。当时参加的有：沈泽民、徐宝珊、吴焕先、成仿吾、高敬亭、郑位三、戴季英等。郭述申因在皖西，还没有过来，未参加。王平章传达的主要内容：一是主力要突出鄂豫皖苏区，决定留人。说张国焘向中央报告了，将省委成员留在原地，王平章也留下，我也留下。说我们大多是苏区的创始人，留下继续保卫苏区。一是要建立主力红军，坚持斗争。沈泽民当时写信给张国焘，要调十师回来。张不允许，说在黄柴畈会上定了，叫自己搞。这都是王平章传达的。

四方面军走后，省委在长冲开过好几次会议。我是从四姑墩赶到长冲的。大约半个月之后，省委就决定成立红二十五军。为什么叫红二十五军，主要是为了纪念蔡申熙，当时已得知他在河口战斗中牺牲了。红二十五军的建立，主要以我的二十七师为主力。当时有三个团（徐海东将其中的七十九团带往皖西去了），改为七十四师。当时还没有军部。军部就是原二十七师师部。吴焕先为军长，我是政治委员。郭述申带二十七军来到了鄂东北，这才成立七十五师。这时也才正式成立军部。徐海东为七十四师师长，我兼政委。七十五师师长是姚家芳。后来又成立了七十三师。

红二十七师是由光山独立二师改编而成。当时决定成立九军，才给了二十七师这个番号。

在鄂东北地区，当时有七八千人。曾在黄安附近打过一仗，打垮敌人两个团，是肖之楚的部队。敌人好几个军挤在黄安城内，想占领大小坳口，但我军击溃，歼敌一部。

### 三、红二十八军的成立

成立红二十八军，是从皖西这个战略地位考虑的。四方面军走后，鄂豫皖成了一个方面。沈泽民当时想成立江北方面军，建立两个军，所以才组成二十八军，活动于皖西战略区。红二十五军则实行机动作战。二十八军属省委领导，但在军事指挥方面，仍归红二十五军。

### 四、鄂东北道委、游击司令部的成立时间

鄂豫皖省委成立后，即将苏区划为几大块，这是中央分局划分的。即鄂东北道委（徐宝珊）、豫东南道委（高敬亭）、皖西北道委（郭述申），我是鄂中区（孝感）道委书记兼游击司令。当时叫军区指挥部，后改为游击司令部，是苏家埠战役后改的。鄂东北道委、游击司令部，也是这时候成立的。吴焕先担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之后，即为鄂东北游击司令。

### 五、有关七里坪战役的情况

围七里坪之前，就提出过“巩固、扩大根据地”的口号。所以围攻七里坪，还有个保卫春耕的因素，敌人当时对根据地破坏很大。省委决定围七里坪时，大家都很高兴，因为在郭家河等地打了两三个胜仗，情绪都很高涨。当时，省委成员都是同意打的，没有持不同意见的，反对的。围了四十二天，不成，才决定撤围，可以说是失败。但围七里坪不是路线错误，因总的路线是反帝、反封建土地革命，这个没有错，只能说战役上错了。对保卫春耕，还是起了作用。之后，部队撤到九里十八寨，决定到皖西去。从七里坪下来时，还有七八千人，七十四师是完整的。

### 六、肃反问题

肃反问题，中央是有指示的。肃反最早开始于兴国，有个报告，中央将这个报告转发到鄂豫皖苏区。不是说肃反错了，而是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也是这样写的。当时，对富农政策上也有错误。说许继慎是改组派，中央也是有电报的。省委斗争许继慎时，说“吃喝委员会”是许带来的，瓦解腐化红军队伍。这是当时的情况。

### 七、与东北军建立关系

一九三三年，红二十五军返回鄂东北时，被敌截成两半。就在这时，省委决定我为鄂豫边游击司令。我在担任鄂豫边游击司令时，常在光山一带活动，距东北军驻地很近、曾写信给王以哲，还送去一些传单，试图与东北军建立关系。王以哲还把这些传单送给了张学良。信的内容是讲民族危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东北军是东北人，成了亡国奴了，还到鄂豫皖来打红军，应当打回东北去。长岭岗战斗后，把东北军俘虏放了回去。我二次又在凌云寺给东北军写了信，也是这个内容。与东北军的关系，最早还是在鄂豫皖苏区开始建立的，对王以哲六十七军也是起了作用的。

### 八、长征入陕情况

程子华来了以后，先到卡房郑位三处，后跟我在沙窝集附近见过面。当时，徐宝珊、吴焕先、高敬亭等都去了皖西。省委从皖西过来后，开过两次会议。一次是由程子华传达中央指示精神，决定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除了讲周恩来的指示以外，还讲了朱总司令的意见，说红二十五军可去陕西，与川陕苏区连接起来，等等。二次会议是研究人事安排问题，没叫程子华参

加，怕会上意见不一致，不便参加。省委当时向中央写过报告，是要一名军长，程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最后还是决定他当军长。这是省委的一致意见。程说他当参谋长，不当军长。因为省委决定了，也就没有改变，还是他当军长。

长征出发时，曾在孝感给高敬亭写过信，是徐宝珊写的，内容是环境严重，主力要转移，留下的人，还有坚持斗争、争取胜利的前途。叫高敬亭当书记，保持红二十八军，将来，红二十五军也可能再转回来。并讲了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事。信，是叫郑位孝便衣队送去的。郑位孝是鄂东北游击司令部总务科长，是郑位三的一个族中兄弟。这也是个安排。

红二十五军出发时，加上罗山独立团（也叫西路军），总共约四千人。进入陕南后，因为沿途打了几仗，减员将近一千人。我当时是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是省委秘书长，随政治部一起行动。蔡川整编时，因为军长、副军长在庾家河战斗中负伤，我才到军部担任参谋长，协助吴焕先指挥部队。这时，由郑位三担任政治部主任，是徐宝珊提出的。

独树镇战斗，是个遭遇战，情况很严重。那个参谋主任，叫薛云阶，河南人，由上海派来的。他来时就听说表现不大好，对革命产生过动摇。

庾家河战斗，有个腿被打断的团长，是个矮子，可能叫叶光宏，商城人。省委在蔡川开过一次会议，主要是整编问题，干部配备等。

#### 九、关于“反对入川”问题

红二十五军西去汉中地区，并不是为了进入四川，会合红四方面军，而是为了打通关系，与四方面军建立联系。这一点，程子华来时就作过传达，朱总司令说了，可以与四方面军、川陕苏区取得联系。当时，听说四方面军到了勉县，就想西去建立联系。到了华阳地区以后，手枪团曾去汉江边作过侦察，了解情况。这时，有的同志提出入川问题，以为陕南没有出路，要靠四方面军去。省委在华阳开过一次会议，徐宝珊、吴焕先和我，都反对入川的主张。认为四方面军早已撤回四川，我们再要过汉江，翻巴山，前途渺茫，不易实现。到时候四川不能去，陕南也呆不住。认为入川是动摇军心，是错误的。我们说过不去，他们说冒险也要过去。意见还是很尖锐的。因为徐宝珊反对入川，就没有去成。

所以在华阳地区建立游击队，开辟根据地，也是想找个立足点，将来好攻打汉中，目的还是与红四方面军、川陕苏区打通联系。当时认为，留在陕南还可以求得生存，发展，地理位置也很重要，可以联接川陕和陕北，还可以联接鄂豫皖苏区。以后，主力便又东返商洛地区。

葛牌镇会议上，对入川的错误主张，又一次提了出来。斗争是比较激烈的。郑位三还有个“申明书”，是承认错误的。有的态度不好，把省委委员给撤了。省委当时有个决议，是徐宝珊写的。

这就是“反对入川”问题的前后经过。

#### 十、关于张汉民问题

张汉民部先后派人来过两次，与红二十五军接头。第一次派人来时，省委不相信，说是来了解刺探情况。当时提出要五万分之一的陕南军事地图，还要个发报机。第二次派人来送地图。总共两张，但不是陕南的，而是河南卢氏、灵宝的两张。所以，就认为张汉民这个人不怎么好。

张汉民有个副官，名叫阎赫，陕北人。他曾对我们讲过，说张汉民是个叛徒、表示要赶走红二十五军，赴不走就打掉。加之张部跟我很紧，就决心

消灭该部。九间房战斗中，张汉民带的一个营，抵抗也是很顽强的，我们好多人负伤。战斗是很激烈的。

张汉民被俘以后，在关押期间，曾给汉中地下党写过几封信，找党的关系和证明人，但都没有回音。后因情况紧张，徐宝珊决定将其处死，杀于龙驹寨。之后，查国祯（参谋主任）还就张汉民被杀之事，写信通知过杨虎城。

#### 十一、关于红二十五军去陕北的决定经过

（1）袁家沟口战斗，缴获了一些文件，并从唐嗣桐的口供中得知，敌人对“围剿”红二十五军的兵力，有增无减。东北军几个军相继进入陕西，情况比较严重。敌四个军如果都压入陕南，那是吃不消的，不好立足的，所以得想个战略出路。当时，就知道陕北有个根据地，有去陕北的想法。研究去陕北还有这样几个理由：一是陕北距离张家口不远，过了榆林就可以到张家口，吉鸿昌在那一带进行抗日，我们可以找到吉鸿昌这个关系（吉曾到过黄安长冲，与我们有关系），奔向抗日前线。二是这个地区距离外蒙也近，还可以打通国际路线，了解一下苏联的情况，建立关系。三是陕北根据地必定有电台与中央联系，我们没有发报机，到了陕北，便可以接通与中央的关系。去陕北的问题，是在袁家沟口战斗后所考虑的一个战略出路。

（2）到了引驾回、子午镇以后，石健民来了。他带来两份中央文件和电报密码，还有一封很简单的指示信，内容是：坚持游击战争，与四方面军打通关系、取得联系，并与中央经常来往等。除此以外，还有几张报纸。

（3）沔峪口会议。参加人有：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和我。当时讨论了石健民带来的信和文件。听说中央红军正在北上，提出过“拥护、迎接、援助一方面军北上”的口号。至于红二十五军的行动问题，当时还是决定去陕北的，这是在袁家沟口考虑过的战略出路。要离开陕南的原因之一就是敌情发生了变化，形势严重，六十七军到了商洛，五十一军也到了关中，还有从襄阳、汉中方面来的敌人，全部压到陕南，我们呆不住，也吃不消，不得不去陕北。

（4）到了周至县以后，停留了两三天时间，想从这一带过渭河，直去陕北，还曾派人到渭河边看过地形，寻找渡口。但因敌人防守很严，又下了两天雨，河水涨了，过不去，这才决定进入秦岭，翻太白山，继续西进北上。

（5）沔峪口会议后，给陕南写过信，是吴焕先在沔峪口写的，派游击队送的。

（6）佛坪会议情况。进入秦岭以后，省委在佛坪开过会。佛坪（厚畛子）县城土匪多，县府搬到了袁家庄。我记得是在袁家庄开的会。会议内容，还是去陕北，决定绕到渭河的上游，即宝鸡、天水一带，渡河北上。（7）打下双石铺以后，捉了个敌少将（名字忘了）。在双石铺，研究过渭河的问题，听说天水一带河水较浅，不要渡船，可以涉过，于是就攻占两当，打到天水，过了渭河。

（8）在兴隆镇回民区住了三天，开过一次会，主要是研究部队行动，决定翻越六盘山。

（9）吴焕先牺牲后，省委第二天就在埋葬吴的地方开过会，决定由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他是中央派来的，是我提名的。

#### 十二、陕北肃反情况

我当保卫局长，是西北代表团决定的。我当时留在后方，这时保卫局长是崔田民。因他当时不在，我是兼着搞的。我们到达陕北之前，朱理治、郭

洪涛就将张××抓了起来，与刘志丹之间的关系搞得相当紧张。我们到陕以后，朱、郭以为有了力量，才敢扣刘志丹。江修（西安市委书记）从西安来了，说刘志丹如何不好，聂洪钧才决定扣刘志丹，写信给朱理冶、郭洪涛，朱理冶提出要捉刘志丹。朱随后写信给聂洪钧，不是扣刘志丹的内容，而是通知他回后方。送信人在半路上见到刘志丹，刘说他就是聂代表（聂洪钧），把信拆开看了。聂洪钧这才把刘志丹扣留起来。

（卢振国整理）

## 钱信忠谈红二十五军的卫生工作

(一九八九年四月)

一九三二年夏天，我参加红军以后，首先是在黄陂、孝感北部位于杨家寨的一所红军医院工作。院长姓杨，是中医，看护长姓刘，还有十几名看护员，收容伤病员四百多人。一九三二年十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鄂豫皖苏区总医院及其分院的一部分医务人员随军走了，但大批伤员留在苏区，领导上调我到总医院工作。这时总医院已由箭厂河转移到张店一带，一千多名伤病员分散安置在周围数十里的山区。总医院院长是邵达夫同志，连我在内共有四名医生。我到总医院后负责重伤治疗组的医疗工作。以后，由于敌人“围剿”，总医院转移到郭家河一带，把医院分编几个所。我被分配到郭家河所，这个所先在郭家河东南的戴家岗，后又搬到郭家冲。在程七湾也有一个所，院里叫我同时负责两个所的医疗工作。一九三三年，七里坪战役以后，在高家湾成立重伤医院，又调我到那里工作。一九三三年七月敌人开始第五次“围剿”，医院转移到天台山、老君山地区。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下旬，领导上通知我准备成立红二十五军医院，叫我当院长，我遂告别了医院的同志到军部报到。我到军部后，红二十五军即从鄂东北经敌占区打了几个小仗，到了皖西，同红二十八军会师。会师后，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八军统一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于四月十八日经过潢麻公路问鄂东北，途中击溃了敌一九师两个营。战斗后部队进驻光山县高山寨西南的省委驻地。

随着二十五军的改编，部队扩大了，着手筹建军医院。原来红二十八军有个医务所，共有二十几个医护人员、两名医生，与红二十五军合编。红二十五军的孟医生带了一个看护班到皖四组织后方医院。军医院共有三四十名医护人员。军部决定我任院长。程谖梧同志任院秘书，实际上是医院支部书记，党的负责人。除医务人员外，还有炊事班、通讯班、担架队。这样，把军医院的架子搭起来了。我向徐海东、吴焕先汇报，军医院刚建立，全军医务人员太缺，要训练一批看护和卫生员。他们同意，叫我从部队有文化的青年战士中，挑一些人办训练班。我们办训练班，培养了看护。加强了部队医务人员，也充实了军医院。初步建成了一个能承担全军三千多人医疗、急救任务的军医院。

军医院是在战争的环境里，边战斗，边筹建，逐步充实起来的。在组建过程中，我们医院的医务人员，随部队行军作战，担任战地救护任务。一九三四年五月三十日，我军到达光山县的凌云寺。部队还未做好饭，敌三十二师九十四旅追到山下。吴焕先政委对部队作了紧急动员，部队立刻占领阵地，抢修工事。敌人发动猛攻，又以三架飞机向我阵地猛烈轰炸。我军全体指战员顽强抗击，打退敌人连续冲锋。我军及时组织反击，激战到黄昏，挫败了敌人陆空配合的进攻，战场救护工作也做得较好。在双方激战时，救护队的同志及时在战地抢救伤员。战斗结束后，轻伤员随部队转移治疗。重伤员一百多人，我们派担架队把他们送到后方医院。这次战斗后，吴焕先表扬我们说：“这次战地救护工作做得很好。”我军的胜利，一面扩大了根据地，一面进行部队建设。军医院也抓紧在朱堂店集训。

凌云寺战斗后，我军又接连打了几次仗。如长岭岗战斗，徐海东和吴焕先亲自指挥，歼灭了敌一一五师五个营。这次战斗，我们的伤亡很少，缴获了很多武器和医疗药品。每次战斗，我们者组织了战地救护，很快把伤员运



下火线，及时处理，较好地完成了战地救护任务。这时，我们全院已有药品、器械五、六担。一九三四年九月三日，我军从英山东北杨柳湾出发，当夜急行军九十余里，隐蔽地进至太湖县西北的回龙湾。四日下午，继续前进，急行军一百三十多里，我带了几名体质好的看护随先头部队于半夜以神速动作攻占了太湖县城，消灭了伪安徽省警备旅一部，缴获了布匹、药品等大批物资。攻占太湖后，部队每人发一把伞。当时经常露营，所以大家都高兴地说：“一把伞就是一间房啊！”从太湖缴获的药品，除补充给军医院外，送后方医院。

在组建军医院的同时，我们又着手组建军部下属七十四、七十五师两个师的医疗卫生机构。七十五师医院有位院长，近五十岁了，他虽然技术不太高，但对伤病员非常关心、爱护，人们都亲切地叫他老院长。他培养的看护班，人员比较整齐，有一定的护理业务水平。我们对两个师的人员进行了调整、补充，把师医院也建立起来了。师以下的团、营，也相应地建立了卫生队、医务所。到一九三四年九月，红二十五军的各级医疗机构，在军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已初建立起来。军医院还成立了战地救护队。在战争时，战地救护队的医护人员随部队上前线，及时进行战地伤员抢救，提高了伤员的治愈率，降低了伤员的死亡率，受到部队指战员的称赞。

红二十五军在皖西打了几仗以后，又转移到了鄂东北。打下五里店时，在镇上赎买下了一家诊所，医生姓陈，把他诊所的药品、器材全部买下。军医院药品又得到一次补充。经过动员，这位陈医生参加军医院工作。到陕南后，他不能忍受行车作战恶劣环境和太艰苦的生活条件，再三要求离开红军。我向省委徐宝珊同志报告了这件事。后来军领导批准，送他一笔路费，等红军到外线作战时，让他离开，实际上扩大了红军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全国胜利后，他给我来过信，说他回去后，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地方党也承认这一点。长征前，可以说红二十五军军医院人员和设备，已初具规模。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讨论了程子华带来的中央文件和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口头指示，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实行战略转移，以鄂豫边界的桐柏山区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初步目标。为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扩大我军政治影响，行动中部队对外称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同时，留一部分武装再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省委决定由程子华担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任政委，徐海东任副军长，戴季英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军部对军医院的领导干部也作了调整，我仍担任院长，吴子南任副院长，军部派杨则民来军医院任政委。并充实了看护班、通信班、担架队。全军共约三千人。十一月十六日，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十七日从信阳城以南的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以两天强行军进入桐柏山区。进入桐柏山区后，省委研究认为，这个地区靠平汉铁路和汉水太近，回旋范围小，加以敌人大兵压境，我军腹背受敌，难以立足，决定迅速调头北去，到驻马店西北山区，跳出敌人的合击圈，然后向豫西的伏牛山区挺进。我军北上后，敌人又慌忙调兵，紧紧围追堵击。这时，正是十一月中旬，我们的战士还穿着单衣，加上秋雨连绵、战士冒雨行军，衣服湿透，手冻得连枪栓都拉不开。当部队到达方城县独树镇附近时，敌四十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已比我军先两小时到达该地，敌人已逼近。吴焕先立即指挥战斗，同时命令我把省委书记徐宝珊保护好。当时，徐宝珊正患病。这次战斗，一直打到天黑，还未结束。

到傍晚，徐海东率二二三团跑步赶到，打退了敌人几次进攻。天黑以后，从敌人封锁线间隙中穿插过去，二十七日拂晓进入伏牛山东麓。因为这次战斗是和敌人肉搏战，我们伤员有一百多人。由于各个团、营和救护工作做得比较好，大部分伤员都及时进行了处理。由于情况紧急，部队干部都亲自抬担架和让出乘马运伤员。在突围时，大部分伤员都能随部队突围。

我军进入伏牛山区后，敌人又尾追而来。我们又沿叶县、方城边界向西挺进，沿途击退了尾追、阻击的敌人。十二月十日到雒南县的庾家河（现丹凤县）宿营。上午十点多钟，省委正在庾家河开会，研究创建鄂豫陕边革命根据地问题，敌人六十师由七里荫奔袭而来。徐海东亲自指挥战斗，与敌激战时，受了重伤，经过激战，毙伤敌三百多人，将敌人打垮。程子华也负了伤，还有许多团、营干部也负了伤，战士负伤也有一百多人。我们军医院及时组织了抢救。徐海东头部负伤，昏迷不醒。我们派了担架员，把徐海东、程子华及一位姓赵的团政委抬着随部队行军。这次战斗中负重伤不能走的有十几个同志，我们都派了担架员运送。这次战斗以后，我们每天绕山沟行军，并在山区和当地老乡联系，把一些需要安置的重伤员安置到老乡家里。我们用一个星期时间，分别把重伤员安置了。安置的原则，一是把伤员处理好；二是给伤员留下一些药，告诉伤员自己如何换药。重伤员安置好了以后，部队也轻装前进。十二月中旬，部队到了陕南，随之在那里创建根据地。

陕西省是杨虎城的地盘。杨虎城和蒋介石的矛盾很深。我军入陕，原来迫来的敌人大部没有进入陕西境内，而杨虎城正忙于北攻陕北红军，无力分兵对付我们。我们就利用这一时机，在陕南雒南、郧西、卢氏、蓝田等县，以武装斗争为先导，摧毁民团武装和反动政权，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部队在那里也进行了休整。我们就在这时，培训了一批部队的看护和卫生人员，充实战地救护的力量。并对一些重伤员进行治疗。重伤员中，有个团长，腿受伤，我们派了医务人员随同，把他安置在老乡家里。我后来去看他时，骨髓炎已发展很厉害，我即给他做离断手术。徐海东头部负伤，按头脑外伤的治疗原则，保持安静，防止感染。前后经过两个月的治疗和护理，徐海东恢复了健康。程子华两手受伤，当时，坚持在阵地指挥作战，下火线时已红肿得厉害，伤口已有炎症。我们怕他发生骨髓炎，就采取了扩创消毒和夹板固定的办法，同时给以退烧消炎。经过一个多月，才把炎症控制住。这时，他的身体已很差，卧床不能动。为了防止褥疮，我们派了看护给他护理。经过一番努力，逐渐恢复健康。但是，伤口留有死骨。到了陕北以后，做了一次手术，才完全恢复。团政委赵凌波胸部有一红点，在两肋间。根据受伤时的体位判断，可能是子弹。经过他同意，做了手术，把子弹取了出来。在此期间，即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鄂豫陕省委书记徐宝珊在陕南龙驹寨病逝。徐宝珊是我治疗时间最长的一位领导同志。一九三二年，他在鄂东北道委时，患了肺病。那时用药比较困难，省委托地下交通员给他从白区搞了一些药治疗。他担任了鄂豫皖省委书记后，由于工作繁忙，得不到休息，根据地生活条件也很差，他的肺病又加重了。我对郑位三说，徐宝珊的病，除了治疗外，改善营养很重要。郑位三决定，叫我送他到敌占区找到地下党组织，在地下党同志的掩护下，住在老百姓家休养。红二十五军长征到陕南时，徐宝珊随军转移，路上经常发烧，基本上是用担架随部队走的。一九三五年五月，他肺病已到晚期，大口吐血，在陕南病逝。

红二十五军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开始在陕南创建根据地，扩大了地方

武装二千多人。打了几个比较大的胜仗，歼灭了陕军警三旅大部、张飞生警二旅几个营，全歼警一旅，在陕南建立了根据地。我们的部队原来不到三千人，到陕南后发展到三千七百多人。红二十五军离开陕南到陕北、从西安到兰州公路线，打下了几个县城。敌人分兵追击，起到了牵制敌人、配合中央红军北上的作用。军医院从鄂豫皖苏区随部队转战数千里，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胜利到达延川县永坪镇。

在长征路上，徐海东总喜欢要我同他在一起。上阵地，当他观察地形，确定战斗部署后，我就按作战要求，设置医疗救护点。因此，一般进行有准备的战斗，医疗救护工作都比较及时。而战斗结束以后，则把轻伤员分散到部队，重伤员不能随军行动的，进行妥善安置。所以，在长征路上，医院和军领导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在正常行军的情况下，医院派出医务人员随后卫参加收容工作，把沿途有病的同志都收容起来，病重的用担架抬，到宿营地，根据敌情和病情，采取分工负责的办法进行随队或安置。这样做，对巩固部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时，不到三千人，到了陕南，有二千七百多，减员的人数不到百分之十。红二十五军在长征途中，大休整的空隙时间很少，偶尔稍事休息一两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医疗工作，总是利用途中休息，给病人看病，给伤员交换绷带。

长征路上用的药品，基本上是从药店买的及缴获敌人的药品，一般药品还不算太缺乏。

总之，红军医院伤病员治愈率较高的原因，有以下特点：（一）苏区人民非常关心伤病员，虽然生活条件很差，但苏区人民常把家里仅有的一些粮食食品送给伤病员。（二）把伤病员分散住群众家里时，群众对待伤病员亲如家人，胜过家人。（三）部队经常转移，由于部队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因此，伤病员的转移都能及时得到群众的帮助。（四）苏区发展很快，人民信任红军，即使是在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群众坚定地相信，红军必然会取得胜利。

红二十五军到达永坪镇的第二天，即九月十六日，刘志丹便率领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来到水坪镇，两军胜利会师。

会师后，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中共西北代表团和陕甘晋省委的主持下，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我担任红十五军团卫生部长。我们在永坪镇进行了短期的休整。军团领导要求我们虎心向陕北红军学习、搞好革命团结，并经常督促部队搞好作风纪律，严整军容风纪。

合编以后，部队卫生工作办了以下两件事：一是召集了原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的医务干部，在永坪镇开了一次军团卫生工作会议，贯彻军团领导的指示。在这次会议上，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的医务干部，互相交流了部队卫生工作的经验。当时，陕北红军无论医务干部或药品器械，都比红二十五军困难。因此，我们就动员红二十五军各团的卫生干部支援陕北红军。同时，把红二十五军的药品、医疗器械，调拨一批补充给由陕北红军组建的七十八、八十一师。二是组织红十五军团的医务人员，参加了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的前线战场救护工作，取得了满意的效果。在劳山战役中，军团卫生部组织了医务人员。在离前线指挥所不远的地方设立了医疗救护站，及时抢救从阵地撤下的伤员。这次战斗，俘虏伤兵比较多，我们除给以治疗外，并从俘虏伤员中发现一些军医，做了争取工作，动员他们参加了红

军。如原东北药学院院长李维桢、原天津中医学院党委书记董汉文，都是这次参加红十五军团医务工作的。

榆林桥战斗是攻坚战，我军伤员近二百人。除一部分轻伤包扎处理归队外，一部分重伤员派担架队转送到水坪镇后方医院治疗。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基本上没有后方根据地，到了陕北，这是第一次有根据地的作战，我们也是第一次有后方医院，医务干部都很高兴。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同志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十一月初，毛泽东、彭德怀同志来到陕北富县境内的道佐铺红十五军团部，接见了徐海东、程子华、郭述申等同志，并给了亲切的勉励。这时，红十五军团与中央红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为彭德怀，毛泽东兼政治委员，下辖一军团、十五军团两个军团。

红十五军团同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以后，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的直接指挥下，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直罗镇战役。医务人员在本次战役中，也得到了锻炼。

在直罗镇战役激烈进行的时候，为争取时间，抢救伤员，军团卫生部在前线指挥部附近的山坡下设立了手术救护组。战地卫生员把伤员从战场送来后，医务人员马上做外伤急救手术，从而减轻了因失血过多而造成的死亡。当战斗还在进行时，我们已收容了一百余名轻、重伤员，都及时分别作了处理。由于前线用水困难，医务人员一面抢救伤员，一面轮流到几里路远的地方去挑水，供消毒和伤员饮用。这时，方面军总部卫生部长黄克诚亲自到前线医务所来看望伤病员。他勉励我们说：“你们在敌人飞机经常轰炸的情况下，使伤员得到治疗，还使大家都能吃上饭、喝上水，很不容易啊！”周恩来、彭德怀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指挥着战斗，知道敌机轰炸，很关心伤员情况，特地派通讯员把我叫到前线指挥部阵地，关心地询问：“伤病员有没有损失？”我向周副主席、彭司令员汇报说：“敌机轰炸前，我们已把伤员隐蔽在窑洞里，没有损失。”他们这才放心，高兴地点点头，并嘱咐我说：“你们一定要精心医治，注意隐蔽好。”我回医务所后，把周副主席、彭司令员的指示向医务干部传达，大家受到很大的鼓舞。战役结束以后，我们把一百多名轻伤员送归部队，剩下十几名需要继续治疗的重伤员，派担架送到后方医院。这次战役，由于准备工作做得充分，医务人员积极努力，较好地完成了战场救护和伤病员治疗工作的任务。徐海东同志夸赞我们“这次实战医务工作做得很出色”。

一九三五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东北以后，又占据了冀东二十二个县和察哈尔省北部，正在酝酿“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十二月间，北平爆发了大规模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中华民族面临危亡的紧要关头。十二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分析了当时形势，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了红军应该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中央军委决定东进抗日，并以一方面军组成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总政委，二月十七日发布了《东征宣言》。红十五军团在延川县文安驿，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接着，部队投入了东征准备工作。军团卫生部也召开了全军团卫生工作会议，部署东征战地卫生工作。同时，为每个连队的卫生员配备了战场救护的药品和器材。并采取互教、互学的办法，再一次

对连队卫生员进行战地救护训练，使他们能正确地和熟练地掌握战场救护技术。

二月二十日晚，东征渡黄河的战斗开始，徐海东、程子华率领十五军团，强渡黄河后，一直往太原方向打去。渡过黄河以后，正当我为渡河作战的伤员做手术时，军团部派通讯员紧急通知我说；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弟负重伤，赶快去抢救。我骑马随通讯员赶去。他被安置在一家老百姓的炕上，已昏迷不省人事。我给他作了临床检查，是子弹打进腹腔，内脏已破裂，腹腔大量出血。我们尽力进行抢救，并把伤情向军团部作了报告。由于伤势重，不久就牺牲了。毕士弟是位朝鲜同志，曾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官，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同志。他不幸牺牲，我们抢救组的同志都很悲痛。

东渡黄河以后，为了配合前线作战，军团在前线与后方之间设立了兵站，负责前方弹药和衣物给养等军需供应工作。兵站还设有兵站医院，负责处理和转运前方送来的伤员。东征红军从川口至河口一百多华里的地区渡过了黄河天险，挺进晋西，进逼同蒲铁路，阎锡山急调主力十多个团，从孝义的阳泉曲一线，向十五军团扑来。方面军决定，一军团在阳泉曲以北的眼头村，十五军团在阳泉曲以北的仲家山，向敌人进攻。这次战斗，我军伤亡很大。因敌军势众，战至黄昏，我军主动撤出，南下到灵石县双池（今属交口县）一带休整。作战时，我们前线医务所设在离前线很近的孝义县兑九峪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激战到黄昏时，部队撤出转移了。由于伤员比较多，徐海东等军团领导专门派了担架、骑兵和马匹，帮助我们把伤员送到兵站医院。

从三月中旬到四月中旬，十五军团在晋西北一带作战。军团卫生部就抓紧作战空隙，办了团卫生主任训练班。我和军团卫生部的同志，分别讲业务课，边作战，边训练医务干部。在文水、交城一带，我们还缴获了一大批医学书籍和药品器材，使部队的医药得到了补充。我们还在交城，动员了两位当地开业的中医，一姓王，一姓朱，参加了我军。从此我们卫生部有了中医。

这次东征，迫使阎锡山进攻陕北苏区的部队撤回了山西。五月初，十五军团回师陕北，在延川县王家坪一带休整。

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援助绥远抗战，策应第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中央军委决定，第一方面军组成西方野战军，出师西征。

五月十九日，十五军团为西征右路军，在徐海东领导下，从延川县王家坪出发，从安塞、靖边越过长城，经过两个多月的战斗，横扫了盘踞在定边、预旺城、盐池、海原一带的马鸿逵、马鸿宾的军队，开辟了纵横八百里的新根据地。十五军团司令部进驻到宁夏预旺城。

预旺、同心，盐池一带，是少数民族地区，当地居民以回族为主。军团卫生部在这一带驻扎，除利用空隙开展部队卫生教育外，部队医院还开设了门诊，为当地群众治病。开始，群众不相信，不敢来找我们看病。后来，我们为当地清真寺的阿訇用外科手术方法治好了疝气、阑尾炎，消息传开，找我们看病、做手术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给阿訇治好了病，他们很感激，他知道红军为了尊重当地民族习惯，不杀猪不杀羊，也不敢杀鸡，就主动来帮助我们，按照回族习惯，宰羊、杀鸡，部队生活也改善了。部队在宁夏回族地区驻了两个多月，由于认真执行民族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同胞的拥护。我们在韦州城还动员了当地一位开业的眼科医生苏书轩参加了红军卫生工作。苏书轩原是天津马大夫医院的眼科医生。他离开天津来到宁夏后，在韦州城

开业，经动员后，他积极地参加了红军，以后一直在我军部队做卫生工作。解放后曾担任济南军区卫生部长、协和医院院长，已是我军卫生部门很老的领导干部了。

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震撼了全中国，震动了全世界。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主张紧急调兵，扩大内战，美英派则主张营救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这时也骑虎难下，急电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商量。在这种混乱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策，派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为代表到达西安。张学良、杨虎城一见到中共代表，首先提出一个要求：请红军主力开到西安附近，保卫西安，准备抵抗亲日派的武装进攻。他们还指名要徐海东领兵前往。杨虎城还提出，把他的警备旅归徐海东指挥。周恩来理解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的心理，因为他们和红二十五军交战多次，深知徐海东是一员虎将，他领导的这支红军是战斗力很强的，便一口应允，并发急电给党中央。党中央立即命令徐海东为红军南路总指挥，星夜开往西安。

红十五军团于十二月中旬赶到西安附近的咸阳。我随徐海东先进西安。周恩来副主席把徐海东介绍给杨虎城将军。杨虎城为了表示对红军的敬意，送给红军前线指挥部一辆古普车，并把他的警备旅长介绍给徐海东、程子华。

徐海东让我在西安物色一些医务人员到红军工作，并在西安购买些急需用的药品、器材。过了一两天，周恩来告诉徐海东：“目前形势十分紧张，红十五军团迅速开往商州一带。”分别时，周恩来看徐海东没有大衣，便脱下身穿的那件军大衣送给徐海东，叫他路上挡挡风寒。我把在西安购买的药品装上车，随徐海东到商州。这时，国民党进攻西安的先头部队，已经快到商州了。徐海东指挥红十五军团抢先占了商州北面的一座大山，防止国民党的先头部队向西安进犯。而这时，西安的谈判也正在紧张地进行。经过十几天谈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周副主席从西安发来急电，叫南路红军三天之内全部撤过渭水。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十五军团回师甘肃庆阳的西锋镇、驿马关地区，开始了五个月的大整训。这时，中央给红十五军团派来了一些领导干部。如军团政治部主任王首道、副主任冯文彬、宣传部长黄镇、七十三师参谋长伍修权等同志，都是中央红军派来充实十五军团的。同时，中央红军还给军团卫生部派来了王肇元、贺云卿、刘胜望等医务干部，加强了卫生部门的领导力量。

在五个月的大整训中，军团卫生部对部队医务工作进行了调整，建立了比较正规的军团医院。各师、团也分别建立了师卫生部和团医务所，并举办了闭医务主任训练班和连队卫生员训练班，建立了连队卫生工作制度，还编印了《连队卫生工作须知》，发给连队连、排级干部。每周，医务人员给连、排干部讲一次卫生课，通过他们，向广大战士进行卫生教育，提高了部队卫生水平。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卢沟桥事变。七月十四日，根据中共中央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八月上旬，十五军团从驿马关镇开到三原县的桥底镇改编。

（包凌云、刘树发整理）

## 访问戴季英同志的谈话记录

根据编委领导韩先楚、陈先瑞的指示，我们专门就程子华担任军长、代理省委书记及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报告等几个史实问题，于一九八六年五月十四日下午，在河南省委大院戴季英住处，请戴季英作了回忆。现将其谈话内容整理如下：

一、关于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程子华任红二十五军军长的问题。戴季英说，省委曾给中央与报告，要求派一个军长来。中央派来了程子华。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与程谈的话，让程来的。程原是中央红军的一个师长，是山西人，中央调他来的，省委就决定让他当军长。程子华当时没有参加省委会议，对省委这一决定，程也提出意见，不是当军长。省委认为，省委向中央要军长，你来了，你就当。当时徐宝珊、吴焕先和我都是这个意见。

二、关于吴焕先牺牲后代理中共鄂豫陕省委书记的问题。戴季英讲，一九三五年五月九日，徐宝珊在龙驹寨病重时就交待要向中央写报告，要求派人来当省委书记，中央没派人来前，由吴焕先代理。徐病逝后，由吴焕先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牺牲后。第二天晚上，由程子华、徐海东、我和郭述申四人在一起碰个头，决定要有一个人主事。当时我提出来让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因为他是军长，又是中央派来的。就这样，决定程子华代理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到了西峰镇时，程子华提出他担的职太多了，他又负伤，主张让徐海东当军长。大家同意了。我当时是参谋长，军部的事主要是我管，郭述申是政治部主任，政治部有几个科，军司令部有参谋处，参谋主任是查国祯，秘书是张池明。

三、关于原中共鄂豫陕省委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向党中央写的报告问题。戴季英说，写报告是朱理治提出来的。朱说，两个省委合并了，要把鄂豫陕省委的情况给中央报告一下，让程子华主持。程子华让我写。我口讲的怎么写，由查国祯、程坦、朱仰新具体写。因为他们文化高，字写得好。主要执笔的还是查国祯，写好后交朱理治的。

（卢振国、姜为民整理）

## 黎光回顾红二十五军的政治工作

(一九八三年七月)

红二十五军同其它红军一样，有优良的政治工作传统，十分重视部队的政治工作。团以上都设立政治机关——政治处、政治部，都配备政治委员。每团还有专职宣传队，五、六人，七、八人不等。营设有政治委员后改政治教导员，连队有政治指导员，另有不脱产的宣传队三、五人，一般都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或共青团支部书记兼任宣传队长。

当时不仅政治机构健全，也建立了一套政治工作制度。政治工作的内容主要有这样一些方面：

一是广泛宣传动员群众。在根据地主要是宣传、动员、组织群众参加和支援战争。红军作战时，赤卫队、少先队满山遍野呐喊助威，抢救伤员，打扫战场，捕捉逃散的敌人。在敌占区和长征途中、主要是宣传红军和共产党的主张、政策，调查土豪劣绅，打土豪，分浮财，开仓分粮。部队一宿营，宣传队就打着小红旗到周围作群众工作，调查谁家 is 土豪，谁家 is 地主。若部队在一地住三天以上就组织贫苦农民分土地，还插上标牌。当时虽然也知道红军走后，穷人分的土地是保不住的，但也要认认真真地分，使贫苦农民感到这块土地是红军分给的，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穷人祖祖辈辈都没有自己的土地，当土地分到手时，群众就手捧黄土眼流热泪，激动地喊出“我也有自己的土地啦”。毛主席讲“红军是宣传队、播种机”，当时虽然还没有认识到这些，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宣传队还到处写标语，贴布告、传单，走到那贴到那。宣传队还有一条任务就是扩大红军，除了组织群众武装游击队外，还动员他们直接参加红军。在鄂豫陕苏区除了组织几路游击师，开辟了几块游击区根据地外，还扩大主力红军上千人。

二是对部队本身的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通过宣传鼓动工作，不断提高和巩固部队，保持旺盛的士气。行军、打仗、战前、战后都要做简短的动员，并有响亮的口号和各种宣传鼓动工作。部队出发前集合场上歌声嘹亮。“唱得好呵唱得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呀！”相互拉歌，此伏彼起，歌声不绝。当时共青团有一支歌子，记得有这样一段：“红色的青年战士志气昂，好比那东方升起的太阳，不怕牺牲，英勇杀敌如猛虎，冲锋陷阵，无坚不摧谁敢挡！”部队休息时常开晚会，演出许多自编自演的小节目。也常开“问答会”，政治学习教育后，出题目大家回答，将题目写在纸条上，捏成小纸球，大家抓，你抓到什么题目就请你回答。这种活动就是在长征路上还进行过多次。部队士气始终是旺盛的，尽管条件那样恶劣，生活那样艰苦，但部队没有开小差的，连放在群众家里养伤的，伤养好后就要找回部队来。

三是发挥党团员的模范作用和带头作用。这一点是当时最强调的，也是最重要的。党团员就是要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每当行军到宿营地后，党小组就要讲：今天你替别人背枪没有？你们连、排、班是否有病号掉队的？有掉队的你替他背枪没有？到宿营地你抢着借门板、铺草、挑水、烧洗脚水没有？出发前你抢着还门板、铺草、扫地没有？如果哪个班有掉队的，他的枪没人给背，这个班的党团员都要做自我批评，做检讨。

四是遵守群众纪律。红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很严格的，也是很自觉的，可以说是秋毫无犯。例如长征途中，我记得在豫西，二二四团有一个连队杀了一头猪，因后面敌人追上来了，来不及烧水退毛，就把猪皮剥了，把肉挑上走。为这件事指导员被撤了职，司务长被关了禁闭，他们的罪名是



不顾红军的政治影响，替敌人当了宣传员。领导批评说：人家说我们红军是“土匪”，你们这样做能不让老百姓说吗？谁家老百姓杀猪剥皮的呀？晚上集合点名都要检查纪律，党团小组会、支部大会都要检查是否违犯了群众纪律。长征途中，我们能够顺利通过豫西围寨，也是由于我们有强大的政治攻势和良好的群众纪律。部队过寨子之前，军机关和连以上干部都开了会，吴政委讲了话，他指出，这里的寨子很大，武装很多，小寨子有几十条枪，大寨子有上千条枪。我们是抗日先遣队，在这里不准打土豪，不准进寨子，不准违反群众纪律。军政治部主任郑位三同志亲自给围寨头目写信，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救国主张，晓以民族大义，说明我军借路北上，沿途勿加阻拦。记得位三同志还编了一些顺口溜，让宣传队喊唱：“老乡老乡，不要惊慌。大军所向，抗日北上。借路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在我军政策感召下，许多围寨村口摆上茶水、香烟招待我们，有的还送饭给我们，使我们顺利通过围寨区，摆脱了敌人的追堵。又如，长征到达陕甘边的双石铺时，部队休息一、二天，我带着一个班走出十多里外去打土豪，分完了粮食和浮财准备往回走，集合部队少了一个战士，我就去找，原来这个战士在一个小阁楼里发现土豪的很多贵重的东西部藏在那里，阁楼很黑，就点个油捻子照亮，结果火星掉在楼上。我们刚出村火烧起来了。我们赶快回去救火，结果烧了土豪家四、五间房子。当时我思想负担很重，心里想这回完了，很可能要杀头。回队后自己就把手枪和洋钱袋子（当时部队连以上干部每人替公家保存几十块光洋）都主动地卸下来，交给组织，就去找戴季英坦白。戴听了情况后说：这问题严重，国民党骂我们是土匪杀人放火，你这不就是放火吗？等于替敌人当了宣传员。可当时并没有把我关起来，只说了声“你先回去听候处理。”回去后我坐卧不安，饭也没吃，眼也哭肿了。党委书记（相当于组织科长专管党务工作的）老何给我出了个主意说：你去找找吴政委，把情况向他说清楚。我就去了。说清情况后，吴政委问我火扑灭了没有，烧了穷人的房子没有。我回答火当时就扑灭了，没有烧一间群众的房子。他说：你回去吧，自己向党支部作个检讨，以后注意就是了。

五是认真执行俘虏政策，注意开展政治攻势，做好瓦解敌军工作。这在红二十五军是很突出的，收效也是很大的。无论是战场对敌喊话，还是对俘虏进行宣传，部强调，蒋介石卖国不抵抗日本侵略，专打红军，揭露国民党军官腐败黑暗，他们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扣军饷，喝兵血，你们当兵的和我们的红军都是贫苦出身，都是一家人。缴枪不杀，愿当红军的我们欢迎，愿回家的我们发给路费。另一方面就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红军的主张和政策。每次战斗下来，把俘虏兵集中起来，把各团的团委书记、宣传队长集合起来分到俘虏兵中去做工作，给他们上课。特别是对东北军的俘虏强调不当亡国奴：你们替老蒋打自己的同胞（红军），你们的父老兄妹在家里当亡国奴，应该打回老家去。我们红军为了抗日才离开南方根据地，组织抗日先遣队。给他们演活报剧，唱流亡歌曲。讲得他们痛哭流涕，一致高喊“我们打回老家去，一致抗敌，不给老蒋卖命”等口号。长岭岗、劳山、榆林桥等战斗的东北军俘虏，不少人不愿回家留下当了红军。我们一进到陕西时，在三要司把杨虎城的一个营都俘虏了。当时给他们讲：红军是穷人的队伍，不压迫人，专打老财，专打老蒋，你们中大多数都是穷人出身，我们本是一家人。尔后把空枪还给他们，让他们打着红旗回去了。

六是坚决执行民族政策。记得我们进甘肃回民区的前一天晚上，部队集

合，吴焕先政委站在高处宣布，我们明天就要进入回民区，回民一向遭受国民党大汉族主义的歧视，我们红军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要坚决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并宣布：第一，各单位把没有吃完的猪肉，猪油全部丢下，送给群众，绝对不准带进回民区；第二，不准住在老百姓家，一律露营；第三，到水井打水，要用老百姓的水桶打上来倒进我们的水桶中。这些规定既是群众纪律又是民族政策，不得违犯。我们在陕南扩军时，有些回民参了军，把他们集中起来同手枪团一起，为大部队打前站，把事先写好的告回民书、布告标语等在头天夜里就贴出去，广大回民一看，高兴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军队。部队到兴隆镇时，群众敲锣打鼓，披红戴花欢迎我们，阿訇也来迎接。部队宿营在外面，他们让我们军部住清真寺，群众也让我们部队住到自己家里，这是对我们的信任。我们在该镇休整了几天。部队走后三天，兴隆镇的群众还赶来送情报。这说明少数民族政策的重要。红二十五军在甘肃这一带影响很大，以后一方面军来时，据说毛主席还赞扬红二十五军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做得很好。

以上几点构成了当时政治工作任务、内容、对象和方法。当时政治工作机构很精干，人员也不多，既没有成本大套的书籍和文件，也没有长篇大论的文章和报告，开会、讲话、动员都很简单，简明扼要，生动活泼，针对性强，效果也很明显，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

（陶景春整理）

## 张希才谈红二十五军的后勤工作

(一九八四年四月)

我看了《红二十五军斗争史》(征求意见稿)后,感到比较完整系统地反映了红二十五军成长壮大的发展过程及其战斗历程,结构上、层次上也很清楚,观点也明确,内容有了充实,特别是后勤工作方面增加了一些。这一稿还总结了经验教训,总的看写得是比较好的。但有的内容还觉得欠缺一些。现从后勤工作方面提几点补充修改意见。

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作些补充:

- 1、能否搞清后勤的组织序列(包括直属分队)及主要后勤人员变化情况。
- 2、搞清几个发展阶段或主要战役战斗的后勤保障情况。如战前弹药物资的筹备、战中供应保障、战后缴获、伤病员的处理等。

- 3、修改稿第四章中所谈后勤工作一段,内容少,份量不够,未能反映出整个的后勤工作。建议加以充实。

- 4、结束语中,关于后勤保障的经验教训,内容应加强。从整个红二十五军的斗争发展过程来看,有军队就有后勤工作,有吃的、穿的、用的、打的物资,战斗胜利才有保障。饿着肚子打仗是不能坚持多长时间的。在建军之初,虽因条件所限,谈不上充足的物质技术保障,但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每次战斗、战役行动之前,对给养都有考虑,有准备。部队没有吃的就无法生存,没有武器弹药就无法打仗,没处安置伤病员也是不行的。后勤工作是部队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后勤保障,就没有战争的胜利。保障工作做得好,胜利的把握就大。彭德怀在总结志愿军的后勤工作时说:“现代战争如果没有后勤补充的物资保证,是不可能进行的;后方有充分的物资,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工作,以保证第一线的充分供应,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他强调要把后勤工作“提高到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的更高阶段”。

现就我所了解的有关情况提供如下:

- 1、红二十五军的各级供给机构还是健全的,在一九三四年以前经理处。那时经理处的经理是吴焕先政委的叔叔,叫吴维儒,在长征路上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给错杀了,当时我在七十三师二二三团一营任政委,在同杨虎城警备二旅作战中负伤。伤愈后,吴焕先政委在司令部驻地葛牌镇找我谈话,让我到军供给部当政委。当时我说干不了。吴政委说:“干得了要干,干不了也要干,在干中学嘛!”他指示我到供给部后,要做好军的供给工作,把各种物资保管好,尤其是黄金、银元、军械、布匹、烟土等是全军的生命,是革命成败的物资保证。嘱咐我还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现在困难很多。我到供给部时吴维儒已经不在,干部比较缺,没配部长或经理。当时供给部有六个科:

财务科:科长傅家选,还兼任秘书,科里有会计、出纳。

军需科:科长万鹏成,副科长熊飞,并兼任被服厂厂长。

粮秣科:科长徐前贵。

被服科:副科长胡世安,现在江苏镇江干休所休息。据他回忆,一九三一年十月,红二十五军成立就有经理处。当时他当过连队司务员。后到营部当副官,经常到团经理处领钱。团经理处有管粮食、管财务、管被服的。经理处处长是个湖北人,叫什么名字忘了。团经理处有个指导员,叫傅宗文。胡世安回忆说,当时也有政治部,因部队行军宿营前,由营副官带三个连队

司务长和团管理股长、师管理科长去号房子，政治部宣传队的宣传员贴标语。军经理处的吴处长被杀后，由王跃玄接任一个时期，后来是查国祯。

军械科：科长肖志贤。

管理科：科长方明胜。

军供给部的直属分队有：

警卫连：包括警卫排和通信排。还有运输大队：大队长詹广华。全大队约一百余人，分担架排、运输排。担架排有二十多副担子，主要任务是挑洋钱和烟土。运输排有二、三十匹骡马，主要负责运输军械、枪弹及布匹等。

被服厂：厂长熊飞。有五、六架缝纫机，行军时两人抬一架，到宿营地就开始工作。现总后营房部部长董志常就是当时的被服厂工人。长征到陕北后发展到十几架缝纫机，熊飞任厂长，喻梦贤（外号熊麻子）任财务科长，除做军装外，还弹棉花、弹羊毛，硝羊皮等。

军械修理所：约三、四个人，主要负责枪支的修理。还有一个马掌工人，大家叫他老马傻子，陕南人，负责钉马掌。

师里也有一套供给机构。七十三师供给部部长王跃玄，七十四师供给部部长刘炳华，七十五师供给部部长肖志贤（田宗厚也曾担任过）。师供给部下设股，每个股约二至三人。

各团也有供给处，负责军需、财务、粮食、军械，被服等工作。

各营的供给工作是由一个副官负责的，连队有司务长、司务员等。

以后红军会师编成十五军团，红二十五军供给部兼十五军团供给部的工作。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也有简单的后勤机构。

全军的卫生工作，据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鄂豫皖苏区历史简编》上记载：一九三二年三月，党中央在给鄂豫皖特委和红军的指示信中就指出：“应该设法建立自己的总医院”。……鄂豫皖苏区红军医院早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就成立了。最初很简单没有病房，没有医疗器材，护理人员只有一个中医、一个西医，再加上几个农村姑娘当看护。名为红军医院，实为一个医务所。但党组织十分关心这个医院建设，尽力帮助医院解决困难，想方设法派人到汉口购买药品和医疗设备。一九三二年四月，红军医院迁至檀树岗王家冲时，医务人员增加了，医疗设备改善了，医院初具规模，红军医院改名为红军总医院。随后，总医院迁移至箭厂河，并在各地设立了五个分院。如光山的“一分医院”，就有中、西医生六人，病号经常有，多时七八百人，大多数医生和看护都是初学的。西医一般诊彩号伤病员，中医诊一般病号。红军总医院内设总务科、医务室、手术室和药房等，有医生五十多名，病房四十多间，共五百多个床位。医院能抢救和医治重危伤病员，也能实行较复杂的脑外科手术等。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随着红军和苏区的扩大，红军医院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除鄂东和皖西两个总医院外，还在潘家河、黄谷畈、新集、大塔院、浒湾、娄家山，七里坪、六安、霍邱和霍山等地建立了分院和卫生所。据一九三一年六月《皖西北特委关于军事委员会的工作给中央的报告》的统计，皖西北红军医院，有医生十三人，看护三十七人，卫生员八十七人，司药二人，事务、会计、交通、运输和伤病员等，全院共七百三十六人。由于红军经常流动作战，苏区许多地方办过短期的红军医院，如光山泼皮河东家<sup>合</sup>泉等地。另外，红军每个营还设有随军医务所。

在当时战争条件下，在落后的农村，红军医院大部办在祠堂、庙宇和老百姓家里，房屋设备极其简陋，医生来源也十分困难，药品也难买到。为了解决医务人员缺乏的困难，除中央派一部分医生来苏区，从俘虏中教育改造一部分医护人员外，主要靠自己培养。如红军总医院在箭厂河时，自己办了《显微镜》卫生报，提高医务人员的业务水平，举办了红色医务训练班，培养了一些医务人员。许多青年人经过学习和实践，能够当司药员和医生。看护人员都是农村姑娘，医务繁忙时，也组织附近农村妇女轮流看护。红军医院的药品一部分由地下工作人员从白区秘密购回，另一部分从敌人手里夺来和由红军特务队从豪绅地主那儿索取。如一九三一年双桥镇战斗中活捉敌师长岳维峻后，罚了他价值约一万元的西药。但大量药品都是自己制造的。大别山是一个天然的中药宝库，中药不仅种类繁多，而且质量很好。医护人员充分利用这个天然宝库，自制了许多药品。红军医院的医务人员就这样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使红军医院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医治和护理了一批又一批的伤病员，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

红军总医院也叫军医院，钱信忠同志是军医院院长。后来军医院改为卫生部，师也叫卫生部，团有卫生队。

## 2、红二十五军的粮秣物资的主要来源有：

(1) 从敌人手中缴获。这种办法所得的约占全部供应的百分之二十左右。除打仗缴获外，如得知哪里有存粮的情报，也有计划地组织一些战斗，袭击粮库、截敌给养等。部队打开苏家埠缴获算是比较多的一次。军械弹药的供应主要靠战场缴获。

(2) 打土豪及一部分富农所得约占总来源的百分之五十左右。那时经常组织打粮部队，到白区打土豪。由师管理科长、团管理股长、营副官带一个营或一个连到白区打粮；同时多做米袋，打到的粮食，战时就由米袋装满（约重四十斤）背回来，可供红军五、六天的食用。各苏维埃政府还组织群众打粮队、运输队，一方面帮助红军打粮，一方面也可解决一部分群众的饥饿。打土豪的财物，钢洋、烟土、布匹、粮食、猪等由部队带回，牛和浮财留给群众。徐海东同志指挥打罗田时，一下子就缴到七千块钢洋。打粮原是到白区去没收豪绅、地主粮食，但由于一开始组织不严密，有地主富农反动分子混在里面，一到白区乱拿群众的东西。后来进行了严密组织，先由政工人员去了解情况，确实是上豪劣绅才能打。打土豪所得的粮食，连队可以带回来吃。但布匹、银元等则一律要上交，不许私留。私留一块银元要杀头。

(3) 由根据地筹措和群众支援的占总供应量的百分之十五左右。红二十五军刚成立时情况好一些，以后形势处于拉锯状态，鄂豫皖根据地群众生活也相当艰苦，在这种情况下，还给部队提供一部分粮食，有时杀猪宰羊搞拥军。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鄂豫皖省委第六号通告指出，拥护红军，主要从红军的需要出发：第一是粮食，第二是鞋袜，第三是衣服，第四是医药。但整个说来，由于黑暗统治、民不聊生，战乱灾荒不断，苏区群众的财力物力是有限的。鄂豫皖省委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七日的报告中指出：“苏区内部的粮食困难，到处都被破坏干净，好些地方的群众都陷入了饥饿的状态。红军的粮食在苏区完全没有来源，这样大大妨碍红军的集中力量。”记得我们在围攻七里坪时，群众忍饥挨饿，每天送稀饭给部队吃，但在数量上绝对不够。粮食的困难实在是到了军事上不可能的状态，省委书记动员省委机关全力支援，到头来拿出仅有的二千五百斤粮食，结果只够部队吃一顿，由于战

士终日不得温饱，全军病号增加到一千以上，其余一般战士身体也异常瘦弱。直到六月底放弃了对七里坪围攻，红军就再也不能依赖苏区内部的粮食供给来作战，或在苏区内部驻扎了。后来，部队到沙窝与新区之间去打粮，战士才得开始得以饱食，他们的身体有相当的健全恢复。数天以后，又决定到南区以北之南向店一带去打粮。鄂豫皖省委在上述的报告中还作出决定，麦收季节，“关于红军粮食问题，从今后亦有计划的实行窖藏粮食的办法。……以为群众及红军保存丰富的粮食储备，准备未来的战争”。

（4）用现洋向商人、有粮户购买或用烟土换粮食，这约占总供应量的百分之五左右。由于现大洋来源困难，这种方法不能常用，只能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几次。如部队向陕南转移，经河南时买过一些粮食。部队进入陕北会师前，我们考虑到大部队进入陕北，供应可能会碰到困难，就指示部队准备好五到七天的粮食。结果我们有个团突然遭到敌骑兵的包围，在突围时把全部粮食和物品都丢光了，部队没得吃的，供给部只好拿现洋替他们购买。正巧遇到一个羊贩子，我们就把他的五百只羊全买下了，总算解决了急需。

总之，那时部队后勤供应的来源没有什么保证，虽然曾规定过战士每天有五钱盐三钱油，实际上做不到，部队常常靠挖野菜充饥。供应比较好的时期是在一九三三年以前。那时部队服装也比较整齐，是蓝黑布的列宁装，有的是缴获国民党军装改的，有的是缴获和打土豪得来的布请群众做或裁好了发给战士自己做，也有的是自己被服厂加工的。黑洋布的八角帽子，缝上红布剪的五角星，用桐油一涂，亮闪闪的。每人还有一个篾子编的六角斗笠。当时干部战士的衣服不分，军长、师长的衣服料子可能好一点。没有被子，有的人有一条床单，冬天睡稻草。没有棉鞋，用破布或破被单裹脚，自己打草鞋，有的用打土豪得来的花花绿绿的布撕掉打草鞋。袜子用布自己缝或搓毛线织。一九三三年以前的生活稍好一点，到白区打土豪，回苏区群众供应一部分。那时团经理处每个月还给连队发点伙食钱，但一般情况下不用，由连长，指导员背在身上，留着战士挂彩时作抚恤金或养病用，断粮时也用它买点粮食。红军长征以后，离开了苏区，离开了根据地，供应就相当困难，只能搞到啥吃啥，打到土豪吃个饱，没粮时吃野菜。服装有什么穿什么，对襟衣服，两块羊皮前后一裹，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因年代久了，上边提供的情况也只是一些概况，有的也不一定很准确，特别是人名，仅供参考。

### 钱信忠、苏焕清、刘炳华等回忆红二十五军后勤，卫生工作情况

一九八三年四月五日，郭述申召集在京的部分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红二十五军的历史情况，到会的钱信忠（原国务院卫生部长）、苏焕清（原总后勤部副参谋长）、刘炳华（原国家物资总局副局长）等同志着重回忆了红二十五军的医疗卫生和后勤工作情况。现将他们的发言摘要整理如下：

### 关于红二十五军的卫生工作

苏焕清：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苏区以后，当时鄂豫皖总医院不久就分散到鄂东北和皖西北两个地区。以后重新组建二十五年时又都带了回来，成立了红二十五军军医院兼七十四师医院，钱信忠同志任院长，我当政委。

钱信忠：我是自愿参加红军的。到红军后看到医疗设备很差，药品很紧张。一九三二年八月我到陂孝北医院，那时医院里有伤病员四百多人，十分之三是伤员，十分之七是烂脚的，由于缺药，很多同志烂脚生蛆。针对这种情况，我组织了看护员集训，提高护理技术，虽然当时多数是靠盐水，土棉花用硷水煮一煮就用，但经过两个多月的医疗护理。大部分伤病员都伤愈出院了。

苏焕清：那时部队后勤供给比较困难，没有什么药，上级虽然发给一些药品但很少，以后大部队走了就没有了。打土豪能弄到一些药，但不认识的药品不能要，所以药的来源比较困难。领导用的药大部分都是手枪团到敌后弄来的。

钱信忠：当时护士多、医生少。医生除我们自己培养外，多数是俘虏过来的，后经肃反杀的差不多了，也有跑的。刘思根医生就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他是苏区一个比较好的医生，其他都是看护长。一般讲他们也可以担当医生工作，大病不行小病可以看。护士大部分经过我们训练，每天晚上轮流给他们上课。那时女护士多，男护士少。

苏焕清：那时医生护士的自觉性都非常强，由于战斗频繁，伤员比较多，有时把十几名伤病员转移到山里，派一个护士去护理，派谁去没有怨言。都是些小姑娘，到深山里面多危险啊，在那里找水做饭、换药、端便盆什么都干，我们打粮回来看到她们，真比见到亲人都亲。

钱信忠：我们最困难的时期是打七里坪以后，那时伤病员很多，主要是饥寒所致，拉肚子、发烧生病的很多，两个所合起来有一千四百多人。在组织管理上，大部分伤病员是自己管理自己，医院有管委会，主任是伤病员自己选举出来的，一至两个人，我们只管治病就行了。当生活很差，粮食不多，一大锅野菜放一两斤黄豆煮着吃，但没有一个伤员叫苦的。

苏焕清：根据战斗的需要，大部分伤病员都是就地安置，打方城和斜山寨的伤病员都是当时就地安置，有时给钱和粮食，给点生活用品。地方人民群众对部队支持很大，后来老百姓少了，部队就留人帮助护理，也有回家休养的，后来大部分都回来了，也有被反革命杀害的。

### 关于后勤供给工作

刘炳华：我是从一九三三年开始从事后勤供给工作的，当时军设经理处，团设供给处，我后来在二二三团当供给处长，军经理处长是关焕先的叔叔叫吴维儒，到陕南被杀掉了。那时有一个缝衣班，六人组成，负责部队的服装缝制，但大部分服装还是发布由战士自己做，地方群众也协助部队做衣服。

团供给处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部队给养、吃饭穿衣。中央红军还有几分钱菜金，鄂豫皖红军没有，有时发给每个同志一两块银元，但不总有。物资来源归纳起来是取之于民，取之于敌，还有用钱买。地方人民支持我们一部分，但更主要是靠打土豪，没收地主的粮食。四次“围剿”前



鄂豫皖粮食很多，穿衣服主要是没收地主的布匹。吃菜也还是买，买老百姓的。油盐不缺，各连弄到猪送到供给处统一分配，根据连队人数发给大家。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时很富，服装也很整齐。

（陶景春整理）

## 李学先、李书全等座谈陕南红七十四师的历史情况（根据记录整理）

时间：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七日至八日

地点：北京海军第二招待所

参加人：李学先、李书全、范铁民和战史办公室的同志

主持人：陈先瑞

陈先瑞：今天主要回忆座谈一下陕南红七十四师的一些情况，按发的座谈提要的十个问题和我十月十九日介绍的情况，请大家来进一步补充。

一、红七十四师成立前各路游击师（队）成立的时间、地点、人数、成份、枪支、领导人姓名、活动地点、地方政权情况

李书全：我主要谈谈豫陕的情况。红二十五军打下龙驹寨的第三天。吴焕先找我说，要在陕南建根据地，仅有鄂陕司令部是不够的，还应在陕西的商县、商南、雒南，河南的浙川、内乡、卢氏搞一块根据地，组织一个豫陕游击师。要派郑位三当特委书记，派我也下来。因我当时在政治部做团的工作，开展工作方便。另外还有陈云祥，是挑文件的。吴说由二二五团三营副营长方升普带八连下去。当时八连连长张海波（张家绿）、指导员袁崇安，方任游击师长，曾焜为政委（曾下来前是民运科长），后来派范铁民下来做供给工作。八连下来共百多人，还有手枪团一个分队，这个分队先下来的，在红二十五军西去后不久受敌包围，损失很大，分队长也牺牲了。后来就到孙家山一带，红二十五军东来打雒南又与这个分队会合了。这个分队对这地方很熟了，所以要他们下来了。八连下来后再没有收回去。特委由郑位三任书记，委员有方升普、曾焜、李书全、袁崇安。活动地点，先到孙家山，因当地群众有基础，地处雒南、商县、丹凤三县交界，周围是大山。我们以此为主，慢慢向留仙坪、庾家河、桃坪、灰池子等地活动，我们先后在桃坪、灰池子一带熟悉地形，到刘家花屋分了土地，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后到梨园岔，以后转到峦庄、庾家河、刘仙坪、景村、古城、三要司、高耀等地，这是前中期活动地点。后来到了河南西部的兰草、官坡、板房沟。在丹江以南只是游击了一下，因为赵老娃民团有二三百条枪，我们的力量一时打不下他。丹江以北发展到富水关、青山街、武关等地。在卢氏的兰草、官坡，五里川，消灭了些民团。在峦庄打了大地主王宝斋几次，他很狡猾。中心区有孙家山，方圆八九十里；再一块是桃坪、灰池子；再一块是刘家花屋、梨园岔，在这里分了土地，成立了乡政府，在刘家花屋成立苏维埃、土地委员会。区政权有三个，即灰池子、刘家花屋、梨园岔。孙家山也是一个。

八连老红军占百分之八十，干部带短枪，便衣队一半是盒子，一半是短枪，全连六挺机枪。

豫陕的四个大队斤始不包括八连，二大队在孙家山、刘仙坪一带组成，李振远、张培真这个大队，有五六百人，由基本群众组成；李思明、傅成珍这个队在刘家花屋、梨园岔组成。还有一个是龙驹寨附近的大刀会，让我们改编了。后来这个队看形势不好想叛变，我们抓了几个领导叛变的人，来个改造，干部全换了，由八连抽了些骨干去。好象李振远、张培真以后在这个队当队长、政委。后来部队发展较大，每队都到七、八十人，就统一编了。把八连改为第一大队，后来部叫大队。四个大队合起来共三百多人。我们看到报纸红二十五军西去了，就向西行动找鄂陕特委，我们没受什么损失。我们那时不敢大胆利用大刀会，发展较慢，不足四百人。开始下来时豫陕书记是位老，后来是李隆贵。

李隆贵是在红二十五军打荆紫关前来的。当时打的主要仗有全歼景村联保队，三要司联保队，未全歼，缴十几支枪。打五里川时由便衣队奔袭，消灭敌八九十人，跑了二三十人。在丹江边上消灭白青云队五六十人，在武关镇全歼镇公所之敌。总共歼敌近三百人，缴枪二百多支，这是会合前的情况。

李学先：我是九间房战斗负伤的，徐海东和我谈话，让我到地方去养伤。我到了鄂陕特委，当时戴季英是书记，他要我去五路游击师孙光那里。五路游击师三四百人，一次在南羊山被敌人包围了，几天后粮食吃完了。孙光是由战士下来后提为排长的，当游击师长很困难。我就和军部来的参谋高兰桥一起商最要突围，出去打游击。告诉孙光后，孙要我指挥，我们还是让他当师长，我们当参谋，帮助他整编部队，准备突围。突围出去后就打游击，和七十四师会合时只有三四十个人。我一直与五路行动，打了几个仗。与七路游击师会合一起行动了一段，七路师长是我们营的，姓余。后来我又到了袁家沟口，二十五军基本根据地休息。组成七十四师我不在，以后吴振庭带人接我回去。分散行动时分成一、五、六三个小团，我跟方升普在一团。

李书全：分散行动时我也在，我和位老在一起。我们由牧护关出发，当时我们那一路人少，主要任务是保护位老，张海波也在。我们在西荆公路上的张家坪附近发现了一辆马车。截获后，原来坐的是商州督察专员汤有光。位老审问时，了解许多敌情。后来把他杀了，还放了布告在他身上。尔后，我们到了大龙庙，又奔袭两岔河，抓了五六十俘虏，然后到了华山下，消灭敌人五十余人，就又回到大龙庙，消灭民团六十多人。那次行动消灭敌二百多人，缴枪一百五十支，会合时受到师长表扬。

二、红二十五军离陕后两特委合并，红七十四师的组建情况和特委确定的斗争方针

李书全：我记得七十四师成立时方升普是副师长兼参谋长。组成特委是鄂豫陕特委。

陈先瑞：一营长张海波、政委袁崇安，二营肖大喜、政委刘建挺，手枪团长是白云、政委罗明义。省委有二封信都没接到，会合是二次。第一次是梁家坟，解决一个统一指挥问题，位老过来跟我们行动了。为什么分开呢？各自要回去安排一下收容失散人员，地方工作要交待，因为比较仓促，我们只有六路、西区游击队，三、五、七、九路都没找到，全部会合再集中。分开后你们在富山坪，我们在雪窝遭到袭击受了损失，然后又在碾子坪集中，时间是十月十九日。

李书全：富山坪是个大庄子，我们没估计到敌人来得那样快，放了八连一个军事哨在来路上，这个哨看不到沟下面的路，敌人很近了才发现，是敌第四十九师一个营。敌一袭击把八连一个排隔断了，方升普带八连上了左边山掩护，我们及特务连带着四十几个“土豪”、大小行李，还有曾焜、范铁民一起沿沟道跑。当时敌人追来了，是管这些“土豪”还是打仗？放跑了“土豪”怕我们受袭击的事被别人知道了，为保军事秘密，就决定当晚在一个造纸厂旁边的柴堆附近都杀了，用柴盖上。以后敌人利用这事大肆宣传，影响很不好。这一次受袭击损失不太大，就是搞散了。第二天与方升普带的八连和张海波带的二个连会合，三、四天后，那一个班也赶上来了，我们只伤亡三、四人。

范铁民：那天太疏忽了，情况比较好，方升普与李书全去打土豪，我和曾焜在家里，结果敌人突然打到门前。敌人追方升普，没看到我们。

李书全：当时敌情判断的对，就是没想到来的那样快，李隆贵没过来，我们这里就是方升普、曾焜。

陈先瑞：后来我向贺帅汇报时，他说会合是对的，分开是错误的。第二次会合成立特委，十月十九日时间不错，成立七十四师在碾子坪。

三、几次“围剿”的划分，每次“围剿”敌人动用的兵力，我们反“围剿”对策

陈先瑞：这个问题我简单说一下。第一次“围剿”是红二十五军走了以后，敌人对我们各路游击队分进合击，各个击破，成立红七十四师后宣告其“围剿”破产。第二次我们打开宁陕后，到了佛坪、西汉公路、双石铺又回到石嘴子、七里川，翻太白山到厚畛子，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化整为零，敌兵力我在大事记里已经讲了。

李书全：我记得有一次敌人用了十五个团，你说是十个团。

四、红七十四师坚持斗争影响较大的行动是哪些？是如何进出山外和打公秉藩部队的？

陈先瑞：我们已在东江口准备过春节，杨虎城两个团来了，我们发火了，来个换防吧。跑到山外去正是三十晚上，影响很大，离西安五十公里，在那里搞了四、五天。打公秉藩，那是敌特务部队。

李学先：打公秉藩，开始以为是民团，我们两个营，攻了几次没攻下来，又增加了一个连打下来了。敌人武装好，想抓俘虏没法近前，只活捉了两个人，一个跑到我们警戒的连部抓到的，另一个是在桥底的草棵子里抓到的，是个师参谋长、上校，位老跟他谈了活，以后把他放走了。当时战斗很激烈，如果我们追的快就全歼了。

李书全：当时是这样的。手枪团报告商南民团结白青云来进攻，位老主张走，陈说走不了。警戒西坪是一营二连，发现浙川有敌人来增援西坪镇。大小行李在罗家湾没动。孙光、丁国珏带五连占领北边山上的寨子，四连待命，六连主攻，几次都垮下来。师长说，不对，不是民团。从望远镜看到穿黄衣服的，师长要亲自去督战。正好李学先带四连把山头打下来，别动队一垮，民团就不行了。追到公路，别动队一部分人上了汽车，没上车的都打死了。缴轻机枪我记得是七挺，别动队每班都有机枪，盒子枪五十四支，同十五军团会合时要走了一些，是快慢机。那天能打这样好，我们部队真有股猛劲，师长要下去督战被我拦住了。位老有分咐的，青铜关也有教训，师长亲自拿刀冲上去，部队也冲上去了。战斗近一个小时，牺牲十多个人。那仗不能打长了，西坪有敌人。当天在罗家湾宿营，敌人没敢动。打公秉藩后敌震动很大，西安很快就知道了，卢氏保安团派了一个加强连到了官坡要堵击我们，师领导决定奔袭官坡，敌有准备，手枪团从山侧面、尖兵连从正面，夹击打垮了这个连。抓俘虏不敢用，都发路费放掉了。这时政策有变化了，不杀俘虏，特别是河南围寨多，争取他们扩大我们的影响。那一仗缴枪七八十支、短枪几支，死伤三十多，其余都俘虏了。

陈先瑞：然后打朱阳关、五里川、朱阳镇、巡检司、黑龙庙，这时发生“西安事变”。

李书全：那不是黑龙庙叫许家庙，还打了少数敌人，把俘虏放了，缴得枪后来都还了。那仗影响很大，离蓝田五十里，离西安只有九十里了。这时听到临潼炮响，“西安事变”发生了，但各种说法都有，我们就决定回去，翻了秦岭到了大龙庙住下开会讨论，想在这时抓一把，搞几个县做根据地，

先打雒南、镇安、山阳、柞水。当晚蓝田县两个县丁送来周恩来副主席给红七十四师的信，说中央派李涛同志带一部电台，传达中央统一战线政策和“西安事变”情况，这时也不能打县城了。方升普、刘建挺、张绍安等宁佛工委还在西面。我们对这封信半信半疑，当晚叫我带手枪团一个分队去接来人，位老再三嘱咐要多与来人拉话，看他像不像红军。第二天李庆柳（联络科长）等带一个连去接的。

#### 五、建立新区和联系何振亚，宋登贤两部的情况

陈先瑞：在四亩地建立宁佛工委，第一次下来好像是汪世才、刘建挺带了一个连。后来是刘建挺、方升普下去。我们在大龙庙会合时他们都没来。

李书全：四亩地工委罗明义是书记，张绍安是游击队长，以后方升普、刘建挺。

陈先瑞：何振亚回忆录，好像陕南二支红军，他们是抗捐第一军，我们是“西安事变”后南路第二军。开始我们给他们写信，他们冷淡，可能想单独干一番，然后往南到安康接受了国民党改编。何说他为了找党，保存实力。我们了解他们在那里吃了亏，没打好。第二次回到东江口，我去他那里谈成了，接受我们指挥，干部不动，给了他们钱、枪、子弹。第三次曾焜去讲了形势、传统。商县会合时何部由十五军团带走了。好像他们是单独干的，应该是从接受我们指挥开始算的。改造宋登贤比较简单顺利。后改为补充团，孙光当团长，成了五团。

李书全：当时我们都对何振亚部有戒心，互相警戒，他来我们给他钱、烟土，长短枪。开始他们一个连才四五十人。起义不是党领导的，何不是党员。宋在某些意义起作用比何大，五团主要是他的人。

李学先：何部应该是七十四师领导的，他们的活动是我们指挥的，我们要他们活动范围要大些，政策要搞好点，群众纪律、上下关系搞好些。

李书全：十五军团带何部走，没带宋走是征求了特委和师里领导意见的。

#### 六、几年来消灭敌人和缴获武器、弹药数目估计

陈先瑞：歼敌三千人，缴枪千余支，你们说少了，歼敌五千余人，缴枪二千余支可以吧。

#### 七、战斗序列、发展变化和营团领导同志姓名

陈先瑞：第一次清楚了，化整为零时一、五、六团，一团是李书全、方升普、位老、张海波、李学先。那时没团长，对外称团。六团我带，五团李隆贵带。改为南路军时也是这几个团。

李书全：商县会合前还是营，张海波那时是一营营长，到了驻镇安、柞水时改成了团，那时正式团是四、五、六团。四团长王挥友、政委吴济云（吴林焕），其余人不清楚了。这段我在教导大队与政委，然后要我去六团当政委，丁国珏到五团任政委。驻镇柞时，李隆贵、李学先都走了。

陈先瑞：李涛来后战斗序列是这样的：四、五团，补充团和独立团，补充团是宋登贤，独立团是方升普、刘建挺带的队。到镇柞驻防，宋登贤部队正式改为五团。我们后来扩大二三百红军，成立补充团，在大峪口补充了部队。剩下一个学兵连，都是十几岁娃娃，交给一一五师一百多人。昨天我给丁国珏打电话，他说驻镇柞他是五团政委。在商州时张海波、袁崇安没走，是团长、政委，他们走后是王挥友、吴林焕，六团李学先、吴林焕。改成炮、辎两营时，炮兵营长张海波、教导员李书全，辎重营长李学先、教导员李庆柳。改为警备第四团，一营长张海波、教导员李书全，二营长李学先、教导

员李庆柳，三营长汪世才、教导员吴振挺。团长陈先瑞、政委罗子明、主任吴东升、参谋长杨焕民，以后团长李学先、政委宋清华、参谋长黄朝田、主任李庆柳。特委刚组成时委员有：郑位三、陈先瑞、方升普、李隆贵、李学先（后增加的）李书全、袁崇安、曾焜；常委有郑位三、陈先瑞、方升普、李隆贵、曾焜（以后是李学先）；书记郑位三。

#### 八、能坚持陕南斗争的原因。

陈先瑞：原因我讲了四条，请你们补充。

李书全：第一条应加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第二条加上“利用敌人矛盾，团结一切……”有个口号嘛“远交近攻”。第三条加上“紧紧依靠群众”，我军纪律严明，……军民关系搞得很好，还可以加上几条，一条是以特委为核心党的坚强领导，民主作风好，没有个人说了算。特委团结，碾子坪争论以后，李隆贵服从决定，当了政委，尊重位老。位老、师长在部队威信确实高。干部以身作则，冲锋在前，这样干部战士对革命有必胜的信心，如果没有这一条，我们就不能坚持。再补充一点，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考验的、长征锻炼的干部和老红军战士作七十四师的核心骨干，没有这些人，我们也难坚持，没有这些人我们都可能被大刀会吃掉。陈先瑞、李学先都负过几次伤，刘建挺、李庆柳、高兰桥等一百五十名伤病员是留下来的，还有留下来的老战士二百多人，这些人共三百多人。没有这些骨干我们不可能坚持。像富山坪一个班散了，几天以后班长和一、二个老战士又领着全班回来了，有了这些人才能够冲不垮、打不散。第三条意见，陕南群众条件确实好，土地特别集中，贫雇农占绝大多数，很贫困，各种捐税很多，“五抗”口号使群众觉得我们确实是穷人的部队，他们革命性很强。当时有民谣，“陕南有三宝，石板房子龙须草，苞谷糊汤刚喝饱”。群众参军参战、支援红军，没有这样的群众基础，我们不可能发展到二千多人。

李学先：我说是否可以这几个原因：一是党的领导；二是方针政策正确；三是群众路线；四是指挥正确。红七十四师就是在特委领导下活动的，红二十五军一走，我们就像没娘的孩子，急于找党。如五路游击师，我们干部水平低，就是师长孙光也是由战士提起来，没有党的领导是不行的。方针政策正确：如“五抗”、“打富救贫”、发动群众。群众路线。我们到哪，哪里群众就跟我们在一起，自动侦察送情报，保护救治我们的伤病员，报名参军。再就是领导。红七十四师上下一致，同甘共苦，关系很好。这个传统一直保持下去。群众关系也很好，离开一个地方，群众大哭舍不得，还有杀猪羊、送大旗的，亲如一家，鱼水关系。在指挥中，我在主力下来打游击是外行，跟师长学习，在战争中学习。互相配合很好，为了一个胜利，如打别动队，我与一营互相商量打法。不是互相看不起。当时游击战摸到一些规律，位老判断情况正确，分析能力强，被称“诸葛亮”，主要靠报纸、邮电分析。位老在七十四师起了很重要作用。当时位老说行动和判断敌情我负责，打仗你们打，我不会打仗。他还常给我们讲社会发展史。

#### 九、对红七十四师坚持陕南斗争的总评价

革命红旗不倒，牵制了敌人兵力，配合了陕北反“围剿”斗争和红二方面军、四方面军北上。坚持了陕南根据地，扩大了红军影响。

李书全：红军打下两当，我们从报纸上看到就主动向西行动配合。

陈先瑞：十五军团为什么到商州？第一徐海东在陕南有影响，第二陕南有红七十四师。

李书全：十五军团是武装调停内战。何应钦要打，十五军团、红七十四师放到陕西准备着。

十、我军伤亡情况和营以上干部名单

牺牲：肖大喜，在宁陕牺牲一个营政委郑连顺，雪窝牺牲一个大个子白胖营长，李志英、叶忠让、庞永俊。其余伤亡三四百人。

（郭奉滨、姜为民整理）

## 夏云飞谈鄂陕边区第四路游击师创建经过

(一九八五年三月二十七日)

### (一)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率红二十五军进入陕南以后，立即作出“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红二十五军坚决贯彻省委决议，首先在陕鄂边界抓紧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打下镇安县城，乘胜横扫民团和税警武装，镇压恶霸地主，摧毁保甲组织。部队辗转月余，接连在蔡玉窑和葛牌镇打了两次胜仗，每到一地，各连队都组织宣传队，深入到贫苦农民中间以“五抗”为斗争口号，宣传红军是为穷人谋解放的队伍，红军来了不纳粮，不缴税。不还债。不出丁，不出夫。并通过打土豪分浮财，深入发动和组织群众，发现积极分子，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红军战士纪律严明，对群众说话和蔼可亲，吃粮、烧柴都给银元，深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二月上旬的一天，红二十五军进驻山阳县袁家沟口休整。群众得知消息，纷纷跑到村头路日迎接红军。一些群众主动挑来开水给战士们喝，打扫房间让战士们住，还主动为部队筹粮筹柴；军民亲如一家人。部队刚刚住下，一个当地农民打扮的中年人来到军部，口你面见军长，有要事商谈。此人名叫阮英臣，曾在当地组织过“大刀会”武装。常为穷人打抱不平，对反动政府的苛捐杂税有过反抗，在农民中有一定的影响和号召力。军首长热情接见了阮英臣。阮英臣说：“我们这里是个穷山区，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太重，加上地主的租粮、高利贷等等，老百姓苦不堪言。”阮英臣在穷苦乡亲的推举下，表示愿意拉起一支“抗捐军”队伍，前来跟红军领导接头联系，请求给予支持。军首长听了非常高兴。吴焕先政委赞扬了阮英臣的革命行动，进一步向他讲解了共产党和红军为穷人求解放的主张，宣传了“五抗”的政策口号。阮英臣听后，心里更加亮堂了。他表示：共产党是穷人的救星，我们坚决跟着共产党闹翻身、求解放。双方约定，三天之内把队伍拉起来，发放枪支弹药，并由部队派出干部加强领导。

根据军领导的命令，我和吴华昌、王义庆同志来到军部受领任务。军政委吴焕先、政治部主任郑体三和我们谈话。吴政委说：这一带山区人民受压迫剥削很深，革命性很强，地理条件也很好，组织决定你们三人留在这里工作。你们的任务是深入发动群众，扩大地方武装，积极打击敌人，把袁家沟口创建成革命根据地。我们当场表示：坚决完成党交给的光荣任务。吴政委宣布说：你们三人组成中共山阳西区委员会，夏云廷（我当时名）为书记，负责领导武装斗争，吴、王两人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工作。

二月九日上午，大雪纷飞，漫山皆白。阮英臣带着一支刚刚拉起来的农民队伍，约有八九十人，开到了军部驻地。军首长高兴地接见了他们。政治部为他们赶制军旗。军部为他们安排休息的住所，并以丰盛的午餐热情招待。

下午、鄂陕边区第四路游击师命名大会在袁家沟口小河滩举行。八九十名青壮年农民，精神抖擞地站立在风雪之中，接受了军领导的检阅。周围挤满了数百名围观的农民群众。政治部郭述申副主任宣布大会开始，吴焕先政委作了鼓动性讲话。接着，吴政委宣布了任职命令：阮英臣为第四路游击师司令兼战斗营营长，夏云廷为游击师政治部主任兼战斗营政委。同时宣布战斗营下设三个中队，任命了中队长。徐海东副军长将一面鲜红的军旗，授予阮英臣同志。最后，红二十五军将机枪三挺、步枪八十支、子弹数千发、手



榴弹百余个，配发给游击师。人们激动地欢呼着：“我们穷人有了出头的日子，感谢共产党，感谢亲人红军。”一支红色的地方武装，就这样在袁家沟口诞生了。

## （二）

四路游击师成立后，当天就在小河口至山阳县城的山路上阻击敌人，掩护红二十五军进行战斗转移。这对我们这些刚组建起来的队伍，是非常艰巨的任务。在战前的动员会上，我们要求大家遇到敌人要沉着，瞄准后再放枪，进退都要听从指挥。大雪在不停地下着，天寒路滑，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沿着崎岖的山路升赴战场。队伍到达小河口以后，我带领一中队来到山岗上监视敌人。刚部署就绪，就发现敌人来了，大约有一个团的兵力。我立即命令在村里待命两个中队跑步投入战斗。敌人在我们的阻击下，一时也弄清我方情况，就停止前进了。不多会，就小心翼翼地向我阵地前沿运动。敌人发现我们身着便衣，知道是一支地方游击队，就集中火力，立即发起猛烈进攻。我们的战士初次上阵，又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和训练，在强大的敌人进攻下，队伍有些混乱，我随即命令撤出战斗，避开了敌人，来到边远的小山村住下。经清点人数，发现失散了二十多人。

两天以后，我们回到袁家沟口进行整训。首先寻找失散的战士，经动员教育，多数人都归了队。我们对这次阻击作战进行了认真总结，查找失利的原因，吸取经验教训，用了五天时间对战士进行红军传统和遵守纪律的教育，并进行了基本军事动作的训练。这时，有四名留下养伤的红二十五军老战士伤愈，经说服把他们补充到四路游击师，另外还有红四方面军掉队的两名战士，当时流落在袁家沟口附近农家帮工，这时也自动找到游击师，他们对当地社会和地理情况很熟悉。对开展游击活动很有帮助。我们将这六名战斗骨十分分配到各中队任副职，加强了作战指挥能力。经过整训，战士们情绪稳定、革命信心更坚定了，打仗的勇气也提高了。

我经历过鄂豫皖苏区多次反“围剿”斗争的锻炼，深刻体会到，要消灭敌人，扩大武装，发展根据地，三者是密切关联的，要创建袁家沟口这块根据地，首要的是摧毁反动势力，消灭当地群众最痛恨的反动武装——民团和税警武装。

陕南的税警局和税卡林立，税警下乡收税随意加码，敲诈勒索，为非作歹，逼死人命是常有的事。离袁家沟口三十多里的牛耳川，有个税警局，老百姓恨之入骨。我们决定拿这个税警局开刀，为民除害。经便衣侦察，得知局里有税警和乡丁十多人，长短枪十来支。二月二十五日拂晓，游击师悄悄地摸进税警局，敌人毫无戒备，大都还在睡梦之中，没放一枪，被我们全部俘虏。缴获全部枪支和税款。游击师趁势又打了一户大土豪，开仓分粮分财物，救济贫苦农民。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共产党和红军的主张，说明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游击师的战士都是本地人，是人民的子弟兵。这一仗虽小，但鼓舞民士气，扩大了政治影响。群众拍手称快，奔走相告，把游击师当做自己的队伍。

袁家沟口东边的二峪河，有一支地主武装“大刀会”，号称一百多人。其实，平时也只有二十多人住在地主的家院，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佃户稍有反抗就吊打用刑。听说晚上还集中在一起练功。所谓练功，不过是吃朱砂丸，喝黄裱纸，画符念咒，搞“刀枪不入”一类的封建迷信活动。这股刀会武装很反动，与商县黑山街民团有勾结，是我根据地发展的一大障碍。我们

决定搞掉这支武装，解救受蒙蔽的群众，扩展革命根据地，我方侦察员利用与刀会成员的亲友关系，深入刀会住地，查明了敌人内部的详细情况。根据情报，我们制定了偷袭的方案。各中队按照预定的作战方案和所担负的具体任务，在夜间抓紧进行演练。三月上旬的一天，明月当空，星光闪烁，游击师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急行军，出其不意地来到二峪河。担任突击任务的一、二中队，借着月光摸进地主庄院。随着几声清脆的枪声，几名手持短枪、大刀红军老战士，带领突击队员迅速冲进各个住房，在“不许动”的吼声震慑下，三十多名大刀会员做了俘虏，首领也被活捉，缴获长短枪二十余支，大刀、梭镖数十件。我们对大刀会成员集中进行教育，讲明：游击师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从帅长到战士，大家都是穷苦农民出身，你们也是受苦人，为什么要为地主老财卖命？咱们都是穷哥们，要想过好日子，就要齐心推翻地主老财，自己当家做主。经过做工作，将受骗的农民群众予以释放，并召集群众大会公审了恶霸地主，搬掉了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大石头。穷苦百姓分得了粮食和财物，无不拍手称快，奔走相告。

在取得两次战斗的胜利后，游击师以中队为单位展开游击活动，各中队分兵多股，配合地方干部，有计划地打击三三两两的税警队，镇压了民愤极大的“地头蛇”。二峪河、金井河的税警队，都被我们消灭了，袁家沟口和小河口的保甲组织，基本上也被摧毁了。

与此同时，吴华昌和王义庆同志抓紧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他们带领几名伤愈归队的红军战士，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筹建山阳县西区苏维埃政府。三月十五日这天，周围十多里的群众和四路游击师的战士，都敲锣打鼓，隆重集会，在袁家沟口欢庆山阳西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宣布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和委员的名单。顿时，锣鼓喧天，掌声四起，会场一片欢腾。在群众热烈的掌声中，新当选的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程家盛（当地农民）作了动员讲话。他号召乡亲们要搞好春耕生产、积极支援红军作战，青年人要积极报名参加游击师，保卫得来的胜利果实，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会上，袁家沟口乡政府、乡农会、乡妇女会也宣告成立。十几天以后，小河口、牛耳川、马家山、二峪河、金井河等地的乡政府、乡农会、乡妇女会相继成立，乡赤卫队也组织起来。当时大都分配了土地。各乡政府积极组织春耕生产，赤卫队维护治安，站岗放哨，监视坏人。以袁家沟口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游击师也进一步发展壮大，区政府和各乡镇政府、农会、妇女会，积极号召青年参军参战，为劳苦群众打天下。游击师的战士也动员亲朋好友，参加自己的队伍。不到十天，就有一百多名青年报名参军。这时又有六名红军战士伤愈归队，充实到各中队担任干部。另外有两名伤愈的连排干部，担任战斗营副营长和副政委。队伍扩大了，我们又抓紧对战士们进行红军传统、战斗任务和作风纪律的教育，对新战士进行军事训练。经过整顿，战士们的情绪稳定，士气很高。

### （三）

国民党设在色河铺的区公所，驻有山阳县民团的一个分队和税警分局。清明时节，天气转暖。我们曾两次派便衣进行侦察。摸准了敌情。很快制定了袭击色河铺的战斗方案：以一中队打民团分队，二中队打区公所和税警分局，三中队为预备队，在战前动员会上，阮英臣师长讲了打下色河铺，解放一片地区的群众，扩大游击师政治影响的意义。我强调说：色河铺是个小镇，

偷袭时一定要保持镇静，既不要惊扰老百姓，也不能叫敌人发觉后逃窜。经过四十多里的夜行军，队伍来到色河铺附近，稍许休息了一会，各中队就按预定方案摸进色河铺。一中队冲进民团分队住地，枪声一响，敌人从睡梦中惊醒，慌慌张张地从炕上爬起来，没有来得及抵抗，就被连窝端掉，与此同时，二中队分成两股，冲进区公所和税警分局。只几分钟时间，敌人全部被歼，俘虏敌人四十余人，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物资一部分。当天上午，我们召开了群众大会，阮师长向群众宣传红军是穷人的军队，游击师是山阳人民自己的军队，以及“五抗”的口号。山阳县城的敌人，当时也受到很大震动，小股民团不敢轻举妄动，税警队更不敢下乡，城郊的许多恶霸地主，大都龟缩进县城。

不久，敌人以县保安团的百余人为主，纠集了一些地方武装，共约三百人，向我中心根据地发起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我们。我们得到情报后，认真地进行了分析，敌我力量相比，敌人在数量上略占优势，但除保安团以外，其余二百人是由各区反动武装拼凑起来的，武器不如我们好，战斗力不如我们强，我们又有群众的支持，一定能战胜敌人。我们决定主动迎敌，预先在中途设伏，以粉碎敌人的进攻。我带领中队以上干部，来到敌人必经之路进行勘察。选择好伏击地段，确定了伏击方案。小河口通往色河铺的大路，一侧是奔腾的小河，一侧是险山峻岭。天未见晓，游击师来到大路侧翼的山坡上，在茂密的丛林中隐蔽待敌。当天上午，敌人从山阳县城出发，一路上大摇大摆，直奔小河口而来。当敌人进入我们的伏击地段后，冲锋号声一响，三挺机关枪猛烈向敌人射击，战士们如猛虎扑羊冲向敌群。敌人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慌乱地向来路溃逃，有的向山林中逃窜。战士们勇猛追击，截住一部分敌人，俘虏四十余人，缴获各种武器三十余件。就这样，在根据地边缘一举粉碎了敌人的进攻。第二天，区苏维埃政府和小河口乡苏维埃政府，在小河口召开庆祝大会。当时群众敲锣打鼓，抬着猪肉食品，慰劳游击师战士，在战斗胜利的鼓舞和区、乡政府的动员下，数日内又有六十多名青年参加游击师。

敌人遭到这次沉重打击，一蹶不振，在没有正规军配合的情况下，也失去了进攻的能力。这时，恰好给我们开展游击活动造成了良好时机。我们以袁家沟口为依托，忽东忽西。时南时北，消灭税警和地主武装，打土豪开仓济贫，一个多月时间打了十多次小仗，消灭反动税警近百人。到五月份，游击师回到袁家沟口集中整训，这时队伍已发展到三百多人，扩建为四个中队。各中队都建立起党支部。根据地面积扩展一倍多，并与第三路游击师所在的柞水县红岩寺根据地，很快连成一片。根据地人民生活安定，生产热情很高，麦苗长势很好，丰收在望。游击师经过一个星期的整训，遂又转到色河铺至商县黑山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继续打击敌人，配合红军主力作战。

#### （四）

五月十四日，游击师派出的便衣侦探，与正在向山阳挺进的红二十五军取得联系。军首长询问了游击师的活动情况，决定我们配合主力红军攻打山阳县城，把队伍开到山阳城外待命。我们立即带领队伍，于当天下午开到山阳城外一个小村庄，就近休息做饭。我们的任务是配合主力作战，准备梯子和木杆，供攻城部队使用。经过紧张的准备，天黑之前就扎好二十架云梯。山阳城内住着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团，并筑有碉堡工事。战斗中，主力红军一部攻进城内，伪县长挟着大印已逃之夭夭。因为有几个核心碉堡强攻未

克，无法占领全城。深夜十二点，军首长决定放弃攻城。军首长向我们下达命令：将二十多名伤病员和一部分枪支、物资，负责运到袁家沟口，另外派两个中队协助后卫部队，掩护主力进行转移。领受任务后，我率一、三中队配合阻击敌人出城，另外两个中队护送伤员和武器物资，转回袁家沟口。拂晓前，一、三中队完成掩护任务，撤出战斗，在色河铺一带继续监视敌人。

六月三十日，即袁家沟口大捷的前夕，我和阮师长又一次奉命到军部接受任务。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副军长和吴焕先政委询问了我们的战斗力状况，交待任务说：我们要把敌警备一旅诱入到袁家沟口，现在部署已定，决定你们在袁家沟口以南高地担任警戒，配合二二五团一个营控制沟口，堵击逃窜之敌。游击师立即奔赴指定地点埋伏。战斗开始后，我们配合主力红军，截击了后退的敌人。战斗接近尾声，游击师奉命打扫战场，搜索残敌。这一仗，敌警一旅全部被歼，活捉了敌旅长唐嗣桐。仅游击师就缴获长短枪百余支、机枪两挺、弹药、物资甚多。

战后不久，吴焕先政委指示我们：游击师留下一个中队，继续坚持以袁家沟口为中心区域的游击活动，其余三个中队跟主力部队行动，打到终南山以外的富足地方去，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解决军需物资困难。我们当即召开区政府干部和游击师中队以上干部联席会议，传达了军首长指示，研究布置了根据地的工作。当时确定把重伤员分散安排到可靠的老乡家中隐蔽，并发给自卫武器；同时决定留下第四中队，坚持根据地斗争；对主力部队留下的武器和物资，一部分交给赤卫队和农会，一部分挖坑埋藏起来。我和阮英臣则带领游击师三个中队近三百人，跟随主力部队行动。

七月十三日，我们跟随红二十五军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鄂豫陕省委在决定红二十五军继续西证北上的途中，我们这一支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地方武装，就编入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序列。从此以后，鄂陕第四路游击师的指战员，踏上了新的长征历程。

## 程启文回忆中共商雒特委和抗捐第一军[1]

红二十军在蔡川整编以后，把雒南东边的景村打了，消灭了一个民团，占领了景村。

在蔡川整编以后，有两个老百姓穿着长袍短褂，跟着军部一道走。当时我在军部当少年先锋队队长，因为我们是做宣传工作的，就观察这些事情。那两个人，一个将近四十岁，一个有四十多岁，在商雒地区搞“红枪会”，是首领。他们跟着军部走，和我们吴焕先政委谈了很多话，说苛捐杂税太多，他们拉起了好多队伍，请我们红军支援。军部领导对他们特别客气。

打下景村以后，在景村东十多里的地方，军政委吴焕先同志召集手枪团政委宋兴国、我，张干事，二分队政指小刘同志谈话，说成立中共商雒特委，宋为书记，我为少共特委书记，张任宣传，刘任组织。他宣布后，又把跟军部走的红枪会首领刘实通、岳锡铭[2]找来与我们见面，宣布成立抗捐第一军，司令刘实通，副司令岳锡铭，政委宋兴国。这时刘、岳已召集青年农民近百人[3]。抗捐第一军的枪，是红军从景村民团手里缴来给他们的。军里又决定，手枪团二分队到抗捐军去。二分队有队长、副队长、指导员。时间在十二月底。

商雒特委号召农民起来抗捐，抗税，反对地租剥削。

决定成立“抗捐第一军”，只有政委吴焕先知道。因为军长、副军长都受重伤，不知道。

我们离开红军主力半月后，就遭到雒南、商县的反动地主武装两千多人的围攻，当时我接到军部派一个老百姓送来的信：“你们好好团结部队，团结农民，很好地发展，以秦岭山脉建立游击根据地。”这时候我才知道有个秦岭。秦岭在什么地方还不知道。接到这封信时，外边敌人就打响了。司令刘实通被打伤了，张干事也负重伤。我们当时一个是枪少，子弹少；另外，这个部队没有经过整编，“抗捐第一军”在半月之后被敌人吃掉了，只有我们手枪团二分队突围出来了。那一天冲出来，我们大概跑了有一百多里路，翻了五架山，正是腊月初一，下着大雪。这次战斗我们损失很大，宋兴国同志心里难过，吃不下饭，就一枪把自己打了。后来我就召集指导员和副队长、两个班长开会商量，让副队长代理队长，结果副队长和指导员他们都让我带这个队伍，以后这队伍就由我带了。当天晚上从商县余家山突围，我们知道蔡川边界的群众基础好，就往蔡川打。我们到了庾家河西边，不敢进庾家河。正在吃中午饭的时候，商镇张虎森的民团来袭击我们，我们就退到孙家山。

到了孙家山，正逢春节，我们很困难，三十来个人，只有三四十个现洋。这个年怎么过呢？一打听这里有个地主，就把他抓起来，向他要了四百多块现洋。老百姓也很困难，给老百姓发了些。这里有五百多户老百姓，有五百多亩土地，捐税很重，我们去了以后，国民党不敢来收税，就这样过了个太平年。打了这个土豪以后，张虎森派了团副来策反，要我们投降，愿干的见官加一级，不愿干的，发二百块现洋，保证回家安全。他这个意思给我们战士一说，就把这个人抓起来杀掉了。正在这时，王伯栋到我们山上，化装成农民，上山时我们一个战士用枪顶着：不要动。伯栋说：“我是从陕南特委来的，专门到这里来看你们，看望红军同志。”我们走了几千里路没有人喊同志，喊同志也感到很高兴、很惊奇。伯栋同志接着说：“我要见你们的领导同志，我有介绍信，你们跑了几千里路，到了陕西这个地方，我们陕西人民非常高兴。”他见到我，拿出了陕北的的介绍信，其中还有四方面军的

证件。我说，你这么在家，人家知道你是共产党怎么办。他说：我小学有同学，我在他那儿。伯栋同志走了以后，专门派人给我们送了一封信。信的意思，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并来开导我们。他写的信纸大概有十页左右，写的特别工整。他在信中说：你们和张虎森做个朋友，立个条约：第一，可以通过张虎森了解消息；第二，互不侵犯；第三，各自独立。你不打他，他不犯你，这样你们也不是孤军作战，有个耳目，没个耳目，对外边的情况不了解，再能干也不行。我看他这个信写的很诚恳，各方面对我们都很有利，就叫党员和指导员来研究一个方案来。回他的信时说：来信收到，希望能抽空来一下，面谈。就把回信交给送信的，象打了个收条似的。他收到我们的信后就来了。来了以后，我们就把我们研究的情况给他讲了一下。他说，张虎森那边他已经讲好了。那天下午，我去王伯栋同志家的时候，天快黑了。家里点个小油灯，烧着热炕。张虎森也来到王伯栋同志的家里。就是这次我们决定互不侵犯。后来，张虎森给我们订了几份报纸，《中央日报》和《大公报》，并派老百姓给我们送来。王伯栋同志还送给我们一份礼物，就是一本全国袖珍地图。那个时候我们没有那个东西，由新民同志保存着，他牺牲后，地图也找不见了。不懂得地情、敌情、群情是不行的，这方面王伯栋同志对我有所开导，张虎森也给我们帮了大忙，敌人“围剿”孙家山时，他派人提前给我们送信，使我们突破了重围。后来，我把王伯栋同志让我们和张虎森建立统战关系的事告诉了吴焕先政委，他很赞赏王伯栋同志。

#### 注释

[1] 这是商雒地委党史办根据程启文同志一九八二年八月谈话记录和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八日来信整理。

[2] 即岳新明。

[3] 据杨永发（抗捐第一军战士）、王振（抗捐第一军副司令岳新明的邻居）、刘振兴（抗捐第一军司令刘实通的侄子）、车贡生、李得明、车江娃、尚秀（女）、王炳坤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回忆：民国二十二年三月，洛南县人刘实通、何熊、叶井娃等人，为了反抗苛捐杂税，徒步去湖北找红军。冬月半，跟随红二十五军到洛南。冬月下旬，在小秦峪成立抗捐第一军，红二十五军下来了三十多人，共二百多人。司令刘实通，副司令岳新明（原是红枪会教师）。四个队，一队队长龙万善，二队队长张志强，三队队长姜云山，四队队长刘志让。抗捐第一军成立后，在景村街、富刘村、党湾等地；没收了“顺兴恒”大财东和车章娃、车家胜、党志霄等地主的衣服财物，分给了穷苦农民。腊月初一，抗捐第一军在商县大河面的余家山遭到洛南尤凤山的十大队的袭击，岳新明等牺牲，龙万善等被俘，拉到洛南杀害。红军老战士三十多人突围到蔡凹、孙家山一带进行游击活动。

### 薛朗夫回忆华阳革命委员会[1]

一九三五年二月，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边区北上时路过洋县华阳。县委[2]派我到华阳去与红二十五军联系。联系上后，红二十五军派了一部分干部，在华阳游击队的基础上，建立了华阳革命委员会，主席由我和郑直清担任，委员有张进朗、孙洪、洪言科等人。当时主要任务是巩固乡苏政权，进行土改、打土豪、分粮食，镇压反革命，组织抗捐军、赤卫队。华阳革命委员会是一个行政组织，相当于区苏，下面领导有七个乡苏（面积、人口记不清了）。

一九三五年六月，敌由三面向我包围，此时洋县县委派李茂林前来送信，叫我派人截击。次日黎明，我们正开会研究布置，敌人已到，我们即分散打，因敌众我寡，又被敌三而包围，致我游击队失败。后，我们又找回失散之游击队员十余名，在山区活动一月多，又被敌数次“围剿”而失败。

因游击队失败，革命委员会已无军事实力，即解体，我也就返回洋县县委。注释

[1] 这是商雒地委党史摘自薛朗夫一九六一年一月四日谈话记录。薛朗夫曾任成都无线电工业学校校长。

[2]指中共洋县县委。

## 各大军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报告（摘编）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为广泛收集有关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的资料，向各地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发出了关于编写修改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的通知和调查提纲，以大军区为片，指定负责人，请各片负责同志召集本地区的红二十五军老同志，按照调查提纲进行座谈，并写来报告。各片负责同志接到通告后，都很重视，有的打电话汇报了座谈情况，有的写来文字报告。下面摘编的是写来文字报告单位的情况。

### 沈阳军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报告

#### 红二十五军革命斗争史编辑委员会：

接到通知后，我们在沈阳的原红二十五军的七名老同志（张竭诚、李少元、汪家道、程明、杨士梅、刘赞洲、傅兴喜），于四月十二日至十四日用三个半天的时间，在一起进行了座谈。座谈中一致感到，红二十五军在历史上对革命有重大的贡献，在我党我军的历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存真求实，秉笔直书，把红二十五军军史编好，确实是一件大事，也是我们还健在的老同志义不容辞的责任和多年来的愿望。

我们座谈的方法，是按照“调查提纲”逐年地进行了回忆和讨论，大家热情发言，互相补充，共同对提纲中的十二个条目提供了部分情况，在条目之外还提了五点建议。因我们几个人当时都在基层工作，受职务所限，对全局情况了解不多，所提供的情况和建议难免有不准确之外，仅供编史之参考。

谨致

敬礼

张竭诚

李少元

汪家道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日

#### 1、红二十五军的重建

一九三二年七八月，蒋介石集中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四次“围剿”。不久，红四方面军主力向川陕边转移，留卜红二十五军军部和七十五师及地方武装，坚持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中共鄂豫皖省委在檀树岗召开扩大会议，为了保存红军，巩固苏区，坚持斗争，决定重建红二十五军。

#### 2、红二十七军一九三二年十月到十一月的活动情况

红二十七军又叫东路军，是在红二十五军重建之前，由徐海东同志带的掩护部队九军八十一团，会合英山、霍山、罗山独立团等组成的。

这段活动路线是从英山到太湖，再北上潜山、桐城、霍山、六安，又转向豫南商城广大地区。主要任务是牵制敌人，分散敌人，掩护群众的安全转移。部队本身不到四千人，却带四五万的群众跑反，穿插在敌人前堵后追的包围之中，先后在河头铺、芝麻河、小土岭、中梅河、吴家店等地作战，打肢敌人合击、堵击、追击。经过两个月的日夜兼程万余里的艰苦战斗，又打回老苏区与兄弟部队会合，完成了任务。

3、一九三四年夏，红二十五军在罗陂孝地区开辟朱堂店根据地的情况由于敌人四次“围剿”后搞“三光”政策，红军活动和吃穿住都很困难。



当时由吴焕光，丁绍卿带领七十五师向西推进到罗陂孝地区，开辟朱堂店根据地。对这块根据地有个说法，“六十里长、四十里宽，中间有个朱堂店”。朱堂店是个大镇子。部队到这个地区后，主要是做群众工作，筹粮筹款解决部队后勤供应问题。

#### 4、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二十五军攻克太湖县城后的情况

攻克太湖县城后，部队供应得到了很大改善，每人做了一套新军装，发了一把雨伞和一双胶鞋，还搞了不少银元、粮食、白糖和火柴等。

#### 5、豫西南地区党组织支持红二十五军过围寨和独树镇战斗情况

红二十五军进至豫西时，看到了寨子周围都插着红旗，并喊“自己人不打自己人”，每过一个寨子都送给我们不少粮食，但不准许部队进寨子。多是白天行军，见到有的寨子围墙周围还有水沟，宿营都是选在没有寨子的地方。在这个地区还扩充了一些新兵。

红二十五军是一个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打了很多恶仗，打了很多胜仗，其中独树镇战斗是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性一仗。当时，部队经过十多天的连续行军，途中常遭敌骑兵左右两侧夹击，后边又有敌步兵尾追。头天夜里气温突然下降，雨雪交加，道路泥泞不堪，每人带的两双草鞋也穿坏了，战士们只好打着赤脚，身穿单薄的军装透湿冰凉。大家又累又饿又冷，手脚都冻僵了，还冻死了好几名同志。过去部队没在平原地区打过仗，缺乏平原打仗的经验，独树镇这一带老百姓对红军也不太了解，天时、地利、人和对红军都不利。当部队进至独树镇时，突然遭到敌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旅的伏击，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部队缺乏思想准备，仓促迎敌，手枪团冲在前面同敌人拼大刀，第一梯队的两个团也迅速展开，二二三团五连一排长用几台大轱辘车挡住镇上的路，同敌人拼手榴弹，堵住了敌一路骑兵的冲击。敌我伤亡很大，仅我二二三团五连就伤亡了二十六人。这时中央派来的一个参谋主任临阵动摇，大喊大叫，使一部分部队发生混乱，当时有一个营退了下来，敌人也随之冲了上来。在这十分危险的形势下，幸亏军政委吴焕先及时赶到，他向大家厉声喊道：“谁也不准退却！退却就等于自己找死，现在只有同敌人拼了！”他举着大刀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头也不回地带领着退下来的队伍向敌群冲去，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肉搏战，硬是把敌人顶住了。随后又与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副军长一起把随后赶到的第二梯队投入战斗，钝挫了敌军的锋芒，粉碎了敌军的突然袭击。但我军仍处于敌军的包围之中，整整一天，虽击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晚饭后部队在林中一块空地上集合起来，吴焕先政委向部队作了简短有力的突围动员，他说：“现在是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突围出去就是胜利，要拿出红二十五军打仗的威风来，就一定能够冲出去，我们红军个个是英雄好汉，任何敌人也阻挡不了我们！”吴政委讲话后，群情振奋。经过短暂时间的准备，还找到了一位非常熟悉地形的老乡做向导，就开始突围了。拂晓进至伏牛山东麓，敌骑兵又尾追上来。在抢过澧河时才打退敌人的南北夹击和尾追，进入了伏牛山区。

#### 6、张汉民问题

张汉民是西北军杨虎城部的警备三旅旅长。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进入陕西后，他带领全旅人马老是尾追不放，使红军有严重的后顾之忧，无法开展工作，所以军部决定打一次伏击战，歼灭张汉民的警备三旅。记

得是在拂晓前部队就埋伏好了，一直等到中午十二点左右，他带领旅部和两个团先进入埋伏圈，后边的那个团还没上来，红军即突然发起进攻，很快就把他的旅部和两个团全部吃掉了，他们死伤很多，其余包括张汉民在内全部作了俘虏。

张汉民被俘后，自称是共产党员。当时没有任何根据来证实。他在带领部队尾追红军时既没有秘密与红军取得联系，也看不出对红军有任何松动的表示，而却拼命尾追不放，所以便认为他是杨虎城的嫡系。但当时并未立即杀他，用蓝布把他的头蒙着，只露两只眼睛看路。大约等了一个来月的时间，在没有人证实他是共产党员的情况下，才把他杀与张汉民同时被红军俘虏的军官当中，有不少人要找军政治部，却都被关了起来。

几点建议：

- 1、吴焕先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有卓越的功勋。因此，在讲到领导者的作用时，应对吴焕先从组建红二十五军到坚持鄂豫皖，及转移到陕南直至四坡村战斗为止，肯定他在红二十五军中起的重要作用。
- 2、泾川战斗。虽然吴焕先牺牲了，但这一仗我们取得了胜利，其中二二三团主动出击，截断敌人后路，对战斗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军直属队包括马夫在内都主动参战，在编史中应予以表扬。
- 3、板桥战斗虽是个败仗，也不要一笔带过，应把经验教训写清楚，以教育后人。这次教训主要是戴季英给部队讲话时间太长，又忽视对敌情警戒，致使敌人骑兵追来部队未来得及部署。
- 4、长岭岗战斗，是一九三四年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根据地打的最好一仗，这一仗消灭东北军两个团，缴获全部是奉天造的枪。二二三团从此一营全部马步枪，二营全是奉天造，三营是三八式步枪。对红二十五军的武器装备改善应写清，表明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力。

成都军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报告

红二十五军革命斗争史编委会：

接到你们的来信后，由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给在四川的二十五位老同志发了信和调查提纲，请他们先根据调查提纲作些回忆和思考，能写材料的尽量写成文字材料，在此基础上，于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成都召开了有十三位同志参加的座谈会（有的同志因病未能参加），依据调查提纲，本着知道多少谈多少的原则，逐题进行了座谈回忆。参加座谈的同志当时大多数是战士，个别的是基层干部，知道的情况有限，加之时间久远，有的情况已记忆不清。现根据所谈情况，整理了一份材料（附后），送上供参考。

致以

敬礼

王诚汉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日

成都军区和四川地区有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二十六人，根据所发《红二十五军革命斗争史调查提纲》，除了向他们每人发信进行调查外，还于四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成都军区，由王诚汉、胡继成主持，召开了有十三位同志参加的座谈会，对提纲逐题进行了回忆座谈，有的题目情况知道得多一些，有的知道得少一些，有的完全不知道。现根据座谈

内容，整理如下：

第一、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建立到一九三二年元月下旬在皖西的主要活动

据查十三军三十七师战史记载：（三十七师老底子为红七十三师）一九三一年十月，红二十五军于麻埠成立，以红十二师师部和三十四团为基础，另调十一师三十一团、十师二十八团，改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师长刘英，政委吴焕先。三个团分别编为二一七、二一八、二一九团。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三日，七十三师由皖西向西开进参加商潢战役。

第二、红七十四、七十五师一九三二年在皖西成立的时间，地点和领导人情况

红七十五师成立时间是在苏家埠战役以前，约在一九三二年一、二月份，地点在英山。是以光山、霍丘、霍山等县独立团为基础成立的。师长廖荣坤，政委戴克敏。

红七十四师成立的晚一些，是在苏家埠战役后，约在一九三二年的四、五月间，部队基础为皖西独立第三师。师长为徐海东兼，副师长张成功。

第三、红二十七军一九三二年十月到十一月的活动情况

红二十七军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成立后只有两个月时间。这期间的活动，主要是掩护群众，掩护四方面军转移，打击地主武装，牵制分散敌人兵力。

第四、一九三三年底鄂东北恢复以东西高山为中心的两小块根据地情况  
东西高山根据地，是无人区，在边沿地区有些群众，在东高山一带住有一部分伤病员。在西高山一带有戴季英带的二三百人的游击队活动，昼伏夜出。还有一千七百多伤病员，都住在草棚里，生活自理，轻一点的有时晚上还要随部队到白区打粮食。有个院长叫吴小兰，有个护士是余国清（即余光）。钱信忠同志是红二十五军跟随部队活动的唯一的一位卫生部长。

第五、一九三四年十月红二十五军攻克太湖县城后，在陶家河恢复根据地的情况

攻打太湖县城是夜间突然奔袭，部队跑步前进，打开后得到很多物资。后转战于陶家河一带，主要是宣传、发动群众，分土地插红旗。在陶家河的天主堂里还抓了几个传教士。

第六、蔡川整编后，团级干部主官名单

蔡川整编后把二二四团分编到二二三团和二二五团。二二三团团张绍东，政委李隆贵，还有个政委叫赵凌波（负伤），主任是陈先瑞。没有参谋长，只有两个参谋，一是胡继成，一是王耀显。团供给处长刘炳华。

（成都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整理）

济南军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报告

红二十五军革命斗争史编委会：

接到你们的通知和调查提纲后，军区原副司令员傅家选组织了在济南的十五位红二十五军老同志进行了座谈。现将座谈情况整理报上，供参考。

济南军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1、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一九三一年十月下旬建立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在皖西的主要活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红四军第十二师改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刘英，因在豆腐店看地形时被敌人冷枪打伤，由王树声继任。政委吴焕先。十二月份，红七十三师开始攻打潢川、豆腐店子。当时驻守豆腐店子的敌人是湖北十三师的夏斗寅部队。红七十三师的编制为二一七团、二一八团、二一九团。

## 2、红七十五师一九三二年在皖西成立的时间、地点、部队的基础、实力和领导人及建立后的主要战斗

一九三二年五月上旬，苏家埠、韩摆渡战役后期，以六安独立团、霍丘独立团、霍山独立团为基础，于诸佛庵成立了红七十五师。六安独立团编为二二五团，二二四团由霍丘独立团改编，二二三团由霍山独立团改编。师长戴克敏，后由廖荣坤担任，政委是王平章（兼）。七十五师成立后经过青山、阴山、洗马畈等战斗。

### 3、在陶家河恢复根据地的情况

攻克太湖后的第二天，部队便撤到了陶家河附近一个北傍大山、南靠丘陵的山坡上宿营。敌飞机随后就赶来了，掠空而过，飞得很低，部队在山坡上，连棵供隐蔽的树都没有。敌机十分嚣张。后来，部队奉命向空中射击，敌机才狼狈逃窜。

随后，敌步兵也追上来了。是敌六十四师的铁四团。红军立即摆开阵势迎击进攻之敌。二二三团在西，二二四团在东，与敌展开激战。这是一场硬仗、恶仗，敌我双方曾一度出现对峙局面。一直持续到次日黄昏，我被迫撤退。这次战斗虽然消灭敌人五六百，但我们也伤亡二三百人。部队撤退时，二百多名伤员带不走，便留下直属党委书记魏长发、担架队长杨××和科长傅家选三同志，负责设法安置伤病员。主要是分散化装安置在六、七个村庄的群众家里，每户发给十块钢洋作安置费，又每个伤员发十块银元做负伤费，并给轻伤员留下了五六十条枪，以便自卫。

三天后，安置伤病员的三位同志又赶上了大部队。

陶家河地区原先虽有党的组织和游击队，但数量不多，根据地的范围也很小，太湖战斗的胜利和陶家河一战后，大灭了敌人的威风，大长了军民的志气，对这一地区的党组织，游击队和广大群众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安置在各村群众家里的伤病员，也起到了革命火种的作用。他们边养伤，边发动群众，加上原有的几十条枪，发展和壮大了地方武装，组织起了几支坚强的小型游击队，坚持武装斗争，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陶家河以东（又叫东区）和陶家河以北（又叫北区）两个区的革命根据地。

## 4、一九三四年间鄂豫皖根据地在极端困苦的情况下，地方党和人民群众是怎样坚持斗争、支援红军的。

从一九二三年冬开始，鄂豫皖革命斗争形势处于低潮，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这时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消灭红军，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先后纠集了大批优势兵力，多次对鄂东和皖西根据地进行“围剿”，特别是到了五次“围剿”，斗争更加残酷了。敌人把“清剿”的重点放在了鄂东。七十四师由徐海东带到了皖西，七十五师由吴焕先带到了鄂东。敌人企图把红军困死、逼死、饿死，采用了棋盘战术、碉堡围困、经济封锁、移民并村、杀光烧光抢光的政策。部队面临的是饿死、冻死、打死的困境。敌人抓住我们的人就上碾盘碾，夏天尸体着了蛆，一寸长的大蛆从牺牲同志的嘴、鼻、耳朵里往外钻，实在目不忍睹。部队艰难，群

众就更苦了。进了村子，到处流散的都是无家可归奄奄一息的群众，房子没有一间完整的，都是半壁残垣，一片瓦砾。青壮年只要被敌人抓住就杀头，他们能跑的都跑了，村里几乎看不见一个青年人。地里和村庄破废的房院内长的草一人多高，庄稼无法耕种，许多年老体弱的饿死、病死。那时坚持斗争的形式只能以便衣队、游击队的小分队化整为零开展活动，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老同志带我们坚持斗争。敌人到处阻击我们，有时二三十人的小队伍，一个遭遇战，就七零八散了。当时的游击战士斗争意志非常坚强，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设法找到各地游击武装再重新组织起来。白天，便衣队东藏西躲，能打就打，不能打就跑，设法保存自己，坚持下去。晚上就出去搞吃的，搞给养，打击富豪反动保甲长，形成昼伏夜出的斗争方式，长期坚持下去。到了最残酷的日子里，部队撤到了山中埋伏起来，人民群众冒着生命危险侦察敌情，给部队送信，传递情报，成了部队的耳目。部队每次战斗后的伤员，轻者不掉队，重者便分散在群众家里，由群众抚养、照料。部队和地方武装面临的是弹尽粮绝盐断的绝境。同志们长时间根本没有盐吃，许多人得了红肿病，腿肿得跑起来一点劲也没有。山上虽有野菜，没有盐一点也吃不下去。那时候盐比什么都重要，比金子还贵重，但吃不上。睡的也是稻草，野草当铺盖。下雪天，都穿着两个破单便衣、破裤子，打赤脚，穿草鞋。这样的艰难生活，丝毫没有动摇红军战士的革命意志，三年多来，我们的部队和地方党组织的同志们历尽千辛万苦，生死与生，以无比英勇的气概，争取到革命高潮的到来，保存了自己的力量，粉碎了敌人无数次进攻和各种阴谋，牵制和耗费了敌人的力量，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红军的斗争。

#### 5、陕南宁佛工委的情况

宁佛工委成立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佛坪的四亩地，中共鄂豫陕特委领导陈先瑞、郑位三找罗明义、张绍安谈话，让这两位同志带一个连下去，组建宁佛工委。工委书记中罗明义担任，兼大队政委，大队长由张绍安担任，人员共三十四人。对外称红七十四师独立五团，对内宁陕、佛坪、周至一带搞游击活动。任务是发动群众，发展根据地，为红七十四师创出一个落脚点。工委成立起来后，共有马枪十三支、驳壳枪二十支。平时大队长张绍安带两个班上群众那里了解地主、恶霸、反动势力的情况。晚上翻墙去富豪家搞钱、搞布、搞西药，送给部队。警告他们不许搞反动活动。后来罗明义调走，汪世才带十几人来和独立团会合，一直坚持到“双十二”事变。

#### 6、张汉民问题

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杀张汉民是错误的，不杀更好一些。应作为历史教训来接受。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去和现在也并非完全一致。有的认为是对的，理由是：1. 张汉民尾追了我们七、八天，总是相隔一天半天的路程，如果不消灭他们，若再遇上一股敌人，我们岂不腹背受敌？2. 张汉民也开枪打了我们，营长李学先的腿，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被打伤的。3. 说张汉民是我党派往扬虎成部队的地下党员，因保密，下边并不了解真实内幕。有的认为杀张汉民是错误的。其理由是：不管知不知道张是地下党员，不杀更好一些，反正人被我们抓起来了，不杀俘虏是我们的政策。双

方作战时，张汉民曾高喊：“不要打了！不要自己人打自己人！”并要找徐海东。徐海东说：“我捉你张汉民，还是你张汉民捉我？”当时未杀，只是用一块黑布蒙头露出以眼，经过一段行军后才杀掉的。孙光、李书全等后来被派到起义的三十八军中工作后，曾同五十五师师长崔子堂、副师长雷展如（他俩都是地下党员）交谈过，都认为杀张汉民是我党的一个损失。这主要是受王明、张国焘“左”倾路线的影响所造成的。

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 7、板桥镇战斗情况

这大部队行至板桥镇宿营，第二天一早准备继续行军。第二天早晨，部队集合完毕，等待军参谋长戴季英讲话。他起床很晚，吃完饭才去给部队讲话。这时，部队已等多时。他讲话又罗嗦又长，结果贻误时间，遭敌突然袭击。敌人是马鸿宾部队的骑兵团，速度快。徐海东将二二五团三营带上去顶住敌人，掩护部队迅速转移。但敌人来势凶猛，我军力量单薄，结果使部队遭到了较大的损失。粮食、装备丢失很多。一部分部队抢占了高地，打退敌人，大部队才脱险。

#### 各地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纪要（摘编之一）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至一九八三年一月，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分成几个小组，分别赴红二十五军战斗过的省市县和红二十五军老同志比较集中的地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座谈，收集了大量资料。下面摘编的是这次调查走访的主要情况。

#### 南京军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纪要

时间：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

地点：军区首长会议室

参加人：詹大南 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宋维栻 福州军区副政委

严光 南京军区顾问

杨焕民 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

张希才 南京军区后勤部顾问

李国厚 江苏省军区副司令员

詹大南：1、关于肃反问题。当时作为整个肃反对不对，这要由中央来作结论。因为当时不单是一个鄂豫皖红二十五军搞了肃反，各革命根据地都搞了。红二十五军肃反扩大化是肯定存在的，应当承认这个问题。2、关于打张汉民问题。九间房战斗消灭杨虎城警三旅，这个仗该打不该打？在当时那种情况，敌人迫得很紧，我们跑四、五天才拉下敌人一天路程。敌人几路追来了，我们从缝隙里跳出去，我们不消灭他，能保存自己吗？有人说不该打，我说他不了解情况。3、再谈几个具体情况。关于七十五师成立的情况。一九三一年我在教导师，后改十二师。我在特务连。打黎集、叶集后，把我们二排拉出来，在莲花庵成立补充营，后来编为二十五团，当时我当通信班长。因生病我离队两个月，归队时分到五县边区独立团二营五连，先当兵后当通信员。以后我们这个团原封不动地编入了七十五师二二五团。那时七十五师师长是廖荣坤。四方面军围麻城、宋埠，打苏家埠时，我们师单独活动，打黄梅、广济，占领了广济城。后来从英山回来，经西界岭诸佛庵往北奔霍邱，那时正是七十四师在霍邱被围，我们去给他们解围，在五里拐子打了一仗。七十四师在霍邱城大部损失，这时四方面军来了，我们和他们会合，之后一

路打一路跑，跑到金寨大小马店，七十四师被编散，四方面军走时把七十二师和七十五师二二三团第一营带走了，其余的留下了。

杨焕民：关于肃反问题我同意詹副司令的意见，当时确实存在扩大化。打张汉民问题我也同意詹副司令意见，当时我们不了解张的情况，他老是在后面跟着，离我们三二十里，把我们追到葛牌镇，再往前就到蓝田、西安了。我们不打怎么办？现在不能说该打不该打，当时个打不行的。现在看来张汉民是否杀掉值得考虑，可以不杀的。

詹大南：张汉民是我抓到的，当时徐海东同志看到在山崖上跳下几个人，就喊我：你带几个人去抓来，那跳下来是当官的。我就带五，六个战士把张汉民抓来了。后来听戴季英说，张汉民部队是法西斯组织，不承认他是共产党。

李国厚：张汉民不打不行，作为总结经验教训，抓住可以不杀。

张希才：红二十五军当时一些高级干部，他们的事迹要反映。红二十五军手枪团也有很多英雄事迹，打了不少漂亮仗，战术也比较灵活、巧妙。如打荆紫关时，就是采取化装战术，活捉国民党军四十四师军需处长，敌人一个师部的后方仓库全搞来了，搞来好多米、面、棉花、布匹等军需物资。供给部运不完，分给部队，每人分五套衣服料子。再如，打两当县也是手枪团先打进去后，大部队才进去。打华阳也是手枪团化装成国民党兵打进去的。一次打英山，手枪团先打进去，那里教堂很多，在弥陀寺捉了七个洋人。那时口号叫打倒一切帝国主义，见到洋人就捉。红二十五军供给部长吴维儒，后是我接替。钱信忠开始是军医院院长，后来叫卫生部部长；副部长吴子南，到陕北后留永坪总医院当院长。钱信忠同志是上海宝山人，是国民党师长李默庵的医官，确实是自动过来的，后来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经起了考验。我们好多同志负伤都是他给治好的，救了好多人。

（徐兴华、陶景春、魏绪义整理）

郑州市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纪要

时间：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八日上午

地点：河南省委南楼小会议室

参加人：王言炳 省法院副院长、

王先发 言卫生厅核心小组副组长

郝富功 郑州铁路局顾问

夏仕儒 邮电部设计院党组成员

王言炳：建议把吴焕先、徐海东的事迹写一写。每次打仗他们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和战士的关系非常密切。吴政委在部队威信很高，部队集合时，人们噤声的，他一讲后，马上鸦雀无声，谁也不说话，连吸烟的也没有。他牺牲后，全军上下连马夫都痛哭。打仗时，他总带个警卫员、一个号兵，跟在前线部队后面。前方牺牲一个人，也要想方设法地运下来，很得人心。徐海东接近群众好，不打仗时，说说笑笑；打仗时，非常严肃。

我是一九三 年参军的，先在鄂豫皖独立第二师，后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在二二三团特务连二班当班长。

徐海东最早是陂孝北游击队的。当时有三个游击队：即陂孝北有个臭豆腐，黄麻有个赵赐吾，皖西北有个杜老虎，这是敌人给三个游击队领导人起的名。三个游击队打仗很勇敢，敌人害怕得很。围七里坪，是省委

决定的。部队开始吃的是大米稀饭，后来群众没东西送，派人到敌区去打粮，用大麦对着芹菜吃。围到最后，人都病了，一天要抬一个营的病员下来。伤病员都住在山上，我们到白区打粮食，一个人要背三四十斤。回来送到山上，又再去背。围七里坪下来就搞肃反，当时我已当连长。围七里坪时换了三个营长，以后又换了三茬。肃反时，我也被肃了，派到担架队。西征北上的时候，我一直在担架队，后当运输排长，每人挑八百多块洋钱，一直挑到陕北。

王先发：肃反时，几个人不能在一起说话，在一起说话就是小组织。正规部队谁是共产党，谁不是，都不知道。

夏仕儒：肃反的影响很坏。那时，让我入团我不入，到陕北以后我才入党。

王言炳：庾家河战斗，我在担架队。程子华军长、徐海东副军长都负伤了，躺在担架上，只剩下吴焕先政委一个人指挥。这一仗打死的敌人很多，光沟里的坟包就八百多个，伤了不知多少，徐海东副军长的号兵也上去了，打得很勇敢，扔了一个营的手榴弹。

夏仕儒：当时很危险，军部在山下，敌人在后面，军部的人都上前线了，他也去了，名字记不住了。

红二十五军有个艰苦奋斗、英勇顽强、不怕流血牺牲的战斗作风，应当传下来。

（程建波、徐发根、汤文德整理）

武汉军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纪要

时间：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地点：武昌元宝山省军区干休所

参加人：杨克武、张竞，李金善、傅继忠

杨克武：重建红二十五军时，我在二二三团二营当书记官。那时团里没有参谋长，书记官的事就多一点，行军、宿营、警戒，杂七杂八的都是书记官管。一次要开会讨论过铁路，军里送来通知，我也盖了章，可是因为太疲劳了，就睡着了，把军部通知忘记了告诉团首长，这一下子可不得了啦，戴季英说我是反革命，有意不通知开会，就让我去抬担架。

张竞：吴焕光政委是在泾川战斗中牺牲的。当时我在军部。吴政委连中七弹，在中三弹时还坚持指挥。一听说吴政委牺牲了，部队是拼老命干，直到把敌人消灭。

傅继忠：庾家河战斗中，徐海东的一个号兵打得很勇敢。当时我在担架队，因为开始没有伤员住下抬，就挨着他。眼看他跑到山头上一个小庙后，在那一颗接一颗地甩手榴弹，我看到敌人的帽子炸好高。最后把敌人压下去了。如果敌人占了那个山头，我们全军就会覆没。还有刚刚从罗山长岭岗战斗中解放入伍的两个战士，一个在一营当机枪教官，一个在二营当教官，他们打得也很勇敢，扔炸弹、打机关枪，最后也牺牲了。

可惜他们的名字记不得了。

（汤文德徐发根程建波整理）

镇江地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纪要

时间：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

地点：镇江干付所常玉清家里

参加人：常玉清江苏省军区原副司令员



傅绍甫江苏省军区原副司令员

胡世安江苏省军区原副司令员

常玉清：搞肃反错杀了好多人，我也被打成第三党抓了起来。是徐海东救了我。当时徐海东说，这个人就是第三党就没有人革命了。郭述申还到过我的家。我家全被国民党烧了，苦得很，郭给我父亲送了几十元钱。他们保了我。那时肃反好多干部被无故杀害。廖荣坤就是在鄂东北的红旗山给杀害的。

胡世安：我原在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三团一营二连当司务长。第一次见到邝军长时，我不认识他。当时，他穿长袍，戴礼帽，对我说：你这个伙夫婆子，还不隐蔽起来，小心敌人发现你！后来，邝继勋带七十四师打正阳关，我们七十五师南下。七十四师被困霍邱后，为解崔邱之围，我们在霍邱南杜家沟埂子打了一仗。

七十四师在霍邱突围时损失很大，好多人被俘，邝军长被敌人砍了七刀，跳到护城河里被我们救上来了。红四方面军转移时，我们是打掩护的。当时，累得人困马乏，都睡在路边上了。遇到王平章政委，用棍子一个个打起来。四方面军走后，又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我一直随红二十五军，直到陕北会师。

（徐兴华陶景春整理）

上海市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纪要

时间：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四日上午

地点：南京军区上海延安饭店九楼会议室

参加人：詹大南

宋维杖

张良德第二军区大学副校长

沈元军海军上海基地原副司令

曹国平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

李先荣上海市金属材料公司顾问

曹国平：我是老七十三师的，后来到七十五师。原来在地方，是苏家埠战役后参加部队的。

关于长岭岗战斗，我记得缴获机枪一百二十三挺，还有五门迫击炮，重机枪也有七、八挺。因为当时把武器集中起来，机枪一个一个摆在那里，点数时我在场，所以记得很清楚。关于炮的事，还有个情况。我开始在步兵连，还背两颗迫击炮弹。因我个子大，后来把我周到炮兵连，当时有六门炮，有五门是这次长岭岗战斗缴获的。长岭岗战斗以后半年左右，这些炮被我们埋起来了。在靠新集不远的地方，晚上把六门炮都埋了，还埋了八挺重机枪。是二十五军与皖西米的二十八军会合时埋的。

沈元军：我原是红二十六军的同志，对红二十五军列陕北门的一段情况谈点看法，主要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

一个情况是，红二十五军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会合，合并为十五军团，我当时是班长。二十五军刚到陕北，我们看到你们队伍穿的那么整齐、武器那么好，钱也多，有很多现洋，买鸡蛋，买东西。当时有的人就怀疑，是不是红军？是不是杨虎城派来的？不久打了劳山、榆林桥战役，打得很漂亮，老百姓反映很好，我们的看法也变了。这是一支真正的红军，很能打仗。我们和红二十五军比赛着打。榆林桥俘虏一千多敌人，

我们的装备也换了。

张良德：我是在后勤机关搞卫生工作的。主要谈谈红二十五军伤病员收治的情况。部队围七里坪，下来一大批伤病员，主要在红安周七家、周八家一带。经过一段治疗，动员一批归队，我送走一批，随伤员留在部队了。那时条件非常困难，部队无吃无穿，伤员也无吃无穿。在那种情况下，老百姓有一点吃的穿的也给部队送来。有一次部队搞到一批布，给我们送来一些，有市布、阴丹士林，还有杂七杂八的花布，一部分送给老百姓，一部分送给部队女同志和小孩，还给我做了一套花衣服。那时老百姓对伤病员非常关心，有吃的首先送给伤病员。情况紧张了，就把伤员送到大山里藏起来。

关于沈泽民的死。我当时在军部搞医，经常看到沈泽民，他个子不高，身体不好，平时饮食量很少。他是患病死的，当时正打摆子，还老咳嗽，我们行军抬着他。他是死在罗山的卡方，靠近一个小村了。死后用草盖着，晚上送到一个小山的石空子下边，用土埋了。当时很秘密，首长死了不叫讲，有的同志偷偷流泪。很少几个人送去埋的。时间大约在十月间。詹大南：沈泽民是恶性疟疾死的。当时徐宝珊也生病，我们四个人抬着他：抬到一个地方藏了十天左右。那个地方是敌人烧村子剩下的半截破房子，我们搭个棚子把徐藏起来。四个警卫员轮流看护，给他热饭。一天站岗，在山坡上捡到一头死野猪，有三四百斤。可能是国民党兵或民团打伤的，当时没死，跑到这个地方死了。我们抬回去，扒了皮，开了膛，肚子里东西全扔了，光吃肉，吃了七、八天。当是正是秋天，收麦子的时候。

（陶景春整理）

#### 杭州市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纪要

时间：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下午地点：中国人民解放军杭州疗养院十三号楼参加人：詹大南

宋维栻

方明胜浙江省军区原副参谋长

宋治明浙江省军区顾问

李清海浙江省军区后勤部长

肖彬彬原浙江省军区独立师师长

易继明杭州军分区原司令员宋维栻：我就以下问题谈点看法：

##### 1、关于苏区肃反和打张汉民问题。

肃反扩大化，错杀了许多好同志，有一些都是很优秀的指挥员，如：许继慎、周维炯、肖方等。回避肃反问题恐怕不行。打张汉民是对的。他的部队一直追着我们，在打的时候已经靠近蓝田，离西安很近了，也难以避免。敌人围追堵截，环境十分险恶，战斗非常频繁，带着走，确实困难。主要还是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他自己不讲。当时我们与中央也失去了联系，许多情况不了解。

2、红二十五军是一支非常英勇善战的部队。毛主席说：徐海东同志是立了大功的。这既是对海东同志的评价，赞扬，也是对红二十五军的评价、赞扬。这一支部队英勇善战，在苏区，战胜了重重困难，取得了许多胜利，在长征中，克服了许多艰难险阻，在陕南打掉了杨虎城的三个旅，建立了新的根据地；在陕北，参加劳山、榆林桥之战，对粉碎敌人对陕

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苏区，迎接党中央，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一九三四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五年，红二十五军先后歼灭了东北军三个师，劳山、榆林桥是和陕北红军一起打的，杨虎城三个旅，对后来与他们搞统战，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红二十五军在这个时期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对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推动抗日运动高潮的到来，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詹大南：红二十五军和兄弟部队一起打张学良，消灭他三个帅。他认识到，“剿共”判了无期徒刑，是蒋介石消灭异己的手段。所以西安事变不是简单发生的，是我们打出来的。

方明胜：补充两点：1、红二十五军的群众纪律是非常严的。我当时在供给部工作，在鄂豫皖也好，在陕南也一样，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我们行军到一个地方，老百姓由于受到国民党欺骗宣传，都跑了。我们吃了老百姓的粮、菜，把钱给放在家里，以后老百姓回米了一看，用了东西给钱，院子扫的干干净净的，再也不跑了。我们随时做群众工作，打开县城后开大会，斗老财，把地主的粮食和物资分给穷人，当时有些穷人不敢要，我们晚上给送去。我们开会宣传，在长征时沿途好多人参军。记得在陕南时，一个地方吸鸦片的人比较多，好多人踊跃参军，有的吸鸦片的老头也来报名参军了。2、我们打胜仗很多，缴获也很多。战利品的处理也是很严的。在陕南打杨虎城部队缴获不少枪支，它们大多是陕西造，不好使。我们采取：一是烧掉，烧成铁打马掌；二是埋起来；三是扔到水里。打胜仗，战利品一切归公，不能落人私人腰包。对俘虏的政策，实行宽大，愿留的留，愿走的走，有时集合起来，列队吹号欢送。

由于俘虏政策对头，敌人常常两次三次交枪，有的打仗朝天空放枪。

易继明：补充一点当时的参谋工作。关于通信联络，当时有几种办法：一是架设通信线路，电话通信；二是电台联络；三是吹号联系；四是口头传达；五是派通信员徒步联络；六是设路标联系，前边行军放路标，后边的收。大体是这几种。

（徐兴华陶景存整理）

安徽省军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纪要

时间：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地点：省军区党委会议室

参加人：廖辉省军区顾问（原副司令员）

刘学江原扬州军分区副司令员

张方坤原某军分区政委

陈仁常原某部后勤部长

吴顺知

刘学江：我是霍邱人，原来在霍邱、寿州游击大队，后来编入红二十五军。当时皖西有四路游击师，一路游击师师长吴保才，有一百多人；二路游击师师长仕老虎，二百多人；三路师长江求顺，政委高开文，有三个整连，一个多营，近四百人；四路游击师师长刘正伯，有一百多人。

陈仁常：我原在独立三师七团，就是七十四师的前身。七十四师成立的时间是一九三二年五月，地点是霍邱南李家坡围子、白塔贩一带。基础是六安、霍山独立团和霍邱寿州游击大队。当时师长丁少卿，副师长吴保才，还有政治部，下设三个团。

红二十五军的参谋工作，一是作战前看地形，收集敌情，供首长参考；二是行军时，确定行军路线，宿营地点，下达警戒通报，各部队位置，规定放哨，是小哨、班、排、连哨。行军前还要了解敌人位置，派出警戒，保护部队通过；三是抓侦察工作，找向导，看地形，确定行军路线；四是作战斗总结，统计战果，报告上级，通报部队。

那时整天行军打仗，有时一天打两三仗，红二十五军的政治工作主要靠行军作战间隙，作些宣传鼓动。一个团里没有几个政工干部，有个政委，政治处有两个干事、书记。青年团的工作比较活跃，唱歌、比赛，有时还发点奖。文化教育抓得比较好，同志们平时都自觉学文化。当时有个材料印的红军须知，比如什么叫苏维埃，什么是政治委员制度，还登了徐海东同志文章等。我们边学习边认字。

吴顺知：红二十五军政治工作作用很大，对巩固部队、提高士气很重要，部队内部团结，没有开小差的，纪律严明，买卖公平，借东西还，损坏了赔偿。概括地说，一是巩固部队，二是纪律严明，三是俘虏政策好。

刘学江：红二十五军的后勤物资来源一是靠根据地人民，地方苏维埃供给，二是靠缴获敌人，打土豪；二是部队内部节约，卫生工作主要依靠群众，伤员交给老百姓护理，留些钱和药，我负伤是在袁家沟门战斗，就是在一个小地主家养伤的，部队留给我二百钢洋，这家人帮助我养伤，敌人来了还掩护我。

我们当时掌握政策还是很严的。打土豪要经过调查研究，是真正的土豪才能打，打错了要赔偿的。我们到何肃过回民区，先印发了传单，吴政委晚上给大家讲话，宣传我们是抗日光遣队，是打日本的。宣传各民族平等，都是一家，要求部队尊重回族风俗习惯。我们行军不进房子，不用回族东西，不吃猪肉等，使广大回族很受感动，我们才得以顺利通过回民区。

廖辉：我们部队一方面打仗，一方面做群众工作，人人都做思想工作，部队每到一地，先调查，哪些是土豪劣绅，带领群众打土豪分浮财。有时到新的地方，老百姓开始躲起来，我们不拿一针一线，用了粮食留下钢洋。以后再回来，老百姓就不跑了。

（陶景春整理）

六安地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纪要

时间：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

地点：六安市皖西宾馆一号楼

参加人：黄群原沈阳军区某部处长

李洪斌原霍邱县兵役局长

房彩成原重庆矿山设计院工会主席

李洪斌：一九三二年初我在霍邱独立团，后来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二二五团。我参加了霍邱保卫战。我们开进霍邱城，守城西北角。敌徐庭瑶部包围了霍邱城，包围二面，西面是水，没围。我们守了三、四天，敌人攻的很猛。后来敌人用飞机炸开了城墙，从东门攻进了城。我们和敌人展开巷战，死了千把人左右。我是从城墙上跳进水里，拉住一个大个子同志，过了水到张集，跑出去的。

黄群：我一九三二年曾参加皖西暴动，后来到了六安四区模范连。四次“围剿”来时，被编到红二十五军，在西界岭，我第一次看到吴焕先政委，

他给我们讲了话，号召我们坚持斗争。吴政委在红二十五军的威信最高，对他的事迹要写够。

（徐兴华陶景春整理）

#### 金寨县红村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纪要

时间：一九八三年一月六日上午

地点：金寨红村干休所会议室

参加人：刘仲华原河南省政法干校副校长

占广华原广西供销总社处长

杨元山原贵州水泥厂基建办主任

刘德满离休干部

刘仲华：在过豫西寨子之前，部队连以上干部和军部机关都开了会，吴政委讲了话。他指出，这里的寨子很大，武装很强，小寨子有几十条枪，大的有上千条枪。国民党唐生智部队路过这里，曾全军覆没。我们是抗日先遣队，他们叫我们是“奉军”就是“奉军”。在这里不准打土豪，不准进寨子，不许违犯群众纪律，我们能否过得去还不知道。我们要做好战斗准备。有了良好的纪律，就可能过得去。特别要求运输队、医院要做好。由于部队一路严守纪律，秋毫无犯，所以顺利通过。记得路过的第三个大寨子叫王家大寨，有数百条枪，是这一带最大的围寨，围墙都是石头砌的，外边还有水围子。我们需要的东西他们从墙上吊下来，对我们还是友好的。

占广华：当时我是供给部运输队队长，记得在陕南营盘一带，一次埋了四十包（每包三四十元）银元，共约一千几百元。埋的方法：把树连根挖出来后，再深挖三、四尺，然后把钱放下去；在钱上放上死人尸体，死人上边栽上原来挖出来的树。这样敌人难以发现。

（陶景春整理）

#### 合肥市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纪要

时间：一九八三年一月八日上午

地点：安徽省军区党委会议室

参加人：廖辉省军区顾问

陈光武省纪委常委

唐元田省公安厅副厅长

姚云成原冶金部五冶党委书记。

钟开惠离休干部（八十一岁）

唐元田：我原在四军十二师二十四团，后来在麻埠成立红二十五军，十二师改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开始我在军部交通队，后到了七十三师特务营。记得打过正阳关后，邝继勋军长带我们特务营到了霍邱县。成立了教导团，都是抽的班排干部，多数是排长，有一千七八百人。有三个营，加上特务营。在霍邱住了几天，我随门军长去麻埠，那时皖西道委在麻埠。军长开了一个礼拜的会。后又回到霍邱，说要守霍邱。

我们在霍邱天天到城北大小马店子搞粮食，还准备了不少弹药，邝要守死。邝说：坚持三个月主力就来接我们。后徐庭瑶第四师围上来了，我们就打。打了两天，邝军长看情况个妙，把文件、地图等装了四个箱子，派四个人，其中有我，出西门，过河，到张集、榆林店子。第三天下午，七十五师从湖北英山一带过来。他们经六天六夜急行军来的，背包一放

就攻上去了，尽管伤亡很大，部队还是拼命攻，一直打到霍邱南门，向邝军长喊话，叫他们快撤出来，但邝不撤。

邝在霍邱城里打得很猛，手拿两把大刀，四个警卫员全牺牲了。他浑身都是伤，最后昏倒在西城墙下，是一位营长用绳子从城墙上吊下来，背过西湖救走了。我们守霍邱的部队损失很大，但敌人伤亡数倍于我，敌攻进城后还打了一天一夜，我们部队逐屋与敌争夺，没有子弹用刺刀，刺刀弯了就有枪托打，用口咬。许多同志宁死不屈，跳井自杀。被俘的同志，上千人高唱《国际歌》，喊口号，抱着牺牲的决心，宁死不投降敌人。尽管我们一些人被俘，但敌人没得到一件完整的武器，全被我们事先破坏了。总之霍邱保卫战的事迹英勇壮烈，应当写出来。

（陶景春整理）

石家庄地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纪要

时间：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地点：石家庄南大街四中路二号院秦光家中

参加人：秦光 河北省储备物资管理局顾问

李应凯 石家庄市人民医院院长

熊都起 离休干部

李应凯：我是一九三二年由破孝北独立三团编入红二十五军的。开始在军部学吹号，后调到交通队。刚到交通队不久，就准备围攻七里坪。当时提出个口号，叫“拔钉子”。红二十五军那时编有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师，沈泽民和省委、道委的一些主要负责人都随军部行动。围攻七里坪是省委决定的，时间比较长，除红二十五军参加外，周围几个独立师也都调上去了。吴焕先当时是不同意的。现在看，七里坪是不该围的，实际上是把我们的力量牵制住了。围七里坪时我们部队生活很苦，开始喝面糊糊，后来就吃野菜，很多人都饿坏了，最后不得不撤了下来。

秦光：围攻七里坪期间进行了肃反，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杀头。当时有个说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

熊都起：我在军政治部保卫连，主要任务是看押肃反中抓的人。围攻七里坪时，就听说姚家芳通敌。抓住他后，并没杀他，带着他走了一段路。后来经军政治部保卫科长朱阳新审问后才杀的。杀廖荣坤我也知道，是在围攻七里坪之前。当时在杀这样的大官时，都是首长亲自看着，怕我们偷偷把他们放跑了。

秦光：庾家河战斗打响前，二二三团七连在半山腰上一个小庙里放哨，由于疲劳，哨兵发现敌人晚了，就慌忙打枪，部队立即冲上了山头。当时在阵地上的军首长都负了伤，程子华在拿望远镜看时被一颗子弹打伤了双手、徐海东是从右下颞穿过去一颗子弹，从左肩穿过去一颗子弹。

部队打得很英勇。

李应凯：九间房战斗打的是杨虎城警三旅，俘虏了旅长张汉民。张汉民不是九间房战斗后马上杀的，又待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行军时我们经常看见他，大约有一个月后，就再看不到他了。九间房战斗之前，张汉民是我们红二十五军的尾巴，总跟着我们，使我们不得休息，战士们很气愤。抓住他时，我们把缴获他的电台都砸了。为这件事，吴政委很生气，说我们真是土包子。

熊都起：泾川战斗中，吴焕先政委牺牲了。吴政委牺牲后，是我们交通

队用布把尸体缠好，放在骡子背上驮过河去的。吴政委这个人好啊！每次行军，他的骡子总让给伤病员骑。过河的第二天，我们买了一口棺材把吴政委安葬了。我们部队走后，听说敌人把吴政委的尸体挖出来，绑在泾川县城门外的一颗大树上。

（姜为民徐发根整理）

## 各地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纪要（摘编之二）

一九八三年十月《红二十五军战史》（当时为红二十五军斗争史）写出征求意见稿，发送全国各地红二十五军老同志，请他们提修改意见。同年十一月，战史编委会办公室组织人员分成几个小组，分片到各地区去听取意见，以对战史作进一步的修改，下面摘编的是各个组赴各地听取意见的主要情况。

### 北京地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情况

参加人：郭述申、陈鹤桥、张池明、李世安、黎光、吕清、杨森、傅文杰、胡立声、申光、李永春（办公室副主任李金德、徐光友、徐兴华和工作人员都列席会议）

主持人：陈先瑞

时间：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日和十一日

地点：海军第二招待所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一致认为：《斗争史》征求意见稿写得不错，比一九六年的战史初稿丰富了，有些问题比过去写得明确，对郭老、位老，讲了公道话，还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使人读了心里愉快。结构安排得也合理，脉络清楚，有头有尾，系统完整。许多同志谈到，读了此稿，很受教育，把自己又带到五十年前的峥嵘岁月，心情激动，感慨不少，当时自己年纪小，有些情况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生存下来的，红二十五军是怎么生存下来的，觉得很模糊，重温历史，比较清楚了。

具体看法与建议：

1、多数同志倾向现结构不变，但第九章要作些修改，是红二十五军的就写，不是的就不写。如果不要第九章，这段历史就丢了。问题是采取什么角度，写到什么程度，要研究。最好征求一下陕北老同志的意见。

2、多数同志认为，叫斗争史不如叫战史好。写斗争史材料不足，且有越俎代庖之感。

3、陕北肃反问题不能回避，虽然红二十五军的同志没有责任，但实事求是讲，红二十五军不到陕北，朱理治等人是不敢抓刘志丹的。4、错杀张汉民问题，现在的写法可以。记得打警三旅时，张一个营顽抗，我们死了一百多人。张被抓到后，押着转了一个多月，等他找地下党证明，但一直没有找到。当时杀他的原因，应多写几句。

5、在霍邱保卫战中，邝继勋命令县委机关先撤出去，并一再动员，晓以利弊，军政关系处理得很好。这点应当补充上。

6、有关鄂豫边游击队的活动要写进去。七里坪撤围后，戴季英离开二十五军，任鄂豫边游击总司令，领导的地方部队有麻城独立团（团长姓王，政委是原二二三团政委熊行宽，熊在肃反中被错杀），有一千二百人；还有光山独立团（团长姚志华，政委是县委书记刘从书），三百人；还有个便衣大队。鄂豫游击队的活动很艰苦，主要靠便衣队，到麻城、商城、光山一带搞回点物资给养。在痢痢寨，敌人烧山，红军医院一百多个伤员被活活烧死。光山县委书记李少南（戴季英爱人），因病走不动，被俘。

7、邱江甫、李隆贵、张绍东等人，是由革命到不革命，甚至成了反革命。凡文中提到这些人，应有个注解说明。

8、红二十五军有一套后勤编制序列，如军有医院、师有卫生队，团有看护排，营连有看护员。皖西就有两个红军医院，一个在赤南，一个在赤城，



还有被服厂。这方面的材料，应当有。

(郭奉滨施祖辉整理)

#### 武汉军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情况

赴武汉小组于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达武昌。十六日至二十日，先后以三天半时间进行座谈讨论，征求对《红二十五军斗争史》(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参加座谈的老同志总共十九人，名单如下：

周世忠 武汉军区司令员  
林维先 武汉军区副司令员  
吴忠泰 武汉军区司令部顾问  
余克勤 原洛阳步兵学校校长  
傅春早 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离休干部  
杨克武 武昌元宝山干休所离休干部  
张进 武昌元宝山干休所离休干部  
王挥友 武昌元宝山干休所离休干部  
张波 武昌元宝山干休所离休干部  
李金善 武昌元宝山干休所离休干部  
王才定 信阳军分区干休所离休干部  
吴传保 许昌军分区干休所离休干部  
梁业坤 马房山干休所离休干部  
董复汉 马房山干休所离休干部  
李振远 湖北省地质局副局长  
李先进 湖北省物资局副局长  
俞和坦 湖北省劳动局副局长  
董国录 湖北省计划生育办公室干部  
彭传风 湖北言离休干部办公室干部

郭述申同志参加了十六日的座谈会。

陈先瑞同志从始至终参加主持座谈。

现将几次座谈会的讨论意见，综合整理如下：

与会老同志一致认为，这个斗争史稿写得好，指导思想明确，史料充足，观点正确，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一是如实地反映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二是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例如围攻七里坪、肃反、错杀张汉民以及郭述中和郑位三的所谓“右倾”问题等，都能够予以如实论述，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三是章节划分比较合理。增加一、九两章，有头有尾，红二十五军在红军时期也就完整了。第九章，在写法和角度上要把红二十五军(即红七十五师)的位置摆对。四是红七十四师坚持陕南斗争的一章，是红二十五军斗争历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从而可以看出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之后，继续坚持陕南游击战争的连续性，系统性。

同时，大家也对斗争史稿提出一些修改意见。

1、对重建红二十五军之前鄂豫皖根据地的斗争形势，严重局面，写得简单了一些，应当多写几笔，写足，从而可以看出重新组建红二十五军的迫切性、必要性、重要性，深刻表明在历史的严重关头所起到的重大作用。

2、吴焕先同志在红二十五军的历史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应给予应有的

评价。斗争史稿中写到一些，但还嫌不够。他在红二十五军中威信最高，没有他，我们就不会顺利到达陕北。

3、独例镇突围时，还有个姓王的地方同志，河南人，都叫他“王老汉”，为部队带路，直到卢氏县境。4、红二十五军西去华阳地区时，先是消灭该地民团，就地驻了两三天，一方面开展群众工作，一方面进行物资准备，每人两双草鞋，两三天干粮，各连都搞了几件斧头镰刀，作为开路工具，准备南过汉江。但在以后的行动中，因敌于汉江两岸堵截，未能渡过，遂又折回华阳地区。

（卢振国整理）

#### 武汉军区红七十四师老同志座谈会情况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先瑞同志召集在武汉地区原红七十四师的老同志进行座谈，参加座谈的有李振远、李先进、张波（原名张培真），王挥友等，现将有关情况整理如下：

1、王挥友说，他当时在二二三团七连当战士，后当排长。陈先瑞是该团政治处主任，带着他们连下到鄂陕边区开展地方工作。军领导很重视这一工作，专门从主力团抽调一个连队下来。

2、红七十四师当时编有一个医护排，二十几人，除医护人员外，还备有一副担架。在镇柞驻防时，师部还编有一个教导队，专门培训连排干部，短期轮训。

3、一九三六年春，有个名叫程福才的同志，化装从陕北来到宁陕附近，找到红七十四师，送来两份中央文件：“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文件，郑位二在东江口特委会上进行过传达。红七十四师在以后的行动过程中，即按照这两份文件精神制定自己的斗争方针、策略。

4、红七十四师很注意执行政策。打土豪，首先要把情况了解清楚（包括土地、牲口、家产等），然后上报师政治部审批，不批准不可随意乱打，以免影响群众情绪。一九三六年起，一般不再打土豪。为解决部队的供给经费，由师政治部直接写信给有关土豪，讲明理由、政策，晓以大义，向其摊派粮款物资，先行派人将信送去，限期送给我军。西安事变后，全邻靠地方供应粮款。

（卢振国整理）

#### 济南军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情况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五日至十九日，我们在军区第五招待所召开了原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傅家选（原军区顾问）、关盛志（济空顾问）、李书全（原济南炮兵政委）、赵炳安（原军区副司令员）、冯志湘（原军区司令部顾问）、张宗华、赵宗凯（原军区后勤部顾问）、傅东山（原聊城军分区参谋长）、何传修（原青岛市人武部长）、张绍安（原泰安军分区副司令员）、蔡义田（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张德坤（原济南市葡萄试验站站长）。

参加座谈会的老同志，对斗争史征求意见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围绕核实史实、斟酌观点、补充史料等方面内容，进行了热烈的发言，提出了许多很好的补充修改意见：

1、一致肯定目前这样九章的结构。认为比较合理，有始有终地反映了红二十五军诞生、成长、壮大的整个战斗历程。第九章在文字上应作必要修改，以免引起误解。2、认为对人物的评价比较公正。提出对葛牌镇会

议批判部分同志主张入川的情况不应回避，应实事求是地反映出来。

3、对独树镇战斗中徐海东亲自抬担架问题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部队在一片坟地阻击敌人，坟地后边是一道小河沟。徐海东把伤员拖下来到小河沟里隐蔽，尔后由别人后运，可能有此事，但他绝对没有亲自抬担架。另一种认为即使确有此事，也不能这样写。这样写，降低了徐海东作为一个指挥员的形象。

（徐光友徐发根整理）

#### 成都军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情况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至十八日，我们参加了成都军区召开的在川部分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军区领导对开好这次会议很重视。会前，与会同志就收到了斗争史稿，并进行了认真阅读、准备。会议由原军区副司令胡继成主持，王诚汉司令员到会并发了言。参加会议的有胡继成、郑本炎、惠占荣等十四名老同志，其中在地方工作的二人。会议紧紧围绕编委会信中提出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大家发言积极，讨论热烈，有议论、有插话，还有个别交谈。会议开得简短、紧凑，气氛活跃。现将主要情况整理如下：

##### 1、对《斗争史》（征求意见稿）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评价

与会同志一致认为，这次斗争史稿比一九六一年战史初稿写得更全面、更充实。基本事实是准确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重大历史问题都写进去了，稿子里的时间、地点、敌情都写得清楚，我们知道的写出来了，我们不知道的也写出来了。写得实事求是，成绩不夸大，错误不隐瞒。副司令胡继成，对斗争史稿概括了五条：一是写出了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鄂豫陕斗争的历史全貌；二是写出了红二十五军能在曲折的斗争中吸取经验教训的高度觉悟；三是写出了红二十五军发展壮大，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原因所在；四是写出了红二十五军执行中央关于转移的指示和配合党中央行动的自觉性；五是写出了到达陕北同兄弟部队并肩战斗的实际情况。

##### 2、对主要观点和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是统一的

主要对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和陕南能否坚持、为什么转移的问题；错杀张汉民问题；陕北肃反问题；对郭述申、郑位三问题的处理等，大家没有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稿中的写法是可以的，基本表述是清楚的。特别是对陕北肃反问题，到会的有两名同志是陕北红二十六军的，他们认为“陕北肃反问题是回避不了的，有交待就可以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

##### 3、在事实上提出一些具体补充、修改意见

大致有四种：一是对稿中事实不足之处的意见和补充。普遍反映，鄂东北地区的斗争情况写得少，内容单薄。少数同志提出对红二十五军经历的艰难困苦写得不够劲，对七里坪的经验教训应该加强一些，对鄂东北的斗争情况，提出了一些具体补充内容。二是对稿子中遗漏之处的补充，共有六处。其中补充到：我军进驻兴隆镇第二天，一个排哨设在镇北五华里山包上的上地庙中，中午有两个回民妇女提着汤罐和一篮子馒头给哨兵送去了。战士们不吃，她们说：你们是穷人的队伍，为啥不吃穷人的东西。在她们热情劝说下，战士们吃了饭，并给了铜板。她们不收，后来战士们说留作纪念吧，她们才收下。三是对不准确之处和文字的具

体修改意见。共有十七处。四是对附图的意见。在肯定附图的同时，提出应加强印制阁的质量。

#### 4、对斗争史稿结构、编写上提了一些参考意见

主要有：稿子的格调还不够统一，特别是第九章，站存什么角度去写好，值得考虑；稿子现在的章节划分有些繁、碎，应合并压缩；文字编写和技巧上要进一步加工；结束语应进一步加以概括和提炼，真正把红二十五军的经验、特点总结和反映出来；稿子叫红二十五军斗争史好还是叫战史好，应该考虑。

5、与会同志普遍反映，现在反映红二十五军的文学作品太少了，无论是文章、小说，还是电影，戏剧，都没有看到。王诚汉司令员提出建议，编委是否能组织写作人员和有关红二十五军的老同志写点东西，以便保存史料，教育后代。

（徐兴华、姜为民、程建波整理）

#### 广州、长沙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情况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和二十八、二十九日，我们先后在长沙、广州参加了湖南首军区和广州军区召开的部分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征求了对斗争史稿的意见。

参加两个座谈会的老同志有叶建民、程启文，毛和发、陈先清等八人。

两个座谈会的情况综合如下：

##### 一、对斗争史稿的基本看法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普遍反映，这次斗争史稿写得比较好。好在三点：一是完整。从红二十五军初建、重建，一直到改编为八路军，写得有头有尾。二是全面。军事、政治、经济、党政文方方面面内容都涉及到了。三是具体。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事件经过都写得很清楚。有的同志讲，这次斗争史稿“说的是公正话，写的是实在话，反映了我们的心里话”。

##### 二、对观点、史实的看法和提出的补充，修改意见

两个座谈会，对斗争史稿的主要观点，重大史实等问题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观点是明确的，对陕北市反问题的表述是恰当的，对郭述申、郑位三问题的处理是公正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补充修改意见，主要有十二处。其中提到：长征出发时，军政治部主任是戴季英，当时没有参谋长，郑位三是庾家河战斗后当的主任。一九三五年三月，红二十五军到华阳后，作了要人川的准备工作。搞了动员，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二二三团二连在小华阳还碰到了红四方面军的特务队，看到他们每人背一把鬼头大刀，我军部士了。红二十五军山终南山，打了引驾回，在一家小学校里找到了许多报纸，其中有《大公报》。当时吴焕先很高兴，看得十分认真，大热的大，满头大汗也顾不得擦，连吃饭也忘了。另外，从伪乡公所还收到了些文件，都让吴政委拿去了。过渭河时，当时河边有一个小镇子，四周有围寨，镇里的财主武装不敢打我们，但也不给我军开门。徐海东让程启文等去找粮食，程启文等人去叫门，里面不开，他们就到连队找来水压机关枪，用布包上，伪装大炮，说再不开门就用炮轰了，吓得里边把门打开了。等程启文他们回到河边时，部队都趟水过河了，正赶上最后一批。六个女同志坐小船过河，程启文对周东屏说：你们真有福啊。周说：那你也上来嘛。

### 三、提出的有关看法或建议

主要有四点：一是少数同志认为，红二十五军斗争史，重点应突出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对老红二十五军应该写得简略一些。二是在处理省委集体领导和个人的关系上，提出强调省委集体领导是对的，但个别领导人的作用也应给以充分肯定。吴焕先政委对红二十五军的成长起了决定作用，应突出一些。三是建议写文章很好宣传吴焕先和红二十五军，认为红二十五军孤军长征，它的业绩在中国革命史上是不可磨灭的，应该给以很好宣传。

（徐兴华、姜为民、程建波整理）

#### 沈阳军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情况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三日，我们在沈阳军区参加了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到会的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共七人，他们是：

张竭诚	沈阳军区顾问组长
李少元	沈阳军区顾问
程明	沈阳军区空军顾问
刘赞洲	沈阳军区空军司令部原顾问
杨思美	沈阳军区空军政治部原顾问
黄学祥	大连军医学校顾问
博新喜	沈阳民航局原副局长

座谈会由沈阳军区顾问张竭诚主持。到会的老同志对红二十五军斗争史（征求意见稿）逐章逐节地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二十四日我们又到了长春，参加了二十五日在长春第一干休所六名红二十五军老同志的座谈会。现将两处座谈情况综合如下：

到会的老同志一致反映，看到斗争史稿，感到作常高兴，把亲身经历那一段斗争生活的老同志又引入了年轻时代。大家认为，全书的结构是合理的。前言、说明应该合并。结语写的经验总结能写到有关章节去曳好一些，以避免重复。最后搞个简短的结束语。与会同志共提出具体修改补充意见二十几处，其中提到：红七十四师打宁陕是远距离奔袭，经过四个据点，间隔均为七十里。在第二个集镇吃了一顿饭。打完宁陕，还有一首歌，是一个双目失明的民间老艺人编的，歌词共分三段，头一段是：腊月里来梅花开，红军得胜打宁陕，捉县长来又捉民团，哎嗨哟，捉县长来又捉民团。老艺人在宁陕大街上拉唱，被李隆贵发现了，赏给这个老艺人一些现大洋。对人物的评价：应列到师一级为好。对吴焕先评价，一致感到还突出的不够，尽管出现次数多，但不集中。应该集中一个地方好好写写。作战指挥应突出徐海东，地方工作突出郑位三。程子华参与了长征的决策，是有功劳的，应该写出米。史稿中出现不少伪字，如伪县长，敌伪组织等。凡带伪军的应改为敌字。因为抗日战争之前，一般不称伪号。

（桑临春魏结义整理）

#### 南京地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纪要

为了征询对红二十五军斗争史稿的意见，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十二日至十六日在南京召开了原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座谈会由南京军区詹大南、严光、张希才主持，现在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原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到会的三十人。座谈中，大家缅怀往事，发言热烈，基本肯定现

在的史稿，也提出一些补充和建议。现将修改、补充的具体意见简要整理如下：

詹大南：红二十五军的缺点是不建立机关；不总结经验，理论水平低。当时一切都由首长亲自抓，参谋长、参谋主任，后勤等缺少机构、制度。海东在战斗指挥，作风、对中央态度、群众威信等方面都很突出，全军核心还是焕先。一九三二年最困难时，徐宝珊无法随邻队行动，我和何光宇等四人保护徐在无人烟的苏区中心隐蔽了十多天。

张希才：现稿写得好，但还要实事求是。红二十五军是一支很好的部队，但如何对待红二十五军和徐大将是值得注意的。毛主席说徐大将有大功，但宣传不够。红二十五军在兴隆镇是军民关系的典他。冯玉祥部曾在此被回民部队歼灭一个旅，而我军受到热烈欢迎，毛主席已有评价，可更突出一些。驮到陕北的银元三万多元，烟上用四十五匹骡子驮，每匹驮一百多斤，对陕北、中央红军的支援应有评价。对老首长，突出海东、焕先、子华、郭老也适当评价。龙驹寨会议由焕先主持，批判位老入川思想，我也参加了。

杨焕民：陕北肃反，红二十五军本无什么责任，按战史写可以不提。对领导评价，要突出吴焕先、徐海东。在陕南抓紧时机创建鄂豫陕根据地是红二十五军的光辉业绩。到达陕北后，顾全大局，支援中央和陕北红军，十分突出，红二十五军艰苦奋斗，内外关系、群众关系都要突出写。

张良德：医务工作最早有吴子南等，林子函是第一任院长，不宜只写钱信忠一人。

洪明贵：钱信忠救死扶伤、勇敢有功，在京原红二十五军看护至少还有十人，建议邀请座谈，搞个材料。

王斌：军队作风是“无形的命令”，“身教重于言教”。红二十五军每到宿营地，营连长看阵地，指导员看战士，队伍情况如实上报，战前指定代理人，轻伤一般都由连队管，提升都是能打仗、不怕死的。黄群：有些名称应恢复历史原貌，如护士叫看护，医生叫医官，警卫员为特务员，炊事员为伙夫等。到陕北后，永坪设第一后方医院，吴子南任院长；第二后方医院由钱信忠主持，我任看护班长。

（李金德吴群敢整理）

#### 福州军区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纪要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我们参加了在福州召开的原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座谈会由福州军区顾问宋维栻、原副政委詹化雨主持，到会的有在福州市的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八人。大家一致肯定现在的史稿，并提出一些补充、修改的意见，现综合整理如下：

- 1、吴焕先在红二十五军的核心作用，不仅在徐宝珊死后，在徐死前即已形成，如无他，长征可能过不来，总的评价还不够。
- 2、红二十五军的政策要突出一些。特别是对东北军政策，有所不同，一般不杀俘虏，这一政策从东北军开始。当时唱歌说，“张学良呀，你成了什么样，丢了东北和家乡……”，这对东北军触动很大。
- 3、陕北肃反与红二十五军确实无关系，我们支援他们不少枪支、物资，这一历史要讲清楚。
- 4、全书单讲战斗不够，要把红二十五军作为一支武装的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来写的有声有色。
- 5、要编印大事记、资料选编，传之千秋万代，重大事件加些附注、索引，

历史书籍都应如此。后人评价肯定还会更高。

6、对海东马夫“小猴子”，红二十五军长征的七个女同志，以及当时冲锋在前的宣传队等，也可适当写几笔。

（李金德吴群敢整理）

### 个别调查、走访情况（摘编）

战史办公室在赴各地收集资料、征求意见的同时，还进行了一些个别调查、走访。下面摘编的是调查、走访的主要情况。

#### 关于沈泽民病逝情况及有关问题的调查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旬至一九八三年一月上旬，我们结合收集红二十五军战史的有关资料，对沈泽民病逝和时间、地点及葬地等情况作了调查：

关于沈泽民病故的时间、地点及埋葬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九六三年红安县曾移过一具沈墓的遗骨，现安放在红安革命烈士陵园，墓碑是董必武写的；一种是新县一九六三年移过的一具沈墓遗骨，现安放在新县卡房烈士陵园，两处都说自己移取的是沈泽民遗骨，而两具所取之处又不在同一地点，这样就出现了两具沈的遗骨和两处沈墓。

我们调查了红安烈士陵园沈墓的情况。据介绍，墓中沈的遗骨是从老君山刘家湾（又叫芦花冲）取回的，即现天台公社蔡天河大队属区。据刘家湾六十二岁的刘克成介绍，一儿三八年原乡农会主席秦辉盛对他讲过：“你们湾子里埋了个书记，是用两扇门板埋的，门上有铜扣子，沈脚上穿的是胶底鞋。他是打黄陂站两天后病故的。”秦一九四七年去世。一九六三二年，红安贫协主任熊梦英去取遗骨时，掘开墓见到了铜扣和胶鞋底，证实了上述情节。

我们又调查了当年亲自参加埋葬沈的大悟县宣化店王定国（原名叫王定堂，当过区委书记）。他说，一九三三年十月间，红二十五军从皖西北回到麻城杨岔上林家湾中，在那里开了七天干部会，研究今后斗争方针。会后，身体强健的留下打游击，身体不强健的跟着郑位三到了天台山。我当时在特区苏维埃游击队，特委书记郑位三，带领特区游击队二三十人，连伤病号在一起不到一百人。当时沈泽民因病也抬到了天台山。沈当时三十多岁，留八字胡，一米六左右的个子，当时就住在卡房东南许家湾，后来就死在了那里，郑位三还哭了。沈死后，用两块枫木板，加上他平时用的一条毯子，埋在许家湾后边二百米处的半山坡上，当时我在场。

沈死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不过可以肯定是在古历十月上旬，不会超过十月十五日的。沈死之前红二十五军打的黄陂站（注：打黄陂站时间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沈死后大约有十大打的宣化店（注：打宣化店时间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四日），打宣化店那天晚上的口令我至今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口令是“坚决打”，回令是“宣化店”。

我们还调查了装甲兵学院院务部政治处原副主任夏紫忠。她回忆说，沈泽民是打摆子，吃奎宁中毒，又有肺病，当时咳嗽吐绿痰，病重时，她在光山南区任妇女部长，多次去看过沈，问沈想吃什么，沈说想喝点南瓜汤，别的吃不下。她带便衣队弄了南瓜，用脸盆熬了汤给沈喝。没多久，沈病死在老君山底下的许家湾。

调查了红安县烈士陵园沈墓的情况后，我们又到新县，调查了新县卡房沈泽民墓的情况。据介绍，这里的沈墓遗骨是一九六三年从老君山的枣林山取回的。据卡房公社原民政助理员徐明忠讲，一九六三年移沈的坟时，是他一手经办的。沈泽民死和埋葬地点的情况，是由徐玉才提供的。徐玉才当时是红军的交通员，是枣林山的老住户，现已死了三四年了。徐明忠还提供了他们一九八一年七月十三日的一份调查情况。调查情况中的被调查人叫林大焕。据林大焕讲，一九三三年秋，山上的树刚开始落叶，红二十五军和省委



机关转移到高山岗。沈泽民当时病得很重，由几个人抬着也随部队来到高山岗。林大焕当时在道委宣传队当宣传员，部队转移到高山岗时，他同很多人都在场。沈泽民眼看是不行了，沈就对身边的人说：我们的人呢？我们的部队呢？我要看看我的部队。这时，红二十五军全体集合在高山岗一块较大的草坪上，分长枪、短枪、机枪，各按二排列队，以三路纵队从沈泽民面前通过。这时沈泽民满意地说：我们的人还不少，部队还不错。由于当时情况紧急，部队又很快由高山岗往别处转移时，沈泽民由别人抬着随省委机关一块到达枣林山后，因病情严重，不能再随部队转移，就留在枣林山。过了一天，沈泽民不幸逝世。病故后就埋在枣林山村屋山头边。当时枣林山是个只有两三户人家的小山村。沈泽民病逝情况和埋葬时林大焕不在场，他随道委到别的地方去了，过几天回到卡房后，才听别人告诉他的。

我们还到卡房烈士陵园，看到被认为是沈泽民墓的墓碑上刻的是：沈在明，一九三四年十月病故。

分析上述调查情况，我们认为沈泽民病故于老君山许家湾，葬于刘家湾。红安县移取的沈泽民遗骨是可靠的。据有关资料记载，沈泽民是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病故的，这与上述有关调查情况相吻合。这一情况基本清楚了。

（根据汤文德、徐发根、程建波等调查情况整理）

#### 关于红二十五军到引驾回、子午镇活动的情况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我们在长安县引驾回、子午镇两地，分别召开两次六十岁以上老人座谈会，对红二十五军出终南山之后，成逼西安的行动，作了进一步调查。情况如下：

##### 一、关于红二十五军在引驾回的活动情况

根据李焕杰、范子林、贺连升等老人回忆，红二十五军是民国二十四年旧历六月十三日（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二日）到达引镇的。当天，该镇逢集，街面上纷纷传说：红军到了焦岱！中午两点钟，响过一阵枪声，红军即进入引镇。当时就抓捕了厘金局长宋伯鲁的儿子宋运生（人称四少爷，从西安来到此地收税），大地主姬福堂、张学谦等五六人。民团头子倪性初被红军抓捕后，私自逃跑跳入涝池，溺水而死。其余皆被红军押到子午镇的南豆角村处决。

红军到达引镇后，将几家大地主所经营的商号财产全部没收，并在菜市场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上张及其政策，然后将没收之布匹、食盐、纸张、绸缎、烟酒、家俱等分配给贫民，开大会时，还将唐嗣桐（陕军警一旅旅长）押到了会场，游街示众。几位老人大部目睹过这一场面。他们说，红军对安分守己的天佑生布店的掌柜李智玉，因其老实忠厚，名扬乡里，则妥善加以保护，并派有卫兵守护，不许入内骚扰。对一些做小买卖的，都是公买公卖，秋毫无犯。群众反映说，红军事先就把镇上的情况弄清楚了，来了以后，该镇压准，都搞得清清楚楚，所以人心大快，都感到高兴。老人们还回忆说，红军到后，只在镇上住了大半天，当晚就向子午镇方向开走了。

##### 二、关于在子午镇处决唐嗣桐的情况

根据肖生华等老人回忆，红军从引镇过来时，就押绑着唐嗣桐。唐是个大汉子（即大个子），两手被背绑着，脖子后还插了个纸标，写着唐的名字。到了南豆角村（在子午镇西南方向，相距二里路）以后，将其在该村北门外予以处决，然后又将其头割下，悬在子午镇西门外示众。同

时还将从别处押来的七八个地主（其中包括姬福堂等人），在村外予以刀杀，就地掩埋。红军在子午镇只住了一天一夜，对老百姓没什么打扰，没有进住民房，大都在街巷露宿；还给穷人分过一些粮食。第二天就向洋峪口开去，途中还在鸭池口跟国民党军队打了一阵子，枪声很激烈。唐嗣桐被杀以后，先由当地群众埋在一块义坟地里，红军走后，唐的家人才套着一辆车赶来收尸，运往西安埋葬。

（姜为民卢振国整理）

#### 关于吴焕先牺牲后的情况调查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我们到泾川调查了吴焕先政委牺牲后的情况。通过听取县党史办同志的介绍，到郑家沟（吴政委埋葬的村子，现内丰公社所在地）召开老人座谈会、个别走访，对当年吴焕先政委牺牲后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

据郑家沟的郑爱明、单世成、郑永昌等老人回忆，红二十五军是民国二十四年旧历七月二十一日（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到河北岸源上四坡村的，红军从东王村下源渡河。傍下午，部分红军过了河，住在河南岸的郑家沟、龙王村、百烟村。时逢雨季，河水较大，后面的红军正过河时涨水了。这时马鸿宾的部队一个团从泾川县城（东面）过来，沿着纸房沟上到源上，红军即在四坡村东一公里远的阎家小庄、羊圈洼，掌曲同敌人接了火。敌人被压到羊圈洼的塬上沟里，到了傍晚，全部被消灭了。红军连夜过了河。听说被打死一名政委，宣传队的人在郑家沟到处找棺材，把大地主郑庭顺的一口未油漆的柏木棺材抬去了。吴政委被埋在郑家沟南塬下离村二三百米远的一处叫宝盒山的山根下。红军在这一带住了两天才走。

据郑世昌回忆，红军走后不久，马匪部队在附近农村进行了大搜查，妇女和怕拉兵的青壮年都躲起来了，郑家沟只剩几个老汉和娃娃。这时来了支几十人的队伍，看到新埋的吴政委坟，就拉来几个老汉硬逼着挖坟。吴政委尸体是用白布缠着的。敌人用刺刀逼着一个老汉把白布解开，然后逼着几个老汉将尸体连棺材一起抬到县城去了。郑世昌（当时十几岁）还跑到挖过后的坟地看了。

据县党史办的同志介绍，他们调查的城里几名老汉反映，当时敌人把棺材抬到县城菜市场旁的一座独屋里面，在那停尸好几天，不少人看到了，但并不知道是吴焕先政委。后来就不知道怎么处理了。

（卢振国、姜为民整理）

#### 芦彦山谈话纪要

（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五日石家庄）

我记得红二十五军在长征路上丁了几仗，部很危险。那时我跟钱信忠当通信员。记得最危险的一仗是独树镇。当时天下着小雪，在公路上被敌人堵住了。最后关政委把军部交通队调了上去。我们当时在后边收彩号，对前边情况不清楚，这一仗彩号收得很多，我们把他们安置在老百姓家里，每人留下五块钢洋就走了。

还记得一次泾川战斗，吴政委就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这次战斗之前，我们在水天搞了很多布，一人背一匹。过泾河时水深浪急，我们互相牵着手。我们前边过去了，后边打起来了。那天天下着雨，路很不好走。

敌人是骑兵，我们全凭火力强了。在后边打仗的是二二三团。

还有一次板桥战斗，我们损失很大。当时二二五团二营在前边警戒，部队集合由戴季英讲话，讲得时间太长了，追我们的敌人骑兵上来了，前边警戒的部队被敌人骑兵冲垮了。看到敌人骑兵来了，当时二二五团的部队一下子跑散了。我滚下一条沟里摔昏了过去，醒来后碰上我们连的一班副，我告诉他连长、指导员都牺牲了。他说排长也牺牲了。他年龄大，领着我往前找部队，后来又碰到二排、三排的一些散兵。这次战斗后，我们连长换成了王诚汉，就是现在成都军区司令员。我那时在军卫生处，对红二十五军后勤保障情况了解一些。当时后勤机关叫经理处，他们主要的任务是筹粮、抓洋钱。记得当时营以上干部每人都带一袋子洋钱。经理处有个缝纫组，有时缝纫组给裁，由战士自己缝，干部的衣服他们给做。

（姜为民、徐发根整理）

周世忠谈话纪要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三十日于武汉军区四所）

写红二十五军战史，对吴焕先政委要好好写一写。吴焕先政委，文武双全，在红二十五军中威信很高。全军指战员三天没见到他就想他，见到他又怕他。他的威信高，是靠他忠于党、关心群众、身先士卒建立起来的。听说他牺牲，全军痛哭。泾川战斗，我在二二三团二营当通讯班长，背了支盒子枪。马开基是我打死的。当时我仇恨满胸膛，一连打了三四枪，把马开基的马打伤了，要马开基下马投降，他不下马，我接连打了两枪，打在胸上，他跌下马来。那时，我想责块怀表，团长张绍东也想要。我上去一掏，怀表打碎了。张绍东说：“你立了功。”奖给我三块大洋。在独树镇，如果没有吴焕先政委沉着镇定指挥，全军也有覆没的危险。他叫大家卧倒，使二二三团跑步赶上来。部队一跑，身上热了，端起机枪一扫，把敌骑兵打跨了，部队才转危为安。庾家河战斗，是背水一战，敌人摸了排哨。程子华双手负伤，徐海东牙都打掉了，剩下吴政委一个人挑重担。当时，有人主张入川，同四方面军会合，吴政委不同意，说四方面军能创建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也能创建根据地。写吴焕先，要突出他对全军的谋略、掌舵。

（汤文德、程建波整理）

魏文建谈话纪要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九日总后油料部办公室）

一九六一年编写的战史稿本出来时，我在征求意见座谈会上谈过一些看法。这次写的，比那个稿子好，较系统地反映了红二十五军的面貌。红二十五军同全国各地红军一样，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应当载入中国革命史册。我没有更多的意见，只对个别段落谈点看法。

关于周希远叛变问题，情节有出入，不是当场打死的。我是当事人，写过一篇回忆录，题为“今晚口令打反动”，登在去年《星火燎原》季刊二期上。当时，省委决定要分散斗争。我们七十五师在七里坪乌鸡山隐蔽了一天，师长周希远把营连干部召集到后面，实际上是软禁起来，准备叛逃。二二四团二营政委李世煌发觉了这一阴谋，便借口说回去打招呼，好按周的意图办事。李回去向各连作了布置，准备把周抓起来，并叫主力五连断后路，掩护全营撤离。李世煌带我们交通班和五连来到周希远住处时，周还打官腔，责向李为什么来晚了，李吱唔说，敌人打枪，

部队害怕。李趁周不注意，上去拦腰把周抱住，叫我们用绑带捆起来，用一根松树杆子抬走，打算送到吴焕先政委那去。抬到一个池塘边，眼见敌人离我们只有三十多米远了，我们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又怕敌人发现，又怕周跑了，于是李世煌叫我们用刺刀把周捅死，尔后带部队赶到七里坪东北边一个的庄子，向吴政委汇了报。吴政委听了后，站起来同李世煌握手，说干得好。当场就决定李世煌当二二四团政委，并叫张绍东任团长。李世煌是固始人。后来牺牲了。这个人应当写上一笔。

关于独树镇战斗时有关参谋主任的情况，我记得他当时没有带部队，是跟着大小行李走的。部队和敌人打响后，他跟着大行李停下来了，我当时在军部交通队二排，是跟关政委上去的。到下午四时左右，关政委叫我去传戴季英上来。我刚走到大小行李处，这个参谋主任就喊：“我们被包围了。”我同他辩了几句，因急着去传达命令就走了，回去后，向吴政委汇报了这情况。吴政委叫我们三个人跟着那个参谋主任走，实际上是监视。一天过河时，有个战士滑倒，碰响一个手榴弹，这个参谋主任又喊：“敌人打炮了，不要跑了。”从情节上看，这个人不是临阵脱逃，是造谣惑众，动摇军心。徐海东对我说过，这个人不是反革命，但一到鄂豫皖就很不守规矩。从那开始，吴政委就叫我们天天晚上向他汇报这个人的行动。据这个主任说，他是来当军长的，但省委不了解他，要他当段参谋主任再说。

还有，占领栾川县是化装占领的，部队休息了三天，记得程启文他们在此演过戏，会场上第一次正式挂出了马列的像。打下栾川，还缴了台留声机，有个姓钱的俘虏兵会修，修好后，徐海东同志还常在房子里放唱片。

（汤文德、卢振国整理）

傅春早谈护送吉鸿昌离开苏区的情况

（一九八九年八月）

五十七年前，我曾护送过来鄂豫皖苏区的吉鸿昌将军离开鄂豫皖苏区。这是一件十分发人深思的往事。因年代已久，只能就我个人的亲身经历，作一番回叙。

吉鸿昌将军曾于一九三二年八月在湖北黄陂、宋埠一带，秘密联络旧部官兵，准备策划起义，投向革命。这一举动不幸遭受失败。因此，吉鸿昌仅带少数人员，化装逃入苏区。据说，吉鸿昌等人进入苏区以后，曾在长冲、箭厂河等地，受到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郑位三、成仿吾、涂海东等热情接待，在一起进行过多次交谈。至于他们之间谈些什么内容，因为当时是很秘密的，我虽然任手枪团团团长，但也知道。记得是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下旬，我们手枪团在郭家河一带活动。一大傍晚，中共鄂豫皖省委宣传部长成仿吾（他当时兼任中共红安县委书记）找我说，省委决定由你带一个班的战士，负责将吉鸿昌护送出苏区。并一再嘱咐我说：“要注意保守秘密，安全护送出苏区，不可乱讲乱说。”当时手枪团只有五六十人，所执行的任务就有秘密护送一项。于是，我就带领手枪团一区队队长李隆贵等七八个红军战士，执行这一极为秘密的护送任务。

吉鸿昌将军一行，也不过四五人，其中有一名副官、一名勤务兵。吉的身体魁梧，头戴一顶礼帽，身穿一件大褂，骑着一匹灰白色的大马。记

得马背上还驮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新收获的花生。另有一匹马驮着不少行李。其他随行人员，都身着便服。时值深秋季节，天已很凉，他们一行人员，身上都加了一件小棉袄。我虽然不了解更多的内部情况，但从吉鸿昌临走时的表情上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情绪不好，板着一副很不高兴的面孔，心里似乎也很生气。他曾一再对我说：“你们红军不要我，我只好回去。”而今回想起来，很可能是当时与其交谈过的诸位领导人，没有将其收留下来的缘故。当时决定将其护送出苏区，是否另有其他方面的考虑或打算，让其继续从事反蒋抗日活动，我亦不得知晓。我那会儿只是有所觉察而已。

我们护送的路线是，从郭家河附近出发，经由叶家大湾等地，送到五座楼（今属罗山县周党乡）为止。当天晚上，我们就准时出发了。记得路过叶家大湾时，在村头的一棵大树底下休息，吉鸿昌拿出一百块钢洋，交给我说：“我是个新党员，你们红军不肯收留我，我就交上一百块钢洋，作为党费。”并让我给他开个收条。我说我不识字，不会写收条。吉鸿昌就打着手电筒，让那位副官代写了收条，并让我在上面按了个手印。这时，那位副官还当着吉鸿昌说，他的老婆住在信阳，他得去信阳走一趟。天将亮时，我们到达五座楼附近，前面不远就是敌人占领区域，大白天不便护送行动，一旦发生意外，也不好应付。我就对吉鸿昌说：“吉鸿昌同志，我们不能往前送了，请你注意安全，保重身体……”吉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谢谢，你能叫我同志，谢谢你了！我是个新党员，我们过去虽然不相识，但我们将来还是要见面的。”这一夜，我们走了六七十里路程，终于将吉鸿昌一行安全护送出鄂东北苏区。

完成护送任务后，我将吉鸿昌交给的一百块钢洋，如数交给了成仿吾同志，并口头汇报了护送情况。

（赵智勇、卢振国整理）

### 第三部分参考资料

####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实行第四次“围剿”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月)

一九三二年六月，蒋介石于武汉设立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亲自担任总司令，李济深为副总司令。所属左、中、右三路军，除左路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外，以其中、右西路军九个纵队、两个总预备队，共二十六个师又五个旅约三十万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实行第四次“围剿”。其中路军司令部设于河南信阳（后移湖北广水），蒋介石自兼司令官，刘峙为副司令官，指挥六个纵队和一个总预备队；右路军司令部设于安徽六安，李济深兼任司令官，王均为副司令官，指挥三个纵队和一个总预备队。另有四个航空队支援地面部队作战。

敌军这次“围剿”，以中路军之第二、第六两个纵队担任主攻。在战略上，实行稳扎稳打，分进合击，在击破红军主力后，则并进长追，四面堵截。“围剿”预定分为丙步：第一步攻占黄安（今红安）、七里坪、新集等要地，将红军主力逐出鄂豫边境；第二步东西夹击，进占以金家寨为中心的皖西北革命根据地，尔后再由北向南，将红军主力压迫于英山以南之长江北岸而歼灭之。同时，蒋介石还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进剿方针，采取编组保甲，厉行“连坐法”，组建反动“义勇队”，动员外逃之土豪劣绅“回乡执政”等措施，强化各级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配合其军事进攻。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时在红四方面军编成内，参加了第四次反“围剿”作战。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随红四方面军总部转战于鄂东北地区，参加了黄安城西之冯寿二、冯秀驿战斗，七里坪战斗，扶山寨（又称胡山寨）战斗，给敌人以重大杀伤，遂由豫东南转至皖西北地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从六月中旬开始，即在皖西北地区南起英山、北迄霍邱等地，与敌右路军各路进攻之敌展开激战，英勇抗击敌人的进攻。历时五昼夜之霍邱保卫战，即属其中一例，但是，终因敌强我弱，未能阻止敌人的大举进攻，至九月上旬，独山、麻埠两地，先后被敌人占领。九月十日，红二十五军在金家寨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合后，第七十四师及第七十五师二二五团即被编散。之后，第七十三师随方面军总部南下英山，继经团陂、新洲、八里湾等地，返回黄安地区。十月十二日，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共两万余人，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越平汉路向西转移。

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两个团）和军部特务营，以及红九军第二十七师（三个团），先后在皖西北、鄂东北地区完成掩护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任务后，即留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继续坚持反“围剿”斗争。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张国焘执行王明“左”倾路线造成的。在反“围剿”开始前，他盲目轻敌，坚持实行不停顿的进攻，命令红四方面军主力夺取麻城，继续实现其威逼武汉的冒险计划，不进行反“围剿”的作战准备。反“围剿”开始后，他不是诱敌深入，各个击破，而是以疲惫之师仓卒就敌，实行正面堵击，同敌人死打硬拚，使红军一开始就陷于被动，在各路敌人的围攻下，终于导致了第四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四方面军主力亦被迫撤离根据地。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特派蒋介石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  
通电

(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一日)

查赤匪盘踞豫鄂皖边区，流窜靡常，近更进犯皖西，企图扩大赤祸，兹决定调集大军彻底进剿，以靖地方，为求统一指挥，特派蒋公中正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统率各路，克期进剿，除训令该总司令遵照，并函请军政部转呈国府特任外，特达。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 国民党军在鄂豫皖各地驻防位置情况（一九三二年六月）

迄至六月上旬，我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准备彻底清剿，我河南、湖北、安徽各地国军位置概要如左：

### 一、安徽方面：

- 1、第七师王均部，于六安、合肥间地区与匪于金桥地区对峙。
- 2、独立第四十旅宋世科部，于正阳关、迎河集之线与匪溜子店之先头部队于淝河对峙。

- 3、预备军团陈调元部，于安庆、合肥间之舒城、桐城一带。

- 4、第十二师曾万钟部，于津浦铁路南段护路，一部于铁路以西地区。

- 5、第二十五路军梁冠英部，于津浦路以东地区。

- 6、第一师胡宗南部，于安庆准备向舒城集结。

- 7、第四师徐庭瑶部，于浦口准备向蚌埠集结。

### 二、豫南、鄂东方面：

- 1、第四十五师戴民权部，驻固始一带。

- 2、第二十路军张钫部，驻潢川一带。

- 3、第八十师李思愬部，驻罗山一带。

- 4、新编第二十师郜子举部，驻光山附近。

- 5、第十五路军马鸿逵部，驻信阳、柳林，武胜关一带。

- 6、第五十八师陈耀汉部，担任郑州、洛阳间护路。

- 7、第十四军卫立煌部，已进驻平汉路南段花园车站附近，维护广水、横店间之铁路安全。

- 8、第三十军张印湘部，驻麻城、宋埠、岐亭、黄陂等地。

- 9、第二师黄杰部，分驻开封、郑州一带，担任陇海路洛阳、兰封[1]间护路。

### 三、鄂中鄂南方面：

- 1、第十三师万耀煌部，由京应[2]公路向京山行动，与匪于京山以西地区对战。

- 2、第四十四师肖子楚部，与匪于京山巨皂市以西之线与匪对战。

- 3、第十军徐源泉部之第四十一、第四十八师（欠）、独立第三十七、第三十八旅，于皂市、天门以西之线与匪对战。

- 4、第三十四师张万信部，于仙桃镇、沔阳一带剿匪。

- 5、第二十六师郭汝栋部，于鄂南之阳新、大冶一带地区。

### 四、海军舰队：

分布于长江中游监利、郝穴、汉口、武穴间，计辖各舰概要如下：

- 1、长江、山峪、嵯峨三舰分布于长江之郝穴、监利间。

- 2、勇胜舰游戈于武穴、安庆间。

- 3、楚同、永绥、应瑞三舰游戈于汉口上下。

### 五、空军航空队：

- 1、航空第一队驻合肥。

- 2、航空第七队驻蚌埠。

- 3、航空第四队驻汉口。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注释



- [1] 兰封，旧县名，在河南省东部，一九五四年与考城县合并为兰考县。
- [2] 京应，指湖北省京山、应城。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关于第四次“围剿”之兵力部署  
(一九三二年六月)

我军事委员会以共匪盘踞豫鄂皖三省，流窜靡常，企图扩大匪祸，危及国本，因于二十一年五月特派蒋中正为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大军，彻底进剿，复责令根本清剿，扫除匪氛，并整顿三省善后事宜。六月初，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即开始编组策划，同时我蒋总司令亦于七口自首都西上督师，并于庐山召开五省剿匪会议[1]，预期彻底剿灭三省共匪，当分电各部指示大要如左：

一、匪情判断

共匪图于鄂南皖西等方面，分别窜扰，牵制我军兵力，而窜集其主力于平汉路南段东西地区，切断我公路铁路交通，威胁武汉，冀达其“以乡村包围城市”之目的，夺取政权。

二、方针

国军为击破匪军之目的，特以“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之方针，扫除三省匪氛，整顿三省，巩固国本，其方略要旨如左：

1、政治方面：由各省极力革除政治上阳奉阴违，苟且偷安之积弊，变换社会胆怯畏匪之心理，造成严正清明知耻尚勇之风气，作政治上标本兼治之计。

2、军事方面：用相当兵力，分中左右三路，依堵剿、进剿、清剿、追剿次序，按期奋进，自立于主动地位，不受匪军之牵制，并以飞机遍散传单，劝导被压迫之民众来归，胁从罔治，浩诫匪共，反共投诚，以免不教而诛。

三、军队区分

右路军司令官李济琛（兼） 副司令官王均

第一纵队指挥官徐庭瑶

第四师徐庭瑶独立第四十旅宋世科

第二纵队指挥官曾万钟

第七师王均第十二师曾万钟

第三纵队指挥官梁冠英

第二十五路梁冠英

预备队指挥官阮肇昌

第四十五师[2] 范熙绩（兼） 第五十六师[3] 阮肇昌第五十七师岳盛

宣

中路军司令官蒋中正（兼） 副司令官刘峙

第一纵队指挥官 张钫

第四十五师戴民权第七十五师宋天才第七十六师张钫新编第二十师郜子

举

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第二师黄杰第三师李玉堂第八十师李思愬第五十八师陈耀汉骑兵第十三旅骑兵第十五旅第三纵队指挥官马鸿逵第十五路军马鸿逵骑兵第三旅第四纵队指挥官张印湘第三十一师张印湘第二十二路军之特务旅第五纵队指挥官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上官云相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第十师李默庵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预备队指挥官钱大钧第八十八师俞济时第八十九师汤恩伯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兼） 副司令官徐源泉第一纵队司令万耀煌

第十三师第二纵队司令肖之楚

第四十四师第三纵队司令张振汉

第四十一师第四纵队司令刘建绪

独立第三十七旅长江上游剿匪总指挥王陵基

[下略.....]预备队[下略.....]四、部署概要为实施堵剿、进剿、围剿、追剿，以达彻底肃清匪军之目的，策定各路军第一期之部署，其大要如左：

(一)中路军方面：1、第一纵队张钫部，应分于固始、潢川、光山一带为堵剿部队，防匪北窜，相机进剿，一部向南协剿，掩护第二纵队左侧背安全。2、第二纵队陈继承部，为进剿部队，于信阳、罗山一带集结后，向宣化店、七里坪，攻击协同第六纵队将匪压迫于新集、金家寨地区，包围歼灭之。

3、第三纵队马鸿逵部，分于信阳以南武胜关沿平汉路一带堵剿，以一部推进以东地区，随同第二纵队推进，掩护进剿部队右侧背之安全。

4、第四纵队张印湘部，巩固麻城巨黄陂一带，相机堵剿。

5、第五纵队上官云相部，为堵剿部队，相机恢复英山、罗田，阻截匪军南窜。

6、第六纵队卫立煌部，向河口、黄安攻击，协同第二纵队作战，将匪压迫至新集、金家寨一带，包围歼灭之。

(二)左路军方面：

[下略.....]

(三)右路军方面：

1、第一纵队徐庭瑶部，集结正阳，向霍邱攻击。

2、第二纵队曾万钟部，集结合肥、金桥地区，向六安附近淝河东岸一带攻击。

3、第三纵队胡宗南部，集结舒城，向霍山方面攻击，肃清淝河东岸一带匪军。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注释

[1] 五省“剿匪”会议，即蒋介石于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五日至十九日在庐山召开的豫鄂皖赣湘五省“剿共”会议，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剿共方针”。

[2] 第四十五师，应为第四十六师，师长范熙绩。

[3] 第五十六师，应为第五十五师，师长阮肇昌。

蒋介石关于皖西方面作战指挥给胡宗南、徐庭瑶、王均、曾万钟的电令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日)

现决定第一、第四、第七、第十二各师，同时向霍邱、正阳，六安、霍山之线前进，限本月卅(二十)日以前，确实占领淝河西岸地区，所有前线部队，暂归第三军军长王均负责指挥。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 王均关于皖西方面之作战命令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二日)

### 陆军第三军作战命令

(民国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于三十里岗军司令部)

一、匪军大部似已退往淝河西岸，东岸地区仅有匪军一部，配合土共分别窜扰。

我右纵队[1]可于十五日在正阳关集结完毕。

二、本军为收复两霍[2]、六安失地，肃清淝河东岸一带匪军，再与豫鄂剿匪各军会剿直捣匪巢之目的，基于本部剿匪计划，决于本月十七日开始向第一期跃进目标线推进。

三、右路军[3]到达正阳后，以一部收复霍邱，并准备以主力向六安推进。

四、中路军[4]于本月十七日向文家营子、大平集、四十里铺、椿树岗之线推进。

五、左路军[5]于本月十七日向双庙店、六十里铺、太平街、下五头之线推进。

六、中路军与左路军间之作战地境，为花岗、孙家集、山南馆、双庙、三十里铺、红石桥相连之线，线上属于左路军。

七、现六安之梅凤书团，霍山之警备第一旅，仍固守城池，并竭力搜集匪情，随时电报。

八、预备队在中路军之后维持交通。

九、中路军及左路军到达新目标线后，即于其作战地境之范围以内，督饬地方民团清查宿营地附近地区之匪军，并酌派军队，每日向第二期跃进目标线以东地区，择地游击，援助民团肃清当面伏匪，同时多派于探，搜索匪情，准备推进。

十、余仍在三十里岗。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注释

[1]右纵队，即徐庭瑶部。

[2]两霍，指安徽省霍邱、霍山两县。

[3][4][5]王均在其制定的“进剿”计划中，将皖西方面之“围剿”部队区分为右、中、左三路军：右路军指挥官为第四师师长徐庭瑶，第四师、独立第四十旅属之；中路军指挥官为第十二师师长曾万钟，第七师、第十二师（欠三个团）、第五十五师之梅凤书团属之；左路军指挥官为第一师师长胡宗南，第一师、独立第三十三旅、霍山警备旅属之；预备队指挥官为第五十五师师长阮肇昌，第五十五师之两个团、第十二师之步兵一个团属之。

## 蒋介石关于豫南各部队重新调整部署给刘峙电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一、第四十五师、第二十路军、新编第二十师为左翼军，归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指挥，担任固始、光山、潢川之防剿。

二、第三、第八十两师及骑兵第十三旅之一部为中央军，归陈继承军长指挥，担任光山以西及罗山、潘新店以东地区之防剿。三、第十五路军为右翼军，归马鸿逵总指挥指挥，担任罗山、潘新店以西及武胜关、信阳间地区之防剿。四、第二师及第五十八师之一部，集结信阳、明港、长台关附近为总预备队。五、以上各部均归豫绥靖主任刘峙指挥。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关于中路军之军队区分给所部电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中路军司令官总司令兼二、中路军副司令官刘峙三、第一纵队指挥官张钫，第四十五、第七十五、第七十六、新编第二十师属之。四、第二纵队指挥官陈继承，第二、第三、第八十、第五十八等师及骑兵第十三、第十五旅属之。五、第三纵队指挥官马鸿逵，第十五路军第二旅属之。六、第四纵队指挥官张印湘，第三十师、第二十二路特务旅属之。七、第五纵队指挥官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属之。八、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第十师、第八十三师属之。九、预备队指挥官钱大钧，第八十八、第八十九师属之。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关于右路军之军队区分给所部电  
(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九日)

- 一、右路军司令官李济琛(兼)
- 二、右路军副司令官王均
- 三、第一纵队指挥官徐庭瑶,第四师、独立第四十旅属之。
- 四、第二纵队指挥官王均,第七师、第十二师属之。
- 五、第三纵队指挥官梁冠英,第二十五路属之。
- 六、预备队指挥官阮肇昌,第四十六师、第五十五师、第五十七师等属之。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徐庭瑶关于向霍邱方面进攻的作战命令（一九三二年七月五日）

第一纵队作战命令

（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五日八时于潘家集指挥所）

一、孟家集匪军已被击破，退至众兴店（南汪王庙直五里）、三刘集之线。

二、我第四师独立旅附补充第一团，于五日晨由潘家集进剿，经东牛集、郭家园，戴家园，向胡家园、赵家园、汤家园、孟家集节节推进，占领上述各地后，已到达孟家集以南，迫近三刘集。

三、本纵队以进占霍邱之目的，以主力向陈家埠、大小莫店、霍邱城搜剿前进，即将霍邱城占领之。

四、独立第四十旅，附霍邱县人民自卫团（第四、第五两队），担任李家营、新店埠、陈家铺、雀邱城大道以北地区之搜剿，经新店埠、甘家围、黄家庙、邢家楼、临淮岗、大小莫店，向霍邱城节节搜剿，前进部队务取纵深配备，向第十旅切取连络。

五、第十旅于五日晚八时，由潘家集出发，经左王集、韦家岗，到溜子店以西，接独立第四十旅大道以南之警戒，于六日拂晓接替完毕，担任新店埠至霍邱城大道以南地区之搜剿，六日五时开始动作。

六、第二十三团、师辎重营、骑兵连、重迫击炮连、通信营，为预备队，随师部前进。

七、余随第十旅于五日晚由潘家集至溜子店前进时，余由大道行进。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 徐庭瑶关于进攻霍邱县城的作战命令

(一九三二年七月十一日)

### 第一纵队作战命令

(民国二十一年七月十一日十时于吕家庄第四师师部)

一、霍邱城内之匪约数千人，负隅顽抗，有死守待援模样。

二、我第十旅第十九团、补充第一团、第三十二团等，已占领八里棚、九里墩之线，断匪北援，并相机向榆林店前进。

我第四师独立旅及补充第二团仍固守孟家集之线，与第二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五旅连系，向三刘集、花果园攻击中。

三、本纵队以迅速占领霍邱城聚歼城匪之目的，决于明(十二)日开始攻城。

四、第四师第二十团，应于明(十二)日，以全力向东门之匪攻击为主攻，第二十三团明早派兵一营在南门接替第二十团任务，向南门攻击为助攻，第二十四团今晚接替北门围城任务，明日协同第二十团攻城，并堵截城之西南角，防匪逃窜。

五、霍邱人民自卫总团孙耕三部，着担任堵截西门及城西北角湖边等处，防匪冲出。

六、山炮连应于明(十二)日六时进入阵地。集中火力，破坏城东北侧防，并东门城楼及以南之十余城垛，将敌掩护部队破坏，俾步兵容易攀登。

七、第二十三团及第二十四团之迫击炮连，并重迫炮连，应于本日集中师部附近，以便明日攻城时，临时分配任务。

八、其余各部队，仍以原态势，在原阵地待命。

九、野战医院应于明(十二)日在陈家铺开设。

十、攻城要领，如另纸所示。

十一、余在吕家庄第四师司令部。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 徐庭瑶关于向叶家集等地“进剿”给所部的命令

(一九三二年八月九日)

### 右路军第一纵队作战命令

(民国二十一年八月九日十一时于杜家沟埂第四师师部)

一、豫鄂皖三省之匪军，被我先后击溃，已失整个计划，现已化整为零，避我围剿。

霍南之匪军主力，枪约六千余支，为匪第二十五军[1]（即第七十五师三团、独立第三师三团），仍在柘路店、长塘梢、钱家店一带盘踞，周家店、砖洪集，固县寺、河口集处，每处有枪匪百余，联合赤卫队驻扎。

二、我右路军第二纵队（第七师、第十二师）正向钱家集及其以南进展中。

三、本纵队，以肃清霍邱以南匪军，占领叶家集、开顺街，迫匪巢穴之目的，决于十日开始，向河口集、钱家店、夏家店、固县寺之线前进。

四、独立第四十旅，应于十日五时由现地出发，以一部沿济河西岸，进占砖洪集，该旅主力由济河以西距济河约六七里地区展开逐段推进，到达砖洪集齐头时，占领据点，酌派一部东进，向砖洪集会剿，如该集尚未攻下，即奋勇夹击而占领之；占领后，应留一小部驻守该地，仍照第一段姿态及动作，向固县寺、王家庙之线攻击前进，而占领之。如匪沿途固守围寨，即以一部包围监视，大部仍依计划前进。

该旅前进时，应注意右侧匪军之侧击，必须随时戒备。

五、第四师独立旅，应于十日五时由现地出发，于二郎店以东展开，与第十旅齐头向夹沟埂、田家东楼、邢家楼、马家围、黄家棚、方家大庄、张家老围，逐段接近，将钱家店、砖佛寺之线确实占领，俟第十旅接防该线后，即以展开姿势，转向砖佛寺、皇家店，王家庙之线前进，确实占领之，如匪沿途固守围寨，即以一部包围监视之，大部仍依计划前进。

六、第十旅，应于十日五时由现地出发，于二郎店以西展开，与独立旅齐头向陈家店、柘路店，田家围、余秉臣围、龚家堂子、张家店子、莲花寺、钱家楼、胡家楼、陆家庙、逐段接近，到达陆家庙、钱家店之线后，即派队接替钱家店以东、方家大庄、张家老围、砖佛寺防务，向敌严密警戒。如沿途匪军固守围寨，即以一部包围监视之，大部仍依计划前进。

七、辎重营附骑兵两连，应于十日五时由现地出发，经王家楼、周家店、马涧桥、方家大庄，向夏家店前进，如遇少数匪军及赤卫队，应用徒步战，以火力压迫而驱逐之，右翼须与独立旅，左翼须与独立第四旅取联络，俟独立旅到达夏家店，是晚即在方家大庄宿营。

八、骑兵连应于十日五时以前至刘成寺，归第十旅王旅长[2]指挥，该旅前进时，在该旅右侧搜索前进，掩护我右侧之安全，是晚在小陆家庙附近宿营，并以一部由张家集经卧龙集向河口集东岸前进，是晚回至连部宿营。

九、第二十三团及补充第一团为预备队，应于十日五时，集结于二郎店附近，尔后随战况之进展，向柘路店以南依次推进。

十、补充第二团（欠一营）应于十日六时接替刘成寺、二郎店、长冈店、王家楼之线防务，该团第三营仍在原位置（九枓槐、三刘集之线）警戒。

十一、第十二旅旅部及第二十四团之一营，留驻霍邱县城，担任城防，

另派一营，在枫火桥以南选择三处徒涉场，向河西警戒，限十日十一时配备完毕。

十二、山炮连、重迫击炮连在霍邱待命，工兵营仍担任修路防务。

十三、各前进部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应立即构筑据点或工事，扼要固守，对当面之匪军，严密警戒。

十四、师特务连、师司令部（附传令排）、军士教育连，通信营无线电六十分队、特别党部、及军士教育连之一排（行军序列同），应于十日五时在本村南北道旁空地集合后出发，进驻 柘 路店附近。

十五、通信营应随战况之进展，向各旅及独立团架设电话。

十六、野战医院应于十日在张家集开设。

十七、各部队行李，以团、独立营为单位，派得力官长管理指挥，距各部队后尾十里跟进。

十八、给养由各部队自行携带。

十九、余现在杜家沟埂第四师师部，十日率师司令部进驻 柘 路店附近。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注释

[1] 第二十五军，即红二十五军，属红军第四方面军建制。该军于一九三一年十月组成，军长邝继勋（后为蔡申熙）、政治委员王平章。辖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

[2] 王旅长，指王万龄。

## 蒋介石关于万耀煌部之调动及作战任务的四则电令

(一九三二年八月二十日——九月五日)

一、号辰电令兹限该师[1]于本月二十五日以前在宋埠、黄陂间集中完毕，不得迟误，其清乡事宜交由四十四师办理。此令。

二、有戌七四参电令着该师改向河口镇前进，肃清该处一带散匪，与卫军长[2]切实连络为要。

三、俭亥电令卫立煌部今午在白马斯河与匪对峙，恐匪西窜，着派主力部队限明日占领华家河堵击为要。

四、微西电令十三师主力限鱼日进驻七里坪，俾第六纵队得以全力进攻团[檀]树岗，第十三师暂归卫军长立煌指挥。

摘自《陆军第十二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该师，指国民党军第十三师，师长万耀煌。

[2]卫军长，指卫立煌，时任国民党军第十四军军长。

## 梁冠英关于向流波疃等地“进剿”给所部的命令

(一九三二年九月五日)

一、当面匪军第八、第十三两团及独立团、游击队等，于流波疃附近之何路集、舞旗河、太子庙及诸佛庵一带。

二、我友军第二纵队向独山镇，麻埠攻击前进。

三、本纵队奉令向诸佛庵、流波疃匪军进剿，协同第一，第二纵队围歼麻埠附近匪军。

四、独立第五旅，以一部由界牌石方面协力友军向独山方面攻击，主力由项家桥渡河，向诸佛庵之匪进剿，攻占后，即向流波疃攻击前进。

五、第九十四旅，由黄石渡以南渡河，向太子庙、花凉亭地区进剿，协力独立第五旅，围剿诸佛庵、流波疃一带匪军。

六、第九十五旅，控置于管驾渡，一部进出淝河以西地区，掩护第九十四旅左侧之安全。

七、各部统限九月五日二时开始行动。

八、余在霍山指挥部。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 徐庭瑶关于协同围攻红二十五军给所部的命令

(一九三二年九月八日)

### 第一纵队作战命令

(民国二十一年九月八日十四时于叶家集第四师司令部)

一、匪第二十五军第七十四师(系独立第三师改编)在东西香火岭一带,第七十五师在杨家店附近占领阵地,构筑工事,希图固守;八里滩南五里有匪军之独立第十二团,八里滩有叶家集之游击队,枪共五六百支,迫击炮两门,机枪两挺,子弹极形缺乏。

二、我第二纵队现正向麻埠进攻,第三纵队已向流波瞳前进。

三、本纵队以协同第二、第三两纵队围攻麻埠,聚歼该匪于山区,以免窜扰金家寨之目的,于九日进驻小马店,堵匪西窜,最短时间达到任务后,仍回叶家集、柳树店原防。

四、第四师邢副师长,于九日率第二十三团、补充第一团及第二十四团之一个营、独立第四十旅无线电队(到开顺街归还建制),开回叶家集,并指挥补充第二团固守叶家集,对商城方向严密警戒;补充第二团应于八日下午七时,接替第十旅叶家集防务,限九时接替完毕。

五、第十旅,应于今(八日)下午七时由现地出发,到达开顺街宿营,明日六时,由开顺街经八里滩、江店子、玉相台、傅门冲路线,部队展开道路两侧,向小马店攻击前进。

六、特务连、师司令部、军士教育连(欠)、通信营之一部;担架排,无线电六十分队、军士教育连之一排(行军序列同),应于今(八)日下午六时,在师部附近集合出发,今晚到达开顺街宿营,随第十旅后尾行进。

七、第四师独立旅,应于明九日四时由现地出发,到达开顺街后,随师部后尾行进,行进时应派后卫警戒。

八、独立第四十旅,仍在开顺街,主力对唐桥方向警戒。

九、霍邱人民自卫团,主力进至白塔畈,向龚家集警戒。

十、通信营,应随战况进展,向各旅、团架设电话。

十一、野战医院在开顺街开设。

十二、工兵营仍担任修路任务。

十三、出发各部队,均须轻装,步兵各团机枪、迫炮各连及马匹,均集结于叶家集,一律配置于工地上,严密警戒,应派得力官长一员负责指挥,师部及直属部队马匹、均集合在叶家集附近。

十四、各部队应携带三日份给养。

十五、各部队行李,竭力减少,营部准带乘马一匹,团部准带乘马两匹,旅部准带乘马三匹,师部准带乘马四匹,其余马匹一律存置叶家集,车辆不准携带,官长行李自行携带,炊具竭力减少,应以旅、独立团、营为单位,集合一起,派得力官长负责指挥,在本队后尾行进。

十六、其余各部队,仍在原地待命,军佐概不出发。

十七、在后方各部队,在本师长未回前,统归邢副师长调遣指挥。

十八、余现在叶家集城隍庙第四师司令部,前进时在本部先头。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万耀煌关于奉令“清剿”给所部的命令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四日)

命 令

(九月十四日下午四时于七里坪师司令部)

一、本师奉令担任郭家河、七里坪、黄陂站、河口、黄安城间地区之清剿与交通路之保护。

二、本帅拟以两团兵力，先由七里坪，黄安以东地区逐渐向西清剿，俟将各小股残匪消灭后，再在划定地区内扼要分驻，组织民众。

三、第七十五团着于本日接替黄安城防，但担任古风岭、灯笼冲等处防务，维护七里坪、黄安间交通。

四、分驻各处部队，逐日仍应酌派部队在附近地区游击，招抚民众，至一团以上之游击部队，由本部临时另令定之。

五、师部暂在七里坪。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 万耀煌关于“清剿”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九日)

近来，自大军节节进展后，匪之红军主力均已东窜，其散伏于各处者，有伪独立师、独立团、游击队，赤卫军等，枪械甚多。所谓地方武装，各县各区均有，每县有县区军事指挥部指挥之。此种匪军在裹胁民众，维持其原有组织，并扰害我后方交通，连日派队清剿，此剿彼窜，兵去匪来，兵来匪去，剿抚兼施，未获成功。现拟于军队游击时，设法破坏匪之组织，收抚民众，以孤匪势，庶残匪易肃清，惟非短少时间所能收效也。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徐庭瑶关于向金家寨“进剿”给所部的命令（节录）

（一九三二年九月十八日）

一、匪第二十五军被我击溃后，退据金家寨老巢，负隅固守，其独立第十二团及游击队在简家冲附近。

二、我第二纵队，十九日由大马店、苏家畈，向东西莲花山进剿。

三、本纵队以协同第二纵队直捣匪巢、围歼该匪之目的，决于十九日，以兵力五个团，向金家寨进剿。

四、攻击部队逐日行动如左：

[下略.....]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蒋介石关于追堵红四方面军之兵力部署给陈继承、张印湘、上官云相、卫立煌电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四日)

一、匪军徐向前残部第四、第九[1]、第二十五等军及独立第四、第五各师，自豫南、皖西各地迭遭我中右两路军痛击失败后，所余约两万余人，图以大部由金家寨东西莲花山，一部由李家集、吴家店分别南窜。

二、已令右路军第三纵队梁冠英部协同唐云山[2]、杨宗鼎[3]等部，于霍山、潜山、太湖各县西北地境，严阵堵击。

三、中路军即以第二纵队陈继承、第六纵队卫立煌，速由李家集、金家寨分途向匪追击。

四、中路军第四纵队张印湘、第五纵队上官云相及第五十四师郝梦龄各部，应即于英山、罗田北部分别堵截。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注释

[1] 第九，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在第四次反“围剿”时期，拟成立第九军，但军部尚未正式组成。

[2] 唐云山，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三师师长，驻防潜山。

[3] 杨宗鼎，所部番号不详，时驻防太湖。

蒋介石关于在黄安地区作战指挥给陈继承电  
(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

- 一、残匪尚在黄安县城东南及以西地区潜伏。
- 二、特派陈继承为总指挥。
- 三、各军、师长在黄安南北各部队，皆归陈总指挥节制，指挥作战。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关于“追剿”红四方面军主力及“清剿”  
根据地红军给陈继承、卫立煌电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

一、残匪大部[1]越平汉路广水以南之王家店，一部约千余由新洲分股，乘我追剿，回窜豫鄂边境。

二、第二师即调开封整顿。

三、第一师归第六纵队指挥官卫立煌指挥，向西窜匪军残部追击。[2]

四、第三师在广水、花园间，任铁路两侧残股之搜剿。

五、第八十八师开武昌整顿，整顿完毕，即以该师担任护路及清剿铁路东侧残股。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注释

[1]指红四方面军总部率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七十三师和少共国际团，共两万余人，越平汉铁路向西转移。

[2]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遂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下旬令左路军司令官何成浚统率第一师胡宗南部、第四十四师肖之楚部，第五十一师范石生部、第六十五师刘茂恩部等四个师，为鄂陕边区“追剿”军，分途追击红四方面军主力。

##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实行划区“清剿”

(一九三二年十月——一九三三年六月)

红四方面军主力转移后，国民党军仍以十五个师又三个旅的兵力，继续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和“清剿”。至十二月中旬，国民党军又实行大规模的划区“清剿”，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划分为两个“清剿区”：西为“经（扶）黄（安）清剿区”，东为“商（城）罗（田）清剿区”。其战斗编成及部署是：“经黄清剿区”指挥官为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指挥第三、第三十、第八十九、第十三、第五十八、第三十一、第八十三等七个师，除以第三师、第三十师之两旅、第八十九师之一旅，为“进剿”部队，其余为“驻剿”部队，分别配置于黄安、河口镇、宣化店，麻城、张店、新集等地；“商罗清剿区”指挥官为第一军军长陈继承，指挥第五十四、第八十、第四十七、第十二、第七十五、第四十五等六个师，除以第五十四、第八十师为“进剿”部队，其余为“驻剿”部队，分别配置于罗田、英山、商城、金家寨、南溪等地。此外在皖西北霍山、六安、霍邱等地之第七师、第三十二师及独立第四十旅，则策应“商罗清剿区”行动，敌军采取“进剿”与“驻剿”结合的作战方针，企图在最短时期内将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及地方武装完全肃清，彻底摧毁革命根据地。

在此严重斗争形势面前，中共鄂豫皖省委为了扭转危局，统一红军的组织和指挥，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决定重新组建红军第二十五军，独立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十一月三十日，红二十五军于黄安檀树岗正式组成，辖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和军部特务营，共约七千人，吴焕先任军长，王平章任政治委员。与此同时，省委考虑到皖西北地区的战略位置，遂又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以恢复和巩固皖西北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三年一月初，红二十八军于麻城大畈组成，辖第二四四、二四六团和军部特务营，共约三千人，军长廖荣坤，政治委员王平章。红二十五军的重建，以及红二十八军的成立，对于集中红军力量，统一领导指挥，开展对敌斗争起了重要作用，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重建后的红二十五军，在经过三个月的反“清剿”斗争后，于三月六日在郭家河歼灭敌第三十五师两个团。接着又在九龙长岭、杨泗寨等地，予敌第十三师、第三十师、第三十一师以沉重打击。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北地区作战也取得一些胜利。四月八日，红二十五军与红二十八军在麻城大畈地区会合后，省委为加强红二十五军的作战力量，决定将红二十八军编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同时决定组建红八十二师，继续坚持皖西北地区的武装斗争。

这时红二十五军辖三个师，共一万二千余人。四月十五日，红二十五军于潘家河歼敌万耀煌部第十三师一个多团。接着又在杨泗寨再歼敌三十师、第三十一师各一部。这些战斗，打破了国民党军大规模划区“清剿”的计划，恢复和巩固了部分革命根据地，使鄂豫皖边区的严重形势趋于好转。

就在这时，中共鄂豫皖省委由于受“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错误影响，忽视了敌强我弱的根本形势，脱离斗争实际，一再提出“夺回七里坪等中心城市”，“恢复整个苏区”，并依据中共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军事指令，贸然决定围攻七里坪。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央军事指令和省委决定，从五月二日开始围攻七里坪，久围未克，与敌呈相持状态。时值青黄不接，粮食短缺，因饥饿和疾病减员甚多，加之“肃反”所造成的损失，部队减员近半，被迫于六月十三日撤围。七里坪战役的失败，使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力

受到很大削弱，给后来的反“围剿”作战造成了极大困难和严重影响。

蒋介石关于“清剿”豫鄂皖边区红军给万耀煌的命令  
(一九三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十月二十九日，奉总司令蒋令开：

兹制定豫鄂皖边区清乡区域、会哨地点要图，随令颁发，并限于本年十二月十五日以前，彻底完全肃清。仰即转饬清剿部队一体遵照，仍将清剿情形随时具报，为要。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 万耀煌关于黄安地区红军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间，综合各方匪情，有伪二十五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并七十五师，遗留黄安境内潜伏，各地有如春笋怒发，遍地皆是，在高桥区者，计有伪二十五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与伪七十五师之二百二十五团，与陂安南[1]第五游击师。在老君山者，有伪九军之八十一团[2]。在七里坪以东者，有伪<鄂>东北道委会[3]、游击司令[4]之两独立团。在黄麻边境者，有伪独立师。各乡区之伪组织仍未破坏，并各有游击队、赤卫军等为之保护。此剿彼窜，殊觉棘手。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 陂安南，指湖北省黄陂、黄安两县南部。

[2] 九军之八十一团，即红九军（军部未成立）第二十七师的八十一团。

[3] 鄂东北道委会，即中共鄂东北道（区）委员会，徐宝珊时任道委书记。

[4] 游击司令，指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吴焕先时任游击总司令。

### 汤恩伯部在郭家河与红军作战经过[1]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本师新集、泼皮河、光山沿途要点碉堡既成，十一月以五二九团扼驻泼皮河，维护新集至光山后方交通线，五三三团守新集，于二十五日派二六五旅旅长张达率该旅五三三及二六七旅五三四团向光山属之余家河及黄安属之郭家河进剿。我五三三团分路直逼青风岩，该团第三营先与匪接触，连攻占八九山头，同时该团左翼第二营猛冲，凭天岩激战三小时，匪以死伤太重而溃。二十六日拂晓，张旅长率五三四团及五三三团之一营向天台山游击，以五三三团(缺一营)守郭家河原阵地，约上午八时我主力已离郭家河十余里，匪以五团[2]以上之众，乘虚猛攻我五三三团阵地，迄至黄昏猛烈向我冲击竟达六次，其兵力之悬殊，战斗之激烈，实为鄂东剿匪以来有数之战役，卒因我赖团长汝雄指挥有方，官兵深明大义，凭借简单野战工事，沉着应战，精确瞄准射击，任匪顽强终难突入我五三三团阵地。下午四时，我张旅氏率游击天台山之五三四团及五三三团之一营回击，吴团长绍周因风纵火，我各部队乘势出击，终将该匪击溃，狼狈窜走。是役毙匪甚众，我五三三团亦伤亡连长以下官兵百余名。

摘自《陆军第八十九师沿革略史》

(民国二十六年四月)

注释

[1] 原题为鄂东“剿匪”战役之三：郭家河之役。

[2] 五团，即红二十五军重建之前的五个红军主力团：红七十五师的第二二三、二二四团，红二十七师的第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团。

万耀煌关于向七里坪“清剿”给所部的命令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命 令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午于黄安师司令部)

一、奉陈总指挥[1]宥申电令，本师至少抽兵三团进至七里坪，尔后即以七里坪、黄安为根据，逐渐向西北搜剿，感日开始动作，阳日完成新集、七里坪、黄安以西地区之散匪肃清。

第八十九师张旅长[2]率兵两团，有日经郭家河向黎子沟、叶家塆清剿中。

第八十师现由四姑墩向仙居山方面搜剿中。

二、第三十八旅(欠七七团)附七十三团，务于明二十七日续向七里坪搜剿，尔后侦察匪情，遵照陈总指挥计划，向七里坪西北地区清剿。

三、第三十七旅七十三团，由黄安城向沿河西北搜剿至打鼓岭后，归夏旅长[3]指挥，七八团应在冯秀驿、东岳庙一带扼要堵剿，防匪南窜，并随时派队向河口方面游击。旅部驻黄安城指挥。

四、予现在黄安城。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陈总指挥，即陈继承，一九三二年十月八日被特派为黄安地区作战总指挥。

[2]张旅长，指汤恩伯部第八十九师第二六五旅旅长张达。

[3]夏旅长，即万耀煌部第三十八旅旅长夏鼎新。

## 国民党军在鄂豫皖边区所驻位置情况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七日)

至十二月七日，我各部位置概要如左：

一、第三军于武胜关以南至汉口，任平汉铁路之护路，并向铁路以东清剿。

二、第八十师调驻黄陂站、河口镇、黄陂城之线，任西北地区之清剿。

三、第三十军之第三十，第三十一两师，分驻黄土岗、福田河、麻城、宋埠、岐亭一带。

四、第五十四师分驻英山、罗田、滕家堡、独杨树街一带。

五、第十二师分驻金家寨、南溪、丁家埠、南庄畈一带。

六、第四十五师于固始、叶家集一带。

七、第七十五师于商城、汤家汇一带。

八、第五十八师于光山一带。

九、第八十九师于新集、泼皮河、郭家河一带。

十、第八十三师于平汉路以西随县一带。

摘自《剿匪战史(四)》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 蒋介石关于军队调整和指挥给陈继承电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六日)

- 1、第三师推进接第八十师防地。
  - 2、第八十师派兵三团由华家河、七里坪经团[檀] 树岗、余家集，派兵两团由黄陂站经光山，集中商城整理。
  - 3、第八十三师留两团或一团在随县，其余接第三师沿铁路及其小河溪等处防地。
  - 4、第三、第十三、第五十八、第八十三各师，归卫军长立煌指挥，卫军长进驻河口镇，切实进剿。
  - 5、第四十五、第五十四、第七十五、第八十、第八十九各师，归豫南特区善后委员会正副委员长张督办钊、陈军长继承指挥之。仰即遵照办理，并随时具报，备核。 [鱼午十六参电]
- 摘自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民国二十二年)

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关于划区“清剿”之部署[1]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九日)[2]

一、为求于最短期内彻底肃清鄂东豫南各地残匪计，决分为进剿部队与驻剿部队，以专责成而利清剿。

二、特划定鄂东豫南为二大清剿区：

1、为商（商城）罗（罗田）清剿区。

2、为经（经扶[3]）黄（黄安）清剿区。

两区之境界配定为光山——豆付店——杨桃岭——余黄寺——骑龙寺——双关庙——三河口——周家冲——南太村相连之线，线上属商罗清剿区。

三、商罗清剿区内以第五十四师及第八十师为进剿部队，以第四十七、第十二、第七十五师为驻剿部队，统归陈军长继承指挥。各驻剿部队对于左列各地必须派队驻扎：

1、第四十七师应驻兵之要地为：独杨树街——僧塔寺——滕家堡——罗田——英山等处，必要时应派队进驻吴家店。

2、第十二师应驻兵之要地为：金家寨——丁家埠——钓鱼台——南庄畈等处，必要时应派队进驻李家集。

3、第七十五师应驻兵之要地为：南溪——汤家汇——三河口——孙店等处，必要时应派队进驻班竹园。

四、经黄清剿区内以第三师全部，第三十师之两旅与第八十九师之一旅为进剿部队，以第十三、第五十八师、第三十一师、第八十三师各全部，及第三十师之一旅，及第八十九师（欠一旅）为驻剿部队，统归卫总指挥立煌指挥。

1、第三十师应派队进驻团[檀]树岗——张店。

2、第三十一师应派队进驻两路口——福田河——黄土岗——顺河集——尹家河——宋埠——麻城。

3、第十三师应派队驻扎七里坪——华家河——黄安——桃花——袁英河等处，必要时应派队进驻杜家凉亭附近。

4、第八十九师应派队驻扎泼皮河——新集——郭家河，必要时应派队进驻中途店——八里畈。

5、第五十八师应派队驻扎吕[禹]王城——黄陂站——新府集——宣化店——三里城，必要时应派队进驻黎子沟附近。

6、第八十三师除须留一团驻扎随县处，以一旅任武胜关以南至汉口间之护路，并分兵驻守双桥镇——小河溪——青山口等处，以一旅分驻河口镇——夏店——蔡店一带。

五、以上商罗、经黄两清剿区，统限于明年一月月底止，将残匪完全肃清。仰即遵照，切实剿办为要。

摘自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民国二十二年)

注释

[1]蒋介石曾就“鄂东豫南清剿部署”，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给“经黄清剿区”总指挥卫立煌一与此电文内容基本相同的“文亥五八参电”。

[2]此日期为陈继承部之收到日期。

[3]经扶，系国民党政府当时以豫鄂皖三省“围剿”军中路军副司令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之号，于一九三二年十月设立的县名，以新集为县城；

一九四七年改称新县。

蒋介石关于商罗“清剿”区各师部署及任务给陈继承电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本部遵照总司令蒋文亥五八参电规定各师部署及任务，其要旨如左：

甲、进剿部队

- 一、第五十四师由平顶山、班竹园、长岭关一带，分向胭脂坳东南进剿。
- 二、第八十师速向商城集中，应以一团留驻商城，担任城防，其余各部由枫香树、银山沟、关王庙，向胭脂坳之西进剿。

乙、驻剿部队

一、第四十七师应驻独杨树街、僧塔寺、滕家堡、罗田、英山等处，必要时派队进驻吴家店。

二、第十二师应驻金家寨、丁家埠、钓鱼台、南庄畈等处，必要时派队进驻李家集。

三、第七十五师应驻南溪、汤家汇、三河口、孙店等处，必要时派队进驻班竹园，但在第八十师未到商城以前，应留一团担任商城防守，待八十师到达商城即归还建制。

丙、各部统限于十八日开始向指定地点移动完毕，但第八十师限二十日集中商城后，即向胭脂幼进剿。

丁、进剿部队不论匪向何方逃窜，应协同努力追剿。

戊、驻剿部队应于驻地各要点构筑工事，严密堵剿，并须酌派部队协助追剿。

己、进剿驻剿各部队，应时时互相通报，不失联络。

庚、各部进剿情形，随时具报为要。

摘自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民国二十二年)



## 卫立煌关于各师“清剿”区域给所部的命令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一日)

一、兹为俟全般匪情明确后，再定进剿方案起见，暂定各师清剿区域如下：

1、第五十八师，着即以主力位置于黄陂站附近，任西自姚家店、何家店、新砦、桥店、土门店亘华家河，以上相连之线（均含），折北经老君山、于家冲、张葛仙，再西经土门新店迄姚家店一带地区。

2、第三师扩路任务交代后，着即以主力位置于夏店附近，任北由夏家河，南经放牛山、杨家湾、蔡店、河口镇迄华家河，折西沿第五十八师区域以南以西一带地区。

3、第十三师除仍以一小部任黄宋[1]间汽车路交通，其余位置于黄安、古风岭、七里坪一带，任东由百罗邱，北经袁英河、龙王山迄老君山（不含），及第五十八师区域东南、第三师区域以东地区。

4、第八十三师（欠一团），务于本月元日前，接第三师平汉路南段护路及小河溪之防务，任第三师区域以西、铁道线以东之清剿，但第二四七旅应于删日集结小河溪附近，尔后归本部直接指挥。

二、各部向指定区域前进时，所有前进路附近地区散匪，须严密搜剿之。

三、各师应就所属清剿区域，努力协助地方组织民众。

四、各师概将所属区域内匪情严密侦察详报。

五、总指挥部俟各部到达指定地区后，即行进驻河口镇。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黄宋，指黄安、宋埠。

**卫立煌关于本区“清剿”兵力部署给所部的电令**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本清剿区，拟先将黄安以西散匪肃清，再逐步向东搜剿。

第三师着于马日经一人砦、吕[禹]王城至羊角山、祝家河之线，养日至韭菜园、王家田、邹家集之线，漾日至宋家店、同安砦之线，逐步搜剿。

第八十九师着以郭家河附近一旅，马日到达华家河以北迎驾山一带，堵匪东窜，养日与第十二师连系，向李和车店之线，漾日向观音堂、楼子、李家之线，逐步搜剿。

第十三师酌派一部(两团)，于马日到达吴上坡、罗家砦、东岳庙之线，防匪东窜，漾日可以一部协助第八十九师之一旅，向佛塔寺、龙王山搜剿，另以小部向高桥河方向游击。但现驻华家河之一团，仍担任该处附近之清剿，并防匪回窜。

第八十三师之二百四十七旅，养日除以两营守备河口镇外，其余推进至大成山、新李家之线，堵匪西窜，并以一小部向桐柏庙方向游击。

[皓亥电令]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 陈继承关于所部之“清剿”部署

(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

我军为歼灭该匪计，特重定清剿部署，其要旨如下：

甲、第五十四师专为进剿部队，其余各师为防剿部队，分区清剿，但各抽出一旅，为与邻区梭巡会剿之用，务于删日以前，肃清区内散匪。

乙、各师清剿区域，及必须驻兵之要点如左：

一、第四十五师击破苏仙石、皂靴河、狗迹岭之匪后，即扼守上列各地，向两侧梭剿，西与宋师[1]以孤山、陈家山、豹子岩、落星河为界。

二、第十二师协同第四十五师，击破狗迹岭、双河山之匪后，进驻王家河、双河山、钓鱼台三处，向悬剑山中心梭剿，北与四十五师，以笔架山、椿树店、鸡冠山、馒头岩为界，西与五十四师、七十五师，以金龙山、老龙湾、静慈寺为界。

三、第七十五师分驻南溪、汤家汇、四道河各处，向西侧梭剿。

四、第五十四师除以一部驻守班竹园、李家集外，主力为进剿部队，求匪主力连合友军，而扑灭之。五、邻区以界线为中心，彼此约期会梭，各防剿部队务按会哨规则实施。

摘自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民国二十二年)

注释

[1]宋师，即宋天才部第七十五师。

## 卫立煌关于围歼红二十五军给所部的命令

(一九三三年一月七日)

- 一、据报：伪二十五军残匪及战斗团、独立团等，窜集黄安东北境附近，企图维持其固有组织，复燃死灰。
- 二、本清剿军于本月三十日以前肃清本经黄区残匪之目的，即续以进剿部队，将黄安东北境一带残匪围歼之，并尽毁其巢穴，其潜伏各地散匪，仍以各驻剿部队清剿之。
- 三、第三师于佳日搜剿至凤山店、白马斯河市之线，蒸日向大堰田、姚家砦、大小坳山之线围剿，七、八两日将羊角山、华家河之线以南，红茅砦、占店之线以北地区散匪肃清之。
- 四、三十军以主力于佳日搜剿至苦茗山、张店、顺河集之线，重点保持于右翼方面，堵匪北窜，蒸日向余家边，竹叶尖、赵家龙之线围剿，但七、八两日努力将福田河、黄土岗以西散匪向大小坳山方面压迫之。
- 五、八十九师二六七旅，佳日至团[檀]树岗、莲花背之线，蒸日向大小佛山、马鞍山之线围剿，堵匪北窜。
- 六、第十三师八至十日，仍以三十七旅部队位置于三角山、九宫山、百罗邱之线防匪南窜，尔后应连系友军向匪兜剿，但佳日以前应派一部开至冯秀驿、楼子、李家一带，维护大赵家、黄安间交通及电话线，其余仍在原驻地护路，并防匪东窜。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陈继承关于所部“清剿”之重行部署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本部综合各方情报，残匪自经我痛剿后，似已化整为零，隐匿××。我军苟不乘时肃清，深恐四处滋蔓，死灰复燃。特将各部重行部署如下：

一、各驻剿部队，应在现驻地仍驻相当兵力，担任堵剿，第五十四师以一旅清剿平顶山、胭脂坳一带散匪，其主力担任虎头坳、燕子崖、吴家店、东葛山一带搜剿任务；第七十五师注意清剿狗迹岭、笔架山、灰旗山、金刚台一带残匪；第八十师应以三团兵力，清剿商城以南，枫香树、银新店以北一带之散匪，并注意沙窝、熊家河散匪之肃清。二、进剿部队，应寻匪主力猛打穷追，使匪无顷该喘息之机，各进剿部队应不分畛域，协力进剿。各部队务将残匪于短期内根本肃清。

摘自国民党军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民国二十二年)

## 卫立煌关于彻底肃清黄麻地区红军给所部的四则电令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一日——二十九日)

一、真酉电令：一、据报：黄安东北、麻城西北境之匪约三千人，佳日午后经团[檀]树岗以一部向中途店，大部向郭家河方面逃窜。

二、为彻底肃清黄麻毗连境潜匪起见，兹规定：三十军主力与第三师(附八十九师王旅[1]，以中途店、莲花背、张一店、三角山之线为境界，线上及以西归第三师，以东归三十军，分遣无数小部队，连同民团、义勇队，将中途店、石门口、白马斯河、黄安城以东叶方河、王复店、黄土岗、福田河迄中途店地区内散潜残匪，及匪巢、匪民、匪粮，扫除净尽，限删目前肃清之。

三、第十三师三十七旅，着即日沿尹家河以北，督同保安团向高桥河南北逐步清剿黄安西南境。

二、文戌电令节开：

一、据各方情报，黄安东北境，麻城北境之残匪，经我连日痛剿，已分向商罗清剿区及老君山方向逃窜，黎子沟、老君山一带窜集之匪，约三四千人，并屯有少数粮秣。

二、本清剿军以本月底以前肃清经黄区残匪之目的，俟将黄安东北、麻城西北境扫清后，即以进剿部队全部及驻剿部队一部，围歼黎子沟、老君山一带之匪。

三、第十三师着以两团，铣日至河口、黄安、大道附近，归李玉堂[2]指挥；另以有力之一部，铣日后确实占香炉山巨平头岭、郭家凹之线，右与三十军、左与第三师连系，堵匪南窜。

三、马西参电令节开：

一、黎子沟、老君山、吕[禹]王城一带之残匪经我围剿，一部溃散，一部分向东南及东北、西南各方，乘隙逃窜。

二、本清剿军以遵限肃清散匪，完成民众组织之目的，漾日起以进剿各部队反旋回清扫，与驻剿各部按区清剿，督组民众。

三、第十三师除于七里坪、华家河、冯秀驿、高桥河、桃花一带，酌留部队驻守外，应先以大部逐次移师黄安城东南巨东北旋回清扫，到达后应酌留一部驻张一店、张家河驻剿，原附属第三师指挥之潘旅[3]，即日归还建制。

四、艳午电节开：

一、综据情报，老君山、黎子沟一带之匪，前经围剿，大部由东面乘隙窜扰黄安东北境。

二、本清剿军以继续消灭残匪主力之目的，以八十九师为追剿部队，跟匪踪追剿，限江日到达四[泗]店巨新集、陡沙河之线，开始将老君山巨大小坳山之线搜剿，与驻剿部队连系，将残匪主力于二月删日前消灭之。

二、其余各师，仍就原清剿区从事清剿，与组织民众，修筑碉楼、公路，设置通讯网；追剿队追匪至各师驻剿区时，各师应以一部兵力，临时归汤师长[4]指挥，待追剿过境再归还建制。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王旅，指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二六七旅，旅长王××。

[2]李玉堂，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师师长。

[3]潘旅，指万耀煌部之第三十七旅，旅长潘祖信。

[4]汤师长，即汤恩伯。

王均关于在皖西北地区对红二十八军“进剿”情形给汉口总部的三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六日——二十九日)

一、六安宥午电

伪二十八军廖荣乾[1]股，约四团之众，经十二师击溃后，复东窜叶家集方面，已饬该师驻双河部队追剿，并令七师二十一旅由开顺街进剿，独立四十旅注意堵截。

一、勘电

与我相持之匪，系伪二十八军约三千人，现退据迎水寺，有踞三桂堂一带高山之势。

二、艳电

据唐淮源[2]及社团报称：窜小南金之匪，仍踞潘家楼、王家河、悬剑山、狗迹岭一带，分股向金家寨、开顺街、叶家集沿河一带骚扰，已令唐师集结进剿。惟金家寨一带甚感薄弱，请饬梁[3]部驻流波疃之一旅向金家寨推进，令郝[4]师由南溪向双河进堵，商固[5]友军向皂靴河压迫。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邵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160、162、163 号

(民国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三十日)

注释

[1]廖荣乾，应为廖荣坤，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

[2]唐淮源，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

[3]梁，指梁冠英，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师长。

[4]郝，指郝梦龄，时任国民党军第五十四师师长。

[5]商固，指河南省商城、固始两县。

## 陈继承关于向狗迹岭“进剿”给所部的命令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

据第十二师唐师长[1]俭亥电节称：东窜立煌[2]县境之匪，现在柳树店者约二千人，八里滩约千人，与我四十团激战中等语。本部以此匪东窜企图在抢掠叶家集、杨家滩所储存之军米，正宜乘其饥寒交迫之际，压迫至狗迹岭附近而歼灭之。当下达各部命令并呈报总部，其要旨如左：

一、第十二师应以主力由开顺街、杨家滩之线向西进剿，其重点置于左翼，并商请王军治平[3]就近派队协助。

二、第五十四师速抽一旅，由李家集经钓鱼台，上店之线，与七十五师联络进剿。

三、第七十五师速抽一旅，由麻河岗、笔架山之线，向椿树店、九房店之线，与五十四师联络，相机进剿。

四、第四十五师速抽派一旅，由皂靴河、武庙集，进占狗迹岭、义园寺之线，向东协剿。

五、作战地境如下列各线，线上属右方部队：第十二师与第五十四师为桃树岭及鸡冠石之线，第五十四师与七十五师为×大山，黄雀寺、老庙台、小儿团冲之线，第七十五师与四十五师为×园墩、陈八家湾、狗迹岭之线，四十五师与十二师为朱家寨、三×堂之线。

六、各师抽派之进剿部队，统归郝师长梦龄指挥之。

摘自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民国二十二年)

注释

[1]唐师长，即唐淮源。

[2]立煌，系国民党政府以第十四军军长卫立煌之名，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设立的县名，以金家寨为县城、初属河南省，不久即划归安徽省；一九四七年改称金寨县。

[3]王军治平，即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王均。

刘峙转蒋介石关于兵力调整给陈继承电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日）

总司令蒋董辰行机电略开：第三十五师着调新集接替第八十九师防地，抽第八十九师为鄂东进剿部队等因，特电遵照。至第三十五师所遗驻马店至信阳间扩路任务，即希第二十路[1]迅速派队接替，以便第三十五师即日开赴新集，惟骑兵第二旅仍着暂驻信阳。[冬绥电]

摘自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民国二十二年）

注释

[1] 第二十路，即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张钫。



汤恩伯关于向老君山“会剿”给万耀煌电

（一九三三年二月四日）

遵令先清扫白马山、老君山一带残匪后，再向南清扫，部署如下：

一、二六五旅微日向白马山、黎子沟方面搜剿，鱼日向何家田，刘家湾一带搜剿。

二、二六七旅本日推进至团[檀]树岗、铁内冲，微日向郭家河、鸡公山搜剿，鱼日向老君山搜剿。三、贵师夏旅[1]，微日占领香炉山、佛德桥之线，防匪南窜，鱼日后向老君山会剿。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 夏旅，即万耀煌部之第三十八旅，旅长夏鼎新。

## 陈继承关于继续向狗迹岭“进剿”给所部的命令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

据七十五师宋师长[1]江辰电节称：职师卢旅[2]冬日进抵双河，遇匪千余，经猛击后向狗迹岭、悬剑山窜去，正在侦察向狗迹岭进剿等语。当即电令各师进剿部队，速向狗迹岭、皂靴河进剿，其要旨如左：1、戴师[3]应以一旅即向皂靴河、狗迹岭进剿，另派一部向苏仙石夹击占领之。2、唐师马旅[4]宋师卢旅向狗迹岭夹击，务于虞日占领之。3、第八十师陈副师长[5]督率何团及宋师到商之团，即向四顾墩进剿。4、指挥部于本（微）辰移驻商城。

摘自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民国二十二年)

注释

[1] 宋师长，即宋天才。

[2] 卢旅，即宋天才部第二二五旅，旅长卢天福。

[3] 戴师，指戴民权部第四十五师。

[4] 唐师马旅，指唐淮源部第十二师，及该师第三十四旅，旅长马崑。

[5] 陈副师长，即陈明仁。

陈继承就其指挥部进驻商城督师“进剿”的决定

（一九三三年二月九日）

本部因：总座支亥五八参电令，肃清限期已届，而本区残匪尚未完全肃清，为早日完成清剿起见，于本日晨全部进驻商城，督促各师努力进剿。

摘自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民国二十二年）

## 陈继承关于围歼红二十八军之部署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三日)

综合各方报告：一、廖[1]匪经唐[2]师剿击后，现窜集三桂堂、狗迹岭、李家桥一带，二、戴[3]师长元日率一三三旅由青峰岭向张家店攻击，高[4]团由洋桃峰向松山河夹击，定下午二时会攻狗迹岭。三、宋师卢旅程团文日向皂靴河附近之匪攻击中，顷已令唐师长饬马、朱[5]两旅协同宋[6]独立旅向三桂堂、皮坊、狗迹岭一带会剿，宋师主力由皂靴河以南地区东进，协同戴师向陈八家滩、狗迹岭之匪包围痛剿，郝师南溪之汪[7]旅速于邓家沟附近堵剿，并由双河北进之朱旅联络，务各努力剿击，包围而歼灭之。 [光山元西电]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178 号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十四日)

注释

[1] 廖，指廖荣坤，时任红二十八军军长。

[2] 唐，指唐淮源。

[3] 戴，指戴民权。

[4] 高，指高振汉，时任戴民权部第四十五师补充团团长。

[5] 朱，指朱淮，时任唐淮源部第三十五旅旅长。

[6] 宋，指宋世科，时任国民党军独立第四十旅旅长。

[7] 汪，指汪醒吾，时任郝梦龄部第一六 旅旅长。

## 陈继承关于重定“进剿”部署给所部的命令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

本部现因东区股匪业经扑灭，应即分区严密梭剿西区、白沙河、大木口一带，现由鄂东窜来小股匪约千余，亟应进剿，重定部署电令各师，其要旨如左：

1、唐，戴[1]两师以朱家寨、徐家高山、皮坊、椿树店、麻河岗之线为界，线上以东属唐师，唐师以四团为防剿部队，分驻胡家店、金家寨、南石塘、丁家埠、双河山各处，以两团为搜剿部队，任该师区内之进剿，但王家以北地区，商请王军长治平[2]派队担任。

2、戴师东以舒家湾、笔架山、麻河岗之线，与宋[3]师为界，以两团及直属部队分驻王家河附近，及皂靴河、苏仙石等处防剿，以两团为搜剿部队，位置于狗迹岭，任该区之梭剿。

3、宋师以三团分驻于火炮岭、汤家汇、四道河各处，榆子店附近由该师直属部队担任，以三团为进剿部队，位置于银山畷附近，向东南进剿。

4、郝[4]师以三团分驻南溪、李家集、班竹园一带，以三团为进剿部队，位置于班竹园附近，向东北进剿。

5、第八十师以一团进驻枫香店，任大木厂以北之交通。

6、上官师[5]应以一部向徐家堩、松子关推进，维持郝师之交通。

7、各师统限于电到日开始。

另电王军长[6]请派曾师[7]一部，任王家河、长河、徐家高山一带之清剿，独立四十旅任长河之清剿，并将本部部署分呈总司令蒋、绥靖主任刘，并通报各友军。

摘自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注释

[1]唐、戴，指唐淮源、戴民权。

[2][6]均指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王均。

[3]宋，指宋天才。

[4]郝，指郝梦龄。

[5]上官师，指上官云相部第四十七师。

[7]曾师，指曾万钟部第七师，属第三军。

马腾蛟关于红二十五军动向及所部“清剿”情况给汉口总部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

一、信阳养巳电

综合近日匪情，据一 四旅巧日报告：八里畷以南各山有赤匪约千余，向我防地进袭数次，均被我击溃；第一 三旅皓日报告：郭家河现有伪二十五军七十四师三团，约千余人，又陡沙河约有赤匪七八百人，白石岸、刘家河一带约有赤匪七百余。养辰已派第一 三旅之第二五团，前往中途店，刘家河一带，开始清剿。

二、新集漾巳电

第一 三旅马鸣池团[1]于养巳前往中途店、刘家河一带游击，行至董店以南地区，突遇残匪约四五百名，遂向该匪攻击，匪稍抵抗，即向东南溃窜，跟追至黄家畷附近，该匪复占据傅家山顽抗，经登山猛击，匪不支分向东南逃窜。据俘匪供称：败退之匪系伪二十五军七十三师[2]，该师大部现盘踞观音凹一带，等语。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报表》第 185、 186 号  
(民国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

注释

[1]马鸣池团，即第三十五师一 三旅二 五团。

[2]七十三师，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此时尚未组建。

汤恩伯关于“侦剿”红二十五军给万耀煌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

一、养亥电

顷奉卫总指挥养午电开：伪七师[1]残部，可斟酌先令十三师夏[2]旅回剿，贵师仍一面清扫团[檀]树岗南北地区，一面积极侦察伪七四、七五师[3]匪踪跟追。弟拟派贵师夏旅及敝师五三四团为紫云区追剿纵队，以夏旅长为指挥官，敝师吴参谋长绍周为副指挥官，以资协助，明梗日即令向罗家田、三角山一带探查伪七师残部，彻底迫剿，限一星期内完全消灭之。伪二十五军残部，恐潜新集东南西高山、刘家河一带，因该方尚有存粮，最近无我军搜剿，弟拟于此间搜剿一二日，敬日率部至团[檀]树岗、虎山附近，对郭家河、白山关一带侦剿，该处如无匪情，即向新集东南地区清剿。

二、敬亥电

奉卫总指挥漾午电，伪新编十七团[4]及二十五军七十五师之两团，人枪约三千余，窜集老君山附近，拟宥日以主力分经鸡公山、卓湾、香炉山、平头岭，向老君山西南西北一带进剿，以一部在郭家河、白山关占领阵地，防匪东窜，并令敝师吴参谋长率五三四团及骑兵连，由紫云区开回七里坪，准备向老君山搜剿，至紫云区残匪，拟请贵师夏旅继续剿办。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七师，即黄安独立第七师，师长夏如银，属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地方武装。

[2]夏，指夏鼎新。

[3]七四，七五师，均属红二十五军建制，第七十四师师长徐海东，政治委员戴季英，第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政治委员高敬亭。

[4]十七团，属鄂东北游击总司令部独立第六师建制。

## 万耀煌部在黄安地区组建义勇队及筑碉筑路情况

(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最近，本师在指定境界内除搜剿残匪外，关于地方民众之组织，碉楼之建筑，公路之完成，各情形分述于次；

### 一、组织地区

1、以黄安为中心东至祈家边、王祥畷，南至熊之五、桃花及沙河、崔店以北地区，西至桂花楼、冯秀驿、罗家砦，北至吴石坡、高店、陈家边、枫树坳，计有义勇队十四大队，约三千二百余人。

2、以七里坪为中心东至周家冲、王叙[锡]九、七里岗，南至张明府、土库店，西至灯笼山、院墙、博岸王家，北至七里棚，计有义勇队六大队，约一千二百余人。

3、以华家河为中心东至白庙岗，南至十里铺，西至祝家河，北至三里店，计有义勇队十二大队，约二千七百余。

### 二、碉楼

黄安、七里坪、古风岭，华家河、吴石坡、天二三、灯笼山、冯秀驿、东岳庙、占店、庙嘴湾、桃花、十里铺、靠山店、陡沙河，刘家田等处，计有碉楼共八十三座。

### 三、公路

1、由黄安至七里坪计长四十里。

2、由黄安经占店至嘴湾计长四十五里。

3、由黄安至冯秀驿计长二十里。

4、由七里坪至华家河计长三十五里。(未完成)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卫立煌奉蒋介石令向老君山派部队驻守给所部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一日)

委员长蒋自南昌勘行机电令开，老君山应派部队驻防，毋使散匪回窜等因，查该山系属五十八师区域，应由该师遵抽一部，构筑坚固碉堡，屯粮驻守之。第十三师之七里坪、华家河，五十八师之吕[禹]王城，黎子沟部队，应彼此协守，逐日或隔日向该山会哨，绝匪窜路，为盼！ [东巴电]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 万耀煌部向灯笼山等地“搜剿”情形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日——四日)

二日，据七里坪七十四团余团长[1]冬午电报称：进驻平头岭之第一营，东晚奉汤师长[2]令，向南旋回搜剿，于今晨经小尖王家向石家湾、灯笼山一带搜剿，未获匪情，当将匪民房屋焚毁。午后四时回七甲坪原防。

三日，据七十三团余代团长[3]江申电称：本日率一、三两营，经打油尖，白庙岗、石家湾至灯笼山，转至张石河、十里铺等处，沿途均无匪情，所经村庄房屋尽行焚毁，捕获匪民三十余名，正审讯中。明日率主力专在灯笼山，雨台山、张石河地区内纵横搜剿。

四日，七十三团余代团长支申电报称：本日率一、三两营，仍在灯笼山以西打油尖、石家湾、向月沟一带清剿，所有房屋悉数焚毁，俘匪民四五十名。七十四团三营向庙岗搜剿，无匪情。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 余团长，指余振华，该团属万耀煌部第三十七旅建制。

[2] 汤师长，即汤恩伯。

[3] 余代团长，指余跃龙，该团属第三十七旅建制。

马腾蛟关于郭家河战况并请求派队增援新集给汉口总部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七日)

一、鱼戌电

据逃回官兵报称：郭家河我李、马两团[1]，正与优势悍匪对峙，战况危急等语。又白石岸、于家河一带，亦有大部赤匪集结，似有企犯新集之势。此间兵单，不敷调遣，请速派队增援。

二、阳巳电

鱼日拂晓，伪二十五军七四、七五，七六[2]等三师，人枪约万余，现正由离郭家河方面向新集进扰，请就近派队援剿。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197 号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八日)

注释

[1]李、马两团，指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一四旅二七团，团长李汉园，第三十五师一三旅二五团，团长马鸣池。该两团在郭家河战斗中被红二十五军全歼。

[2]七六，红二十五军无此编制番号。

万耀煌关于郭家河战况并令所部防守七里坪给汉口总部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

一、黄安阳申电

顷据七里坪潘旅长报称：三十五师一四旅支日到郭家河，微日伪二十五军七四、七五两师人约万余，枪数千支，由麻城境内窜袭该旅阵地，现伪二十五军在郭家河及以南以东地区盘踞等语，已电卫总指挥并令该旅驻七里坪之七十四团严密侦防。

二、又阳亥电

顷据七里坪电话报称：郑必高、戴士英、袁英河一带，已发现伪二十五军踪迹，确有向南窜扰之势。等语，已令七里坪之七十四团严加防堵，另调紫云区搜剿之七十七团星夜开往七里坪，归潘旅长祖信指挥，向该匪侦剿。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197 号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八日)

卫立煌关于向新集增援情形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

据万师长耀煌报告：郭家河附近之匪伪二十五军七五师残部，似已窜至大屋坳山一带；又据彭师长振山齐申电称：该师张旅[1]由王家大屋经意成卡、董店向新集驰援，刻在急进中各等语，查马师[2]本日仍在新集，该处有碉楼数十座，阵地极同，已令彭振山部仍继续向新集前进，万师即向窜匪侦剿。[河口齐申电]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199 号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十日)

注释

[1] 张旅，指彭振山部第三十师八十八旅，旅长张××。

[2] 马师，指马腾蛟部第三十五师。

张印湘关于向新集增援情形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

赤匪逼近新集，已令彭师长振山率八八旅及师直属部队驰援，现已于佳晨到达新集。据报该匪小部仍在新集以西，大部盘踞陡沙河、郭家河一带，形势猖獗。但恐兵力单薄，又令三十一师王副师长康德率兵四团，于真辰由丁家畝出发，准文午到达新集，由彭师长指挥痛剿该匪，并已电请卫总指挥转第八十九师由七里坪北进夹击，以期一网打尽。

[灰未电]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200 号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刘峙关于调换新集驻防部队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

顷据二十五师马师长佳申电称：彭师佳辰至新集，所有残匪现均窜至郭家河、陡沙河、晏家河一带，齐亥已与泼皮河前哨冲突，似有扰我后方交通之势，白石岸、刘家河一带围犯新集之匪，仍盘踞原处未动，等语，请令彭师驻经扶县，马师移泼皮河、晏家河一带，担任防剿。

[开封灰午电]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200 号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

宋天才就所部在皖西北与红二十八军作战情形给汉口总部的三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十日)

一、鱼亥电

赤匪伪二十八军，现<由>大佛山以五团趋大小门坎<山>，企图东犯我四道河、汤家汇之史[1]旅阵地。此外，尚有伪特务营在灰旗山附近，不时出没扰我运输交通。现令银山畈卢[2]旅全部及韩[3]旅一团，取捷径向大小门坎山攻击前进，驻商城附近之韩旅一团协同师直属部队，则猛向灰旗山之匪驱逐，相机进援四道河，史旅则待机逆[反]击

二、庚未电

伪二十八军人约四五千，枪约三千支左右，前窜大佛山、灰旗山一带，微<日>与我银山畈卢旅及韩旅一团激战终日，大部鱼窜四道河，汤家汇扰史旅防地，复经我卢、史两旅双方追堵，现向东窜，似有转窜苏仙石、皂靴河一带模样，已令史旅一面严防，一面侦踪追击，并电请戴、唐[4]两师长注意截击。一部约千人，现窜枫香树南附近，已派卢旅以一团以上兵力由鱼子店方面转进包剿。

三、蒸电

伪二十八军现仍窜回大佛山一带，已令史旅所部及韩旅焦团[5]仍在汤家汇，四道河、瓦屋基、灰旗山之线，严密戒备待机夹击，另以卢旅全部、韩旅焦团由枫香树，大木厂、查子河、银由畈之线向南转东，协同五四师进击之。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197、198、201号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八日——十三日)

注释

- [1] 史，指史克勤，时任宋天才部第二二四旅旅长。
- [2] 卢，指卢天福，时任宋天才部第二二五旅旅长。
- [3] 韩，指韩文英，时任宋天才部第二二三旅旅长。
- [4] 戴、唐，指戴民权、唐淮源。
- [5] 焦团。指韩文英旅年四四六团，团长焦克功。



黄安县长程汝怀关于红二十五军活动情况给汉口总部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十二日)

一、灰电

据报：本县北二十里之打谷岭，被匪二十五军残部包围，该地万师恃有碉楼，当可无虞。又县西北之吴石坡附近，刻发现匪千余、枪约二百支，已电陈、卫总指挥、万师长派队剿办。

阳庚等日，赤匪窜至县北枫树坳，掳去民众甚多，据报伪七五师各部尚在该地东八里之高家莹、陈家湾，声言围攻打谷岭。

二、文电

据探报：鼓风岭至打谷岭匪众约七团，日在附近各村抢劫，义勇队颇有损失。明日，卫总指挥亲率汤师来县，另抽调万师之一部进剿。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200、201 号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十三日)

卫立煌关于率部“进剿”红二十五军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

综合各方情报，伪二十五军等残匪，现均窜集七里坪，古风岭以东巨黄安城东北一带。兹拟先将该残匪歼灭起见，亲率八九师（欠驻河口一部）元日拂晓由河口出发，经黄安督同十三师一部，向该匪进剿；并令彭振山率三十师之一旅、三十一师之两旅，元日由新集、董店一带至团[檀]树岗、鲤鱼山东西之线，寒日向袁英河、紫云山东西之线，向匪夹剿；顺河集以西一带，另令张印湘[1]尽量抽集后方部队堵剿，防匪东窜。新集仍暂留三十五师固守，并由三十师酌留一部协助之。[汉口文西电]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201 号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十三日)

注释

[1]张印湘，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军长。

## 卫立煌关于率部“进剿”红二十五军给所部的三则电令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二十日)

### 一、删午命令(节录)

一、据确报：伪二十五军七四、七五师残部，文夜由黄安东北亘七里坪东南一带，向三角山东北逃窜，有回窜杨泗寨老巢之企图，四

[泗]店、张店、河头店各有我三十师之一团。

二、本清剿军以迅速歼灭该匪及清扫匪巢之目的，拟即以追剿部队及驻剿部队之一部，先向段河铺、杨泗寨之线搜剿。

三、军队区分：(1)第三十师八十八旅及三十一师王副师长[1]所率之四团为左翼队，长为彭振山。(2)中央队为第十三师七十三团(欠一营，附七十五团一营)、七十七团，长为三十八旅旅长夏鼎新，暂归本部直接指挥。(3)右翼队为八十九师(欠补充团)，长为汤恩伯。

四、[略]

五、作战地境：[略]

六、彭振山应仍酌暂留一部，协助三十五师固守新集，并清剿附近残匪。

七、彭陈店西北残匪，由第四十四师陈副师长永负责肃清之。

第五十八师驻丰家店附近徐团[2]，应暂归该副师长统一指挥。十三师驻华家河一营，应由五十八师驻吕[禹]王城朱团[3]逐日向该处连系，如有散匪，应极力协助肃清之。

八、各部队与本部通讯，主用无线电。

九、予铣日起随八十九师跟进。

### 二、皓戌电开

弟率八十九师今晨抵马砦附近，遇匪五六百，经击溃向东北逃窜，跟追至天古山一带，遏伪二十五军七四、七五师残部，及匪民数千，经我右翼队猛攻，激战四小时，复经我中央队协剿，匪纷向苏木尖以北一带逃窜。我八十九师主力刻仍在追剿中。

### 三、号戎电开

伪二十五军残匪，今晨窜至竹竿岸后，复折向西北逃窜。弟率八十九师到达两路口一带，沿途毙匪甚多，截获匪牛数百匹，现各部补充给养。养日以左翼队，移向西北搜剿。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王副师长，即王康德。

[2]徐团，指第五十八师一七四旅三四八团，团长徐心同。

[3]朱团，指第五十八师一七二旅三四三团，团长朱振元。

## 卫立煌、陈继承关于协同围歼红二十五、红二十八军情形给汉口总部的 十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三十日)

### 一、卫立煌高家砦号二电

自率八十九师主力、十三师夏[1]旅本晚追抵两路口西北亘齐头山以西之线，沿途匪遗失耕牛数百，物品遍野，伪二十五、二十八军残匪约四千人，狼狈溃窜，今晨到竹竿岸一带，复折向西北方向逃窜，拟马日休息补充给养，继续向该匪尾追。

### 二、卫立煌福田河漾午电

鄂东残存之匪，仍系伪二十五、二十八军两股，共约五六千人，枪约四千，每枪弹药三五排，最多者不过十排，皓日经我痛剿后，残窜者不过四千余人。其余各处散匪，均系本地赤卫<队>，毫无战力，苟我各剿匪部队一致努力，搜剿不息，政治人员亲督民众团队，实际下乡工作，残匪固绝无死灰复燃之可能。刻拟俟二十及三十一两师部队到达两路口、骑龙寺之线后，即率八十九师及十三师各一部，续向双庙头东北追剿。查寒夜窜至宋埠东北及铣日围攻福田河之匪，即系伪二十五、二十八军，皓日窜至杨泗寨，天古山，经我痛剿者，现已窜至双庙关东北一带。

### 三、卫立煌福田河漾西电

第八十九师及十三师夏旅，已于养戎陆续到达福田河、两口塘及以西一带。据四四师陈副师长永养申电节称：姚家店、水牛当一带，据报刻又窜集残匪人约两千、枪半数，自率二畝于[2]团两营及四姑墩、毛家集宁、傅[3]两团各一营，有日起续向该匪进剿，并令驻丰家店五八师徐[4]团有日至王家店、分水岭，宥日至雷城山相机夹击等语，已令第三十一师王[5]副师长率第三十、第三十一师各一部，折向两路口、骑龙寺之线追剿，俟到达后即督率八十九、十三师之一部，向双庙关东北追剿，并电请陈[6]军长转饬沙窝部队及顾逢[敬]之民团并郝、宋[7]各师，迅向骑龙寺、双门关、三河尖、桥坑、石马畝之线，推进围剿。

### 四、卫立煌福田河敬戌电（节录）

彭振山梗已电：三十、三十一两师，现在何家畝、西高山一带，因雨大未出发，俟雨止即率部向东追剿。……连日大雨，追剿各部给养困难，匪区更无征发。据报：残匪仍在双庙关东三十里一带地区盘踞，一俟补充完毕，即率部继续追剿。

### 五、陈继承光州有未电

据报：窜扰经黄、商罗两区之伪二十五、二十八两军残匪，现窜集双庙关东北地区，已与卫总指挥商定围剿部署，并令第八十师之二三八旅开驻骑龙寺附近堵剿，五十四师及七十五师之主力，速向桥坑、石马畝之线急进，俾与卫[8]部协力围剿，四十五师之一团暂接汤家汇之防地，驻汤家汇之史[9]旅，推进至关王庙堵剿。

### 六、卫立煌石门山宥戌电

据报：被我击溃之伪二十五、二十八军残匪，本晨仍在西河桥，今午率八十九师主力及十三师一部出发，本晚到达石门畝附近，明拂晓续向西河桥（在石门畝东北约七十里，图与实地不同）追剿。彭振山所率三十、三十一师部队，敬晚已赴到骑龙寺、两路口一带，因感给养中断，已饬暂在骑龙寺、福田河一带停止，由后方赶运补充，并与双庙关、新店一带民团确实连系矣。

### 七、陈继承商城感亥电

据郝师长感午电节称：据确报关王庙以西高地，昨夜窜到伪二十八军约千余人，其大部仍在黄五寨、西河桥、东岳庙一带，当以汪[10]旅及刘[11]旅王[12]团分向当面黄五寨、东岳庙等处之匪进攻，激战半日，将西面大山完全占领，匪向西南方向逃窜，等语。

### 八、卫立煌九歇山勘亥电

据报：伪二十五军残匪，现退集康王砦附近一带，八九师附十三师夏旅共五团，勘酉追抵仙桃冲、桃花尖一带，沿途尚无匪情，已令汤[13]师长即率该师附夏旅协同郝师续向康王砦一带围歼该匪，麻城民团在隘门关东西一带死力扼守，并电请陈军长尽量抽兵由东面堵剿。

### 九、卫立煌艳亥电

伪二十五、二十八军残匪，经在杨泗寨、马家寨、天古山等处痛剿，除击毙俘获外，残余人约三四千，越丛山东窜。各部队枵腹跟追，卒以山势险阻，未获协同友军将该匪聚歼。顷据汤师长艳亥电称：该师附十三师夏旅，本日已进至西河桥南北及关王庙以南一带，匪已分向金家寨方面逃窜，各地匪巢亦经清扫殆尽；又据俘匪所供：伪二十五、二十八军残匪分由银山砦及长岭关以北东窜，约定至金家寨附近及叶家集一带会合等情，刻以八十九、十三、三十、三十一师部队给养中断已久，后方赶运不继，电陈军长派队跟追，并令八十九师及十三师夏旅明日开至九歇山、三河口一带补充给养，尔后又折向新集南北一带搜剿，三十、三十一师部队暂留置骑龙寺、两路口、福田河及东一带搜剿零散窜匪，并努力建筑碉楼。

### 十、卫立煌卅亥电

本晚，八九师已开抵九歇山，十三师夏旅可到三河口。据报：西河桥南北一带，山势异常险恶，多为残匪老巢，我方屡次进剿，残匪均窜集该处，刻已势穷力蹙，故弃巢东走。现该处匪巢概行焚毁，匪民亦经分别解杀。刻以十三、八九两师部队给养，地方无可筹办，后方运送不及，已令三十、三十一师部队各回原防清剿，三十一师主力暂驻两路口、福田河一带堵剿东西零窜散匪，八九师因进剿日久，士兵疲劳已甚，给养被服均待补充，已令先回河口休息数日，煌亦拟明晨回河口，督饬各部清剿各处散潜残匪。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208—218号

（民国二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四月一日）注释

[1]夏，指夏鼎新。

[2]于，指于显文，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二五九团团团长。

[3]宁、傅，指宁贵春、傅佩亮，时分别任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二六、二六一团团团长。

[4]徐，指徐心同。

[5]王，指王康德。

[6]陈，指陈继承。

[7]郝、宋，指郝梦龄、宋天才。

[8]卫，指卫立煌。

[9]史，指史克勤。

[10]汪，指汪醒吾。

[11]刘，指刘子权，时任郝梦龄部第一六一旅旅长。

[12]王，指王藻臣，时任刘子权部第一六一旅三二一团团长。

[13]汤，指汤恩伯。

卫立煌关于部队回防部署给所部的电令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日)

一、伪二十五、二十八军残余约三四千人，潜由我郝宋[1]两师间隙向金家碧方面东窜，刻由我商罗区部队追剿中。

二、第八十九师着于四月一日由现驻地出发，经麻城、宋埠间往河口附近，补充待命。

三、第十三师第三十八旅，仍暂归汤师长恩伯指挥，俟到达该师清剿区后，即行归还建制。

四、第三十师部队着即开回该清剿区，清剿该区散匪。

五、第三十一师主力仍暂驻两路口、福田河一带，清剿该清剿区散匪，并注意防堵伪二十五、二十八军残匪回窜。

六、予明世日至麻城县，东日后回驻河口镇。

[陷酉于九歇山电令开]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 释

[1]郝宋，指郝梦龄、宋天才。

## 陈继承关于兵力部署给所部的三则电令

(一九三三年三月九日——二十九日)

### 一、三月九日电令

奉总司令蒋庚行电开：马腾蛟部在新集被围，八十师应先联络八十九师及五十八师，扑灭此股再调息县等因，当飞令八十师二三八旅迅赴新集应援，并与八十九师联络进剿，并通报卫[1]指挥官、汤[2]师长。旋据确报：赤匪伪二十八军人约四千余、枪约二三千，仍潜伏大小门坎山、余富山一带，并未东窜，特重规定各师负责兜剿办法如左：

1、第七十五师在瓦屋基、四道河、汤家汇，各师应对该股潜匪业加戒备，相机夹击，另以三团兵力由枫香树向南转东，依次梭剿沿途，务将大木厂、查子河、银山畷各附近散匪肃清，会同五四师花园河方向进剿部队，向门坎山之匪努力攻击前进。

2、五四师迅以相当兵力，由现地前进至花园河、三道河、大木口之线，协同七五师银山畷方面攻击部队，向门坎山、余富山之匪努力攻剿前进。

3、十二师速派有力部队，由南溪向火炮岭挺进，协同汤家汇方面七五师史旅[3]努力堵截。

4、各师限电到日开始运动。

### 二、三月十九日电令

本部以经商[4]两区残匪，自清剿以来，此剿彼窜，迄未根本肃清。迭电与卫指挥官协商统筹办法，兹接复电已亲率八十九、三十、三十一等师各一部，向杨泗岩、龙兴岸以东之线，拟号日续向东进等由，当规定本区各师协同堵剿任务如左：

1、七十五师以有力之一部，进驻大木厂、卧牛岭，银山畷、关王庙之线堵截，并派兵两团搜剿附近残匪。

2、第五十四师以主力由现地向关王庙、西河桥、铁关尖、隘门关、长岭关以西以南地区堵剿，对于胭脂坳一带潜伏散匪，须派队肃清，左翼之膝家堡、李座集方向，特加注意。

3、第十二师派兵两团，搜清丁家埠、南溪残匪、与四十五师切取联络。

4、第四十五师派一部由现地进驻灰旗山、豹子岩、笔架山之线，与唐宋[5]两师联络搜剿。

### 三、三月二十九日电令

综合各方情报，赤匪伪二十五、二十八军及伪独立师，于感俭两日在东岳庙、西河桥、关王庙、银山沟，经郝、宋两师击溃后，分向四道河、余富山、长岭大方向逃窜，仍有继续东窜之企图。本部为扑灭该匪起见、分电各师其要旨如左：

1、第十二师就近派兵两团，固守金龙山、钓鱼台之线，努力堵截，相机围剿。

2、第五十四师将附近之匪击溃后，即派一旅取捷经[径]到达李家集、丁家埠、南溪之线，其余部队向门坎山、余富山搜剿东进。

3、第七十五师将附近之匪击溃后，即以主力经石人洞、大佛山，向四道河、汤家汇、红石岩搜剿前进，其余部队仍在现地清剿残匪。

4、第四十五师以主力进驻豹子岩、笔架山、麻河岗之线，努力堵截。

摘自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注释



- [1] 卫、指卫立煌。
- [2] 汤，指汤恩伯。
- [3] 史旅，指史克勤部第二二四旅。
- [4] 经商，指河南省经扶，商城两县。
- [5] 唐、宋，指唐淮源、宋天才。

## 陈继承关于扑灭红军给所部的两则电令

(一九三三年四月三日——九日)

### 一、四月三日电令

综合各方情报，伪二十五、二十八军残匪，累经我军击溃后，渐次窜向叶家集西南富金山、石门口、刘家松林、庙高寺、三桂堂、武庙集一带，本部以扑灭该股窜匪起见，特规定各师围剿任务，其要旨如左：

1、第十二师派有力之大部，沿史河自金家寨至叶家集扼要防堵，相机出击。

2、第四十五师戴[1]师长带兵一旅，顺史河西岸地区，向叶家集、黄瓜山之线搜剿，在笔架山、豹子岩之岳团，俟宋[2]师到达后即撤驻皂靴河。

3、第七十五师由韩副师长[3]率兵三团，经狗迹岭向叶家集方向，沿途搜剿前进。

4、第五十四师派兵两团，进驻张家湾、钱家楼之线防堵，相机进剿。

### 二、四月九日电令

顷据确报，伪二十五、二十八军残部，人约二千余、枪千余，现向西回窜至西河桥、两河口一带，零星小匪仍潜伏本区各山中，希图再逞。本部以扑灭该匪，彻底肃清潜伏起见，重行规定各部清剿区域如左：

1、第七十五师自枫香树、银山畷，关王庙、汤家汇、瓦屋集、四顾墩之线，线上均属之。第五十四师长岭关、隘门关、铁关尖、西河桥、关王庙、大木口、头[火]炮岭、李家集之线，线上除关王庙外均属之。第十二师麻河岗、南溪、丁家埠、金家集、胡家店、杨家滩、皮坊之线，线上除皮坊外均属之。第四十五师四顾墩、豹子岩、笔架山、奶奶庙、狗迹岭、皮坊、杨家嘴沟、黎家集之线，线上除四顾墩外均属之。

2、各师在本清剿区内扼要驻守，与邻接部队随时商定会哨地点，并派有力部队，由东向西来回搜剿，彻底肃清潜伏，但五十四师应以主力推进至隘门关、铁关尖、西河桥、关王庙之线，第七十五师以主力推进至关王庙、花园河、银山畷、卧牛岭之线，协力堵剿，相机扑灭。

摘自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注释

[1]戴，指戴民权。

[2]宋，指宋天才。

[3]韩副师长，指韩文英。

## 卫立煌关于豫鄂皖边区第一期“清剿”计划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

兹规定豫鄂皖边区第一期清剿计划公布之。仰即遵照施行，随时具报为要。

### 一、方针

1、本清剿军期以军事政治力量，于三月内肃清边区残余赤匪，完成民众组织，恢复农村起见，以国军及地方团队主力分区驻剿，一部寻匪追剿。

### 二、指导要领

2、追剿部队，应联络驻剿部队，督率邻近团队，侦寻匪踪，追歼其残窜主力。

3、驻剿部队，于所属清剿区，以主力游击搜剿，以一部扼要驻守，逐次缩小匪区，督率各级政治人员地方团队，组织民众，恢复农村，建设碉堡，修筑道路。

4、邻近各县之匪情较重区域，应各协定联防，各令辖境党政团队及全民力量，互助清剿。

5、要点筑楼，以军民全力完成碉楼，阻障匪窜，缩小匪区。

### 三、兵团区分及各部队任务

6、以五四师及二十师之一旅，为追剿军第一纵队，郝师长梦龄为指挥官。第八九师为追剿军第二纵队，汤师长恩伯为指挥官。防务交代后，第一纵队在李家集——班竹园一带，但第三十师之一旅，在顺河集附近。第二纵队在黄安集结待命。

7、其余各师旅为驻剿部队。

8、各驻剿部队，应以主力游击搜剿，以一部驻守要点，其必须推驻之要点如下：

第四四师陈副师长[1]所部，为四姑墩——毛家集——姚家店。

第十三师为黄安——七里坪——华家河——河口镇。

第三十师为顺河集——三角山——张店。

第三十一师为两路口——福田河——王复店。

第十二师为金家寨——南溪——李家集。

第五八师为吕[禹]王城——黄陂站——黎子沟——徒沙河。

第八十师为新集——八里畈。

第三十五师为光山。

骑兵第二旅为潢川——光山。

第四五师为汤家汇——笔架山——狗迹岭。

第七十五师为沙窝——银山畈——四道河。

独立第四十旅为叶家集——开顺街——杨家滩。

9、第三师第八旅，协助第四四师部队，将黄陂——礼山——孝感各县毗境残匪肃清后，集结黄安，以便策应各方。

10、商城县保安队，应以主力分布于李家界桥——抗新店，与麻城团队确实联络一气，构筑碉楼，横断残匪东西逃窜之路，其一分布后方，游击清剿。

11、麻城县团队，应以主力分布于隘门关巨长岭关——松子关——铜罗关——瓮门关之线，防堵散匪南窜，一部位置于王复店——黄土岗巨东北一带，游击清剿。

12、固、光、潢，经、罗、信[2]各县团队，应以一部随国军，任前方侦探联络，主力在国军要点布置线后方，清剿残散匪共，协助组织民众，办理清乡，建设碉楼、公路等事宜。

13、黄陂——孝感——礼山——应山——罗山各县，应各以保安队一部，实行联络，位置于毛家集以南，及三里城——姚家店等处。以礼山县长蒋章骥为各该县团联防司令，统一指挥，连系国军，肃清各该县毗连散匪。

14、黄陂——黄安保安队联防，并迅速完成高桥河南北一带组织与清乡事宜。由程司令汝怀[3]督饬办理之。

15、湖北保安队第四团，由程司令汝怀督率，于礼山——黄安——麻城国军要点布置线后方，游击搜剿各该县境内散窜残匪。

16、霍邱——六安——舒城——英山——罗田各县团队，由各该县长暨所属区司令督饬协同驻军，清搜各该县残匪，毗境联防会剿等事宜，由各该区分司令、县长互相协定之。

17、所有在豫南驻剿之第五八、第八十、第三五、第七五、第四五、第十二各师及独立四十旅、骑兵第二旅，统归第一军陈军长[4]指挥之。

#### 四、清剿境界

18、第四四师陈副师长所部，为北至三里城旦桃家畈——丰家店——笔斗庄——高婆岗迄蔡店相连之线线上及以西地区。

19、第五八师为西沿第四四师境界线以东，及南沿高婆岗巨银砦——赶鱼咀——石门口——莲极庵——晏家河迄文殊寺相连之线线上及以西地区。

20、第十三师为两沿第四四师、第五八师境界线以东以南，与北自石门口巨周七家——袁英河——狮子口——尹家河迄马埠头相连之线线上及以西地区。

21、第三十师（欠一旅）为西沿第十三师境界线以东，及北自石门口巨张家田铺豫鄂省界线以南，并东自张家田铺巨大河铺——翁家岗——中馆驿相连之线线上及以西地区。

22、第三十一师为西沿第三十师境界线以东，及南自张家田铺巨于樊沟——两路口——石门畈，并沿像鄂皖省界经隘门关——长岭关——铜罗关迄瓮门关之线线上及以南地区。

23、第八十师（欠第二三八旅）为西沿第五八师境界线以东，南沿第三十师、第三十一师境界线以北，并东自于樊沟巨蔡家凹迄黄松林相连之线线上及以西地区。

24、第七五师为西沿第八十师境界线以东，及南沿第三十一师境界线以北至隗门关，折向北向经七里冲——三河尖——四道河——孤山迄上石桥相连之线线上及以西地区。

25、第四五师为西沿第七五师境界线以东，及南自三河尖巨火炮岭——双河山——西娄——花烟山——黎家集相连之线线上及以内地区。

26、独立第四十旅为西沿第四五师境界线以东，及由西娄巨关山河迄石婆店相连之线线上及以北地区。

27、第十三师为北沿独立第四十旅，西沿第四五师、第七五师、南沿第三十一师境界线以内地区。

28、骑兵第二旅任潢川——光山城防。第三十五师暂时任王文店——浚皮河——白雀园以北一带地区。

#### 五、通信

29、各部队总指挥部通信，主用无线电，副用有线电。

30、各驻剿部队，应将所属区各要点电话网架设完成。

#### 六、补给

31、进剿军应极力携带干粮，其补给法由各师预想将追抵某区域时，先行派员准备粮食、弹药之补充，以免迟滞行动。

32、团队粮良，应按原建制办法自备，非入区匪，不得任意征发。

#### 七、其他

33、各师防务交接及要点配备，统限四月十六日以前完毕。但第十二师、第十三师须于十四日以前，将五四师、第八九师防务接替完毕。

34、追击军迫匪达各驻剿区时，其邻近师以下驻剿部队，临时均应受追剿军指挥官就近统一指挥之。

35、驻剿部队，对于防区内要点及主要道路，应督饬政治人员，地方全民，划区建筑碉楼碉堡，以巩固守备区，缩小匪窜区，同时扼要修筑公路。

36、驻剿部队长官及专员县长，对收复区之民众，须勒令筑寨，集结居住，后方地区，亦须仿此以行。

37、各区县保安司令、各专员县长，应以全力从事清剿，进行建碉堡，修道路，组织民众，复兴农村，招流亡，清户口等事宜。

38、对匪化较深及佯受组织之匪巢匪民匪粮，尽量捕杀清扫，未熟之麦，逆料不能往收者扫毁之。

39、各邻接驻剿部队会哨办法另定之。

40、各区县保安司令、各县长，关于团队调遣，应绝对服从驻在所辖境之旅长以上长官指挥。

41、各县发生匪情，如地方团队力量薄弱，向驻剿部队请援时，各驻剿部队长官，应勉力从其要求，协剿窜匪。

42、总指挥部拟于四月十六日进驻黄安城。

[真申电令]

摘自《陆军第四十四师民国十九年冬季至二十二年夏季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陈副师长，指陈永。

[2]固、光、潢、经、罗、信，指河南省固始、光山、潢川、经扶（今新县）、罗山、信阳县。

[3]程司令汝怀，系湖北省第四区（辖黄冈、黄陂、黄安、麻城、礼山等五县）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4]陈军长，指陈继承。

## 卫立煌关于“进剿”红二十五军给所部电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

顷据三十五师马代师长鸿宾[1]佳午电称：据报，前扰晏家河一带之匪，刻均退集郭家河附近，企图集中力量，伺机再犯等语，三十、八十九师应即注意堵剿，追剿队第十三师[2]应努力侦察该匪，并查照灰申电令[3]，斟酌将主力移由七里坪方面北进，但五十八师协同进剿部队，应确与追剿部队由华家河出发之一部，连系为要。 [真酉电]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 马代师长鸿宾，应为马腾蛟。

[2] 第十三师，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四日改任“经黄清剿区追剿队”，该师师长万耀煌为“追剿”队指挥官。

[3] 灰申电令摘要如下：“追剿队第十三师（欠一团）着于元日以主力由华家河向老君山、黎子沟，由七里坪经郭家河向陡沙河，与第三十、三十五、五十八各师连系，先将老君山、陡沙河一带窜匪肃清后，再以广正面清扫新集以北亘泼皮河东南一带地区散匪潜匪。”

## 万耀煌关于“进剿”红二十五军之命令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四日)

### 命令

(四月十四日夜一时于潘家河师司令部)

一、据匪民供称：伪二十五军大部及伪二十八军[1]，现盘踞于郭家河附近。

我三十七旅(欠一团)本日可达老君山附近，已电令于明十五日拂晓取捷路向郭家河西端急进。

二、本师主力拟于明十五日晨，向盘踞郭家河附近之股匪攻击前进。

三、第三十八旅旅长夏鼎新率七十五团沿河西侧高地，向郭家河西侧攻击前进。

四、第七十八团沿河东侧高地，向郭家河东侧攻击前进。

五、第七十六团沿河西岸向郭家河攻击前进，并派一部掩护大行李。六、各部队务于拂晓前派遣小部队向郭家河方面侦察。七、两侧部队齐头前进，并须向中央部队切取连络，如一侧发见匪情，其他部队即行停止，准备策应。

八、予明十五日在第七十六团先头行进。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 注释

[1]二十八军，即红二十八军，时由皖西北转战至鄂东北，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编为红二十五军第七十三师，师长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廖荣坤兼。

## 万耀煌关于潘家河战斗经过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

第七十八团于拂晓以前渡河，正拟俟渡过后，分由河岸两侧齐头并进，向郭家河方面进攻，乃匪乘拂晓分向我黄石岩、鸡公山附近之阵地攻击。斯时我七十八团占领黄石岩，我七十五团占领鸡公山右侧高地，与匪相持，愈攻愈烈，激战至正午，察知匪以主力攻我右侧，比令七十五团固守阵地，掩护我之左侧。师长亲率第七十六团（欠一营）渡河增援，准备向该匪反攻，乃其时狂风暴雨，云雾弥漫之际，匪大部绕攻我七十八团之右侧背，渡河部队一部赶到，然我七十八团已陷重围，卒以众寡悬殊，被匪压迫，乃撤至河西岸占领阵地，掩护收容，积极整顿，以图反攻。午后五时，匪乘我阵地变换之时，东岸之匪由上流××，复以全力向我鸡公山之阵地猛攻，我七十五团死力抵御，匪未得逞。其时已将黄昏，兼之大雨倾盆，为集结主力防止夜袭，准备明日拂晓反攻起见，乃占领钟家岗一带高地彻夜，比以官兵伤亡甚众，弹药消耗甚夥，复变换至香炉山阵地抵御该匪，并整顿补充，再图进攻，一面电调三十七旅两团以厚兵力。讯据俘匪供称：与我对战之匪，系伪二十五军两师及二十八军并独立团、战斗团等，共约五六千人。是役，我伤亡官长三十余员，士兵三百余人，七十八团损伤步枪二百余支、机枪八挺、迫炮二门，弹药消耗三×余粒。我三十八旅代理主任参谋黄承谟因伤殒命，七十八团第三营营长张伟敌前阵亡，又因山地暴风雨急，气候严寒，冻死兵夫一百二十余人。

第三十七旅旅长潘祖信率兵两团，于十四日进至天台山附近，十五日与五十八师部队会合于卡房附近，该方面尚无匪情，但以天候不良山地崎岖，随带之无线电机因受雨湿失去通信作用，两日以来连络困难，不能收援应之效。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 李敬明部在杨泗寨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情况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二十日)

我师[1]由五里山奉命开回大河铺后，四月十七日，伪二十五、二十八军，连合窜扰杨泗寨附近，我师以驱逐该敌之目的，于十八日拂晓，向该匪进攻，我前卫九十一旅李团。在杨泗寨南端与匪接触，匪军大部由黄土岗、金家楼附近，分三路向我运动，我左翼之九十二旅，已与右翼取得联络，对当面之匪部开始攻击，我炮兵亦进入阵地，开始射击。斯时，指挥官兼第九十二旅旅长李敬明以一八四团及工兵营为预备队，左右策应，上午十一时，全线施行猛攻，官兵奋勇冲杀，以期灭此朝食，而匪部实力亦厚，弹药充足，对我顽强抵抗，激战至酉时，迄不稍退，双方往复冲锋肉搏血战，喊杀连天，谷鸣山摇，相持不决。

斯时我李团长万锦、七团长子彬均受重伤，营长阵亡四员，营附[副]连排长伤亡者三十余员，然官兵勇气百倍，持械苦战，当因情形严重，深恐动摇阵线，乃袒衣挥刃，率手枪队亲临督战，官兵精神大振，向匪猛冲，机枪炮火齐施，匪西北阵线被我冲破，官兵随之直进，匪军大溃，于下午七时，将杨泗寨以东匪部阵地完全占领，匪惊慌万状，向东北溃窜，以天色已暮，又值阴雨，未予追击。

四月二十日，伪二十五、二十八连合军，又窜至杨泗寨、黄土岗一带，当与我三十师夹击，匪腹背受敌、大为溃败，向白牙石山方向远窜。

是役毙匪五百余名，生擒四十余名，获枪五十余枝，迫炮两门，机枪两架，手提机枪四枝，我军受伤团长二员，营长二员，阵亡营长四员，尉官伤亡三十余员，士兵伤亡三百余名。

摘自《陆军第三十一师鄂东及赣南剿匪记实》

注释

[1] 我师，即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师，李敬明于一九三三年五月升任该师师

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  
“清剿”总指挥给陈继承电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九日)

为便利剿匪起见，任命卫立煌为豫鄂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凡经黄与商罗各区部队，概归其节制。[皓戌电]

摘自陆军第一军参谋处编印《豫南鄂东商罗清剿区清剿详报》

卫立煌令第十三师接替第八十九师防务  
给万耀煌电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

据报：黄安城及尹家河附近，连日残匪滋扰，阻碍交通，着八十九师驻七里坪、华家河、古风岭部队，先行调至黄安城，抽集主力向黄安城东及尹家河以北一带搜剿，所遗防务着由十三师接替。[养西电开]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 万耀煌关于红二十五军夺取七里坪情况给所部的通报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

五月一日至三日，所得各方面匪情如次：

一、据探报：赤匪近在七里坪东北约十余里处，召集各村壮丁开会，征发大批粮食，有大举进攻七里坪，恢复赤区中心市镇之宣言。

二、黄安、七里坪大道两侧，匪势渐形猖獗，时常扰乱交通，并发见伪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及伪<鄂>东北道委会标语甚多，企图以全力夺取七里坪。

三、二日夜起酒醉山一带高地，发见多数匪众，构筑工事。讯据俘匪供称：伪二十五军、二十八军最近由东窜到酒醉山之匪，系伪二十八军，其伪二十五军现在郭家河附近盘据，等语。

四、三日，伪二十五军由郭家河窜至香炉山、酒醉山一带高地，伪二十八军由酒醉山至王叙[锡]九以东地区，在七里坪东北两方高地各山头，均已发见匪之大部赶筑工事，确有倾巢来犯之势。

五、三日午后，古风岭与七里坪间之张横山附近，在悟仙山南端亦发见匪踪，到处树立红旗。

四日，师以七里坪附近匪势甚炽，为巩固防务、增厚兵力起见，当电令华家河二十七旅旅长潘祖信率七十四团，即日开至七里坪，以七十三团仍驻华家河。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万耀煌关于接替八十九师防务给所部之命令  
(一九三三年五月八日)

命令

(五月八日午后四时于黄安城师司令部)

- 一、本师奉令即日接替八十九师黄安、冯秀驿、桃花、打鼓岭等处防务。
  - 二、第七十四团于本日接替黄安城外各工事之守备。
  - 三、第七十八团着于明九日拂晓前接桃花防务。
  - 四、第七十七团着抽步兵两连，附机枪两挺，于明九日拂晓前接替冯秀驿防务，其余仍驻河口镇。
  - 五、工兵营着由占店开回黄安城，接替打鼓岭防务，所遗占店防务即由保安队接替。
  - 六、骑兵连仍开回靠山店，归七十八团张团长指挥。
  - 七、第三十七旅旅部驻黄安城，第二十八旅旅长夏鼎新率七十五、七十六两团，仍任七里坪、古风岭一带防务。
  - 八、师部驻黄安城。
-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 钱大钧就所部在七里坪作战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三日)

据八十九师汤[1]师长养午电称：伪二十五军残部约三千余人，占领酒醉山、龙王山一带，构筑坚固工事，希图与我对抗，职师于今日（养日）拂晓向该匪攻击，战三小时，将匪击溃，我军遂占领酒醉山、龙王山，匪向大小佛山及虎山以东地区窜去，计毙匪一百二三十名。午后，香炉山方面，又发现残匪四五百名，向我后方扰乱，刻正在派队驱逐中。

钱大钧[2]二十三日下午报告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263 号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四日)

注释

[1] 汤，指汤恩伯。

[2] 钱大钧原任国民党军第八十九师师长，一九三二年五月升任第十三军军长，时为“围剿”军中路军总预备队指挥官。

万耀煌、程汝怀关于在七里坪地区作战情况给汉口总部的六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十日)

一、万耀煌有电

我八十九师连日在酒醉山一带，与伪二十五军对峙中。匪占据郑必高东方大小佛山、虎山至香炉山一带高地，构有工事。又据投诚匪供称：伪二十五军计有七三、七四、七五等三师，共八团，并闻匪有攻取七里坪之企图。

二、程汝怀宥戍电

伪二十五军占据七里坪东之大小佛山、龙王山一带，与我八十九师对峙。本日游仙山窜来匪二三千人，与我万耀煌师护送给养之部队激战，意在阻截交通，使七里坪坐困。现在万师担任七甲坪、华家河、黄安城、桃花、冯秀驿等地，保安队提任高桥河，占店、庙咀湾、八里湾、程家厦屋、栗林店、西张原等地。

三、万耀煌艳电

本师七十五团两营，宥日由七里坪至黄安城换防，行抵古风岭南之王家桥附近，遇伪七十四师约二团之匪沿途截击，战数小时，毙匪甚众，获枪二十余支；行至打鼓岭与我原驻该处之熊营取得连络，匪仍与我对峙中。匪大部并于当时向打鼓岭东南移动，企图与原据该处之伪独立师千余人合断打鼓岭，截断交通，至俭日始协同汤师之一旅，合力将匪击退，开回黄安。但我通过后，匪仍窜至龙潭店附近高地。又据七里坪电话报称：大佛山亦有匪千余向南运动，虎山一带仅有小数游击队，匪大部似均南移。

四、程汝怀陷辰电

日来迭据报告：伪二十五军大部仍向县东北移动，伪七十四师绕至游仙山，企图阻绝交通，县城至华家河以西所组织之区域多被破坏，冯秀驿至大赵家附近亦发现小匪，三角山附近之匪仍为伪七师。

五、万耀煌冬酉电

据余代团长报称：我第二营东日与匪在吴石坡北之西汪家湾附近激战后，即在原阵地彻夜。冬日拂晓，伪七四师二二一，二二二两团，纠合匪众共约三四千人，向该营猛攻，经我守兵猛力抵御，激战数小时，往复冲锋，匪锋稍挫，嗣于午前八时左右，我黄安七十五团之两营及华家河之第三营驰援部队赶到，合力反攻，始将该匪击退，其大部均向张石河、灯笼山一带退去，余匪仍对峙中，是役计毙匪百余名。现今七三团之第三营向华家河镇摄，七五团之两营暂驻西汪家湾协剿。

六、万耀煌蒸电

伪二十五军大部现仍盘踞七里坪东之大小佛山及游仙山一带，最近复以一部南窜至蔡家冲附近，时向黄安以东地区扰乱，均经派队击退。

郭家凹、平头岭附近，发现枪匪数百人，我驻华家河之七三团，正派队搜剿中。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266——280号  
(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十一日)

## 汤恩伯部在灯笼山等地与红二十五军作战经过[1]

(一九三三年五月——六月)

四月底，日本攻我长城各口甚急，本师奉命集结河口，准备北上增援古北口。五月，十三师在郭家河失利[2]，匪势复猖獗，围攻七里坪并四出游击，截断七里坪、黄安交通。本师复奉命以补充团留守河口，全师出发七里坪解围，并以二六七旅接替十三师七里坪防务，师长率二六五旅向各处游击。匪不时出没灯笼山、天二山一带，企图截击我由黄安运解七里坪辎重，师长乃于先日阳为运粮，约二六七旅派五三四团进占天二山截断匪之归路，亲率二六五旅向天二山、灯笼山游击，我五三四团刚进占天二山，匪已探知我二六五旅进剿，回闯天二山图遁，集结教导手枪营向我五三四团第二营、第三营猛冲，匪手枪营受我猛烈射击全歼焉，余匪向北夺路溃窜。是役缴获木壳枪四十余枝，俘匪百余名，军用品无算，我亦略有伤亡。

摘自《陆军第八十九师沿革略史》

(民国二十六年四月)

注释

[1]原题为鄂东“剿匪”战役之六：天二山之役。

[2]指国民党军第十三师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在潘家河地区与红二十五军作战失利，被歼一个多团；郭家河应为潘家河。



万耀煌关于红二十五军行动情况及“进剿”部署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伪二十五军之七四、七五两师，昨经七里坪北十五里之潘家河窜到华家河北之小尖山、打油尖、白庙岗、祖师尖一带高地，构筑工事。我八十九师现山河口向该匪进剿，已令夏旅由七里坪抽队增加天二三[山]、灯笼山等处，与八十九师夹剿。 [感已电]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297 号  
(民国二十二年六月三十日)

## 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五次“围剿”

(一九三三年六月——一九三四年十一月)

一九三三年六月，蒋介石以刘镇华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调集十四个师又四个旅共十万余人，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二十五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刘镇华设总司令部于潢川县城，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以潢(川)麻(城)、路为界，划分为西两区，先由西区着手，以消灭红二十五军为主；西区“肃清”后，再“围剿”东区。鄂东北地区为敌人进攻的重点，兵力达八个师又四个旅。七月十七日，敌第三十二、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三十、第五十四等五个师，向鄂东北根据地中心区发起进攻，实行分进合先，企图一举歼灭红二十五军。

红二十五军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的单纯防御战略指导下，先后在光山陵牌石和黄安檀树岗进行阵地防御，抗击进攻之敌，但未能击破敌之进攻。八月下旬，红二十五军被迫向皖西北地区转移。这时，刘镇华亲至新集、沙窝等地指挥督战，以两个师封锁潢麻公路，集中七个多师兵力，从四面向皖西北根据地中心实行合击。红二十五军从九月十三日起，先后在瓦屋基、汤家汇、双河山等地，以阵地防御抗击敌人多路进攻，均未能阻止住敌人，被迫于二十三日撤出汤家汇地区，向南转移。九月二十六日，省委在大埠口召开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由皖西北返回鄂东北。十月二日，红二十五军在通过潢麻公路封锁线时，遭到敌第三十一师的截击，大部突过公路，到达鄂东北地区，后卫一部被敌切断，返回皖西北地区。从此，红二十五军被分割于鄂东北、皖西北两个地区。红二十五军主力到达鄂东北地区后，继续遭到敌人的进攻，经连续恶战，伤亡很大，最后剩下一千余人，转至老君山、天台山地区，处境极为艰难。

中共鄂豫皖省委鉴于七里坪战役和第五次反“围剿”初期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的接连失败，红二十五军和根据地受到严重损失，于十月十六日召开第三次扩大会议，总结了经验教训，决心纠正错误，转变斗争方针，提出了以游击战为主和密切联系群众的斗争方针。红二十五军在省委新的斗争方针指导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先后袭占黄陂站、定远店、周党畈等敌军据点。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红二十五军在仰天窝等地，突破了敌人四个团袭击合围，进行了艰苦鏖战。遂之以远程奔袭，连克三里城、大新店，双桥镇等敌军据点，并不断取得胜利。这样，即坚持了鄂东北地区的反“围剿”斗争。

与此同时，被分割于皖西北地区的红二十五军一部分部队，根据中共皖西北道委的决定，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日改编为第八十四师，同第八十二师合编为红二十八军，共二千二百余人，徐海东任军长，郭述申任政治委员。红二十八军在皖西北开展外线游击，寻机歼灭敌人，于十一月初在石门口歼敌独立第四十旅一个团，俘敌一千余人。遂先后袭击敌人据点十多处。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二日，在葛藤山击溃敌第五十四师一六一旅两个团，俘敌旅长刘书春。

一九三四年二月底，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到四月底，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九个师陆续开进鄂豫皖根据地，继续加紧进行“围剿”。这时，敌人“围剿”的总兵力达到十六个师又四个旅。

四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同红二十八军在商城豹子岩会合。根据省委决定，两军合编为红二十五军，辖第七十四师(三个营)、第七十五师(两个

团)，共三千余人，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同时决定组成新的红八十二师（辖三个营），一千余人，仍坚持皖西北地区的斗争。

四月十九日，红二十五军在向鄂东北转移途中，于光山高山寨歼敌东北军第一九师一个多营。五月六日，奔袭敌第五十四师后方所在地罗田县城，歼守敌一部，缴获银洋和物资甚多。随后在罗山、黄陂、孝感地区活动，恢复和开辟了朱堂店根据地。

六月下旬，张学良制定了一个三个月“围剿”计划，将鄂豫皖根据地划分为六个“驻剿区”和一个“护路区”，以十三个师（欠六个团）又三个旅分别担任分区“驻剿”和“护路”，另以两个师又六个团组成四个“追击队”，计划在三个月内将红军“完全扑灭，永绝后患”。七月初，敌人以两个多师分途向朱堂店地区进攻。红二十五军乘隙向东南转移，十七日晨在长岭岗将敌第一一五师两个团全部击溃，歼敌五个多营，给东北军以沉重打击。八月上旬，遂转向皖北地区。九月四日，以远程奔袭攻占太湖县城，歼敌安徽省警备旅一部。战后，即在英山、太湖交界之陶家河一带分兵发动群众，开辟了一块游击根据地。

十月初，张学良重新调整并加强了“追剿”部队，将其总兵力由十一个团增至十六个团，编成“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上官云相为总指挥，下辖五个“追剿”支队。十月下旬，第二、第三“追剿”支队向陶家河地区进攻，红二十五军撤离该地区，北上葛藤山一带活动。十一月六日，红二十五军在向鄂东北转移途中，于汤泉池歼敌第一九师工兵营；八日，在光山扶山寨与尾追之敌约十个团激战一天，终将敌人击溃，毙伤俘敌四千余人。

十一月十一日，中共鄂豫皖省委在光山花山寨举行常委会议，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及程子华传达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指示，认真分析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和当前的严重形势，决定由省委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决定留高敬亭率一部分部队重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游击战争。

红二十五军重建后，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到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战斗，消灭了大量的敌军，有力地配合了全国的革命斗争。

卫立煌就其奉调入赣及刘镇华就职给万耀煌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二日——六月四日）

一、五月十二日电

五月十三日，奉卫总指挥文辰电节开：奉令在刘雪亚[1]司令未就职以前，边区清剿仍暂由弟负责，积极进行。

二、六月四日电

六月四日，奉卫总指挥支午电开：现雪亚莅汉[2]，经商决自本月微日起，所有边防军事即由雪亚兄负责，煌同日移交入赣。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 刘雪亚，即刘镇华，原为第十一路军总指挥兼第六十四师师长，一九三三年五月初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边区“剿匪”总司令。

[2] 汉，即汉口。

## 刘镇华关于第五次“围剿”之兵力部署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一、据报：赤匪主力伪二十五军及独立第七师等，约有枪四五千支，盘踞经扶、郭家河以南及黄安东北一带，最近已离开老巢，窜扰八里畈、沙窝、郭店、小界岭等处，转动不定，似暂流窜掠食；另一股伪二十八军[1]约有枪七八百支，现窜扰汤家汇一带。

二、进剿方针：就赤匪流窜区域，于白雀园、沙窝、两路<口>、福田河之线，划分为东西两区，干线上配备一部兵<力>，阻匪东西流窜；先于西区用有力追剿部<队>寻匪主力而歼灭之，西区肃清后再剿东区。

三、第一纵队司令官梁冠英指挥三十二师主力六团，由陡沙河南进，第三十师由谢店北进。

四、第二纵队司令官刘茂恩指挥第六十五师，由经扶南进，第五十四师由现地西进，扼守骑龙寺、福田河，阻匪交窜，相机追剿之。

五、第七十五师除留一部于商城附近，对汤家汇方面警戒外，应以主力占领白雀园、沙窝至骑龙寺之线，堵匪交窜，并与五十四师切取联络，随时策应之。

六、第六十四师（欠一旅）接替第八十师遗防，在光山南境及经扶一带堵匪北窜。

七、第三十二师原驻礼山一带之王旅[2]，与第五十八师互换防地，堵匪西窜，至三十二师特种部队仍留驻信阳。

八、第五十八师与三十二师王旅互换防地后，即在礼山一带担任堵剿。

九、第十三师在黄安城及其以东地区担任堵剿，并派出有力之一部，扼守七里坪。

十、第三十一师在麻城、谢店之线及其以北地区，担任堵剿，并派出有力之一部，扼守福田河。

十一、第四十七师除原任析水、罗田等县防务外，须派出有力之一部，接替第五十四师之吴家店、班竹园一带遗防。

十二、第十二师、第四十五师及骑兵第二旅等，暂各就原防驻剿。

十三、第八十九师应以主力集结河口，各派相当部队接替华家河、冯秀驿等处防务，及堵匪窜扰。

以上各部署，限于六月三十日以前准备完毕。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注释[1]二十八军，应为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师长卢永彬（后为刘得利）。[2]王旅，指国民党军第三十二师九十六旅，旅长王修身。

刘镇华关于红二十五军动向给所部电

(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一、现赤匪伪二十五军等部，自郭家河以南老巢，窜扰八里畈、沙窝、小界岭、白石岸、白马岗、祖师尖、晏家河各处，又伪二十八军等部，自汤家汇附近窜扰南溪、麻河、双河各处。

二、匪势似在流窜掠食，窥伺我军弱点而袭击之，力图挣扎，常处于自[主]动地位，来去自如，凶焰日张，意极显然。

三、我各部队不宜常处被动，以坠士气，除各遵照剿匪计划及建筑碉楼办法实行外，凡遇匪众在驻地附近窜扰，应于可能范围内搜索匪踪而痛击之，俾受重创，以攻势而施防堵，勿任其狼狈而来，饱掠以去。此关匪我锐气之消长，影响至巨，务各遵照办理，切勿忽视为要。

[艳申电令]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 刘镇华关于开始“进剿”之部署给所部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

一、综合情报，最近边区赤匪分股流窜于陡沙河北方黄园子、界牌崇一带，及吕[禹]王城东方枣林畈、邓家桥一带，而黄土岗，小界岭、夏店各处，附近亦发现匪踪，似均在掠食，先后被击退，仍回老巢。又白石岸为匪重要根据地，有政治组织及坚固工事。其余匪情，无大变化。

二、我追剿部队现集结竣事，应各遵照剿匪计划，于七月十五日开始进剿。

三、三十师由谢店附近应先期进至张一店、七家畈附近，以便与三十二师由陡沙河，六十四师由经扶，同时协力齐进。

四、追剿部队除应寻匪主力痛剿外，并应注重郭家河南方附近之中心匪巢，乘时肃清之。

五、三十二师由陡沙河，六十四师由经扶齐头并进间，其作战地境由梁总指挥随时就地指示之。

六、各驻剿部队应即遵照剿匪计划，及迭次关于指示剿匪各要电，与游剿部队协同动作，努力歼灭赤匪。

七、依现在情况之必要，五十四师应即由集结地点向西区转进，迅速与三十师、六十四师取得联络，俾各进剿部队之作战团结一致，以参加追剿。

八、五十四师所遗任务，由第一游击司令顾莹率部接替，直接<归>总司令部指挥。

九、镇华于开始进剿后，即进至经扶指挥，必要时往来于潢川，处理他项要务。[蒸巴电令]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郝梦龄、刘镇华关于向福田河地区“进剿”红二十五军给汉口总部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日—十二日)

一、郝梦龄亥、真午电

据报，福田河至张家店一带，尚为伪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及二十八军之一部[1]盘踞，并于各高地筑有工事，职师郭、刘两旅[2]由石香炉、滴水岩一带进剿，至张家店附近，探悉莲花山一带有潜伏之匪二三千人，枪支齐全，有向我截击之企图。当由郭旅进剿，搏战甚烈，现仍在酣战中。汪旅[3]正向黄土岗推进中。师部已抵麻城。

二、刘镇华文午电

福田河方面之匪，曾令三十一师之一团及五十四师，山石香炉，滴水岩进剿，并令宋师卢旅[4]由骑龙寺南进，顾荣部[5]向西协助之。现郝师郭旅长阵亡，所部退至松子岭。已令各部迅速进剿。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306、第307号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十二日、十三日)

注释

[1]二十八军之一部，即红军第八十二师，该师主要活动于皖西北革命根据地，时由皖西北至鄂东北地区，与红二十五军一起参加此役。战后，即返回皖西北地区。

[2]郭、刘两旅，指郝梦龄部第一六二旅，旅长郭子权，在此次战斗中被击毙；第一六一旅，旅长刘家麒。[3]汪旅，指郝梦龄部第一六旅，旅长汪醒吾。

[4]宋师卢旅，指宋天才部第七十五师二二五旅，旅长卢天福。

[5]顾荣部，即河南商城县保安大队，顾为大队长。



刘镇华关于改定“进剿”日期给所部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三日）

据刘总指挥茂恩报告，连日山洪暴发，不能徒涉，行进迟滞，十六日可以到达目的地集结等语，查所称各节均系实情，开始进剿日期改定十七日实行，特电遵照。 [元戎电令]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梁冠英就所部进占郭家河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九日）

我时旅[1]已占领郭家河及其左右山岭，伪独六师之十六、十七两团死亡二百余，已向团[檀]树岗方面窜去；其在麻城以北地区之伪二十五军，现有即日回窜郭家河企图。 [皓亥电]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313号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注释

[1]时旅，即梁冠英部第三十二师九十四旅，旅长时德学。

## 刘镇华就各师“进剿”情况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伪二十五军全部三千余，马晨由王家湾东南各山头向我马旅[1]反攻，激战甚烈，毙匪亦多，马旅长督战腿部负伤，士兵伤百余，刻仍在对峙中。已饬徐副师长派队向双山门驰援。

二、三十师张旅[2]占领马鞍山，李旅[3]已向团[檀]树岗急进；十三师以各团大部分向三角山、游仙山、酒醉山、大小佛山搜剿零匪。

[马未电]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314号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二日)

注释

[1] 马旅，指刘镇华部第六十五师一九五旅，旅长马棋臻。

[2] 张旅，即国民党军第三十师八十八旅，旅长张××。

[3] 李旅，即国民党军第三十师九十旅，旅长李俊荣。

## 孙连仲就彭振山部“进剿”情形给汉口总部的两则文电[1]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二十三日)

### 一、巧亥电

三十师于筱晨由谢店向张一店推进；在三角山一带遇匪千余人，经李旅痛击，匪向鹅公山以东溃退。是日，在刘家河附近宿营，明日续进。

### 二、梗戌电

三十师因赤匪反攻王家湾、立由团[檀]树岗经郭家冲、刘家园一带向王家湾前进夹击，哥早突由李家凹方向冲出赤匪千余，枪支齐全，向我后卫猛击，当即回队仰战，同时龙潭冲方向又冲来赤匪千余，向我猛扑，似有牵制我北进协剿企图，该部占南北各山头与匪激战。又三十一师康旅[2]杨、王两团[3]，各以两营兵力向邓家竹园之匪进剿，约战一时许、匪向北窜，追至料棚、三张家一带，匪复回战三小时，即向东北窜去。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312、315号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二十日、二十四日)

### 注释

[1] 孙连仲曾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师师长，时为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

[2] 康旅，指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师九十三旅，旅长康法如。

[3] 杨、王两团，指康旅第一八六团，团长杨××；第一八五团，团长王贯之。

郝梦龄就所部“进剿”情形给汉口总部的三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七日——二十六日)

一、筱戎电

职师刘旅今晨协同麻城团队收复福田河，匪已西窜，其天古山、莲花山一带，尚有少数之匪。商城民团顾荣部亦到福田河，宋师卢旅昨抵骑龙寺，均已取得连络。刻正与三十师电商协剿莲花山、天古山一带残匪。

二、养午电

据报，赤匪大部窜至麻城西北之江灏，沿至丁家畈一带，王复店亦有匪踞，其数未详，已令刘、汪两旅派队驰剿。

三、宥已电

职部刘、汪两旅进攻茶明山，匪抗战不支，向丁家畈、三角山、李福石一带逃窜，有在该处阻我前进企图，已饬继续跟剿。又匪一部约二千余人，窜江颇、琢木山附近，图扰后方，已通知三十一师驻骑龙铺[寺]部队注意防堵。又伪二十五军大部四千余人，现由张店窜至顺河集东乘马岗南一带地区。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310、 315、 317 号

(民国二十二年七月十八日、二十七日)

## 刘镇华关于分区“搜剿”之部署给所部电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一、赤匪近被痛击，势已穷蹙，失去老巢，大股窜箭厂河东南及其东北，分股及零匪则潜伏高山密林中。

二、三十二、六十四、十三各师应分区搜剿，并限于一星期内肃清。

三、各师之分区如下：

1、老君山、杨术冲、汪家冲、白果树店、周八家、虎山以南及线上属十三师，以北属三十二师。

2、虎山、戴家、毛家、戴士英、吴家坳以西及线上属十三师，以东属三十师。

3、虎山、唐家边、刘家园、郭家冲、后分水、金家湾、地物食以东及线上虎山(不含)属六十四师，以西属三十二师。

4、虎山、龙潭冲、王家大屋、何家畈以北及线上虎山(不含)属六十四师，以南属三十师。

四、各师应就所管区内紧要地点，坚筑工事，防匪反攻奇袭，妥定搜剿办法，逐日将搜剿地点、部署预报。

五、必要时各区相连地点应由该管各师协商清剿。

六、五十四师到达白店附近，应[协]助三十师搜剿，又六十五师应防堵赤匪大股窜扰白石岸附近。

七、五十八师应照剿匪计划所定区域努力清剿，四十四师陈旅应向枣林畈、邓家桥搜剿，并与十三师、五十八师连络。

[有午行参电]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刘镇华关于分区“搜剿”情况给汉口总部的四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七日——十日)

一、阳巳电

据报两路口、三条街，东河、凤坡山一带之匪（按查系伪二十五军），现集结退向两路口西南三十里之处，企图不明。我七十五师一部及顾荣部，已占两路口、三条街等处。

又据飞机报告：白石岸南及东南何家龙、磨果元，有匪甚多，已饬侦炸，并电刘、彭[1]两部防剿。

十一路部队进攻白石岸，节节进展，杨[2]旅已占西唐家冲，向白石岸进攻；马[3]旅占王家河，向韩家老屋进攻；姚[4]旅占米流河、陈家湾、照家湾一带；七十五师韩[5]旅微申占大福寨、周家河，向九龙山（查无此地名）进展；邢[6]旅由菜子尖等处，进占傅家山，匪东窜；三十师鱼午到四[泗]店及其以南地区，与郝[7]师对抗之匪，经顺河集西窜光裕山、杨真山之模样。

二、齐午电

据报下西河西南之匪，一股经小八家岭、何家龙向韩家老屋前进，一股经刘家河、磨果元、曹家河向龙兴岸前进，韩家老屋有大股匪，其南方西高山，姚子岸山头一带，均有匪分踞。

十一路部队在下西河西黄家山、秦家河、唐家冲一带，马旅毛团进据韩家山、石竹岭，正与匪对峙中，经吕团猛攻，匪向韩家老屋溃窜。

三、佳亥电

十一路杨旅进占白石岸西曹家寨、熊家高山、草头岗，匪向韩家老屋窜去；马旅进占神仙涧，匪亦向韩家老屋退去；七十五师李团[8]由毛家铺向九龙山之匪进攻，匪向白石岸溃退，现正向下西河进剿中。

又据彭军长[9]报告；伪二十五军三千余人，经张店西窜，职率部进至张店附近，该匪向团[檀]树岗方向窜去。

四、灰戌电

十一路马旅攻克韩家老屋，伪战斗团及独立营人枪八九百，向东南溃退。宋师肖团攻克下西河，匪向纯阳山方向溃退。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325、327、328、329 号

(民国二十二年八月八日——十二日)

注释

- [1] 刘、彭，指刘茂恩、彭振山。
- [2] 杨，指杨大民，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路军六十四师一九二旅旅长。
- [3] 马，指马祺臻。
- [4] 姚，指姚北辰，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路军六十五师一九四旅旅长。
- [5] 韩，指韩文英。
- [6] 邢，指邢清忠，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路军六十四师一九一旅旅长。
- [7] 郝，指郝梦龄。
- [8] 李团，即第七十五师二二二旅四四五团，团长李金来。
- [9] 彭军长，即彭振山，时升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军军长。

刘镇华关于协同“围剿”红二十五军给所部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日)

- 一、伪二十五军庚午窜莲花背，郑家塘，当夜抵来家湾，向顺河集逃窜。
- 二、该匪既经回窜，应协同围剿之。
- 三、三十师着由张店南进，向该匪跟踪追剿；五十四师由现地迅向顺河集方向北进，与三十师夹击会剿；三十一师应派有力部队在团[檀]树岗方面堵剿；十三师应集结团[檀]树岗方面，扼要堵截，防匪西窜。四、统限电到即时出动，并设法连络，协力兜剿为要。[蒸午电令]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 刘镇华关于分途“协剿”红二十五军给所部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一日)

一、据飞机真已报告，伪二十五军全部盘踞白牙石山西南山顶及齐头山西头一带，有问西窜扰之模样，鲤鱼山、光裕山、杨真山、鸡冠山等处，有匪数百人往来窜匿，想系伪独七师。

二、拟乘此新稻未熟、匪粮断绝之际，将股匪分途协剿而歼灭之。

三、五十四师应进至长[张]店，三十师应进至白店，取得联络后，各以一部分驻张店、白店维护交通；五十四师会同十三师搜剿鲤鱼山、光裕山、杨真山、鸡冠山一带之匪，五十四师由东向西进剿，十三师在团[檀]树岗以东地区扼要堵剿；三十师会同六十四师协剿白牙石山、齐头山之匪，但六十四师须留一部清剿白石岸、韩家老屋一带之零匪。

四、三十一师应派有力部队分驻顺河集、谢店，维护五十四师、三十师后方交通，并防匪南窜。

五、七十五师韩[1]旅在六十四师左翼进剿齐头山之匪。

六、三十二师除准备一旅在双山门附近，以便策应缓急外，其余部队应在原地清剿，防匪窜回老巢。

七、顾莹部应联络小界岭、福田河部队，扼要堵截，防匪东窜。

八、三十师酌派一部护送病兵，运回宋埠，其大部同五十四师于文日进至白店、张店。

九、以上各部队统限于寒日开始进剿。

[真酉电令]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 韩，指韩文英。

## 刘镇华关于歼灭红二十五军给所部的三则电令

(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七日——二十七日)

### 一、筱申电令

一、据报：匪大部约三千人、枪二千余支，在光裕山、杨真山、张一店一带盘踞。

二、郝彭[1]两师务于巧早协同向该匪围剿，期早歼灭。

三、三十师、四十四旅，各派有力部队分驻谢店、料棚一带堵剿，防匪南窜。

四、十三师在团[檀]树岗，七里坪、古风岭等处堵剿，防匪西窜。

五、三十二师酌派有力部队进至王家大屋、太平寨一带扼要堵击，防匪回窜老巢，南与塔尔岗、团[檀]树岗十三师部队确取连络。

六、陈副师长[2]所部在原地准备堵截，相机进击，防匪逃窜。

七、以上堵剿各部队，限于巧日上午十时以前开到指定地点。

### 二、号申电令

一、杨真山一带之匪，于筱巧等日经五十四师痛剿，即分向刘子河、土门周家等处流窜。五十四师现占领杨真山一带，正向该山西南高地四窜之匪围剿，三十师一部在龙王尖与伪七十四师接触，其主力在皓日达盘龙集，向龙王尖、鹅公山进剿，将匪击溃，皓晚达叶方河，仍向窜往包家冲、三角山之匪跟追。

二、三十二师应派一旅以上之兵力进驻团[檀]树岗，接替十三师防务，堵匪北窜。

三、十三师应将团[檀]树岗部队撤回，以全师在七里坪、袁英河、大小坳山、狮子口线上防匪西窜，并派有力部队进入匪区搜剿。

四、三十一师之一旅及四十四旅，应斟酌情形在料棚、谢店等处，防匪南窜。

五、三十师、五十四师应互相协力，对被我四面包围之匪连合跟追，以期歼灭；至如何防匪东窜，仍应协商妥定。

六、六十四师应占领杨泗寨，向东南搜剿零匪，派一部进驻白店，搜剿该处附近之零匪，防匪回窜。

七、各部队于必要时，应协助三十师、五十四师迎剿窜匪，以收夹击之效。

八、各部队统限马日照上列各项开始动作。

### 三、感日电令

一、据报：伪二十五军残匪于寝早窜至福田河之南石香炉、张家店等处，尚有枪千余支，裹胁难民数千，被三十一师截击，受创甚剧，遂向太平寨东北溃窜，已另电东区部队堵剿。又伪独七师残匪及其他零匪，犹在紫云区及各处窜扰。

二、兹拟将西区残匪分区迅速清剿后，再向东区清剿，以期根本歼灭。

三、项家河(含)、毛屋家、段河铺、陶家冲、柳树店之线上及其以北属六十四师，以南属五十四师清剿之。

四、项家河(不含)、张店，来家湾、顺河集之线上及其以东属五十四师，以西属三十师清剿之。

五、项家河(不含)、苦茗山、光裕山、张一店、大龙店之线上及其以北属十三师，以南属三十师清剿之。

六、项家河（不含）、鲤鱼山、鸡冠山、莲花背、团[檀]树岗之线上及其以北属三十二师刘旅，以南属十三师清剿之。

七、项家河、杨树塘、白店之线上及其以东属六十四师，以西属三十二师刘旅清剿之。

八、十三师与三十师应协同先将伪独七师消灭，再按以上规定清剿；其余各部队统限艳日开始，五日内清剿完毕。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 郝彭，指郝梦龄、彭振山。

[2] 陈副师长，指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师副师长陈水。

孙连仲关于围歼红二十五军情形给汉口总部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

一、宥酉电

据李师长敬明宥已电称：窜据丁家畷、石河一带之匪，经我以一旅之兵力进击，该匪不敌，遂向石香炉方向窜去；又杨泗寨以南地区之匪，经我郝[1]师压迫，亦窜至石香炉一带，与该匪并合为一。我驻黄土岗、福田河两处之九十二旅，今拂晓即向该匪协同夹击，当俘匪数名，获枪数支，据俘匪供称：窜合之匪为伪二十五军主力，约六七千人，企图东窜等语。又宥午电称：刻石香炉之匪无变化，仍在激战中。

宥辰已令三十一师全部向黄土岗增进，对该匪计划围剿。

李师长敬明刻进达黄土岗督剿中。

三十一师康[2]旅由料棚经南林凹，向榜石脑之线急进，拟向西压迫该匪。

另以步兵一团向西湾、细石山之线，猛进策应。

二、俭未电

李[3]师长感电报称：伪二十五军经大军围剿，希图东窜，被职师迎头堵截，其窜至太平砦，姑嫂砦之一股，经职部围剿，于感晨激战六小时，毙匪无数，匪千余人向东北逃窜。职率部现正向东周湾、白果树、石门砦，东岳庙之线堵截围剿，另以康旅向麻城三河口以北堵截中。其余残匪约千人，经严密堵截，尚在莲花山、红花砦一带四散逃窜，等语。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339号

(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注释

[1] 郝，指郝梦龄。

[2] 康，指康法如。下同。

[3] 李，指李敬明。

郝梦龄关于“清剿”红二十五军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九日)

伪二十五军经我三十一师部队在黄土岗以北截击后，其大部向东北方面逃窜，一部仍在石香炉以北地区。职遵照刘[1]总司令规定清剿部署，现令一六 及一六一两旅，各以两团向段河铺及以南地区搜剿，令一六二旅全部由奉道山向黄土岗方面与三十一师联络协剿，并堵匪回窜。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340 号

(民国二十二年八月三十日)

注释

[1] 刘，指刘镇华。

刘镇华关于“清剿”鄂东北地方武装给万耀煌电  
(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

九月四日，奉总司令刘江申电令：

- 一、伪七师[1]、伪道委会[2]人约千余，现仍盘踞紫云区内。
- 二、着第十三师负责清剿。
- 三、第三十二师刘旅仍驻团[檀]树岗，担任周七家、龙王山、戴士英、马鞍山、芦凤山、光裕山、独山砦、张店之线以北地区清剿，以南归第十三师负责，务于最短期内彻底肃清。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 七师，指黄安独立第七师。

[2] 道委会，指中共鄂东北道(区)委员会。

刘镇华关于“进剿”红军情形给国民政府电  
(一九三三年九月八日)

特急。南京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中密。查赤匪主力伪二十五、二十八两军及伪独立师、独立团、警卫营、游击队两万人、枪万余支，分踞边区东西约三百里，南北约百里，其间民众早皆赤化。职奉命督剿，困难同时并进，当就福田河、沙窝之线，划为东西两区，先由西区着手，以消灭伪二十五军为主。七月筱日部署就绪，各部队开始进剿。同日，职即进驻经扶督师，迭经痛剿，收复各地。今经扶境已无股匪，礼岳[山]境大悟岳[山]，黄麻境杨真岳[山]一带，各有匪数百，已另责成部队搜剿，不难肃清，西区至此粗告段落。计自七月筱日至八月沁日，历时四旬，先后激战二十余次，毙匪及俘虏、设诚者四五千人，获枪四千余支，机枪十余挺，迫炮八门，列宁四号飞机一架，战利品多种。现伪二十五军尚余七四、七五两师残部，枪支不满两千，其七三师已全消灭，自东窜后与原踞东区之伪二十八军合股。已令追剿部队主力东进，并令驻剿部队协同，统限蒸日开始向东区商城、立煌城[1]赤匪进剿。佳日，职即进驻沙窝，陞师。知关垂念，谨此电闻。

职刘镇华庚酉行参叩印

注释

[1] 立煌城，即金家寨。

宋天才关于红二十五军动向及作战情况给汉口总部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九月九日——十四日)

一、佳申电

据报：微、鱼、虞三日，伪二十五军、二十八[1]两军大部与伪游击队在汤家汇集合，号称万余人，枪约六七千支，企图进攻立煌县，其先头部队已到双河山，其大部尚未移动，等情。

二、寒巳电

与我对抗之伪二十五军之七五师、二十八军之八二师，人枪两千余，经职部史[2]旅猛攻，并经卢[3]旅由梅子河夹击，匪不支向四道河逃窜，由该旅猛追，先后占领瓦屋基、四道河，匪向汤家汇窜去。现

正向汤家汇及邓家山进攻中。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348、 351 号  
(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十六日)

注释

[1] 二十八，应为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

[2] 史，指史克勤。

[3] 卢，指卢天福。



刘镇华关于在皖西地区“进剿”红二十五军情形给汉口总部的四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九月十八日——二十四日)

一、巧午电

据戴[1]师长筱电称：我军今早向悬剑山进剿，正与匪激战时，伪二十五军及二十八军全部，适由汤家汇窜来，将我凉水井阵地包围，复以一部约数千人，由皮坊绕我狗迹岭后方，当即抽队往援，激战三小时，匪仍以全力攻我凉水井，当以众寡悬殊，相持至黄昏，我军退守九房店，匪据东楼一带高山，与我对峙中。

二、啸酉电

据戴师长巧卯电：职部缩短阵地时，卫士队因地形复杂，被匪隔断，职将九房店一带布置就绪后，即挑选奋勇队二百余人，于夜半分三路向匪袭击，我卫士队闻声接应，双方夹击，激战数小时，匪势不支，其伪二十五、二十八两军大部经双河向大石梁一带溃窜，其余游击师、赤卫队等仍退悬剑山一带。刻正督搜索各山，一俟肃清，仍向悬剑山搜剿，等语。

三、号亥电

据刘[2]总指挥号酉电话称：今晨，我武[3]旅武团由银山畷向关王庙进剿，该处匪约千余，被我击退，午刻占领关王庙，匪退以东高山顽抗，正相峙中，已飭该旅刘团前往增援。职申刻到达汪家冲，据报银山畷以东之门坎山，有大部赤匪窜来。

据宋[4]师长电话：前日被匪掳去之旅长[5]，刻由门坎山逃回，据报伪二十五、二十八两军全部已窜集于门坎山，其伪游击师在汤家汇，我四道河、高家冲部队仍与匪对峙中。

按照以上情形，已电郝[6]师迅向关王庙前进，并电六十四师主力即向门坎山进剿，协同宋师夹击矣。

四、迴申电

据刘总指挥敬已电称：据武旅长电话报告，我牛团今早继续向大门坎山以东大山进剿，因山势险峻，经官兵奋勇仰攻，将门坎山完全占领，匪向东南高峰溃窜。当飭牛团在门坎山一带构筑工事，另以一部继续进攻，以一部折进于四道河与宋师连络，进剿汤家汇之匪，等语。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352、354、355、357 号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二十六日)

注释

[1] 戴，指戴民权。

[2] 刘，指刘茂恩。

[3] 武，指武庭麟，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一路军六十四师一九 旅旅长。

[4] 宋，指宋天才。

[5] 旅长，其姓名及情况不详，可能被红军俘虏未被查出即逃走。

[6] 郝，指郝梦龄。

宋天才、戴民权、王均、郝梦龄、上官云相等关于“进剿”红二十五军  
情形给汉口总部的七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三十日)

一、宋天才宥未电

职师于宥辰选奋勇队千名，分向断皮岭、红毛尖伪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及伪游击师约六千人之匪猛攻，匪负隅顽抗，激战甚烈。经我官兵奋勇猛冲，毙匪二百余人，匪大崩溃，我史卢[1]两旅即占领断皮岭、红毛尖两处，匪向汤家汇溃退。职督率该两旅向汤家汇跟踪追剿，匪节节抵抗，经我军迭次猛攻，匪势不支，东向笔架山、茅草畈、东大山一带逃窜，我遂占领汤家汇。刻正搜剿附近散匪，构筑工事，防匪回窜。

二、戴民权宥未电

据报赤匪约千余人，昨晚由汤家汇东窜至桃树岭一带，本午由桃树岭西端沿岭东窜，下午窜至立煌以北之河东，距立煌约四十里等语。并闻双河两侧高山及凉水井一带，仍系伪游击师扼守，似为掩护东窜之匪。职已督部向双河、凉水井一带进剿矣。

三、王均沁午电

据唐[2]师长宥午、戌先后电称：本日，我马旅长[3]率兵两营，向桃树岭之匪攻击前进，以一部经钓鱼台绕至匪之右侧背，以一部向分水岭仰攻，双方夹击，匪据险顽抗，激战六小时，卒将该匪击溃，我军遂完全占领桃树岭，毙匪甚众，计夺获迫炮二门、步枪三十余支，匪大部向双河溃退，一小部由土门窜去。现正分途追击中。

四、戴民权感未、感酉电

今晨，令岳团[4]率部向双河进攻，高团[5]率部向凉水井侧击，上午十时，各团与匪接触，激战二小时，匪势不支，双河之匪向东南逃窜，凉水井之匪向悬剑山逃窜，我岳团遂占领双河，高团向匪跟踪追击中。

据悬剑山西端顽抗之匪，经我高团猛击，已纷向深山森林逃窜，我岳团移驻椿树店，高团回驻双河，继续搜剿散匪。

据裴[6]师长感辰电称：据探报匪之大部昨晚经七里冲、大木口窜至麦园、胭脂塆一带，已飭驻吴家店、大河口、牛食畈部队防堵矣。

五、郝梦龄、甘芳[7]俭辰电

职帅感日由关王庙经大木口向汤家汇一带之匪进剿，行抵大木口附近，遇匪数百，当经击溃。据俘匪供称：伪二十五军窜至胭脂塆附近，伪二十八军窜至麦园附近，自昨早迄今匪在大木口东南各高地曾数度向我进袭，均被击退，现正对峙中。

六、王均俭未电

据唐帅长感午电称：今晨派兵一团向双河进剿，午前九时占领双河，因顾虑后方，当通报戴师派队驻防，职部仍回桃树岭肃清散匪，等语。

七、上官云相陷午电

伪二十五军吴焕先所部七四、七五两师及伪二十八军八二师正文元[8]所部四团，由汤家汇、余富山、太极坪窜至上下胭脂塆，与郝[9]师一六一、一六二两旅激战两日，今晨经一六旅经麦园绕攻，匪不支，向白沙河、西河桥方面溃窜，该师完全占领上下胭脂塆，现正追剿中。

四七师郭李两团经槽树坳到达大木口南五里地区。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358、 359、 360、

361 号

(民国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十月二日)

注释

[1]史、卢，指史克勤、卢天福。

[2]唐，指唐淮源。

[3]马旅长，指唐淮源部第三十四旅旅长马崑崑。

[4]岳团，指戴民权部第一三三旅二六五团，团长岳天喜。

[5]高团，指戴民权部补充团，团长高振汉。

[6]裴，指裴昌会，时任上官云相部第九军四十七师师长。

[7]甘芳，时任郝梦龄部第五十四师副师长。

[8]王文元，应为刘德利，时任红二十八军第八十二师师长。

[9]郝，指郝梦龄。

万耀煌关于红二十五军抵达鄂东北地区情况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十月七日、八日)

伪二十五军长吴焕先率七五师，于阳日窜至杨真山、林家山附近，与伪七十三师会合，共约二千余人；伪独七师现在明月寺、秦家冲、包家冲一带，由袁英河之三十七旅搜剿中。 [虞西、庚午电]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364号

(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

彭振山关于肃清红二十五军给所部的命令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二日)

命 令

(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午后二时于福田河军司令部发)

一、据各方情报，西窜之匪系伪二十五军，约二千余人，其小股现踞乘马岗、吴家院、履福岩一带，其大股踞杨真山，紫云寨地区一带，正在整顿休养中。

二、本军为乘该匪整顿未完之际，而痛剿肃清之。

三、第八十九旅任旅长泮兰率所部，务于明(十三)早出发经福田河向翁家岗前进，并须于十四日进抵翁家岗待命。

四、第三十一师李师长所部，着抽派一旅务于十三日到达王复店待命。

五、第九十旅李旅长俊荣所部，即在谕林店、顺河集、李福石之线修筑碉楼，严密堵截。

六、其余(八十八旅及三十一师之两旅)三旅，则分驻麻城、武家河、黄土岗、福田河、两路口之线，筑碉堵截。由三十一师李师长敬明指挥，并在黄土岗、福田河间控置一旅兵力，以为策应，并须派队游击协助进剿。

七、进剿部队以坚壁清野办法为主，其办法如左：规定

1、在大路上各村落构筑碉楼。

2、移民。

3、匪区内小岭间匪房之焚除。

4、移稻及耕牛。

5、搜查枪弹与稻谷。

八、对于各友军连络要注意。

九、余在福田河三十军司令部。

摘自《陆军第三十师战斗详报》

**彭振山关于向西“进剿”红二十五军之部署**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决定西剿计划如左：

一、匪况：

据飞机报告：杨真山之匪，向紫云山、明月寺一带前进，近日以来，匪骤增加，现约三千余人。据此判断，匪二十五军主力，确在紫云山区整顿中。

二、本军为图达成任务计，决乘该匪整顿未完之际，而痛肃清之。基此，遂有如左之部署：

1、以第八十九旅（欠第一七七团）及第三十一师之第九十二旅，并三十师之直属部队为进剿部队，由奉道山方面向西进剿。

2、第九十旅（欠两营），位置于毛屋咀（林店西），俟主力西剿开始时，该旅即开始北攻，以使主力奏功容易，尔后即参加进剿。

摘自《陆军第三十师战斗详报》

上官云相关于红二十八军情况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据俘供：伪二十八军[1]现编为八二、八四两师(八四师系二十五军七四师改编)，辖十四、十六两团，人约二千余，枪千余支，由伪军长蔡某[2]率领之。日前，该匪经四七、五四两师在麦园附近击溃，现向老佛山、水围子窜去。其伪游击师尚潜伏余富山附近，四七师派刘团肃清余富山附近之残匪，一四一旅向大前门、老佛山进剿。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373号  
(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注释

[1]二十八军，即红二十八军，该军于一九三三年十月十一日重新组建，军长徐海东，政治委员郭述申；辖第八十二师(师长刘德利、政治委员詹大列)、第八十四师(师长黄绪南、政治委员周化贤)，两师各辖三个营，共二千三百余人。

[2]军长蔡某，应为徐海东。

万耀煌关于围歼红二十五军情形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四日）

由梅英河西窜残匪，经我打鼓岭、灯笼冲部队堵截，复由桃花抽七五团一部驰往截击，将匪截两段，其大部系七五师、道委会[1]等部千余人，枪约千支，西窜；其七三师东窜，经十三师潘[2]旅在姚家砦击溃，正在搜剿中。我七五团向西追剿，匪旋向佛德桥方面北窜，另由七里坪七七团之一营向西北堵截，现已在博岸、王家、佛德桥之线将该匪击溃，向老君山北天台冲逃走。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374号

（民国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注释

[1] 道委会，即中共鄂东北道（区）委员会。

[2] 潘，指潘祖信。



## 万耀煌关于向紫云区“搜剿”给所部之命令

(一九三三年十月三十日)

紫云区为黄安赤匪发源地，数年来据为老巢，四出窜扰，为彻底肃清该区内残匪计，除电令潘旅迅率所部驰往紫云搜剿外，并给予三十八旅命令之要旨如下：

一、我三十军现已进驻团畈河、两道桥、三角山、来家湾、乘马岗等处，实行清剿。

我三十七旅定于三十一日由平头岭至紫云区北光裕山向南搜剿。

二、着第三十八旅副旅长刘汉涛率七五、七六、七七各团，驻袁英河、得胜山之部队，向紫云区搜剿，与三十师及三十七旅确取联络，务将紫云区内残匪完全肃清，不得违误为要。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 彭振山部在黄麻地区筑碉情况

(一九三三年秋)

兹将职师于民国二十二年秋初在鄂东黄麻县属地区筑碉经过略述列左：

### 一、黄安县属：

1、研子岗、西张源、桃花、谢店、包家冲、莲花背、闵家山、袁英河等八处，共建筑碉堡八十二座。

### 二、麻城县属：

1、德陈铺、顺河集、大家山、柏树咀，河头店、土门坳、木腰石、张店、项家河等九处，共建碉堡四十四座。

2、翁家岗、大路边、罗家畈、下泌河，毛屋咀、丁家畈、白凤集、叶家岗、盘龙镇等九处，共建碉堡二十座。

摘自《陆军第三十师战斗详报》

## 李敬明部在鄂东北与红二十五军作战经过（节录）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月）

### 第一章 绪 言

刘总司令镇华，于二十二年五月，奉命督剿豫鄂皖边区之残匪，一面整顿部队划区清剿，并抽调精锐，分路堵截。敬明适于是时奉升三十一师师长，乃将师属各部队布防于中馆驿、骑龙铺、长岭岗、黄土岗之线，师部由宋埠进驻麻城，于是剿办之谋既定，封锁之法已成，而边区匪势遂日益穷蹙矣。

## 第二章松子岭、张家店、四道河等处之截击

被我军在光裕山击溃之伪二十五军，于八月二十六日窜至莲花山、红花岩附近，于是夜十二时，突向我松子岭，张家店之纵碉线偷窜，被我也旅[1]迎头痛击，损伤甚钜，一部溃窜于莲花山以西，一部趁黑夜之际向东窜去。我也旅长率一八四团追击东窜之匪，复将该匪击于姑嫂寨附近，匪沿天平砬向东窜去。

### 第三章 四道河截击之役

伪二十五军残部，自在松子岭、张家店偷窜，被我也旅截击，损伤甚钜，该匪窜至东区与伪二十八军会合，人枪约三千余，裹胁民众，窜扰关王庙、南溪、脂胭垸一带。我总司令刘，督饬各军，重新部署，复行围剿。我师仍驻麻城，长岭岗、武家河、四道河、黄土岗之线堵击，防匪窜越，并抽调一旅清剿大屋河、乘马岗，杨泗寨等处之流窜残匪，均经次第击溃，毙匪无算。

九月二十八、二十九等日，迭接各方情报，东区二十五、二十八军之残部，有西窜企图，本师协同三十师连合堵击，当饬全线守备部队，严密警戒，昼夜游击巡查，以防偷窜。三十日，股匪窜至双庙关附近。十月一日午后四时，由天平砦、姑嫂砦一带，向西南运动。

是夜十一时，匪军以一部向我黄土岗以北之封锁线猛扑，以期牵制我军。至夜一时，匪军大部分三路突向我黄土岗以南一八六团四道河之阵地猛扑，企图窜越，我王、齐两营，拼命防堵，康旅长法如急率武家河之一八五团，驰至夹击，以猛烈火力射击，匪死伤累累，犹猛扑不退。

迨时，敬明在黄土岗指挥堵截，连接康旅长急报，乃亲率九十二旅飞奔往援，将匪夹击，官兵奋勇肉搏，杀声震天。至二日上午十时，始将该匪击溃，截为数段，除吴、戴[2]二匪率小部趁黑夜西窜外，其大部均被截断，沿金鸡岭向东溃窜，复在西峰尖区，背尖一带被我九十二旅之追击部队痛击，残匪向关王庙方向窜去。

#### 第四章紫云区清剿之役

我军自四道河将匪二十五军、二十八军击溃后，另星溃散，已无战斗能力，为边区赤匪肃清之大关键，吴、戴二匪首，率领残部，与西区残匪会合，流窜不定。彭军长振山，率三十师及我九十二旅，专任西区清剿之责，次第将洪家砦、乘马岗、大河铺之匪肃清。十月二十四日，又将紫云砦之匪肃清，俘获匪兵匪民枪弹军用品无算，紫云区为西区残匪窜扰之根据地，自经此次清剿，其老巢已全失矣。

## 第五章毛家山之围剿

马家砦、毛家山为匪部光麻[3]独立团、特务营、游击队、战斗营等盘踞，约二千余人、枪千余枝，在马家砦击溃后，即窜匿毛家山附近。敬明以三面围剿，根本歼灭之决心，除亲率黄土岗之九十一旅进剿外，并令饬福田河之九十三旅王团与乘马岗之九十二旅朱团，均于十一月二日黄昏出发，三日拂晓进至毛家山附近，三面猛扑，将匪包围击溃、匪向西北逃窜，我军毙获无算，追至白牙石山，于十一月四日开回原防。

## 第六意 结 论

西区成股残匪，经我各路清剿部队渐次肃清，除斩获投诚死亡者外，有三五成群之另匪，隐匿深山沟中，均经派队搜寻捕获。两月以来，我师各部搜剿另匪，获得枪枝弹药及军用品甚多，至十一月末，西区之匪完全肃清。

摘自《陆军第三十一师鄂东及赣南剿匪记实》注释

[1] 七旅，指国民党军第三十一师第九十二旅，旅长七子彬。

[2] 吴、戴，指红二十五军军长吴焕先、政治委员戴季英。

[3] 光麻，指河南省光山、湖北省麻城两县。



刘镇华就红二十五军袭占宣化店等情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五日、六日)

十三师三十八旅在张一店附近擒匪五六十名，伪七十三师仅剩三百余人。三十军赵团搜剿叶方河，擒获匪民一百四十四人，其他各部均日有擒获，东窜之匪已渐消灭。

又残匪趁四十四师驻宣化店之一营进剿黄陂站时，于支晚袭踞宣化店，已电请梁[1]总指挥派队围剿。 [微午、歌午电]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380 号

(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六日)

注释

[1]梁，指梁冠英。

肖之楚就红二十五军围攻黄陂站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伪七五师残匪千余人，巧夜由东窜来，围攻黄陂站之民团，经王营驰援，匪向仰天窝方面窜去。已令华家河于团注意搜剿。[号未电]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391 号

（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刘镇华就红二十五军袭击黄陂站给万耀煌电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据陈副师长[1]皓酉电称：伪七师残部及七十三师二一九团千余人，巧夜袭击黄陂站，该处仅驻民团两中队，经令华家河王营驰援，匪向仰天窝逃窜。

[号戌电]

摘自《陆军第十三师鄂东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陈副师长，即第四十四师副师长陈永。

孙连仲、刘镇华、梁冠英关于红二十五军游击作战情况给汉口总部的三  
则文电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日——十五日)

一、孙连仲灰申蒸已电

吴[1]匪千余由老君山、天台山回窜杨泗寨，灰早经我三十师八八旅及乘马岗九一旅，黄土岗、福田河、两路口等处部队，在打油尖围剿，纷向刘家河、八字岭窜去。

二、刘镇华删亥电，梁冠英寒酉电

吴焕先股元日经潘团[2]在红石崖、万子山(白牙石山东，昨误报在杨泗寨南)截击，战斗甚烈。旋我王团[3]赶到夹击，匪大溃向杨泗寨及天古山方向奔窜，已饬潘团跟剿。

三、孙连仲寒申电

吴匪焕先率众一千五百人，经潘、王两团在白石岸、曹家河一带击溃，现一股窜至万子山、红石崖与潘团对峙中；一股窜至王家楼附近，已令彭军长[4]饬黄上岗部队，夹击万子山、红石崖之匪，并派一旅进剿王家楼附近之匪。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409、410、411 号

(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十八日)

注释

[1]吴，指吴焕先。

[2]潘团，指梁冠英部第三十二师九十四旅一八七团，团长潘陶万。

[3]王团，指梁冠英部第三十二师九十四旅一八八团，团长王德宏。

[4]彭军长，指彭振山。

梁冠英关于红二十五军袭击定远店、周党畷给张群电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急。武昌。张主席岳军[1]兄勋鉴：惠电敬悉。密。岁序更新，拜联吉新，感谢感谢。此间防务如掌情，吴匪焕先率其残部千余，乘隙流窜，深山寒冷，未能即予聚歼，前竟一度窜扰定远店、周党畷一带，经我王旅长修身[2]率兵四营往剿，该匪闻风四窜白马山，正在跟踪痛剿中，知念并及。

弟梁冠英叩世亥印

注释

[1] 岳军，即张群。

[2] 王旅长修身，指梁冠英部第三十二师九十六旅旅长。

梁冠英关于“进剿”红二十五军给张群电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七日)

急。武昌张主席岳军兄勋鉴：蒸代电奉悉。密。前窜扰灵应寺一带之吴匪焕先残部约千余，蒸日，经弟部王旅[1]痛剿后，其残余七百余向米谷山、宣化店东、李家湾北方向窜去。删午，王旅复在米谷山附近将该匪包围，激战半日，铄晨经王旅突击，约向东南方逃窜，似在寻踪搜剿中，详情续闻，敬复。

弟梁冠英叩筱印注释

[1] 王旅，指王修身部第九十六旅。

## 梁冠英、肖之楚关于向仰天窝等地“进剿”红二十五军情形给汉口总部的十则文电

(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六日——二十三日)

一、梁冠英光州铣辰电日前在灵应寺被我击溃之匪，近复聚匿于米谷山一带（宣化店东、李家湾北），匪约六百余人，删辰当令李、曹两团[1]向该匪夹击，午刻即将该匪包围，匪持险顽抗，激战半日，毙匪无算，尚在围攻中。

二、肖之楚筱戌电据于旅长[2]铣亥电，顷据郝团长报称：本晨率二、三两营向米谷山方面进剿，午抵李家砦，匪约千余人，经曹、李两团之压迫，向正西逃窜，适职团赶到，该匪即转向正南大竹园方向窜逃。职当与李、曹两团会商，拟明日（筱）分途向大竹园方向进剿。

### 三、肖之楚效辰电

据于旅长巧午电转据郝团长报称：吴匪焕先残部被我夹击后窜往大竹园，当即率队跟追，筱午抵该处遇匪激战一小时，匪分两股向东南及东北逃窜。其一股约五百人，经职尾追至白马山以北，复被梁部[3]曹、李两团夹击，匪直向西窜去。其一股约二三百人，窜至七里堡，适我丁营赶到，迎头痛击，匪又折向北窜，已饬郝团先将北窜之匪肃清，并饬丁营在李家湾附近扼要堵截。

### 四、梁冠英皓戌电

前窜仰天窝一带之吴焕先残匪，约千余人，枪半数，经我王[4]旅曹、李两团痛剿后，其残部向天台山方向窜去，顷据王旅长报告：残匪大部刻又窜匿李家湾、大竹园，卡房一带，皓酉命曹团经张家大山向该匪进剿，李团向仰天窝搜剿，另饬九六旅闫团[5]派兵一部，至五斗尖以西堵截，等语。

### 五、肖之楚马午电

据于旅长号酉电转据郝团长报称：吴焕先残部现窜至宣化店东之朱家湾、张家湾、李家口及其以东地区等语，已饬郝团于马日进剿，并令黄陂站李团派兵一营进至李家湾堵截，防匪南窜。

### 六、肖之楚马戌电

据于旅长马未电，郝团长于本寅由宣化店向朱家湾、张家湾一带之匪进剿，辰刻到莲花台以东之狮子鞍附近与匪大部接触，经猛攻后匪不支，分向正东溃窜，现仍追剿中，已令李家湾之部队驰往夹击矣。

### 七、肖之楚马亥电

据王旅长金镛[6]马酉电，陈团[7]马营于铣日由华家河向卡房一带进剿，甫行七八里即遇匪二三百名，激战二小时，匪不支，仍向北窜去，当跟追至天台山。马日，该营续向天台山以北搜剿。顷接于旅长电话，郝团本日在狮子鞍附近与吴匪主力激战，毙匪甚夥，现匪已窜至胡家河一带。

### 八、肖之楚养辰电

据于旅长马戌电，据郝团长报称：马辰在狮子鞍击溃之匪，向胡家河逃窜，当跟追至胡家河以南地区，匪复凭险顽抗，激战一小时，匪不支，纷向天台后沟席家湾方向溃窜，计毙匪三十余，伤匪甚多。复据李团长印臣[8]报称：由胡家河窜来之匪，被我齐营于本申在李家湾地区迎击，毙匪十余名，匪折向东窜。

### 九、梁冠英养戌电

1、据王旅长报告：马辰命曹团向李家湾一带搜剿，午时到达，适四四师郝团与匪遇战，当即夹击，匪不支，向黄陂站方面窜去。

2、据时旅长[9]报告：马早派赵营赴李家砦一带搜剿，七时到达，遇匪约二百余，当即猛击，毙匪五十余名，余匪向西高山窜去，当跟追至张家田铺，又遇匪四百余亦向西高山窜去，正追剿中。

3、据报东岳庙附近发现匪约五百余，已饬九四旅潘团[10]往剿矣。

#### 十、肖之楚梗酉电

据王旅长金镛梗已电，陈团马营于养早由老君山出发，向天台山搜剿，行抵该山以北与我郝团刘营会合后，续向仰天窝一带搜剿，进抵卡房附近，遇零匪二三百名，激战约二小时，毙匪二三十名，匪约向东溃窜。宣化店王营明仍续向胡家河、李家湾搜剿等语。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434—439号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十八日——二十四日)

#### 注释

[1] 李、曹两团，即梁冠英部第三十二师九十六旅一九一、一九一团，团长李擒虎、曹振声。

[2] 于旅长，指于兆龙，时任肖之楚部第四十四师一三二旅旅长。

[3] 梁部，指梁冠英部第三十二师。

[4] 王，指王修身。

[5] 阎团，即梁冠英部第九十六旅一九二团团长江宗屿。

[6] 王旅长金镛，系肖之楚部第四十四师一三二旅旅长。

[7] 陈团，指王金镛旅第二六二团，团长陈景藩。

[8] 李团长印臣，系王金镛旅第二六三团团长江宗屿。

[9] 时旅长，指时德学，时任梁冠英部第九十四旅旅长。

[10] 潘团，即时德学旅第一八七团，团长潘陶万。



肖之楚、程汝怀就红二十五军袭占三里城、大新店、双桥镇给汉口总部  
电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一、肖之楚有戌电

据于旅长[1]有辰电据礼山[2]县长通报：有豫匪约三千余，敬日窜至三里城、大新店一带，今晨复窜至双桥镇，刻正围攻该镇中，已饬杨团派兵一营驰援等语。

二、程汝怀有酉电

据礼山县长报告：豫匪三千余人，已由礼山县属之三里城窜至大新店，驻礼山县城之于旅，今晨派队向汪洋店、二郎店方面堵剿。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440号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二十六日)注释

[1]于旅长，指于兆龙

[2]礼山，今湖北省大悟县。

肖之楚关于“搜剿”鄂东北地方武装给汉口总部电

(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九日)

一、据陈副师长[1]艳辰电，傅团长[2]率兵两营，于感日由七里坪向天台山进剿，俭午在老君山附近遇匪二三百人，经痛击匪向东散窜，计毙匪三十余名，据俘匪供：匪之大部已向东窜等语。

二、据王旅长[3]报称：郝、李[4]两团于艳日分由宣化店、黄陂站连合向匪进剿，并着傅团同时向仰天窝以东堵截，藉收夹击之效。三、已令各团努力搜剿，并与梁[5]部九六旅连络剿击矣。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444号

(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三十日)

注释

[1] 陈副师长，指陈永。

[2] 傅团长，指傅佩亮。

[3] 王旅长，指王金镛。

[4] 郝、李、指郝奇、李印臣。

[5] 梁，指梁冠英。

梁冠英关于“搜剿”鄂东北地方武装给张群电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一日)

武昌张主席岳军兄勋鉴：密。 (一) 据李团长擒虎报告，俭辰率队赴米谷山一带搜剿，遇匪千余，经我痛击，该匪向仰天窝窜去，似寻踪搜剿。(二) 据潘团长陶万报称，伪游击司令戴季英[1]率匪三、四百名，流窜于家冲一带，艳夜率队向匪暗袭，匪惊惶乱窜，纷向西高山方向窜去。此役毙匪三十余名，俘十数名，得获手枪二支，步枪十五支，匪旗一面，给养食物甚多，等语，除令其继续搜剿外，谨闻。

弟梁冠英叩世西印

注释

[1] 戴季英，时任鄂东北游击总司令。

## 刘茂恩等关于在皖西北地区“围剿”红二十八军情形给汉口总部的八则 文电

(一九三四年二月五日——十五日)

### 一、刘茂恩微未电

据武指挥官庭麟江戌、支未、支戌三电略称：伪二十八军大部窜回乱泥壶、葛藤山一带，构筑工事，似有企图顽抗模样。我王团长率部已与宋[1]师取得连络，赵团与裴[2]师取得连络，拟令王团长率该团及牛团，歌日进至史寨、羊山一带，鱼早经火炮岭向乱泥壶、葛藤山进剿。职率赵、武两团，歌日推进至南溪附近，鱼早经陈家河向乱泥壶进剿，并商定宋师卢[3]旅派兵四营进驻四季尖协剿，等语。

### 二、刘茂恩虞未电

据武指挥官鱼戌电：今早七时，王支队由史寨经羊山、火炮岭进剿葛藤山之匪，行抵阴阳山遇匪四五百名，经猛击匪向正西之野人冲溃窜；赵支队经王家牌、曾家山向乱泥壶进剿，遇匪五六百名，经武、赵两团夹击，匪向正南舒极寺方向逃窜。据俘匪供：伪二十八军于前昨两日由葛藤山逃窜，去向不明等语。又王支队抵达火炮岭时，已与四季尖宋师取得连络。

### 三、刘茂恩齐酉电

据武指挥官阳戌电：据报伪二十八军在葛藤山一带隐匿三天，已由羊山方向北窜，职部拟明日移驻葛藤山清剿。

### 四、戴民权齐戌电

伪二十八军及伪游击师共约三千余人，枪约两千，于虞晚由熊家河经陈集北犯，现窜踞石佛店、张老埠一带，查职帅防地辽阔，瓦庙集仅驻兵两营，该匪窥我后防空虚，乘隙扰乱，请将驻双河之高团[4]调回，以维后防。

### 五、张钊佳未电

据七五师卢旅长虞辰电，伪二十八军前由长江河窜至乱泥壶与伪游击师会合，共约人枪一千五六百。昨日，职旅会同十一路[5]及四七师部队，分向该匪进攻，职率兵四营由汤家汇、门坎山分两路夹击，进至两道河与匪小部接触，匪不支即向三河尖方向逃窜；同时，十一路将乱泥壶占领，匪之大部遂纷向西南窜去。

### 六、刘茂恩灰申电

据武指挥官佳酉电，东大山一带发现匪千余名，向笔架山方向逃窜，职拟明日率赵支队移驻茅草畈附近，搜剿东大山、笔架山一带之匪，王支队移驻桃树岭附近，搜剿赵家院子、金家院子伪第三路游击师等部，并侦伪二十八军以便进剿。

### 七、戴民权真电

据报：窜扰石佛店、张老埠一带之匪，于佳日上午经原路线回窜抵陈家×、毛草集，与民团小有接触，现已窜长江河下游之石门口、院墙岗等处盘踞，等语。

### 八、刘茂恩咸未电

据阮副师长[6]寒酉电，伪二十八军刻已窜至洪道人尖、东西莲花山一带，本日上午三时，匪三百余人向距蔴[麻]埠四里之清水桥进扰，被我吕团派队迎击，匪向西南窜去。又据武指挥官寒戌电，职率赵支队于下午三时到达苏家畈，王支队亦到达板棚，刻郑[7]旅长通报：赤匪千余人元日由毛坪向莲花山逃窜等语。已饬阮副师长严密堵截，防匪向东南窜，武指挥迅率所部

寻踪追剿，并电郑旅长派队进驻南庄畷堵击矣。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剿匪情况日报表》第 449—459 号  
(民国二十三年二月六日——十七日)

注释

[1] 宋，指宋天才。

[2] 裴，指裴昌会，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七师师长。

[3] 卢，指卢天福。

[4] 高团，指戴民权部第四十五师补充团，团长高振汉。

[5] 十一路，指国民党军第十一路军。

[6] 阮副师长，名字不详，任第十一路军某师副师长。

[7] 郑，指郑违珍，时任国民党军独立第五旅旅长。

湖北省保安司令部关于红二十五军攻占罗田的报告  
(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

民国二十三年五月五日，股匪约二千余，马数百匹，由罗霍[1] 交界白沙岗进犯罗田，六日县城失陷。军团与匪激战两昼夜，匪向豫边境败退。是役，罗田保安队颇受损失。同时英山防务吃紧，由本部姚[2] 前副司令率领各县保安队扼要防堵，得保无虞。

摘自《湖北各区县保安队暨警备旅保安团剿匪事实报告书》

注释

[1] 罗霍，指湖北省罗田、安徽省霍山。

[2] 姚，指姚德安，曾任湖北省第三区保安副司令。

礼山县长关于请调大军维持治安给张群电  
(一九三四年六月十二日)

湖北省政府主席张钧鉴：

属县近经伪二十五军军长徐海东率领大股匪共数千人，在宣化店西北万家店附近滋扰，势极披猖。县城驻军四十四师于旅长[1]已督率部队进剿，连日在该处与匪激战，未获胜利。据报，该股匪已到达牛头山、东新店一带，有南犯模样，同时彭陈店以北山地亦发现枪械齐全股匪约数百人。县城附近兵力多已抽调前方，防务空虚，人心浮动，恳予转请迅调大军协助清剿，以维治安，谨电奉闻。

礼山县县长孙业震叩            文戌

注释

[1] 于旅长，指于兆龙。

刘镇华关于“进剿”皖西北地方武装给张群电  
(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

武昌张主席岳军兄勋鉴：

密。迭据各方精报，吴匪宝财[1]率伪游击师战斗营等部，虞晚窜至中西界岭，会合彩霞岭之匪，所报实力各有不同，约之人数不满两千，枪械不足三分之二。为彻底扑灭该匪计，已于齐酉电令裴师[2]抽调一旅、沈师[3]抽调一团，由裴师长率领，以追歼之目的寻匪穷迫痛剿，并于十一路[4]之麻埠、胡家店、立煌、麻河岗、南灰各驻军，沈师诸佛庵、流波畈[瞳]、南庄畈各驻军，裴师之李家集、吴家店各驻军，均须控制部队准备迎击，除分令外，谨电陈鉴核。

职刘镇华叩            齐亥六总参印

注释

[1] 吴宝财，应为吴保才，时任皖西北游击总司令。

[2] 裴师，即裴冒会部第四十七师。

[3] 沈师，即东北军第一六师，师长沈克。

[4] 十一路，即第十一路军，代理总指挥刘茂恩。



蒋介石，张学良关于在豫鄂皖边区构筑碉堡地带、限制红军活动的训令  
(一九三四年八月四日)

本部为肃清豫鄂皖边区残匪计，业经策定清剿计划，颁布施行在案。惟匪踪飘忽，此剿彼窜，行同流寇，虽有专任追击部队之堵截，奈地广兵稀，不惟速效难期，且各部队每立于被动地位，疲于奔命。兹为预防残匪流窜，并限制其活动起见，亟应用步步为营之法，作稳扎稳打之图，常立于主动地位，先为不可胜以待匪之可胜。务望各部队长官，各专员、县长，督率军民，协力合作，按照指定地区，统限三个月以内，筑成碉堡地带，而以五里店、三里城、小河溪及潢川、沙窝，麻城两线最重要，务须及早完成！至于各地带内，凡重要村镇、山岭隘口，应筑设容量较大之营连碉堡，其余次要地点，则筑排碉。至于一带内，碉堡数量与密度，务须特加注意，以能节呆兵增活兵，并能互相通视火制为要着！碉堡地带之宽度，以约十米达为谱，其迂直之度，一视地形酌定，切期努力构筑，依限完成。倘有因循敷衍，一经查出从严惩处，决不宽贷。除由本部遣派专员，分赴各处严密督察，并规定构筑碉堡地带分配表及注意事项，随令附发暨分令外，合亟令仰遵照，并将奉今日期先行具报为要！

此令

附发构筑碉堡地带分配表

中华民国廿三年八月四日

总司令 蒋中正

副司令 张学良

甲，第十一路[1]及戴[2]师担任春和铺、固始、张老埠、黎家集、茶棚店、开顺街、麻埠至流波疃相连之地带。

乙，第二纵队[3]担任由流波疃、青阳会馆，丁家埠、李家集、太极坪、麦园至关王庙相连之地带。

丙，第五十七军[4]担任由大界岭、骑龙寺、两路口、福田河、黄土岗，麻城、料棚至叶方河相连之地带。

丁，第六十七军[5]担任由光山、普他集、潢川、黄岗寺至春和铺，及由关王庙、新店至大界岭各相连之地带。

戊，第二十五路[6]担任由栏杆铺、罗山、竹杆铺、铁孙铺、东井铺、潢川，及由光山、白雀园、沙窝至骑龙寺各相连之地带。

己，第百十一师[7]担任由叶方河、黄安至河口镇相连之地带。

庚，第百零五师[8]担任由河口镇、蔡店、小河溪、双桥镇、大新店、三里城、九里关、朱堂店、五里店、阎咀至栏杆铺相连之地带。

摘自《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训令参字第 534 号令》

注释

[1] 第十一路，即第十一路军。

[2] 戴，指戴民权。

[3] 第二纵队，指第五次“围剿”时之第二纵队，司令官为刘茂恩，所辖第六十五师。

[4] 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时辖第一八、一九、一一一、一一五、二二师，属东北军。

[5] 第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时辖第一七、一一、一一七、一二九师，属东北军。

[6] 第二十五路，即梁冠英部第二十五路军，辖第三十二师、独立第五旅。

[7] 第一百十一师，师长由董英斌兼。

[8] 第二百零五师，师长刘多荃，属东北军。

## 刘复关于红二十五军进攻英山县城的情况报告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伪二十五军残部千余人，由霍山来，八月三十日由霍山黑石渡窜入进攻县城，首先围攻鸡鸭山碉楼。

匪进攻鸡鸭山碉楼由四十七师一营扼守，匪不得逞，遂进攻东北两门，当由第三区[1]保安副司令，令驻城内及城外碉堡守兵夹击，匪又绕攻河南岸之肖公谭碉楼，亦经守队踞高射击，激战甚久。三十一日拂晓前，匪始向原路败退，现正令同军队搜剿追击。

第三区保安司令刘复 世辰电

摘自《湖北最近匪患实况及剿办情形调查表》

(民国二十三年八月份)

注释

[1] 第三区，直辖蕲春、浠水、黄梅、广济、英山、罗田县。

姚德安关于红二十五军动向给张学良、张群电

(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武昌副总司令张，省主席张钧鉴

顷据探报：进犯县城[1]之股匪，本日下午二时尚在杨柳湾、胡家墩一带盘踞，系伪二十五军，全部匪约二千余、枪半数，即三次进犯罗田县城之匪，请派飞机跟炸。

区保安副司令姚德安

叩世亥印

英山县县长王嗣昌

注释

[1] 县城，指湖北省英山县城。

刘复关于红二十五军攻占太湖并请求派兵增援蕪春、黄梅电  
(一九三四年九月五日)

特急。武昌。三省剿匪总司令蒋、副司令张、省政府主席张、保安处长范钧鉴：密。支电报告英太[1]边匪情计达。顷接姚副司令德安[2]自张家磅电话并黄梅黄总队副立武电称，闻股匪支晚攻陷太湖，皖警备旅正与作战，此讯果确。则匪受兵逼一面出界岭可窜黄梅，一面电弥陀寺可窜檀村河、张家磅，以窥蕪春。职区保安队实力微薄，虽已严令防堵，诚恐势力不敌，贻误事机，应请令上官总指挥[3]飭驻英[4]部队扼守匪归路，并另派得力军队由浠水进至蕪春漕河，由九江进防黄梅，围剿为盼！

三区专员刘复叩歌午印

注释

[1] 英太，指湖北省英山、安徽省太湖县。

[2] 姚副司令德安，即湖北省第三区保安副司令姚德安。

[3] 上官总指挥，即上官云相，时任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总指挥。

[4] 英，指湖北省英山。

附录：

## 姚东藩部在长岭岗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情况（节录）[1]

长岭岗战斗的先一日，我一一五师由潘新店出发，向龙池进击。通过竹林庄后，适值贺奎从汉口来师，接六四四团团长的职务。当日提前宿营，地点按图回想可能是干河、洪家湾，大坡一带。

一、翌晨，全师向龙池搜剿，早八、九时到达胡里头坡[2]、长岭岗附近，六四三团团团长张士贤报称：（按图可能是胡家冲）有敌人医院，请准其前往捣毁，再向龙池进剿，遂即变更原计划，令张团全部转向西进。六四四团即在长岭岗、胡里头坡、上尹家湾及其以西高地构筑工事，占领阵地。

二、张团去后，时已过午，尚无情况。迭令速战速决，即行撤回。将晚时，张士贤仅报称该处并无情况。我恐其贪功深入（前三天在朱堂店南方遇敌不过百人，张团得利，获枪三支、毙红军几名，因而受到“剿总”电令嘉奖），严令其：既无敌情，应立即撤回。在薄暮时得其报告：“官兵疲劳，拟就近宿营。”（可能在胡家冲附近）当时，参谋长姜宝德、团长贺奎，对张士贤的擅自行动、不听命令，均极不满，我因时已黄昏，遍地林木，不仅行军警戒困难，且易遭袭击，遂决心嘱贺团加强阵地工事，严加戒备。令张团妥为警备，相机撤兵。

三、入夜十、十一时许，师属无线电台受红军十数人袭击，由师属重迫击炮连击退，当场红军伤亡三人。未久，得六四三团传令军官报称：通前方道路已被截断。同时，听到远方枪声，但不甚激烈。又隔两三个小时，约夜两点左右，张士贤报告：有少数敌人袭击团属迫击炮（两门）阵地。除此外，前后两方均未发现情况。翌日晨拂晓，西方枪声极密，我到六四四团阵地右翼，见无线电台撤收，似有后退准备，遂令其到贺团高营（二营）阵地待命。不久，张士贤只身逃回，其第三营营长张锡林带兵二十余，相继逃回。当令张士贤指挥师属卫队连，收容该团溃散官兵，占领阵地迎击追来敌人。

四、六四三团当时情形是：中、少校团附[副]，均去庐山，蒋介石召集训练；尉官级去洛阳军官分校，和五十七军的军官训练班。由于入学的原由，每步兵连军官最多的不过三人，层级代理，指挥无力。当红军“穷人不打穷人”、“兵不打兵”的喊声四起，全团仓惶混乱，四散溃逃，有逃到信阳的。据官兵称：红军包围与追击行动迅速。溃回路上，和红军、红旗掺杂混合，我军伤亡很少。估计张团损失伤亡较重，是在六四四团阵地前方，尤其在六四四团左翼胡里头坡、长岭岗阵地前方，红旗满山，敌我难分的情况下，自我射杀的原因是主要的。

五、全师残余撤到潘新店后，陆续零星携轻机枪、步枪和徒手回来的官兵，军官计有六四三团第一营营长贾凤鸣及连长二人，士兵计百余人。始终未回来的军官：六四三团营长张锡林、六四四团中校团附[副]邱隽博，及中、少尉级四五人（可能被俘了），士兵除伤员外约二百人。随师救护的和红军当夜送出来的负伤官兵约八十余人。

姚东藩一九六二年五月五日

注释

[1] 本文节录姚东藩关于《一一五师长岗战斗概略回忆》，标题为编者所加；姚曾任东北军第一一五师师长。

[2] 胡里头坡，即富栗陡坡。

### 有关王以哲部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情况（节录）[1]

一、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驻潢川附近，原属三个师：一七师（师长刘瀚东）、一九师（师长牛元峰）、一一七师（师长吴克仁），负责潢川至立煌县南北区域的堵击、清剿和追击任务。在一九三四年四月间，一九师在沙窝集与红军作战损失过重。同时，一七师在仁和集作战也受相当的伤亡。王以哲感到力量单薄，要求增加队伍。张学良令驻北京西苑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调归六十七军王以哲指挥，于一九三四年八月间抵潢川以南白雀园一带，负责由仁和集到沙窝集南北之线的堵击任务。该师在该线上修碉堡大小二百余个，以资防守。

二、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六日，红二十五军由安徽向河南移动时，在汤泉池与一九师战斗，一九师伤亡颇重，无追击能力。七日，红二十五军北进大柳树，系一七师区域。当时战斗一昼夜，双方互有伤亡。红二十五军于八日晚由大柳树西进，被一二九师堵击于仁和集到沙窝的碉堡线上。红二十五军在九日拂晓分进通过碉堡线，到胡山铺[寨]村南云雾山处。九日下午，东北军一七师中大柳树方面追击，到达云雾山北侧。一一七师是由骑龙寺碉堡线上撤下来的，向云雾山追击。国民党军队六十四师、六十五师由六河方面，向云雾山追击。在下午二时许，先后到达云雾山下，围攻红二十五军。统归上官云相指挥。上官云相乘飞机指挥，战斗相当激烈。十日一时左右，红二十五军乘夜西进。东北军于十日下午各归原防地，未参加追击。据闻，六十四师、六十五师西追至平汉路以东为止，以后不详。

二、红二十五军西去后，东北军一七师、一一七师向武汉总部报称：一二九师未能尽到堵击任务。红二十五军西去，应由一二九师负责。张学良大怒，勒令一二九师周福成押送六八四团团团长赵靖民到武汉总部法办。后因该团第三营在云雾山下大水池内，摸出长筒捷克式步枪七百余支，重机枪四挺，以此解出团长赵靖民的罪过。判断此武器系红二十五军得一七师、一九师等的武器，因太多行动不便，投入水池内。

王理寰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日

注释

[1]本文节录自王理寰一九六二年五月所写的回忆材料，标题为编者所加。王曾任东北军第一二九师六八四团三营营长。

## 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月十日)

红二十五军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花山寨会议决定，在长征出发之前，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进行准备工作。部队进行了整编，撤销师一级机构，直辖三个步兵团和手枪团，共二千九百八十余人。程子华任军长，吴焕先任政治委员，徐海东任副军长。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高举“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旗帜，由罗山何家冲出发西进，实行战略转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十七日，在朱堂店以南之罗古寨击退敌“追剿纵队”第五支队的进攻后，当晚于信阳县城以南乏东双河与柳林之间越过平汉铁路，进入桐柏山区，胜利地迈出了战略转移的第一步。

蒋介石得悉红二十五军转移后，急令以上官云相为总指挥的“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五个支队和东北军第一一五师跟踪追击，并令庞炳勋部第四十军、肖之楚部第四十四师、陈沛部第六十师、唐俊德部第九十五师一部及骑兵第十三旅一部，分途实行堵截；蒋介石企图以三十多个团的优势兵力，趁红二十五军脱离老根据地、孤军远征之际，一举而歼灭之。

红二十五军进入桐柏山地区后，为突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于二十二日由湖北省枣阳县城以北突然掉头东进，转而北上，绕道豫西平原，于方城县独树镇打退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的堵击，乘机进入伏牛山地区。由于“敌追剿纵队”第一、二、三支队跟追而至，及第六十师迎面堵截，红二十五军于伏牛山地区难以立足发展，遂决定进入陕西省南部。

十二月五日，红二十五军绕过第六十师在朱阳关的堵击防线，由卢氏城下直奔豫陕边界之铁锁关，于八日进入陕南，消灭洛南县三要司守敌第四十二师一个营。十日，在庾家河打退了第六十师的最后追击。此后，即开始了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 第四十军庞炳勋部在河南追堵红二十五军战斗详报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七日——三十日)

赤匪伪二十五军军长陈之华[1]，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等，率共匪数千名，因在豫鄂交界被国军围剿后，尚余两千余人，于<民国>二十三年十一月间，意图经信阳境，越平汉路，藉桐柏山脉向西逃窜，入四川之企图。

十一月十七日下午二时，职奉刘[2]主任筱未、筱亥两电：“十一月十六日，亦匪两千余人，由信阳县属柳林相距三十里处铁埠、九里关一带窜来，今日晚八时，由顺河店等处，越铁道窜至信阳县三十里处之青石桥一带，飭属注意堵剿”。职奉电后，即电令骑五师李师长福和，在唐河、泌阳注意戒备及堵截，并令南阳一一六旅旅长运通，方城一一五旅刘旅长世荣，瓦店补充团李团长振清，叶县骑兵团史团长振京，均飭所属准备协剿。

十八日，各部奉到电令后，均即准备一切，待命出发。

十九日，据桐柏杨县长文心报告：“今晨匪已窜至距县城二十里之月河店、金桥镇，继又由该镇窜至距城八里处，与保安队民团正接触”。职接到该报告后，遂立与各部出发，命令略开如左：

命令：(一)顷据桐柏杨县长皓未电称：赤匪现窜距县城约八里之地点，已与保安队接触。(二)骑五师第三团即日由泌阳出发，迎剿该匪，师长率师属部队跟进。(三)现驻独树之二三团第一营全部，于明(二十日)向赊旗店[3]集结，所遗防地，交中骑兵团接替。(四)现驻赵河之二三团第三营全部，于明日(二十日)向赊旗店集结，所遗防地由驻方城之二三团第二营派步兵一连，前往接替，方城防务，由司营长元恺负责。(五)驻赊旗店之二二九团全部，准备出发，所遗防地，届时由二三二团第一营前往接替。(六)通信营派十五瓦特及五瓦特无线电两台，即赴赊旗店，由一一五旅刘旅长世荣指挥。(七)刘旅长世荣率手枪队及二三团直属部队，于明(二十日)移驻赊旗店，集结完毕，待命出发。(八)骑兵团派兵一连，接独树遗防，务于明(二十日)上午十二时到达，对于保安驿，随时派队游击。

并电桐柏、唐河、泌阳各县，令团队固守城寨，确侦匪踪，随时报告，以备令各部迎头截击。

二十日，各部遵照命令动作后，兹据骑五师李师长福和是日报告：“职奉令后，当令步兵营、特务连，手枪连(即第一团机关枪连)，各于十九日夜，由原驻地出发，务于二十日早十时以前，到达平氏镇，集结待命。师长二十日早九时到达平氏。全师出发兵力七百人，马五百匹，迫击炮二门，三八式重机枪一挺”。

是日又据桐柏县长报告：“今早黎明，赤匪经陈庄已向西逃窜，现到城西五十里红泥河一带”。职遂又令骑五师李师长，率队尽骑兵能力，星夜向该匪截击。旋又据李师长报告：“师长到达平氏后，据报匪已于二十日晨，越桐柏县经红泥河西窜。至界牌口及太白岭附近，当令第三团进驻邓河，派兵一部进出界牌口侦察匪情，拟于夜间袭剿该匪。唯现据报，匪已于黄昏时西窜矣，并据报该匪约有二千余人，迫击炮六门。轻重机枪数十架”。

二十一日，职以该匪西窜，似有逃川企图，故于是日又令一一六旅李旅长运通，率步兵四营，立即开赴新野县，防截该匪西窜。是日据唐河县长报告：“匪将唐、枣电线割断，由枣阳属新寺一带西窜，现到距湖阳镇二十余里处鹿头镇地方”。职遂又令李师长率部速开祁仪镇截击。

旋据李师长报告：“职率直属部队并第三团，于二十一日下午二时到达

祁仪镇，刻据各方情报，得知匪在祁仪镇以南四十余里湖北境内之新寺、邢川、张庄一带，正向西运动中，判断该匪似有经湖阳镇、苍台西窜模样”。职遂又令李师长注意，对该匪跟踪追剿，务要迎头痛击，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匪如西窜，即率部向苍台、新甸铺前进。

二十二日，据报匪由苍台南窜至枣阳境之双河镇。因枣阳东北有我四十一师部队堵截，遂又折向刘沟、响川及唐河东南八十里之大张庄一带逃窜，迨窜至四望山东南保安寨时，与上官总指挥云相[4]所属之刘[5]支队激战数小时。旋又据李师长报告：“职今早五时出发，向湖阳镇前进，午前十时到达，据报匪昨夜西窜至双河镇，复又折回，盖因再往西窜，已成平原，无所凭借之故，正在彷徨于张庄、邢川附近，我刘支队跟踪追到，遂在邢川、四望山接触，此时我邢[6]支队亦到达马振抚，师长以追剿部队陆续到达，待至黄昏。亦未见该匪西窜，入夜据报匪退四望山以东之石柱山、二郎冲”。

二十三日，匪因被我各军截击，不得西窜，遂又折而东逃。职即又电令李师长福和，匪如东窜，即率部开回祁仪镇截击。旋据李师长报告：“电令敬悉。顷又接平氏电话，谓匪折向东窜，职遂于正午十二时，率部由湖阳直趋平氏，以防其北窜，扰乱泌阳、唐河。下午八时到达该镇，据报匪在平氏东南之歇马岭、栗园、新集一带，曾与裴[7]支队稍有接触，该匪因被我各部压迫甚急，夜间据报匪已东窜至张官桥、石头坡一带。”

二十四日，匪以西南均不能逃窜，遂转向东北泌阳县属之高邑、铜山沟逃。旋据李师长报告：“今早七时，职率部由平氏出发，即由匪退方向跟追至竹园，得知匪又折而向北，刻在二郎庙附近盘踞。遂又率部直趋二郎庙，是日经过道路，与刘、邢、裴三支队所取道路相同，故甚拥挤，迨抵二郎庙后，匪已东窜马古田以东”。

二十五日，据报匪中马古田经邓庄铺、贾楼，逃至泌阳、舞阳交界之象河关、铁毛徐一带。职以该匪被各军截击，西窜企图未能实行，又折向东北，似有经象河关及叶县、方城间独树镇、保安寨西窜模样，仍为西窜企图。兹以方城以北防务空虚。而匪又逃窜甚速，非大迂回截击不为功、当急令赊旗店一一五旅刘旅长世荣，星夜率队开赴方城以北独树镇、保安寨截击，又令驻叶县骑兵团史团长振京、率部火速开保安寨堵截，并归刘旅长指挥。又令骑五师李师长福和，率队由泌阳经羊册、酒店、金汤寨向独树镇尾追。给与各部之电令如左：

#### 一、电令刘旅长世荣

命令：（一）顷据报赤匪伪二十五军，现窜抵象河关（赊旗店东约七十里），正向西北方向逃窜中。我友军部队仍在迫剿。（二）我骑兵团（欠迫炮连），现令由叶县迅向保安寨出发。堵击该匪。（三）我骑五师李师长率直属部队（欠步兵营）及第三团，现令由泌阳出发，经羊册、酒店、金汤寨向独树镇前进，堵剿该匪，并防其西窜。（四）该旅长即率赊旗店驻部（欠一营），迅向独树镇、保安寨出发，随时侦察匪踪堵击之。（五）酌由二二九团留置步兵一营，负守赊旗店之责，并防该匪西窜。（六）骑兵团归该旅长指挥。（七）随时侦察匪踪具报。

#### 二、电令史团长振京

命令：（一）顷据报告赤匪伪二十五军，现窜抵象河关（保安寨南约七十里），正向西北方向逃窜中。（二）我一一五旅现由赊旗店向独树、保安出发，迎堵该匪。（三）我骑五师李师长率直属部队（欠步兵营）及第三团，

现由泌阳出发，经羊册、酒店、金汤寨向独树镇方向堵剿该匪，并截其西窜。（四）上官云相部，仍在尾进中。（五）该团长即率骑兵，迅向保安寨出发，堵剿该匪，到后归刘旅长指挥。并将迫炮连留置原防。协同保安队负守叶县城防之责。

### 三、电令骑五师李师长福和

顷据报匪现抵象河关（泌阳正北），正向西北逃窜中。已令我一一五旅即由赊旗店向独树镇，保安寨前进。我骑兵团即由叶县向保安寨前进，堵剿该匪。仰即率直属部队（欠步兵营）及第三团，经由羊册、酒店、金汤寨，向独树镇方向前进堵剿，并截其西窜，与一一五旅、骑兵团确取联络，至于泌阳城防，留步兵营驻守。

是日命令下达后，各部即遵照出动。旋据刘旅长世荣报告：“职旅奉令在独树镇一带堵击，当即遵令命各部于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由赊旗店出发，分两路向独树以西前进。1.旅部及手枪队、无线电、第二二九团（欠第三营），向招抚岗以西之十里堡前进。2.第二三团向招抚岗前进。均于是日下午十时到达。3.出发人员，共计官兵二千四百六十六员名，马三百零五匹，枪一千八百一十九支，重机枪二十二挺，迫炮十二门，子弹共三十万零九千三百零二粒。4.今晚迭接各方报告：‘匪确经象河关北窜，并在象河关以北与裴支队曾一度接触’。除派探继续侦察匪踪外，仍令各部向独树镇东西前进”。又据骑五师李师长福和报告：“职奉电今后，即刻令步兵营留守泌阳，师长率直属连及第三团，子夜十二时出发”。

二十六日，据刘旅长报告：“因昨夜风雨甚大，道路泥泞难行，故于今日上午十一时，各部始到达以下各地点：1.第二三团（欠二营）到砚山铺、七里岗附近。2.旅部及直属部队、第二二九团（欠二、三营），到独树镇。3.第二二九团第二营到板倒井。4.据杨楼区公所电称：谓匪已至草店东北之王福陈庄，云云。职遂令各部即刻出发，骑兵团由保安寨向杨楼方向前进，第二三团（欠第二营）向辛庄方向前进，旅部直属部队及第二二九团第一营，向金钱岭方向前进。第二二九团第二营向金汤寨方向前进。当时并令各部统限于到达各目的地后，如无匪踪，再向草店方向探进，以期分进合击。并均于下午一时三十分出发，旅部于二时三十分抵金钱岭后，于风雨中隐闻东北方向枪炮声，谅我军业经与匪接触，遂率各部寻枪声折向东北，并令第二二九团第二营，经金钱岭寻枪声亦向东北前进。旅接第二三团第三营本日下午一时三十分于马庄报告：据杨吴岗（焦庄东约三里）、焦庄逃难民众云：‘匪之大部已到杨吴岗南端，仍向北前进中，职营在段庄、马庄布置等语’。职据报后，遂令各部向段庄方向前进，于三时三十分抵焦庄。（此庄已先为二三团第三营占领），旅部及第二二九团一营之二、三连，进驻该村，并接该庄防地，余均向铁李寨园开进。至三时五十分，又接第二三团由砚山铺转来电话报告：“1.本日下午一时二十分，令第一营及迫炮、通信各连，向辛庄前进，由砚山铺甫行出发。即据我谍报报告：匪约千余人，成行军纵队，沿七里岗向我前进中。其先头距我约四百公尺等语。旋匪即在岗上发现，当令第一营在砚山铺、七里岗之线展开，向该匪迎头痛击，毙匪十数名，内营附一员，并得获匪枪支及物品。2.匪经我军痛击后，即向东南溃窜，又遇骑兵团在三里河、屈庵堵击，遂又折回，至三时匪每以数百名之密集队，连向我砚山铺、七里岗阵地猛冲三次。均被我集中步、机、炮各种火力射击，又毙匪约二百余名，匪始不敢再冲”。职据以上报告后，知匪大受

挫折，遂令各部准备向该匪进攻，以期一鼓歼火，不意天候已晚，且又降大雨，岗地泥泞特甚，各部运用维艰，乃改令各部在砚山铺、七里岗，马庄、焦庄、铁李寨园、前三里河、屈庵、小稻田之线，构筑阵地，防其突越。是夜匪屡拟突我防线北窜，未得逞，卒藉风雨，折向东南方向逃去，遂又令各部尾追。

综计是役，计共毙匪二百余名，内营附一，连指导员一，营书记一，此皆匪符号未及撕去者，余均赤体，不易辨认，又俘匪三十八名……

（略）。我军第二三 团阵亡下士一，兵二，受伤排附一，兵三，各部俘获匪步枪十支，手枪二支，七九枪弹五百粒。

职接到刘旅长以上报告后，遂又急令该旅长，对此击溃之匪，务须尽力跟踪穷追，虽在风雨中，亦勿稍停留，期将该匪一网打尽。

旋又接李师长报告：“职奉令后，在风雨中尽一日一夜之力，经过官庄、羊册，始于今日午后六时到达酒店”。当由电话告知匪在七里岗附近，被我一一五旅围剿，并令其向独树镇前进。后据李师长电话报告：“于晚十时，率部经二郎庙、金汤寨向独树镇出发”。

二十七日，据刘旅长报告：“本早五时，令骑兵团先行出发，寻匪踪追击。余按第二二九团、旅部、第二三 团之顺序跟进，经上曹屯、张庄、常岗，至七时骑兵团在小保安东北与匪接触，匪据山抵抗，八时令第二二九团，以一部协助骑兵团进击，遂占领杨连庄附近，而匪之一部仍在据山顽抗，其主力似有依山西窜模样，乃于上午十时在小保安与各部队命令要旨如下：1. 匪主力有循山西窜模样。2. 骑兵团将防务交由第二二九团第一营接替后，即经夏季集向常村方向绕击该匪。3. 第二二九团第一营接替骑兵团防务后，即行击破当面之匪，尔后归还本队。4. 第二二九团第二营为前卫，经庙岗向三皇店方向前进，应竭力搜索匪情，及其主力逃窜方向，第二三 团（欠二营）为本队，在前卫后跟进。5. 旅部在本队先头前进。嗣后杨连庄第二二九团第一营当面之匪，被该营数次进击，毙匪约三十余名，匪以受压迫甚急，一部向车见沟，大部向以西徐沟方向窜去，其窜车见沟者，因有友军由保安方面堵击，该营于下午五时撤回雁岭。是役我骑兵团受伤中十一名，毙匪十六名，第二二九团毙匪三十余名，俘匪十三名，获步枪三支。后又据报，昨日在砚山铺被职部击溃之匪，乘夜东绕。窜至保安以北山地，经我骑兵团，及二二九团第一营进击。匪则节节掩护西窜。据与匪带路人云：匪声言窜独例。恐不确，据判断不无西窜之企图，已商请骑五师李师长在拐河堵击。职为防匪北窜，率二三 团及骑兵团，由魏岗铺经三皇店向以西绕击，本晚二二九团第二营在三皇店宿营，并与该团第一营连络。职及二三 团在夏季集，骑兵团进驻常树，与骑五师连络。下午七时据探报：匪仍在徐沟附近，除令各部严密防范其北窜外，并令骑兵团于次日五时出发，向石滩方向前进堵击，并与拐河镇附近之骑兵第五师连络，余由各驻地于四时出发，沿骑兵团行进路前进，其期堵截该匪逃窜”。

又据骑五师李师长报告：“职与刘旅长商妥、率部赴拐河截击，兹据报匪在拐河东二十余里之下里寨、徐沟搜抢粮食、棉衣，其先头已到忠信乡以北，割断忠信至拐河之电线。我骑兵团宿营常村寨，刘旅是晚亦与匪接近，师长基于以上情况，当将军队部署于拐河北山两连，其余配备于拐河寨内，兵力重点在东南两面，预备堵击，但是夜匪未向西窜”。

二十八日，职据刘旅长世荣及李师长福和以上报告后，判匪定向西窜，

遂令一一六旅（此时因匪向保安、独树北窜，已将是旅由新野调回，在袁庄一带扼堵）李旅长运通，率部赶往南召、五里堡、铁牛庙、沙白店、北召一带，防匪西窜。旋又据刘旅长报告：“今早四时，职率驻夏李店部队出发，向常村方向前进，六时行至常村时，接骑兵团长由石滩报告：该团已在古石滩以西，与在下马附近渡河之匪激战，并将该匪腰击，截为两段。现仍对击中，请饬各部速行进击该匪等语。职据此，当令第二三团，急速向古石滩前进，协同骑兵团进击该匪，旅部及第二二九团跟进，继又令该团第二营，由常村经枣园、靳庄向刘家庄、横山马方向前进，俾期截击。迨至上午八时，行抵古石滩以东，接第二三团报告：1.据骑兵团通报，被我截为两段之匪，其已渡河者，占据上马寨以南山岗，与我对抗，未渡河者，亦绕道向西北逃窜。2.已令第九连向当面之匪猛攻，小炮排向上马寨内之匪射击，匪不支向西北逃窜，并令第三营尾追等语，职据报，当令全团跟踪经麦川向神林方向追击。后又据报，该匪未渡河者，向西窜逃，因被我骑五师截击，折向西北神林方向，又合为一股，经龙王庙沟、水藏寺、半截沟、石盘逃窜。是晚第二二九团第二营到达张庄、田庄、杨庄附近，第二三团到达钧张、火烧沟附近，骑兵团到聚河庄、小马庄、徐良庄附近，旅部及第二二九团第一营到横山马。计在古石滩、下马附近之役，被我骑兵团毙匪二十七名，第二三团毙匪二十二名，共获步枪二支，手枪一支”。

又据李师长报告：“今日拂晓，闻拐河正东，机枪声甚烈。据报我骑兵团正与匪激战。同时又据报，匪已抵拐河东十里许之毛庄，早八时闻断续枪声，渐次向北移动。当令在拐河北山之第三团二、三两连，注意截堵。未久匪果窜至，遂即与之接触。此时又接方城二二九团第二营长电话：谓一一五旅及骑兵团已与匪接触，匪全部由古石滩西方，向西北山沟中逃窜，请堵截等语。职接电话后，遂率直属部队，及第三团一、四、机迫连，即刻向拐河北方出发，与第三团二、三连连络，在纸房沟、果木园附近，与匪接触，唯因时机稍迟，未能迎头截击。但能击其侧面，以致匪一面抵抗，一面西窜，激战至十一时，毙匪二十余人，获枪二支，我伤马一匹，斯时我一一五旅已赶到，当与连络，我一一五旅仍跟踪追击。师长遂集合部队，由匪退道路左侧，经核桃园向神林急进，拟绕出匪前，迎头截击，并将企图通报一一五旅长。至下午二时，我师先头到达核桃园西北交界岭，与匪之掩护队遭遇，同时驻马沟方面我军步兵，亦与匪接触，激战约二小时，毙匪约十余人，获枪七支，我师伤兵一名，匪续向西窜。职师跟踪追击至神林，匪已窜入龙王龙沟，因天气已晚，未便深追，遂在神林宿营，并将以上情形通报刘旅长”。

二十九日，职据以上各报告，匪之企图。终以西窜为目的，遂又令一一六旅李旅长运通，由南召速率队开往马石坪、李青店西北一带堵截，防其向西南逃窜，并令该旅二三一团第二营，仍在南召堵击（斯时此营，已令由大石桥进驻南召县城），防其回窜，并给与刘旅长命令要旨如下：与友军规定界线，以横山马、麦川、金斗洞、交口、下汤、中汤、赵村、二郎庙之线以北，归友军裴支队，以南统归本军，各循路线区追剿，如遇匪接触，即极力设法歼灭之。

据刘旅长报告：“奉到命令后，除通报骑五师外，并令各部于早六时出发跟寻匪踪，向交口方向追击，因山路崎岖，下午三时始抵交口。据报于本日拂晓，匪由熊背街向西逃窜，并在下汤与鲁山团队接触，友军裴支队正由鲁山西进中，职遂令各部在以下地点停止。1.旅部及二二九团，以交口及以

北黄土岭、月明石一带。2.第二三 团在康庄、葛庄、均村一带。3.骑兵团在横雨河、雁门、向堂沟一带”。

又据李师长报告：“ 职接到刘旅长通报转来军部命令，即向交口追击前进，到达交口南之交界四十里铺。据报匪已经熊背街窜到下汤方向”。

三十日，据刘旅长报告：“ 本日迭据鲁山方面电话报告；匪由该县团队，及裴支队堵击追剿，已向中汤、二郎庙方向窜去”。职据报告后，遂即令骑兵李师长经熊背街、菩萨街，向下汤追击。”旋据李师长报告：“ 职师奉令后，即于下午四时到达下汤，据报匪已西窜至赵村以西，是日裴支队宿营于中汤附近，继又据报，匪已越二郎庙西窜”。

十二月一日，职因匪已窜至鲁山以西，即入嵩县境，有上官总指挥云相所属各支队在后尾追，故令各部暂在原地待命。嗣后奉委座支成电令停止追击命令后，职即令各部，由现地开回原防。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于< 民国> 二十三年十一月堵剿赤匪伪二十五军战斗详报》

#### 注释

[ 1] 陈之华，系指程子华。

[ 2] 刘，指刘峙，时任国民党驻豫特派绥靖主任、河南省政府主席。[3] 赊旗店，今河南省社旗县。

[ 4] 上官总指挥云相，系国民党军第九军军长，一九三四年十月担任“ 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 ” 总指挥。辖五个“ 追剿 ” 支队。

[ 5] 刘，指刘文伯，时任“ 追剿 ” 纵队第五支队支队长。

[ 6] 邢，指邢忠清，时任“ 追剿 ” 纵队第四支队支队长。

[ 7] 裴，指裴昌会，时任“ 追剿 ” 纵队第二支队支队长。

杨虎城关于准备兵力预防红二十五军入陕给韩威西、冯钦哉电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西安。绥署。威西[1]弟转钦哉[2]兄，并商承力子[3]主席勋鉴：华密。蔚如[4]弟由汉口所来巧未电称：鄂豫匪约数千名，经<国>军五路进击，有袭徐[5]匪归道入川之势，等语。弟之判断，此次该匪企图或在于择兵力单薄地域，谋一时之扰，以速成国军进剿川匪之顾虑。查我商雒地形在极繁×，盖以安康等处防务尤是单薄，殊极可虑。拟将延安以上统交培五[6]兄负责，而由四十二师准备两团至三团兵力，以备必要时之需。敬祈裁酌，若决定可行，面呈明委座备案。弟明日往牟家坝等处视察，并闻。弟杨虎城叩。 梗即。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注释

[1]威西，即韩威西，时任西安绥靖公署参谋长。

[2]钦哉，即冯钦哉，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师长。

[3]力子，即邵力子；时任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

[4]蔚如，即孙蔚如，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

[5]徐，指徐向前。

[6]培五，即高桂滋，时任国民党军第八十四师师长。

刘峙关于堵截红二十五军的十二则文电[1]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三十日)

电刘旅长凤歧，为飭即令该旅驻确山之部风归程副师长指挥，堵匪东窜迎头痛剿由

特急。正阳刘[2]旅长：密。顷据信阳上官总指挥云相梗未电节称：西窜之赤匪，养夜回窜于桐柏以西之二郎冲附近，有向东北逃窜之企图，请抽调一部，布防于确山、驻马店间，堵匪东窜等语，本署顷已令第九十五师抽调兵力四营，归程副师长指挥，集结于驻马店附近，详侦匪情，协同友军，迎头痛剿该匪，贵旅现驻确山之部队，可即令归程副师长指挥剿匪，特电遵照。

刘峙敬未印。

电武昌总司令蒋、副司令张，为匪回窜东北已令九五师抽调兵力四营，集结于驻马店附近侦察堵剿由

特急。武昌总司令蒋、副司令张[3]：敬午参一电奉悉。密。回窜之匪，续向东北窜扰，本署已令第九十五师抽调兵力四营，归该师程副师长子宜指挥，集结于驻马店附近，侦察堵剿，并已令骑十三旅原驻确山部队，亦归该副师长指挥矣。谨电奉复。

职刘峙呈敬未绥印。

电唐师长俊德、徐专员亚屏、王专员次甫、欧阳专员珍，为赤匪伪二十五军北窜，我各部追堵情形，希飭属严密扼堵迎击，毋任西窜由

许昌唐师长，徐专员，洛阳王专员，陕州[4]欧阳专员：北窜之赤匪伪二十五军，现已窜至泌阳正北之象河关一带，企图向西北方向逃窜，我庞[5]军长已令该部刘世荣旅及骑兵史振京团，向方城之独镇及保安寨扼堵迎击，骑五师仍追剿中，希飭属严密扼堵迎击，毋任西窜为要。

刘峙宥已绥参印。

电复庞军长炳勋，为北窜之匪欣悉已令各部追堵，本署亦已令第六十师扼堵迎击由

南阳庞军长更陈[6]兄：有未参电敬悉。北窜象河关之匪，图向西北逃窜，吾兄已令各部追堵迎击，至为欣慰。本署亦已令第六十师在卢氏扼堵迎击矣，特复。

弟刘峙宥已绥参印。

电唐师长俊德、陈师长沛、待专员亚屏、王专员次甫、欧阳专员珍，为据庞军长电报匪我情况，即希第九五、第六十两师探踪扼要堵击，各专员迅令各县团队严密堵截并夜袭，各副司令驰往前方指挥，不准稍形疏懈由

许昌唐师长俊德，徐专员亚屏，王专员次甫，欧阳专员珍，陈师长沛：(情况)顷据庞军长看未电称，赤匪本日窜至方城县以北独树镇以东十余里，我刘世荣旅赶往堵截，已追至砚山铺(独树镇东北)以南四里许地方，正与该匪激战中，等语。即希第九五、第六十两师探踪扼要堵击该匪，各专员迅速令各县团队严密堵截，并鼓励团队，实行夜袭，鲁山、伊阳、嵩县、卢氏各县，尤为该匪西窜必经之路，各副司令速驰往前方督率指挥，不准稍形稍懈，致匪兔脱，为要！



刘峙宥印。

电唐师长俊德及欧阳各专员，为伪二十五军窜至独树镇以北之七里岗与我四十军刘旅正激战中，希飭属扼要堵截由

特急。许昌唐师长、徐专员，洛阳王专员，陕州欧阳专员：密。据报有日窜至方城东南小史店一带之赤匪伪二十五军，于宥日上午窜至方城之太尉庙附近，我四十军刘世荣旅赶往堵截，该匪乃窜至独树镇以北之七里岗、砚山铺一带，与我刘旅正激战中，等语。仍希飭属扼要堵截为要！

刘峙感未绥参印。

电上官总指挥云相，告以本署令各部堵截匪情及请转飭所部跟踪紧追由

特急。信阳上官总指挥纪青[7]兄：宥未参电敬悉：密。企图西窜卢氏转窜陕川之匪，本署已令各部各县分途堵截，并已令第六十师赶卢氏堵截，今明两日即可全部到卢，仍请吾兄转飭贵部跟踪紧追为荷！

弟刘峙俭辰绥参印。

电鲁山贾县长，为匪势穷蹙飭火速调集团队堵截，如擒获匪首当转请重赏，倘因循误事难该县长是问由

鲁山贾县长：据庞军长俭午电称，赤匪二十五军，连日经职部痛剿，伤亡甚众，现只余六七百人，恐慌已极，本午由拐河街东北爬山逃窜，我刘、李两旅及李师[8]，正分进合击，请飭鲁山调集团队于县城以南之交口之线，与职军五里堡部队连络，等语。即希该县长火速调集团队，于县城至交口之线，努力堵截，并奖励团队，务必实行夜袭，如擒获匪有吴焕先、徐海东，即行转请给予重赏，该匪穷蹙，消灭在即，万勿失此机会，倘因循误事，即唯该县长是问，特电遵照！

刘峙俭印。

电复庞军长炳勋，为围剿胜利不禁起舞，望再予围击竟此全功由

南阳庞军长更陈兄，俭午电敬悉：贵军连日围剿该匪，大获胜利，非吾兄胜算在握，指挥敏活，不克臻此，拜读佳报，不禁起舞。现该匪丧胆，消灭可望，唯盼贵军再予围击，竟此全功。弟亦已飞电鲁山县长调集团队，由县城以南至交口之线，与五里堡贵部连络，努力堵击矣。特复。

弟刘峙叩俭戌印。

电灵宝县长，用电话转六十师陈师长等，为告以匪情由

特急。灵宝孙县长，用电话速转六十师陈师长，陕州欧阳专员，洛阳王专员，许昌唐师长、徐专员：密。顷据庞军长感午参电略称：宥日经职军刘世荣旅，在方城东北砚山铺堵击之匪，激战至夜十二时，匪众向西连窜数次，均被击退，乃潜乘风雨黑暗，折向东南迂而北窜，刘旅及史团正分途追堵，该匪现窜至保安寨以北地区，纷向山地溃窜，是役匪伤亡约二百余，为防匪北窜，现已并令李运通旅由博望向拐河街（方城西北），骑五师亦向拐河街准备堵击，等语；除电复外，特闻。

刘峙俭辰绥参印。

电鲁山贾县长等，为飭各该县长速调集团队协助围剿溃匪由

特急。鲁山贾县长，伊阳张县长，嵩县伍县长，临汝崔县长，南召王县长：密，俭日被我四十军击溃之匪，现已窜至鲁山西南之晒衣山以东地区，我军正跟踪追剿，仰各该县长速调集团队，严密防堵，以待我追剿部队之到来，切实协助围剿，不得困循疏懈，致有贻误为要！

刘峙艳午绥参印。

电王专员次甫，为企图窜陕之匪希即转饬所属严加防堵、迟滞匪之行动，以待我追击部队之到来由洛阳王专员，艳戌电悉；匪已窜至鲁山以西之下汤、中汤一带，正继续西窜，有经伊、嵩[ 9] 以南，西窜卢氏入陕之企图，我各军正分头紧追，本署亦已令郝军长[10]速由许昌运向嵩、伊前进，希即转饬所属，严加防堵，迟滞匪之行动，以待我追剿部队之到来，切实协助歼灭该匪为要！

刘峙卅未绥参印。

摘自《绥靖旬刊》第三十九期第 88—97 页

注释

[1] 本组十二则文电、均选自国民党驻豫特派绥靖主任兼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所发文电，每则小标题均为原稿所拟，未作改动。

[2] 刘，指刘凤歧，时任国民党军骑兵第十三旅旅长。

[3] 总司令蒋、副司令张，指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蒋介石、副司令张学良。

[4] 陕州，今河南省陕县。

[5] 庞，指庞炳勋。

[6] 更陈，即庞炳勋。

[7] 纪青，即上官云相。

[8] 刘、李两旅及李师，指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旅长刘世荣、第一一六旅旅长李运通、骑兵第五师师长李福和。

[9] 伊、嵩，指河南省伊川、嵩县两县。

[10] 郝军长，指郝梦龄，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军副军长兼第五十四师师长。

## 郝梦龄部在豫西追击红二十五军经过报告（节录）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十二日）

一、鄂皖豫边区残匪二十五军，人枪约两千余，自十一月间倾巢西窜。追击纵队（欠第四、五两支队）改任追剿，即以第一、二、三支队[1]，逐日更替顺序跟踪紧追。本师（欠一六旅）为第一支队，在紧追期间未有急[激]烈接触。

二、本师奉命进剿前，即将炮兵营、军士训练班留驻麻城，一六旅与四七师之二七七团合编为第三支队，所余之一六一旅、一六二旅及师直属部队为第一支队，支队长由师长兼之，至部队调遣与部署尽如作战命令之要旨中。

三、一日早综合情报，残匪全力于十一月三十日，由鲁山以西百余里之二郎庙一带，有经嵩山北境及木渣岭西窜卢氏之企图。

师以寻匪截击之目的，下如左之命令要旨：

1、一六二旅及便衣队（系由各连选拔组成，至灵宝后即归还各连建制矣），由滢阳附近于二日进至鲁山西南地区。

2、师部及一六一旅（欠三二二团）进驻鲁山县城。

3、第三二二团于二日进至鲁山东关及以北地区宿营。

二日，据报匪主力经木渣岭西窜，师决于三日向卢氏县前进，下如左之命令要旨：

1、一六二旅及便衣队于三月早二时三十分经下汤进驻中汤及西地区。

2、第三二二团于三日早七时三十分经耿集进驻下汤以西地区。

3、师部及直属部队于三日早八时经耿集进驻下汤。

4、第一六一旅（欠三二二团）在师部后跟进，当日驻下汤以东地区。

三日，匪主力经孙店西窜，我裴、刘[2]各支队仍跟追中，师决于四日续向卢氏前进，协同各支队截击，当晚之命令要旨如左：

1、一六二旅及便衣队于四日经二郎庙进驻莫大岭、过凤楼、板房一带。

2、第三二二团经中汤赵村进驻二郎庙以西地区。

3、师部及直属部队四日进驻二郎庙。

4、一六一旅（欠三二二团）四日进驻二郎庙以东地区。

四日，据报匪经庙子西窜，师拟继向西进，寻匪截击，下如左命令之要旨：

1、一六二旅及便衣队五经莫大岭、孙店，当晚驻湍源（实地栗树街）、艾安沿一带。

2、师部及直属部队驻车村。

3、第三二二团经板房、莫大岭、龙王庙、一行树，当晚驻孙店。

4、一六一旅（欠三二二团）在师部后跟进，驻车村以东地区。

五日，匪主力已经三川（图无）西窜，师决于六日继续西进跟追，命令要旨如左：

1、一六二旅及便衣队六日由栗树街经黑峪进驻龙官店及以西地区。

2、第三二二团经栗树街、黄土岭进驻黑峪以西地区。

3、师部及直属部队六日进驻黑峪。

4、第一六一旅（欠三二二团）六日进驻黑峪以东地区。

六日，侦匪主力已窜至卢氏县南之五里川附近，我裴支队五日追至陶湾以西地区，师拟七日继续西进跟追，下命令要旨如左：

- 1、一六二旅及便衣队七经庙子进至栾川。
- 2、第三二二团经庙子进驻七里坪。
- 3、师部及直属部队七日驻东西范营。
- 4、第一六一旅及三二一团当晚驻庙子以西地区。

七日，据报匪经五里川北窜至文峪附近，又经裴支队已过三川跟追中，汤河、朱阳关之线，有我六十师布防堵截，师决于八日续向西追，下达各部队命令要旨如左：

1、一六二旅及便衣队八日由栾川经陶湾进驻三川街以南数里之新庄附近。

- 2、第三二二团八日经栾川、陶湾进驻张盘、八里堂一带。
- 3、师部及直属部队八日驻陶湾。
- 4、第一六一旅（欠三二二团）当晚驻陶湾以东北区。

八、九两日，据报匪经卢氏县以南地区，窜入陕西之雒南县境，师于九、十两日继续西追，命令各部队要旨如左：

1、一六二旅及便衣队八日经大石河驻文峪附近，九日进驻卢氏县城南之七村街以东地区。

- 2、第三二二团八日驻大石河及其以西地区，九日经文峪进驻阁老峪。
- 3、师部及直属部队八日驻香子坪，九日驻涧西。
- 4、第一六一旅（欠三二二团）八日驻皮皮岭附近，九日驻文峪。

四、十二日，本师奉令开驻灵宝附近整理补充，十六日本师（欠一六旅）即到达灵宝、阌乡[3]，各部队驻地如左：[略]

摘自《陆军第五十四师军事报告书》第二章

注释

[1]豫鄂皖三省“追剿”纵队各支队编组情形为：第一支队由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一旅、一六二旅组成，支队长郝梦龄；第二支队由第四十七师第一三九（欠二七七团）、一四一旅组成，支队长裴昌会；第三支队由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一旅及第四十七师第二七七团组成，支队长汪醒吾（后为刘秉诚）；第四支队由第六十四师第一九一旅组成，支队长邢清忠；第五支队由第六十五师一九三旅组成，支队长刘文伯。一九三五年一月，第五十四师奉调入川，参加追堵中央红军。至此，“追剿”纵队各支队名义即取消，第三支队所部亦分别归还原建制。

[2] 裴、刘，指裴昌会、刘秉诚。

[3] 阌乡，旧县名，今并入河南省灵宝县。

## 第六十师在朱阳关一带堵截红二十五军入陕计划（节录）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三日）

### 甲、方针：

豫南赤匪伪二十五军之残部，迭受我追剿各纵队之重创，现逃窜于南召、鲁山、嵩、伊之间，判断该匪之企图，必先北窜嵩伊以南地区，乱人耳目，然后再西窜入陕，以图苟延残喘。本师以截击歼灭该匪之目的，第一步严密阵线，使匪不得越堵剿雷池半步；第二步侦匪所在，出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猛力迎击，以期一鼓荡平，永除匪根。

### 乙、部署：

堵剿区域及兵力配备如左：

1、左翼堵剿区——耳城子——桐树上——祖师庙——汤河（含）之线，归三五五团担任，主力位置黄坪附近。

2、中央堵剿区——汤河——两道叉——卫王坪——卫王沟——西建北沟（不含）之线，归三六团担任，主力位置卫王坪附近。

3、右翼堵剿区下——西建北沟（含）——杜家店——朱阳关——黄沙镇之线，归三五七团担任，主力位置朱阳关。

4、总预备队——师直属部队位置汤河。

### 丙、堵剿要领：

1、堵剿兵力，以少数据守要点，以大部控置准备迎击为原则。总之以立于主动地位，瞰制窜匪之行动为要。

2、各堵剿区之守备据点，务努力增强工事，以防匪突窜，并与邻区守备据点切取联络。

3、堵剿作战之行动，务须具备秘密、迅速、勇敢、沉着之性能，详察匪之虚实，窥其弱点，乘其不意，突然截击，必收效果。

4、匪如向我某堵剿区窜逃，则其余堵剿队立即分进合击，以聚歼之。

5、各堵剿区前进迎击时，务切实侦悉匪情，并协同地方团队及报告本部，令各区分进合击，以收协同一致之果。

6、如窜匪被追击军压迫，向我方猛力突窜时，务以沉着应战，正确瞄准，使其不能突窜，即消灭于我阵地前矣。

7、匪如不敢向我堵剿线突窜时，即侦悉其所在地，毫不迟疑，轻装迎击，一举扫荡，以尽剿堵之责，切记之。

8、卢氏以南地区及卢氏通栾川大道，当责成卢氏县长派壮丁队扼守，通报消息。但右翼区务须特别注意，并切实与卢氏城团队联络。

9、工事之构筑：各堵剿区主力所在地及通陕必经道路，务按地形构筑据点，或堵塞之——碉堡、断续散兵壕、野堡——互为犄角，构成交叉火网，使残匪无从逃逸。……[下略]

10、警戒与侦察：匪情狡悍，飘忽无定，故警戒随时随地务宜严密；匪多利用夜暗或风雨之时，企图流窜，故警戒部队对于夜暗及天候非常之时，务宜特别注意；各堵剿区之前方预揣匪必经之要地及道路，应派遣较远之便衣探，以探匪情而资戒备；各守备区应派侦察排，组成便衣侦探，分组四出活动，因地形言语关系，可辅以壮丁队，共同出发以收侦察之效果；相距五十里向东之道路，均须布置坐探动探，构成侦探网，务达到匪之行动时常在我方透视之下为要！

11、游击：游击队以轻巧为主，每队兵力至多以排组成之，轻装出发，

到处梭巡。其行程以一日往返为准。但来去道路必须切实认识及更换无定。……游击队之目的，在使远探匪情，并熟悉地形，故应见机而作，灵活自如，务切实做到。……

丁、连络通信；戊，补给；己、其他[均略]

摘自《陆军第六十师在朱阳关汤河一带堵剿豫南赤匪窜陕计划》

## 杨虎城关于防堵红二十五军入陕给冯钦哉的三则文电[1]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五日)

### 一、十二月一日电

(一) 伪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自豫鄂皖边区经驻军围剿后，残余约一千二三百人[2]，经枣阳、桐柏间窜至方城县东北之拐河街后，复经南阳四十军庞军长炳勋饬属堵剿，匪伤亡甚众，仅余六七百人[3]，向西逃窜，毫不抵抗。现窜至鲁山西南地区，有窜陕之企图。

(二) 庞军长派步兵两旅及骑五师跟踪迂回迎[追]剿，第六十师在卢氏以南地区堵剿，我刘云龙团[4]在山阳、龙驹寨[5]各驻兵一营，余驻商县严密布防，并令雒南保卫团[6]先行扼要布防。

(三) 本军为巩固边区、防匪西窜计，雒南方面有增驻重兵之必要。

(四) 着该师柳旅长彦彪[7]率薛如兰[8]团之一营，及景行[9]团(缺一营)与景建业[10]团(缺一营)，即日开赴雒南，并指挥驻商县刘云龙团严加堵剿；在柳旅长未到以前，该两团先行开拔，迅赴戎机，由景建业团长暂代指挥以一事权。 [东申参电]

### 二、十二月二日电

顷接许昌上官云相总指挥东申许电开，伪二十五军残余约六七百人、枪五百余支，现已窜至鲁山西二百余里之二郎庙，正向摩天岭西窜，敝部裴、刘两支队[11]已追至二郎庙，该匪粮秣洋药均绝望，请饬军队注意堵剿等语，查该匪西窜商雒已无疑义，仰转饬景建业、景行两团星夜兼程前进，务于支晚以前到达雒南，严加防堵为要。 [冬酉参电]

### 三、十二月五日电

(一) 综合各方情报，豫鄂皖边区溃匪徐海东股人约六七百、枪约四五百支，刻由鲁山正西之二郎庙、鸣鹿岭方向西窜，有经陕入川之企图。该匪经各军堵剿，粮洋均竭，状极狼狈。

(二) 我四十七师汪、裴、刘、邢四支队[12]正在尾追；我四十军庞军长部及别廷芳[13]司令所部在嵩县、南召区分头堵剿；我六十师部队亦于本月冬日到达卢氏南朱阳关一带布防，准备堵击中。

(三) 四十二师柳旅长彦彪所率步兵两团到达雒南后，并指挥刘云龙团及商县、商南、山阳、雒南四县保卫团，在沿陕西省边界各要隘严密布防，对西窜之徐匪迎头痛击，毋使窜入陕境，并切实连络各友军合力将该匪扑灭于陕豫边区中。

(四) 赤匪惯用避实击虚、攀越峻险之伎俩，如察知我有备而经商南、山阳东南陕鄂边区向四川逃窜时，该旅长应着刘云龙团进至竹林关，该旅即推进龙驹寨继续追剿，务期歼灭为要。

(五) 商雒地方情形复杂，该旅长除对西窜之匪严密堵剿外，并须注意后方治安。 [微午参电]

摘自《四十二师〈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 注释

[1]本组三则文电，选自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给冯钦哉的电报。文内标点符号系编者所加。

[2] [3]此兵力数字不确，详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

[4]刘云龙团，系国民党军第十七路军所属之特务第三团，团长刘云龙。

[5]龙驹寨，今陕西省丹凤县城。

[6] 保卫团，即保安团，团长尤奉三。

[7] 柳彦彪，系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旅旅长。

[ 8] 薛如兰，系第一二六旅第二五一团团长。

[9] 景行，系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四旅第二四八团团长。

[ 10] 景建业，系第一二六旅第二五二团团长。

[ 11] [12] 裴、刘两支队，汪、裴、刘、邢四支队，详见《郝梦龄部在豫西追击红二十五军经过报告》注[1] 。

[13]别廷芳，豫西地主武装头子。



## 景建业关于三要司战斗经过报告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八日)

据第二五二团团长沙景建业报告称：

一、职于十二月三日存华阴奉命率部(缺一营)及第二四八团(缺一营)，由华阴、潼关径赴商雒一带，堵剿伪二十五军徐海东股，并暂代指挥等因，遵于四日率部向雒南前进，并令第二四八团径由潼关向商县前进，当于五日、六日先后到达雒南，正拟着第二四八团推进商县，适接旅部由潼关电令，着第二四八团暂在雒南附近停止，侦确匪情酌予布防等因，职当着该团全部驻扎景村警戒东南两方。

二、于七日上午四时，据雒南民团报告，有匪三四千人由卢氏向西移动，其一部占领东龙驹寨[1]，且有进犯雒南模样，鸡头关、三要司、南河寺各处，均已由该民团配备防范等情，职按该处地形，三要司乃通雒南要道，为匪犯雒必经之路，民团力量薄弱，恐难扼制，为巩固雒南防务、待机出击之目的，故七日上午五时令第二四八团第三营及景村民团，即时出发进驻三要司，协同当地民团切实防堵，以便后方措置裕如。

三、于八日上午十二时又得侦察报告，共匪约三四千人，刻下确已占领龙驹寨、黑沟(豫陕交界处距三要司六十里)一带，其先头部队已至兰草附近(距三要司约四十里)，现驻三要司一带之民团已调一部至箭杆岭[2]堵截等情，职以该匪过众，恐三要司仅一营兵力将陷于孤立，当于下午一时三十分令驻景村之第二四八团团附(该团长景行在高教班受训)王泽民率该团直属部队及第二营，即时进驻古城以资策应，第二五二团第二营营长率兵两连进驻景村，藉以连络该团，其余部队一俟柳旅长到达后，即开赴前方增防。

四、第二四八团(缺一、三营)于八日晚八时甫抵古城，詎意该团驻三要司之第三营突被共匪便衣队数百名袭击，官兵仓促应战，奋勇异常，激战数小时子弹已罄，继以手榴弹抛炸，白刃相搏，毙匪百数十人，终以匪之大部约二三千人继续涌到，并分三路向我猛扑，众寡悬殊，乃被匪冲破，受损约两连。其时该匪另以一股约千余人，由四坡迂回截击我方增援部队，该团附王泽民得知三要司已失陷，其第三营被击退，黑夜增援已不及，而古城又无险可守，恐陷孤立，乃撤至景村扼守，以收容前方部队。

五、职率所部仍在雒南设防，堵截该匪之西窜。

摘自《四十二师<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龙驹寨，又称龙驹或东龙驹寨，属河南省卢氏县管辖；与陕西商县之龙驹寨(今丹凤县城)重名。

[2] 箭杆岭，又称铁锁关。

## 第六十师在豫陕边堵截红二十五军作战详报（节录）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十二月十日）

### 其一堵剿前之情形

本师于十一月二十日深夜二时于开封防次，奉驻豫特派绥靖主任刘参字柒叁陆号命令开：“顷奉总司令蒋、副总司令张弼午参电节开，现赤匪伪廿五军由信阳桐柏西窜，希即令第六十师全部即日由火车输送到灵宝下车，经卢氏前往朱阳关堵剿，毋任该匪窜陕，等因，仰该师长即便遵照办理；该师所需车辆，本署已电陇海路线局长照拨；至该师原任郑州警备及道口、五陵等处防务，本署已令第九十五师派兵一团前往分别接替，此命”等因，奉此，遵即全部动员于十一月二十一日准备完毕，二十二日开始铁道输送，二十四日全部到达灵宝集中完毕，二十五日到达川口附近，二十六日因雨雪，山高路滑，乃中途停驻于南朝陂附近，二十七日进至官道口，二十八日到达卢氏，二十九日在卢氏休息并侦察匪情，三十日进抵张家邨，于十二月一日到达朱阳关，自卢宝至朱阳关共计行程二百二十里。时残匪伪廿五军已窜至鲁山县属之熊背、交口，似有西窜入陕之模样。

### 其二堵剿部署及经过

本师进抵朱阳关后，即实地侦察，扼要堵剿，选定耳城子——桐树上——祖师庙——汤河——西建北沟——朱阳关——黄沙镇之线配备兵力，切实堵截，并颁发堵剿计划（另附）及下达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顷奉豫绥署卅未电开：伪廿五军残匪已窜至鲁山以西之中汤、下汤一带，正向西继续逃窜中，确有经嵩伊以南地区窜卢入陕之企图，我第四十军及上官总指挥各部队正跟进中，郝军长部队正向嵩伊[1]前进中。

二、师以堵剿残匪之目的，选下耳城子——祖师庙——汤坪——西建北沟——朱阳关——黄沙镇之线，扼要堵截，待机迎击，而歼灭之。

#### 三、堵剿部署如左：

1、耳城子——桐树上——祖师庙——汤河（含）之线，为左翼堵剿区，着三五五团担任，构筑据点工事，扼要堵剿，主力位置于黄坪（图上黄虎坪），以一营扼守桐树上、耳城子附近，左与卢氏县第四区壮丁队，右与我三六团切取联络。

2、汤河——两道叉——卫王坪——卫王沟——西建北沟（不含）之线，为中央堵剿区，着三六团担任，构筑据点工事，扼要堵剿，主力位置于卫王坪，左与三五五团、右与三五七团切取联络。

3、西建北沟（含）——杜家店——朱阳关——黄沙镇之线，为右翼堵剿区，着三五七团担任，构筑据点工事，扼要堵剿，主力位置于朱阳关，左与我三六团、右与卢氏县第三区壮丁队及别廷芳部切取联络。

4、师直属队集结汤河附近，为总预备队。

#### 四、作战境界如左：

三五五团葛里坪——竹林谷口——南山峪——耳城子线上属三五五团白花寺——州河——铁满沟——汤河——无名沟

三六团三五七团 西望河——东建北沟——西建北沟——温口线上属三五七团葡萄沟——黄沙镇——红茅慢——朱把沟——月子沟

五、侦探之派遣，各团务派便衣侦探协同地方团队在各该堵剿区之前面五十里搜索匪情具报。

十二月二日部署完毕，各部队均遵令赴各堵剿区配备兵力，构筑据点工事，

派遣远方侦探。本部为慎重堵剿起见，当日专电卢氏何县长，电文如左：  
据确报，匪由鲁山以西地区，继续西窜，确有经卢氏入陕企图。自老尖岭以南，本部已妥为严密部署，惟自老尖岭至卢氏及以北地区，及栾川通卢氏道路，请派得力团队，切实扼守，并于百里以外，探听匪情，随时报告本部为要！

三日接何县长匪情报告一件如左：

顷接本县第二区长报告：赤匪两千余人，王有股匪闻亦在内，现已窜至栾川正东方之一行树、厥邨、下汤、二郎庙一带盘踞等情，祈请注意防范为荷！

据此，当即转饬所属加意防范，及远出侦探匪情，此复一函如左：

来信收悉，已饬属注意防范矣，七寸沟至卢氏，及卢氏至栾川，卢氏以北地区，请派队切实扼守，并将所得匪情，随时电告本部为要！七寸沟以南，已妥为配备，此复。

本师以严密阵线，防匪突窜，于三日复下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残匪于廿九日已窜至栾川以东一百里之一行树附近，预计今日或明日可到我堵剿线，各部务切实准备迎头痛击，一举而歼灭之。

二、师以严密阵线，防匪突窜，限于本（三）日晚，增强据点工事及密为配备，以臻稳扎稳打之原则，勿得疏忽为要！

三、团营连各级兵力配备，务将主力集结，以作机动迎击之姿势。

四、警戒务须特别严密，各团营连之间，均须确切联络，毋留空隙，于夜间派出官长巡查警戒线为要！

五、各团务派出潜伏侦探若干组（按地形）于各堵剿线之前方搜索匪情。

四日所得各方匪情综合如左：

1、何县长电话称：残匪已于昨（三）日午后四时许窜抵栾川，有向朱阳关逃窜模样。

2、据黄沙镇探报，本日午后四时，匪已窜至陶湾。

3、据探报匪已绕过栾川，窜抵栾川以西之西河（图上伊河）。

4、据本部官长侦探报告，栾川附近有匪二千余，停止警戒。

基以上之情况，严令各部侦探匪情之窜向，以便迎击之。并遵绥署主任刘电令，派兵一连进驻卢氏县城，协同城内团队维持城防，以安民心，复令三五五团派驻耳城子之第三营，克日推进驻戴沟口附近，严密堵截，及活动匪情。

五日所得各方匪情综合如左：

1、上午十一时据本部官长坐探回称：昨晚匪之一部到叫河宿营。

2、上午十一时十分据三六团报称：卫王坪前面小河街之民众向我阵地逃避，云匪向朱阳关方向前进。

又据探报：叫河之匪于本日午前九时已回窜栾川附近。

3、据土民云，匪三千余人昨晚在叫河宿营，盘踞两旁高山警戒。

基以上情况之出入，判断残匪知我方堵剿严密，不易逃窜，故徘徊于叫河附近，折向何方逃窜，不易判定。为确实明了匪情以便迎击计，当于本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派师侦探连全部协同当地团警侦探，向叫河方面威力侦察匪情，限当晚回报，以便迎击。于本（五）日午后九时卅分据侦探连回报，昨日盘踞叫河之匪二千余人，确于本晨向东北文峪方向窜去。职基此情况判断，匪决向卢氏城北或卢氏城南地区逃窜，当即决心令左堵剿区三五五团全部向烟雾岭、戴家沟、龙潭沟轻装兼程前进截击，余集结汤河附近待命。当晚下

达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昨盘踞叫河之匪伪二十五军今（五）晨由叫河向东北文峪方向移动，有向卢氏城北或城南地区窜逃模样。

我上官总指挥各追剿纵队继续紧追中，欧阳专员[2]所率团队正向卢氏东北地区前进中。

二、师以跟踪追剿该匪之目的，全部沿三五五团前进路跟进。

三、第三五七团（欠一营）于明（六）日拂晓出发，经祖师庙——桐树一——耳城子——龙潭沟前进，与我追击先头三五五团取连络。

四、师直属部队及三六团跟三五七团前进。

五、三五五团务兼程猛追，以期一鼓扑灭之。

六日上午九时据三五五团丘团长报告，匪昨日向大石河、文峪乘夜经卢氏城南门外沿洛河窜过，当即令三五五团兼程猛追以免远颺，卢氏城团队固守城防，未敢出击，诚憾事也。

### 其三追击经过

甲“行动”

残匪既乘隙经卢氏西窜，职为竟堵剿全功，决猛力急追而歼灭之，六日上午十时命令要旨如左：

一、匪情如贵官所知。

二、三五五团经青山、岭根、马家窑跟踪追击前进。

三、师部直属部队三五七团循三五五团前进路跟进。

四、三六团今即在汤河待命。

六日午后九时，我三五五团追至旺润，师部直属队抵马家窑，三五七团抵马庄河宿营，综合当日匪情如左：

残匪二千余，昨晚弥夜经卢氏城南沿洛河西窜，天明已退过完毕，甚为狼狈，惊慌不堪，本六日在龙驹休息弄饭，当晚在龙驹以西地区宿营。

六日午后十一时下达续行追击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残匪伪二十五军二千余人，五日夜到达文峪小停，即彻夜经卢氏城南沿洛河向龙驹窜逃，至本日拂晓完全窜尽，状甚狼狈。

二、师以歼灭该匪之目的，拟于明（七）日续向龙驹、黑沟猛追前进。

三、三五五团为前卫，于七日午前六时由旺润出发，经寇家湾、望雪庵、徐家湾、淤泥河口、龙驹、磨沟口，追击前进，到达黑沟以西地区宿营，严密配备警戒！

派出轻装一营及侦探队由中校团附指挥，兼程猛进，以期追及，抑留残匪，以便主力赶到扑灭之。

四、师部直属队于午前六时卅分由马家窑出发，经望雪庵循前卫道路跟进，到达后即在该处附近宿营。

三五七团午前六时由马庄河出发，经青山、岭根、马家窑在师部直属队后跟进，到达龙驹宿营，严密配备警戒。

五、三六团午前六时由汤河出发，经熊直岭、龙潭沟、七寸沟，到达旺润宿营，严密警戒！

七日晚各部队均追至目的宿营，综合各方匪情如左：

1、三五五团报告，匪昨晚宿黑沟，今晨继向西窜。2、据龙驹当地之土民报称：匪二千余人，枪八九百支，昨（六）日下午经此西窜。匪多青年佩手枪，惟弹甚少，声称走四川去云云。

七日晚下达续行追击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残匪伪二十五军约二千余人、枪八九百支，衣履破烂，于昨（六）晨由卢氏窜到龙驹，至午后三时复窜到黑沟宿营，推测今日匪踪，必在官坡附近宿营。

二、师以追及该匪之目的，拟于明（八）日由龙驹经黑沟、官坡追击猛进。

三、追击部署如左：

1、三五五团于八日午前六时由黑沟出发，经徐家湾到达官坡宿营，并切实侦察匪之退向，该团到宿营地后，严密配备警戒。

2、师部直属部队三五七团于午前六时三十分由龙驹出发，经黑沟到达徐家湾宿营，宿营地警戒由三五七团担任。

3、三六团于午前六时三十分由旺润出发，经瓦翁沟、淤泥河、野马岭、龙驹，到达黑沟宿营，自行配备警戒。

八日午后十时三十分，师部进抵黑沟，据土民报称：

匪沿途怨声载道，脚多肿烂，且均无棉衣，形态精神，均异常疲惫云云。

基以上情形判断，匪疲惫必信于我毫无疑问，尽一日猛追之力，必可追及残匪而歼灭之，乃在黑沟途中，下命各部队兼程前进，命令要旨如左：

一、残匪被我连日追击，精疲力竭，疲惫不堪，师以猛追该匪而扑灭之目的，更定追击部署如左：

1、三五五团本（八）晚务追至兰草，轻装之一部，以本（八）日能追及残匪为目的，务星夜兼程猛追，并随时侦察匪情，具报为要。

2、师部直属队三五七团晚进至官坡宿营。

3、三六团本晚推进至徐家湾宿营。

本（八）日各部队均兼程猛追，到达目的地宿营，计行程一百一十里，沿途所得匪情报如左：

1、残匪昨晚经官坡向兰草逃窜，昨晚似在兰草以西地区宿营。

2、午后三时三十分三五五团报告：残匪本日经箭竿岭向鸡头关逃窜，据土民报称：现与杨虎城部队发生激战中，结果未知。

职按上情况决心猛追，期与陕友军共收前后夹攻之效，故八日晚之追击命令之要旨如左：

一、残匪本晨由箭竿岭经鸡头关逃窜，在黄家邨（即三要司）附近为我陕友军截击中。

二、师以急追歼灭该匪之目的，决明（九）日继续跟踪猛追，经箭竿岭、鸡头关、黄家邨（三要司）向古城追击前进。

三、追击部署如左：

1、三五五团午前六时出发，按指定路线前进，到达寺坡街附近宿营，但该团轻装队务追至古城附近，并注意匪之退窜方向，务切实跟踪追击为要！

2、师部直属队三五七团于午前六时出发，到达黄家邨附近（三要司）宿营。

3、三六团午前六时由徐家湾出发，经木沟、兰草、下河，到达鸡头关附近宿营，该团行进时务搜索匪情，随时派员向师部联络。

九日午后一时，于鸡头关附近途中接得三五五团报告如左：

一、职团午刻追抵黄家邨（三要司）。

二、残匪昨（八）晚窜到黄家邨与驻军四二师二四八团接战，该团损失甚大，被匪缴械一营，余向古城退却，匪于本（九）日晨折向西南大山逃窜。

当令该团继续切实侦察匪情，转向西南跟踪追击，毋任逃逸为要。惟查三要

司西南崇山峻岭，重叠连绵，高耸云霄，且道路复杂，不易通过，百姓逃避一空，匪踪不明，故该团是晚乃追至距三要司西南十余里之何家村宿营，其余部队则均到达目的地宿营。

昨（八）日晚如友军堵截确实，稍能支持，今午职师赶到，即收夹攻之效，匪难脱逃，不料反壮匪之气，资匪以械，诚属可悲！但影响追击，莫此为甚！深觉惋惜耳。

## 乙“战斗”

九日晚，职以匪既向西南逃窜，即详侦匪之去路，继续追击。综合各情况，断匪必取道核桃坪、余家河[3]，向龙驹寨逃窜，乃决定部署取捷径追击，毋任逃逸。当晚命令之要旨如左：

一、残匪于今（九）日晨由三要司转向西南，经雪家泥岭、核桃坪、余家河逃窜。

二、师以跟踪追击、歼灭该匪之目的，拟于明（十）日转向余家河追击前进。

1、三六团为前卫，于十日午前七时由鸡头关出发，经北路头——核桃坪——龙古奶——向余家河严密搜索追击前进，到达余家河宿营，严密警戒，并派轻装一部，兼程前进。

2、三五七团于午前七时由黄家邨出发，经大石河、鸡头关，到达鸡头关后循前卫经路向余家河前进，到达余家河宿营。

3、师部直属队于午前七时由黄家邨出发，经大石河、鸡头关，到鸡头关后在三五七团直后行进，到达余家宿营。

4、三五五团于午前七时由何家川出发，经大石河至鸡头关，到达鸡头关后，在师部直属队后跟进，到达核桃坪宿营。

十日，照部署向余家河前进，已令前卫严密搜索，预计是日决可追及残匪，沿途经过两侧山脊，均务派兵搜索，如遇险要峰隘，并派队警戒，互相交替前进。本部并派参谋一员，随前卫团行进，以资联络。午后二时三十分，师部先头进抵北路头附近，忽得三五七团团团长报告如左：

据派往接替三六团路侧高山之警戒兵报称：“顷闻我三六团与匪接战，前方枪声甚密”等语，据此情况，即令各部队加快行军速度赶进外，当即率参谋长等先行驰往，亲察情况，令师附率师部直属部队在三五七团后跟进，奈道路险阻，山岭纵横错杂，故奔驰一小时始超越三五七团，到达核桃坪附近时，三六团之传达、传递报告于途中：

一、午后二时报告称：“职团本日向余家河搜索前进，于距余家河三里之北端南头山，匪企图欲向我腰击，现正激战中”等语。

二、午后二时三十分报告称：“1、同前；2、匪大部向左翼迂回，一部踞山顽抗，并构筑阵地”等语。

取得报告情况，乃一面令三六团沉着应战，并抑留当面之匪，待主力赶到而扑灭之，一面令师部直属部队三五五团即在核桃坪集结待命。并令三五五团派一部向西北警戒与三六团右翼相取联络，注意向三六团右翼迂回之匪。职乃于核桃坪，亲率三五七团轻装赶到南头山脚，即令二五七团停止于山脚待命。职即亲至三六团阵地观察匪我阵势，其时已午后四时卅分，而我三六团已与匪酣战约二小时余矣。当时据三六团梁团长面报，该团于午后零时三十分进抵龙古奶附近，即见土民扶老携幼，纷纷逃避，叩以故，乃告以“有匪约二、三千，现在余家河，并在两侧山上”，同时前卫营长及便衣探均先报告上情，当即妥为部署，严密搜索前进，迫午后一时三十分进

抵余家河北端之南头山附近，与该匪接触，并发现余家河西北高地一带险要，均有匪之大部占领，是时即占领阵地掩护后续部队之展开，令前卫（第一营）毅然攻击，时匪众施其惯技，摇旗呐喊，满山满谷，声势凶猛，经再三奋勇冲击，卒被我摧破占领。我第二营之一部，亦同时占领左右翼高地，予匪以交叉火力。我迫击炮亦集中轰击，于是匪众感火力之压迫，不复如昔时之凶猛矣，但仍狡计百出，一面向我正面反攻，复以一部向我右翼移动，又发现一部向左翼增加，斯时也，我官兵益加奋勇，再接再厉，恶战几小时，残匪卒不得逞，而匪众之精锐此时亦死伤累累矣，然终不惜孤注一掷，图最后之挣扎，现复以大部向我右翼迂回，其时该团知职已率三五七团赶到，士气益振，欲全力冲击而歼灭之。职睹此实情，即令三六团固守原阵地，抑留当面之敌，令三五七团越南头山东侧，取小道向匪之右侧抄袭，（余家河东南）匪受巨创，其势难支，即纷向南头山以西狼狈溃窜，当令三五七团全力压逼前进，并令三六团阵线之各部，乘势出击，尽夺其阵地，而斩获尤多，惟时已午后六时，天色黑暗，雨雪纷飞，故令三五七团相继追击至余家河北地区，次日天明再……

当（十）日晚七时下达命令，其要旨如左：

一、残匪今（十）日午后一时占领余家河北端一帝阵地，顽强抵抗，经我猛击抄袭，于午后六时，向南头山以西败窜，匪伤亡甚众，我三五七团正在猛追中。

二、师今（十）晚决在余家河东端原阵地，严密警戒，俟明（十一）日即跟踪穷追，以扑灭之。

三、各部队位置：

1、三五七团相机追击至余家河以西地区即停止，占领阵地，严密警戒，务探明匪踪，以便明晨穷追而扑灭之。

2、三六团仍在原阵地警戒，并派员与三五七团取联络。

3、三五五团即在核桃坪宿营，该团派出对西北警戒之一部务与三六团右翼，切取联络。

4、师部直属队在核桃坪宿营。

四、三五七团、三六团两团阵地务严密警戒，防匪复回夜袭，并互取联络及星夜清理战场、切实具报。

五、余在三六团阵地左翼山麓独立房屋。

十一日午前二时，据各团清理战场检点伤亡，卤获及武器弹药损耗及据俘匪供称与我接战之匪系伪二十五军之七五师，近由七四、七五两师合并而成，人数尚有二千余，惟弹药甚少，前日在黄家邨与陕军接战，获枪械甚多（以我追击猛烈，步枪不及携运，乃焚毁之），故昨日始有子弹及手榴弹，再三反攻。匪首伪军长程子华、伪副军长徐海东、政委吴焕先，均在余家河督战，并云此次敢与中央军应战，因战胜四十二师二四八团之余气所致，不然，即向龙驹寨退去云云。

本师方拟跟踪穷追而歼灭之，乃本十一日午前八时，适奉绥署主任刘[4]齐午参电节开，赤匪既已西窜，即由陕友军负责追剿，该师仍即回驻朱阳关待命等因，奉此，除分电陕省杨主任[5]、邵主席[6]查照外，遵于十一日上午九时转饬各团向豫境前进。十六日抵朱阳关，集结整理待命。

其四追击堵剿之所见[略]

摘自《陆军第六十师余[庾]家河之役战斗详报》

#### 注释

- [1] 嵩伊，指河南省嵩县、伊川两县。
- [2] 欧阳专员，指陕州（今陕县）专员欧阳珍。
- [3] 余家河，应为庾家河。
- [4] 刘，指刘峙。
- [5] 杨主任，指杨虎城。
- [6] 邵主席，指邵力子。



## 国民党军对红二十五军及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两次“围剿”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九三五年七月）

红二十五军长征入陕后，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后改为鄂豫陕省委）庾家河会议决议，立足于陕东南地区，积极开创新的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军力量。

一九三五年一月，蒋介石令杨虎城以陕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旅及第二四八团、特务第一团、警卫团、警备第二旅两个团，在第四十四师三个团、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的配合下，对红二十五军发动了第一次“围剿”。

反“围剿”斗争开始时，红二十五军先后攻占镇安、柞水县城，于蔡玉窑、文公岭歼灭第一二六旅三个营；二月下旬，为配合红军第四方面军发动的陕南（汉中地区）战役，红二十五军由郿西地区西进华阳，沿途攻占宁陕、佛坪县城，三月十日在石塔寺歼灭尾追之敌陕军警备第二旅一部；四月九日，于九间房歼灭陕军警备第三旅大部，十八日攻占洛南县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

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军发展到三千七百余人，先后建立了鄂陕游击总司令部（辖总部特务营、第三、四、五、六、七、九路游击师）、豫陕游击师（辖四个游击大队），以及华阳游击队等地方武装，总共二千余人；并建立了中共鄂陕、豫陕西特委和五个县工委；先后成立了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和二个县、十三个区、四十六个乡的苏维埃政权，初步建成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四月二十日，蒋介石令以东北军工以哲部第六十七军之第一七、第一五、第一二九师九个团，庞炳勋部第四十军第三十九师五个团，肖之楚部第二十六军第四十四师四个团，唐俊德部第九十五师三个团，孙蔚如部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四个团，唐嗣桐部陕西警备第一旅二个团，张飞生部警备第二旅二个团，特务第一、二团及第四十二师冯钦哉部之第二四八、第二五团等，总共三十多个团的绝对优势兵力，对红二十五军及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发动更大规模的第二次“围剿”。

红二十五军为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采取了“先拖后打”的作战方针，于六月初由郿西地区北上，突破敌第六十七军之丹江防线，直插入其侧背，寻机歼敌。因寻战未果，遂转向东南方向，继续在外线展开攻势，以调动、分散密集之敌，创造战机。六月十三日，包自商南县城，继而攻占富水关、青山街。十六日远程奔袭荆紫关，歼宁敌一部，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当敌第六十七军三个师、第四十四师和陕西警备第一旅蜂拥而来时，红二十五军又掉头西进，昼夜兼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这时，敌军的“围剿”部署已被打乱，各路追敌被拖得相当疲惫。七月二日，在山阳县袁家沟口全歼陕西警备第一旅，俘敌旅长唐嗣桐以下一千四百余人。十三日，乘胜北出终南山，威逼陕西省城西安。一个月内，红二十五军以奔袭荆紫关、袁家沟口战斗、威逼西安的作战行动，打破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宣告了蒋介石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二十五军计划的彻底破产。

杨虎城奉蒋介石、张学良令“严加注意”红二十五军给冯钦哉电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

奉总司令蒋、副司令张齐午、申两电开，据报称伪二十五军主力鱼晚窜至卢氏之官坡附近，希对于龙驹寨，竹林关、漫川关一带地区，严加注意等因，仰即转饬遵照为要！ [绥署蒸午参电]

摘自《四十二师〈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杨虎城关于向山阳地区追堵红二十五军给冯钦哉电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综合连日各方情报，赤匪徐海东有由山阳东南地区经安康方面南窜入川之企图。特令该师柳旅长彦彪率领所部，对该匪不分界域追剿，毋使该匪有片刻喘息之机，然后与各堵剿部队合力扑灭之；着刘云龙团追至山阳即在该地布防，以防匪回窜。仰即遵照。[ 绥署元亥参电]

摘自《四十二师〈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杨虎城关于请派部队入陕增援给邵力子电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特急。转送主席力子兄勋鉴：邓密。顷据龙驹寨柳旅长彦彰[彪]报称：“伪二十五军残部，确有两千之众，枪亦不过一千五六百支，因职旅进剿，该匪仍由庾家河窜至兰草坪，刻又回窜三要司、鸡头关一带，究属回窜豫西，亦或赤化商雒，尚未敢定”等语，查该匪自豫入陕后，即在商雒西逃东驰，此击彼窜，我军疲于奔逐，匪行旋回流窜。该匪不除，不特为豫陕边区后患，且为进剿川匪一大隐忧。惟商雒<部>队以柳旅与刘云龙部，共计尚不足三团之众，布防数县，汇力过单，堵剿兼施，两感困难。现为腊底，被清该匪不便再行流窜起见，除另调驻澄城之薛如兰团长，率兵两营，尅日开赴雒南，以厚兵力外，且请汉中何主任[1]转饬四十四师提前赴安洵[2]一带集中，以便抽调唐嗣栋[桐]旅，北开商雒，会同协剿；并请转饬上官[3]总指挥饬所部由卢灵[4]取道商雒，向安康集中，俾于便道中予商雒剿匪部队以有形无形之声援，且策第九军行进之安全。以上各节，尚请就便代陈委座及军委会，说明实况，再予分别电促，期于最短期内肃清该匪，是所至禱！并希赐复为盼！

弟杨虎城叩。俭亥。参一。

注释

[1]何主任，似指何成浚。

[2]安洵，指陕西省安康、洵阳（今旬阳）两县。

[3]上官，指上官云相。

[4]卢灵，指河南省卢氏、灵宝两县。

## 上官云相关于裴昌会部向潼关推进电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奉张副司令、何主任[ 1] 俭代电令：四十七师[ 2] 即以主力推进潼关，防匪回窜等因，遵即令一四一旅进驻潼关及其以南地区，严密布防，堵匪回窜。 [ 艳战电]

摘自《陆军第四十七师剿匪工作报告书》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至二十四年三月）

注释

[ 1] 何主任，指何成浚，时任国民党驻鄂特派绥靖公署主任。

[ 2] 四十七师，师长裴昌会，该师辖第一三九、第一四一旅。

冯钦哉关于调集部队给薛如兰电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日)

(一) 顷据商县电话称：徐匪海东业窜至商县东北，似有西窜出山之势等语。

(二) 着该团长[1]率所部第二、三营，及大荔房久哉营、骑兵连、工兵一连，均限江日开抵渭南集中待命。

(三) 各部队到达后，均归该团长指挥，除令此间部队遵照外，仰即遵照为要。 [冬戌电令]

摘自《四十二师〈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该团长，即第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二五一团团团长薛如兰，时驻防潼关。

杨虎城关于红二十五军入陕后的形势给邵力子电（节录）  
（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

特急。

西安邵主席力子兄赐鉴：

……乃两周以来，客观形势大变：一为豫匪西窜。原其出动目的，盖绝对在于赤化商、雒、镇、柞[1]作用。我方在此南北七八百里、东西千余里，毫无兵力端然游击。溃匪南可以呼应徐贼[2]，牵制安汉[3]各部之南攻，北可以窥伺关中情势，乘隙进扰。此患不除，则两个月后，匪之成就既可以保障川匪之安全，复足以时时威胁西京[4]，此其一。次之，委座本已允弟请求，两次电令纪青[5]兄率三师一独立旅进驻安康，雪竹[6]且已由京电令肖师[7]进驻白河。乃近数日内，雪竹主任三电给弟，申述纪青、景湘[8]另有任务，绝对不能如吾人之望，填防陕境，且力嘱弟当从速统筹剿击，此其二也。此均使弟之裁兵计划顿受根本打击，非常棘手，良为痛惜。盖民力如何，宁岂不知？且政务计划，建设多端，均吾人信仰所在，努力之的。今以客观情势之变化，遂令吾人处境不能遂行多时之企望，从而吾人自身需要，且将为自身政策之梗碍，为是何如？再且蔚如[9]弟以为当责任之冲，鉴于过去对朋友、对部属之困难，徘徊省垣，迟迟不敢言旋。两年来与共，彼此间心言都同，其于部队之多方护，尤切钦感。今者势逼时迫，在建设与时两须推进之情势下，妥行筹划，殊觉乏策。窃思中央财政困难，固属实情。惟既不能以兵相助，是否可以饷相助？万一无效，则在目下万难景况中，不知省府能格外设法短时的渡过难关否？至关于商雒赤匪之消灭，除即日令张飞生部，移开镇安、商县、山阳、龙驹寨外，另定由绥署及四二师抽调五团，亲自统率，积极堵剿，俾早除之。盖鉴于匪在豫境流窜时，虽牵动上官[10]等五个纵队约六七万人，未能根灭，我方似不能配备越过匪力三倍以上。为此，弟急切返省，敬祈兄处主稿，为弟电请委座，饬令较大飞机，来陕备用。另盼即促蔚如速回。临电神驰，佇切复教。

弟杨虎城叩 阳印

注释

[1] 商、雒、镇、柞，指陕西省商县、雒南、镇安、柞水诸县。

[2] 徐贼，是对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污蔑之称。

[3] 安汉，指陕西省安康、汉中。

[4] 西京，古称长安为西京，即今之西安市。

[5] 纪青，即上官云相。

[6] 雪竹，即何成浚。

[7] 肖师，指肖之楚部第四十四师。

[8] 景湘，即肖之楚。

[9] 蔚如，指孙蔚如。

[10] 上官，指上官云相。

## 杨虎城关于调武士敏旅增防西安给冯钦哉电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

顷据安康唐[1]旅长蒸未电称：赤匪于佳日午后到镇安，苏县长[2]抵抗不支，退守该县西区，等语。查该匪现已窜据镇安，省防兵力单薄，深堪顾虑。刻已电令孙团长辅丞[3]由邠县派兵两连接替柞邑防务；着吴仲华营开回三原接防，以便抽调王克敬团[4]即日来省协防；并迅飭武旅长士敏即将肤施等三县防务留兵一营准备向高[5]师交防，即日将其余部队开回洛川；留王宏业团[6]部署洛川一带防务，该旅长即率行团[7]移驻三原待命为要。

[ 绥署真申参电]

摘自《四十二师〈民国〉二十四年一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唐，指唐嗣桐，时任陕西警备第一旅旅长。

[ 2] 苏县长，即镇安县县长苏光璧。

[ 3] 孙团长辅丞，系第十七路军所属之特务第一团。

[ 4] 王克敬团，指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旅第二五 团。

[ 5] 高，指高桂滋。

[6] 王宏业团，指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四旅第二四九团。

[ 7] 行团，指行占鳌任团长的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四旅第二四七团。



庞炳勋奉蒋介石、张学良令调刘世荣旅入陕“围剿”红二十五军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二日)

一、奉蒋总司令、张副司令命令内开：

(一)查伪二十五军残匪收纳各地零匪约计人枪两千余，流窜于陕南商县属之红岩子、凤凰嘴一带。

(二)着该军即抽派兵力两团之一旅，克日开往商南、雒南、商县一带地区内负责剿办，以三个月为限，务将该区内所有残匪肃清净尽。

二、第一百一十五旅全部附骑兵一排、辎重驮兽四十头、五瓦特无线电两架、谍报一班，归刘旅长世荣指挥，于本月十七日早由方城出发，经由鲁山，卢氏以南大道，向指定匪区前进，剿办该匪。

三、骑兵团酌拨骑兵一排；辎重兵营酌拨驮兽四十头，官兵附件俱七通信兵营拨五瓦特无线电二架，人马附件俱全，均归一百一十五旅随同出发。

四、军部沙参谋金山，带谍报五名，归一百一十五旅服务。

五、一百一十五旅所遗独树防务，着由骑兵团派骑兵一连接替；遗方城防务，着由二百三十二团第一营（欠步兵一连）接替；原驶博望之防，由该营酌留步兵一连驻守；遗赊旗镇防务，着由二百三十一团第一营全部接替。

以上接防部队，统限于本月十六日午前到达，接替完毕。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

## 肖之楚关于“围剿”红二十五军给所部的三则文电[1]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

### 一、一月十七日给陈景藩电

(一) 徐匪残部于删晨窜至上、下茅坪，拟有经竹筒口、蜀河过江南窜之企图。

(二) 本军决以优势兵力，扼守冷水河、白河一带，策应蜀河驻军堵击。

(三) 第二六二团驻鲍家店之第三营着归还建制，遗防由第二六四团第一营派兵一连前往接替。

(四) 该团第三营到达白河后，陈团长景藩即亲率两营兵力，进驻冷水河防堵，并与蜀军[2]联络，勿为匪算。 [筱申电令]

### 二、一月二十五日给杨鑫电

(一) 连日综据情报，徐海东残匪经二千余人、枪千余支，现窜至郧西、白河交界之天门、关防铺、杨家坪、滚子岭一带，有经蜀河渡汉江南窜企图。

(二) 杨旅长鑫[3]即应由草店酌率一团驰赴白河，连同驻冷水河第二六二团(欠一营)自取捷径，寻匪痛剿。

(三) 第二六三团李团长印臣酌留一连驻郧西担任城防，应即督率主力进至上津集结防堵，并相机夹击。

(四) 陈、李两团均归杨旅长指挥，务与陕军联络痛剿，勿任该匪向东南流窜。

(五) 除分电郧西、白河两县长转饬邻匪各区代办给养，俾我进剿部防[队]所到之处随时购买，仰即遵照，并将开动及进剿情形随时具报为要。

[有未电令]

### 三、一月三十一日电

(一) 徐海东匪久在陕鄂边区山阳、镇安、洵阳、白河、郧西各县境流窜滋扰，我陕军赵、柳、张[4]各纵队，刻正分途追剿中。

(二) 本军以围歼该匪之目的，决定剿堵部署如次：

1、第一三旅全部调集白河及其附近，并酌以一团进驻上津及兵营铺扼要防堵。

2、原驻上津第二六三团第三营交防后，即移驻黄云铺任郧西、上津之联络。

3、第二六二团移驻草店，并分接六里坪、武当山之防。

4、以上各部队统限于二月五日开始移动，其防务交接程序由杨旅长鑫妥为规划，务期迅捷，各部队调集完毕待命进剿。 [世辰电令]

摘自《陆军第四十四师〈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份至二十四年三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注释

[1] 肖之楚，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六军军长兼第四十四师师长。

[2] 蜀军，指驻蜀河之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所部。

[3] 杨旅长鑫，系第四十四师第一三旅旅长。

[4] 指赵寿山，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旅长；柳彦彪，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六旅旅长；张飞生，时任国民党军陕西警备第二旅旅长。

何成浚关于指挥统一“进剿”红二十五军给肖之楚电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1、查伪二十五军残匪仍流窜于山阳、洵阳边界大小心川、花水河一带，似有在豫鄂陕边区造成新赤色区，与徐匪向前遥相呼应，牵制国军进剿之企图。

2、陕军张飞生旅已由镇安向匪进剿，该师应以驻郟西第二六三团向上津推进，堵匪东窜；另以杨旅长鑫所率各团连络陕军，向蜀河以北地区寻匪进剿，务于最短期间消灭之。

3、为指挥统一进剿便利计，可暂令杨鑫所率各团归杨主任虎城指挥。

4、以上三项，希迳与杨主任商酌办理，随时具报为要。 [世申参电]

摘自《陆军第四十四师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份至二十四年三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杨虎城关于请调部队驻防安康给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一月三十日)

急。长安绥署电务科译送邵主席力子我兄勋鉴：夏密。弟以鄂豫残匪伪二十五军企图赤化秦岭以南各县，俾北窥关中，南制安汉[1]。且此间地形险峻，民情复杂，颇便于匪，实属可虑。因调集较厚兵力分途围剿，期早歼灭，并于离南郑时，绕道来此视察追剿情形，近已部署妥贴，逼匪决战。惟以山深林密，冰雪载途，完全消灭尚需时日。顷接孙军长蔚如电称：川匪近以大部向昭厂[2]线一师防地猛犯，并以一部向宁羌[3]我防地活动，该军防地右翼紧张。本来安汉兵力已觉过单，现应准备出击，尤感不给，拟调回由汉中移剿徐匪海东之张鸿远[4]旅、张汉民团回防等情。弟意按照陕局情形及进剿川匪论，必须尽速扫平此股，当已复电不允。但所陈皆属实情，困难应待解决，反复思维，惟有恳请委座饬令杨渠统[5]师移驻汉南，庞更陈[6]军填防安康，始可无虑。弟已电请，尚乞吾兄从旁为力，代陈困苦，冀蒙俯允。再则，杨[7]师训练，尚属可用，唯枪械过旧，须为换发。恳祈鼎力促成，不胜铭感，临电神驰，祇希荃照。

弟杨虎城            卅商县印

注释

[1] 安汉，指安康、汉中。下同。

[2] 昭广，指四川省北部昭化、广元。

[3] 宁羌，今陕西省宁强县。

[4] 张鸿远，即张飞生。

[5][7] 杨渠统，原系杨虎城部第十七师四十九旅旅长，一九三四年南京政府将该部调往河南后，被委任为新编第五师师长，脱离十七路军系统。

[6] 庞更陈，即庞炳勋。

柳彦彪关于“进剿”红二十五军给冯钦哉的三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二月三日——六日)

一、二月三日电

职于申刻抵蔡玉窑，张旅长飞生亦于昨日到此。据景团长[1]报告：昨日已刻故事结束，匪经曹家坪向红岩寺方向窜去，职团只死伤四五十人，我刘团[2]损失较大，正在收容。匪死伤八九十名。查红岩寺地当要冲，南可通凤凰嘴、镇安，东可通商县，北可向蓝田。职拟明日向红岩寺跟踪追击，与张旅[3]联络。刻张旅向凤凰嘴截击矣！ [江西电]

二、二月五日电

职今午追匪至葛牌镇之九间房附近，经我第一次攻击，匪已向文公岭北方退去。现匪调来大部向我猛烈反攻多次，均被击退。时值天黑，我刻在文公岭、谢家河一带布防，决于明晨向匪猛攻。 [微末电]

三、二月六日电

职于昨日在九间房与匪激战，迄晚大雪，遂暂时停止攻击。因双方死命相拼，故伤亡均大。刻大雪仍不停止，路滑，各据险死守。如能火速派兵夹击，当能于短期歼灭该匪。唯骑兵及重兵器不宜。职部即为辎重及重兵器所累，拟于相当地点将骡马等安置后方与匪相拼。请饬王克敬团[4]轻装，多带子弹、炸弹，即开前方可也。 [鱼辰电]

摘自《四十二师 民国 二十四年二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景团长，指景建业。

[2] 刘团，指刘云龙团。

[3] 张旅，指张飞生旅。

[4] 王克敬团，时已由三原到西安，遂于二月七日调至商洛。

## 柳彦彪部关于蔡玉窑、文公岭两次战斗经过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二月一日——五日)

一、二月一日第二五二团在柞水县属之蔡玉窑剿匪战斗经过如左：

据第二五二团团团长景建业报称，职率所部于一月三十一日行抵凤凰嘴，据侦探报告，徐匪现分两股逃窜，其大部在蔡玉窑，一小部分向柞水窜去，正拟跟踪追击，适张旅长飞生亦率部抵此。职即与张旅长协商计划；分两路追击，双方互相策应，张旅长向柞水前进，职率部逞向蔡玉窑追击，于二月一日早七时分途出发，第二营为前卫，经桑树坪、庙沟口，向蔡玉窑方向搜索前进，其余按第一营、团部、步炮连、第三营、大行李之次序跟进。职于本日上午十二时行抵庙沟口附近，据探报，匪刻在蔡玉窑南端高地占领阵地等，职即令前卫于马儿峡附近高地占领阵地，掩护本队展开，于二月一日下午零时三十分在庙沟口下达作战命令：（一）顷据探报，匪之大部刻在蔡玉窑南端高地占领阵地中。（二）本团拟在庙沟口展开攻击该敌。（三）前卫第二营即在马儿峡附近高地占领阵地，掩护本队展开，后即向敌之右翼攻击前进。（四）第一营即在马儿峡东端展开，向敌之正面攻击，与第二营互相策应。（五）第三营为预备队，暂在庙沟口停止，并与后方各要配备相当兵力，严防敌之迂回。（六）卫生队即在庙沟口东端开设，大行李均停止于庙沟口东端凹道内。（七）予在预备队。此后各部队均就攻击预备位置，施行攻击前进，第二营旋将敌占领之左翼山头连夺数处，正拟向敌之主力攻击，而第一营因行动迟滞，忽受敌人右侧之奇袭，致与第二营失去联络，而官长已难掌握，士兵纷向后溃退，敌之大部即从第一营之正面猛扑，同时有三、四百敌人向我后方迂回，而第三营因严防侧背，不能抽调增加前方，致二、三营均各陷于孤立地位，当时天晚雪大，敌我混乱，无法辨别，乃令第二、三营停止攻击，就各原阵地竭力防御。斯时匪分两股，一小股约六百余人，向第三营阵地进攻，大部约千余人，则围攻第二营，双方火力极炽，幸我官兵均抱必死决心，沉着应战，匪一再猛攻，终未得逞。至翌（二）日午后二时，庙沟附近之匪受我第三营之猛攻，伤亡甚巨，陆续撤退，旋又集中全力攻我第二营阵地，企图将我各营各个击破，我第二营营长陈连城督同所部竭力抵抗，终以该匪顽强，且匪众我寡，势甚危急。职得知情形，即派团附余开纬率第三营之八、九两连由马儿峡右翼高地增援，迂回至匪之后方，猛攻其侧背，同时我第二营向外夹击，血战二小时，匪不支乃向曹家坪方向溃窜，时已傍晚，且我官兵已激战两昼夜，疲劳过甚，后续部队尚未到达，不敢穷追，即于蔡玉窑稍时休息，藉资整顿。是役匪方伤亡伪营长二员，连、排长数十员，匪众约二、三百名，职团阵亡官长一员，士兵二十三员，受伤官长七员，士兵四十三名，失踪士兵四十八名。

二、二月五日第二五一团在柞水县属之文公岭剿匪战斗经过如左：

据第二五一团团团长薛如兰报告，二月四日在曹家坪据侦探报告，徐匪已窜至葛牌镇，有围攻该镇民团之企图，同时接到旅长命令要旨如下：（一）据捕获匪探及张旅[1]侦探俱称，匪已窜至葛牌镇，并有攻打该镇民团之企图，我部明（五）早仍继续向葛牌镇追击，务求歼灭该匪。（二）第二五一团为前卫，于明（五）早六时出发，经蔡峪河、河岭子、庙台子，文公岭、沙马沟，向葛牌镇前进。（三）经过九间房后须严密搜索，进至距葛牌镇约十余里处须稍停止，俟各团营整顿后，即分三路向该镇挺进。午后二时进至关帝庙，得便衣队报告，九间房左右之岭上发现匪探二十余名，向文公岭方

向逃避，职即令前卫营沿左右山岭向前搜索进至文公岭待命，第二营即时占领九间房北端高岭之阵地，于三时三十分复据便衣队报告，匪探完全退至文公岭下之高地。同时据前卫营报称，文公岭已无匪踪，尖兵连搜索至第二高地停止待命，旋据前卫营转据尖兵连连长万松林报称，前面二百公尺处之高地发现敌人百余名，在我军山头之下正向我前进中，同时据沟内之土人云，葛牌镇之匪有窜杨家斜之模样，其时已闻尖兵连处枪声不息，当立即报告旅长，一面依据尖兵连长报告，我踞高临下，匪居低仰攻，地势甚为有利，遂下达命令如下：（一）敌情同前。（二）本团根据昨日旅长命令及当前情况，有攻击该匪之任务。（三）第三营营长宋鸣岐率七、八两连附机枪两挺，由现地沿文公岭东端直下攻击前进，第九连附机枪两挺，占领文公岭西端之山头，掩护该七、八连前进；第二营占领文公岭高岗阵地；步炮连连长带炮两门，在文公岭西端山头占领阵地，对文公岭东端山下之松林射击；机枪第二连在文公岭左右占领阵地，对葛牌镇方向构成交叉火网；其余为预备队，归第一营营长指挥，位置于文公岭南山麓，大小行李在九间房附近停止。（四）予在第二营。

第三营营长宋鸣岐接到攻击命令后，即令该营附杨芳山率领第八连沿文公岭东端山脊向该匪攻击前行，经数次猛烈射击，匪犹顽抗，该营长率第七连增加后即行肉搏，毙匪近百名，匪势不支，向后溃退。该营长率领七、八两连乘胜追击，连占数岭，该匪以先遣部队失利，继派奋勇队约两营，将我追击部队三面包围，我第三营官兵奋勇应战，第七连连长蔺振材阵亡，第八连连长万松林负重伤，官兵伤亡几半，职即令第二营营附商树功率五、六两连续进增援，而匪亦大增部队向我反攻，职又令第一营营长王光率领该营续进与匪主力决战，激战甚烈，相持多时，匪以未逞，乃另派遣一部绕我左翼向第九连阵地进攻，适我第二四八团刘秉元营赶到，时已薄暮，大雪纷飞，匪我相持原阵地。职以我第九连阵地过于突出，于傍晚令稍后撤至文公岭齐头西端高地，与刘营协守，并与我右翼阵地确实联络。是夜匪攻数次未逞，旋于拂晓时佯攻后向葛牌镇、杨家斜分股逃窜，当时雪厚路滑，未便穷追，除派第一营营长指挥二、四、九三连驻守文公岭外，其余撤回九间房整理。是役伤亡官兵约二百余名，匪之损失尤重云。

三、二月五日第二四八团在柞水县属之九间房[2]剿匪战斗经过如左：

据第二四八团团附王泽民报告称，职率二、三两营随柳旅长于二月五日晨由曹家坪向葛牌镇前进，第二五一团为前卫，职部为本队，行至九间房时，前卫已发现匪情，当即展开向匪攻击，连占数高地，旋匪大部增加，反攻甚猛，我薛团预备队全数增加前线，与匪肉搏，伊时职奉命警戒第二线，距九间房约二里许，于下午六时奉旅长命令，即时前进，增加第一线文公岭阵地。职以当时情况紧急，即率二营四连先行驰援，其余部队归第二营营长刘秉元率领续进。职抵九间房后，薛团长着增加于文公岭岭口右翼，职即率该连迅速进入阵地并向两翼取联络，时因天晚昏黑，匪攻甚猛，左翼尚未取得联络，匪忽由岭口突进，分三路猛扑我阵地，第四连尽被包围。职遂率四连连长张瑞符、连附白树德、士兵约一排、团部号长傅珍、随从勤务兵、传令兵等戮力冲杀突围而出，则仅余士兵十余名。第四连连长张瑞符、连附白树德阵亡，号氏傅珍，勤务兵秦海林等被俘。职率冲出士兵仍移右翼山岭负险固守。迄晚十时，匪始撤退，拂晓后匪全部退去。是役伤亡官兵及失踪约一百余名。

摘自《四十二师 民国二十四年二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张旅，指张飞生旅。

[2] 九间房，实则为九间房附近的文公岭战斗。



蓝田县长关于柳旅死伤情况及红二十五军俘虏政策给邵力子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主席钧鉴：

谨禀者，此次柳旅[1]奋勇剿赤，死伤实有三百以上，而被俘亦如此数。连日回来徒手兵已达两百名，匪给每名洋二元、烟土两二，并在葛牌镇开欢迎十七路官兵大会，演新剧，宴会聚餐。对郑效仁之团丁且发三元，并给皮袍。其宣传工作无微不至。……[略]至匪之实力，有匣枪、自动步枪手提式者确为两三千以上，而翻山越岭、耐寒忍饥为其特长。今度匪之损失不及我方十分之一，而其所得枪弹增加实力不少。职与冯军长[2]、张参谋长计议，注重切取联络，围困堵剿，过于猛攻，大部队深入山凹不能展开，徒损失耳。想钧座必与杨主任熟议及之矣。谨禀，恭叩崇安。

职郝兆先谨上

二月十三日夜一时(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注释

[1] 柳旅，指柳彦彪部第一二六旅。

[2] 冯军长，指冯钦哉，时升任国民党军第七军军长，该军只辖第四十二师。

蒋介石关于军队调遣给杨虎城、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三日）

杨主任、邵主席：虎城兄蒸丑参一电、邵主席蒸电，均悉。永密。（1）安康防务，已派庞军[1]之三十九师接替，并促其星夜前往接防矣。（2）杨渠统师正在整理，不便开动。（3）所请清涧以北防务由八十六师接替，清涧以南宜君以北防务由八十四师担任，抽四[2]预定增援，各部行进道路及集中地点，俾得如计策应也。

中正手启 元未机牯

注释

[1] 庞军，指庞炳勋部第四十军。

[2]原电文如此，似应为四十二师。

刘峙关于庞炳勋、陈沛部调防

安康、汉中给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四日)

长安。邵主席力子先生：文电敬悉。绥密。陕南吃紧，关系大局。此间已呈准委座，令驻豫第三十九师全部[庞炳勋]，先开安康防剿，并以六十师开汉中。兹承尊嘱，复专电呈委座请迅增援矣。此后陕南一切情形，乞每周详示两次为禱。刘峙叩。寒未。绥参。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 杨虎城关于将武士敏旅南调商雒给冯钦哉电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

(一) 查川北赤匪主力现向西北窜扰，连陷我宁羌[1]、沔县[2]等城，刻正与我军在长林宜褒之线激战中；而徐海东股匪又复流窜商雒一带，企图牵制我陕南后方。

(二) 我军为短期间内先行消灭徐海东股匪起见，拟将四十二师驻防陕北部队悉数南调，开往商雒协剿。

(三) 兹将陕北各县防务另行区分如下：

甲、八十四师着克日将绥德、清涧、安定、吴堡四县防务交八十六师接替后，即派队接替洛川、郃县[3]、宜君、中部[4]等县防务，师部驻肤施，清剿该地区赤匪。

乙、四十二师武士敏旅，俟将洛川、宜君、中部、郃县等处防务交替后，着迅即集中三原待命[5]。

摘自《四十二师 民国 二十四年二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宁羌，今陕西省宁强县。

[2] 沔县，今陕西省勉县。

[3] 郃县，今陕西省富县。

[4] 中部，今陕西省黄陵县。

[5] 根据国民党军第四十二师一九三五年二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中记载：“……该旅虽奉命集中三原待命，唯接防部队俱未如期到达，以致月底尚未集中。”

## 庞炳勋奉蒋介石令调第三十九师开赴安康之命令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六日)

### 命令

(二月十六日下午六时于南阳军司令部)

一、奉蒋委员长文牯电开：徐匪支陷宁羌，近日急攻沔县，陕南吃紧。着该军第三十九师[1]全部克日开赴陕南安康区接防，协同陕军防堵。至该军所有骑兵，仍留驻南阳一带，以资镇摄[慑]。

二、遵照电令，除已电令一百一十五旅迳由商县、山阳直赴安康外，现驻南阳属三十九师部队分三个梯队，于本月十八日起，依左序列出发。

- 1、十八日，二百三十二团；
- 2、十九日，一一六旅（欠二三二团）；
- 3、师直属部队；

三、以右部队均于当日上午六时三十分出发，经邓县入鄂境老河口，沿公路（老河口直达白河公路）至白河县，再西进入陕，经洵阳直达安康。

四、南阳城防由骑五师李师长福和率师直属部队于十八日接替，唐河县遗防由骑五师第三团酌派一部于十七日接替；方城遗防，由独树骑兵团第二连移驻该地，于十五日接防；其余骑兵仍驻原防。

原驻瓦店、潦河、大石桥、赊旗店、独树、新甸各地防务暂空。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

注释

[1]第三十九师，属国民党军第四十军，该军只此一师，师长庞炳勋兼，辖步兵第一一五、第一一六旅及补充团、骑兵团。

蒋介石关于陕甘“剿匪”部队指挥系统及军队区分电  
(一九三五年二月十八日)

绥密。兹规定陕甘剿匪部队指挥系统及军队区分如下：

一、任朱绍良为剿匪军第三路总司令，杨虎城为剿匪军第三路副总司令，总司令不在前敌时得代其职务。

二、以孙蔚如部、庞炳勋部之第三十九师、伍诚仁师、王耀武旅及肖之楚在陕之部队，为剿匪军第三路第一纵队，其司令官由杨虎城兼。

三、以胡宗南部、杨步飞师、陈沛师、钟松旅为剿匪军第三路第二纵队，以胡宗南为司令官。希查照。

中正。巧未。参赣。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柞水县政府就县城被红军占领等情给邵力子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案奉

钧府指令第                    号内开：

“……倘在祈求自保一官，不知认真办理善后，定予严惩不贷。仰即明白具复。此令。”等因。奉此。遵查本年一月五日，赤匪由商县属之杨家斜，经本县红岩寺窜抵镇安属之凤凰嘴，县长闻报，即调总卫团及保甲队五百余名，布防于镇、柞[1]毗连之各要隘堵截，并饬本府员役，先将卷宗簿据款项电本等物，移藏山洞，以备不虞。至一月二十四日，继据探报：该匪南窜已抵郿西。县长因团队久驻边境，粮秣困难，遂令退回原防，又以卷宗等件，久置山洞，办理公文，颇感不便，复饬员役，完全移回，以资检阅。詎该匪流窜迅速，不数日间又复回窜凤镇。县长据报后，正调集团队，而山道迂回，该匪便衣已入石镇，进攻县城。县长率团队抵御二小时，奈团力薄弱，匪势浩大，山城难守，暂退北区集合团队，以图反攻。二月二日，遂率团队五百余人，收复县城。自赤匪扰后，地方秩序大乱，零匪蜂起。县长严令各保保长整顿保甲，清查户口，捕辑匪类，并饬各联保主任调查各保被害情形，以便设法安抚，俾逃亡良民各安生业。至前报损失呈内终将善后事务办理有绪，专文呈报因未提及，奉令前因，除将各乡损失调查清楚另案具报外，所有被匪前后情形，理合具文呈请钧府鉴核备查，实为公便。

谨呈

陕西省政府主席邵

柞水县政府[印]

二十四年二月二十三日

稿行二十四日

(原件存柞水县档案馆)

注释

[1]镇、柞，即镇安、柞水两县。

## 肖之楚部“围剿”红二十五军及鄂陕边地方武装的战斗报告

(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二十四日)

本年二月二十一日，第一三旅杨旅长鑫率领第二六团及第二六一团，由白河开进上津附近，并督同上津之第二五九团，与陕军部队协力进剿，二十三日到达竹筒河附近，据报关防铺现有徐匪一部盘踞，人数未详。

二十四日早，即督队向关防铺之匪进剿，并令第二五九团团长于显文率兵两营向大坝塘前进夹击，詎该匪闻风已窜至一、二天门一带，当即率队跟踪寻剿，并留一营扼守关防铺，防匪回窜，另派二五九团之一营向一天门方向协剿。该营于午后二时到达一天门附近，遇匪赤卫队二百余人，经我官兵痛击，毙匪数名，匪即纷向北方深山窜去。杨旅长率报徐匪主力经四峡口、茅坪向西南窜至洵阳属之沈家河、周家河一带，二天门西北地区有匪之抗捐队二三百人流窜，当派各部队分途搜剿，旋经第二六一团游击队于三天门西北之蓝家坡地区，击毙匪徒六七名，打落肉票四名，余匪向西分窜。

二十六日，据确报徐匪大股经我军节节压迫后，已向西流窜，其赤卫队于昨夜纷向米粮川方向逃去，唯当地零数人或十数人成一股，四处流窜等语，杨旅长即饬各部分区清剿零匪，并协助民众组织铲共团、义勇队，调查户口，办理善后。

本年三月五日，杨旅长率第二六一团开回关防铺一带防剿，并令第二五九团赴槐树沟附近搜剿，该地零匪闻风即向小磨沟逃窜。六日，该团续向小磨沟一带游击，匪已分窜无踪。

八日，据探报徐匪主力已窜至柞水境之曹家坪，我陕军仍寻匪追剿中，其关防铺、一二天门、大小心川、槐树沟各处之零匪，连日经各部更番搜剿，分向山阳、镇安各地散窜。当今第二六团留驻关防铺、二天门，防匪回窜；第二五九团开驻上店子及其附近，清剿零匪。杨旅长率第二六一团于九日由关防铺回白河原防集结待命。

十一日，第二五九团在上店子捕获伪二十五军农民委员江贤良一名，当即呈经军部令准讯明，就地枪决示众。

三月十五日，第二六团团团长宁贵春据报有残匪三百余人，枪百余支，被陕军追剿由陕境西溜河窜来大小心川一带等语，当派第三营会同当地绅士艾光清率壮丁队，由关防铺向匪进剿，至大小心川附近遇匪，激战三小时，击毙十余名，俘获伪均地委员蔡乾三一名，匪徒六名，余匪溃向陕境回窜。当派第一营留驻二天门，协助地方组织义勇队。该团长率第二、三营，于二十四日回驻关防铺，分驻一天门、土地岭，并将俘虏蔡乾三等呈经军部准予就地枪决，以快人心。同日，第二五九团（缺第一营留驻上店子）奉今回驻上津原防。

摘自《陆军第四十四师 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份  
至二十四年三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蒋介石关于调伍诚仁、王耀武部“追剿”红二十五军给贺国光[1]的手令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

第五路军[2]接防镇巴，不易实行，不如速抽陕南部队防守。对于徐海东匪部，可令伍、王[3]两部多拨一团共三团，为追剿部队，以期先灭徐匪后，再派队增防镇巴可也。并电毛维寿[4]、伍师、王旅，先由王旅全部追剿，以伍师抽队担任运输，彼此轮流交换工作。

(三月十二日)

摘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

注释

[1]贺国光，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

[2]第五路军，指四川“剿匪军”第五路军，总指挥唐式遵。

[3]伍、王，指伍诚仁，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王耀武，时任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旅长。

[4]毛维寿，时任国民党军第七路军总指挥，下辖第四十九师、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三个师，一九三五年分别由安徽、河南、河北调集甘肃省，归朱绍良指挥。抵甘后，蒋介石即免去毛的职务，其所属各师即归胡宗南指挥。

孙蔚如关于在华阳地区消灭红二十五军给赵寿山电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

- 1、徐海东残匪盘踞华阳、小河口一带。
- 2、本军 为 迅速扑灭该匪之目的。
- 3、着赵旅长寿山率令第一百 二团及补充第三团为进剿队，即由西原公向小河口之匪搜击前进，协同柳、张[1]各旅夹击该匪。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 民国 二十四年三月份 )

注释

[1] 柳、张，指柳彦彪、张飞生。

杨虎城关于防堵红四方面军北上及于华阳地区消灭红二十五军之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八日)

本纵队为严密防剿徐向前匪北窜及迅速扑灭徐海东残匪起见，分别部署  
如次：

(甲) 防剿徐向前匪之部署

- 1、十七师及警二旅之一团担任沔县至城固线之防务；
- 2、伍师[1]担任城固至西乡线之任 防 务；
- 3、唐嗣桐旅担任西乡至镇巴线之防务；

(乙) 追剿徐海东残匪之部署

- 1、张鸿远旅(缺一团)由华阳向小河口进剿；
- 2、柳彦彪旅由佛坪经袁家庄向匪追剿；
- 3、赵寿山部由西原公向小河口之匪夹击；
- 4、王耀武旅之一部进驻华阳防匪东窜。 [巧酉部参一电]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 民国 二十四年三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伍师，指伍诚仁部第四十九师。

蒋介石关于迅速歼灭红二十五军给庞炳勋的手令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兄部到安康后，病兵多否？精神如何？甚念。布置惊已完妥。对于徐海东股匪，尚望与陕军切实连系协剿，以期迅速歼灭，免生后患。并已派四十九师，亦由西向东参剿。请兄对东部严防，并由东向西堵剿，免其东窜；一切请与虎城兄和衷共济，协力进剿为要。

又安康至白河一段公路，可否由兄部用兵工设计修筑，以为吾人永久事业。关于石工、桥梁、涵洞、经费，可由中央派员办理。如何？盼详计电复。

中正手启(三月二十一日)

摘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

蒋介石关于抽调王耀武、庞炳勋部“进剿”红二十五军给杨虎城的手令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进剿小匪残匪，应用良兵大兵，不可以其残小而轻视，以致夜长梦多。此时川北匪部必不敢北窜，应多抽有力部队，先于最快时间肃清，俾得以后专意可对川北之匪。而进剿部队，又须随地到处筑碉，派兵留守后方，使匪不能任意逸窜；且应筑成长围之法，限制其活动，则可望聚歼。应令王耀武旅，及庞更陈部旨应抽队参加堵截进剿。而庞部与王旅进剿时，应派陕西熟悉地形之部队各一团或若干部队附之，以为向导与协剿，则事乃有望；否则各以为残匪，轻而忽之，则将来成大患者，非徐向前，恐为徐海东也，请切实注意详筹之。对防剿川北部署，可照办，但左翼应须经镇巴延伸至四川两河口为止，且须得力部队为要。

中正手启(三月二十四日)

摘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

## 杨虎城关于迅速肃清各路游击师的“围剿”部署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综合各方情报，阮开科[1]股匪约二百余人及阮英臣[2]股匪约百余人，并有徐匪所派之共匪十余名从中指导赤化，鼓动游击战争，现在商县、山阳、镇安、柞水、蓝田各县边境之滑水河、大坪、小河子、海棠岭一带地区流窜中。本署为迅予肃清各股散匪计，兹规定围剿办法如次：

(一) 冯军长钦哉转饬商县驻军酌派一营，并由商县王县长选派得力团队，会同军队合编一游击搜剿队，不分界域，寻匪痛击，该队即由所派之营长统一指挥之。

(二) 商县王县长另派团队进驻杨家斜、黑山街、下官房线扼要布防，严堵散匪东窜。

(三) 张旅长汉民酌派一营以上兵力，并由镇安苏县长选派得力团队，会同军队合编一游击搜剿队，不分界域，寻匪痛剿，该队即由所派之营长指挥之。

(四) 镇安苏县长另派团队进驻大坪、米粮川、耳房街、陈家坪之线扼要堵剿，严防散匪西窜。

(五) 冯军长钦哉转饬山阳驻军酌派两连兵力，并由山阳惠县长选派得力团队，会同军队合编一游击搜剿队，不分界域，寻匪痛剿，该队即由所指定一连长统一指挥之。

(六) 山阳惠县长另派团队进驻色合铺、牛耳川、九里坪、下官房之线扼要防剿，严堵该匪向东、南两方面逃窜。

(七) 蓝田郝县长选派得力团队进驻石门沟口、东岳庙、两河街各地扼要堵剿，严防散匪北窜。

(八) 柞水屈县长酌派有力团队进驻曹家坪、红岩寺、马家台各地扼要堵截，严防散匪向西、北两方面逃窜。

(九) 以上所有各县军团统由张旅长汉民全权指挥之。

(十) 各县堵剿团布置虽指定如上，但必要时仍应不分界域适时协剿。

(十一) 注意事项：一、各军团严守剿匪军纪，违者重惩。二、确取联络，互相策应，并多派侦探，严防为匪所乘。三、各县军团剿办情形，随时就近报告张旅长，以便适时处置。四、张旅长汉民应将剿办情形每日电报本署一次。除分电外，仰即恪遵办理具报为要。

[梗未参一电]

摘自《四十二师 民国 二十四年三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阮开科，红枪会首领，时任鄂陕边游击总司令部第九路游击师师长，后投敌叛变。

[2] 阮英臣，大刀会首领，时任鄂陕边游击总司令部第四路游击师师长，后被错杀。

## 柳彦彪部在袁家沟口“进剿”第四路游击师战斗报告

(一九三五年三月)

三月十一二日，第二五零团第二营在山阳县属之小河口、袁家沟口剿阮英臣股匪战斗经过如左：

一、据第二五零团第二营营长吴仲华于三月十一二日在山阳县属之小河口、袁家沟口剿阮英臣股匪经过报称，职营于上月奉命驻山阳县抵防后，迭据侦探确报，山阳、柞水、镇安、商县交界地红岩寺、小河口一带发现股匪盘踞，匪首阮英臣系山阳庙沟人，聚集匪徒四百余名，枪二百余枝，时在该地附近烧杀劫扰居民，近又受共匪煽惑，愈行猖獗。职闻报后，即于三月十日抽编精锐两连及该县民团一大队，统归邢连长士杰指挥，前往追剿。

二、据邢连长回报称，职奉命追剿阮匪，于十日午前七时由山阳出发，下午一时行约六十里距小河口十里之处，据报该匪已窜至小河口，职当派王营附分率一部由左翼山头攻匪右侧，职率大部由沟道攻匪正面，以民团黄异烈部从右翼迂回攻匪之背，至二时十分与匪接触，激战二小时，匪势不支，纷向红岩寺一带逃窜，我军跟踪追击十余里，时已天晚，地形复杂，不便穷追，仍宿营该镇，是日计毙匪十余名。十一日拂晓，续向红岩寺追剿，比至袁家沟口，该匪适在该地集合匪徒，我军即行猛击，匪遂星散窜往附近山林中，职当分向各山搜剿，据土民云，该匪受此创已鸟兽散矣。职因该处粮秣无法购买，乃率队回驻小河口，安抚民众，召集绅耆商办善后事宜，稍有头绪后，于十七日率队仍回山阳。

三、总计是役击毙伪政治员一名，伪队长一名，伪土地委员一名，匪徒四十余名，生擒四名，获得七九步枪四枝，弹一百二十粒，手榴弹十七颗以及军用品甚夥等语。

摘自《四十二师 民国 二十四年三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杨虎城命令向华阳地区实行搜索给孙蔚如电

(一九三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徐海东匪虽已由华阳、二郎坝各地区东窜，而该匪散布赤化分子，潜伏各地，暗中煽惑农民，仰饬赵[1]旅多派游击队，在皂角湾、二郎坝一带搜索，并负防匪回窜之任务。 [宥午署参一电令]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 民国 二十四年三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赵，指赵寿山。



孙蔚如关于向华阳游击队“进剿”情况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四月——六月)

一、四月

华阳残匪，着洋县驻防一 二团派第三营张英三部，前往进剿。

二十二日，该营进抵华阳，匪已闻风退窜。二十四日，追剿进至旱坝北之二龙寨、余家沟一带，遇匪约二百余名，当即进剿，激战二小时，匪不支，纷向深林溃退。计毙匪十余名，获步枪八支，救出肉票二十余名。我军负伤士兵三名。

二、六月

据派赴华阳进剿徐海东残匪之第九十九团第二营营长吴子汉报称：于五月二十八日进至华阳北三十里之桅红坝，与匪激战一小时，匪不支，溃入老林。是役毙匪数十名，俘匪五名，已就地正法；救出肉票十余人，获步马枪十余支，刀二十把，伪图记二颗。于三十一日尾追至松嘴子痛击，当场毙匪二名，余三五成群，窜入老林，残余不过三四十名，刻仍穷追，不日即可肃清等语。又距华阳七八十里之小店沟、高家坝，有受徐海东股匪任命之伪抗捐第一队，由孙洪率领人、枪各约二十余，经由华阳一带之吴子汉营派第四连前往搜剿，于本月十二日进至小店沟，向匪进击，当场毙匪一名，伤数名，获大刀数把，余已溃散退入老林。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 民国 二十四年四月、六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庞炳勋关于红二十五军由华阳东返商雒地区行动情况的报告（节录）  
（一九三五年四月）

徐海东股匪，于三月二十七日在佛坪县被国军截击，即向东北逃窜。于四月一日大部由沙沟街经花岭向东逃窜，……于四月二日在柞水县西北营盘向东窜去，……于三日徐匪又由距镇安东北二十余里之王家坪向东北窜去。于五日匪大部尚在蔡玉窑，有向曹家坪窜拔企图，……于六日匪即向曹家坪窜去，……于九日我张汉民旅在曹家坪[1]遇匪伏兵，颇有损失。十三日，匪盘踞葛牌镇、九间房、杨家斜、黑山街一带。十八日，匪攻陷雒南县。二十一日，匪闻国军向雒南进剿，遂向雒南东南之景村、三要司方向逃窜，……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四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此处有误，实地为九间房。

蓝田县长关于九间房战斗情况及红二十五军之俘虏政策给邵力子的四份报告。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一日——十四日)

—

主席钧鉴：谨禀者，自徐海东匪部西窜后，留有赤种残枪，以红化南山五县[1]界地。[略……]职于二、三两日，连接绥署电告，徐匪东窜镇柞[2]，惟恐我团队深入被困，飞调北移。五日，宋[3]副团长率队回葛牌镇，徐匪前锋果到。六日，团队防守赤盘岭、两河街、雷家川一带。八日，职亲到石灰厂视察粮台，测勘碉堡，下午三时，到白家坪测勘碉堡，适遇郑效仁团溃丁二名，谓午间赤匪数百名猛攻两河街，趁雨激战，我团溃散，后有匪追云。两河街在白家坪南三十余里，距县城七十余里，既已追来，则仅四五十里耳。职六时许到县，即电绥署报告。九日午，特二团到县，特三团到焦岱，我团队仍守赤盘岭，并集结于邓家岭一带。宋副团长回县，将二队王延年部由县城调堵白家坪一带。消息最不好者：即闻张旅长汉民、曹团长伯箴[4]，九日在九间房一带被俘，除逃散外，损失约有一团之谱，此说虽未证实，然据昨日探报：两河之匪，九日退葛牌镇一带，即知必系主力与军队作战。而况今午有退回焦岱之张旅长特务连伤兵，又有营副、连长等迟来县城，作如此说法。此间王团长镇华[5]，已监视彼等行动。今夜机枪上城，排哨放城外，特别戒备，一时谣言，在所不免。职一面严防，一面镇静，就常识判断，匪决不出山，必然东窜商雒或山阳。证以顷间（十二时半），通商县电话电报同时损坏（约在牧护关一带），可见匪势东渐，实不可侮。盖匪部此次窜回，力已增加，更加九日获胜，枪弹又多。我军所以失败，不外地形生疏，侦探为难，过于奋勇，屡中匪计。以匪有土共为之向导，我军进山作战，常被绕道包围缴械，对士兵愿干者欢迎，不干者发钱出山，甚至对我方伤兵特别看护医治，使出来为之宣传。因此我方士兵一被包围，即不死拼，以匪当时即喊穷人不打穷人也。职意此股赤匪，若不及早设法以大军剿灭，在山内势力膨胀，必将出山一二次，以发挥其赤色恐怖。以南山一带，贫富悬殊，白莲教乱后，客籍迁入作大地主，奴待农民。职拟将来清查无粮之地，公允分配，使耕者有其田。绎此浩劫，地主死逃大半，后当详拟办法以请示也。按地面计，本县五分一成为匪区；按人口计，约十分一耳。职原定本月内进省面禀一切，现在大匪当前，刻不能离，即齿病头痛，亦惟苦忍，遭遇如斯，夫复何言！[略……]此函要旨，即祈钧座对徐匪散播赤种扩大苏区特别设法早图而已。谨叩崇安！夫人安康！

职郝兆先谨上

四月十一日夜半

—

主席钧鉴：谨禀者，昨禀计达。兹将匪势增大情形如录次：一、据曹团贾军需来云：“九日上午九时，在九间房山沟冒雨搜索前进，张旅长带一团在前，曹团在后，忽然后方遭匪抄击，全部向山上乱冲，未及半山，上面手榴弹乱掷，大呼缴械发钱，全军两千余人逃脱者不及十分之一。所有机枪、迫炮，完全为匪所得。张旅长被俘，曹团长带伤失踪，一营长阵亡，二营长被俘，三营长逃脱，杨团副阵亡，并谓匪有六千余人（按：

必系胁从民众，主力不过两千）。”即曹团逃来之三营营副张景汉、九连连长罗寿山所说，大致相同。无线电台，虽未证实损失，然据我宋副团长云：“绥署九日以后，未接张旅电报。”又据我邓家岭团队报告：“匪方放出被俘士兵已有四五百人，由焦岱进省。”二、据探报：匪将我卡房永山沟一带粮食猪牛掳去，有向山阳、商县窜扰之势，但大本营仍在葛牌镇一带工作，究竟其势力扩充编制就绪之后，企图如何，尚难判断，我县惟有修城筑碉，以防堵耳。谨肃稟闻，恭叩崇安！

职郝兆先谨上

四月十二日夜

三

主席钧鉴：谨稟者，前昨两函计达。连日山内出来伤兵、徒手兵络绎不绝。以葛牌镇、九间房一带，山岭重迭，易守难攻，我军奋勇有余，顾虑不足，以致损失太大。顷据探报：匪竟以葛牌镇为根据地，分派便衣游击队三四百名，携带短枪，向外发展，掠粮练兵。今日县城已大批匪探，现已拿获九名，正在研讯中。惟民众不能镇静，富有之家迁眷晋省。职抱定城亡与亡决心，正在设法劝阻，以有驻军两营，各团队仍守邓家岭一带（赤盘岭后沟道多已放弃），辋川、闫上、武家山等处，如匪大部来攻，再退城区。似此情形，恐匪知我省垣军队有限，北窜以示恐怖，亦未可知。驻军官长夜均不寐，已不许大批溃兵进城矣。职常上城监修工程，尚可保守，所虑者器械悬殊耳。为速剿计，恐非用飞机投弹轰炸，不易攻动匪巢。职非故为张大之词，以其实力有各种新式枪械四千（此次所得在内）以上也。蓝田人晋省渐多，溃兵到省亦夥想谣言或不能免。谨稟，恭叩崇安！

职郝兆先谨上

四月十三日午

四

主席钧鉴：谨稟者，昨今两日，伤兵到县约六十余名，今早已运走十二轿车，尚有二十余名无车运省，已电准绥署来汽车两辆，以天雨尚未到达。伤兵饮食，已设法供给，因彼等极力宣传匪方如何优待，而且每名发洋三元，此种动摇军心策略，详电绥署特别注意矣。今日曾与伤溃各兵作长时间之谈话，得到详情如左：

一、八日午间，张旅长冒雨向九间房进剿，土人均系匪探，诱我深入，谓匪在葛牌镇。下午一时到山窝时，后面打枪，包围而来。张旅长下令向前猛冲，上至半山，榴弹齐下，自动枪、机关枪扫来，我方士兵有脱衣裸体与之死拼者，匪亦死伤两百以上。我军除阵亡负伤不能作战外，余均弹尽缴枪。张旅长以无弹不足自杀，就缚后即自称旅长，押到葛牌镇，凡部下士兵前往探望者均被押，现向张索五架无线电饶命。曹团长系受伤后自戕，其护兵云：到省后再设法运尸，杨团副及一、二两营长均阵亡，西安自造自动枪多打炸，不堪用。

二、匪得枪计千八百余支，机枪、自动枪、手提式、匣子枪共两三百架，并将所得电话，于九、十两日，以葛牌镇为军部，架至九间房、秦岭口各处通话，无线电虽有汽油，机件不全，尚难架用，以收我方密码。凡电话兵、无线电员、军医人员，均不放回，士兵同化愿干者仅二十余人，余均机枪兵，留为彼用。

三、匪之实力，有老红军干部千余人，少年先锋队千余名，妇女百名不到，专司看护伤兵、侦探等事，另有裁缝多名，有机器作衣，服装甚杂，帽为八角列宁式，此与官兵之区别。另有乌合新红军两三千人。我方伤溃各兵，最恨新红军，以老红军只要彼等身上之擦枪油、手电，而新红军则必作两次搜查，钱须交出，否则要命。缴械后由伪二十五军正军长程子华、副军长徐海东集合讲话，大意为拼命是你们穷弟兄，升官发财的是旅、团、营长，我们做人，一是邵[力子]，二是杨虎城，三是冯钦哉，四是孙蔚如，五是张汉民。职问：邵非军官，何以为敌？谓系政治关系。另呼打倒种种口号两小时。次日，掠猪四五十头，犒食大众，每日三餐，对伤兵早晚均讲话，彼等住有三天，共听讲七八次云。

四、南山多松林，进攻不易，加以雨雾，最易中计。彼等谓非用飞机轰炸侦察，甚难制胜，若专猛攻，徒自损失，而增敌之实力。职以为仍须以大部队包围封锁，徐图剿灭，勿轻攻轻追为是。昨获侦探九名，取供甚难，决不轻释。攻城不怕，但怕奸细人内作应，故特别防止土共暴动。

五、[略]

谨稟。恭叩崇安！

职郝兆先谨上

四月十四日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注释

[1]南山五县，即指山阳、镇安、柞水、商县、蓝田。

[2]镇柞，即镇安、柞水两县。

[3]宋，指宋清轩，时任蓝田县民团总团副团长。

[4]曹团长伯箴，系陕西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团团长。

[5]王团长镇华，系陕军特务第二团团团长。

刘峙关于唐俊德部入陕增援给邵力子、杨虎城的四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四月十二日——十九日)

一、四月十二日电

长安。邵主席力子先生：文辰电敬悉。劭密。徐匪猖獗，陕豫两省同感扰害，断难恣然。顷已专电委座，请迅派队入陕增援，以利防剿矣。至豫省现有第九十五师布防于灵宝、卢氏一带，随时可以前来应援，请勿虑。现在匪我情况如何，盼时详示为禱。

弟刘峙叩。文亥。

二、四月十四日电

长安。杨主任虎城兄、邵主席力子先生：劭密。力子先生元申电敬悉。徐匪既有进犯商县之企图，敝署顷已令驻灵、卢一带之第九十五师，速进至商县附近，相机堵剿。请转饬贵属知照联络为禱。

弟刘峙叩。寒未。

三、四月十八日电

长安。杨主任虎城兄、邵主席力子先生：顷接唐师长俊德筱电称：贻密。

1、职师奉命援陕，已遵令饬属于巧日出发，拟全部集中雒南后，向商县方面之徐匪进剿。

2、卢氏程团经潘河、木桐沟、古城镇向雒南前进，川口庞团、虢略镇朱团，经朱阳关、犁牛河向雒南前进，师部随庞、朱两团行进。等语。除呈报行营外，特闻。

弟刘峙叩。巧申。绥参。

四、四月十九日电

长安。邵主席力子先生：传密。据灵宝唐师长俊德巧申电称：职师庞、朱两团，巧晨业已出发，程团准皓由卢氏出发，师部亦于皓晨出发，统限于养日前集中雒南后，即向商县前进。除呈报外，特闻。

刘峙。皓已。绥参。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雒南县长就县城失陷等情给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西安。省政府主席邵钧鉴：县密。

此次赤匪包围县城，因抵抗不支，以致失陷，业于巧日电报在案。县长时在南京得讯，即行返陕，现于马日抵石家坡暂设行署，调团相机反攻，期早克服。惟盼速派大军进剿，不胜待命之至。

雒南县长冷刚锋叩。禡。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唐俊德就所部进驻雒南等情给杨虎城、邵力子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二十四日)

特急。西安。杨主任、邵主席：厥密。本师全部已于今日午后三时，进驻雒南属之石家坡一带地区。雒南徐匪于本日闻讯向雒南县东南之景村镇、三要司方向窜走。雒南县城已令该县团队及县政府杨代县长博文，即日回县城恢复秩序。谨闻。聊唐俊德、程子宜[1]叩。养西。

西安。绥靖主任杨、主席邵钧鉴：厥密。徐匪于漾日回窜雒南县城，本师即在石家坡西南一带占领高地，准备向该匪进击。本日午后，据派出各方侦探报告：雒南之匪忽于今晨向雒南东南方退走一部，在距县城约二十里之老爷庙坪，主力在雒南东南方之灵官庙、留先坪一带，景村有匪之游击队各等语，除派探严密探察外，谨闻。陆军第九十五师师长唐俊德叩。敬戌。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注释

[1] 程子宜，时任国民党军第九十五师副师长。



杨永泰就陕军对红二十五军的“进剿”给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长安。邵主席力子兄勋鉴：巧电敬悉。吉密。徐海东股匪跳梁陕南，应加兵协剿早日肃清，具佩荇筹。弟已加电贵阳核示。惟此股人数不多，现川北徐向前股又已全部西窜剑阁、梓潼、青川、武坪各县，嘉陵江以东旧巢已完全放弃，陕军无须兼顾防边，正可歼之。孙、庞[1]两部人数尤不少，每月耗饷颇巨，若尚徘徊却顾，不肯努力猛击，恐委座必感失望。故兄真电所请，能否邀准，殊难逆料也。弟杨永泰叩。漾戊。渝。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注释

[1]孙、庞，指孙蔚如、庞炳勋。

庞炳勋转发蒋介石关于第二次“围剿”红二十五军计划及给所部之命令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四日)

命 令

(四月二十四日上午三时于安康军司令部)

(一) 奉蒋委员长马酉电略开：徐海东股匪二三千人，巧夜攻陷雒南，本行营现定进剿该匪计划，节开如下：(1) 以第六十七军之一七、一一、一二九各师全部，及第四十四师、九十五师，为进剿部队，以杨[1]副总司令所属之陕西警备各旅，及庞[2]军长所部，为驻剿部队。(2) 第六十七军一二九师驻广水之六八三团，限养日起，用火车向陇海路阆乡输送，余两团勿待接防，均限漾日起，向平汉路广水、花园一带集结，续向阆乡输送，其一七师、一一师，应即接运，勿得迟延。(3) 第四十四师应即推进，自商县及其东北地区，第九十五师应向巡检司、古城镇、商雒镇附近之线前进，在各友军未集结完毕前，堵匪续向东窜，并作六十七军集中期间之掩护。(4) 庞军长炳勋，派队接替第四十四师白河至漫川关(均含)以西防务。并以主力推进镇安附近。等因。

(二) 本军为驻剿部队，兹规定各部出发日期，及进驻地点如左：

1、第百十五旅全部，于二十五日由现地出发。

第二百二十九团，逞由关口镇经泰山庙、狮子坪、狮子口进驻冷水河、青铜关一带，团部驻青铜关，限于二十八日到达。第一百十五旅旅部，及二百三十团(欠第三营)，逞由石泉县、汉阴、安康进驻两河关、小河口一带，旅部驻两河关，限于五月一日到达。

第二百三十团第三营，逞由紫阳经安康向两河关前进，归还建制，限五月一日到达。

2、第二百三十二团第一、三两营，于本日(二十四)各由现驻地出发，团部及直属各连，于明日(二十五)出发，及第三营接洵阳防务，限于二十六日到达，第一营接白河防务，限于二十八日到达，于到蜀河时，该营酌派一连，接蜀河防务。

3、二三一团第一营，由岚皋调驻安康，以充防务，于明日(二十五)出发，限于二十七日到达。

4、补充团俟二三二团接防部队到达后，即行交防出发，往接上津、漫川关防务，团部及第一营驻上津，第二营驻漫川，务要取捷径迅速到达为要。

(三) 通信营派五瓦无线电一架，附属补充团，于明日(二十五)随二三二团团部出发。

(四) 二三二团接替洵阳、蜀河、白河防务事，担任沿汉江之巡查，并督饬地方，修理此段道路。

(五) 各部到达指定地点后，速行报告，并详细侦察附近地形，严密警戒。

右令

一一五、一一六两旅及补充团并通信营。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四月份剿匪军事工作报告书》

注释

[1] 杨，指杨虎城，时兼任陕甘“剿匪”军第三路副总司令。

[2] 庞，指庞炳勋。

贺国光关于增调部队入陕“围剿”给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长安。邵主席：养电敬悉。贻密。关于增调部队入陕协剿，已由行营整个计划，拟调六十七军之三个师开陕，并令虎城兄抽第十七师主力至柞水、蓝田堵剿。现张主任[1]飞陕与之面商，一切嗣后进剿，当有具体办法也。贺国光。俭已。川行参战。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注释

[1] 张主任，指张学良，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

## 杨虎城关于第二次“围剿”红二十五军之兵力部署计划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三日)

1、徐海东残匪约三千人，枪约两千支，现由商县属之上官坊窜至黑山街一带，似有窥窜陕鄂边区之企图。其卵育之阮英成[1]、毛义宾[2]等股盘踞柞水、山阳、镇安、蓝田数县之边区僻野山林中。

2、本军以迅速扑灭该匪于山阳、商县、漫川关以西，镇安、柞水以东地区之目的，兵力部署计划概要如次：

(甲)王明[以]哲部推进于雒南、山阳、龙驹寨之线。

(乙)四十四师陈永所带之四团集中山阳待命进剿。

(丙)唐嗣桐、张鸿远各旅暂行集结于蔡玉窑、凤凰嘴之线，俟赵寿山部接镇安防后即行进剿，并接替镇安防务。

(丁)庞军长驻镇安之一团将防务交赵寿山部后，即移驻两河关以北诸地区。

(戊)商县四十二师之景团[3]将防务交六十七军后，即归还建制。

[元午部参一电]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 民国 二十四年五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阮英成，应为阮英臣。

[2]毛义宾，应为毛仪彬，红枪会首领，时任鄂陕边游击总司令部第五路游击师师长。

[3]景团，指第四十二师第一二四旅第二四八团。

## 王以哲关于“围剿”红二十五军给所部电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四日)

(一) 军以防匪东窜及搜剿本区内残匪之目的，即分途向雒南、商县、龙驹寨等处前进。

(二) 第一七师应以一团任商县防务，以二团控置于该县东南拉林子街、沙河子街、西涧底、湾坡寨一带，主防对西及西南窜来之匪。

(三) 第一一师应以一团驻龙驹寨，以两团控置于商雒、茶房、棣华各镇一带，主防南及西窜来之匪。

(四) 第一二九师应以两营任雒南城防，一营驻柳林铺、十里铺一带，主力控置于灵官庙、景村镇附近，主防西来之匪及策应一七、一一师。

(五) 各师于到达指定地点后，须于十日内将残匪肃清。

(六) 第一一师限巧日到达，余各师限筱日前到达指定地点。

[寒西参道嵩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王以哲部令商县、山阳、雒南各县对红军区域实行经济封锁

(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

据报，奸商愚民与不肖之徒，有图利私运米粮、油盐济匪情事，除令所属部队严行查禁外，并于本月二十日分令该各县长转饬各团队长、各区保甲长，对于米粮、油盐等物质，务须切实封锁，以绝匪食。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 民国 二十四年五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杨永泰关于增兵入陕给邵力子电（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日）

长安。邵主席力子兄勋鉴：浣密。顷据汉卿兄电复，谓弟意入陕兵力似已敷用。力子兄所虑各节，自系益求周密，将来中央如有余力增兵入陕，自无不可。至六十七军王军长所部百十师及百零七师，现已推进至雒南县东南石家坡、灵峪等处，原驻雒南之百二十九师移动中。特转奉闻。弟永泰叩。哿。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肖之楚关于向山阳“进剿”解围等情给邵力子的五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六——二十二日)

一、五月十六日电

邵主席赐鉴：删电承示。厥密。徐匪攻陷山阳，并有进攻商县企图，各节敬悉。除令陈副师长率队急向山阳进剿解围外，特复。肖之楚叩。铣未。参。

二、五月十七日电

长安。邵主席勋鉴：顷据陈副师长永筱酉电称：嘉密。1、职率陈、郝两团[1]，于本日寅刻，由瓦房滩出发，西刻赶到土门，行程百零五里，徒涉耆汲中数十次，士兵异常疲困。杨旅[2]本晚已进至中村附近。2、据侦探确报：徐匪自寒午进犯山阳，连攻城北碉楼三次，均未得逞；我吴仲华营[3]及山阳民团竭力固守，战至铣晚，山阳仍在我手；并闻阮[4]匪甚多，吴营亦有伤亡，刻仍相持中，等语。3、职率部明日即向山阳兼程进援。等情。除分报通报外，特闻。肖之楚叩。筱亥。

三、五月二十日电

长安。邵主席赐鉴：效电敬悉。厥密。徐匪主力经板碧镇已窜至大小心川、三天门一带。兹为适应匪情，拟令陈副师长率队向上津附近转移，向西北进剿，以防匪又乘隙向东南流窜。除电杨[5]主任请示机宜，候令进剿外，特复。肖之楚叩。号午。参。

四、五月二十一日电

特急。西安。邵主席赐鉴：号电敬悉。达密。承嘱查询山阳县长是否失踪一节，已电陈副师长就近查明具复，即行奉闻。再徐匪主力现窜据板碧镇以西九甲湾、胡家原一带，遂夔关防铺之匪，已窜至大小心川以北，似有与徐匪合股之企图。并闻。肖之楚叩。简午。参印。

五、五月二十二日电

特急。邵主席赐鉴：据陈副师长马未电称：嘉密。据四十二师吴营长仲华面称，寒日匪犯山阳，双方激战正烈时，惠[6]县长堕城东去，等语。删日逃至漫川关，闻我军将到，又于铣日回至高坝店。巧日随杨旅回山阳县城。等语。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注释

[1]陈、郝两团，指该师陈景藩第二六二团、郝奇第二六四团。

[2]杨旅，系该师第一三旅，旅长杨鑫。

[3]吴仲华营，属陕军第四十二师一二六旅二五团建制。

[4]阮，指阮英臣。

[5]杨，指杨虎城。

[6]惠，指惠济时。庞炳勋关于防堵红二十五军南渡汉江



## 给李运通的两份命令（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二日）

### 命令

（六月二日[1]上午四时于军司令部）

一、查徐匪大部连日以来，自大小心川、米粮川一带逐渐南窜，似有偷渡汉江之企图。

二、本军为巩固汉江防务起见，前任电请杨[2]主任将漫川关之补充团调回白河、冷水河街一带，以厚兵力。顷奉复电准予所请，并已饬肖[3]军酌派部队接替漫川关防务，等因；兹将各部应行移防地点如左：

1、补充团于明（二日）由现地出发，移驻白河至乌江渡之线，沿江布防，以团部及第一营驻白河，并派一连驻麻虎沟；第二营驻冷水河街，并派一部驻乌江渡（江南岸）。

2、第一一六旅第二三二团（欠第二营）全部移驻蜀河；团部及直属连于明（二日）即由现地出发，向蜀河前进。

3、第二三二团第一营全部移驻蜀河，须俟接防部队到达，再行出发。该营原驻蜀河之第三连，明日不必移动，仍在该处候归建制。

4、第二三二团第二营仍驻洵阳。第一一五旅留驻洵阳之部队归赵营长指挥。

三、各部队到达防地后，即刻沿江严密布防，构筑工事，并在江之北岸多设便衣侦探，并派前进部队，均尤须注意构筑工事。江中船只、木筏等，均须靠往南岸，防匪偷渡。如匪实行渡江，务须誓死抵抗，勿稍疏懈为要。

四、余在安康军司令部。

军长庞炳勋

### 命令

（六月二日下午六时于军司令部）

一、第二三二团第一营营附率兵一连，附小炮一排，于明（三日）开驻冷水河街，并督饬冷水河街之民团，在乌江渡南岸布防，防匪偷渡。该连俟补充团接防后，归还建制，即由孟营长率同开赴蜀河。二、孟营未集结蜀河以前，如匪将连络切断，即在汉江南岸冷水河街以西右接补充团，迅速布防，堵匪渡江。三、如匪以主力围攻蜀河时，即令赵营由洵阳向蜀河急进，侧击该匪；所遗洵阳防务，再由此间接充。四、令孙[4]团长设法利用土探，侦察匪踪，督饬团队，在边区扼要防堵，对冷水河街至洵阳之线，多派谍报便探，以期消息灵通，防匪偷渡。五、与补充团电话及无线电，多通消息，遇事互相策应。六、余在安康军司令部。

军长庞炳勋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造呈 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注释

[1] 原命令日期为六月二日上午四时，与文内日期不符，应为六月一日。

[2] 杨，指杨虎城。

[3] 肖，指肖之楚。

[4] 孙，指孙敬祖，系该部第二三二团团团长。

蒋介石关于“追剿”红二十五军给杨虎城电

(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

查徐匪数月以来，猖獗流窜，实属可虑。希速派队追剿，并将阮、黄、毛、蓝[1]等小股分别剪除，以免牵制。[鱼西电]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 民国 二十四年六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阮、黄、毛、蓝，指阮英臣、黄兆明、毛仪彬、蓝××，阮、毛二人，系鄂陕边游击总司令部第四、第五路游击师师长；黄、蓝二人身份不明。

## 杨虎城关于赵寿山部兵力部署给孙蔚如的三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六月五日——二十一日)

一、六月五日电徐海东股匪主力，刻在夜村东棣华镇西附近，被一二九师、一一师夹击溃窜，其一部有经商县以南西窜之样，除令唐[1]纵队率部经杏树坪向红岩子前进防匪西窜，并令四十四师向山阳、龙驹寨之线急进围剿外，该赵寿山纵队着在镇安留驻两营，维持地方，并派张骏京[2]团进驻大坪镇搜剿，其余部队着由该纵队长率领，迅即进驻凤凰嘴，搜剿附近零匪为要。[微未电令]

二、六月十六日电

着令赵寿山纵队之王尧宸[3]团以一营留驻凤凰嘴，该团长率其余之两营搜剿凤凰嘴附近零匪，其余由赵纵队长率领集结板崖镇待命。[铣辰电令]

三、六月二十一日电

徐匪主力现已窜至罩川街，有向山阳西南逃窜企图，着赵纵队在漫川关西北一带，设伏截击。[马丑电令]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 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唐，指唐嗣桐，其警备第一旅此时编为进剿纵队。

[2]张骏京，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第五十一旅一二团团  
长。

[3]王尧宸，时任补充第二团团，属赵寿山纵队。

杨虎城关于刘世荣旅兵力部署给庞炳勋的三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二日——二十二日)

一、六月十二日电

庞军长速飭刘旅长世荣率朱团[1]即日进驻漫川关，黄团[2]仍驻两岔河，除飭王军长[3]转飭各师穷追外，仰各部队须切取连络，协同动作，不得徘徊迟误，一鼓聚歼徐匪，勿使漏网。 [文戎蓝部参电]

二、六月十七日电

据陈[4]副师长电，徐匪铕午窜荆紫关，我追剿各部正围剿中。兹为策应进剿部队及防匪沿陕鄂边区西窜，已令赵纵队进驻漫川关，相机使用，现驻漫川关刘旅及补充团，俟赵纵队到达后，即由刘旅长率领进驻上津，防匪西窜。 [筱已电令]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造呈 民国 二十四年六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三、六月二十二日电

刘旅到达漫川关后，应在该处及以南地区扼要布置，防匪西窜；万一徐匪突破赵纵队防线西窜，该旅长应即集结所部迎头痛击，勿任逃窜。本部已令四十四师陈副师长率部由郧西向漫川关方向寻匪主力追击矣！ [养午蓝部参电]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造呈第三十九师第一一五旅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 朱团，指第一一五旅第二三 团，团长朱家麟。

[2] 黄团，指第一一五旅第二二九团，团长黄书勋。

[3] 王，指王以哲。

[4] 陈，指陈永。

杨虎城关于第六十七军兵力部署给王以哲的四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六月四日——二十五日)

一、六月四日电

(一) 据报徐匪大部已窜至山阳东之商[高]坝店，该军应速将杨家斜、红岩子部队集中商县，并即日派兵一团增防龙驹寨，俟各团集中商县后如认有增兵必要时，再增派一团，因红岩子至山阳距离太远，运动迟缓。

(二) 该匪如有窜龙驹寨模样，着转饬一二九师迎击痛击，并严防其向他逃窜为要。 [支辰电节略]

二、六月十八日电

(一) 徐匪有经南甘沟、大柳树向西逃窜。

(二) 请转饬追剿部队迅速开往高坝店、竹林关停止补充，以防北窜为要。 [巧辰电节略]

三、六月二十日电

(一) 徐匪大部约二千余人，皓申经蒿坪河向罩川街方向逃窜。

(二) 请速转饬驻高坝店部队进驻色河铺、驻竹林关部队进驻山阳，相机迎击，并严防北窜。 [号未电节略]

四、六月二十五日电

(一) 为根本肃清徐海东股匪及消灭当地零匪计，以外线作战及据点配备之作战方针如下：

(二) 王以哲部位置于商县、杨家斜、黑山街、色河铺、山阳、高坝店、竹林关、三要司、雒南之间(线上属之)。

(三) 各区除担任守备及追击队外，所有兵力组成堵防队，控制要点，机动使用。 [有电节略]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 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王以哲关于“围剿”红二十五军给所部的作战命令（节录）

（一九三五年六月一日——二十九日）

一、六月四日电

（一）刘师长[1]即率六一九团，附六三团，经黑山街、山阳、高坝店追剿徐匪，微晚务抵山阳。

（二）周师长[2]掌握两团，即推进武关附近。

（三）何师长[3]即推进龙驹寨，互相增援，相机堵击。[支辰道电]

二、六月四日令何立中

（一）支申、支戌两电，激剿情形悉。

（二）第六八三团赵团长[4]已率全部星夜驰往夹击，妥与连络，努力痛剿。 [微子道电]

三、六月五日令周福成

（一）据第一一师报，刻闻棣华镇方面有激烈枪声，即率队兼程增援等语。

（二）仰速率必要部队增援，以竟全功。[微辰道电]

四、六月五日令何立中

（一）据一二九师长张参谋长[5]微午电，与匪仍激战中，伤亡甚众，请贵师前进夹击等语。

（二）仰速前进妥与连络。[微申电]

五、六月五日电

（一）徐匪主力向留先坪窜去。

（二）何师长率所部两团为第一追剿队，鱼卯由龙驹寨经余岭、留先坪跟踪追剿。

（三）刘师长率六一九团附六三团两团，为第二追剿队，鱼卯由商县经黄沙岭、板桥集、雒南转景村镇迎头截击，两队互相连络策应为要。

（四）第一二九师于龙驹寨防堵。[微戌道电]

六、六月六日令周福成

（一）据何师长鱼申电，师抵苍龙岭，匪主力由留先坪回窜，一部由白庙沟南窜，现与匪战斗中等语。

（二）仰即派队扼要堵击或驰援。

（三）贵官相机妥为处理。[鱼酉电]

七、六月六日令何立中

（一）鱼申电悉。

（二）已令周师相机驰援。

（三）仰贵官妥为指挥，努力冲破，以奏奇功。

（四）各友军均兼程前进中。[鱼酉电]

八、六月七日电

（一）周师长率所部两团，齐卯向庾家河方向寻匪追剿。

（二）第一一师以一营于齐卯前将龙驹寨防接完，余在苍龙岭整顿，防匪西窜。

（三）刘师长所部附六八五团之两营及尤奉三民团，齐卯由古城镇、三要司经鸡头关向庾家河进剿。

（四）第六二团进驻西涧底，第六二一团留驻山阳一营，余进驻拉林子街。 [虞未电]

### 九、六月八日令刘翰东

- (一) 徐匪主力仍在蔡川、齐家河一带，庾家河有其一部。
- (二) 第一二九师齐西进抵秋树坪，佳晨即向该匪进剿。
- (三) 贵师同时南进，藉收夹击之效，逞与周师联络。[齐亥长电]

### 十、六月九日令刘翰东

- (一) 军之概略方针如下：
- (二) 以蔡川、蔡凹沟、余[庚]家河、峦庄一带为基标。
- (三) 南北两师相向前进，企匪腹背兼顾，收夹击之效。
- (四) 使匪向东窜，或南或西窜出我军境外，有板桥堡之唐[6] 纵、夜村陈[7]副师长、武关肖[8]军之一旅及我朱、刘两团[9]于拉林子街，相机使用。(五) 贵师从速相机寻匪前进，勿稍迟延。[佳已长电] 十一、六月十一日电 (一) 据报徐匪盘踞桃坪，似将南窜，其警戒部队距峦庄十里。(二) 着何师星夜进至清油镇，或碱厂附近，确实堵击，以便使刘师早行接触。(三) 第一 七师务跟踪急追，不得脱离。(四) 第一二九师与一 七师联络，沿峦庄至武关大路侧进，寻机由匪侧面横击为要。 [真亥电] 十二、六月十二日电 (一) 据何师长文申电称：当面之匪系红二十五军主力，于头道岭双方战斗极烈等语。(二) 第一 七师务星夜兼程前进，施行夹击。(三) 第一二九师火速增援。(四) 第一—— 师可由侧面痛击为要。[文申道电] 十三、六月十二日电 (一) 匪由商南有南或西窜之企图。(二) 第一 七师为第一追击队，沿清、商路寻匪追击。(三) 第一二九师为第二追击队，由武 关经清油镇、何家湾、红庙、长岗岭之路简进截击；均于寒丑出发。[元戌长电] 十四、六月十五日令刘翰东 (一) 第一二九师刻在商南西关外，与匪主力遭遇。(二) 仰从速星夜增援，妥选方向，或迂回堵击为要。[删子道电] 十五、六月十六日令周福成、刘翰东 (一) 据报徐匪主力东窜，铣晨至新庙附近。(二) 该两师协同追击，如匪向荆紫关逃窜时，即须猛追，以免进犯荆紫关。[铣未道电] 十六、六月十七日令周福成、刘翰东 (一) 匪与四四师在梳洗楼激战中。(二) 第一 七师星夜进至石梯子，相机增援。(三) 周师与刘师联络，相机自行处理。[筱子长电] 十七、六月二十三日令周福成、刘翰东 (一) 匪于两岔河北窜，似有徘徊莫知所之。(二) 唐纵队向两岔河尾追中。(三) 七里峡南北之线赵纵队扼要防堵。(四) 该两师对北及东北两方特别注意扼要伏兵截击，以奏奇功。[漾亥长电] 十八、六月二十七日电 (一) 徐匪主力仍在黑山街、麻池河一带。其一部(游击队)在庾家河、蔡凹等处盘踞(友军区残匪从略)。(二) 本军以清剿该匪之目的，将防区划分三个清剿区，肃清残匪。(三) 清剿计划如另纸记载。(四) 各师须按清剿计划，分别追击堵剿，务期歼灭，以清匪氛。(五) 各部队限七月一日开始清剿。(六) 各部队到达位置后，须绵密侦察，并将清剿情形随时报军。(七) 各清剿区内之残匪，均限七月二十日以前肃清完了。(八) 关于通信、补给及谍报事项，详载清剿计划内。(九) 余在商县城。十九、六月二十七日令何立中 (一) 徐匪主力仍在黑山街盘踞。(二) 着第一一 师附六二 团，于明(二十八日)向该匪进剿。(三) 余在商县城。二十、六月二十九日令何立中 (一) 据杨团长[10]艳午电称：团于上午十一时到黑山街，警备一、二两旅亦到，匪于拂晓向麻池河东牛槽附近窜去。(二) 已饬该团长商同警备旅追击。(三) 仰即进剿。(四) 第六一九团已进至泥峪店堵击。[艳申道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 民国 二十四年六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1] 刘师长，指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师长刘翰东。[2] 周师长，指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3] 何师长，指国民党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师长何立中。

[4] 赵团长，指赵绍宗，该团属第一二九师建制。

[5] 张参谋长，指张文清，时任第一二九师参谋长。

[6] 唐，指唐嗣桐。

[7] 陈，指陈永。

[8] 肖，指肖之楚。

[9] 朱、刘两团，指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之第六二二团（团长朱芝荣）、第六二一团（团长刘汉玉）。

[10] 杨团长，指第一一七师第六二九团团团长杨德新。



王以哲关于在雒南、商县、山阳地区“清剿”红二十五军之计划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第一、匪情

一、徐匪主力于二十六日晨窜至麻池河一带，大部仍在黑山街。

二、阮英成[臣]股约千三百人、枪四百余支，盘踞于小河口、袁家沟口、桃园岭一带，其一部二百余，枪支齐全，常出没于碾子河。三、伪游击队六七百人，枪支齐全，在峦庄、庾家河、蔡凹[沟]一带滋扰。

四、常道仙、毛义宾[仪彬]、阮开科、阮士[仕]春[1]共千余人枪四百余支，盘踞于九甲湾、九里坪、牛耳川、米粮川一带。

第二、本军及友军驻剿区域

一、本军驻剿区为商县、杨家斜、黑山街、色河铺、山阳、高坝店、竹林关、三要司、雒南中间地区(线上属之)。

二、肖[2]军(四十四师四个团)为覃川街、漫川关、合河口之线，北接本军中间地区。

三、庞[3]军(三个团)为青铜关、两河关、大坪镇、七里峡、一二天门中间地区(线上属之)。

四、赵寿山及张鸿远旅(六个团)为柞水、镇安、凤凰嘴、九里坪、小河口、红岩子中间地区(线上属之)。

五、孙友仁(一个团)控置于葛牌镇。

六、蜀河口、上津之防仍由原部队担任之。

第三、方针

军拟于徐匪窜入本区内，以追堵兼施之方略，编为两个追剿队，余为驻剿队，期将匪压迫于：

(一)山阳、黑山街、商县、刘岭槽间；

(二)龙驹寨、土地庙、火神庙、王家店间；

(三)秋水坪、留先坪、灵官庙、蔡凹[沟]中间地区，使匪无喘息之力而歼灭之。并将全军驻剿区分为三个限期，将各区内散匪肃清。又为增加效率起见，须加紧政治工作，严密组织地方各团体(如民团运用、壮丁训练、户口清查等)。

第四、指导要领

一、一一师以两团为追剿队，位于山阳附近，对于山阳以西及以南地区窜入之匪，有随时迎击性；入本区后即尾追之；以一团位于黑山街、色河铺中间地区，任清剿地方残匪。

二、一七师以两团为追剿队，位于龙驹寨附近，对于龙驹寨南及其以西窜入之匪，有随时扼要迎击之机动；匪过龙驹寨、商县以北之线即尾追之；以一团控置于拉林子街附近，防匪由夜村以西北窜，必要时由军指挥之。

三、一二九师主力位于灵官庙附近，任该区地方残匪之清剿及匪由龙驹寨、商县之线北窜，须本军预期之目的(方针内第三项)扼要防堵。

以上各追剿队于匪未窜入时，可协助驻剿部队清剿散匪。

四、匪由南或西窜入时，以一一师任追剿，一七师任防堵；如匪过龙驹寨、商县以北之线时，以一七师任追击，一二九师任防堵；匪由竹林关、商南中间地区北窜时，一七师主力移于武关、清油镇间堵剿，由一一师追击。

第五清剿区之区分

一、第一清剿区为曲家湾、十里铺、雒南、柴谷口、柏峪寺、灵谷口、三要司、鸡头关、高耀子、峦庄、立子坪（线上含）、武关、四里铺、铁峪铺、桃花铺，龙驹寨、商雒镇、夜村、会峪村、大宽坪、板桥街（线上不含）中间地区，归一二九师。

二、第二清剿区为板桥铺[街]、大宽坪、会峪村、夜村、商雒镇、龙驹寨、桃花铺、铁峪铺、四里铺、武关、磨子岭、夏家店、江西街、竹林关、银花街、洛峪街（不含）、高坝店、胡家山、刘岭槽（不含）、商县（含）中间地区，归一七师。

三、第三清剿区为板桥街、商县（不含）、刘岭槽、胡家山、高坝店、山阳、色河铺、鸡头岩、峪口、杨家湾、铜厂子、杨家斜、刘家庙、梁家塬（线上含）中间地区，归一一师。

[第六、通信；第七、补给；第八、谍报；第九、卫生，均略]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常道山、毛仪彬、阮开科、阮仕春，除常道仙外，其他均为鄂陕边红军游击师领导人，阮仕春曾任鄂陕边游击总司令部第七路游击师师长。

[2]肖，指肖之楚。

[3]庞，指庞炳勋。

## 王以哲关于“围剿”红二十五军作战经过报告（节录）

（一九三五年六月）

伪二十五军三千余，六月四日晨，由洛峪街北窜，军当令一一师（欠六三团）由拉林子街向棣华急进，一二九师六八三团由龙驹寨向棣华前进，对匪夹击；一七师（欠六二团）由杨家斜向商县集结。申时，一一师在夜村与匪遭遇，当即猛攻截匪于甘[丹]江两岸，激战六时，匪不支狼狈东窜。五日晨，在商雒[镇]西王家斜被六八三团截击，匪猛攻数次，激战五小时，团长赵绍宗负伤，犹能指挥。全团奋勇冲锋，激战五小时，一二九师周师长率两营驰援，一一师率队由侧方猛攻，匪不支向北余岭、留先坪溃窜。当令一一师跟踪追击，一七师（欠一团）经雒南向景村镇星夜堵击迎击，一二九师（欠六八五团）在夜村防堵。一一师进至苍龙岭附近高地，适匪由留先坪折回，我六二九团在火神庙北方与匪遭遇，匪即向我猛攻，各团即占领苍龙岭附近高地，匪复以主力用密集队形，向六二九团第一营阵地反复猛冲，我刘营长奋勇当先，率部与匪肉搏，匪不得逞，复经我各团猛烈攻击，匪即向蔡川方向逃窜，令一一师在苍龙岭防匪回窜或西窜，以一营接龙驹寨防务，令一二九师跟追中。六月十一日，匪主力由蔡川、于[庾]家河向老官沟南窜，令一一师急进武关截击，必要时再进至清油镇截击。十二日晚，一一师至清油镇西二道岭，与匪主力遭遇，迎头猛击，当即占领头道岭。复一七师、一二九师星夜前进，侧击该匪。十三日拂晓，经一一师猛力压迫，匪即向商南逃窜。暂编一七师为第一追击队，沿清、商路寻匪追击，一二九师为第二追击队，由清油镇、何家湾、红庙、长岗岭简进截击。六月十四日，徐匪主力三千余，围攻商南县城。我一二九师赶至，由匪后猛击，四四师之两团已赶到，沿一二九师左翼布防，合力攻击该匪，激战两小时，匪不堪压迫，即向东溃窜。六月十六日，一七师六一九团第三营，在赤地附近与百余名匪接触，同时接代金之六三团第三营赶至，参加攻击，匪不支逃去。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六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杨虎城关于肃清红二十五军作战方针给庞炳勋电**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 1、为根本肃清徐海东股匪及消灭当地零匪计，本外线作战及据点配备之作战方针。
- 2、以王以哲之九团、肖之楚四团、庞炳勋三团、赵寿山四团、张鸿远两团、孙友仁一团，共二十三团分配使用。
- 3、王以哲位置商县、杨家斜、黑山街、色河铺、山阳、高坝店、竹林关、三要司、雒南之间，线上属之；肖之楚位置于覃川街、漫川关、合河口之线；庞炳勋位置于青铜关、两河关、大坪镇、七里峡、一两天门之线，线上属之；赵寿山指挥张鸿远旅，位置于柞水、镇安、凤凰嘴、九里坪、小河口、红岩子之间，线上属之；孙友仁控制于葛牌镇，至于蜀河口、上津之防，仍令原有部队担任之。
- 4、各区选择据点，分派能固守之少数兵力固守之，加强工事，集中食粮永守之。
- 5、各部分编追击队，对匪之主力施行穷追，王以哲部酌编二队，肖之楚编一队，庞炳勋编一队，赵寿山编二队，每追击队兵力以步兵两团为准。
- 6、各区除担任守备及追击队外，所有兵力编成防堵队，控制要点，机动迎击。
- 7、守备队及防堵队共负肃清零匪及清查户口，编组保甲，推进地方政治之责。
- 8、匪窜何区，即由该区以主力施行猛追，其他追击队，相机协剿堵截。
- 9、两线中间地区之零匪，由邻区共同负责，商同会剿。
- 10、详细命令，另派员专送。
- 11、各部布置，以不失误现时任务为原则。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造呈 民国 二十四年六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 蒋介石关于构筑碉堡封锁线给张学良电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七日)

应令二十六军派有力之四个团，推进至荆紫关、八道河、嵩坪河一带，构筑碉堡封锁线，并令其与覃川河之四十军切实联系。而令四十军派有力之一旅，推进至覃川河、漫川关一带，构筑碉堡封锁线，左与山阳之六十七军切实联系。并令刘经扶[1] 酌派两团兵力，在荆紫关之北侧，经西坪镇至兴隆镇，与九十五师联系，合成长围。由行营同时分路派员前往各地监察巡视，俾切实奉行为要。如何？盼复。

中正(六月二十七日)

摘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大事记》

注释[1] 刘经扶，即刘峙。

蒋介石关于设法破坏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政权组织给杨虎城、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日)

杨主任、邵主席：

据报。律密，为徐海东匪利用陕南政治黑暗，民团派别正多，且割据独立不受任何人管辖诸弊，已在东区（蔡川、余[庾]家河、峦庄一带）、西区（表[袁]家沟口、牛耳川、米粮川、碾子河、黄土贬一带）完全匪化，并在以上两区派有得力人员将地方政治组织完成。最近，除余[庾]家河之伪组织不及西区健全我们谍报人员尚可接近外，余均不能进入，等情。希即设法极力破坏其组织，并办理保甲，清查户口，健全组织，使赤匪无从潜入为要。

蒋中正。冬戌行永仲。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杨虎城关于令何立中部增援、解围、收容唐嗣桐旅给王以哲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四日——八日)

据警一旅一团派出官长侦探报称：该旅于冬辰与匪主力激战，以匪众我寡，旋即分途撤退。现该旅第一团团团长王俊率部五六百人在袁家沟口北十五里之麻子寨(图上无)与匪续战中，等情。查该部激战三日势难持久，请速电何师长派队立往增援，务祈解围，并电何师长就近设法收容该旅撤出部队，是为至盼。 [支西电]

据报徐匪大部微日由红岩寺窜至东岳庙、秦岭口、小岭沟一带，主力向北移动，该匪窜路严密部署，唐旅王团仍在麻子寨与匪苦战中，望速饬何师设法解救为禱！ [齐戍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王以哲令何立中从速救援唐嗣桐旅的三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三日——九日)

一七月三日电

何师长：奉杨主任命令，贵师限于今晚须确实增援唐旅，仰贵官谨慎从速履行任务为要。 [江午长电]

二七月四日电

何师长电悉，本应如情办理，奈友军新逃出人请援，同时又奉命迄今尚在麻子寨固守待援（袁家沟口北十五里），责任、义务、军法问题又不顾及，望从速救援，审慎向目的地前进。 [支巳长电]

三七月九日电

何师长：杨主任屡次命援，言尽挚切，义不容辞，所望于贵师至为殷笃；以距离较近关系，希水稍退，晓官兵以大义，仍从速救援切盼。 [佳未参道商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 民国 二十四年七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 杨虎城就袁家沟口战斗情况给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八日)

长安。邵主席力子钧鉴：初密。顷据警备一旅副官张涵由袁家沟口战地回部报称：本旅于冬卯在袁家沟口与徐匪主力接触，激战至江晨，我军反复肉搏，终以匪众我寡，伤亡枕藉，续以弹药将尽，各团分途冲围而出，唐旅长嗣桐以战况无法挽回，引枪自戕[1]，第一团王团长[2]率兵两营仍在麻子寨坚守激战中。复据该旅参谋主任郭则温在山阳由电话报称：职于江午率第一团第三营，第二团第一、三两营突围突出，现已到达山阳，并设法收容散兵，等情。除呈报并飞令各部队围剿外，特闻。弟杨虎城。齐已。蓝部参。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注释[1] 此处有误，唐嗣桐实则被红二十五军俘虏。

[2] 王团长，即王俊。

杨虎城关于在葛牌镇附近聚歼红二十五军给王以哲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三日)

王军长：

据报匪部今午由红门寺窜抵焦岱镇等情，窥匪企图，似非续行西窜，或乘隙回窜。除令蓝田部队进剿该匪外，并再令赵[1]旅长迅进至柞水、营盘镇堵匪西窜。望速派两团以上兵力推进杨家斜防匪回窜，预期在葛牌镇附近聚歼该匪。 [元西蓝部参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赵，指赵寿山。

## 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 (一九三五年七月—九月)

红二十五军在北出终南山、威逼西安的行动中，得悉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已在四川西部会师，并有北上陕甘之动向。七月十五日晚，中共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沔峪口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率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战略行动。

七月十六日，红二十五军由沔峪口出发西进，又一次实行战略转移。在打退敌军尾追之后，于二十二日由辛口子转入秦岭，经由江口镇等地，继续西进。三十一日，攻占川陕公路要地双石铺。八月三日，攻占甘肃省两当县城。九日攻占天水县城北关。十一日涉过渭河，并占领秦安县城。十四日威逼静宁。十七日攻克隆德县城，歼守敌第十一旅一个营。继而越过六盘山，沿西（安）兰（州）公路艰苦转战，威胁敌人后方，牵制和调动南下敌军，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

蒋介石对于红二十五军策应中央红军之行动极为震惊，企图先以优势兵力解决红二十五军，再行以全力回击主力红军。蒋介石曾发出数次电令，先后调集东北军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第一一三、第一一四师，王均部第三军第十二师，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邓宝珊部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周碧部第六师第十七旅，孙蔚如部第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六个团，陕西警备第二旅两个团，以及薛岳、胡宗南、毛炳文部之一部，对红二十五军实行围追堵截，企图一举歼灭。

红二十五军在各路敌军的围追堵截下，先后于瓦亭、马莲铺、四坡村等地，接连击溃敌第三十五师的追堵，歼其第一、四旅二、八团。八月下旬，由于各路敌军日益集中逼近，红二十五军在无后方根据地依托的情况下，行动十分困难，一时又难以获得主力红军的消息，遂决定北上陕甘苏区。八月三十一日晚，由平凉县城以东四十里铺涉过泾河，日夜兼程，向北挺进。九月七日，在豹子川休整后，即进入陕甘苏区。十五日到达陕北延川县永坪镇，与陕甘红军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胜利会师。

西征北上途中，红二十五军以其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和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驰骋于陇南陇东，牵制了大量敌军，直接配合了中央红军的北上行动，先期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红二十五军的长征，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史册增加了光辉的一页。这时，全军总共三千四百余人。

第一一三师追堵红二十五军阵中日记（节录）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三十一日）

七月十六日 天晴 在西安西关

一、据探报，共匪徐海东股约二千余人，现由西安南方四十余里之于午镇窜至鄂县[1]，仍有西窜模样。

二、下午七时，奉军长[2]命令略开：仰该师长速率所部，于明（十七）日早向整屋[3]县前进，防堵共匪北窜等因。

三、此时决心于明（十七）日上午四时三十分，率所部（重迫击炮连因行动不便，留置西安）由西安出发，向整屋县前进，遂即下达次日之行军命令如下：

七月十六日下午八时卅分

命令

师作命第一号

于西安西关师司令部

一、共匪徐海东股约二千余人，现已窜至县附近，仍有西进模样。

二、本师以向整屋县推进防匪北窜之目的，于明（十七）日上午四时三十分由西安出发，向整屋县前进。

七月十九日 上午晴下午阴

一、本日晨天气稍晴，乃命令各部队仍按以前之军队区分及行军序列，继续西进。中途又遇大雨，唯因任务关系仍饬各部冒雨前进，于是日下午四时到达终南镇。

二、师司令部、步兵第六三九团及师属各连，驻终南镇寨内，第六三七团驻终南堡（在终南镇北侧，十万分之一图上无此村）一带，第六三八团驻豆村、新庄一带。

三、据终南镇土人云，有匪二百余名，于十八日下午开进该镇，张贴标语，宣传反动，当晚旋即他去，于十九日早复来该镇，……（下略）

四、当饬各部于宿地附近构筑工事，严密防范，施派第六三八团之第二营向该镇南方搜索，与匪留便衣队约百余名相冲突，该匪不支，施部向店子头溃窜，……（下略）刻匪之大部以天雨河涨关系，盘踞于店子头一带，有窜向陕北之企图等情。五、据道路侦察报称，由此往西因连大雨山洪暴发，道路多为水阻，河水约三四尺又无桥梁等情，部队即不能即时前进，拟在终南镇暂住，俟河稍退即行西进，并拟候匪情明了后，即向匪压迫以挫其企图。

六、当晚拟将以上情形用无线电报告总部，奈电报不通故未果。

七、捕获匪探本应解军讯究，唯因道路泥泞恐生危险，故暂师记押。

七月二十日 上午阴下午晴 在终南镇

一、本日下午天晴，当侦察河川水势已较前稍退。

二、于下午五时，据便探报告，匪主力因受本省驻军特务一、二团之压迫，刻已渡河西窜，省驻军刻正跟踪追剿中。

三、整屋县城危险异常，乃决心于明（二十一）日晨冒险渡河，向整屋县急进。遂下达次日之行军命令如下：

七月二十日下午十时

命令

师作命第二号

于终南镇师司令部

一、共匪在店子头附近受本省驻军之压迫，刻已渡河南窜，本省驻军特

务第一、二团刻仍跟踪进剿中。

二、本师于明（二十一）日继向整屋县前进。

七月二十一日 天晴

一、本师于本日上午五时由终南镇出发，六时抵黑河口后，时水深三尺余，流速甚急，当即开至。上午九时许，始全部安全徒涉渡过完毕，于下午二时达整屋县。

二、据便衣侦探报告，匪主力刻已窜至马召镇附近，一部窜向哑叭镇等情。

三、遂命第六三八团即向哑叭镇推进，给与之各别命令如下：

七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

命令

师作命第三号

于整屋县师司令部

- 一、匪主力刻已窜至马召镇附近，一部窜向哑叭镇一带。
- 二、师司令部率师属连第六三七团、第六三九团驻整屋县附近。
- 三、贵官即率所属向哑叭镇推进，并以一部驻方家山实行防堵。
- 四、骑兵排留置整屋，归还原建制。
- 五、余在整屋师司令部。

师长 李振唐

七月二十二日 天晴

一、上午九时，据便衣侦探报告，徐匪主力于今晨向辛口子入山，有向佛坪窜去之模样，刻省驻军进驻马召镇一带等情。

二、电令驻哑叭镇之六三八团全部进驻郿县，给去电令原文如下：

“锡密。匪已全部窜入山内，希即率所部进驻郿县[4]附近。李振唐印”

三、六三九团主力仍驻整屋附近，以一部进驻哑叭镇。

四、下午六时，致总司令[5]电，原文如下：

“西安。于总司令钧鉴，锡密。匪主力于昨日晚盘踞马召镇一带，师当飭六三八及六三九团各派一部，进至方家山、疙疸寨之线，施行堵击，并有省驻军在东压迫，匪于今晨由辛口子入山，有向佛坪窜去模样。职当飭六三八团进驻郿县，六三九团主力仍驻整屋附近，一部驻哑叭镇。除飭属严密戒备外，谨电奉闻。职李振唐叩养参印”。

七月二十五日 天阴 于整屋县

一、下午三时，据昨派出赴辛口子山内之便衣探归还报称，匪于二十二日晨沿辛口子之大道，向佛坪方向窜去。

二、下午三时四十分，据昨派出赴辛口子以西山内之便衣探报称，匪情无所得，昨日辛口子以西沿山各村，匪患并未波及。

七月二十九日 天晴

一、据昨派便衣探回报称，徐匪现盘踞佛坪近郊。

七月三十一日 天晴 于整屋县

一、本日下午零时二十分，奉于总司令电开：“锡密。准行营参谋团贺主任[6]感西蓉行参战电开，贵属第一百十三师防务，须注意沿渭水延至宝鸡两岸筑碉，期用堵匪再向北窜等因，除电复外，仰即在防地附近沿渭河择要筑碉，并将办理情形随时具报。于学忠艳申参”。

二、匪情无所得。

节录自《陆军第一百十二师阵中日记》

( 民国 二十四年七月——十月 )

注释

[ 1 ] 鄠县，今陕西省户县。

[ 2 ] 军长，指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

[ 3 ] 盩厔，今陕西省周至县。

[ 4 ] 郿县，今陕西省眉县。

[ 5 ] 总司令，指于学忠，时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

[ 6 ] 贺主任，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

## 杨虎城关于防堵红二十五军给孙蔚如的五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二十八日)

一、七月十六日电据报徐匪主力沿山西窜，其大部阻于泮水右岸。窥匪企图不直西窜，即由辛口子或齐家寨南窜，仰令集结洋县之两团进驻华阳附近，选择据点堵剿为要。 [ 铣已电令]

二、七月十六日电

顷据子午镇呼延纵队指挥官铣丑电称：据南北豆角前哨刘团长威诚一时十分报告，距此五里之李新村及上王家，已发现赤匪五六百名扰乱等语，除饬各团严密警戒、探匪主力，以便追击外，谨电奉陈等情；综合探报，徐匪主力寒午即由南北豆角人子午口南窜，旋又出泮峪口折向西窜，刻泮河泛涨，不能徒涉，匪部现在被阻于泮河东岸十堡姜村以南、新村以西地区一带，除复令督队进剿外，仰令赵寿山纵队速由营盘镇前进沙沟街，联合呼延纵队协剿并堵匪南窜外，务期一举歼灭该匪于泮河以东地区为要。 [ 铣午电令]

三、七月二十三日电

顷据马召镇孙支队长友仁养午电称：徐匪昨下午被我军痛击后，死伤无算，狼狈窜入辛口子，夜深复由辛口子南窜，唯匪性较诈，诚恐由其他山口窜出，除派探侦明，并将本队主力集结辛口子以北各村落严加警戒外，伏祈电示方针等情。除电该支队集结整屋以南地区防匪回窜外，仰令赵纵队迅向佛坪袁家庄前进截击，并令集结洋县之两团，向华阳方向迎击为要。 [ 梗电]

四、七月二十五日电

查徐匪渐向西南逃窜，系有接应川匪之逆谋，希饬南郑方面部队，速向东北堵剿与匪夹击，务于最短期间解决为要[ 1]。 [ 有午电]

五、七月二十八日电

徐匪刻已窜抵留坝属之江口镇，仍有向西南逃窜之模样，仰令洋县集结之王毅武[ 2]部两团移驻西原公，扼要守堵防匪南窜，并令留坝县所驻第九十七团王泮初营负责固守城防，对城内居民严密检查，城门交通即行断绝为要。 [ 俭已电令]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 民国 二十四年七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 1] 此电文系转蒋介石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一日之马西蓉行参战电令。

[2]王毅武，又名王劲哉，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师第四十九旅旅长。

孙蔚如关于防堵红二十五军给所部的命令（节录）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五日——二十七日）

一、七月十五日命令

（一）据报徐海东股匪有西窜模样，本部为防匪窜扰起见，所部兵力部署如下：1、着第九十七团派兵一营驻菜园渡，一营驻新集及协税（营部驻协税），另派兵两连驻防褒城县[1]，团部并其余部队驻防长林镇。2、着王旅长毅武率第九十八团一、二两营及补充第一团全部，集中洋县待命，九十八团第三营仍驻留坝、凤县原防。3、已着警备第二旅派队接替洋县防务。4、着九十九团第二营吴子汉部俟接防部队到达交替后，全营集中华阳镇，迅速构筑防御工事。

（二）应行集中各部队，统限本月十九日以前集中完毕。

（三）换防并集中情形随时具报。

二、七月十六日命令

（一）本部为重新调防起见，部署如次：1、着第九十九团派兵一营（吴子汉营不动）开驻协税，分兵一连驻防新集，担任汉江以南游击任务。2、着第九十七团王泮初营开赴留坝县，接替该县防务，原驻留坝李德新营之三连集中凤县。

（二）其他调动部队仍遵十五日命令施行。

（三）各该部队到达目的地后，须积极构筑防御工事，严密戒备。

（四）所有接替防务及部署情形随时具报。

三、七月二十七日命令

（一）徐海东股匪刻窜留坝属之江口镇，窥其行动似仍有西窜北栈道之企图。

（二）着该旅长率领第九十八团及补充第一团，即日移驻城固之西原公扼守，防匪南窜。

（三）洋县防务仍交警二旅原防之部队接替，华阳防务仍由吴子汉接守。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 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褒城县，旧县名，今并入陕西省勉县。



蒋介石关于于学忠部之部署给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长安。邵主席：铣电悉。为徐匪既西窜，已令围剿徐匪，各部应即迅速抽调追击，速即西进。至留于部一师移驻鄠县、整屋堵剿，准照办。其余两师，仍须开赴天水一带，筑碉防守为要。中正。养西。蓉行参战。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朱绍良关于红二十五军西进之企图给杨虎城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美密。据报：徐海东匪股，现过整屋，先头已窜近郿县，究竟该匪实在情形如何，至为悬念。现川北徐[1]匪，图向甘青边区日近一日，此间正严密布置中。如徐海东股侧袭陇东陇南，则全盘计划具被打破。嗣后，关于陕北陕南一切匪情敬悉希逐日电告为禱！

弟朱绍良径申绥参

注释

[ 1 ] 徐，指徐向前。

## 蒋介石关于筑碉封锁之部署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锡密。查徐海东股西窜，确有接应川匪威胁我防填侧背之趋势。兹为防川陕两匪合股起见，除令陕甘各追剿军跟踪追剿及赴筑碉线施行坚壁清野外，应另增筑自南郑经留坝至宝鸡，沿渭水至西安之碉堡封锁线，其各部署如下：

- (一) 西安沿渭水至盩厔(不含)碉堡线，归杨主任虎城派队构筑守备。
- (二) 盩厔经郿县至宝鸡(含)沿渭水之碉堡线，归百十三师构筑守备。
- (三) 南郑经留坝至宝鸡碉堡线，归孙军长蔚如派队构筑守备。
- (四) 各段封锁线，均限于八月十日一律完成，并随时施行坚壁清野。
- (五) 遵照情形具报。 [宥蓉行参战电]

摘自《陆军第一百十三师阵中日记》

( 民国 二十四年七月至十月)

蒋介石关于搜获红军文件即应上报给杨虎城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凡前线各军于搜获赤匪文件，或侦得赤匪内容时，即应捡一份封寄行营参谋团[ 1]，以备参考。希即传各部遵照。 [ 艳电]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 民国 二十四年八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注释

[ 1] 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时在四川成都。

杨虎城转发蒋介石关于限期肃清红二十五军之马西参蓉电令  
(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

区区之匪，至今尚不能歼灭，可知进剿不力，奉命不诚。兹再限期八月十五日以前肃清，如届时再不能遵令肃清，则唯该主管长官纵匪论罪，希即一体知照，令遵勿违。等因。查徐匪窜扰日久，迄未能歼，责有攸归，疚心殊甚。兹奉前因，仰即饬属迅速痛剿，如限肃清，万勿耽延，致干咎戾。 [卅申电]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 民国 二十四年七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杨虎城关于追堵红二十五军及“清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之部署  
(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一) 匪情判断

(1) 综合最近情况，徐海东股匪主力已窜至留坝、佛坪间之江口镇、黄柏楼、二郎坝附近，有进犯汉中或向凤县[1]、天水一带窜扰，以牵制我军，策应朱、毛及徐向前各股之势。

(二) 方针

(2) 本部为预防朱、毛、徐等股侵入陇南或汉中方面时，得以全力迎击起见，决于朱、毛、徐股匪未侵入陕甘地境之前，以最大努力，于最短时间，先将徐海东股粉碎而歼灭之，以除后患。倘匪万一向东回窜或北窜时，则派队穷追，不灭不止。并派有力部队于陕、甘边境及汉水流域各地严防固守。对于商雒一带，则划区搜剿，以清散匪。

(三) 兵力部署及其任务

(甲) 属于追堵策应者：(3) 赵寿山纵队附张飞生旅为追剿队，不论地域，不分天候，极力穷追，并与各堵剿友军联系夹击，共歼该匪。(4) 王毅武旅(欠一团)由现地暂移驻西原公附近，详探匪踪，联系友军，相机协剿，并随时注意汉江以南防务。(5) 第十七师所余各部队，应分布于汉江沿岸沔县、南郑、褒城、城固、洋县等处各重要城镇，扼要固守，非有命令不得擅自放弃。(6) 第六十七军全部应即速经整郿大道[2]，向宝鸡、凤县之线推进，惟于凤县、留坝间须以有力之一部严行警戒。如为一般所许，务尽力择其要点，构筑碉堡为要。(7) 孙友仁纵队暂控置于整郿一带，防匪北窜。

(乙) 属于清剿者：(8) 第九十五师唐俊德部应酌派部队接替第六十七军所遗雒南、三要司一带防务，并负责肃清区内散匪；对于峦庄、余[庾]家河一带特别注意。(9) 第四十四师应派队接替第六十七军所遗商南、商县、山阳等县防务，并负责肃清区内残匪；对于杨家斜、曹家坪、袁家沟口、小河口，红岩寺等处特别注意。(10) 第四十军应即接替凤凰嘴附近防务，并负责肃清区内残匪；对于一、二天门、米粮川、九里坪一带特别注意。(11) 各区清剿地境，凡南北之线，线上属东区；东西之线，线上属南区。

(四) 指导要领

(12) 匪如向汉江沿岸进犯，或向天水附近窜扰时，追剿部队应排除万难，不辞劳瘁，不避艰险，昼夜穷追，依匪情之变迁，与第十七师主力，或第五十一军等切实联系而夹击之。匪如向东回窜时，赵纵队应即跟踪穷追，不令有喘息之暇，与各区清剿部队切实联系而夹击之。(13) 汉江沿岸守备部队，应速修筑城堡，将附近数十里地存粮搬运城中，实行坚壁清野之策，以免资粮于匪而利困守，匪若前来攻城，则以炽盛火力予以痛击，并扣留匪之主力使之与我决战；倘有机可乘，应毅然出击，以博最大之胜利。(14) 清剿部队应用百般方法，极力搜剿。如能善用俘匪及投诚者，使作眼线及肃反工作更为有效。尤须极力侦查、破坏匪之潜伏组织，兼收斧底抽薪之功；一方协助地方官吏，组织民众，整理团队，以重自卫。(15) 关于通讯及补给事项，另行规定之。

(五) 除呈报并分令外，仰即分别遵办具报为要。

[ 世午部参一电 ]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 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注释

- [ 1] 凤县，陕西省凤县县城今在双石铺，原县城为今凤州镇。
- [ 2] 整郿大道，指陕西省整屋、郿县之间的大道。

凤县县长关于红二十五军进占双石铺给杨虎城、邵力子、孙蔚如电  
(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杨主任、邵主席并转南郑孙军长钧鉴：

赤匪忽由留坝县属江口，窜至凤县城西三十里之双石铺，凤县山多兵单，  
请飞援为禱。

凤县县长秦紫剑叩世西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宝鸡县长关于请派军队给杨虎城、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

绥署主任杨、省主席邵钧鉴：

据凤县电话报告，赤匪徐海东部约二、三千人，于世日窜踞双石铺，凤县西北各面均有匪踪，有向宝鸡流窜之势，又本总嘴头驻团查获匪探供同前情。现留坝电讯不通，凤县军团据城固守，势甚急迫。本县地当西汉[1]要冲，除督团严防飞探外，请速派军队来县协防为禱。

宝鸡县长 何宝泽同叩冬卯

副总团长董辑五（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注释

[ 1 ] 西汉，指西安、汉中。

蒋介石关于围追堵截红二十五军的四则文电（一九三五年八月六日——十日）

一、八月六日给朱绍良、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电

据报留坝防军两连及双石铺民团与匪作战失利，现徐匪大部正向双石铺进窜中等情。是知该匪在威胁我军，已极明了。兹按应付现时情况及依据原防堵计划规定处置如下：

（1）朱[ 1] 总司令督部巩固天水经徽县至略阳（含）之碉堡线及派队扼守天水以东在甘境渭河沿岸各要点，防匪向西与北窜。

（2）杨[ 2] 副司令督饬陕南各部按次左移，巩固略阳（不含）、大安驿、沔县、褒城至南郑之碉堡线，并督饬各追击部队兼程急进，防匪向南与回窜。

（3）于[3]总司令应派一部向凤、徽方向轻装截堵宁羌，大部仍照原定，务向天水、徽县、略阳碉堡线急进，增加工事；主力置于天水。

（4）何[4] 军长应督部到达西安后，即向凤县寻匪截击。

（5）守备部队限八月寒日布置严密，再追击截堵。各部逐日到达位置，希随时电告。 [ 鱼亥蓉行参战电]

二、八月九日给杨虎城电

赵、张[5]各部现追至何处？未闻与接触过一次，追击行动过于迟缓。希督饬与匪接触，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并将逐日到达地点及追剿情形具报。

[ 佳巳蓉行参战电]

三、八月十日电

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用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匪。兹将解决该匪办法列下：

（1）着各部于天水、成县、略阳以东、渭水以南地区聚而歼灭之。

（2）薛岳部除留万[ 6] 师任宁羌、广元、昭化、碧日及一部任平武、木瓜墩一带原防，并酌留部队运粮外，余悉数开集文县，予匪痛击，俟解决该匪后，再行调回。（3）王均部[7] 除留一部协同于学忠、鲁大昌[8]、邓宝珊[ 9] 等部，仍任原定碉线守备，防匪流窜外，调集有力部队协同寻匪夹击。

（4）杨虎城部追击部队，不分省界，向匪穷追，不灭不止。

（5）于学忠部以一部改任天水沿岸各要点，其大部协同各部任天水、成县、略阳碉线之守备。

（6）守备部队统由朱总司令处理之。

（7）以上统归朱主任绍良负责统一指挥。

（8）希遵办具报。 [ 灰西蓉行参战电]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 民国 二十四年八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四、八月十日给毛炳文电

据朱绍良庚已电称：徐海东股匪窜至天水附近之十里铺、马跑泉一带。我唐师[ 10] 武山之一团庚辰可到达天水，并派陇西唐部之一团向甘谷县前进中。惟平凉一带至为可虑，拟请电毛军[ 11] 轻装步兵提前运输至西安后，兼程到平凉，等语。希即遵办具报。 [ 灰戎行永仲电]

摘自《武昌行营一九三五年七、八月份来电、去电报告》

注释

[ 1] 朱，指朱绍良，时任国民党驻甘绥靖公署主任，兼陕甘“剿匪”军

第三路总司令。

[2] 杨，指杨虎城，时兼陕甘“剿匪”军第三路副总司令。

[3] 于，指于学忠，时兼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

[4] 何，指何柱国，时任东北军骑兵军军长。

[5] 赵、张，指赵寿山、张飞生。

[6] 万，指万耀煌，时任国民党军第十三师师长。

[7] 王均部，指国民党军第三军（辖第七师、第十二师），时王均任该军军长。

[8] 鲁大昌，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十四师师长。

[9] 邓宝珊，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军军长。

[10] 唐师，指国民党军第三军第十二师，师长唐淮源。

[11] 毛军，指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辖第八师、第二十四师），军长毛炳文。

杨虎城关于兵力调动给孙蔚如的三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日——十九日)

一 八月十二日电

徐海东西窜陕甘边区，委座电令调各部督剿，西线兵力较厚，突窜为难；清水、陇县防务虽空，匪又不能渡渭而北，是其回窜之可能性颇大。加之商雒清剿各部报告，匪前在商雒布置亦实周密，望严饬赵寿山部进驻凤县、飞生部进至留坝防匪回窜，机相进剿。

[文已署参一电]

二 八月十六日电

顷奉委座手令寒申蓉行参战电开：查凤县、两当间残匪，速令赵、张两旅先行肃清为要。等因。仰饬遵照办理具报为要。

[铣未署参一电]

三 八月十九日电

- 1、着赵纵队所部暂在留、凤间扼要布防；
- 2、着张鸿远旅两团集结褒城一带；仰即饬遵具报。

[皓参一电]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 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 孙蔚如部追堵红二十五军的经过 (一九三五年八月)

进剿部队之编组：

本月仍照上月，以赵旅长寿山统率第一 一团、第一 二团、补充第二团及补充第三团，编为进剿纵队，并由西安绥靖公署以陕西警备第二旅之两团归附之，即以赵寿山为纵队长，专负进剿赤区伪二十五军徐海东股匪任务；其汉中区所属各县零匪，划分区域，着由各该地驻军负责清剿，并协同肃反会及各级党部组织乡区民众，办理善后工作。

进剿情形：

查赤匪徐海东股，自上月被国军在关中区整、郿[1]围剿，颇受重创，遂由辛口子入山南窜至江口镇，幸我南面大军堵截，布防得力，故该匪闻风折向西窜，于本月一日窜至留、凤间之双石铺。江午十一时，派其匪徒约四五百名猛扑凤县县城，经我驻军第九十八团第三营奋勇痛击，激战约三小时，凶锋大挫，卒未得逞，故仍向双石铺原路溃去。四日，聚会其匪众悉数向西遗逃，窜入甘境。当该匪窜抵江口镇之际，已下令着赵纵队兼程西进，竭力穷追，不分畛域，不灭不止。唯是佛坪至留、凤间山陡坡峻，道路峡小，秋雨连绵，山洪暴发，水深流急，万难通过，迨该纵队耿道华阳、洋县、城固、南褒[2]，而于本月八日进至留坝、凤县时，该匪已远窜陇南矣。故着该纵队留驻留坝、凤县一带，积极筑碉，防匪回窜，搜剿防区及两当残余零匪，以靖地方。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 民国 二十四年八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整、郿，指陕西省周至、眉县。

[2] 南褒，指陕西省南郑、褒城。

于学忠奉蒋介石令对所部之部署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

顷奉蒋委员长支行凤仲电开：锡密。希督率所属部队兼程向天水、徽县前进，赶筑天水经徽县、略阳至宁羌（不含）之碉堡封锁线，并限九月十五日以前完成，其余一师俟六十七军开至凤县、宝鸡之线后，再令赴天水，等因。遵即部署如下：

(一) 第一一四师主力驻天水至徽县（不含）之碉堡封锁线。

(二) 第一一八师向徽县、略阳前进，到达后主力驻徽县经略阳至宁羌（不含）之碉堡封锁线。

(三) 第一一三师推进至凤翔、宝鸡一带，师部驻凤翔。

(四) 总部仍进驻天水。

仰即遵照办理，并具报为要。

于学忠。阳午。参战。

摘自《陆军第一百十三师阵中日记》

( 民国 二十四年七月至十月 )

蒋介石就于学忠部之调动给杨虎城、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九日）

长安。杨主任、邵主席：守密。匪现已逼近天水，已令孝候[ 1]速飭百十三师，星夜向天水驰进，构筑碉堡线，防匪北窜。希即知照。

蒋中正。佳亥。行凤仲。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注释

[ 1] 孝候，即于学忠。

蒋介石关于加派兵力保护西汉路工程给杨虎城、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日)

长安。杨主任、邵主席勋鉴：

顷接全经会秦秘书长微电称；据西汉[1]路总工程师孙发端陷电称，美密。旬日以来，匪有窜入路线趋势，民工停顿，包工裹足，各县虽略有驻军，多集中县城，乡村不遑顾及，值此工程紧急，何堪停顿等情。查西汉路工程正在加紧进行，自不容停顿，即希加派兵力，妥为保护为要。中正。灰戌。秘。蓉。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注释

[1] 西汉，指西安、汉中。



## 第一一四师追堵红二十五军阵中日记（节录）

（一九三五年八月九日——十七日）

八月九日 晴

奉总司令于[ 1] 佳午参作电：为徐海东股抵马跑泉，李师[ 2] 夏团向天水堵剿，并令我师兼程前进，以收夹击之效由。

据派赴社棠铺便衣侦探回报如左：渭水不能徒涉，备船两只，刻被匪掳去南岸。

八月十日 晴

奉总司令于灰午参电：为徐匪逃窜务须追击与歼灭之由。

午后三时，据密探报：匪已北窜秦安，天水围已解。

八月十一日 晴

据报：匪于十日晚陷秦安，刻与十二师之七十二团对峙中。

报告总司令电文：真寅电，为报告天水解围，我师进至天水由。真戌电，为报告各部渡河情况及匪在秦安被第三军堵剿，有窜甘谷企图由。

八月十二日 晴

各部位置：由师长及六四团驻天水。六四一团于下午全团渡过渭河，当晚抵天水。师部、六四二团、特务连、通信连至社棠镇。骑兵连驻清水。

记事：军长抵陇县。军部仍驻清水。

八月十三日 晴

记事：军总[ 3] 今日抵固关镇。军部至草川铺。

八月十六日 晴

据密探报告：徐匪窜至静宁附近。

记事：军长明（十七）日可达天水。委座十二日下峨眉山，十三日到成都，二、三日飞西安。

八月十七日 晴

通报：准军参谋处通报略开，徐海东股匪已过静宁，北窜。

摘自《第一百一十四师阵中日记》

注释

[ 1] 于，指于学忠。

[ 2] 李师，指李振唐部第一一三师。

[ 3] 军总，指于学忠。

## 刘宝堂关于红二十五军威逼静宁、攻占隆德的战斗报告[1]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五日——十八日)

### 一、八月十五日报告

一、于八月十四日上午九时，有由秦安北窜来徐海东股匪约三千余人，至距静宁十五里处张家山、河上山，沿山梁窜至静宁西八里铺，及附郭之西河沿一带，向静宁城及祁家大山严密布置，该匪有机枪十余挺，迫击炮十余门，先头部均着便衣、草帽，该匪负带甚重，造至傍晚用机枪猛烈向我射击，掩护步兵扒城。

二、职遵照驻甘绥靖主任朱[2]电令固守，沉着应战四小时匪未逞，匪仍退至八里铺，本日拂晓以全力复来攻击，经我西南碉堡守兵侧击退。

三、此役我消耗七九步弹四千七百余粒，自来得子弹八百余粒，手榴弹三百余颗。

四、职旅受伤兵七名、公安局巡官一名、击毙魏镇长一员，民人受伤五名，掳去当地教员三人、壮丁十八名。

五、据探报匪大部在单家集（距静宁四十里），先头部已窜至兴隆镇一带（距静宁五十里），除令饬现驻隆德马营（第二团第一营）严密警戒，以防窜扰，余容续呈。

### 二、八月十八日报告

一、于八月十七日，有前窜踞静宁县属单家集徐海东股匪三千余人，由该集向东窜，于下午二时窜至隆德县南北两山，以高临下，用机枪猛射扑城。我南北两山守御部队，以寡众悬殊，故被击溃，伤亡极重。

二、查隆德城墙经久未修，墙垣倾颓，几如平地，不能掩蔽，且居民稀少，县城面积甚大，仅驻职旅一营，兵力簿[薄]弱，布防为艰。

三、职遵照前令，依着依险固守待援。

四、第六师丁旅[3]奉令乘汽车七十余辆，驰援中途被匪所阻，迨至下午五时未至。该营与匪激战四小时，每兵所带子弹不过十粒，且该匪攻击甚烈，城墙高不过三尺，行不并肩，无险可守。我兵子弹已尽，匪蜂拥而至，于下午五时三十分，我官兵奋勇白刃肉搏，终以寡众悬殊，援兵绝望，向庄浪县方面撤退。

五、此役我消耗七九步弹四千余粒，自来得弹一千二百余粒，手榴弹五百余颗，辎重、被服均被匪分给贫民，公文均被焚烧无遗。

六、此役职旅第二团第一营官兵重伤二十二名、阵亡二十五名、被俘二十一名，损失七九步枪四十五枝。

七、据探报第六师丁旅于下午九时克复隆德，匪向东窜。职饬第二团第一营仍回隆德原防整理，听候丁旅长指挥待令追剿。

附战斗详报表一纸（略）

选自《陆军新编第十一旅战斗详报》

注释

[1] 刘宝堂，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一军第十一旅旅长。

[2] 朱，指朱绍良。

[3] 丁旅，指国民党军第六师第十七旅，旅长丁友松。

于学忠就听部之兵力配置给杨虎城、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八日）

西安。杨主任虎城兄、邵主席力子兄：美密。弟于筱午抵天水。徐匪铣日向静宁方向逃窜。为防川匪窜扰及徐匪回窜，已遵照委座电示要旨，将百十四师配置于天水、徽县之线，百十八师配置于徽县、略阳之线，百十三师分驻凤翔、陇县、清水一带。尔后情形续电外，特闻。

弟于学忠。巧申。参作。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陈贯群关于所部进驻天水、徽县的命令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八日)

第一百十四师命令

(八月十八日于天水师司令部)

一、徐海东匪十六日已窜至静宁附近；川北朱、毛仍在窗河之坡坝、哈龙岗、毛儿盖及雅尔汛一带。

我五十一军为防川匪窜扰及徐匪回窜起见，仍照蒋委员长支行风仲、虞子蓉行参战电意旨，以百十三师推进于清水、陇县、凤翔一带，以防徐匪回窜，尔后依情况推进至天水；以百十四师配置于天水至徽县（不含）之线；百十八师配置于徽县至略阳之线，赶筑碉堡，限于九月十五日以前完成。

二、师遵照总司令[1]命令，将各团配置于天水、徽县间之地区，赶筑碉堡，暂以一部担任天水防务。

三、第六四二团于十九日出发、进驻木芦川至冯家河（含）之间，构筑碉堡。团部驻榆树坝。

四、第六四一团于二十日出发，进驻李子园至木芦川（不含）之间，构筑碉堡。团部驻高桥。

五、第六四二团暂担任天水防务，俟百十三师到达接替防务后，进驻皂角铺至李子园（含）之间，构筑碉堡。团部驻娘娘坝。

六、师司令部及特务连、通信连，于二十一日出发进驻高桥。

七、骑兵连暂驻清水，俟百十三师到达清水后，即移驻娘娘坝，担任师司令部及总司令部间之联络。

八、予现在天水。

师长陈贯群

摘自《陆军第一百十四师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总司令，指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于学忠。

于学忠关于堵截红二十五军给李振唐的三则电令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二十八日)

一八月十七日电

联密。删电悉，余于筱午到达天水。刻徐匪于铣日窜至静宁附近，本部为防川北赤匪秘扰，仍将百十四、十八两师，分配于天水经徽县至略阳之线，着该师以一团驻凤翔，师部率一团驻陇县，其余一团推进至清水，防匪南窜，并维护后方交通。现汽车可直达马鹿镇，沿站给养均不困难。仰即日开拔并将移动情形，随时具报为要。 于学忠。筱亥。参作。

二八月十九日电

联密。顷准朱主任[1]巧电称：窜至隆德附近之徐匪海东，刻向华亭方向溃窜，请速派队向该匪堵击等语，着该师长即率两团驰赴陇县，其推进清水之一团，即暂驻马鹿镇、阎家店一带，严密防堵，勿使南窜为要。于学忠。皓未。参作。

三八月二十八日电

准朱主任寝未绥参战电开：徐海东股匪因泾河水涨难渡，盘踞王村、郭家惯一带，马师[2]丁旅[3]追剿，匪于有日偷窜斜川南之长粮镇，似企图犯灵台。除飭马、丁等仍跟踪穷追外，请即飭陇县贵部派兵向该匪堵截，俾免流窜等因，除电复外，仰即酌派队堵截，并将堵截情形，随时具报为要。于学忠。俭辰。参作。

摘自《陆军第一百十三师阵中日记》

( 民国 二十四年七月至十月 )

注释

[1] 朱主任，指朱绍良。

[ 2 ] 马师，指马鸿宾部第二十五师。

[ 3 ] 丁旅，指丁友松部第十七旅。

## 长武县长请求派兵截堵红二十五军给邵力子的三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十三日)

### 一、八月二十一日电

长安。邵主席钧鉴：县密。探闻扰平[1]赤匪约千余人，已至白水镇，有向东窜势。西峰镇叶[2]旅长派骑兵一营、步兵两连，进驻李家坡堵剿，以防向镇原、西峰镇窥伺。请即派重兵来长[3]截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长武县长党伯弧。马叩。

### 二、八月二十二日电

长安。邵主席钧鉴：马电奉悉。县密。顷据窑店镇电话报称：徐匪已窜至泾川西三十里之王村，有向东窜势。除督团令军并集中保甲队严防外，请速派重兵来长截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委员李忠、长武县长党伯弧叩。

### 三、八月二十三日电

长安。邵主席钧鉴：养漾两电奉悉。县密。顷据窑店探报：徐匪窜至泾川之王宝川河，昨晚与三十五师部队接触，混战终夜，情迫。该匪盘踞西原一带，特电奉闻。长武县长党伯弧。漾戎。叩。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 注释

[1] 平，指甘肃省平凉县。

[2] 叶，应为冶，指冶成章，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五师第一五旅旅长。

[3] 长，指陕西省长武县。

于学忠关于堵截红二十五军东进给陈贯群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准朱[1]主任养绥参战电开：徐海东匪在隆德被我朱团击溃后，巧日东窜烟[三]关口扼险据守，经我追击部队皓日辰猛攻，毙匪数十名，伪团长一员亦受重伤，匪不支，于皓日午窜至平凉北塬附近，经我马师[2]截击，复窜至白水镇，又被我马师围剿，歼匪甚重。匪沿汽车路向泾川东窜。又准有辰绥参战电开，据周师[3]丁旅长[4]敬午电称：徐海东匪敬卯由泾川西约八里之寺[四]坡南渡泾[汭]河，向灵台逃窜，已饬属跟追等情，特闻。等因。除电复外，仰即严行堵截为要。 [宥午参作电]

摘自《第一百十四师阵中日记》

注释

[1] 朱，指朱绍良。

[2] 马师，指马鸿宾部第三十五师。

[3] 周师，指国民党军第六师，师长周晷。

[4] 丁旅长，指丁友松。

于学忠转杨虎城、朱绍良关于红二十五军由泾川东进及所持政策情况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顷准西安杨主任电称：顷据邠县[1] 郑营转据长武王连长电称：据闻扰西赤匪约千余人，已至白水镇，有向东窜势。西峰镇叶[冶]旅长派骑兵一营、步兵两营进驻李家坡堵剿，以防向镇原、西峰镇窥视。兹又据长武县县长养电报告：顷据窑店镇电话报称，徐海东匪已窜至泾川西三十里之王家村，仍有东窜模样，等情。

又准兰州朱主任电称，据报此次赤匪所经各地，其政策已改：(一)不事烧杀；(二)施惠于民，图为所用；(三)蓄置匪于所经各地秘密活动，似尚有来回绕窜模样。希转饬贵属注意：(一)对匪之行为作实际宣传；(二)除确为奸细外，余应从宽详察，免为匪用；(三)凡匪经过地，其保甲长应从速清查人口，以清乱源为要，等情。准此仰饬属知照，

务期军民合作，以杜乱源为要。[宥午参作代电]

摘自《第一百十四师阵中日记》

注释

[1]邠县，今陕西省彬县。



杨虎城令赵寿山部移驻宝鸡防堵红二十五军给孙蔚如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查徐海东股匪现已窜至灵台附近，我甘军正追剿中。为严堵该匪窜陕计：

(1) 着该军长速饬赵纵队所属之四团，即日由凤县移驻宝鸡、虢镇[1]一带，严加防剿。

(2) 凤县防务应由警二旅张鸿远部之两团克日开往填驻。

(3) 留坝县防务由该军长另派一营开赴驻扎。

(4) 赵纵队移防后，宝鸡、褒城间筑碉任务。由接防部队继续担任。仰即饬遵具报。 [艳申署参一电]

摘自《陆军第三十八军 民国 二十四年八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虢镇，今陕西省宝鸡县。

## 胡抱一关于防止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合给各县之训令

(一九三五年八月)

为令遵事：按据各处情报，现在隆德、六盘山一带之徐海东匪部，被我军围剿压迫，有图窜陕北与刘志丹匪联合之企图；而陕境保安、太白、甘泉一带匪部，正在蠢蠢欲动，难免不与徐、刘两匪联络一气，本区各县应急极实行者：

(一) 封锁线：(甲) 凡各乡保，沿交通大道线之碉堡、碉堡群及寨子，须星夜赶筑完成；(乙) 各碉堡、碉堡群、寨子，须派充分之壮丁队驻守；(丙) 设置民哨，检查来往行人。如查获匪方奸细，须立解政府，以凭究讯；(丁) 如发现匪情应立即放枪及鸣锣警报，以所预备之队伍及壮丁出而应敌。

(二) 坚壁清野：(甲) 各民众应将粮食、盐料，立即密藏地窖，或运藏附近寨子；(乙) 妇女小儿及骡马牲畜，应暂移居附近寨子。仰各县长立即转饬实行，切切勿违为要。此令。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八月日

胡抱一[ 1]

[ 原件存甘肃省档案馆]

注释

胡抱一，时任甘肃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李振唐关于红二十五军动向给于学忠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五日)

一

天水。总司令于钧鉴：

联密，俭电敬悉。据保卫团报称：徐海东匪刻在灵台附近，并有东窜麟游模样。除派多探前往侦察外，俟判明匪情后，即遵令相机堵截。第六三八团饬推进清水，以后情形随时禀陈，谨电奉闻。

李振唐叩 东已参印

二

天水。总司令于钧鉴：

联密。江电敬悉。顷据派赴崇信侦探归还报称：匪于陷于由木林镇窜至南塬一带，与马鸿宾部接触施逃窜于经里庙一带，在山内设伏，约六七百名。适马军赶至，遂被匪包围，损失约两营之众。匪于事毕即行逃窜。冬 日 ，匪全部盘踞平邑四十里铺一带。江 日 ，匪猛攻镇源城，当被占领。现有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将匪已围，现正对抗中。探得该匪确徐海东股，其总数约二千余名，能战斗者仅千余名，内有骑兵二百余，女子慰劳队四十余，大刀队二百余，武器有山炮三门，重机枪约八挺，步枪手枪数不详。外有驮子二百余，用载子弹及金钱之用。闻该匪到村庄时，虽百姓均逃，但所用物品食料，均自行列卑留钱，以博民心。并闻共匪宣称，于夏历八月删 日 前后，再攻崇信城等情。据此，谨将探得徐匪详情，谨电禀陈。刻因大雨滂沱，道路泥泞，俟稍晴即率部向指定防地推进。谨闻。

职李振唐叩 微参印

摘自《陆军第一百十三师阵中日记》

( 民国 二十四年七月至十月 )

马鸿宾就所部与红二十五军作战情况给邵力子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四日)

主席邵勋鉴：

皓电奉悉，自密敬悉，关怀敝师，代请补充，全部将士同深戴荷，不独鸿宾，感激靡已也。伪正、副军长程子华、徐海东等，此次折窜陇东，自瓦亭至泾川一共战六次，五次均胜，一次稍形失利。自泾川窜入灵台西南，复折窜崇信、镇原，本师分途追击，未令其稍有喘息。本月冬日追至赤城，连日激战，共毙匪二百余名，生擒六十余名，打伤共百余名，前后连击毙伪团长三名、营长三名，连连排长甚多，夺获军用品无算。刻下正在穷追中。知念奉闻。应请补充军用品数目，代俟遵函之后，再行请令。肃复。敬颂勋安。

师长马鸿宾叩。支已。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胡抱一关于红二十五军动向给杨虎城、邵力子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三日——五日)

一、九月三日电

长安。杨主任、邵主席赐鉴：冬电敬悉。镇密。1、江晨，匪向板桥、太白往宜君窜。2、据俘供：匪子弹无多。3、刘、徐[1]合股，互取所长，滋蔓可虑，请注意。谨闻。胡抱一。江。

二、九月五日电

长安。杨主任、邵主席赐鉴：江电谅达。镇密。徐匪窜合水、顺川，被我马[2]师击溃，俘获甚夥，并击毙伪军政委、团长各一人。徐匪几被生擒，刻仍向陕边窜中，请注意祈电高、于、关[3]为禱。胡抱一。微。

(原件存陕西省档案馆)

注释

[1] 刘、徐，指刘志丹、徐海东。

[2] 马，指马鸿宾。

[3] 高、于、关，似指高桂滋、于学忠、关麟征。

李进禄就平凉地区邮路中断等情给邮政总局的报告（节录）

（一九三五年九月六日）

窃查关于甘肃赤匪被中央军痛剿逃窜至平凉县属四十里铺附近地方各情形，业经由第六号中文密半公函呈报在案。兹由甘肃绥靖公署探得军事方面确息：马鸿宾师长特派部下参谋一名，前往匪区内化装农民，为红军任挑夫事务，因在匪区，无法通息，近已驰回密报：该红军匪首徐海东，近领赤匪四千名，携带机关枪四十架，与中央军抵抗，经中央军马鸿宾师长痛剿失败，原携机关枪被马师得到十六架。该红军因与中央军酣战数日，二日未得饮食，不能支持，现已逃窜至甘肃庆阳县东六十里合水地方，而该匪首徐海东单人骑马逃脱。目下中央军正在追赶，谅不日即可消灭云。

近据平凉邮局呈报：“上月由长安开驶皋兰之第三十九号邮运汽车，开行至六盘山西杨家店地方，忽遇大雨不能前进，故暂驻杨家店，詎料于十七日下午二时，突来红军七人，各持枪械，将司机及押车二人捆绑而去，随将汽车及装运第一、三、四号排单邮件，完全焚毁无余。至十九日，始将该二人放回。此次被焚邮件，轻件居多，理合呈报”。等情。本局业已函请该焚毁邮件之原寄局，将相关清单抄寄送局，以凭办

理。

至[自]长安至皋兰邮路，虽据平凉邮局上月艳电呈报已通，但平凉以东仍有小股赤匪扰乱，以致平凉至长安段邮路仍未恢复。现因平凉邮局积存去东南各省轻重邮件甚多，亟应设法运出。为免发生意外起见，经职商请绥署特派军队护送，以资安全。当蒙朱主任[1]允许，并电飭驻平[凉]军队速派一连（约一百五十人），护送邮车至长[2]。关于此节，职已通告长安局。

.....[下略]

谨将最后探得关于共匪在甘、青两省消息，先行密报。敬祈察核。此上。  
邮政总局局长郭。

本函抄送储汇局及长安局查照。

李进禄谨上[印]

民国二十四年九月六日

摘自《密半公函第七号— 关于甘肃平凉、青海贵德红军情况》

注释

[1] 朱主任，指朱绍良。

[2] 长，似应指陕西省长武县。

附录：

## 马鸿宾部在陇东堵截红二十五军的作战经过[1]

我们各自在有准备的情况下，于四月十九日在自治区[2]参事室办公室，根据提纲内容，进行了回忆座谈。因时间已久，较大的情节还记得，有些情节已忘掉了。座谈记录整理出来后，我们又认真地作了校对和补充，尽力作到真实无误。

(一)三十五师编制和任务。三十五师师长马鸿宾，参谋长柴成霖。师部长驻固原和西峰镇两地。下属三个旅和一个骑兵团。一 三旅旅长马玉麟，辖二 五、二 六两个团(二 五团团长马文清、二 六团团长马绍翰)，驻防庆阳、阜城一带；一 四旅旅长马献文(翰青)，辖二 七、二 八两个团(二 七团团长马赞良、二 八团团长马开基)，驻防中宁、同心一带；一 五旅旅长冶成章、副旅长马应图，辖二 九、二一 两个团(二 九团团长马维成、二一 团团长马岐山)，驻防在环县一带。骑兵团团长马培清，驻防海原、固原一带。骑兵团辖四个营，每营三个连。全师共有一万一千人左右。

一九三五年春天(大约在六月份)，兰州绥靖主任朱绍良，参谋长杨德良，布置了陇东防务，将陇东十七个县划为三十五师防地，严防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三十五师就此也作了新的部署：一 三旅原防未动，一 五旅除原防地外，又由副旅长马应图(吉安)率两个步兵营驻防固原。一 四旅二 七团仍驻中宁，二 八团由马献文率领驻防平凉、泾川一带，团长马开基和三营(营长马悼德)，驻宁县、正宁一带，二营(营长马国忠)驻泾川，一营(营长洪志国)驻平凉。骑兵团二、二、四营驻西峰镇，一营在固原。全师任务是防堵红军通过陇东。

(二)当红二十五军接近六盘山时，马师长(当时在平凉)估计红军可能攻占平凉，因平凉兵力太少(只有一 四旅二 八团第一营)，即令驻固原的一 五旅副旅长马应图率一 五旅两个步兵营、两个迫炮连和骑兵团的第一营(副营长卡得云)，共一千五百人左右，由固原迅速增援平凉。当马率部行至瓦亭以南，突然和红军遭遇，发生战斗，打了一个下午，红军连续攻占了两个山头，马率部被迫退入瓦亭镇，凭藉城垣进行抵抗，晚上和平凉联系，电线已断。马副旅长考虑援军到迟，有丢掉平凉的危险，晚上即进行组织，计划从三关口突破，进至平凉。第二天黎明，骑兵作前，步兵在后，行至三关口和红军接触，红军主力当时已转向平凉北塬，后卫部队边打边退，也转向平凉北塬。下午，马率部队才赶到平凉。

(三)红二十五军到平凉城东四十里铺一带时，马师长令驻西峰镇的三个骑兵团，一个步兵营(一 三旅二 五团×营，营长马维林)，又令驻宁县的马开基率团部、炮兵连和三营一个连约三百人左右，到泾川一线截堵。平凉仍由马应图率其原部(洪志国营仍守平凉)随后追击，行至马莲铺(距平凉三十几里)打虎山一带，和红军接触，战斗从下午开始至晚十一、二点结束，马应图率领的两个步兵营被打的溃不成军，活着的也多跑掉了。这时前来督战的马师长，也差点被俘，骑兵团赶到后，才阻止住了红军的进攻，马师长始得脱身。

(四)红二十五军未到泾川前一两天，马开基、马培清率部先后到了泾川，他们的任务是堵击红军。如何堵击，当时两个团长闹了意见，马培清主张不要乱冲乱打，要计划一下，待大雨停止后再出击，马开基不同意，主张马上出击，并认为马怕死。尔后，马开基独个率领两个步兵营(马国忠、马

维林二个营)和迫击炮连、三营一个连,约一千多人,进行出击。行至泾川西南王母宫山(距城六七里)中了红二十五军的埋伏[3],几小时的激战,人员伤亡近半,马开基也当场被打死。后红军主动撤走,战斗才算结束。

红二才五军到灵台一带后,马师长率骑兵第一营,和马应图残部,从四十里铺赶到泾川,对两次失利的部队进行整顿,骑兵四个营由马培清率领,步兵暂编了一个团,企图向南跟踪追击,但很快探知红军又返回四十里铺,渡泾河北上,因而又弃南向北追击红军。

(五)红二十五军渡泾河北上后,马师长亲率两个团跟踪追击,并命令驻西峰镇一五旅二一团马岐山团长固守西峰镇(该团是从环县调来接替骑兵团防务),待机堵击。红军未进攻西峰镇,晚上绕镇北上,二一团也随后追击,到达板桥一带。<红军>后卫部队被尾追的骑兵团截击,被围于板桥北塬,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红军损失一部(据说是一个团),三十五师亦有伤亡。红军主力继续北上,绕合水县城,过太白镇进入陕北。这一段只有合水县地方武装(杨子恒保安大队)在合水城附近进行过小的接触。三十五师随后追击的三个团,再未接触,追至太白即返回西峰镇。

泾川战斗后,丁友松旅曾到过泾川,住了一天就走了。

为使材料更为全面,还可向韩哲生、马培清询问。韩当时是马师长的随从参谋,当时他一直在马师长身边,对兵力部署、师长意图,可能更加清楚;他现在甘肃省参事室工作。马培清从泾川到太白镇一直参加,了解情况可能比我们多,他现在甘肃省政协工作[4]。

卡得云 马献文 马惇德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注释

[1] 本文节录自卡得云、马献文、马惇德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一日《回忆座谈记录》,标题为编者所加。

[2] 自治区,即宁夏回族自治区。

[3] 关于王母宫山战斗,“埋伏”说与史实不尽一致,参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六章第二节“四坡村战斗”。

[4] 马培清于一九六二年写有《二十五师在陇东阻击红军纪实》一文(载《甘肃文史资料》第五辑),因篇幅较长本选编未收入。



## 国民党军继续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及红七十四师进行“清剿”

（一九三五年七月——一九三七年二月）

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后，国民党军继续对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进行残酷“清剿”，斗争形势十分严重。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杨虎城即下达了划区“清剿”之兵力部署电令，以王以哲部第六十七军三个师九个团，庞炳勋部第三十九师二个旅五个团，唐俊德部第九十五师三个团，肖之楚部第四十四师四个团等，总共二十多个团的兵力，集中实行划区“清剿”，企图消灭红军和地方武装，彻底摧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八月、九月中旬，第六十七军、第九十五师相继调离陕南以后，杨虎城急忙又调整了兵力部署，仍以十多个团的兵力，实行划区“清剿”，加紧“围攻”红军第七十四师。国民党军对红七十四师的“围攻”，事实上有增无减，从未间断。

与此同时，中共鄂陕、豫陕两特委，在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于九月九日决定将两特委合并为中共鄂豫陕特委（又称陕南特委），并决定集中合编部队，以鄂陕游击总司令部战斗营和各路游击师、豫陕游击师四个大队，组成红军第七十四师，辖两个营和手枪团（约一连兵力），总共七百余人。红七十四师组成不久，即招致国民党军的密切注视和“围攻”。十二月初，红七十四师在敌第三十九师两个营的前堵后追下，于青铜关打垮堵截之敌一个营，毙伤敌营长

以下百余人。十二月二十六日，乘机攻占宁陕县城，歼敌保安队三百余人。继而又攻占佛坪县城。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红七十四师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转战鄂豫陕边区二十四个县，经历大小战斗数百次，先后打破国民党军的三次“围攻”，坚持了鄂豫陕边区的游击战争，最后发展到三个团二千余人。

杨虎城关于划区“清剿”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之兵力部署  
(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

(1) 徐匪主力现窜出山口，兹规定各部分区肃清零匪如下：

A、葛牌镇、红岩寺、杏树坪之线，东属六十七军王鼎方[1]部；线西属张鸿远旅。

B、镇安县、凤凰咀、杏树坪之线，北属张鸿远旅；线南属四十军庞更陈部。

C、杏树坪、山阳县、竹林关、普峪河之线，北属六十七军王鼎方部；南属二十六军肖景湘部。

D、杏树坪、大坪、七里峡线属庞[2]军。花水河、合河、南宽坪、漫川关、上津、甲河关(线上属肖军)，以西以南为四十军清剿区。

(2) 各部仍应不分地域，互相联络。

(3) 其余参照商雒剿匪计划。

[筱丑蓝部参电]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民国〉二十四年七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注释

[1] 王鼎方，即王以哲。

[2] 庞，指庞炳勋。

杨虎城关于“清剿”境界划分电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

清剿境界划分如次：

- 1、保安镇、雒南、龙驹寨、商南、富水关之线以东地区，归唐[1]师清剿。
- 2、商县、杨家斜、红岩子、上津、甲河关之线以东，归陈[2]副师长。
- 3、红岩子、上津、甲河关之线以西之地区，归庞[3]军清剿。
- 4、甲区清剿，遇匪越过清剿线时，得越线追剿，俟乙区部队到达，始得归还。 [冬午电]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注释

[1]唐，指唐俊德。

[2]陈，指陈永。

[3]庞，指庞炳勋。周福成关于向豫陕游击师“进剿”

给杭民杰的命令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日)

命令

(八月二日上午九时于龙驹寨师司令部)

一、据报：方[1]匪主力窜七盘磨一带，花障屏有其一部。  
二、师为迅速消灭该匪起见，已计划令六八五团除一部留峦庄，主力经老关沟、夹耳沟，向七盘磨进剿，尤奉三团直向灰池子、七盘磨进剿，并限于四日开始。

三、贵团[2]为担任防匪南窜起见，除以一部任架线测路、保护外应，以五个连务于四日午前到达梨园岔，相机进剿该匪。

四、进剿情形随时具报。五、余在龙驹寨师司令部。

师长周福成

摘自《陆军第一二九师步兵第六八四团在梨园岔剿匪战斗详报》

注释

[1] 方，指方升普，时任豫陕游击师师长。

[2] 贵团，指该师第六八四团，团长杭民杰。

## 杭民杰关于“进剿”豫陕游击师的战斗报告（节录）

（一九三五年八月四日）

于（四日）十时十五分行抵梨园岔，果见北山上有匪百余名，隐现于丛树之中。当命第二营占领南山，向北山之匪攻击，我官兵攀藤扶葛，勇往向上，猛烈攻击。迫击炮开始射击，援助步兵前进，连占两个山头。第七连已由右翼包抄前来，又合团特务队及第二营之特务队，向左前方山头前进，相机攻击匪之右侧，藉资掩护。匪见被我三面包围之中，逐狼狈向东北分三股溃窜。至下午一时三十分，战斗始告结局。

该匪系豫陕边区游击队匪首方声[升]普。是役毙匪五名，内有女匪一名，伤匪十余名，获肉票三名，当经保释去讫，获大刀二把，电话铁线两盘。

匪区所见情形，如梨园岔、油坪沟、石门沟一带，全系匪区，匪化极深。苏维埃政府设在梨园岔，而在四方抢掠之粮食甚多，均堆集梨园岔之东南沟。

步兵第六八四团团长江民杰

摘自《陆军第一二九师步兵第六八四团在梨园岔剿匪战斗详报》

**周福成部关于“清剿”豫陕游击师战斗经过报告（节录）**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二日）**

八月九日，奉师电“着派步兵一营协同尤保卫团速剿该清剿区域内残匪”等因，当命第三营周营长率该营（欠机关枪连）进驻桃坪，与尤保卫团协同搜剿梨园岔、于园沟一带残匪。十一日早七时，据该营长报称在于园沟战斗经过情形如左：

1、八月九日，职奉命率步兵三连，进驻桃坪，与滩南尤保卫团协同搜剿梨园岔、于园沟一带残匪，于午后八时抵桃坪，与尤副团长商洽妥协，保卫团第五队归职指挥。

2、十日午前五时，由桃坪出发，分两支队向梨园岔及于园沟前进。尤保卫团为左支队，由老灌沟、夹耳岭、大赐沟向梨园岔前进，职营附保卫团第五队为右支队，沿老灌沟、干沟向于园沟前进。

3、职于午前七时行抵干沟以南，据土民报称“干沟西南方约八九华里于园沟地方，有匪百余名，自昨晚即在该处盘踞”等情。午前十二时行抵于园沟东山，发见匪探七八名，当即驱逐，续行前进。至于园沟东一千公尺附近，发见匪之主力百余名由村内突出，占领该村西端高地，向我开始射击。职当令第四连占领该村东端高地，向匪正面攻击。职率五、六两连，向匪左侧背进攻，令保卫团第五队占领村南隘路堵击。匪初尚顽强抵抗，及见左侧背陷于不利，遂即败退，并于战场遗弃被我击毙之匪尸十二具。

战斗后彼我之行动：

匪溃退后，即分向梨园岔、栗子坪、七盘磨方向逃窜，沿途遗弃干粮、雨伞等物品。我第四连协同保卫团第五队向梨园岔方向，我周营长率五、六两连向栗子坪方向，分头追击。至晚八时，匪已远飏，且官兵从晨尚未给养，当在梨园岔南山宿营。旋因移防陕北，开拔在即，奉命仍回峦庄防地。

摘自《陆军第一二九师步兵第六八五团于于园沟战役战斗详报》

## 庞炳勋关于“清剿”办法给所部的电令

(一九三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兹定清剿办法飭属遵行：

一、利用被迫新加入之红军及穷人会，使与老红军脱离关系或捕杀之，而自首改过反正者一概宽宥，不咎既往之罪。

二、将大股匪击散后，照赣省匪区善后办法，招抚莠氓，如保甲长对此等人出具甘结保证，即发给良民证，宽其既往不罪。

三、用政治手段补助军事之下，只对匪首及怙恶不悛者杀无赦。

四、部队外出时，令政训员随往宣传，到处播扬共匪之恶及本军爱民之诚意，并尽力招抚流亡逃散之民众，使之回家安业。

五、现由军拟就告民众书，不日即寄去散发。

六、土共诚心自新者，交枪来归者，由保甲长出具保结，即发良民证，枪留地方自卫使用。

即传各部遵照。

(此电令通令全军各部)

[世卯电]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杨虎城关于“清剿”线划分给庞炳勋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六日)

唐师移防[1]，庞、陈[2]各部清剿境界分划如次：

一、葛牌镇、杨家斜、黑山街、上官坊、山阳、洛峪街、漫川关、上津之线(含)，以西归庞部，以东归陈部担任。二、庞部应对红岩子、袁<家>沟<口>一带，特别注意进剿，不分畛域，联络进剿。

[铣辰电]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注释

[1] 唐师移防，即唐俊德部第九十五师，于一九三五年九月十日奉蒋介石电令调驻豫南。

[2] 庞、陈，指庞炳勋、陈永。



## 庞炳勋部在鄂陕边“清剿”各路游击师战斗报告（节录）

（一九三五年八月——九月）

一八月二十三日，孙家坡之役

二十三日，第一营胡营长昌期据探报，土共陈光瑞[1]股二三百名，窜踞孙家坡，当派该营营附率第二连，经新开岭、长冲向匪堵击，该营长自带所部（欠机枪连及第二连）经鄢家沟向匪进剿，至十时进至孙沟附近，发现匪约三百名与我第一连接触，官兵奋勇激战约半小时，匪已不支，向东方逃窜。我第二连适已赶到，迎头痛击，双方夹攻，匪初尚顽抗，激战二三十分钟后，匪即转向东北溃逃，跟追十数里，至枯竹园，匪已逃匿无踪。探悉，已向胡坪以东窜去，安民毕回防。是役，计毙匪二十、伤匪八九十名，生俘二，获枪十一支。

二八月二十二日，双沟脑之役

陈匪家声[2]股，经连日追剿，只余二百人，狼狈流窜，于二十一日已窜抵桐木沟，贼胆既丧，不敢盘踞，似仍有西窜模样。乃令第一营史营长祝三率部进剿，务期尽歼丑类，以尽根除，面安地方。该营于二十二日早五时三十分由驻地红岩子出发，经姑子沟、双沟，向桐木沟方向前进，七时四十分抵姑子沟脑（即双沟脑），将匪追及。盖该匪全部正向西北逃窜耳，我前卫第二连遂在该处猛烈向匪攻击，并以第二连之一排与第三连分向两侧迂回，三面围剿，以期尽歼匪类。复令迫炮在双沟脑向匪炮击，乘其密集，阻其展开，步炮协同三面夹击，匪初尚欲图顽强抵抗，继而向后撤退，又图利用地形以行支撑，终以我官兵之勇将匪击破，三五成群，惊慌溃逃，窜于森林之中；其他一部约三四十人，则窜入桃园沟，我第三连跟踪追至，除击毙者外，亦均窜往深林之内。既经击散，遂令各部队在遍山搜索散匪，并清理战场。是役计毙匪连长、队长及看护长及匪兵等，共十三各，俘匪三名，伤匪不计其数，获枪九支、骡一匹。我第二连连长腿部受轻伤。

三九月一日，刘婆沟之役

第二三团第二营镇安县刘婆沟之役：按该团自八月间双沟脑剿匪战后，分在大沙河、张家坪一带清剿散匪，及监督地方办理自卫，组织保甲。于本月一日午前，该营经牛槽沟之南沟，向盘踞杏树坪东方张家沟之股匪吴化昌[3]股进剿，该匪人约二百余名，枪弹均足，流窜盘踞，抢劫烧杀，散布赤化，罪恶已极。我先头第四连进抵张家沟支沟脑时，发现左前方山顶有潜伏匪三四十名，旋窜入树丛中，遂在该山附近严密搜索，发现匪之大部均在东端刘婆沟之阳坡寨中。于是第六连向该寨猛进，山寨甚高且险，匪乘我攀山登寨之际，猛向我逆击，幸我官兵一面奋勇仰攻，我第五连一面向匪之侧背迂回，并令迫炮射击，以行掩护。激战二三小时，匪见势已不支，纷纷溃窜，向后山坡逃走。我军遂将阳婆寨占领，一面派队跟踪追剿，期歼该匪。跟追无踪，复回防。计是役毙匪十数名，伤匪甚多。查该匪系石泉沟窜来三四十名、山阳窜来数十名，三股会合者。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九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注释

[1] 陈光瑞，应为陈先瑞，时任鄂陕游击总司令部司令。

[2] 陈家声，应为程家盛，时任鄂陕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后被敌人杀害。

[3] 吴化昌，后改名吴振挺，时任山阳县西区游击大队长。

庞炳勋关于“剿匪”失利原因给所部电令

（一九三五年十月×日[1]）

迭查，凡剿匪失利者，多由中匪诡计：（一）匪用土民持红旗各处呐喊，虚张声势，作疑兵，国军不明虚实，东突西冲，疲于奔命，匪乃乘机袭击。（二）匪奇袭我方高级司令部，如被袭破，不战自溃。（三）匪以少数诱国军，而以多数埋伏山林，乘机四起，以袭击或腰截，致遭暗算。总之，以后剿匪注意搜索、警戒、连络，驻地隐密，对土民报告须详审，勿轻信，又须多派干探。诸凡谨慎，免为所欺。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造成十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九日）

注释

[1] 原电文未注明具体日期，根据其排列顺序，似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之间。

庞炳勋关于“追剿”红七十四师给刘世荣电

(一九三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一) 据报，汉阴县北百三十里南沟地方，发现匪千余，匪首陈光端[1]，石泉东北七十里后池河，发现匪三百余，枪全，已令辎重田营长率部（欠一连）及工兵第一连，向汉阴堵击。

(二) 工兵营东日开回安康。

(三) 已令洵阳团队到两河关，镇安团队到青铜关，统归该旅长[2]指挥。

(四) 朱[3]团（二三团）补充代金后向陈匪继续追剿。

(五) .....[略]

[世戎电]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造成十月份剿匪工作报告书》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九日)

注释

[1] 陈光瑞，系指陈先瑞，时任红军第七十四师师长。

[2] 该旅长，指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旅长刘世荣。

[3] 朱，指朱家麟。

## 庞炳勋部在青铜关围攻红七十四师的战斗经过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六日)

### 一、匪情概况

赤匪陈先瑞股，伪称第七十四师，自上月由宁陕境东窜，复联合镇安、洵阳等县之土共孙驼子[1]及其他各小股，统计匪约千余，枪械齐全，内有轻机枪数挺，声势浩大，到处滋扰。经令各部清剿，致该匪不能盘踞，乃图西窜。本月五日，已窜至冷水河东南七十里之康家坪，次日即向青铜关急窜，图乘隙向西方逃遁。

### 二、剿匪部队

1、令第二三团第一营营长史祝三率所部步兵三连，由凤凰嘴出发，协同由安康派遣之追剿部队步兵第二三二团第三营（孙秉琨营）夹击陈匪，俾收歼灭之效。

2、孙营一日由安康出发，向匪进剿，匪闻风窜避，该营竭力尾追中。

### 三、清剿情形

陈匪因孙营尾追，连日奔窜，本月三日经由两河关、公馆、草家川等地，而于五日窜抵冷水河东南七十里之康家坪，企图经青铜关方面西窜。我史营于一日由凤凰嘴出发，向匪截击。五日抵冷水河，六日乃向青铜关急进，并与孙营联络，以行夹击。是日下午三时许，到达青铜关附近，据尖兵报告：有大股之匪由羊山顶现分三路，向青铜关急窜中，其先头距关仅七八里。营长据报后，其决心处置如左：

1、营以阻匪西窜之目的，即行截击之。

2、以截击之目的，即行就地展开，占领各高山要隘，迎头痛击之。给与所部之命令如左：

#### 命令

1、陈匪先瑞股，现分三路经由羊山顶向青铜关急窜中，现距关仅六七里。

2、我孙秉琨营在匪后尾追中。

我第二营第六连之一部，因有其他任务现亦到达此地，即归本营长指挥。

3、本营以夹击该匪之目的，即在此地展开以截击之。

4、王营附占魁率第一、二两连，进占云宝山之线，阻匪前进。

第二连进占万家岭之线，向匪右侧攻击。

第三连之一排封锁月溪沟，防匪进出云宝山、万家岭间之隙地。

其余扼守青铜关东西北方各要隘。

第六连之一部扼守青铜关南方各山头，并控制通梅花铺之道路。

5、余此后赴第一连阵地。

#### 营长史祝三

部署既定，第一连即占领云宝山阵地，适扼匪之窜路，乃向匪迎头痛击。匪既遭阻，陷于绝路，顽强猛冲，终未得逞。陈匪乃亲率匪徒加入战斗，异常激烈，旋匪又指使匪众三四百人，向我月溪沟猛扑，全线激战。我王营附占魁、第一连连长刘春雷、排长陈德成等，相继阵亡。是时我孙营追击部队距离尚远，一时未能合围。于是乃令我第二连抽调一部，向云宝山方向增援，激战达三小时，虽伤亡相继，而我士气益加振奋，击毙匪一百余名。旋匪以伤亡甚众，凶势乃杀，至下午七时乘昏黑潜向羊山退窜，连夜经平沟绕道梅花铺，向任河口方向遁去。我军以深山暗夜，未便穷追，除严密清搜、战场警戒，并侦匪踪迹以备拂晓继续进剿外，即集合青铜关宿营。是役计搜获匪

尸八十八具，内伪营长、营附各一名，连长二名，均行掩埋，其带伤逃窜之匪不计其数。我方亦有伤亡。

摘自《陆军第四十军造呈第三十九师第一一五旅战斗详报》

注释

[1]孙驼子，即孙光，时任鄂陕游击总司令部第五路游击师师长。

## 李及兰关于歼灭红七十四师给所部的命令[1]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八日)

一、陈光瑞股匪，约八九百人，枪半数，于二月二十二日经红岩河、王家楞、进口关，有向宝鸡北窜模样。

我第三军二十一旅，除留坝、凤县酌留一部外，另以有力部队东进侦剿，以巩固留坝、凤县、宝鸡之线，并防匪西窜。

庞炳勋部李旅[2]五个连、朱团[3]六个连编为一纵队，由李旅长率领进剿。

警备第二旅向凤县以南地区寻匪追剿。

二、师以主力向留坝东北地区寻匪追剿，务于二星期内协同友军将该匪歼灭于凤县、留坝、江口镇一带地区。

三、二八九团附输送队一队，为第一进剿队，于三月二日由华阳经桃花店，向嘴头镇侦匪追剿；该团第一营归还建制。

四、二九四团附输送队一队，为第二进剿队，于三月二日由小河口经平杜河口、桑园坝，向进口关侦匪追剿；该团第三营归还建制。

五、第一、第二两进剿队，务酌留一部于华阳、小河口、平杜河口，掩护输送及防匪南窜。

六、一、二两进剿队，统归二八九团团团长余程万指挥。

七、第一进剿队粮食在华阳补给，第二进剿队粮食在小河口补给。

八、洋县、城固两县铁肩队各一队，归输送营营长指挥，由洋县、城固分送粮食于华阳、小河口，补给各进剿队。

九、五瓦无线电第一所附属二八九团、第二所附属二九四团使用。

十、余在南郑师司令部。

摘自《〈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三日

至十八日陕南佛坪一带追剿陈先瑞股匪之役》

注释

[1] 李及兰，时任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师长。

[2] 李旅，指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第一一六旅，旅长李运通。

[3] 朱团，指国民党军第四十军第一一五旅第二三团，团长朱家麟。

## 第四十九师“追剿”红七十四师的战斗报告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日至十八日)

1、各部奉命后，于三月二日开始向指定地区前进，同时百四大师林秀生团亦奉命开到汉中，接替洋县、华阳、西乡等处防务，该团即归本部指挥，至是后方益增巩固。

2、三月五日，我二九四团到达江口镇，二八九团(缺第三营)到达桑园坝、二郎坝一带地区，侦悉约六七百之匪，于四日窜至孙木驰桥，有向东南逃窜模样。我二九四团即于六日由江口镇出发，寻匪追剿，二八九团仍在原地择要扼守，并派队分向桑园坝、鸡冠梁以北地区游击。

3、七日，我二九四团于高桥途中，捕获匪探一名，得悉陈[1]匪主力尚在七里川，该团即由閔上子改道向七里川急进。下午四时，与匪接触，激战三小时，被我击溃，擒斩三十余名，余匪乘夜越进口关，经上下白云向圆坝子逃窜，至圆坝子附近，又与第七师之四十团遭遇，略为抵抗，即经高桥沟、太白河，向磨房沟方向逃窜。我二九四团以匪狼狈回窜，捕捉不易，乃改派各营分途截剿，均无所获，仍于十二日开回江口镇补给待命。

4、其时，我二八九团以桑园坝另有友军进剿，遂将主力集结于二郎坝，俾能善为机动。十二日下午七时，据便探报告：“匪约七八百，枪半数，本日下午三时窜到大牛尾河，似有宿营模样”。团长以我第一营特务连尚在桑园坝游击未归，第三营又远留华阳，在二郎坝部队仅第二营及机关枪连而已，然以时不可失，决心派第二营于当晚十二时出发，向大牛尾河前进侦剿，同时令第一营改向大牛尾河前进夹击。第三营漏夜归还二郎坝。

5、十三日上午七时，接得第二营营长报告：“匪于十二日下午十二时，向小牛尾河窜去”，后闻我第一营正由桑园坝向东急进，复折回大牛尾河北窜，适与我第二营尖兵接触，当场击毙数名，俘数名，获马枪一支，骡一匹，余匪纷向大牛尾河北端攀越，经磨房沟向黄柏源方面溃窜。

6、团长综合当日情况，判断该匪或有东窜可能，即命第一营速回二郎坝待命，适由第三营亦由华阳赶到，此令由二郎坝向黄柏源前进截击，第二营仍跟踪猛追。下午五时三十分，我第三营行抵天池山附近，与匪接触。团长接得报告后，复增派第一营附特务连，由中校团附陈嘘云率领，向黄柏源前进夹击。第二营仍回二郎坝防剿。

7、十四日上午八时，接得陈团附报告：职率同第一营及特务连，于本(十四)日上午四时到达大池山，闻匪于昨(十三)日下午十一时，向黄柏源逃窜，当令便探详侦匪踪具报。第一营因行军过劳，拟先令第三营于拂晓前向黄柏源前进，职率第一营及特务连，俟早餐后随后续进。是晚，我第三营追抵门上，因时已入夜，地形不熟，遂在门上宿营。职亦同日到达，据土民称：匪大部已向厚畛子逃窜等语，当以一、三两营昼夜兼程急进，不无疲劳，遂改令第二营追击，第三营归还二郎坝待命。

8、十五日，余[2]团长率领余部到达杨泗庙梁、门上宿营。当晚，接得陈团附报告：“第二营于本(十五)日下午一时，行抵大蟒河附近，发现匪潜伏侦探数名，被我击毙二名，匪以小部占领大蟒河附近村庄，大部控置于黄土山、松树山一带，凭险顽抗，经我第二营分进猛击，毙匪十余名，俘四名，获步枪二支，残匪纷向沙梁子溃窜，刻已改令第一营追击”等语。我第一营追至沙梁子，复与匪接触，激战三小时，擒斩二十余名，获步枪二，马枪一，余匪向板房子逃窜。

9、匪连日经我痛击，狼狈已极，于十七日晨窜至清水河，与孙驼子、阎得旺两匪合股，人数增至千余，枪七八百，喘息未定，即向虎豹河急窜。余团长于十七日下午五时，到达板房子，仍令陈团附率队续向虎豹河追剿，十八日到达小黄涧，侦悉匪已星夜经玉皇庙北窜。师长以陈匪远窜，该团展转奔驰，给养断绝，暂令回袁家庄[3]补整，增筑碉堡，防匪回窜，并令二九四团取道褒城，归还南郑整训。

摘自《〈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三日  
至十八日陕南佛坪一带追剿陈先瑞股匪之役》

注释

[1] 陈，指陈先瑞。

[2] 余，指余程万。

[3] 袁家庄，即陕西省佛坪县城。



龙驹寨邮局关于红七十四师动向给陕西省政府的报告[1]

(一九三六年四月三日)

窃查匪徒流窜，东西无方，去来无定，昨于彼而今忽此，令人防不胜防。近据普遍传说之：现盘英华、狗头坪一带之股匪数十日前扰乱陇县之程子华与陈先瑞股，说股匪众拥有二千余众，近闻三十九师全部开跋，故复东来。幸此间驻军三十九师补充团尚未移动，故该匪等未敢轻举，暂避匿山中，倘驻军稍动，该匪股势必复出，不过近一二日距寨渐远，闻已归旧巢狗头坪(距寨百余里，设有伪政权)。仅此呈报。

龙驹寨邮局长马龙图

民国二十五年四月三日

注释

[1] 龙驹寨三等邮局关于红七十四师和游击队活动情况的呈报公文，共约十余件(篇)，此系节录其中一篇。

邵力子关于督饬各县团队“协剿”红七十四师给柞水县长的快邮代电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十二日)

一五月五日快邮代电

急。柞水县刘县长贤，密查陈先瑞、孙驼子各股土匪迭向各县窜扰，民众受害之深，亟应迅速剿灭。现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已督令各部队分途堵剿，所有各县团队自应概归就近军队高级长官指挥，以期动作，以致各匪得以限期肃清。为此，除分电各县外，特电令该县长切实遵办，在接有就近军队高级长官命令或通报时，务须督饰团队服从指挥，协同动作，不得稍有违误，仍将听受部署及诸剿情形随时具报。邵力子鱼印。

二五月十二日快邮代电

柞水县刘县长贤，顷奉总部[1]庚戌签一代电开，五月五日呈转报镇柞[2]等处匪情悉。据报，陈先瑞大部现西窜小河口一带，已派队分别剿堵，饬所属团队协力剿堵为盼，等因。奉此，查此案前据该县五月二日由电话报告到府，曾经转呈在案。兹奉前因合行电仰该县遵照，迅即督队助军合力协剿，具报为要。邵力子文印

(原件存柞水县档案馆)

注释

[1] 总部，即“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兼任总司令，张学良任副司令。

[2] 镇柞，指陕西省镇安、柞水两县。

柞水县长就红七十四师截获邮件事给邵力子的报告

(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六日)

本年七月二十五日据邮差报称，七月二十一日行至大峪口内半庙子遇红军，将军政各机关文件概行劫去，上以呈阅。红军伪七十四师司令部给该邮差收条内开：“安康邮政局，我们路遇贵局邮差一名，担的信件。我们红军主张保护行商和邮政、学校，因你反动政府及军阀文件和报纸，本军经过检查，一律没收，商店及学校信件一律归还了”等。查本府自七月十六日至二十四日多日来收到省内各机关文件，不知此数日内钧府、署、厅、局、处、院、会，有无文电、信件发给下县，理合省文呈请鉴核，补给，以免误贻，实为公便。

谨呈陕西省政府主席邵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

县长刘风梧

## 有关红七十四师在富水关作战的报道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商县通讯：共匪陈光瑞[1]股，自经我迭次痛击后，受创甚巨。刻该股匪又由荆紫关逃窜商县附近，以致西荆公路一度断交通。嗣经商县驻军长官公秉藩[2]氏，日前亲率别动队，赶赴商南之富水关迎头督剿，亲冒炮火，指挥追击，是役计匪伤亡百余，狼狈向北逃窜。现西荆公路交通已恢复。

摘自《西北文化日报》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第五版

注释

[1] 陈光瑞，系指陈先瑞。

[2] 公秉藩，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

柞水县政府为红七十四师筹集军粮的训令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令各联保主任：

案查抗日军第七十四师陈师长先瑞，率军十三日到石嘴镇驻扎，需用给养着由地方负担。本府已于本日午后召集县城各机关及各士绅，开临时紧急会议，经众表决，一面先由就近中北两区各殷实粮户，筹借包谷一百六十一石六斗，大米二十六石五斗，暂维现状；一面按照上例，由各区摊派包谷二百六十石，大米七十石，限期由各主任负责派送，以应军食，纪录在案。惟该军驻扎石镇，每日需用粮秣甚巨，若非急于派送，不足以资揭注。兹经本府按照联保大小，土地之肥瘠，公平分派。除分令外，合行令仰该主任即便遵照，速分别公摊，限文到三日内，拨夫输送来县，以供军食。该主任应共体时艰，深明大义，踊跃筹送，万勿延误，是为至要。切切此令！

县长贾志璞

二月二十三日

摘自《柞水县政府训令第十一号》

(原件存柞水县档案馆)

柞水县长关于红七十四师粮秣问题给省政府的快邮代电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三日)

主席、厅长[1]钧鉴：万急。抗日军陈师长先瑞，移驻柞水[2]，县长曾于文日电呈在案，迄今多日未奉指令。该师莅县已逾十日，每日需用粮秣四千斤之谱，县长竭力维持，至多不过两星期而已，若再延长时间，粮为军队命脉，但恐无法应付，在在堪虞。专电再陈，请示祇遵，伏乞垂鉴。

县长贾志璞叩。梗印。

民国二十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原件存柞水县档案馆)

注释

[1] 主席、厅长，时陕西省政府主席为孙蔚如，厅长指民政厅长胡毓威。

[2] 西安事变后，红七十四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驻防镇安、柞水等地。

附录：

## 公秉藩部在富水关与红七十四师作战情况（节录）[1]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别动总队第一支队，是一九三五年十月间率领第二、第七两个大队进驻陕南，自西安至荆紫关的西荆公路。第二大队长饶森，率领一个中队驻商县，分一中队驻黑龙口，另一中队分驻山阳县。第七大队长长易谦，率领一个中队驻龙驹寨，分一中队驻武关，另一中队分驻商南县至富水关。

第一支队部驻商县，受西北“剿总”张学良指挥。任务是维护西荆公路交通。每大队隶属三个中队。中队同旧式连队，约一百二十人。装备有步枪、轻机枪、驳壳枪、左轮、白郎林小手枪和手榴弹。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在陕西商南富水关与红七十四师作战的经过是这样：据报，红七十四师解放富水关，西荆公路终点交通中断。伪西安“剿总”电话令派队进击红军，恢复交通。当时，伪支队长公秉藩率支队部特务排，由商县乘汽车出发，到达商南后，指挥第七大队一个中队，和伪陕西省保安队刘子杰部约二百余人，进至富水关。陈[先瑞红七十四]师撤退附近高山，后来侦知伪别动队力量不大，才大举反击。该别动队死队员二十余人，伤十余人。其余溃退商南县属界牌镇。陈将军第二日晨率部离去。情况不了解。

战斗具体地点界牌镇，在富水关以北约四五里。

战前，因为不明陈师兵力，认为出兵进犯，红军就可离开公路线，恢复交通。一到富水关，看见红军自动撤退，便准备仍返商南。正在徘徊中，发现高山红军大举反攻而来，便迫不及待，仓惶应战，战斗开始，右翼的保安队刘子杰部首先溃逃，影响了在左翼的第七大队的这个中队，只有特务排勉强支持，死亡很大。我亦几乎被俘。只得逃到商

南。

战斗后，我到商南电话报告张学良说，这次遇见红七十四师主力部队，战斗激烈，别动队死伤很大，红军追击前来，情势紧张，请派部队援应。张的答复：派兵两团，由汽车输送前来，要我尽力支持。后来，侦察红军已经自动撤退，才又报告张学良不要派部队前来，张始作罢。别动队被击毙队员和预备队员二十余人，均埋在商南县南门外。被缴获的武器有轻机枪四五挺，二十发驳壳枪二十余支，步枪十余支，各种子弹约二万发。别动队调到陕南后，除维护西荆公路的交通外，还执行了办理保甲，修筑碉堡，宣传反动，改编当地著匪（商县）刘松林。参战的保安队是豫匪刘子杰部。刘系河南人，原任伪某军某师旅长，后被撤职，心怀不满，在豫陕边聚众为匪，扰乱人民。伪别动第一支队到后，向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介绍，收编为省保安大队，反对红七十四师。共二百余人。

公秉藩回忆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注释

[1]此文节录公秉藩的回忆材料。公于一九六二年二月被释放回乡。

## 红七十四师驻防柞水的经过[1]

我原是杨虎城十七路军杨子恒部骑兵团一营营长。蒋介石为了瓦解杨虎城的力量，将杨子恒部从甘肃调到河南，归刘峙指挥。刘峙想整垮杨子恒，向杨要骑兵团，杨不给，刘峙就改编杨子恒的部队，将六个团改为两个团，骑兵团改为骑兵团后又改成连。我从营长降为连长。我们都很生气。我向杨子恒提出，回到陕西。

从河南回到西安，到杨虎城府报了到。不久“双十二事变”发生，杨子恒也从河南回到西安。一天，杨子恒对我说：“杨主任（虎城）想找一个人到柞水县去当县长，我推荐你去，杨主任很满意。”他和我一块去见了杨主任。杨虎城主任就给我交待去柞水的目的：主要是监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肖之楚的活动。我当时提出：我一个人怎能监视肖之楚的活动呢？杨主任说：“你先去，那里有部队配合。”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左右，我到了柞水。时隔有二、三天，陈先瑞部队政治处打来电话，说部队要来驻防。我这时才明白了，杨虎城说柞水有部队，说的就是红军陈先瑞带的部队。我心里才算踏实了。但绅士们一听红军要来柞水，吓得都要跑，我作了不少工作，向绅士们讲：“我不要紧，你们也就没事；我是县长，他们若果要搞，先要搞我呢！”我为了安定人心，隔一两个钟头，在街上转一圈，表示我没跑。这样，绅士们都没跑，县城秩序正常。

陈先瑞带部队从镇安移驻石嘴子等地。师部就扎在石嘴子街上。我们开了一个联欢会，会场设在县政府对面靠东墙脚的一个空场子。参加的人有县政府的全体职员、保安大队。七十四师派了几个代表。会上，杨[2]参谋代表部队讲了话。我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欢迎部队的到来，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等。

开过会后，大约是二月十八、九日，杨参谋来县政府说，陈师长请我去部队吃饭。消息传开后，县政府职员对我说：“你敢去？”街上绅士也来阻挡，不让我去，怕把我扣住，议论纷纷。我心中有数，向绅士们解释，他们还不信。原因是，怕我上当，我对他们讲：我若果今晚回不来，你们明天再跑。就这样，才安定下来。

我到部队后，部队同志很热情，作了很多饭菜。我和部队几个领导坐了一桌子。陈先瑞师长很活泼，又和气。他第一个端了一大杯酒给我敬，我喝吧，太多；不喝吧，又不礼貌。师长给我敬酒，真难得，我心里很激动，就热情地喝了。结果，干部你一杯，他一杯，都来敬酒，当时把我喝昏了。他们留我在部队住。我说，你让我回去，我今晚要是不回去，明天县城的人就跑了。我说明了情况。部队就派人送我回县。

通过和部队接触，关系越来越亲密，特别是士绅们的戒备心也就打消了，我为部队安排筹粮，召开了县政会议，向各保下了购粮通知，并以县政府的名义成立了一个粮秣代购站，把部队分到蔡玉窑、营盘等地驻防；部队还配合政府到东川、两河一带剿匪。我觉得那一段，我和红七十四师相处得比较好，有事就找部队商量，闲了无事，爱到部队中游。有几件事我很受感动：一是战士衣服都穿得很烂，有的补了再补，住群众的地方，屋场、院落、街道打扫得很干净，给群众打水、做活，纪律特别好。二是战士无事都是三个两个围着一堆沙子，学习写字，画地图，这了不得！我当时不懂马列主义，对党我不了解，但从这些战士身上我看到共产党能成功。部队的杨参谋也常和我谈一些问题，对我很有启发。他问我：“你对西安事变有啥看法？”我



说：“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我拥护，就是不该放蒋介石，应该把他杀了！”杨参谋说：“那可不行！你想，杀了一个蒋介石，那就会冒出来几个蒋介石，全国就乱套了。”红七十四师在柞水还组织了一个抗日救国会，在县城开了成立大会，各保都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发了证书。这些具体工作，都是部队搞的。一九三七年四月中旬，红七十四师移防到长安大峪口外，我们还经常通讯来往联系。

贾志璞

注释

[1] 此文摘自贾志璞一九八四年所写《关于一九三七——一九三九年在柞水任县长期间的回忆》，标题系编者所加。

[2] 杨，指杨焕民，时任红七十四师参谋长。

## 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一月)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与中共鄂豫陕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为了统一领导和作战指挥，以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组成红军第十五军团。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依次编为第七十五、七十八、八十一师。全军团共七千余人。

蒋介石为了加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围剿”，于九月二十六日决定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九月中旬，南线敌军第六十七军军部及第一七师即进驻洛川，第一一师、第一二九师沿洛（川）延（安）公路推进至延安，以第一二九师第六八五团驻甘泉，维护南北交通。红十五军团为了打击南线敌军，采取“围城打援”战法，于九月二十八日以第八十一师一部包围甘泉，调动延安之敌出动增援，以求在运动中聚而歼之。十月一日，红十五军团主力于劳山全歼由延安出援之敌第一一师师部及两个团，毙伤敌师长何立中以下一千余人，俘敌团长以下三千七百余。十月二十五日，乘机又向榆林桥发起攻击，全歼守敌第一七师第六一九团及第六二一团之第二营，毙伤敌三百余人，俘敌团长高福源以下一千八百余人。劳山战役、榆林桥战斗的胜利，打击了国民党军的进攻气焰，有力地配合了红军主力第一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与此同时，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的红军陕甘支队（即红一方面军），于十月十九日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十一月初，中央军委决定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红一方面军为了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以一部兵力围攻甘泉，调动西线敌军东进。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四日，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于直罗镇全歼敌第五十七军第一九师及第一六师第六一七团，迫使西路之敌第五十七军退回陇东，东路之敌第六十七军第一一七师退回富县，第一二九师亦由延安撤至洛川。直罗镇战役，彻底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围剿”，为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何立中、周福成部进驻延安给王以哲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

- 1、职等率部寒西进肤施城，余驻县城以南。
- 2、据守城梁营长通报，刘匪子[志]丹率主力三千已西窜。
- 3、零星股匪，闻我军开到，亦四散溃伏。
- 4、地方匪化甚深，匪区组织严密。
- 5、甘泉至肤施沿途人民，见军队到来逃避一空。

[寒戍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何立中关于红二十五军动向给王以哲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四日——十八日)

一九月十四日电

1、据报：徐[1] 匪现已窜至保安界之洛河川，似有南下之势。

2、刘[2] 匪现亦向三边[3] 一带窜去。

3、本(十四)日，行抵十里铺附近，见有百姓持欢迎红二十五军之标语，而欢迎我军。

4、证诸以上情形，匪二十五军势将南窜。 [寒亥电]

二九月十八日电

1、据报伪二十五军，于寒、删两日，由高桥镇、安塞东窜至安定[4] 西白庙岔。

2、现下匪之去向不明。

[巧巳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 二十四年九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徐，指徐海东。

[2] 刘，指刘志丹。

[3] 三边，指陕西省定边县、安边镇(属定边县)、靖边县。

[4] 安定，今陕西省子长县。

周福成关于红二十五军动向给王以哲的两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二十二日)

一九月十七日电

1、现被匪占据之县城，为安塞、安定、保安、延长、延川，此数县民众，匪化尤甚。

2、据梁营长报称：徐匪海东铄日经青化砭向延川属之永坪镇窜去。

[筱西参电]

二九月二十二日电

1、青坪铺前后派密探三次往侦，均行抵肤东四五十里地方，被阻而回。现又另谋种种方法前往刺探，能否达到，当难预料。

2、徐、刘[1]二匪，现仍在永坪镇、蟠龙镇、青化砭一带盘踞。又一股千余，在肤西北何庄坪盘踞。

3、匪区粮秣，被匪焚毁或掳去，故距肤施稍远地方，给养极感困难。

[养已参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1] 徐、刘，指徐海东、刘志丹。

张学良关于严防红十五军团向西南发展给王以哲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三日）

徐、刘两匪合股，企图赤化西北，扩大匪区。为迅速歼灭该匪，本军应领有延长（含）、肤施、安塞（含）之线，构筑碉堡，保持重点于肤施，肃清防地附近散匪，严堵徐、刘股匪向西南逃窜，并维护肤施至鄜县交通，与三十五、八十六两师联络。 [漾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蒋介石关于加强调整西北“围剿”之兵力部署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一、西北剿匪总司令蒋中正，副总司令张学良。

二、第一路总司令朱绍良，辖第一纵队王均、第二纵队胡宗南、第三纵队毛炳文、第四纵队马鸿宾、第五纵队马步芳。

三、第二路总司令于学忠，辖第六纵队王以哲、第七纵队董英斌、第八纵队于学忠(兼)。

四、第三路总司令杨虎城，辖第九纵队孙蔚如及第十纵队冯钦哉。

五、第一防守区司令马鸿逵，宁夏境内属之。

六、第二防守区司令马麟，青海境内属之。

七、第三防守区司令孙楚，副司令井岳秀，辖第一分区孙楚(兼)、第二分区井岳秀(兼)、第三分区高桂滋，延川、安塞、保安以化之线及晋、绥、宁边境属之。

八、第一预备队司令周浑元。

九、骑兵军军长何柱国。

摘自《剿匪战史(五)》

(中华大典编印会印行，一九六七年十月)

王以哲关于防堵红十五军团给刘翰东、何立中、周福成电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六日)

1、第一一七师将耀县、中部间防交出，及鄜县防交第一一师接替后，顷全力限十一日内，进占延长。于收复后，即分驻延长、甘谷驿至肤施（不含）以东地带，应保重点于甘谷驿，以五营以上机动兵力，肃清驻地附近散匪，防徐、刘股匪突窜。并须扼要构成延肤间碉堡地带。

2、第一一师限令到七日内，接完肤施（不含）至鄜县间防务，巩固交通，应保重点在甘泉，以五营以上机动兵力，肃清驻地附近散匪，粉碎赤区。并渐成肤鄜间碉堡线。

3、第一二九师以全力收复安塞后，即以一团留驻安塞，巩固该县城防，并以该城为基点，向肤渐成碉堡线，保有二营左右机动兵力，防匪来犯。

4、第一二九师（欠一团）控置于肤施城附近，并速成肤安间碉堡地带，以全力肃清附近散匪。并防止徐、刘股匪突窜。

5、各师守城兵力，不得超过一营以上，并应完成自卫工事，明了三十里以内地形，渐成碉堡地带。

6、各机动部队应在到防后，即分别侦察地形，并应于不妨清剿、堵剿外，竭力协成碉堡工作。

7、各师应在城镇堆积半月至一月以上食粮及饮水。

8、仰于令到后，将遵照情形及行动计划先行具报为要。

[宥亥参权洛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 王以哲关于劳山战役经过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日)

据第一二九师转来冬已电：何[1] 师长东辰率三个团（欠五个连）向甘泉前进，维持肤、鄜[2] 间交通，行至肤、甘[3] 交界处，何师长令六三团回三十里铺，师部及六二八团、六二九团（欠五个连）仍续进。于午后三时，行至小劳山突与伪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主力约六千阻碍进路，发生激战，经四小时之久。何师长督队，连攻占山头七八处，直至天暮，匪愈聚多。何师因地形不明，遂致失利。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何，指何立中，劳山战役中负重伤后毙命。

[2] 肤、鄜，指陕西省肤施、鄜县两县。

[3] 甘，指陕西省甘泉县。

## 周福成关于红十五军团动向给王以哲电

(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

1、赤匪陕甘军区，陕甘边新编之红十五军团长程子华[1]，所辖红二十五军长徐海东、二十六军长刘子[志]丹、二十七军长霍某[2](新由四川来)，总计人数约七八千。

2、该匪微日经我飞机在甘泉附近侦炸后，徐、刘向洛河川窜去，刻闻该匪主力在王家坪、下寺湾等处，一部在高桥盘踞，并有千余向临真镇方向窜去。

3、围攻甘泉之匪，系徐匪之一部，自俭至微，攻七日未得逞。

[佳巳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此处有误，红十五军团军团长为徐海东，政治委员为程子华，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为刘志丹。

[2] 此处有误，红二十七军无军长，该军只辖第八十四师，师长杨琪，政治

委员张达志。

蒋介石、张学良关于“围剿”红十五军团给杨虎城、王以哲、孙楚电  
(一九三五年十月九日)

1、六十七军在肤施、甘泉、鄜县、羊泉一带地区筑碉，肃清附近股匪，置重点于鄜县，维持肤施、鄜县间交通。

2、杨[1]总司令所部，以一部在延长、甘谷驿警戒；以主力在宜川、洛川之线筑碉，置重点于洛川，防匪南窜；另以有力之部队在韩城、秦关镇、中部，正宁之线筑碉，肃清附近股匪，巩固后方安全。

3、孙[2]司令所部及井、高[3]各师，速肃清附近股匪，俟主力军向东迂回时，即协同各友军将刘、徐各股匪聚而歼之。

4、各部队布防及清剿情形，随时具报为要。

[佳戌二陕参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杨，指杨虎城。

[2] 孙，指孙楚，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军军长，兼国民党西北“剿匪”第三防守区司令。

[3] 井、高，指井岳秀、高桂滋。

## 张学良关于构筑碉堡线给王以哲电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二日）

匪部狂窜陕北，企图合股。设窜达陕北，六十七军必当首冲，应即于电到一星期内，构筑肤施、甘泉、卿县间各隘路要地碉线，以相当兵力驻守之，保持交通。尔后大军即向东旋回，该军协同将匪歼灭于黄河西岸。又骑十师已令进驻中部、宜君、同官[1]之线矣。 [文代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同官，旧县名，指令陕西省铜川市。

## 蒋介石、张学良关于“围剿”陕甘红军之部署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

查毛，彭[1]股匪，经我各追剿部队连日痛剿，已属势蹙力疲，经黑城岔附近向东北逃窜，冀与刘、徐[2]股匪合股，最后之挣扎。为期围剿该匪，遂一网打尽之计，决向黄河西岸地区压迫合围，而聚歼之。兹命令如下：

(一) 第七军以主力控置于宜川、洛川附近地区，以一部推进延川、甘谷驿之线，左与六十七军切取连络，防匪南窜。

(二) 第三十八军以主力控置于中部、宜君一带，以一部协力六十七军，肃清甘泉、鄜县附近股匪。

(三) 第六十七军(一一七师归其指挥)以一部保持肤施要点，其余兵力在肤鄜道上城镇，择要分驻、筑碉，维持交通；另以一部在羊泉镇、黑水寺(不含)间，与五十七军连络，防匪南窜；保持重点于鄜县附近，连络第三十八军之一部，共歼附近股匪。

(四) 第五十七军欠一一七师(一一九师归其指挥)推进于黑水寺(含)、合水、庆阳、阜城(不含)之线，保持重点于右翼。

(五) 第三十五师在阜城、曲子镇、环县(含)之线，保持重点于环县。

(六) 第三十七军在环县(不含)、洪德城、黑城岔(含)之线，保持重点于左翼。

(七) 宁夏骑兵三个团，推进于黑城岔、定边(含)之线，保持重点于定边。

(八) 骑兵军(欠第四、第十师)暂在现地待命。

(九) 骑十师仍分驻于邠县、长武一带，扼要筑碉，维护交通。

(十) 孙[3]司令官所属各部，仍按最近划分之清剿防区；分别肃清附近股匪，防匪向东北两方向逃逸。

(十一) 第一六师空置于宁县、肖金镇一带，限于有日前到达，应防匪之西窜与南窜，预为侦察道路，熟识地形，而能侧击之。

(十二) 一二师(指挥骑第十团)仍在现地，扼要筑碉，维持交通。

(十三) 以上推进围剿线各部队，务须与左右各友军取得连络，认真筑碉防匪回窜，肃清残匪，开通进路，准备尔后之进剿。仰即飭属凜遵，并将遵办情形，速即具报为要。

[号午行陕参一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毛、彭，指毛泽东、彭德怀。

[2] 刘、徐，指刘志丹、徐海东。

[3] 孙，指孙楚。

刘翰东关于榆林桥等地兵力部署给王以哲电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

军长王：

职师马日部署如下：

- 1、令高[1]团(六一九团)附刘[2]团之一营，进驻榆林桥筑碉，限宥完成。
- 2、第一一师骑兵连移交道镇，归朱[3]团指挥。
- 3、师骑连移堡子头。
- 4、朱团堡子头之连归还建制。
- 5、刘团以一营驻太和山、茶房；一营任城防。其余任鄜城内外工事，限三日完成。

[号申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高，指高福源，时任国民党军第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

[2] 刘，指刘汉玉，时任国民党军第一七师六二一团团长。

[3] 朱，指朱芝荣，时任国民党军第一七师六二二团团长。

刘翰东关于榆林桥战斗经过给王以哲电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1、第六一九团附第六二一团第二营，在榆林桥与匪激战情形，据逃回伤官报称，匪径拂晓前，利用浓雾，以三个团约六七百人，近接杨家湾野堡；以千五六百人，近接榆林桥东山，同时猛扑我杨家湾野堡及榆林桥东山工事，并以少数部队牵制我榆林桥街内之守备部队。我奋战两小时，匪以密集队，近逼堡墙，以手榴弹轰炸堡内，我守兵亦以手榴弹还击，继以白刃，我官兵伤亡殆尽。众寡悬殊，以致二据点相继失陷。高[1]团长令一营及其他残部固守本阵地，亲督两营收复东山已失阵地，猛烈反攻数次，卒未得利，以致东山之匪向下瞰制，杨家湾之匪节节进逼，殆正午匪二十五军全部、二十六军、二十七军之一部，将榆林桥重重包围。团长身负重伤，气息仅存，营连长伤亡过半，兼之阵地工事尚未完成，而此时匪攻益急，遂陷于苦战状态。午后二时，我驻交道镇六二团到太和山前往，行至咀头，复遇伏匪，发生激战，以增援不果，而我榆林桥部队益陷于悲惨境遇。计共抗战十余小时，弹尽援绝，阵地遂全部失陷。高团长有因伤已死，及被匪抬去两说，其他殉难官兵甚众，诚悲惨壮烈。

2，此役匪伤亡过千，我官长伤亡三分之二，士兵伤亡二分之一。

[宥午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高，指高福源。

蒋介石，张学良关于以有力部队进行“清剿”、恢复交通之部署  
(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1、徐、刘股匪约两千，有宥两日与我一七师郿县以北榆林桥守兵四营激战甚烈。我军刻固守杨家湾、何家湾之线。甘泉仍被匪大部包围。郿、甘、肤[1]交通完全被匪遮断。

2、国军先以有力之部队扫清郿县、甘泉一带之匪，恢复交通，尔后再大举围剿而聚歼之。兹部署如下：

(一)第五十七军董代军长[2]指挥一一一师、一 九师、一 六师速向郿县推进，以主力向北清剿，打通肤、郿间交通线；以一部在太白镇(不含)、黑水寺、羊泉镇之线，扼要筑碉，防匪南窜。

(二)骑兵军(欠第四、第十师)，一 八师归其指挥，在太白镇(含)、合水、庆阳(不含)之线筑碉防守；主力控置于西峰镇附近。但太白镇、合水、庆阳，须各派必要之兵力驻守，并修筑太白镇、庆阳间道路；左翼与三十七军连络，右翼切与五十七军取连络。

(三)第三十七军移至曲子镇(不含)至庆阳(含)之线筑碉，防匪西窜；保持重点于庆阳，并构筑曲子镇、庆阳、西峰镇间之道路。

(四)第三十五师在黑城岔、环县、曲子镇(均含)之线筑碉防守；保持重点于环县，并构筑黑城岔、环县、曲子镇间道路。

(五)宁军骑兵三团仍在黑城岔、定边(含)之线筑碉防守，保持重点于定边。

(六)耀县、洛川间股匪，由三十八军积极消灭，维持后方交通。

3、其余各部仍遵照号午行陕参一电办理，互相连系。4、各部以必要兵力配置于担任正面，以主力控置于后方，适应匪情而活用之。并将筑碉部署情形，速具报为要。

[俭戍行陕参二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十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郿、甘、肤，指陕西省郿县、甘泉、肤施三县。

[2] 董代军长，指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代军长董英斌。



蒋介石、张学良关于严密防堵陕甘红军给王以哲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五日)

查陕北匪化甚深，尤以自毛、彭、刘、徐合股后，为患尤甚。值兹六中全会[1]、五全大会[2]开会之期，恐将别有企图。我方均应特别注意严密防堵，切取联系，勿为匪乘。俟续援部队到达后，当另有部署，俟合围<完>成而期一举歼灭之。在我增援部队未到前，务望各严饬所属，一体慎重为要。

[微未参一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六中全会，指国民党第四届六中全会。

[2]五全大会，指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 王以哲关于陕甘红军会合情况及其发展动向的报告（节录）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日——十一日）

### 一、第一二九师周福成冬亥电

- 1、肤施便探派不出二十里，情况侦察不明，匪之行动仅有时间百姓传说。
- 2、洛河川为匪之根据地，设有工厂等。程子华现确在石门子。
- 3、高师[1]通报：奉副座[2]转据何军长[3]电，毛泽东股匪已抵吴起镇以南一带，与徐、刘合股等情。判断毛匪现到洛河川整顿。
- 4、拐峁镇、颜家店子、何庄坪及南二十里铺，各有匪数百名，与我买粮队每有接触。

### 二、第一一七师吴克仁鱼西参电

- 1、匪二十六军约千余人，枪七八百支，鱼已在羊泉镇、东西太奇一带盘踞，并搜括粮食；其一部约三百名在小峪（羊泉西北二十五里）盘踞。
- 2、匪二十五军主力，刻在马坊、道左铺镇，沿途盘踞。伪十五军团在道左铺。

### 三、第一二九师周福成齐西参电

- 1、据报洛河川伪二十五军之一部，及安塞附近伪二十六军各支队，刻齐聚高桥镇，系欢迎毛泽东。
- 2、伪二十五军之先遣队，在马家沟（安塞东南）开会，要粮千石，现安塞赤卫队赴各乡催粮草送往县城，以备大股匪到来食用。
- 3、安塞及高桥附近各村庄，均悬挂旗帜，并贴有许多标语，欢迎毛匪。
- 4、杜甫川、罗家店，齐午窜来匪五百余名盘踞。

### 四、据谍探十一月十日报告

- 1、六里茆、道左铺、榆林桥一带，大道旁一带村落，驻有伪二十五军徐海东部千余人，并杨三木[4]部千余，都有枪，在路旁掘土洞甚多，以避炸弹。
- 2、伪杨三木部百余人，押驮送给养，每日由纸房村、大升号川一带经过。据百姓云，粮食系征自鄜县西塬各村，向后山运送。
- 3、刘匪子[志]丹部刻窜往中部、宜君，扰乱交通。

### 五、第一一七师刘翰东真戌参电

- 1、据由匪区佳夜逃回肤施邮差陈跟山报称：洛河川驻有伪二十五、六、七[军]，新到伪三、四军约万，大部约数万，仍在肤北，南方口音，蓝衣蓝帽，红帽花，前六七日均在道左铺南公路两侧山地埋伏，预计截击国军，因我未北上，于佳日主力复北窜，一部仍盘踞道左铺，匪方物质不缺，并有着夹单衣、赤足者。
- 2、张村驿、金村、东村、柳池子寨，均被匪攻破，并闻有攻黑水寺、立石说。
- 3、段仙子、牛武镇均有匪股流窜。灰末，匪七八百名到羊泉镇。真午，太安、曲儿、伏岭、田儿有匪盘踞，数不详。鄜北李家沟、马坊、杨家沟匪骑三百，团部在程家沟。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高师，指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

[2] 副座，指张学良。

[3] 何军长，指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

[4] 杨三木，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师长杨森；因其与国民党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同姓名，蒋介石下令改称杨三木，以示区别。

蒋介石、张学良关于向羊泉源、直罗镇之线红军进攻给王以哲、牛元峰  
的命令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六十七军王军长并转牛师长：

命令：

(一) 羊泉、张村驿、直罗一带赤匪日渐猖獗，直接威胁我六十七军左侧背。甘泉亦被匪围，给养几至断炊。肤、洛交通亦被阻绝，危险堪虞。

(二) 我军先以有力部队肃清羊泉、直罗之线股匪及确保洛、耀间交通后，再北进解甘泉之围，打通肤、邠间交通。

(三) 三十八军应以主力维持洛、中、耀交通，以有力部队推进于洛川、东西公家原、丁家原之线，负责肃清葫芦河东岸东西公家原附近股匪； < 与 > 董、王[1]两军确保连系。

(四) 一一七师，俟董军进至七里铺后，即向羊泉、立石、前后桃园一带地区推进，尔后归董军长指挥，协力进剿羊泉、直罗之线以南地区股匪。

(五) 五十七军之一 九及一一一师应多带给养，经太白、芦苞岭、子午岭、行屋台、四道河、双柳树、七里铺、龙坊之道，或其附近道路东进，到达龙坊店后，指挥吴师[2]先肃清葫芦河以南地区散匪，确保各要点后，再行肃清羊泉、直罗以南股匪。逐日行动务与王军吴师切取连系。

(六) 一 七师确保洛川、邠县间交通，随时策应吴师之进剿。

(七) 一 六师应推进黑水寺附近，接替一 九师防务，择要筑碉，防匪西窜，并应不时派遣别动队向东挺进，施行佯攻，抑留匪之主力，使董军东进容易。

(八) 一 八师仍在现地筑碉固守，与一 六师确实连系，防匪西窜；暂归沈师长[3] 指挥。

(九) 骑二十军[4] 应在现地筑碉固守，并随时策应一 六师、一 八师。

(十) 各部行动及部署随时具报。

[巧亥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 < 民国 > 二十四年十一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董、王，指董英斌、王以哲。

[2] 吴师，指吴克仁部第一一七师。

[3] 沈师长，指沈克，时任第一 六师师长。

[4] 骑二十军，即何柱国的骑兵军。

董英斌关于防堵红一方面军西进合水、庆阳给沈克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九日)

- 1、匪首毛泽东、彭德怀等率匪万余，由洛河川一带向西猛窜，似有进犯合水、庆阳之企图。
- 2、该师准备进出于黑水寺附近，防匪西窜。

摘自《陆军第一 六师剿匪战斗详报》

蒋介石、张学良关于向公家原、羊泉源以西合围红军给董英斌、孙蔚如、  
王以哲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董军东进道路应按匪情、地形妥为选择，逐日行动逞与孙、王军、  
吴[1]师确取连系。（2）孙军、王军、吴师应按董军行动，适时推进夹击东  
西公家原、丁家原、羊泉以西股匪。（3）各部队逐日行动、进剿状况，随时  
具报。

[马巴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  
书》

注释[1] 吴，指吴克仁。下同。

吴克仁部关于牛元峰师在直罗镇与红军激战给王以哲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一一七师黄处长心培电话：

- 1、昨(二十)日报告之枪炮声，经调查系直罗镇方向。
- 2、昨(二十)日午，五十七军牛师在直罗镇西阎家村与匪接触。
- 3、昨(二十)日午后四时半，牛师进占直罗镇。
- 4、今(二十一)早，董军长电报，匪向直罗镇反攻，正激战中。
- 5、今(二十一)午，董军长电报，匪一部向直罗镇西迂回扰乱，令六三一、六三二团策应牛师。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 民国 二十四年十一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 沈克关于直罗镇、张家湾战况的报告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二十四日，毛、彭两匪以主力八千余人，分三纵队，由张家湾向我猛扑，我军奋勇抵抗，激战两小时，双方伤亡无算，我六一七团损伤尤重，其孔营几尽覆没。师恐陷于孤立，乃令我先头部队在太白镇占领阵地，以图挽救残局。但匪仍继续向我猛冲，幸我官兵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以致伤亡枕籍，尸横山野，卒将顽匪击退于六七里之外，匪受创至巨，而我亦伤亡颇甚。此次战役之烈，为剿匪以来所罕见也。

摘自《陆军第一 六师剿匪战斗详报》



张学良关于吴克仁师速回酃县集结给王以哲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江师长维仁漾申参电：据太白夏团长梗未电称，牛师长昨日早八时，在直罗被毛、彭、徐匪万余人击溃，军长[1]率一一一师、一六师，今日转进太白，并陆续向合水集结，等情。仰吴师速回酃县附近集结，与刘师[2]协同筑碉屯粮，严密戒备为要。此电刘师长速设法转达吴师，该师行动随时电告。

[敬辰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 民国 二十四年十一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军长，指董英斌。

[2] 刘师，指刘翰东部第一七师。

王以哲关于筑碉屯粮固守给刘翰东、吴克仁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遵副座青辰电，即区处如下：

1、一七师(欠六二团)除担任郿县城防外，并修补洛、郿公路北段郿县附近道路。

2、一一七师以一部驻守太和山、牛武镇，以主力分驻交道镇、街子河筑碉及利用其附近既有村寨屯粮坚固据守之(郿、交[1]间由该师自行酌办)；六二团于洛川机场工事完成后，除以主力担任洛川机场之警备外，以一部在桥心筑碉或利用其附近村寨屯粮坚固据守之。

[感午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 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郿，交，指郿县、交道镇。

王以哲关于第一二九师向洛川撤退给周福成的三则文电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

一十一月二十七日电

1、董[1]军情况弟已知之。其他军队输送甚慢，肤甘[2]之围，一个半月内无法解决。

2、兄对于在肤官兵之衣食甚为惦念，多数鞋帽飞机运送是不可能。兄意以一个团或附特务营坚守，之余由弟带领绕道回洛川。但须留一好的团长，如此衣食可解决，少数的飞机可送。如此可守三四个月无虞也。

3、如弟认为可行，于最近二三日内即可行动为宜。如此皆得饱暖；否则日久衣食不济，其患更大。

4、稍迟，大股匪北移，更增加困难也。

5、弟意如何？仰即复是要。

王以哲感申印

摘自《陆军第一二九师由肤施向洛川转进间各役战斗详报》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五日)

二十一月二十八日电

1、六八三团及特务营留鄜[肤]固守。

2、俟天晴即请派飞机，送留肤士兵鞋袜，但撤退部队不待鞋袜可尽先行动，其日期电复。

3、此次撤退为副座指示，勿庸再请。

[俭巳电]

三十一月二十九日电

顷接总、副座俭酉电开：希饬周师长、张[3]参谋长督部迅速行动，妥选道路，勿稍迟疑，致匪转用兵力其所乘，并应力乘隐蔽行动，随时具报。

[艳午电]

摘自《陆军第六十七军 民国 二十四年十一月份剿匪工作军事报告书》

注释

[1] 董，指董英斌。

[2] 肤、甘，指陕西省肤施、甘泉两县。

[3] 张，指张文清。

### 周福成关于撤退前被困状态的报告

1、经百十师于大小劳山与匪战斗后，匪势甚为猖獗，于县城四周十数里外施行封锁，并时与我驻城外部队接触，后方交通完全断绝，洛河川尤为匪之老巢。

2、肤施城内原存给养无多，供给我两师官兵之食用，数日已用殆尽，在此时期，匪方施行围困手段，我军则逐日派遣有力部队，急[极]力赴城外各村庄掩护买粮，不时与匪接触，对于食粮已陷困难状态。

3、本师到肤施时，各官兵均着衬衣。在此时棉衣尚未发下，则天气渐寒，虽需棉衣而后方交通又完全断绝，倘以飞机输送数千人之棉衣，亦困难万全，当即设法购买棉花，用单衣改作，暂为御寒，但对于鞋袜之补充无法没施。至此时，本师已完全陷于被困状态。

摘自《陆军第一百二十九师由肤施向洛川转进间各役战斗详报》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五日)

周福成关于由延安向洛川撤退给所部的命令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陆军第一百二十九师命令

(十一月二十九日午后八时于肤施师司令部)

一、本师遵照军感申电之意旨，留步兵一个团又一个营固守肤施城防，其余部即向洛川转进。

二、六八三团附军特务营及无线电三分队留守肤施，即日接收城防，归六八三团赵团长指挥，坚守待援。

三、师(欠六八三团、六八五团第一营、军特务营)拟于明(三十)日由肤施出发，经拐峁镇——姚店子——谈家湾——干谷驿——向黑家铺前进。

四、六八四团为前卫，于明(三十)日早二时由桥沟门出发，按师行进路严密搜索，与本队确取联络，向黑家铺前进。

五、除六三团外其余为本队，依左列时间及地点集合完了，后按左列顺序，在前卫后续进。

特务连

师司令部

师特务队

重迫击炮连

通信连

以上各部，于明(三十)日早一时三十分，在飞机场公路南侧东端集合完了。

六八五团(欠第一营)

骑兵连

大行李

以上各部，于明(三十)日早一时四十分，在飞机场公路北侧集合完了。

六、六百三十团附无线电第一分队及百十师徒手队为后卫，于明(三十)日早二时在飞机场公路南侧西端集合完了。

七、各团对于行进路两侧高地，须派一连以上之兵力掩护前进，而掩护队尤须向侧方派遣有力之侦探，前卫及后卫须向前后方远派便探，严密搜索及警戒之。

八、行进时余在本队先头。

师长周福成

下达法：油印传令送达。

摘自《陆军第一百二十九师由肤施向洛川转进间各役战斗详报》

(民国二十五年二月五日)

#### 第四部分编写资料

本部分所选编的资料包括几次撰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组织领导、指导思想、编写原则和经过的情况及与战史有关的其他一些材料，供研究红二十五军战史作参考。此外，近年来，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成员和一些红二十五军老同志，曾对某些公开出版物在涉及红二十五军历史情况时所作的不准确、不真实的记述，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中央及有关部门作了说明和订正，如：程子华关于《刘志丹》小说问题给胡耀邦的信；程子华、郭述申关于《刘志丹》小说问题给胡耀邦的信；郭述申等十位老同志关于《刘志丹》小说问题向中央党史征委会并转中央书记处的建议；第二次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时编委会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及附件《关于九间房战斗和错杀张汉民问题》；程子华关于《参考消息》连载《长征新记》一文中的问题给新华社领导的信；郭述申、刘震、刘华清、陈先瑞对《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部分史实的订正等。这些材料对研究红二十五军战史是有价值的，但考虑到已经向中央报告或已在有关部门备案，因此未再选入。

### 中央军委关于成立《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小组委员会的通知

军委办公会议根据徐海东同志的建议，决定成立一个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小组委员会（组成名单附后），负责领导红二十五军战史的编审工作；并在小组委员会领导之下，设立编写小组，进行具体工作。编写小组所需抽调少数干部，请韩先楚同志同总政干部部商量决定。

军委

一九六 年九月二十三日

附：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小组委员会名单：

主任：徐海东

副主任：程子华郑位三郭述申韩先楚刘震陈先瑞

张池明

委员：林维先梁从学张天云李耀张体学程坦

查国桢常玉清张竭诚刘华清陈鹤桥李国厚

钱信忠周世忠张喜才胡继成詹大南关盛志

汪家道成少甫丁国钰李金德何光宇刘建廷

李庆柳李书权李学先孙光何振亚程世清

李少元苏焕清武瑞卿傅家选

（原件存军委档案馆）

三次编写修改《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和办公室成员名单一九六 年

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和办公室成员名单

编委会成员：略（见中央军委关于成立《红二十五军战史》  
编审小组委员会的通知）

办公室成员：

主任张池明张天云

副主任刘建廷李庆柳

编辑组组长徐兴华

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文治王时春王景跃石青野齐鲁李际均

李次膺吕子明谷奇孟敏中陈力恒

资料组组长傅文杰

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刘 峻李行秀陈德身宫悦基鲍荣树

秘书组组长江平

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瑞之孙建洋刘淑珍刘瑞琴宋慧儒吴克慧

杭玉郑宝昌陶淑兰董文芳

（注：资料组三人、秘书组三人名字未查到）



一九八二年编写修改《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和办公室成员名单

编委会成员：

程子华郭述申韩先楚刘震刘华清陈先瑞

办公室成员：

主任陈先瑞

副主任李金德徐兴华徐光友

成员（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增义卢振国宁田刘卫兵汤文德

姜为民施祖辉郭奉滨陶景春桑临春

徐发根程建波魏绪义

一九八八年编写修改《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和办公室成员名单

编委会成员：

程子华郭述申刘华清刘震王诚汉陈先瑞

张池明

办公室成员：

主任陈先瑞张池明

成员卢振国姜为民陶景春王增义

（《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整理）

徐海东关于《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写工作的五封书信关于组建战史办公室给韩先楚等同志的信

韩先楚、刘震、陈先瑞、张池明同志：

收到战史编委办公室送来的“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写规划的意见”、“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计划”以及“红二十五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制计划”等几号文件。想必你们也已收悉。

对于编委办公室所提出的问题，现提出我初步的意见。由于我对情况了解不多，对一些问题无精力仔细考虑，意见如有不尽之处，希你们考虑决定。

编委会首先要抓组织机构的建设，编制人数主要依据任务大小来决定。按我们初步预定的编写任务，是从新的红二十五军成立起，直到陕北与红二十六军合编为止，时间是一九三二年八月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为了能更好的进行编写工作，我同意再酌情增加若干干部，但仍应本着精简的原则，机构不要大，而要精干。编委办公室提议从各部门要的干部，除吴伟同志，因他犯有错误，群众中威信不高，我不同意调来以外，其余的我都同意。关于要求增加十五名干部的问题，我已于十二月二十五日给谭主任、肖副主任去信，呈请军委批示。待军委批准以后，要编委办公室与干部部主动联系，后勤部的傅家选同志，我离京前曾与他当面谈过，调他到编委会工作，总后的邱部长和李政委也已同意，不知现在是否到职工作，如果没有什么变化的话，希望催问一下。

我同意编委办公室所提出的关于战史编写工作的规划，希望在征求各同志的意见后，即定稿印发各委员，并主要由编委办公室组织实施之。

为了便于工作，同意在编委办公室设党委，具体组成，要编委办公室按组织手续呈报上级党委批准。

关于红十五军团的战史和陕北红军的战史编写问题，编委办公室所提出的意见很好，但在目前不易同时解决，故暂不做考虑，待日后我和你们见面时，再作商讨。但我同意在搜集资料的同时，也注意搜集红十五军团的材料，为下一步的工作打下基础。

编委办公室的干部陆续到职后，除了积极组织进行工作和学习以外，在生活上还要注意安排，尽量做到住好、吃饱吃好，并注意劳逸结合。这一点要编委办公室自己管理。我们意见，他们最好把一个同志分工，多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另外，先瑞同志来电话谈，为了联系工作方便，需要刻制正副主任的名章，我完全同意。

最后，我想再一次的说明一点。红二十五军的战史编写工作，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想把这件事做好，要靠各方面的努力。虽然，我对红二十五军的情况多知道一些，但确因多年疾病，现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能多参与实际领导工作，编委会里，我及程子华、郑位三、郭述申几个同志，都因身体不好，只是挂名而已。今后，有关编委办公室工作领导，主要的由你们几位负责。如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再来信我们共同商量。

此致

敬礼

徐海东

一九六 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关于建议由韩先楚等同志负责审稿工作给谭政、萧华转军委的信  
谭主任、萧副主任转军委：

红二十五军战史（送审稿）写好后，于今年五月发给原红二十五军的一些老同志征求意见。现已将各地区的意见集中起来，编委办公室正研究修改，预计今年十一月底可修改完毕，再提交编委会审查定稿。

战史已经写了两年半，能否达到预期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编委审查工作，因此，必须认真、细致地把这段工作搞好。鉴于编委委员分散各地，有的工作很忙，有的身体不好，不可能全部集中；我则因身体不好，保健部门不允许参加工作；编委几个副主任也因身体或工作原因，难以参加全部的审查工作。故建议：

一、由韩先楚、刘震、陈先瑞、张体学、张池明、张天云、傅家选、李金德共八同志负责进行具体审查，由韩先楚同志召集。并请编委副主任程子华、郑位三、郭述申三同志尽量参加。

二、为早日完成此项工作，并便于召集，可就今年年底或明春，中央和军委召开会议的机会，让上述同志早来几天迟走几天，抽会前会后的时间，集中对史稿进行审查修改。预计编委审查需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如上述建议可行，请军委批转或通知上述同志所在单位的党委转告其本人早作准备。

此致

敬礼

徐海东

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五日

## 关于审稿的十条意见给韩先楚等同志的信

韩先楚、刘震、陈先瑞、张体学  
张池明、张天云、傅家选、李金德  
同志：

红二十五军战史已编写了两年多，编委会办公室全体同志克服了不少困难，做了很多工作，初稿写成后，经过征求意见，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我因身体不好，还未看过。现在经军委同意，由你们八位同志进行具体审修。我想等修改了，最后一定看一遍。对战史审修当中要注意的问题，我有一些简单的想法，现提出来供你们参考。

一、要充分体现毛泽东思想。中国革命的历史证明，只有遵循毛泽东思想，才能胜利，离开毛泽东思想就要遭受失败或挫折。红二十五军的斗争发展过程，也深刻说明了这条规律。当然体现毛泽东思想并不是生拉硬套，而主要的是以毛泽东思想来分析，观察、认识红二十五军的历史。

二、要充分体现群众的作用。战史主要是写军事斗争，但军事斗争中一步也离不开人民群众，因此，在战史中应该要充分表现人民群众，特别是老苏区群众，对自己部队的热情爱护和大力支援。就部队本身说，全体指战员英勇牺牲、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要很好地反映出来。

三、关于作战原则和战例。二十五军有许多成功的战例，有些战斗有很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战史中要表现出来。通过一个个战例，来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和正确。战史中既要通过具体战例写出我们的战术原则，又要反映出这些战术原则产生的真实情况。我们当时所采取的战术原则，虽有许多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但远不能跟上主席的思想。此点请你们特别注意。

四、关于部队建设。要把部队中好的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地写出来，不能评价过高，部队的各项建设如党的建设、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等，不是那么完整无缺的，不能孤立的只写好的方面，要写出发展的过程。

五、关于红二十五军的评价。这支红军在党的领导之下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就全局斗争来说，它只是处于局部斗争之中，不能夸大它的作用，地位要摆的恰当。

六、关于人物评价，写战史必然要涉及到人，一方面要注意防止某些个人突出，但同时也要写出一些主要领导人在斗争的严重关头和原则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是非要分明，不应该含混过去。

七、关于战史结构。截止时间可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加以考虑。我原则上同意写到永坪会师，但以后一段历史也要交待出来。这样不是为了求全，可以表现出二十五军走过一段艰苦曲折的路程，终于回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怀抱，使它走向一个完全新的阶段。

八、对各地区老同志对战史初稿提出的意见，要认真地研究。我听过了沈阳、广州、武汉、济南、兰州等地区座谈会记录，觉得其中有很多好的意见，值得研究采纳。

九、对基本总结部分，要很好地逐段逐句进行推敲。它是整个战史的重要部分，必然涉及到对部队、对领导人的总评价，也是能不能体现好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这部分必须写好。

十、关于材料根据，应该重视历史资料，但是也要注意材料产生时候的历史背景，鄂豫皖省委当时是执行三左错误路线的，又受张国焘路线的影响，

因此，对有些事情的提法是否恰当或是否真实，今天应有所分析。前年我住西直门，听了十几篇省委向中央的报告，其中有一些是明显不符合事实的。今天写战史就要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包括许多老同志的回忆录、访问记，加以分析对照，去伪取真。从敌方和俘虏中得到的材料，只能作研究的参考，不能做为主要根据。

最后，我还想到：战史审修中，可能还会有一些不能彻底澄清的问题，对这些问题，能研究解决的，当然更好，一时不能解决的，也不必急于结论，可以将几种不同意见保留下来，以待将来写全军战史的同志作研究。

徐海东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四日

## 关于战史结束工作给张天云等同志的信

天云并转刘震、先瑞同志：

二月初天云同志来我处谈战史编辑室的工作情况，当时我同意大部分人员可分配工作，只留一个小组继续负责审修定稿工作。现不知你们办理情况如何？

刘震、先瑞同志春节来看我，因正在病中未能见到，顺致谢意。听说天云同志身体不好，不知近来可好些？我这次患感冒，接着又并发了气管炎，拖延至今尚未复原。关于战史编辑室的工作，想到几点意见，因精神不好不能面谈，特函告请你们斟酌处理。

一、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是军委交给的光荣任务，前一段工作很有成绩，我们必须坚持到底善始善终，即使不能完全定稿也要拿出一个基本定稿。否则，不好向军委作交待。

二、我的意见仍然保留办公室，人员可以精减，保留一个小组继续担任审修工作。关于人选问题，我曾和天云、先瑞同志面谈过，认为留王文治、时青野、王时春同志和一个资料员较好，请你们斟酌。希望留下的同志安心，同时对他们的实际困难，应予照顾。

三、至于小组住在何处？由谁负责领导？我原来听了天云同志的意见，又和先楚、刘震同志商量过，觉得由刘震同志代管较好。如何更方便，请你们研究决定。

四、审修工作要抓紧，尽快地把八个同志的意见搜集起来修改到史稿中去，能争取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完成更好。我对史稿的具体意见，争取在定稿之前，用书面告诉你们。

最后，我还想到，战史编辑室的同志们辛勤努力地工作了三年，在大多数同志返回工作岗位之前，想请刘震同志代我请大家吃便饭，具体时间请你们根据工作情况安排。

此致

敬礼

徐海东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

## 对战史第三稿的五点意见给战史编委办公室审修小组的信

战史编委办公室转审修小组各同志：

关于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审修工作，去年十月二十三日军委曾批示由韩先楚等八同志负责。经过他们及战编室修改过的第三稿，我早就收到了。我因身体不好，在战史委员会中虽然挂了个名，但实际上不能多参加意见，特别是最后的审修工作，完全是信赖审修小组能够做好的。

最近，在身体稍好的情况下，让秘书把史稿重点讲读了一遍。本应把我听讲读以后的感想及意见，请你们来当面谈谈，但精力有限特别是不能多说话，现把一些初步看法和想到的几点意见写给你们。

这次听讲以后，才算是比较全面地了解了战史的轮廓和反映的问题。我认为编委办公室的同志在编写工作中，“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必须鲜明体现毛泽东思想”这一方针是明确的，因而在史稿中，特别是在结束语中，以主席的思想、观点分析研究了历史，总结了经验教训。同时，史稿反映了红二十五军发展成长的过程，以及在作战、部队建设、战斗作风等方面的基本面貌；反映了党的领导，群众斗争；注意做到了谦虚；文字上还生动活泼。所有这些成绩是与编委办公室的同志三年来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

总起来说，我对史稿是满意的，没有更多的意见。虽然在史稿中有些不完全符合我的记忆，但出入不大，不是原则性问题，我就没有作考虑。还有些地方与事实出入较大，又是比较重要的问题，我想还是提出来。这些意见除了在史稿上作了标记说明以外，对有些问题标记不清的，再作如下补充。

一、写战史应以主席的思想、观点来认识问题，总结经验教训。关于这一问题，军委的指示是十分明确的。我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四日的十条意见中已讲过。这次听讲读了三稿，觉得有些章节还是比较着眼于历史事实叙述，如第二、三章引用主席的话来明确的说明问题还不够，反而在全史中引用了不少省委的报告、决议等。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再次修改中应该引起注意。如果在二、三章里也象结束语中多引用一些主席的话，问题说得更明确了，体现主席的思想就更鲜明了。

二、我在十条意见里提到了如何写部队建设问题。看了这个稿子，认为50—53页和115页里的许多写法，在分寸上还要加以斟酌。如50—53页接连写了健全了政治领导、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等等，这些工作当时都做了，也是符合主席建军思想的。但在当时红二十五军处于三“左”路线统治之下，又有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因此，在政治思想建设、群众工作、瓦解敌军等方面不可能象毛主席直接培育下的红军那么成熟。特别是军队的政治工作，是比较薄弱的一环，比如长期没有健全的各级政治机关，政治思想工作是有，但不能估价过高。我看在写好的方面的同时，还可以写写不足之处。这样才符合历史情况和更好地体现主席的思想。

三、在史稿中是贯串了两条路线斗争的，批判了三“左”路线的错误，这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左”倾路线是通过具体人来贯彻的，史稿中看不出省委的领导人当中，谁是正确路线，谁是错误路线，只是笼统讲省委如何如何，特别是有的省委领导人多次出现，都未加分析，对个别人虽加了小注仍不明确。我看有些是非不清。应该根据贺总关于吴自立反党问题的报告的精神，对省委领导人如何写法加以分析研究。比如有些人当时是不正确，是违背毛主席思想的，而后来也不是毛主席正确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他们在战史中不能笼统的出现名字。



四、在过去别人帮我整回忆录时，我曾多次提出在回忆录中不要突出个人，主要是写毛泽东思想，写党的领导，写群众斗争。我想在战史中也不能离开这些。从现在的史稿中看，对体现主席的思想、党的领导和群众斗争，都是比较好的，但对领导人的活动写的多了，我看在不是大的序列变动和带原则性的问题上，一般的可再省略一些（当然，在关系到路线斗争的有些地方还是应该交待清楚的）。当时的领导人，包括我在内，也都有各种不同性质、不同程度的错误和缺点。我这个人是在窑工出身，文化低，当时没有读过多少马列主义书，对毛主席正确的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懂得的不多，现在来看，虽然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没有什么大错误，作战指挥上有一些是符合了主席思想，但不是处于完全自觉的。在个人修养和工作方法上亦有不少的缺点和错误，如骄傲情绪、工作方法简单生硬、军阀残余作风等，所有这些都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至于吴焕先同志，当时毛泽东思想也是不多的，他虽有许多突出的优点，但也有错误和缺点，如军队肃反扩大化的问题上，他有更大的责任，个人修养存在着骄傲情绪、家长式的领导等。总之，我的意思是在战史中虽然没有写我们这些缺点，但要考虑到这些方面。实事求是，掌握分寸，不要夸大个人的作用，不必要提名的地方，应尽量不提名。

五、史稿中单独写了七十四师斗争的一节，我本来不准备看了，但据有的同志反映，红军时期象这样独立进行活动的小部队还不少，在其他方面军的战史中都没有单独写。我不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不知是否这样。七十四师坚持陕南一年多，是有贡献的，在战史中应该有所表现。但现在这种写法，只概述了个过程，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以主席的思想观点来总结经验教训，甚至连主席的一句话也没有，不能单独成篇。

最后必须再次说明的是，由于我这次对史稿不是从头至尾的细看，因此，所提的意见肯定是不全面的。我想待再次修改以后，我身体有所好转的情况下，争取再看看，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我想还可以提出来。（附我所标记的第三稿一本）

徐海东（签字）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

（注：徐海东同志五封信的标题为编者所加）

## 徐海东在《战史》送审第三稿上批注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九月二日交办公室)

一、第二页第四段：“这一段话可以再简略一些。如改成：……第四次‘围剿’。……由于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恶果，和张国焘路线的错误，鄂豫皖红军的四次反‘围剿’遭到了失败，主力被迫转移。张国焘逃跑和主力转移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形势十分严重。……”

二、第六页第三段：“这一系列提名，其中多数人在当时和以后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又不好一一加以注解，是否可能考虑去掉或不一一提名。”

三、第七页第五段第三行：“此处二十七军领导人的名字都未出现（这是对的），我意我作为一个师长的提名，可以去掉。”

四、第十页第一段：“此处师一级领导人可以不提名。七十五师下辖还有二二五团，是由罗山独立团改编的。红安独立一师第二团一部是编为七十五师特务营。军部原已有特务营。”

五、第十七页第三段：“潘家河作为胜利的战斗来写是可以的，但不是歼灭战，而是击溃战，指挥上还是有缺点的，因此，不能写的这样完整无缺。”

六、第十七页第四段：“此次改编是在潘家河战斗之前，即在麻城响堂，二十八军由皖西北过来之后，即决定编为二十五军七十三师。此次改编，领导人变动不大，只增加了戴季英当政委，可以不提名。”

七、第二十五页第三段：“此处应加上这样的意思：由于一些领导同志正确的意见得到发扬，而事实又证明错误的肃反政策不能再继续下去，才基本”（办公室注：下接史稿原文“上停止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八、第四十二页第一段：“据我的记忆，石门口战斗是击溃宋时科独三十四旅，歼灭一个团，俘千余人（当场释放），缴获长短枪八百多支，迫击炮三门，大衣七百多件及大量背包。除此以外，我想还要把这次战斗的意义再写明确一点，如通过这次战斗，使全师冬衣基本得到解决，特别是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情绪，对二十八军坚持皖西斗争是个良好的开端。”

九、第四十二页第三段：“据我的记忆：铁道冲战斗歼敌一个团另两个连，缴长短枪千余支，其中短枪一百六十支，以后用它成立了一个手枪队，并扩大了交通队一个排，使部队的物资、武装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

十、第四十三页第一段：“据我的记忆：古碑冲战斗歼敌约两个营，俘虏当场释放，缴重机枪三挺，迫击炮二门，步枪四百余支。”

十一、第四十七页第二段高山寨战斗：“据我的记忆：歼敌八个连，俘虏敌团副以下八百余人，俘虏除留机枪射手一百四十四人外，均释放，缴获步枪四百余支，轻机枪七十二挺。”

十二、第五十六页第一段末长岭岗战斗战果：“据我的记忆：俘虏敌团长以下三千七百余人。”

十三、第六十四页第一段：“此处应增添这样的意思：会议还讨论了部队整编问题，省委同意我的建议，决定由程子华同志任军长。这样为以后的序列变动，领导人变更的原因，有所交待。”

十四、第七十页末段徐海东同志对大家说到了三个团“援兵”；“象这样的地方可以考虑去掉。”

十五、第八十页末段：“据我记忆：我军在华阳时，对创建根据地的问题存存着不同意见，故决定把地区试探大些再做最后决定，听说城固、洋县

地形好,又出粮食,故去那里看看情形,而不是为了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

十六、第八十一页第二段：“此处应加上这样的意思：我军先后从柞水转移至蔡玉窑、曹家坪、葛牌镇，敌人步步跟进寻我决战。情况十分危急，为了摆脱被动与危急局面，遂决定坚决消灭追来之敌。”

十七、第八十一页第三段：“关于张汉民这个人，如果确实证明是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同意这样写。”

十八、第八十一页末行：“我的意见应加上谁主张入川，如不能一一点名，至少应加上“郑位三等”字样。省委的改选是正确思想战胜错误思想的结果，谁对准错，如把名单摆出读者就一目了然了。如果有困难，我想也应当尽量地再写明确些。”

十九、第九十二页第一段第十行：“这个报告我一直是不知道的，一九六一年才听读了一遍，其中一些说法我是不同意的，此处可改为叙述的办法，如省委当即率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积极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二十、第九十七页第一段关于吴焕先同志的评价：“此处这些话应再斟酌一下。”（办公室注，是指下列三句话：“是鄂豫皖边区早期革命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在重建红二十五军和领导红二十五军各个阶段的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吴焕先同志的牺牲是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

二十一、第一百页末行“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之后：“这里应加上这样的意思：配合中央红军、陕北红军进行了具有伟大意义的直罗镇战役，和东征、西征，同时部队的各项建设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二十二、第一二二页第二段：“我看这里对红二十五军的评价高了，如‘（在足迹所到之处）广泛地进行了群众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成为伟大中国工农红军中的）一支坚强的部队’等都不够妥当，必需修改。”

**徐海东关于《战史》最后审修工作的三点指示**  
(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四日)

徐海东同志于九月十四日对战史的审修工作做了三点指示，并责成办公室转告审修小组各位同志。

徐海东同志的指示由王镇书记下整理后于九月二十三日交给办公室，全文如下：

一、关于战史最后的审修工作，原则上还是由经军委批示的韩先楚等八同志负责。由于八个同志有的工作忙，有的远离北京，谁也不可能抽出来专管，我虽然表示了要多管一些，但身体也不好，只能是原则上过问。我想在审修中主要的还是应该高举毛泽东思想，体现党的领导，与群众的作用。至于如何把这些原则实地贯彻到工作中，主要的还是依靠大家和战编室的几个同志。

二、今后仍是实行集体领导，即审修小组的八个同志和我共同负责。在审修工作中遇有疑难的重大问题，可通过信件，电话或几个人碰头等方法，及时交换意见。韩先楚等八同志在百忙中一定会象过去那样积极参加审修工作的，希望你们多向他们请示，争取早日圆满地完成审修工作。这是军委交给我们大家的一项光荣任务，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三、战编室对各方面提出的意见，要认真研究，拿出主见，能修改的就修改到史稿中去；对一些重大问题不好下决心的，可分头请示八个同志，集中大家的意见再作研究修改；如还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可由我和审修小组的一些同志一起研究商定。

## 关于《战史》编写和修改情况的说明

### 第一，编史工作简要情况

编史工作，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办公室正式成立算起，到现在共进行了两年另七个月。整个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准备阶段，从一九六一年三月到九月，共七个月。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广泛搜集资料和熟悉资料。

第二阶段：编写阶段。从一九六一年十月到一九六三年八月，共二十三个月。其中，前九个月写大纲，后十四个月是写史稿。大纲共写了七遍，史稿共写了三遍。在编写阶段，进一步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著作，进一步搜集与熟悉了资料，并组织了几次大讨论会，分析研究重大史实和基本观点，统一和提高认识。

第三阶段：修改阶段。从今年九月开始，共搞了两个多月。史稿送审稿于今年五月发出（基本总结于八月发出）。九月份，办公室将各地老同志的意见进行了归纳和研究，并制定了修改方案。为了争取时间，一面将修改方案上报编委和发给老同志，一面即进行修改工作。修改工作于十一月五日完成。

根据各地老同志的意见和几位编委负责同志的指示，这次修改的主要方面是：

一、史实方面：（1）对若干战斗的具体情况、战术动作等做了尽可能的充实。（2）对几个主要战斗的战果进行了核对，如长岭岗、葛藤山等战斗。（3）对战时政治工作进行了必要的补充。（4）对人民群众的斗争及其对红军的热爱和支援，增加了一些生动的事例。

二、议论方面：（1）关于人民战争，除章节本身适当加强外，在基本总结中专门增加了一段如何处理主力红军和人民游击战争的关系问题。（2）对重要战役战斗的经验教训，作了进一步的提高，有的还增补了政治思想工作的因素。（3）对主席著作的引用进行了审查，修改了其中不够确切和不够自然的部分，如七里坪战役和中心区保卫战的结语。（4）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开头，增加了关于全国形势的简要叙述。

三、文字方面作了进一步的提炼和修饰，修正了一些不恰当的提法。

以上，就是办公室编写和修改战史的简要情况。这些工作是在编委的具体领导下进行的。

还在办公室正式成立以前，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京的部分编委负责同志就举行会议，确定了办公室的组织机构、战史名称和编写规划，给编史工作确定了总的原则和要求。

在准备阶段，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举行了在京编委会议，六月二十六日举行了部分副主任会议。这两次会议，确定了战史起止时间、章节划分、人物安排、如何反映缺点错误等原则。这些原则，对办公室的工作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编写阶段，办公室写出战史大纲第五稿后，先是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韩先楚、陈先瑞、张池明等同志对编写大纲工作进行了原则指示。接着，二月九日，编委正副主任举行会议，审查战史大纲，听取办公室关于工作概况和人纲初稿中几个观点问题的说明。编委首长基本肯定了办公室的意见、认为战史大纲总的方向可以，并提出“少而精”的要求，指出“起草要大胆，定稿要慎重”，鼓励办公室大胆写史。这次会议，使编写史稿工作得到了有

决定意义的指导。

在修改阶段，虽然编委没有举行会议，但好几位编委负责同志，都给了许多宝贵的指示，对提高修改质量有重要的作用。

此外，各地的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对编史工作给予很大的鼓励和关怀。特别是送审稿发出后，绝大多数老同志虽然工作紧张或身体不好，还是及时提出了修改意见，表现了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这次修改，主要是根据与参照老同志的意见进行的。

总之，编委的领导和支持，老同志的指导和关怀，是编史工作能够顺利进行和史稿质量逐渐提高的决定因素。

## 第二，编写史稿所遵循的若干基本原则

根据军委和总参、总政以及编委的指示，办公室在编写工作中，遵循了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 一、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军委、总参、总政和编委都强调：编写战史必须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必须鲜明地体现毛泽东思想。这是编史工作的总原则。总参的指示还具体指出：“要根据毛主席的军事思想……，从实际出发，以科学的眼光去看过去的问题。以今天的水平，站在当时的情况中，观察当时的问题。”

我们在编写工作中，主要是根据毛主席关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经验的科学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来分析和认识红二十五军的历史，判断和评价正确或错误，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力求用生动的历史事实显示出，凡是符合毛泽东思想时，就得到胜利和发展，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时，就遭到失败和挫折。从而实现编委的要求，即：通过编写红二十五军的战史，证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与正确，达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目的。

为了更好地体现毛泽东思想，我们除注意在史稿中贯穿毛主席的立场、观点、方法外，还在论述经验教训时，适当地引用了主席著作。全史中共引用毛著二十一处，其中章节中十处，基本总结中十处，战例中一处；用来说明错误教训的九处，说明成功经验的十二处。

### 二、写作对象要准确

编委在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四日及六月二十六日的会议上，就已明确决定，红二十五军的战史从重建的红二十五军起，写到永平会师组建红十五至团止；至于红二十五军的前身只需带一笔，组建红十五军团后的劳山、榆林桥战斗，简要拖一笔。

现在的史稿中，关于红二十五军的前身（红七十五师二二三、二二四团和红二十七师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团），在第一章第一节中，用一个眉标作了交代。其中对七十九团还专门交代了组织序列的演变过程。关于劳山、榆林桥战斗，在第三章的第四个眉标作了交代。

三、以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和部队建设为战史的基本内容，其中又以武装斗争为中心

总参指示中提到：“编写战史应包括两个基本内容——作战及根据地建设。”此外还提到：“编写战史时，要说明部队的建设、战备工作、战斗素质等”。编委的规划在“编写目的”中指出，要“有系统地总结我军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经验”。

根据这些原则，办公室在编写战史稿时，以敌我双方“清剿”与反“清

剿”、“围剿”与反“围剿”为基本的脉络，着重反映了武装斗争的发展过程。对于根据地建设和部队建设，一方面围绕武装斗争这一中心贯穿全史，分散显示，一方面也作了必要的集中反映。根据地建设在第一章第六节的两个眉标中和第二章第二节的四个眉标中都有集中的交代。部队建设则在第一章第六节和第二章第三节各以一个眉标专门写了这个内容。基本总结中论述了五条经验教训，根据地建设和部队建设各占一条。对于根据地建设和部队建设，主要写了成功的方面，也适当显示了错误和不足之处。

#### 四、以写群众的斗争为主，适当表现领导人物的作用

关于这个问题，编委曾确定过几条原则：（1）战史中主要宣扬党的领导、毛泽东思想和群众的作用。（2）主要写集体领导，不夸大个人作用。个人要放在集体领导之下，不可和集体领导对立起来。（3）一般说，领导人只在叙述组织情况和序列变动时提名。红二十五军只写到省委和军，红七十四师写到特委和师。（4）对某些战役战斗或重要事件中个人的一定作用，叙述时必须实事求是。（5）在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中，主要写吴焕先同志和徐海东同志。吴焕先同志作为政治上、决策上的代表人物，徐海东同志作为军事上、指挥上的代表人物。其它领导人，一般只在交代组织、序列变动时出现。（6）关于当时路线、方针上的错误，只总结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的责任。（7）以后犯了大错误的领导人，他当时干什么，必要时提一笔。在第一次出现时，说明以后犯了错误。

根据这些原则，史稿中主要是写的群众的斗争。写领导时，主要是写的领导集体。贯穿全史的该心“人物”是集体，即省委。史稿中省委共出现一百五十六次，主要领导人只出现了五十八次。对领导人，除吴焕先同志在写到他牺牲时，根据红二十五军老同志的一致意见，对他的一生作了简要的评价外，都没有作总评价。属于领导人当时的错误，无论“左”的、右的，都不点名。

关于领导人物在全史中出现的次数是：吴焕先同志二十三次（包括牺牲时出现一次，写烈士时出现一次）、徐海东同志二十二次、程子华同志七次、郑位三同志二次、郭述申同志四次。

#### 五、谦虚朴实，注意团结

毛主席、党中央一贯教导我们要谦虚谨慎，要重视党的团结。在各次编委会议上，编委首长多次强调，编写战史，要从全局出发，要注意团结。我们觉得这一点很重要。战史，要总结和评价历史功过，而且与上下左右各方面的关系很多，需要重视谦虚朴实和注意团结。将来我们的战史写出去，应当是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而不是起相反的作用。

办公室在编写中注意了这一原则。从总的来说，是把红二十五军的斗争在整个中国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地位摆对。对路线转变程度的反映，对领导和指挥水平的估价，对成功经验的概括和提高，对红二十五军的作用和贡献的表现，以及战绩的统计等，都注意了掌握实事求是，谦虚朴实的原则。

#### 六、充分地、正确地运用资料

总参的指示中提到：“必须掌握、占有资料”，编委的规划中也规定，要“广泛搜集与整理资料”，“研究和熟悉资料”。

办公室在准备阶段，广泛搜集了有关红二十五军斗争的资料。这些资料大体可以分为四部分；（1）历史文件；（2）老首长和老同志的回忆材料；（3）敌伪资料；（4）其它参考资料。

历史文件中作用最大的是当时中央的指示与省委的报告、通告和决议等。这些资料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是当时中央的指示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文字记载。因此，它是写史的最重要的依据。当然，历史资料有一定的局限性；省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执行“左”倾路线，这在文件中必然会有所反映；同时，当时是战争环境很困难，机关工作不健全，会有一些差错和遗漏。但是，我们有毛泽东思想作指针，有老同志的回忆材料作补充参证，是能正确地认识和使用这些资料的。

老首长和老同志的回忆，对于补充历史资料有重要的作用。尽管由于事隔二、三十年之久，对事件顺序、具体过程，特别是对时间、地点和数字的记忆，不容易十分准确和完整，而且有些老同志当时在下层工作，对全面情况不一定很了解，但是，应该说，这些回忆给我们提供了具体生动的素材，是有很大作用的。特别是徐海东同志的系统、详细的回忆录，更是编史中宝贵的资料和基本依据之一。

敌伪材料中有大量的歪曲和捏造。但是关于敌人的“清剿”、“围剿”计划、作战部署和行动，以及战斗的时间和地点的记载，对于我们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总之，要对各方面的资料进行分析鉴别，去伪存真，才能正确地认识和反映历史。现在史稿中主要战斗和重大事件的叙述，都是根据历史资料和回忆材料，并部分参考敌伪资料，经过综合分析和核对，而后确定的。

## 七、少而精

编委确定，我们的战史应该少而精。这一原则是很正确的。红二十五军历史比较短，人数比较少，它的战史不应写得过长。

办公室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贯彻“少而精”的原则的：（1）结构上，尽量紧凑和减少层次。（2）内容上，注意掌握重点。重点写透，非重点力求简短。（3）写作方法上，夹叙夹议，以叙为主。叙议都要简短朴实，不作过多的形容。（4）文字上，在简炼中求必要的生动。

现在，送审稿总的版面字数约十万零九千。其中，战史本身约八万五千，附件约二万三千。我们觉得总字数已经不算少了。

### 第三，对修改稿中几个主要问题的说明

#### 一、关于红二十七军

有的组提出，要详细交代和突出红二十七军（主要是红九军二十七师七十九团）的斗争。

办公室认为：这一段斗争不言写得过详。因为：关于红二十五军的前身，主要是写红四方面军留下的五个主力团（七十九团、八十团、八十一团、二二三团、二二四团）。需要考虑他们之间大体平衡。现在红二十七军的斗争，由于有徐海东同志的回忆，已较其他四个团详细。如果写得再详尽些、突出些，并单独进行议论，客观上就会形成把红二十七军当作当时鄂豫皖边区武装斗争的主体，把红二十七军成为重组红二十五军的主要基础。这样，就相对降低了其他各团的地位与作用。

#### 二、关于劳山、榆林桥战斗和对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估价

有的组要求把劳山、榆林桥战斗写得更多，更高，有的组还建议把劳山、榆林桥战斗写成一节，有的组要求把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作用写得更突出些。办公室进行了多次郑重的研究，觉得这样处理不妥当。因为：

1. 劳山、榆林桥战斗时，红二十五军的番号已经没有了，成了红十五军



团的一个师。红十五军团还包括原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劳山、榆林桥战斗是红十五军团打的。部分不能包括整体，所以红二十五军的战史不能把这两个战斗包括进去。

现在的史稿中，已经简要交代了劳山、榆林桥战斗，如果要详细写，无论叙述和议论，都必须涉及红十五军团的领导和原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这样，实际上又成了把红十五军团的斗争包括在红二十五军的战史里了。而且，在叙述时番号很不好称呼。

2. 劳山、榆林桥战斗是红十五军团三个师打的。只写自己不写别人，或者是详细写自己，简单写别人，会使人感到我们是表功、争功。

3. 既写到红十五军团时期的军事斗争，就不能不反映当时的政治活动。这就必然牵扯到陕北肃反问题。对陕北肃反问题，中央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就有过决定。决定中说：“而红二十五军的到达陕北，其领导者又带有过去鄂豫皖张国秦时代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以及在陕南错误的处理张汉民问题的成见，因此，他们的到达，对朱理治、郭洪涛实行错误肃反起了有力的支持作用，于是就促成了这一错误肃反的爆发”。“假若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制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此外，在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也提到，是党中央“挽救了‘左’倾路线所造成的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这个“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危机”，毛选的注释说明，就指出一九三五年秋的陕北肃反。要写陕北肃反就不能避开中央的结论。

如果只写军事上的胜利，不写政治上的错误，或者只简单提一下，会使人觉得我们重功轻过；尤其需要考虑的是，只强调我们军事上的胜利和迎接中央的作用，却不提中央挽救陕北危机，客观上就降低了中央、主席到达陕北的重要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如果军事上、政治上都详细写，由于这时红二十五军的番号已经没有了，不必对肃反问题承担责任，而且肃反问题情况很复杂，无法说清楚。

考虑到以上三条原因，特别是再考虑到去年十中全会的精神，我们认为对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的作用的估价（包括劳山、榆林桥战斗）必须十分慎重。

当然，绝不是说要人为地降低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的意义和作用。史稿中对这方面作了必要的估价。如：两次提到，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的决策，“符合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符合党中央、毛主席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意图。”说：“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会师，是中国工农红军在西北地区大会师的前奏。”说劳山、榆林桥两战传捷“是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到来的礼炮”。并引证了中央给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的信，显示了红二十五军北上陕北的意义。此外，史稿中着意刻画了红二十五军全体指战员热烈盼望与中央、毛主席会合的急切心情。

现在，战史的结尾是红二十五军投入党中央的怀抱中，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走上新的战斗道路，正煞在精采的高潮上，正好是一个胜利的大团圆的结局。这样，既不缩小红二十五军的作用和意义，又符合了我们的谦虚朴实、注意团结的精神。

### 三、战史的结构

#### 1. 总的章节安排

战史的章节安排，一九六一年编委的两次会议就已经基本确定：分三章，

加说明和结束语。从编写实践中也体会到这个结构是合理的。章的划分，正好符合红二十五军斗争中客观存在的三个战略阶段。每章都有鲜明的主题。节的划分，符合各战略阶段中的具体段落，各节都有不同的重点和特点，便于反映红二十五军斗争的曲折和起伏。这次征求意见，有少数同志提出修改结构的意见，办公室反复研究，觉得不宜大的更动。

## 2. 关于第三章是否分节

写大纲时，从第一稿到第三稿，第三章都是分节写的。写了几次，觉得都不理想，才从第四稿起改为全章一贯到底。原因是：

(1) 从津峪口会议（七月十五日）到水平会师（九月十八日），只两个月。时间短，内容也相应的比较少。一分节，每节内容都不够饱满厚实。而且文字不长，节题和眉标很多，显得零碎。

(2) 这一段斗争没有什么曲折，内容比较单一，既不象第一章包括了几次失败和一次重大的转变，也不象第二章包括两次完整的反“围剿”斗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复杂内容。节是表现斗争的段落性的。而这一章本身就是一个阶段，不便于再区分。

(3) 这一章是红二十五军斗争的总高潮，一气呵成比较紧凑有力。

所以，这次修改，还是按一贯到底处理的。但是，同时也根据部分老同志的意见考虑了一个方案：

第一节：“西征北上，配合主力红军行动”。下面分两个眉标：

省委津峪口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 驰骋陇南陇东，斩断西兰公路，配合主力红军行动。

第二节：“会师陕北，迎接党中央毛主席到来”。下面也分两个眉标：

胜利完成长征，和陕北红军会师，编组红十五军团； 用战斗胜利迎接党中央、毛主席的到来。

分节只是形式上的调整，没有内容可以增加。如果编委决定分节，就改一下。

## 3. 关于红七十四师的结构安排

这个问题，从编写大纲起就有过各种不同的安排，办公室也作过多种试验。作一节，无论放在第二章或第三章，总觉得不合适。一直到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办公室向郑位三、陈先瑞同志汇报了情况并经请示同意后，才确定按现在的办法处理。即单列一篇，但不作为附件，是半独立性的专篇概述。这样结构的好处是：从红二十五军的角度考虑，保持了它的历史一贯到底，不被插断；从红七十四师的角度考虑，体现了它的独立性，便于充分叙述和展开议论；此外，也便于区别红二十五军与红七十四师不同的斗争时间和斗争性质，符合于两个部队组织序列关系的实际情况。

具体理由，办公室在修改方案中已经作了说明。

## 4. 关于章的小结

最初编委确定的是：各章作小结，最后只写一个简单的结束语。以后，在编写过程中，觉得红二十五军的斗争中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应该加以总结。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深刻地宣传毛泽东思想，才能提高战史的思想性和战斗性，才能更好地教育后代。所以办公室写了一个比较具体的结束语，并且改名为“基本总结”。

既写了“基本总结”，如果再要章的小结，由于只有三章，反来复去总是那些观点和内容，重复太多，而且结构上显得重迭。如果不要“基本总结”，

在各章的小结中概括，又觉得经验教训总结得不完整。

#### 四、关于省委领导路线问题

编委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两次会议上曾经规定：（1）关于缺点和错误，一定要写，不写不能全面反映历史，不能体现我军的成熟过程。（2）写的时候，根据主席思想和党中央有关的文件分析来衡量。（3）从接受教训的角度写，不追究个人责任。

办公室根据编委的规定，对如何认识和反映省委领导路线由错误到正确的发展过程，提出过一个具体意见，得到一九六二年二月九日编委正副主任会议的基本同意。以后，在实际编写过程中，又有所发展和进一步具体化，特别是对三次中心区保卫战的失败和省委路线转变的时间、因素、程度等更加明确。但是，总的精神始终贯彻了编委的规定。

送审稿发出后，多数同志对这个问题的写法表示同意。另外，有的认为对省委批判得不够；有的认为对省委批判过重，个别的提出，除七里坪战役和肃反扩大化外，只写省委作了什么指示，不加分析批判，有的要求写出省委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并写出谁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谁是正确路线的代表。

对这些意见，根据编委的规定，办公室研究后，认为：

1. 省委路线的错误必须正面反映。因为：（1）它是历史事实，对红二十五军斗争的成败有决定性的影响；（2）不写不能揭示第三次“左”倾路线的危害。

2. 不仅要反映，而且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和批判。因为：（1）毛主席指出：写文章必须既有材料又有观点，材料与观点要统一。我们如果只提供材料而不加观点，就会成为客观主义的编史，降低战史的思想性和战斗性。而分析批判的唯一正确的尺度就是毛泽东思想。不能认为当时省委不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处于被分割的状态，因而不能以毛泽东思想为尺度，来分析和衡量省委的路线。（2）当时省委执行“左”倾路线不能认为完全是盲目的。七里坪战役是在中央的指令还没有来以前，省委就开始进行具体的动员和准备了；死守中心区保卫战，当时中央并没有给过明确的指示和要求；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是继承了张国焘的错误政策，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所以不能把所有的错误都用当时没有经验，盲目执行来解释。既不是盲目的，就更应该用毛泽东思想来分析和批判。

3. 不写省委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什么呢？因为：

省委内部在某些问题上虽然有些争论（如七里坪战役、肃反扩大化、入川问题），但是没有发展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有些重大问题，省委内部根本没有争论（如第一次省委扩大会议和省委临时紧急会议制定斗争方针、死守中心区）。因此，难以确定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以后斗争方针的转变，并不是省委内部路线斗争的结果，而是省委在斗争实践中碰壁接受教训的结果。

4. 在批判省委路线错误的同时，要把省委的功绩和正确方面写透、估足。现在的史稿中，引用省委原件共三十二处，其中反映省委路线错误的十三处，反映省委的正确决策和历史功绩的十九处。

#### 五、关于我军人数问题

历史文件中对我军人数没有完整的记载，有几处只提到“战斗兵”人数，没有全军总人数。回忆材料中各种说法也有出入。目前，办公室对这个问题是以省委的历史文件和徐海东同志的回忆为基本根据，综合暂定的。

综合时，为了前后对口，不发生矛盾，主要抓了几个关键。（1）红二十五军重组时，共两个师、五个团、两个特务营，事实上没有军部。（2）到七里坪战役前，部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还有所发展，并把红八十二师编为红二十五军七十三师。全军共七个团、三个特务营。这是红二十五军历史上人数最多的时候。（3）七里坪战役损失很大，根据徐海东同志的回忆，包括战斗伤亡、饿病减员和肃反处理，共损失约一半。（4）三次中心区保卫战，继续受到很大损失，特别是过潢麻公路被分割后，鄂东北地区分兵死守内线，损失严重。三次中心区保卫战，全军又损失一半以上。这个时期，有两个比较肯定的数字：徐海东同志率领留在皖西北的约一千人；省委带过路的部队最后剩下不到一千人。这个时期红二十五军的人数最少。（5）豹子岩会师将红二十八军编入后，军辖七十五师（两个团）、七十四师（三个营）。（6）长征出发前，全军总人数为两千九百八十余人。

这几个项目中，比较难确定的主要是重组时的总人数和七里坪战役前的总人数。确定这两个人数时，必须考虑到：最后两项数是基本肯定的，前期的人数愈大，中期的减员数就必须相应增大，才能对上口。如果增加减员数，没有可靠的根据。

我们现在暂定的人数是：（1）重组时全军约七千人；（2）七里坪战役开始时，共万余人；（3）七里坪战役损失约一半，剩五千余人；（4）七里坪战役后，经过补充，又达到六千人；鄂东北、皖西北中心区保卫战失败后，又损失一半，全军剩下约三千人；（6）豹子岩会师前，鄂东北地区继续受损失，皖西北地区方面有所扩大（包括合编八十二师），增大于减，所以豹子岩会师时，是三千余人；（7）长征以前，经过几次大的战斗，有一定伤亡，但这个期间也略有补充，减大于增，所以长征出发人数是两千九百八十余人。

#### 六、关于战果问题：

战果的数字出入较大。现在，史稿中主要是根据我方的各种资料综合确定的。确定时的主要原则是：

1. 省委历史文件有记载的，尽量以历史文件为主要根据。因为省委文件是当时的记载；有些战果在几个文件中提到，经互相对照，其说法是一致的。

2. 历史文件没有记载的，以徐海东同志的回忆作基本根据；历史文件有记载的，也要参照徐海东同志的回忆进行分析和核对。

3. 根据老同志回忆材料进行核对。

4. 无论根据那种资料，必须达到合理可信。一是要经得起日后读者群众的考验。否则，一两处不够真实，就会使人怀疑整个战史的真实性。再是要经得起日后战史部编写全军战史时的检验。否则，人家审查根据时，发觉有夸大失实之处，会感到我们编史的态度不够严肃。

以上，是对几个比较重大的问题的说明性汇报。我们的认识不一定都对，甚至可能还有错误，希望审修小组给予指示。这次徐海东同志对审修史稿问题作了一个书面指示，特别是提出了十条原则和请审修组进行“具体审修”，我们完全拥护。希望经过审修小组的具体审修，使战史的质量大大提高一步，早日定稿，结束编史工作。

红二十五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

## 关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第二稿）编写修改情况的说明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于一九六一年经中央军委批准，由徐海东同志主持，已于一九六五年写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战史》（初稿）。初稿对红二十五军的斗争历史作了基本总结，但因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使红二十五军的斗争历史反映得还不够全面，某些重要情节不够准确，有的甚至有遗漏。为了比较完整地反映红二十五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全部历史，根据党中央关于征集整理党史军史资料的指示精神，经中央军委同意，又由程子华、郭述申、韩先楚、刘震、刘华清、陈先瑞等同志组成了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审委员会领导小组，成立了办公室，在一九六五年战史初稿的基础上，对红二十五军战史再作编写修改，现将这次编写修改情况说明如下：

### 一、编写工作的简要过程

这次战史编写工作，从一九八二年七月办公室展开工作算起，到一九八四年四月，共进行了一年零十个月。大体经历三个阶段：

1、从一九八二年七月到一九八三年一月中旬，为准备阶段。这段分二步：一步是熟悉材料，作调查准备。用四个月时间。主要是阅读熟悉从军委档案馆调来的四十五本红二十五军历史资料、红二十五军战史初稿和有关资料。同时，划分编写修改的章节，并写出调查提纲。第二步是外出调查，收集资料。用两月半时间。分成五个小组，分别调查走访了鄂、豫、皖、陕、甘、晋等九个省、十五个市、二十九个县，召开各种座谈会二十余次，参加人一百七十多名，个别走访四十多人，收集整理有关资料近二百份，约九十万字，还收集到历史原件三份，有关图片四十余幅。调查后，编委领导同志听取了各组的汇报。

2、从一九八三年三月到九月，为集中编写阶段。用七个月时间。编写人员在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有关军事著作，进一步熟悉有关资料后，按章节分工进行编写。大体分三步，第一步是写出较详细的大纲，经办公室领导审查后，开始写初稿；第二步是办公室讨论修改初稿；第三步是全体人员集体逐章讨论修改，完成征求意见稿。同时，绘制四张附图、二张附表。

3、从一九八三年十月到一九八四年四月，为征求意见和修改阶段。这段时间为七个月。一九八三年九月中旬至月底，办公室先后给在各地的近四百名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发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斗争史》（征求意见稿）；十一月上旬，分五个小组赴沈阳、武汉、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成都等军区，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征求对史稿的意见。参加座谈会的老同志共一百一十六人，提出意见二百九十七条。截止一九八四年二月底，办公室共收到老同志退回的征求意见稿一百二十多本，信件一百三十多封，从稿本和信件中整理出意见一百三十多条。根据老同志提出的意见，一九八四年春节后，编写人员集中精力进行修改，参考和采用老同志提出的意见一百九十七条。于三月底，修改出送审稿。

在整个编写修改过程中，编委领导一直很重视，抓得较紧。还在办公室正式展开工作前，从一九八二年五月起，编委领导就开始组织借调人员，筹集编写经费，解决办公地点等。工作展开后，根据办公室工作进展的情况，多次召开会议，提出编写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审查章节划分草案和外出调查计划，研究确定有关重大问题等；对办公室请示的问题，及时采取集体讨论或分头征求意见的办法给以答复；编委的领导成员，还分别到办公室

向编写人员介绍情况，有的不止一次。使编写工作进行比较顺利。

## 二、编写战史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对这次编写战史的指导思想，编委领导作过多次指示，强调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有关军事著作，理解和掌握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反复熟悉资料，对调查、座谈的材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特别是对历史原材料，要仔细阅读，从字里行间去发现问题，寻找依据；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态度去研究过去的问题，既要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反映出历史的本来面貌，又要注意时代的要求，总结出有历史价值的经验教训，既要坚持原则，对重大的历史问题公正的、严肃的评价，又要从团结出发，不纠缠历史旧账，顾大局，向前看，有些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编写战史的目的是总结历史经验，保存革命史料，以教育后代，继承与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这些指示，使编写工作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和依据、原则、方法。编写中主要遵循了以下几条基本原则：

1、正确理解和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编委领导同志多次指示我们，要学习和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来指导总结红二十五军的历史经验，既要防止不适当地、过多地引用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又要防止只强调历史真实，忽视用毛泽东同志的观点、方法去总结经验。根据编委指示，我们在编写中注意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红二十五军的斗争历史，分清哪些是正确的，为什么正确；哪些是错误的，为什么错误；有哪些经验和教训，力求正确地揭示出它的特点和规律。对毛泽东同志有关论述的引用，多在大的战斗、重要事件总结和各章的小结、结束语中。全史稿共引用十六处，其中八处是在战斗和重大事件总结中引用的，八处是在小结和结束语中引用的。

2、围绕武装斗争主线，全面反映红二十五军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壮大的过程。起初，编委对这一原则的思想就比较明确，要求不仅要反映红二十五军的作战行动，而且要反映红二十五军在党的领导下是怎样实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是怎样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同人民群众一道开展反“围剿”斗争的；是怎样创造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是怎样在斗争中加强自身建设的等等，这也是这次编写修改的任务。因此，书名也叫《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斗争史》。征求意见稿发出后，许多老同志提出意见，有的认为叫“斗争史”好，但现在内容太单薄，要增加篇幅；有的提出改为“战史”好，认为斗争史内容包的太广，牵涉面大，现在史稿概括不了。编委认真分析了这些意见，决定把“斗争史”改为“战史”。这样，一可同全军战史的提法统一起来；二可避免写斗争史的资料不足、口子张得过宽、过大等缺点；三可不必涉及对省委的结论，以免牵连鄂豫皖陕等几省的历史问题。按照这一原则，修改中紧紧围绕武装斗争的主线，对军事、政治、政权建设、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的英勇斗争等内容尽量作了叙述，虽然书名改了，但内容并没有削弱。

3、着重写党的领导，写群众，适当反映个人的作用。编委领导对这个问题比较重视，处理也很慎重。多次提出，要写党、写群众，对个人的作用不宜突出。几次开会都谈到人名出现问题。按照编委指示，编写中注意五条：（1）以写党的集体领导、集体活动和群众的贡献为主，但对个人在某些战役、战斗或重要事件中的作用，也实事求是地叙述。（2）对省委、红二十五军的

领导人，应根据出现的情况，适当地作以简历介绍，牺牲、病逝的则给以确切的评价。（3）对人名的出现分为四种类型处理。一种是省军领导人名的出现，以主要负责人为主；第二种是团以上干部名字的出现，主要在叙述组织情况和序列变动时反映；第三种是在战斗中或重大事件中有代表性的人名出现，在哪个地方，有哪个单位，是哪个人，就出哪人；第四种是地方党政干部和群众名字的出现，主要以与我军行动有紧密联系，或在例举事实中点到。

（4）对省委在领导路线、战略方针上的错误，主要是总结经验教训，不追究个人的责任。（5）对以后出了严重问题的团以上干部，也如实叙述当时的情况，但在第一次出现名字时，加以注明。

本着上述原则，在编写中反映党的集体领导的多以“省委”、“特委”或“军首长”的字样出现。对沈泽民、徐宝珊的逝世和吴焕先、王平章的牺牲，都作了一生的评价；对程子华从中央根据地到来作了简历介绍；对少数同志主张入川的错误都没有点名。对红二十五军重建、豹子岩会师、长征出发、蔡川整编和改编为红十五军团时，凡是掌握的团以上干部名字，都反映出来。在征求意见稿中，为了便于老同志回忆，对能出现的名字尽量都写上了，最后修改稿，都按上述原则作了修改，主要有第五章中各游击队、游击师领导人的名字，第七章中红七十四师营级干部的名字等。

4、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既以史实说话，又注意谦虚谨慎，有利于团结。这是编委领导一再强调的原则。据此，我们在编写中注意三点：一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写什么，是什么写什么，成绩不夸大，问题不缩小；二是吸取经验教训，总结历史经验，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承认，明确是非，坚持团结；三是谦虚谨慎，不争功，不自傲，确切如实地把红二十五军面貌反映出来，力求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对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二师等部队的史实叙述上，反映了红二十五军的斗争不是孤立的；承认错杀张汉民，但坚持九间房一仗是一次战斗而不是事件的原则；反映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在战斗中的作用，但也注意红七十八、八十一师等兄弟部队的配合等。

5、以历史原材料为依据，同时重视参考选用有关资料。编委领导在多次会议的讲话中，都强调要熟悉资料，吃透历史原件精神，直到这次修改时，还提出再认真地翻阅历史资料和现有的材料，力求把已有的资料潜力挖尽。根据编委的指示精神，我们在整个编写过程中，对掌握的历史原件、敌档资料、老首长和老同志的回忆及其他参考资料等，既全面熟悉，又有重点地仔细研究，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对历史原材料引用和写史需要的关系。历史原件中的当时中央指示、省委报告、通告、决议和来往信件等，都有重要的价值，它是当时历史的文字记载，是研究历史、写好历史的重要依据。但是，历史资料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受时代的限制，对当时党内“左”倾路线的统治、错误的肃反政策、以及错误处理张汉民的问题等，在原件中有反映，这就要求我们要进行分析、鉴别，去伪存真，处理好对历史材料的引用和写史需要的关系。既要实际出发，正确地认识和反映历史，又要根据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材料。据此，编写中，对历史原材料中能说明省委的思想路线、方针政策正确性的内容，就尽力引用；对由于受历史条件的局限，处理错误或认识不清的问题，在不影响史实叙述的情况下，就不引用，确属应重新纠正评价的，就重新予以评价，力求正确地使用原材料。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对郭述申同志问题的处理，对人川思想的批评和对张汉民问题的处

理等。二是运用历史原材料和回忆录的关系。老首长、老同志的回忆，也是重要的历史资料，它可以对历史原材料起到补充、勘校的作用。但是，由于时间过久，加之一些老同志年事已高，多数当时又在下层工作，对全局的情况了解有限，这样，往往有些回忆材料不够准确，出入较大。因此，凡属历史原材料有记载的问题，经过分析实属正确反映了当时情况的，就以历史原材料为准；对无史料记载的问题，则从老同志的回忆材料中进行分析比较，合理的选用。三是运用我军的历史资料和敌档材料的关系。应以我军的历史资料为主和为准。但对敌档材料也应进行分析，其制定了计划，但尚未实施的，如敌人的“清剿”、“围剿”计划，作战部署和行动，以及战斗的时间、地点的记载等，对于编史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其计划实施后的资料，则应认真分析，多有不实和虚假。同时，在有些问题上摘引敌人的资料、电文，能增强对历史的验证。现在史稿中的敌人行动计划、兵力部署、引用的电文等，多是参考敌档资料的。

### 三、与战史初稿主要不同之处的说明

这次编写修改，是以战史初稿为底本的。有些问题在战史初稿基础上有变动、有修改；有些内容也作了充实；有些章节也作了增加。主要有以下几点：

#### 1、关于战史的结构

战史初稿主要记载红二十五军重建后到和陕甘红军会师的三年斗争历程，时间上是从一九三二年十月到一九三五年九月，以鄂豫皖，长征入陕、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和西征北上、陕北会师三个时期，划为三章八节，前面有说明、前言，后面有结束语，全书约八万字。这次编写修改，为了完整地反映红二十五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时间上，从一九三二年十月红二十五军重建写起，直到一九三七年八月改编为八路军，由三年延长为近五年，章节上也重新划分为七章二十五节，仍有说明、前言和结束语，全书约十三万字。

这次从结构上重新划分了章节，主要本着三条标准：一是基本按照历史发展时间顺序的阶段性的，使每章每节中既有完整的事件，又能前后衔接。但为了集中反映某一问题，或保存某一章节的独立性，也有打破按时间顺序的地方；二是按照政治路线、战略方针、作战建军、根据地建设等发展变化，使每章的思想明确、主题突出，能反映出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三是从全局出发，正确处理主次、详简等关系，尽量使布局得当，避免划散、划碎。按照这些标准，各章节的具体安排和变化情况是：

(1) 初稿的第一章，现在划为三章。这样划分的理由有三：一是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时期为二年时间，此间经历了“高低高”的发展过程，按照当时的历史背景、重建的兴起、失败的低落、转变方针的复兴来划三章，这样可以显示出红二十五军斗争的曲折性和起伏性。二是每章中事件清楚，问题集中，时间顺序的阶段性的比较明显。三是可使过长的篇幅化短，丰富的内容不繁，不能展开的能成笔写透。

(2) 初稿的二、三章，现划为四、五章，除有几处内容上作了大的增补、变动和个别节目变化外，基本和初稿相同。我们认为，这样划分，保持了红二十五军斗争历史两个阶段的完整性，不散、不碎。征求意见稿中，曾将第五章划为两章，现合为一章，这样更显得紧凑完整。

(3) 增加了六、七章，这是初稿中没有的。第六章主要是红七十四师坚



持鄂豫陕边区游击战争的情况，其所以列为一章，一是红七十四师是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留下来坚持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斗争的一支武装，是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战略部署的组成部分，它与红二十五军的历史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二是为了保存七十四师的斗争史料，使红七十四师独立斗争的历史有完整的记载。三是这样安排，从红二十五军的角度考虑，没有插断它独立斗争的历史，因为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就撤消番号了，这与战史初稿到陕北会师恰好相同；从红七十四师的角度考虑，既体现它的独立特点，又把它同红二十五军的战史有机地结合起来。

第七章是红二十五军到陕北后的作战行动。根据编委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会议关于从红二十五军的角度去写的指示，从简叙述了这支部队的归宿，这样使其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有了完整记载。

(4) 各章的小结，这是比战史初稿增加的。初稿没写小结的理由是：结束语已把红二十五军的经验、教训概括了，如各章再写小结，必然是观点、内容上的重复，而且结构也显得重迭。在征求意见中，一些老同志也提出这个问题。一种主张不要各章小结；另一种提出把各章小结写具体一些，最后写一个简单的结束语。我们认为，各章的小结，主要起画龙点睛作用，高度概括各章的基本内容。结束语要写具体，要把红二十五军的主要经验、特点反映出来。因此，保留了各章小结，加强了结束语。

(5) 同战史结构有关的几点要说明的情况。一是战史附本问题。原计划除编写战史主本外，还要将红二十五军的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等作为附本编写。在征求意见中，许多老同志也提出这种意见。从调查的资料和编写的情况看，不宜再写附本了。原因有二，其一是资料缺乏。如红二十五军的司令部工作，因处于当时的条件下，许多工作不健全、不完整，也没有资料记载。后勤工作亦如此。其二是主本和附本内容容易重复。如主本中对红二十五军的政治工作有叙述，结束语中有总结，再写附本也还是这些内容。鉴于此，编委同意取消附本，对在附本中要写的内容尽量写到主本中去，这样使主本也显得充实、丰满了。二是老红二十五军的问题。征求意见稿中把老红二十五军作为一章，一些老同志提出意见，认为红四方面军战史已有记载，这里不宜重复。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六日编委会议决定取消这一章，有关内容和材料送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委员会，建议充实到红四方面军战史中去，只在本稿的第一章作以简要交代。三是红二十八军的问题。战史初稿对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下的红二十八军写的比较简单。这次重新编写，有的同志提出要写一章，认为红二十八军留下是省委和红二十五军的部署，应该反映。编委讨论过这一问题，认为写一章也有道理，但鉴于红二十八军已有自己的战史，对红二十五军走后，其独立坚持鄂豫皖的斗争历史作了较详细的记载，不宜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中去重复了。决定用一段比战史初稿较详细的文字，作以高度概括和表述。这主要体现在第四章中。四是第七章问题，在征求意见稿中作为第九章出现的。部分老同志提出取消为好，理由是：红二十五军的番号没有了，部队成了红十五军团的一个师，不能以红二十五军的战史代替包括红十五军团的战史，应考虑到陕北红二十六、二十七军的情况等。战史初稿没有写这一段历史也考虑到了这些情况。多数老同志主张写，但不能写成征求意见稿那样，要避免从方面军和红十五军团的角度去叙述。我们认真分析了这些意见，同时又考虑到红二十五军战史的完整性，改成了现在的角度，具体理由上面已有说明。

## 2、关于对重大史实、观点的补充和修改

(1) 关于省委的领导问题。这次编写修改稿，对省委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的正确性和内部的思想斗争、重大战略决策的转变等，比初稿都有所加强。不仅对战史初稿中关于省委在七里坪战役、肃反、中心区保卫战等思想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犯有错误的文字表述作了吸取，而且从正面、从总结经验上突出了省委当时的思想。主要表现在：省委在总结第四次反“围剿”的教训后，对继续坚持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有了新的认识，转变了斗争方针；省委在入川问题上的两次思想斗争，在西征北上的战略全局思想；还有鄂豫陕特委和红七十四师思想政策的转变和提高等。我们认为，这些思想性较强的东西，应尽量从历史原材料中挖掘出来，引用到战史中去，这不是以今天的认识水平去拔高，而是如实地写出了当时的思想，恢复了历史的真实。这样可以增强思想深度，反映省委的政治路线、领导艺术和思想水平。

(2) 关于肃反问题。对这一问题，编委领导很重视，几次开会研究，指示办公室要慎重处理。涉及肃反问题主要有两处：一是鄂豫皖时期的肃反。我们基本按照战史初稿的写法，将标题由“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改为“错误肃反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另外增加一段关于郭述申同志抵制肃反保护了一批革命同志的内容，纠正了当时鄂豫皖省委对郭述申同志的错误决定。二是陕北的肃反问题。在征求意见稿第九章中，写了一段关于陕北肃反的文字，在这次修改中根据编委的指示取消了，理由是：现在写的是战史，不是斗争史，虽然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斗争，但就当时的历史情况看，红二十五军番号没有了，又在前方作战，本战史只从记载这支部队到陕北后的作战行动的角度去写，对肃反问题是可以不涉及的；另，中央对陕北肃反问题已早有结论，一九八三年中央转发的五人小组关于陕北问题的报告亦没涉及这一问题，这里不多说明

(3) 关于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问题。战史初稿中多处提到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问题，但定语是“初步创建了鄂豫陕游击根据地”。到底是“革命根据地”还是“游击根据地”，这次编写修改中，我们作了一番调查研究，经编委讨论后，确定为革命根据地，并在第四章中作了叙述。这样写的理由有四点：一是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有明确指示，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就是去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二是鄂豫皖（陕）省委先后在几次会议上都有决议，目的明确，行动坚决，就是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三是红二十五军在创建根据地中作了大量工作：派干部、派部队下去做地方工作；成立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发展几十名党员；组织地方游击武装，成立各路游击师和游击队；开辟四块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建立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和群众组织，苏区人口近五十万，耕地面积九十多万亩，四是鄂豫陕根据地的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除支援战争，掩护伤员外，有三千多人参加红军。红二十五军和红七十四师的发展壮大、兵员补充，基本上是在这一地区。我们认为；革命根据地和游击根据地是有区别的，革命根据地应是有党的组织、有政权建设、有群众武装、有人民的斗争活动和贡献等，鄂豫陕根据地不仅具备了这些，而且从红二十五军的转移目的、行动和省委执行落实周副主席的指示及几次会议的决定，亦应写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同时，这不仅是红二十五军在长征中没有受损失，相反发展壮大了的的原因，而且也是它与其它各路长征红军所不同的特点。

(4) 关于“反对入川”问题。编委曾两次讨论这一问题。当时依据办公

室提供的情况，决定取消战史初稿中关于批判郑位三同志主张入川的右倾观点的有关文字，故在征求意见稿中没有出现。这次修改时，又将入川问题写上了。理由有两条：一是省委坚持不入川的思想是从战略全局出发的，这是关系到红二十五军的发展和方向问题。当时如果入川了，红二十五军就不会有后来的光荣历史，更主要的是它当时在陕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把入川问题写上，更能反映出省委的思想水平。二是历史资料中记载了这一问题。吴焕先同志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和郑位三同志的信中，三次提到入川问题，可见，主张入川和反对入川的问题当时是存在的，这是历史的真实，应如实地作以叙述。这样写，不仅尊重历史事实，而且可以澄清社会上和部分老同志中的一些模糊认识，同时也能进一步反映出省委在斗争中求团结、靠坚强的集体领导坚持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5）关于决定去陕北的问题。战史初稿对这一问题有正确的表述，这次在原基础上又进一步引用一些历史原材料作了充分叙述，使这一问题的脉络更清楚了。所以要加强写一下，原因有二：一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些说法同战史初稿不一致。在一些公开发表的文章和回忆录中，说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是为配合主力红军的北上行动，迎接党中央，因途中情况有变，才决定去陕北的。二是有人提出质疑，认为红二十五军是主动转移还是被迫“逃跑”说不清，在当时是否能提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远见？为此，我们曾作过研究，对现在稿子的写法有三条依据：一是历史原材料有明确记载。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吴焕先同志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曾就“红二十五军是否可以去陕北会合二十六军”的问题向党中央作请求；接着七月二十五日、三十日，鄂豫陕省委写给郑位三、李隆贵、陈先瑞的两封信中，正式提出了去陕北的问题；同年九月二十七日，原鄂豫陕省委关于“离开鄂豫陕苏区会合陕甘红军之决定经过”的报告中，亦讲了这一问题。二是访问戴季英同志时，戴提供，袁家沟口战斗后，敌将以重兵向我围攻，省委从当时的斗争全局出发，为谋求战略出路，曾有过去陕北的思想，后在津峪口会议上作出决定，部队在周至县店子关一带停留，意在北渡渭河直去陕北。三是编委郭述申同志也回忆说，省委在佛坪会议上决定去陕北的。因此，我们肯定了战史初稿的写法，并进一步作了充实。

上述只是这次编写修改中与战史初稿几处不同的或改动比较大的地方，对于有关新增加的内容、比较典型的事例、小范围的局部调整、非原则问题的一些变动、语言文字的甄别等等，还有几十处，这里就不具体说明了。

### 3、关于几个数字、数据和附录

（1）红二十五军的人数问题。这次编写修改，对红二十五军在各个时期的人数问题基本按照战史初稿。这样做的依据：一是在查阅资料和调查中，没有发现有关人数的新情况；二是战史初稿对人数的综合依据可靠性较大；三是这一人数已在各地史学研究中成为较一致的数据，没有十分根据不宜更变。但，这里也有两个情况需要说明：一是长征出发时的人数，战史初稿是两千九百八十余人，这次有的同志提出两千九百九十余，有的说差三个不到三千，也有的说三千多人。我们不可否认这些说法的可能性，因为长征出发时是整编的人数，据许多老同志回忆，当时有一些整编留下的同志，在出发时都跟上来，这样就不只两千九百八十余人了。鉴于上述提出的三条依据，现还是维持战史初稿的数字。二是长征到达陕北的人数，战史初稿是三千四

百多人，这次有的同志提出是四千人，有的说是三千七百人。对此我们算了一笔账：西征北上时，红二十五军是近四千人，这个数字是公认的。北上沿途只在兴隆镇补充了十几个回民战士，但减员却约有五百多人，仅板桥一次战斗，就损失二百多人，加之四坡村战斗和其它战斗中牺牲的及伤病掉队的等，估计有近三百人，这样合起来是五百余人，出发数字去掉这五百多人，即是到陕北的人数。因此，我们仍用了战史初稿的数字。

(2) 战果的数字统计问题。红二十五军的战果数字，资料缺乏，很不完全，战史初稿之所以没有战果统计表其因亦可能在此。史实如此，我们也只能采取老实的态度。因此，在这次编写中，对战果问题本着凡是历史原材料有记载的，以历史原材料为准；老同志回忆材料中可靠性较大或几个人谈的数字大体一致者就用；战史初稿中较准确的，照抄过来的原则来统计的。我们认为，战果数字的统计，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红二十五军的战史，是一门社会科学，是党史、军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史学研究的一角，我们掌握的资料，社会上许多研究单位都有，我们的数字统计如无科学根据，那就会影响史稿的可信性，因此，应尽量避免虚假、夸大和失实，力求使战果数字统计接近准确。

(3) 附录中的附图、附表等问题。这次编写修改，对这一问题也作了研究。现保留战史初稿中的附图、附表、大事记和战例选编，并按这次变动情况，作以修改。同时新增加了红二十五军团以上主官姓名一览表，敌人划区“清剿”部署图，红二十七军转战路线图、敌人第五次“围剿”部署图、红七十四师转战路线图，独树镇、庾家河、泾川战斗的经过要图，烈士英名录等九份图表；取消征求意见稿中附录里的红二十五军战果统计表，具体理由上面已有说明，这里还有一点要说明的，关于红二十七军转战路线图，在征求意见时，有部分老同志提出不附为好，认为红二十七军成立的时间短，和红二十五军都是军的单位，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中，应以突出红二十五军为主。大部分同志没有提出可否，故这次仍保留。

《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

一九八四年四月二日

注释

这一说明，是在一九八四年四月《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扩大会议前写的，会议对战史提出的修改意见没含进去，因此，这一说明与《红二十五军战史》（第二稿）成书时有的地方不尽一致。

## 关于《红二十五军战史》评审会议的情况反映

为做好《红二十五军战史》出版前的修改工作，根据编委领导意见，于六月二十八日在军事科学院召开了红二十五军战史评审会议。会议由编委成员、军事科学院政委王诚汉主持，参加人员：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沈宗洪部长、仲兆良副部长及有关研究员，还邀请了中央党史研究室、国防大学和红四方面军战史修改办公室等单位的专家、学者，总共十五人。与会者事先都审阅过红二十五军战史（第二稿），这次为开好会又作了认真准备，参看了有关的历史文献和资料，拟定了发言提纲。会上大家发言热烈，气氛活跃。战史办公室卢振国、陶景春参加了会议，听取和记录了与会者的意见。现将会议情况综合整理如下：

### 一、对战史的基本看法

与会者一致认为，红二十五军战史（第二稿）是一部基础较好的战史，内容丰富，史料翔实，层次清楚，重点突出，如实地反映了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历程，全面地总结了红二十五军的经验和教训，既符合红二十五军的斗争实际，也很有特色。战史坚持了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史实是准确的，实实在在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军科军史部沈宗洪部长概括了七个方面的特点：实事求是；内容丰富，以作战行动为主，兼顾其他方面，比较完整；战史中出现人物较多，有主要的领导人，也有中、下层干部和战士，对军以上主要牺牲、病故者都有评语，这是个特点，还很少见；主要战斗，写得具体生动；战史结构，总的也很妥切；文字朴实，不花里胡哨；结束语写得实在，不空洞不虚假。

军史部洪明、徐占权两位研究员，还将战史第二稿与一九六五年编印的战史初稿作了比较，认为第二稿的修改是成功的，在内容上有较大的充实、改动，显得更加厚实；在理论上也有所加强，每章增加了“小结”；“结束语”的修改补充也符合实际；在结构上作了较大调整，章节处理得当，更加完整、系统，等等。

总而言之，大家一致认为战史具备了出版的基础、条件，经过修改之后，完全可以公开出版发行。出版后也是一部较权威的史书。并希望早日出版问世！

### 二、对战史的主要修改意见

1、建议把老红二十五军单独列为一章，有头有尾，更加系统完整。

2、对七里坪战役、中心苏区保卫战的表述，似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影响挂得不紧，有些牵强生硬，也不符合当时大的历史背景。“左”倾错误路线影响是有的，但怎么写这个影响，写到什么程度，论据显得不足，建议增加一些历史背景方面的内容，既符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军事战略的阶段性，也符合省委的实际情况，论据更加充足一些，方能以理服人。

3、鄂豫皖时期的肃反，究其实质而言，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错误的肃反政策所致，应在战史中予以考虑，陕北肃反问题，可以正面表述几句，澄清一下，与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是无关的，但宜粗不宜细。

4、九间房战斗。全军战史中可以回避，不予涉及，但在红二十五军战史中非涉及不可，也回避不了。无论对与错，终究是一次战斗。建议不要过多表述非打不可的一面，在语气上缓和一些，观点上明快一些，多几句自我批评，双方均可接受。并建议删去对张汉民的一条注释。

5、对历史文献的引用，要力求准确、完整，不可随意改动，而且必须加

注。战史中对历史文献的引用，有的不够完整，有的多字漏字，有的对原件作了个别字句改动，均应对照原文进行改正。对有些文献的引用，如八一宣言，就时间来说有些过早，因当时还没有传到国内，就可以不引用，如实地从省委当时的决策表述，即可。

6、对毛泽东语录的引用，也有某些不妥之处，如七里坪战役的教训，用毛泽东语录的对照写法，就很不适宜。

7、某些战斗的战果，有史料记载的要以史料为准，无史料依据的可参考老同志回忆。如庚家河战斗敌我伤亡数字，就与关焕先一九三五年七月十七日报告的数字不一致。吴的这个报告，将来是要公开出版的，读者将会提出质疑，影响战史的真实性。其他战斗的战果，都应遵循这个原则为好。

8、战史中有某些欠妥的提法，如“劳山、榆木桥战役，山城堡之战为“最后一仗”，“结束语”末尾对几位领导人的排列次序，等等，均应斟酌修改。

9、有关规范化方面的问题。如某些地名（红安——黄安、吕王城——禹王城、斛山寨——胡山寨等）的写法，人名后面加不加同志，以及阿拉伯数字的应用等，均应注意规范统一。

10、图表。有些地图地名标得不够准确，古今写法混用，不合规范。长征路线图，内容显得单调，就一条红线，应加上作战方面的内容，更充实一些。

### 三、对上述意见的研究处理情况

七月六日下午，战史办公室专门召开会议，陈先瑞、张池明同志听取了有关评审会议情况的汇报，并针对所提问题作了认真研究，统一思想认识，力求把战史改得更好。

办公室认为，军科评审会的意见基本上都是可吸取的，对进一步修改战史大有好处，可以更上一层楼，提高战史质量。因此，在修改战史过程中，对上述所提宝贵意见，基本上都予以参考、吸收，并在有关的章节段落作了相应的补充、调整、修改。具体情况，可参看战史改本，不再赘述。

为了慎重起见，办公室领导建议把战史修改本再送军科军史部一册，请他们进一步帮助审定，以减少差错避免错误。

《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四日

### 对各地老同志及有关单来信意见的综合整理

战史办公室于六月十四日向各地的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及有关省、地、县的党史部门，发出六、七十封征求意见信。截止八月中旬，收到回信和书面意见材料，总共三十余份。现将主要情况综合整理如下：

一般情况：南京军区詹大南、沈阳军区张竭诚，分别召集了两地老同志座谈会，研究讨论了战史，并整理出书面意见。西安何光宇、济南关盛志、长沙程启文、北京徐光友等老同志，都分别写来书信和书面意见。大连医校老同志黄学祥，因病未能参加沈阳座谈会，但写了长达三千字的书面发言，转寄到办公室，表示了对修改战史的极大关注和热情支持。宋维斌从广州打来电话，谈了看法意见。办公室于七月十八日召集了北京部分老同志座谈会，讨论和交谈了对战史的修改意见。另外，办公室领导还于八月九日听取了徐文伯对战史第二稿的意见及其反映的有关情况；徐后又寄来若干篇史料。

基本看法：对红二十五军战史的修改、出版，表示极大关注和热情支持、拥护，认为这是一件大好事，并为之感到高兴、振奋。认为战史第二稿的编写是成功的，内容全面、系统、完整，实事求是，客观公正，较之一九六五年的初稿，大大进了一步，修改后完全可以公开出版发行。战史的公开出版，对正面宣传红二十五军的战斗历程和历史作用，对回答某些片面的观点看法，都是有意义的、很有说服力的，希望早日看到这部史书。

具体意见：九间房战斗及错杀张汉民问题，有两种意见，南京老同志认为，现在战史的写法比较含糊，容易引起各种猜疑；对警三旅是非消灭它不行，当时杀掉张汉民，也是迫不得已；应按照当时的实际情况，从正面叙述清楚，以免引起误会。北京老同志座谈会则认为，对九间房战斗要写，但表述上可缓和一些；对张汉民处理上的错误，我们应当承认。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及其所造成的严重危害，战史中写得不够深透，应有所补充加强。鄂豫皖时期的肃反，也写得不够，要反映当时的实际情况，从史实出发、作点内容补充，可使人们从历史中吸取血的教训。战史中除对吴焕先的一段评语外，对徐海东也应有一段评语，肯定其在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作用。《程子华回忆录》写得不错，可将其中对担任军长一事的叙述，在战史中引上几句。战史中有些不够确切、恰当的提法，都应进一步研究推敲等等。

除上述情况外，有关的省、地、县来信中，还涉及到某些具体的地名、人名问题，如金寨县提出当地没有“阴阳山”（见战史五十四页）这一地名，敌县长不叫易白周，而叫易智周（见战史五十四页）；庆阳、合水来信提出“豹子川”不在保安县，而在当时的合水县境内，今属华池县所辖；奕川县提出红二十五军长征不曾路过“合峪”（见战史八十四页）这一地区。等等。这些，均在战史中作了更正。

《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整理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五日

## 关于《战史》修改情况的报告

编委各位领导；

根据六月八日编委会审定的战史修改方案和工作计划，我们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给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及有关省、地、县党史办发过征求意见信，现已陆续接到数十封回信；二是参加了由王诚汉政委在军科组织召开的评审座谈会，听取了军内外专家、学者对战史的修改意见；三是办公室召开了在京部分红二十五军老同志座谈会；四是根据各方所提意见，集中精力进行了战史的修改工作；五是起草了由徐帅作的序言，初稿已送徐帅处，待退回后，送编委审阅，最后送徐帅定稿。此外，办公室开过四次工作会议，及时研究解决修改中遇到的问题，还听取了徐文伯同志对战史的修改意见。并抓了有关附图的绘制，将于九月底前完成。

八月中旬修改出初稿后，办公室集中两天时间进行了讨论，尔后又作修改，形成现在的送审稿。此稿在送编委同时，送军事科学院军史部一本，请他们帮助审查。

对此稿的审查，我们建议编委各位领导先用一个月时间，进行个人审阅，特别是对这次的修改补充部分，请进行审查；此外，还有哪些需补充修改的意见，也请同时作好准备；尔后，拟用四至六个半天时间，进行集体讨论。讨论时间初步拟于十月五日，具体时间、地点，请华清同志定。

随战史修改本一同送各位编委的有：《吴焕先一九三五年七月十六日向中央的报告（摘录）》、《各地老同志及有关单位的来信情况综合整理》、《关于红二十五军战史评审会议的情况反映》等供参考。

另以战史办公室名义，写了一篇《编后记》，现将初稿一并送上，请审定。

此致敬礼

《红二十五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 郭述申、张池明关于选编《红二十五军简史》的谈话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日)

最近，战史办公室的同志提出可否将一九四四年编写的《红二十五军简史》(以下称简史)编入《资料选编》，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又分别认真地读了《简史》、感到有必要将这一《简史》的形成经过和处理意见谈一谈。如果必要，就将我们所谈意见收入《资料选编》，作为对这一《简史》的交待，以对历史负责。看了《简史》后，我们回忆了编写这一《简史》的经过。一九四三年，党中央决定党的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一九四四年，又组织在延安的部分曾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革命根据地和各部红军中工作过的同志，座谈所在地区和部队的历史，要求从两条路线上贯彻整风精神、又有利于团结，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当时在延安学习和准备参加“七大”的原红二十五军十几名老同志，在郭述申同志主持下，先后进行了多次座谈，回忆了红二十五军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实行战略转移到达陕北的经过，总结经验教训，思想认识上有一定的提高。然后，由张池明同志执笔，根据座谈的情况，于一九四四年秋编写出《简史》，约二万五千字。

我们认为，这一《简史》，基本反映了红二十五军的斗争历史，初步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对如何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作了一次尝试，对执行中央的要求，对红二十五军老同志都是一个必要的交待。但是，由于当时红二十五军的许多领导同志，如徐海东、程子华、郑位三、戴季英等不在延安，参加座谈和执笔的同志有很大的局限性；受条件所限，无法查阅档案资料，不能作深入的调查；同时，又本着整风精神。多作自我批评，在总结经验教训上严于要求，这样，这一《简史》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如有的史实经过反映得不够准确；有的时间、地点、数字有出入；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评价也不完全符合实际；有些观点欠妥，甚至有错误。因此，不宜把这一《简史》编入《资料选编》。

关于这一《简史》的处理，五十年代末期，郭述申同志曾向中央宣传部写过报告，鉴于一九四四年在延安编写的《红二十五军简史》不够完整准确，提出声明作废，准备重新编写。郭述申同志这一报告，是在与徐海东、郑位三等同志研究后写的。当时商定由徐海东同志主持，报中央军委批准，重新组织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这样才有了一九六五年编成的红二十五军战史初稿，以后又写了第二稿，直到这次公开出版。这三次战史稿的编写修改过程，我们都参加了组织领导审稿工作。

我们希望，各地研究党史军史的专家学者，在研究红二十五军战史时，能以这次公开出版的红二十五军战史为准；对于《红二十五军简史》中的某些史实、观点不宜再行采用扩散。若有参考引用者，责任自负。

## 郭述申关于一九三四年九月中共鄂豫皖省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的说明

一九八一年七月，安徽革命斗争史资料收集整理办公室派人来京，向我了解一九三四年鄂豫皖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情况。他们说：在中央档案馆看到了这次会议作出的《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下简称《决议》），并复印后，作为历史资料分送湖北、河南，安徽二省苏区历史研究分会。但是他们感到《决议》中列举的郭述申同志的错误事实，与一些党史资料对照，不应说是错误。希望我对这份历史资料，作一些说明，以便研究鄂豫皖苏区历史，对这一段问题作出正确评价。同时，我也感到，这个问题不仅是我个人的问题，还涉及到对当时的鄂豫皖省委、皖西北道委；对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以及对肃反中被杀害的刘士奇、吴宝才、江求顺等许多同志的评价问题。应当根据历史事实加以说明，供研究鄂豫皖苏区历史的参考。我也希望把我这份说明，送中央档案馆留存备查。

一九三二年，张国焘到鄂豫皖苏区后，贯彻执行了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致使鄂豫皖苏区在第四次反“围剿”中遭受严重挫折，苏区的红军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不得不被迫转移西征。留下来的鄂豫皖省委，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重新组建了红二十五军，继续领导鄂豫皖苏区广大军民英勇斗争，在我党的历史上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当时的鄂豫皖省委并没有认真清算张国焘的路线错误，也没有从根据地遭受的严重挫折中总结经验教训（在当时省委“左”的思想指导下，也不可能总结经验教训）。在很多问题上，仍然执行了“左”倾路线占统治地位的党中央的指示。军事上把“夺回中心城市”作为主要任务，不顾敌强我弱力量对比相差悬殊的主要特点，决定围攻敌人驻有重兵并坚固设防的七甲坪。久围不下，把刚刚组建不久的红二十五军拖得疲惫不堪，极大地损伤了元气。在肃反问题上，仍然继续执行肃反扩大化的政策。认为到处都有“改组派”、“取消派”、“第三党”、“AB团”等反革命组织的活动，提出一切工作“以肃反为中心”。还延续了“逼、供、信”的错误作法，错杀了许多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经济政策上仍执行一些过左的作法，致使根据地各方面工作越来越困难，部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在党内斗争上仍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党的生活极不正常。虽然当时省委中的个别同志对肃反问题持有正确的见解，军队中个别负责干部在实践过程中逐渐对肃反扩大化产生了怀疑。但从主体看，省委仍然继续执行的是“左”倾路线。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的下达，使省委的左倾错误进一步地发展起来。一九三四年九月鄂豫皖省委第四次常委扩大会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这次会议作出的《对郭述申同志的决议》。反映了鄂豫皖省委当时执行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的指导思想和省委执行的“左”倾路线。

我当时在皖西北道委工作。在肃反问题上没有执行省委的错误指示，并坚决反对逮捕皖西北道区指挥部指挥吴宝才和八十二师师长江求顺等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鄂豫皖省委召开了这次常委扩大会议，批判我犯有“一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并且是“这些机会主义的最主要、最明显的代表”，撤销了我担任的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的职务，并贪令我向全党“申明自己的错误”。事实上，是省委以三次“左”倾路线的观点和六届五中全会决议的精神，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并采取组织措施，施加压力，强迫我不得不按照《决议》的调子，写了一个违心的《申明书》。

一九三四年九月鄂豫皖省委常委扩大会议对我的批判并写进《决议》中的主要问题，现在根据历史事实，作一些简要的说明。

一、《决议》指责我“没有执行扩大红军、肃反、整理地方武装、改造苏维埃的任务”。

关于扩大红军问题。在皖西北是从发展和加强各路游击师做起，主力红军与地方部队密切配合，在一定的条件下，把红军的一部分分散到地方开展游击战争（如将二团一个营分到第三路游击师），加强地方部队，条件成熟时再把地方部队编入主力部队。红二十八军有相当部分就是由各路游击师升级的。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正确的。一九三三年徐海东同志随红二十五军返鄂东北途中被隔在皖西北，他把被隔断的零散部队集合起来不足千人，与皖西北地方部队合编成红二十八军（共二千三百余人），而到一九三四年四月与红二十五军会合时发展到三千余人。一九三二年在皖西北组建的红二十七军（其中三分之二是皖西北的地方部队），也是编入了红二十五军。把整师、整团的兵力，并入红二十五军，对于增强鄂豫皖苏区主力部队，起了重大作用。但《决议》却指责我“没有扩大一个红军战士”；“对扩大红军的动员是消极的”。这不符合事实。

关于整理地方武装和改造苏维埃问题，都是和当时的“肃反”问题联系着的。《决议》指责皖西北道委“让许多异己分子在党与苏维埃红军中占着优势来统治群众”，指责我“缺乏残酷的复杂的阶级斗争警惕性”，“造成了在肃反问题上表现严重机会主义的动摇”，“对于工农出身实际做了许多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事情的吴宝才、江求顺、高开文、曾照瑞等，也以为是老干部姑息留恋”。会议上还指责我只看到刘德利（曾担任过红八十二师师长）打仗勇敢而认为他是好干部等等。《决议》武断的说：“造成了反革命派统治党与苏维埃及武装的严重局面”。

事实是吴宝才、江求顺、高开文（赤城县委书记）、曾照瑞（赤南县保卫局长）、刘德利等同志不仅不是反革命，而是经过残酷战争考验有实践经验有才能的共产党员和党政军的领导干部。《决议》认定他们做了许多罪大恶极的反革命事情”缺乏事实根据。

事实是皖西北道委没有在地方武装和党与苏维埃机关中搞肃反扩大化，也反对肃反中“逼、供、信”的做法，反对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杀人。为此我还和当时到皖西北道委巡视工作的一位省委委员争吵过，他仅仅根据对一个副营长逼供出来的口供，认定吴宝才、江求顺是“反革命”，要求我逮捕这两个同志。我说：一个人的口供不足为凭，怎么能设想为革命出生入死经过严峻考验的党的领导干部能够是反革命。他说：你不执行省委的指示，肃反右倾。当时我虽然想努力阻止肃反扩大化，但吴宝才、江求顺等同志还是以“反革命”的罪名被杀掉。今天回想起来仍然感到非常痛心。另一事例是：我到鄂东北开会时，省委让我回皖西北后逮捕夏云华，说她丈夫胡明正是反革命，已在鄂东北被处决。夏云华也是反革命。我回皖西北后一了解，夏云华是个很好的同志（胡、夏都是留苏学生），我就没有逮捕她。这就是《决议》中说我在夏云华问题上的“极恶劣的自由主义”和“不容许的政治上、组织上的严重错误”。

我今天仍然认为肃清打进我们革命队伍中的反革命分子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在敌我斗争非常尖锐的情况下。但是我反对肃反扩大化，反对没有根据地捕人、杀人。

二、关于没有“迅速执行红二十八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合的指示”问题。

一九三三年秋，红二十五军在鄂东北处境困难，冲破敌人封锁到达皖西北进行休整，在返回鄂东北时，部队被敌人截断。担负后卫指挥的红二十五军副军长涂海东同志把被截断的零散部队集合起来带回到皖西北。他对我说：被截断的部队兵力太少，冲不破敌人的层层封锁，暂时就留在皖西北一起斗争吧！经皖西北道委决定，将涂海东带来的部队和皖西北地方部队合编成红二十八军，坚持皖西北的斗争。涂海东同志任红二十八军军长，我兼政治委员。五个月中，采取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结合的做法，相机歼敌，打了许多胜仗。红二十八军也从开始组建时的二千三百人，发展到三千余人，扩大了游击战争的活动地区。部队的给养困难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由于敌人实行“三光”政策，老根据地遭到毁灭性的破坏，苏区粮食困难达于极点。部队向国民党统治区征集的粮食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分出相当部分，供给医院和接济群众，并不是象《决议》中说的“对医院的粮食缺乏，红军家属及革命群众饿饭问题没有耐心的设法解决”。

我于一九三三年冬季开始身染重病，躺在担架上随红二十八军行动了一个很长的时间，我本人从未见到省委要求红二十八军与红二十五军迅速会合的指示信。当我们得知红二十五军向豫东南运动时，我们率红二十八军向西北红二十五军方向靠拢，迎接他们。并于一九三四年四月与红二十五军会师于河南商城县的豹子岩。

三、所谓“红二十七军畏缩逃跑，丢掉群众”和我“完全投降于反革命刘士奇意志之下”的问题。

一九二九年十月，由于张国焘的路线错误，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战斗失利。张国焘带着主力红军从鄂东北向皖西转移的过程中，根据地“跑反”的群众上万人跟随部队行动。这时，皖西北重兵压境，我不得不带着皖西北道区机关干部和地方部队向主力红军靠拢。在英山县西界岭与被敌人截断的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刘士奇同志、红二十七师师长涂海东同志带的后卫部队一个团会合。这时，红四方面军已经远离皖西北地区，我们完全同主力部队断绝了联系。为了牵制敌人，减轻对主力红军的压力，刘士奇、涂海东和我共同研究决定，把两部分军队合并组成红二十七军，留在皖西北坚持斗争。由刘士奇同志任军长，我兼政治委员，涂海东同志作七十九师师长，王建南同志任师政治委员。与此同时我们还接到中央分局的通知，成立以郭述申为书记的鄂皖工作委员会坚持工作。我们当时决定红二十七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霍山、潜山、太湖、宿松一带游击。随红四方面军“跑反”的上万名群众，因被敌人截击部队隔断，不能随主力红军行进，也不得不跟随我们这支新建不久的红二十七军行动。当时，红二十七军天天与追击和拦阻的敌人作战，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仗，一听枪响，群众就乱跑乱动，甚至把部队的建制都插乱了，严重地影响部队的作战，我们都非常焦虑。认为长此下去，部队有可能和“跑反”的群众同归于尽。经过反复考虑，最后我们共同决定红二十七军全部带着“跑反”的群众打回鄂豫皖根据地，把群众送回家乡。刘士奇同志是在完全同主力部队断绝联系的情况下，同我们一起组建了红二十七军，他作战勇敢有指挥才能，不但善于作军事工作，也善于作政治工作。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经过大家的努力，既保存了我们的红军部队，又保护了群众。刘士奇同志在红二十七军的工作是有贡献的，对革命是有功绩的。但他却被诬陷为“畏缩逃跑”、“丢掉群众”而以“取消派”、

“反革命”的罪名被杀害。这是历史上一个大的冤案，应该予以平反。《决议》中所指责我“完全投降在反革命刘士奇意志之下”也是错误的。

以上只是对《决议》提到的几个主要问题作些说明，供研究鄂豫皖苏区革命斗争史参考，我也希望三省苏区历史研究会和其他有关党史研究部门，根据历史资料对以上一些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一九八一年三月

